蔡冠洛編纂

清代七百名人傳

世界書局印行

敍

傳清代人物者。曰清史列傳。非顯官不加詳也。曰先正事略。不足取法不予錄也。至貳臣逆臣忠義名將之作。並一姓之私言。惡諡美諡。區以別矣。碑傳集所收駁博。而少所甄擇。微病其雜。今之所輯。上自清初。下訖末季。不衷於一姓之私言。不囿於位望之尊卑。羅三百年之人物。楬櫫其事功學術。以待後人之評隲。名曰清代七百名人傳。初無劣義勝義之著也。余乙丙之交。蟄居滬市。遇艱處困。鈍塞勿施。來者無徵。斯文將喪。意戚戚以寡懽。目悁悁而不寐。輒披實錄。稽之野乘。而成斯編。聊以遣憂。敢云載筆。知不足當大雅君子之一哂也。二十五年七月可園蔡冠洛。

清代七百名人傳凡例

一本書斷自清初。迄於末季。凡二百六十餘年。共七百一十三人。謚曰名人傳。昭其德也。

二斷代爲史。本不涉及後代。惟明史列傳。歿於清初志存勝國者。並多列入。今如其例。

三本書人物。各以類隸。類復分目。但就平生學行之最大最著者歸之。其有數類可歸者。先事功而後學問。先器識而後文藝。

四官階莫詳於官書。學術莫備於專籍。行事考信於野乘。德業記述於後嗣。其中取舍審正。輒費周章。凡事涉兩歧。有待證信者。概從闕疑。以竢補正。

五本書看輯。其學問事業光耀於當時。影響於後世者采之。至一節之奇。一行之善。雖亦矜異。無關宏恉。概不列入。

六凡學問事業。未能獨樹一幟。而頗有繼承關係者。附於其所本者之傳後。

七本書編次。略以時代爲先後。

八本書附統計表六種。可作參究之用。

九官私著述。直筆可信。並多采綴。無事點竄。輒識於此。用申銘佩。

十倉皇涉筆。恆多疏略。乖舛之處。定不能免。尚望海內鴻碩。指而正之。

清代七百名人傳總目

第一編　政治

政事

財務……五七二

教育……六二〇

外交……六四一

第二編　軍事

陸軍……六九五

水師……一一一七

邊務……一二四三

第三編　實業

水利……一四二三

交通……一五二一

第四編　學術

理學……一五二五
樸學……一五六六
藝事……一七〇八
第五編
藝術
文學……一七三九
金石書畫……一八三六
第六編
革命……一八六三
附外人……一九一七
附錄
一清代大事年表
二清代各朝名人分配表
三清代名人地域分配表
四清代名人分類統計表
五清代名人異名證法檢查表

清代七百名人傳篇目

政治

政事

陳名夏……一
寧完我……三
錢謙益……四
于成龍……六
呂　宮……一〇
宋德宜 子駿業……一一
朱克簡 子約……一三
李光地……一四
邵大業……一二
林起龍……一四
金之俊……一五
明　珠……一七
周亮工……三〇
徐元文……三一
孫　蕙……三三
孫承澤……三五
范文程……三五
陳汝咸……三八
陳廷敬……四〇
陳　璸……四三
曹　溶……四七
郭　琇……四九
郭世隆……五一
康基淵……五四
黃　機……五五
黃貞麟……五七
彭　鵬……五八
湯　斌……六〇
傅以漸……六三
趙吉士……六四
熊賜履……六六
閻爾熙……六八
蔣國柱……六九
蔡毓榮……七一
魏裔介……七五
魏象樞……七六
朱　軾……七八
蔣　伊……八二
徐元夢……八四
陳元龍……八六
陳世倌……八八
張廷玉……九〇
張伯行……九四
蔣廷錫……九八
余　甸……一〇〇
沈起元……一〇一
魏廷珍……一〇三
藍鼎元……一〇五
尹會一……一〇七

尹繼善……一〇九
史貽直……一一六
李　衞……一二一
李發枝……一二七
李　紱……一二八
高其倬……一三一
孫嘉淦……一三四
汪由敦……一三九
梁國治……一四一
陳宏謀……一四四
莊有恭……一四九
金　溶……一五二
曹錫寶……一五四
楊名時……一五五
葉　新……一五八
仲永檀……一六〇
顧光旭……一六三
嚴如煜……一六五
德　保……一六六
錢維城……一七二
錢　澧……一七四
邁　柱……一七六
寶光鼐……一八〇
王　杰……一八五
朱　珪……一八八
章　煦……一九四
鐵　寶……一九七
裘行簡……二〇〇
董　誥……二〇二
汪輝祖……二〇四
慶　桂……二〇五
謝振定……二〇七
戴衢亨……二〇八
翁景瀚……二一一
朱士彥……二一六
鄧夢琴……二二〇
托　津……二二一
和　珅……二二六
松　筠……二三四
顏　檢……二四三
初彭齡……二四七
姚文田……二五一
高　杞……二五八
梁章鉅……二六二
劉　衡……二六四
曹振鏞……二六六
程祖洛……二六九
溫承惠……二七三
賀長齡……二七七
牛　鑑……二八一
李星沅……二八三
卓　秉……二八七
卓秉恬……二八八
姚元之……二九二
徐廣縉……二九三
訥爾經額……二九七
湯金釗……三〇〇

吳　梯……三〇四
史秉直……三〇五
王肇謙……三〇六
葉名琛……三〇八
潘世恩……三一三
錢德承……三一七
穆彰阿……三一九
桂超萬……三二四
李元度……三二五
李文田……三三〇
沈兆霖……三三〇
金福曾……三三六
翁心存……三三九
馬新貽……三四三
桂　良……三四六
倭　仁……三五〇
徐台英……三五五
許乃普……三五七
趙　光……三六二
劉秉琳……三六五
肅　順……三六七
羅惇衍……三七〇
丁壽昌……三七四
王仁堪……三七五
王文韶……三七八
文　祥……三八七
尹耕雲……三九三
立　山　聯沅……三九六
朱靖旬……三九七
李鴻藻……三九九
李瀚章……四〇二
李宗羲……四〇六
毛昶熙……四一一
吳　棠……四一七
沈桂芬……四二二
沈葆楨……四二五
丁寶楨……四三六
余聯沅……四四一
金國琛……四四三
胡家玉……四四五
奕　譞……四四八
徐　桐……四五一
恩　銘……四五五
剛　毅……四五八
孫詒經……四六二
袁　昶……四六七
張之萬……四七三
張樹聲……四七六
張仁黼……四七八
陳啟泰……四八四
陳崇砥……四九一
曾紀鳳……四九三
翁同龢……四九四
倪文蔚……四九六
崇　綺……四九八
崇　實……五〇〇
許庚身……五〇九

許振禕……五一〇
趙舒翹……五一四
廖壽恆……五一七
綿　宜……五二二
劉坤一……五二三
劉恩溥……五二七
薛　煥……五三七
載　瀋……五四〇
譚鍾麟……五四〇
邊寶泉……五四四
懷塔布……五四七
江春霖……五四八
陸元鼎……五四九
陸潤庠……五五一
曹鴻勛……五五三
馮　煦……五五四
戴鴻慈……五五五
陸鍾琦……五六三
沈曾植……五六五
容　閎……五六六
張　勳……五六八
勞乃宣……五六九
張　謇……五七〇
財務
宋　犖……五七二
湯右曾……五七四
方維甸……五七五
陶　澍……五八三
曾　燠……五九一
花沙納……五九二
王慶雲……五九六
彭蘊章……六〇三
閻敬銘……六〇六
靈　桂……六一三
錢　江……六一七
教育
武　訓……六二〇
張百熙……六二一
陸寶忠……六二六
葉成忠……六二九
楊斯盛……六三〇
張之洞……六三一
夏瑞芳……六四〇
外交
譚廷襄……六四一
李鴻章……六四五
周德潤……六五六
邵友濂……六六二
洪　鈞……六六三
奕　山……六六六
廖恆壽……六七三
徐用儀……六七五
許景澄……六七七
曾紀澤……六七八
鄧承修……六八二
薛福成……六九〇
奕　劻……六九四

軍事
陸軍
額亦都……六九五
費英東……六九六
薩哈璘……六九七
阿巴泰……六九九
石廷柱……七〇三
代　善孫傑書……七〇五
多爾袞……七一一
多　鐸……七二一
李率泰……七三七
李犹龍……七二四
阿濟格……七二五
祖大壽……七二九
博　洛……七三五
豪　格……七三七
鄭芝龍……七三九
濟爾哈朗從會孫德沛……七四一
吳六奇……七四七
李之芳……七四八
李率泰……七五三
金光祖……七五六
郎　坦……七五八
郎廷佐……七六〇
洪承疇……七六一
耿繼茂……七六九
梁化鳳……七七〇
喀喀穆……七七二
趙廷臣……七七三
劉之源……七七四
薩布素……七七六
龔　拜……七八一
顧八代……七八四
兆　惠……七八五
李侍堯……七九一
阿里袞……七九七
明　瑞……八〇二
查郎阿……八〇五
納　親……八一〇
海蘭察……八一四
班　第……八二〇
柴大紀……八二五
傅　清……八二八
鄂爾泰……八三〇
傅　恆……八三四
舒赫德……八三六
楊應琚……八四一
額勒登額……八四六
吳熊光……八四八
宜　綿……八五四
書　麟……八六三
勒　保……八六七
德楞泰……八七八
額勒登保……八八九
王錫朋……八九七
鄂　山……八九九
葛雲飛……九〇二
劉　清……九〇四

賽沖阿……九〇八
關天培……九一四
鄭國鴻……九一六
向　榮……九一七
江忠源……九二六
李續賓……九三一
周天爵……九三六
胡林翼……九四三
烏蘭泰……九五〇
徐有壬……九五二
常大淳……九五三
張國樑……九五五
都隆阿……九六二
琦　善……九六八
舒興阿……九七〇
鄒鳴鶴……九七四
塔齊布……九七七
僧格林沁……九八〇
羅澤南……九八八
饒廷選……九九一
多隆阿……九九二
托明阿……九九五
駱秉章……九九八
宜　文……一〇〇四
翁同書……一〇〇八
袁甲三　姪保慶……一〇一四
張亮基……一〇二五
勝　保……一〇二九
曾國藩……一〇三六
勞崇光……一〇四七
程學啟……一〇五三
瑞　麟……一〇五六
劉松山……一〇五九
劉　蓉……一〇六三
蔣益澧……一〇六六
王德榜……一〇七〇
左寶貴……一〇七二
江長貴……一〇七五
李朝斌……一〇七六
岑毓英……一〇七九
宋　慶……一〇八六
胡光墉……一〇八九
奕　訢……一〇九〇
孫開華……一〇九一
馬玉崑……一〇九四
馬如龍……一〇九五
郝長慶……一一〇〇
袁保恒……一一〇一
都興阿……一一〇四
張　曜……一一〇九
郭松林……一一一五
李世忠……一一二〇
陳國瑞……一一二三
趙景賢……一一二七
黃翼升……一一三一
曾國荃……一一三八
馮子材……一一四二

陶　模……一一四五
裕　祿……一一五〇
楊岳斌（即楊載福）……一一五三
雷正綰……一一六一
雷以誠……一一六四
榮　祿……一一七〇
壽　山……一一七四
鄭國魁……一一七七
劉銘傳……一一七八
劉秉璋……一八一
劉長佑……一八四
劉　典……一八七
劉永福……一九二
歐陽利見……一九三
鮑　超……一九六
賽尚阿……二〇二
鞏士成……二〇七
嚴樹森……二〇九
蕭孚泗……二一四
良　弼……二一六
趙爾豐……二一七
水師
施　琅……二一七
姚啟聖……二二一
李長庚……二二五
陳化成……二二七
吳長慶……二三〇
彭玉麟……二三三
丁汝昌……二四二
邊務
孔有德……二四三
姜　壤……二四六
孫可望……二四七
耿仲明……二四九
吳三桂……二五一
尚可喜……二五八
尚之信……二六一
孫思克……二六六
耿精忠……二七〇
年羹堯……二七四
岳鍾琪……二八三
桂　林……二八九
張廣泗……二九一
常　青……二九五
福康安……三〇一
百　齡……三〇九
阿　桂……三一五
孫士毅……三二四
鄂　輝……三二八
玉　麟……三三三
那彥成……三三八
林則徐……三四四
耆　英……三五〇
明　亮……三五六
裕　謙……三六七
楊遇春……三七三
布彥泰……三八一

何　璟……一三八六
廷　杰……一三九二
楊昌濬……一三九七
左宗棠……一三九九
劉錦棠……一四一三
錫　良……一四一九
實業
水利
于成龍……一四二三
張玉書……一四二五
靳　輔……一四二八
陳鵬年……一四三六
張鵬翮……一四三九
齊蘇勒……一四四八
方觀承……一四五〇
胡寶瑔……一四五七
高　斌……一四六一
嵇　璜……一四六五
裘曰修……一四七二
劉統勳……一四八一
嵇曾筠……一四八七
陳鳳翔……一四九一
劉台斗……一四九五
孫玉庭……一四九八
粟毓美……一五〇四
蔣攸銛……一五〇九
陸建瀛……一五一六
交通
端　方　弟端錦……一五二一
盛宣懷……一五二三
學術
理學
呂留良……一五二五
王夫之……一五二六
彭士望……一五二七
王宏撰……一五二八
周夢顏……一五二九
朱用純……一五三一
沈　昀……一五三二
李　顒……一五三三
李　柏……一五三四
李因篤……一五三四
孫奇逢　子博雅……一五三六
陳　瑚……一五三八
陸世儀……一五三九
陸隴其……一五四一
張履祥……一五四四
應撝謙……一五四六
顏　元……一五四七
李　塨……一五四九
釋通理……一五五〇
全祖望……一五五一
汪　縉……一五五二
羅有高……一五五三
釋際醒……一五五四
顧棟高……一五五五
凌廷堪……一五五六

程瑤田……一五五七
楊文會……一五五八
嚴　復……一五五〇
朱次琦……一五六一
夏震武……一五六三
樸學
毛奇齡……一五六六
胡　渭……一五六七
徐乾學弟秉義……一五六八
高士奇……一五七三
唐　甄……一五七五
張爾岐……一五七六
黃宗羲……一五七六
潘　耒……一五七八
劉獻廷……一五七九
錢澄之……一五八一
閻若璩……一五八一
顧炎武……一五八三
顧祖禹……一五八五
王鴻緒……一五八五
孔廣森……一五八八
任大椿……一五八九
戴　望……一五九〇
朱　筠……一五九一
江　永……一五九二
沈　彤……一五九四
杭世駿……一五九四
周永年……一五九六
范家相……一五九六
秦蕙田……一五九七
莊存與……一五九八
黃丕烈……一六〇一
惠士奇……一六〇二
惠　棟……一六〇三
萬斯大……一六〇四
萬斯同……一六〇五
齊召南……一六〇七
盧文弨……一六〇八
戴　震……一六〇八
丁　杰……一六一〇
王鳴盛……一六一一
金　榜……一六一二
紀　昀……一六一二
段玉裁……一六一五
孫星衍……一六一七
桂　馥……一六一九
張惠言……一六二〇
邵晉涵……一六二一
章學誠……一六二三
許宗彥……一六二四
畢　沅……一六二五
莊述祖……一六二八
姚際恆……一六二九
崔　述……一六二九
彭元瑞……一六三一
焦　循……一六三四
臧　庸……一六三六

劉台拱……一六三七
錢大昕……一六三八
王引之……一六四一
王念孫……一六四四
江　藩……一六四五
阮　元……一六四六
李兆洛……一六五三
俞　樾……一六五四
孫詒讓……一六五五
劉師培……一六五六
繆荃孫……一六五八
胡承珙……一六六二
胡培翬……一六六三
俞正燮……一六六四
郝懿行……一六六四
陳壽祺……一六六六
劉逢祿……一六六八
錢儀吉……一六六九
龍啓瑞……一六七〇
嚴可均……一六七二
王　筠……一六七三
朱駿聲……一六七四
宋翔鳳……一六七五
劉寶楠……一六七六
魏　源……一六七六
陸心源……一六七八
邵瑞藻……一六七九
何秋濤……一六八八
黃式三……一六八九
劉熙載……一六九〇
陳喬樅……一六九一
鄭　珍……一六九二
朱一新……一六九三
陳　澧……一六九四
黃以周……一六九六
潘祖蔭……一六九八
王先謙……一七〇七

藝事

額爾德尼……一七〇八
喻　昌……一七〇八
王錫闡……一七一〇
張　璐……一七一一
周揚俊……一七一三
張志聰……一七一四
汪　昂……一七一五
葉　桂……一七一七
薛　雪……一七一八
徐大椿……一七一八
吳　瑭……一七一九
吳儀洛……一七二〇
王貞儀……一七二一
陳厚耀……一七二三
龔鼎孳……一七二三
洪亮吉……一七二五
張　琦……一七二七
華蘅芳……一七二八
端木國瑚……一七二九

王士雄……三七二九
馮桂芬……一七三一
吳觀禮……一七三二
丁取忠……一七三三
李善蘭……一七三三
馬文植……一七三四
魁齡……一七三五
詹天佑……一七三六
藝術
文學
王鐸……一七三九
金人瑞……一七四〇
侯方域……一七四二
尤侗……一七四三
毛晉……一七四三
毛際可……一七四四
王士禎……一七四四
王猷定……一七四六
朱彝尊……一七四六
汪琬……一七四七
汪士鋐……一七四八
吳綺……一七四九
吳兆騫弟兆宜顧貞觀……一七四九
吳偉業……一七五〇
何焯……一七五一
宋琬……一七五二
邵長蘅……一七五二
林古度……一七五三
納蘭性德……一七五四
冒襄……一七五四
計東……一七五五
施閏章……一七五五
姜宸英……一七五六
陳維崧……一七五七
董以寧……一七五八
趙執信……一七五八
梁佩蘭……一七五九
劉體仁……一七六〇
魏禧……一七六〇
嚴虞惇……一七六一
查慎行弟嗣瑮族子昇……一七六二
方苞……一七六三
王太岳……一七六六
王澍……一七六七
王鳴韶……一七六八
朱仕玠……一七六八
朱仕琇……一七六八
李調元……一七六九
吳定……一七七〇
沈德潛……一七七一
邵齊燾……一七七二
胡天游……一七七二
商盤……一七七三
陳兆崙……一七七三
陸錫熊……一七七四
程景芳……一七七六
黃晉仁……一七七七

彭端淑……一七七八
劉大櫆……一七七八
蔣士銓……一七七九
魯九皐……一七七九
鄭　燮……一七八〇
錢陳羣子位誠……一七八〇
王　昶……一七八二
王文治……一七八四
王芑孫……一七八四
王友亮……一七八五
伊秉綬……一七八五
吳錫麒……一七八六
姚　鼐……一七八七
孫原湘……一七八八
袁　枚……一七八九
張問陶……一七九〇
梁同書……一七九〇
惲　敬……一七九一
舒　位……一七九二
汪　中……一七九三
趙　翼……一七九五
吳嵩梁……一七九六
彭兆蓀……一七九七
龔自珍……一七九七
方東樹……一七九八
包世臣……一七九九
姚　椿……一八〇〇
梅曾亮……一八〇一
黃爵滋……一八〇三
陳　奐……一八〇四
莫友芝……一八〇五
王　韜……一八〇六
李慈銘方琦李廷獻李稷勳……一八〇七
吳汝綸……一八〇八
張裕釗……一八〇九
黎庶昌……一八一〇
釋敬安……一八一二
嚴　復……一八一四
王鵬運……一八二〇
王祖畬……一八二三
林　紓……一八二四
辜湯生……一八二五
黃媛介……一八二五
歸　莊……一八二六
陳薛紹徽……一八二七
易順鼎……一八二七
樊增祥……一八二九
王闓運……一八三二
朱祖謀……一八三五
金石書畫
釋道濟……一八三六
朱　耷……一八三六
傅　山……一八三七
僧漸江……一八三九
方大猷……一八四一
陳洪綬……一八四二
鄧石如……一八四二

張　照……一八四四
黃邦達……一八四六
鄒一桂……一八四七
厲　鶚……一八四八
蔣　溥……一八四九
江　聲……一八五一
翁方綱……一八五三
張廷濟……一八五四
黃　易……一八五四
劉　墉……一八五五
何紹基……一八五七
戴　熙……一八五八
吳大澂……一八五九
苗　夔……一八六〇
趙之謙……一八六一
蒲　華……一八六二
革命黨人
楊秀清……一八六三
蕭朝貴……一八六八
馮雲山……一八七〇
李開芳……一八七一
秦日綱……一八七二
韋昌輝……一八七四
石達開……一八七六
洪秀全……一八八〇
洪大全……一八八七
陳玉成……一八八九
李秀成……一八九二
李世賢……一八九九
洪仁玕……一九〇一
鄒　容……一九〇二
唐才常……一九〇三
趙　聲……一九〇五
彭家珍……一九〇六
徐錫麟……一九〇七
秋　瑾……一九〇七
楊深秀……一九〇九
楊　銳……一九一〇
譚嗣同……一九一一
康有爲……一九一三
附外人
帛　黎……一九一七
日意格德克碑……一九一七
蒲安臣……一九一七
赫　德……一九一八

清代七百名人傳

第一編政治　政事

陳名夏

陳名夏字百史江南溧陽人明崇禎十六年進士。官翰林修撰。兼戶兵二科都給事中。福王時。以名夏曾降附流賊李自成。定入從賊案。本朝順治二年七月。名夏抵大名投誠。以保定巡撫王文奎疏薦復原官。旋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時大兵定江南九卿科道議南京設官。因革裁併事不決。名夏以國家定鼎。神京居北制南。不當如前朝稱都會宜去京之名。存設官之實。疏入。稱旨。三年丁父憂。命在官任事。私居持服。並敕部議贈卹。復陳情請終制。賜銀五百兩。暫假歸葬。仍給俸贍在京家屬。明年還朝。五年。初設六部尚書各一。即授名夏吏部尚書。定例各省道府州縣等官陞遷俱俟三年考滿。名夏以地方需人。必待考滿。勢難懸缺。奏改歷俸三年。撫按薦舉。酌量推補。尋加太子太保。八年。授弘文院大學士。晉少保。兼太子太保。九年。以黨附吏部尚書公譚泰議罪解院任。給俸如故。發正黃旗下與閒散人隨朝。初睿親王多爾袞專擅威福。尚書公譚泰剛愎攬權。名夏既掌銓衡。徇私植黨。揣摩執政意指。越格濫用匪人。以迎合固寵。及多爾袞事敗。御史張煊劾奏名夏結黨行私。銓選不公諸劣蹟。下諸王部臣鞫議。會上方巡狩。譚泰獨袒名夏。定議諸款皆赦。前事且多不實。煊坐誣論死。至是譚泰以罪伏誅。命親王大臣復按張煊所劾名夏罪狀。名夏厲聲強辨。及詰問。詞窮涕淚交頤。自訴投誠有功。冀貸死。諭曰。此輾轉矯詐之小人也。罪實難逭。但朕有前旨。凡譚泰干連。概赦免。若復執名夏而罪之。是不信前旨也。因宥之。且諭令潔己奉公。勿以貪黷相尚。冀其自新。以副倚任。十年。復補祕書院大學士。時吏部尚書員缺。左侍郎孫承澤請令名夏兼攝。上以侍郎推舉大學士。有乖大體。責令回奏。復諭名夏曰。爾可無疑懼。越翼日。仍命署吏

部尚書。上嘗幸內院閱會典及經史奏疏。必與諸臣講求治理。兼訓諸臣以滿漢一體。六部大臣不宜互結黨與。誡諭名夏益諄切焉。會有旨令集議。刑部論任珍家居怨望。指奸謀陷諸罪應死狀。名夏及大學士陳之遴尚書金之俊等二十八人。與刑部九卿科道等兩議。得旨責問。名夏更巧飾欺蒙論死。復詔從寬典。改削官銜二級。罰俸一年。仍供原職十一年。大學士寧完我列款劾奏名夏曰。名夏屢蒙皇上赦宥擢用。宜洗心易行。效忠於我朝。不意其蠱惑紳士。包藏禍心。以倡亂。嘗謂臣曰。要天下太平。只依我兩事。臣問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云。留髮復衣冠。天下即太平。臣思爲治之要。惟在法度嚴明。則民心悅服。名夏必欲寬衣博帶。其情叵測。臣與逐事辯論。不止千萬言。灼見隱微。名夏禮臣雖恭。而惡臣甚深。此同官所共見共聞者也。今將結黨奸宄事蹟言之。名夏子披臣居鄉暴惡。士民怨恨。欲移居避之。江寧有入官園宅。在城各官集貲三千兩代爲納價。遂家焉。披臣橫行城中。說人情。納賄賂。各官敢怒而不敢言。人人懼其威勢。名夏明知故縱。科道官豈無一人聞之。不以一疏入告。其黨衆可見矣。名夏署吏部尚書時。因趙延先係其契交。驟加陞擢。科臣郭一鶚疏言。吏部陞官。遲速不一。指延先爲證。多開資俸兩月。名夏欲罪之。劉正宗不平。事乃已。臣思趙延先不當陞而陞。名夏反欲罪言官。其攬權可見矣。浙江道員史儒綱係名夏姻親。爲浙撫蕭起元所劾。革職提問。名夏許其復官。屢囑起元。起元難之。遲延三四年不結。臣聞之已久。一日見名夏票蕭起元疏。苛加指駁。批從重議處。額色黑圖海以爲非人。臣言此疏祇宜批該部議奏。名夏乃允其欲爲史儒綱報復可見矣。翰林張天植告假回南。名夏助路費銀百兩。天植於其家還銀。名夏不知。曾言天植得罪於我。所以外轉。後知銀已還。見天植又曰。還爾翰林可也。臣思甄別翰林。出自聖裁。而名夏直任去留由己。欺詐實甚。乃昨見馮銓等薦舉十二人疏內列有天植。則名夏之營私巧計更莫測矣。名夏與山西牛射斗結姻。吏科魏象樞係其姻戚。象樞劾司官錢受祺擅委事。將巡捕誤作中軍。後自檢舉下部核議。象樞應降級調用。名夏輒票罰俸六個月。其護黨市恩顯然矣。臣等職掌票擬。一字輕重。關係公私。臣慮字有錯誤。公立一簿注姓以防推諉。行之已久。一日名夏不俟臣等到齋。自將公簿注姓塗抹一百一十四字。爲同官所阻

方止。竊思公薄何得私抹。不知作弊又在何件。本年二月。上命內大臣傳出科道官結黨諭旨。臣書稿底交付內值。及票紅發下。名夏抹去擱異排孤一語。改去明季埋沒局中。因而受禍。今方馳觀域外。豈容成奸四句作兩句泛語。其糾黨奸宄之情形。恐皇上看破。故欲以隻手障天也。請敕下大臣確審具奏。法斷施行。則奸黨除而治安可致矣。遂下廷臣會勘。名夏辯諸款皆虛。惟留髮復衣冠所言屬實。完我復與大學士劉正宗共證名夏攬權市恩欺罔罪。讞成論斬。上以名夏久任近密。改處絞。子被臣逮治杖戍。

寧完我

寧完我。遼陽人。天命間來歸。事貝勒薩哈廉。隸漢軍正紅旗。太宗召直文館。尋授參將。天聰四年。破永平。命同館臣達海等執黃旗登城。諭士民安業。尋隨貝勒阿巴泰等守永平。又從征大凌河及察哈爾。並招撫有功。授騎都尉世職。五年十二月。上疏言。臣蒙皇上出之奴隸。登之將列。不揣庸愚。妄自期許。初被召對。輒薦五人。復公疏請立六部。設言官。今六部已立。不設言官者。意以爲國人皆得進言耶。又或謂南朝多設言官。竟致敗壞耶。臣請明辨之。我國未立六部之前。臣不具論。自六部既立之後。曾見疏劾人罪者否。今日秉政之人。豈盡循良方正。在屬下者。既不敢非其官長。旁人又誰敢輕議權貴。古云。兼聽則聰。偏聽則蔽。若設言官。人必自斂。君身尙許諍諫。他人寧知忌諱。此古帝王明目達聰之大用也。南朝之言官壞事。由伊主之鑑別不明。非洪武定制之不善。臣自揣無經緯之才。惟忠耿之心。至死不易。今再行奏聞。以明始終無欺。不勝悚慄之至。六年六月。與范文程馬國柱疏陳伐明之策。九年二月。言頃奉聖諭。各舉薦賢能。以供任事。孰意無知之輩。反假此爲倖進之階。臣思古薦賢之條。功罪連坐。所以杜弊端而防冒濫。伏願再頒明詔。自後所舉之人。或效能敍功。或僨事獲罪。皆令舉者同之。若其人砥行於厥初。改節於末路。許舉者隨時檢舉。乃免連坐。如此。庶人知畏法。而所得皆真才矣。太宗並嘉納之。十年二月。罷職。先是。完我留守永平。以好博。爲禮部參政李伯龍等所訐。奉諭諄誡。至是復與大凌河歸附參領

劉士英博。爲士英家人舉發。論罪革世職。凡恩賜莊田奴僕悉入官。遂閒居數年世祖定鼎。起用爲學士。順治二年五月。授宏文院大學士。充明史總裁官。三充會試主考官。又充纂修太宗實錄總裁官。並繙譯三國志。洪武寶訓諸書告成。賜賚優渥。授二等輕車都尉世職。八年。遷國史院大學士。十年四月。內院以完我與洪承疇等。班位祿秩。應否照漢官例奏請。完我獨承旨照滿洲大學士例。尋授議政大臣。十一年三月。疏劾大學士陳名夏曰。古來奸臣賊子。黨不成。則計不得行。欲成奸黨。附己者雖惡必護。異己者雖善必仇。行之久而人黨者多矣。始也借人以引己。繼也納賄以引人。若非確訪其鄉評輿論。實察其居心行事。則黨固而莫可破。臣自念壯年疏庸貪博。辜負先帝。一廢十年。皇上定鼎燕京。復得隨入禁地。矩趨公署。竊守臣職者。又復十年於此。愚直性生。遇事勃發。雖不敢行埋輪補牘之事。若附黨營私。以圖目前富貴。寧死不爲。痛思人臣貪酷犯科。國家癬疥之疾。不足爲慮。惟懷奸結黨。禍關宗社。患莫大焉。陳名夏奸亂日甚。黨局日成。臣不憚舍殘軀以報答聖主。並列其罪狀。請敕大臣鞫訊。事詳陳名夏傳。八月。加太子太保。十三年考滿。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十五年九月。以老乞休。康熙元年。上念其贊理機務年久。命以一子補用學士。四年四月卒。賜祭立碑。謚文毅。

錢謙益

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江南常熟人。明萬曆三十八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天啓元年。充浙江鄉試正考官。五年。聽勘御史崔呈秀作東林黨人同志錄。列謙益名。御史陳以瑞亦疏劾之。罷歸。崇禎元年起官。不數月。洊擢詹事禮部侍郎。會推閣臣。謙益慮禮部尚書溫體仁侍郎周延儒並推。則名出己上。謀沮之。囑其門人給事中瞿式耜言於主推者。擯體仁延儒以成基命及謙益等十一人列上。先是。謙益主試浙江時。所取士錢千秋首場文。用一朝平步上青天句。分置七義。結尾爲給事中顧其仁舉發。謙益先伺知。即具疏劾奸人金保元徐時敏僞作關節。撞騙得賄。下刑部鞫訊。時敏保元皆遣戍。千秋逾年始至。亦論遣。謙益奪俸。至是體仁追論謙益賄賣

關節。不當預選。延儒亦言會推名雖公。主持者止一二人。餘皆不敢言。即言徒取禍耳。莊烈帝御文華殿召對延儒諸臣。謙益辭頗屈。命禮部進千秋卷。閱竟。責謙益。謙益引罪。遂褫職下法司議。以謙益自發在前。不宜坐。體仁復言獄詞出謙益手。詔下九卿科道再勘。乃坐杖論贖。千秋荷校死。十年。常熟人張漢儒訐謙益貪肆不法。巡撫張國維巡按路振飛交章白其冤。乃下刑部逮訊。謙益嘗爲太監王安作碑文。爲司禮曹化淳所知。及獄急求救於化淳。體仁聞密奏交結狀。化淳時見信任。自請按治。刑鼇漢儒。且發體仁他罪狀。體仁引疾罷。獄乃解。謙益削籍歸。十七年。流賊李自成陷京師。明臣史可法呂大器等議立君江寧。謙益陰推戴潞王常淓。與馬士英議不合。及福王由崧立。謙益懼得死罪。上疏頌士英功。士英乃引謙益爲禮部尚書。謙益復力薦闖黨爲阮大鋮等訟冤。大鋮遂爲兵部侍郎而憾東林。仍不時會捕。獲妖僧大悲。欲引謀立潞王事。盡誅東林諸人。謙益亦預焉。士英不欲興大獄。乃已。本朝順治二年五月。豫親王多鐸定江南。謙益迎降。尋至京候用。三年正月。命以禮部侍郎管秘書院事。充修明史副總裁。六月。以疾乞假。得旨馳驛回籍。令巡撫巡按視其疾痊具奏。五年四月。鳳陽巡撫陳之龍擒江陰人黃毓祺於通州法寶寺。搜出僞總督印及悖逆詩詞。以謙益曾留黃毓祺宿其家。且許助資招兵入奏。詔總督馬國柱逮訊。謙益至江寧訴辯前此供職內院。邀沐恩榮。圖報不遑。況年已七十。奄奄餘息。動履藉人扶掖。豈有他念。哀籲閭宮乞開脫。會首告謙益從逆之盛名儒。逃匿不赴質。毓祺病死獄中。乃以謙益與毓祺素不相識定讞。馬國柱因疏言。謙益以內院大臣歸老山林。子姪三人。新列科目。榮幸已極。必不喪心負恩。於是得釋歸。越十年。死於家。乾隆三十四年六月。諭曰。錢謙益本一有才無行之人。在前明時身躋膴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順。洊陟列卿。大節有虧。實不足齒於人類。朕從前序沈德潛所選國朝詩別裁集。曾明斥錢謙益等之非。黜其詩不錄。實爲千古綱常名教之大關。彼時未經見其全集。尚以爲其詩自在。聽之可也。今閱其所著初學集有學集。荒誕悖謬。其中詆謗本朝之處。不一而足。夫錢謙益果終爲明朝守死不變。即以筆墨騰謗。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爲本朝臣僕。豈得復以從前狂吠之語列入集中。其意不過欲借此以掩其失節之羞。尤爲可鄙可

恥。錢謙益業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書籍。悖理犯義。豈可聽其留傳。必當早爲銷毀。其令各督撫將初學有學集於所屬書肆及藏書之家。諭令繳出。至於村塾鄉愚。僻處山陬荒谷。並廣爲曉諭。定限二年之內。盡行繳出。無使稍有存留。錢謙益籍隸江南。其書板必當尚存。且別省有翻刻印售者。俱令將全板一併送京。勿令留遺片簡。朕此旨實爲世道人心起見。止欲斥棄其書。並非欲查究其事。通諭中外知之。

于成龍

于成龍。字北溪。山西永寧人。順治十八年。由副榜貢生授廣西羅城知縣。康熙六年。總督盧興祖等言。羅城在深山之間。猺伶頑悍。成龍潔己愛民。建學宮。創養濟院。任事練達。堪刻卓異。是年。遷四川合州知州。八年。遷湖廣黃州府同知。十三年二月。擢武昌知府。值吳三桂踞湖南。將用兵進征。巡撫張朝珍檄成龍於咸寧縣境。造浮橋濟師。甫成。雨水衝激。橋圮。部議革職。時三桂散布僞劄。煽誘湖北州縣人民。麻城大冶黃岡黃安各山寨皆叛應之。朝珍以成龍素爲黃州人民信服。令往麻城招撫。成龍單騎直入賊寨。諭脅從者免罪。賊衆遂降。復督兵擒斬大冶賊黃金龍鄒君升等。朝珍疏言。黃屬四十八寨。接連數省。舊爲盜藪。伏莽易發。必得成龍彈壓。請復成龍職。即以爲黃州府知府。上允之。成龍尋復率黃岡知縣李經政千總李茂昇等。集鄉勇三千人。偕營兵搜剿賊寨。擊潰賊衆於石子山及牧馬崖。擒其總兵鮑世榮游擊何士榮參將陳頓澈鄧少興等。十五年十六年十月增設江防道於黃州。擢成龍任之。十七年六月。遷福建按察使。十八年九月。巡撫吳興祚等言。成龍執法決獄。不徇情面。屢伸冤抑。案牘無停。不濫准一詞。不輕差一役。而刁訟風息。擾害弊除。捐增監獄口糧。徧濟病囚醫藥。倡贖被掠良民子女數百口。資給路費遣歸。屏絕所屬饋送。性甘淡泊。吏畏民懷。爲閩省廉能第一。疏入。遷福建布政使。十九年二月。擢直隸巡撫。時直隸不設總督。保定有守道。管布政使事。有巡道。管按察使事。與通永霸昌大名口北天津諸道。各以所司之事達巡撫。成龍既莅任。戒州縣私加火耗。餽上官節禮。尋據道府揭報不職知縣。劾罷數員。

而知縣有以道府因無節禮。誣揭揑報控訴成龍者。九月成龍疏言。自督撫監司以及州縣。上下名義。不容紊越。未有如直屬之逞訐上官。體統倒置者。臣六月抵任。檢閱舊案。如前撫臣金世德之清慎明決。而已故知縣施延寶夏顯煜侵欠庫銀。盈千累萬。被劾後。反訐告道府。效尤成風。恬不知怪。臣任事後。以驅除貪吏。拯救民生爲務。據道府揭報。察其已甚者參劾。以示懲創。隨有知縣訐告道府。兩案皆撫拾往事。混肆污衊之言。且不由守巡兩道。徑以驗文封送。似此悍藐。將來道府必懷投鼠忌器之嫌。而隱忍養奸。法紀頹靡。如果道府不法。而撫臣姑容恣害。應重罪撫臣。若道府揭報屬官。而屬官反噬挾制。應加嚴處分。以肅法紀。疏下部確議。督撫姑容不法道府。降三級調用。屬官首告上司。在上司揭報後者。不准理。革其職。已革職者。刑部議罪。定爲例。十月疏言。宣府所屬東西二縣。與懷安尉州二衛。有水衝沙壓地千八百頃有奇。小民包糧爲累。經前撫臣金世德具疏請豁。部議令照舊徵收。臣履任後。勘明衝壓益甚。耕耨無期。窮黎綿力幾何。奚堪永遠包賠。荒糧一日不除。則民生一日不遂。雖目今師旅未息。需餉尙殷。而滇黔餘孽。指日蕩平。此後軍需無虞不足。況合計四處荒地。糧不過三千餘石。銀僅一千餘兩。在國計爲涓滴之捐。而數千餘戶貧民。得免包賠。皆頂戴皇仁矣。疏下部議。令確勘取結。自二十年始豁免錢糧。十二月疏言。宣府所屬東西兩城。及萬全左右前衛懷安尉州保安紫溝西陽等處。俱報夏災。又被秋災。已奉恩旨分別緩徵。並平糶積貯糧石。近據通判陳天棟報稱東西二城。二十餘日間飢死者不下數十人。城坊鬧市日有偃仆窮民。伏思平糶糧石。止救稍能措糴之民。而不能救囊無一錢。殫臥待斃之民。即再疏請賑。候部議覆。奉旨允行。亦須一月。此一月之內。民之飢死者。又不知凡幾矣。臣仰體皇上惠愛元元至意。委保定府同知何如玉等。馳赴東西二城。及前衛懷安等處。動支平糶倉糧。確察飢困不能謀生窮民。每口賑給二斗。俾少延月餘。其善後之舉。容臣與守道等酌議。另行題請。疏入。下部議。尋奉詔即以平糶米石賑濟。二十年正月入覲。諭曰爾爲今時清官第一。殊屬難得。聞爾昔在黃州。土賊嘯聚。爾往招之。即時投順解散。何以致之。成龍奏曰。臣惟宣布皇上威德。未有他能。上問屬吏。亦有清廉者否。成龍以知縣謝錫袞同知何如玉羅京對。上曰。爾前所劾

知縣趙屢謙甚當。成龍奏曰。趙屢謙過而不改。臣不得已而劾之。上曰。爲政之道。當知大體。小聰小察。不足爲多。且人貴始終一節。爾其勉之。尋諭日講官曰。于成龍起家外吏。即以廉明著聞。洊陟巡撫。益勵清操。凡在親戚交遊相請託者。概行峻拒。所屬人員並戚友間有餽遺一介不取。朕甚嘉之。知其家計涼薄。特資內帑銀一千兩。朕親贈良馬一匹。以示鼓勵。尋命戶部遣員外郎葉倫會同成龍賑濟宣府各處飢民。詔蠲免本年額徵積年帶徵錢糧及房稅。七月。成龍疏言宣府被災地方。房稅已蒙恩免徵。而真定府屬獲鹿井陘曲陽平山靈壽五縣。因夏旱二麥無收。其房稅銀兩。請緩至來年。下部議從之。九月。詔曰。朕巡行近畿。至霸州。見其田畝窪下。多遭水患。小民生計維艱。何以供給正賦。著察明酌量蠲免。成龍疏言。霸州水淹地方。先經疏報勘明成災。十分九分者一千五百四頃有奇。部覆照例免本年錢糧十之三。計額徵銀六千三百八十兩有奇。應蠲一千九百餘兩。今仰邀睿照。洞悉民困。特恩軫卹。應將本年錢糧破格全蠲。得旨俞允。又疏言。直屬監司廳印等官。求其與盜案脫然無累。得預陞轉之列者。十不能三四。此案未獲。彼案復增。一案幸完。數案未結。甚有一日而失盜之案數家。經年累月。攢眉無策。在州縣身任地方。既不能消弭於未然。又不能緝獲於事後。責無可諉。降調允宜。但既降級去任。接緝之官。事不切己。搜捕玩延。強盜反多漏網。若議處降一級者。仍留原任。能獲一半以上。開復原降之級。於懲過之中。寓以勸勉。必能悉力擒拏。不致兇徒倖免。至於薦舉卓異行取。乃朝廷超拔人才之典。而亦督撫諸臣盡其以人事君之義。每因一二案未完。格於定例。遠大之器。困於百里。深爲可惜。前見江寧撫臣慕天顏。以現有錢糧未完處分之知縣林象祖任辰旦。題請行取。奉特旨俞允。仰見皇上憐才之殷。初未欲以成例限人。直隸盜案處分與江南錢糧相等。非無品行卓越。才具優長如林任二令者。應無論盜案之銷否。一體薦揚。以備擢用。其捕盜同知通判。雖專司督緝之任。但所屬有十餘州縣。及二三十州縣者。竟同各州縣一體處分。似屬過甚。武職議處既有專汛兼轄統轄之等差。則同知通判亦當視兼轄武職例。至督緝道員。定例罰俸之外。停其陞轉。臣思方面大吏。或由京官改授。或由外吏陞任。率多練達之才。及其年力精壯。正可矢圖報效。乃因督緝議處。無復進階之期。

更爲可惜。在承緝官固應停其陞轉限年緝獲。而督緝者既已罰俸。似可免其停陞。疏下部議不准。奉諭曰。朕巡視畿輔。自山海關以西。永平以東。一面傍海。一面臨邊。盜賊無地潛藏。故剿刦猶少。至玉田豐潤遵化薊州霸州保定諸處。民居稠密。盜賊所以繁也。今處分之例太嚴。恐官民俱累。其令九卿等詳議。尋議承緝不獲未及二年者免離任。督緝道員限滿罰俸。免停陞。十二月。成龍疏言。臣早年失恃。繼母李氏勤劬撫育。臣初任知縣。欲奉母之任。而力有不能。及任黃州知府。正值兵興。終未遂迎養之私。尋聞母病。故督撫諸臣題留在任守制。由是抱哀供職。馳驅軍旅之間。而臣母停柩在家。不遑顧也。今滇南逆孽蕩平。我皇上誕敷文德。首扶植綱常。敦崇倫理。臣謬任巡撫。代宣聖化。亦惟以綱常倫理教人。際太平盛時。非復從前多事。若不歸葬。是貪戀顯榮。忘親背義。對屬臨民之際。先自懷慙歉。又何以教人乎。伏乞允臣回籍葬母。完此一生大事。則犬馬餘年。皆圖報聖恩之日。疏入。得旨覽奏情辭懇切。准假三個月回籍葬母。事竣速赴任供職。越六日。特旨授江南江西總督。前此因江西用兵。分設江西總督。至是復併爲一。二十一年正月。成龍疏言。臣乞歸葬母。奉有欽定假期。而新承簡命。未可久遲赴任。謹循前年直隸守道護理撫卬之例。以守道董秉忠暫護直撫卬務。臣即回籍葬母。事畢赴新任。六月疏言。江蘇現屆二年舉劾之期。臣自四月任事。虛衷察訪屬員有立身以名節自勵。而設施未洽民情。行己在清濁之間。而舉動未攖民怒。蓋賢非循卓之尤。不賢非污墨之甚。恐舉之劾之。不足以爲未舉未劾者愧勵。請暫停此次舉劾。其賢者臣獎進誘掖。徐俟厥成。特疏題薦。不賢者敎誡以期自新。倘怙惡不悛。亦特疏糾參。無稍姑容。疏下所司知之。是月。江寧知府缺出。成龍請敕廷臣會推清操久著。幹練成效與通州知州于成龍。霸州州判衞濟賢相類者。吏部以知府無會推例議上。上命即以通州知州于成龍陞補江寧知府。十二月疏言。臣自入境受事。細事必出於躬親。勺水必懍於夙夜。凡屬吏進見。多方訓誨。隨事整飭。察其所守之誠僞。訪其敷政之寬嚴。亦莫不爭相濯磨。矢志釐剔。未幾而或以盜案。或以逋欠。或以違限。屢有處分。今遇計典與舉薦之例不符。而江蘇布政使丁思孔歷任既久。參罰因多。既不敢違例以入卓異之列。又不敢拘例以蹈蔽賢之愆。現將入覲。乞親賜諮訪。破

格擢用。疏下吏部都察院。以毋庸議覆奏。得旨丁思孔准爲卓異。旋卽擢任偏沅巡撫。二十二年十月。督造漕船。副都御史馬世濟還京疏言。總督于成龍向有聲譽。初到江南。美名如故。聞其自任用中軍田萬侯之後。人多怨言。臣奉差在南。見其年近古稀。異迫桑榆。道路嘖嘖。咸謂田萬侯欺朧督臣。倚勢作弊。因未有實據。難以入告。督臣衰暮。不能精察。故匪人得以播弄而敗善政。且各有司衙門。皆有督臣穢言告示。汚衊各官。如果各官不法。何難白簡題參。若俱循良。豈可憑空淩辱。顯係小人播弄督臣。令其虛張聲勢。就中取利。請罷黜田萬侯。並令成龍休致。疏下部議。部臣以馬世濟所言。未有實據。令成龍明白回奏。成龍奏。臣到江南。期以興利除害。察吏安民。仰報知遇。無奈兩江之吏治營務。刑名錢穀。繁劇實甚。臣晝夜拮据。躬親料理。從不敢寄耳目於左右。然近習難防。或有窺伺欺弄。臣亦安能保其必無。憲臣馬世濟。疏稱中軍田萬侯倚勢作弊。臣實未之覺察也。至於告示一節。或地方之利弊。民生之疾苦。臣有見聞。卽通行禁飭。無非以利害禍福之言。痛切告誡。其詞未免過於峻厲。似涉穢言汚辱。憲臣馬世濟疏稱小人播弄。令其虛張聲勢。就中取利。臣亦未之覺察也。此皆臣之衰邁昏瞶。何以自解。若夫臣之年近古稀。景迫桑榆。久在皇上洞鑒之中。雖殫精竭慮。不敢稍自寬假。然氣衰力疲。龍鍾之狀。大非昔比。臣又何敢自諱。乞敕部嚴加議處。以爲大臣溺職有初鮮終者之戒。疏下部察議。兵部言成龍既稱田萬侯倚勢作弊。就中取利。未之覺察。應革田萬侯副將職。吏部言成龍既自稱景迫桑榆。衰邁昏瞶。應令其休致。上命成龍留任。田萬侯降級。二十三年三月。江蘇巡撫余國柱入爲左都御史。安徽巡撫涂國相陞任湖廣總督。成龍兼署兩巡撫事。四月卒於官。年六十有八。謚曰清端。十一月上巡幸江南。延訪吏治。博採輿評。咸稱居官清正。實天下廉吏第一。廷下部詳議。加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雍正十年入祀賢良祠。孫準官至江蘇巡撫。有于山奏牘政書。

呂宮

呂宮。字長齋。一字蒼忱。號金門。江蘇武進人。順治四年一甲一名進士。授祕書院修撰。九年。遇恩詔加銜右中允。十年五月。上諭吏部翰林官陞轉舊例。論資俸。兼論才品。朕思才品特出。何必拘於舊例。右中允仍管祕書院修撰事。呂宮文章簡明。氣度閑雅。遇學士員缺。即行推補。尋授祕書院學士。閏六月。擢吏部右侍郎。十二月。授宏文院大學士。時言官請禁江浙僉點富戶運白糧。及織造報充機戶諸弊。部臣以已有例禁議覆。宮請嚴飭督撫察究。從之。十一年三月。給事中王士禎。御史王秉乾交章劾宮。素倚罪相陳名夏聲勢。攬事招搖。備員政府。無寸長表見。命宮回奏。宮引咎乞罪。得旨寬宥。五月。以巡按四川御史郝浴爲吳三桂訐罷。宮曾與大學士馮銓成克鞏等合疏薦洛可大用。坐濫舉。降二級留任。九月。疏言。臣乞假調理。已經三月。惟冀早痊入直。奈稟體怯弱。人道俱絕。精神日減。僅能僵臥兀坐。伏乞垂憐篤疾。容臣寬期調治。御史姜圖南以宮疏語褻嫚。不當容其饕戀。上置勿問。十二月。命同大學士額色赫金之俊充資政要覽總裁。屢疏乞退。賜資禦殿。十八年因病回籍。康熙三年四月卒。年六十有四。賜祭葬如例。宮立朝。矜尚氣節。持大體。不立異同。獨辨流品。著撰甚富。授門人吳佩校理。遂失之。

宋德宜 子駿業

宋德宜。字右之。江南長洲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十五年。授編修。康熙三年。遷國子監司業。六年。擢祕書院侍讀。八年二月。遷國子監祭酒。五月。遷侍讀學士。十年三月。充日講起居注官。經筵講官。十一月。擢內閣學士。充纂修太祖太宗聖訓副總裁。十二年。擢戶部右侍郎。疏劾龍江關大使李九官解銅赴京。欲給門票。以銀四十兩夤夜餽德宜私宅。聖祖嘉其舉首。下部議李九官罪。十四年。調吏部右侍郎。十五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八月。轉吏部左侍郎。十六年四月。擢左都御史。六月。疏言。國家用兵。持久決勝。必料狡賊所恃以奪其負固之資。而後不戰自屈。必察奸民所利。以絕其潛通之患。而後所向無前。自甌閩蠢動以來。我皇上威德覃敷。剿撫並用。邇者秦閩底定。兩粵漸平。逆賊吳三桂勢窮計蹙。已如釜底遊魂。而尚敢逆我師行者。非有弓馬精堅之技。非有舟車

演易之長。所恃不過槍礮而已。夫槍礮專藉硝黃。而硝黃產自河南山西。必奸民圖利。私販賊營。前經御史朱倘義條奏。部議失察處分。乃兩年以來。並未拏獲通逆販賣一人。因循玩愒。縱奸乘間夾帶。致內地硝黃價值日復湧貴。乞嚴飭督撫提鎮。於附近賊境之隘口間道。遴選將弁巡緝奸販。庶狡謀日絀。窮寇可速殄矣。疏入。得旨通販硝黃與賊屬經飭禁。並無拏獲。皆由督撫提鎮稽察不嚴。下兵刑二部詳議。嚴加處分。德宜又疏言。頻年發帑行師。度支不繼。皇上俯允廷臣之請。開例捐輸。實以酌便濟時。天下萬世。共知爲不得已也。計開例三載。所入二百萬有餘。捐納最多者莫如知縣。至五百餘人。始因缺多易得。踴躍爭趨。今見非數年不得選授。亦徘徊觀望。宜敕部限期停止。俾輸納惟恐弗及。既有濟於軍需。亦足徵慎重名器之意。又疏言。自古沿海居民。借漁樵以資生計。故得佐給賦稅。貯備災荒。而利用通商。又設立市舶之制。本朝以海氛未靖。立禁甚嚴。特慮內地奸民。勾引島寇。貽誤邊疆耳。近者天威遐布。四方日就蕩平。宜及此時招攜懷遠。撫恤流移。令沿海居民。願以捕魚爲業者。許其自造魚船。商人願通販海島者。許其自造船船。官給印票。酌仿舊例輸稅。其人口貨物。往來出入。咸稽核之。則弛禁仍可防奸。裕民生兼資軍計矣。事並下所司議行。十七年七月擢德宜刑部尚書。十二月調兵部尚書。十八年充會試正考官。先是。詔舉博學鴻儒。德宜薦主事汪琬生員陳維崧。至是廷試並列一等。授琬編修。維崧檢討。十九年十一月工部侍郎趙璟金鼐奏。陝西官民運餉四川苦累。德宜因言。大軍於雲貴需餉。孔亟。陝西四川互相推委。皆由總督分設。若川陝並一總督。是則痛癢相關。隨地調發。可以酌劑均平。上命改陝西總督。哈占爲川陝總督。二十一年十月。調吏部尚書。二十三年。授文華殿大學士。充政治典訓一統志總裁官。先是。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德宜亦爲總裁官。二十五年告成。加太子太傅。二十六年六月卒。年六十有二。謚曰文恪。子駿業。字聲求。由副榜貢生。授翰林院待詔。至兵部右侍郎。駿業喜作宋元人小品。清韻可挹。

朱克簡 子紹

朱克簡。江蘇寶應人。順治四年進士。授中書。八年。典廣東鄉試。時嶺南初入版圖。鎮兵不戢。克簡理責尙可喜耿繼茂。於是將卒咸受約束。十二年。考授御史。巡按閩省。閩八府一州。延建汀邵在西北。福興泉漳福寧處海濱。時海氛甚熾。居民常被焚刼。任斯土者視爲畏途。緩則因循。急則逃遯。克簡至。和睦將帥。申明軍政。不憚巡歷講畫之勞。與文武同官經營修舉。尋疏稱仙霞一關。地聯三省。盤山複嶺。爲盜賊淵藪。非多增兵馬。則防圍不密。詔如所請行。時兵部尙書王永吉請汰營兵老弱及量減兵額。克簡言八閩山賊伏莽。海寇揚波。省兵雖三萬四千。而半多缺額。似不可減。議遂寢。又言水將與騎將不同。必善知水性者。望風瞻星卜向方。能統兵出洋。用水兵之法。不難得其力。而難得其心。閩地越在天南。語言莫辨。漳泉係鄭成功故土。沿海皆其戚屬。宜行連保法。察其蹤迹。考其身家。庶不得混入營伍投誠者。悉令歸農。或調別營效用。離其原巢。堅其歸志。又以陸路精騎衝突。功皆可施。水兵一舟僅數十人。出入於巨浪洪波。非技熟膽壯者。鮮不驚眩。應著令凡出師開洋。轉戰風濤中能破浪擒賊者。受上賞。海兵恃船所需。如木竹釘鐵油麻櫂葉等項。海之所無者。一物不備。不能成舟。宜設專官禁濱海奸民。不得潛通接濟。又言延建邵汀勢居上游。寧化崇安沿海要地。今俱爲賊踞。必按其形勢增兵固守。彼困自來。來則撲滅之。賊進無所得。退無所守。自當坐困。又立六規二十四約以及鹽政屯政諸規條。悉切事勢。與提督馬成功總兵王之綱等相愛如兄弟。故諸將奉令。居福州月餘。出巡至汀州。聞海寇攻福州急。統汀鎮兵兼程進。寇聞援兵至。遂退。克簡帥兵入城曰。寇雖退。知我援少。必復來。不可無備。乃修殘缺。嚴卒伍。爲守禦計。數日。寇果復圍城。克簡謂其季弟曰。城破吾與城亡。汝以敕印歸都察院。乃出死囚百餘人。連發礮。賊大潰。出兵急擊。賊死無算。圍乃解。先是。海上被擒者。立決無閒。克簡驗其髮不過五寸者免誅。編爲民。得萬餘人。故囚感其寬仁。咸出死力。至漳州。適左布政以軍餉匱乏。詳請定遠將軍追徵前數年逋賦。克簡力阻之。並疏請蠲徵。得旨允免。至福清。以閩安鎮爲要地。設兵守之。連江羅源福清長樂各酌勢隘派兵分汛。至興化。見流民載道。與知府張彥珩議賑。捐俸爲倡。活者萬數千人。至泉州。以崇武獨戶爲泉門戶。大盈爲泉藩籬。分設汛兵。與同安聯絡。至延平。知延船

梢工多通山賊。令沿江州縣設巡環簿稽查之。其弊頓息。賊之伏於汀延建三郡者。亦離其黨羽。擣其巢穴。次第歸誠。計爲巡按時所上汰冗員革帶辦禁株連蠲鹽課恤驛困諸疏。均蒙允可。秩滿歸築環溪草堂讀書以老。康熙三十二年卒。著有奏疏二卷。政略二卷。石崖遺集若干卷。子約。　約康熙十一年副貢。以教習期滿。授福建福安縣知縣。歷江西南豐山東費縣。陞直隸晉州知州。致仕歸。在任以廉能稱。尤善治盜。其任福安也。以兵火後田荒多虛報。因仿朱子審田遺法。令民自報田數。丈量多逾額。勸民自首免罪。有吳某者。姓名誤入逆籍。約爲辨其冤得免。費縣栲山愚民乘水災爲盜。約指授巡檢郭茂桐往諭之。皆服。蒙山賊據紫荊關行劫。不受招撫。約用劉順昌更番之法。分鄉勇六百名爲六班。疊以金鼓臨之。遇賊即退。賊退復進。寇以困敝半月。悉被縛。而民不傷一人。鹽徒聚衆過晉州。約戒各村閉棚欄毋售其鹽。迫之東去。乃於東路選鄉勇三百人。備攔牌。樹於前以禦鳥槍。而以槍刀弓矢魚貫進。鹽徒盡獲。年七十六。卒於家。

李光地

李光地。字晉卿。號厚庵。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十二年。充會試同考官。尋以省親乞假歸。十三年。耿精忠叛。臺灣鄭錦乘虛入泉州。會耿精忠修好。覬久踞其地。光地奉親避匿山谷間。錦與精忠並遣人誘之降。光地以死固拒。十四年五月。密疏陳破賊機宜。言臣自二賊搆亂以來。遯逃山谷中。賊遣人延致再三。臣以死固拒。幸未汚清節。以辱朝廷。然蹤迹孱危。尙未知草莽孤臣。能再瞻天日與否。蟲蟻微命。不敢自惜。惟事機緩急安危所繫。未嘗不魂飛情切。謹冒險求徹天聽。伏惟八閩疆宇褊小。糧稅稀薄。自二賊割據。誅求鞭撲民間之膏髓。無復存者。糧盡兵疲。而賊之勢已窮矣。南來大兵。誠宜以急攻爲主。不可假以歲月。恐生他變。然所謂攻之急者。不可不審也。耿逆方悉力於仙霞杉關。鄭賊亦幷命於漳潮之界。惟汀州小路。與贛州接壤。賊所置守禦。不過千百披卒。竊聞大兵分道南來。皆於賊兵多處。盡力鏖戰。而不知出奇以搗其虛。此計之失也。臣度仙霞連

浙江。杉關連江西。漳潮連廣東。此三方者。本地守土之兵。自足以控制之。其汀州一路。宜因賊防之疏。選精兵萬人或五六千人。詐爲入廣之兵。道經贛州。遂轉而向汀州。爲程七八日耳。二賊聞急趨救。非月餘不至。則大軍入閩久矣。此所謂避實擊虛。迅雷不及掩耳也。賊方悉兵外拒。內地府州縣。盡致空虛。大軍果從汀州小路橫貫其腹。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且漳州守臣黃芳度。嬰城固守。以待大軍。此不可以不急救。而汀漳相近。接應尤極便易。伏乞密飭領兵官。偵諜虛實。隨機取效。仍恐小路崎嶇。更須使鄉兵在大軍之前。步兵又在馬兵之前。庶幾萬全。惟皇上裁決施行。時道路梗阻。置疏蠟丸中。遣家僮夏澤間道出杉關赴京。因同里內閣學士富鴻基奏入。聖祖嘉其志節。下兵部錄其疏。令領兵大臣等知之。時廣東叛亂。大兵在江西者。阻守贛州南安。未能入閩。惟在浙江者屢敗賊兵。由衢州進克仙霞關。遂復建寧延安。耿精忠乞降。康親王傑書駐師福州。令都統拉哈達賽塔等進剿。並訪問光地。十六年正月。拉哈達復泉州。知光地離安溪縣七十里結寨而居。遣人以所奉上諭宣示之。光地往見拉哈達於漳州軍營。拉哈達白之康親王。王以光地寨遭賊亂。顛沛不渝。矢志爲國。始終不肯從逆。以全名義。應予表揚。疏聞。下部從優議敘。部議於額外陞爲侍講學士。來京任事。遇額缺扣抵。得旨李光地著於額外陞爲侍讀學士。九月。光地行至福州。丁父憂歸。十七年閏三月。同安蔡寅詭擁明裔。以白布纏頭爲號。結衆萬餘。掠安溪。光地募鄉勇百餘人。扼險防禦。戒諸鄉人。毋資賊糧。飢困解去。六月。鄭錦之總統劉國軒等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等縣。復進泉州。斷萬安江東二橋。南北援絕。泉州幾不守。光地使善泅者從水關入。勉慰以堅守無恐。援兵即至。分遣兄弟親戚。迎寧海將軍拉哈達巡撫吳興祚兩路兵。時拉哈達駐師漳州。值江水泛漲。長泰大路阻隔。導之由漳平安溪小路。光地之叔李日煜。率鄉勇百餘。芟闢荊棘。以木接護衝圮窄岸。其溜深馬難涉者。築浮橋以待。光地自出迎十里外。具牛羊雞豚等物。饋勞大軍。又倡率里人。輸送米糧大軍。遄行無阻。直達泉州。敵驚駭。竄入海。拉哈達具疏詳述光地志切滅賊。接濟軍需狀。下部議敘。授爲學士。服滿赴京。遇缺即補。十二月。光地疏言。前者蒙皇上念孤臣三載蒙難之艱。及萬里獻書之悃。閩疆甫定。遽錄微臣。臣行至途中而聞訃。銜哀守

制。更遭賊亂。臣自知與賊。義不俱生。鼓勵宗親。毀家紓難。幸而封疆元戎。赴援之速。臣親叔日煜率鄉兵百餘人。度石珠嶺。迎將軍拉哈達之兵於漳平。親弟光垕光垠等以鄉兵千人度白鴿嶺。迎巡撫吳興祚之兵於永春。乃將帥仰奉威靈。拯百萬垂危之命。延及臣家。微臣其何功之有哉。伏讀旨意。據將軍拉哈達題敘之疏。授臣學士。俯伏之餘。震懼隕越。以將軍拉哈達率滿漢萬餘之兵。行朝天石珠嶺鳥道之險。馬豬僕痛千里赴難。推美於臣。而臣儼然遂蒙優敘。典雖至渥。心則何安。又念臣資質蠢愚。了無才藻。獨從少爲六經性理章句之學。粗有倫緒。自壬子癸丑間。以翰林編修簪筆侍從。爾時固已仰承聖訓。每自念此生。得以章句末學。執經敷義。少佐高深。此臣之願也。至於館閣學士之職。主於贊畫樞機。分裁文獻。自非老成知軍國大體及有文章聲望者。不能稱也。臣年纔三十餘。筮仕日淺。典故未諳。文采不贍。豈宜冒昧而服大僚。近年以來。未有具疏辭官之例。然離職家居。而再次超擢。亦當代僅行之曠典。臣豈敢拘於成格。受爵不讓。況臣在制未終。身猶凶人。不敢服其命服。以拜朝命。伏乞俯允所請。先錄戰守文武紳士之勳。使微臣終制赴闕。仍以講讀之官。仰侍清光。披衍經義。庶微臣無不度德之譏。朝廷有不僭賞之美。疏入。奉諭已有成命。著即祗遵。不必辭。十九年八月至京。即任內閣學士。光地奏鄭錦已死。子克塽幼。部下爭權。宜急取之。且言素習海上情形之內大臣施琅可任使。上從其言。旋又疏陳舊同官原任編修陳夢雷當耿逆之變。家居省會。有七旬父母不能脫逃。及賊以令箭白刃逼脅伊父。夢雷遂爲所折。勒授編修。固辭觸怒。改降戶曹員外。託病支吾。罪有可原。尋法司議磔耿精忠。擬陳夢雷從逆應斬。得旨從寬免死。二十一年五月。光地乞假送母回里。二十五年七月赴京。仍命即任原官。十月。授翰林院掌院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兼充經筵講官。二十六年正月。教習庶吉士。三月。以母病乞歸省。命縣缺以待。二十七年四月。至京。禮部劾奏光地在途遷延。以三品卿員。弗及叩謁孝莊文皇后梓宮。請交吏部議處。吏部議降五級調用。得旨寬免。初。光地陛辭奏對。謂侍讀學士德格勒學博文優。踰月。德格勒同尚書陳廷敬湯斌侍郎徐乾學等召試乾清宮。上閱卷畢。諭曰。評論古人易。評論時人難。如德格勒每評論時人學問。朕心不以爲然。故召爾等面試。妍媸優劣。今已

判然。人之學問原有一定分量。真僞易明。若徒肆議論。則不自量矣。未幾。德格勒爲掌院學士。庫哷訥以私抹記注事劾罷論罪。至是命廷臣詰問光地。光地自咎愚迷妄奏。乞賜處分。上以臺灣之役。衆人皆言不可取。獨李光地以爲必可取。除妄奏德格勒外。別無妄奏之處。從寬免罪。令仍爲學士。九月。充武會試正考官。二十八年五月。改通政使。十二月。擢兵部右侍郎。三十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九月。同侍郎博霽徐廷璽奉命與原任河道總督靳輔往視黃河應修險工。明年正月。繪圖還奏。詳見靳輔傳。三十三年正月。提督順天學政。四月聞母喪。得旨提督順天學政。關係緊要。李光地特行簡用。著在任守制。光地疏言。苦塊餘生。重荷聖恩之厚。聖知之深。敢不以殘喘自效。顧蟲蟻微情。乞給假治喪。往返九月。於本年十二月抵任。并日夜之力。歲科兩試。可以看閱周詳。報竣無誤。御史沈愷曾楊敬儒交章論劾。一言光地誠以君命爲重。當於三年考畢之後。回籍終制。乃聞其請假九月。即使星夜奔馳。將來歲科兩試。勢必潦草塞責。況九月以後。親喪未遠。遂忍絳帳錦衣。談笑論文乎。一言皇上作人念殷。故暫爲行權計。然在皇上不妨行權。在大臣必當守經。爲光地者。哀籲再三。聖意未有不俯允者。乃竟以治喪九月爲請。方今王道蕩平。屬在武臣。尚許回籍守制。況敦詩說禮之大臣。豈可靦顏充位。是日命光地仍遵前旨行。翼日。給事中彭鵬劾之曰。光地閔罹母喪。宜哀痛遫情。得請乃已。然後聖主擇人取士之心。以光地固辭而彌見。光地爲子奔喪之孝。得聖主愈允而益彰。忽以三年之通喪。請爲九月之給假。於禮則悖。於情則乖。於詞則不順。聖德含容。不忍明斥其罪。臣以爲宜留者一。不可留者十。光地由翰林驟躋學士侍郎。原因蠟丸封表。上達宸聰。完節常經。獨蒙異數。正當借此教育士類。使真才輩出。仰答主恩。而有母訃至。奉旨留任。蓋報稱之心切。而哀痛之情微。其宜留者此耳。臣以爲不可留者何。伏讀上諭十六章。首曰敦孝弟以重人倫。督學風化之表也。不乞守制而請給假。非所以體上諭教孝意也。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一也。臣前任三河知縣。恭逢太皇太后梓宮經臨。伏見校尉換班。聖躬護視。天顏哀瘠。至今追慕。真誠互古。仁孝臣民。皆當則傚。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二也。光地與臣同鄉。臣踽踽涼涼。歲一二至。獨聞其母訃。即刻趨弔。聽其號泣。慘若嬰兒。想彼肝腸寸寸斷矣。勉強衡文。必

多恍惚。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三也。先遭閩變。頗矢忠貞。未聞不孝而能忠者也。請假九月之疏出。天下皆譏其後。並歎其先。此光地之不可留者四也。弗請守制。清議沸騰。有絕不赴弔者。以談理論道。如光地爲珪爲璋。倏忽瓦裂。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五也。光地疏稱荷聖知之深。殘喘自效。請假九個月。不誤學差。僉謂九月大功服。談言微刺。此光地之不可留者六也。定例生童匿喪應試。襭革嚴處。萬一犯者起而詰曰。侍郎衰絰何至此。光地何辭以對。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七也。學校所以教天下之爲臣思忠。爲子思孝。故登其堂曰明倫。光地以不祥之身。儼然而登。奈橘門環視何。此光地之不可留者八也。本年正月。皇上面議諸臣。於禮義廉恥。難進易退。三申意焉。試問光地。今日禮乎義乎。進退難易之謂何。悖聖訓而失本心。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九也。度光地之心。必曰君命也。誰何敢辭。臣聞宋臣富弼母喪。五起之。固辭。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仁宗許之。綱目大書。以垂訓後世。又宋孝宗起復劉珙。六疏固辭。發明曰。綱目書固辭。予之也。我皇上堯舜比隆。教孝教忠。必無有辭之而弗允者矣。此光地之不可留者十也。數日之內。長安道上。無不指光地爲貪位而忘親。司文而喪行。大損其生平。是在皇上神其用。重其罰。加之意而已。疏入。傳旨詢問。鵬又疏言。皇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試光地耳。光地深文厚貌。道仁道義。言忠言孝。一式諸此。而生平心術品行。若犀燃鏡照而無遁形。皇上所以留之之意。臣鵬愚戇不能知。使光地而亦不知。貪戀苟且。而姑爲此給假九月之請。外以欺人。則爲喪心。若光地而早已自知詭隨狡詐。而姑爲此給假九月之請。內以欺己。則爲挾術。夫爲人子而甘於喪心。爲人臣而敢於挾術。兩者均罪。光地必居一焉。以此赴任不可。以此回籍尤不可。蓋回籍則母死有知。恨其不誠。當必陰阨而赴任則士生至性。憤其銜恤。誰甘面從。嗟乎。光地當闔命而絕不一辭。則忍於留矣。皇上即罰其忍。使之在京守制。以動其市朝若撻之秦。光地忘通喪而假易以暫。則安於久矣。皇上即罰其安。使之離任終喪。以爲道學敗露之恥。臣與光地。家居各郡。然皆閩產也。今若此。人人切齒。桑梓汗顏。伏乞皇上察光地患得患失之情。破光地若去若就之局。不許赴任。不許回籍。春秋誅心。如臣所請。萬一光地依然督學。則光地得售其術。故哀其辭曰。九月且弗獲命。況三年乎。而蚩蚩

者亦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下售其術上受其名臣鵬竇拊膺疾首前疏光地十不可留如稍有涉私是賣光地以不孝而先自蹈於不忠所以跪聽傳旨一一瀝鳴以頭搶地嗚咽而不能自已也疏入與前疏並下九卿議令光地解任不准回籍在京守制三十五年服闋仍命任順天學政三十六年授工部左侍郎留任學政三十七年十二月授直隸巡撫三十八年二月奉諭曰漳河與滹沱河故道原各自入海今兩水合流所以其勢汎濫可否開通漳河故道引入運河於運河之東別挑一河使之赴海著李光地閱視再奏四月光地疏言閱視漳河現分爲三一支自廣平縣經魏縣元城縣至山東館陶縣入衛水歸運一支俗名老漳河自山東邱縣東北經南宮等縣與完固口合流至鮑家嘴而運歸一支俗名小漳河自邱縣西北經廣宗鉅鹿二縣合於滏河又經東鹿縣冀州合於滹沱河由衡水至獻縣完固口復分爲兩支小支與老漳河合流至鮑家嘴大支復經河間大城靜海三縣入子牙河而歸淀皆分流入運其入衛之河與老漳河各有散漫淺平之處應酌量挑濬其完固口小支河應築雞嘴壩及攔河壩逼水入河至靜海縣田地淹沒因向年開廣福樓及閻留二莊之故若竟堵諸口又有礙西隄應俟水退後暫堵來春水涸於閻留二莊水出處挑河築隄東水歸淀則靜海縣田地不致淹沒而大城等州縣隄岸均無妨礙矣詔如所請行光地尋疏報大名廣平真定河間四府屬州縣凡滹沱河漳河經流之處開濬疏通由館陶入老漳河與單家橋支流合以分子牙河之勢至鮑家嘴歸運又言霸州永清宛平良鄉固安高陽獻縣因疏濬新河挑挖堆土共占去民地一百三十九頃有奇請開除此後錢糧下部議覆從其言六月疏言通州附近六州縣額設紅剝船六百隻每船給地十頃以爲運丁贍養之費倘遇水旱收入既寡豈能常令其修船雇夫與民地同一被災而未得蠲免請嗣後視民地一體沾恩蠲免下部議不准得旨此紅剝船地畝若遇災傷著於民地一例蠲免三十九年二月疏言積弊因循未有甚於虧空者不可不立法清釐凡雜項不入奏銷案內錢糧責成盤查上司與正項一例盤查向例以年終爲限嗣後應自十一月起至次年奏銷以前止果無虧缺亟項出具保結否即立行結報如挪移銀至五千兩以上或糧米至六千石以上者擬流不准折贖及援赦減免

庶知畏威法。而倉庫加謹。疏下部議行。七月。上以大臣子弟。遇科場考試取中者。多詔另編字號。不致妨孤寒進身之路。時給事中滿晉御史鄭維孜各條陳科場積弊。總督郭琇條陳學校弊端。並下九卿等詳議。既定議。命錄示光地及總督張鵬翮郭琇巡撫彭鵬。諭曰。四臣皆持行清廉。李光地爲學院時。官聲最好。今閱九卿等所議。果否得當。如何方能除去弊端。永遠可守。各抒己見具奏。光地疏言。皇上垂念大臣官員子弟。禽緣倖進。恐妨貧寒之路。特諭另編字號。均數額收。仰見天地無私。不遺側陋。洵足永遠遵守。至點名授卷後。即入號房。不許出號行走。及踰牆混亂。俱應如所議。以塞弊端者也。臣又推廣三條。一勢要勒收關節。許考官據實出首。即與優陞。則不惟無所懼而且有所勸。可懾營競者之心。一貢院牆垣卑矮。巡綽及瞭望守門軍役。無一非受賂傳遞之人。若漫無防檢。勢必收受之卷。半屬假僞。乞敕外簾監試。嗣後務精密嚴肅。盡絕弊竇。一數科以來。鄉會試場中用儒士入人。以充分卷扣數填名書榜之役。某卷入某房。既可暗行其奸。而考官聲氣不接者。亦皆此輩往來聯絡之。近經言官論列裁去。部覆未准。臣深知此輩積慣作弊。宜永行革逐。臨期行文各衙門保送繕寫書手應用。此三者。科場之事。臣管見所及也。至於學校弊端。九卿議如督臣郭琇所奏。嚴定處分矣。臣亦推廣四條。一學臣職司文教。遇點差之時。宜經御試。擇其議論有本者差遣。一教官未選之前。宜令督撫會同學臣考驗。若歲貢之年老目昏。及捐納人員之文理不順者。均給銜休致。年未壯者。令至三十歲以外再行考驗。其現任人員。亦按此會同淘汰。一生員雖有干己之事。止許子弟家人代告。自賄賣者。多專以爲護身之具。不讀書。無行義。保官告官。抗糧包糧。興滅詞狀。武斷鄉曲。甚至窩盜藏奸。故賄賣生員之弊。不但孤寒爲之不伸。而風俗因以潛壞也。今學臣納賄處分已定嚴例。而生員惡習亦宜懲禁。乞敕禮部推廣舊時臥碑。詳明剴切。作爲誡條。令學校師生恪謹遵守。一遞來學臣。率多苟且從事。致士子荒經蔑古。雖四書本經不能記憶成誦。僅讀時文百十篇。剿襲雷同。僥倖終身。殊非國家作養成就之道。前歲旨下學臣。使童子入學。兼用小學論一篇。其時幼穉見聞一新。胸中頓明古義。此以正學誘人之明驗也。然書不熟記。終非己得。宜令學臣於考校之日。有能熟誦經書小學講解四書者。文理粗

成。便與錄取。如更能成誦三經以至五經者。更與補廩。以示鼓勵。庶幾人崇經學。稍助聖世文明之化。又童生既令熟習小學。以端幼志。生員及科場論題。專出孝經。每重複雷同。似當兼命性理綱目。以勵宏通者也。疏入。仍下九卿等與張鵬翮郭琇彭鵬三疏參合定議。鄉試另編官字號。以民卷九官卷一爲額。論題以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一併命題。餘詳張鵬翮郭琇彭鵬傳。四十二年四月。諭大學士等曰。李光地自任直隸巡撫以來。每年兩水調順。五穀豐登。官吏兵民。無不心服。今吏部尚書缺出。即令補授。仍管直隸巡撫事。四十四年十一月。陞文淵閣大學士。五十四年六月疏言。臣前以瘡毒發體。乞休。奉諭以內閣老臣彫零。令臣勉加調攝。藥餌食物。賜賚頻仍。枯株敗柄。復得更生。萬壽節後。臣復申前請。又因垂念理學緒微。經書說雜。特加刪輯。以惠萬世。御纂朱子全書。繼以羣經性理諸編。皆煩聖心裁定。臣所承修。係易經性理。猥以淺劣未學。二三年間。荷皇上殷勤指誨。字酌句議。縷析毫分。每一經校正。能使愚蒙頓開。臣上幸先聖前賢之復光。下喜暮年餘生之有覺。是以黽勉從事。忘疾病之在身。知其有重於區區之軀命者。而不敢自愛也。今稟承筆削。二書將次告成。俯念臣年七十有四。古人懸車。於數已過。而且痼疾纏綿。每奏對多失儀節。聖主哀矜。往往令人扶掖。而臣何敢自安乎。又臣父歿於閩亂之時。寔封淺土。臣母之歿。因臣在京守制。久未合祔。十餘年來。臣長子臣妻臣媳。相繼淪喪。臣孫幼小。未能襄事。臣以草霜風燭之齡。前期不能自料。誠恐臣身已極於寵耀。而泉下未逮乎哀榮。烏犢私情。難免悽惻。故敢瀆懇。允臣休致。庶微臣得遵止足之戒。而稍盡骨肉之恩。伏念人生所難值者太平之世。所難逢者堯舜之君。臣身受特達之知。心迹無間。日聆至精之論。道法親承。則千百年來。未有如臣之幸者。臣聞父老扶杖以觀化。葵藿傾葉以向陽。臣之遭時如此。受恩如此。其樂觀熙皞而傾心聖明。曾是野人園花之不如乎。抱誠結戀。雖萬寐不敢忘君。實不獲已而引年求退。伏乞聖主哀而諒之。疏入。得旨。卿才品優長。文學素裕。寬宏休容。得大臣之體。自簡任機務以來。恪共清慎。益著勤勞。今雖以老病乞休。朕眷注方殷。何忍允其所請。正資倚毗。共樂昇平。奈泉壤骨肉之分。亦係一生之要事。暫給假二年。事完即來京辦事。以副朕篤念老臣至意。又賜以詩。有協恭惟得老成儒。味

道經書翊廟謨之句。五十四年四月至京。奉命勘閱大學士王掞等所纂春秋傳說。及檢討張照等所輯篆字經文。五十七年五月。卒於官。年七十有七。是時上駐蹕熱河。聞之深爲憫悼。諭部臣曰。李光地久任講幄。簡任綸扉。謹慎清勤。始終如一。且學問淵博。研究經籍。講求象數。虛心請益。知之最真。無有如朕者。知朕亦無有過於李光地者。賜祭葬如典禮。謚曰文貞。著有周易通論。周易觀象大指。尚書解義。洪範說。詩所。孝經全註。古樂經。大學古本說。中庸章段。中庸餘論。論語孟子劄記。離騷經注。參同契注。握奇經注。陰符經註。曆象本要。二程遺書。朱子語類四纂。韓子粹言。古文精藻。榕村全集。雍正元年。追卹聖祖朝宣力效忠大臣。贈光地太子太傅。十年入祀賢良祠。

邵大業

邵大業。字在中。順天大興人。祖籍浙江餘姚。雍正十一年進士。乾隆元年。授湖北黃陂縣知縣。初到官。投訟牒者數百人。不移晷決遣立盡。有爭產者。兄弟皆頎白。絕相類。令以鏡。鏡面閒曰類乎。曰類。則進與爲家人語。絕痛曰。吾新喪弟獨不得。如爾二人白首相保也。言之嗚咽。各相視涕泣罷去。縣有溪環城。蛟雨溪漲。破隄嚙城。城壞。勢且潰。大業即壞處泣拜。誓以殉。水爲驟止。拯溺餔飢。完毀岸。築民隄。民得無以水死。旱禱不應。爲文告城隍神。雨立沛。總督德霈以其名聞。會丁父憂去。服闋。署河南開封府同知。收士惡號木耳大王者杖殺之。授禹州知州。移睢州。睢頻澇。破匿報。習請糴請振。民以不飢。濬惠濟河以俸錢。更直江南蘇州旱。米價騰貴。民譁於市。擢知蘇州府。至則盡得囤積罔利者。名宛轉譬語。皆心動。曰唯命。則出酒食綵帛勞遣之。價頓減。貧民以安。松江盜獄株連死者衆。大業奉檄鞫治。取羣盜至。則皆斷脛折踝。蹙然呼之曰。爾等亦人子也。迫飢寒遂至是。猶茹刑詭辭。顛倒首從。誣殺非罪人。且誣殺人何益於爾。盜憮然曰。官廉正以人類待我。我不忍欺。獄辭立具。自是獄無不待治於大業者。兼署蘇松道。尋攝治布政使事。督撫交章保薦。十六年。高宗幸江南。御舟左右分兩岸輓行。名蝦鬚縴。大

業語從臣曰。除道增纏。必毀廬舍。平田疇。伐桑柘。梁支河。塞汊港。非所以宣上德意也。遂改單纏。會積雨。治吳江帳殿基未就。總督慮不及事。豫劾大業觀望。及乘輿至。則供備咸具。總督悔前奏。然大業卒左遷。再至河南。特旨授開封府知府。府瀕河多灘地。有陽武祥符民合控封邱吏固村民侵占者。及清丈侵占妄而畝數則浮於額。巡撫欲照欺隱加賦。大業持不可。顧無解於數之浮。考志乘及諸舊牘。始知河南賦原分上中下三則。自明萬歷間改井中地十畝有奇。完上地糧七畝。下地十畝有奇。完上地三畝。畝數浮而糧不減。陳之巡撫。巡撫曰。昔爲下則。今爲膏腴。如之何不加。大業曰。此河衝淤積。百姓以墳墓田廬父母妻子所易之微利也。烏得以爲膏腴而增之。且今日可爲退灘淤地。異日即可爲沙壓水衝。冬春播種。夏秋之收穫不可知。況此村向稱瘠苦。十室九空。上年河決。正當十三堡口門之衝。屋宇未盡葺。流亡未盡復。議振議借。苟得延命。舊賦已艱。復增歲額。其何以堪。巡撫作色曰。是國計所在。誰敢撓之。大業曰。公爲國計。某爲民生。民生即國計也。不聽。卒請加賦。部議試種三年而後加。次年盡沒入水乃止。未幾。以陽武工漫溢。降江南六安州知州。二十三年。治潁亳水利。民忘其勞。尋又以盜案例議降去引見。再還江南。署江寧府。二十八年。署徐州府。上南幸。即真授治徐州水利。躬勤宣洩。民所號邵公河者其一也。府城三面濱黃河。河盛漲則建瓴下。西北隅尤當其衝。雖有重隄。獨恃韓家山埽工爲固。失固則城危。大業按視。得蘇公舊隄於城西。起城西雲龍山。迄城北月隄。長三里。湮爲民居。大業曰。此隄似無用。然大隄猶潰。循此南下。城可不沒。請於大吏。卒復其舊隄。建蘇公祠。置祠田。夾置桃柳。自爲文記之。越歲。韓家山工幾潰。民恃此以無恐。三十年。奉檄督濬荊山橋河。治徐凡七年。水不病民。三十四年。循例引見。還道聞訛言妖匪劃辮事。至即坐是革職。謫戍軍臺。三十七年卒。大業所至。以勸學爲務。因黃陂二程子祠建義學。葺睢州洛學書院。集諸生月課之。親爲之師。著有讀易偶存八卷。鄭虎文吞松閣集徐州府知府邵公家傳謙受堂集十二卷。蘇州府志及

林起龍

林起龍。順天大興人。順治三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疏請嚴禁白蓮大成混元無爲等邪教。務絕根株。俾閭閻勿惑聽聞。又以守令得人。則教養行而下向化。請以招流亡。墾荒蕪。巡阡陌。勸樹藝。稽戶口。均賦稅。輕徭役。除盜賊。抑豪強。懲衙蠹。賑災患。濟孤寡。修濬溝池。平治橋梁。興舉學校十五事。考其殿最。而大吏以時訪察。俱如所奏行。四年正月。劾山東巡撫丁文盛庸劣無能。致盜寇充斥。因薦大理寺卿王永吉可代文盛。下部議。以起龍徇情薦舉。降二級外用。尋坐誣劾登州道楊雲鶴贓款。擬革職。世祖親政。覽前奏。以起龍非品行玷缺者比。詔來京候旨。十年十二月復原官。時軍旅數出。需餉孔繁。未暇講求積貯。而八旗禁兵所得月餉。僅堪餬口。起龍請敕司計諸臣悉心籌畫。先實京倉。以及近輔各省倉儲。務使水旱有備。調發裕如。又言。昔年兵在盛京。無餉而富。今在京師。有餉而貧。揆之時地迥異。法制尚宜更定。凡駐守征行所需馬匹草束。軍裝戎器。悉動官帑。估值分給。俾籌備有資。無致拮据。疏入。上諭吏部曰。滿洲兵建功最多。養生無策。十年以來。章奏未有言及此者。林起龍所奏。思慮周詳。條畫有緒。實心爲國。忠誠可嘉。嗣後有關政治民生利害興革者。言官俱宜直陳無隱。如果有裨政事。朕不靳懋賞。諭部議敘。以五品京堂用。起龍懇留任。得旨加銜。仍原職。十一年。轉刑科。加大理寺寺丞銜。疏陳州縣官媚事上司。耗費不貲狀。乞嚴飭禁革。並請遣廉能大臣。巡行各省。體察情形。延訪利弊。疏皆稱旨。飭部議行。復疏劾總河楊方興用賄。署官侵剋工料。不塞決口。致河北盡遭淹沒。工部尚書劉昌不行糾劾。乃議令督撫詳勘九河故道。稽延日時。冀爲方興掩罪。事下王大臣訊鞫。起龍與方興昌面質無實。坐杖流。上特宥之。改降三級調用。旋補光祿寺署正。明年。諭吏部列科道因言降革者。以奏起龍得授大理寺寺丞。十三年。洊擢右通政大理寺卿。工部侍郎。十五年。調戶部左侍郎。總督倉場。明年三月。加太子太保。七月。考滿。廕子入監。八月。請更定綠旗兵制。使兵馬器械無虛額。訓練行伍非具文。留有用之兵。裁無實之費。取材技於武科。責愛養於總帥。章下所司議行。十

七年。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銜。巡撫鳳陽。先是。立懲貪例。官吏犯贓。照輕重科罪。不許納贖。至是起龍請仍舊章收贖充餉。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從所請。諭曰。立法止貪。今因濟餉而貸法。如民生何。所奏俱不合。仍前例行。聖祖立授起龍漕運總督。康熙元年。疏請豁免東海遷居民所遺地糧。報可。又疏濬涇河閘淮城迤南運河七十餘里。直達射陽湖。近海田廬免患。下部知之。五年。上言漕運倚於河防。濟寧暨臨清一帶。勢雖建瓴。泉湖蓄洩。隄閘鱗次。請飭有司修築。俾無廢缺。淺阻。又疏禁運丁毋得病民。運弁毋得病丁。條議以上。請旨頒行。時江南浙江省蘇松常嘉湖等府。穀賤白糧。折徵舊額。浮於市價。請改徵本色。上並納其言。初。起龍奏禁運丁多攜貨物。遲滯漕運。令沿途監司節次稽察。儀徵瓜洲責之總漕及漕儲道。淮安責之淮安道。濟寧責之總河及濟寧道。天津責之倉場及催漕分司。以專責成。會裁漕儲道糧艘至儀徵瓜洲。起龍不復委員稽察。至濟寧。運丁有額外攜貨者。事覺。總河盧崇峻具疏舉報。部臣令起龍咨送。盤驗不實。諸職名。起龍以道員既裁申覆。六年四月。御史張志尹糾其不自引罪。巧言文飾。上命起龍回奏。起龍謝溺職。乞賜罷斥。下部議。坐失察。命降三級休致。以疾卒於家。

金之俊

金之俊。字豈凡。江南吳江人。明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流賊李自成陷京師。之俊不能死。被拷索。本朝順治元年。大兵定京師。之俊降。仍原官。疏請先下蠲租之詔於畿甸。以慰民望。又言土寇率衆歸誠者。宜赦罪勿論。其緛渠來獻者。宜分別敘功。就撫之衆。宜編置牌甲。令各安故業。無恆產者。宜設法區畫。請頒諭各鎮道府遵行。尋奏薦故明薊遼總督丁魁楚陝西總督丁啓睿陝西巡撫練國事副都御史房可壯吏部員外郎左懋泰河東守道郝絅等並才堪錄用。又劾通州道鄭煇優游養寇。剿撫無聞。三關鎮臣郝之潤借名誅僞。縱兵肆掠。俱宜罷斥。並請趣畿南北按臣及監司以下官速補赴任。禁止滿洲官役額外需索。驛遞夫馬。疏入。悉採納之。二年五月。以京師米價日增。疏言西北糧食。取給東南。自闖賊亂後。南粟不達京師。至北地米價昂貴。今大兵直取

江南。計蘇松常鎮及杭嘉湖七郡漕白必抵南庾。須急令漕督星馳淮上。巡漕御史疾趨瓜揚。經理運務。俟金陵底定。酌留之餘悉轉太倉。南粟既來。米價自減。詔速議行。六月。條陳漕政八事。一衞所旗軍既裁。宜別設運官漕卒。一明季舊艘殘毀。宜改用投順兵船。一南漕抵濟。宜別造剝船轉運津通。一加耗應照明初舊例。餘悉蠲除。一徵收宜責正印。勿委佐貳。一漕道宜駐濟寧。專司剝運。各省糧道至濟交卸。即押回空。其足額與否。聽漕道驗報。一漕米除蠲餉外。視舊額盈餘若干。悉爲改折。隨漕徵解。一漕運官軍除交兌外。仍支給坐行二糧。疏下所司知之。七月。調吏部右侍郎。三年。疏請酌改銓選進士之制。謂故明舊例二甲選部屬。後二十名與三甲前十名選中行評博。推官知縣。不論名次。內外互選。於政體人情均未協。請以二甲前十五名選部屬。後二十名與三甲前十名選中行評博。十一名至二十名選知州。二十一名至七十名選推官。餘選知縣。得旨允行。五年。擢工部尚書。六年。請假歸葬。許之。以礮局失火。之俊坐分賠。特予寬貰。令罰俸三月。旋以恩詔加太子太保。七年。假滿還朝。八年。遷兵部尚書。晉少保。兼太子太保。十年正月。調都察院左都御史。會與大學士陳名夏等議革職總兵任珍罪。之俊坐黨附論死。奉旨從寬削加銜。罰俸一年。五月。疏言審擬盜犯。不宜概行籍沒。致累無辜。請依正律。又言旗省提學。例以僉事道分遣視事。若畿輔爲首善之區。江南爲人才之會。請以翰林官簡用。均報可。尋遷吏部尚書。十一月。授國史院大學士。十二月。充會試主考官。初之俊引疾乞休。不允。十三年二月。上諭諸大臣曰。昨歲之俊病甚。朕遣人圖其容。念彼已老。倘不起。不復相見。故乘其在時。命工繪像。蓋不勝眷戀如此。諸臣亦有衰老者。豈不有歸田休養之念。但經朕簡用之人。欲皓首相依。不忍離也。之俊泣奏曰。諸臣中無才者莫過於臣。受皇上深恩而負重罪者亦莫過於臣。舛誤滋多。惟恐廢職。非忍於離天顏也。十五年九月。改內三院爲殿閣銜。以之俊爲中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十二月。同校定律例。十六年二月。詔立明莊烈帝碑。命之俊撰文以進。是月。加太保。兼太子太師。五月。以大學士李霨於兵部請武進士劉炎等俸祿一疏。票擬任意。之俊看詳疏忽。有旨切責。部議降二級留任。罰俸一年。旋加恩寬免。八月。請假歸葬。十七年。在籍自陳乞罷。溫諭來京供職。未至。加太傅。十八年。改殿閣銜仍爲內

三院。授之俊祕書院大學士。康熙元年予告致仕。之俊回籍後屢以衰老乞休。至是始從所請。四年。應詔馳疏陳三事。一決囚當有定候。凡監候斬絞之犯。請照例秋後行刑。一考成尙需通融。酌免有司之實降實革。以責久任。分別糧里之欠少欠多。以示勸懲。一民間挾私叩閽。因而陵轢官府。以紊法紀者。宜申嚴禁。疏入報聞。之俊家居數年。有撰匿名帖榜其門者。多言其贓私曖昧事。之俊白之總督郎廷佐。窮治之。牽累不決。事聞。八年正月。諭曰匿名帖乃奸惡之徒造寫陷害平人者。如見其投擲。率獲理應照律從重治罪。若因此究問。則必致株連無辜。律載收審匿名帖者。將審問之人治罪。金之俊將匿名帖送究。郎廷佐收受察揆。俱生事不合。著議處。於是廷佐鐫二級。之俊削太傅銜。九年卒。賜祭葬如例。謚文通。著有金文通集。

明珠

明珠。滿洲正黃旗人。姓納喇氏。葉赫貝勒錦台什之孫也。父尼雅哈。當太祖滅葉赫時。隨其兄德勒格爾來降。授佐領。屢從征有功。世祖定鼎燕京。予騎都尉世職。順治三年卒。長子振庫襲。明珠其次子也。由侍衞授鑾儀衞治儀正。遷內務府郎中。康熙三年。擢內務府總管。五年。授弘文院學士。六年。充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錄副總裁。七年。奉命與工部尙書瑪爾賽閱淮揚河工。定議修復興化縣之白駒場舊閘。增鑿黃河北岸。引河以備蓄洩。是年。刑部尙書對哈納遷大學士。明珠授刑部尙書。八年。以對哈納兼刑部尙書。改明珠都察院左都御史。十年二月。充經筵講官。八月。奏停巡鹽御史遍歷州縣之例。十一月。遷兵部尙書。十二年正月。上幸南苑。閱八旗甲兵於晾鷹臺。明珠先期布條教。俾衆演習。及期軍容整肅。上諭之曰。今日陳列甚善。可著爲令。是年平南王尙可喜請撤藩移遼東。吳三桂耿精忠亦以是請。下議政王大臣九卿等會議。時有謂三桂當久鎭雲南。不可撤者。明珠與戶部尙書米思翰刑部尙書莫洛等堅持宜撤。上從其議。十四年。調吏部尙書。十六年。授武英殿大學士。先是。吳三桂反。大學士索額圖謂因撤藩激變。宜罪議撤諸臣。上弗許。及耿精忠降。尙之信賜死。三桂殄滅。上宣諭廷臣。以前

議撤藩。惟明珠與米思翰莫洛等爲能稱旨云。二十一年。議政王大臣等勘論耿精忠及其黨曾養性等二十餘人罪狀。擬如律。上詔詢廷臣。欲量予寬減。明珠奏耿精忠罪浮於尙之信。尙之信縱酒行兇。口出妄言。耿精忠負恩謀反。悖逆尤甚。法在不赦。上又諭以逆黨多人。尙宜矜釋。明珠奏此中惟陳夢雷金鏡田起蛟李學詩可寬。上仍命王大臣集議。俱如明珠言。於是陳夢雷等四人免死。入旗爲奴。耿精忠曾養性等咸伏誅。時詔重修太祖太宗實錄。及編纂三朝聖訓。政治典訓。平定三逆方略。大清會典。一統志。明史。皆以明珠爲總裁官。兩遇實錄告成。加太子太傅。晉太子太師。二十七年二月。御史郭琇疏劾明珠與大學士余國柱背公營私諸款。一凡閣中票擬俱由明珠指麾。輕重任意。余國柱承其風旨。即有舛錯。同官莫敢駁正。聖明時有詰責。漫無省改。即如陳紫芝參劾張汧疏內。并請議處保舉之員。上面諭九卿。應一體嚴處。票擬竟不之及。一明珠凡奉諭旨。或稱其賢。則向彼云。由我力薦。或稱其不善。則向彼云。上意不喜。吾當從容轉救。且任意增添。以市恩立威。因而要結羣心。挾取貨賄。至每日奏畢。出中左門。滿漢部院諸臣及其腹心。拱立以待。皆密語移時。上意無不宣露。部院衙門稍有關係之事。必請命而行。一明珠連結黨羽。滿洲則佛倫格斯特及其族姪富拉塔錫珠等。漢人之總攬者則余國柱結爲死黨。寄以腹心。凡會議會推。皆佛倫格斯特等把持。而國柱更爲之囊橐。惟命是聽。一督撫藩臬缺出。余國柱等無不展轉販鬻。必索及滿欲而後止。是以督撫等官。愈事剝削。小民重困。今天下遭遇聖主。愛民如子。而民間猶有未給足者。皆貪官搜索以奉私門之所致也。一康熙二十三年。學道報滿之後。應陞學道之人。率往論價。九卿選擇時。公然承其風旨。缺皆預定。由是學道皆多端取賄。士風文教。因之大壞。一靳輔與明珠余國柱交相固結。每年糜費河銀。大半分肥。所題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極力庇護。當下河初議開時。彼以爲必委任靳輔。欣然欲行。九卿亦無異詞。及上欲另委人。則以于成龍方沐聖眷。舉出必當上旨。而成龍官止巢司。可以統攝。於是議題議奏。仍屬靳輔。此時未有阻撓意也。及靳輔張大其事。與成龍議不合。始一力阻撓。皆由倚託大臣。故敢如此。一科道官有內陞出差者。明珠余國柱率皆居功要索。至於考選科道。既與之訂約。凡有本章。必須先行請閱。由

是言官多受其牽制。一明珠自知罪戾。見人輒用柔顏甘語百計款曲。而陰行鷙害。意毒謀險。最忌者。言官恐發其奸狀。當佛倫爲總憲時。見御史李興謙屢奏稱旨。御史吳震方頗有參劾。即令借事排陷。聞者駭懼。以上各款。但約略指參。總之。明珠一人。其智術足以彌縫罪惡。又有余國柱奸謀附和。負恩之罪。罄竹難盡。伏祈霆威。立加嚴譴。天下人情。無不欣暢。奏入。上諭吏部曰。國家建官分職。經理庶政。必須矢志精白。大法小廉。各守職業。實心任事。庶無負拔擢簡用之意。朕親理萬幾。歷有年所。於爾部院大小官員行事。無不深知。爲臣子者。既儻爵受祿。榮及父母。庇其子孫。家能自給。便當知足。無致隕越。前已屢頒諭旨。嚴行申誡。又復諄諄面諭。訓誨再三。今在廷諸臣。自大學士以下。有職掌官員以上。全不恪勤乃職。惟知早出衙署。偷安自便。三五成羣。互相交結。同年門生。相爲援引。傾陷商謀私事。徇庇同黨。圖取貨賄。作弊營私。種種情狀。確知已久。九卿詹事科道。皆朕委任之員。凡遇會議。自當各出己見。公同商酌。乃一二欲行倡率之人。持議於前。衆遂附和於後。雷同草率。一意詭隨。又其甚者。雖在會議之班。茫無知識。隨衆畫題。希圖完結。廷議如此。國是何憑。又有當集議時。緘默自容。及至廣事。巧於推卸。朕深惡此等推委苟容之輩。亦屢加嚴飭。至於用人。關係重大。羣臣賢否。難以周知。故遇緊要員缺。特令會同推舉。原期爲國得人。實有裨益。亦欲令被舉者警心易慮。恐致溺職。累及舉者。因而勉自刻勵。九卿諸臣。宜體朕心。從公選舉。方爲不負委任。乃歷來所舉官員。稱職者固有。而貪黷匪類。往往敗露。此皆瞻徇情面。植黨納賄所致。凡茲情弊。朕非不知。前者班布爾善阿斯哈等。身爲大臣。所行悖亂。致干憲典。遂行正法。至今猶耿於懷。是以比來大小官員。背公徇私。交通貨賄。朕雖洞見。而不即指發。冀其自知罪戾。痛加省改。庶可終始保全。詎意積習深錮。漫無悛悔。如審擬蔡毓榮一案。庇護輓救。瞻徇黨類。百計營私。因朕具悉其奸。私謀未遂。近差塞楞額往審張汧被參情事。朕面諭塞楞額。張汧居官貪穢。爾宜嚴行審出。迨差回時。詢問塞楞額。奏稱臣於此案。盡心嚴鞫。若有失實。甘受誅戮。及覽其奏案。惟恐累及保舉張汧之人。竟爲庇護。朕知內閣原擬票簽。將保舉張汧官員。并未議及。業行折出。又念張汧審結定罪之後。自然發露。因仍用原簽票發。又靳輔下河工程屯田之案。朕早已

察其情弊。特遣佛倫等前往勘議。今所議殊屬偏私。且凡會議之時。科爾坤佛倫等。務執己見。持論好勝。苟非懷挾私情。何以力排衆議。朕亦曾面加誡諭。未見畏悔。如此積弊。愈久愈深。物議沸騰。輿情憤激。以致言官列款參奏。本應發明其事。以肅官方。因不忍遽行加罪大臣。且用兵之時。有曾效勞績者。故免其發覺。勒德洪明珠著革去大學士。交與領侍衛內大臣酌用。李之芳著休致回籍。余國柱著革職。科爾坤著以原品解任。佛倫熊一瀟等著解任。於河工案內完結。嗣後大小臣工。各宜洗滌肺腸。痛改陋習。潔己奉公。勉盡職掌。以副朕寬大矜全。咸與維新之至意。尋授明珠爲內大臣。二十九年。上命裕親王福全統兵征噶爾丹。明珠與領侍衛大臣索額圖等參贊軍務。尋以噶爾丹敗遁。不行追剿議罪。降四級留任。三十五年四月。上親征噶爾丹。遣明珠與左都御史于成龍督運西路軍餉。五月。以噶爾丹敗遁班師。明年。上復親征。明珠扈從。至寧夏。奉命撥駝運餉。又偕大學士黃茂賫白金頒賚鄂爾多斯隨征兵衆。師還敘功。復原級。四十三年。奉命與內大臣阿密達等賑山東河南流民之就食京師者。四十七年四月。以疾卒。年七十有四。上遣皇子奠茶酒賜祭葬如例。

周亮工

周亮工。字元亮。一字緘齋。又號櫟園。河南祥符人。明崇禎十三年進士。官御史。流賊李自成陷京師。亮工間道南奔。從明福王朱由崧於江寧。本朝順治二年。豫親王多鐸兵下江南。亮工詣軍門降。奏授兩淮鹽運使。三年。調揚州兵備道。四年。遷福建按察使。尋遷布政使。十一年。授左副都御史。十二年。疏陳閩海用兵機宜。言浙之衢州閩之建寧江西之廣信。爲山賊出沒之地。與海賊聲援。廣信去衢州止百里。宜令浙閩總督兼轄。庶軍機可以無誤。至海賊以廈門爲窟穴。宜密救廣東督撫令潮州鎮兵合剿。往襲其後。更請增設水師以防海口。疏下所司議行。又請斬鄭芝龍。停招撫鄭成功。決意進剿。疏入。報聞。既而福建巡撫佟國器奏獲芝龍與其弟鴻逵及成功交通私書。芝龍伏誅。遷亮工戶部右侍郎。亮工任按察司時。福建武舉王國弼及貢生馬際昌穆古子蔡秋浦蔡開南

史東來等創立南社西社蘭社。黨類繁衆。作奸犯科。亮工申請督撫勘明定罪。勒石南臺列際昌及餘黨姓名。尋際昌秋浦國弼開南四人斃於獄。是年五月。督臣佟岱抵任。際昌等親屬具牒辯寃。佟岱列亮工貪酷諸款以聞。命亮工回奏。尋解任赴福建聽質。會海賊從閩安入內地。焚掠南臺。進圍福州。城中騎卒僅數十。勢甚危。巡撫宜永貴從士民請以亮工守西門城。賊乘大雨薄城。亮工手發大礮。擊殪渠帥三人。賊怖。解圍去。城賴以全。事聞。下兵部以亮工係革職質訊之員。未准敍錄。先是。亮工未就質時。按察使田起龍等據證佐定讞。謂亮工得贓四萬餘兩。應擬斬籍沒。及亮工至。質問皆虛。巡撫劉漢祚疑推官田緝馨等受賄徇情。並逮送刑部。十六年。部議亮工被劾各款。雖堅執不承。而前此田起龍等已憑證佐審實。計贓累萬。情罪重大。仍應立斬籍沒。上以前後辭證不同。再下法司詳審。十七年。法司論罪如前讞。恩詔予減等改徙寧古塔。未行。會赦得釋。聖祖即位。諭吏部曰。周亮工被劾原案。既多屬子虛。前宜永貴疏敍亮工在閩守城。獨當射烏樓。一面擊死賊渠三人。應否量授職銜錄用。爾部會同刑部確議具奏。康熙元年。部議復亮工僉事道職。起補山東青州海防道。五年。調江南江安糧道。八年。漕運總督帥顏保劾亮工縱役侵扣諸款。得旨革職逮問。論絞。九年。復遇赦得釋。十一年死。有賴古堂詩鈔。

徐元文

徐元文。字公肅。號立齋。江南崑山人。初冒姓陸。後復本姓。順治十六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聖祖御極。元文以名列江南逋賦籍中。降鑾儀衞經歷。乞假歸里。辯釋其事。得旨復修撰。康熙八年。充陝西鄉試正考官。尋遷祕書院侍讀。九年。擢國子監祭酒。充經筵講官。先是。世祖章皇帝詔天下選諸生文行兼優者。與鄉試副榜貢生咸於國子監肄業。康熙元年。給事中晏楚南奏停鄉試副榜。而優生亦久不復舉。至是元文同監臣札祿等。疏請敕學政閒歲一舉優生鄉試。仍取副榜。俾辟雍多經明行修之士。又請定八旗官學生與廕監生並用筆帖式之例。順天鄉試廣監生中式之額。疏皆下部議行。十三年。擢內閣學士。充重修太宗文皇帝實錄副總裁。十四年改翰林

院掌院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上嘗諭元文及諸講官曰。經書屢經進講。朕心熟曉。通鑑一書。事關前代得失。甚有裨於治道。宜次第進講。元文請就朱子綱目中擇事之尤要者。採取先儒之論。參以臆斷。演繹發揮。按期進講。是歲。元文奉命教習庶吉士。時其兄秉義以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尚未散館。元文因疏辭教習。上特諭秉義勿預教習。弗允。辭十五年冬。丁母憂歸。十八年。召爲明史監修總裁官。元文既至。疏薦明給事中李清。耆儒黃宗羲二人。宜延致訪問。或老疾不能就道。令有司錄所著以上。又以史館需人。薦曾舉博學鴻儒之未赴試者曹溶汪懋麟黃虞稷姜宸英四人。及教習貢生萬言共襄編纂。上俱允所請。尋補內閣學士。上以元文舊由內閣學士改掌院學士。因諭閣臣曰。內閣與翰林官。不妨互爲調用。其行坐之處。以進衙門先後定次第。十九年。擢都察院左都御史。疏言逆藩吳三桂。甘心反叛。遺孽旦夕伏誅。凡脅從之衆。恩許自新。若仍留本土。既非永久之規。而移調他方。亦多遷徙之費。統以別將。則疑猜未化。終涉危嫌。攝之歸旗。則放恣既久。猝難檢束。請以應補職及入伍者。與綠旗將弁。一例錄用。餘俱分遣爲民。則俘饟既減。軍需益漸裕矣。至耿精忠尚之信孫延齡舊隸將弁。尤宜解散。勿仍藩旗名目。又言。閩粵兩逆藩。雖已翦除。而凤日占奪民利。干紀害政之事。如鹽埠牙行市舶漁課渡稅諸類。恐官司營伍。或有一二因襲。則閭閻積困。終不能一旦豁除。乞嚴飭督撫。實力禁革。吳逆荼毒生民。滇南受禍尤酷。藩莊藩田。責軍民輸租。較舊額加十有餘倍。廣設礦廠。擅銅鉛之利。其橫徵苛斂。未可悉數。今大兵勢若雷霆。滇民望救水火。宜豫敕將軍督撫入境日。即爲蠲除。又疏言。安民察吏。責在督撫。其撫綏無術之處分。宜依例劾治。一切小事。罣誤並量與寬貸。裨得早作夜思。圖其重且大者。不致苟且塞責。藩臬兩司貪污。督撫不糾劾。宜以徇庇論。又言。舊例大計卓異之藩臬兩司赴京。許條陳事宜。由通政司奏進。請嗣後於入覲時。自行陳奏。皇上親加諮訪。可以鑒其才能之高下。兼可知督撫所舉之當否。又請飭禁外省丁憂官。遲報計期。不即奔喪。及士大夫喪中聽樂。易衣從吉諸薄俗。又請申嚴虛捏田畝加糧。徇縱窩販人口條例。疏並下部議行。先後劾奏福建總督姚啓聖縱恣譎詐。杭州副都統高國相縱兵虐民。兩淮巡鹽御史堪泰徇庇貪官。候補御史蕭鳴鳳態禮輕狂

等事。皆讞鞫得實。惟啓聖辯釋。二十二年冬。九卿會推道員王垓胡悉寧爲湖北按察使。上以二人才具平庸。詰問覆奏。元文倡舉。下部議降三級調用。二十六年仍授原官。充經筵講官。疏請申明御史責成。無論掌道與否。分派各道理事。凡法司會勘重案。及各省揭帖有無疑竇。限三日說堂。刑部見審重案。先移送供詞查覈。然後定稿。巡城御史與旗人詞訟舊例。概弗審理。今旗人移居城外者多。如係所管之地。應一體審理。疏下部並議行。是年十二月。元文遷刑部尚書。旋調戶部。先是。御史郭琇劾罷大學士余國柱。懸缺未補。二十八年五月。授元文爲文華殿大學士。會翰林院掌院學士李光地調授通政使司。吏部開列應升各員以奏。諭曰。翰林掌院必文學淹通。衆所推服者。始克勝任。凡翰林撰擬之文。亦須掌院刪潤成章。明代大學士有兼管之例。徐元文著兼管翰林院事。時纂修平定三逆方略。政治典訓。一統志。命元文並充總裁官。二十八年九月。副都御史許三禮劾元文兄乾學。既解尚書任。不即歸里。與親家高士奇招搖納賄。元文入閣辦事後。收江蘇按察使李國亮賀禮銀五千兩。致有去了余泰檜。來了徐嚴嵩。及五方寶物歸東海。萬國金珠貢瘠人之謠。疏詳乾學傳。元文奏辯與國亮雖曾相識。初無交涉。二十九年四月。詔修三朝國史。以大學士王熙爲監修總裁官。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梁清標及元文爲總裁官。五月兩江總督傅拉塔疏劾元文及其兄刑部尚書乾學至富至貴。而不知足。招搖權勢。恐嚇通省官民。顚倒是非。得受銀錢。又縱放子姪家人。出入大小衙門。擾害地方等款。從寬免其審明。著休致回籍。三十年七月。元文卒於家。年五十有八。所著有含經堂集。

孫蕙

孫蕙。字樹百。山東淄川人。順治十八年進士。王士禎感舊集補傳康熙八年。知寶應縣。雍正朝揚州府志名宦傳前官相繼貪殘。雜派視正供數倍。富人盡貧。至是惟黃俱決。雍正朝揚州府志湖水洶湧。縣田廬盡沒。民貧益不可狀。蕙至。首除雜派。焚其籍。并革馬戶官農糧單等色目。歲省費以鉅萬計。自惟不出清口。黃水灌淤漕渠。道光

朝重修寶應縣志名宦傳歲徵夫七千二百。濬四十日漕乃通。薰不忍勞民徵夫。少濬不如法。雍正朝揚州府志河道都御史羅多怒。將劾治之。是時民德薰甚。走環都御史署號泣者幾萬人。羅多曰。工六日竣貸令。重修寶應縣志士民感憤不呼而至者萬餘人。爭負畚鍤築隄堰。國朝詩別裁三晝夜工成。羅多驚喜。而薰譽望益著。重修寶應縣志士民繪圖紀其事於石。國朝詩別裁先是。明設鳳陽倉。歲輸粟食護陵兵號。鳳米道遠。又涉洪澤湖風浪靡常。民甚苦其役。至國朝罷護陵兵。而設倉如故。米既由淮達鳳陽。而淮兵之護漕者又自鳳陽運米歸。兩不便。薰請以寶應鳳米解淮食淮兵。漕運都御史帥顏保深然之。上疏如薰請。遂得免解。鳳陽故事兵船縴夫每站給銀一錢一分。奏銷畢乃給。或遲至一二年。民不被實惠。又兵船未至時先集夫驅之。輒曠旬日。不得治生業。三藩叛時。兵船尤數數過。薰察驛設水陸夫可六七百人。借庫項先期給銀如額。令治生業如故。兵至乃集。民既受官銀。無敢後期者。故兵屢過而民無擾。布政使慕天顏甚器薰。薰因請曰。清水潭決口未塞。高寶諸邑田沒於水者。冬春暫涸。夏秋復沒如故。縱他日隄成不沒。而阡陌廬舍盡壞。芟芻之屬暢茂。填擁芟除。視墾荒尤難。須三年起科。廣招徠。勸開墾。流移者庶有復業日耳。會天顏入覲。奏薰語。允之。淮揚民頌天顏與薰不衰。薰治寶應六年。喘以愛民爲急。不自計利害升沈。重修寶應縣志有喬樂吾者。富饒居柘溝。隣村盜郭某往劫。無所得。因心恨之。郭以它案發。誣樂吾同爲盜。按察使陳秉直令名捕。薰以百口保樂吾。秉直不可。薰召樂吾使自赴訴秉直。先入薰言。又見樂吾老甚。遂白其誣。生員湯輝祚有僕女嫁喬華楚。與輝祚鄰有隙。華楚子投充旗下。挾旗主至邑指有貂裘金爐藏輝祚家。擁輝祚入縣署。勢張甚。薰執華楚父子。笞之五十。且上其事。旗主懼而遁去。淮揚道副使張登選舉寶應富室姓名詢之。薰正色曰。此非公所宜問。登選慚而止。其伉直無所阿避。多此類。喬萊撰孫薰傳十五年。以卓異擢授戶部給事中。雍正朝揚州府志上疏論優人錢永等不宜官縣令。又論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官不宜用任子。聖祖深然之。後有薦永者。詔以曾被薰劾不許。又上疏陳秦省運糧苦。請豁免閒架稅至數十萬。皆得旨如所請行。重修寶應縣志未幾。以憂去。遂卒於家。雍正朝揚州府志著有笠山詩選。王士禎感舊集補

孫承澤

孫承澤。字耳北。號北海。又號退谷。順天大興人。明崇禎四年進士。官至刑科都給事中。福王時以承澤曾降附流賊李自成。定入從賊案。本朝順治元年五月。起授吏科都給事中。七月。疏薦霸州道劉芬久才堪辦賊。請加銜久任。詔以霸州土寇未絕。芬久無功。所舉爲循私。切責之。十一月。遷太常寺少卿。提督四譯館事。二年四月。遷左通政。八月。遷太常寺卿。四年六月。遷大理寺卿。五年。擢兵部右侍郎。八年。調吏部。九年四月。都察院疏糾承澤兩耳失聰。請敕部革退。因解侍郎任。五月。上以承澤無罪。不應革退。命如舊供職。八月。轉左侍郎。兩遇恩詔加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缺。十年二月。吏部尚書高爾儼以疾乞罷。承澤奏言。吏部尚書權衡所寄。得人爲難。伏見大學士陳名夏在吏部時。頗能持正。請以名夏分理部事。必能仰副澄清之治。上覽奏。謂閣臣曰。朕見承澤此疏。洞其隱微。代爲含愧。彼意允其所請而用名夏。則於彼有利。否則又將使朕猜疑名夏也。因以侍郎推舉閣臣有乖大體。責令回奏。承澤戰慄引罪。自陳愚昧乞宥。諭侍臣曰。凡人自知有過。宜即行引罪。若強自置辨。則獲罪滋大。乃釋之。尋上幸內院。覽諸奏章及明萬歷時史書。言及承澤所奏。諭大學士洪承疇等曰。六部大臣。互相結黨。殊不合理。祇宜爲君爲國。秉忠持義。善善惡惡爲是。皆叩頭謝。先是正月。承澤引疾乞休。上以其年力未衰。不許。三月。再請。乃許。承澤既歸。御史楊義劾承澤素附陳名夏。表裏爲奸。積年罪狀可據。承澤上書自訟。十一年。部議應休致。遂不復用。康熙十五年死。賜祭葬如例。所著有五經翼。春明夢餘錄。庚子銷夏記。及尚書集解等書。

范文程

范文程。字憲斗。瀋陽人。曾祖鑾。明嘉靖時官兵部尚書。祖沈。瀋陽衛指揮同知。文程少好讀書。穎敏沈毅。爲生員。

天命三年。兵克撫順。文程年二十有一。太祖見而器之。使隨行。取遼陽。度三岔。攻西平。下廣寧。皆參謀幄幄。天聰三年。以文館官從太宗伐明。入薊門。奪遵化。招服潘家口馬蘭峪等五城。會師在大安。爲敵所圍。文程以火器進攻。圍解。太宗自將臨永平。令守遵化。敵兵掩至。文程率先力戰。敵敗走。論功授三等輕車都尉世職。五年。師圍大凌河城。文程招降西山一臺。命即統其衆。六年。太宗詢廷臣伐明之策。文程與寧完我等言。我軍如欲深入。當乘其無備。直抵北京。訊其和否。毀山海關水門而歸。以壯軍威。計所從入。惟雁門關爲便。並諭沿路軍民。俟版圖歸我。酌免賦稅。示愛養意。太宗嘉納之。崇德元年。授秘書院大學士。初入旗。置都統。衆議推文程。太宗曰。此一軍職耳。朕方資爲心膂。故文程所領皆樞密事。每入對。必漏下數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復奉召入。凡宣諭各國敕書。率撰擬以進。至是改文館爲內院。遂有是命。八年。世祖嗣位。命以其族屬隸鑲黃旗。順治元年。睿親王多爾袞將統兵伐明。文程上議曰。迺者明之流寇煽亂。其君若臣。不能相保。雖天數使然。良由我先皇帝憂勤肇造。諸王大臣夾輔沖主。忠格蒼穹。上帝潛爲啓佑也。竊惟承丕業以垂休萬禩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何以言之。中原荼苦已極。黔首無依。思歸令主。以圖樂業。明之受病。已不可治。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爲我有耳。曩者棄遵化。屠永平。一再深入而返。彼以我爲無大志。縱來歸附。未必撫恤。因懷攜貳。今日有已服者。有未服宜撫者。是當申嚴紀律。秋毫勿犯。復宣諭以昔日不守內地之由。及今進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職。民復其業。錄賢能。恤無告。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也。此行或直趨北京。或相機攻取。必於山海長城以西。擇一堅城頓兵而守。以爲門戶。惟諸王察之。大軍遂發。文程從師渡遼河。明山海關總兵吳三桂。以闖賊陷北京。來乞師。文程曰。自古未有嗜殺而得天下者。國家欲統一區夏。非乂安百姓不可。於是申嚴紀律。妄殺者有罪。既敗流賊二十萬於山海關。長驅而西。民多逃匿。文程草檄宣諭曰。義兵之來。爲爾等復君父仇。所誅者惟闖賊。師律素嚴。必不汝害。民心遂安。師入北京。建議備禮葬明崇禎帝。時宮闕灰燼。百度廢弛。文程收集諸曹冊籍。布文告。給軍需。事無巨細。咸與議焉。明季賦額屢增。而籍皆燬於寇。惟萬曆時故籍存。或欲於直省求新冊。文程不可。曰。即此爲額。猶恐病

民。豈可更求哉。自是天下田賦。悉照萬曆年間則例徵收。除天啓崇禎時諸加派。民獲蘇息。二年正月。敍功晉三等男。十月江南既平。上疏言。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爲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宜廣其途以蒐之。請於丙戌會試後。八月再行鄉試。丁亥二月。再行會試。從之。三年四年。兩充會試主考官。五年。晉一等男。賜巴克什號。六年正月。充纂修太宗實錄總裁官。二月。復爲會試主考官。七年遇恩詔加一雲騎尉世職。八年正月。晉二等子。閏二月。大學士剛林以黨附睿親王多爾袞獲罪。其刪改太祖實錄。辭連文程。並議罪。先是三年二月。睿親王誠大學士等。宜時具條奏。文程以凡有聞見。即面啓。無庸具本對。王曰。爾素有疾。毋過勞。自後可早出休沐。逾數月。甘肅巡撫黃圖安請終養。部議借端規避。應革職。文程白鄭親王濟爾哈朗曰。終養乃人子至情。不宜如部議。睿親王怒其不先白己也。下法司論罪。既而釋之。後文程因不合睿親王意。時稱疾家居。至是世祖以文程在盛京時。不附貝勒碩託。後亦不附睿親王。衆所共知。免其罪。革職留任。未幾復原職。九年遇恩詔晉一等子。十月。任議政大臣。疏曰。臣見直省土地荒蕪。賦虧餉絀。國家大害在此。然軍屯可興。國家大利亦在此。昔明太祖嘗言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粒。亦當元季亂後。地曠行屯故耳。今湖廣江西河南山東陝西五省。寇亂日久。人民稀少。請設興屯道綜理之。同知分理之。地之無主者。即爲官屯。其有主而拋棄者。多方招徠。過期不至。乃爲官屯。凡土著流戶。願來耕者。均給以地。量助牛種。官分子粒三之一。三年後爲永業。編行保甲。使守望相助。其無本者。官給僱值。則遠近饑民聞風踵至。亦救荒之術也。初屯之時。所收糧草。皆道廳留貯。出陳易新。爲次年加墾計。其難久存者。就近撥供兵馬。僱舟車起運。勿僉點屯民。動起屯牛。則屯事得永久矣。又興屯之處。府縣有司聽屯道提調理屯同知。惟屯道管轄。如開墾日增。撫按特薦。倣邊俸例。三年陞二級。以酬其勞。其不職者。嚴糾者。所當信賞必罰也。疏上。命諸王大臣會議舉行。十一月。以科道官當審親王攝政時。劾大學士馮銓降革者。彙原疏進呈御覽。世祖曰。諸臣所劾誠當。何爲以此罷耶。文程曰。諸臣疏劾大臣。無非爲君爲國。皇上當思所以愛惜之。世祖遂諭吏部俱以原官起用。十年。請令部院三品以上大臣。各舉所知。不論滿漢。不拘資格。不計親疏。取正直有才守之人。堪任何官。列

疏奏聞。一官可舉數官。數官可舉一官。將姓名彙置御前。不時召對。察其議論。核其行事。遇缺請旨簡用。若用後稱職。保舉官加以優典。否則量罪連坐。詔允所議。十一年八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時遣官赴各省恤刑。因疏言。前此遣滿漢大臣巡方。慮有擾民。是以停止。今四方水旱災傷。紛紛見告。亦應請停止。其見禁重囚。敕各巡撫詳勘。以可矜可疑者奏聞裁定。從之。九月以疾乞休。不許。十四年。詔晉秩一級。圖其像藏之內府。聖祖嗣位。奉命祭告太宗山陵。康熙五年卒。年七十。賜祭立碑。謚文肅。五十二年。御書元輔高風以額其祠。文程經事四朝。寵錫優異。在盛京時。帝呼其官而不名。以其形貌頎偉。所賜衣冠皆特製。居恆言治天下惟在得賢庶官有才者不以一眚掩。瀕除拔擢。時爲奏請焉。謝政後。居別墅中。以詩書騎射教子弟。性廉慎。樂施與。器量淵深。人莫窺其喜怒。子六人。承斌襲一等子爵。承謨承勳別有傳。

陳汝咸

陳汝咸。浙江鄞縣人。幼隨父錫嘏講學證人社中。黃宗羲謂人曰。此程門之楊迪。朱門之蔡沈也。康熙三十年。會試第一。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出知福建漳浦縣。漳浦劇邑。多詞訟。汝咸勸民親遜。嚴懲訟師。聽斷明決。民莫敢欺。有被訟者。爲立期限。令原告自召之。一訊即決。縣中賦役。故責戶長爲主辦。丁糧版籍。歲久混淆。胥役因緣爲奸。汝咸念編審爲賦役大政。躬自覈算。編糧均戶。人丁各歸見在之籍。定三百畝爲一戶。令民具親供計丁口產業自封投。納糧多者爲首。行滾單法。以次輪催。均保甲。以三百家爲一保。第其口多寡。藉以供役。五年一編丁。而役法平。吏胥陰撓之。大吏幾爲所惑。汝咸毅然不回。條分縷析。三年而法立。奸人無所施其技。民樂輸將。歲賦無逋負。閩俗信鬼賤醫。病輒舁土木神卜藥以療。往往不幸死。汝咸厲禁之。因曉以方證。自制刀圭施濟貧病。全活甚衆。毀學宮伽藍祠。凡陳真晟周瑛高登諸儒之著作。皆葺而表章之。尤服膺黃道周之學。東郊歸誠書院。故道周講學所。久爲僧據。汝咸逐之。而主以黃氏子孫。漳浦有教堂。男女羣聚。茹蔬禮佛。曰無爲教。汝咸籍其

居爲育嬰堂。西洋天主教將開堂於漳。且藉上官爲言。汝咸不顧。邑城隍廟功曹祠旁有鬼卒。相傳能禍福人。汝咸命毀其像。修文廟。造祭樂諸器。又設義學。在邑者一。在雲霄銅山杜潯者三。延諸生有學行者爲之師。時會邑中士大夫及鄉之俊彥集明倫堂講經史性理諸書。終日無倦。又修朱子祠之在銅山雲霄者。古田黃蘗有明錢忠介墓。爲釐其墓田。繪圖貽錢之子孫。漳浦之俗。遂如鄒魯邑俗。每輕生多因細故服斷腸草。挾死以圖財。汝咸力懲其弊。令當刑者掘草根贖罪。出俸錢市草。積堂下焚之。革相驗陋規。臨尸必反覆諦視。以手指按。雖仵作謝弗及。邑多虎。捐貲令鄉民設虎牢。復募善射者伏強弩毒矢要之。患頓息。歲旱。朝夕步禱梁山絕頂之龍湫。經涂數十里。從者皆憊。而汝咸無倦容。甫下山即雨。人以爲精誠所感。丁亥夏霪雨。溪流泛溢。高及雉堞。民升屋而號。汝咸急登城樓。輿錢數十萬募船拯救。又多爲木筏渡。一人賞錢千。好善者皆輿錢以助。援登至數千人。多方撫恤。雖災不爲害。有奸匪百餘人。潛伏七里洞。將入海。發兵擊之。走平和山中。謀再至漳浦。汝咸遣人密致賊黨林大札。啖以重利。誘擒首從。會睦蔣卿江貴等。奸徒悉散。復獲海賊徐容等十餘人。得金寶。悉以入藩庫。容盜首也。汝咸因詢賊中情形。並剿撫機宜。均得其要害。乃條陳撫捕。以靖海氛。利商舶。並請赦容。以致餘黨諸盜遂陸續歸誠。時南靖亦患盜。大吏移汝咸治之。縣民列狀請留不得。各歸取田器塞縣門。晝夜環守。汝咸夜以兩騎疾走出門。縣民覺。追送十里許。號泣而歸。歸則構祠城北門。名月湖書院。歲時祀之。汝咸之至南靖也。深山遠盜。咸相謂曰。此漳浦陳公善治盜。出沒必知之。安所進。顧其人長者。自首。必無患。於是悉就撫。汝咸開示威信。頌聲大作。四十八年。內遷刑部主事。旋擢廣西道監察御史。上言商船出海口。挂號無益。又言海賊多陸居。時返其家。下海劫掠。責之巡哨。官未下海之蹤迹。當責之。本籍縣令。請力行各澳保甲。上嘉納之。海賊陳尚義乞降。汝咸請入海往撫。上以御史近臣。不宜輕涉海。命郎中雅奇偕汝咸所薦阮蔡生撫之。卒降尚義及其黨百餘人。五十二年。擢通政司參議。奉使入楚。祭炎帝神農帝舜諸陵。兼賚駐防士卒。山路險峻。營汛僻遠。或謂可調官代給。汝咸曰。奉天子命何敢憚勞。因簡從裹糧而行。歷施州辰州永定九谿至紅苗界猺峒。土官率男婦出迎。帕首歌土音。汝咸

爲竹枝詞宣布上德。使習而歌之。因徧歷苗疆。考其情形以籌撫馭之計。使還遷鴻臚寺少卿。尋遷大理寺少卿。五十三年。命赴甘肅賑荒。汝咸不茹酒肉。又慮窮鄉不能徧及。日徒步行郊野。時值厲疫病。遂不起。卒於固原之海都喇囊。惟衣一襲。錢一緡而已。訃至漳浦。士大夫及農工販豎奔哭於月湖書院。數十日不絕。復醵金置田。春秋祀之。著有兼山堂遺稿。漳浦政略。

陳廷敬

陳廷敬。字小魯。山西澤州人。順治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初名敬。以是科館選有同姓名者。奏改廷敬。十八年。充會試同考官。尋授秘書院檢討。康熙元年。告假歸省。四年補原官。八年遷國子監司業。洊陞侍講學士。十一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二年轉侍讀學士。充武會試副考官。十四年遷詹事。十五年擢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十六年正月。改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九月同掌院學士喇沙里。侍講學士張英奉諭曰。爾等每日進講。啓迪朕心。甚有裨益。嗣後天氣漸寒。特賜爾等貂皮各五十張。表裏緞各二疋。十七年正月。詔舉博學鴻儒。廷敬薦原任主事汪琬召試一等。授編修。七月。廷敬偕侍讀學士葉方藹入直南書房。十一月。丁母憂。上諭禮部曰。陳廷敬侍從勤勞。其母准照學士品級賜卹。二十年。服闋補原官。二十一年充會試副考官。時副都御史余國柱以滇南平定。請釐定樂章。禮部翰林院會議郊壇宗廟。仍循順治元年之舊。朝會燕饗宜更定。廷敬撰擬十四章。旨下所司肄習。二十二年遷禮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二十三年正月。調吏部右侍郎。管理戶部錢法。八月疏言。自古鑄錢。時輕時重。未有數十年而不改易者。今日民所不便。莫過於錢價。向日每銀一兩易錢一千。今則僅得九百。其故由燬錢作銅。夫銷燬制錢。其罪至重。然而不能禁者。厚利之所在也。銀一兩僅買銅七斤。而銷錢一千得銅八斤十二兩。奸人以爲射利之捷徑。錢安得不日少而日涸乎。順治十年。因錢價賤壅滯。改舊重一錢者爲一錢二分五釐。十七年。又增重爲一錢四分。所以杜私鑄也。今禁私鑄而私鑄自如。應改重爲輕。則燬錢之弊。不禁自絕。近

來產銅之地。收稅過重。致開採寥寥。並宜停其收稅。聽民開採。則銅日多而錢價益平矣。疏下部議行。九月擢左都御史。二十四年正月疏言。貪廉者。治理之大關。奢儉者。貪廉之根柢。欲教以廉。先使之儉。古者衣冠輿馬。服飾器用之具。婚喪之禮。賤不得踰貴。小不得加大。今或等威未辨。奢侈之風未除。機絲所織。花草蟲魚。時新時異。貧者循舊而見嗤。富者即新而無厭。轉相慕效。積以成風。由是富者黷貨無已。貧者恥其不如。冒利觸禁。其始由於不儉。其繼至於不廉。好尚嗜欲之中於人心。猶水之失隄防而莫知所止。乞敕下廷臣。博考舊章。官員士庶冠服衣裳。飾用之制。婚喪之禮。有宜更定者。斟酌損益。務合於中。制度既定。罔敢踰越。則節儉之風。庶可漸致。疏下王大臣議。謂儀制久頒。無庸更定。得旨服飾諸項。久經定例禁飭。近見習俗奢靡。應用僭亂者甚多。皆因所司視爲具文。嗣後須切實奉行。務須返樸還淳。恪循法制。以副朕敦本務實。崇尚節儉至意。九月疏言。水旱凶荒。堯湯之世。不能盡無。惟備及於豫。而賙當其急。故民恃以無恐。臣維報免災荒。聖意之所垂念者。敢獻其末。議如山東省去年九月題報濟寧海豐露化水災情形。戶部議覆行。令委官踏勘。十一月以踏勘成災分數。應蠲錢糧。冊結具題。戶部議覆行。令分晰地畝高下。今年四月。以並無捏報分數具題。戶部覆准蠲免。德音下逮。近省已逾半年。遠省將不止一載。如此。其遲回者。所行之例則然耳。臣愚謂。被災分數。即見地畝高下。既有冊結可據。即宜具覆豁免。上宣聖主勤民之意。下慰小民望澤之心。中不使猾吏奸胥緣爲弊竇。勿循舊例爲便。疏下部議。令嗣後巡撫題報情形。後速分晰高下具題。戶部覆核無舛。即准其蠲免。又疏言。督撫之職。在察吏。察吏欲令民安。非明於擊斷之爲能。盡其職也。必先嚴禁令。謹科條。使民遷善遠罪。至於刑清政簡之爲能。盡其職也。孔子不云乎。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也。故欲使民不犯法。而刑辟衰止。莫先於行上之教。欲行上之教。緊惟督撫是問。督撫曰是將在羣吏。夫吏果廉能。無敢有加派火耗。毋敢黷貨於詞訟。毋敢朘削夫富民。然後一意行上之教。而民不罹於刑。今吏或不能。誠有罪焉。然非盡吏之罪也。上官廉則吏自不敢爲貪。上官貪則吏雖欲爲廉而不可得。凡所爲加派火耗。黷貨朘削。日以曲事上官之不暇。而又何有於行上之教。使民不罹於刑。雖吏勉強行之。而民習見吏之所

爲多不法也。曰是惡能教我。誰其從之。是教之不行。刑之不止。吏爲之也。吏之爲之者。督撫使之然也。方今要務。在於督撫得人。爲督撫者。不以利欲動其心。然後能正身以董吏。吏不以曲事上官爲心。然後能加意於民。民可徐得其養。養立而後教可行。歷代以來。有講讀律令之法。皆周禮之遺意。爲教民之要務。我皇上聖諭十六條頒行已久。而鄉村山谷之民。至今尚有未知者。宜通飭督撫。凡保薦州府縣官。必確察其無加派火耗。無黷貨詞訟。無朘削富民。每月吉集衆講解上諭。實心奉行者。爲開具事迹所最。先。如保薦不實。加嚴處分。俾知功令之重。在此顧名思義。觸目驚心。以導率吏。而皇上之考察督撫。則以潔己教吏。吏得一心養民。教民爲稱職。使賢者知勉。而否者知懼。洗滌舊染。以幾刑清政簡。仰副聖主惓惓求治之心。疏並下部如所請。通飭督撫。嗣後保舉開列實迹。以無加派火耗等事爲第一條。實心奉行上諭。每月吉聚衆講解爲第二條。如保薦不實。督撫降二級調用。司道府降三級調用。定爲例。又疏劾雲南巡撫王繼文。當凱旋大兵在滇之時。動支庫銀。採買米石草束。及凱旋後。以所存米抵給本省官俸。所存草抵給驛站。前後銀數贏縮相懸。即非侵沒入己。而虧損庫銀幾至百萬。溺職不忠。何以自解。疏下部嚴察。以抵給官俸驛站銀數。繼文尚未題銷。賣令改照採買原數具題。二十五年閏四月。同學士徐乾學奉旨。覽卿等奏進鑑古輯覽。具見盡心編纂。博採考訂。勸戒昭然。有裨治化。朕心深爲嘉悅。書留覽。時纂輯三朝聖訓。政治典訓。平定三逆方略。皇輿表一統志。明史。廷敬並充總裁官。九月遷工部尚書。二十六年二月。調戶部。九月調吏部。二十七年二月。法司遽問貪黷。劾罷之。湖廣巡撫張汧。因汧未被劾。時曾遣人齎銀赴京。詰其行賄何人。初以分餽甚衆。不能悉數。既而抵出尚書徐乾學。少詹事高士奇及廷敬。會奉諭此案若嚴審。牽連人多。就已經審實者。即可完結。於是置弗問。廷敬疏言。臣無他才能。惟早夜兢兢。思自淬勵。不徇親黨。不阿友朋。上恐辜聖主殊恩。下欲全微臣小節。乃至積有疑釁。飛語中傷。如張汧一案者。汧雖臣戚。涇渭自分。嫌疑之際。尤臣所慎。汧既敗濳。遂疑及臣。積疑成恨。語涉誣染。假使臣稍有私於汧。爲之庇護。則汧必深德於臣。豈肯扳連。幸蒙聖明洞照。一付盈庭公論。使臣心迹可白。名節得全。破腦剖心。未足爲報。獨念臣備伍於朝。宜擇所處。詎

可抱戾。猶廁班行。自被謗以來。神志摧沮。事多健忘。奏對失其常度。雖皇上不加譴責。而臣心實難自安。且臣父年八十有一。倚閭懸望。伏乞聖心憐憫。准與回籍。得旨。覽卿奏情詞懇切。准以原官解任。其修書總裁等項。著照舊管理。二十九年二月。起爲左都御史。四月疏言。臣再領臺班。每告誡科道官。凡有建白。不許豫聞於堂官僚友。以滋指使囑託之弊。如中外臣僚。果有奸貪不法。因革事宜。果有紀綱關係者。則當切實指陳。否則與其生事以塞責。不若省事而擇言。蓋毛舉細故。剔摘成例。馴至刻薄。煩碎無裨。聖朝寬大經久之規誠。能持重養銳。言不輕發而必當。使不肖之徒。有所警戒顧忌。不敢恣意爲非。此所謂省事而擇言。乞天語申飭科道官。勿以無補之言瀆瀆。臣又念條奏貴乎簡明。近見疋詞多而論事之言反少。我皇上聖學聖治。豐功懿德。日盛月新。史官書之。儒臣紀之。而且萬方謳歌。海外頌禱。亦何待言。官於條奏建白之時。綴述數端。既不足以揚盛美之萬一。兼乖辭尚體要之義。致煩乙覽。必厭薄之。特聖度優容。不加詰責耳。祈敕此後勿踵習前弊。多引煩詞。如有不遵。量加處分。庶幾息便僻之風。而作謇諤之氣矣。疏入報聞。又諭曰。科道官所奏之事。是否可行。自有裁定。若必大事方令建言。致進言者少。非所以集衆思廣忠益也。七月遷工部尚書。三十一年八月。丁父憂。得旨慰卹如例。三十三年十一月。授戶部尚書。三十八年十一月。調吏部尚書。四十二年二月。充會試正考官。四月。授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四十四年正月。賜以詩題云。覽皇清文淵閣大學士陳廷敬作各體詩。清雅醇厚。非積字累句之初學所能窺也。故作五言近體一律以表風度。四月上南巡。召試舉貢生監於杭州。蘇州江寧。廷敬與大學士張玉書掌院學士。揆敘奉命閱卷。四十九年十一月。以耳疾乞休。允之。五十年五月。詔廷敬入直辦事。五十一年三月。病劇。遣太醫院診視。四月卒。命皇三子允祉。率大臣侍衛奠酒。令各部院滿漢大臣各往弔。御製輓詩云。世傳詩賦。賜祭葬如典禮。加祭一次。謚曰文貞。

陳璸

陳璸。字文煥。號眉川。廣東海康人。康熙三十三年進士。三十九年。授福建古田知縣。四十一年。調臺灣。四十二年行取。四十四年。授刑部主事。四十五年。遷本部員外郎。四十六年。遷兵部郎中。四十八年。充會試同考官。即出任四川提學道。四十九年三月。聖祖仁皇帝誡飭四川官員。加派恣肆諭。及璸任學道。操守清廉。十二月。福建巡撫張伯行以臺灣廈門道乏員調補。疏述璸舊任古田臺灣二縣。廉能著稱。輿情悅服。至今不忘。上遂授璸臺灣廈門道。五十三年十二月。超擢偏沅巡撫。五十四年九月。以橫役累民。劾罷湘潭知縣王愛湊。徇庇不揭之長沙知府薛琳聲。削三級。十月疏言。臣蒙恩超擢重任。數月以來。諮詢利病。採聽輿言。敢數陳愚慮。一禁加耗以甦民困。有司徵收錢糧。敢於正額外加取分毫者。即計贓依律治罪。一禁酷刑以重民命。夾棍。重刑也。非命盜重情。不得濫用。有司敢於戶婚田土細故夾訊者。即以酷刑論。一糶積穀以濟民食。湖南倉穀有存七糶三例。不若於青黃不接時。盡數發糶。至秋收後。買補還倉。一置社倉以從民便。社倉與常平倉不同。常平倉設於城內。出納俱官吏典守。止便於在城及離城一二十里之民。社倉分設村莊。民間舉報殷實有德行老民。掌管出納。但止聽民自捐。必寥寥無幾。若按畝斂穀。又恐擾民。應令通省大小各官。倡捐分貯。出示勸諭紳衿及好義富民。各量力捐入。有捐至五十石一二百石者。分別給匾獎勵。免其差徭。歲終以貯粟數目報明縣官。其斂其散。聽民自便。縣官無預。則視常平倉爲利更溥。一崇節儉以惜民財。今人一入仕宦。於飲食衣服器用。及交際往來。皆備極華侈。多所費必多所取。方面取之有司。有司取之小民。朘削無已。應申嚴奢侈之禁。凡爲民牧。宜安儉樸。庶幾寡求易足。留不盡於民間。且有以端移風易俗之本。一禁餽送以肅官箴。每見下屬餽送上司。至贓罪發覺。開款抵銷。應申禁自府道以下。不許收受州縣官餽送。使州縣官有所顧忌。不敢橫徵科斂。一先起運以清錢糧。州縣額徵錢糧。有起運存留兩項。定限四月完半。九月全完。先起運而後存留。概以來歲五月奏銷前。註明完欠分數爲考成。應通飭各州縣。凡起運項下錢糧。務於本年歲內起運全完。庶於解部及月支兵糧無誤。而已徵在官錢糧。不致久貯州縣庫內。得任侵挪。一隆書院以興文教。湖南岳麓書院。創自宋時。爲天下四大書院之一。現今柱朽瓦裂。應即修

整。容臣率同城各官。量力捐貲。宣布皇仁。雅化。俾士子感激奮勵。一飭武備以實營伍。海內承平之日久。武備最易懈弛。應通行申飭。汰老弱。補虛額。整甲械。嚴汛防。勤操演。許臣於所屬地方。出其不意。察閱點驗。如有虛冒。即會同提督鎮劾奏。一停開採以防民患。湖南郴州有開採一案。抽稅無幾。破冒工本。招集遊手。有廢農業。應請永停。俾小民專力於農工商賈之業。以謀生。無致匪徒嘯聚一隅。亦爲未雨綢繆。防微杜漸。以上十條。皆臣職分內應行事宜。敷陳請旨。俾得凜遵天語。少逭愆尤。疏入。上以條奏各款。皆職分內事宜。諭令躬行實踐。勿騖虛名。先是。璜奏請入覲。允之。十二月。調璜福建巡撫。諭廷臣曰。朕昨召陳璜入見。細察其舉動言語。實係清官。以海濱務農之人。非世家大族。又無門生故舊。而天下之人。莫不知情。非有實行。豈能如此。而其才尙能辦事。國家得此等人。實爲祥瑞。允宜從優表異。以鼓勵清操。五十五年四月。疏言。臣赴任時。至建陽縣有考亭書院。爲先賢朱子晚年卜居故址。城外朱子祠。曾奉御賜匾額。對聯。懸掛前堂。而祠宇湫隘。用木板爲牆壁。宜易以磚石。與書院並改造。軒爽。謹同督臣滿保。捐費委員鳩工。又疏言。朱子生於尤溪縣郭外南溪之地。向亦建有專祠。請賜匾額。疏並報可。賜文山毓哲匾額於南溪祠。七月。疏言防海賊之法。與防山賊不同。山賊之嘯聚有所。而海賊之出沒靡常也。臺灣廈門之防海賊。又與沿海各邊不同。沿海邊賊之患。在突犯內境。而臺灣海賊之患。在剽掠海中也。夫嘯聚有所。則在我或攻之以出其不意。或困之以待其自斃。或招之以誘其出降。而山賊可平。其在海中。不必連檣結隊。攻之無可攻。以剿掠爲生。三五遊行。遇見孤艇。一口鯨吞。又有數日之糧。困之不能困。非二三十年前海賊有頭目。有旗幟。有巢穴可比。招之無可招。自廈門出港。自臺灣鹿耳門出港。同爲商船。迨至洋中。而某商船忽被刼矣。刼商船者。卽其同出港之商船。某船有某客。有某貨物。並若干銀錢。港內探聽既真。本船引線有人。一至洋中。直如取諸其懷之易。故於臺廈防海賊。必定會哨之期。申護送之令。取連環之保。今提標水師有五營。澎湖水師有二營。臺協水師有三營。各設有經制哨船。莫若三處各立本船旗幟。大書某營哨船字樣於其上。每月會哨一次。彼此交旗爲驗。如由西路而去者。提標水哨至澎湖交旗。澎湖水哨至臺協交旗。俱送臺灣鎮驗准。由東路

而來者。臺協水哨至澎湖交旗。澎湖水哨至廈門交旗。俱送提督驗准。某月若無哨旗交驗。即察取派定某營官職名。某月洋海報有失事。即察取巡哨官職名。則會哨之法行矣。由廈門至澎湖。有七更水程。由澎湖至臺灣。有四更水程。載其輿志。以五十里爲一更。不過五百里之程餘。故風信順利。即二三日可到。今商船不宜零星放行。無論自廈去者。自臺來者。候風信順利齊放。二三十船出港。臺廈兩汛。各撥哨船三四護送至澎湖交代。各取某日護送某商船。自某汛出港至某汛。出無疏虞。甘結帶回原汛。按月彙送督撫衙門。如無印信甘結。即以官船職名申報。則護送之法行矣。商船二三十同出港時。把口官逐一點明各船貨物搭客及器械填單。取各船連環保結。若洋中遇賊。必首尾相救。如不救。即以通同行刦究論。則連環保之法行矣。臣因商船被刦。幾無虛日。不勝憫惶。俯竭愚慮。疏下部議。以防海已有定例。璜所奏繁瑣難行議覆。上是璜所奏。下九卿再議。俱如所請行。是年冬。總督滿保入覲。璜暫兼攝閩浙總督。奏請以閩省收捐穀石。應交巡撫公費銀一萬五千兩。撥充公餉。部議如所請。五十六年二月疏薦惠安知縣田廣運。永春知縣陳璘。漳浦知縣汪紳文。南平知縣李丕煜。清流知縣林甲泰。寧知縣范廷謀。南靖知縣靳樹畹。平和知縣郭廷彩。長汀知縣張文煒。大田知縣曹建標。福安知縣嚴德泳。武平知縣壽運熙等十二員。催科能寓撫字。不用重戢。不加火耗。無挪移虧空。起解錢糧。歲內全完。懇恩破格獎勵。上曰。此奏甚善。徵收錢糧。惟少加火耗。百姓易於輸納。錢糧斷不至欠缺也。田廣運等。俱下部議敘。五十七年正月疏言。前臣以廣東雷州府東洋塘隄岸。每爲海潮泛溢。侵損民田。奏請修築。部行兩廣總督楊琳勘估。需費五千三百餘兩。竊思東洋塘。界連海康遂溪二縣。隄岸遼闊。工程浩大。非五千三百餘金可修築堅完。臣生長斯地。深知海潮之患。仰請聖恩允以現貯司庫之臣衙門公費銀一萬五千餘兩內。動支五千兩。解交粵省督臣轉發。添買木料磚石。則費多工固。隄岸可得久遠。臣與桑梓小民。均沐聖恩浩蕩於無既矣。得旨如所請。八月以病劇乞回籍調理。上慰留之。十月卒於官。年六十有三。璜居官清介。衣布素食。起居止一廳事。昧爽治事。夜分始罷。自奉惟草具蔬糲。屬纊時。一綈袍。覆以布衾而已。同僚入視者。莫不感泣。遺疏言。閩省捐穀項下。應交臣衙門公費及

平銀二項。除支用外。現存司庫銀一萬三千四百餘兩。應令接印撫臣委員解京。充西師之費。以盡臣未盡之心。得旨陳璸將伊應得銀一萬三千餘兩。奏請充爲兵費。內一萬兩。可存藩庫。以充兵餉。其除三千零。卽賞給陳璸之子。又諭大學士等曰。陳璸居官甚優。操守極清。朕亦見有清官。然如伊者。朕實未見。卽從古清臣。亦未必有如伊者。前在臺灣道任內。所應得銀三萬兩。俱於修理礮臺等公事動用。署總督印務。應得銀兩。亦未分毫入己。來京陛見時。曾奏稱貪取一錢。卽與百千萬金無異。人所以貪取者。皆因艱於用度。臣初任知縣。便不至窮苦。卽一錢不取。衣食亦能充足等語。今觀其居官。實能踐所奏之言。誠清廉中之卓絕者。似此不加表揚賜卹。何以示勸。著追授禮部尙書。凡祭葬立碑與謚。皆照尙書例。幷廕一子入監讀書。以示朕優禮清廉大臣之意。尋賜謚淸端。雍正八年。入祀賢良祠。

曹溶

曹溶。字秋嶽。號倦圃。一字潔躬。浙江嘉興人。明崇禎十年進士。官御史。巡視西城。嘗劾大學士張四知溺職不報。順治元年五月降清。仍原官。疏陳六事。一請定官制。使事有責成。不相推諉。又上下情宜浹洽。庶人思效用。一請定屯田鹽法錢法規制。俾俸餉有所給取。一請禁兵丁牧馬踐食田禾。一請有司巡緝土賊。擒爲首者誅之。餘皆勸諭向善。則不煩兵力而賊寇自靖。一請發帑金於近畿麥熟處。平糴以裕倉儲。備賑恤。一京師採煤西山。近因盜賊梗路。兩月不至。請設兵循徼。使無刼掠之虞。得旨。所陳六事。深切事務。下所司卽行。六月授順天學政。疏言舊例選拔貢生。彙八府諸生通考。今畿輔當兵燹之後。諸生或艱於逵涉。宜徧歷各府舉行歲考。補給廩額。卽於廩生中拔其尤者。府學貢二人。州縣學貢一人。順天府學首善士多。請貢六人。並令宦給路費詣廷試。分別選用。至各省士子有遊學京師者。宜令附順天府學考試。其入學補廩充貢。俱於正額外另議名數。又言褒揚節義。有關風教。當闖賊煽惑時。薙師殉義者不少。宜敕學臣詳訪請旌。其隱逸之士。有深通古今。明於治術。熟諳韜略。周

知地利者。許特疏薦舉以備徵用。又請以遼東十五學改附永平府。分設教官。如各州縣學例。尋疏薦明進士王崇簡等五人請旌殉節。明大學士范景文尚書倪元璐等二十八人。孝子徐基等七人。義士王艮翰等五人及節婦十餘人。皆下部議行。二年冬。試竣。回御史任。三年二月。充會試監試官。奏請嚴防懷挾傳遞。移號換卷諸積弊。寬免字畫粗率。格式參差之貼例。謄錄務期端楷。對讀宜令詳審。得旨。所奏會場事宜。簡明切當。下禮部即行。三月。遷太僕寺少卿。先是恩詔錄七品以上京官子弟各一人。由附生充監生。由廩生增生充貢生。溶任學政時。所舉充貢監。有曾於明季襲世職及中武舉者。至是事覺。坐失察。降二級調用。尋復以選拔貢生逾額。革職回籍。十年。詔三品以上大臣各舉所知。大學士范文程等因以上親政。前部議降革原奏。次第奏覽。於是溶與降調給事中林起龍劉鴻儒並荷恩諭曰。三人降革。皆非品行玷缺者比。令來京錄用。各復原官。十一年。授太常寺少卿。尋遷左通政。十二年正月。疏言通政之官。職在納言。請嗣後凡遇挾私違例章疏。即予駁還。仍行劾奏。至遠近災荒民生吏治。宜許通政司諸臣就章疏所列。隨事建言。無忝敷奏之任。又言開創時隨處駐兵。乃一時權宜。今當歸併於盜賊出沒險阻不測之地。則兵不患少。其閒散無事之兵。遇缺勿補。遇調即遣。則餉不虛糜。且當裁併提鎮。改增副將。以專統轄而重責成。又言諸司職掌未有成書。請以近年奉旨遵行者。參以前朝會典。編爲簡明則例。以勵官守。並下部議行。三月。擢左副都御史。疏請時御便殿。召大臣入對。以辨其才識品行。並賜筆札。令面舉所知。可杜瞻徇欺蒙之弊。又言明代中葉以後。議論盛而實事衰。至今積習未改。欲使羣臣鼓任事之心。言官作敢言之氣。在斷自宸衷。遇諸臣章疏切中利弊者。即敕力行。有辨言亂政挾私撓法者。即摘發示戒。無概下部議以致稽延。上並皆嘉納之。擢戶部右侍郎。九月。詔吏部都察院會奏侍郎寺卿等官。才優經濟者改外用。溶預焉。遂授廣東布政使。十三年。遇京察。戶部以溶曾任侍郎。已改布政使。牒吏部同都察院核議。溶舉動輕浮。應以浮躁例降一級。仍外用。因降山西陽和道。康熙三年。山西巡撫白如梅遣溶慶賀萬壽聖節至京。溶援朝覲官。得條陳利病例。疏言大同屯地。舊例每頃徵銀不及一兩。至兵丁墾沿邊荒地。向不徵銀。名曰贍軍地。後因軍餉不敷。每

頃每月扣餉銀二錢。兵已貧乏。近因兵額裁減。所遺之地分撥現在之兵。有每兵三四頃坐扣月餉者。爲累滋甚。請嗣後限每兵二頃。如屯田徵銀之數。按月扣餉。地少則力可任耕。租輕則兵仍足食。又請沿邊設墩軍。墩每五人。每人與近墩荒地一頃。免其徵輸。使擊拆巡邏。兼供修葺邊墻之役。下所司議行。尋以裁缺歸里。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大學士李霨杜立德馮溥合疏薦溶以丁憂未赴。十九年。學士徐元文薦溶佐修明史。部議俟服滿牒送史館。二十四年卒。著有崇禎五十宰相傳。劉豫事蹟。金石表。僊圖蹄植記。粵游草。靜惕堂詩集。

郭琇

郭琇。字華野。山東即墨人。康熙九年進士。十八年。授吳江縣知縣。二十五年。江蘇巡撫湯斌疏薦琇。居心恬淡。莅事精銳。堪膺遷擢。部臣以琇催徵銀糧未完議駁。聖祖特諭部臣。如斌所請。遂行。取考選授江南道御史。時河道總督靳輔請停下河挑濬工程。別築高家堰重隄。以爲屯田。謂可增歲收數萬。直隸巡撫于成龍於安徽按察使任內。曾督修河工。至是承旨詢問。因奏下河宜挑不宜停。重隄宜罷不宜築。尚書佛倫等。奉命往勘。議從靳輔奏。二十七年正月。琇劾靳輔治河無功。偏聽幕客陳潢阻撓下河開濬。詔九卿察議未上。靳輔入覲。上令輔與大學士九卿科道會議河工事宜。琇復奏輔派累擾民。實爲民害。上曰。屯田害民。靳輔縱百喙亦難辭矣。尋如九卿議。罷靳輔任。革陳潢職銜。予杖流。二月。擢琇任僉都御史。先是。琇具疏劾大學士明珠余國柱結黨行私。背公納賄。兼及尚書佛倫。侍郎傅拉塔等會議。會推附和要索。復及靳輔與明珠余國柱等交通聲氣。糜帑分肥狀。請加嚴譴。於是明珠等罷任降用有差。事詳明珠傳。三月。遷太常寺卿。十月擢內閣學士。二十八年三月。充經筵講官。授吏部左侍郎。五月擢左都御史。九月疏劾少詹事高士奇與原任左都御史王鴻緒表裏爲奸。植黨招搖。給事中何楷翰林陳元龍王頊齡依附壞法狀。得旨高士奇王鴻緒何楷陳元龍王頊齡俱著休致回籍。十月。御史張星法劾山東巡撫錢鉌貪黷劣跡。鉌奏辨所劾悉誣。由琇曾致書於鉌。屬薦即墨令高上達等未允。琇挾嫌使星法

誣劾。事下法司鞫訊。未定讞。琇奏左都御史馬齊於會訊時。多方鍛鍊。必欲坐以指使誣劾之罪。上責琇疑揣法司。尋法司以星法誣鉞擬革職。琇致書屬薦事實應革職、擬杖折贖。奏上。星法降二級留任。上念琇平時鯁直敢言。從寬免革職治罪。降五級調用。二十九年四月。吏部推補琇通政司參議。上命改推。琇以所降之級休致。三十八年三月。聖祖南巡。琇迎駕於德州。授爲湖廣總督。令馳驛赴任。琇既至。以黃州武昌二府屬兵米二萬七千石有奇。運給荊州鄖陽諸汛。地隔千餘里。歲費輓輸不貲。疏請改爲折色。江夏等十三縣有故明藩產。田瘠賦重。數倍民糧。請復照民糧一例起徵。江夏嘉魚漢陽三縣瀕江地畝。積歲水嚙土陊。有賦無田。並請豁免地租三百餘頃。悉得旨允行。三十九年二月。以入覲陛辭。面奏湖南地廣民稀。民多逃避。不能完課。恐清查後。錢糧較前差減。上曰。約減幾何。琇以大約減十分之三對。上曰。果於民有益。所減雖倍於此。亦所不惜。若不清丈。以荒田派徵錢糧。有累窮黎。斷不可也。此事綦重。爾具疏來。照所請行。三月。琇復條陳三事。一修築隄塍。嚴定處分。一無用糧船。宜停修造。一苗地官員。通融調補。又疏禁楚地陋弊八條。錢糧攤費包收之弊宜除。陋規雜派之多宜去。徵糧之壞單宜行。訟棍宜治。濫刑宜革。捕役誣盜宜飭。屍親抄掠宜禁。強族阻葬宜懲。上以所奏情事。前任未及陳奏。琇莅任實心除弊。特旨褒嘉。並從所請。五月請肅清學政禁棚。規嚴賄賂。七月。疏奏湖南積穀一百萬四千八百石有奇。請五分積穀。五分碾米貯倉。以平米價。十一月。與總督河道張鵬翮等。遵旨議奏科場事宜。琇請定官卷中額。各省在監應試者。責成祭酒力行考課之法。部議並從之。時紅苗梗化。參將朱紱剿撫事竣。琇陳善後之策。分設汛守。建立哨臺。禁民私販火藥。與苗民爲婚。每月三日。聽苗民互市。限時集散。敕旨勒石。永爲遵守。又請以沅州總兵移駐鎮筸。上悉報可。四十年二月。以病乞休。上慰留之。歎曰。郭琇病甚。欲思一人代之。能如郭琇者。有幾人耶。四月。奏撥常平倉米給荊州兵餉。六月。請以極邊遊擊守備聽提督選補。又請增湖廣鄉試中額十三名。照江南例。下部議。並從之。四十一年九月。鎮筸生員李定等。叩閽奏紅苗任意殺掠。總督巡撫。諱匿不報。又給事中宋駿業劾琇向爲虛聲。近益衰廢。持祿養癰。應請懲治。詔侍郎傅繼祖甘國樞浙江巡撫趙申喬馳驛前往湖南

察審。初紅苗出犯鎮篁村。擄掠戶口。遊擊沈長祿率兵往剿。回至大梅山。紅苗衝出。守備許邦垣千總孫清及兵丁十餘名。俱陷苗寨。長祿贖歸。請敗不報。又副將朱紱報稱苗子就撫投誠。琇據詞入奏。其事屬虛。至是繼祖等奉命往勘得實。琇與提督林本植並坐徇隱。四十二年四月。上從部議革琇及本植職。五十四年三月。琇卒於家。年七十有八。五十五年入祀鄉賢。乾隆四年。祀吳江縣名宦。

郭世隆

郭世隆。字昌伯。號逸齋。漢軍鑲紅旗人。父洪臣。原籍汾州。順治二年。英親王阿濟格統師至九江。收降明故將左良玉之子夔庚及部衆。來京入旗。洪臣預焉。分轄降衆爲佐領。康熙四年。世隆襲管佐領。八年。授禮部員外郎。二十五年。擢監察御史。二十七年。命赴盛京察審福陵守兵。赴訴其兄寃死事。得誣良刑逼自縊狀。原審侍郎阿禮瑚及司員俱坐失實褫革。世隆還京疏言。盛京刑部凡已經告發事件。執法結斷者甚少。奸緣和息者居多。以故曲直莫分。刁誣愈熾。近者旗人宜爾根控訴命案。先經私和。後復涉訟。仍不審結。乞敕嚴察此案私和之兩造。及聽許之部員。究實情而肅法紀。又疏言。盛京鳳凰城及山海關。各設有迎送朝鮮之貢使五品官數員。每逢貢使至。以一員送迎。此外別無職守。且既有通事官從鳳凰城隨行至京。沿途撥兵護送。料理食物。夫役車輛。迎送官實屬贅設。應行裁汰。又疏言。設官久任。以其能熟習民風土俗。而去弊興利也。若不肖之徒。往往以久任滋弊。如盜採人蔘。律有重典。惟不肖官弁。與奸民熟習。互相容隱。故弊竇彌多。每年報部採蔘之數。不及千斤。而京師及各省貨賣者。不啻百倍。皆由開原邊口。縱奸民盜採。山海關又縱其私販。宜分別故縱失察。嚴定處分。其守口官員。與山海關城守尉。應每年更換。以清弊源。疏並下部議行。又詔山海關官兵停止盛京將軍管轄。降調現任城守尉。照張家口例。兵部選員更換。十月。擢內閣學士。二十九年四月。充國史副總裁。七月。直隸巡撫于成龍內陞左都御史。以世隆代之。九月。世隆將至巡撫任。諭曰。凡接任好官者難。于成龍居官甚好。繼之不易。爾係有才之

人。當勤謹任事。三十年二月疏言。直隸守巡二道。分管通省錢糧刑名。與各省布按二司無異。應改部選爲請旨簡授。上是其言。下部從之。是年。順天保定真定永平諸府屬。夏旱秋歉。詔世隆履勘撫綏。世隆察奏七十四州縣。本年及來年額賦。分別蠲緩。其受災較重之霸州文安大城永清真定井陘獲鹿元氏贊皇高邑臨城行唐靈壽寧晉十四州縣發賑。四月。又遵諭詳籌積貯之務。疏言荒歉之歲。以每州縣饑民萬口爲率。大口四合。小口二合。按名賑給。有五六千石之糧。可供半年之食。今直隸捐納穀米一百三十萬石有奇。應均撥收貯州縣。大者存五千石。中者存四千石。小者存三千石。庶可隨時變通。賑濟荒歉。常平倉米今歲平糶六十三萬二千石有奇。例應歲內買補。恐米價因之益昂。應展限來歲五月。其原糶之州縣官。雖有陞遷事故。亦令本員買還。以撥應貯之州縣收倉。庶杜推諉。疏下部議。從之。三十一年二月疏言。奉天所屬州縣。連年大有米穀贏餘。請敕山海關。但禁大車裝載。暫聽旗人民人肩挑駝負。進關轉糶。則永平等處米價可以漸平。疏下部議。自三月至八月。如所請行。十一月疏言。宣府向設鎮道。及十衞六廳。與各營分理錢糧驛務。廳員限於佐領營衞。皆屬武弁。政多扞格。宜裁六廳十衞。改設一府八縣。上是其言。下九卿詳議。九卿議令世隆分晰定擬。尋奏改宣武衞爲宣化府。附郭前衞爲宣化縣。萬全右衞爲萬全縣。懷安衞爲懷安縣。蔚州衞爲蔚縣。龍門衞爲龍門縣。懷來衞爲懷來縣。赤城堡爲赤城縣。順聖川西城爲西寧縣。三十二年四月。以真定路當孔道。地方遼闊。自裁去總兵後。分防弁兵甚少。奏移紫荊關副將駐真定。酌調各營馬步兵二千。添設守備千總把總等官。分撥汛防。以龍泉關參將移駐紫荊關。以真定營遊擊移駐龍泉關。三十三年四月。以霸州等處因子牙河隄決。田畝被淹。已遵旨賑濟平糶。其大城縣趙扶村之南隄。青縣之楊村隄至東子牙隄。雄縣蒲淀五百淀之東隄。請即修築。又黑龍港河及王家口。久經淤塞。請開濬深通。疏入。得旨俞允。三十四年二月。擢閩浙總督。三十五年五月疏言。閩省兵餉歲需銀一百三十萬兩有奇。本省額徵僅一百萬兩有奇。向皆撥用雜稅。及浙江協餉。今雨澤愆期。民間荒歉。難以催徵。請擬鄰省帑銀三十萬兩。以爲協餉。俟民力少舒。徵補存貯。以備不時之需。三十六年七月疏言。部臣以浙海關監督李雯。請移寧

波城外之關於鎮海縣增設紅毛館。使洋船貿易。令臣會議。竊謂鎮海縣距寧波府城僅六十餘里。洋船既至鎮海。即可直抵府城。移關設館。於商民無所利益。仍舊爲便。三十七年四月。疏言。泉州府向徵落地鹽稅銀一千五百九十兩有奇。所屬七縣。派引行鹽。徵課五千五百八十兩有奇。若依巡鹽御史鍾甲保奏改落地稅爲派引徵課。又加引七縣行鹽。恐將來新引壅滯。鹽價日昂。有累民戶。請仍循定例。疏並下部議。從之。四十一年十月。調兩廣總督。四十三年七月。疏言粵東至南澳起。經碣石鎮至虎門協。海面二十餘里。守汛遼闊。請增設兵船。於遙對南澳之澄海協。以資巡防。海門一所。最爲緊要。應移達濠營遊擊守備千總把總駐劄。改爲海門營。以海門所守備移爲達濠營守備。甲子一所。乃險要海口。從前止設千總一員。應以鎮左營移駐。與碣石鎮聯絡防守。吳川營海隔百餘里。有硇洲一島。宜以龍門協所屬之乾體營兵。令白鴿寨守備千總把總統之。駐劄硇洲。改爲硇洲營。白鴿寨即以千總管領。至平海大鵬二所。逼近巨海。應專設二營。其順德一鎮。外有香山鹿門二協。內有省會駐防兵。可裁去總兵官。止留遊擊爲順德營。改鎮標左營爲平海營。右營爲大鵬營。下部議如所請。四十三年四月。疏言。前奏添造戰船。俱經報竣。設立船兵。自南澳至龍門。令守備千總把總。逐日帶領巡哨。副將參將遊擊。每月會巡一次。水師總兵春秋二季。駕船二十。分巡外洋。至瓊州。上年十一月至今年二月。先後擊敗賊衆於沱寧外洋。沈賊船六。斗頭角海面沈賊船一。瓊南萬崖二處海面。沉賊船二。四十五年五月。疏報海洋巨盜蔡玉也等。聚衆刼掠商船。今已擒獲。分別定擬斬流。得旨。遣刑部侍郎常綬往勘。覆奏蔡玉也等五人。應立斬。部議世隆平時禁賊不嚴。及事發又朦朧掩飾。應革職。於是罷任。四十六年六月。起授湖廣總督。四十七年十二月。條奏防守紅苗三款。一沿邊安設塘汛。已經周密。惟盛華哨起至鎮溪所一帶。山高箐密。難於瞭望。應酌撥鎮篁兵八百名。另設四營分駐。每日派官一員。帶兵五十名遊巡。一舊日苗來內地。民往苗叢。每滋事端。今以塘汛爲界址。苗除納糧買賣外。不得擅入塘汛之內。民亦不得擅出塘汛之外。違者治罪。一內地奸民與苗人結親。至勾通爲惡。不可究詰。嗣後如有前弊。應斷離異。下部議。從之。四十九年十月。內遷刑部尚書。五十年十月。以山西太原流匪陳四

等六十餘人。攜婦女數十。乘馬驟由湖北往湖南貴州。詭稱赴雲南開墾。索取州縣口糧。刼掠商賈財物。世隆前任總督。不即察究。縱容滋蔓。革職罷任。五十二年三月。遇萬壽慶典。復原品。五十五年九月卒。年七十有二。後祀直隸福建浙江廣東廣西湖廣等省名宦。

康基淵

康基淵。山西興縣人。乾隆十七年進士。歸班。選河南嵩縣知縣。縣地磽瘠。稍曠即歉。舊傍伊水有渠十一道。久湮絕。基淵按行舊址。勸民修復。山澗諸流可引溉者。皆爲開渠。渠身高下不一者。分段設閘以蓄洩之。水勢湍急。則設閘渠口防沖漲。田高渠下者。則教爲水車引溉。凡新舊開渠十八。灌田六萬二千餘畝。巡撫上其事。優詔議敘。邑舊貢百合。以本草經云。百合生宛朐。嵩西南連宛朐。榛莽間亦時有之。惟鑾谷危崖。艱於採取。基淵乃謀之土人。購地西郊。凡四十畝。分六區。令民試植。歲產千餘斤。五年一取。更番種刈。時其培護。節其旱潦。募田夫給工食以專其任。建亭樹柳藝桑鑿池。夏則迎其母清暑於中。四郊婦女。咸來起居。或有勃谿時。一赴憩閒。賜果餌。歡如家人。及母卒。臨奠者日數百人。卽百合園立祠。歲時祭焉。嵩有絲而植不繁。基淵教民蠶。爲建先蠶祠。繪蠶織之事於壁。又示民以種桑法。由是蠶絲甲於旁邑。基淵以嵩民樸厚。有古周南遺風。貧寒者不知詩書。乃核無業地若干建社學。由城及鄉。凡三十二所。相距或十餘里。每社脩脯以二十金爲率。酌定學規。擇本庠通亮之士專其教授。尋以丁憂去。三十四年。服闋。選甘肅鎮原縣。歷任皋蘭。陞肅州直隸州知州。州有洪水渠。舊築峻岸。崩沖而下。爲田禾災。基淵度形勢。於南石岡別鑿渠口。以避沖陷之害。野豬溝有古荒田。無水久廢。基淵詢訪耆舊。於柳樹閘龍口寬加六分。別開子渠。界荒田爲七區。招民佃種。區取租十二石。額糧則由佃自納。而以其租給各社學師。名曰新文渠。肅東南九家窰。鑿山後渠。開屯田。向移駐州判主之。久之田薄瘠民。租入不能支官役。基淵請汰州判。改屯升科。爲籌歲修費。民於是有恆產。肅民樵蘇。遠取諸邊牆外。日費而價貴。基淵相東北郊外廢灘不堪

種藝。勸民濬溝。以洩鹵瀦。種楊十餘萬株。擇人董守之。徧諭鄉堡。可種樹處。皆如其式。薪樵於是不外取。肅屬經軍旅。民不知學。基淵爲建置社學二十一所。社中有無主絕業。取以爲歲修。以新文渠地租供學費。選老成者司其事。無捐助勒派之擾。肅境距城遠者。徵收糧石。借國民房。多至四十餘處。且有久假不歸者。日夜警守。頗爲民累。基淵請於金佛清水建倉數十間。以舊屋清還諸民。肅南三山口有番民向通茶馬。更無征求。軍興時。皮革羽毛等暫著採取。後沿爲例。名曰給價。官吏藉以需索。諸番苦之。基淵言諸鎮營悉與裁革。四十四年。擢江西廣信府知府。廣信俗多溺女。基淵勸諭之。并設厲禁。給接生婦人以口食。令有溺者即首之。立嬰長一人。給田十九畝。使之稽察女嬰。或貧不能養。則暫育於嬰長。月以所育女數刻冊呈官。因推其法於屬邑。旋卒於任。基淵爲學務究根本其治。官事如家事。博求利病。而洞審原委。故推行有序。著有南圃文鈔。女學纂。家塾蒙求。

黃機

黃機。字次辰。浙江錢塘人。順治四年進士。改庶吉士。六年。授弘文院編修。八年。充江南正考官。十年五月。授機左春坊左中允。七月。遷弘文院侍講。十一年七月。轉侍讀。明年二月。機奏言自古聖仁之君。必祖述前謨。以昭一代文明之治。今纂修太祖太宗實錄告成。乞上特命諸臣。校訂所載嘉言善政。倣貞觀政要。洪武寶訓諸書。輯成治典。欽定鴻名。頒行天下。尤望萬幾之暇。朝夕省覽。法開創之維艱。知守成之不易。何以用人而收羣力之效。何以納諫而宏虛受之風。何以理財而裕酌盈劑虛之方。何以詳刑而無失出失入之患。力行身體。則動有成模。紹美無極。下所司議輯太祖太宗聖訓。以機充纂修官。十三年。遷左春坊左庶子。明年。遷國史院侍讀學士。十七年。充武會試正考官。擢禮部右侍郎。康熙三年。以會試場前清冊不定。又失察欠糧舉人入場。部議各降一級。得旨仍留原任。五年。轉本部左侍郎。六年三月。擢禮部尚書。五月。疏言今天下民窮之由有四。一雜差私派。或掊克以奉上官。或巧取以充囊橐。一棍徒結黨成羣。假借逃人名目。嚇詐平民。動輒舉首。及審無干。而家已破。一設官原以

撫民。其中豈無匪類。惟畏督撫糾劾。不敢肆害。今一歲之中。劾者無幾。貪風愈熾。民何以堪。一設兵原以衞民。近聞各省兵丁。私放營債。霸佔行市。欺壓小民。此四者。皆民窮之源。而責任全在督撫。今大計將行。文武各官紛紛請託。非徇私害公。即市恩養患。吏治何由肅清。請敕部院嚴察各省督撫。如有舉劾未當。即以此定督撫之賢否。庶貪風息而民命甦。至各省藩王將軍提鎮。如有不法害民之事。督撫得以糾劾。乞嚴飭諸臣。共破情面。不得因循畏縮貽誤地方。則民生幸甚。疏入。下部議行。七年。轉戶部尚書。八年四月。轉吏部尚書。六月。疏言。臣前在戶部。竊見各省荒棄田地。尚未開除。雖冊籍載有虛名。而錢糧究無歸結。且恐不肖有司。因帶徵受罰。強派熟田代賠。現在有業良民。必致逃亡避役。即如浙江總督趙廷臣。以溫處等府無徵荒蕪入奏。奉旨清查。臣思荒田逋賦。不獨浙省有之。請令各省督撫核實報部。准與豁免。疏下戶部議行。十二月。疏言。世祖時舊制。降補官員。皆對品遇缺補用。自康熙六年。允御史錢延宅條議。將降官預擊一項。註冊候補。如運同運副等官。不過數缺。而擊定守候者甚多。每遇選期。有人者無缺可補。有缺者又無人可補。請仍遵舊例。令降官對品補用。庶銓法不致壅滯。下部議。從之。九年二月。季振宜疏劾機從降級留任之侍郎。越次超陞尚書。不思秉公協和。勤敏部務。前奏疏通銓法。令降官對品補用。不知設官之法。尊卑高下。有不盡從品級次第者。即如知府爲正四品。而參議則從四品。僉事則正五品。皆知府之上司也。若如機議。知府應降一級。反可陞參議。降二級反可陞僉事。品雖降而官則尊。徒開奔競之門。仍於銓法無益。上命機明白回奏。機奏言。降補官員。自有應得之缺。知府降從四品補運同。降正五品補同知。係世祖時久行定例。今部議允臣所請。復遵舊例。本無府降道銜之例。疏并下都察院。尋議機奏復舊例。未申明知府不應降補參議僉事。及回奏又不剖晰降級侍郎開列尚書情由。均屬朦混。應解任。以降級侍郎致仕。上諭令洗心滌慮。改易前非。免解任。十年二月。充經筵講官。四月。給事中王曰温。疏言已故庶吉士王彥姓名既不相同。且彥博病故已久。何敢以姓名不符之人。妄認己子而請罪乎。具疏辨釋。十一年二月。以遷

機子黃彥博。抱病臥邸。即遷庶常。機爲大臣。並未檢舉請罪。應黜罷以爲徇私者戒。機以其子黃彥博與庶吉士

葬乞假歸。十二月。御史寧爾謇劾機。自知清議不容。乞假歸里。今假滿在即。勢必靦顏赴補。請將科臣王曰温所劾黃彥博事。窮詰實情。明正其罪。疏下吏部。以事已結案寢議。十八年。上聞機居鄉。謹飭安靜。特旨召用。時已擢左都御史魏象樞爲刑部尚書。象樞疏辭。乃命象樞以陞銜留任。機以吏部尚書銜管刑部尚書事。十九年五月。詔九卿等陳時政得失。機奏言九門捕獲竊匪。給賞太重。恐因邀賞。致滋波累。又審案反覆妄供。每誣扳良民。並請申嚴禁令。得旨如議。十一月。御史張志棟疏言。黃機素稱老成忠厚。然衰邁實甚。刑部事件。皆人命攸關。苟有貽誤。受害非淺。在機或以新蒙上恩起用。不敢遽自引年求退。應請特旨罷歸田里。弗致貽誤部務。上曰。從來才德難以兼全。國家用人。正需老成。是月。調任吏部尚書。二十一年二月。充會試正考官。九月上疏。乞賜歸里。得旨慰留。十月。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時重修太祖實錄三朝聖訓平定三逆方略。並充總裁官。二十二年二月。復乞休。二十五年二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賜祭葬如典禮。謚文僖。機立朝四十餘年。廉潔自愛。不名一錢。

黃貞麟

黃貞麟。山東即墨人。順治十二年進士。選安徽鳳陽府推官。初至任。即除訟師李守義。闔郡懍然。值大旱。府縣禱雨未應。貞麟曰。得無有沈寃未雪。上干天和乎。遂於龍興寺禱雨壇下立判諸大獄。三日。果大雨。江南遘賦案興。逮蒙城懷遠天長盱眙各紳民百餘人繫獄候勘。獄小不能容人。皆夜立。其時胥吏舞文。有已完而注未完者。有報在先而注完在後者。貞麟分晰上聞。保全者五百人。天長有盜劫銀鞘。捕盜者。多引陷良民。按察使以案付貞麟。貞麟訊知其仇誣。悉請釋之。有壽春營弁李某請曰。此案某受累有年。逋盜尚少一人。君坐一人罪。則某可以免。貞麟曰。吾不敢爲君功名妄殺人也。河南優人朱虎山游食太和。士猾范之諫與昏姓有隙。誘虎山至家。爲蓄髮。遂誣昏姓將結明宗室謀逆事發。江寧推官不敢問。委貞麟。貞麟力白其誣。上命逮京師覆勘。刑鞫無異。乃釋昏姓而治之諫罪。潁州民吳月以邪教惑衆。仇者首之官。株連千餘人。貞麟反覆推訊。祇坐月及數爲首者。餘皆

免。有捕役索財水姓不得。指爲月黨。逐至新蔡殺之。鄉人來救。捕役並誣其村人黨月事聞。撫鎮發兵圍之。繫其衆至鳳陽。貞麟悉縱之歸。約卒歲後復至。人感其德。屆期畢赴。貞麟廉得實。重懲捕役而盡釋村人。旋以他事解官。事白入都。康熙九年。選直隸鹽山知縣。鹽山故多盜。爲立法令牌甲。互相救護。有警。一村中半守半援。盜日以息。地瘠戶貧。屬役者七十餘丁。逃亡殆盡。貞麟悉與豁除。不期年。流民復業者數百家。邑有學田。故明義士劉永昌所施者。時奉部行查天下學田除濟貧生外。餘銀皆充餉。有司不察。全數徵收。貧生無所資。劉氏子孫亦大累。貞麟爲通詳請免。十二年。邑苦旱。貞麟欲報災。謂父老曰。大吏使勘災者。至供給皆惟官。是責期不費民間一錢。及秋。徵吏仍以舊額進曰。唯蠲若干。待命下而還之民可也。貞麟曰。下輸上易。上及下難。反覆間損民實甚。立令除之。鄰邑有飛蝗至。貞麟爲文虔禱。蝗食草而不害稼。又永革雜派陋例。民皆感惠。陞戶部山西司主事。山西聞喜丁徭累民。有一丁費十餘金者。貞麟力爲請減。歲省數千計。監督京左右翼四倉。每遇收放。雖寒暑風雨不少避。尋因旗甲領餘米數百石。訊以監督離倉。故鐫級調用。而大倉筆帖式某。復虧缺米數。貞麟又與新代者有隙。以倉役侵盜失察候勘。十七年。罷職歸。三十三年卒。

彭鵬

彭鵬。字奮斯。號無山。一號古愚。福建莆田人。順治十七年舉人。耿精忠反。逼鵬就職。鵬堅拒不從。康熙二十三年。授三河縣知縣。二十七年十月。聖祖巡幸畿甸。召問鵬不從耿逆及在籍在官狀。命侍衞賚銀三百兩諭曰。爾居官清正。不受民錢。特賚銀三百兩。以養爾廉。勝視民間數萬兩多矣。二十八年四月。順天府尹許三禮劾鵬於縣民控告命案不行詳報。上命直隸巡撫于成龍察核。成龍以鵬訊無證據。尚在緝兇覆奏。部議鵬革職。得旨從寬改爲降二級留任。嗣復以緝盜不獲。積至降十三級調用。皆得旨從寬留任。二十九年正月。命九卿列薦賢能。鵬爲尚書李天馥奏薦。與嘉定知縣陸隴其等並行取。得旨以科員用。假歸逾年。授工科給事中。三十二年二月。同

日上三疏。言秦晉豫三省有司不恤民。先是。陝西西安鳳翔及山西平陽等處歲歉。上發帑賑濟。又命河南運米十萬石給陝西。至是以鵬疏下所司確議。令鵬指實再奏。鵬復指涇陽知縣劉桂扣剋籽粒。聞喜夏縣匿災未報。猗氏知縣李澍敲斃災黎。磁州署知州陳成郊濫派運價。夏邑知縣尚崇震派銀包運南陽。知府朱璘曖昧分肥等事。命各巡撫察審不皆實。議處如例。鵬得旨寬免。三十三年四月。劾順天學政李光地聞命在任守制。不哀痛力請終喪。僅乞假九月。悖理乖情。應罰令離任留京終制。疏下九卿議從之。詳李光地傳。初鵬疏劾癸酉科順天鄉試第一名舉人李仙湄闈墨刋本。考官刪改過多。一百八名楊文鐸文理荒謬。磨勘之給事中馬士芳。有通賄情弊。伏乞親訊。如臣言欺罔。請斧劈臣頭。半懸國門。半懸順天府學。疏下九卿詹事科道察議。以李仙湄闈墨刋本。係坊肆刋賣。非考官徐倬彭殿元刪改。楊文鐸卷磨勘有疵。職停一科。別無情弊。鵬奏涉虛。且狂妄不敬。應革職。上命鵬明白回奏。鵬奏會議諸臣。聽徐倬彭殿元欺飾支吾。曲爲之辭。反以臣疏中斧劈臣頭語爲狂妄。請親訊爲不敬。臣身犯衆惡。乞賜罷黜。上命免鵬處分。徐倬彭殿元休致。至是鵬猶以論楊文鐸文與廷臣忿爭。閏五月奉旨解任。以原品頂帶効力江南河工。三十六年五月。召補刑科給事中。三十七年二月。授貴州按察使。三十八年四月。擢廣西巡撫。既抵任。劾罷加派科斂之賀縣知縣喻兆紳。貪酷之荔浦知縣葉之莘。三十九年七月。湖廣總督郭琇。請除學政積弊。給事中蕭琛滿晉御史鄭惟孜等條奏順天鄉試事宜。九卿未盡議行。諭直隸巡撫李光地河道總督張鵬翮與郭琇及鵬並行己清廉。命錄示原奏原議。各抒所見。勿瞻徇情面。鵬疏言學政積弊。督臣郭琇激切臚陳。請嚴督撫處分。廷臣議依定例行。夫學政貪贓。革職提問。督撫需索陋規。比照貪贓。定例已久。特未嘗行之耳。敢請皇上赦既往。遏將來。敕頒榜文。縷晰條分。犯某律者毋赦。干某條者不宥。學臣入境。恭捧宣讀。自督撫以下。文武官跪聽。臨之以天威。悚之以刑罰。庶可轅回積弊。至臺臣請令各省監生回籍鄉試。九卿等以成均空虛爲慮。夫成均首在興行。重在作人。非爲僥倖科名而設。監生遇鄉試之期始至。或有甫至息肩。仍馳而南。臺臣亦痛切言之。成均豈以斯爲有無輕重。應責成祭酒司業。就坐監讀書者講習以序。經義治事。考課

有程。又於八旗官學外。如漢唐皇親貴戚。添設太學。培樹楨幹。各省學臣。亦擇有行有文之廩增附生。送入成均。何慮空虛。至若典試主司。以及會闈同考進士舉人。同一科甲。應請盡數開列。恭候欽點。人多而甲乙未定。可杜預揣營謀諸弊。科臣言察封坐號。以防換卷。臣竊以換卷多在入門暗約出號交卷時。嚴稽於此。自應消沮矣。科臣又言。各官子弟照朝考漢軍例。皇上親試。親信內大臣監試。夫內大臣既稱親信。可以監試。豈不可以主試。所當另立考場。嚴絕代筆。期仍三朝。夜以繼日。文章付諸公閱。去取恭聽睿裁。如或混珠黷貨。是自求禍也。必明罰之。疏入。仍下九卿詹事科道彙核定議。互詳李光地郭琇張鵬翮傳。十二月。調廣東巡撫。四十年二月。鵬候代。疏言本朝武科鄉會並試。如懸鵠而較。射中者固踴躍奮興。不中者亦甘心奔走。其間消磨歲月。而不自覺。此國家賓興大典。實寓駕馭微權。惟粵西向以人數無多停試。今各學武生有一千數百所。當開以功名之門。使之不自暴棄。請自壬午年始舉行武科。又疏言。舊例買生銅熟鐵解京。康熙三十九年以粵西不產銅鐵。奉旨免解熟鐵五萬斤。歡聲載道。其生銅二萬斤。應請一例恩免。並從之。又疏言。粵西州縣借端私派。巧立名色。曰均平。臣到任以來。已將賀縣荔浦懷集武緣各貪令劾罷示儆。前此州縣大者派銀三千兩。中下一二千兩。不肖官吏。先徵均平。而後徵正課。甚有均平徵收入己。遇有公事。另行科派。其不派均平者。又取盈於火耗。有明加暗加。偏針脫圈等弊。且均平一項。費於公事者十之一二。費於餽送者十之六七。如臣未入境之先。購備撫署器物皆出之。此臣同司道當堂發還。使自悔艾。今欲剔釐夙弊。實甦民困。必於州縣稍養其廉。乞敕於徵糧之內。明收加一火耗。一切陋規。概行禁止。疏下部議。加派嚴行禁止。明收火耗不准行。四十三年正月卒於官。有古愚心言傳世。年六十有八。賜祭葬如例。後祀廣東名宦。

湯斌

湯斌。字孔伯。一字荊峴。號潛庵。河南睢州人。母趙氏。明末流賊陷州城。殉節死。父祖契。攜斌避兵。流寓浙江衢州。

順治二年。平定江南江西。斌隨父還里。九年舉進士。由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十二年二月。應詔陳言。請廣搜野乘遺書。以修明史。且言宋史修於元至正。特傳文天祥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亦著巴顏布哈之義。我朝順治元二年間。前明諸臣。亦有抗節不屈。臨危致命者。與叛逆不同。宜令纂修諸臣。勿事瞻顧。昭示綱常於萬世。下所司大學士馮銓金之俊等。謂斌誇獎抗逆之人。擬旨嚴飭。世祖特詔斌至南苑。溫諭稱時。九月諭吏部曰。翰林官員。讀書中秘。習知法度。自能以學問爲經濟。助登上理。茲朕親行裁定十八員。皆品行清端。才猷贍裕。各照外轉應得職銜。陞一級用。於是斌爲陝西潼關兵備道。十六年。調江西嶺北道。甫至任。鄭成功犯江寧。陰遣其黨至贛州。流言煽誘。通海侯李玉廷踞零都山寨。詐約降。實伺南安無備。謀陷城。斌廉得成功奸細。白巡撫蘇宏祖斬之。又請移兵守南安。玉廷果來犯。見有備。卻走。游擊洪起元追逐。數月。乃就擒。斌以父老乞休歸里。尋丁憂。既服闋。聞容城孫奇逢講學夏峯。往受其業。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尚書魏象樞薦斌學有淵源。躬行實踐。副都御史金鉉薦斌文詞淹雅。品行端醇。召試一等。授翰林院侍講。同編修彭孫遹等纂修明史。二十年。充日講起居注官。浙江鄉試正考官。轉侍讀。明年。爲明史總裁官。並纂修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聖訓。遷左春坊左庶子。二十三年二月。擢內閣學士。充大清會典副總裁官。時江寧巡撫余國柱內遷左都御史。調湖廣巡撫王新命代之。新命旋遷兩江總督。六月。九卿等會推學士孫在豐浙江布政使石琳堪任江寧巡撫。上諭大學士曰。所貴道學者。在身體力行。見諸實事。非徒託之空言。今有道學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悖。朕聞學士湯斌。曾與孫奇逢講明道學。頗有定行。前典試浙江。操守甚善。可補授江寧巡撫。斌頒行。上諭曰。以爾久侍講筵。老成端謹。江蘇爲東南重地。故特簡用。居官以正風俗爲先。江蘇風俗奢侈浮華。爾其加意化導。移風易俗。非旦夕事。從容漸摩。使之改心易慮。當有成效。錢糧歷年不清。督撫所奏錢穀刑名大事。多有舛錯。爾能潔己率屬。自然政觀。賜御書三。鞍馬一。表裏十。銀五百兩。十月。上南巡至蘇州。諭斌曰。向聞吳閭繁盛。今觀其風土。大略尚虛華。安佚樂。逐末者多。力田者寡。遂至家鮮蓋藏。人情澆薄。爾當使之去奢返樸。事事務本。庶幾家給人足。可挽頹風。朕欲周知地方風俗。

小民生計。有事巡行。凡日用所需。皆自內府儲備。秋毫不取之民間。恐不肖官吏。借端妄派。以致擾民。爾其嚴察劾奏。駕至江寧。諭斌回署治事。二十四年四月。疏言蘇松等府賦額繁重。康熙十八年以來積逋。若同時並徵。民力不能兼完。知縣催科。幾敲撲不輟。請於二十四年起。分年帶徵。俾官無挪新補舊之弊。民無廢棄農桑之苦。疏下部議行。是年秋。淮揚徐三府復水。斌條列蠲賑事宜以聞。請發帑五萬兩。糴米湖廣。先借所屬知縣倉穀散給。又言災地百姓。餬口無資。恐入冬飢寒兼迫。流亡者多。臣與漕臣徐旭齡河臣靳輔定議。二臣就近分董淮安賑務。臣即至清河桃源宿遷邳豐諸州縣察賑。上命戶部侍郎素赫往助督賑。俾災民咸就撫輯。時吏部行取知縣爲御史。斌疏言行取定例。必錢糧胥完。而蘇州松江二府賦重役繁。甲於天下。銓選得此。輒謂遷擢難期。頹然自放。或竟罔顧官箴。臣受任巡撫。首以察吏安民爲念。徧告屬員。聖上知人之明。出自天授。苟能潔己愛民。決不至久沈下位。故一時守令。爭自濯磨。操守廉潔。政績表著者。實不乏人。然錢糧則萬萬不能十分全完。蓋勢處其難。智勇才力俱困。今若拘成例。勢必以僻壤小邑。易於藏拙者塞責。未足以光鉅典。惟吳縣知縣劉滋。吳江知縣郭琇。廉能最著。乞俯准行取。以勵循良。俾繁劇與兩邑相符者。亦知有登進階。相率奮勉。疏下部議。以二員俱有錢糧未完。案格於例。得旨劉滋郭琇。湯斌既稱爲廉能最著。准其行取。二十五年三月。斌疏言吳中風俗。尚氣節。重文章。而佻巧者每作淫詞艷曲。壞人心術。蚩愚之民。斂財聚會。迎神賽社。一旛之值。至數百金。婦女有遊冶之習。靚妝艷服。連袂寺院。無賴少年。習學拳勇。輕生好鬬。名爲打降。臣嚴加訓飭。委曲告誡。一年以來。寺院無婦女之遊。迎神罷會。豔曲絕編。打降斂迹。惟妖邪巫覡。習爲怪誕之說。愚民爲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上方山有五通淫祠。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騖。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無時閒歇。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凡少年婦女有寒熱症者。巫覡輒曰五通將娶爲婦。病者神魂失據。往往贏瘵而死。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爲更甚。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比因臣勘災至淮。乘隙益肆猖獗。臣遂收妖像木偶付之烈炬。土偶投之深淵。檄行有司。類此者盡撤燬之。其材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以爲從前曾有官長銳意革除。旋即

遇崇而死。皆爲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巫覡。最黠且悍。恐臣去任後。又造怪誕之說。箕斂貲財。更議興復。請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庶可永絕根株。疏上。得旨降祠。惑衆誣民。有關風化。如所請勒石嚴禁。直隸及各省有似此者。一體飭遵。先是。廷臣有言輔導皇太子之任。非斌不可者。於是上諭吏部曰。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統領宮僚。專資贊導。江寧巡撫湯斌。在講筵時。素行謹慎。朕所稔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己率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風示有位。特授爲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閏四月。斌至。諭曰。天下官有才者不少。操守清廉者不多。見爾前陛辭時。言平日不敢自欺。今在江蘇。克踐前言。朕用嘉悅。故行起擢。爾其勉之。初河臣靳輔與按察使于成龍論河工事。久未決。命尚書薩穆哈穆成額往會。斌勘議。斌謂宜濬高郵寶應諸州縣下河。俾積水漸歸於海。開一尺有一尺之益。開一丈有一丈之益。薩穆哈等因靳輔欲於下河築隄束水入海。還奏開濬無益。至是上詢斌。斌以前議對。上詰問薩穆哈穆成額。各語塞。遂褫其職。特遣侍郎孫在豐督濬下河。如斌議。尋充經筵講官。時始設太子講官。以斌與詹事尹泰郭棻少詹事舒淑中允閻世繩贊善黃與堅充之。斌疏薦候補道耿介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潛心經傳。學有淵源。雖年逾六旬。精力尚健。乞徵取引見。以備錄用。上遂授介爲少詹事。命斌與介輔導太子。二十六年十月卒。年六十有一。祀陝西江西江南名宦。雍正十年。詔入賢良祠。乾隆元年。賜謚文正。斌學源出孫逢奇。能持新安荊溪之平。刻礪實行。爲諸儒最。所著有洛學編。睢州志。湯子遺書。明史稿若干卷。潛菴語錄。詩文諸集。

傅以漸

傅以漸。字于磐。號星巖。山東聊城人。順治三年。一甲一名進士。授弘文院修撰。四年。充會試同考官。五年。充明史纂修官。八年閏二月。遷國史院侍講。九年正月。充太宗文皇帝實錄纂修官。六月。遷左庶子。十年正月。遷秘書院侍講學士。五月。遷少詹事。閏六月。擢國史院學士。七月。教習庶吉士。十一年八月。授秘書院大學士。十二年正月。

詔陳時務。因條上安民三事。又命作賓政要覽後序。二月。諭獎密勿抒誠諸大臣。加以漸太子太保。尋改國史院大學士。充文武殿試讀卷官。時編輯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聖訓。暨通鑑全書。以漸並充總裁。又承旨撰內則衍義。會戶部進新修賦役全書。亦命覆核。十三年八月。京察自陳乞罷。得旨。卿輔弼重臣。醇誠樸慎。勤勞密勿。倚任方殷。豈可引例求退。著益抒猷念。佐成化理。十四年二月。以漸同庶子曹本榮奉諭曰。朕覽易經一書。義精用博。範圍天地萬物之理。自魏王弼唐孔穎達有注釋正義。宋程頤有傳。迨朱熹本義出。而後之學者宗之。明永樂間命儒臣合元代以前諸儒之說。彙爲大全。於易理多所發明。但其中同異互存。不無繁而可刪。華而寡要。且迄今幾三百年。儒生學士發揮經義者。亦不乏人。當並加採擇。輯成一編。昭示來茲。爾等殫心研究。融會貫通。務期約而能該。詳而不複。俾羲經奧旨。炳若日星。以稱朕闡明四聖作述至意。十二月。修易經通註以進。十五年二月。偕學士李霨充會試主考官。入闈舊俱攜書籍。至是言官奏定禁例。以漸疏請凡出題應用書籍。敕部照例給發。庶免漏誤。下部議。令內監試察驗。仍准攜入。以漸因闈中咯血。疏言入闈七日。幸硃卷尚未謄進。乞賜另遣一員。同李霨任事。得旨。著力疾料理闈事。四月考滿。加少保。九月改內院爲內閣。授以漸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屢以疾乞假。溫旨慰留。聖祖御極。復疏乞罷。解任在籍調理。康熙四年四月卒。年五十有七。以漸爲官。以清勤著。學者稱星巖先生。著有貞固齋詩集。

趙吉士

趙吉士。安徽休寧人。寄籍杭州。順治八年舉人。康熙七年。選山西交城縣知縣。縣居萬山中。巖磴參錯。孔河出塔莎谷東南流會於汾。故水曰交水。山曰交山。縣曰交城。地近屈產畜。馬絕有力。饒灌木。歲取其材以爲利。時禁民間養馬。又廢南堡村木廠。由是利爲文水所奪。交人重困。武弁路時運以需索擾民。民殺時運作亂。鄰邑諸盜亦並起。而大同總兵姜壤反。盜遂與壤黨姜建雄合陷交城文水汾州清源徐溝太谷。官兵克之。壤誅。建雄走。餘賊

潛山中。滋蔓不能制。吉士將之官。或問曰。若何靖盜。吉士曰。其必先撫後剿乎。不先撫無以攜其黨。不終剿無以絕其根。到官。浹旬有投撫者數十人。人給一示。令招其黨。大閱南門外。分鄉營兵列左右。士民願與校者聽。得技勇百人。是歲饑。錄山中貧民七十人。使家人與雜處。得悉羣盜陰事。遂申警備。令鄉紳家出一丁與民均役。分夜巡城。城中肅然。又行保甲團練法。犯者由甲長練總鄉督以達於縣。匿賊者連坐。不入甲者以姦民論。鄰盜相戒不入境。交城賦額二萬二千。山賦居大半。多抗不償。有河北都賦倍諸都。吉士率數十騎至其地。爲陳朝廷威德。勖以力耕保妻子。慎勿爲盜取族滅。聞者竦息。日暮宿土窰中。有來訟者。平其曲直。左右多賊黨。吉士若弗知。明日復深入。陰察其地勢民情。至木欒窰。把總蘇成甫迎之。乃偕歸。是歲。山民無逋賦者。八月。吉充鄉試同考官。而蘇家崖礦盜起。吉士還縣。令廣購糧草。賊謂官兵且大至。散去。捕得數十人。置之法。未幾。交山賊楊芳林芳清等復肆行焚劫。吉士入山勸農。有惠崇德者。故從姜瓌反。至是跪馬前自首。吉士撫慰之。爲易名重生。明日宿其家。詢二楊所在得實。大饗山民。立禽二楊。杖二十。繫之。密遣卒從間道械以入城。山民黨賊者愕視不知所爲。吉士召山民徧飲以酒。度二楊去遠。乃整伍出山。賊渠任國鉉鍾斗等糾衆尾其後。卒不敢發。會陝西叛弁黃某部衆二百餘踞葫蘆川與國鉉等合。葫蘆川有東西兩川最險要。吉士遣山民持書付斗與國鉉。僞爲誤投黃弁者。黃弁驚疑。率衆出山去。國鉉等無所恃。乃就撫。靜樂李宗盛踞山爲盜主。九年春。遣其黨趙應龍劫清源溫氏。遇校官李開秀殺之。吉士遣惠重生入山說國鉉等。謂官兵且剿葫蘆川。若獻趙應龍可脫罪。國鉉恐。致書李宗盛紿應龍縛付重生。應龍恨爲所賣。乃盡發諸盜陰謀。且爲吉士畫除宗盛策。吉士乃械應龍赴太原。自會營兵剿宗盛。別遣重生往說國鉉等。俾毋動。羣盜聞所購祇宗盛。率自保莫爲用。宗盛走。被擒。而兩葫蘆賊日夜爲備。且謀劫縣城。吉士從容治文書行鄉飲酒禮。賊聞備少弛。近兩葫蘆口三十里有靖安廢堡。吉士築之。會總督欲調官兵盡誅交山盜。吉士曰。劇盜有名著不過十餘人。其他率烏合。一鬨盡剿。恐山中向化之民。畏罪自疑。反爲賊用。今靖安堡初復。但請協兵三百。以駐防爲名。剋期入山。賊可一戰擒也。從之。吉士自太原偕守備姚順率兵至縣

大閱享賓。夜半席未散。吉士起。馳馬出南門。則姚順蘇成甫已集兵門外。會師疾驅。未五鼓行四十里至水泉灘飲犒畢。始語順等曰。此行奉詔討賊。非爲駐防。來少遲。且得罪。遂令把總王國振由西冶川進襲東葫蘆。蘇成甫進襲西葫蘆。吉士偕姚順進駐東坡。低語順等曰。賊謂吾由堡進兵。近堡以東必設備。今由間道得至此。此地爲兩葫蘆要道。據之則東西援絕矣。國鉉等聞。姚順駐防靖安堡。僞就撫以餌順。及至堡寂然。乃大驚走還。羣呼曰。官兵入山矣。兩葫蘆賊皆走上三座崖。且語山中民官兵將屠山。從者千餘人。吉士率兵前進。令安營止宿。明日遣人至崖下。諭之曰。官謂汝等皆良民。毋爲賊脅。官且按戶稽丁。不在者即以賊論。衆乃稍稍去。僅存二百餘人。吉士曰。此真賊矣。乃分兵爲四。要賊去路。自收軍駐橫嶺。已而崖上賊竄走。伏兵起。擒獲甚衆。吉士復益兵進獨石河入爛圍山。永寧馮養成糾衆來援。官兵大敗之。餘賊逃入鄰境。吉士馳報太原府。發諸縣兵夾擊。而己收兵駐獨石。縱諸降賊質其妻子。俾捕他盜以自贖。先後均就獲。入山旬有六日。盜悉平。乃召山中民始終不降賊者三十七家。賚以牢酒。立爲約正。其素不與徭役者。編其籍入都圖。自後交山無賊患。初吉士患山路深阻。命山中民都具一圖。鱗比爲大圖。日召山中父老詢徑途曲折。注明圖間次及永寧靜樂諸山。朗若列眉。每獲賊善遇之。詢諸賊去來蹤迹。而上官亦知吉士能辦賊。不復拘以文法。故所向有功。吉士居官廉。軍中賞賚皆自備。班師日。鄉大夫斂金五百爲犒。辭不受。治交城五年。百廢具舉。論平賊功。徵入爲戶部主事。以母憂歸。服除。旋丁父憂。起復。仍補原官。二十年。奉使徵揚州關鈔。吉士寬以惠商。負販乘小舟。概免譏察。輸稅者自封投櫝。胥吏苛斂之弊盡革。二十五年。擢戶科給事中。有忌之者。劾其父子異籍。吏議被黜。旋補國子監學正。四十五年卒。交城祀之名宦祠。著有萬青閣集。

熊賜履

熊賜履。湖北孝感人。字敬修。一字青岳。順治十五年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十七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康熙二

年。遷國子監司業。四年。遷弘文院侍讀。六年。聖祖屢詔臣工直陳政事得失。賜履疏言。內臣者。外臣之表也。今國家章程法度。不聞略加整頓。而急功喜事之人。又從而意爲之。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不知無窮之弊已潛滋暗伏於其中。部院臣工。大率緘默依阿。託老成慎重之名。以濟尸位素餐之計。樹義者謂之疏狂。任事者目爲躁競。廉靜者斥爲矯情。端方者病爲迂腐。間有讀書窮理之士。則羣指爲道學。百計詆排。欲禁錮其終身而後快。乞皇上申飭滿漢諸臣。虛衷酌理。實心任事。化情面爲肝膽。轉推諉爲擔當。漢官勿阿附滿官。堂官勿偏任司官。宰執盡心論思。毋以唯諾爲休容。臺諫極力糾繩。毋以鉗結爲將順。則職業修舉。官箴日肅矣。七年。遷秘書院侍讀學士。疏言。朝政積習未除。國計隱憂可慮。皇上聰明天亶。天下之人。靡不翹踵拭目。仰觀德化之成。而設施措置。猶未足厭服斯人之望。年來災異頻仍。饑荒疊見。正宵旰憂勤。徹懸減膳之日。乞時御便殿。接見儒臣。講論政治。行之以誠。持之以敬。庶幾轉咎徵爲休徵。疏入。內大臣鼇拜傳旨嚴飭。賜履不能實在指陳。妄行冒奏。以沽虛名。下部議處。應降二級調用。上寬免之。未幾。上命康親王傑書等。勘鞫鼇拜結黨專權罪。賜履嘗以上即位後。未舉行經筵舊典。謂宜慎選儒臣。以資啓沃。並請備記言記動之職。設起居注官。又以上欲巡幸邊外。疏請停止。九年四月。擢國史院學士。十月。改內三院爲內閣。設翰林院。以賜履爲掌院學士。會復設起居注日講官命賜履充之。又充經筵講官。十年六月。乞省母疾。命勿開缺。十一年。命教習庶吉士。十二年。充會試副考官。十四年三月。奉旨著陞內閣學士。於是授武英殿大學士。時恭輯太祖太宗聖訓。御撰孝經衍義。重修太宗實錄。賜履並充總裁官。十五年六月。陝西總督哈占有盜犯已獲。開復疏防官員一疏。吏部議賜履票擬錯誤。欲詰各杜立德攻寫草簽。復私取嚼毀。失大臣體。革職遂罷歸家江寧。二十三年。上南巡。賜履迎駕。召對良久。御題經義齋扁額以賜。二十七年六月。授禮部尚書。十二月丁母憂歸。二十九年十一月。仍授禮部尚書。三十年。充經筵講官及武會試正考官。三十一年二月。命往江南察審運河同知陳良謨訐告河道總督王新命勒取庫銀事。鞫新命及良謨並挪移庫銀。論罪如律。十月。調吏部尚書。會河道總督靳輔奏所屬州縣開河、築隄、建壩、栽柳之民間田地。應

令督撫察勘。豁免額賦。上特遣賜履前往。會同督撫察勘。尋還奏高郵山陽等州縣。應豁免額賦田地三千七百二十八頃有奇。三十三年。九卿會推兩江總督以吏部侍郎布彥圖等十二人列奏。上詰問保舉布彥圖者何人。大學士等以賜履覆奏。上以尚書庫垿納與布彥圖同旗同部。素所稔知。諭責之。實賜履弗問。三十五年七月。御史龔翔麟劾奏吏部擬補擬選。先後互異。單月府州縣缺壓歸。雙月河工咨留人員。或准或否。高下其手。尚書熊賜履竊道學虛名。負恩溺職。應與久任吏部之侍郎趙士麟嚴加處分。得旨。吏部回奏。復下都察院察議。以回奏含糊矛盾。賜履與尚書庫垿納侍郎趙士麟彭孫遹。並應降三級調用。上命從寬留任。三十八年。授東閣大學士。時纂修平定朔漠方略及明史。賜履充總裁官。四十二年三月。以年屆七十乞休。得旨。准以原官解任。仍食俸留住京師。用備顧問。四十三年。賜御書壽考匾額。四十五年十月。疏辭食俸。乞歸江寧。命乘驛官爲護送。四十六年。上閱河駕幸江寧。召見慰問。賜御用冠服。四十八年十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贈太子太保。賜祭葬如典禮。謚文端。所著有經義齋集。學統。學辨。學規。學餘。閑道錄。下學堂劄記。讀修堂集諸書。

閻堯熙

閻堯熙。字涑陽。河南夏邑人。祖籍山西太原。康熙四十五年進士。五十二年。除直隸藁城縣知縣。邑濱滹沱河。常以秋浸溢。爲築隄建木樁數千。以捍其衝。夾岸植柳以固之。水不爲患。雍正元年。調南宮縣。未幾。擢晉州知州。州瀕河。河失故道。蕩析民居。請設法安集。民免河患者來謝。扶攜老稚。相屬於道。堯熙曰。聖恩我何與。令望闕拜。復念遠來。給百錢以資裹糧。散錢十萬。民益感激。泣下曰。真父母也。怡賢親王奉使過晉。開其名。奏循良第一。授山東青州府知府。未之官。改授浙江嘉興府。俗健訟。良懦不得直。府訟批縣。或不理。狡黠者益無忌。堯熙始至。日判狀三百。比對簿。自請息者二百餘。庭折數十。得豪民張某狡黠狀。杖殺之。民讙然稱快。府賦重。吏胥因緣爲奸。民完如額。官不知。民亦不自知。前官累以缺賦課殿去。堯熙巡行清理。民始知額。歲無逋賦。海鹽縣塘工不就。總督

李衞欲開引河。堯熙言滷水入內河。田畝皆傷。非特壞廬舍糜帑金也。議遂罷。營弁緝私鹽。縱其梟。持他人抵罪。堯熙言其誣。總督不聽。庭爭再三。總督乃自勘釋獄。愈賢堯熙。累遷湖北按察使。前政深刻。堯熙至。務生全不苛。擢四川布政使。成都當康熙時兵燹未久。人稀穀賤。故滿兵願得銀。雍正以後。生聚多。穀貴。又願得穀。或徇其意。請於朝。令民受銀購穀給兵。而滿兵亦欲仿行。堯熙不可。督兵爭之。堯熙曰。滿兵例不出城。文字言語與漢殊。故代之購。漢兵募自民間。父子兄弟皆民也。奚不自購而煩代購乎。督兵語塞。事遂止。堯熙質直。好面折人過。雖上官不少假。然宅心光大。勇於從善。初至成都。聞錢價貴。榜平其直。以成都知府王時翔言立毀榜。又總督議徙涼州駐防兵於成都。拓滿州城。堯熙與時翔按圖籍力爭止之。乾隆七年卒。劉紹攽九疇集

蔣國柱

蔣國柱。漢軍鑲白旗人。父筌。官佐領。國柱。初充官學生。順治四年。授都察院啟心郎。十一年二月。遷僉都御史。十月。擢工部右侍郎。十三年六月。調戶部左侍郎。十月。命提督操江。兼安徽巡撫。十五年八月。部議國柱任工部時。監造乾清宮工程不固。應革職。得旨追奪賞賚。從寬留任。九月。以漕額全完。又捐賑寧國太平水災平民。加兵部尚書。十六年二月。疏言。海賊鄭成功謀犯內地。臣膺操江重任。未敢刻忘戒備。如下江南岸岡山營。北岸三江營。逼近海洋。洲港錯雜。上之瓜洲京口。人烟輻輳。漕糧數百萬。由茲北上。海逆覬覦思逞。匪伊朝夕。臣數次巡視。凡烟墩礮臺木樓悉修整。以資偵守。抽調操撫兩標官兵。隨帶戰馬船隻。設防於瓜洲等處隘口。分班巡徼。岡山三江之界。譚家洲以北。則列巨纜橫江。洲以南。則置木牌截流。謹以布置機宜。及長江險要形勢。繪圖陳奏。得旨。圖留覽。下部知之。三月。調江寧巡撫。先是正月。國柱疏劾按察使盧慎言貪虐。在巡撫衞貞元糾參之後。奉旨回奏。以司道未揭。百姓未控。申辨下部察議。始既徇隱。後復巧言文飾。應革職。得旨留任。六月。國柱自江寧之蘇州。抵鎮江。海賊已陷瓜洲。國柱與提督管效忠。率兵沿江堵禦。敵衆登岸。官軍迎戰失利。退回江寧。副將高謙等以鎮

江城降敵。國柱退駐常州。檄調崇明總兵梁化鳳。率兵四千赴援。七月。國柱進軍丹陽。梁化鳳趨江寧。會滿漢兵擊敵潰遁。國柱即率標兵馳至鎮江。遇敵。擊敗之。城中敵衆縱火乘船遁。遂復鎮江。鄭成功引船二十餘。將襲崇明。國柱遣遊擊劉國玉等。趨崇明守禦。檄梁化鳳還鎮。八月。疏言。自江寧大捷之後。料賊必犯崇明。急令鎮臣旋師。未渡而賊艘大至。臣親至七丫海口。相度形勢。海面遼闊。距崇邑二十餘里。遙見施琅河等處。賊艘密布。即發各營兵船。出口拒賊於白茆。翌日。鄭成功親統大艘二十餘。齊至崇明。上抵平洋沙。下至排沙。銜尾停泊。別遣兵數萬登陸。豎木寨雲梯。用礮攻城。遊擊劉國玉等。奮勇堵禦。連敗賊衆。大軍出七丫口。敵乃南遁。獲大礮器械。船隻木寨無算。得旨。下部察敘。十七年三月。論失陷鎮江罪。應斬。詔從寬革職。籍沒。十八年四月。國柱以鎮江失守後。即檄梁化鳳軍援江寧。及崇明敗敵事。列疏自陳。聖祖慰諭之。九月補右通政。十月。遷秘書院學士。尋授山東巡撫。康熙元年。疏言。登文兩營。歲需兵餉十五萬有奇。坐派登州府屬。就近支領。自遭于七變亂以來。徵輸難繼。請動藩庫銀五萬兩。解運支應。俟催徵補還。下部議行。二年三月。疏報丈量清出樂安壽光等各州縣。欺隱迷失。及混入民地之竈地。共一千四百十一頃有奇。有自前明以來。編入民糧者。有因人戶俱絕。報作迷失者。應撤出歸竈。其民地缺額糧銀。請於荒蕪民地內。勸諭開墾。補足完課。從之。五月。丁憂回旗。六月。議敘國柱。在山東察解逃人九百餘名。加工部尚書。進階正一品。三年六月。授浙江巡撫。四年三月。疏言杭州地狹民稠。無尺土不輸將國課。駐防滿兵。樵採未免病民。請於額餉之外。加給柴價銀兩。部議各省滿兵餉有定額。無支給柴薪之例。其兵丁樵採。恐損民間桑樹。令將軍禁止。五年三月。疏言。浙江寧台溫三府。頻經海寇。自順治十八年間。遷沿海居民於內地。樹樁爲界。以杜通海之奸。而患始息。其界外丁田錢糧。已於康熙元年題准蠲除。界內荒田。招墾九萬餘畝。尚有水衝沙壓一十六萬二千一百餘畝。舊課未除。莫敢承佃。此界內田土之無徵也。界外雖經蠲除。尚有匠班漁戶等課。不入丁田。失於開報。今海禁既嚴。片板不許下海。匠戶漁戶逃亡。稅課疊欠。此界外土田之失報也。今勘丈屬實。合界內界外。請蠲銀一萬五千八百餘兩。米二千二百餘石。以甦民困。仍將界內田地設法招墾。俟

三年成熟起科。又請捐仙居臨海二縣續報荒田無徵銀五千四百餘兩。又奏台溫等六衞所。及歸并縣徵之金鄉海門等四衞屯糧。蠲除軍興時加增銀數。照舊額徵輸。內有積欠金鄉。改入平陽。界外屯田無徵銀三百二十餘兩。并請捐免。俱下部議。從之。四月。疏言處州一郡。僻處萬山之中。疊石爲田。水旱易困。前明即遭寇虐。至順治十五六年。始盡滅除。丁戶凋零。歲賦缺額。統計麗水等九縣。荒田三十九萬五千三百餘畝。荒地五千八百餘畝。每歲無徵銀三萬二千餘兩。無徵米二千四百餘石。積下未完正項錢糧十餘萬兩。自順治十六年以來。縣官因錢糧被參降革。與憂鬱身亡。憤激自經者。計三十餘員。催科計拙。官民交困。請全行蠲免逋欠荒額。責令道府縣招墾。照例起科。得旨。麗水等九縣田土荒蕪。錢糧疊欠。經徵縣官被參降革亡故。至三十餘員。巡撫以下官。平日所司何事。明白回奏。於是前任巡撫朱昌祚。總督趙廷臣。皆奏言向以處州田荒賦欠。屢檄清查。實荒田畝確數。實因處屬田段零星。崖谷溪澗。按弓積步。未易科算。且數年間。印官緣逋賦降革死亡者。多冊報不齊。未經題請。今丈量確實。應如國柱奏捐免。并下部議行。六年九月。自陳求罷。不許。七年正月。疏言。部議裁守巡各道一百八員。以爲節省裕餉之計。浙省九道。盡在裁汰之中。所留四十員。內有福建廣東巡海道各一。江南淮海道一。山東登萊道一。蓋因封疆重務。惟防海爲急。浙省寧台溫三府。尤爲海洋衝要之區。有招撫投誠安插流移諸務。請設寧台溫巡海一道。駐劄台州。下部議。從之。八月。浙東被水。國柱由台溫至處州紹興履勘。請分別捐免各縣銀五千七百餘兩。并臨海天台二縣衝沒田畝。全除額賦。下部議。如所請。十二月。卒於官。賜祭葬如例。

蔡毓榮

蔡毓榮。字仁菴。漢軍正白旗人。漕運總督蔡士英次子也。初任佐領。兼刑部郎中。尋授京畿道御史兼參領。遷祕書院學士。康熙五年。授刑部侍郎。七年。遷吏部侍郎。九年。授四川湖廣總督。駐荆州。十年。疏言。蜀省民少田荒。宜廣招開墾。凡候選及現任人員。招民三百戶者。議敍即用。即陞。墾熟田畝。寬限五年起科。又言。蜀省衝要營員。請

照沿邊例題補。十一年疏言。移駐弁兵。其子弟有讀書者。應准入籍考試。十二年。請裁遵義總兵官。改鎮松潘事。並下部議行。是年十二月。吳三桂反。毓榮疏言。雲貴總督甘文焜手書遺臣。言吳三桂反。臣隨調沅州總兵官崔世祿。疾赴貴州禦之。令彝陵總兵徐治都永州總兵李芝蘭各率兵繼進。十三年二月。分設四川總督。改毓榮專督湖廣。以前招民墾荒敘功加兵部尚書銜。先是。沅州陷。崔世祿降。至是常德澧州長沙岳州相繼失守。部議毓榮當賊未陷常德時。不即令桑額往。調度無能。應革職。命從寬留任戴罪圖功。毓榮遣中軍副將胡士英等分防江口。值叛鎮楊來嘉等踞南漳縣之天門寨馬良坪諸處。出掠城邑。遣襄陽總兵劉成龍率兵禦剿。屢奏捷。時廣西提督馬雄叛應吳三桂。以逆書與兩廣總督金光祖。詭言毓榮欲攜綠營兵數千赴岳州降敵。金光祖爲毓榮姻戚。密遣人告之。蔡毓榮因疏陳狡謀誣陷。請解任回旗。上命以殫心供職。勿因逆書引嫌。十四年九月。大將軍順承郡王勒爾錦奏增設綠旗兵援剿二營。領以兩副將。詔毓榮統轄之。毓榮尋疏言。吳逆久據湖南。而湖南之長沙。與江西之吉安袁州接壤。郴州桂陽又與吉安之龍泉接壤。若楚省大兵由荆岳諸路進。而江省大兵亦由袁州諸路會期進攻。使賊三面受敵。首尾不能相顧。則我兵之勢合。而賊兵之勢分。一舉而膚功立奏也。又言。前此屢奉恩諭。陷賊官民來歸。悉赦已往之罪。且不惜數百里之帑金。用兵剿賊。無非爲救民水火計。惟是烽燧之區。或不暇辨是民是賊。恐俘戮者衆。乞敕統兵王貝勒遴選滿洲賢員。齎奉撫民敕諭。隨師前進。每收復城邑。即稽察戶口。悉予安輯。賊黨以外。戒無妄殺。則脅從之衆。無不聞風投順矣。疏並下所司議行。十七年。毓榮奉詔率兵五千。隨貝勒尚善剿岳州。因同討逆將軍鄂納等率舟師進剿柳林嘴及君山。用礮擊沈敵舟。殲敵無算。敵犯糧艘。夾擊敗之。斬級千餘。是年吳三桂死。以次恢復岳州長沙衡州等府。十八年三月。毓榮疏言。洞庭湖中之君山。有龍神廟。久著靈顯。唐封爲利涉侯。宋加封順濟王。我朝順治四年。王師過湖。祈風有應。委官葺新。昨歲七月。大軍攻取湘陰。風浪疊壞船艦。臣同討逆將軍鄂訥登山虔禱。即風靖浪平。克復岳城湖南諸郡底定。固皆皇上威福所致。亦賴湖神護助。請敕賜封祀。以旌神功。疏下部議。視嶽鎮海瀆等。封爲洞庭湖之神。遣禮部祭告。十月。

毓榮疏言。湖南惟辰州一府。尙爲賊踞。而楓木嶺神龍岡兩路。皆極險隘。我軍士馬疲困。宜暫休息。俟糧草克繼。會期進剿。上命給事中摩邏郎中伊爾格圖傳諭曰。逆賊敗遁負險。未可專俟馬兵。宜用綠旗步兵前進。聞蔡毓榮所屬官兵。甚爲強壯。以此兵力。何難剿除將滅之寇。從古險隘地方。若不攻取。豈有自定之理。其如何恢復辰沅。速定雲貴。詳議以聞。毓榮疏言。辰沅水路直達武陵。賊既扼險於陸。又復據泊上游。若我師由陸路進攻。恐賊以輕舟順流。反襲我後。宜造八槳小船二百。水陸並進。並請專責一人。總統諸路綠旗兵。上允其議。即授毓榮爲綏遠將軍。賜敕總統綠旗兵總督董衛國提督趙賴等。並受節制。十九年三月。分路破敵楓木嶺辰龍關。並擊壞敵船。復辰州沅州及瀘溪浦麻陽等縣。閏八月。定邊大將軍貝子彰泰。與毓榮由沅州進征貴州。奏言綠旗兵與滿洲兵已會合一處。若各自調遣。恐未能併力奏功。上命毓榮一切軍機。關白大將軍。商酌以行。十月。毓榮同董衛國督兵復鎭遠府。隨彰泰定貴陽。二十年正月。彰泰奏。賊衆萬餘。欲據盤江。已遣兵固守鐵索橋以禦之。上命親統大兵。平定滇中。三月。毓榮隨彰泰抵雲南省城。營於歸化寺。敵將軍胡國柄等糾衆萬餘。列象陣拒戰。分隊進擊。大敗其衆。陣斬國柄及敵衆無算。是月。吳世璠自殺。其黨以城降。雲南平。毓榮還任湖廣總督。復原職。二十一年六月。調雲貴總督。疏言。雲貴兩省。險要邊疆。又當新復之初。督標兵舊設四千。未足資彈壓。請增兵一千。分爲五營。又因議裁吳逆所設十鎭。請改爲六鎭。在迤西者曰鶴麗。曰永順。曰楚姚。蒙景。在迤東者曰開化。曰臨元。澂江。曰曲尋。武靖。又言中甸在金沙江外。舊轄麗江土府。爲吳逆割畀蒙番。通商互市。今互市已停。而蒙番所設喇嘛營官未撤。宜令土知府木堯。仍歸其地。十月。又奏籌滇善後事宜。分別十疏。一曰。蠲荒賦。逆賊踞滇八載。按畝加糧。驅之鋒鏑。地曠丁稀。今各府州衞所報無徵地丁額賦。應亟予蠲除。招徠開墾。二曰。制土夷。前此土目世職。不過宣慰。吳逆濫加僞職。或至將軍總兵。投誠之時。權照僞銜給劄。今當悉行追繳。換給土職。其應襲者。年十三以上。令赴儒學習禮。起送承襲。族人子弟。准就試州縣。舊被吳逆奪職者。察明宗派予襲。以示綏柔。三曰。靖逋逃。有逆屬舊人。爲駭鼠竄者。有徵兵奉裁。乘間免脫者。有八旗僕從。不隨師凱旋。潛匿滇境者。宜定首報賞格。

重懲窩隱。所獲之人。按律量從末減。自必聞風投歸。不致以畏死之故。竄入生番矣。四曰。理財源。滇省賦稅無多。兵食仰給他省。惟產五金。可令民自開礦硐。而官總其稅。省會及祿豐蒙自大理增設鑪座。以廣鼓鑄。故明沐氏莊田及入官叛產。均令變價。以裕鑄本。其田仍一例納賦。又兵弁皆有餘丁。宜令酌墾各營荒地。起科後編入里甲。賦有餘而餉可節。實爲邊備至計。五曰。酌安插。逆屬家人。曾隨賊伍者。應遣發極邊。若僅受僞銜。並未從行助逆。宜免其遷徙。以示矜全。六曰。收軍仗。私造軍器者。應坐謀叛論罪。其土司收藏刀槍及民人以鉛硝硫黃貿易者。並當嚴禁。七曰。勸捐輸。滇省民鮮蓋藏。偶有祲災。無從告糴。請暫開捐監事例。以備積貯。八曰。弭野盜。魯魁在萬山中。初爲新嚞阿蒙土人所據。嘯聚爲盜。內通新平開化元江易門。外接車里孟艮鎮元猛緬。向者吳逆煽亂。悉皆頹壞。今武功既成。宜倡文教。有倡率捐修者。錄敍以勵之。其逆黨所踞官寨廨宇。宜仍給爲公署。聽其自葺。至通省稅糧既有成額。宜均本色。折色之數。酌存留起。運之經黔滇驛站。一例酌增工食。則民間永無派累矣。疏入。上以所奏各款。有合時務。下九卿詹事科道議行。尋諭曰。士司等賴刀槍捕獵。以爲生計。勿概禁止。先是。毓榮自貴州進征雲南時。疏劾提督趙賴駐守貴州。抗違檄調進征官兵。議政王大臣等。以趙賴已奏明防守緊要。難於遣發寢議。毓榮復劾總督董衛國不聽調度。違誤軍機。上命事平時再議。二十二年。部議董衛國未曾違誤。且有復鎮遠功。請免議。上以毓榮妒功誣奏。下部議。削五級。二十五年閏四月。改總督倉場侍郎。十月。改兵部侍郎。十二月。領侍衛內大臣。佟國維等奏。侍衛納爾泰自首前次奉使雲南回京後。毓榮令其子琳魄以銀九百兩。又內務府新自雲南歸旗之革職知州文定國。以毓榮隱匿應官婦女。及徇縱逆黨狀。入奏。詔法司勘鞫得實。擬斬立決。籍沒。命免死。與其子琳並遣發黑龍江。後赦還。三十八年卒。有通鑑本末記要傳世。

魏裔介

魏裔介。字石生。號貞庵。一號蒿林。直隸柏鄉人。順治三年進士。由庶吉士授工部給事中。五年二月。疏請舉行經筵日講。以隆治本。得旨報聞。是年充山西鄉試正考官。六年轉吏科給事中。以母喪歸。九年。補原官。疏請時御正殿。晉接羣臣。令部院科道等官面奏政事。又言。各州縣間遇災荒。既經報部。例得蠲緩錢糧。即與停徵。以杜吏胥欺隱。並就各州縣所有積穀及存貯之銀。先行賑貸。並下所司議行。先是。江南既定。明兵部尚書張縉彥。赴招撫大學士洪承疇軍前投誠。至是河南巡撫吳景道援恩詔薦舉。部議予錄用。裔介疏言。縉彥在明朝。身任中樞。值流賊李自成逼北京。匿不以報。有盧杞賈似道之奸。而庸劣過之。若復列朝班。恐貽羞士類。乞敕部擯棄。以協輿論。疏下部察議。以事在赦前。予外用。十一年。裔介遷兵科都給事中。疏劾撫湖南將軍續順公沈永忠。當流賊孫可望犯辰州時。擁兵坐視不救。致總兵官徐勇辰常道劉昇祚等。守城力竭戰死。乞賜罷斥。以懲庸懦。疏下所司察議。永忠罷任削爵。十二年。疏劾福建提督楊名高。禦剿怠玩。致漳州郡邑爲鄭成功淪陷。名高坐罷任。是年遷太常寺少卿。尋擢左副都御史。十三年。疏劾大學士陳之遴。心術不端。營私植黨。之遴旋奉詔解任。發遼陽閒住。時孫可望盤踞貴州。鄭成功踞張海島。裔介疏言。孫賊借峒蠻爲助。而峒蠻之甘爲所用。弗歸順我朝者。因欲收其舊有之敕印也。宜命在事諸臣。加意招徠。給以新敕印。其舊者聽其存留。俟向化有年。再籌收繳。則歸順者多。助賊者少。至鄭賊自明天啟之季。作亂海上。已三十年。我之水師無多。若揚帆大海以擣其巢。非所素練。惟於沿海要地。增兵築堡。使賊船不得泊岸搶掠。俟其疲於遠涉。坐而受困。然後招其攜貳。散其黨與。海患可以漸平。又請定教官每年考察之例。令學政刊布明儒薛瑄王守仁等講學諸書。以培真才。並下部議行。十四年二月。擢左都御史。四月。因欽天監推算次月日月交食。裔介上疏。請廣言路。停緩工量。寬州縣催科考成。速請恩赦。應釋滯獄。減調移之兵。節供應之費。上嘉其奏。下部詳議行。七月。同左副都御史能圖等。疏請更定世職襲例。上以所

奏似有受囑徇私情事。召集詰問。下部論罪。能圖倡議。變亂成例。革世職。裔介坐附和。應革職。詔從寬留任。尋遇恩詔復職。十六年。諭獎勤勞。奉職諸臣。加裔介太子太保。十七年二月。裔介以京察自陳。得旨御史巡方。屢以貪黷敗檢。魏裔介爲臺臣長。曾未據實糾參。殊負委任。削去太子太保。並所加一級。仍舊供職。會陝西巡撫張自德爲給事中金漢鼎疏劾贓款解任。給事中孫光祀因劾裔介。曾以洮岷道劉澍致託自德。故稔知自德貪婪。不敢糾劾。詔裔介回奏。裔介言不劾自德。由聞見不廣。劉澍赴任時。曾與自德書。言當教誨之。勉作循吏。上以裔介既吐真情。予免議。五月。疏劾大學士劉正宗成克鞏。欺罔附和諸罪。詔正宗克鞏回奏。未得實。下法司勘鞫。並革裔介職與質訊。正宗獲罪籍沒入旗。克鞏革職留任。裔介復原官。時因雲南福建用兵。裔介疏請敕部綜計軍需足用。即停止加派直省州縣錢糧。得旨除已派外。其未派者。並行停止。康熙元年。雲南平。裔介疏言。雲南既有吳三桂藩兵數萬。及督提兩標綠旗兵。則滿洲兵可撤。但滇黔川楚之遼闊。不以滿洲兵鎮守要地。倘戎寇生心。恐鞭長不及。荆襄乃天下腹心。宜擇一大將領滿洲兵數千。常駐其地。無事則控扼形勢。可以銷奸宄之萌。有事而提兵應援。可以據水陸之勝。疏下部議。部臣援順治十二年奏。設武昌駐防。有擾驛累民。不准行之諭旨。寢其事。裔介復謂移舊駐武昌之湖廣總督於荆州。部議從之。二年。遷吏部尚書。三年。擢保和殿大學士。六年。充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錄總裁官。遇恩詔加一級。九年。充會試正考官。是年四月。內院承旨會同吏禮二部選新進士六十人。試以文字。分擬上中下三等入奏。上親定二十七人爲庶吉士。明年正月。以老疾乞休。准解任回籍調理。十一年。實錄告成。加太子太傅。二十五年四月卒。賜祭葬如例。雍正十年入祀賢良祠。裔介生平服膺於窮理盡性之指。所著有兼濟堂集。及希賢錄諸書。乾隆元年。上念裔介與尚書湯斌等。未數易名之典。詔予追謚。謚曰文毅。

魏象樞

魏象樞。字環極。山西蔚州人。明崇禎舉人。本朝順治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改授刑科給事中。以明季大弊未

禁革者。督撫按驗用之官舍太雜。道府州縣之胥隸太濫。疏請清理。報可。五年。轉工科右給事中。尋轉刑科左給事中。劾安徽巡撫王懿徇庇受賄。罷之。八年。世祖初親政。其時有司有以私徵侵帑坐罪者。因上疏極陳其弊。請飭州縣。各依易知單造格眼冊。註明人戶。姓名。糧銀款目及蠲賑各清數。呈大吏覆驗。印發開徵。又請定藩司會計之法。以杜欺隱。立內外各官治事之限。以清稽滯。皆報可。九年。轉吏科給事中。十年。會大計連上四疏。皆言計典。其一言糾拾之舊制。宜復言官。不宜反坐。下所司議。著爲令。因奏白。順治四年。糾拾敝讜吏科左給事中。是年。以九卿科道會議總兵官任珍落職。怨望。罪大。學士陳名夏等漢官二十八人爲一議。議科臣坐徇黨負恩罪。應流。有旨釋免。各予降罰留原任。象樞供職如故。明年。以名夏父子。濟惡言官。不先事舉發。六科之長。皆鐫秩一級。象樞降補詹事府主簿。累遷光祿寺丞。十六年。以母老請終養。康熙十一年。母憂服除。用大學士馮溥薦。授貴州道監察御史。滿歲晉四品卿銜。仍掌御史事。屢有陳奏。大要謂。先教化。則宜崇臣僚之家教。亟治河。則定蓄任使之人才。正人心。則宜戒逕巧。勵天下。則宜輯禮書。聖祖皆是其言。是年冬。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明年二月。遷順天府尹。四月。轉大理寺卿。七月。擢戶部右侍郎。十二月。轉左侍郎。會西南用兵。上籌餉三疏。其略曰。確估價值。以清浮冒。嚴覈關稅。以防侵漁。慎用藩司。以清錢糧。從之。尋命同侍郎班迪。清理部庫。十七年。授都察院左都御史。首疏申明憲綱十事。時嘉定縣知縣陸隴其有清名。以盜案開報職名遲延革職。象樞疏舉之。鎮江府知府劉鼎溺職已極。而報陞糧道。絳州知州曹廷俞劣跡顯著。而不被糾察。象樞疏劾之。又以磨勘順天鄉試卷陳科場八弊。請設內簾監試御史。以重關防。陳學政十弊。請據爲三年考覈之實。廷議並著爲令。明年。遷刑部尚書。疏請留御史臺爲朝廷整肅綱紀。上可其奏。以刑部尚書銜留任。遵諭舉廉吏疏。薦原任侍郎高珩達哈塔雷虎班迪。大理卿瑚密色。侍讀蕭維豫。郎中文運。布政使畢振姬。知縣陸隴其張沐十人。皆得旨錄用。十九年。任刑部尚書。尋命同吏部侍郎科爾坤巡察畿輔稱旨。二十三年。以病乞休。許之。賜御書寒松堂額。寵其歸。因號寒松老人。著有儒宗錄。知言錄。寒松堂集。二十六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一。賜祭葬如典禮。諡敏果。雍正八年。入祀賢良祠。

朱軾

朱軾。字若瞻。一字可亭。江西高安人。康熙三十三年進士。由庶吉士改授湖北潛江縣知縣。四十四年。行取授刑部主事。歷遷本部員外郎中。四十八年。提督陝西學政。表章橫渠之學。以禮教變化氣質。關中正學大明。五十二年。授光祿寺少卿。五十四年。遷奉天府府尹。明年遷通政使。五十六年。授浙江巡撫。五十七年。條陳修築海塘六事。一築北岸海寧縣老鹽倉石塘。自蒲兒兜至姚家堰千三百四十丈。一石塘應高二丈。每丈壘石十層。縱橫側立。互相牽製。塘內面培土塘。使潮汐不致泛溢。一開中壩淤沙。復江海故道。則土塘石塘可免潮患。一築南岸上虞縣夏蓋山石塘千七百九十丈。一調委經理各官。以專責成。一專員歲修保固。又疏言。海寧縣沿塘俱浮沙。塘腳空虛。雖長樁巨石。難期保固。惟用水櫃法以松杉木爲櫃。實以碎石。以固塘根。仍用大石高築塘身。附塘另築坦坡。高及塘半。亦用水櫃法爲幹。外砌巨石二三層。以護塘腳。不致潮汐浸入。再塘內向有河道。名備塘河。爲居民築壩所淤。應去壩疏河。即以所疏土培岸。俱下部議。如所請。杭州南北兩關稅。例由巡撫監收。軾以稅口五十餘稽查匪易。請委員兼理。巡撫得專力封疆。錢糧亦不敢貽誤。部議以杭州府捕盜同知監收。仍令巡撫統轄。五十八年。疏劾巡鹽御史哈爾金筆帖式三格勒索商人。命刑部尚書張廷樞學士德音往審得實。論如律。五十九年。擢左都御史。六十年三月。丁父憂。命在任守制。軾疏懇辭。上不允。軾復請往軍營效力。上以山西陝西旱。發帑五十萬兩。命軾偕光祿寺卿盧詢。分往二省勸糶給賑。軾往山西。疏奏救荒五事。一被參司道以下貪劣人員。請從寬留任。令賚活飢民。以觀後效。一令富戶出資。協同商人於南省販糴。停淮安鳳陽等關米船課稅半年。紳士能捐賑者。按所捐數優敘。一各省驛站夫。大半虛冒。請查實募補。一人受募。即可活一家。一飢民流徙。請令所在地方官安置。能捐資贍養多人者。核實題薦。一飢民羣聚。易生癘疫。請交所在地方官設廠醫治。疏下部院會議行。八月疏言。積貯貴裕。有司平日侵蝕。一經報災。復借平糴借貸煮粥爲名。以少報多。有名無實。請敕各督撫詳

查虧空。數少者勒限補還。數多者即嚴究治罪。至因賑支倉穀。輒稱捐俸抵補。俸銀有限。倉穀甚多。不但抵補無期。且浮開捏報。借非實借。還非實還。宜清查勒限追賠。徇隱者議處。從之。又疏請山西建社倉以備荒歉。引泉溉田。以興水利。諭曰。凡建社倉。須擇地方殷實之人董其事。此人並非官吏。無權無役。借出之米。遣何人催納。即豐收之年。不肯還補。亦無可如何。若遇歉收。更誰還補。倘米石虧缺。勢必令同事者賠償。社倉之法。始於朱子。此法僅可行於小邑鄉村。若奏爲定例。屬官吏施行。久之與民無益。前朕巡幸山陝。知其地山多水少。並無河渠窪隰。閭有水泉。亦不能暢引溉田。今朱軾以建立社倉。引水入田具奏。即令伊久駐山西。鼓勵試行。若所言有效甚善。軾以冒昧引咎。乞免試行。得旨朱軾親至山西。深知地方情形。著仍留山西鼓勵試行。十一月。川陝總督年羹堯參西安府知府徐容鳳翔府知府甘文煊虧空銀米。請特簡親信大臣會審。上命軾赴陝會同審訊。尋鞫得實。論如律。六十一年二月。乞假葬父回籍。十一月。世宗即位。恭修聖祖仁皇帝實錄。軾充總裁官。雍正元年三月。加吏部尚書銜。尋加太子太保。四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以公慎校閱。輿論翕然。詔議敍。晉太子太傅。九月。充會試正考官。時修明史會典則例。並充總裁。二年六月。兼理吏部尚書。八月。復充會試正考官。上以軾曾任浙江巡撫。命赴浙議海塘事宜。並勘蘇松塘工。三年三月。疏言。浙江餘姚縣自浒山鎮西至臨山衛。舊土塘三道。係民竈修築。今民竈無力。應動帑興修。自臨山衛至上虞烏盆村。自烏盆村至會稽瀝海所。東西土塘七千丈。坍塌甚多。應於塘底開深二尺。填築亂石。上鋪大石。以固塘基。貼石築土塘。內植榆柳。近塘窪地。一概築平。又海寧縣自陳文港至尖山。土塘七百六十六丈。塘外積沙尚薄。水注塘下。應將土塘加寬。頂補條石。以防泛溢。其草塘七十四丈。並依式改修。再塘外亂石子塘。遮護塘腳最要。應修砌完固。其無子塘處。亦依式興築。又海鹽縣東自秦駐山三澗塞至西濱武場。石塘椿壞坍八十餘丈。應與衝潰之七十丈並築。統計需銀十五萬五千七百兩有奇。又疏言。江南華亭婁上海等縣。塘工自金山衛城北至華家角。土塘六千二百餘丈。內自崇缺墩至東灣九百六十九丈餘。緣洋面大小金山北積沙潮。直衝崇缺。塘坍入海。自金山墩至西新墩七百六十八丈。吳廠至張家舍二百八十

八丈。倪家路至三岔墩三百六十丈。周公墩至花家角千四百六十餘丈。皆老岸久坍。新塘屢潰。請均易土爲石。其餘二千四百丈。自上海汛頭墩至嘉定等處。水勢稍緩。土塘足捍禦。應堅築高原。密釘排樁。多種雜樹。以固塘身。計修築石塘土塘。統需銀十九萬二千九百兩有奇。疏下部。並議行。七月。疏言。國家封贈之典。榮及所生。所有本身妻室封典。可移之父母。即可移之祖父母。請凡四品以下文官。願將本身妻室封典移封祖父母者。皆許之。八品以下各官。例封本身。不及妻室。是以移封父而不及母。並請每格於例請八九品官。准封父母。不封本身妻室。又教授學正教諭訓導俱以正途補用。請將教授照知縣。學正教諭照縣丞。訓導照主簿例封繼母。生男請與嫡母俱封。又疏言。縣丞主簿雙月應選人員。皆四十五年前考授職銜之監生。年貌與部不符。預選之員。年近八旬內外。豈能供職。間有年非老邁者。核其考職時甚幼。情弊顯然。請暫停選。將康熙五十年以前願赴選之考職縣丞主簿。由各督撫考驗。擇年力未衰者送部銓選。至雙月應班二缺。現無可選之人。查捐納學政教諭訓導任滿者。改補縣丞主簿。向例歸單月選用。請將此項人員。除本班照舊補用外。並於雙月暫選二人。俟考職監生開選日。仍歸單月選。並從之。九月。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命偕怡親王往直隸查勘水利營田。十二月。合疏言。直隸之水會天津達海。北來爲白河。南來爲衞河。淀河貫乎其間。惟白河安瀾無患。衞河源出河南輝縣。至山東臨清州與汶合。東下德棣滄景。滄州南有磚河。青縣南有興濟河。乃減衞水故道。今河形脗合尚存。請照舊疏通。築減水壩以洩衞河之漲。又靜海縣權家口。亦宜築壩減水。至白塘口入海處。舊有石碶二座。磚河與濟河之尾。宜開直河一道。歸併白塘出口。澇則開放。不惟殺運河之漲。而河東積潦。亦得稍洩。再東西二淀。跨雄縣霸州等十餘州縣。畿南六十餘河水。會於西淀。經霸州之范家口。會同河。合子牙永定二河水爲東淀。蓋羣水所緪也。近諸淀淤塞。旁溢爲患。故直隸之水。必自淀始。凡古淀尚能存水者。均宜疏濬。並多開引河。使淀淀相通。其已淤爲田者。四面開渠。中穿溝洫。以達於河。於淀。疏淀內河身。爲衆流之綱。周淀舊有隄岸。應加高厚。無隄者量築。其趙北范家二口爲東西二淀咽喉。趙北口隄七里。現有石橋八。應加高闊。並於易陽橋南添木橋一。塘身高五六

尺。范家口北新開中亭河。近復淤宜疏深濬廣。其上流玉帶河對岸。爲十望河舊道。宜開張清口入中亭河。會蘇橋三垒河以達東淀。子牙永定二河以淀爲壑。子牙爲滹漳下水。清濁二漳。發源山西。至武安縣交漳口會。經廣平正定而滹沱河陽大陸之水會焉。考任邱舊志。子牙下流有清河夾河月河。皆分子牙之流趨淀。今宜尋故道決分。以緩其勢。永定河俗名渾河。水濁泥淤。遷徙無定。宜去淤以復故道。二河口俱在東淀之西。故淀常淤塞。前奉諭旨。令引渾河別由一道。誠經久計。今自柳叉口引渾河稍北。繞王慶沱東北入淀。約東子牙之西流。合爲一河。使永定子牙二河。分道而東。於淀內築隄。河自河。淀自淀。庶濁流不爲患。至高陽河宜疏故道。新安之三台村。宜開新河。及各處隄岸。均宜以時興工。再京東之灤薊。天津京南之文霸。任邱新安等處。宜各設營田專官經理。並請揀發人員委用。得旨嘉獎。下部議速行。四年正月。又合疏請分直隸諸河爲四局。南運河與藏家橋以下之子牙河。范家口以東之淀河爲一局。請令天津道就近總理。永定河爲一局。請改永定河分司爲河道。駐固安縣。總理其沿河州縣。各設州判縣丞主簿等分防。北運河爲一局。請裁去舊分司。令通永道兼管。范家口以西各淀地。及畿南諸河爲一局。請改大名道爲清河道。移駐保定府管理。其河道各員。必久任熟練。應聽直隸總督選題。引見簡用。其同知以下各員。俱於河員內選補。下部議速行。時上以浙江風俗澆漓。特設觀風整俗。使軾疏言。風俗之澆漓。莫甚於爭訟。昔臣巡撫浙江。知杭嘉湖紹四府。率多唆訟之徒。全無情實。告訐紛紛。查分守巡道。職任巡察。兼理詞訟。請添設杭嘉湖巡道一員。其紹興一府。屬寧台道管轄。凡民間詞訟。寃抑州縣不能申理者。巡道准理。該員能秉公執法。訟師自知畏懼。爭訟漸息。風俗自臻淳厚。上特允所請。十二月。疏奏營田事例四條。一自營己田者。照頃畝多寡。予九品以上五品以下頂帶。一效力者。量工程難易。頃畝多寡。分別錄用。一降革人員效力者。准開復。一流徙以上人犯效力者。准減等。俱下部議行。六年十二月。以病乞解任調理。上手詔慰留之。八年五月。怡親王薨。命軾總理水利營田事。十一月。兼兵部尚書。十二月。署翰林院掌院學士。先是運河隄工水溢。部議降級留任。浙江巡撫任內失察呂留良逆書。議革職。特旨予留任。十二年二月。奉旨朱軾從前革職等案。俱著

開復。十三年七月。議築浙江海塘。軾請往督其事。得旨俞允。特敕督撫及管理塘工諸大臣。咸聽節制。九月。高宗即位。召還。命在總理處協同辦事。尋以總理委協。賜騎都尉世職。十月。疏言。州縣田地間有未盡開墾處。緣山田磽确。旋墾旋荒。或江岸河濱。坍漲無定。是以荒者未盡開墾。墾者未盡陞科。至已熟之田。有糧額甚輕者。亦由土壤磽瘠。數畝不敵腴田一畝。即古者一易再易三易之意。非欺隱者比。不但丈量不可行。即令據實首報。小民惟恐查出治罪。勉強報陞。將來完納不前。仍歸荒蕪。請停止丈量。飭禁首報。惟詳查現在報墾之田。有虛捏不實者。題請開除。下王大臣議行。乾隆元年二月。充會試正考官。修世宗憲皇帝實錄。及纂三禮義疏。俱充總裁。九月。病篤。上親臨軾第視疾。軾力疾服朝服。令其子扶掖迎拜戶外。上嘉其知禮。未幾卒。軾品行端方。學術醇正。自聖祖簡用以逮高宗。歷任機務。望重朝端。至是上輟朝一日。親臨祭奠。加贈太傅。入祀賢良祠。應謚賜文端。著有周易註解。周禮註解。儀禮節略。及歷代名臣名儒循吏傳諸書。子必堦。官至大理寺卿。堪官至左庶子。必坦。襲騎都尉世職。

蔣伊

蔣伊。江蘇常熟人。江蘇通志。康熙十二年進士。奏進所著玉衡臣鑒二錄。玉衡者。言君道。臣鑒者。言臣道。有旨留覽。選庶吉士。十四年散館。授監察御史。時南方用兵。城邑殘破。民多流亡。伊上疏言。新復地方。宜量緩徵輸。責成有司招徠開墾。又以奸民挾仇。動借畔逆害良善。請嚴反坐律。其有司受贓枉法者。加等治罪。又以浙江白糧準順治十一年價。米一石折銀一兩。今米價減至五六錢。請準時爲高下。又以蘇州駐防兵糜餉擾民。請移駐它要地。下所司議奏。多見施行。十五年。移疾歸。十八年。補廣西道御史。時連年用兵。征調四出。又方開捐納例。選途頗壅。伊乃繪十二圖上之。曰難民。曰刑獄。曰讀書。曰春耕夏耘。曰催科。曰鬻兒。曰水災。曰旱災。曰觀榜。曰廢書。曰暴關。曰疲驛。復爲疏言。江西浙江難民妻女被掠乞錢求贖狀。請自後新復地方。責成督撫嚴禁將吏掠賣男婦。使

水火餘生。來蘇有望。其論刑獄言。外省有司。多以酷濟貪。應令各官廨立石中庭。鐫刻上諭。除命盜重案外。不許濫行監禁。擅用夾棍。及株連婦女。違者治罪。庶足以儆貪殘。惠煢獨。其論銓法云。捐納知縣。本出一時權宜。其人未必無賢能。而不可不選擇。請未選者。責成吏部行簡選法。身言書判。實加考驗。優者以資除授。劣者給以空銜。其已選者。責成督撫試其才守。行保舉法。否者黜之。並請停止捐納知縣。聖祖覽圖及疏。爲動容嗟歎。又疏劾江西董衛國擅役民夫縱兵焚掠。詔衛國軍前帶罪圖功。十八年地震。疏論六部積習。遇有銷算案件。要求貨賂。意爲高下。堂司書吏。連爲一手。請嚴加飭禁。又言災眚疊見。乘輿不宜輕出。宜日御便殿。咨諏治道。飭官常求民瘼。以幸天下。時江南江西溶饑。上救荒策。請獎廉吏。緩催科。通商賈。興工作。養孤老。掩骼埋胔。爲五疏上之。二十一年。補廣東督糧道參議。彭紹升二林居集按察使副使蔣公事狀。廣東當兵燹後。供億煩苦。蠹吏倚爲奸弊。熊賜履愚齋文集蔣君墓誌銘。奉檄下縣。促解派款。勢張甚。廣東通志。民不聊生。熊賜履所撰墓誌銘。伊至。蠲耗羨。卻饋獻。除差徭。日買乾魚自給。誓不取民間一物。二林居集蔣公事狀。解省米價。例浮於時。伊平準諸市。官無侵魚。時逆藩多占據民舍。伊暑不張蓋。躬自察勘。民得復還故業。兵糧撥支苦跋涉。吏又持之。伊酌以本地糧給本地兵。軍民便焉。二十二年。學宮傾圮。且藩卒橫踞。伊出俸錢造軍房八十餘楹。先申總督以戢兵。隨鳩衆工以葺廟。兵心安而士氣振。其持大體定危機類如此。尤加意文教。風勵後進。創立穗城書院。嶺南義學。置膳田六百餘畝。以給四方來學之士。月吉課甲乙。化海濱爲鄒魯。廣東通志。二十四年。詔求學行兼長者充督學任。九卿舉伊以應。遷河南按察副使提督學政。二林居集蔣公事狀。河南自明季剏於兵。民氣未蘇。士久廢學。僅守帖括。伊下車。即頒條約。示以爲文之法。刪蕪收實。本於古學。其教士敦行也。既刊布孝經以明百行之原。又自著淺說。頒行橫舍。使易遵守。士有以行修名者。獎勵唯恐或後。王廷璧督學蔣公德政碑。伊之去廣東也。解纜日。囊橐蕭然。士民攀轅號泣。廣東通志。至是於廡之東偏。建孟子游梁祠。顏其堂曰闢利苞苴。請謁望風退避。王廷璧所撰德政碑考校所至。車馬供給。不擾民間。然時時出己俸修葺文廟及名賢祠墓。士有貢太學而貧者。必助其膏秣。河南通志

二十六年。試開封。得疾卒。二林居集蔣公事狀兩河人士。感泣盡傷一時。輓詩有百世師恩千點淚。兩河官臺幾篇文之句。河南通志赴至廣東。士民設位嶺南義學。哭者甚衆。繪祀名宦。又公葺穗城書院爲蔣公祠祀之。廣東通志後亦祀河南名宦。河南通志著有莘田文集。

徐元夢

徐元夢。字善長。一字蝶園。滿洲正白旗人。姓舒穆祿氏。舒與徐滿音略同。人稱蝶園徐先生。康熙十二年進士。由庶吉士散館。改戶部主事。二十二年。遷中允。充日講起居注官。尋遷侍講。二十六年四月。同尚書陳廷敬湯斌侍郎徐乾學少詹事耿介侍讀學士高士奇德格勒等。召試乾清宮。聖祖仁皇帝諭曰。人之學問。有一定分量。真僞易明。如德格勒每評論時人學問。朕心不以爲然。故召爾等面試也。是年十二月。翰林院掌院學士庫呼納奏劾德格勒私抹記注事。並言徐元夢與德格勒互相標榜。因革職逮訊。得旨寬釋。籍入內務府。三十二年。命入上書房。課皇子讀書。尋授內務府會計司員外郎。四十一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五十年三月。諭大學士等曰。內閣繙譯通本事甚緊要。如一二語不符漢文。則於事之輕重。大有關係。內閣侍讀學士及侍讀。俱係按俸補授之人。恐所繙本章。不甚妥當。在內廷行走之徐元夢。現今學繙譯者。無能過之。可授爲額外侍讀學士。五十一年。同左都御史趙申喬爲會試考官。五十二年。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免隸內務府。歸原旗。五十三年十月。充經筵講官。十二月。授浙江巡撫。諭之曰。浙江有滿洲兵。爾當與將軍協同訓練。錢糧或有虧空。爾宜清理。無累百姓。至於用人。宜隨材器使。不可求全。賜御製詩文集及鞍馬以行。明年三月。疏言。上年杭州紹興台州金華衢州嚴州處州七府。旱潦成災田畝。數恩分別蠲賑。並截留漕米二十萬石。以九萬石發各縣平糶。貧民得資餬口。而應完額賦。尚有十三萬餘兩。目下青黃不接。輸納維艱。請俟秋成後。先徵一半。來歲徵完。以紓民力。得旨允行。十月。疏言。杭州萬松嶺自明代建立書院。本朝康熙十年。巡撫范承謨興修後。年久荒廢。臣鳩工整理。漸有規模。因擇觀風考

取諸生及學臣歲科兩試前列者。肄業其中。捐資給以膏火。無不踴躍樂從。第書院未有嘉名。請御書匾額。俾諸生出入瞻仰。動其欽崇鼓舞之志。並賜日講解義古文淵鑑諸書。御書諸法帖。以廣文教。上悉允所請。賜浙水數文匾額。因復奏以數文二字爲書院名。五十六年正月。左都御史及翰林院掌院學士缺員。吏部疏奏上曰。是當以不畏人兼學問優者任之。遂特命徐元夢爲左都御史。兼掌院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經筵講官。並教習庶吉士。五十七年五月。遷工部尚書。仍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六十年十月。上曰。徐元夢乃同學舊翰林。康熙十六年以前進士。祇此一人矣。因賜以詩。有常懷舊學窮經史。更得餘閒力簡編之句。雍正元年正月。命入上書房。課皇子讀書。二月。同大學士張鵬翮尚書田從典左都御史朱軾侍郎張伯行李紱掌院學士阿克敦勵廷儀。奉詔甄別翰詹各官不安本分。有玷官箴者。勒令解退回籍。五月。因大學士富寧安留辦西路軍營事。特命署理內閣大學士。兼署左都御史。充明史總裁官。十月。調戶部尚書。仍辦大學士事。二年。充繙譯鄉試正考官。四年八月。以繙譯本章錯誤。吏部議革去署大學士戶部尚書。請交刑部。得旨。徐元夢在內廷行走多年。從寬免其交部。著革職。在內閣學士之列。辦理票簽本章一切繙譯事務。效力行走。八年。以前任浙江巡撫失察呂留良逆書。應革任。命同繙譯中書行走。十三年二月。充繙譯鄉試副考官。是年八月。高宗御極。命南書房行走。尋著補授內閣學士。十月。授刑部右侍郎。自以年老衰邁。不能辦理刑名事件疏辭。得旨。調禮部右侍郎。會纂修世宗憲皇帝實錄。充副總裁官。詔編輯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大學士鄂爾泰尚書福敏董其事。十二月。轉左侍郎。命入上書房。課皇子讀書。乾隆元年二月。同尚書徐本福敏侍郎姚三辰奉命閱取會試迴避卷。五月。同尚書楊名時教習庶吉士。奏言滿洲庶吉士。宜熟悉繙譯。上命是科滿洲庶吉士。來年以清書散館。七月。充三禮義疏副總裁官。八月。以年老乞休。上曰。徐元夢耆碩舊臣。今以年逾八旬。精力衰邁。請解其侍郎之任。朕念情詞懇切。允從所請。特加以尚書職銜。照現任食俸。仍在史館內廷等處行走。九月。上親撰世宗憲皇帝聖德神功碑文。特敕繙譯。二年二月。疏言。恭遇皇上隆禮先師。特命國學文廟。易蓋黃瓦。肇舉臨雍大典。於廟學配享之制。宜予釐定。四科十哲之

目。雖始自論語。後既以顏子特配先師。因升子張於殿。以補其數。聖祖仁皇帝復以朱子昌明聖教。有益斯文。命禮臣升躋神位。於十哲之次。是殿享不盡沿舊制也。如有子之言行氣象。與聖人相似。最爲游夏諸賢所推尊。允宜升堂配享。至宰我冉求。一因短喪。有不仁之責。一因聚斂。有非徒之斥。向來論者。謂宜移祀兩廡。其舊在兩廡之南宮逕竅不齊。俱以君子見稱於孔子。亦宜並予升配。用明聖朝崇尚德行也。疏下大學士九卿議。以有子升祀子夏之下。移祀朱子於子張之下。國子監及直省府州縣學。均遵行。九月。復乞休。上曰。徐元夢老成望重。雖年逾八旬。未甚衰憊。可照舊供職。量力行之。不必引退。其繙譯日講春秋等書。暨一切碑文祭文。並姓氏館咸安宮事務。另派員代管。以便頤養。四年正月二日。召同諸大臣賦柏梁體詩。以扶鳩朝序。歲月延賡爲韻。五月。諭獎抒誠宣力諸大臣。加太子少保。六年九月。遘疾。遣太醫院診視。賜參藥。十一月。疾劇。上諭大學士等曰。尚書徐元夢人品端方。學問優裕。踐履篤實。言行相符。歷事三朝。出入禁近。小心謹慎。數十年如一日。謂之完人。洵屬無愧。且壽逾大耋。亦廷臣中之所罕見者。前因年老乞休。特加尚書銜。復加太子少保。照現任食俸。俾得優游頤養。以享遐齡。今冬在家患病。即命太醫調治。並賜參藥。近聞病勢日漸沈重。朕本欲親行看視。因舉行慶典在即。不便前往。著皇長子永璜往視其疾。冀其痊可。倘至不起。著賞銀二千兩辦理後事。令和親王皇長子往奠茶酒。再加贈太傅。准入京師賢良祠。以示朕優禮耆舊。格外加恩之至意。翌日卒。年八十有七。謚文定。

陳元龍

陳元龍。字廣陵。號乾齋。浙江海寧人。康熙二十四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入直南書房。二十五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四月。元龍侍班乾清宮西煖閣。上顧元龍曰。朕素知爾精於楷書。可寫大字一幅。命就御前作書。上嘉獎。以御書闕里碑文示之。二十八年。左都御史郭琇疏劾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鴻緒等。植黨營私。元龍與士奇結爲叔姪。不顧清議。爲之招納賄賂。有玷朝班。乞罷。不詔。元龍及士奇鴻緒等休致回籍。三十年十月。詔復

任。三十二年。遷侍講。尋轉侍讀。三十五年。隨上征噶爾丹。三十六年。遷右庶子。三十八年。充陝西鄉試正考官。三十九年。遷侍講學士。明年。轉侍讀學士。四月。上御便殿作書。賜內直翰林同觀。諭曰。爾等家中各有堂名。不妨自言。當書以賜。元龍奏父之閶。年逾八十。擬愛日堂三字。御書賜之。四十二年。擢少詹事。充經筵講官。十月。遷詹事。四十三年。以父病乞終養。上俞允。四十四年。上南巡。元龍迎駕上慰問。尋丁父憂。四十九年。服闋。擢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復充經筵講官。五十年。授吏部右侍郎。四月。轉左。八月。擢廣西巡撫。五十二年。疏言。自廣東歉收。米穀騰貴。臣不敢遏糴。聽商販運米以濟。遂致廣西乏食。米價亦增。臣現已借支藩庫銀一萬兩。遴員赴湖南採米平糶。下部知之。五十四年三月。疏奏現行事宜三條。一。桂林貯穀。高建倉廒。百餘間。以避潮溼。一。興安縣陡河水通瀧江。達廣東。爲三楚兩廣運糧要道。舊閘傾圮。率屬捐俸修築。一。養濟院外。別構屋數十間。收養鰥寡。又立義學。即以貧士爲師。量給修膳。創育嬰堂。施藥餌。設粥廠。以賑窮民。下部知之。五十七年。擢工部尚書。復充教習庶吉士。六十年。調禮部尚書。疏言。各省貢監生。願應順天鄉試者。於鄉試前一年。齎本省地方官印文投監肄業。臨場取同肄業監生連名互結。并同鄉京官印結。移送入場。以杜頂冒。又選拔停止年久。請照康熙三十六年例。令學臣於府州縣每學優等生員中。選拔一名。送國子監肄業。並從之。六十一年。世宗御極。詔元龍奉守景陵。仍食禮部尚書俸。雍正元年五月。吏部以恩詔題給臣工誥命。得旨。陳元龍係年老一品大臣。朕念景陵緊要重地。特行遣往。伊當樂於行走。乃反不樂往。若似罪謫者。到處怨望。此等之人。雖加恩亦不知感。其應得封典廕生俱不必給。七年正月。諭曰。滿漢大學士。俱各全備。辦理妥協。無容再增。因聖祖仁皇帝時所有年久老臣。今在朝者甚少。時深注念。尚書陳元龍左都御史尹泰。歷事聖祖多年。屢經任使。雖年近八旬。而精力尚健。著加恩授額外大學士。以示優眷至意。尋授元龍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先是。元龍任廣西巡撫時。以廣東方開捐例。赴捐者懼湖廣江西灘河及梅嶺險阻稽遲。盡向廣西採買。米價騰貴。疏請廣西一體開捐。下部議行。嗣廣西巡撫李紱請將廣西監穀爲開墾費。上曰。廣西捐穀。係陳元龍王沛憲經手。其間有名無實。首尾不清之處甚多。李紱

難於料理。故借開墾之名。以爲開銷虧欠之地。著陳元龍王沛憲前往廣西。將此項徹底清楚。倘有不清。著李紱據實參奏。李紱奏稱。元龍廣西捐穀。自康熙五十三年至五十五年停止。桂州梧州柳州南寧四府。共收百十七萬八千餘石。當日因捐納之人。買穀需時。願交穀價。經前任布政使黃國材議定。每石折銀一兩一錢。各府自存六錢。爲買穀蓋倉等費。內有贏餘。係管捐府廳分得。其餘銀五錢。按察使及本道各分得四分。元龍實分得餘銀十一萬七千八百二十五兩。除在廣西捐公費銀九萬三千二百餘兩。又屢次捐助軍需共十萬兩。均經奏明在案外。今倉穀尚有虧空。各官自應一體分賠。疏至。詔下部議。各員按數賠補。元龍應追賠得過餘及認分賠部科等費共銀二十一萬二千兩有奇。捐助軍需俱不准扣抵。分限五年完納。至是諭曰。大學士陳元龍在廣西任內。有應行追賠之項。查伊曾有效力之處。著准其照數扣除。十一年七月。以年老具疏乞休。得旨大學士陳元龍老成練達。學問優長。奉職多年。宣勞中外。朕念聖祖仁皇帝簡用舊臣。晉秩綸扉。俾承恩眷。今以年逾八旬乞休。勉從所請。著加太子太傅銜。以原官致仕。令伊子編修陳邦直隨歸侍養。起程之日。賞給酒膳果品。著六部滿漢堂官餞送。沿途官弁送迎。盡禮。乾隆元年。恩予在家食俸。八月卒。予謚文簡。著有愛日堂文集。

陳世倌

陳世倌。字秉之。號蓮宇。浙江海寧人。父詵。官至禮部尚書。有傳。世倌由康熙四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五十年七月。充山東鄉試副考官。十月。充順天武鄉試副考官。五十二年。遷左中允。五十三年四月。遷侍讀。五月。充廣東鄉試正考官。十月。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二月。丁憂。服闋。補原官。五十七年。命祭西嶽。五十八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五十九年。提督順天學政。累遷侍讀學士。六十一年。丁憂。雍正二年。服闋。擢內閣學士。閏四月。授山東巡撫。七月。疏言。社倉通有無。濟豐歉。古今可行。每鄉立印簿。捐者自登。穀數不拘多寡。酌給花紅匾額示獎。舉公正鄉約三人。輪管出入冊報官查。春夏之交。民間乏食。借領至秋。每石收息二斗。歉則分別減息。十年後。息倍

於本祇收加一。第小民可與樂成。難於慮始。請令各督撫於一省中。先行數州縣。俟一二年後。著有成效。然後廣行。下部議行。九月。疏言。左道惑民。律有嚴禁。如回教不敬天地。不祀神祇。另立宗主。自爲歲年。黨羽衆盛。濟惡害民。請概令出教。毀其禮拜寺。上陳以僧道回回喇嘛等。其來已久。今無故欲一時改革禁除。不但不能。徒滋紛擾。三年七月。奏山東通省丁銀。請攤入地畝徵收。部議從之。九月。遵旨會議沿海防衞五事。一僻處礮臺虛設應撤。衝處應另建堅實。一弭盜莫如保甲。應飭文武官協力嚴查。一窩家應搜。變產賠贓。並着落鄰保查察。舉首得實獎之。徇隱枷責。一文武官皆有緝盜之責。胥役追賊至汛。汛兵不即協拏。以致疏脫。應按盜賊名數議處。一分遣標員遊巡。倘不竭力捕賊。分別參處。如所請行。四年十月。丁母憂回籍。命督修江南水利。尋因遲誤工程革職。仍命赴曲阜督修文廟。十三年十月。署左副都御史。十二月。實授。乾隆元年十一月。疏陳臺灣事宜。一在臺置產流民。例得搬取妻子。不許攜帶親族。但日久弊生。應確實查驗。其未置產並不守分之徒。概禁搬眷出洋。一熟番地。多爲漢奸所占。請敕巡臺御史及臺灣道。親勘招墾。定以疆界。並請停番民樂輸穀石。一命盜案內向俱招解內地院司完結。但過海動經歲月。請由臺灣道招解御史審結。知會內地督撫。下部議行。二年。授倉場侍郎。三年。調戶部左侍郎。四月。遷左都御史。五年六月。疏言。近今各部院辦案及議覆事件。並奉旨發九卿會議之案。每多遲延。請敕照定限完結。違者議處。從之。九月。轉工部尚書。六年。授文淵閣大學士。七年三月。充玉牒館副總裁。六月。教習庶吉士。八月。疏言。江南淮徐鳳泗等處被災。特命部臣周學健往會督臣德沛辦理。查黃淮泛漲。皆有分洩故道。以達江海。挑濬宣洩。又有成案可稽。請敕河臣星夜疏濬。引導異漲歸江歸海。又請令該督撫遴選幹員。經理撫卹。並令久於其任。十一月。諭曰。今歲江南疊被水災。河防水利甚關緊要。深爲懸念。大學士陳世倌屢次陳奏。朕見其有中肯綮者。必有以成底績之功。著即馳驛前往。會同周學健等查勘辦理。尋奏水勢高下情形。必須親勘。請帶測量人員同往。從之。開缺。不允。十年。加太子太保。十三年十一月。以錯擬票簽革職。十五年八月來京恭祝萬壽。賞原銜。令回籍。十六年三月。命仍來京入閣辦事。九月。兼管禮部事。十七年充會試正考官。十九年。再

充會試正考官。二十二年以老病乞解任。尋命加太子太傅。二十三年二月。陛辭御製詩賜之。未及行病。四月卒。謚文勤。世倌以負先人之志。前後疏陳海防事。宜台灣事。宜悉得要領。

張廷玉 子若靄

張廷玉字衡臣。安徽桐城人。大學士英次子。康熙三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四十二年。授檢討。四十三年。命入直南書房。尋充日講起居注官。五十一年。遷司經局洗馬。五十四年。遷右庶子。尋授侍講學士。五十五年。擢內閣學士。五十六年。充經筵講官。五十九年。授刑部右侍郎。六月。調吏部左侍郎。六十一年十二月。世宗即位。命廷玉協同翰林院學士阿克敦勵廷儀等辦事。賜一品廕生。十二月。擢禮部尚書。纂聖祖仁皇帝實錄。充副總裁。雍正元年正月。入直南書房。四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五月。上嘉廷玉偕正考官朱軾衡文公慎。議敘加太子太保。七月。充明史總裁官。八月。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九月。充會試正考官。調戶部尚書。十月。充國史館總裁。二年五月。充會典總裁。尋疏言。浙江之衢州。江西之廣信贛州等府。毘連閩廣。無籍之徒。流移失業。入山種麻。搭棚居住。號曰棚民。歲月既久。生息日繁。懦者或守本業。悍者輒結爲匪。近西崖有搶刼之事。皆棚民倡首。請敕督撫題補廉能州縣。曉諭約束。編入戶口冊籍。若居住未久。踪跡莫定者。取具五家連環保結。稽核毋許遺漏。中有膂力技勇。及讀書向學之人。查明具詳。分別考驗錄用。庶生聚教訓。初無歧視。而一時失業之徒。不致陷於罪戾。亦屬靖地安良之一法。下督撫議行。八月。充會試正考官。三年二月。充治河方略副總裁。七月。署理大學士事。四年。授文淵閣大學士。仍兼戶部翰林院事。五年。晉文華殿大學士。六年正月。疏言。內閣部院奉旨事件。俱交起居注登記檔案。惟八旗事件。向例不交起居注。無從記載。請自雍正五年始。亦照閣部送館。以便纂入記注。從之。三月。晉保和殿大學士。十月。兼署吏部尚書。七年。晉少保。八年十月。上以大學士馬爾賽張廷玉蔣廷錫。贊襄機務。公正無私。奉職恪恭。事事妥協。各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仍各加二級。其世職或帶於本身。或給與伊子。聽自便。廷玉奏惟以

長子編修若靄承襲。十一年三月。條奏愼刑二事。一各省人犯。罪重收禁。罪輕取保。獨刑部遇各衙門送犯。不論情事大小。罪犯首從俱收禁。致累無辜。請救議送部人犯。分別收禁取保。定例遵行。一刑部引用律例。往往刪去前後文。止摘中間數語。即以所斷之罪承之。甚有求其彷彿比照定議者。高下其手。率由此起。都察院大理寺同爲法司衙門。若刑部引例不確。應令院寺駁正。不改即行題參。如院寺扶同朦混。草率從事。一併處分。疏入。命九卿議行。九月。諭祭其父賢良祠大學士張英於本籍。准廷玉馳驛回籍。舉行典禮。賜帑金萬兩。爲祠宇祭祀費。並賜冠帶衣裘。及貂皮人參等物。頒內府書籍五十二種於其家。十二月。廷玉奏言。臣行經直隸州縣。近河窪地遭水。已蒙賑濟。其中尙有災重之處。積潦未消。難以種麥。明歲青黃不接。民食倍艱。請救督臣確查。加賑一月。再查該地方應修工程。酌議舉行。俾窮民得傭工餬口。得旨允行。是月。會典告成。議敘加二級。十三年正月。充皇清文穎館總裁。八月。高宗卽位。命廷玉同莊親王允祿等總理事務。九月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併前世職。爲三等子。仍以其子若靄襲。十月。纂世宗憲皇帝實錄。充總裁官。嗣以廷玉所領事多。不必兼管翰林院事。乾隆元年。充纂修玉牒總裁。七月。充三禮館總裁。九月。明史告竣。議加二級。十月。命仍兼管翰林院事。十一月。充經筵講官。二年三月。充會試正考官。三年。上將視學。以三老五更之禮可行與否詢軍機大臣。廷玉奏言。伏思三老五更之名。始見於禮經。蓋古養老尊賢之禮也。考養老之禮。如王制內則所云。則於夏殷周皆然。又云。五帝三王憲有乞言。則伏羲神農黃帝以來已然。是其典爲最古。至所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是其禮爲最隆。我皇上至道在躬。式稽前典。以三老五更之禮下詢。甚盛事也。顧禮待人行。事因時起。臣妄臆議。以爲未可舉行者。約有數端。蓋皇上至德淵懷。聖不自聖。何難屈禮臣下。但天子有所施。必令臣下有可受。如所云袒而割牲者。其始親袒衣割牲以爲俎食也。執醬而饋者。其繼執醬以饋熟也。執爵而酳。冕而總干者。繼食畢。又親執酒以酳口。且又端冕舞位而以樂舞侑食也。禮如是。不已重乎。古有斯禮。而今未行。似非皇上殷殷復古之意。如特行此禮。度臣下誰敢受者。此其難行一也。漢宋均曰。三老乃老人。知天地人之事。五更乃老人。知五

行更代之事者各以一人爲之。所謂知天地人之事者。蓋上通天文。下徹地理。中察人倫。三者明一。亦難矣。況兼之乎。所謂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如伏羲以木德王。故風姓。代之者火也。炎帝以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紀官。代之者土也。黃帝以土德王。故曰黃帝之類。此非洞達天人之際。孰能知其所以然者。惟其有如是之德。是以天子隆以賓師之禮。三公九卿。皆在執事之列。今此禮果行。必求其人以當之。竊思致仕諸臣。及現居職者。誰克任之。恐皇上即下明詔。而其人必悚惕惶惑。而不敢應。此事之難行二也。考漢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魏以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周武帝以于謹爲三老。其時五更無人。第未審諸公如前所述之三老五更。果克副其名而無愧乎。圓橋觀聽。漢明帝時極盛。然先儒胡寅譏桓榮僅能授經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旨。故所以輔翼其君者。德業不過如是。觀先儒之論。是桓榮猶不免譏評。下此者何足以當鉅典。三也。三老五更之名。雖見於樂記祭義文王世子諸篇。然不言何代。如以爲虞夏殷周皆然。則二帝三王。大經大法。載於尚書。何二典三謨。不見有老更之名。如以爲惟周有之。則保息養老。見於司徒。獻馘以養國老。見於羅氏。以財養死政之老。見於司門。三百六十。如是之詳且悉。何亦不載有老更之名。臣愚以爲養老之禮。古時典制可稽。至所謂三老五更者。疑屬漢儒附會。此其事未可盡信。四也。是以唐宋至今。已千餘載。此禮未曾舉行。即本朝世祖聖祖世宗皇帝。重道尊師。明經造士。事事度越前古。而於老更之禮。亦未之及。蓋以典至古。而禮尤隆。名實難副。倘有幾微未稱。不愜觀聽。則必滋議論之端。豈不褻至尊而虧大典乎。此事似應停止舉行。不必敕下廷議。疏入。上韙其言。尋以總理事務敬慎周詳。賞給騎都尉由三等子。特恩晉三等伯。仍令其子若靄承襲。四年五月。加太保。八月。充明史綱目總裁。七年五月。吏部則例告成。議敘加二級。十二月。上諭我朝文臣無封公侯伯之例。大學士張廷玉伯爵。係格外加恩。伊子不合承襲。著帶於本身。八年七月。駕往奉天。謁祖陵。廷玉留京辦事。照扈從王大臣例。加一級。十月。上念廷玉年逾七十。令不必向早入朝。遇炎蒸風雪。亦不必勉強進內。十一年。廷玉長子內閣學士若靄病故。諭令節哀自愛。以廷玉行走內庭。需人扶掖。命其次子庶吉士若澄在南書房行走。十二年二月。充會典館總裁。疏乞

休。時廷玉年近八十。以衰老乞歸故鄉。未允。免其兼理吏部事務。至十一月。上以廷玉不能復兼監修總裁之任。以大學士傅恆代之。初世宗遺詔。准其配享太廟。高宗立。復以爲請。至是予告歸里。廷玉具摺謝恩。稱泥首闕廷。並不親至。祇由其子若澄代奏。上諭切責。帝性好苛察。又喜示恩。卒停罷配享。以大學士職銜致仕。二十年三月卒。遺疏入。諭曰。致仕大學士張廷玉。歷事三朝。宣力年久。勤勞夙著。受恩最深。前以其年屆八旬。精神衰憊。特加體恤。准令退休。實朕優念老臣本懷。至於配享太廟一事。係奉皇考世宗憲皇帝遺詔遵行。而恩禮攸隆。則非爲臣子者可以要請。及朕賜詩爲券。又不親赴宮門謝恩。自不得不示以薄譴。上以廷玉歷事三朝。勤慎可取。仍遵遺詔。配享太廟。諡曰文和。著有傳經堂集。廷玉歷相兩朝。子姪戚黨列仕籍者數十人。皆能約以禮法。生平無聲色玩好之嗜。退食泊然無謀營。時手一編。安坐室中。闔若無人。僚友共事者。閱數十輩。平心接之。多所容納。人不見其有疾言遽色。然其能持躬謹省。而家門大盛。子若孫皆列法華。躋顯要。姻戚更相依附。當時有桐城張姚二姓。占卻半郡搢紳之諺。又是時滿漢分黨。滿黨歸附鄂爾泰。漢黨則多趨向廷玉。往往互相傾軋。激生事端。左都御史劉統勳嘗奏大學士張廷玉。歷事三朝。小心謹慎。然大名之下。責備甚多。勳業之成。晚節當慎。外間輿論。動云桐城張姚二姓。占卻半郡搢紳。此盈滿之候。而傾覆之機所易伏也。請敕下大學士張廷玉。會同吏部衙門。將張姚二姓。果係親房近支。累世密戚見任之員。三年之內。停其升轉。又奏尚書公納親未及論仕之年。總理吏戶二部。入典宿衛。參贊中樞。兼以出納王言。趨承禁闥。即使精力有餘。亦苦分身乏術。如或精神勞憊。必致玷誤。宜量行減省等語。常恐言官以參劾大臣爲俸進之階。以疏示廷玉。廷玉因請解部務。帝不允。其後廷玉以世宗遺旨。令其配享太廟爲請。帝斥爲要挾。削去伯爵。以原銜致仕。幾至恩禮不終。一如統勳所言。五十年。御題廷玉三老五更議曰。戊戌年爲三老五更說。亦既闢其踳駁。而勒之新建辟雍之碑矣。今秋駐避暑山莊。檢讀四庫全書內文穎集中。有三老五更議之篇。而挂漏其名。因命檢文津閣之書。乃知爲張廷玉所撰。憬然憶之。事在乾隆戊午。爲二十七月。既闋諸禮舉舉之時。於視學之前。曾向軍機大臣等談及三老五更。而諮其可行與否。彼時鄂爾

泰依違其間。張廷玉則斷以爲不可。於是奏此議而遂寢其說。蓋鄂爾泰固好虛譽。而近於驕者。張廷玉則善自謹。而近於懦者。且二人彼時。皆可望登此席者也。以今觀之。則廷玉之議爲當。設爾時勉強行之。必有如廷玉所謂滋後人之議者矣。若朕戊戌之所爲三老五更說。戊戌去戊午歷四十年。其事早已忘之。蓋戊午朕方二十八歲。而戊戌則六十有八。此亦足驗四十年間。學問識見之效。而年少時猶未免有好名泥古之意。至今則灑然矣。茲觀廷玉之議。與朕之說。不約而同。樹之前旌焉。因命並勒辟雍碑。以識己學之淺深。及弗掩人之善也。夫廷玉既有此卓識。何未見及朕之必不動於浮言。遵皇考遺旨。令彼配享太廟。而臨休致歸里時。乃有求入廟之請。此所謂老衰而戒之在得乎。朕又以廷玉之戒爲戒。且爲廷玉惜之。廷玉長子若靄。字晴嵐。善書畫。花草禽蟲。得王穀祥周之冕遺意。雍正十一年進士。廷試卷進呈。上閱至第五本。字畫端楷。策內公忠體國一條。語極懇摯。以爲有古大臣風。拔置一甲三名。張廷玉再三懇辭。改爲二甲一名。五月。授若靄爲編修。十三年六月。充日講起居注官。九月。入直南書房。乾隆二年。遷侍講。四年。授侍講學士。尋丁母憂。服闋。補原官。八年三月。遷通政司右通政。七月。遷光祿寺卿。十月。擢內閣學士。十一年上西巡。若靄扈從。以病回京卒。若靄在內廷行走十餘年。小心勤慎。頗有父風。

張伯行

張伯行。字孝先。晚號敬庵。河南儀封人。康熙二十四年進士。考取內閣中書。改中書科中書。丁父憂歸。服滿未赴補。儀封城北舊有隄三十八年六月。因雨潰決。伯行倡募居民曩土塞之。隄遂完固。三十九年八月。總河張鵬翮疏薦堪理河務。以原銜赴河工督修黃河南岸隄二百餘里。及馬家港東壩高家堰石工。四十二年正月。授山東濟寧道。四十五年正月。遷江蘇按察使。四十六年三月。聖祖南巡至蘇州。諭從臣曰。朕訪知張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擢福建巡撫。十二月。疏請蠲免臺灣鳳山諸羅三縣旱荒田地額賦。又以閩省米價日昂。請發帑每五萬

兩。委官往湖廣江西廣東買米平糶。四十七年五月疏言。福建人才衆多。前奉恩詔。乙酉科鄉試於舊額七十四名外。增十名。今戊子科鄉試在邇。士子咸冀長荷皇仁。以暫增者爲定額。疏並下部議。從之。四十八年十二月。請調四川學道陳璸爲臺灣道。得旨如所請。是月。伯行調任江蘇巡撫。四十九年二月疏言。去歲淮安揚徐三府屬十四州縣衛。夏秋連遇水淹。蒙恩發帑賑濟。延至今春。仍多乏食窮民。請加賑至麥熟。得旨俞允。時布政司宜思恭爲總督噶禮劾罷。陳鵬年以蘇州知府署布政使。請循前任督撫司道公議。分扣闔屬官俸役食。抵補司庫虧空三十四萬餘兩。伯行以聞。越十日。又疏言。前因署布政使陳鵬年察出帑項虛懸。爲數甚多。而俸工抵補。又非臣所敢自專。節次商之督臣噶禮。總期庫帑有著。即可不煩聖心。因以會稿送督臣畫題。守候七日。傳諭令役先回。會稿隨後來。臣以爲已無別議。不敢遲緩。翌日拜發前疏。茲督臣委官賫回前稿。未曾畫題。謂尚須斟酌。則臣前疏已發。疏入。上令原審宜思恭之尚書張鵬翮等察審。諭廷臣曰。覽張伯行此疏。與噶禮不和。可知爲人臣者。當以國事爲重。協心辦理。因不和而致公事兩相矛盾可乎。朕綜理幾務。垂五十年。凡事無不經歷。未嘗令一人得逞其私。此疏但批知道了置之。尋伯行以衰病乞罷。得旨。張伯行操守清潔。立志不移。朕所深悉。江蘇重地。正資料理。不得以衰病辭。十月。張鵬翮還奏虧空銀兩。前任巡撫于準與宜思恭賠十六萬。其餘以俸工抵補。上諭廷臣曰。江南虧空錢糧。兩次命張鵬翮察審。朕意地方雖有不肖之官。未必侵蝕至數十萬兩。前朕南巡時。凡沿途所用。悉出內帑。未嘗絲毫取諸官民。督撫等不遵朕志。肆意挪用。以致虧空。朕若不言。內外諸臣誰敢言者。彼時任事之人。今離任者已多。若責之新任官賠補。朕心實有不忍。又諭曰。朕之巡幸。原以爲民。即用帑百萬。亦所當然。著將朕諭旨全行鈔錄。令督撫察明南巡時所用數目大略具奏。五十年五月。諭戶部曰。張伯行奏江蘇等府州縣無著錢糧十萬八千兩有奇。此項錢糧。朕知之甚悉。係地方官因公動用。未敢申明之項。若著落後任官賠補。必致科派。擾害百姓。其原議俸工扣抵之數。著全行豁免。十月。疏言。江南辛卯鄉闈榜發後。議論紛紛。九月二十四日。有數百人擁擁財神入學宮。謂因科場不公。臣未敢隱匿。時正考官左必蕃亦疏言。出闈後輿論喧

傳。吳淞程光奎二名。平日不通文理。上命張鵬翮會同督撫察審。五十一年正月。伯行請罷會審。疏言鄉試前。風聞總督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迨後取中不公。正考官左必蕃疏中有或發督臣嚴審語。又風聞總督欲索銀五十萬兩。保全無事。及揚州會審。既得副考官趙晉與程光奎交通關節實情。旋得安徽布政使馬逸姿書役家人。爲吳淞行賄供證。督臣震怒。輒令夾腭箝口。尚書張鵬翮因其子張懋誠現任安徽懷寧知縣。恐遭陷害。亦瞻顧掣肘。總緣督臣權勢赫奕。莫敢攖其鋒。臣不敢顧念身家。雖言出禍隨。亦所不惜。況逢聖明在上。督臣雖甚殘險。未必能加害無辜。亦何憚而不言。仰祈敕令解任。一併發審。俾舞弊之人。失所憑藉。承審之官。亦無瞻顧。庶真情得出矣。伯行既上疏。遂移牒噶禮。暫停會審。噶禮亦疏劾伯行前冬泊船上海。阻臣出洋。恨臣不從。遷怒船埠張元隆。陷以通賊。牽連監斃。罪一。上海知縣許士貞。誣良爲盜。伯行因與同窗好友。始終袒護。淹禁無辜。久不省釋。罪二。臣嚴飭所屬。力行保甲稽察匪類。伯行與陳鵬年揚言。臣查富戶。竟寢不行。罪三。蘇松道臧大受所屬被盜七案。皆捏稱大受因公出境。徇私作弊。罪四。蘇松糧船遲誤。奉旨明白回奏。伯行飾詞欺誑。罪五。刑部行提戴名世案內。作南山集序之進士方苞。係伯行好友。竟不差一官一役提拏。且南山集版。方苞收藏。蘇州書肆印行三千餘部。伯行並不追問。罪六。命盜案件。蘇松最繁。伯行專以賣書著書爲事。性多猜忌。心更糊塗。混行翻駁。不能清理。濫收詞狀。拖累株連。罪七。上命俱解任。下張鵬翮及總漕赫壽察審。尋奏趙晉與吳淞程光奎賄通關節。擬罪如律。噶禮劾伯行不能清理案件是實。餘皆督撫會銜題咨。舊事方苞由伯行遣員料理。南山集刻版係在江寧起出。噶禮苛刻。應降一級留任。伯行劾噶禮攬賣舉人。索銀五十萬兩。事全虛。應革職贖徒。上切責張鵬翮赫壽掩飾和解。命尚書穆和倫張廷樞再往嚴審。九月。覆奏噶禮無罪。伯行畏縮不出洋。反誣陷船埠張元隆通盜。又誣奏督臣應革職。九卿等議如所擬。上曰。張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無不盡知。但才不如守。噶禮雖才具有餘。而性喜生事。未聞有清正之名。朕於滿漢諸臣。毫無異視。一以公正處之。噶禮屢次具摺參張伯行。朕以張伯行操守爲天下清官第一。斷不可參。手批不准。此所議是非顛倒。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矢公據實再議。翌日

召九卿等入。諭曰。張伯行居官清廉。其家亦殷實。人所共知。噶禮操守。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則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此互參一案。初次遣官往審。爲噶禮所制。不能審出。及再遣往審。與前無異。爾等能體朕保全清官之意。使爲正人者。無所疑懼。則海宇長享昇平之福矣。遂命革噶禮職。伯行復原任。五十二年正月。疏薦福建布政使李發甲臺灣道陳瑸前任國子監祭酒余正健堪任江蘇布政使。疏至。已有旨擢用湖北按察使牟欽元。下部知之。五十三年三月。疏言。洋面商船漁船。與盜船同行。難於識別。請令商漁各船。各刻某省某州縣第幾號船戶。各給腰牌。刻年月姓名籍貫。巡哨軍船亦如之。庶便稽察。疏下部議行。五月。疏劾布政使牟欽元藏匿通洋匪棍張令濤。請旨革職審追。張令濤者。噶禮所奏伯行拖欠之船埠張元隆。即其弟也。時部檄搜緝海賊鄭盡心餘黨。崇明鎮弁窮詰一船。人照不符。得張元隆爲之關通領照狀。以報伯行。又上海縣民顧協一赴訴張令濤占踞房屋。謂其舊爲噶禮幕客。今匿牟欽元署中。有水寨數處。窩藏海賊。伯行捕治張令濤。因奏劾牟欽元。得旨革牟欽元職。下總督赫壽察審。赫壽奏顧協一所控張令濤與海賊合夥無證據。牟欽元署中亦無張令濤。上復命張鵬翮及副都御史阿錫鼐至河南審理。鵬翮等奏張元隆張令濤皆良民。伯行捏造無影之事。誑稱海中有賊。請革職審理。上責鵬翮等不能盡心審明原委。令再詳審。並命伯行明白回奏。五十四年四月。伯行疏言。臣爲綏靖海洋起見。急欲杜漸防微。張元隆雖報身故。而金多黨衆。造船出洋。人人可以冒名。處處皆能領照。久經審供題明在案。至張令濤一犯。原據顧協一首告。若通洋不實。顧協一律應坐誣。乃牟欽元庇匿張令濤。致懸案莫結。且張令濤之在藩幕。係其子張二所供。縱非通洋。亦係豪惡。臣爲地方大吏。焉能置之不究。今惟靜候審訊。五月。鵬翮等請旨革職解任審理。從之。七月。奏顧協一張令濤已就控爭屋產事定讞。牟欽元應復職。伯行因前在上海坐漏船懷恨船埠。誣陷良民。誑奏海賊甚多。挾詐欺公。妄生異議。應斬。法司議如所擬。上命免罪來京。十一月。命南書房行走。十二月。署倉場侍郎。五十五年閏三月。同倉場侍郎荊山副都御史阿錫鼐等。奉詔監視順天永平二府屬賑濟。五十六年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五十九年十二月。授戶部右侍郎管錢法。仍兼管倉場。六十

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十月乞假省母。十二月來京。命陳奏武陟縣決口情形。堵築事宜。下所司知之。雍正元年九月。擢禮部尚書。二年四月。命赴闕里祭崇聖祠。復乞假省母。越一月還京。先是。由戶部遷禮部。命仍管捐納軍需事。至是詔陝西運糧至巴里坤。悉作正項報銷。停止戶部與陝西捐例。諭嘉伯行與尚書田從典。兩年以來。辦理清正。下部議敘。各加二級。三年二月。卒於官。年七十有五。詔加太子太保。諡曰清恪。輯道學源流。道統錄。伊洛淵源錄。小學衍義。小學集解。養正類編。訓蒙詩選。續近思錄。廣近思錄。家規類編。閩中寶鑑等書。又輯濂洛關閩集解。以配學庸論孟。名曰後四書。所自著者。曰困學錄。續錄正誼。宜堂文集。

蔣廷錫

蔣廷錫。字揚孫。號西谷。一號南沙。江南常熟人。初由舉人供奉內廷。康熙四十二年三月。詔以舉人汪灝何焯與廷錫皆學問優長。會試下第。令一體殿試。賜進士。改庶吉士。明年未散館。即授編修。歷左右春坊贊善。遷侍講侍讀庶子少詹事。五十六年五月。擢內閣學士。六十年十二月。充經筵講官。雍正元年三月。遷禮部右侍郎。仍兼學士。賜詩有在公勤夙夜懋績有賢聲之句。十二月。疏言。國家振興文教。廣鬻序以居業。設廩膳以給養。沿習既久。視爲具文。生員經年未嘗一至學宮。平居無親師博習之教。則放蕩習成。匪僻行作。請敕學臣通飭府州縣衞教官。凡所管生員。務立程課。令其時至學宮。面加考校。相與講究經史。以檢束身心。勉修學行。學臣於歲科考時。即以一學文章優劣。定此學教職賢否。則教者勉爲嚴師。學者亦奮興矣。又會典載順治九年定鄉設社學之制。以冒濫停止。請敕督撫令所屬州縣。凡大鄉堡立社學。擇生員學優行端者充社師。量給廩餼。鄉民子弟年十二以上。二十以下。有志學爲文者聽入。則黨庠術序之法大備。事下部議。從之。二年五月。奏請續纂大清會典。即命爲副總裁。六月。調戶部右侍郎。三年三月。轉左命。七月。疏言。漕運全資水利。宜通源節流以濟運道。一曰濬泉源。山東漕河資汶濟洸泗之水。而四水源皆微細。全賴泉源。助成巨流。計一省之泉百有八千。其派有五。分水天井魯

橋新河沂水是也。其委同出一道。謂之泉河。河口舊設管泉分司。今雖裁汰。仍設泉夫。請飭有泉州縣督率疏濬。盜竭者禁。又濟兗二府。爲濟水伏流之地。若廣爲濬導。則散漫砂礫。間者隨地湧見。應立法勸泉夫濬出新泉。優賚銀米。歲終冊報。即爲州縣課最。一曰開湖地。山東諸泉所滙爲湖十五。各建長礎。設斗門。爲減水閘。以時啟閉。漕溢則減漕以入湖。湖漫則啟湖以濟漕。故諸湖名曰水櫃。其後居民壅水占種。斗門閘壩遂漸坍塞。低窪多生茭草。積沙處高與漕河隄等。蓄洩無所。請察勘未耕之地。就低處悉行挑深。以復水櫃之法。即挑出之土。築隄以束水櫃。每湖開支河以承諸泉之入。益漕水之流。復建閘以時減放。庶幾蓄洩得宜。一曰嚴築壩開壩日期。按漕政考。山東運河每歲十月初築壩通流。分洩諸湖。候來春二月冰泮。開壩受水。法至善也。但法久玩生。築壩每在十一月中。未免過遲。正月初旬開壩。未免太早。請飭所司。築必十月望前。庶河水未合。便於施工。開必二月朔後。庶河水充盈。漕運商船皆利。一曰修築坎河灘壩。山東運河。惟賴汶水一派。分流南北濟運。明宣德時。築戴村壩於汶水南。以遏汶水入洸。建坎河石壩於汶水北。以節汶水歸海。嘉靖時。總河侍郎萬恭復堆積石灘。水溢則縱之歸海。水平則留之入湖。嗣雖歲有修築。但恐時久頹廢。萬一汶水北注。挾湖泉盡歸大清河。則四百餘里之運道。所關非小。請敕總河及巡撫相度形勢。修復舊石灘。改建滾水石壩。以爲蓄洩。上命內閣學士何國宗等攜儀器輿圖同總河齊蘇勒巡撫陳世倌履勘。應如廷錫奏。下九卿議行。四年二月。遷戶部尚書。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十月。命兼管兵部尚書。十二月。丁母憂。命在任守制。給假數月。奉櫬回籍。六年三月。授文華殿大學士。仍兼理戶部。六月。充纂修聖祖仁皇帝實錄總裁。七年七月。賜第及鈞衡頌輔額。十月。加太子太傅。八年二月。充會試正考官。八月。命同果親王允禮總理三庫事務。十月。賜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十年閏五月。卒於官。年六十有四。謚曰文肅。乾隆元年十二月。入祀鄉賢。廷錫工畫。其逸筆寫生。風神生動。意度堂堂。點綴坡石水口。無不超脫。著有尚書地理今釋。青桐軒。秋風片雲諸集。

余甸

余甸。福建福清人。康熙四十五年進士。生平以名義爲己任。福建巡撫張伯行延主講鼇峯書院。每咨事焉。郡守周某將登白簡。以丁艱去。疑甸排己。後甸知四川江津縣。周適補本郡守。有恙心。甸不爲動。攜一僕赴任。早起坐堂皇。民投牒者。不以屬吏。單辭立決。訟爲清簡。日與諸生誦說文字。疏解性理。所徵賦即儲庫中。纖毫不入私室。周廉其實。亦加敬焉。時青海用兵。四川巡撫年羹堯多額外急征。檄再三至。甸不應。乃遣內丁持印文告諭。自朝至日晡。甸不出。使者譁。甸立坐堂。命反接。衆相視莫敢動。甸怒。乃共推曳伏之地。甸投六籤。丞簿皆曲踞爲請。士民集堂下數千人。耆老數十人。升堂蔽使者。爲之告哀曰。公何難棄一官。但我民自今無怙恃矣。望哀赤子無依。寬使者法。久之。乃命釋縛羈候。越日。使者介衆索原文。甸曰。還報大人。我閉門待劾。原文已間道付二三執友矣。遠近驚駭。聲震京師。羹堯曰。此民所戴也。斥之傷衆心。不去。百城玩令。會行取。遂以甸應擢吏部考功司主事。既莅任。事必躬親。出入封緘其牽。自佩鑰鑰。時尚書張鵬翮素稱剛直。侍郎湯右曾聰明辨察。事有不合者。甸每會議。必直前爭辯。盈廷愕然。終不能屈。主選三年。權要富人請託者。多爲所格。長官亦陰患其戇。間絀其議。甸怒。求退甚力。吏胥私語求進者曰。請少待。此君將去。必可得也。甸聞之。乃條列文書已駁議。而未奏者十餘事。曰此皆作姦巧法。易爲所蒙者。必上聞。吾乃去。長官許諾。始探懷出告歸牒。遂歸。旋丁父憂。既免喪。猶廬墓。陳鵬年嘗歎今世無豪傑。及趨死不顧利害者。侍郎方苞以甸告。及鵬年總督東河。薦甸爲濟寧道。士民聞甸至。訟獄者爭赴之。幾奪臬司柄。久之。巡撫及按使有秕政。亦赴憩於甸。甸刺得其情。反覆申列。必得當乃止。鵬年卒。濟蘇勒繼爲督。以工事劾甸。會巡工至。甸所部父老結綵手炷香稽首舟前。請登岸受萬民拜。擁肩輿至廣原。升高座。聚者萬餘人。四面環拜。投香於地高丈許。齊聲呼曰。還我余公。當萬世尸祝。齊蘇勒大驚。慰諭之。衆皆涕泣曰。吾民愚。非得實據。不敢退。齊蘇勒許拜疏出矢言。衆乃散。世宗聞之。召甸入見。退語執政曰。朕又得一直臣矣。特授山東按

察使。甸以地近聖人。居崇禮教。輕刑罰。因有不能自衣食者。酌取商人歲餽三之一以資之。其他公用。委有司注籍。逾年。入爲順天府府丞。坐失察事。除名歸。年七十有二卒。甸剛方清簡。以儒術飾吏治。直聲震天下。文章書法。亦冠一時。歿後。所歷官地父老聞之。皆羣聚哭奠焉。

沈起元

沈起元。江蘇太倉州人。父受宏。歲貢生。起元中康熙六十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以父病乞歸終養。入京。雍正四年未散館。授吏部驗封司員外郎。尋兼考功。時嚴六部缺主之禁。不自首者死。直隸學政缺主事發。起元爭曰。學政衡文。缺主不能無弊。與六部不同。宜減死爲流。從之。五年。以知府指分福建。權福州府。調攝興化莆田。有黃陳二姓爭訟。久不決。結黨互毆。上官慮釀禍。將悉捕治之。起元責兩人而釋其餘報曰。釁由主者。懲之畢矣。餘不足問也。巡撫常安委攝海關。關役與洋舶歲有例獻。各數千金。起元並革之。巡撫有家奴守關。阻二十餘船。欲浮收糖稅。起元立督收稅如額。放船行。而白其事。常安召家奴切責之。常安去。代者詢常奴贓狀。起元不對。強之。則曰但悉常撫任內革除浮稅四千。他非所知也。總督高其倬奏開南洋已貼黃曉示。有旨禁內地商人羈留外國。其倬猶豫。命商人戚里具原船往回結。起元曰。此法立。將一船不得行。其倬問故。起元曰。出洋者生死疾病無常數。貨物利鈍無常期。豈內地戚里所能逆料者。苟無出洋之示。商無怨也。今商造船者費若干。製貨者費[illegible]忽以結狀相嬲。商必怨。且走南洋者須北風。今立春已半月。儻結狀來。北風不來。彼失業商聚集廈門。或[illegible]賊害將何已。其倬曰。然則如何。起元曰。但令出洋商自具狀。以三年爲期。過期不聽回籍。即以此狀咨部足[illegible]事驗放商船。爲興泉永道及泉防同知洋船人數多寡。視梁頭大小。民懼納稅。大輒報小。及出口船不得行[illegible]增船夫。同知啟督撫時。起元攝道篆曰。此啟誤矣。船夫工部所定。督撫不能增。勢必咨請部示。從此駁詰不[illegible]何。俄而衆商具牒。願自掉船免增船夫。同知不可。起元曰。南風起矣。衆商懼不得行。故爲此請。再固執必生[illegible]同知

不得已驗放之。船中商果已集無賴袖瓦石將堵公門。當是時微起元幾不測。督撫聞之。嘉獎者再。時史貽直奉使至閩。以牧守第一薦擢臺灣府。臺灣賦重。上則一甲收穀八石。中六石。下四石。視內地加數倍。然向多隱占不甚困。時丈量法行。占者不得匿。高其俸語起元曰。欲使臺田悉按同安下則起賦。但恐不及。故額致部駁奈何。起元曰。此事籌之熟矣。宜令著籍田且仍舊額。重者均於新額之上。賦不虧而民不病。其俸以爲然。及至臺。會大風壞海船廬舍。人民多漂溺。起元單騎按視。振擠流民。多所全活。而按察使潘體豐中以他事部議降四級用。蓋同安縣民有冤獄。潘不能察。獄成。起元直其冤。故銜之也。旋引疾歸。高宗純皇帝即位。召入京。授江西驛鹽道。乾隆二年。授河南按察使。河南多盜。半由流丐。起元檄州縣遞送回籍。盜案頓減。夏大水災被四十六縣。飢民四走。布政使欲闌之。起元曰。民飢且死。奈何禁他徙。惟州縣有被水者。安插流民。給以口糧。俾勿出境可矣。屬吏報鹽梟拒捕傷人。已而獲二十餘人。法皆當斬。訊之。自四五人外。餘皆飢民。起元請於巡撫雅爾圖。斬三人。而戍其二。餘杖遣而已。舊例命案凶犯未獲。令州縣於三月內結報。是仇是盜。有司欲避處分。輒含混具結。得凶後則牽合附會。以符前結。起元詳巡撫具摺請免。得旨允行。雅爾圖令府州各立書院。屬起元總其事。起元以教士當先實行。頒鄉賢陳瑚敬怠日程自大梁書院始。進諸生示以省身克己之學。嚴其程而差等焉。又請立章善坊。令諸州縣舉孝子悌弟義夫貞婦登其名。並採訪事實。著章善錄刊行之。七年。遷直隸布政使。直隸政煩吏猾。號難治。起元至。事無鉅細。悉由手定。又絕鹽綱之例餽。卻庫封之羨餘。省州縣解項之苛駁。寬盜案三月之率結。八年夏旱。時總督高斌方自江南視河工還。起元迎於途。議賑事。斌欲遲至仲冬。起元曰。飢民朝不謀夕。豈能久待。請先普賑一月。再查戶口。分別加賑。斌愠曰。必如此。爾自奏之。起元出語清河道方觀承曰。普賑萬不可緩。時之安危。民之生死。於此決矣。觀承入言於斌。卒從起元請。所屬有倡言賑戶不賑口者。嚴斥之。災民俱得實惠。時戶部尚書海望奏清查直隸旗地。有司違限。奉旨嚴飭。高斌命起元劾數州縣以自解。起元不可。曰。旗地非旦夕可清。州縣方災。何暇了此。必欲劾官。請自藩司始。九年。轉光祿寺卿。並稽察右翼宗學。京職事較簡。暇則鍵戶著書。於周易尤

遂其說。以象象文言繫辭乃孔子所作。離孔子而別有推闡。均失其宗也。十一年。上幸五臺。十二年。幸木蘭。十三年。巡狩山東。起元皆扈從。旋以事干部議降一級調用。十四年。乞假歸。二十二年。上南巡。起元接駕。賜緞匹。墨刻。二十七年。上南巡。再賜緞匹。諭曰。爾年老。在家休養。不必常來伺候。二十八年九月卒。年七十九。著有周易孔義集說二十卷。敬亭文藁九卷。詩藁八卷。唐詩鑰一卷。古學錄四卷。古文八卷。詩四卷。起元自少覃心理學。謂學須知行合一。從五倫起。張伯行李紱皆其座主也。張主朱。李主陸王。起元則謂孔門弟子。自顏曾外。入門各異。同歸於聞道。今但守定經書。實實做人。不必高言做聖。尤嚴義利之辨。自爲諸生。不妄取一非義之物。及由郡守歷藩司十五年。未嘗置屋一椽。田一畝。所至深求利弊。次第酌行之。心切愛民。而以寧靜不擾爲主。歸田後。授徒自給。晚歲杜門。日誦先儒書。病中猶手鈔明道語錄。臨終語人曰。生平學力無住手處。年來日夕檢點身心。仰不愧。俯不怍。或庶幾焉。嘉慶九年。題祀鄉賢祠。

魏廷珍

魏廷珍。直隸景州人。康熙五十二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五十四年。遷侍講。命入直南書房。五十五年。充日講起居注官。五十六年。轉侍讀。五十八年。命祭告中嶽及濟淮兩瀆。五十九年。充江南鄉試正考官。擢詹事。尋遷內閣學士。六十一年。管理兩淮鹽政。雍正元年。授湖南巡撫。上曰。爾爲人清正和平。但爲欲避垢離塵。以求自潔。而不肯任勞怨。巡撫重任。非清高閒散之職可比。處事貴剛果嚴厲。地方利弊之應革應興。屬員賢否之應舉應錯。須盡力振作。冀收成效。二年二月。因審辦辰溪縣革生黃先文故殺一案。率依鬬殺擬絞。援赦請免。又會同縣民譚子壽等。因姦斃三命。率擬斬候。均經部駁。責其草率朦混。下部議處。尋因咨撥綠旗兵餉。應題不題。部議降三級調用。諭曰。魏廷珍自到任以來。乏理煩治劇之才。料理刑名錢穀。非過則不及。率多罷輭糊塗。著照部議調回以京堂用。九月。授盛京工部侍郎。三年。授安徽巡撫。五年閏三月疏言。臣自莅任以來。督率清釐錢糧。第官役侵

虧。現在易於發覺。而往往匿於數年以前民欠中。官吏數易。難以清查。此弊不清。積久終無底止。臣請分作二等。如徽州府屬民欠至十七萬餘兩者。勒限一年。寧池太廬鳳滁和等府州屬民欠五萬餘兩上下者。勒限六個月。責令知府直隸州督率州縣細查。如係官役侵蝕。即著落官役並前失查上司分賠。如實欠在民。即督催徵解。限內不查出。知府直隸州降級留任。酌予展限。准其開復。如再徇延。即當與州縣官一並參處。又稽查若不親身。止憑書吏粉飾。將官役侵蝕。捏作民欠。即將督令造冊之府州縣分賠。仍革職問罪。清查後接任官能查出前捏造花名。將此捏欠盡著前捏造之府州縣獨賠。與接任官無涉。接任官不能嚴察。致再有侵蝕。亦著獨賠。不得推諉前府州縣。臣更有請者。州縣錢糧。惟憑交代出結。出結後查出虛捏。即干徇隱朦混之咎。是以州縣一經出結。莫敢自爲發覺。請嗣後有民欠之州縣。許於出結後隨查隨報。免其處分。詔如所請行。嗣因清查之限太迫。州縣官降罰者多。敕部改定。原限一年者爲二年。六個月者爲一年。仍結展限八個月。廣東總督孔毓珣因陛見。道出江南。奏宿州靈璧縣地方。溝洫不通。雨水停積。諭曰。魏廷珍身爲巡撫。於本省事務。漫不關心。以致低窪之處。被水停注。甚屬疏忽怠玩。著交部嚴查議處。其應行疏濬之水道。交署布政使噶爾泰先動正項錢糧辦理。皆於魏廷珍名下追補還項。以爲封疆大臣忽視地方利弊者戒。十一月。疏言。臣年五十有九。精力遠不如前。乞內補修書之地。俾得自效。諭曰。汝蒙朕簡任封疆。惟務潔己自好。於民生國計。毫未補益。而遽望內轉清要。安閒適志。以保祿全名。如是則爲臣不易之語謬矣。汝其勉之。果能奮勉精神。經理有效。令朕嘉悅。豈止內補修書之地而已乎。七年五月。以自陳用題本。爲通政使王廷揚所糾。著魏廷珍明白回奏。部議廷珍自陳不職。應照才力不及例降二級調用。得旨寬免。八年三月。請將潁州州同移駐方家集。專司巡緝。兼管水利鹽務。部議從之。五月。調署湖北巡撫。九年四月。命來京。十月。授禮部尚書。十年七月。疏言。漕標城守營兵餉。各州縣旋解旋支。併無預備。請撥司庫銀三萬兩貯淮安府庫。兵餉未到。遇有急辦之事。先爲動支。解到補項。下部議行。九月。署兩江總督。十月。疏言。漕標東海營汛改設趕漕船。應增兵九十二名。並設防汛千總一。管船把總一。部議從之。十一年。回總漕任。十二

年。遷兵部尚書。十三年正月。充皇清文穎館副總裁。二月。調禮部尚書。九月。高宗即位。命赴泰陵守護。乾隆三年。授左都御史。四年。遷工部尚書。五年。以老病乞休。諭曰。魏廷珍歷任中外。凡事推誠從不實心供職。皇考世宗憲皇帝曾屢降諭旨申飭。此衆所共知。朕御極之初。仍留尚書銜派往泰陵。料伊或勉勵思奮。痛改前非。嗣因左都御史缺出。復行起用。旋陞工部尚書。詎伊到任以來。並未擔當一事。建白一言。亦未奏請面陳一語。從前習氣。並未悛改。今又以老病乞休。希圖始終保全。更冀在家食俸。似此因循懈怠。持祿保身之陋習。斷不可長。魏廷珍著革職。十三年。上東巡。過景州。廷珍迎鑾。賜林泉耆碩額。并給還原銜。御製詩二章賜之。

藍鼎元

藍鼎元。福建漳浦人。少孤力學。通達治體。嘗觀海廈門。泛舟過浙江舟山。乘風而南。沿南澳海門歸。自謂此行多所得。人莫能測也。儀封張伯行撫閩。表章洛閩之學。獨禮鼎元及蔡世遠。嘗曰。藍生經世之良材。吾道之羽翼也。康熙六十年。朱一貴叛臺灣。鼎元從兄南澳鎮總兵廷珍。統師進討。以鼎元從。大海風濤。浩淼不測。軍事旁午。草檄數十紙。搖筆立就。七日。臺灣平。復從廷珍招降人殄遺孽。撫流民。綏番社。歲餘始返。著論曰。臺灣地數千里。其民數百萬。守土之官。有道府縣令大小丞尉。又有總兵官副參游守弁目額兵七千有奇。糧儲器甲。舟車足備。顧承平日久。上下玩愒。兵有名而無實。民逸居而無教。官吏皆以爲利藪。本實先撥。賊未至而衆心離。雖欲不敗。不可得已。曩者。臺地祇府治百餘里。鳳山諸羅。皆毒惡瘴地。令其邑者不敢至。今則南盡郎嶠。北窮淡水雞籠。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趨若鶩矣。曩者。大山之麓。野番嗜殺。人莫能近。今則羣入深山。雜耕番地。甚者傀儡內山。臺灣山後蛤子難崇爻卑南覓等社。亦有漢人至其地。與之貿易。生聚日繁。漸廓漸遠。雖厲禁不能止也。郡治有水陸兵五千餘。足供調遣。鳳山南路以四五百里。山海要區。民番錯雜之所。並淡水郎嶠。盜賊出沒之地。而委之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固已難矣。諸羅地千餘里。淡水守備。僻處天末。自八里岔以下。尚八九百里。下加冬笨港斗六門

半線。皆奸宄縱橫之區。沿海岸口。皆當防汛戍守。近山又有野番出沒。以險阻叢雜之邊地。而委之北路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聚不足以及遠。散不足以樹威。今請劃諸羅縣地而兩之。於半線以上更設一縣。管轄六百里。其錢糧合之番餉。歲徵銀九千餘兩。草萊一闢。貢賦日增。數年間巍然大邑也。半線縣治。設一守備。兵五百。淡水八里岔。設一巡檢。佐半線之所不及。羅漢門故賊藪。宜設一千總。兵三百。駐其地。使千餘里聲息相通。又擇實心任事之官。爲臺民培元氣。大兵大疫而後。民之悴憔極矣。然土沃而物產多。化導整肅。均賦役。平獄訟。設義學。興教化。獎孝弟力田之彥。行保甲民兵之法。聽開墾以盡地力。建城池以資守禦。一年民氣靜。二年疆圉固。三年禮讓興。化生番爲熟番。熟番爲人民。而全臺不久安長治。吾不信也。夫土地有日闢。無日蹙。經營疆理。則爲戶口貢賦之區。廢置空虛。則爲盜賊倡亂之所。臺灣山高地肥。最利墾闢。利之所在。人所必趨。不歸之民。則歸之番與賊。即使內賊不生。野番不作。寇自外來。將有日本荷蘭之患。不可不早爲措置者也。又言臺鎮必不可移。駐澎湖哨船更卒繚斗棹兵。必不可易。大吏采其言。奏聞。其後諸羅遂分置一縣。曰彰化。且建鎮於臺灣矣。鼎元復爲臺灣道。條上十九事曰。信賞罰。懲訟師。除草竊。治客民。禁惡俗。儆吏胥。革規例。崇節儉。正婚嫁。興學校。修武備。嚴守禦。教樹畜。寬租賦。行墾田。復官莊。恤澎民。撫土番。招生番。時頗躓其言。雍正元年。以選拔貢太學。三年。校書內廷。分修大清一統志。六年。以大學士朱軾薦。召對奏時務六事。凡五千餘言。世宗善之。授廣東普寧縣知縣。在官有惠政。聽斷如神。暇則與邑士之秀者。講明正學。風俗丕變。旋攝潮陽縣事。潮陽連歲大饑。多逋賦。鼎元揭榜告民。減耗米。除苛累。民爭趨納。妖女林妙貴惑衆。置於法。籍其居爲棉陽書院。尋忤監司褫職。或勸其委蛇以紓禍。鼎元曰。吾嘗涉大海。歷澎臺。出沒驚濤間。冒矢石。深入窮簷。觸惡瘴毒霧不稍懾。今肯頫首媚監司哉。總督鄂彌達疏白鼎元受誣狀。徵詣闕。明年。命署廣州府知府。抵官一月卒。鼎元善治盜及訟師。多置耳目。劾捕不少恕。然治獄多所平反。論者以爲如杜延年嚴而不殘。著有鹿洲初集二十卷。東征集六卷。平臺紀略一卷。棉陽學準五卷。鹿洲公案二卷。

尹會一

尹會一。字元孚。號健餘。直隸博野人。雍正二年進士。分部學習。三年。授考工司主事。洊遷員外郎。四年。充廣西鄉試副考官。五年。授湖廣襄陽府知府。九年。調江南揚州府。十一年。遷兩淮鹽運使。乾隆元年二月。詔署兩淮鹽政。十月。加僉都御史銜。尋授兩淮鹽政。二年。以淮揚運河定於冬月挑濬。鹽船不能轉運。諭令預運貯存。以濟民食。恐商人辦理竭蹶。著將單呈綱兩次應納錢糧。緩至加斤時。一體完納。會一陳奏鹽務三條。一本年丁巳綱淮南正運鹽七十萬引。預運如之。丙辰綱應運殘鹽四十萬引。數多期迫。竈戶乘機擡價。各場產鹽不敷。商艘遄運不及。查運河東岸邵伯鎮迤南。向有陸閘。係淺水由荒稻河歸江之路。上接邵伯諸湖。下通泰壩鹽河。擬於挑河時。在陸閘南北。各築攔河壩一。中留運河五六里。蓄水濟運。鹽船直抵揚州灣頭。自灣頭陸運至三汊河。所留運河五六里。三月。復挑濬無誤。一預運鹽堆貯儀所鹽垣。夏多滷耗。請六月以前。每引加鹽二十五斤。七月以前。加二十斤。八月十五日以前。加十五斤。十五日以後加十斤。商本庶免虧折。一鹽課例於九月奏銷。十一月考覈。但丙辰綱鹽課。特旨以新頒引鹽。展限至乾隆二年二月奏銷。丁巳綱新引。見今領運至九月。爲期甚近。請寬至三年二月奏銷。四月考覈。下部議行。三月入覲。詔署廣東巡撫。會一以母老疏辭。調署河南巡撫。五月奏言。豫省歲雨歉收。應緩徵以紓民力。又平糶必需見價。窮民尚費經營。備領則急補目前。請不拘存七糶三之例。視地方緩急斟酌多寡。以資接濟。從之。十月。條奏農務一天時宜乘也。力田貴早。豫民有時宜播種。尚未舉耜。時宜耘耔。始行播種。既失天時。遂違物性。臣擬分析種植。先後刊諭老農。督率勸勉。仍遵聖諭。州縣官不拘時日。輕騎減從。親往查勘。如有工本不敷。許借倉穀。秋後補還。一人力宜盡也。南方地狹人稠。一夫所耕。不過二十畝。力聚工專。故所穫厚。北方地闊。一夫所耕。自七八十畝至百餘畝不等。力散工薄。故所穫少。臣今勸諭田主。多招佃戶。量力授田。以三十畝爲率。則地少力多。可望豐收。分多種之田以給無田之人。則游民亦少。一樹藝宜廣也。豫省多鹹鹼

沙地。去其三尺而鹹少則潤澤。臣今責成鄉耆保長。勸諭就隙地視所宜之木種植。則地無曠土。一女工宜勤也。查江南蘇松繁庶。而貧民俯仰有資者。女子七八歲以上。即能紡絮。十二三歲即能織布。一日經營。供一人之用度有餘。今棉花產自豫省。而商賈販於江南。豫省民家有機杼者。百不得一。擬有力之家。多造機杼。貸於織戶。量取貲值。或動支無礙公項。製造給領。俟一年後繳還原項。並廣勸婦女。互相倣傚。得旨酌量行之。不可存欲速之心。不可有終怠之念。若民不樂從。不可徒繩以法也。十月。實授河南巡撫。三年。上以河南山東歲稔。敕會一等籌補倉穀。十二月。疏言。本年河南豐收。以直隸江南災歉。商販較多。價值日昂。臣飭各州縣如本地價昂。平糶不敷買補。即赴鄰邑穀賤處採買。儻鄰邑價亦相倣。即將不敷銀報明。在各屬盈餘銀內通融撥給。再豫民食用。以麥爲上。高粱蕎麥菽豆次之。臣飭地方官遇穀貴。即查明雜糧若干可抵穀一石。參酌糴貯。來春先儘雜糧糶借。以濟民食。秋後仍照時價買穀還倉。至新舊民欠穀石。河北三府被水。無穀之民。須糶雜糧。糴穀還倉。出入多虧折遲延。請照穀價折收雜糧。來春一體糶借。秋後易穀。庶民易輸將。而倉儲不至虛虧。上嘉之。時安徽按察使張坦麟條奏農忙停訟。如商賈爲奸牙串騙侵吞。適值農忙。恐日久比追無術。請酌改定例。以恤遠人。敕各督撫酌議。會一議應如所奏。並請以訟事而妨農。宜停准理。若因農事成訟。時當農忙。尤宜准理速結。奏入報聞。又奏報勸諭鄉農栽植榆柳棗梨一百九十餘萬株。敕各督撫勉爲之。四年五月。黃沁水漲。沿河武陟原武鄭州封邱陽武儀封蘭陽考城處城夏邑災。會一奏請酌借倉糧。資助耔種。趕種秋禾。七月。奏預籌民食事宜。一請免關稅。以通商也。祥符等屬被水。民食仰給鄰省。江南則由淮河之正陽關。達陳州府之周家口。山東則由運河之臨清關。達彰衛二府之楚旺道口等處。懇敕免收稅。俾商爭趨。以資接濟。一及時興工以代賑也。各屬城垣倉庫。監獄河渠。隄岸營房。傾圮淤墊。宜動帑興修。俾貧民力作餬口。一酌量買運以備賑也。州縣儲穀。如不敷賑糶。請於本省就近可通舟楫處。不論常平穀撥用。並動帑採買米穀雜糧。以濟民食。一多種菁菜以助食也。查蔓菁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昔諸葛亮行兵所止。乃令軍士種植。取其易長而可食。見飭被水州縣。酌購菜子。給貧民廣種。

以備採食。部議從之。七月。奏辦災賑事宜。一成災地方。漕項錢糧豆米。照地丁例。按分數蠲免。一應納漕項。緩至次年麥收後徵解。一未被水州縣。應辦漕糧。截留本省。以備賑糶。額徵八旗飼馬黑豆七萬石。水淹無收。祈敕產豆省分採運。詔從之。十一月。御史宮煥文奏劾會一莅豫至本年。報盜至百六十餘案。本年秋審招冊所擬。情實可矜。攷駁至三十餘起。疲玩不振。貽誤地方。諭曰。尹會一自任豫撫以來。屬員怠忽。不知畏懼。其讞獄弭盜。多未妥協。今年豫省各屬被水災重。所辦賑務之事。亦未盡善。實少幹濟才能。不勝巡撫之任。但其爲人忠厚謹慎。非有心誤公者可比。著解任來京。候朕另用。尋授左副都御史。九年。丁母憂。十一年三月。服闋。授工部侍郎。十月。提督江蘇學政。十二年。上敕各省學政。於考試文藝後。就御纂四經中酌量舊說別異處。摘取數條發問。答不失指者。生童即予補廩入泮。會一奏言。一等生員。概補經解。似凡列優等者。盡能記誦傳說。未爲覈實。請於冊報生童。另期發問經義。答不失指者。即以經解二字印記卷面。衡其文藝。酌予補廩入泮。其不在冊報者。不必概補經解。下部議行。十三年四月。轉吏部侍郎。仍留學政任。閏七月卒。會擇有君鑑。臣鑑。士鑑。女鑑。增訂洛學編。小學纂註。近思錄集解。撫豫條教。詩文集。從宜錄。讀書筆記。及語錄。講習錄。呂語擇粹。尹氏家譜。賢母年譜等書。十五年。江蘇巡撫雅爾哈善奏准入祀名宦祠。

尹繼善

尹繼善。字元長。號望山。滿洲鑲黃旗人。大學士尹泰子。雍正元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五年三月。遷侍講。尋遷戶部郎中。九月。命往廣東察審布政使官達按察使方願瑛受賄徇庇案。得實。即署按察使。六年四月。授內閣侍讀學士。協理江南河務。八月。署江蘇巡撫。七年二月。實授。尋署河道總督。十二月。疏禁收漕上司陋規及官吏浮費。每石定爲加費六分。半給旗丁。半給州縣。常平社倉捐穀。聽民樂輸。不得隨漕勒徵。詔如議行。八年。奏言。崇明屹峙重洋。爲江南屏障。知縣不足彈壓。請增設巡道駐之。兼轄太倉通州。至縣屬沙地遼

闊。鎮標四營駐城內。巡察難周。應撥左營駐永興。沙地增巡檢一。駐牛羊沙。移縣城巡檢駐大安沙。並撥左營千把總二。協同分防。其戲臺等沙。各設哨船巡緝。福山營爲江防門戶。應撥蘇鎮沙船四隻之與京口狼山等汛。按期會哨。又江蘇按察使駐江寧。距巡撫治所遠。請移駐蘇州。蘇松道責在巡防。應移駐上海。下部議行。九年。署兩江總督。奏請析淮安府屬之山陽縣爲二。增知縣縣丞典史各一。治廟灣鎮。移廟灣司巡檢駐草偃口。鹽城清溝司巡檢駐上岡。撥鹽城縣訓導歸新縣。析揚州府屬之江都縣爲二。增知縣典史各一。撥主簿訓導及邵伯驛官二。巡司並邵伯驛歸新縣。又如皐縣增設主簿一。駐掘港場。均議行。定山陽分縣曰阜寧。江都分縣曰甘泉。十年正月。協辦江寧將軍兼理兩淮鹽政。疏言。京口爲江淮鎖鑰。南北咽喉。向設沙船五十六。艇幫船三十二。水兵千四百餘。實水師重鎮。乃隸將軍標爲水陸路兩營。陸路將弁。不諳水師船隻。水兵又遠駐距鎮江數十里之高資港。春秋兩操外。將不知兵。兵不知伍。請於高資港設水師都司千把總一。歸江陰水師副將轄。操暇教以技藝。資防禦。江寧爲省會重地。襟帶長江。居京口狼山上游。駐防兵與學習水師。向撥將軍標沙船二十。水兵三百餘。春秋操演。但操期止選鎮江千把總四員至江寧分配教習。事竣仍回本任。無論暫時派撥。並無責成。難收實效。其實鎮江將弁。初不能教習水師。至今三百餘兵。技藝未習。且家在鎮江。僕僕往來。經理旗員。素不熟識。請撥隙地建營房。令挈眷駐紮。設水師守備一。把總二。專司其事。歸將軍轄。狼山爲長江尾閭。大海門戶。鎮標三營。向設戰船二十二。春秋出洋操練。江防每月會哨。近年來。僅駕船數隻。兵數名。往來江口。並不出洋。至會哨更屬空文。尤可異者。趕繪大船。原爲出洋而設。近竟高擱沙灘。臣飭交署總兵王廷梅整理。期復舊觀。再京口江寧派佐領協領二員。每月巡查。江南狼山鎮標右營將弁。巡查海汛。中左二營。亦輪派遊巡。如此。庶長江數千里聲援聯絡。奏入。上嘉之。先是。尹繼善疏請清查江蘇積欠錢糧。命侍郎彭維新等會同辦理。二月。合奏。自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官侵吏蝕。四百七十二萬餘。民欠五百三十九萬餘。疏入。詔侵蝕自首者免罪。尹繼善等下部議敘。九月。奏請改直隸徐州爲府。設知府一。附郭增置一縣。設知縣一。改直隸邳州爲屬州。並所屬之睢寧宿遷二縣。歸徐

州府轄。改分駐徐州之淮安府同知爲徐州府同知。增設通判經歷各一。改州同爲縣丞。吏目爲典史。南北岸州判爲主簿。學正爲府教授。訓導管縣學。巡檢驛丞閘官歸縣轄。又請分壽州置一縣。設知縣典史各一。改壽州訓導管縣學。又增設定遠縣池河驛巡檢一。均議行。定徐州附郭縣曰銅山。壽州分縣曰鳳臺。十二月。條奏鹽政巡緝事宜。請於儀徵縣之青山頭增一營。設守備把總各一。兵百。巡船四。江都縣之馬家橋。甘泉縣之邵伯鎮北壩僧道橋。各設把總一。兵三十。揚州府捜鹽廳委佐雜一員。同武弁監察新設之三江營同知。改爲鹽務道。淮所選府佐監掣淮南之泰壩。淮北之場關大伊關永豐壩烏沙河湖口及泗州天長壩。俱揀員管理。淮北壩所場關事歸淮揚道轄。督緝事歸淮陽淮徐二道分轄。部議從之。十一年正月。調雲貴廣西總督。先是。雲南思茅土把總刀興國等滋事。前督高其倬擒興國。餘黨尚未解。六月。尹繼善奏元江臨安賊勢猖獗。臣調鶴麗鎮總兵楊國華領兵往元江。與臨元鎮總兵董芳協剿賊。潰匿暗縱。我軍遣諜入賊寨舉火。奮勇衝入。斬賊酋三。從賊百餘。生擒六十九。十一月。又奏元臨內地現平定。而攸樂思茅餘孽未靖。臣調兵剿捕。念地方遼闊。兵到勢必奔竄。酌出東西兩路。東路兵分三支。一由紅藤箐黨蔑黨別出慢岔河底。一由思茅糯黑那列漫蚌等處。至茄色猓所及磨胖三達。一由孔明山莽通莽瓦及小猛崙等處。分布堵剿。事竣會合攸樂。清理三十六寨。西路兵分二支。一由關鋪板角一帶。一由白馬山圈羅一帶搜剿。事竣會剿六囤。再分遣土練。沿江堵禦。以防奔軼。令投誠賊酋刀輔國等。隨軍效力。今已攻破賊柵十五寨。招降夷民八十餘寨。其遁匿餘黨。分路圍剿。務在廓清。臣惟攸思一帶。非元臨內地比。非兵不足示威。恃兵又無以善後。所期恩威並濟。操縱得宜。庶邊圉永寧。疏入。諭曰。剿撫名雖二事。恩威用豈兩端。當撫者不妨明示優容。當剿者亦宜顯施斬馘。俾其知順則利而逆則害。方可期近者悅而遠者來。今此目前攻心之師。即寓將來善後之舉。是乃仁術。非關詐謀。寧止綏靖普思。將見信孚莽緬也。識之。十二年三月。奏貴州新闢苗疆八事。一台拱舊營。改建於歐家寨。一陞台拱營爲鎮。移清江鎮總兵駐之。置中左右三營。設遊擊守備各三。千總六。把總十二。降清江鎮爲協。設副將統原設左右二營。一移清江同知駐台拱。增鎮遠府。理苗通

判駐清江。裁天柱縣縣丞。增施秉縣主簿駐台拱。一歐家寨河可達下秉。宜疏濬以通台拱糧運。一台拱增兵。擇各鎮協營精練撥補。一各寨荒田諭復業。一清查九股苗寨界址。擇舊苗目之良善者。按寨大小。酌定鄉約保長甲長管束稽查。一古州清江界之朗洞地方。分設塘汛。令文武官弁。巡行化諭。部議從之。十三年七月。奏貴州頑苗聚衆倡亂。臣檄調雲南兵四千餘。並湖廣廣西兵策應。嗣雲南副將紀龍剿破清平賊穴。參將哈尚德收復新舊黃平二城。與紀龍合兵至重安渡江。副將周儀參將崔傑都司陳思儀等。收復餘慶縣。獲賊酋羅萬象等。廣西總兵王無黨帥兵二千五百。與古州總兵韓勳援剿。八寨高州總兵譚行義帥兵四千九百協剿鎮遠一路。臣又委王無黨帥廣西兵八百。並前調之至湖南兵三千至鎮遠。總統爽陽總兵焦林帥兵二千已起程。大兵雲集。分路會剿。破逆巢數十。斬首千餘。生擒賊酋阿九清等。黃平餘慶平越現俱平定。鎮遠施秉偏橋都匀黎平俱無失。疏入。命停派往駐常德之熟河保定浙江湖廣兵。乾隆元年。設貴州總督。以尹繼善爲雲南總督。二年閏九月。奏豁雲南軍丁銀萬二千二百有奇。允之。是月來京陛見。以父尹泰年老。乞留京。命爲刑部尚書兼管兵部事議政處行走。十二月。充經筵講官。四年五月。晉太子少保。教習庶吉士。七月。充繙繹鄉試正考官。八月。充三禮綱目兩館副總裁。五年。授川陝總督。時松潘鎮總兵潘紹周。以郭羅克番滋事。疏請剿之。敕與總督提督會商。尹繼善檄諭番目擒獻。夾壩番衆畏服。六年。奏善後四事。一分設土目。擇上中郭羅克副土目給外委土百戶。委牌分管各寨。再拔副土目數名協理。一頒給打牲號片。按番寨大小。酌給號片。出口人給一紙。無者擒治。一寬從前積案番人所劫牲畜。年遠根究爲難。夾壩既經痛懲。均免追問。一撤駐防兵。前督查郎阿奏准每年撥兵二百駐防番地千餘里。兵力不足控制。恐日久玩生。應撤回以省遣戍。八年二月。署兩江總督。協理河務。命馳驛赴任。五月。疏言。臣欽奉恩命。同任河防。夙夜靡寧。寢食幾廢。伏以久離江南。情形各異。詳勘博考。體察民情。咸以舊制宜循。萬口如一。凡三事。一毛城鋪宜仍舊也。黃河至徐州。北係山嘴。南偪郡城。以千支萬派之水。納之數十丈之中。下流不暢。則上游必壅。前河臣靳輔於上游南岸毛城鋪。立減水壩。下疏引河。以洩盛漲。北岸自李道華家樓至蘇家山。

不設隄工。聽其漫入微山湖。由荊山口入運。少殺其洶湧之勢。近則因毛城鋪進水過多。圈隄築壩。層層阻閉。致南岸日高。黃溜側注。北岸石林一帶。處處受險。經欽差大臣議於壩口水底用亂石填高。臣按此處洩水之路。止有倒勾三河。其餘支港。俱已淤平。若再填高壩口水底。是有遵照舊制之名。仍與舊制不同。有隨時啟閉之名。實與緊閉無異。不惟北岸無隄處受全黃之水。其勢堪虞。而上游山東之滕嶧金魚等縣。下游徐沛一帶。城社更爲可慮。請仍舊制。相機啟閉。開通倒勾河使之順直。壩堰有礙宣洩者。量爲撤平。兩岸分流。減洩勢緩。水平。北岸之險工可保。沿河上下。永享成平。且減下之水。歸入洪澤湖。濁沙停淤。黃澄爲清。更可助清敵黃。轉害爲利。一天然壩宜仍舊也。淮水挾七十二河之水。滙入洪澤湖。僅恃高堰一線孤隄。爲淮揚保障。夏秋黃淮交漲。拍岸盈隄。勢難容受。前河臣靳輔建三滾水壩。又設天然南北二壩。酌量啟閉。以洩異漲。思慮至爲深遠。新議以洪澤湖之水宜蓄而不宜洩。欲將天然壩改建滾水石壩。臣思河南疏濬賈魯河以後。淮水勢大。伏秋盛漲。若不將天然壩開放。則尾閭不暢。必病中滿。且舊天然土壩。相水勢大小。酌量蓄洩。操縱在人。改建石壩。則一定不易。無可增減。當蓄而不能蓄。當洩而不能洩。利未見而害隨之矣。請將天然壩仍照舊制。其估建滾壩及南北石工。無庸建築。不惟節省數十萬帑金。且洪澤湖異漲之水。有所宣洩。高堰全隄。可以保固。一高郵三壩。宜仍舊也。高寶諸湖。周圍數百里。上受天長七十餘河及洪澤湖減下之水。匯入運河。其勢甚盛。是以於高郵迤下。設立南關五里車邏昭關各壩。分注下歸海。遇水漲。次第開洩。制最精詳。新議以南關等壩。開放下河。必致難受。議永閉高郵三壩。另建石閘七座。抽板開放。臣按從前各壩。寬一百九十餘丈。今議建石閘。合計八丈四尺。較舊制寬狹懸殊。況高郵等壩。原與天然滾壩。上下相應。天然等壩。寬至三百餘丈。上游來水甚多。勢必仍然壅積。雖與邵伯迤南疏濬入江之路。亦是減水之意。但其地距江甚遠。江潮朝夕往來。與水相抵。洩出無多。而迤上高寶一帶。爲諸湖頂衝之區。首當其險。設遇水勢驟漲。自必直趨附近就下之捷徑。豈能紆迴流遠以入江。但宣洩不及。深爲可慮。況高寶不能容納。勢必仍掘壩以注下河。洶湧驟至。較之循序漸至者。受患更猛。請將高郵三壩。仍照舊制所議。石閘七座。

無庸增建。至下游宣洩。再行詳勘。疏濬深通。近水民田。修築隄堰。有餘之水。導之入海。可免瀰漫。臣悉心籌酌。至再至三。不敢少存成見。好爲更張。不敢狃於前議。草率從事。總期合舊制而順水性。孚公論以治輿情。得旨。應斟酌者須因時制宜。九年。江南生蝻。延及山東河南。上以江南有司捕治不力。貽害鄰封。尹繼善等徇隱不參。下部議銷紀錄十二次。十年。實授兩江總督。十二年三月。疏言。阜寧高寶等處。修築圩岸。臣相其緩急。分年修治。高寬丈尺。俱爲酌定。修治之法。務於圩外取土。挑濬成溝。圩身量留涵洞。使蓄洩有資。旱澇足備。無力者量借帑項。再上江鳳潁泗三屬。頻遭水患。現在河渠次第開濬。而田間水道圩塍。實與水利相爲表裏。亦照例陸續興修。俟有成效。逐近推行。於水利善後之圖。似多裨益。十三年七月。以徇庇南河總督周學健部議革職。命從寬留任。九月。調兩廣總督。十月。授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充國史館總裁。十一月。軍機處行走。兼正藍旗滿洲都統。命署川陝總督。嗣設四川總督。以尹繼善爲陝甘總督。時大學士傅恆經略金川。大兵出陝西。上以尹繼善於一切安臺站馬匹事宜。星速趕辦。調度得宜。詔加恩開復從前革職留任處分。十四年正月。詔尹繼善與內大臣傅爾丹尚書達勒黨阿舒赫德參贊軍務。二月。晉太子太保。十五年二月。疏請修文武成康周公太公陵墓享殿。下部知之。十一月。西藏羅卜藏扎什不靖。四川總督策楞統兵入藏。敕尹繼善管川陝總督事。十六年。復調兩江總督。十七年四月。湖北羅田奸民馬朝柱聚衆於天堂寨。圖不軌。界連江南。尹繼善檄壽春鎮總兵牧光宗。統兵搜捕。並親往搖獲朝柱家屬黨羽甚衆。疏聞。得旨嘉獎。下部議敘。十月。召來京。十八年正月。署陝甘總督。二月。以前兩江任內承審江西千總盧魯生等傳鈔僞稿一案。不能究出實情。部議革職。命從寬留任。八月。又以徇縱南河劣員虧帑誤工議革任。命寬免。仍註冊。九年。授江南河道總督。先是。哈密蔡伯什湖屯田萬畝。於雍正十三年屯兵承種。乾隆七年。改回民承種。嗣員子玉素富以收成歉薄。請罷事。下尹繼善及安西提督王進泰議。至是尹繼善奏言。從前開渠引水。幾費經營。近日歉收。實由回民不諳耕作所致。即使水澤偶有不敷。亦斷無舉萬畝屯田。概行廢棄之理。伏思開墾此田。原爲接濟兵食。請選安西兵丁子弟。或招各衛戶民承種。既於兵食有益。且有此壯丁二百

餘。依安西屯戶團練之法。又可寓兵於農。協同防守。臣已調任南河。謹就所見陳之。上韙其言。十九年二月。疏言黃河之水。挾沙而行。停滯久積成灘。灘之所在。則水射對岸。而隄工受險。聖祖仁皇帝諭於曲處挑直。使得暢流。誠萬世治河之良法。臣案銅沛邳睢宿虹河道多曲折。大灘日淤日積。急宜截去灘嘴。開濬引河。導溜歸中央。借水刷沙。既省兩岸隄埽費。並免偪溜偏趨。奔突衝激之患。其土隄不甚險要者。每年加高五寸。險要者。及時修理。庶河防穩固。而青黃不接時。亦可寓賑於工。詔如議行。八月。署兩江總督。十二月。兼署江蘇巡撫。二十年正月。上以尹繼善前任兩江總督。有沽名邀譽之習。諭誡之。十二月。奏請於江西湖南湖北三省各撥米十萬石運江蘇。備來春平糶。上報可。二十一年二月。疏言。洪澤湖有入海入江二路。入海之路甚遠。興鹽一帶。形如釜底。海灘高於內地。潮大時。內外相抵。不能暢流入海。惟入江之路。宣洩盛漲最便。然淺阻處多。如東西灣兩壩。減下之水。由芒稻閘達董家溝入江。引河淺阻應疏。又璧虎鳳凰二橋減下之水。由廖家溝入江。河口淺阻灣曲。應加寬。芒稻迤上石牛溝並廖家溝董家溝歸江。水道阻塞應濬。又興鹽等邑之天妃閘青龍閘及白駒南閘爲下河衆水匯聚。磯心閘牆之。損壞者應修。允之。三月。奉旨覆審浙江按察使富勒渾劾巡撫鄂樂舜勒派商銀案。所劾實。仍坐富勒渾以誣告加等罪。上責尹繼善所擬悖謬。詔革職留任。十月。實授兩江總督。命紫禁城內騎馬。二十二年正月。解南河總督事務。初。丁憂江蘇巡撫莊有恭奏捐職州同朱聘主使斃命。律應絞罰贖外結。命尹繼善同新任巡撫愛必達查審。四月。奏有恭罪在專擅。贓非入己。詔免有恭死。發往軍臺效力。諭曰。莊有恭辦理朱聘贖罪外結一案。尹繼善既經莊有恭告知。即應據實參奏。否則。正言阻止。莊有恭自不敢視爲泛常。致干重辟。及奉到朕旨。尹繼善亦當備述前情。速爲辦理。乃遲回觀望。希圖模棱了事。經朕屢行飭催。並將莊有恭革職拏問。始稱原曾與聞。是縱莊有恭之情罪。而釀成其事。始終皆由於尹繼善也。尹繼善交部嚴加議處。尋議革任。命寬免。仍註冊。七月。疏言。沛縣地勢本低。昭陽微山諸湖環之。山東濟泗汶滕山水奔注滙歸。來源多而去路少。不能驟消。臣按湖水去路。自荊

山橋外。尙有湖口閘與韓莊閘相近。爲洩水尾閭。僅丈餘。不足宣洩。臣商之山東撫河諸臣。或建滾壩。或建閘座。使湖水暢流入運。又山東沂河自北而南。入駱馬湖。近因水大於邳州之盧口。散漫入運。與荆山橋洩下之水相阻。皆爲沛縣受病之由。臣飭員相度堵修。二十五年。上以江蘇錢穀殷繁。令增設布政司分理。敕下督撫酌議。尹繼善等奏請分江寧淮安揚州徐州通州海州爲一布政使駐江寧。蘇州。松江。常州。鎭江。太倉爲一布政使駐蘇州。安徽布政使移駐安慶。從之。二十七年。命爲御前大臣。二十九年。晉文華殿大學士。仍留總督任。三十年。尹繼善年七十。召來京入閣辦事。兼管兵部事務。充國史館總裁。十月。充尙書房總師傅。教習庶吉士。三十一年。充會試正考官。三十二年。充經筵講官。三十四年。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三十六年正月。上東巡。命留京辦事。四月卒。繼善一督雲貴。三督川陝。四督兩江。而在江尤久。前後三十餘年。頗以汲引人才爲務。遇事鏡燭犀剖。八面瑩澈。嘗一月間兼攝將軍提督巡撫河漕鹽政上下兩江學政等官。九印彪列。簿書填委。而判決恢然。無留牘。猶與諸生論文課。聞者駭服。尤長奏對。世宗嘗諭曰。汝知督撫中有當學者乎。李衞。鄂爾泰。田文鏡是也。對曰。李衞。臣等學其勇而不學其粗。田文鏡。臣學其勤而不學其刻。鄂爾泰大局好。宜學處多。然臣亦不學其愎也。及卒。繼善學識優通。老成端謹。歷封疆者三十餘載。綏輯協宜。爲當時名臣。加贈太保。入祀賢良祠。謚文端。四十四年御製懷舊詩曰。八旗讀書人。假借詞林授。然以染漢習。率多忘世舊。問以弓馬事。曰我讀書秀。及至問文章。曰我旗人胄。兩歧失進退。故鮮大成就。自開國至今。任事奏績茂。若輩一二耳。其餘率貿貿。繼善爲巨擘。亦賴訓迪誘。八年至總督。異數誰能邁。政事既明練。性情復溫厚。所至皆爰帖。自是福量轅。前詩略如白。唱和亦頗富。獨愛馳驛喻知寓意不留。

史貽直

史貽直。字儆弦。號鐵崖。江南溧陽人。父夔。由編修官至詹事。貽直康熙三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五

十年。充雲南鄉試正考官。五十一年。提督廣東學政。五十二年。丁父憂。服闋補原官。五十六年。遷贊善。累遷侍讀學士。署掌院學士。雍正元年三月。命在南書房行走。擢署吏部右侍郎。尋授內閣學士。仍署吏部右侍郎。七月。實授。十一月。充武會試副考官。二年二月。轉左侍郎。閏四月。充經筵講官。五月。疏言。直省武鄉試。請照會試例。擇弓馬嫻熟技勇出羣者。另編好字號。下部議行。尋充大清會典副總裁。八月。充會試副考官。三年四月。山西巡撫伊都立疏參原任川陝總督年羹堯。於管河東鹽務。將其子年富年斌僞編商民。隱占鹽窩。並私行印票。又授意咸寧知縣嚴士俊與曲沃知縣魏士瑛誣參鹽商王欽菴及富民高科等私販。勒罰銀。命貽直偕刑部侍郎高其佩往鞫得實。部議羹堯已於別案革職。俟提拏至京正法。一等子年斌應革職。年富已於別案拏問。從重歸結。嚴士俊等論罪如律。十二月。調工部右侍郎。四年十月。轉左。十二月。兼理戶部侍郎事。五年三月。充會試副考官。八月。調戶部左侍郎。十二月。兼理吏工二部侍郎事。尋兼管順天府府尹。六年八月。轉吏部左侍郎。仍兼理戶部侍郎。四月。署福建總督。閏七月。疏言。各營巡哨兵之設。原以防海口而察奸宄。乃包攬客貨。偷漏過關。臣據閩海關監督維泰咨呈。立飭該營將備查拏嚴禁。八月。疏言。倉穀向有存七糶三之例。惟福興泉漳四府。積穀年久。有司因其地產米甚少。買補最難。因循不敢糶易。紅朽堪虞。查四府額貯穀九十五萬五千五百餘石。每年臺灣應碾赴泉漳平糶兵米及廈門金門兩標兵米共八萬三千餘石。若停臺灣碾米。照一米二穀以穀十六萬六千餘石運至廈門。令福興泉漳四府屬。按積穀之多寡。分運各倉。將舊穀碾米爲平糶兵米之需。各倉陸續轉換。旋易旋補。輪至六年。可盡易新穀存倉。嗣後歲遵照更易。經久可行。至臺灣改米爲穀。運腳自增。四府由廈門運穀入倉。亦不能無費。查臺灣米賤。內地米貴。四府倉穀雖照時價酌減平糶。尚有盈餘。即以此項加增腳費。亦足敷數。又言。臺灣各營換班兵。向派內地千把總管押過臺。送往各營收伍。即將期滿兵帶回。此輩經過番社。恃勢役番。勒供酒食柴草牛車。稍不如意。輒肆淩虐。臺灣鎮臣因非己屬。不便嚴加約束。番社每受擾累。請嗣後內地弁員押兵至臺灣時。鎮臣於本標另委妥員轉押。詔均如所請行。八年三月。請移福清縣縣丞駐平潭。從之。四月。調署兩

江總督。貽直以本籍疏辭。詔弗允。六月。授左都御史。仍署總督。尋請以舊隸江寧府之溧陽縣改隸鎮江府。從之。九年正月。還京。兼理吏部戶部事。時大軍征準噶爾。陝甘二省。辦理軍需。命貽直偕侍郎杭奕祿署總督鄂禪寶等。率庶吉士六部學習人員。國子監肄業拔貢生。前往宣諭化導。八月。協理陝西巡撫事。十一月。擢兵部尚書。仍留陝西。十年。署陝西巡撫。十一年六月。遵旨議禁燒鍋事宜。言欲杜燒鍋之原。當嚴造麴之禁。臣於今歲麥收時。遍示民間。毋許私自造麴。並禁晉商赴販。日後本地糧食充裕。百姓借燒鍋以覓微利。亦謀生一道。若概禁止。誠如聖諭。恐不無煩擾。臣當因時酌量。視年歲豐歉。審民力盈虛。或示禁。或勸諭。務使儲蓄資生。兩有裨益。八月。湖廣總督邁柱。請疏湖廣荊子關至陝西龍駒寨河道。貽直奏言。龍駒寨至荊子關有丹河夾兩山之中。紆折三百七十里。巨石淤沙。備極諸險。夏秋間豫陝兩省民借之灌田築堰蓄流。涓滴不容滲漏。雨後山水驟發。輒斷緣路。輓運實多未便。臣前因楚米解陝艱難。奏請停運。於河南府及陝州沿河各屬積穀。就近輓輸。則疏濬此河。尤屬可緩。上韙其言。十二月。調戶部尚書。總理陝西巡撫事。十二月。疏言。西安糧驛二道。同駐省城。所理事煩簡不均。請將通省鹽法事宜。改歸驛傳道管理。將糧鹽道改爲督糧道。驛傳道改爲驛鹽道。部議如所請。十三年四月。請升直隸同州爲府。裁知州州同吏目缺。設知府通判經歷各一。改西安府同知爲同州府同知。增置附郭一縣。設知縣典史各一。其同州原轄之朝邑郃陽韓城澄城四縣。直隸華州與所屬之華陰蒲城潼關三縣。並現屬直隸耀州之白水一縣。俱歸同州府轄。直隸耀州與所屬同官縣。改歸西安府轄。部議從之。定所設同州府附郭縣曰大荔。七月。命還京。十一月。貽直條奏三事。一科道銓除之宜用正途也。國家用人惟才。原可不論出身。但六科有封駁之任。御史爲風憲之官。吏部掌握銓衡。禮部職司典禮。請照舊例用正途出身之員。一官員遷擢之宜循資格也。資格雖不足以致奇士。而可以造中材。捐棄階資。則倖進者不以爲獎勵之公。而陰喜進取之獨巧。沈滯者不自咎才具之拙。而徒怨進身之無階。請照舊例循階按級。以次銓除。果有才猷出衆。治行卓然者。仍許破格簡擢。一河南開墾捐輸之宜速罷也。臣聞河南各屬報墾。慮數千百頃。非河灘砂礫之區。即山岡碉礫之處。皆自

古不毛之土。非人力所能施。甚至墳側河隄。皆欲墾以犁鋤。數年後。按畝陞科。捐斥鹵爲膏腴。勘石田以上稅。小民將有鬻兒賣女以應輸將者。又勸捐一節。郡縣官手持簿籍。不論鹽典紳民。慰以好言。令其書寫。貲鐲隨之。實有損國體。但承上官意旨。屬員安敢有違。請特簡廉明公正大臣。撫綏其地。則情弊立見。而河南百萬生靈。食福無既。疏下總理事務王大臣議如所請。是月。命貽直往晉湖廣總督。乾隆元年五月。疏言。舊例州縣官虧空倉穀。革職留任勒追。嗣九卿議。每穀一石。作銀一兩定罪。侵蝕至千石以上。挪移至二萬石以上。俱擬斬候。臣思各省穀價平日不過三四錢。貴亦不過五六錢。若以銀一兩計。是該犯實止虧空銀數錢。而罪已入於一兩之律。況積數愈多。獲罪愈重。往往計贓罪止徒流。而竟入於斬絞重刑者有之。再州縣倉穀之外。尚有米粟高粱麥豆青稞各色雜糧。其價有倍於穀者。有僅值穀之半者。今概照每石作銀一兩定罪。如侵蝕倉穀至千石。即擬斬。其有侵蝕倉米九百九十石。仍擬千石以下准徒之類。是同一侵蝕。贓輕而其罪獨重。贓重而其罪轉輕。揆諸計贓論罪之條。既有未協。參以一米二穀之例。尤爲未符。恐啟法司故出入之弊。請於各項食糧內。酌中定價。通行各省。如遇承審虧空之案。視其侵挪何項。照核定價值。分別計贓科罪。庶立法平允。部議侵挪米一石者。作銀一兩。穀及雜糧一石者。作銀五錢治罪。永爲例。八月。疏言。武昌沿城西南一帶。當江漢二水之衝。舊有長隄。日就傾圮。應及時修築。臣遴員確勘。自望山門外王惠橋起。至武勝門外土城磯止。正岸綿亙千三百一十九丈。護岸六百八十八丈。工料需銀十萬一千九百三十七兩有奇。即於藩庫所存商捐修築銀及一切公項內動支。無庸動正項。限三年分段修完。詔如所請行。二年三月。兩淮鹽政尹會一條奏湖廣例銷淮鹽。因壤接川粵。鄰私侵越。請將不銷官引之州縣清查。或募水商專運。或令官運官銷。或設公店發賣。下湖廣總督酌議。貽直奏言。楚省所銷淮鹽。每年計七十餘萬引。淮商運赴漢口。小販轉運各口岸行銷。內有距漢遠而距川粵近之湖北巴東歸州興山長陽湖南道州寧遠永明江華新田九州縣。時或買食鄰私。蓋因商販不肯賠本而運鹽。民情萬難舍賤而買貴。如巴東等處萬山中。距漢口二千餘里。運費每斤非三四分莫辦。而本地鹽價貴不過一分。商販安肯賠墊己資。運赴

折本莫售之地。此募水商轉運之難也。淮鹽既難運行。而該地之民。距川粵行鹽地近。輒就趕集趁墟之便。以米穀買換零鹽。若令官運官銷。勢必照本發賣。強民食賤買貴。誰肯率從。如照鄰境之價。則必貼賠運費。州縣賡廉有數。何以堪此。此官運官銷之難也。至設公店之議。更不可行。巴東等處。地瘠人稀。即盡食淮鹽。爲數無多。勢必減價行銷。是欲淮商舍現獲之原貲。而清無益之綱地。鮮有不陽奉陰違者。夫兩淮鹽課。楚省約居其半。每年通計額引。有增無損。與其更張而公私交困。孰若仍舊而商民兩安。部議如貽直所奏行。時湖南城步等兇苗蒲寅山等。糾黨肆劫。貽直偕巡撫高其倬調兵督剿。盡擒之。九月。疏陳。洞庭湖舵桿洲石臺工程善後五事。一臺北面應增築護隄。以緩水勢。一存賸帑銀。應交商生息。以資歲修。一歲修石料。應預爲貯備。一歲修應責成專員經管。並立勸懲之法。一舵桿洲等處。應增設救生船。部議從之。尋命回部辦事。三年七月。調工部尚書。十月。調刑部。五年五月。兼理兵部事。九月。調兵部尚書。教習庶吉士。七年正月。遷吏部尚書。七月。署直隸總督。十二月。協辦大學士。九年正月。授文淵閣大學士。十年三月。充會試正考官。加太子太保。十三年。以雲南知府樊廣虧空參本錯擬票簽。諭革職。從寬留任。詳陳世倌傳。十四年。兼管工部事。十五年八月。兼理刑部事。十八年。兼理吏部事。二十年。前任廣西巡撫鄂昌與逆犯胡中藻唱和案發。詞連貽直。爲次子署甘肅布政使奕昂屬鄂昌事。以原品休致。勒令回籍。閉戶家居。二十二年正月。上南巡。貽直迎駕於沂州。命在家食俸。尋仍補授大學士。入閣辦事。七月。至京。兼理工部事。十二月。加太子太傅。二十三年二月。充經筵講官。二十五年八月。上以貽直爲康熙庚辰進士。今週甲尚在朝。洵昇平人瑞。賜之以詩。二十六年十一月。祝太后七旬萬壽。貽直與來保預香山九老會。御詩比之宋臣富弼文彥博。有元豐二相今猶在。履道諸賢詎可方之句。明年。以年老請解任。上諭以不必兼攝工部事務。二十八年五月卒。貽直宣力三朝。以勤勞著稱。初。總督湖廣時。苗衆屢竊發。蒲寅三鳳老一狙擴爲渠魁。貽直至。簡軍實。嚴守備。待蒭蕘。若無暇爲剪滅計。一日。密檄鎮提勁兵二千。入山剿捕。蒲鳳就擒。黨惡者無遺種。或問之曰。吾前故遲之。使不爲蚿走。備且密。審其山川阨塞。及栖遁所由也。及入爲正卿。每遇廷議。貽直徐出一言。洞中肯

粲。常言天下辨事人多。解事人少。深刻非明。縱弛非寬。交際非私。協恭非黨。時論韙之。年逾八旬。嘗奏事拜起舒遲。帝問卿老憊乎。曰。皇上至臣年當自知之。帝大笑。及卒。謚曰文靖。子奕昂。官至兵部侍郎。

李衛

李衛。字又玠。江蘇銅山人。由捐納員外郎。於康熙五十六年授兵部。五十八年遷戶部郎中。六十一年十月。授直隸驛傳道。未赴。改雲南鹽驛道。雍正元年。管理銅廠。二年。擢布政使。仍兼理鹽務。上以李衛福躁尚氣。訓之曰。汝恃能放縱。於督撫上司前粗率無禮。操守亦不能純。聞有巧取處。嗣後宜謙恭持己。和平接物。其謹慎毋忽。衛以不避嫌怨奏。諭曰。不避嫌怨。與使氣淩人。驕慢無禮。判然兩途。弗相交涉。汝宜勤修者。惟涵養二字。最爲切要。務須勉爲全人。方不負知遇殊恩。書云。習與性成。若不痛自刻責。未易改除。將來必以此受累。後悔何及。諄切訓誨。實由朕衷。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當時刻自檢也。三年。授浙江巡撫。陛見時。奏江南朱家海決口。命衛便道至清江浦。與河道總督齊蘇勒議河工。四年三月奏言。遵旨與齊蘇勒相見。知決口已合龍。因詢以此番決口全河。俱由朱家海歸洪澤湖。恐沙淤墊湖底。據稱勤淤懶沙。不能遠至。洪澤湖當至上流三處小湖而止。臣閱三小湖既與洪澤相連。又在上流。乃大湖支派。受水分洩之淵藪。若墊高。將來洪澤蓄水漸少。且由近及遠。再遇水發。仍填入湖堰。勢陡漸險。尚當留蓄水處爲是。伊云。別無善法。惟加防。期不至決口。臣又問。治河當借急湍之勢。以濬洩下流。疏通海口爲要。抑或轉顧衝決。堅牢工程爲主。據稱海口緊要。上年我於清口築壩。留口甚狹。今其敵黃。並借二水之勢。將清江迤東。河底刷深。海口亦無阻滯。臣觀齊蘇勒操守學問甚優。辦事不避勤苦。但無好官相輔。兼自負過高。不納衆言。疏入。報聞。六月。奏言。浙江戶口繁多。米不敷食。四川產米甚多。川江直抵湖廣。盤運亦易。請照兩淮買穀例。於鹽政歸公項內。以十萬兩委員赴川置運。俟青黃不接時。分發米少州縣。減糶以濟民食。歸還司庫原銀。有餘爲修理城垣等用。又請增子母礮四十八位。分給駐防滿漢兵。選協領等員。教習演放。俱得旨允

行。是月。命兼理兩浙鹽政。七月。疏言。烏程縣屬之烏鎮。接近太湖。易藏姦宄。請將湖州府同知移駐。十一月。奏言。竈丁課餉。應歸竈地徵收。如仁和場之仁和倉。及許村等八場。向有沿海灘蕩。給丁樵刮。即以每丁應納之課。攤於所給之地。計畝徵收。其仁和場之錢塘倉西路等九場。北監場之峽門華嚴二倉。黃巖等六場。白沙岳頭二倉。原無給丁蕩地者。或暫令各丁照舊輸納。其丁多蕩少者。或於舊稅上加攤。竈丁蕩戶。俱有苦累。須清查升漲抵補。請將許村等場。新升蕩地稅銀。抵除前報。暫攤並無地可攤之丁銀。如續有漲坍蕩地。照例增減。又疏言。浙省私販出沒之所。海寧海鹽平湖桐鄉爲最。而海寧之長安鎮。乃其適中孔道。請專設千總一兵百。分巡隘口。再撥撫標兵百千總一協緝。各場官俱係微員。不能杜弊。請以候選同知通判州縣等官。分發各場。專其責成。俟有成效。題請照原銜升用。又疏言。江南蘇松常鎮四府食鹽。例銷浙引。鎮江接壤兩淮。僅隔一江。私販易於偷渡。致浙鹽壅滯。請令常鎮道督同鎮江府海防同知京口將軍標副將鎮江城守參將。嚴拏水陸私鹽。仍禁官弁兵役勒指。俱下部議行。五年二月。奏修海寧縣浦兒兜草壩老鹽倉姚家堰章塘。海鹽縣閻餘等字號石塘。蕭山縣鎮湖庵王家池閘家堰一帶石塘。錢塘縣午山一帶。仁和縣總管廟前各坍塘。十月。又奏修海寧縣沿海東西塘。俱從之。十一月。授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六年三月。奏言。浙江交界積窩惡賊。查拏甚多。頗有屢犯漏網大盜。緣地連兩省。每致影射作弊。如浙江究出鞍賊姚二姚天生兩犯。咨江南震澤縣提拏。竟以替身起解。爲浙省押往認識之張德隆指破。而此案經江南督臣范時繹留審。未得歸浙並究。今查出徇庇首犯舉人金士吉等。已質明有據。請褫革嚴審。並提齊江南所留案犯。窮究黨羽。翦除巢穴。以期靖盜安良。得旨嘉獎。瀕海玉環山界連台州太平縣。溫州樂清縣。周七百餘里。有田千餘萬畝。山畏平衍。土性肥饒。前浙閩總督滿保。因地隔海汊。防範難周。屢禁開墾。衛委員查勘。見其田可耕。各畏口潮水侵灌成灘者可煎鹽。其要隘又可防緝洋匪。奏請設兵增戍。聽本省近地民取結往墾。上允所請。至是條奏經理玉環山各事宜。一請設玉環清軍餉捕同知一員。將太平縣界之禁門老峯南塘北塘芳杜東畏密溪洞林。樂清縣界之盤石蒲岐黃大畏狀元畏茅埏等處。俱歸管轄。裁樂清縣驛丞。

政設巡檢。聽同知差遣。一玉環山田。逐一丈明。給太平樂清兩縣民入籍管業。其附近玉環。有願入籍耕種者。准一體編入保甲。所墾田即於本年起科。分上中下則納賦。一按畝徵收本色。其濱海潮溼地折穀收貯。餘米許民運售溫台等處。給票查驗。毋得私販出洋。一玉環可耕之田。向有隄塘捍衛。年久傾圮。應聽民自行修建。或借帑承修。秋收還項。一玉環設汛置官。所需用多。查各縣有捕魚船。應給牌查驗。其濱海鹽戶。亦編入保甲。併竈聚煎。官收官賣。所有魚鹽稅銀。即充各項公用。俟經理完備後。解歸藩司鹽政。一玉環立左右二營。歸溫州鎮轄。設參將一。守備二。千總二。把總四。兵九百。以左營爲陸路。右營爲水師。其弁兵即裁盤石營水師將弁及原額兵。並於太平樂清大荆等營就近分撥。以符新置弁兵之數。其舊隸黃巖盤石兩營防守之陸路。並盤石營原管之洋面。籍隸黃巖之洋汛。俱玉環營轄。下部議行。六月。疏言。鄞縣大嵩港。灌民田數萬畝。日久淤淺。且無支河蓄水。請疏通嵩港。於港口建壩。分濬支河。於通海之橫山頭等處築土塘。並石閘六。又鎮海縣之鹽巖大邱二鄉。有浦口通流入海。閘已圮廢。應築塘修閘。以資蓄洩。又定海縣初名舟山。曠田甚多。不無隱占。應委員丈查清理。並從之。七月。諭以江南蘇松等處。盜風不息。將江蘇所屬七府五州。一切盜案。俱令李衞管理。文武官聽其節制調遣。尋疏言。紹興府屬之上虞縣。沿海田。潮汐浸刨坍沒五十餘畝。業戶有賠納錢糧之累。而縣屬之夏蓋湖周百餘里。漲淤成田者。已飭丈明。許民自首認業。請將坍田除額。新墾升科。照額賦永清。如所請行。蘇松偪近海濱。向受潮患。廷議築松江石塘三千八百餘丈。並將接段土塘盡易石。上以江南督臣范時繹辦理未協。令衞查議具奏。衞赴工履勘覆奏。松江海塘已築二千四百餘丈。不必拆改。未築者。應倣浙江海鹽舊塘建築。已築完者。鱗次居中。無庸更加高厚。土塘附石塘後。宜一例高厚。每年派員歲修。東灣自周公墩張家舍至倪家路。俱距海甚近。應先建築。金山嘴老土塘至東華家嘴原報丈尺未確。應依營造尺估計。舊塘坍石旁築新塘。疏入。得旨依議。仍令衞會同江南督撫稽查辦理。是月奏言。臣籍隸江南徐州。族繁丁衆。有堂弟李懷謹李信枝。臣因其放縱。不循理法。行文催徐道拏解來浙。懲以家法。圈禁在署。族人交口騰謗。甚有欲改姓氏爲加罪之地者。臣除嗤拏盜諸事。獲罪

於范時繹。而奉命議河工。又與齊蘇勒不無芥蔕。皆臣本籍大吏。恐因家事。致心迹難以自明。諭曰。范時繹乃不足置論之人。齊蘇勒之有芥蔕。大抵因前歲赴任。中途相晤。奉旨論河時微啟釁端。或係汝與接待之際。禮貌疏慢所致。其過不在齊蘇勒也。朕意舉凡此等形迹。皆不必繫念。人事參差不齊。何能計較。纖悉無遺。況審辨公私。最爲不易。儻向日於鄰里鄉黨間。先存曲嫌小憾。則又當一論。朕每言公中私。私中公。樞機正在於此。其中原委。既不確知。難以批諭是非。當否也。十二月。上以衞留心營務。凡江南軍政舉劾。命衞同范時繹等辦理。是月遣侍郎王機彭維新往江南。清查積欠錢糧。亦令衞與聞。七年四月。加兵部尚書銜。尋疏請復設江南南匯縣下砂二場。浙江黃巖縣杜瀆場。永嘉縣永嘉場。場官各一。裁江南金山衞浦東場官一。又請增設台州府屬之海門前所家子三江口新亭章安道頭江口等汛礮臺巡船。俱從之。五月。陛見。未及回任。丁母憂。命在任守制。十月。加太子少傅銜。十二月。疏言。海寧海塘東至尖山。西至翁家埠。縣亙百里。皆臨大海。今南岸潮頭直射北面。護沙刷洗無存。一線草塘。不能禦全海潮勢。請於西塘內自荊煦廟至草庵。就舊有草塘。收進二三丈。砌築石工。東塘於陳文港小文前盤家壩及二十里亭等處。分築挑水盤頭大草壩五。使水勢稍緩。可引漲沙漸聚。其年遠塊石各塘。酌量加高培厚。下部議行。先是。衞陛見時。奏清口之西。聖祖仁皇帝所建御壩。今較短窄。應加築。又以詢河道總督孔毓珣。則稱此壩遞年培築。較原建丈尺已增。至是特發毓珣原摺示衞。衞奏臣並未親經其地。失言咎實難辭。八年二月。疏言。嘉興秀水二縣。舊有民捐義田餘租。學臣周清源題歸官徵備賑。租有定額。窮佃苦累。並累及原捐之後裔。請豁免。年久未完銀米。將田分別歸社。永免官徵。又疏請移寧波府同知駐鄞縣之大嵩海口。四明驛丞駐鄞縣之甬東。岑溪司巡檢駐定海縣之岱山。沈家門爲定海咽喉。增設沈家門巡檢。並從之。是時。江寧有張雲如者。以符咒惑人。謀不軌。衞遣弁密緝。得其黨甘鳳池陸同庵蔡思濟范龍友等。私相煽誘狀。令效力遊擊馬空北齎文提拏張雲如。而范時繹及按察使馬世炳回護失察咎。又曾與雲如往來。輾轉關查不解。且賄空北稟飾。衞具疏劾之。四月。命尚書李永升赴浙會鞫得實。時繹解任。世炳斬監候。空北杖流。雲如及鳳池同庵思濟

龍友各擬斬如律。九年三月。條奏江南蘇州府營制事宜。一胥閶二門。五方雜處。請增蘇州城守營守備一。把總二。分汛駐防。並移蘇州府經歷駐社壇。一蘇州舊設城守二營。請將左營改爲中營。以新設之守備爲左營。將游擊關把總一。外委把總一。及原防兵歸併管轄。以成三營。一胥閶門外。應增水陸防汛。請將提督塘撥兵百二十。巡鹽兵二十。壯丁五十撥入左營。酌分水陸駐防。一游擊關之東。黃埭一帶。向設巡船二。應給腰牌爲憑。如無牌冒充巡役。文武官嚴行查究。一蘇州染造青藍等布。踹坊四百餘里。踹匠不下萬人。請設甲長坊長。互相稽查。其踹匠著落包頭取結存案。十一月。奏修浙江海寧縣鎮海塔前等處坦水。海鹽縣南首三澉寨一帶險汛。平湖縣獨山東西石土各塘。錢塘縣徐村梵村等處坍裂江塘。並從之。十年閏五月。署刑部尚書。九月。授直隸總督。十月。命節制直隸提督等官。十一年八月。疏言。獨石口邊城外河西請造偪水隄。並東西雁翅二道。張家口邊城外舊有土隄。請增高三尺。改石壩。九月。疏言。直隸地方遼闊。州縣事繁。佐雜官應酌量增改。請於故城縣鄭家口景州龍華鎮。河間縣景和鎮北魏村。獻縣韓村。南皮縣舊縣鎮。滄州孟村呂家橋。鹽山縣楊二莊。青縣杜林鎮。天津縣葛沽西沽等處。各增設巡檢一。東明縣杜勝集。復設巡檢一。又請移磁州州判駐彭城鎮。河間縣管河縣丞駐張名莊。清河縣管河縣丞駐油坊鎮。俱兼巡檢職銜。下部議行。十月。疏言。直隸百四十餘州縣。守巡則有口北霸昌二道。請復設大名道。駐劄原治。轄大名順德廣平三府。其屬內河道工程。悉歸管轄。各河道向專管水利。今請令清河道兼管保定正定二府。並原分之直隸五州通水河道。兼管通薊遵化三州。三河武清寶坻寧河四縣及永平一府。天津河道兼管天津河間二府。又請增設保定府同知一。糧捕通判一。駐保定。天津府糧捕通判一。分駐滄州。十一月。疏言。易州泰寧山太平峪恭建萬年吉地。山西廣昌縣之草橋店七村在內垣近障之中。宜敬謹保護。請改易州爲直隸州。以保定府之淶水縣。山西之廣昌縣隸之。並將廣昌之草橋店七村。改隸州界。以肅拱衛。十二年正月。條奏運河事宜。一直隸故城縣與山東德州衛武城縣毗連。係運河東注轉灣之處。向未築隄。水發即溢。請以工代賑。趲築土塘隄一。直隸山東運河交界各州縣。犬牙相錯。遇命盜案件。互相推諉。請定地界撥換。

以專責成。三月。疏請將直隸晉州及州屬之無極藁城二縣。定州屬之新樂縣。俱隸正定府轄。保定府之深澤縣隸定州轄。增設正定府平山縣洪子店巡檢一。下部議從之。十一月。疏言。京師五城及巡捕京營所管地方。與州縣交錯。人命案件。未免彼此交接。請將附近京城地方。酌定地數。統歸五城及京營轄。其附近州縣。及外營交錯地方。俱改正歸併。分晰界限。使內外文武。不至牽諉。下部議行。乾隆元年三月。疏言。喜峯口外之八溝與喀喇沁接壤。旗民事件。向歸理事通判管理。後增設喀喇沁同知及承德州知州分理。不無牽制。請將通判管轄之附近喀喇沁地方。如八溝龍鬚門等汛。旗民案件。俱歸喀喇沁同知。其餘汛屬旗人案件。歸熱河同知。民人案件。歸承德州知州分管。八溝通判請移駐蒙古四旗適中之土城子地方。土城子及黃沽屯各增設巡檢司千總一。馬兵十五。步兵二十五。白虎溝設把總一。馬兵五。步兵十。郭家屯大閣兒各設把總一。馬兵十。步兵二十。俱聽通判管轄。喀喇沁增設千總一。馬兵十。步兵二十。聽八溝同知節制。統歸河屯營兼轄。至河屯營之下板城。熱河之中關。各設把總一。馬兵十。步兵二十。俱歸河屯營參將管轄。設承德州州同一。改遷安驛丞爲巡檢。以西河司巡檢駐鞍匠屯。俱從之。四月。兼管直隸總河。先是。直隸營田設觀察使二員。督率稽查。至是上命裁觀察使。敕衞派道府大員兼理。詳議具奏。衞以營田數處。京外三十七州縣。請交各州縣收管。以專責成。如本任事繁。委所屬佐貳協理。本管知府暨直隸州知州。就近稽查。順天府屬營田。四路同知分轄。通永霸昌天津清河大名五道。各按所屬營田統率經理。督臣藩司。不時考察。如州縣實力督課。著有成效。准照卓異例。不論俸滿即升。怠忽者參處。其豐順霸州天津永年新安玉田文安大城磁州等州縣。營田最廣。缺出請於熟習水利各員內揀選具題調補。下部如所請行。二年正月。奏誠親王府護衞庫克於安州民爭控淤池一案。赴州囑託。顯有指冒詐騙情弊。上嘉其執法秉公。特賜四團龍服。七月。奏報盧溝橋艮鄉固安永清東安等處水災。上命於天津北倉截漕五十萬石。撥被水州縣以備賑恤。三年四月。奏言。滄州青縣挑濬甎河占用旗民地畝。其糧銀應請造冊開除。並照獲武清縣筐兒港壓占地畝之例。按畝給價。部議從之。是年十月卒。衞才幹練。實心辦

事。勇往直前。無少瞻顧。諡曰敏達。衛不甚識字。遇文人輒敬。負氣好勝。遇權要人。務出其上。五年。直隸總督孫嘉淦。奏請入祀直隸名宦祠。並諭入祀賢良祠。四十五年三月。諭曰。朕巡幸江浙。臨莅杭州。見西湖花神廟所塑神像。及後樓小像。牌字俱書湖山神位。其像雖有大小。面貌相倣。聞係李衛在浙時自塑此像。託名立廟。是以後樓並有正夫人及左右夫人像。甚爲可異。李衛於督撫中。並非公正純臣。在浙江無甚功德於民間。其仰借皇考恩眷。頗多任性驕縱之處。豈可令其託名立廟。永享祭祀。所有廟中原像。著該督撫撤燬。另塑湖神之像。以昭信祀。

李發枝

李發枝。浙江山陰人。康熙二十六年進士。授江蘇上海縣知縣。上海於東南爲劇邑。俗黠而悍。好博鬻。競拳捷。爲諸偷窟穴。發枝始至。廉得主名。置其魁於法。餘悉勸諭使去。期以三月。一至縣。呈自新狀。厲鶚樊榭山房集。深州知州李公墓誌銘。皆大慼悔。無敢逞。汪由敦李君墓誌銘。有以衣杵擊人額致死者。左證已具。驗其傷痕。纔一線。囚辯不服。發枝曰。是易辨也。折几足。圜者墨其上。擊白版。痕亦如之。獄遂定。邑人以海寇至。相率奔避。城守將禁弗止。汪由敦所撰墓誌銘。發枝聞之。視事如故。閒遣役出城諭民。民見發枝弗爲動。遂稍稍還。密覘之。則訛言因估舶鱗集也。白關監督令事竣速去。毋滋擾。民乃安。巡撫宋犖曰。李令非獨治縣有譜。其定變亦將才也。將以治行第一薦。會總督好賦弗善。發枝劾罷之。厲鶚所撰墓誌銘比去。民走送者自縣門屬於黃浦。潮水至且沒膝。垂涕跪泥淖中不忍去。發枝家居二十年。世宗即位。以薦起授直隸深州知州。汪由敦所撰墓誌銘地稍僻。一以安靜爲治。舊有公使錢千緡。發枝革除之。曰奈何以吾民膏血飾廚傳耶。先是。直隸州縣賣官米買補。從田分配。發枝以其病民。力言於上官。上官又弗善發枝。遂改教職。授臨海縣教諭。久之。謝病歸。發枝爲學。以躬行爲先。厲鶚所撰墓誌銘於天官河渠樂律農田兵賦諸政。汪由敦所撰墓誌銘無不研究。故用世之學尤精。歷官皆有異績。乾隆五年卒。

李紱

李紱字巨來。號穆堂。江西臨川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累遷侍講學士。五十四年。充武會試副考官。五十六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尋充雲南鄉試正考官。五十七年九月。充武會試正考官。十二月。奉命祭告南海。五十九年六月。充浙江鄉試正考官。九月。擢內閣學士。十二月。遷左副都御史。仍兼學士。六十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榜發。下第舉子擁至紱寓喧鬧。匿不奏。爲御史舒庫所劾。革職。發永定河工效力。雍正元年正月。特旨給還原職。署吏部右侍郎。尋充經筵講官。六月。命赴山東催漕。七月。遷兵部右侍郎。九月。奉命截留湖南等幫漕糧於天津收貯。二年三月。督運抵通。得旨嘉獎。四月。授廣西巡撫。八月。奏言廣西賀縣界大金蕉木兩山產礦砂五十里外。爲廣東梅崗汛。又數里爲宿塘寨。礦徒盤據。時時竊發。臣抵任後。擬嚴禁鬨。督臣孔毓珣條陳開採。恐傷協恭之誼。因而中止。近經平樂府報稱礦徒二百餘。流入蕉木山。知縣會同富賀營守備千總三路驅逐。始退。又鬨廣東連山縣宜善司巡檢。以梅崗宿塘等處礦徒梁二等。聚集多人。汛兵子弟往附。勢難防緝。願罷職歸。臣思開礦甚有關係。目下即幸無虞。將來或恐滋事。上甚嘉之。十月。疏陳練兵事宜。一先定操地。次定操期。嚴賞罰。一陣法。各有所宜。四門方陣。止可施於平原曠野。而廣西援剿。常在山溪之閒。背山而戰。用一字陣。山曲用三才陣。夾溪用雙龍陣。八面受敵。用八門陣。四圍合攻。用圓陣。亦曰風雷掃地陣。牟腸爲道。用山路連環陣。宜令演習如式。一兵丁無論馬步。各帶腰刀。然馬上步下。宜知用法。一猺獞土苗。所用爲槍。較營槍更長。可及百五十步。惟礮可以制之。五子礮施放便利。宜增製。一山賊不時出沒。調兵剿擒。帳房鑼鍋。宜豫備。上諭切實行之。先是。康熙五十三年。廣西巡撫陳元龍奏准開捐。五十五年停止。共捐穀百十七萬八千餘石。至是紱奏言。臣聞開捐之始。每石折收銀一兩一錢。發州縣買貯止三錢。而穀價常在三四錢以上。勢難購買。率以價銀遞相交盤。歷任撫臣賣州縣買補。臣抵任嚴催。尚欠四萬餘石。請寬限一總補足。免將見在州縣官參劾。得旨俞允。會提督韓良輔

條奏墾荒六事。命紱議行。紱疏言。經費有出。然後開墾可行。廣西捐穀。偏積於桂林柳州梧州南寧四府。久貯恐致朽蠹。請即動支爲開墾費。上以李紱此議。不過爲開銷廣西昔年捐納穀石之計。令據實參劾。紱因疏參當日收捐穀價數倍於正項。請將營捐之布政使。今任福建巡撫黃國材等質問。詔許諸臣將分肥實情供奏。免其治罪。並令國材解任赴質。嗣審明督撫司道府廳共分肥銀八十二萬四千七百餘兩。勒限分賠有差。初紱署吏部侍郎。因議敘年羹堯子富等捐造營房一事。不肯從優。爲羹堯所嫉。及奉旨天津截漕估變米價盈餘銀五千兩。交守道桑成鼎貯庫。紱赴廣西。成鼎以原銀解交廣西。紱以事屬直隸。因具摺送直隸巡撫李維鈞會奏。維鈞匿不以聞。三年二月。紱據實陳明。上深韙之。四月。奏言。南寧思恩太平三府屬土司。界連安南。土夷刼掠成習。伊國王未必盡知。應行令自行禁戢。但總督有行文安南之案。而撫臣並無舊案可稽。督臣遠駐廣東。文書往還需時。請嗣後遇土夷爭奪細故。一面咨會督臣。一面即行文安南。庶事可速消。允之。六月。奏言。太平思恩府界。流言安南內亂。奸徒潛騰龍冒認莫姓子孫。其黨黃把勢陳亂彈等。以護送歸國爲名。互相煽誘。臣嚴飭文武員弁。查拏擒治。諭以安邊柔遠。最忌貪利圖功。須當慎之又慎。八月。疏言。柳州府轄二州十縣。地廣事繁。賓州上林等州縣猺獞錯處。請改賓州爲直隸州。轄附近之上林來賓遷江武宣四縣。其與柳州相近之七州縣。仍歸府轄。再梧州府治西南至鬱林州三百餘里。請改鬱林州爲直隸州。轄北流博白陸川興業四縣。其與梧州相近之五縣。仍歸府轄。又泗城土府及三江地方上林安隆二營。請俱改歸泗城副將轄。下部議行。九月。奏言。猺獞頑梗。修仁之十排。天河之三疃尤甚。刼掠積案纍纍。修仁十排臣已捕獲渠魁。三疃週八百里。萬山重阻。所種田在隘口外。乘秋稼未收。發兵守隘。斷其收穫。投到者許以免死。其爲首八人見俱投到。諭獎其辦理得宜。旋授直隸總督。四年三月。抵任。尋補工部右侍郎。五年二月。署廣西巡撫。三月。奉令赴雲南與鄂爾泰等酌籌粵黔分界泗城改流等事。會以庇護私黨蔡斑。下議政大臣等會議。紱罪凡二十一款。私受門生大城縣知縣李先枝請託。妄爲保題。徇顧師生。罪一。將貪婪無厭之蔡斑保奏。固結黨援。罪二。袒護同知黃振國及息縣知縣邵言綸。固始縣知縣汪誠。密

奏被參寃抑。又控稱田文鏡欲致死黃振國滅口。罪三。蠻獞莫東旺一案。不早結。致刦獄。罪四。天津道葉前係不應送部引見之員。故違諭旨送部。罪五。奉旨天津建造營房。漠不關心。任意遲延。罪六。擅將不應離任之通永道高鏞等題請離任另補。罪七。將庸劣之廣西上林縣知縣柏宏智妄行特薦。罪八。所解慶豐司羊毛等項不據實查明。混爲咨覆。罪九。奏請帶往廣西之都司岳咨。縱兵串通礦賊。奉旨詢問。並不認罪。罪十。西隆州土目王尚義等歷爭歪柒等案。並不早結。罪十一。明知清苑縣知縣王游虧空。不查參。反飭阜城縣知縣陸篆交代。勒偪出結。密奏王游爲直隸第一好官。罪十二。擅增直隸兵米價值。罪十三。順義等十八州縣。靜海等二十七州縣。虧空錢糧。擅批豁抵。罪十四。與蔡珽表裏爲奸。奏大名府知府曾逢聖操守。並無不好。罪十五。收受直隸守道桑成鼎銀五千兩。巡撫李維鈞銀一千二百兩。罪十六。被參清苑縣知縣姜任修發審串供。不嚴究。罪十七。上年田文鏡奏報豫省糧船。正月出境。李紱妄奏偶遇大水。僥倖出境。將來恐未必能及。今年糧船出境更早。又稱誤聽人言。罪十八。與布政使德明張適面奉諭旨回奏時俱舛錯。罪十九。以故殺馬順之楊四稱爲救父情急。妄引鄭雄救母之例減等。罪二十。不早除逆賊羅文剛。以致脫逃。反參州判程旦浮躁。罪二十一。律應斬決。妻子財產入官。以悔過。認罪。革職。從寬免死。令在纂修八旗志書館效力行走。其妻子財產入官之處。俱著寬免。十三年八月。高宗即位。九月。命給侍郎銜。管戶部三庫事。十月。補戶部左侍郎。仍管三庫。十一月。奏言。近來督撫諸臣。往往疏請揀發人員。備任使。而候選之員亦藉之以僥倖躁進。及赴該省。缺少人多。有四五年不得官者。多羈棲失所。而九卿驗看。又不過取辦俄頃。別無考驗之法。且揀發分發。變簡爲煩。徒費章疏。應請停止。疏下。部議除雲貴川廣需人。仍准題請揀發外。餘省概停。從之。乾隆元年正月。奏請增派翰詹科道磨勘試卷。得旨允行。十一月。補詹事。十二月。充三禮館副總裁。二年五月。遣祭夏禹王等陵。十月丁母憂。六年三月。充明史綱目館副總裁。尋補光祿寺卿。六月。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八月。授內閣學士。紱平日講學謂朱子道問學之功居多。陸九淵尊德性之見爲卓。上韙其言。八年。以病致仕。陛辭。上問有所欲陳否。紱以慎終如始對。十五年卒。紱博聞強識。下筆千言。李光地許其與

歐曾代興。王士慎稱其有萬夫之稟。著有穆堂類稿。續稿。別稿。春秋一是陸子學譜。朱子晚年全論。陽明學錄等書。

高其倬

高其倬。字章之。號芙沼。漢軍鑲黃旗人。父廕爵。任口北道。其倬由康熙三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尋兼佐領。四十一年。充四川鄉試正考官。四十五年。遷右中允。尋轉左。四十六年。遷侍講。四十八年。提督山西學政。五十一年。丁父憂。服闋。補侍講。遷右庶子。五十五年轉左。五十六年二月。遷侍講學士。十一月。遷內閣學士。五十八年二月。丁母憂。五十九年。授廣西巡撫。六十一年二月。署雲貴總督。十二月。實授。雍正元年九月。疏言。雲貴兩省土司承襲。向有陋規。上下衙門。每因文結舛錯。藉端需索苦累。臣已嚴行禁革。并請嗣後咨部文冊內數字舛錯。無甚關係者。免其駁換。於疏內代爲聲明。庶承襲事易結。揹索弊除。得旨嘉獎。十二月疏言。雲貴魯魁山土目楊方普李四姓。糾衆剽掠。不聽約束。本年十月內。其酋方景明等。率猓夷數百。殺元江猓目施和尙。焚其寨。臣遣兵分剿。擒景明及猓夷三百二十六名。分別正法。報聞。先是。青海台吉羅卜藏丹津肆逆謀。侵西藏。定西將軍策旺諾爾布檄各路偵禦。其倬以雲南邊外中甸阿敦子地方。爲進藏要路。檄游擊劉宗魁劉國侯等嚴防。並遵旨令提督郝玉麟以兵二千。由中甸進駐察木多。副將孫宏本以兵五百。赴中甸爲聲援。二年二月。羅卜藏丹津爲大軍所敗。竄準噶爾。青海平。中甸喇嘛營官番目等。攜三千五百戶繳僞劄納土歸誠。其倬疏聞。上嘉其妥協。給騎都尉世職。十月。貴州狆家苗酋阿近與弟阿臥倚險作亂。其倬以狆家苗聚處定番廣順二府境。其附近苗寨。多被迫脅。遣人招撫。阿近等勢窘。爲官兵所擒。疏至。諭部優敍加三級。尋請增雲南楚姚鎮兵六百。並增鎮屬景蒙營參將守備各一。千總二。把總四。兵千。即以新裁援剿左右兩營弁兵撥補。部議從之。十一月條奏中甸善後事宜。一中甸開墾。商民日增。請設撫番清餉同知及經歷巡檢等官管理。一番目舊有營官神翁列賓名目。聽堪

布喇嘛指使。請給外委守備千把總劄付。聽中甸文武官管轄。一中甸向行滇茶。請照打箭爐例。設引收課。由麗江府收報。一中甸沿江數百里。及山谷曠土甚多。請給牛種房屋。招佃開墾。三年後起科。供增駐官兵歲糈。一中甸僧衆千餘。寺屋數百。收藏軍械。易於宿奸。番人舊給喇嘛費甚多。應裁減。除出身西藏之喇嘛外。其本地喇嘛。選誠實者三百名。咨給度牒。餘以次選補。器械入官。每年量給青稞酥油。並銀三百兩爲口糧衣單資。至番目受外委劄付。亦分別歲給銀兩。青稞養贍。又條奏魯魁山善後事宜。一魯魁山內通哀牢。外界異域。須重兵控壓。請設普威營。置參將一。駐普洱。守備二。分駐威遠土州及茶山。千總四。把總八。分汛控禦。一賊巢全在元江協。與新嶍營所轄地。新嶍營隸臨元鎮。不隸元江協。兩界互相推卸誤事。請移新嶍營及擬設之普威營。均隸元江協。以臨元鎮統轄。一威遠土州。爲野賊逋逃藪。請改土歸流。設撫夷清餉同知及經歷并大使巡檢等官。分管鹽井地方事務。一方姓普姓土職。糾衆滋擾。請停襲。一威遠新開之按板抱毋二鹽井。歲獲息銀二萬餘兩。請充新兵餉。一猓目施和尙之姪臘勒等妻子。請移駐元江府城。威遠土官刁光煥子弟家口。移省城安置。一九龍江口夷人出入處。請設汛。照山海關例。給印票。客商兵役往來。一例盤察。毋得出境滋事。村寨各編里甲戶口。以資稽察。一設義塾數處。夷人子弟有志讀書者。入塾誦習。於元江府附考。額外加取二名。一勸誨夷人墾田。請照雍正元年定例。旱田十年。水田六年後陞科。又條奏貴州苗疆事宜。一定番廣順頑苗皆就擒。請於西猛設汛。調定廣營千總駐防。一定番廣順二州路。通廣西泗城土府。請於西藤斷杉樹二處。設汛衛行旅。一請改大定鎮爲協。裁中營遊擊。以左營兼中營。仍守大定。移中營守備一千總把總各一。分防廣順州所屬長寨遮貢。安順府所屬十三枝。普定縣所屬五枝等處。移把總一。防羊城垇。統歸定廣協轄。至都匀府屬之獨山州。接廣西南丹土州。苗性尤頑。請移都匀守備駐防。一黔省境連川楚。姦人勾結。掠販人口爲害。請定例地方官一年內。分別拏獲人數議敘。其不能查緝爲他處拏獲者。亦照人數議處。客人有買貧民子女者。報官用印。不得至四五人。違者照興販者科斷。一黔省與楚蜀滇粵接壤。請定例夷人越界拏送。本省滋事者。即於其地審辦。又黔省有拏白放黑之習。被人刼

殺。力不能報。將無干之家。奪其人畜。暗插寃單。令其轉爲報仇。否則索贖。請加應得罪一等。一土司等貧困不支。往往以有糧田詭稱無糧。與紳衿商民買主收無糧之田。土司納無糧之賦。久之完納無資。或派令屬苗代完。請徹底清查。令執業者輸納。又土司下設立權目人等。報明有司。後有事發併懲。一黔地潮濕。倉米易朽。請核計兵米存二年之蓄。餘於春秋減糶。著爲例。一黎平府與楚省五開衛同城。民苗雜處。分隸兩省。請改五開衛爲縣。隸黎平。銅鼓衛亦歸併五開。古州八萬等苗疆。均屬黔省。事權歸一。又言。向來雲貴兩省。撥補千總把總。皆以本營補本營之缺。伏思同爲兵丁。一旦難以約束。即同羣千總。亦羣非笑。其不肖者。則又護庇兵丁。將備稽查。不易爲力。請嗣後撥補本營時。即於外營對調。不必仍留本營。詔如所請。三年二月。加兵部尚書銜。五月。疏言。近聞策妄阿喇布坦萬里效順。舊度經久之計。正在此時。臣以爲兵宜酌減。備禦未可全撤。西路形勢。臣所不知。至阿爾台一路。臣曾運米二次。自殺虎口出。經蒙古各部落。約三四千里。大兵駐劄極邊。甚有關係。似宜兵數量減。米數微增。則遠戍倍加踴躍。上嘉納之。六月。晉太子少傅。十月。調福建浙江總督。其倬以雲南鶴慶府鄧州嵩明騰越三州。六和浪穹二縣。土軍丁賦。係明嘉靖萬曆間。因夷人作亂。暫撥民人協防。隨立太和所鳳梧所名目。每丁徵銀一兩。伊等既納民賦於本籍。又輸軍賦於防所。相仍未革。疏請豁除。允之。四年。抵閩浙總督任。疏言。福興漳泉汀五府。地狹人稠。自平定臺灣以來。生齒日繁。山林斥鹵之地。悉成村落。多無田可耕。流爲盜賊。勢所不免。臣再四思維。惟廣開其謀生之路。如開洋一途。前經嚴禁。但察富者爲船主商人。貧者爲頭舵水手。一船幾及百人。其本身既不食本地米糧。又得沾餘利歸養家屬。若慮盜米出洋。則外洋皆產米地。慮透消息。則今廣東船許出外國。豈福建獨慮洩漏。慮私販船料。則中國船小。不足資彼之用。以臣愚見。開洋似於地方有益。請弛其禁。詔下怡親王會同大學士九卿議行。五年四月。疏言。臺灣水沙連等社兇番。自朱一貴作亂後。不納餉賦。肆行焚刼。臣令臺廈道吳昌祚同知王汧參將何勉等。率弁兵番壯。分路裹糧進剿。擒首惡骨宗等二十名。各社相繼歸誠。報聞。十月。以李衞爲浙江總督。命其倬專管福建總督事。六年二月。條奏福建鹽政事宜。一謹產地之收曬。閩省鹽場。福

清最大。請倣保甲法。添設團長甲長。查報日曬之鹽。設總倉封鎖。以杜私賣。且免雨水之患。修砌莆田各團滷窟。以資防護。一嚴銷地之售賣。閩鹽向係商行。後改官運。近用水客商販。請暫令水客認銷。而以官運接濟。三年無誤。報部充爲商人再發引以立成法。場鹽多產之時。仍照官運例動課收積。一定鹽課額數。閩省鹽課有額徵公費二項。請照定數作正數。其溢行之鹽。所獲銀數。造爲盈餘報查。除支給鹽道各衙門公用外。餘造冊報銷解部。水腳即於長價等項內撥納。一酌辦理之人員。閩省舊設鹽務各官。雍正二年裁汰。請嗣後於佐雜官內遴辦。毋庸另設。下部議行。七年六月。因與臺灣革職知縣周宗瑄濫致書札。又未審出加徵耗穀各實情。部議革職。命降三級留任。八年二月。晉太子太保。四月回任。先是。上以其倬通曉堪輿術。命詣福陵。恭視形勢工程。其倬奏言。陵前左畔水法。因夏口溢流。稍更故道。弓抱之勢。微覺外張。必須順導河流。方稱盡善。至是大學士等議如所奏。繕修五月。調江西總督。復命來京。九月。以其倬隨怡賢親王允祥相度萬年吉地於易州境內泰寧山太平峪。特授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併前所得騎都尉爲三等男。命署雲貴廣西總督。九年。疏言。雲南昭通府四面環山。請委員專辦墾務。定爲水旱生熟四項。分給兵民猓土各戶墾種。按年收穀還本後。起科輸米。以省兵米運費。下部議行。十一年正月。命仍回兩江總督任。會雲南普洱府屬思茅土把總刀國興。勾苦葱蠻煽元江夷。攻普洱府城。通關大寨獦夷復附苦葱蠻。過阿墨河。犯他郎城地方。其倬檄提督蔡成貴等。分路進剿。擒其酋。并賊屬五百餘。斬級甚衆。疏至。報聞。九月。命以總督銜管江蘇巡撫事。十二年。以贍徇知縣趙崑珵承修海塘工程賠項。部議降調。尋授江蘇巡撫。乾隆元年正月。以疾召還京。四月。授湖北巡撫。尋調湖南。二年七月。以湖南城步綏寧二縣猺糾黨焚刼。其倬偕總督史貽直遣兵分剿。賊黨悉平。諭部優敘加三級。三年三月。擢工部尚書。尋調戶部。十月。卒於寶應舟次。其倬少以詩名。稱一代作手。著有奏疏及味和堂詩集。謚文良。

孫嘉淦

孫嘉淦。字錫公。號懿齋。山西興縣人。父天纘。以義俠聞鄉里。生三子。長楨淦。爲邑人趙氏子所戕。論抵。趙富於貲。貨緣且脫罪。天纘憤欲死。嘉淦年甫十八。夜入獄。執其仇。手刃之。與仲兄鴻淦。一日夜行三百里。至會城。天甫明。門啓而入。遺貨瓶盎者。仆焉。盡碎其器。執以詣縣。訟未決。城中已喧傳孫氏兄弟殺人狀。俄而捕者至。令解之曰。安有甫一宿而殺人三百里外者乎。事竟得釋。家蓁貧。日樵采山中。夜歸讀書。以爲常。至康熙五十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世宗之即位也。嘉淦首上封事三。曰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師。時允禩允禟方得罪。廷臣皆惕息。無敢爲乞恩者。嘉淦獨昌言之。疏上。聞者悉咋舌。上召諸大臣。責掌縣學士某曰。爾衙門容此狂生耶。輔臣朱軾在側。徐對曰。此生誠狂。然臣竊服其膽。良久。帝大笑曰。雖朕亦不能不服其膽也。立召見。擢國子監司業。他日。帝手指嘉淦。示九卿曰。朕即位以來。每事能直言極諫者。惟孫嘉淦一人。朕不惟不怒。反嘉悅之。爾等當以是人爲法。十二月。充江西鄉試副考官。三年。提督安徽學政。四年七月。授祭酒。九月。調順天學政。十二月。入直南書房。五年十月。疏言。八旗官學生。由佐領申送國子監考錄。酌定年幼學清文。稍長學漢文。每旗額滿洲六十。蒙古二十。漢軍二十。缺出通一旗揀選不拘。每佐領各送一人之例。現在官房狹隘。另撥寬敞者居住。酌給錢糧。俾專心誦讀。疏入議行。十一月。考試八旗文童。正紅旗佐領常鼐倩槍手冒子常克試入學。嘉淦查參治罪。上獎其公正。下部優敘。加二級。六年正月。署順天府府尹。四月。丁憂回籍。七年。特旨授順天府府尹。八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三月。疏請選拔八旗生員入監肄業。學成量補助教等官。從之。六月。授工部左侍郎。仍兼府尹。祭酒事。九年。充經筵講官。十年二月。調刑部。尋署吏部侍郎。十月。充順天武鄉試正考官。十二月。引見。期滿教習。奏對失實。革職。著在戶部銀庫效力行走。十二年。署河東鹽政。十三年七月。疏言。鹽池之西有硝池一。其西又有小池六。皆產鹽。附近居民或私澆私曬。或以硝版和官鹽。致味苦澀。引張壅滯。亟宜設法嚴禁。而鹽官皆駐運城。距遠稽察難周。查硝池小池。皆在解州境。該州州判。職務甚簡。請令專司巡緝。再鹽池北岸係澆曬之場。弓兵斗級。皆在池北。其南岸地方遼闊。奸匪竊鹽。此爲淵藪。且迂迴百有餘里。私鹽最易透漏。請設馬快八名。令運城巡檢督緝。又疏言。

殺虎口監督於邊關收鹽稅。從未知會鹽政。無案可稽。請每年收稅數目則例。一併知會查覈。至口外蒙古鹽。原不禁邊民買食。但進口宜立規條。行銷宜有界限。請敕山陝督撫詳查沿邊州縣應食蒙古鹽處。會同鹽政酌定。毋令侵越。其載鹽進口。定稽查收稅例遵行。又言。每年鹽政養廉萬三千兩。應減爲八千兩。運司一萬兩。減爲六千兩。皆足敷用。以下無庸議減。又言。鹽池設弓兵二百五十三。每名月給銀五錢。食用不足。請月增銀五錢。皆下部議行。八月。高宗即位。命來京以侍郎用。九月。補吏部右侍郎。十一月。晉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吏部侍郎事。乾隆元年四月。命同左都御史福敏查廢員案。五月。嘉淦參奏福敏偏執。又經年不至署。諭曰。孫嘉淦與福敏係同堂辦事之大臣。參商如此。若不從重議處。無以警戒將來。著總理事務王大臣查奏。尋嘉淦瀆奏失大臣體。應降一級。福敏遲緩拘執。應降三級。均准抵免調。七月。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十一月。遷刑部尚書。二年三月。兼管國子監事。五月。條奏太學事宜。一六堂肄業人員。每堂定額內課三十。外課二十。擇品端文優。年壯學勤者充補。一諸生於時藝外。令各明一經。治一事。倣宋胡瑗立經義治事齋例。俾爲有用之學。一肄業期滿。拔貢生有經明事治。才品卓絕。或才未裕而學識醇正者。分別等第。帶領引見。一等分發知縣。二等即用教職。部議肄業期滿。拔貢生分發即用。未免過優。應以知縣教職。分別選用。餘如所請。七月。充律例館總裁。九月。充順天武鄉試正考官。十二月。充經筵講官。三年四月。遷吏部尚書。仍兼刑部。時有僞造嘉淦奏稿者。傳播流言。諭曰。一月以來。京師喧傳尚書孫嘉淦密參在朝多人。如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尚書公訥親尚書海望領侍衞內大臣常明。皆在所參之列。諸臣皆朝廷簡用之人。守法奉公。實心盡職。而鄂爾泰張廷玉。尤係皇考特簡之大學士。爲國家棟梁。以孫嘉淦較之。識見才猷。豈能與二人比。朕特以操守廉潔。向有端方之名。故屢加擢用。非以其才識在二人上也。如其才識在二人之上。朕何難即用爲大學士。而仍在尚書之列乎。且朝廷政務。正賴宣猷佐理。豈有將諸人悉行罷斥。專用孫嘉淦之理。至諸臣有可參之事。孫嘉淦何不登之露章。而乃見之密奏。既云密奏。則惟孫嘉淦自知之。伊又豈肯漏洩於人。以招衆怨。是或忌嫉孫嘉淦之人。造爲此說。以排擠之耶。或趨附孫嘉淦之人。造此以揚

其特立孤行之直名耶。但傳言已久。姑不深究。其令步軍統領巡城御史嚴禁之。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九月。直隸總河朱藻誤公貪劣。爲總督李衛所劾。命偕尚書公訥親往鞫。得實革職論罪如律。十月。署直隸總督。尋命實授。疏言。永定河南北兩岸。現議建閘開引河。查北岸之張客閘。不必石工。但建草壩分洩。水緩不致衝刷。水漲不虞洶湧。南岸之金門閘已築石工。但上下宜多建草壩。使南洩之水常多。水小仍歸引河。水大聽其漫流。將來草壩朽壞。舊河悉改而南。即以淤高之河身。障北趨之路。天然隄岸。堅實可恃。下部議行。尋命兼管直隸河工。四年正月。疏言。前奏金門閘上下多建草壩。使河漸復故道。但建壩必開引河。誠恐汛水大出。不無旁決。今於金門閘下。增設草壩一。其引河不必復挑。即歸金門閘引河中。蓋此即永定河故道。由中亭玉帶以達津歸海。臣循舊跡開濬。其新建草壩四分過水。使引河之中。時有水流。可因勢利導。一二年後。村莊城垣。保護完固。然後多開草壩。使水大出。則故道可全。得旨試行。二月。疏言。熱河喀喇河屯化育溝。歲需兵米二萬四千餘石。倉儲不敷。查承德州四旗通判。向經採買備賑。除已運外。現存米九千餘石。鄰近州縣倉庫充裕。無須領運。請此項留撥兵米。仍於採買案內報銷。至口外莊頭歲歛交米。不能如數。請撥司庫銀發八溝同知四旗通判。豫買一年兵米運貯熱河等倉。三月。疏言。直隸向設旗莊官。專管旗戶。一年任滿。實心化導者議敘。如旗人犯不法等事。照地方官失察民人例議處。嗣經裁併理事廳轄。該丞倅兼管旗民。所轄又較旗莊原數過多。議敘久停。議處尚仍舊例。請嗣後失察之丞倅。如與州縣同城。一例處分。否則照該管知府例議處。俱議行。時上以直隸河工緊要。命偕總河顧琮悉心辦理。嘉淦疏言。天津地方南北運河。與淀河交會西沽。而入於海。河臣觀南運河水甚濁。與永定河相似。一入海河水皆濁。流久必淤墊。況通省之水。會於一線之海河。秋潦時至。勢必宣洩不及。大學士鄂爾泰前曾奏准於靜海縣獨流地方。開引河。實下游治水之關鍵。但開河易。達海難。設中途梗阻。則漫溢爲患。且海口開深。又恐潮水倒灌。臣等現委員勘通省水道。凡衆河交會及入淀入海之路。有急宜修濬者。即於今夏興修。報聞。又言。直隸旗圈地畝。旗人止收地租。民人村莊在圈內者。自居租遺屋。租種旗地。兩不相涉。如民人有占旗地蓋屋。及旗

人將民人祖遺之屋妄行告訐圖取租者。俱照違制律治罪。下部議行。五月。晉太子少保。五年九月。疏言。直隸經流之大者。永定子牙南運北運四河。與東西兩淀。臣議於永定葉淀之東。疏引由西沽北入海。濬子牙河之新河使上游諸水歸淀。開舊河東隄漸引由西沽南入海。北運河兩岸去沙。裁直深濬。減河培補隄岸。南運河兩岸。再築遙隄。濬河身以行正溜。安陵鎮建閘一。濬減河三十餘里入老黃河。以達於海。此四河之大略也。西淀則開白溝河故道。以入中亭。玖橋南另疏一河。並濬青門河別派分流。下游已暢達。再將金門閘之西引河改由東道。於苑家口疊道建木橋五。使瀝水通行。至東淀應將上游三岔河淤淺處濬令寬深。楊家河卞家河窪等處。多疏淀河數道。使並行而東會西沽。則四河順軌。兩淀暢洩。各州縣之水可消。從之。尋奏永定河改歸故道。各工俱竣。時江南總河高斌進京。取道直隸。命會同嘉淦等議河務善後事宜。十月。合疏言。永定河應於固安城南霸州城北之間。順流東下。由津水窪接連東淀。直達西沽入海。則上游漲水自消。霸州城北築護城圍隄。保定縣城西千里長隄。自新莊迤北至城東路疃村。隄根逼溜。應加寬厚。其路疃以東至艾頭村。接連營田。圍埝約五十餘里。議築越隄作重障。又疏言。永定河改歸故道。一切修防裁省。所有石壩引河及築隄放淤。可分責各道員。其直隸河道總督缺。請裁。俱議行。十二月。疏言。大名府屬東明長垣等處。與山東河南交錯。奸匪易藏。舊設河捕通判。兼管隄工。且駐府城。鞭長莫及。請將河務歸同知管理。通判移駐東明。專司捕務。從之。六年正月。諭曰。昨聞永定河放水經理未善。以致固安良鄉涿州雄縣霸州村莊地畝被淹。難以耕種。居民遷移。不無困乏。孫嘉淦不能辭其責也。尋經大學士鄂爾泰查勘。請暫塞金門閘上游放水口。嘉淦奏旋開旋築。實與放水本意相左。將來泥沙壅入玉帶。恐爲患更大。丁亥。巡幸天津閱河。御製中亭河紀事詩曰。中亭入玉帶。玉帶即清河。中亭洩渾漲。壑窄難容多。蕩漾沙遠留。至此爲澄波。受小不受大。此理信不磨。嘉淦督直時。謬聽人言訛。謂渾河故道。即此實非他。建議放乎此。千村歎淪過。知誤乃改爲。民已嗟踣跼。不十不變法。語誠不我詐。經過得親見。悔過成新哦。是年八月。調任湖廣總督。七年五月。疏言。治苗之法。於各寨中立頭人爲寨長。一峒中取頭人信服者爲峒長。使約束而統於縣

令。城步苗猺五。設正副長十。綏寧苗猺四。設正副長八。每名歲給工食銀十二兩。有過則易置之。自可令行禁止。又疏言。城步綏寧兩縣。止有九猺。設協似覺過重。應改設游擊一。駐長安。守備二。左營駐城步老寨。右營駐綏寧鎮。彝哨歸靖州協轄。理猺同知亦駐長安。以資巡緝。綏寧臨口司水路。上通靖州。運糧較便。再令綏寧營守備移駐防護。均議如所請。八年二月。署福建巡撫。未赴。以奏事不實革職。命修順義縣城工贖罪。九年工竣。授宗人府府丞。十年。遷左副都御史。十二年。以老乞休。十四年。特召來京。入直尚書房。十五年正月。授兵部右侍郎。八月。擢工部尚書署翰林院掌院學士。十一月。上以嘉淦內廷行走。勤慎黽勉。特命照現在品級給其子孝愉廕生。分部額外行走。十六年三月。充會試正考官。六月。教習庶吉士。七月。諭曰。孫嘉淦以所著詩經補注。間日進覽。於興觀羣怨之旨。頗有發明。朕亦時折其中。從此薈萃成書。足備蒭經一解。著傳恆來保孫嘉淦充正總裁。若需用纂修人員。令孫嘉淦舉所素知一二人奏聞充補。則幾務之暇。可資佩文。以次成書。可詔來學。十月。充會典館正總裁。十七年。晉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十八年正月。獲僞造嘉淦奏稿之犯江西衛千總盧魯生守備劉時達。解京鞫實。治罪如律。而於孫嘉淦一無所問。嘉淦惶恐不自安。語人曰。先帝及今上。嘗戒我好名。今獨假我名。殆生平好名之累未盡。有以致之。自此食不甘。寢不瞑。益自務斂密。所朝夕獻替者。人莫得而聞焉。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十二月卒。帝謂近臣曰。朝中少一正人矣。歎息久之。予謚文定。

汪由敦

汪由敦。字師苕。號謹堂。浙江錢塘人。原籍徽州。雍正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六年。丁父憂。以纂修明史。奉旨在館守制。十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一年四月。遷左贊善。八月。遷侍講。十三年七月。轉侍讀。十月。授四譯館少卿。乾隆元年。充山東鄉試正考官。尋命尚書房行走。擢內閣學士。二年六月。廷臣傳言李紱授倉場侍郎。張坦麟授江蘇巡撫。御史劉元燮疏請嚴禁妄傳。上命總理王大臣詢問元燮。元燮稱聞由敦亦曾至坦麟家稱賀。由

敦因具疏辨。諭曰。汪由敦如果有其事。雖強辯無益。如實無干涉。則不辯自明。亦當靜聽。乃朕甫交總理王大臣詢問。伊何由得知劉元燮奏中有伊名乎。即此亦足見其耳目頗多。必招搖生事。不安分之人也。著革去內閣學士。在侍讀學士上效力行走。十二月。補翰林院侍讀學士。五年。復授內閣學士。六年三月。充文穎館副總裁。五月。遷禮部右侍郎。九月。調兵部左侍郎。十月。充順天武鄉試正考官。七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經筵講官。九年三月。調戶部右侍郎。晉工部尚書。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十二月。調刑部尚書。十年。教習庶吉士。十一年。兼署左都御史。在軍機處行走。十三年。因定擬誤繕清文一案罪名過輕。部議革職。得旨從寬留任。十四年二月。金川奏凱議敘加太子少師。四月。充平定金川方略副總裁。十一月。署協辦大學士事。十二月。大學士張廷玉致仕將歸。乞皇上一言爲配享太廟券。謝恩不親至。傳旨令廷玉明白回奏。次日廷玉早入朝。諭曰。昨朕命寫諭旨時。大學士傅恆及汪由敦承旨。而汪由敦免冠叩首奏言。張廷玉蒙聖恩曲加體恤。終始矜全。若明發諭旨。則張廷玉罪將無可逭。此已見師生捨身相爲之私情。及觀今日張廷玉之早來。則其情顯然。若將二人革職交王大臣質訊。未有不明者。軍機重地。顧師生而不顧公議。身爲大臣。豈應出此。汪由敦著革去協辦事務。留尚書任。贖罪以觀後效。十五年三月。諭曰。汪由敦革職留任之處。加恩准予開復。上閱永定河工。命由敦同大學士傅恆總督方觀承會勘南岸建壩事宜。合疏言。臣等自北岸八工抵河南岸。由下七工至上六工。緣隄審視形勢。查上六工舊有草壩四應葺。張仙務雙營二處舊壩分洩漲水。下七工向未設壩。今細閱馬家鋪及冰窖以東隄外。多係窵地。廣袤開曠。距村莊遠。可瀦水。應增建草壩二。分減水勢。入河身漸致淤塞。其中流涸出之處。現有民居。請禁增造房屋。得旨俞允。四月。同莊親王等釐定皇朝禮器圖。六月。永定河南岸三工衝開月隄。諭赴固安會勘搶築事宜。八月。四川學政朱荃匿喪賄賣生員事發。部議由敦曾保薦荃。應革職。諭曰。汪由敦本應革職。但念其人尚勤慎。學問亦優。著在兵部侍郎任內效力贖罪。尋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十一月。上念由敦在內廷行走。勤慎黽勉。恩賞其長子承炘廕生。幷令分部學習。十六年七月。兼管戶部侍郎事。八月。調戶部右侍郎。十二月。命同大學士高斌等查

勘天津一帶河工。十二月。合疏言。永定河身北高南下。冰窖下口。應量加疏濬。並酌疏王慶坨南引河分數支。則蓄水之地益廣。由南捻龍尾東入鳳河隄。清水一道。宜加草壩緩勢。東岸隄工再培高。免漲漫。南捻中汛當下游水匯處。應加培以障河淀。再冰窖口門內河身西折處挑濬引河。敘接坍灣。尤屬順捷。詔如所議行。十七年。晉工部尚書。十八年。以誤准開銷喜峰口修墊道路銀。部議降三級調用。得旨從寬留任。十九年二月。同蔣溥等修盤山新志。四月。加太子太傅。十月。兼管刑部尚書事。二十年五月。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總裁。九月。調刑部尚書。二十一年六月。調工部尚書。十一月。署吏部尚書。二十二年。實授。二十三年。卒。加贈太子太師。入祀賢良祠。由敦老誠端恪。敏慎安詳。學問淵深。文辭雅正。謚文端。四十四年。御製懷舊詩。及五詞臣。由敦列刑部尚書張照之次。

梁國治

梁國治。字階平。號瑤峯。一號豐山。浙江會稽人。乾隆六年舉人。七年。考取內閣中書。十三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十七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九年十一月。遷國子監司業。二十一年五月。充廣東鄉試正考官。十一月。揀發廣東。以道員用。二十二年三月。補惠嘉潮道。二十五年十月。署糧驛道。二十六年十一月。卓異引見。命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二十七年六月。充江西鄉試正考官。九月。提督安徽學政。十一月。擢吏部左侍郎。仍留學政任。三十年正月。調江蘇學政。九月。廣東總督楊廷璋巡撫明山參奏糧道王槩淨收倉米。國治署任內。亦有情弊。奉旨革職。並管倉家人一併解粵質審。嗣審係失察家人舞弊。已革職。毋庸議。三十一年二月。特授山西冀寧道。三十二年十月。擢湖南按察使。三十三年九月。擢江寧布政使。三十四年四月。以失察署潁州府知府明福畏罪自縊。部議降一級調用。諭從寬留任。五月。奏外省督撫提鎮藩臬等。凡有奏事之責者。新舊交代。全憑文案。惟廷寄諭旨。事須謹密者。皆由內署密辦。向不移交後任。無憑查核。請嗣後毋論正署。逐任交代。下部議行。上以江寧等屬錢

糧未清各款尙多。諭令梁國治查奏。旋覆奏江寧之山陽阜寧清河安東銅山五縣。節年積欠三萬至八萬。爲數較多。計自乾隆十一年起至三十二年止。未完積欠正雜款銀共四十五萬餘兩。三十三年未完正雜款銀十萬一千餘兩。緣自乾隆二十六年江寧分設藩司。節年均有偏災。雖屢蒙恩蠲。緩其應徵。蠲賑及熟田正雜銀。因附近災地。民力未能充裕。或儘完本年新糧。積欠帶完無多。或兼徵口糧籽種。舊欠未能併輸。即如三十三年分奏銷核計徵完積欠銀十八萬七千餘兩。正雜項款又有未完銀十萬一千餘兩。臣擬於三十四年秋成起。按各屬舊欠多寡。酌量年歲情形。分年分限。設法帶徵。務期逐漸清楚。仍專立稽查積欠印封。按款按限。隨時稽查督催。交代時仍將查辦印冊。面交後任接辦。得旨俞允。七月。擢湖北巡撫。奏請陛見。十月。特命署理湖廣總督。兼署荆州將軍。三十五年八月。疏言。湖北近年糶賑兼施。缺額穀五十餘萬石。向例糶穀照市價每石銷銀六錢五六分至七錢不等。賑穀每石例給銀五錢。現在糶缺未買之穀。止五萬餘石。賑缺未買之穀。積至四十八萬餘石。賑缺因水旱平糶。每歲舉行。若因賑缺未補。勢必下年不敢出易。賑貸愈形支絀。惟有籌平糶之盈餘。補賑缺之不足。通融妥辦。請動支司庫銀二十萬兩。無論本省鄰封。公平購買。其價不得逾每石六錢五分之數。如市價較賤。隨時遞減。仍以五錢開銷。再向來平糶僅照市價酌減。原未籌及盈餘。但青黃不接。較之新穀登場時。無論豐歉。價自相懸。請嗣後每逢平糶。務令核計上年買補原數目於酌減外。每石盈餘銀一錢方准出糶。在小民買食。已比市價較減。倉儲可期足額。上嘉之。下部議。令每石先發價銀六錢。分給各州縣購買。有餘繳還。不敷核實找給。三十六年正月。奏查本案動給司庫正項銀二十萬兩。今按照市價所買穀石。應請據實即於所發正項內照數造冊報部。毋庸另動別項。致啓挪移。其例銷之外。現存糶價盈餘。不敷撥補。即飭令各州縣於青黃不接時。如穀價每石較買補時貴至一錢以上。即行酌減平糶。將盈餘留存一錢。同現存糶價。盈餘清還。原動正項餘銀。俟將來買補。奏入報聞。七月。疏言。江浙等省赴漢口買鉛。向例並不查奏。嗣後黔粵等省。每年應運漢口鉛。俟一運完竣。請照京局之例。將各該省委員於何時運到。計若干斤。何時售買若干。并於何時運回。查明有無遲誤及偷盜短

少等弊。一體奏報。得旨是知道了。九月。調湖南巡撫。十月。奏湖北施南府屬之宣恩來鳳咸豐利川四縣。自乾隆元年改土歸流。設縣分治。四年前督臣德沛。奏准四縣共酌取生員一二名。附於首縣。恩施縣學管轄。今每縣童生。各有三百餘名。利川至有五百餘名。請每縣酌取入學七名。利川酌取八名。府學酌增一十二名。教職即於府學及首縣宜昌府各學裁撥。廣增俊人文再盛。另請增設。下部議行。三十八年三月。疏言。湖南湘鄉安化二縣。煤礦夾產硫磺。從前酌量存磺多寡。時開時禁。自乾隆三十五年封禁後。省局存磺無幾。請將該二縣封禁煤礦。仍行開採。煤則聽民買用。磺則官爲收買。俟一二年後。酌量收積多寡辦理。奏入報聞。五月。奉旨留心體察提督李國柱。據實奏聞。國治覆奏李國柱實年七十七歲。見其精神壯健。營務頗爲幹練。辦理赴川兵丁各事宜。均能剋期料理。奉硃批好知道了。又奏現在派兵赴川。並修理軍裝。配造火藥。費用數倍常年。司庫現存賞辦兵差銀十萬餘兩。可否照一年應扣各糧。通行借給。仍分三年扣還歸款。部遵諭行。又奏外省委署道府總兵副將出缺。委署僅止咨明吏兵二部。查道府鎮協署事。近或數月。遠輒經年。若隨時奏聞。庶不敢存代庖之見。於彈壓官吏兵民。更爲嚴肅。部議從之。八月。疏言。向例各營將弁自出征後。均聽軍營陞用。本營缺出。仍係督撫照常拔補。是循資按格者。轉得坐致陞遷。而冒敵衝鋒者。專待軍營缺出。無以鼓勵戎行。嗣後本營缺出。請與出征將弁一體輪陞。令軍營大臣。隨時知照各該督撫。得旨所奏是。該部速議行。十一月。奉旨梁國治著來京在軍機處行走。十二月署禮部侍郎。三十九年正月。入直南書房。二月。命纂辦日下舊聞考。六月。補戶部右侍郎。辭免管理錢法堂事。八月。轉左侍郎。十月。賜第一所。十二月。署經筵講官。四十年四月。充殿試讀卷官。四十一年十月。命紫禁城騎馬。十一月。賜青狐端罩。十二月。充經筵講官。四十二年二月。充四庫全書館副總裁。三月。京察加一級。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十一月。擢戶部尚書。四十五年三月。京察加一級。四月。敍平定金川功。得旨。梁國治著加三級。四十六年五月。教習庶吉士。四十七年二月。以定擬鎮迪道巴彥岱收受餽送罪錯謬。部議降三級。諭從寬留任。八月。加太子少傅。四十八年四月。京察加一級。七月。協辦大學士。四十九年七月。上以底店賊匪。剿辦淨盡。梁國治等

承旨繕寫。鉅細無遺。交部議敘。尋部議軍功加三級。五十年。與千叟宴聯句賞賚。五月。晉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尚書。五十一年二月。京察加一級。十二月卒。贈太子太保。派皇十七子帶領散秩大臣一員。侍衞十員。前往奠醊。仍賞給銀一千兩。俾治喪事。所有應得卹典。該部查例具奏。尋賜祭葬如例。謚文定。

陳宏謀

陳宏謀。廣西臨桂人。雍正元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四年。揀授吏部郎中。七年二月。遷浙江道御史。仍兼郎中行走。七月。充山西鄉試副考官。十月。授江南揚州府知府。仍帶御史銜。九年。遷江南驛鹽道。十一年。擢雲南布政使。先是。廣西巡撫金鉷。奉准廢員官生借墾報捐。至是宏謀奏報捐者。祇就各屬搜有餘熟田畺給工本。即作新墾。多弊混。上命雲貴廣西總督尹繼善查奏。尹繼善請將捐墾地畝。冒領工本。確實查追。乾隆元年四月。部議報捐之員。既多冒濫。請敕兩廣總督鄂彌達及金鉷。逐一清查。九月。宏謀劾鉷欺公累民。自開捐報墾。不下二十餘萬畝。實未墾成一畝。請將捏報捐納。及勒比首報之田豁除。時鉷內遷刑部侍郎。疏辯。命鄂彌達及新任巡撫楊超曾秉公確查。二年閏九月。宏謀復密奏前事。諭交部嚴加議處。尋議降二級調用。十月。鄂彌達等覆奏捐墾田畝多不實。請分別減豁。金鉷及私派加徵各員。降革如律。三年。補直隸天津道。五年。遷江蘇按察使。六年七月。遷江寧布政使。八月。擢甘肅巡撫。九月。調江西。十二月。疏言。江西郡縣。非濱江帶湖。即環山逼嶺。近湖地與水平。民築圩隄閘壩捍禦。以內民田廬舍。煙火萬家。遇水發。全賴圩隄閘壩周固。始保無虞。此以圩隄閘壩防水害者也。近山之地。高下畸零。開墾田地。既防衝決。又苦灌溉無資。惟修砌陂塘堰圳。水至可資防禦。水少可資灌溉。此又以陂塘堰圳防水害。而即以資水利者也。江西水利。不外此二者。而年歲豐歉。即係乎此。向例農隙時。撫臣行令地方官。將舊築圩隄。派夫修葺。年底將完固緣由。造冊報部存案。止就南昌瑞州臨江饒州南康九江贛州等府。所屬十餘縣。每年報部有案者。彙冊開報。而近山逼嶺地方。一切陂塘堰圳。均不在開報勘修之列。即此數

府中。除所報圩隄外。尙有續修未修之圩隄閘壩。地方官向無承修保固之責。並不親勘督修。其間民力勤惰。出夫多寡。圩隄堅否。官既不親查督。田戶每推諉不前。不但應修而未修者遲延觀望。卽已經派修者。亦不過虛浮掩飾。隨修隨傾。一處衝決。闔境罹害。是修築雖出於民。督率不可無官。臣思知縣身膺民社。水利農田。本其專責。應飭親勘督修。至尙無圩隄等項。及曾有而年久坍塌過甚。如工大民力不敷者。惟支存公銀兩。照以工代賑之例。確估造報。責附近居民修築。核實題銷。各該員三年之內。果實力督修。並無衝決等事。遇保舉陞用。將承辦水利如何。列入事實奬薦。以示鼓勵。如修築不堅。至有衝決。題參議處。下部議行。七年五月。疏言。江西錢價甚昂。民利多攙私鑄砂錢。臣現飭屬嚴禁。七月。請將滇省額解京銅。於過九江時。截留五十五萬五千斤。濟鼓鑄急需。仍陸續赴滇採買解京補項。詔如所請行。十二月。奏修南昌新建二縣圩隄。並於南昌縣羅絲港建石壩。障贛水西注。卽以工代賑。上報可。又言。江西民情。尙氣好訟。有司以自理之案。無關考成。未免延擱拖累。臣檄各道分巡所屬。據實稟聞。州縣官漸知警惕。地方情形。屬員聲名。亦得藉悉梗概。得旨。實力督率。毋使徒爲具文。八年閏四月。奏言。錢局舊設爐六。儘所鑄搭放兵餉。恐錢少不敷。請增設爐四。從之。初。宏謀因倉貯多缺。請將捐監一項。改於本省收穀。諭令一年後奏報。至是偕總督尹繼善奏本地捐監收穀。倉儲民食。兩有裨益。得旨。准再收一年。九年二月。疏言。廣信府玉山縣之廣平山產礦砂。臣令工匠開硐煎試。銀鉛夾雜。山之前後左右。並無妨礙。請選殷實良民爲硐頭。募夫開採。下部議行。十月。調陝西巡撫。十一年九月。仍調回江西任。十月。調湖北巡撫。十二年二月。疏言。湖北改鑄小制錢。重八分。試行無效。請照原題。仍鑄一錢二分重之大制錢。於漢口採買客銅四十萬斤。加爐增鑄。搭放兵餉外。可減價出易流通。下部議行。三月。以大學士管川陝總督慶復劾宏謀在陝撫任內。愛憎任情。好自作聰明。不持政體。部議革職。詔從寬留任。又以前經保薦之長安縣知縣董三錫。貪劣事發。議革任。仍詔免。十二月。復調陝西巡撫。先是。宏謀以陝西各驛疲困。請增夫馬。經大學士公訥親議駁。十一月。復請於漢中府屬之寧羌沔縣褒城鳳縣棧道十四驛。每站增馬一夫十。酌支工料。詔如所請。又言陝省開十爐鼓鑄。已准部撥。

運到洋銅。其所需黑鉛。本省開採白鉛點錫赴楚採辦。至配用銅斤鉛錫。照例扣耗。每卯餘賸挫磨枝梗尾卯。一併繳錢歸款。設監鑄官一員。總理官一員。內外巡查官二員。並輪撥弁兵防範。又從前所鑄錢。俱搭放兵餉。今兵餉已有川省增鑄之錢協濟。不必搭放。現在陝省錢少價昂。俟鑄有成數。照市價酌減出售。易銀歸款。部議從之。十四年。疏請採辦滇銅。免致停爐守候。錢價可漸平。又制錢陸續易銀。恐價平則買錢者少。其川省運回秋季協濟之錢出易外。餘即搭放兵餉。報聞。十五年。請修周文武成康四王及周公太公陵墓。即以陵外餘地召租支用。下部知之。十六年四月。疏言。陝省各屬常平倉多空廒。請擇完整者酌留數間。備曬晾。并貯捐監穀。地方官入冊交代。不時修葺。其遠年舊廒。漸就傾圮者。物料及早拆卸。據實冊報。有應分新社。即移建社倉。似亦化無用爲有用之法。得旨允行。六月。又言。關中沃野千里。平原土厚。雖有河道岸高難引。惟鑿井灌田。實爲救旱良法。臣諭屬員勸導。凡以己資開井者。地方官驗明獎勵。無力者。就近借給社穀作工本。收息還倉。無社穀者。以常平倉穀給之。報聞。十月。調河南巡撫。十一月。疏言。豫省黃河兩岸大隄外。有古隄一道。自懷慶府屬之武陟縣起。由獲嘉新鄉延津而至滑縣。與長垣縣交界止。土人名爲太行隄。遇河漲。實爲外衛。年久多缺。今陽武壩工合龍。太行隄急宜修補。查武陟延津等處。俱本年被災工作。於貧民有益。十七年正月。又言。歸德府屬各河。宜分別修濬。除支流小溝。工段無多。督令民修。其商邱豐樂河夏邑譽河永城巴溝河。均洩水之幹河。現多淺塞。應濬。又商邱南門外之古宋河亦應濬。並於附近城壕。各開引河一道。但非民力所勝。請動項興修。再武陽壩工所用料。因應付殿繁。不無浮於購採銀數。前蒙恩旨。令照地畝錢糧酌屬。第小戶地畝少者原未領辦。若按畝屬。則未辦工料之戶。濫邀恩賞。請就所領工料價銀。按數加賞。較爲均普。並如所奏行。三月。調福建巡撫。十九年正月。疏言。閩俗囂競。多訟案。必速審。臣清查立限。每月稽核一次。以已未完案件之多寡者。驗各屬之勤惰。庶塵案漸清。上可其奏。閏四月。又言。閩省地狹民稠。所產不敷食用。半借海船貿易資生。如實係內地良民。因貨物拖欠。稽留在外。及本身已故。妻妾子女。願歸本籍者。無論年歲遠近。准其回籍。從之。五月。調陝西巡撫。九月。疏言。明歲大兵進剿準噶爾。派

出之索倫巴爾虎哲哩穆兵。應設臺站。營馬不數。抽撥。酌屬民間騾馬車輛。以利遄行。詔允所請。又言。陝省常平倉穀缺額。節經動用庫貯雜項。買補還倉。第採買不宜過多。恐於民食有礙。今穀麥既多價賤。准售官買。照市價聽從民便。此正昔人和糴之法。可以濟民食而廣積貯。上嘉納之。十一月。疏言。鼓鑄必預籌銅斤。滇黔路遠費重。且恐無餘銅。洋銅到陝。遇旱難期。不若就本省漢中府寧羌州之銅緣溝舊銅礦開採。並華陰縣屬之華陰川亦有原礦。一并採試。以供搭配鼓鑄。上報可。二十年正月。疏言。古北口解到戰馬疲瘦。先就西安將軍標及督撫兩標。預備安臺之馬。擇最膘壯者解甘。又協理總督劉統勳。以甘省安臺缺馬。令陝省幫雇腳騾。恐緩不濟急。查陝省各臺。原於通省驛馬內。抽撥八百匹。爲領兵官騎用。今移此馬。先解甘省涇州。計日到臺。即可送兵。陝省少此臺馬八百匹。再於民間增雇。陸續赴臺。就近易集。得旨。諸凡留心。甚屬妥協。三月。調甘肅巡撫。五月。以平定準噶爾議敘軍功。加一級。尋調湖南巡撫。宏謀將赴新任。疏陳甘省水利事宜。言臣前由甘涼肅出關。沿途審視渠河。多未通順。亦金靖逆柳溝安西沙州五衛所。亦可疏濬渠源。宜責成地方官。於農隙時督民分段修濬。得旨嘉獎。下新任巡撫吳達善議行。又言。準噶爾既內附。需用貨物。應量爲流通。請定互市地。以茶易馬。歸官充營伍用。詔從所議。時江蘇淮揚各屬秋潦成災。上命截留湖廣漕糧二十萬石備賑。十月。宏謀請再動湖南溢額倉穀碾米十萬石。運濟平糴。二十一年二月。奏析衡州府之衡陽縣爲二。分理賦訟。下部議行。定所分縣曰清泉。九月。疏言。湖南產米之鄉。請將乾州永綏二廳。華容永定永順保靖桑植慈利等縣常平倉穀。各撥借數百石。貯社作本出借。俟本息漸充。仍即歸還常平。不致虧缺。部議從之。十一月。調陝西巡撫。二十二年正月。奏大兵過陝設站趲行狀。得旨獎慰。六月。調江蘇巡撫。七月陛見。上詢及各省水災。宏謀奏言。皆因上游爲衆水所匯。而下游無所歸宿。必通盤籌辦。方爲有益。上以其言頗中肯綮。命即由河南歸德一路赴江蘇。沿途查勘。與安徽巡撫高晉會同籌辦。十二月。以淮揚徐海等處河工告竣。諭部議敘加一級。尋奏言。江蘇獄訟煩多。全在地方官早爲審斷。臣檄行各屬。向後不許借稱。隆冬歲暮。不理詞訟。並責成道員。實力督查報聞。是月。遷兩廣總督。條奏江南河工未盡事

宜五款。命欽差大臣裘曰修等議行。二十三年四月。奏請增撥廣東疲商帑本。收買場鹽。經部議駁。上以鹽法攸關。非詳查不能妥協。命侍郎吉慶往查妥辦。是月。命宏謀以總督銜。仍管江蘇巡撫。七月。加太子少傅。八月。部臣奏參宏謀請增鹽帑一案。將存庫銀數遺漏舛錯。交部議處。尋議革職。詔從寬留任。二十四年正月。偕總督尹繼善河督白鍾山等。奏江南運道蓄洩三事。均如議行。又言。蘇州向設普濟育嬰廣仁錫類等堂。收養煢獨老病。遺棄嬰孩。近年公費不敷。請查通州崇明濱海淤灘。除附近民業者。聽升科執業。餘撥入堂充公用。又通州崇明界有新漲之玉心河兩地民互爭。一併撥入。以息爭端。六月。以不能督率地方官捕蝗。復不嚴參。部議革職留任。得旨。陳宏謀非尋常徇庇可比。著革去總督銜。仍照部議革職。留巡撫任。二十六年五月。疏言。蘇州商賈輻輳。用錢最廣。小錢亦多。臣現令寶蘇局歲給爐匠工料錢。照時價給銀收買。不許爐匠攜出。既可杜夾帶私錢。及囤積居奇之弊。並設官局兌換。俾民間制錢漸多。錢價不致昂貴。詔如議行。先是。宏謀奏准開蘇州府屬之白茆河徐六涇二口土塘。建閘備蓄洩。二十七年正月。以水漲衝壞閘口。復請改爲滾壩。從之。九月。查奏原任澄墅關監督安寧管關家人李忠。侵漁舞弊。時安寧已故。上以宏謀不早劾奏。下部嚴議革任。詔從寬留任。二十八年三月。疏言。軍流人犯。俱係擾害地方。情罪較重之人。狡惡性成。到配往往逃回。地方官接緝逃之文。一票了事。不肯認真根究。親鄰遂得容隱。致多漏網。名曰罪應遠徙之犯。實則輕於本犯之徒。長奸釀惡。莫此爲甚。請飭取親鄰供結。責成地方官嚴拏。牽混者議處。上是其言。下部議行。五月。遷兵部尚書。署湖廣總督。兼管巡撫事。六月。疏言。洞庭湖橫亙八百餘里。容納川黔楚之水。濱湖居民。多築圍墾田。有與水爭地之勢。從前雖經刨毀。尚有未盡。恐湖面愈狹。漫決爲患。請多掘水口。使私圍盡成廢壤。自不敢僥倖再築。諭曰。陳宏謀於此事。不爲姁姁小惠。殊得封疆之體。是月。遷吏部尚書。十月。加太子太保。疏言。各省應歸部選之缺。臣部按月截缺。掣籤引見。給憑赴任。後各督撫或奏補有人者。舊例仍准扣除。將掣缺之人。留於下月即選。或業經領憑。聽其情願赴彼省候補。或繳憑另選。但已往該省者。以奉旨赴任之人。轉爲候補之官。無任可到。理失輕重。事不均平。請嗣後凡於未經掣簽之先。及掣

簽而未經引見者。仍准扣除另選。於已引見依擬用者。即不扣除。仍令月選之官。各赴新任。從之。十一月。又言地方文武官弁。均有查緝奸匪之責。乃州縣捕役狡獪者。平時豢賊。或經營兵先獲。有司未免心存畛域。審時任其狡展。巧爲開脫。請嗣後遇有翻供之案。令原獲營員會訊。營伍緝捕。責成更專。上嘉所見實切事理。如所請行。十二月。充經筵講官。疏言。河工辦料。應令管河各道。於送到時親驗。加結稽核。營員來去料物數目。務歸實貯實銷。又河防失事。例應文武分賠。而參遊同有修防之責。轉得置身事外。不足以昭勸懲。應酌改畫一。下河臣議覆允行。又言。匿名揭帖之案。已將該犯抵法。應於所告款內有無虛實。嚴查按究。則宵小不得逞奸。而不肖有司。亦知所警。上是其言。二十九年七月。諭曰。內閣辦事需人。應增設協辦漢大學士一員。著尚書陳宏謀協辦。三十年。充國史館副總裁。三十一年十一月。疏言。凡駐重兵與提鎮同城之道員。時有兵民交關。文武商辦之事。應一律加以兵備銜。互相鈐轄。下各督撫議行。十二月。充玉牒館副總裁。三十二年二月。充三通館副總裁。三月。授東閣大學士。三十五年七月。因老病請解任。詔弗允。十月。復陳請回籍。上諭毋庸開缺。諭令加意頤養。以副優眷。旋令將工部事務。暫停兼管。三十六年二月。再疏請退。上諭著加太子太傅。以原官致仕。時上東巡。宏謀奏臣於三月望後起程赴天津迎駕。即由江浙一帶水程旋粵。諭經過地方官。在二十里以內者。照料護行。四月。宏謀迎駕於寶稼宮。賜以詩。六月。卒於途。詔入賢良祠。序謚文恭。宏謀爲諸生時。即以經世爲己任。聞有邸報至。必借觀之。歷官三十餘年。無久暫必究心於人心風俗之得失。及利弊之當興革者。分條鉤考。次第舉行。所著五種遺規。行於世。

莊有恭

莊有恭。字容可。號滋圃。廣東番禺人。乾隆四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命在尚書房行走。五年。充日講起居注官。累遷侍講學士。九年。遷光祿寺卿。尋丁父憂。十一年。特擢內閣學士。十三年。提督江蘇學政。十五年正月。授戶部侍郎。尋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八月。仍提督江蘇學政。十六年。授江蘇巡撫。十七年二月。疏言。澇墅關向委佐雜四

員協查。但未定更代之期。盤踞日久。弊竇叢生。且啓劣員戀闕曠職之端。嗣後請半年一代。著爲定例。得旨允行。十月。暫署兩江總督。十一月。疏言。太倉鎮洋沿海。田廬全賴海隄保障。雍正十年。前撫臣高其倬議自寶山湖口港歷鎮洋太倉常熟至昭文之福山港。築土塘三萬四千七百餘丈。時因經費不充。僅於湖口港至劉河南岸。沿邊頂衝處。建土石塘工。餘至今未辦。今歲七月。東北風潮。劉河以南。賴塘隄得無恙。以北頗至損傷。築隄捍田。斷難再緩。現據士民自請挑築。但民力一時難集。若陸續興修。又恐工程及半。遇伏秋大汛。不能捍禦。仍棄前功。應接築土塘九千四百七十餘丈。請酌借庫銀一萬六千兩給紳士。自募夫役。春融動工。官爲鼓舞勸徵。務令汛前告竣。所借銀按畝扣輸。不過升米之值。二年即可完款。詔如所請。初有恭爲江蘇學政時。浙江人丁文彬者。偵有恭出。獻所著文武記太公望傳等逆書。有恭以爲病狂不究。至是文彬復挾其書至山東呈衍聖公孔昭煥。昭煥告巡撫楊應琚以聞。有恭自請治罪。上以有恭故縱逆罪。罰學政養廉十倍。十九年。御史楊開鼎條奏江南收漕之弊。敕有恭覆奏。有恭疏言。江南收漕。向爲積弊淵藪。而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太倉爲尤甚。雍正中。前撫臣尹繼善竭力剔除。漕政爲之一清。年久法弛。故智漸萌。臣到任後。同督臣鄂容安酌定條例。勒石漕倉。遇收期。飭糧道及各道府不時周巡。臣與督臣仍委員弁微服查訪。胥吏稍犯。立拏嚴究。至楊開鼎所稱需索不遂。借詞米不如式。勒令曬晾篩颺。臣按此弊官民皆可藉口。而偏信反得售奸。蓋漕糧上供天庾。自應乾圓潔淨。倘不如式。非特盤驗不符。糧道運官。俱干參處。即朦混交納。而不堪久貯。必致貽誤倉儲。糧戶良頑不等。往往以青腰白臍。潮嫩雜碎之米。強交令換。即造作浮言挾制。自應分別察究。又不得但責官吏。取悅刁民也。二十一年。奏泰興縣捐職州同朱聃主使斃命。按律應絞。聃呈請贖罪。臣業經批准。倘未結案違例。命革職解京治罪。二十二年四月。大學士九卿擬有恭罪應絞。上諭從寬免死。發往軍臺效力。伊現有母喪。仍准其回籍料理。事畢前往軍臺。不准捐贖。六月。命戴罪署理湖北巡撫。二十四年。調浙江巡撫。二十五年三月。疏言。海寧塘工宜乘此浮沙刷盡。分別修築。又紹興之南塘。嘉興之台塘。並關緊要。臣於二月初赴山陰勘宋家樓工。係三江曹娥二水交會之所。又適當潮

汝衝刷。爲南塘首險。前於二十一年改建石塘四百丈。現俱鞏固。隨由山陰至蕭山之龕長等山。越南大壩至海寧之中小壩。登文堂葛塞諸山。按海寧南門外西過戴家石橋工。長二千一百六十丈。東至陳文港工。長二千九百八十丈。雖石塊參差殘缺。然根址堅實。若一律拆建。無論費帑不貲。轉恐不如舊工之固。無庸一概興修。其必需修築者千六百餘丈。現在分別加工。自陳文港東至尖山下。有韓家池柴塘四百一十丈。亦應一律拆修。勘畢後。臣即循海而北。由海鹽至平湖。遍歷乍塘。按海鹽東臨大海。南有秦駐。北有乍浦諸山。山趾角張縣城。以一面當潮汐衝城外石塘。最爲險要。上年八月。風潮稍大。塘工間有衝塌。臣已指示隨事修補。至海寧應修建千六百餘丈。亦分緩急。臣就其殘缺過甚者七百七十餘丈。作爲要工。其餘察看潮形。以次接辦。諭如議行。六月。疏言。自西塘至胡家兜至海寧南門外。三四月間潮退沙漲。計長十八里。臣前請辦戴家石橋要工四百六十餘丈。既有新漲沙形爲之外護。應先就迤東工段儹辦。再審量沙勢。分別緩急。庶帑不虛糜。工歸實用。奏入。上曰此佳兆也。應致祭海神。以昭靈貺。九月。疏言。陳文港緩修塘工十丈。照魚鱗作法。逐層整砌。圓通菴前緩修塘十丈。仍照緩修作法。如式堅築。廿里亭西緩修塘二十五丈。修整坦面。加用排樁。令緊貼塘身。報聞。二十六年十一月。疏請浙江鼓鑄。照福建例配用白鉛。得旨嘉獎。十二月。奏言。海寧西塘老鹽倉一帶。經霉伏兩汛。老沙汕刷。亟宜先事預防。先後拆鑲二百丈。自霜降後。臣往來察勘。見柴石兩塘交接之區。水已臨塘。自此迤西。老沙仍多坍卸。請將接連前工之七十丈。上緊鑲辦。報聞。二十七年春。上南巡。賜之以詩。十月。調江蘇巡撫。十一月。特免有恭學政任內應罰未完銀六萬餘兩。二十九年九月。擢刑部尚書。暫留巡撫任。十二月。疏言。松婁二江。宣洩太湖。爲東南水利第一。雍正五年大挑後。今三十餘年。江身淺窄日甚。又一切濱湖港道。葑蘆充塞。淤占屯田。若不及早疏治。一遇積雨。數郡平田可慮。臣按上自太湖入運口。下至松婁水口。應分別開寬疏濬。崑山新陽之外壕。張家橋青浦之黃渡鎮。應開月河。以資分洩。詔可。三十年正月。協辦大學士。仍暫留巡撫任。上南巡。賜以詩。旋召還。十二月。以刻蘇州府同知段成功縱役詐擾累民革職案。部議革任。命革去協辦大學士。嗣欽差侍郎四達得有恭授意朱奎

揚孔傳炯有意從寬狀。上大怒。革職拏問。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定擬。其前在學政任內應罰未完銀兩。曾經寬免者。仍著追繳。二月。大學士傅恆等擬有恭罪應斬監候。秋後處決。八月。命赦有恭罪。補授福建巡撫。三十二年七月卒。故所有伊江蘇學政任內未完銀六萬餘兩。著加恩寬免。

金溶

金溶。順天大興人。雍正八年進士。分刑部。授江蘇司主事。歷員外郎中。乾隆元年。充貴州鄉試考官。旋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巡幸輔通志。繼協理京畿道。巡濟寧漕。盧文弨撰一齋金公家傳。性忠純梗亮。嶷嶷自立。會上詔求直言。袁枚小倉山房文集溶上培養元氣疏。其略曰。臣聞國之所恃者民。民之所賴者養。是以有天下子萬民者。其道必以遂其所欲。給其所求爲最急。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力。施安以及人者。乃自安之術。民於今日。生齒日益繁。費用日益廣。財之流也。不見其充。財之用也。常苦其絀。養生之累深。而有生之樂寡。救死之念切。而畏法之情輕。京師者。天下士民之所樂趨也。今反殷實不及於前時。規模大減於夙昔。推之各省。抑可知已。陛下臨御以來。綸綍之宣。無非國計。綱紀之布。俱關民生。以箴諫爲國華。以謙沖爲治本。當此時而富實不登。治化未洽。追懷前修。實用內熱。此臣反覆思維而願直陳於聖主之前也。比者。天災流行。亦甚頻矣。乾隆三年。陝西地震。爲害甚鉅。四年。河南山東。咸被水災。今茲浙江福建湖北之地。亦有淹浸之患。從來外吏之弊。揣悅意者則倭其言。度惡聞者則小其事。災異之來。得達九重之上者。慮未必盡實。幸而實矣。而蠲賑之下逮者。慮未必無遺。故與其補苴於已然之後。不若保護於未然之前。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已亂已危。則無及也。故今日所當務者。在乎培養元氣。臣愚所見及者六事。具陳於左。惟陛下裁察。一曰開荒之地。免其升科。二曰帶徵之項。宜加豁免。三曰守令殿最。必以民事。四曰關稅額外。免報盈餘。五曰京師鋪面門稅。請免徵收。六曰積欵以感召和氣。凡千餘言。辭多不載。末復言昔我聖祖仁皇帝道冠古今。澤被無窮。所以養民

生之元氣。而緜無疆之休者。固可行之萬世而無弊。我世宗憲皇帝遺詔內云。凡各衙門條例。有從前本嚴而朕改易從寬者。此從前部臣定議未協。朕與廷臣悉心斟酌而後更定。以垂永久者也。應照更定之例行。若從前之例本寬。而朕改易從嚴者。此乃整飭人心風俗之計。原欲暫行於一時。俟諸弊革除之後。仍可酌復舊章。此朕本意也。向後遇此等事則再加斟酌。若有仍照舊例者。仍照舊例行。夫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則所以爲國計久長者。其意可深長思矣。時翰林科道。輪日奏陳經史。溶首以易益彖傳損下益上之說進。謂務鳩斂以裕籯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寬惠以成盈寧之象者。天子之富也。損下益上。上固益矣。卦不名益而名損。則知下損。上亦損矣。損上益下。上固損矣。卦不名損而名益。則知下益。上亦益矣。八年。湖廣總督孫嘉淦以事被議。奉旨派修順義城工。溶上疏言。向來臣工有罪。於應得處分外間令出貲效力者。緣其在任之日。素無清名。但褫其職。不足蔽辜。是以罰令出貲效力。使天下曉然。知所得者。究不能爲子孫身家之計。明以開急公贖罪之條。默以寓禁暴止貪之意。孫嘉淦歷任以來。操守不苟。久在聖明洞照之中。今亦令其出貲效力。似於用罰之本意有所未協。且使天下督撫聞之。謂如嘉淦之清廉。尚不免於議罰。恐一不得當。而已即踵其後。將必墮其廉隅。以豫爲將來之地。是一賞罰之行。即天下風聲之樹。不可不慎也。疏上。部議革職。九年二月。復原官。旋命往福建以道員用。十年。授漳州府知府。漳俗強悍好訟。胥役多至千餘人。黨類盤據各上司衙門。勢力出長官上。藏納姦人。多耳目偵伺。捕之。卒不可得。溶至。汰去有違犯者數百人。盧文弨一齋金公家傳有吳成者。設局誘羣少年淫博。積十數年。事未發。溶具得其蹤跡。乘夜開門。出召徼循三四輩。執鋃鐺突入其家禽治之。合城歡呼。袁枚小倉山房文集一監生有罪。請褫革。上司不許。溶知吏人實爲之奧援。不具官文書而自爲稟以申上。乃始得請。盧文弨一齋金公家傳龍溪縣有華封村。去縣二百餘里。納租赴愬皆不便。康熙中知府某請設縣丞。移駐其地。督撫批准。及溶至。已四十餘年。尚未具奏。詢其故。以設官則縣吏之司徵者失權利。故爲所格也。溶再具詳督撫。又已許諾。適司藩者代去藩。吏役乘間議駁。文書不下府而徑行縣。溶聞之大怒。嚴訊縣吏。

得其交通阻撓狀。乃詳請治罪。而設丞尉村。親往營度。無敢梗者。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府城內舊有河。歲久爲民屋所占。溶察其阻水道者撤去之。稍侵岸旁地而猶不礙者。令出貲輸官。以爲疏濬費。不踰年。舊渠以復。地氣疏泄。舟楫無阻。於是修文廟樂器。選俊秀教以樂舞。新芝山丹霞兩書院。籌其脩脯膏火。學業大起。釐名宦鄉賢之合祀典者。約其行誼功績。各書於神位。親率其後人而致祭。教之以無忝乃祖。行鄉飲酒禮。擇鄉先生致仕工部主事王材以爲大賓。跪荷械者於門外。禮畢。諭罪人使知愧悔而量減其罰。賓興之禮廢久矣。溶始復之。明燕王之變漳州。教授陳思賢與諸生六人殉於明倫堂。舊有專祠。廢爲民居。溶令民納地價。因其貲改建於芝山書院之旁。並以明末黃道周合祠焉。盧文弨一齋金公家傳十三年。春旱米貴。上司檄平糴。溶計府縣所儲俱十六萬石。去新穀登場時尚遠。慮其不繼。乃先勸有穀之家出三萬石以糴。又給印紙。令商人赴糴於足穀之處。又請弛臺灣米入內地之禁。並開倉出糴。而羣穀畢集。至六月雨降。米價頓減。民情帖然。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其聽訟也。息牽連。速審斷。又慮言語不通而譯者。稄易其輕重也。書牘以示其人。懸牌以諗於衆。皆可爲來者法。十四年。授臺灣道。丁母憂。二十一年。赴陝西辦理軍需。補驛鹽道。復丁父憂。二十九年。補浙江督糧道。歷署福建汀州府陝西潼商道延綏道浙江寧紹台道陝西按察使布政使。三十二年休致。四十二年卒。盧文弨金公家傳

曹錫寶

曹錫寶。字鴻書。江蘇上海人。乾隆六年舉人。考授內閣中書。直軍機處。二十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丁憂歸。遘瘍疾。將十年。手鈔經史古詩文華嚴皆成部疊架。作詩尤長於五古。有陶謝韋孟真意。三十一年散館。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三十五年。充河南鄉試副考官。擢郎中。三十六年。充會試同考官。尋充山西學政。四十年。授山東督糧道。以旗丁鬬毆命案罣吏議。以部員用。在四庫全書處行走。書成議敘。以國子監司業用。五十年。與千叟宴。特旨授陝西道監察御史。劾大學士和珅家人劉全衣服車馬房屋踰制。或竊知其事。飛書告和珅。乃星夜毀其

迹。於是留京王大臣奉旨勘查僭妄蹤迹。竟不可得。錫寶馳赴熱河待詢。高宗召入諭之曰。爾讀書人。不讀易歟。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錫寶叩頭流涕而出。部議降三級。特旨改革職留任。五十三年。掌陝西道監察御史。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五十七年卒。年七十四。嘉慶四年。仁宗親政。和坤下獄。尋賜死。上追念錫寶慷慨敢言。不媿諍臣之職。且其事亦非失實。贈副都御史。並廕其子爲中書。錫寶胸懷瀟灑。早歲隨巡侍直。時有篇章流傳日下。中歲後頗好小學。爾雅注疏。校勘再三。詩遂不多作云。

楊名時

楊名時。字賓實。一字凝齋。江南江陰人。康熙三十年進士。改庶吉士。三十三年。授檢討。三十九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四十一年正月。提督順天學政。十一月。遷侍讀。四十二年十二月。上西巡肥鄉縣。武生李正朝病狂。衝突儀仗。直隸巡撫李光地奏請治罪。因劾名時濫取狂生。請敕部議處。得旨楊名時自督學以來。賦性乖異。縱有精於學業。工於文章者。但係殷實之人。必不錄取。其無產赤貧。雖不能文。或記誦數語。亦得進學。理應從重治罪。現今年歲未滿。又無賄賣生員之事。從寬恕宥。四十四年。差滿。奉旨著往河工效力。繼丁父母憂。五十一年服闋。候補。五十三年正月。命入南書房行走。六月。充陝西鄉試正考官。五十六年。授直隸巡道。五十八年。遷貴州布政司。五十九年。擢雲南巡撫。六十一年。疏言。滇省兵糧歲需十四萬九千餘石。俱於就地支放。但駐兵衆寡不同。徵米多少亦異。其本處額米不足者。撥別州縣米供用。而舟楫不通。轉運維艱。雖有四年折徵一次之例。然不折之年。仍苦遠運。請將兵多米少之雲南昆明等十六府州縣。及劍川州駐劄兵米每年酌給本色三季。折色一季。統計折色米三萬一百五十石有奇。應照時價預借庫銀放給。於兵少米多解運最遠之祿豐等十二州縣。額徵秋米內。照數折徵還庫。停四年折徵之例。部議如所請行。雍正元年七月疏言。雲南巡撫一切規禮。臣一無所收。所有鹽規五萬二千兩。除留爲恤竈修井用外。尚餘四萬六千兩。爲臣供用累年。供應在藏官兵軍需賞賚。及公私所用。皆

取諸此。又銀廠缺課。每年約二三萬兩。廠員視爲畏途。臣曾將所得鹽規撥補銀廠缺課。並捐賠前任督撫運糧倒斃牛馬等項。各奏明在案。臣有請者。若藏兵既撤。費用簡省。乞將鹽規准留若干。與臣衙門充用。其餘以供公用。得旨。督撫羨餘。豈可限以科則。取所當取。用所當用。固不可朘削以害民。亦不必矯激以沽譽。若一切公用犒賞之需。至於拮据。殊失封疆之體。全在爾等揆情度理而行之。可無煩章奏呶呶也。二年八月。疏言。滇省白井河邊出沙滷餘鹽。每年可收百萬斤。向係分地行銷。今所收日增。仍須分行。查開化一府。生聚日繁。兼有鎮兵駐劄。額鹽不敷。且去白井遠幾千里。應將易門縣原銷阿陋井鹽。撥歸開化府添銷。易門縣就近改食。白井多出之鹽。仍照原價每百斤一兩六錢。一轉移間。國課民食。均有裨益。又雲南專設提舉司三員。除事簡之缺不議外。其黑白二井。甚關緊要。缺出。應揀選保題。至彌沙阿陋二井。離省遙遠。井口較多。大使亦應酌量揀調。十月。疏言。鎮沅威遠地方。有抱母按板鹽井。前經奏明委員調劑煎辦。此外尚有恩耕等井。滷水與內地相同。招撫氓戶煎辦。於元江順寧等處行銷。數月來獲息銀五千餘兩。暫爲各地方修理等項之需。俟定有成規另冊報銷。再查黑白等井。價俱公平。惟琅安二井。滷淡薪貴。鹽價高昂。應爲酌減。即以新開麗江土井餘息抵補。毋庸再動別項。其抱母按板等井。每年所獲息銀二萬餘兩。足供新設。威遠地方文武井官並茶山一帶官兵俸餉。毋庸動正項錢糧。至琅安二井額銷鹽。不敷民食。仍須調劑。查石屏州。路近威遠。應就近額銷。按板抱母等井之鹽。其原銷鹽歸併琅安行鹽各屬分銷。則琅安鹽無缺乏。而土井亦可疏銷。至各井起課。統於雍正三年爲始。又疏言。滇省收貯米穀。有捐納捐輸二項。捐納監穀貯各處常平倉。爲備貯之需。捐輸之穀。係遇年各官倡捐。士民量輸。附貯常平倉。動給孤貧口糧。因係報部之項。民間猝有緩急。不得擅動。須題請支發。滇省道遠。往返動須數月。無濟於事。今酌議除。前經報部之穀。併以後常平例捐監穀。仍貯官倉外。今自雍正二年始。請將捐輸穀其輸官者。改行社倉便民之法。各貯本里。擇里中老成人專司其事。地方官祇司監察。不得挪移勒借。每歲青黃不接時。量行借貸。秋收還倉。歲豐則微取其息。中歲則免收其息。遇歉則報明地方官。立即發賑。奏遵諭旨。隨民之便。不必報部。令糧道司

其數目每年積貯若干題達一次。事下部議。均如所請行。十二月疏言。雲南民多無寸椽尺土。而冊載丁名。至有一人而當十餘丁者。累代相仍。名曰子孫丁。雖老病故絕。編審時從不除減。貧人轉賣田產。丁銀仍留本戶。延累無休。請將通省名丁額銀。照直隸之例。攤入田糧完納。俾丁從糧辦。均其偏累。至於軍丁又與民丁不同。其完額自二錢八分起。有重至六錢二分。難照民丁一概均攤。查從前平吳逆後。尚有影射田土。令逐一清出。將軍丁最重者。量加攤除。使軍戶稍輕。易於完納。嗣後不拘年分。漸次抵補。又民間田產。有因吳逆賦重差煩。情願退吐與人者。有沿湖窪地。荒蕪賠糧。情願不受價值與人者。今見糧有定額。荒已墾熟。告找告贖。爭控不休。應通飭永禁。又雲南府屬舊有三泊縣。康熙八年併入昆陽州。但僻處萬山中。民俗刁悍。去州遠至二百餘里。鞭長莫及。請改歸相近之安寧州。勢力聯屬。兼可便民。又糧儲道爲通省道員之首。請改爲守道。永昌道轄迤西數郡。有稽查地方之責。請改爲巡道。部議從之。三年正月。疏言。麗江土府。業經題請歸流。其從前額徵錢糧。不按田畝起科。惟按門戶貧富派輸。實屬弊累。請將舊額錢糧。照田畝等則均攤。應徵銀米既有定額。糧從田辦。則有田無糧。無糧輸賦之弊。悉可除。下部議行。九月。晉兵部尚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十月。授雲貴總督。仍管雲南巡撫。四年七月。轉吏部尚書。尋命仍以總督管理巡撫事。十一月。名時以滇省未完鹽課具題。誤將密批諭旨載入本中。奉旨解任。仍署理巡撫候旨。十月。新任雲南巡撫朱綱。劾名時在任七載。徇隱廢弛。藩庫錢糧。借欠累累。倉穀虧空。並不題參。以致劣員剝民無忌。請革職。六年正月。奉旨革職。交與朱綱勒限。將各項清楚時。具奏請旨。至高宗即位。宣召來京陛見。乾隆元年二月。特賜禮部尚書銜。兼管國子監祭酒事。在尚書房並南書房行走。三月。賜第一區。名時疏請儲書太學。以供肄業。並刊板存太學。聽諸生摹印講誦。得旨。所請書籍。著將武英殿現有者各種發給二十部。餘照所請行。又疏言。滇省舊例。凡地方應辦公事。皆取給民間。謂之公件。胥役頭人藉端科斂。指一派十。不勝其擾。臣前撫滇時。訪知其弊。先將省城附近州縣。核實需用之費。酌定數目。令民照數完納。一應公事。於此項銀兩備辦。不得絲毫再派。隨檄行各府州縣。俱令核數開報。緣諸府州縣。糧有多寡。公事亦有煩簡。據各屬開報。輕重

不等。屢次駁減。終未歸畫一。雍正五年以後。將原定公件。統加覆核。留必須之用。其餘題報歸公。而有司不善奉行。於地方應辦公事。不免復派於民。是從前所定公件。轉成厲階。而公件浮多處所。民益苦累。請敕諭地方大吏。將公件浮多之州縣。悉予寬減。嚴禁借端派累。俾民沾實惠。疏下總理事務王大臣議。令督臣尹繼善撫臣張永隨會同藩司詳酌妥議具奏。嗣張永隨會同尹繼善覆奏。公件最輕之廣南等十五府州縣。毋庸更議增減。其餘公件浮多之元江等四十九府州縣。併邱北州同所管地方。總以額編條糧之重輕。與原定公件之多寡。兩相比並。就中攤減。請於乾隆二年爲始。統照所減之數征收。如地方官奉行不實。有額外私派者嚴參。再經部議。如所請行。五月。奉旨。教習庶吉士秦言。江蘇安徽鄉試合爲一省。定額中式九十九名。下江應試士子。較多於上江。是以每科中式名數。下江十分之七。上江十分之三。查下江應試諸生。實較浙閩江西加衆。上江應試諸生。亦多傑出。非小省可比。請將下江解額。照浙閩江西之例。定爲大省。上江解額。照山陝河南之例。定爲中省。又陝西解額中六十七名內。有聿丁兩字號額中三名。緣地當極邊。應試人少。是以定額三名。以示鼓舞。今人文漸盛。請將聿丁字號。格外量增數名。又各省貢監生。在京鄉試者。分編南皿北皿字號。各取中三十六名。累科來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四省應順天鄉試者。照例編入南皿字號。緣文藝不能與江浙諸省頡頏。榜發無中式者。請嗣後四省貢監入北闈者。照會試五經分南北中卷例。另編字號。約十五名取中一名。庶邊方入監士子。俱有科名之望。疏下部議。議下江中額照中省之二等取中七十三名。上江照小省之二等取中四十八名。共增額二十一名。陝西聿丁字號量增一名。共額四名。其順天鄉試之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四省應另編中皿字號。每十五名取中一名。如零數過半加中一名。均於本年鄉試舉行。八月。名時寢疾。上遣太醫診視。日給參藥。九月卒。謚文定。名時學以存誠爲主。聖祖所纂周易折中。性理精義等書。皆出名時之手。著有易義隨記。詩經劄記等書。其門人輯有楊氏全集。

葉新

葉新。浙江金華人。康熙五十一年。順天舉人。從蠡縣李[illegible]受業。立日譜稽核功過。尤嚴義利之辨。雍正五年。就吏部揀選。往四川試知縣。既署理華陽縣事。尋補仁壽。民或與隣縣爭地界。當會勘鄉保。因闇人以賄請。新怒。悉下之獄。勘畢歸。各按其罪。由是吏民悉斂手奉法。八年。署嘉定州知州。州故有沒水田。多逋稅。新視曠土可耕者。召民墾闢。以新科抵稅額。逋稅悉免。仁壽奉旨采木。匠人倚官爲暴。民弗堪。糾衆相抗。縣令以變告。新馳至。訊匠頭及首糾衆者一人。竝治之。釋餘數百人不問。上官以爲才。有疑獄輒令往讞。多所平反。十二年。遷邛州知州。乾隆元年。再遷夔州府同知。署龍安及成都府知府。又署瀘州知州。瀘俗好訟。初至。案牘委積。新日坐堂上。訟者至立剖決。誣罔者杖遣之。旬餘獄事大減。及百日。遂無留獄。七年。署順慶府知府。遷雅州。丁母憂歸。服除。授江西建昌府知府。以簡靜爲治。先教諭而後刑罰。修盱江書院。招引文學之士。復南城黃孝子祠。以厲民俗。十三年。南豐縣知縣報縣民饒令德謀反。請窮治。令德好拳勇。知縣以風聞遣役往偵。誤探其讎。謂謀反有據。遂逮令德。適它往。乃逮其弟。繫縣獄。令德歸。自詣縣。訊以重刑。遂誣服。雜引親故及鄰境知識爲同謀。知縣遽移檄追捕。蔓贛撫二府。新得報。集諸囚親鞫。時株連者已七十餘人。言人人殊。新大疑。詰縣役捕令德弟狀。役言初至令德家。獲一篋。疑有金寶匿之。及發視。無所有。則棄之野。知縣聞意篋有反迹。訊以刑。遂妄稱發篋得簿劄。納賄毀之矣。令謂實然。遂逼令德俾服也。新於是盡釋七十餘人鐐具。命隨往南昌。戒之曰。有一逋者。吾代汝死矣。及至。七十餘人則皆在。謁巡撫具道所以。巡撫愕不信。集才能吏令會勘益雜。逮治諸所牽引。卒無據。然不可卒解。先是。巡撫得報時。遽上奏。命兩江總督委官即讞。新爲一一剖解得白。所全活三百許人。十七年。調贛州府。有贛縣民搶奪拒捕案。新依故例擬發邊充軍。時新例已改本條爲斬決。院司欲以改例擬。新謂事在例前。爭之不得。復以寧都民獄事與同官持異同。不得直。遂謝事。閉門候代。上官慰諭再三。不從。遂以任性被議免歸。家居十餘年卒。魯仕驥所撰狀

仲永檀

仲永檀。山東濟寧人。乾隆元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三年六月。充湖北鄉試副考官。五年十一月。授陝西道監察御史。十二月。疏言。酌減上元燈火聲樂。諭曰。昨御史仲永檀奏稱。人君辦理政務。一有暇逸之心。即開怠荒之漸。每歲上元前後。燈火聲樂。日有進御。伏願酌量裁減。豫養清明之體。書云。不役耳目。詩云。好樂無荒。古聖賢之垂訓。乃朕所夙夜兢兢而不敢忽者。仲永檀所奏。亦即此意。惟是歲時讌賞。慶典攸關。自古有之。況我朝統一中外。元正獻歲。外藩蒙古。朝覲闕庭。錫宴同歡。有不可缺之典禮。朕亦惟踵舊制而行之。未嘗有所增益。至於國家政務。朕仍時刻留心。照常辦理。並未蹈怠荒之戒。而略有稽遲也。因仲永檀不能深知。爰頒此旨。至伊胸有所見。即直陳無隱。是其可嘉處。朕亦知之。先是。工部鑿匠俞君弼。富而無子。病故後。其義女壻許秉義。欺其嗣孫長庚幼。謀爭產。出名主喪。因囑同宗內閣學士許王猷偏邀九卿往弔。且首君弼有埋藏銀。步軍統領鄂善以聞。詔嚴鞫。秉義論罪如律。並革王猷職。傳旨申飭九卿。六年三月。永檀奏言。臣聞鄂善於掘銀案內。受俞姓賄一萬兩。禮部侍郎吳家駒。因弔喪受謝儀五百兩。又吞分送九卿炭金二千兩。旋即假歸。且聞弔喪不止九卿。大學士亦然。張廷玉差人送帖。徐本趙國麟俱親往。詹事陳浩在彼陪弔。奔走數日。臣因未得鄂善等受賄確據。大學士等又於皇上申飭九卿時。追燬原帖。不敢據參。恭讀上諭。原許風聞言事。謹據實密奏。以備訪查。又聞向來密奏留中事件。外間旋知。此必有串通左右。暗爲宣洩者。權要有耳目。朝廷將不復有耳目矣。疏入。諭曰。據御史仲永檀奏參鄂善等稱係風聞言事。據實密奏。以備訪查。鄂善係朕倚用之大臣。非新用小臣可比。伊意欲朕訪查。不知應委何等之人。若委之禁近小臣。豈大臣不可信。而小臣轉可信乎。若委之大臣。又豈能保其必無恩怨乎。況命人暗中訪查。而朕不明言。藏於胸臆間。是先以不誠待大臣矣。此事甚有關係。若不明晰辦理。判其黑白。則朕將何以任用大臣。大臣又何以勝任國家之事耶。著怡親王和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尙書訥親來保

秉公查審。使其果實。則鄂善罪不容辭。如係虛揑。則仲永檀自有應得之罪。王大臣必無所偏徇於其間也。仲永檀又稱向來審奏留中事件。外間旋知。朕於左右近侍。訓約甚嚴。防閑甚密。數年以來。凡密奏留中之件。皆朕親自緘封。並有覽閱之後。默記於中。即焚其稿者。實無宣洩之隙。其有宣洩於外者。則皆係本人自向人言。以邀名譽。而反謂自內宣洩。以爲掩飾之計。朕猶記方苞進見後。將朕欲用魏廷珍之意傳述於外。並於魏廷珍未經奉召之前。遷移住屋。以待其來京。此人所共知者。又李紱曾經召對。朕以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之義諭訓之。伊稱臣斷不敢不密。但恐左右或有洩露耳。朕諭云。朕從來召見臣工。左史近習。曾無內侍一人。並無聽聞。亦何從洩露。如此二人者。皆此類也。至於權要串通左右一語。朕觀此時。並無可串通之左右。亦無能串通之權要。伊既如此陳奏。必有所見。著一併訊問具奏。朕之所以廣開言路者。原以明目達聰。以除壅蔽。若言官自謂風聞言事。不問虛實。紛紜瀆陳。徒亂人意。於國事何益。是以此案必須澈底清查。不便含糊歸結。亦正人心風俗之大端也。仲永檀摺并發。尋命革鄂善職。拏交刑部嚴審。諭曰。仲永檀奏參鄂善得受俞長庚賄賂一案。朕初以爲必無之事。仲永檀身恃言官。而誣陷大臣。此風斷不可長。但事不查明。何以治仲永檀之罪。因而派王大臣七人秉公查審。屢經研訊。逐日奏聞。乃鄂善家人及過付人等。俱各應承。是鄂善受賄之處。已屬顯然。朕特召和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尚書訥親來保。同鄂善進見。面加訊問。鄂善始猶抵飾。朕諭之曰。此事汝家人及過付人等。俱各應承。汝能保家人捨命爲汝。而自認此贓爲己吞乎。若能如是。事亦可已。若不能如此。此數人者出。將秉公嚴訊。彼時水落石出。汝一人之事所關甚小。而朕用人顏面所關則大。汝若實無此事。則可。若有。不妨於朕前實奏。朕另有處置。面諭此數大臣從輕審問。將此事歸汝之家人。以全國家之體。設非朕另有指示。此數人者。但知秉公而已。敢如是辦理乎。鄂善熟思。乃直認從家人手中得銀一千兩是實。朕以鄂善在朕前已經自認。毫無疑竇。以皇考及朕平日深知信用之大臣。而負恩至此。國法斷不可恕。若於此等稍有寬縱。朕將何以臨御臣工。但朕心欲以禮待大臣。以存國體。賈誼曰。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朕之處鄂善亦

猶是耳。因垂淚諭之曰。爾罪按律應絞。念爾曾爲大臣。不忍明正典刑。然汝亦何顏復立人世乎。汝宜有以自處。乃彼既出之後。朕猶恐如此辦理。或有過刻之處。又令和親王等四人會同大學士張廷玉福敏徐本尚書海望侍郎舒赫德再加詳議。據王大臣奏稱。鄂善婪贓負國。法所不容。人心共憤。理當明正典刑。乃蒙天恩容其自盡。實無過刻之處。朕因令訥親來保前往將王大臣奏帖與鄂善閱看。并傳諭曰。朕於大臣視同手足。今爾負朕至此。朕萬不得已。如此辦理。自降旨之後。心中戚戚。不能自釋。如人身之失手足也。汝心中若有欲言之事。不妨向二人再行陳奏。鄂善忽奏稱。我錯聽皇上諭旨。以爲我家人已供我得銀一千兩。又聽得諭旨云。爾係皇考及朕信用之大臣。如果有受賄實情。可在朕前據實奏出。朕另有辦處。以全大臣之體。我因皇上屢次降旨。滿尚書皆可信其無他。今我被人參劾。審有得銀之供。恐皇上辦理爲難。是以一時應承。我實無贓私入己。如家人供出。我來情願與之質對等語。朕當爾等面訊鄂善時。總以至誠開導。欲得其實情。爾等皆爲之感泣。鄂善亦良心發見。俯首無詞。因而直認不諱。並未以威嚇之。以言誘之。以刑訊之也。旋命訥親來保傳旨與伊。朕意彼若自知罪重。誠心悔過。或以罪當監候。懇切哀求。尚欲緩其須臾之死。乃鄂善無恥喪心。至於此極。其欺罔之罪。即立時正法。亦不爲枉。夫朕之所以令彼自處者。以欲全國家之體。而賜彼以顏面也。乃彼自不惜顏面。朕將何惜。豈皇考在天之靈。不容此負恩之輩。冒恩苟免。欲使明正典刑。以儆戒大小臣工耶。可將鄂善革職。拏交刑部。著福敏海望舒赫德會同爾等嚴審。則虛實自見。或因鄂善愧懼。一時錯認。亦未可知。王大臣必不阿朕旨。而故入以重辟也。夫奸盜等案。朕尚熟思審處。期於至當。況鄂善曾爲大臣者乎。朕爲此事。數日以來。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深自痛責。以爲不如我皇考之仁育義正。能使百爾臣工。兢兢奉法。自不致身陷重辟。水弱之病。朕實蹈之。若再不明彰國法。則人心風俗。將何所底止。朕之苦衷。亦惟皇考在天之靈鑒照之耳。垂淚書此。王大臣其體朕意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四月。王大臣等鞫實鄂善。擬絞決。吳家騏陳浩均革職。諭曰。仲永檀身爲言官。能發奸摘伏。直陳無隱。甚屬可嘉。應加超擢。以風臺諫。著將僉都御史鄭基調補順天府府尹。其僉都御史員缺。即將仲永檀補授。

至仲永檀摺內所奏大學士到俞姓送帖弔奠一事。今詢明白。全屬子虛。伊係得之于枋之口。則非伊揑造可知。又奏留中密摺宜洩於外。伊既舉出吳士功參奏史貽直一案。查上年吳士功果有此奏。現在交王大臣查詢。是伊亦並無妄言之咎。俱不必向伊置問。朕始疑仲永檀妄言誣陷大臣。故欲加罪。今詢查有據。旋即加恩擢用。朕大公至正之心。可以對天地。可以對臣民。自今以後。居言官之職者。皆當以仲永檀爲法。而不必畏首畏尾矣。七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九月。充武會試考官。十二月。命往江南同巡撫周學健辦理查賑事務。是月以密奏留中事洩於鄂容安。奉旨革職拏問。交王大臣等會鞫。尋病卒。

顧光旭

顧光旭。江蘇無錫人。四川鹽亭乾隆十七年進士。戶部山東司主事。擢員外郎。二十四年。授浙江道監察御史。是年。直隸山東大水。明年正月。光旭上奏曰。近見流民。扶老挈幼。什百入京。詢之。是近畿數百里內被災之民。相率逃荒。先之毀屋伐樹。繼以賣男鬻女。飢羸老弱。踣頓不可勝計。耳目所及如此。其外可知。伏思救荒無奇策。惟督撫及有司親民之官。實心實力。方克有濟。乃各州縣未嘗不設廠。未嘗不施賑。而或委任佐貳。假手吏胥。所設廠或遠離村鎮。窮民奔走待食。或得或否。凍餒顛斃。皆所不免。國家良法美意。一入俗吏之手。民霑實惠者十不及五。即有一二賢能有司撫循周至。而他境流民。聞風畢集。日聚日多。轉難措手。此督撫不能真實愛民。下亦以應付塞責。一切皆屬具文。臣請敕下督撫。分飭有司隨地撫綏。毋致流移失所。去年被淹之地。積水未消。宜設法疏導。以工代賑。然後借給牛種。資其耕作。儻仍因循侵蝕。有流民。有曠地。即重治督撫州縣之罪。至京城外來飢民。雖已獲赴廠領賑。但一年之計。全在東作。應給資遣回原籍。其本籍全無倚賴者。即歸大興宛平。作何安輯。免致流亡。并請敕順天府尹會同五城御史查明人數。請旨遵行。抑臣更有請者。外省遇有水旱。司道府親臨查勘。州縣先以伺候供應爲能。所委佐貳。亦盛索廚傳。請嗣後大員親臨災地。州縣毋許供應。亦不得帶同佐貳。多攜人

役。致累災區。違者嚴參重處。似於荒政。亦有裨益。奏入。上善之。王昶春融堂集二月。命赴京畿查勘。光旭至文安大城。疏積水。撫飢民。入樂亭境。民數萬擁縣門。欲斃知縣及悍役王姓者。時已昏黑。光旭令老者數人前。宣示上恩。言至痛切。衆哭。光旭亦哭。乃乘夜秉燭起草。馳章奏乞加賑。次至寶坻灤州盧龍皆如之。四月。復命召見。嘉許良久。畿輔通志旋命赴通州坐糧廳任。三十二年。擢工科給事中。三十三年。授寧夏府知府。明年。調平涼。三十五年。甘肅大旱。光旭請賑於布政使。不許。乃以便宜查災戶。發銀米。按察使罪沉見光旭青嵐山詩。產破妻孥賤。腸枯草木甘。歎曰。一字一淚。十字千古矣。是時隴坂災黎。鬻妻子。裝木籠於驢背。每籠兩人。光旭命城門籍其數。五閱月共出六萬七千餘人。則他郡可見也。皋蘭各縣。聞平涼設粥廠。相率就食。日以萬計。總督明山巡邊至隆德。告光旭路有饉死者。光旭率縣令請罪。總督曰。百姓道斃。於知府何與。光旭曰。知府任地方責。烏得辭罪。且總督見者一。知府見者十。知縣見者百。鄉長保正見者以千數矣。曩知府於路見羣鴉飛鳴樹枝。牽挂縷絡。則人腐敗之腸也。跡而求之。澗谷中髑髏堆積。縣延不絕。是皆地方之責。烏得無罪。總督憮然。問何如而可。光旭曰。平涼隆德固原靜寧各有二粥廠。飢民日增。每廠多至四五萬人。天漸熱。疫將起。願給兩月口糧。爲歸農資。俾得及時布種。總督曰諾。乃具薄笨車數百兩。陸續送歸其地。時光旭已陞涼莊兵備道。而總督以罪免。文綬代之。屬光旭以河東一路賑事。光旭曰。河東道路遠闊。倉庫空虛。官吏非本屬。未敢任也。文綬曰。一切錢糧。惟子支取。自府以下。惟子調遣。某帥以聽。誰敢犯子。光旭爲治素有聲。既奉檄罔不響影。遂分八路。比戶清查。用三連票填注極貧次貧大小口數。一付領賑者。持票領賑。一貼災戶門首。一存本官覈對。未領之戶。晝夜抽查。發奸摘伏。官吏惕息。暨於訖事。無敢絲毫中飽。及秋大熟。甘肅民遂以生全。時大兵方討金川土司。三十七年。文綬調任四川總督。以光旭自隨部署餽運。三路軍營賴以無乏。十二月。署按察使。王昶春融堂集裁抑奸貪。剔除衙蠹。四川通志先是。四川有失業無賴之民。好拳勇。嗜飲博。掠惡少年爲從。四出劫殺。衆莫能制。名爲嘓嚕子。至是益甚。光旭督役搜捕獲之。則予杖荷校。反覆理喻。咸股慄。誓改悔。乃令率其黨爲運丁。軍米因以益裕。光旭常謂天下無飢民。無游民。

則揭竿篝火之盜斷無從生識者以爲名言。四十年以秋審失出五案革職。仍留四川總理糧餉。春融堂集出南徼事竣回成都。百姓以香盆花燭迎者數萬人。時塞外軍興而腹地不知兵。光旭之力也。四川通志四十一年正月。金川平。大軍凱還。駐西路臥龍關。料理回兵。兵十餘萬抵關。震光旭威名。無有叫呶需索者。尋以積勞得疾。乞歸。百姓送者亦數萬人。士大夫爲立生祠於坡仙樓上。著有蠨泉集。春融堂集

嚴如煜

嚴如煜。湖南溆浦人。少從學鴻臚寺少卿羅典。究心輿圖兵法星卜之書。乾隆五十四年。以優行貢成均。六十年。黔楚苗變。湖北巡撫姜晟聞如煜有幹濟才。延入幕。多所贊畫。嘉慶三年。舉孝廉方正。時川陝楚教匪方熾。制策平定三省方略。如煜奏對幾萬言。欽定第一。次日傳至軍機詢屯政。復奏上應辦事宜二十條。蒙召見。以知縣發往陝西。五年。總督長齡委赴南鄭褒城城固三縣地結寨練勇。六年。補洵陽縣知縣。如煜勤於聽斷。日坐堂皇治事。或因公詣鄉。有赴愬者。立馬訊結。又以縣宅萬山中。與湖北之鄖西竹溪陝西之鎮安白河毗連。官兵追賊急。往來折竄。皆道洵陽。如煜率民築堡練勇。戒勿迎擊。鈔其尾。擾其疲。豫儲糗糧於衝寨。以待官兵。督寨勇生擒賊帥陳朝覲於陣。又與官軍夾擊張天倫張三標熊翠兒等。大敗之於太平寨。經略額勒登保參贊德楞泰上其功。詔加知州銜。賞戴花翎。八年。擊斃楚北逆匪二千餘人於蜀河口。斬賊帥王詳。擒賊目方孝德。命以同知直隸州即用。九年。補定遠廳同知。捐修城垣。七閱月竣工。復於廳之西南百餘里。擇要地黎壩漁渡壩築二城。置社倉三所。圍練武備如洽洵時。先後擒陳心元馮世周等。巡撫方維甸奏請賞加知府銜。十年。丁生母憂。十二年服闋。仍發陝西以同知用。十三年。補潼關廳同知。十四年。擢漢中府知府。先是。寧陝新軍移駐郡城。民困兵驕。如煜視事。聯營伍立保甲。朔望周歷城郭。宣講科律。問民疾苦。農事興撤。蓋行赤日中。獎勤懲惰。行區田法。製紡車式。俾民務耕織。饒生計。漢郡田疇。向資渠堰灌溉。小堰不下百餘。其大者如南褒之山河堰。城洋之五門楊填二堰。各灌

田數萬畝。如熤履勘形勢。與紳耆講求疏蓄啓閉。水利均沾。郡城舊有漢南書院。軍興改爲行館。如熤首出廉俸。並勸捐數千金充脩脯月米之資。拓基址。建講堂。齋舍仿鹿洞蘇湖學規。五日一臨。躬親講授。文風丕振。所成就士。以科名起家者數十人。十五年。巡撫董教增檄勘寧陝新舊二城。是年。秋雨連旬。所轄鳳留等處山田歉收。道殣相望。如熤自寧陝返郡。請展賑期。十六年元旦。趨撫轅請以一官易百姓命。教增破例爲奏請。全活無算。寧羌山中有楚北王姓。以飢民乞食爲名。聚衆劫掠。如熤星馳至州。誘擒之。餘衆榜示歸業。十七年。城固民人陳恆義習圓頓教。與京師民婦高張氏通密書相句結事發。如熤往緝。但治從逆。釋其株連者。人心帖服。十九年。防範岐郿匪徒。供運軍餉著績。得旨加道銜。二十五年。授陝安道。會廷議以川陝楚接壤州縣添文武營廳爲綏靖邊疆計。川督蔣攸銛奏委如熤查勘建置城口白河甎坪太平四廳。縣丞倅營制有差。尋復請設佛坪廳。移駐文武員弁。三省邊防始固。道光三年。諭曰。陝西陝安道嚴如熤在陝年久。於南山情形甚爲熟悉。該員任事以來。地方安靜。洵堪嘉尚。著加恩賞按察使銜。以示鼓勵。巡撫盧坤以如熤素諳溝洫。涖漢著有成效。欲溥其利於全秦。檄視澧涇滻渭諸川。鄭白龍首諸廢渠。規畫俱備。五年。授貴州按察使。六年正月入覲。調陝西按察使。三月。卒於任。贈布政使銜。陝民籲懇崇祀名宦。湖南人亦請入鄉賢祠。撫臣據以上聞。均允之。著有洋防備覽。三省邊防備覽。漢江南北及三省山內各圖。樂園詩文集。

德保

德保。字仲容。一字閏亭。號定圃。又號龐村。索綽絡氏。內務府滿洲正白旗人。曾祖都圖。任六庫郎中。署總管內務府大臣。聖祖賜姓石德保。乾隆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九年十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十一月。充日講起居注官。十年五月。入直南書房。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十一年。擢侍講。十二年。充山東鄉試正考官。提督山西學政。十三年。轉侍讀。十四年。條奏學政事宜。一永濟鳳臺與大學。祁縣交城清源浮山黎城陵川萬泉餘社武鄉樂

平俱中學。均訓導一員。潞城寧鄉懷仁山陰靈邱廣靈馬邑俱小學。皆訓導教諭二員。請永濟鳳臺添設教諭員。祁縣交城清源浮山黎城陵川萬泉餘社武鄉樂平。訓導俱改爲教諭一員。潞城寧鄉懷仁山陰靈邱廣靈馬邑祇留訓導一員。其教諭七員裁。一士子最重經學。請於歲科正考日。除誦習御纂諸經者。另期摘條發問外。仍摘本經一段。開明起止。令各生童默寫卷末。錯落多者。生員不准前列。童生不准入泮。一四等生員錄遺。與五等青生。一例對讀。下部議行。十五年六月。遷右庶子。八月。調山東學政。十一月。擢翰林院侍講學士。尋升內閣學士。十七年。遷工部侍郎。兼總管內務府大臣。仍直南書房。十八年九月。上以德保射箭生疏。命革去侍郎。專在內務府總管行走。十月。諭不必在南書房行走。二十六年。授正黃旗漢軍副都統。十月。充經筵講官。十一月。授吏部侍郎。二十七年。奏從前旗人崇尚樸實。不事奢靡。遇奉差隨圍。爭先恐後。衣服食用。皆知撙節。今凡有派差隨圍。出兵人員。俱蒙賞給官馬。幫貼銀兩。仍不免窘迫者。皆因不顧生計。鮮衣美食。妄行糜費。訪得八旗當差人等。前往正陽門外戲園酒館。以數月之用度。供一時之糜費。於風俗人心。大有關係。昔世宗憲皇帝因八旗漸改舊習。不守本分。曾經嚴加懲創。皇上軫念旗員。不令在前三門外居住。實恐習染奢靡。先事防閑至意。但因循日久。不免仍蹈故轍。請嗣後仍照舊例。交八旗大臣步軍統領衙門。不時稽察。違者官員參處。兵丁責革。再查八旗官兵服式。前經世宗憲皇帝定有章程。今罔知舊制。服飾越分。請交禮部將前定章程。刷印傳示。俾各按品級服用。得旨。如所請行。二十八年三月。充會試副考官。五月。教習庶吉士。三十年。管理國子監事。充江西鄉試正考官。提督順天學政。十月。奏江西大省。向分十四房。易四書三詩五春秋禮記各一。除書春秋禮記卷數不甚相遠。毋庸更改外。惟易一千七百餘卷。而詩經五房。每房分校九百餘卷。多寡懸殊。請易經裁去一房。添入詩經。則多寡適均。校閱較易。從之。三十二年。丁母憂。百日期滿。補吏部侍郎。仍兼管內務府大臣。正黃旗漢軍副都統。三十四年。調鑲黃旗滿洲副都統。三月。充會試副考官。十一月。兼翰林院掌院學士。管理盛京官學生事。十二月。授廣東巡撫。三十六年二月。兼署兩廣總督。九月。奏軍械必須堅利適用。未便任滋朽壞。查粵東西兩省鎮協。刀皆純鐵無鋼。槍

杆用沙木。圍圓不過一寸。即通飭另製。各營軍裝冊內。另有盈餘一項。零星破壞。存留日久。竟同棄置。甚至移抵作新。希圖侵冒。見令將冗設朽壞者。分別銷燬變價。儻清理後。混請另製。即參處著賠。上嘉之。三十七年二月。奏各州縣徵收田房契稅。統限奏銷前解司。遲延將各州縣罰俸一年。府州罰俸六個月。勒限解足。侵虧照例治罪追賠。直隸州應解契稅。逾限不解。照州縣例參處。道員照知府例查參。下部議行。五月。奏同知直隸州推升知府。因不勝府缺。仍留原任同知。有督捕水利之責。分防要地者。與州縣無異。至直隸州知州。身膺民社。兼轄屬員。設怠惰自甘。公務必曠。請嗣後三年限滿。遞加考察。曠職者勒令休致。上是其言。三十八年二月。奏原設槳船十。粵東內河營汛次已極周密。兼有左翼鎮屬槳船。不時巡緝。撫標槳船。例止每季輪派守備一員。千總三員分巡。各帶兵三十名。坐駕槳船。與鎮營各船。互相聲應。四隻儘足敷用。餘皆有名無實。應裁。下部議行。九月。奏本年湖廣督臣陳輝祖。咨會撥解川餉。於七月十六日限行六百里發遞。八月二十四日始到。遲至三十餘日。緣向來接遞公文。逾限不分緊緩。均照遲延公文議處。例止罰俸。各員遂不經心。請嗣後照管驛州縣接遞。各省限行六百里公文。若不依限馳遞。查明逾限最多者。照扣閱公文遲延例。一律參處。議行。四十一年正月。丁父艱。百日期滿。署吏部侍郎。十月。署福建巡撫。尋奉命暫署漕運總督。是月。諭曰。姚立德奏各省重運漕船。向係冬兌冬開。次年得及早過淮。五月全入臺莊。回空於九月初。亦得全入臨清。開行總無遲逾之事。近年以來。兌開既遲。長途不能儹趕。年復一年。回空亦未能依限歸次。不無阻淺守凍之虞。前與阿思哈面商。意見相同。茲阿思哈病故。恐冬兌冬開之例。仍不能實力奉行。請敕諭有漕各撫臣。實成各糧道。妥協辦理等語。所奏甚是。各省漕糧。冬兌冬開。自屬正辦。迨後開兌遲緩。實係歷年因循所致。雖催趲尚無貽誤。不若照例於冬月開幫之爲暇豫。目下正屆收兌漕糧之期。若能於今歲冬間辦定章程。嗣後即無難遞年遵辦。著即傳諭有漕之各督撫。一體實力妥辦。其江蘇安徽浙江各省糧艘。務令歲內全數開行。其江西湖廣各幫。亦須將回空之船。迎催歸次。必於正月內埽幫前進。毋至遲延。至德保業已起程。著傳諭令前赴濟寧。與姚立德面商熟悉。實力妥辦。十一月。奏本年各省回空糧艘。於

十月二十八日全出臺莊閘河。爲時稍遲。見在分途催趲。江蘇安徽浙江各省糧艘。務令歲內開行。其江西湖廣各幫。檄行各糧道迎催歸次受兌。亦於正月埽幫前進。報聞。十二月。奏漕船開兌日期。向由州縣自定。每致稽緩。見檄行各糧道州縣。收漕一有成數。即定期開兌。各遵定限埽幫前進。並嚴禁運丁攬裝客貨。逾違參處。再幫船行走。向藉等候同幫爲詞。見通檄隨帶隨行。不得等候稽延。至漕糧首重米色。漕運全書。內開到淮查驗米色。潮雜不純。及虧折之米有結者。旗丁賠補。未出結者。縣幫各半均賠。例意未免兩歧。請嗣後到淮米色。查係原兌平常。將徵兌州縣。無論已未出結。嚴參議處。著賠補。運道府及監領各員弁。一併參處。中途攙和。及不能勤加風晾。過淮後米色黴暗。仍照定例辦理。報聞。四十二年三月。奏德州衛左幫濟寧衛任城幫軍船承兌豫糧。本無軍田。又無津貼。每船止贍軍銀十兩。且水次在河南造船。在山東完工。赴豫受兌。抵通回空守候。諸多拮据。若將左任城二幫。照例改爲自備旗丁。毋庸押空守候。可省長途費用。亦可免大遭賠累。下部議行。又奏。東省北自臨清。南至臺莊。共四十九座閘。臨清閘板爲自北往南進閘之始。各省漕船。應行打造者。俱係隨閘搭放。但未明定章程。以致爭搶越幫。令糧道先查每幫確數。飭於臨清板閘塘內。乘空分塘。每起進閘。不得過五隻。船尾粉書。赴廠打造字樣。各閘驗放時。遇船連檣行走。令於河面稍寬處停讓。不得礙縴爭行。致阻重運。嗣後如仍有搶閘等事。將兼管廳員照約束不嚴例。降一級調用。統轄道員。照失察例議處。閘官故意留難指勒。照例參辦。下部議行。四十三年九月。擢禮部尚書。十二月。賞戴花翎。四十四年正月。兼署吏部尚書。三月。署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十二月。命纂音韻述微。四十五年三月。充會試正考官。四月。奏會闈分卷。請照舊例。祇令房官迴避本省試卷。至公堂分十八束。送內簾籤掣。不必將至字公字區分兩項。下部議行。十一月。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四十六年正月。兼管太常寺事。三月。充會試正考官。五月。充纂辦日下舊聞考總裁。旋充上書房總師傅。揀選贊禮郎。與例不符。議革。四十七年正月。諭曰。嗣後壇內補種樹株。著御前侍衛德保幫同禮部尚書德保於靜明園清漪園培養之樹內移往。一律補栽。四月。諭曰。常雩大典。朕親詣行禮。凡在壇執事諸臣。肴饌共矢恪恭。壇內一切禮器。於朕

未經齋宿之先。禮部工部太常寺等官。豫行派員周視。均宜敬謹安設。誠以敬天大典。小心昭事之忱。大小臣工所當共懍。乃本日朕行禮時。見壇內懸挂天鐙。僅止二盞。又更衣幄次。所設坐褥。亦不整齊。郊壇大典。朕親詣行禮。尚如此草率不敬。若遣官恭代。更不可問矣。其罪甚大。非尋常錯誤。交部議處者可比。德保著革去頂帶花翎。仍帶革職。從寬留任。十年無過。方准開復。五月。上御殿受朝西班官一員。由甬道走入東班。監禮御史等。並未查參。德保係都察院堂官。亦未奏參。部議罰俸一年。又一社稷壇內樹株。未經芟修。交部議處。鐫一級。九月。暫署兵部尚書。十月。諭曰。前經降旨派皇子同總師傅等編輯明臣奏議一書。原因明季朝多秕政。廷臣讜言直諫者。亦不乏人。特令廣爲蒐採。裒集成編。自應考訂朝代前後。按次編錄。方於時事得失。原委瞭然。今閱書內體制乖舛。總師傅等。不能詳加釐正。著交部嚴加議處。十一月。諭德保不勝總師傅之任。著回原衙門辦事。十二月。得旨。賞還頂帶花翎。仍革職留任。四十八年二月。總司營建辟雍。四十九年。充會試正考官。五月。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五十年。與千叟宴。三月。諭經理修葺直隸昌平州明代陵寢。八月。總辦樂律全書。諭曰。古樂以宮商角徵羽爲五音。合諸變宮變徵。則爲七音。今之樂。猶古之樂。何以樂部所奏樂章。僅以五六工尺上等字爲音。而問之宮商角徵羽。則茫然不知爲何事。近偶閱張照所奏論樂劄子。辨晰頗詳。其所謂五六工尺上。即宮商角徵羽。甚合古意。因復取律呂正義。再加參覈。本屬相合。因思今之五六工尺上。古之宮商角徵羽。名雖異而實則同。聲音之道。原欲避俗趨雅。今反援雅而歸於俗。甚非道也。況郊廟樂章。格天歆祖。正朝御殿。敷政臨民。鐘虡元音。自應用古制爲節奏。今樂部所定樂章。俱取便注工尺。揆之名義。殊乖莊雅。但相沿已久。若猝令樂工等改習宮商角徵羽。則心手俱所未嫻。其勢亦有所難。朕意俗用工尺。與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字樣。皆令兼之。則不但郊廟朝廷。倍彰莊雅。而以此潛移默化。漸復古音。未始非返樸還淳之一道。再古樂中。琴瑟與金石並重。近來樂部奏樂。琴或閒能操縵。而瑟則竟屬虛陳。即業儒之人。雖偶有學琴者。已非古調。至於瑟則未有能鼓者。是瑟之爲道。久已失傳。夫八音迭奏。琴瑟相宣。豈容偏廢。向來樂部奏樂。俱因笙笛聲壯。琴瑟聲細。爲其所掩。絲不如竹。古已有其語。是

以樂工等。罕有嫻習者。殊非八音咸備之意。從前勵宗萬爲太常寺少卿時。寺丞張樂盛。編輯壇廟樂章。勵宗萬爲之作序。維時已有律呂正義一書。而張樂盛所編書內樂章。並不倣照兼注宮商。輒專注工尺。勵宗萬又不爲定正。所謂不學無術。不可與言樂。亦安能窺律呂正義之博洽賅備耶。然律呂正義一書。卷帙既繁。剖析又極精微。樂工未易領會。德保係禮部尚書。太常寺樂部皆所總理。莊存與則禮部侍郎。而兼管樂部。著德保莊存與向武英殿咨取律呂正義刻本一部。將律呂正義書內每字下駢注宮商角徵羽及五六工尺上字樣。著摘出。令樂工按書演習精熟。並著將琴瑟二樂。節令樂舞生一體用心嫻習。蓋黃鐘爲萬事根本。五音十二律。還相爲宮。而所謂三分損一。隔八相生之說。其義原可貫乎今之工尺。蓋黃鐘生大呂。至半大呂。而又生黃鐘。夫黃鐘宮也。以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位言之則爲七。以其相生之數言之則爲九。此隔八之說所由來也。如歲時有八節遞嬗。而歲時成矣。今之五六工尺上四合。合字。音之終也。而即以生五。生生不窮。自爲循環。所謂貞下起元。聲音之道。與政通也。著德保莊存與悉心講求。檢閱。於律呂正義一書。取要節繁。輯爲簡要一編。會同軍機大臣酌定繕寫。進呈刊發。再律呂正義中。原有御製補笙詩六首。駢注工尺宮商字樣。著一併入編。頒發學宮肄習。以示作樂崇德。協律同和之至意。五十一年十二月。諭曰。朕披閱朱載堉樂律全書。所論音律算法。稱引繁賾。但其中較律呂正義一書。疏漏歧誤之處。正復不少。蓋樂律算法。義本相通。必須講求貫串。以期畫一。即如樂律以黃鐘爲本。而尺度之長短。視粟黍爲準。但黍有縱橫。亦有大小顆粒。若用縱黍。則較長。若用橫黍。則較短。其大小顆粒亦如之。原難定以爲準也。是書橫黍百粒。當縱黍八十一粒之說。尚爲牽強。又書中所載樂譜內填注五六工尺上等字。並未兼注宮商角徵羽字樣。未免援古入俗。自應倣照律呂正義。逐細添注。方爲賅備。蓋古樂皆主一字一音。如關關雎鳩。文王在上等詩。詠歌時。自應以一字一音。庶合聲依永。律和聲之義。若如朱載堉所注歌詩章譜。每一字下。輒用五六工等字。試以五音分注。未免一字下而有數音。是將援雅正而入於繁靡也。即以琴瑟而論。上古操縵。亦係一字一音。後世古樂失傳。而製譜者多用鉤擘塲拂等法。以悅聽者之耳。遂使一字而有數音。幾與

時曲俗劇相似。更失古人審音知樂。能使人人聲入心通之意。且如殿陛所奏中和韶樂。從前未免沿明季陋習。多有一字而曼引數音者。聽之殊與俗樂相近。經朕特加釐正。俾一字各還一音。目今朝會大典。鐘虡鏗鏞。備極莊雅。業經載入律呂正義。彰彰可考。不可洽融貫通乎。著交管理樂部算法館之皇六子。及德保鄒奕孝喜常。會同精覈。朱載堉所載此書。分門別類。務將樂律全書較律呂正義疏漏歧誤之處。分別各條。公同詳晰訂證。如書中凡例體裁。逐加詳評。載於從要之後。以垂永久。以昭釐定。五十三年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五十四年正月。諭曰。朕於元旦臨御太和殿受賀。見東邊第三四班內有越至甬道上行禮者。本日據鴻臚寺堂官奏請。將排班之引贊官阿勒精阿交部議處。並自請交部。而糾儀之御史百慶范衷參摺內。則稱係蒙古台吉等行禮錯誤。請敕交理藩院查明議處等語。朝賀大典。鴻臚寺設有引贊官員。御史復有糾儀之責。理應敬謹排定。以肅朝班。乃行禮各官內。竟至有越上甬道者。該贊官員所司何事。而御史百慶等。尚復靦顏委之蒙古台吉等。以卸其不能稽察之咎。尤屬非是。百慶范衷阿勒精阿俱著革職。尚書德保係管理鴻臚寺大臣。咎實難辭。著革去翎頂。其餘鴻臚寺堂官。俱著交部嚴加議處。是月卒。賜謚文莊。

錢維城

錢維城。字幼安。一字宗磐。號紉庵。又號稼軒。江蘇武進人。乾隆十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十三年五月。散館。列清書三等。諭曰。歷科進士殿試一甲第一名。即授爲修撰。二名三名授爲編修。至散館時。並無所更易。伊等因已授職。遂自甘怠忽。學業轉荒。即如今年散館修撰錢維城。考列清書三等。編修莊存與。考列漢書二等之末。其不留心學問。已可概見。但錢維城係派習清書。或尚非其所素習。著再試以漢書。候朕閱定。莊存與不授爲編修。則此後一甲之人。皆有所警。而專心學問。若有仍考列三等者。其例視此。越日。諭曰。昨因錢維城考列清書三等後。試以漢書。惟詩句有疵。賦尚通順。著仍留修撰之任。八月。遷右中允。入直南書房。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五年二月。

擢侍講學士。九月。轉侍讀學士。十六年。擢內閣學士。十七年。疏言。勾到大典。一筆之下。事關死生。不容偶誤。勾到時。刑部堂官及內閣學士俱有手摺。請於遵旨論定後。大學士執筆。即各將手摺內所開本名。裂紙寸許焉記。勾畢外出。持摺互校。庶查核有憑。即偶有遺誤。不難立請更正。報聞。十九年三月。充會試副考官。五月。教習庶吉士。二十年八月。給假回籍省親。二十二年正月。授工部侍郎。九月。充武會試正考官。二十三年。奉旨分理五城平糶事宜。疏言。東中南三城。木廠距倉近。西北兩城。木廠距倉遠。向來車價俱同。車戶每憚遠就近。請酌廠地遠近。定車價之多寡。即以東中南三城之多。補西北兩城之少。庶運費無增。而輓輸踴躍。詔如所請速行。二十四年。充江西鄉試正考官。二十六年。調刑部左侍郎。二十七年九月。疏請申明律例二事。一律載殘毀他人死屍。及棄屍水中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棄而不失者。減一等。此係發冢本條註云。屍設在家在野未殯葬者。若已殯葬者。則以開棺見屍論。以殘毀常人未埋之屍。與發掘墳墓者有間。故以次遞減。罪止流徒。皆蒙上文發塚見屍而言。乃各省謀故鬬殺命案。遇有棄屍滅跡之事。輒援此律。聲明棄屍。輕罪勿論一語。據爲成例。遂有臨時殺死竊劫之盜賊。在律本應勿論。或愚民累累將屍移棄。問刑有司。因其本罪勿論。轉專治其移埋棄屍之罪。臣思此事人犯所殺者。原係罪人。故寬其擅殺之罪。乃殺死罪人例得勿論。即移棄勿論之屍。反至流徒。是爲本小末大。引用牽混。請嗣後移棄律得勿論。盜賊之屍及姦所登時殺死姦夫。並一切格殺持杖拒捕之罪人等案。凡有棄屍者。不得援引此例。其非律得勿論者。仍照本律定擬。一例載本夫有服親屬。皆許捉姦。如登時殺死姦夫姦婦者。並依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科罪。若非登時以鬬殺論。例於親屬殺姦。分別登時非登時。皆照本夫加一等定罪。此各指姦夫未曾格鬬拒捕者而言。若一有拒捕格鬬。則無論本夫與親屬皆當依罪人拒捕論。然則律所云親屬捉姦非登時殺死以鬬殺論者。正引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鬬殺論之律文。所載甚明。乃各省問擬有援擅殺論者。有直以鬬殺論者。雖鬬殺之與不拒捕而殺。同一擬抵。而情罪判然。甚至持杖拒捕之姦夫。反以謀故鬬殺。分別擬議。是殺拒捕之姦夫。反重於不拒捕之姦夫。尤爲舛錯。請將親屬殺姦非係登時者。悉擬罪人不拒捕

而擅殺之律。以鬬殺論定擬。其有拒捕一依罪人拒捕之律科斷。下部議行。尋授浙江學政。三十四年四月。疏言。本年考取。內閣中書部議於會試薦卷及朝考未用人員內挑取。但薦卷一項。挑取字畫須憑墨卷。其省分坐號。榜發後不難查知。恐易滋弊。請於揭曉日。主考房官出闈。知貢舉及內監試等將薦卷查出。墨卷逐一彌封用印。即日奏派大臣閱取若干卷。候朝考後挑選帶領引見。欽定名數。以次錄用。詔如所請行。五月。因覆擬廣東民何長子姦汚幼女。致母服毒身死一案。率擬絞。候部議降一級調用。奉旨從寬留任。十月。命赴貴州同湖廣總督吳達善查審威靈州知州劉標虧帑一案。巡撫巴卿明知故縱。授意彌補。並與按察使高集交通亂法。又前任貴州巡撫方世儁糧道永泰曾婪索劉標賄賂。各論罪如律。三十五年閏五月。維城將旋京復命。適古州黨堆寨逆苗香要。脅衆肆劫。復偕吳達善及巡撫宮兆麟等往剿。戮賊甚衆。六月。香要就擒。諭部議敘。三十七年。丁父憂回籍。維城工繪事。所進畫冊。多蒙御題。是年維城卒。贈尚書銜。賜祭葬如例。諡曰文敏。維城善山水。邱壑幽深。氣蘊沉厚。迥不猶人。著有茶山集。

錢澧

錢澧。字東注。號南園。雲南昆明人。少從師。以立品爲教。嘗曰。立品必自慎獨始。於人所共知者。而猶不檢。獨中豈可復問。人禽之界混。則雖讀破萬卷。適取罪聖賢耳。生平剛正之學。實本於此。乾隆三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四十五年。充廣西鄉試副考官。明年。擢江南道監察御史。疏劾署陝甘總督畢沅。於冒賑諸弊。瞻徇畏避。請治罪。得旨查辦。畢沅降三品頂戴。仍留巡撫任。是時和珅秉政。竊張威福。朝士恥趨其門者。世已貴之。而澧獨侃侃訟言其失。山東巡撫國泰。和珅私人也。澧奏其貪縱營私。並劾布政使于易簡罪。高宗立召對。澧力陳東省虧空狀。乃命尚書和珅左都御史劉墉往按之。並令澧偕往。始受命。澧先期行。微服止艮鄉。見幹僕乘艮馬過。索夫役甚張。迹之。則和珅遣往山東斂信者也。澧詳審其貌。未幾僕還。道遇澧。澧叱止之。搜其身。得國泰

私書。具言借款填庫備查事。中多隱語。澧立奏之。澧在道衣敝。和珅持衣請易。澧辭。和珅知不可私干。故治獄無敢傾陂。比到省盤庫。則和珅先言不用全數彈兌。第抽盤數十封。無短絀可也。和珅遽起回館舍。澧請封庫。次日澈底拆封。則多圓絲雜色銀。是借諸商家以充數者。因詰問庫吏得實。迺諭召諸商來領。大呼曰。遲則封庫入官矣。於是商賈紛紛具領。庫藏爲之一空。復改道易馬往盤他處亦然。案遂定。和珅亦無如何也。於是國泰遂伏法。覆命。上持示國泰私書曰。朕早悉其詳。無待覆奏矣。澧以直聲震海內。累遷通政司副使。尋充湖南學政。每試士。危坐廳事。目炯炯。終日不倦。然優於待士。數年中未嘗褫一諸生。士之服其教者。謳頌弗衰。歲大旱。巡撫陸燿以禱雨得熱疾卒。代者至。將稱觴爲壽。閣者請餽。澧曰。前巡撫方以死勤事。今遽舉觴稱慶耶。命餽燭二梃。藕數斤。巡撫聞之懼而止。後緣事降三級。旋遭艱歸。服闋。補主事。高宗知澧直。更擢爲御史。使直軍機處。時和珅爲軍機大臣。與大學士阿桂不和。常不在直。澧疏略曰。伏覩我朝設立軍機處。向來大臣與其職者。萃止其中。地一則勢無所分。居同則情可共見。即屬寮白事署稿。亦得有定所。法至善也。乃近日惟阿桂一人入直。大學士和珅或入止於內右門內直廬。或入止於隆宗門外近造辦之廬。大學士王杰尚書董誥則入止於南書房。尚書福長安則入止於造辦處。每日僅召見時。聯行而入。退即各還所處。雖或暫至軍機處。而事過輒起。屬官白事署稿。未免趨走多歧。皇上乾健離明。大小臣工。決不至因此遂分朋黨。然欲萬事無弊。莫如率由舊章。蓋自世宗憲皇帝以來。及皇上御極之久。軍機大臣萃止無渙。未嘗纖芥有他。由前可以律後。不應聽其輕更。況內右門切近禁宸。向來因有養心殿帶領引見之事。須先一二刻豫備。恩加大臣。不令與各官露立。是以設廬。許得暫止。不應於未辦色之先。一大臣入止。而軍機司員皆從之。爲日既久。不能不與內監狎熟。萬一有如從前高雲從者。雖立正刑辟。而所繫已多。杜漸宜早。至南書房原備幾暇顧問。俟軍機事畢後入直未遲。何必入於未辦色之先。致諸弗便。若隆宗門外直廬及造辦處。則應差人衆。皆得覘聽於外。大臣於中辦事。亦屬過褻。敢請敕諸大臣。仍照舊規。同止軍機處。庶匪懈之忱。各伸五夜。協恭之雅。共勵一堂。至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近日和珅福長安止於如意門外直

廬。王杰薦誥止於南書房。並請敕改正。疏入。上韙其言。由是有稽查軍機處之命。和珅益嗾澧。而高宗知其賢。不可譖。則凡軍機勞苦事。多以委澧。澧家貧。衣裘薄。夜入暮出。積勞感疾以殞。著有南園集。書法師平原。不假外求。淵然自足。嘗與酬畫馬。識者珍之。如拱璧云。同時伉直忤和珅者。有御史曹錫寶謝振定。

邁柱

邁柱。滿洲鑲藍旗人。姓喜塔拉氏。康熙四十八年三月。由筆帖式授國子監助教。十二月。遷工部主事。五十一年十一月。遷戶部員外郎。五十四年四月。授監察御史。五十五年九月。巡視福建鹽課。雍正元年。巡視寧古塔。三年十二月。命往湖廣荊州同將軍武納哈籌議。以原任將軍阿魯家產抵還尅扣兵丁銀兩事。合疏覆奏。令荊州就近一百五十里內。有窮民情願賣地者。官給時價置買。或給兵丁耕種。或給民種起租。遇窮乏兵丁有婚事者。給銀十兩。喪事給銀二十兩。其官員子弟及饒裕兵丁。不得濫給。以期求遠有益。下部議。從之。三月。擢工部右侍郎。七月。調吏部。尋命署江西巡撫。十二月。疏請以江西省額徵丁銀。照直隸等省之例。攤入地糧。從之。五年二月。授湖廣總督。命料理江西錢糧事務。完畢赴任。三月。奏江西倉穀虧缺。其弊有三。一在無穀無銀。捏報實貯在倉。及至交代。又捏報發價在民。或借領在民。俱以素日信用書役人等。公具認領。新任官按石徵追。顆粒俱無。一在出糶倉穀。得價侵收。及至交代。概以二錢一石折算交出。接任者因不敷買補。以至倉貯久懸。一在虧空報完。以銀二百兩抵穀一千石。因價不敷。積久不能買補。併價亦侵用。又捏稱民欠。多方掩飾。皆因前任巡撫裴倖度布政使陳安策張楷徇庇所致。請察究追完。詔革裴倖度等職。實審究追。又言。江西公用銀兩。原係提解官役俸工及節規。恐州縣無可養贍。或致挪墊虧空。亟宜裁革。但通省需費甚繁。惟有比照河南湖廣等省之例。提解各州縣耗羨二分。以充公用。另提解一分五釐及七釐六釐四釐不等。斟酌均勻。爲各員一歲養廉之資。其餘概留州縣。自行養贍。則通省之用無虧。各員俱有養廉。不致私行派累。至巡撫衙門。向有平餘一項。爲薪水之資。今既議裁。

亦於提解一分五釐耗羨內。與司道量行支用。又現在被災州縣。設廠煮糜。米價每石已至一兩三四錢。將來勢必愈昂。酌定未被災州縣有產米稍多。米價略賤者。預發價銀。委員分買。運發被災州縣貯備。俟青黃不接時。照原買之賤價平糶。則市價自平。至南安贛州。爲閩廣交界之區。最易藏奸。鄱陽湖界址渺茫。出沒難稽。萬載寧州十數處。又係聚集棚民流匪。素好多事。雖時處太平。武備不可不講。現已嚴整塘汛。操演標兵。添設藤牌挑刀等械。補實空糧。以充營伍。得旨嘉其條畫詳晰。令新任巡撫照行。十二月。赴湖廣總督任。六年正月。奏隄工八事。一每年修隄業戶。按糧均派。有賣富差貧。以少派多之弊。應確估土方夫數。及每糧一石。應出夫數。造冊存案。仍出示曉諭。使業戶悉知。以杜浮開濫派之弊。一長江大隄。漫溢時多。應相舊隄之勢。無人行走之處。修加土一尺。人馬往來之地。修加土一尺五寸。增寬之數亦如之。不如式者。所司以溺職論。一向來修隄諸弊。非不嚴禁。無如陽奉陰違。應令照河工例治罪。其包折夫工者。照包攬開夫溜夫之律。一名枷杖。二名以上附近充軍。一護隄插柳。以一弓一株爲準。連種廣狹。如所司奉行不力。以誤工論。一州縣雖各有疆界。田畝同一隄塍。豈分彼此。應定例同隄有險。無分隔屬。水利各官業戶。協力搶護。推諉抗阻者治罪。一支河曲港。隄內溝洫。應責成水利各官。於冬晴水涸之時。督同業戶。盡力深濬。度其形勢。或設木閘。或砌瓦筒。以時閉洩。庶旱潦無虞。一隄塍衝潰之處。必積浮沙。遽加土填。根脚難固。應刨刷至底。然後層土層硪。引錐鑽試。灌水不漏者。方爲堅實。草率者責令賠修。一隄外沙礫不堪取用。隄內取土。又慮潰溢無常。應於農隙時水利及印官。率民豫爲擇地取土。酌量壘積。險隄高廣之處。無事可作。歲修有險。可以搶救。亦思患豫防之一策。諭奬辦理允當。四月。奏鎮箪兇苗。倚恃險阻。野性難馴。時入內地竊刼害民。雖特設重鎮。多布汛防。必待轉報而後遣兵。兇苗已遠颺竄匿。難於弋獲。臣廣爲諮訪。聞原任雲南提督張國正。先任鎮箪總兵。以鷹勦之法治苗甚善。凡遇失事。探實賊蹤爲何寨何苗。一面飛報。一面攜兵馳往圍寨搜擒。出其不意。如鷹之捕鳥。取其疾速。而鳥可必得也。諸苗畏憚。大斂兇鋒。臣今與總兵周一德。循行此法。但期緝獲罪犯而止。不敢過爲殺戮。以廣皇仁。得旨。據理而論。制服兇苗。自當如此。但情形究難遙度。全

賴大吏詳審熟籌方收因地制宜之效六月疏請移漢陽府通判駐漢口鎮荆州通判駐沙市又請裁施州大田二衛所併爲縣尋定縣名曰恩施九月奏請清查湖北湖南積欠銀三十萬餘兩得旨與巡撫馬會伯王國棟一同辦理十一月疏言各州縣起解錢糧例於兩文一批一文投巡撫衙門掛發一文同批投藩司衙門兌收並同錢糧交與解役解役與庫書一氣多有壓匿文批將錢糧不歸藩庫徑交庫書之家拆分挪用及放債圖利等弊巡撫藩司均難知覺請嗣後起解錢糧令先期三日將現解某項某數錢糧於某日起程緣由具文由鋪遞通報府道督撫衙門併將某州縣離省城路程於文內聲明如逾限不到嚴行查究既杜侵盜之弊亦可免中途遲滯疏失之虞下部議通行各直省一體遵行七年三月疏請以湖廣省額徵丁銀攤入田糧其續報勸墾及自首隱匿所報陞科俟再遇編審時攤入從之五月以永順保靖桑植土司改土歸流請於永順設知府府東南西北各設一縣保靖桑植地各設一縣從之尋定新設府曰永順其東南縣曰永順西北縣曰龍山保靖桑植所設縣仍其名七月奏湖南積欠十一萬已完過六萬六千兩湖北積欠二十萬七千已完過八萬四千兩又條奏苗疆事宜一湖南民人往苗土貿易者令將所買何物行戶何人運往何處預報明地方官給與印照註明姓名人數知會塘汛驗照放行不得夾帶違禁之物如有官吏兵役借端需索者一併查究一苗人至苗地貿易請於苗疆分界之地設立市場一月以三日爲期互相交易不得越界出入仍令各州縣派佐貳官監視一苗疆州縣請選擇諸苗悅服之人立爲苗長以稽捕緝之事三年無過量爲獎賞其有生苗歸化者給以寨長千百戶執照三年無過亦予獎賞造冊彙報兵戶二部一請照川省之例於苗疆州縣選安分勇敢之土苗每處用一二十名充當民壯以備差遣訪緝仍行文武互相覺察之法以防勾通推諉等弊俱下部議行八年七月疏言永州府屬之道州寧遠永明江華四州縣與廣西接壤應添設官兵以資防守請改永州府同知爲理猺同知移駐江華城中控制上五堡等處管理四州縣苗疆捕務仍於道州江華各設遊擊一員千總一員寧遠永明各設守備一員抽調各標營兵一千五百名每月與廣西桂臨營訂期會哨三次於地方實有裨益下部議從之八月奏沔陽錢糧自康

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四年。積欠銀八萬九千二百餘兩。里民一聞清查。爭先完納。其實在民欠。乞與一年之限。分作三次徵收。以紓民力。有官侵役蝕。包攬未完者。請暫緩究治。一年追完。逾限治罪。上諭戶部曰。朕之清查積欠者。原以防貪官汚吏。及不法衿棍。借民欠之名。恣意侵蝕。不得不清釐懲治。今果查出沔陽州侵蝕包攬銀三萬餘兩。而里民之間有拖欠者。因田地近水。常有潰溢。力量未免不敷。並非有意頑抗。俟冊到日。酌量豁免。即令停止催徵。其有侵蝕包攬者。照所請辦理。九年二月。疏言。黔苗不靖。請停止湖南醴陵桂東等十二州縣礦山開採。以絕藏奸。又疏言。湖南各營兵米。例以六錢折給。今改設永順三營。係開闢苗疆。產米既少。商販亦稀。價值昂貴。請自雍正元年爲始。永順以一兩折給。保靖桑植以八錢折給。上是其言。俱如所請。三月。遷柱遵旨將沔陽州實在民欠糧銀三萬二千餘兩分晰造冊具奏。諭曰。朕愛養元元。時下減賦蠲租之詔。每思豁除舊欠。則頑戶獨得蒙恩。蠲免新糧。則善良公同被澤。此天下人所共知。惟是沔陽民欠。與他處不同。該州近水。常有潰溢之患。其未完民欠。均從寬豁免。十年十二月。奏給價收繳六里鎮算土司。藏用鳥槍。其木杷機弓各色完整者。撥給兵丁充用。餘不合式製者。改造鋤犁農具。賞給力田土苗。得耕作之實用。至於土苗所用環刀標槍。不宜比戶藏蓄。亦令逐漸給價收繳。諭曰。所奏深得賣刀買犢之意。至環刀標槍。亦自應收繳。可順其願。不宜強迫。又疏言。收捐貢監穀石。原爲充裕積貯。且備江浙等省緩急撥用。現今川米禁販。不得到楚。江浙等省搬運甚多。各省米價日增。若本省仍收捐納。穀石必甚昂貴。請暫行停止。從之。十二年九月。疏言。本年楚省大稔。前兩年停收捐貢穀石。應仍收捐。但楚省向日議捐。原以裕常平積貯。兼爲鄰省緩急之需。今隣省俱嫌倉穀貯久色變。自赴產米地方採買。不必代爲豫備。至楚省常平倉貯穀一百十四萬三千餘石。又社倉貯穀四十五萬四千餘石。現今俱屬充裕。隣省又無赴倉買運。若將應行流通之穀。多積於不待用之地。似非隨時制宜之道。況戶部暨雲貴廣西甘肅江浙等省。皆因軍需海塘急務。現有收捐事例。更當酌量緩急。停止楚省收捐貢監。俾願捐者赴戶部。雲貴等省捐收折色。以濟急需。上是其言。下部議行。十三年三月。奏准改容美土司地爲州。其所屬五峯司地設縣治。改鄂陵州

爲府。尋定新改府曰宜昌。附郭縣曰東湖。容美所設州曰鶴峯五峯。所設縣曰長樂。並原立之直隸歸州長陽與山巴東皆隸焉。又於恩施縣建府治曰施南。設宣恩來鳳咸豐利川四縣。七月。疏言。前於湖南永定九谿二衛適中之地。建設安福縣治。人民田賦附近安福者歸安福。遠在各屬者撥歸各屬。惟二衛撥歸慈利永順二縣。所徵屯糧疆界不清。民屯差互。官民多有未便。永定衛四面環山。一水四達。人民聚居。商賈輻輳。請於永定衛地改設一縣。以原撥永順慈利二縣所轄軍戶。與慈利縣分出民人。並現在改土歸流之茅岡司地。計周圍八百餘里。建縣治。設知縣一員。典史訓導各一員。下部議。從之。尋定所設縣曰永定。是月諭曰。邁柱簡任封疆。宣力有年。著授爲大學士。來京辦事。尋授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高宗御極。命暫管湖廣總督事。十一月。至京。乾隆元年二月。兼管工部。二年十一月。以病罷兼部務。尋解任。三年正月卒。年六十有九。賜祭葬如例。謚文恭。

寶光鼐

寶光鼐。字元調。號東皋。山東諸城人。乾隆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三年正月。充會試同考官。六月。大考四等。罰俸一年。八年。擢左中允。十五年。充山西鄉試副考官。十六年。遷翰林院侍讀。十七年二月。擢侍讀學士。六月。大考一等。擢內閣學士。入直南書房。充湖北鄉試正考官。旋提督河南學政。十八年丁母憂。二十年服闋。授左副都御史。尋提督浙江學政。二十二年。上南巡。有臨海縣訓導章知鄴以光鼐不准進獻詩冊。欲圖訐告。經光鼐訪聞奏參。諭傳赴宮門考試。旋以該訓導詩詞鄙俚。且檢閱呈內。有西陲用兵。久稽成功。情願從軍等因。命革知鄴職。派侍衛伊德解往巴里坤軍營效力。二十六年八月。九卿秋讞會議。光鼐以廣西省犯追賊毆斃之陳父悔。不宜入情實。貴州省犯逞兇斃命之羅阿扛。不宜入緩決。兩議具請刑部奏入。諭曰。昨刑部奏九卿會審。將廣西陳希統案內之陳父悔。改入情實。而寶光鼐立意兩議之處。具摺奏聞。已有旨傳諭該堂官等。令其虛心持正定議。不必彼此徒事爭執。今覆據奏稱寶光鼐將本案故殺之陳希統。並欲改入緩決。並將貴州省羅阿扛一案。

牽引比擬並鈔錄原簽。附摺具奏。會讞大典。理應虛公覈定。果有擬議未協。不妨平心商榷。務歸明允。即使意見不能強同。原可兩議具請。候朕酌奪。今見竇光鼐議帖。因己見參差。竟至以筆舌忿爭。嘵嘵不已。此等習氣。在前明弊政時。視爲固然。以致各立門戶。大壞朝政。今當紀綱肅清之日。一切案牘。朕無不折衷裁處。竇光鼐豈得逞臆。後騰口說。致乖政體。但簽內稱刑部刪去黃父防赴村探聽一節。則係本案是否竊賊要據。招冊何以不入。又羅阿扛一案。何以定議緩決。與前案輕重不符。以竊賊殺人而議緩。何以服乎。未殺賊而改竇者。朕觀竇光鼐雖不無氣質用事。口舌紛爭之失。而刑部先後兩奏。跡似豫爲張本。其中情節曲直。亦或有不足服竇光鼐之心者。著將此摺交與大學士來保史貽直協辦大學士梁詩正。將兩案審擬各原稿。詳悉確覈。秉公定議具奏。來保等議以陳父悔係隨衆加毆。應改入情實。而陳希統之有心斃命。與羅阿扛之無心鬬殺。均應悉如部議。且刑部稱此二案。竇光鼐業已畫題。何得又請改擬奏上。上命光鼐明白回奏。尋奏陳希統羅阿扛兩案異議處。本係簽商。並非固執。因會議時言詞過激。致牴牾刑臣。遽將簽出未定之稿。先行密奏。臣未能降心抑氣。與刑臣婉言。各竇難辭。請將臣交部嚴加議處。諭曰。此事在刑部以兩議未奏之案。節次具奏。誠未免有先發制人之意。但國家會讞大典。竇光鼐竟氣質自用。甚至紛呶謾罵而不自知。設將來豫議者。尤而效之。於國憲朝章。尚可爲訓耶。是刑部有所不合。究不若竇光鼐之甚。竇光鼐著交部嚴察議奏。刑部堂官著交部察議。竇光鼐摺並發。部議降三級調用。命銷去降二級。仍降一級留任。十月。奏事主擅殺竊盜律止杖徒。近來各省問刑衙門。多以竊盜拒捕而被殺。比罪人不拒捕而擅殺。皆以鬬論。遂於律應斬決斬候之賊犯。致有輕縱。而例得勿論及罪止杖徒之事主。並擬絞抵。殊非禁暴之意。應請各遵律例。及新准御史蔣嘉年條奏賊犯持杖拒捕。捕者格殺之不論。事主鄰佑。俱照律勿論例。畫一辦理。下部議行。十二月。諭曰。朕前此南巡。有浙江臨海縣訓導章知鄴。以學政竇光鼐不准進獻詩冊。妄欲揑詞叩閽。經學政等訪聞奏參。當令革職。命侍衞伊德帶往閩展效力。俾伊悉知軍營情形。果如所言否。比因軍務久竣。此等無知之人。別無可效用之處。因傳諭安泰查伊在彼。果能痛加懲警。安分悔過。即傳旨

加恩令回籍。如有違犯字蹟。即一面奏聞。另降旨定奪。乃據查到。章知鄴筆札記載。叢雜乖張。如妄引關帝文昌鬼神夢囈之談。已足爲人心風俗之累。然其詞不過止於荒誕。至所著討奸邪竇光鼐一篇。則竟揑造悖逆之言。一皆託諸竇光鼐之口。伊轉爲之加以駁詰。是其居心奸險。計圖栽害。此等如鬼如蜮伎倆。豈能逃朕洞鑒乎。竇光鼐不過一庸懦之人。且見在居官。斷不敢爲此。即使竇光鼐果有此言。亦初未必筆之於書也。而章知鄴則已明目張膽。公然列之於著錄。實惡逆之尤著。將該犯章知鄴即於闢展地方正法示衆。以儆奸頑。並將此通行傳諭知之。二十七年三月。奉旨。竇光鼐識見迂拙。不克勝副都御史之任。著以對品另用。十一月。命署內閣學士。告祭南海。二十八年。充殿試讀卷官。二十九年。授順天府府尹。三十二年。丁父憂。三十五年三月服闋。補原官。五月。奏童生冒籍。必交通廩生。廩生之優劣。惟憑教官申送。易滋弊竇。查府丞一官。承辦事件無多。應責成實心查覈。其入籍滿二十年者。令族親鄰佑。各具甘結。如查察不實。將具結人一併治罪。再審問時。例派滿漢御史。遇可疑者。飭該縣確查詳覆。不實例處。該縣如未經駁查。事後發覺。將該御史一併議處。冒籍既清。應試者少。其有事故不及與縣試者。應照鄉試錄遺之例。於按臨之先。府丞移會御史。彙齊補考。不符取額。寧闕毋濫。下部議行。閏五月。因武清東安二縣。飛蝗蔓延。不能率屬搜捕。奉旨。降爲四品京堂。仍交部嚴加議處。部議上命於補官日降三級。從寬留任。六月。奏武清等處蝗蝻。業經查捕淨盡。新授府尹裘曰修見赴天津捕蝗。謹差官齎送印信。適聞三河懷柔二縣。俱有飛蝗。擬即日往捕。得旨。准其前往。復奏。近京州縣。旗地多於民地。請嗣後捕蝗。令民人佃種旗地者。一體撥夫應用。硃批所奏是。著照所請速行。尋諭曰。前據竇光鼐奏民人佃種旗地之戶。請一體撥夫。撲捕蝗蝻一摺。因其所奏近理。即批交部。照所請行。並諭地方偶遇捕蝗。不獨旗佃與民田通力合作。即大糧莊頭。亦應一體派撥。其直隸地向來作何辦理。著楊廷璋查明具奏。及派往捕蝗之侍衞索諾木策凌等回京。詢其實在情形。據稱所到之處。不獨旗佃出夫辦公。即王公所屬旗人。亦悉協力捕蝗等語。旋據該督覆奏。自方觀承任內。設立護田夫一項。不拘旗民。均令出夫。見仍照舊辦理。因節次令竇光鼐明白回奏。竇光鼐堅執意見。

謂詢之三河順義兩縣及東路同知。皆云旗莊並不出夫。即周元理亦有旗莊不肯借用口袋之語。嘵嘵置辯。因復降旨楊廷璋令將所奏情節。再行覆查。今寶光鼐到京回奏。則以前次所奏護田夫。未經奏明。不能一體遵照爲詞。其說支離更甚。試問總督舊定章程。通行關省。順屬官民。豈獨不遵條教。府尹亦豈得諉爲不知。況寶光鼐所指三河順義二縣。即係府尹所轄。如有司陽奉陰違。自當隨時參劾。即無此例。而府尹奉差捕蝗。亦理應派夫護田。其有佃戶人等。倚恃旗業聲勢。不受約束。寶光鼐目擊其情。無難詢明何人莊業。列名指參。即如大學士傅恒尹繼善外。如總督楊廷璋。推而上之以至親王等。皆無可畏忌。寶光鼐若早據實舉出。朕必且深爲嘉予。並將祖庇莊佃之王大臣。嚴加議處。乃並不能指實一人。而徒硬硬膠執不已。於事何當。其意不過欲借題發揮。逞弄筆墨。妄以強項自命。冀見許於無識之徒。且以總督楊廷璋既不無瞻徇旗莊。即承旨之軍機大臣有旗產者。亦未免意存袒護。以此曲爲解嘲。自文其過。此等伎倆。豈能於朕前嘗試乎。因令寶光鼐隨軍機大臣進見。面爲詢問。伊亦自稱在三河順義。不行指名具奏。實屬無能。難以再爲文飾。近京旗民交涉事件。在國家初定鼎時。或有旗人強占民地。及將各項差派。專委民承辦者。今閱百數十餘年。屢經整飭。政紀肅清。無論旗莊各戶。不敢不安分守法。即王公大臣。亦不敢恃勢庇佃。欺壓平民。自圖詭避差役。而國家法在必行。又豈肯聽其縱放禮法。稍爲曲徇乎。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至正。中外臣民。宜無不共見共聞。即此事之是非曲直。適就前後事理爲衡斷。並未嘗豫設成見。而寶光鼐偏執數名之隱微。亦不能逃朕洞鑒。特爲明白宣示。將此通諭知之。七月。奏護田夫之法。有不可行者。查原議三家出一夫。免其門差。臣按冊計之。大宛二縣。約出夫七千五六百名。此數千人。巡捕半年。荒廢本業。衣食無資。造冊免差。胥吏必緣以爲奸。且捕蝗宜衆而時速。若按三家一人之例。必至緩不及事。臣謹上捕蝗事宜數條。一人夫不必預設。但查清保甲。臨時酌撥。一必用村莊近地之人。方得實用。一本牌頭按村之大小酌設。每縣不過數十人。一各村田野。令鄉地牌頭勸率田戶。自行巡查。一蝗蝻生發。一面報官。牌頭即率居人齊集往捕。撲滅者賞。隱匿者治罪。一器莫善於條拍。宜豫製以便應用。一蝻子宜開溝圍偪。用土掩埋。一收

買之法。止宜用之老幼婦女。若強壯之人。總以直前追捕爲得力。上以竇光鼐始終堅執臆說。牢不可破。互相指斥。漸成門戶。乃前明陋習。此風斷不可長。竇光鼐著交部嚴加議處。八月革職。十二月。諭曰。竇光鼐前因捕蝗一事。照部議革職。但究係拘鈍無能。尚無大過。所有通政司副使員缺。著加恩令其補授。三十八年四月。擢光祿寺卿。六月。遷宗人府府丞。八月。稽查右翼宗學。三十九年。命告祭吉林等處。四十五年。充福建鄉試正考官。四十七年五月。授浙江學政。四十九年上南巡。賜之以詩。五十一年正月。擢吏部右侍郎。是年。查辦浙江虧空。四月。光鼐奏浙江各州縣倉庫虧缺。未補者多。蓋因從前督撫陳輝祖王亶望貪墨敗露。時督臣富勒渾。並未澈底查辦。祇據司道結報之數。渾同立限。遇有升調事故。輒令接任之員出結。辦理顢頇。臣聞嘉興府屬之嘉興海鹽二縣。溫州府屬之平陽縣虧數皆逾十萬。當查何員虧缺。分別定擬。去歲杭嘉湖三府歉收。倉內有穀可糶者無幾。浙東八府。歲行採買。惟折收銀兩。以便挪移。奏入。上嘉其公正。命尚書曹文埴侍郎姜晟。前往會同巡撫伊齡阿澈底清查。嚴參辦理。又命光鼐會同查辦。五月。奏仙居黃巖等七縣。前任知縣虧空數目。多至累萬。全未彌補。以致後任不敢接收交代。永嘉縣知縣席世維。借生監穀輸倉備查。平陽縣知縣黃梅。借虧空名色。科斂累民。丁憂演戲。殊非人類。仙居縣知縣徐延翰。監斃臨海縣生員馬寅。殊干法紀。再藩司盛住上年進京。攜貲過豐。外間頗有煩言。又督臣過往嘉興。嚴衛上下各地方。供應浩繁。門包或至千百。奏入。上命大學士阿桂由南河馳驛赴浙江督辦。尋覆奏非實。竇光鼐善交部議處。部議革職。撫臣伊齡阿奏參光鼐。於未到平陽之先。差人招告。既到則招集生童。發怒咆哮。用言恐嚇。並勒寫親供。鎖拏書役。用刑逼喝。諭曰。生監把持唆訟。學政方爲約束之不暇。而竇光鼐乃招告於未到之先。逼嚇於已到之後。咆哮發怒。紛紛若狂。實屬大辜厥職。若生監等因此挾制官長。顛倒是非。適足以長惡習而助刁風。而竇光鼐執意妄行。竟是以生監筆據爲驗。是其舉動乖張。瞀亂朕亦不能爲之曲庇矣。竇光鼐科分較深。學問亦佳。從前未經升用。即因其性情偏執。遇事輒挾私見。是以遲遲耳。近念其學問尚優。歷俸最深。仍用侍郎留學政之任。理宜安分守職。承受朕恩。乃於浙省一案。執辦不休。無故陷人於悖逆名節

有虧之事。今復招集生監。徧令指實。而置目前錄科之事於不辦。徒令闔省生監守候多時。幾誤場期。如此若再姑容。則何以爲贖職生事者戒。竇光鼐著交部議。部議革職。伊齡阿復奏光鼐在平陽縣城隍廟多備刑具。追究書吏。生監平民。一概命坐。及由平陽回省。攜帶多人。喨喨執辨。上爲竇光鼐肇交刑部治罪。光鼐復奏辯。上令帶回浙省。以便質對。尋知竇光鼐所奏。惟黃梅匿喪演戲。及侵用廩生餼糧。並短發老民銀兩三款屬虛。餘三款已爲確實。是伊從前冒昧固執之咎。尙屬可寬。見在陸錫熊已出學差。所有光祿寺卿著加恩令竇光鼐署理。即行來京供職。十月。授宗人府府丞。仍署光祿寺卿事務。十二月。部議光祿寺供奶餅缺額。降一級留任。五十四年四月。充殿試讀卷官。六月。擢禮部侍郎。旋充浙江鄉試正考官。八月。提督浙江學政。五十五年。奏近年文體漸靡。皆由肄習講章。讀坊刻時文所致。臣通飭各學。講求傳注。及身心體驗。聖賢立言之旨。以前輩文爲楷式。以易詩書三禮春秋左傳史記前後漢書五代史。及昭明文選唐宋大家古文彙爲月課。分月注冊。考課功過。上嘉之。五十七年五月。擢左都御史。十一月。命在上書房總師傅上行走。五十八年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五十九年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十二月。充經筵講官。六十年三月。充會試正考官。四月。以會試王以銓王以衡同籍聯名。儼然兄弟。恰居前列。派大臣覆試。王以銓文疵類甚多。竇光鼐著卽解任。聽候部議。尋予四品銜休致。九月卒。有省吾齋詩文集。

王杰

王杰。字偉人。號惺園。一號畏堂。陝西韓城人。乾隆十八年。選拔貢生。朝考一等一名。引見。以教職用。二十五年。中式舉人。二十六年。以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二十七年。充湖南鄉試副考官。二十九年。提督福建學政。三十二年。擢侍讀。三十三年六月。授右庶子。十月。遷侍講學士。三十四年。擢少詹事。充武會試總裁。三十六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南書房行走。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江西鄉試正考官。旋督學政。三十九年。署工部右侍郎。十二月。轉

刑部右侍郎。四十年。充會試副總裁。四十一年。仍督學浙江。四十二年。回京。署禮部右侍郎。轉吏部右侍郎。仍兼署禮部右侍郎。命充四庫全書館暨三通館副總裁。四十三年。充會試副總裁。四十四年二月。轉吏部右侍郎。五月。奉旨添派閱看大清一統志。八月。充浙江鄉試正考官。十二月。充武英殿總裁。同辦明史。充國史館副總裁。四十五年。奉命督學浙江。四十七年。授左都御史。旋京。充四庫館副總裁。四十八年。丁母憂回籍。四十九年三月。補授兵部尚書。上諭仍在家守制。俟服滿來京供職。時上南巡。杰赴行在謝。蒙恩召見。服闋進京。充三通館總裁。十一月。充經筵講官。五十一年四月。命充上書房總師傅。十二月。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五十二年正月。授東閣大學士。兼管禮部事務。三月。充會試正總裁。賞海淀直廬。五十三年。平定臺灣。賜圖像紫光閣。御爲製贊。五十四年三月。充會試正總裁。時廓爾喀平。再賜圖像紫光閣。十一月。因上書房各師傅曠班。七日。奉旨交部議處。並退去總師傅上行走。五十五年三月。充會試正總裁。十一月。加太子太保銜。五十六年。奉命仍充上書房總師傅。五十九年。杰年七十。嘉慶元年。以骸疾乞退。上書房南書房軍機處及兼管禮部各任。得旨。允如所請。專在內閣看章疏。四年正月。高宗崩。命總理喪儀。二月。充實錄館總裁。六年九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十月。充會典館正總裁。七年七月。以病請致仕。上允其致仕。加太子太傅銜。在籍食俸。八年二月。杰疏言。略曰。竊惟皇上親政以來。宵旰勤勞。恩威並濟。內外臣工。無不洗心滌慮。共砥廉隅。臣年齒既衰。智識愈鈍。更何有千慮之得。惟是積弊相沿。有積重難返。而又不可不亟加整飭者。一各省虧空之弊。起於乾隆四十年以後。州縣有所營求。即有所餽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簡。分賄賂之等差。此等贓私。初非州縣家財。直以國帑爲夤緣之具。上司既甘其餌。明知之而不能問。且受其挾制。無可如何。間有初任人員。天良未泯。小心畏咎。不肯接收。上司轉爲之說合。懦者千方抑勒。強者百計調停。務使之虛出通關而後已。一縣如此。通省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於是大縣有虧空十餘萬者。一遇奏銷。橫徵暴斂。那新掩舊。小民困於追呼。而莫之或恤。靡然從風。恬不爲怪。至於名爲設法彌補。而彌補無期。清查之數。一次多於一次。完繳之銀。一限不如一限。輾轉相蒙。年復一年。未知所極。竊謂嘉慶四年以前之州縣。此

時或遷他處。或經物故。原難責之見任補償。然從前州縣用度不節。因而侵那倉庫。今皇上飭紀整綱。大吏皆以廉節相尚。豈從前上司專講酬應。州縣盡屬從容。今茲上司各矢清廉。州縣轉形拮据耶。乃州縣則任催罔應。上司亦一籌莫展。意或有苦樂不均。未之調劑。與有賢否不分。因以觀望與。固宜廣求整飭之法。以冀倉庫漸歸充實也。一各省驛遞。設立驛丞。專司驛遞。凡有差使。各按品級。乘騎之外。加增不過二三騎。多則驛丞不能派之民閒也。照常給廩之外。一無使費。使臣及家人等。亦知驛丞之位卑俸薄。無可誅求也。迨後裁歸州縣。百弊叢生。請先言其病民者。州縣管驛可以調派里下。於是使臣乘騎之數。日增一日。有增至數十培者。任意隨帶多人。無可查詢。由是管號長隨。辦差書役。乘閒需索。差使未到。火票飛馳。需車數輛及十餘輛者。調至數十輛百餘輛不等。贏馬亦然。小民舍其農務。自備口糧草料。先期守候。苦不堪言。又慮告發也。則按畝均攤。甚而過往客商之車贏。稽留賣放。無可告訴。無怪小民之含怨也。至於州縣之耗帑。又有無可如何者。差使一過。自館舍鋪設。以及酒筵種種糜費。並有禽緣餽送之事。隨從家人。有所謂鈔牌禮過站禮門包管廚等項。名類甚繁。自數十金至數百金。多者更不可知。大抵視氣燄之大小。以爲應酬之多寡。其他如本省之上司。及鄰省之大員。往來頓宿。亦需供應。其家人藉勢飽慾。不啻不止。而辦差長隨。浮開冒領。本官亦無可稽覈。凡此費用。州縣之廉俸不能支。一皆取之庫帑。而虧空之風。又以成矣。議者謂驛站裁歸州縣。當時自爲調劑郵政起見。每年一驛錢糧。自數百金至數千金。付之微員。既非慎重之道。抑且遇有緊要差使及護送兵差之類。額馬不足。必須借用民力。是以定議裁改。夫驛站未歸州縣以前。豈無緊要差使。豈無護送兵差之類。當其時。要已另設臺站。或調撥營馬。或籌項購買。事竣各有報銷。與驛站兩不相關。若州縣管驛。則平常供應。即有不可數計者。然則虧空之弊。大半因之。欲杜虧空。先清驛站。當亦由漸轉移之策也。況體恤民隱。尤爲急務乎。今當軍務既竣。我皇上勤求治理。似無大於此二者。但以積重之勢。不可不思至當之方。或追溯舊章。或博訪衆論。斟酌盡善。斷自睿裁。從此倉庫盈而郵政肅。天下幸甚。奏入。上嘉納之。閏二月。杰起程有期。具奏陛辭。上將皇考高宗純皇帝御前陳設玉鳩杖一枝。加恩賞給。賦詩

二章。親書條幅。並書聯語。以寵其行。再加內府人蔘一斤。用資頤養。派工部尚書綑布齋送前件。并頒饌品賜餞。仍著馳驛回籍。所過地方官員。在二十里以內者。妥爲照料。以示朕優眷老臣至意。五月。杰抵里奏謝。硃批云。覽奏。俱悉一路平安。實深欣慰。京中見望雨澤。未能霑足。川楚軍務。略有頭緒。亦未全靖。特諭卿知。又頒扇套香袋藥錠等物賜之。嗣是杰每有陳奏。必奉硃批垂問。正月十日。杰夫婦年皆八十。御書福綏燕喜額并壽佛如意等珍物。命陝西巡撫方維甸於其生日齎至家賜之。並賜以詩。十一月。杰起程進京。先是。杰陳謝摺內有即日脂車之語。上諭令自行酌量。杰因戀闕情殷。急行就道。於十二月抵京。諭惟乘坐肩輿至隆宗門外。扶杖進內。預備召對。召見後屢有食物之錫。十年正月初七日召見。初十日卒於邸舍。奏聞。諭曰。杰久直內廷。宣力有年。忠清直勁。老成端謹。爲上所重。優加錫賚。今聞其卒。贈太子太師。入祀賢良祠。謚文端。著有葆醇閣集。惺園易說。

朱珪

朱珪。字石君。號南厓。順天大興人。乾隆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十六年散館。授編修。十七年。大考二等。擢侍講。二十二年。充日講起居注官。二十三年。大考二等。擢侍讀學士。二十四年三月。京察一等記名。八月。充河南鄉試副考官。十月。以平定回部。奉命告祭南嶽衡山。二十五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七月。授福建糧驛道。二十八年十月。升福建按察使。二十九年九月。丁父憂。三十二年二月。服闋。補湖北按察使。時大兵征緬甸。奏言滇省軍報。由楚省南境經襄陽縣之漢江呂堰等驛。出楚省北境。臣逐站選驗夫馬。度量遠近。分設腰站十六處。並查勘南北大江及小溪渡河共九道。分設船隻。於渡口晝夜輪候。並飭各站較驗時刻。明立賞罰。俾緊件隨到隨遞。得旨嘉獎。三十三年三月。調山西按察使。三十四年二月。升山西布政使。七月。奏保護城工事宜。略言晉省士性不一。宜修築者。爲粘土黃土立土。不宜修築者。爲礓土沙土黑土。又取水有遠近。或近水有礓。遠水無礓。承辦不力。不得辭咎。查原辦官保固三十年。立法至爲詳盡。而各員多已易任。接任之員。以爲責有攸歸。漫不經意。漸致隤朽。嗣後

責令見任各員勤加葺護。按季報明上司。如有因循玩惰。將原辦官及見任地方官一體參處。分賠奏入下部議行。三十六年十月。命護理山西巡撫。旋以入覲時。上諭巡撫鄂寶居官如何。奏對失實。虛詞延譽。傳旨申飭。十二月。奏平陽府屬之霍州。路當孔道。政務衝繁。直隸州吉州一缺。所屬鄉寧一縣。僻處山陬。民淳事少。請將吉州改爲散州。與鄉寧縣並隸平陽府管轄。又奏簽士默特當差官兵盤費。並新開牧地米石。請改准折色。以便民除弊。均得旨。下部准行。四十年五月。命來京陛見。尋授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明紀綱目纂修官。復充日講起居注官。四十一年五月。命在上書房行走。時初置文淵閣直閣事。以珪充之。四十三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四十四年二月。充四庫全書館總閱。五月。命爲福建鄉試正考官。四十五年。京察一等記名。八月。授福建學政。進五箴。其目曰養心。曰敬身。曰勤業。曰虛己。曰致誠。四十七年九月。升詹事府少詹事。四十八年。命稽察右翼覺羅事。四十九年。扈從南巡。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命閱召試卷。四月。充殿試讀卷官。十月。充武會試總裁。五十年三月。升禮部右侍郎。六月。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八月。授浙江學政。五十二年五月。轉禮部左侍郎。五十三年八月。調吏部右侍郎。五十四年十月。命充經筵講官。五十五年三月。充會試副總裁。七月。授安徽巡撫。五十七年二月。以安徽民人程菊刀傷胞兄程紹章身死案。律應擬斬立決。聲請從輕。諭曰。此等不過刑書開脫故智。最爲外省陋習。各督撫皆所不免。但朱珪本係書生。尤好爲此迂闊。多活一人積陰德之見。遇事從寬。所謂婦寺之仁。實屬非是。朱珪著交部議處。七月。奏請修臨淮鄉土壩埂。添建五孔石橋一座。宣洩水勢。奉旨派山西巡撫長麟由驛前赴鳳陽。會同朱珪。確加履勘。尋查出橋工經知縣墊銀修竣。前任巡撫何裕城。批飭不准橋壩同時修辦。故未經據實申報。珪誤認尚未興工。冒昧具奏。自請交部治罪。部議降一級調用。得旨。從寬留任。五十八年十二月。諭曰。昨日安徽巡撫朱珪。進御製說經文。閱其後跋。以朕說經之文。列千古相承之誤。宣羣經未傳之蘊。斷千秋未定之案。開諸儒未解之惑。頌皆過當。但歷舉朕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各大端。見諸設施者。與平日闡發經義。實有符合。語皆紀實。並非泛爲諛詞。朱珪於御製古文。紬繹推闡。能見其大。跋語尤得體要。殊屬可嘉。著賞給筆墨等件。以示獎勵。

五十九年四月。諭曰。朱珪進御製論史古文後跋。以朕論史之紬繹推闡。有用史成經。紹六爲七之語。朱珪跋語。固非鋪張揚厲。泛爲諛詞。究屬稱頌過當。觀其文義。尙爲典雅。著賞給紗扇筆墨等件。以示奬勵。此冊並著皇子皇孫各繕一部。豫備觀覽。五月。調補廣東巡撫。九月。諭曰。朱珪進御製殿實詩十二函。內編排門類。列敍案語。具見用心審密。所選進書表文。摛詞比事。亦屬典覈。惟過於頌揚。於朕兢業自持。維日孜孜之意。尙覺歉然。觀其屬辭命義。尙爲雅則。茲賞給御箑扇一柄。紗匹筆墨等件。以奬其勵學。十二月。諭曰。朱珪進呈御製幾餘詩一部。朕略加披覽。係繕錄御製詩章。分門別類。編輯成帙。可謂用心細而措詞當。該撫應辦地方要務甚多。若專用心於筆墨之事。恐致政務。轉不免疏漏。豈朕簡畀封圻之意。除頒賞荷包筆墨錄錠外。著傳諭朱珪務須盡心政務。以察吏安民爲重。不可緩其所重。用心於無用之地。嗣後亦無庸再行纂辦進呈。惟當悉心民事。以期無負委任。六十年二月。上釋奠文廟禮成。臨幸辟雍。御製詩四章。特命珪恭和進呈。又以辦理盜案認真。得旨。交部議敍。尋命兼署兩廣總督。四月。授都察院左都御史。暫留巡撫任。八月。升兵部尙書。仍留巡撫之任。十二月。奏英吉利入貢使臣。有送總督禮物一分。告以天朝大臣。例不與外夷交接。得旨嘉奬。嘉慶元年。授受禮成。珪撰進詩冊。諭曰。朕閱朱珪所進詩冊。措詞冠冕得當。其頌揚處。不忘箴規。尙得大臣之體。且二十五有韻內。難押者居多。今百韻成篇。不致牽強。是其學問素優。著賞給顧繡蟒袍大小荷包。以示優眷。二月。諭曰。朱珪奏拏獲洋盜。審明定擬二案。既引立斬梟示之例。而於文昌縣拏獲之犯。僅將陳阿養一犯。先行立決。其餘四犯。及另案三犯。皆擬斬決。聽候部議。以致往返稽遲。朱珪近日督緝洋匪。屢獲多犯。朕方喜得人。曾加奬勵。何以此二案辦理拘泥。又不脫書生習氣。著傳旨申飭。六月。擢兩廣總督。兼署廣東巡撫。尋奉旨。朱珪著來京另候簡用。七月。諭曰。昨據和琳奏孫士毅在四川酉陽州病逝。將來大學士缺。意欲卽以朱珪補授。但此缺須一月後方始題請。特先降旨諭知朱珪。不必因有來京之旨。心存疑慮。見在京中並無應辦之事。朱珪不必急於來京。兩廣總督。仍應朱珪署理。朱珪在廣東巡撫任內。辦理一切。本爲熟悉。今復奉有恩旨。尤應感激奮勉。倍加認真。不可存五日京兆之見。有負委任。一

切洋盜。更應嚴辦。大學士員缺。除俟屆期明降諭旨外。將此先行傳諭知之。八月。諭曰。前因大學士缺出。朱珪科分較深。學問素優。人亦端謹。是以降旨令其來京。原欲將伊補授大學士。乃節據魁倫奏到。粵東艇匪駛至閩浙洋面肆劫。是朱珪於署總督任內。不能認眞緝捕。咎實難辭。本當治以應得之罪。姑念其操守尚好。前任安徽巡撫。辦理尚無貽誤。茲特加恩。仍令補安徽巡撫。十一月。諭曰。吉慶奏緝捕洋匪。設立章程。俱合機宜。朱珪等從未見似此之奏。鈔寄閱看。並將在粵時何以不照此章程之處。明白回奏。嗣奏言。臣兼署總督。辦洋盜粵閩夷匪。同案同船者不少。俱奏明正法。前督臣長麟製米艇九十三隻。分作東西中三路。配足兵械。於冬令委員駕巡。臣以米艇纜索桅篷。日久不能堅固。趕修驗明。連幫出洋。此臣辦理之大略也。又臣於本年五月。因調修出洋米艇。曾捐銀五千兩。茲請再捐養廉一萬五千兩。解交廣東藩庫。爲隨時修理之用。報聞。二年三月。升兵部尚書。八月。調吏部尚書。均仍留安徽巡撫之任。三年。諭曰。本年京察屆期。朱珪以尚書署理巡撫有年。且學問尚優。著交部議敍。四年正月。諭曰。朱珪著來京供職。珪行抵王莊。即馳奏曰。竊臣於正月十一日接奉諭旨。召臣還京。見封面標用藍筆。手掉心搖。不知所措。因未奉明文。不敢冒昧。謹將交印起程日期馳奏。忽泣銜哀。見星奔路。十七日。行抵王莊。臣齎摺差官回跪。閱諭旨。詢實太上皇帝龍馭上昇。膽裂呼天。角崩投地。欽惟大行太上皇帝十全功德。五福考終。傳器愜心。於昭在上。我皇上純性超倫。報天罔極。竊聞定躬行三年之喪。此舉邁千古而行萬世。至於郊壇宗社。越紼行事。禮有明文。並行不悖。然而以繼志述事爲大。親政伊始。遠聽近瞻。默運乾綱。滂施渙號。陽剛之氣。如日重光。惻怛之仁。無幽不浹。刻刻以上天之心爲心。祖考之志爲志。思修身。嚴誠欺之介。於觀人。辨義利之防。君心正而四維張。朝廷清而九牧肅。身先節儉。崇獎清廉。萬物昭蘇。天佑民歸。自然盜賊不足平。而財用不足阜也。臣早蒙先帝特達之知。擢遷中外。舊侍皇上。承筆之側。親切光輪。十載暌離。五中鬱勃。聲隨淚涌。忱豈言宣。惟願我皇上恆久不忘。堯舜自任之心。臣敢不隨時勉行義事。君之道。既至。召見於永思殿。命直南書房。管理戶部三庫事務。賜大行皇帝遺服四團龍褂四開褉袍一件。奉旨在紫禁城騎馬。賜第一區於西華門外。加太子少

保衡。充實錄館正總裁。兼國史館副總裁。三月。命充經筵講官。會試正總裁。五月。命教習庶吉士。八月。命管理武英殿御書處事務。以編修洪亮吉投遞書札。語涉狂悖。未即呈出。奉旨詢查。自請嚴議。得旨。朱珪平日人品端正。從寬交部察議。議上。降三級調用。奉旨從寬留任。十月。調戶部尚書。時屢奉諭旨。清釐漕政。嚴禁浮收等弊。外省俱以旗丁運費不敷。需索州縣。州縣不得不取諸民。於是江督有上江加增贈銀。下江加贈耗米之請。事下部議。珪以小民未見清漕之益。先受加賦之害。力議主駁。上是之。十二月。命爲上書房總師傅。五年三月。議駁長蘆鹽政奏請加增鹽價。閏四月。議駁廣東藩司奏請將濱海沙坦地畝。照上中二則民田。一律升賦。均奉旨依議。五月。尚書彭元瑞下直隆馬。珪與同行。徑命人舁輿入西華門。乘坐而出。經御史周栻奏參。奉旨交部議處。是月。署兵部尚書。八月。兼署吏部尚書。是月。失察轎夫與門兵爭毆。奉旨交部嚴加議處。議上。諭曰。朕惟敬勝者吉。古訓昭然。朕寅承大寶。於天人交感之際。朝乾夕惕。以主敬爲本。即接待臣工。猶時存敬大臣之念。況人臣奉上。恪恭佐理。尤當各循止敬之道。不可稍有疏忽。年來屢降諭旨。整飭朝儀。申嚴門禁。初非欲過示尊崇。實以堂廉之分。本自秩然。近年過於忽略。幾不知君臣之辨。若不判以等威。何以爲萬世子孫臣民法守。朱珪前在上書房行走。小心恭謹。於在書房之皇子皇孫。無一不出於敬。上年內召來京。朕疊施優眷。朱珪亦深以謙抑自持。惟本年夏閒。因彭元瑞在禁城內墜馬跌傷。將彭元瑞所乘之轎。喚入西華門舁出。彼時朱珪見彭元瑞墜馬昏迷。難以扶掖。又因其轎秩數武。遽行喚入。雖一時倉卒。不暇詳思。殊不知咫尺禁門。不容稍越。究難辭疎忽之咎。旋經御史周栻劾奏。其言甚正。是以將朱珪交部議處。今朱珪復有轎夫在西閘門禁地酗酒爭毆。戳打護軍。撅斷槍杆之案。即由伊轎夫滋事。而西閘門禁地。僅距西華門咫尺。可見平日恪謹如朱珪者。造次之際。稍不自檢。不數月閒。遂有此事。未必非默儆其疎忽。轉爲朱珪之福。此據感應之理而言。非徒神道設教之謂。大小臣工。可不共知懍惕。收斂身心。斯須不忘恭敬乎。部議將朱珪降二級調用。本屬咎所應得。惟念朱珪平日爲人謹飭。此案祇因約束不嚴。致墨吏藉其轎夫向銀庫廚役折給飯銀。亦屬失於查察。朱珪著革去太子少保。不必管理三庫事務。仍加

恩改爲降三級。從寬留任。尋以部議粵東省歷任督撫司道捐廉。成造米艇。巡緝洋匪得力。遵旨分別議敘。查得珪任兩廣總督時。捐銀二萬兩以上。准加三級。奏上。奉旨朱珪著加二級留任。六年四月。充會典館副總裁。七年。充殿試讀卷官。八月。奉旨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仍加太子少保銜。八年二月。上謁陵。命留京辦事。六月。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並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七月。上幸避暑山莊。復命留京辦事。九年正月。晉太子少傅。二月。上幸翰林院聯句賜宴。御書天祿儲才額賜珪。並摹刻懸院中。七月。暫攝管理國子監事務。十月。命進所刊知足齋詩集二十卷。十年正月。授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上以是命也。實遵高宗純皇帝諭命。叩謁裕陵謝恩。並賜題知足齋集四首。旋充國史館會典館正總裁。三月。充會試正總裁。旋以奉命帶管二阿哥師傅。不應具摺謝恩。退出上書房行走。十一年七月。上幸避暑山莊。奉旨留京辦事。旋奉旨以天氣漸寒。朱珪俟日出後入直。遇臨幸離宮。不必復來。即御門句到。奏事日期。俱不必侍班。閱二三日入直書房。候召對。十一月。上在乾清宮。將御座。珪忽病眩暈。不省人事。御前大臣恐其失儀。命太監等扶出。太監等即用木凳自月華門舁出。上遣醫官診視。旋經領侍衞內大臣奏參。交部嚴議。部議革職。奉恩旨念其衰病趨直。一時昏迷。從寬留任。並賜假兩月調養。十二月初五日卒。珪以好士聞。其沒也。人皆惜之。珪撫皖時。門人汪庶子學金來請益。留匝月歸。珪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汪曰。一談一笑。無非天理。某所見乃大進矣。其感人如此。及卒。奉上諭大學士朱珪。持躬正直。砥節清廉。經術淹通。器宇醇厚。受皇考高宗純皇帝特達之知。由詞垣補授道員。洊歷兩司。內用爲侍講學士。特命入直上書房。朕講貫詩文。深得其益。嗣以卿貳出任封圻。有守有爲。賢聲益懋。迨擢至正卿。皇考即欲用爲大學士。朕親政後。召令還朝。在上書房侍直有年。簡任綸扉。深資啓沃。凡所陳奏。均得大體。服官五十餘年。依然寒素。家庭敦睦。動循矩法。不愧爲端人正士。倚畀方殷。本年入秋以來。因患病稍久。氣體就衰。朕優加眷念。賜杖賜輿。時加存問。朱珪感戀彌殷。時時力疾進內。朕鑒其誠悃。特行給假兩月。俾得安心調養。疊遣御醫診視。冀得就痊。正擬日內親至伊邸宅視疾。茲遽聞溘逝。深爲悼惜。朕於初六日親臨賜奠。先派總管內務府大臣阿明阿齋賜陀羅

經被。並著慶郡王永璘。帶領侍衞十員。前往奠醊。追維舊學。良用軫懷。著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賞給內庫銀二千五百兩。經理喪事。其任內一切降革處分。悉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次日。帝親臨哭奠。既旋宮。復諭曰。昨因大學士朱珪溘逝。業經降旨加恩。因思乾隆年間。惟故大學士劉統勳。蒙皇考高宗純皇帝鑒其品節。賜謚文正。易名之典。備極優隆。顧劉統勳於總督任內。曾經獲咎褫職。復蒙皇考施恩錄用。至朱珪在朝六十餘年。外而歷督撫。內而洊直綸扉。身躋崇階。從未稍蹈愆尤。絕無瑕玷。靖恭正直。歷久不渝。猶憶伊官翰林。皇考簡爲朕師傅。爾時朕於經書。已皆竟業。而史鑑事蹟。均資講貫。其所陳說。無非三代唐虞之言。不特非法弗道。即稍涉時趨之論。亦從不出諸口。啓沃良多。揆諸謚法。實足以當正字而無愧。毋庸內閣擬請。著即賜謚文正。本日朕親臨奠醊。見其門庭卑隘。清寒之況。不異儒素。瞻念遺風。愴懷未已。著於本月初九日。由內務府備辦飯卓。派二阿哥前往代朕賜奠。俟殯送時。派慶郡王永璘前往祖奠目送。以示朕眷懷舊學。哀榮備至之至意。並御製詩十二韻。命南書房翰林黃鉞敬錄。於初九日往靈前焚之。先是。珪病亟時。作劾獻詩二首。歿後上召對諸大臣。詢珪臨終有何遺言。諸臣以劾獻詩對。上即命以手書草稿呈覽。並詢年例應貢冊葉。向有跋語。令進呈。賜祭葬。十二年三月。諭曰。朕展謁西陵。道經畿甸。原任大學士朱珪之墓。距蹕路數里。追維哲輔。逝已三月。瞻眺松阡。中心愴惻。著派侍郎英和。於本月初五日前往賜奠。以達朕懷。是月。高宗純皇帝實錄告成。諭曰。前大學士朱珪。在館八年。懋著勤慎。著加恩賜祭一壇。伊長子朱錫經。原任戶部郎中。俟服闋後。以四品京堂用。二十年二月。諭曰。明春朕恭謁西陵。回鑾時。蹕路總由北惠濟廟拈香。因懷故大學士朱珪墳塋在該處附近。面諭那彥成查明。如距御道五里以內。即親往。茲據那彥成覆奏。在御道四里以內。屆期朕由黃新莊至北惠濟廟。紆道親行賜奠。用達眷懷舊學之意。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上臨珪墳園賜奠。御製誌感詩。篤念舊學。光及泉壤。恩遇之隆。古所未有也。

章煦

章煦。字曜青。號桐門。浙江錢塘人。乾隆三十七年進士。授內閣中書。四十年。丁父憂。四十二年。服闋。四十五年。充軍機章京。四十六年。補官。四十七年。丁母憂。四十九年。服闋。五十年。補原官。五十一年四月。遷宗人府主事。五月。充雲南鄉試副考官。五十六年。遷刑部員外郎。五十七年七月。充河南鄉試副考官。十月。遷郎中。五十八年。提督陝甘學政。六十年。任滿回京。奏留刑部。嘉慶元年三月。補原官。五月。改山西道監察御史。仍留軍機處。五年。截取知府。經軍機大臣奏留。命以四五品京堂升用。六年四月。擢太僕寺少卿。舊制。京堂不兼直軍機。煦應開缺。九月。轉大理寺少卿。十月。以軍營擾獲首逆。下部從優議敘。七年。三省教匪平。上以煦辦理軍務。始終其事。復下部從優議敘。尋自請回本衙門供職。允之。旋以雲南巡撫初彭齡。劾布政使陳孝升。迤西道薩榮安辦理維西軍務。冒銷帑銀。命偕兵部侍郎那彥寶往讞。得寶。治罪如律。九年二月。升太僕寺卿。六月。遷順天府府尹。稽察右翼覺羅官學。十年。授湖北布政使。十一年。擢巡撫。十三年六月。授刑部左侍郎。八月。雲南已革貢生任澍宇訐告地方官冒銷軍需。挪移城工各款。命偕右侍郎穆克登額往按之。坐誣治罪如律。九月。授貴州巡撫。十月。調雲南巡撫。十二月。署雲貴總督。十四年六月。調江蘇巡撫。十一月。署兩江總督。十五年二月。上以漕運阻滯。或將本年漕米交渡海商船拖帶來北。其是否可以試行之處。命籌議以聞。四月。奏稱江蘇惟大號沙船尚可帶運。然約計運費每一百石需銀三百兩。且商船不能安設氣筒。易致黴變。事屬難行。上韙之。五月。奏嚴上海海口米禁四事。一奸商句通吏役於放米出洋。賣成蘇松太道實力稽查。一軍民探有偷放之人。赴官稟報者給賞。一文武員弁。能於海口內外泊船各山島起獲出洋米石。加以升擢。一客米入境。令將銷售米數五日一報。仍責成員弁於出口要隘隨時稽查。得旨允行。十六年。奏設海門廳學校。允之。十七年三月入覲。以年力就衰。懇留京供職。改授刑部右侍郎。七月。原任直隸涿州知州徐用書子思曾。控後任知州周景揖增其父任內虧空。思曾旋在清苑縣瘐死。妻黃氏疑其中毒。來京控訴。命偕戶部左侍郎景安往按之。思曾實係病故。徐黃氏坐誣。用書虧項。因前後任互相推稽。致有輕轉。請將失察各上司及歷任涿州知州。交部分別議處。九月回京。十八年九月。河南滑縣教匪李文成

等茲事。直隸長垣山東曹縣等處均有賊黨應之。命直隸總督溫承惠統兵剿賊。朐署直隸總督。尋擢工部尚書。充國史館副總裁官。仍署總督事。十月。奏團練鄉勇。請將口糧及製造號衣器械等費。由官支給。部議降調。上加恩改爲留任。十一月。大名縣監犯李經。勾通逆匪田克岐。製造號旗。散交匪黨霍富秋等糾約爲逆。捕獲。寘於法。十二月。調吏部尚書。賜紫禁城騎馬。仍署總督事。以研訊逆犯。廉知滑縣首逆焉克善。竄伏直隸獻縣境內。飭知縣張翔弋獲。械送京師。戮之。諭曰。章朐督緝要犯。任事實心。著加恩賞加太子少保銜。仍交部照軍功例從優議敘。十九年二月。回京。閏二月。充文穎館治河方略總裁。三月。充會試正考官。六月。山東金鄉縣竊匪聚衆拒捕。巡撫同興率以邪教餘黨上聞。命偕刑部右侍郎那彥寶往勘。得實。首從均問擬如律。以知縣袁潔誤報。褫其職。時臬司程國仁參奏濟南府知府凝圖徇庇劣員。通同舞弊。朐等查出章邱縣知縣崔起龍。因催比漕糧。杖斃九命。凝圖徇庇屬實。均治其罪。上以山東吏治廢弛。同興毫無整頓。命朐詳察劣蹟以聞。七月。奏山東地方凋敝。倉庫空虛。皆同興玩誤所致。藩司朱錫爵徇私廢公。終日宴樂。均褫職。以朐署山東巡撫。清查虧空。九月。新授巡撫陳預抵任。命朐以欽差協同查辦。並簡戶部刑部司官四員襄其事。十一月。查明嘉慶十四年以前虧缺實數。奏前任巡撫吉綸。曾於十四年清查一次。但奏報不實。其原奏虧缺銀一百七十九萬八千餘兩。及另案參追銀六萬一千七百餘兩外。見又查出虧缺銀一百五十五萬二千餘兩。共銀三百四十一萬二千餘兩。係十四年以前虧缺實數。其十四年以後虧空。見因冊報不符。飭道府分赴所屬督催盤查。疏入。命嚴行懲辦。十二月。授協辦大學士。二十年正月。以新虧款項輕轉。乞展限辦理。二月。查自十四年以後截至十九年九月止。續虧銀三百三十四萬七千餘兩。新舊共六百餘萬兩。其十四年以後虧項。某員某任究係若干。請立限一年調集離任回籍各員。詳加覈計。先擬章程十四款上之。一清釐藩庫。一嚴查交代。一酌定徵解分數。一嚴立追繳限期。一追繳限期再分別升任及降調革職等員量予增減。一酌定上司分賠限期。一催徵民欠。一覈減提解節省銀。一確查無著虧項。一攤捐各款。查有無詳稟案據覈辦。一流抵房屋器物勒限估變。一州縣應領司庫各款儘正項扣抵。不准先抵

攤捐。一倉項與捐項庫項。一律籌補。一州縣墊辦軍需。應俟查明再入抵款。下部議行。三月回京。六月。湖北襄陽縣候選訓導吳煥章控縣民易成元與河南南陽縣民易登朝等勾結謀逆。並控襄陽縣知縣周以焯押斃無辜多命。命偕刑部右侍郎熙昌往鞫。先抵南陽。訊明易成元等並無逆謀。煥章依律反坐。次抵襄陽。查以焯實曾押斃十四命。遣戍黑龍江。十月。廣東雷州府已革經歷李棠訐總督蔣攸銛專擅徇私。復偕熙昌往鞫。以棠誣告論戍。嗣有已革萬州知州李仁峻訐雷瓊道胡大成苛派屬員。已革舉人劉華東等控已故洋商盧觀恆濫廁鄉賢。已革貴縣知縣吳遇坤刻書詆毀上官。均命詳讞。得實。褫大成職。罷觀恆從祀。戍遇坤黑龍江。十二月。命管理刑部二十一年正月。京察屆期。交部議敘。四月。回抵山東。會江蘇已革知縣王保澄訐上官諱匿邪書。仍命偕熙昌往讞。坐誣依律遣戍。五月。安徽阜陽縣民王勇志控捻匪王景糾搶婦女拒殺事主。仍命往鞫。得實。閭擬如律。六月。署安徽巡撫。閏六月。回京調禮部尚書。七月。上秋獮木蘭。命留京辦事。十月。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十一月。調刑部尚書。管理禮部。二十二年二月。因病賞假。遣御醫診視。三月。奏請開缺。允之。九月。病痊。授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兼管順天府府尹事務。十二月。充經筵講官。二十三年三月。授文淵閣大學士。管理刑部。五月。以館臣纂輯明鑑體例未合。諭令覆輯。煦充總裁官。七月。上詣盛京恭謁祖陵。復留京辦事。二十四年正月。上六旬萬壽。加恩廷臣。章煦晉太子太保銜。旋值京察。交部議敘。四月。充殿試讀卷官。十月。充武殿試讀卷官。十一月。因病奏請開缺。上慰留之。賞假調理。二十五年二月。以宿疾未痊。累疏乞休。得旨俞允。並著加恩准其開缺。以太子太保大學士致仕。賞給全俸。三月。煦乞歸。上准其馳驛。命沿途地方官在二十里內者護行。道光四年卒。上諭著照大學士例賜卹。尋賜祭葬。予謚文簡。

鐵保

鐵保。棟鄂氏。字冶亭。號梅庵。滿洲正黃旗人。乾隆三十七年進士。授主事。籤分吏部。四十年五月。補官。十二月。襲

恩騎尉世職。四十二年。遷員外郎。四十三年三月。遷郎中。十一月。兼內務府六庫郎中。四十四年。調戶部顏料庫郎中。仍兼吏部行走。四十五年十月。擢詹事府少詹事。仍兼吏部行走。十二月。因辦理知州彭日龍捐復錯誤。降三級調用。四十七年。補戶部員外郎。五十年二月。遷吏部郎中。三月。擢翰林院侍講學士。仍兼吏部行走。五十二年。充日講起居注官。五十三年三月。轉侍讀學士。十二月。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五十四年正月。遷禮部右侍郎。二月。兼鑲紅旗蒙古副都統。稽察會同四譯館。並管理咸安宮官學事務。三月。充會試副考官。十月。調鑲黃旗蒙古副都統。兼公中佐領。十二月。充經筵講官。五十五年正月。上元旦視朝。前引失儀。部議降三級調用。上改爲革職留任。三月。充會試知貢舉。五十六年十一月。丁母憂。十二月。轉左侍郎。五十七年六月。充江南鄉試正考官。五十八年三月。充會試副考官。尋調鑲黃旗漢軍副都統。五月。調正白旗蒙古副都統。五十九年二月。服闋。四月。畿內旱。上禱雨。禮部於應辦事宜陳奏遲延。部議革職。上加恩改爲留任。以議上未赴宮門候旨。嚴飭之。並褫花翎。七月。充山東鄉試正考官。六十年三月。充會試知貢舉。四月。充殿試讀卷官。嘉慶元年。充會試知貢舉。二年五月。命督理萬年吉地工程。八月。充繙譯鄉試正考官。三年八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旋調吏部右侍郎。十二月。調正白旗滿洲副都統。四年正月。轉左侍郎。命教習庶吉士。二月。以司員於陳奏事件。未經回明。面斥之。復加參劾。上責其過當。命以內閣學士降補。仍兼副都統。尋遷盛京兵部侍郎。五月。調盛京刑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府尹事。九月。調吏部右侍郎。兼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十一月。調正藍旗滿洲副都統。十二月。授漕運總督。五年正月。請將向例隨漕項下應給州縣銀米。改撥旗丁。並將旗丁應得行月米石。改給折色。應領運費。令糧道親身監放。從之。十一月。詔於明年駕詣盛京。恭謁祖陵。鐵保疏陳三款。一裁革將軍府丞等餽送。扈從官員土儀。一御道祇就舊址鑲墊平坦。毋庸另闢新道。一扈從官員不得指稱官差。妄拏車馬。上嘉之。如所議行。六年二月。京察以漕政疏清。交部議敘。七年。調廣東巡撫。八年正月。調山東巡撫。六月。以違例保升人員。且摺內措詞失當。嚴飭之。並交部議處。尋議降調。上改爲革職留任。九年三月。南糧首進幫船。全過張秋。加太子少保銜。五月。以運河水勢漸淺。

糧船行走遲滯。部議革職上加恩改爲留任。十年正月。擢兩江總督。九月。南河秋汛安瀾。下部議敘。十月。捕獲洋匪蔡廷秀等多名。予軍功議敘。先是。安徽武舉張大有。以妒姦毒斃其族姪倫。前任總督陳大文坐罪於大有亡父體文。十一年命鐵保覆按之。鐵保委臬司遇昌蘇州府知府周鍔等提訊。鍔等聽受賄屬。以張倫等猝中蛇毒定獄。鐵保以平反有功。請將承審各員議敘。十二年四月。經安徽巡撫初彭齡勘問得實。寘大有於法。諭曰。鐵保於特旨交審之案。並不親提嚴訊。率據承審屬員。照擬定案。復失察周鍔等徇情蒙混之弊。轉以平反得實。代請議敘。實屬錯謬。鐵保著革退宮保銜。拔去花翎。仍交部嚴加議處。尋議革職。命降爲二品頂帶革職留任。十月。以秋汛安瀾。復頭品頂帶及花翎。十三年二月。奏八旗官兵應領米石。請酌給二成折色。經戶部八旗滿洲都統倉場侍郎議駁。諭曰。京師五方輻輳。商民雲集。本處產糧既少。又無別項販運糧石。專賴官員兵丁等所餘之米。通流糶糴。藉資餬口。是以自王公以及官兵等。應領米糧定額。俱酌量從寬。並非計口授食。即如親王每歲領米萬石。甚屬寬裕。豈爲其一身計乎。若如該督所奏。不惟於八旗生計。恐致拮据。即以每歲少放米五十餘萬石。計算於商民口食之需。亦多未便。鐵保曾經管理旗務。並不通盤籌畫。實屬妄改舊章。冒昧不合。著傳旨申飭。仍交部議處。尋議革職。上加恩改爲留任。三月。請改建王營減壩。並培築高堰山盱隄後土坡。及沿河兩岸大隄。命協辦大學士尚書長麟戴衢亨往勘。如所議行。六月。以漕船渡黃迅速。下部議敘。旋以七里溝運河漫溢。降二品頂帶。硯花翎。九月。秋汛安瀾。復頭品頂帶。嗣因淮安三鋪地方運河縴隄坐蟄。部議降調。上加恩改爲留任。十二月。請修復雲梯關外海口。允之。十四年正月。以運河荷花塘決口。合而復潰。再降三級留任。七月。以上年淮安等府水災。山陽縣知縣王伸漢。浮冒賑銀。懼查賑委員試用知縣李毓昌舉發。酖殺之。至是事覺。上諭鐵保著革職。發往烏魯木齊效力贖罪。十五年六月。賞三等侍衛。充葉爾羌辦事大臣。七月。授翰林院侍講學士。仍留辦事大臣任。旋調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十六年八月。以阿奇木伯克玉努斯稟稱。回民毛拉素皮等與叛裔玉素普私通書信。釀金助之。捕獲。寘於法。賞副都統銜。九月。授浙江巡撫。旋改授吏部左侍郎。十一月。兼鑲藍旗漢軍副都統。十七

年。擢禮部尚書。鑲白旗漢軍都統。尋管理武英殿御書處。十八年八月。充崇文門監督。九月。調吏部。十二月。充經筵講官。十九年二月。伊犂將軍松筠奏參鐵保前在喀什噶爾辦理回衆資助叛裔玉素普。係玉努斯捏造情節。刑偪誣認。鐵保爲其蒙蔽。枉殺邀功。諭曰。鐵保前在兩江總督任內。於王伸漢謀毒李毓昌一案。毫無覺察。將伊覈革發遣。旋又棄瑕錄用。洊升吏部尚書。乃前於玉努斯編造謠言。刑求無辜。不加詳勘。成冤獄。枉殺四命。其咎甚重。不能屢恕。著革職。發往吉林。交該將軍富俊等派撥當差。二十三年釋回。授司經局洗馬。道光元年。以老病乞休。賞三品卿銜。四年卒。鐵保能詩。尤工書法。乾隆間。北方言書者。嘗與劉墉翁方綱並稱焉。

裘行簡

裘行簡。字敬之。江西新建縣人。父曰修。官工部尚書。諡文達。乾隆四十年。行簡蒙恩賜舉人內閣中書。四十二年。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四十五年。擢內閣侍讀。是年。京察一等。復考選御史。先後引見。皆記名。四十九年。隨大學士公阿桂赴甘肅。剿辦石峯堡回匪。旋隨赴河南查辦睢州河工堵築事宜。五十年。擢山西甯武府知府。五十三年。調平陽府。歷署雁平道太原潞安等府。五十五年八月。呈請改補京職。奉旨。裘行簡向在軍機處行走。由內閣侍讀補放知府。今以親老呈請改補京職。外省官員往往有父母年已衰老。不肯據實呈請。意圖戀棧。裘行簡情願內用。甚屬可嘉。著加恩仍留知府頂帶。以員外郎即用。旋補戶部員外郎。仍在軍機處行走。六十年。擢刑部郎中。嘉慶四年。擢內閣侍讀學士。奉命祭告南海。五年。擢太僕寺少卿。六年正月。偕大理寺少卿窩星額赴陝西軍營犒軍。擢太僕寺卿。四月。授河南布政使。旋調江甯布政使。五月。上以裘行簡前赴軍營犒賞兵勇。並將王廷詔管解均屬出力。賞戴花翎。諭曰。裘行簡奏謝恩。馳赴河南藩司新任。摺內有俟大功告成。仍懇求來京供職之語。今又調任江甯。屆期候朕酌奪。七月。抵江甯任。八月。丁母憂回籍。八年五月。諭曰。裘行簡將屆服闋。著署理福建藩司印務。不必來京請訓。即赴新任。十二月。服闋。實授福建布政使。九年十二月。調直隸布政使。十年正月。奏直隸

藩庫各項錢糧大概情形。酌擬辦理緣由。又遵旨逐條復奏。直隸虧缺款項細數。應飭各道府造冊齊全送局後方可徹底查覈。至州縣因何賠累之由。說者動以皇差爲名。藉口賠累。殊不知乾隆三十年以前。從未聞直隸有虧空之事。然乾隆十六年二十二二十七三十等年。四舉南巡盛典。乾隆十五二十六年兩次巡幸五臺。二十年之內六次辦理差務。不爲不多。何以並無虧空。乾隆四十五四十九等年兩舉南巡盛典。四十六五十一五十七等年三次巡幸五臺。二十年之中辦差五次。較少於前。而虧空日增。總緣三十年以後之地方大吏。貪黷營私。納交餽送。非辦差之踵事增華。實上司之借端橫索。近年大吏不加查察。一任州縣藉詞影射。相習成風。試令州縣捫心自問。果有賠累。其捐官肥囊之錢究從何出。此臣之所不敢代爲寬解者也。至分年彌補之說。可以行之於他省。而在直隸爲難。可以行之於見任。而在離任之員爲難。蓋直隸爲各省通衢。往來驛務。最爲繁多。缺分較好之州縣。祇可哀多調劑。津貼衝途。又無別項陋規可以提取。此直隸較他省爲難也。至見任之員。查有虧空。予以革職留任。勒限彌補。彼必保護身家。愛惜官職。即賣田鬻產。亦思依限全完。若責以代離任之員按年彌補。伊焉肯自解私囊。代人完欠。勢必取給倉庫。遮掩目前。是前欠未清。後虧復至。此見任代前任彌補之爲難也。至直隸屢次清查。虧缺漸增。完繳漸少之故。蓋亦有說。查屬員之虧項無著。例應該管之道府分賠。道府之賠項無著。例應本任之院司攤賠。今直隸並未申明定例查照辦理。則其自爲之私。已可槩見。乃惟沾沾於原虧之員是問。文不按例嚴追。無以示懲。此所以原款無著。後虧復增也。臣愚以爲初二兩次清查。應行在省監追之員。令各省監追之員。經此次盤查後再行勒限一年。如果實在無力完繳。查明任所原籍財產實屬盡絕。即[redacted]臣查明各該員在任月日。著落該管各上司分別賠繳。以歸有著。至嘉慶十年以後。州縣交代遇有虧空。臣[redacted]執法從事。斷不准混入清查。致從寬縱。總之。自九年以前查覈虧數。以清虧空之源。十年以後。嚴究交代。以杜虧空之流。如此辦理。庶以前之虧空。或不致懸宕無著。以後之交代。或不敢仍前藐玩。疏入。奬其所奏明晰。[redacted]學士六部尚書議行。五月。兼署按察使。九月。護理總督。十月。諭曰。裘行簡資格較淺。於直隸地方事務尚能[redacted]著加恩

以兵部侍郎銜。署直隸總督。十一月。奏直隸初二兩次原虧銀兩。將應行監追人員飭追。旋即查明原任知府顧寶臣等五員虧缺銀數。奏請辦理。十一年。奏請移駐汛員以重河防。補築永定河隄埝工程。直隸舊有千里長隄。及新舊格淀隄。亟請疏築。又會籌兵丁差費於該省公項內撥款生息。均得旨允行。五月。因辦理宋二油餅故殺一案。入於緩決。部議降調。上諭降三級留任。六月。奏查北運河一帶官紳民船滋弊情形。請明定章程。報聞。七月。永定河北岸坍塌一百餘丈。防堵不力。自請嚴議。奉旨降二級留任。八月。布政使慶格。查出司書假雕印信。串通銀匠虛收解款。行簡據實入奏。欽派大學士費淸尙書長麟馳赴嚴訊。查明款項具奏。部議革任。上改爲革職留任。九月卒。上諭照實任總督例給與一品卹典。所有任內一切處分。均予開復。賜祭葬如例。謚恭勤。

董誥

董誥。字雅倫。一字西京。號蕉林。浙江富陽人。父邦達。官禮部尙書。乾隆二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三十一年散館。授編修。三十二年。命入懋勤殿寫金字經。爲孝聖憲皇后祝嘏。三十三年四月。御試翰詹時。誥以寫金字經未與試。上嘉其學問優長。特予加一級。三十四年正月。擢詹事府右中允。七月。丁父憂。三十六年。服闋。命入直南書房。先食俸。候補右中允。三十七年正月。轉左中允。五月。遷翰林院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三十八年十一月。遷詹事府右庶子。旋授翰林院侍讀學士。三十九年四月。充經筵講官。六月。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十二月。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四十年十一月。擢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四十一年三月。充四庫全書館副總裁。並命接辦四庫全書薈要。兼充武英殿總裁。四十二年六月。調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八月。命輯滿洲源流考。十一月。轉戶部左侍郎。四十三年四月。兼樂部事務。四十四年十二月。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四十五年三月。賜第西直門新街口。四十九年七月。甘肅石峯堡逆回平。上以誥勤勞懋著。交部議敘。五十二年正月。擢戶部尙書。五十三年。臺灣逆匪林爽文就擒。上以誥等夙夜宣勤。交部議敘。並命列二十功臣內。圖形紫光閣。五十四年二月。命管理

稽察上諭事件處。五十五年十一月。加太子少保銜。五十六年十月。刊石經於太學。以誥充副總裁。五十七年九月。廓爾喀平。交部議敘。列十五功臣內。圖形紫光閣。六十年九月。充國史館副總裁。嘉慶元年十月。授東閣大學士。總理禮部。仍兼戶部事務。二年二月。丁生母憂。三年三月。誥葬母畢。詣闕謝恩。諭曰。刑部尚書缺出。見當辦理秋審之時。一時未得其人。董誥見在守制已逾小祥。計明年春夏間。即屆服闋。暫行署理。董誥接奉此旨。亦不必來行在謝恩。惟當悉心辦理秋讞及軍營紀略等事。此係朕不得已用人之苦心。當亦人所共諒也。四年正月。高宗純皇帝賓天。仁宗睿皇帝命總理喪儀。仍在軍機處行走。二月。充實錄館總裁。晉太子太保。五月。服闋。授文華殿大學士。充國史館正總裁。管理稽察上諭事件處。仍兼刑部尚書。九月。奉安裕陵禮成。命誥恭點高宗純皇帝神主。加太子太傅。六年二月。三省邪匪首逆王廷誥就擒。詔加誥軍功一級。十一月。充會典館正總裁。賞黑狐端罩一襲。尋加軍功三級。七年。大兵蕆定三省邪匪。上以誥自用兵以來。書諭慎勤。特予騎都尉世職。十一年九月。管理戶部三庫事務。十二年三月。高宗純皇帝實錄告成。上以董誥前後在館八年。始終其事。允宜特加優獎。董誥之父董邦達。從前未經入祀賢良祠。著加恩准其入祀。十三年三月。充會試正考官。十四年正月。以上本年五旬萬壽。加恩晉加太子太師。三月。以誥七十生辰。御書匾額並御製詩賜之。十五年六月。以粵洋巨匪烏石二等殲擒殆盡。上以誥自剿辦洋匪以來。甚屬勤慎。命開復降罰處分。仍加軍功一級。七月。充上書房總師傅。十六年三月。充會試正考官。十七年正月。晉加太保。十八年九月。逆匪林清等就誅。上以誥晝夜宣勞。賞加二級。十二月。攻克滑縣賊匪。飭部優加議敘。二十年十二月。因病乞假。尋以病未能痊。懇請開缺。上諭著其在家調養。毋庸開缺。尋以誥因病請假。復念誥年逾七旬。精神不能周到。軍機事務繁多。不能兼管刑部。命改管兵部事務。二十一年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二十二年正月。命偕莊親王綵課等留京辦事。六月。復命管理刑部事務。七月。命管理行在刑部事務。兼佩吏部印鈐。二十三年二月。因病劇乞休。加恩以太保大學士致仕。在家支食全俸。十月。病益篤。經留京辦事王大臣英和等奏聞。特派御前侍衞載銓帶同御醫馳驛前往看視。是月卒。晉贈太傅。入祀賢

良祠。謚文恭。誥自擢內閣學士後。凡閣殿試朝考並御試翰詹及考試差卷。皆與焉。巡幸秋獮諸大典。罔不扈蹕。值京察俱獎諭有加。嘉慶七年。上諭曰。董誥經皇考簡任多年。克盡忠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襄其實也。誥進呈諸畫。高宗純皇帝仁宗睿皇帝皆有題詠。並收入石渠寶笈三編。

汪輝祖

汪輝祖。字煥曾。號龍莊。浙江蕭山人。少孤。繼母王。生母徐。教之成立。入州縣掌書記。漸習刑名。乾隆三十一年。成進士。授湖南寧遠縣知縣。縣雜猺俗。積逋而多訟。前令被訐去。攝者務姑息。黠桀益伺閒爲挾持地。又流丐多強橫。輝祖下車。即掩捕其尤而驅餘黨出境。民納賦不及期。諭以官民一體。緩急相關。聽訟之責在官。完賦之責在民。官不勤職。各有難辭。民不奉公。法所不恕。寧遠錢糧素多延欠。今約每旬以七日聽訟。二日較賦。一日手辦詳稿。較賦之日亦兼聽訟。若皆遵期完課。則少費較賦之精力。即多留聽訟之功夫。民感其誠。相戒無貧好官。不逾月而賦額足。治事廉平。尤善色聽。援據比附。律窮者通以經術。決獄皆曲當。而心每歉然。遇罪人當予杖。輒呼之前曰。律不可逭。然若受父母膚體。奈何行不屑。虧辱之再三語。罪人泣亦泣。或對簿者反代請得免。卒改行爲善。良每決獄。縱民觀聽。又延紳耆問民疾苦。四鄉廣狹肥瘠。人情良莠。皆籍記之。據漢書趙廣漢傳鉤距法。斷縣民匡學義獄。唐書劉黃傳。斷縣民李氏蕭氏爭先隴獄。他邑有訟。聞移輝祖鞫之者皆大喜。在寧鄉時。訟師張天桂與大府吏史坤攬訟。輝祖以他事搜其筆據。陳之大府。革坤役。天桂逸去。終輝祖任。不敢出。寧遠例銷淮鹽。值數倍於粵鹽。民多食粵私。大吏遣營弁偵捕。人情惶擾。輝祖爲帖白上官。以鹽愈禁。則值日增。夫私不可縱。而食淡可虞。請改淮引爲粵引。未及報。輝祖即張示鹽不及十斤者聽。偵弁謂其故縱。私聞於大吏。輝祖揭辨。總督畢沅嘉賞之。立弛零鹽禁。時偉其議稱莽知縣云。兩署道州。又兼署新田縣。皆有惠政。以足疾請告。時大吏已疏調輝祖善化。疑詭疾規避。奪職歸里。值西江塘圮。巡撫長麟吉慶先後遣官勸輝祖董其事。不獲辭。初估工費錢二萬

八千九百緡。用輝祖議。工倍而錢省。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邑人以輝祖應。固辭免。輝祖少尚志節。老而愈厲。持論挺特不可屈。而從善如轉圜。性至孝。痛父早歿。兩母孤苦。撫己成立。故於守身之義。懍懍自防。終其身罔敢隕越。嘉慶十二年卒。著有元史本證五十卷。史姓韻編六十四卷。九史同姓名略七十二卷。二十四史同姓名錄一百六十卷。希姓錄四卷。遼金元三史同名錄四十卷。學治臆說四卷。佐治藥言二卷。

慶桂

慶桂。章佳氏。滿洲鑲黃旗人。大學士尹繼善之第四子。乾隆二十年。以廕生授戶部員外郎。旋充軍機章京。三十年五月。調顏料庫員外郎。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三十二年。命往庫倫辦事。尋遷理藩院右侍郎。三十五年。授正白旗滿洲副都統。三十六年。命在軍機處學習行走。三十八年閏三月。充四庫館副總裁。四月。授伊犂參贊大臣。七月。調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四十年六月。哈薩克巴布克自稱經阿布勒畢斯將伊授爲圖爾屯鄂什克之阿克拉克齊。偕阿布勒畢斯之子博普前來貢獻馬匹。慶桂以巴布克並未與博普同來。不可深信。飭駁以聞。九月。調鑲黃旗滿洲副都統。四十二年二月。授吏部右侍郎。四十三年四月。哈薩克台吉薩尼推斯。因失馬遣來卡倫尋覓。慶桂並未明白究問。將其逐回。辦理失宜。部議降調。上從寬改爲留任。四十四年。轉左侍郎。四十五年十一月。調烏里雅蘇臺將軍。遷正黃旗漢軍都統。四十六年。以病命來京調理。四十七年四月。授盛京將軍。八月。奏瓦流河城工。業於上年八月告竣。查瓦流河新建城垣。東西北三面。緊接山坡。每逢雨水。俱沿城基南路入河。城基不無受損。擬於城外東西北三面。開挖洩水溝三道。城內南北。亦挖水溝一道。水由溝行。城垣得以堅固。並建石橋四座。以便行旅。共需銀一千二百兩。歸入城工案內覈銷。報聞。九月。調吉林將軍。四十八年七月。奏獲私挖濫犯一百餘名。上以封廠停採。原期護養灤苗。今私挖人犯至一百餘名之多。有封閉之名而無其實。不如仍准開採。命慶桂一面嚴拏。一面放票開採。十月。續獲偷挖人犯六百餘名。灤二百兩。奏入。上嘉之。四十九年閏三

月。調福建福州將軍。入覲。五月。擢工部尚書。仍直軍機。旋調兵部尚書。正藍旗滿洲都統。十一月。充經筵講官。五十年二月。署黑龍江將軍。五月。帶管理藩院印務。九月。命陝甘總督福康安帶總督印赴阿克蘇一帶安輯回衆。上以慶桂前在塔爾巴哈臺辦事。頗爲歷練。調度軍務。悉所熟習。命帶欽差關防。馳往甘肅。暫署總督印務。十二月。復授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五十一年。回京。補兵部尚書。五十二年十二月。署盛京將軍。五十三年。署吉林將軍。五十四年四月。署烏里雅蘇臺將軍。五十六年。丁母憂。五十七年九月。廓爾喀平。上以慶桂在軍機處承旨書諭。夙夜宣勤。交部議敘。列十五功臣內。圖形紫光閣。十二月。兩淮鹽政。全德奏參運司柴楨那移商課銀二十二萬兩。解補浙江鹽道庫內虧項。上以浙江巡撫福崧兼管鹽政。柴楨虧空庫項。豈毫無聞見。恐有通同染指情弊。命慶桂同調任浙江巡撫長麟赴浙查辦。訊出柴楨在鹽道任內。福崧曾婪索金銀。及派辦物件。不發價銀十一萬五千餘兩。又福崧侵用剿規。值月差費等項銀六萬六千餘兩。請將柴楨於犯事地方正法。福崧亦擬斬。下軍機大臣大學士九卿議。從之。並命將福崧毋庸解京。即令慶桂於押解所帶地方。會同該督撫監視正法。五十八年。授荊州將軍。五十九年二月。調正紅旗蒙古都統。四月。兼鑲藍旗滿洲都統。十一月。河督蘭第錫奏高家堰一帶風損石工段落較多。水底根腳。難於估計。請築壩戗厓水。俾根腳顯露。以便勘估興修。命慶桂往勘。奏稱祇按段拆補。勿庸厓水查驗。上是之。十二月。回京。奏今歲夏秋兩汛。淮水盛漲。兼西北風甚大。以致浪拍堰工。幾致滿溢。幸而風勢斗轉。得以搶護平穩。誠爲神佑。理宜重新廟貌。以答靈庥。得旨允行。六十年二月。管宗人府銀庫。九月。調鑲黃旗漢軍都統。嘉慶元年五月。仁宗奉高宗純皇帝駕幸熱河。命慶桂留京辦事。二年三月。調鑲紅旗滿洲都統。十一月。復調正藍旗滿洲都統。三年四月。山東武生戴雲龍控齊河縣知縣侵蝕舞弊各款。命慶桂同大學士劉墉往讞之。惟修倉勒派及車輛漕糧折價三款。事屬有因。餘坐誣問。擬如律。四年正月。高宗崩。仁宗命慶桂恭理喪儀。調刑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入直軍機。尋授內大臣。充國史館正總裁。二月。纂高宗純皇帝實錄。命慶桂充監修總裁官。加太子太保銜。三月。授文淵閣大學士。總理刑部事務。賞海淀寓園。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九月。奉

安裕陵禮成。命偕大學士董誥恭點高宗純皇帝神主。晉太子太傅。尋管理吏部及理藩院事務。六年正月。調正黃旗滿洲都統。二月。管理戶部三庫事務。三月。三省邪匪賊首王廷詔就擒。上以慶桂贊畫軍機。夙夜不怠。加軍功一級。七月。奏每年應賞御前乾清門侍衞軍機章京並三庫官員養廉共需銀八萬餘兩。因各省所解飯銀。不敷支給。請將戶部寄存捐納飯銀。歸入銀庫借支備用。上諭俟軍務告蔵。各省飯銀解部充裕。仍著照前例給賞。十一月。充會典館正總裁。賞黑狐端罩。遇有祭祀慶賀大典。准其服用。七年六月。參贊大臣德楞泰剿斃賊首。上嘉慶桂等承旨書諭。周到勤勉。交部優敘。十二月。上以川陝楚剿捕逆匪。大功勘定。特沛恩綸。諭曰。軍機處行走之大學士慶桂。經皇考簡用多年。克盡忠悃。自用兵以來。承旨書諭。勤慎小心。朕敬惟皇考之恩。著賞給騎都尉世職。八年七月。賞戴雙眼花翎。九年十一月。上以慶桂年屆七旬。御書齋矣延禧扁額賜之。並御製詩賞之。十一年。授領侍衞內大臣。十二年三月。高宗純皇帝實錄告成。上以慶桂在館八年。終始其事。賞用紫韁。九月。仍管戶部三庫事務。十四年正月。晉太子太師。七月。充崇文門正監督。十五年十二月。纂輯平定三省邪匪方略告成。加一級。十六年八月。扈蹕熱河。上念慶桂年逾七旬。見在骸疾。命不必隨進木蘭。旋以骸未愈。賞假先期回京。並賜醫調理。十七年正月。加太保銜。九月。上諭不必在軍機大臣上行走輪班。赴內閣閱本。其所兼文淵閣事管理正黃旗滿洲都統。均仍其舊。伊所兼領侍衞內大臣。見已開缺。著仍授爲內大臣。嗣後遇所管部旗引見人員。均無庸帶領。每屆值日奏事呈遞膳牌。亦無不可。慶桂所管事既簡。庶得頤養延齡。用副朕體卹老臣之至意。十八年九月。上以慶桂年老多病。命原品休致。給予全俸。十九年十一月。慶桂年屆八旬。特予優賚二十一年六月卒。謚文恪。

謝振定

謝振定。字一之。湖南湘鄉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五十三年。充江南鄉試副考官。

尋擢御史。嘉慶元年。巡視東城。時和珅用事。權燄甚張。有寵奴常乘珅車以出。人避之莫敢當。振定遇之怒。命卒曳奴下。笞之。遂焚燒其車。曰。此車豈復堪宰相坐耶。九衢人聚觀歡呼。曰。此真好御史矣。事聞。有詔令指實。則車已焚。無左驗。竟坐罷官。自此直聲震天下。性好山水。爲東南汗漫游。歷五岳三泖。過嘉禾。至西湖。又渡曹娥江。攬鑑湖戢山之勝。所至士大夫倒屣迎之。酒痕墨瀋中。獲其寸紙。珍爲拱璧。其爲文磊落雄爽。稱其爲人。論文不矜言載道。惟曰達情。蓋南雷黃氏之宗旨也。四年。和珅敗。特旨以主事起用。應詔陳言。即條上時務數事。尋遷禮部員外郎。九年。充陝甘鄉試正考官。出視通州。坐糧廳。勇於任事。革陋規。釐剔叢弊。以勞瘁卒官。先是。振定以御史巡視南漕。入瓜儀糧艘阻風。禱於神得濟。請建風神廟。嗣是渡江風輒順。人呼爲謝公風。及視通州坐糧廳。夜半。漕船火。親率僕從往救。火遂熄。康家溝向苦黿患。振定鎮以鐵釜。爲文祭之。隄乃合。所修張灣故道開果渠溫榆河。皆利漕運。著有知恥堂集。

戴衢亨

戴衢亨。字荷之。一字蓮士。江西大庾人。父第元。由編修官太僕寺少卿。乾隆四十一年。上巡幸天津。衢亨以舉人應召試。欽取一等。授內閣中書。四十二年。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四十三年。以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四十四年。充湖北鄉試正考官。四十六年六月。承辦熱河志告竣。交部議敘。十月。仍命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四十八年。充江南鄉試副考官。四十九年。提督山西學政。旋受代回京。五十二年。以山西學政任內失察武生裴泰祥戕斃多命。部議降二級調用。上從寬改爲革職留任。五十三年二月。剿辦臺灣軍事告蔵。大學士阿桂等奏修撰戴衢亨在軍機處行走有年。素爲勤慎。此次剿辦臺灣逆匪。查檢檔案。交發文報。俱能奮勉出力。請將革職留任之案開復。得旨允行。五月。命督學湖北。衢亨以親老患病。無次子侍奉。請留京供職。上允之。五十七年。充湖南鄉試正考官。尋提督廣東學政。五十八年。擢右中允。五十九年。遷翰林院侍讀。六十年。擢右庶子。回京供職。充日講起居注官。遷

侍講學士。嘉慶元年。轉侍讀學士。二年閏六月。恩賞三品卿銜。隨同軍機大臣學習行走。九月。遷少詹事。三年正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二月。命閱考試翰詹各員卷。尋授禮部右侍郎。七月。調戶部右侍郎。管理錢法堂事務。八月。因官軍埽蕩川省安樂坪賊巢。生擒賊首王三槐。加恩軍機大臣。戴衢亨交部從優議敘。四年三月。賜紫禁城騎馬。四月。命閱庶吉士散館卷。五年正月。轉戶部左侍郎。仍管理錢法堂事務。尋充武英殿總裁官。二月。充經筵講官。六年五月。命教習庶吉士。九月。奏寶泉局鑪頭李照將上年六月駁回另鑄錢文。稱行收存。夾入新鑄卯錢運局。朦混交收。未能早爲查出。自請議處。上諭交部察議。上年七月。擢兵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府尹。九月。管理戶部三庫事務。十二月。川陝楚剿捕逆匪大功戡定。上以衢亨克盡忠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自用兵以來。承旨書諭。勤慎小心。恩加太子少保。仍賞給雲騎尉世職。八年三月。命閱考試翰詹各員卷。四月。續行纂辦四庫全書。命衢亨會同禮部尚書紀昀經理。六月。調工部尚書。充會典館副總裁官。七月。充文淵閣直閣事。十年正月。調戶部尚書。二月。以會典館呈進事例。於世宗憲皇帝廟號擡寫錯誤。偕總裁大學士保甯等自請褫職。恩改革職留任。三月。充會試正總裁官。六月。入直南書房。十二年正月。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命充日講起居注官。其原充文淵閣直閣事。不必開缺。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十二月。充文穎館正總裁官。十三年三月。兩江總督鐵保籌辦河湖要工。請修復毛城鋪石壩。王營減壩。普培黃河兩岸大隄。接築雲梯關外兩岸長隄。培築高堰山盱隄後土坡。加高智禮兩壩壩底。奏入。諭曰。南河頻年漫工疊見。河湖受病頗深。關係運道民生。自當妥籌經久之計。著派協辦大學士長麟戴衢亨馳驛前赴南河。悉心查勘。鐵保等所奏各工。究竟應辦與否。及興築次第如何。酌分緩急。先後之處。通盤籌畫。據實奏聞。五月。奏毛城鋪原設滾水壩。因啓放日久。口門寬廣。一經開放。黃水建瓴而下。恐不能循軌前進。應毋庸修復。查天然閘迤東之戴里屯。有小石山一座。中峯兩旁。各有山罅兩道。前河臣靳輔。依此建置石閘二座。壩基尚存。山石夾峙。可無奪溜衝決之患。應請興修。以減黃利運。王營減壩。係挑銷漲水。實屬應修之工。惟見在壩基逼近黃河深塘積水。施工甚難。請於舊壩西土質堅厚處。如

式築滾壩一座。並添建石壩。以爲重門保障。沿河大隄。尤宜普律加培。見在淮揚隄工。最爲喫緊。應將單薄較甚各處。於本年伏秋前。趕緊加培。其餘可以稍緩之處。應分定段落。次第興工。雲梯關外。舊無隄埝之處。應自八灘以上。南北兩隄。略倣雁翅形勢。酌量接築。收束水勢。既可杜河身散漫停淤之病。並可保護兩岸民田。高堰山盱隄工。舉係內石外土。因風掣缺石塊。遂將土工刷進六七尺。設有疏虞。淮揚一帶。關係非輕。今石工既不足深恃。自不得不加築後戧土坡。以資抵禦。爲暫救目前之計。至欲保護石隄。詳詢本處居民。皆以添砌碎石坦坡爲善策。蓋緣坡勢迤邐漸低。雖怒濤衝擊。可以盪之使平。以保護石工。可期永遠得力。惟工段縣長。一時難以猝辦。應請先辦土坡。其碎石坦坡一項。工程暫從緩議。俟各工辦有頭緒。再由該督酌議章程。奏請辦理。智禮二壩。壩身過單。應統較數年之水勢。酌中定制。將石基加高四尺。察看湖面漲滿。以時宣洩。使有節制。得旨嘉獎。時御史史祐奏請清查兩淮鹽務雜項雜費。賞借各款銀兩。以杜官商侵冒。上命衡亨偕長麟於查勘各河事竣後。馳赴揚州。逐款查究。尋奏稱公同查覈。官商並無侵冒。惟雜項各款。向係公捐。雖無關正課。亦應據實開報。自戊辰綱爲始。每年巡費辛工。雜項雜費。分別造冊報部存案。其賞借項內支用之款。向無報部覈銷之例。應照舊辦理。報聞。十四年正月。上以五旬萬壽。加恩中外臣工。衡亨晉太子少師。四月。充殿試讀卷官。六月。戶部員外郎劉承澍將鹽法志及衙門檔冊。借與給事中花杰閱看。又將議稿私告花杰。花杰以衡亨徇庇鹽商參奏。並參殿試閱卷舞弊等款。語多失實。上諭戴衡亨降一級留任。九月。上以萬壽慶典。加恩臣工。命開復衡亨以前會典攙寫錯誤革職留任處分。十月。衡亨呈獻詩冊。上嘉其詞意尤雅。特加優賚。十二月。以失察書吏王書常僞造印文。冒領三庫銀兩物料。交部議處。尋議降一級調用。奉旨從寬改爲降二級留任。十五年正月。授體仁閣大學士。命管理工部事務。仍掌翰林院。充會典館正總裁。六月。以粵東海洋肅清。加軍功一級。十二月。以纂輯平定三省方略告成。開復失察冒領三庫銀物降級留任處分。賞加一級。十六年三月。扈從巡幸五臺。四月卒。晉贈太子太師。入祀賢良祠。賜謚文端。

翁景瀚

翁景瀚。字惟廣。一字海壽。福建閩縣人。一發子。其裕之曾孫也。乾隆三十六年進士。以知縣歸部銓選。四十九年。選甘肅靖遠縣知縣。旋署中衛縣清釐獄訟。案無留牘。縣有七星渠淤塞。常苦旱。景瀚爲築壩。遏水入渠。濬常樂鎮靜諸渠。重葺減水各牐。溉田凡三十餘萬畝。民享其利。五十二年。調平涼縣。縣有書院傾圮。景瀚出資新之。親爲講學。增驛站車馬。罷民充鹽商俾無累。歷署靜寧固原二州知州。固原漢回雜處。時構釁。景瀚密探諸堡。誅積賊。息謠言。境內大治。旋署徽化廳同知。五十五年。舉卓異。五十九年。陞陝西邠州知州。未赴任。值川楚教匪肆擾。陝甘總督宜綿調赴軍營。越境剿賊於湖北鄖西。克之。旋隨大軍赴陝。疊破賊巢。陝境肅清。嘉慶元年。命以知府用。先換頂戴。二年。由陝赴川。屢著戰功。賞戴花翎。旋授甘肅慶陽府知府。三年。調蘭州府知府。時流賊蠭起。景瀚隨營充左翼長。籌畫軍事。作堅壁清野議上之。略言邪匪滋事以來。蔓延四省。輾轉兩年。處處有賊。處處需兵。負固則經年累月不能克。奔竄則過都越郡不能禦。議者惟以兵少爲辭。於是調鄰省增新兵募鄉勇。不知其無益而反有害也。國朝經制之兵。本屬有限。而腹地尤少。其重兵所在。非番回錯雜之處。則形勢要害之地。一調不已而至再。再調不已而至三。備禦空虛。奸民因而肆志。則無事之區。又將滋事。即如四川湖北之兵。皆以全赴苗疆。邪教遂乘機四起。豈非明效大驗乎。此調兵之害也。倉卒募兵。但取充數。非市井無賴之人。即窮苦無聊之輩。紀律不習。技藝不精。心志不齊。膽氣不壯。遇賊惟有紛然鳥獸散耳。此增兵之害也。鄉勇守護鄉里。本可得力。若以從征。則非所願。無室家妻子田廬墳墓之足繫其心也。平居未受涓滴之恩。臨難責以身命之報。於勢既有所難能。而爲之長者。素與平等。本無上下之分。予以虛名。強相鈐制。於心又有所不服。加恩則玩而驕。執法則紛而散。欲約束而整齊之。難矣。其藉此爲利。浮開勇數。冒領錢糧者。又無論也。至於驅而臨陣。未習戰鬬。疑則易驚。各爲步趨。紛則易亂。即或誘之以重賞。鼓之以大義。而有勇無剛。能暫而不能久。鬨然而進。亦鬨然而退耳。此鄉勇之

害也。且兵勇多則糧饟廣。糧饟廣則轉運難。國家帑藏充盈。殺賊安民。雖千萬在所不計。而民間之疲於轉輸。困於差徭者。不知凡幾矣。文報有站。糧運有臺。軍營之稜徒。使節之往來。其夫馬不能不資於民力。近地不足。調之退處州縣。雖官爲給價。而格於例案。所給豈能敷用。每縣夫數百名。馬數十匹。道途之費。守候之費。津貼之費。司事者口舌之費。皆派之里下。不肖生監。又從而乾沒之。爲日既久。民力竭矣。官吏但顧考成。一切以軍法從事。科斂督責。民不堪命。事變滋起。或遇水旱之災。將何以處之。況乎將領不能約束兵丁。所過甚於盜賊。鄉勇從而效尤。激之生變。是所憂者不獨在邪匪也。然使有濟於事。僥倖成萬一之功。亦不必過爲疑慮。而自去年以來。其情形大概可見矣。四省之山。層崖峭壁。立如城寨者。所在多有。其上有田有水。賊若據之。非數萬之衆不能攻取。然周圍百餘里或數十里。終未能環而圍之也。即竭力仰攻。士卒傷損過半。幸而得之。賊已乘間率衆他徙矣。雖窮日夜之力以追之。而其勢常不相及。蓋賊因糧於民。無地非民。即無地非糧。官兵之糧。必須轉運。賊竄無定向。亦無定期。糧臺豈能豫設。夫馬豈能豫增。倉卒稜營。糧必遲誤。此一難也。賊皆輕身。登降便捷。而我軍鳥槍弓箭火藥鉛彈。身所佩帶。不下二三十斤。行走不易。此二難也。賊皆本地之人。慣於山行。婦人孺子亦趫捷若飛。而我兵如陝甘等處。壯健有餘。輕捷不足。登山半日。汗流氣喘。未遇賊而先困矣。此三難也。賊隨時隨地。可以休息。而我兵行必按隊。止必安營。掘壕樹柵。守卡站牆。日夜不得安歇。此四難也。賊常飽而我兵常飢。賊常逸而我兵常勞。勝負之勢已分矣。幸而勝之。所殺者賊之後隊數十百人。或其疾病老弱不能行者耳。其首逆不可得也。賊之詭計。又分布數人於左右十餘里中。四面放火。使我兵疑畏。不敢遽進。及至探明。而賊蹤已遠矣。此尾追所以常不及也。於是有謂宜繞道前進。迎頭截殺者。究之亦係空言。無實濟也。前後夾擊。則左右分驅。東西並攻。則南北各竄。山澗重疊。道路紛歧。處處可通。頭頭是道。安所得十餘萬之兵。一一追而擊之。即令四面兜圍。而賊聚而衝。我散而守。十餘萬之兵。分布於周圍數百里之內。其勢既分。其力亦薄。賊以全力矢死衝突。未有不潰圍而出者。故賊之往來。可以自如。我之進退。反不能自主。賊合而我兵不得不分。賊分而我兵遂不能復合。焚掠裹脅。賊愈殺

而愈多。疾病死亡。兵日添而日少。剿則無以爲守。守則無以爲剿。城池既在在堪虞。將領惟斤斤自保。今日之賊。非今日之兵所能剿除。即或額兵全來。新兵已練。而使之追逐千里之遙。奔馳半月之久。力疲氣沮。其勢又爲今兵之續。賊勢益張。兵氣益餒。日延一日。事恐不可問矣。然則爲今之計將奈何。曰。賊未至巴州而巴州之民先去。賊未至通江而通江之城已空。守土之官。雖欲效死勿去。其誰與守。此無他。民心無所恃也。故必先安民然後能殺賊。民志固則賊勢衰。使之無所裹脅。多一民即少一賊矣。民居奠則賊食絕。使之無所擄掠。民有一日之糧。即賊少一日之食矣。爲今之計。必行堅壁清野之法。責成地方官巡行鄉邑。曉諭居民團練壯丁。建立堡塞。使百姓自相保聚。併小村入大村。移平處就險處。深溝高壘。積穀練兵。移百姓所有積聚。實於其中。賊未至則力農貿易。各安其生。賊既至則閉柵登陴。相與爲守。民有所恃而無恐。自不至於逃亡。別選精銳之兵二三千。名以牽制賊勢。不與爭鋒。但尾其後。賊攻則救。賊退則追。使之進不得戰。退無所食。不過旬餘。非潰則死耳。不戰而屈人。策之上者也。其要必先選擇良吏。一省之中。賢而能者。道府豈無數人。牧令豈無二十餘人。其奔走趨事明白勤幹之佐貳。豈無數十人。今川省賊所往來。川東惟夔州一府達州一州。川北惟保寧順慶二府而已。陝西惟興安一府商州一州。河南惟南陽一府。湖北惟荊州宜昌施南襄陽鄖陽五府而已。所屬牧令。賢者留之。不肖者易之。每處各派佐雜數人分任其事。以一道府董局事。輔以正佐數員。講明利弊。議定章程。總其大綱。其餘道府分路經理稽查。不過三月可以畢事。其次則相度形勢天成之險。如大成寨太平寨者。加卑因高。使之可守。移附近居民於其中。先藏積穀。貧者官貸其資。茅屋草棚聽其自便。其故居仍留勿毀。賊未至時。仍可照常安業也。其村莊市鎮。人煙湊集如臨江市。普安場者。隨其所居。因山臨水。爲築城堡。外空深壕。務令高廣。民居零星在外者移入之。甎石木料匠役之費。皆給於官。惟丁夫取於民。貧者量給口糧。以代賑卹。其次則選擇頭人。山上之寨。平地之堡。人戶既多。一切事宜。需人經理。擇其身家殷實品行端方明白曉事者。或紳監。或耆民。舉爲寨長堡長。給以頂戴。予以鈐記。使總一寨一堡之事。其清查戶口。董視工程。經營錢糧。稽查出入。訓練丁壯。修飭守備。別擇數人爲之副。

各就所長。分任其事。以專責成。其次則清查保甲。戶口繁多。奸良莫辨。外至者疑其爲間諜也。即久居者亦慮其有匪黨也。行保甲之法。十家聯保。互出甘結。始准移居。匪類送官究治。其蹤迹可疑而無確據者。另附冊尾。聽其別居自便。毋得混入以滋後累。其餘良民。悉使團聚。家有幾人。大小幾口。所操何業。田土若干。詳註冊內。以便稽覈。其次則訓練壯丁。每戶抽壯丁一人或二三人。編爲部伍。爲槍刀矛各習一技。官爲給價。製備器械。每一堡寨。擇營中千總或外委一員兵三四名使之教導。勤加訓練。有事則登陴守禦。自保鄉里。毋令出征。惟本州縣有驚或鄰堡告急。許其以半救援。其次則積儲糧穀。堡寨之中。建倉數間。富家巨戶。有糧難以盡移者。官結銀。悉行收買入倉。無者買於鄰近各鄉。官兵經過。即以此糧供支。賊至閉寨。壯丁守陴。按名給糧。毋令家食。其鰥寡孤獨貧乏殘疾及家稍充而實無糧者。准其照冊分別賑借。賊平之後。即爲本鄉社倉分儲常平。一遇災歉。亦可就近賑糶。其次則籌度經費。所有築堡窖壕。建倉買糧。置備軍械一切守禦器具。及搭棚蓋屋之費。銀皆官給。交堡寨長司其出入。惟倉糧之數。主於官。賑借供支。官爲報銷。其餘銀均攤於堡寨居民。所有田地分爲十年或八年隨地丁徵還。如此者有十利焉。川省無土著之民。五方雜處。其性輕於去就。故一聞警報。輒四散奔逃。民心疑懼。則千里無堅城矣。今堡寨林立。聲勢聯絡。民居既安。民志自定。父母妻子。團聚一家。無流離死亡之憂。並不慮爲賊逼脅陷於邪黨。可以保全良民。潛消賊勢。利一。糧皆藏於堡寨之內。所餘村落店館皆空屋耳。賊即千里焚掠。無所得食。若攻圍堡寨。則丁壯自護身家。其守必力。又有鄰堡之救援。官兵之策應。其力必不能攻陷。狂奔十餘日。非潰而四散。則展轉於溝瀆之內矣。區區首惡。何難就擒。可以制奔竄之賊。利二。據險之賊。不能不下山掠食。今民皆團聚。糧不露處。秋冬之交。野無青草。附近已無所掠。遠出。則近山之堡寨。皆得邀而擊之。其勢又不敢出。坐困月餘。積糧既竭。終亦歸於死亡逃散而已。可以制負固之賊。利三。州縣之有鄉村。如樹之有枝葉。枝葉傷則本根無所庇。鄉村皆爲賊所蹂躪。其城郭之不亡者僅矣。今四面皆有堡寨障蔽擁護。賊必不敢徑犯。城郭有急。則環而救之。賊將腹背受敵。況官兵又乘其後乎。可以保障州縣。利四。堡寨逐者相距數十里。近者十餘里。官兵經過。

就近供支糧臺。可以不設。官無轉運之費。民無輓輸之勞。至文報往來。無須兵勇保護。即於堡寨之在大路者。安設夫馬遞送。可以省臺站之費。利五。每年挑選精兵三千。賊合亦合。賊分亦分。牽制其後。使之不得攻陷城堡足矣。其餘悉令歸伍。所省鹽糧。猶其小者也。兵少則差徭亦省。民受無窮之利。而營伍不至空虛。亦無虞更生他變。利六。守陴壯丁。惟賊至時。給以數日口糧耳。無按月之鹽糧。無安家之銀兩也。其費較招募鄉勇。所省何啻天淵。而愛護鄉里。朝夕相見。猶有古者守望相助之意。可以情法維繫之。不若募勇從征。日久習於凶暴。怯公戰而喜殺掠。釀爲將來無窮之隱憂。利七。保伍時相糾察。而堡寨之長又從而稽查之。則奸宄無容身之地。其桀驁不馴如嘯嚕者。亦懾而不敢肆。可以漸化爲良民。利八。邪教蔓延。爲日既久。伏而未動者。正不乏人。今淑慝既分。居不相雜。冥頑者。苟潛入於賊黨。可以一併殲除。其愧悔者。必安居故業。可以保全身命。絕後患之萌。開自新之路。利九。規模既定。守而勿失。遠近一體。上下同心。如網之在綱。有條不紊。如身之使臂。無令不從。無事之時。按籍而稽。瞭如也。有事之時。畫地而守。井如也。一勞永逸。數世賴之。利十。然而愚者可與樂成。難與圖始。因循目前。畏難苟安。此議一出。必有沮之者。一則曰騷擾反以累民也。夫擇利莫若重。擇害莫若輕。賊匪所過。焚燒房屋。殺戮人民。擄掠婦女。其慘極矣。民雖至愚。亦必明於利害。所全者大。即小有騷擾。猶當毅然爲之。況保其身家。全其積聚。順其情之所樂。何累之有。若云奉行不善。則官吏之過。當易其人。不當廢此法。如戰場失利。豈以偶無良將而遂永不用兵乎。一則曰迂緩不切於事也。夫欲速則不達。自去歲以來。各省所行。何一不速。何一有效。事固有不急急於目前而收功於異日者。及今爲之。未爲晚也。行之一縣。可保一縣。行之一府。可保一府。同時並舉。不過三月。賊在羅網之內矣。是速莫速於此也。舍此以圖。其果有旦夕奏效。操券而得之策乎。一則慮其費大也。夫成大事者不惜小費。苟能平賊。即多費亦所不惜。今州縣大者不過堡寨數十處。小者十餘處。一省所辦者。不過三四十州縣耳。裒多益寡。合計每省不過用銀一百萬而已。後此即無所費。較之養兵養鄉勇。每月需銀百萬兩而無所底止者。其費何如。且如買糧爲費較鉅。而糧分儲於堡寨。何異儲於州縣之倉。今各州縣豈能不採買乎。其餘借項。

分年帶徵歸款。是不獨省費。且並無所費矣。一則畏其煩難也。夫天下無難成之事。患無任事之人。今自道府下至堡寨之長。總理者有人。分任者有人。勞瘁不辭。纖悉具舉。何慮其煩難。且通江巴州儀隴賊所蹂躪之處。失業難民。豈能不爲撫恤。清查戶口。修理房屋。弔生恤死。賑乏周貧。其煩難何止十倍於此。與其補救於已然之後。何加豫備於未事之先。是數說者。皆不足以難之。然則今日急務。莫有先於此者矣。安民即所以殺賊。懼賊而逃。猶可言也。兵愈增。則差愈重。用兵愈久。則擾累愈多。數月之後。恐民見賊至。將不逃而與之合矣。今不早爲。後悔無及矣。嗣是被兵各省。仿其法行之。民獲自保。賊無所逞。成效大著。五年。赴蘭州府任。七年。送部引見。卒於京。十一年。命以景瀚堅壁清野議編入皇清文穎。尋入祀甘肅蘭州府名宦祠。福建省城鄉賢祠。

朱士彥

朱士彥。字休承。號誄齋。江蘇寶應人。嘉慶七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十年。充會試同考官。十二年。充河南鄉試正考官。十四年。充會試同考官。十七年二月。大考二等。五月。陞右春坊右贊善。十一月。陞右中允。十八年二月。轉左春坊左中允。四月。陞司經局洗馬。七月。遷翰林院侍講。八月。提督湖北學政。十一月。轉侍讀。十九年四月。陞右春坊右庶子。九月。轉左春坊左庶子。旋擢翰林院侍講學士。皆留學政任。二十一年。轉侍讀學士。二十二年。充日講起居注官。二十三年二月。大考二等。十一月。命在上書房行走。二十四年。遷詹事府少詹事。二十五年。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道光元年。因病請開缺。二年二月。病痊補原官。八月。遷兵部右侍郎。三年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九月。充知武舉。十二月。轉左侍郎。四年。以南河高堰壩通過水條陳河工事宜。一高堰石工宜切實估修。一堰內二隄宜查勘培補。一黃河盛漲宜兩岸分洩。一山盱五壩宜相機開放。一黃河下游無隄之處宜查勘接築。疏入。命欽差尚書文孚等籌議。尋以士彥原奏。均屬緊要機宜。經久良策。惟高堰內二隄。必須增培與大隄相平。始足以資保障。但需費甚鉅。若酌量培補。徒費無益。餘俱俟各要工完竣後奏請辦理。允行。五年八月。提

督浙江學政。十一月。奏禁訟戶抗糧。略言杭嘉湖三府錢糧。逋欠甚多。詢係不肖生監曾經上控有案。即謂之訟戶包漕鬧漕。抗不完納。士習如此。不可不急加整頓。應請飭下督撫嚴飭府州縣認真辦理。奏入。命浙江巡撫程含章會同士彥實力整頓。六年七月。御史錢儀吉以士彥任性錯謬。列款劾奏。上命程含章詳細確查。八月。覆奏查明原參各款。有並無其事者。有事出有因而未盡實者。該學政考規整肅。取士公平。任怨任勞。係屬實心任事之人。奏議交部議處。八年。回京。九年三月。充會試副考官。九月。充知武舉。十年二月。提督安徽學政。九月。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回京供職。十一月。賜紫禁城騎馬。十一年二月。署經筵講官。五月。遷工部尚書。七月。江蘇河湖漫溢。江漲添長。被災甚重。時江蘇學政白鎔以陛任來京。上令沿途查訪。命士彥偕工部尚書穆彰阿前往查辦。八月。以安徽被災情形相同。命偕白鎔於查辦江蘇事竣前赴履勘。九月。奏參河庫道沈惇彝沾染習氣。言語虛浮。原任宿南通判范玉昆襄辦總河幕務。聲名平常。得旨俱勒令休致。不准仍在河工逗遛。旋奏馬棚灣被水情形。略言高郵十四堡業已合龍。其馬棚灣決口之由。因江淮同時盛漲。宣洩無路所致。至河員領有搶修之項。即應儲備料物。晝夜巡防。乃竇應北城灣朱家灣閘六郵六安溝界首等處告險。均借用民間木料搶辦。是該廳木料之不豫備。已可概見。又偕白鎔奏。查勘揚河廳屬掣卸各工。除土工已逾固限外。其掣卸石工。應請敕下河臣查明新舊段落。著令原辦之員賠修。其揚河揚糧兩廳縴隄。如有限內坍卸之工。應令河臣覈實查辦。又揚河廳南關大壩並新壩耳閘間有坍卸衝刷之處。已咨令該工員趕緊補修工竣。仍報河督覆驗。以重要工。均如所請行。又以淮揚各官。多係調署。於地方情形。未能熟悉。請飭令江寧布政使林則徐常鎮通海道張岳崧總司江北賑務。至馬棚灣一帶災民。挑工餬口。其老弱婦女不能工作者。應請速查給賑。從之。十月。偕白鎔奏。續查江南下河州縣積潦之區。被災尤重。已飭地方官迅速查賑。惟胥吏串通地保。浮開戶口。爲向來辦賑積弊。已令委員查明各鄉戶口。即於本鄉榜示。放賑之時。州縣官據委員所查總發一榜。總查抽查之員。即可憑以覈辦。又奏山盱廳屬添建滾水石壩。本年啟放過水。見已堵合。無從查驗。詢據工員面稟。本年啟放時。石底間被衝裂。壩下灰土亦多

衝損。請俟塘水稍落時。責令工員修理完固。至堰盱兩廳臨湖石工鑿卸二百餘丈。固限未滿。應請責令賠修。其石後甎工灰土間有殘缺。應請責令補築。又盱堰大隄加幫土工。間有蟄低浮鬆之處。應請責令填補整齊。夯硪堅實。並責成河兵種柳護隄。又以已估未辦之高堰頭二兩堡未估之智信兩壩。應請發辦勘估。至前項土隄。既非臨湖。與黃河險要隄岸不同。向來僅照黃河保固一年。限期太寬。請嗣後堰盱各廳土隄及運河隄岸。均定爲保固三年。其運河埽工。亦與黃河埽隄不同。請於經歷一年後再加保固一年。由該管道驗明堅整。始准歸汛修防。均下所司議行。十一月。奏安徽無爲州江壩及銅陵縣壩工程緊要。均應借項興修。上允所請。十二年正月。奏江蘇鹽城縣知縣孔昭杰開報戶口未能認真。安徽宿松縣知縣藍桂報災遲延。青陽縣知縣彭輔周遺漏災區甲數。得旨令陶澍等查明據實參奏。又奏向來捐資助賑及辦理賑務之紳民。均准給予議敘。惟地方官勸捐則恐人少議敘。又慮人多以致書吏埜索駁查。累月經年。不能上達。請敕下該督撫嚴禁書吏挑剔。早爲查辦。從之。二月。回京。旋充武英殿總裁。三月。充會試副考官。五月。充教習庶吉士。九月。以南河于家灣奸民陳端等偷窃官隄。掣動大溜。命偕工部尚書穆彰阿馳往查辦。閏九月。士彥奏。九月初旬清口出水二尺有餘。高堰長水二丈一尺。勢甚危險。其時吳城七堡未開。是以洪湖洩重。此時既已開放。湖水自必分減。但見交冬令。一月後即難興工。湖中既多積水。風烈堪虞。應請加緊趕辦。疏入。十月。命偕戶部左侍郎敬徵馳赴江南查辦河務。十三年正月。奏參已革留工通判張懋祖賠修壩工。仍不認真。致損壞更甚。請將張懋祖在工枷號。仍令迅速賠修。上是之。旋奏于家灣正壩合龍。惟壩下尚未閉氣。西壩亦間有蟄矮。命士彥等督飭工員趕緊加鑲。追壓堅實。不得稍誤。時江南道總督張井以河湖各工殘損。奏請分別估辦。命士彥偕敬徵覆勘。酌量輕重緩急具奏。二月。奏言。堰盱卑矮石工。應請改砌碎石。分年覈辦。舊信壩及智壩仁河義河壩。應分別補還石工。填修石底。其壩下東水之隄。應補還缺口。又裏河廳屬福興正閘。亦應趕緊修辦。惟揚河西岸加高。包砌碎石。並倒卸石工。擬令改拋碎石。雖均屬緊要。而工程較大。且已交春令。糧艘將到。運辦需時。應請分年修理。從之。又遵旨覆按宻隄各犯。治如律。四月。調

吏部尚書。十二月。充經筵講官。十四年。請假省親。尋丁父憂。十六年六月。服闋到京。署吏部尚書。時廣東在籍已革刑部郎中盧應翔干預訟事。瀆控不休。命偕戶部尚書耆英馳往鞫之。會欽差侍郎趙盛奎等查訊前次禮部尚書昇寅隨帶司員白讓卿陽金城被參各款。未能認真審辦。即交士彥等覆查嚴訊。又以廷臣劾奏江西各員貪劣款蹟。諭士彥等於赴粵之先會同江西巡撫陳鑾查辦。九月。偕耆英等奏訊明清江縣知縣孫慧焯挾勢借貸。請革職治罪。臨江府知府于公槐失於覺察。前署樟樹鎮照磨李世康於民人捐輸錢文。情同抑勒。均請交部議處。從之。十月。奏已革南城縣知縣黃宗憲糊塗任意。應照律治罪。下部議行。十七年正月。授兵部尚書。二月。偕廣州將軍蘇勒芳阿奏訊明盧應翔挾嫌唆訟屬實。請治如律。下軍機大臣等議行。三月。奏查明昇寅隨帶司員白讓卿陽金城委無婪索情弊。上以白讓卿等不知遠嫌。下部議處。四月。命赴浙江查勘塘工。旋奏海塘原爲保障民田而設。向係地方官捐廉辦理。費實不貲。請敕交撫臣籌款。覈實勘辦。上允所請。五月。遵旨赴揚州查詢兩淮運使劉萬程出缺原由。並赴清江浦驗看南河料垛工程。查盤庫款。旋奏言劉萬程實係辦公憂瘁。愁急輕生。並無別故。又勘驗南河工堅料實。廳員及幕友等。亦無骫法營私情事。疏入報聞。九月。奏盤查南河庫存實數與收支冊卷不符。按款駁飭。河庫道李湘棻具呈登覆。前後矛盾。請先行交部議處。上命褫李湘棻職。十月。遵旨赴安徽查訊池州府知府吳祺被參各款。請革職嚴鞫。旋訊明吳祺得受鹽規屬實。請治如律。是月。河南光州職員陳玉書等京控知州派買倉穀。命士彥往按之。尋訊明知州劉蔭堂擅照糧地造冊。向花戶勸買。令民自運交倉。又明知價值不敷。並不妥爲籌辦。輒將原詳價值發買。致民間領價虧短。即與私派勒買無異。署知州郝文光因循接辦。咎亦難辭。應請各照例坐贓治罪。仍按限追贓。俟限滿有無完繳分別辦理。並條陳常平倉穀出糶採買章程。略言動用既少。則採買自稀。請嗣後各省因糧遞糧。即照五錢定價按年作正開銷。毋庸動用。倉穀平糶。必市價昂貴民有艱食之處。照例酌減一二錢以上。若市價在八錢以下。竟可停其出糶。至採買之時。既須年豐穀賤。亦必該州縣聲明已逾二三年方准採買。以紓民力而祛宿弊。均如所請行。十八年二月。兼管順天府府尹事

務。三月。充會試正考官。四月。上回宮。士彥在西華門外騎馬。未及迴避。鐫級留任。五月。調吏部尚書。八月。因病請假調理。九月卒。遺疏入。上命加太子太保銜。照尚書例賜卹。賜祭葬。諡文定。

鄧夢琴

鄧夢琴。江西浮梁人。少貧勤學。以小學近思錄洛學編爲宗。乾隆十七年。成進士。出蔡新之門。得窺閩學源流。暉撰墓誌植躬行己。非義不蹈。陳用光撰墓表二十六年。選授四川綦江縣知縣。董詔撰墓誌縣人相沿呼大府胥吏爲老上司。橫甚。君察其尤者杖之。申請治罪。遂俱斂迹。貴州遵義有巨盜亡命過縣。遣捕人蹤迹千餘里。至萬縣獲之。以能署江津縣知縣。縣民宋志聰與楊在位爭博負。在位毆之仆死。置尸黃君相之門。前令比君相殺人罪已瘐死。夢琴至。鉤距得實。讞之前令因推事官請於按察使掎其獄。夢琴力爭。按察使遂怒。又民周景康盜樹。爲樹主斫顱左。尋以他事與周秉魯爭。傷腹下死。前令以比樹主。夢琴請復勘。腹下傷重。罪當比周秉魯。而按察使挾前怒。欲如前令比。且聞它輩語。謂夢琴好排人。暉撰墓誌欲中以法。齮齕者數月。董詔墓誌會夢琴還綦江。定遠民譚學海被殺。主名不得。縣擒民六人笞服之。至府皆不承。夢琴奉府檄廉得諸偷鄧理瑤等實殺人。一訊獄具白。府分功定遠令。定遠令得免吏議。諸上官乃信夢琴善平反。非排人者。適按察使又署布政使。周景康獄乃如夢琴讞。暉墓誌一時人頌神君。三十年。以繼母憂歸。尋丁外艱。四十三年。選授陝西洵陽縣知縣。董詔撰墓誌縣多楚人流寓。其墾田者請於上官。不報升科。以利安之。暉墓誌其豪猾教民訟持官短長者。廉得其斂錢諸簿籍。置之法。楚饑。糴米於洵陽。勸以平糶。而有力者居奇貨。次年春。楚民糾衆強借米。距城二百里。勢張甚。陳用光撰傳疾馳往。諭以明憲。衆叩頭求活。但杖倡者十二人。餘不問。巡撫畢沅聞而善之。四十八年。署岐山縣。四十九年。調署寶雞縣。利民渠開自前明。灌田三十頃久堙。夢琴濬之。暉撰至五十頃。其南北注渭諸渠。亦加疏導。董詔撰墓誌縣臨棧道有陳倉東河二驛。馬多疲損。前令以給里民需其值。曰僦馬。有事復搜私馬應官。曰里馬。

乃下令領馬者悉交見。馬驛遂充。非大差不責里馬。逆回田五作亂。陷通渭。憚墓誌疾馳二百里至仙靈峪。斷道設戍。董墓誌歸而授兵登陴。賊以不至。憚墓誌及漢南援兵過縣。爲供其車馬乏困。民皆應役。如趨私事。既平。他邑皆訟派累。寶雞民獨襲錦壽縣官。過客歎曰。寶雞令豈有餘財爲供張耶。官無所私。而區畫得宜。乃使民知感如是。孰謂廉吏不可爲耶。陳用光撰墓表五十四年。以卓異陞商州知州。六十年。擢漢中府知府。署陝安道。董撰墓誌因事鐫級。大府以教匪方熾。奏留任。憚墓誌募鄉勇相險。易爲防守。自冬徂夏。跋涉山谷。得足疾。嘉慶二年。引疾歸。十三年卒。年八十有六。二十二年。入祀名宦祠。夔琴故善爲文。所著有楸亭文集十六卷。陳撰墓表詩集八卷。憚撰墓誌其它主端明鹿洞書院所誨示士子及在官所修志書復共若干卷。

托津

托津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父博清額。理藩院尚書。乾隆四十三年。托津由都察院筆帖式充軍機章京。四十七年。升工部主事。四十九年。遷員外郎。五十六年。調戶部銀庫員外郎。五十八年。授福建道監察御史。嘉慶元年。兼公中佐領。四年四月。升兵科給事中。六月。賞副都統銜。署鑲黃旗蒙古副都統。八月。署四川總督魁倫以川省教匪不靖。奏請撥解部庫銀兩以濟軍需。上命托津解往達州軍營。五年正月。補正紅旗滿洲副都統。尋命接辦四川軍需。閏四月。審擬廣西平樂協副將七格捏報重傷。私離軍營。並於所帶官兵毫無統束。奏請奪職遣戍伊犁。允之。五月。奏言。川省距京遙遠。解運需時。請豫撥餉銀早爲籌備。上命著即來京供職。上諭革去副都統。加恩賞給頭等侍衛。前往葉爾羌更換奇豐額回京。尋抵葉爾羌辦事大臣任。六年二月。奏准葉爾羌搭放官兵鹽菜銀兩。請以每兩折給普爾錢二百。官兵口食羊隻。每隻折價銀五錢。向係合錢發給。請改爲銀款。三月。以前任辦事大臣奇豐額擅給伯克頂帶。托津接任後未經更正。部議降二級調用。上加恩改爲降三級留任。七年九月。賞給副都統銜。作爲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十二月。授鑲黃旗蒙古副都統。八年九月。奏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兩城歲收

錢文。支放官兵鹽菜等項。按照銀錢各半搭放。尙有盈餘。請自九年爲始。按銀四成錢六成支放。於經費既可節省。而錢文亦無積壓。允之。尋調鑲黃旗漢軍副都統。十月。授倉場侍郎。九年八月。奏浙江台州後幫旗丁虧短米石。私買餘米抵漕。並以黴變米石充數。請交刑部嚴訊失察之浙江糧道達琳。押運通判德克金布領運千總張超羣等。下部議處。又議覆御史五誠額奏請各倉監督在倉住宿章程。疏言。倉廒啓閉有時。監督率役住內。恐家丁蠹役。得與外間匪徒勾引夥竊。且嚴冬風高物燥。火燭可慮。應嚴飭監督等。在附近官房輪班直宿。仍周密巡查。以昭愼重。上是之。十一月。丁母憂。十年閏六月。調吏部左侍郎。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八月。賞戴花翎。尋充左翼監督。九月。湖廣總督百齡奏劾武昌鹽法道海昌失察岸商擡價病民。劣衿賄和釀命並竇武局鼓鑄偷減。上命偕直隸總督吳熊光往按。罷海昌職。岸商程啓大鑪匠黃銘仁革生王揆英悉按律懲辦。又廣東已革南海縣知縣王軾番禺縣知縣趙興武。訐告前任巡撫百齡委令屬員代辦供應。家人藉端需索。並違例製造非刑。命托津會同湖廣總督瑚圖禮往治其獄。按訊得實。請褫百齡職。論如律。王軾等問擬有差。十一年正月。調戶部左侍郎。四月。以河南巡撫馬慧裕劾河東河道總督李亨特勒派廳員銀兩各款。命托津偕署刑部左侍郎廣興往按。獄定。李亨特奪職逮問。戍伊犁。十月。賜紫禁城騎馬。十二月。往讞天津已革貢生賀有年索詐賄和。捏控慶雲縣知縣柯映伊私侵關稅盈餘一案。奏言。天津海稅向無定額。致歷任知縣以多報少。通融侵那。應按照本年那用之二萬二千兩爲率。自乾隆四十三年起查明徵收。各員按在任之久暫。經徵之多寡。勒限著追照例問擬。並將歷任通同那移各上司查明提用銀數。按六成分年賠繳。仍下部議處。革生賀有年坐受賄索詐。稅吏章德程等坐盤踞囑和。均置之法。天津道胡鉞慶雲縣知縣柯映伊以聽民求和。下部議處。又疏陳酌定徵收稅額。請節直隸總督就近遴委道府大員監收。以杜侵那。均如所請行。十二年二月。京察屆期。上諭交部議敍。七月。充崇文門監督。時熱河副都統福長安劾前任副都統慶傑收受屬員公分等款。疏上。奪慶傑職。命偕工部侍郎英和往鞫。讞定慶傑依官吏求索所屬財物律戍烏魯木齊。十二月。署經筵講官。十三年九月。賜燕郊房屋一所。十月。

命偕刑部尚書吳璥馳赴南河會勘。十一月。覆奏。查明馬港口張家莊漫水。俱西漾數十里。始折歸北潮河。如果該處地勢建瓴。何以轉向西流。且北潮河已匯流數月。水未消涸。顯見去路不暢。攻道斷不可行。請仍修復故道。接築雲梯關外大隄。收束水勢。使之東注。較爲得力。又奏勘河口高堰各工。因運河西岸堵築漫缺。頭二壩口門較寬。以致不能攏托暢注。請趕緊補築。均得旨允行。十二月。以前偕廣興審辦案件於廣興需索騷擾得受苞苴情弊。未經陳奏。部議降二級調用。上加恩改爲降三級留任。旋充經筵講官。十四年正月。往讞江蘇金山寺僧人志學呈控民人王兆貞爭墾沙地。糾衆戕斃多命一案。偕人志學等均治如律。二月。署刑部左侍郎。六月。前任倉場侍郎福慶許兆椿奏通州中西二倉所存白米虧短。已革倉書高添鳳。盤踞舞弊。命偕福慶往勘。倉書高添鳳甲斗趙長安花戶陳四等坐奸吏骫法。治如律。旋經刑部究出高添鳳私出黑檔。重領米石一案。奏入。上以倉場侍郎及監督等官。歷任相沿。因循廢弛。以致百弊叢生。將辦理不善各員。分別革懲。托津在任較久。下部嚴議。尋議奪職。上改爲革職留任。仍著落分賠。八月。御史陸言劾浙江學政劉鳳誥代辦監臨印用聯號。命偕刑部侍郎周兆基按治得實。劉鳳誥革職遣問。戍伊犁。十二月。失察工部書吏王書常私雕假印。冒領庫銀。降一級留任。十五年正月。署山西藩司河東道劉大觀參奏前任山西巡撫初彭齡任性乖張。署潞安府知府試用直隸州知州朱錫庚婪索贓私。命偕刑部左侍郎穆克登額往按鞫實。初彭齡劉大觀均下部嚴議。朱錫庚奪職論罪如律。二月。擢工部尚書。授正黃旗漢軍都統。四月。以上年承辦萬壽慶典經理妥協。賞加一級。五月。調戶部尚書。旋因給事中胡大成劾奏勒保任四川總督時有匿名揭帖。指訐總督藩司款蹟寢息未辦。命托津偕光祿寺少卿盧蔭溥往察。得實奏聞。勒保坐應奏不奏。罷大學士。六月。以粵洋巨匪烏石二等殄除淨盡。海面肅清。上諭加一級。十一月。兩淮鹽政阿克當阿劾前任揚州通判繆元淳承辦揚河隄岸草率偷減。命偕順天府尹初彭齡前往查辦。十六年正月。署兩江總督。二月。奏通判繆元淳並無偷減情弊。惟於淮揚運河水漲。未能先事籌防。以致廟灣場河隄漫口。搶護不及。糜帑誤工。請褫職遣戍。四月。調鑲白旗滿洲都統。賞加太子少保銜。兼內大臣。九月。署吏部

尚書。十七年。充會典館副總裁官。十八年二月。京察下部議敘。六月。扈蹕熱河。九月。直隸教匪林清謀逆。遣其黨闌入禁城。命托津回京查辦。尋獲林逆於黃村西之宋家莊。上諭賞加二級。旋授協辦大學士。時股匪李文成犯豫陷滑城。欽差大臣那彥成遷延旬日。尚未進兵。上命托津往代。嗣因那彥成飾詞進剿。連著戰績。復命托津赴開州軍營。督同提督馬瑜剿辦餘匪。十一月。駐兵開州。尋由湯二莊進發。連克楊店子王家道口等村。焚燬賊巢。殲除賊目邢全忠。執賊目郭明山餘匪。俘馘無算。捷入。下部議敘。會賊匪李文成等竄往輝縣。焚掠高莊。直趨林縣。上以托津不顧北面。率往德州。嚴旨申飭。十二月。由大名退駐開州。連獲零匪。得旨開州一帶零匪。托津督率官兵擒縛九百餘人。辦理認真。著照軍功例議敘。時滑城克復。偕直隸總督那彥成奏陳善後事宜七條。一酌改直隸營制。一添設河南山東官兵。一於直隸開州長垣河南濬縣滑縣等處移駐弁兵。一調撥吉林黑龍江官兵一千名駐京操防。一各直省編查保甲以詰姦宄。一散鄉勇以收器械。一請以陝甘將備與直隸分別對調。疏入。如議行。十九年閏二月。授正白旗領侍衞內大臣。尋署兵部尚書。五月。充國史館總裁官。七月。倉場侍郎榮麟劾通永道張五緯玩誤漕運。張五緯復以榮麟迴護己見。互相揭奏。命托津往讞之。獄定。榮麟張五緯下部議處。有差。八月。授東閣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九月。晉太子太保銜。充會典館總裁官。十一月。倉場侍郎初彭齡劾兩江總督百齡江蘇巡撫張師誠收受餽送。並劾江蘇藩司陳桂生冊報溧水縣虧缺銀數。先後多寡不符。有心朦混。命偕戶部尚書景安往按。二十年正月。查明百齡張師誠俱無收受餽送之事。惟百齡於提取關稅銀兩發縣生息。作爲兵丁差費。未經奏明辦理。張師誠於未到任之先。標弁迎至其家。即留供應差遣。均有未合。百齡張師誠均下部議處。察議有差。陳桂生亦無含混隱匿情弊。初彭齡坐奏事不實。下部嚴議。八月。充崇文門正監督。二十一年二月。京察下部議敘。四月。署御前大臣。閏六月。以直隸總督那彥成前在陝甘總督任內。與藩司陳祁商那賑銀津貼腳價等費事覺。命托津往按。褫那彥成職。逮問解京。命托津暫署直隸總督。旋回京。二十二年六月。管理理藩院事務。九月。御史伊綿泰肅鎮於封禁米石婪索錢文。問擬如律。以御史等係由戶部保送。托津未能詳

慎揀選。下部議處。二十三年二月。充文淵閣領閣事。五月。以纂輯明鑑體例不合。罷原纂各官。特改派總裁官。另行編輯。托津與焉。八月。上恭謁祖陵禮成。賞加二級。二十四年。京察下部議敘。尋賞戴雙眼花翎。並賞用紫繅。二十五年四月。充殿試讀卷官。六月。扈蹕熱河。七月。仁宗睿皇帝升遐。命總理喪儀。九月。充實錄館監修總裁。旋因敬擬遺詔錯誤。降四級留任。六年無過。方准開復。道光元年三月。仁宗奉安禮成。托津恭題神主。命晉太子太傅銜。賞加隨帶三級。七月。調正黃旗蒙古都統。八月。調正白旗滿州都統。二年三月。署戶部尚書。四月。授內大臣。五月。以議奏倉場盤查章程措置失宜。部議降二級留任。上加恩改爲降一級留任。尋授閱兵大臣。八月。充崇文門正監督。十月。署吏部尚書。兼管戶部三庫事務。尋署理藩院尚書。三年正月。托津子恆齡之妻。乘轎由神武門中門行走。有乖體制。上諭革去紫韁。並褫雙眼花翎。仍戴單眼花翎。八月。上幸萬壽山玉瀾堂賜宴。十五老臣。恩命入宴繪像。四年七月。以官犯侯際清呈請贖罪賄囑官吏。並職員董椿指官撞騙等情。命托津按治。侯際清董椿問如律。刑部堂司各官降革遣戍有差。五年正月。京察下部議敘。二月。署戶部尚書。八月。署刑部尚書。復充崇文門正監督。六年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七月。署左都御史。七年五月。管理刑部事務。七月。通州民人王文彌呈遞封章。控告協辦大學士英和家人張天成增租擾累。命托津等治其獄。讞定。坐英和失察。褫協辦大學士。仍下部嚴議。王文彌等論罪如律。八年正月。回疆底定。恩遣廷臣賞還紫繅。七月。以審擬侍衛恩緒毆斃家人一案。瞻顧遲延。含混聲敍。命將刑部堂官議處。托津降二級留任。九年八月。上詣盛京祇謁祖陵。托津留京辦事。十月。賞還雙眼花翎。十年八月。得旨御門辦事。托津著加恩免其進班。十月。以前在戶部尚書任內。失察捐納房書吏蔡繩祖托私造假照。降四級留任。十一年。因病陳請開缺。上命托津著加恩以太子太傅。大學士致仕。支食全俸。十二年。托津孫庚長。以二品廕生分部學習期滿引見。上加恩准其留部即補。十五年十月卒。年八十一。十一月初七日。上親臨賜奠。晉贈太子太師。入祀賢良祠。尋賜祭葬。予謚文定。

和珅

和珅。鈕祜祿氏。滿洲正紅旗人。由文生員於乾隆三十四年承襲三等輕車都尉。三十七年。在鑾儀衞當差。選昇御轎。一日。帝將出。倉卒求黃蓋不得。帝曰。是誰之過與。各員瞠目不知所措。珅應聲曰。典守者不得辭其責。儀度俊雅。聲音洪亮。帝視之曰。若輩之中。安得有此解人。遂派總管儀仗。授三等侍衞。旋挑補黏杆處侍衞。四十年閏十月。遷乾清門侍衞。十一月。擢御前侍衞。授正藍旗滿洲副都統。四十一年正月。授戶部右侍郎。三月。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四月。授總管內務府大臣。八月。調鑲黃旗滿洲副都統。十一月。充國史館副總裁。賞戴一品朝冠。十二月。總管內務府三旗官兵事務。四十二年六月。轉左侍郎。兼署吏部右侍郎。十月。兼步軍統領。四十三年。吏部尚書永貴等奏京察降革司員參罰事件。免其隨帶和珅以扶同瞻徇。降二級留任。旋監督崇文門稅務總管行營事務。四十四年。命在御前大臣上學習行走。四十五年正月。命偕刑部侍郎喀凝阿赴雲南查訊按察使海凝控告總督李侍堯貪營各款。鞫得實。並奏滇省自李侍堯婪索屬員。贓私狼籍。吏治廢壞。各府州縣多有虧空。須徹底詳查。清釐積弊。上以福康安爲雲貴總督。赴任查辦。和珅於定讞後回京。未至。擢戶部尚書。旋命在議政大臣處行走。五月復命奏雲南永昌府之潞江普洱府之磨黑兩地。向立稅口。禁攜帶絲紙針綢出隘。但關外尚有騰越龍陵思茅諸處。地闊民繁。難免偷漏。請改設以收實效。又奏滇省鹽務。緣川省私鹽偷漏。味好價廉。致官鹽難銷。正課日虧。宜在川滇交界處實力禁止。並以滇省私錢盛行。官銅缺少。請設法整頓。皆奉旨允行。又奏緬甸送還蘇爾相等。有同來緬子二人。尚羈禁永昌。似應釋回。雲南開化府屬設立關口。內地民人往交阯貿易者。由藩司給以印票。前交阯黃文桐滋事。內地民人不從。俱逃回。經李侍堯奏獲。有發遣者。有因曾在彼處娶妻。定擬死罪者。聞粵省關隘。亦有通交阯之處。辦法又復不同。似覺兩歧。上諭福康安將二緬子釋歸。其逃回人犯。改擬具奏。尋授御前大臣。補鑲藍旗滿洲都統。諭曰。尚書和珅之子。賜名豐紳殷德。指爲十公主之額駙。待年及歲時。

舉行指婚禮。六月。授正白旗領侍衞內大臣。請以內務府筆帖式歸八旗應考。上不許。十月。充四庫館正總裁。兼辦理藩院尚書事。四十六年四月。甘肅撒拉爾番回蘇四十三等滋事。進逼蘭州。上命額駙拉旺多爾濟領侍衞內大臣海蘭察護軍統領額森特等。率兵討之。和珅帶欽差大臣關防同往。又命大學士阿桂督師。旋以阿桂有痒疾。諭和珅兼程先進。督辦一切。和珅至蘭州。訷賊踞八蜡廟雷壇等處。掘濠自固。因奏言分兵四路。令海蘭察等從山梁進剿。額森特等於丫口斜撲賊營。提督仁和等直攻八蜡廟大樓。和珅自偕西安將軍伍彌泰等。由龍尾山梁策應。時海蘭察已逼賊至山梁。礮其溝中伏匪。和珅率弁兵乘勢追逐。斬二百餘人。賊立坎深數丈。小道皆掘斷。不能度。遂撤兵回。是役也。總兵圖欽保陣亡。和珅匿不奏。後請恩卹。始及之。上以其取巧。傳旨申飭。諭曰。和珅在途次所奉諭旨甚多。均未奏及。豈不知朕於數千里外。懸懸廑注乎。再本日畢沅奏和珅在途次行走情形。婉轉開脫。措詞委曲。此即外省觀望習氣。究於和珅之行走濡滯。能逃朕之洞鑒乎。和珅之未至蘭州也。海蘭察額森特先馳至。擊賊勝之。和珅乃以二人不查賊形。希圖僥倖責數之。並奏其欺誑。上曰。伊二人先行打仗。並無不是之處。和珅遽形之章奏。豈行走遲延者。反爲有功乎。若令朕顛倒是非。申飭無過之人。朕不爲也。又以總督勒爾謹養癰貽患。不即參劾。彙下部議。降三級留任。五月。諭和珅馳驛回京。尋到京復命。奏陝西毗連四省。形勢扼要。而駐防兵單。甘肅兵數以遷駐新疆。未經補額。存營者亦少。皆須多爲添駐。又請西安提督仍復舊制。駐固原州。而以固原鎮總兵遷駐河州。其河州協副將改於安定。或會寧駐紮。方足以資控馭。命下阿桂等行之。十一月。兼署兵部尚書。十二月。管理戶部三庫事務。四十七年二月。以軍機大臣審辦甘肅鎮迪道巴彥岱受賄徇隱事。擬罪輕縱。降三級留任。四月。御史錢灃劾山東巡撫國泰布政使于易簡貪縱營私。命偕左都御史劉墉按訊。既定讞。命先回京。八月。加太子太保。十月。充經筵講官。四十八年六月。賞戴雙眼花翎。十月。充國史館正總裁。十一月。充文淵閣提舉閣事。四十九年三月。調正白旗滿洲都統。四月。充清字經館總裁。七月。甘肅石峯堡逆回張文慶等平。以和珅首承諭旨。再予輕車都尉世職。歸併前職。照例議襲。旋調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管理戶部。

九月。仍以平回匪功。議敘封一等男爵。五十一年六月。御史曹錫寶奏。和珅家人劉全。服用奢侈。器具完美。恐有藉端撞索情事。應密行偵訪。嚴加懲創。上命王大臣會同都察院查覈。又意其欲劾和珅。而又不敢明言。故以家人爲由。隱約其詞。爲將來波及地。復諭曰。此案總期根究明白。並非因此一虛言。欲治和珅。更非欲爲和珅開脫。留京王大臣等。不可誤會朕旨。將曹錫寶加以詞色。有意吹求。使原告轉成被告。亦無是理。務須平心靜氣。虛衷詳問。如曹錫寶果能指出款蹟。訪查得實。即一面從嚴審辦。一面據實具奏。不可因和珅稍存迴護。若稍存迴護。是乃陷和珅且自陷也。繼復諭詳詢曹錫寶。如果和珅有營私舞弊款蹟。不妨據實指出。朕必質訊明確。將和珅治罪。既而王大臣等奏錫寶如有實據。自應列款參奏。今遽以無根之言。冀博建白之名。請交部議處。旋議降二級調用。上以其言官。改爲革職留任。閏七月。授文華殿大學士。仍兼吏部戶部事。五十三年。臺灣林爽文平。和珅以承書諭旨。晉封三等忠襄伯。五十四年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五月。充教習庶吉士。五十五年正月。諭曰。大學士和珅。著加恩賞給黃帶四開褉袍。固倫額駙豐紳殷德。著兼散秩大臣行走。四月。充殿試讀卷官。十一月。以總辦萬壽慶典。和珅同金簡專司其事。命於所加二級外。再加一級。五十六年十一月。刻石經於辟雍。命爲總裁。五十七年九月。廓爾喀平。恩予議敘軍功。加三級。十月。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五十八年。充教習庶吉士。兼管太醫院。及御藥房事務。五十九年二月。吉林人薩闢庫額。命軍機大臣繕寫飭諭。和珅瞻顧遷延。未即擬旨。上責之。降二級留任。七月。奏八旗立廠養馬。原以備屆從行營之用。但常時易致折膘。請分給各旗官員拴養。調習壯健。較爲得力。空出馬圈地。蓋造房間。給與窮苦兵丁居住。如所議行。六十年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五月。充教習庶吉士。九月。朝審停勾。命查明其情最重者。請旨裁定。而刑部理藩院於蒙古台吉圖巴扎布兇殘一案。未先具奏。俱干嚴議。和珅以管理理藩院。又軍機書旨。始終迴護。降三級留任。十月。廷試武舉發策。命軍機大臣恭查實錄。實錄例不載武試題。和珅等率以文武試策總載實錄對覆。詢對如前。上以護過飾非。嚴飭之。革職留任。先是。京察屆期。和珅屢邀議敘。是年特命停罷。嘉慶元年正月。調正黃旗。領侍衛內大臣。六月。調鑲黃旗滿洲都

統。二年。管理刑部。退去戶部事。旋以軍需報銷。仍兼理戶部。三年。邪匪王三槐就擒。和珅以襄贊機宜。晉公爵。四年正月三日。高宗升遐。仁宗令和珅總理喪儀。科道諸臣。以和珅不法事列款參奏。上命王大臣公同鞫訊。俱得實。上乃諭曰。和珅受大行太上皇帝特恩。由侍衞洊擢至大學士。在軍機處行走多年。叨沐殊施。諸臣無其比。朕親承付託之重。茲猝遭皇考大故。每思論語三年無改之義。如我皇考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實心實政。方將垂示萬年。永爲家法。何止三年無改。至皇考所簡用重臣。朕斷不肯輕爲更易。即獲罪者。稍有可原。猶未嘗不思保全。今和珅情罪重大。實有難以刻貸者。設數年來廷臣中有能及早參奏。必蒙聖斷。立置重典。而竟無一人奏及者。內外諸臣。自以皇考聖壽日高。不敢煩勞聖心。實則畏懼和珅。箝口結舌。皆朕所深知。今和珅罪狀已著。其得罪我皇考之處。擢髮難數。亦百喙難辭。朕若置之不辦。何以仰對在天之靈。除在京王大臣會審定擬外。著通諭各督撫。將和珅如何擬罪。並此外有何款跡。據實覆奏。旋據直隸總督胡季堂奏和珅種種悖逆不法。蠹國病民。貪黷放蕩。目無君上。請以大逆論。紓太上皇帝在天之憤怒。下快天下人心之積恨。並查出和珅薊州墳塋僭妄踰制。上乃申諭曰。朕於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冊封皇太子。尚未宣布諭旨。而和珅於初二日在朕前先遞如意。洩漏機密。居然以擁戴爲功。其大罪一。上年正月。皇考於圓明園召見和珅。伊竟騎馬直進左門。過正大光明殿至壽山口。無父無君。莫此爲甚。其大罪二。又因腿疾乘坐椅轎。擡入大內。肩輿出入神武門。衆目共睹。毫無忌憚。其大罪三。並將出宮女子。娶爲次妻。罔顧廉恥。其大罪四。自剿辦川楚教匪以來。皇考盼望軍書。刻縈宵旰。乃和珅於各路軍營遞到奏報。任意延擱。有心欺蔽。以致軍務日久未竣。其大罪五。皇考聖躬不豫時。和珅毫無憂戚。每進見後。出向外廷人員談笑如常。其大罪六。昨皇考力疾披章。批諭字畫。間有未真。和珅膽敢口稱不如撕去。另行擬旨。其大罪七。前奉皇考敕旨。令伊管吏部刑部事務。嗣因軍需銷算。伊係熟手。是以又諭令兼理戶部。題奏報銷事件。伊竟將戶部事務。一人把持。變更成例。不許部臣參議一字。其大罪八。上年十二月奎舒奏循化貴德二廳賊番聚衆。在青海肆劫。和珅竟將原摺駁回。隱匿不辦。全不以邊務爲事。其大罪九。皇考升遐

後。朕諭蒙古王公。未出痘不必來京。和珅不遵諭旨。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來。全不顧撫綏外藩之意。其居心實不可問。其大罪十。大學士蘇凌阿兩耳重聽。衰邁難堪。因係伊弟和琳姻親。竟隱匿不奏。侍郎吳省蘭李潢太僕卿李光雲。曾在伊家教讀。保列卿階。兼任學政。其大罪十一。軍機處記名人員。和珅任意撤去。種種專擅。不可枚舉。其大罪十二。昨將和珅家產查抄。所蓋楠木房屋。僭侈踰制。其多寶閣隔段。皆仿照寧壽宮制度。其園寢點綴。與圓明園蓬島瑤臺無異。不知是何肺腸。其大罪十三。薊州墳塋。設立享殿。開置隧道。致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稱。其大罪十四。家內所藏珍珠手串二百餘。較大內多至數倍。并有大珠較御用冠頂尤大。其大罪十五。又寶石頂非伊應戴之物。伊所藏數十。而整塊大寶石不計其數。且有內府所無者。其大罪十六。銀兩衣服等件。數逾千萬。其大罪十七。且有夾牆藏金二萬六千餘兩。私庫藏金六千餘兩。地窖內藏埋銀兩三百餘萬。其大罪十八。附近通州蘇州有當鋪錢店貨本。又不下十餘萬。以首輔大臣。下與小民爭利。其大罪十九。伊家人劉全。不過下賤家奴。而查抄家產。竟至二十餘萬。並有大珠及珍珠手串。若非縱令需索。何得如此豐饒。其大罪二十。其餘貪縱狂妄之處。尚難悉數。著將胡季堂原摺發交在京文武三品以上官員。并翰詹科道閱看。悉心妥議具奏。如有自抒所見者。另摺封陳。諸臣俱言宜如胡季堂議。上念和珅曾任首輔。免其肆市。賜令自盡。以兩淮鹽政徵瑞前後餽和珅銀四十萬兩。山東巡撫伊江阿知太上皇帝龍馭上賓奏摺中。不及一字。惟致書和珅。勸其節哀辦事。俱革職。並諭故御史曹錫寶。當和珅聲勢薰灼之際。無一人敢於糾劾。而曹錫寶獨能抗辭執奏。不愧諍臣之職。今和珅治罪後。查辦劉全家產。竟有二十餘萬之多。是曹錫寶前此所劾。信屬不虛。自宜加以優獎。曹錫寶著加恩追贈副都御史。並將伊子照贈銜予廕。既而上又通諭諸臣曰。和珅所管衙門。本多由其保舉升擢者。自必不少外省官員。奔走門下。逢迎餽賂。皆所不免。若一一根究。亦非罰不及衆之義。大小臣工。無庸心存疑懼。況臣工內。中才居多。即有從前熱中躁進。一時失足。但能洗心滌慮。痛改前非。仍可勉爲端士。以副朕咸與維新之治。時多言和珅財產甚多。不止抄出之數者。又諭曰。朕所以辦理和珅者。原因其蠹國病民。專擅狂悖。查抄所以懲戒貪黷。

初不計多寡而事株連。嗣後臣工不得再以和珅貲產妄行瀆奏。先是和珅在軍機時。屢人舉發。凡有奏摺令具副本。關會軍機處。至是奉旨革除。和珅又令各部將年老平庸之司員保送御史。俾其緘默不言。免於糾劾。至是亦因副都御史廣音布奏。命嗣後保送御史。年無得過六十五以上。又諭曰。恭閱皇考硃筆。有嚴禁內外大臣呈進貢物諭旨二道。聖訓煌煌。垂誡至爲深切。祇因和珅攬權納賄。凡遇外省督撫呈進物件。准遞與否。必須先向和珅關白。伊即擅自准駁。明示有權。而督撫等所進貢物。皇考不過賞收一二。其餘盡入和珅私宅。是以我皇考雖屢經禁止。仍未杜絕。嗣後有將飭禁之物呈進者。即以違制論。初乾隆五十四年。山西舉人薛載熙覆試除名。嘉慶六年。載熙在燕郊迎駕。命試以詩。並諭曰。從前薛載熙中式時。覆試文理尚無大疵。惟詩粗率。奏請停科。經皇考加恩寬免。嗣和珅等議覆科場事宜。以薛載熙覆試。與中卷不符。難保無代倩情弊。請追革在案。是薛載熙斥革。本非皇考之意。和珅辦理此事。實屬有意從刻。今薛載熙考試詩句。較前稍勝。著加恩賞還舉人。其年。又有湖北按察使李天培代福康安私交糧船。分運槍木一事。時和珅弟和琳爲巡漕御史。劾奏之。福康安因得嚴旨。並帶革職留任。至是上諭曰。此案並非和琳秉公劾參。實係聽受和珅指使。爲傾陷福康安之計。今和珅籍沒。查出所蓋房屋。僭妄踰制。較之福康安托帶木植之咎。孰重孰輕。尋湖廣總督倭什布奏漢陽府知府明保。例應迴避。諭曰。明保係和珅母族姻親。平日倚恃和珅勢焰。在任聲名。甚屬平常。從前引見知府時。即蒙皇考鑒其人甚庸陋。查伊出身屢歷。經和珅朦混具奏。亦未令伊遞摺請訓。經赴知府之任。皆朕所深知。明保著即來京。以部員補用。又諭曰。近聞京師步軍統領衙門。及巡捕五營所管步甲兵丁。在和珅宅內。供私役者。竟有千餘名之多。實出情理之外。國家設立兵額。原資捕盜緝匪之用。豈可將歸伍之兵。供私宅之役。無怪乎兵數日少。盜賊肆行也。十九年五月。國史館進呈和珅列傳。諭曰。和珅逮問伏法。迄今已越十五年。始將列傳纂進。太覺遲緩。迨詳加披閱。其自乾隆三十四年襲官。以至嘉慶四年褫職。三十年間。但將官階履歷。挨次編輯。篇幅寥寥。至伊一生事實。全未查載。惟將逮問之後。各諭旨詳加敘述。是何居心。不可問矣。和珅在乾隆年間。由侍衛洊擢大學士。晉封忠

爵。精明敏捷。原有微勞足錄。是以皇考高宗純皇帝。加以厚恩。奈伊貪鄙性成。怙勢營私。狂妄專擅。積有罪愆。朕親政時。是以加以重罰。似此敘載簡略。現距懲辦和珅之時。年分未遠。其罪案昭然在人耳目。若傳至數百年後。據本傳所載。考厥生平。則功罪不明。何以辨賢奸而昭賞罰。國史爲信今傳後之書。事關彰癉。不可不明白宣示。所有承辦和珅列傳之纂修官。著查明參奏。交部嚴加議處。尋查明原纂官顧蒓。因出差。將稿本交館席煜續辦。命將席煜革職審訊。六月。諭曰。顧蒓原纂和珅列傳稿本。載有事實四條。皆和珅罪狀。仰奉皇考高宗純皇帝飭諭。加以譴責者。葛方晉節去三條。席煜節去一條。其居心實不可問。除葛方晉身故外。席煜前已革職。著即行押解回籍。交江蘇巡撫張師誠嚴行管束。令其閉門思過。不准外出。並留心稽察。如有怨望詩文。即奏聞。將該革員拏問治罪。初。和珅於乾隆四十一年入正黃旗。及得罪。仍隸正紅旗。子豐紳殷德。乾隆四十五年賜名。五十四年尚固倫和孝公主。命在御前行走。五十五年。授散秩大臣。五十六年二月。管理御茶膳房造辦處事務。四月。兼武備院卿。五十八年。調奉宸苑卿。五十九年。擢正黃旗護軍統領。六十年。兼內務府大臣。嘉慶元年。總理行營事務。二年二月。兼鑾儀使。八月。授正白旗漢軍都統。仍兼護軍統領監督。崇文門稅務。四年。因父和珅得罪。大學士九卿等會議。革去世襲。諭曰。豐紳殷德。係固倫額駙且公主。最爲皇考所鍾愛。自應仰體恩慈。曲加寬宥。若此時將豐紳殷德職銜斥革。齒於齊民。體制亦覺未協。和珅公爵。因拏獲王三槐賞給。應照議革去。仍加恩留伊伯爵。即令豐紳殷德承襲。在家閒居。不許出外滋事。尋於和珅家內抄出正珠朝珠。詢之家人。僉稱和珅往往於燈下無人時。私自懸掛。臨鏡徘徊。對影笑語。聲息甚低。人不得聞。奉旨正珠朝珠。爲乘輿服用珍物。豈臣下所應收藏。家人供出和珅情狀。竟有謀爲不軌之意。今倖逃顯戮。姑免磔屍。其子豐紳殷德。若知有此物。不行舉發。當照大逆例緣坐。今經綿恩等訊究。實不知情。加恩免其追問。但不應仍叨世襲。著革去伯爵。賞給散秩大臣銜。尋上以和珅三等輕車都尉。係伊高祖尼牙哈那巴圖魯軍功所得。仍以豐紳殷德承襲。七年。三省教匪平。諭曰。固倫和孝公主下嫁固倫額駙豐紳殷德。其品秩原與貝子相等。嗣因伊父和珅身獲重譴。是以將豐紳殷德一併革職。旋

經朕格外加恩。授爲散秩大臣。今當大功戡定。恩逮親藩。因念固倫和孝公主亦應一體錫予恩施。著將豐紳殷德賞給民公品級。仍在散秩大臣上行走。俾公主同深歡感。以示朕篤念推恩之至意。八年。內務府大臣綑布奏和孝公主府內已革長史奎福呈控豐紳殷德演習武藝。謀爲不軌。並欲毒害公主。將侍妾帶至壙園。於國服內生女各款。命大學士董誥回京。與留京王大臣及綑布會同刑部堂官等。悉心推究。旋覆奏奎福所控各款。惟豐紳殷德在國服內妾生一女。審訊得實。餘俱誣控。諭曰。和珅獲罪重大。中外共知。即肆市亦罪所應得。仍加恩賜令自盡。伊子豐紳殷德。旋授爲散秩大臣。賞給公銜。朕於和珅父子。可謂仁至義盡。在豐紳殷德具有天良。自應感激無地。豈有反生怨望之理。此案綑布奏上時。朕即知事屬虛誣。但所控謀逆情事。案關重大。朕若少露意旨。即使審訊實係誣控。而外間無識之徒。妄生臆度。必以朕過於仁慈。不忍遽興大獄。而承審大臣。亦似有心迎合。轉不足以破羣疑而成信讞。當即特派董誥回京。與王大臣等會同秉公研訊。茲據王大臣等連日詳鞫。惟豐紳殷德在國服內侍妾生女一節。業已自認不諱。此外如公主疑心飲食下毒。僉供實無其事。額駙與公主和睦。誣妄實屬顯然。至演習白蠟桿。始自乾隆五十九年。藉以練習身體。並非起自近日。其私放利債。尚非違例盤剝。即引進高陞鄭二戲耍棍桿。亦止係少年不謹。所作詩文。經保凝等親至府內查出。封固進呈。多係嘉慶三年以前所作。惟青蠅賦一篇。係四年在壙塋栽樹。聞外間傳說。有大動工程之語。憂讒畏譏而作。詳細檢閱。委無怨望違悖語句。實係奎福因革去長史。心懷怨恨。揑詞誣控。今爰書已定。豐紳殷德並無謀爲不軌之事。其罪惟在私將侍妾帶至壙園。於國服一年內生女。實屬喪心無恥。前已降旨革去公銜。所管職任。仍著在家圈禁。令其閉門思過。如此懲辦。已足蔽辜。其他俱屬輕罪不議。總之。此案如豐紳殷德果有悖妄之處。朕斷不肯因公主曲法姑貸。既經訊係誣揑。朕又豈肯因其怨家。造作蜚語。遽將豐紳殷德寘之重典。置公主於何地乎。著將辦理緣由。通諭知之。十一年正月。授頭等侍衞。在大門上行走。四月。擢正白旗蒙古副都統。賞戴花翎。十二年二月。調鑲藍旗滿州副都統。十二月。軍政屆期。賞給伯爵銜。十五年二月。因病奏請解任調理。四月。上念其平日小心供職。賞給公

爵銜。尋卒。和珅自乾隆四十二年。尊寵用事。二十有三年。當是時。廉正大臣如嵇璜。元勳上功如阿桂。皆未嘗一加彈劾。以故終高宗之世。恩寵不衰。養成乾隆末年。內外官吏貪墨之惡習。其黨皆掊克聚斂。吸收民間脂膏。厚自封殖。百餘年之元氣。爲之斲喪殆盡。人民因相率思亂。始則有山東王倫之亂。繼則甘肅田五。終則川楚白蓮教。而珅復稽壓軍報。虛張功績。濫要爵賞。致匪亂蔓延。不可收拾。帝未即位之前。即深惡和珅爲人。既即位。大權仍由太上皇操之。太上耄老。惟和珅之言是聽。珅以帝之立。己實有擁戴功。益自矜。而帝以太上皇寵珅甚專。畏其傾陷。不得不虛與委蛇。隱忍不敢發。及太上皇崩。帝親政。下詔褫奪珅大學士職。並逮其黨戶部尚書福長安同下獄。然以太上皇崩未旬日。不忍即加誅戮。王念孫等復言神堯在位。不戮驩兜。虞舜登庸。即誅共鯀。正見寬嚴互用。張弛異宜。帝得疏。遂以珅二十大罪。宣示天下。賜自盡。並籍其家財入官。其財產先後抄沒者。凡百有九號。已估價者。二十六號。值銀凡二百二十三兆八十九萬兩有奇。未估者尚有八十三號。從古貪婪蠹國之臣。未有如和珅之甚者。然一朝籍沒。反爲殺身之具。多藏厚亡。豈不信哉。

松筠

松筠。瑪拉特氏。蒙古正藍旗人。乾隆三十七年。由繙譯生員考補理藩院筆帖式。四十一年。充軍機章京。四十二年。升主事。四十三年。升員外郎。四十四年。充三座塔理事司員。四十五年。調戶部銀庫員外郎。舊例蒙古司員。不與銀庫之選。松筠經軍機大臣保奏。蒙古司員之掌銀庫自松筠始也。四十八年。京察一等。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授鑲黃旗蒙古副都統。賞戴花翎。四十九年。調正紅旗滿洲副都統。賞穿黃馬褂。命赴吉林查辦參務。五十年。命往庫倫查辦鄂羅斯事務。五十一年三月。庫倫有官馬逸入鄂羅斯卡座。鄂羅斯人獲而獻還。松筠傳示各卡。嗣後有鄂羅斯馬誤入官卡者。亦如之。事聞。有旨嘉獎。閏七月。授戶部右侍郎。仍留庫倫辦事。五十五年。有偷勒干卡倫巡兵爲鄂羅斯打牲人所害。松筠檄緝各犯。先行治罪。然後具奏。上切責之。革退侍郎副都統。拔

去花翎。以四品頂帶留庫倫效力贖罪。五十六年。授工部左侍郎。正白旗滿洲副都統。五十七年四月。調戶部右侍郎。復賞戴花翎。七月。充蒙古繙譯考試官。十月。轉左侍郎。五十八年二月。充崇文門副監督。尋授御前侍衞。內務府大臣。軍機大臣。七月。充國史館副總裁。時英吉利入貢。請於天津寧波海口貿易。並求給附近珠山小海島附近廣東省城地方各一處。居商存貨。上既嚴諭指駁。復慮其沿途生事。特命松筠護行。凡所要求。嚴詞拒絕。途中安謐。有旨嘉其得體。九月。松筠奏。遵旨令該英人在船順道觀覽。俾知民物康阜。景象恬熙。惟有隨時隨事。加意斟酌體會。務令知感知畏。勉期妥辦得中。五十九年正月。署吉林將軍。六月。命查辦湖北荊州稅務。道出河南衞輝。值霪雨。衞河水驟長數丈。淹浸民居。松筠躬率牧令開倉賑恤。疏入。上嘉之。下部優敘。七月。升工部尙書。授鑲白旗漢軍都統。尋充駐藏辦事大臣。嘉慶四年正月。召還京。調戶部尙書。二月。授陝甘總督。加太子少保銜。初松筠駐藏時。達賴喇嘛濟嚨呼圖克圖等報稱西南邊界有廓爾喀之兵。松筠訪知廓爾喀係向定結邊外等部。帶兵索欠。並無他故。恐唐古忒番民疑懼。特於喀達定結帕克哩等處親往拊循。並借川省藩庫銀五千兩。籌議撫恤窮番。修建鄂博寨卡各事宜。至是請扣陝甘總督廉俸解歸四川。時川陝楚三省教匪滋事。黃號逆匪張漢潮與藍白兩號之黨由楚入陝。又竄甘肅。五月。松筠抵陝後。疏陳賊匪情形。因言前奉恩旨。招諭脅從。雖已謄黃曉諭。恐賊隊中尙未盡知。見遣委人潛入賊隊。諭令被脅良民能捕獻首逆。則當宥罪施恩。即臨陣投降。亦令給資回籍。又復偏諭村鎭。與其避賊而焚掠一空。莫若團集而勢操全勝。抵禦殺賊者定加獎賞。擒獲渠魁者奏予職官。疏入。時有千總向明山帶同鄉勇五十二人巡緝。被秦州鄉勇爾復有等疑其爲賊。盡遞殺之。松筠奏言。此案若問以擬抵。恐各路鄉勇心懷畏怯。遇有真賊不敢堵截。但向明山無辜被戕。情殊可矜。請照陣亡例議卹。蕭復有等照過失律擬絞收贖。從之。陝西自嘉慶元年軍興以來。共撥餉銀一千一百萬兩。至是續撥銀一百五十萬兩。上命松筠駐紮漢中督辦糧餉。松筠請移西安軍需局於漢中。清查舊款。另立新規。查明各路官兵數目。酌定每日支用銀數。由糧員按旬開摺呈局。每月彙奏咨部。庶案牘易清。飭查不難得實。得旨所辦甚是。又奏。商河

梁金家山陣亡義首張奎樊雄秀。請以把總外委。議卹其陣亡鄉勇。一併造冊咨部。上是之。先是。有旨命訪查領兵各員優劣。據實密陳。九月。松筠密疏副都統明亮。久歷戎行。素稱知兵。所言似合機宜。其實罔有成效。西安將軍恆瑞前在湖北戰功爲最。後剿藍白兩號賊匪。亦著勞績。惟年近六旬。精力大減。固原提督慶成。身先士卒。然中無主見。領隊則可。出謀發慮。非其所長。署陝西巡撫永保。無謀無勇。惟知利己。過則歸人。惟額勒登保英勇出羣。其次則德楞泰亦稱奮勇。上嘉其評論得當。初。明亮奏參永保駐紮大山岔。擁兵不進。商州之役。永保慶成遷延不進。以致張逆脫逃。上命松筠查訪。尋奏永保慶成。遷延避賊屬實。命褫永保慶成職。飭交審訊。嗣永保偕荊州將軍興肇奏言。駐紮大山岔係聽明亮指揮。並訐明亮數月來從未接仗。屢次誑報軍功。上並褫明亮興肇職。交松筠歸案審辦。時明亮已剿斃張漢潮。松筠請將明亮暫緩究訊。又請留徹拉爾回兵派慶成帶領。協同剿賊。上諭著嚴行申飭。仍遇旨秉公查訊。十一月。審結明亮等。擬罪如律。時工部尚書那彥成奏參。恆瑞前棄藍號垂盡之賊折回陝省。係接松筠知會。上以松筠種種錯謬。革去太子少保銜。御前侍衞。拔去花翎。十二月。疏言。漢中北通襄鳳。保障秦中。西達略陽。控扼甘肅。西南寧羌爲蜀棧咽喉。東面洋縣爲駱谷要口。從前川陝總督曾駐此地。其後總兵駐興安漢中設協。又有漢興道駐紮城中控馭。極爲周密。今總兵與漢興道均移設西鄉。郡城重地。僅一都司。不足以資控馭。宜移興漢鎮於漢中。移漢中協於西鄉。寧羌再增一協。東西兩協爲漢中鎮之翼。商州增立一鎮。興安改鎮爲協。與潼關協爲東西兩協。爲商州鎮之翼。五郎本屬西安。亦應移置一協。仍屬西安將軍管轄。再四川提督應移駐達州。距西鄉漁渡留壩不過四五百里。其勢可以相接。商州設鎮。不獨固陝省之藩籬。兼可壯鄖陽之聲勢。川陝楚相爲犄角。碁布星羅。絲聯繩貫。誠久安長治之策也。疏下四川總督魁倫議奏。五年正月。授伊犁將軍。尋命署理湖廣總督。馳往湖北剿賊。閏四月。入覲。請弛私鹽私鑄之禁。飭之。上復念其所言。究爲國家公事。是以命軍機大臣明白傳知松筠。自知糊塗冒昧。懇仍赴軍營效力。著賞給副都統銜。前赴伊犁作爲領隊大臣。並賞戴花翎。七月。復授伊犁將軍。初。乾隆二十九年。有旨以伊犁田土肥潤。飭將軍明瑞等查明地

畝。分給滿洲官兵。以資養贍。嗣明瑞查明可耕之地甚多。請俟滿兵到齊辦理。迨五十年及五十五年。復歷奉諭旨飭令籌畫耕種。歷任將軍。均以灌溉乏水爲詞。八年正月。松筠疏言。臣自上年接任後。探明近水可耕之田。由惠遠惠寧兩城酌派閒散試種。通計所獲十分有餘。本年秋麥又布種一千餘石。急當廣行汲引。因於惠遠城東伊犂河北岸新開大渠。迤邐數十里。又於城西北草湖中覓得泉源。設法開渠。修築隄岸。疏引支流。其地即分給惠遠城八旗耕種。至惠寧城八旗所耕。本係裁撤綠營屯地。原有渠泉。足資灌溉。惟種地必資牛力。請於官廠內賞借惠遠城每旗牛八十隻。惠寧城每旗牛四十隻。庶令邊地駐防兵農並習。得旨嘉允。二月。請設伊犂學額。上以不曉事體斥之。九年六月。有伊犂民人郝鏡致死。貴勒赫自行投首。松筠審明後即寘之法。上責其辦理過當。諭嗣後新疆遇有謀故自首之案。不必從重立決。伊犂塔爾奇地方向設水磨。派兵碾運麥麪以給兵食。時官兵皆願領麥易麪。松筠請撤此項兵丁分屯耕種。從之。十二月。松筠以伊犂屯種有效。惠遠城得地八萬畝。惠寧城得地四萬畝。請照伊犂錫伯營八旗屯種之例。按名給地。各令自耕自食。永爲世業。經軍機大臣議覆。以此項田畝。祇可令閒散餘丁代爲耕種。官兵不當親身力作。有妨操練。上命松筠妥協經理。務使兵農不致偏廢。十一年。奏准伊犂南北山場官地木植。禁止兵民私採。設立商頭官給驗票。並定抽收數目。即藉以管束民人。稽查逃犯。十二年。賞還太子少保銜。並頒賜御製明慎用刑說。十三年正月。奏報惠寧城東。時出水泉蕩漾。房屋多圮。請展築城垣。移建教場。並於城東挑一大渠。引灌田畝。六月。奏塔爾巴哈臺東北一帶。夏間應設卡倫。查濟默爾色克卡倫地處山陰。不生柴草。請移設於博洛呼濟爾。又請於板廠溝安設塔布圖小卡。於稽查哈薩克出入最爲有益。九月。奏請塔爾巴哈臺地方撥兵加屯。撥提督所屬中左右三營兵二百名前往。農隙操演。派守備千總外委各一員管轄。又奏查禁達木達爾圖金廠。請於通山路徑安設卡倫。派兵防守。令塔爾巴哈臺庫爾喀喇烏蘇兩處領隊大臣。每年按季巡查。均從之。十四年正月。塔爾巴哈臺有遣戍蒲大芳等三十餘人聚謀不軌。松筠偵知其事。密遣領隊大臣色爾滾帶兵前往。以巡查金廠爲名。悉數擒戮。上嘉其妥速。松筠又以戍兵馬友元王文隴

等一百六十九名皆與逆謀。盡數殺之。上責其辦理苛刻。下部嚴議。諭曰。松筠辦理此案。並非濫及無辜。惟以一百餘人犯。忽於半途截殺。未免措置失當。姑念其平日操守尚好。熟悉新疆情形。著賞給頭等侍衞。作爲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六月。以二品頂帶復授陝甘總督。尋賞一品頂帶。九月。奏准秦州營政歸固原提督統轄。鞏昌營政歸河州鎮統轄。十二月。調兩江總督。十五年二月。松筠偕江南河道總督吳璥查勘舊海口。請修復舊河。使全黃仍歸故道。得旨允行。時南河有醫生王勳詣松筠。獻疏沙器具圖。以堅木爲架。每架用鐵百餘斤釘鑲鐵齒。以巨繩繫於船尾而行。能刷淤沙。使河流通暢。松筠倣其式製造四十架。親自乘舟。隨處疏濬。果效。事聞。松筠又以比年河口淤淺。糧運遲遲。請造剝船一千隻。停泊禦黃壩外。以備撥運。並以江廣漕船笨重。請照江西漕船一律改小。以利遄行。均如所請。七月。奏報重運全數渡黃日期。下部議敘。十一月。以回空漕船渡黃迅速。復下部議敘。是役也。上聞松筠親赴河口。懸立賞格督催。重空每幫數百兩及一二千兩不等斥之。並諭嗣後務當相機經理。不得專以懸賞爲事。松筠之赴兩江也。疏請引沁入衞。以濟漕運。復疏陳黃河受病之由緣。吳璥等於黃泥嘴俞家灘二處逢灣取直。以致停淤。此時亟應挑復。嗣河督陳鳳翔等議覆引沁助衞。勢不可行。吳璥等奏言。河水曲則行遲。直則流急。挑復斷不可行。上責松筠謬執己見。輕率陳奏。傳旨申飭。既松筠遵旨。密疏吳璥徐端議論河務不實。辦理工程有虛捏開報情弊。另片自求調任總河以便查覈。又保薦蔣攸銛孫玉庭堪勝此任。上以河務素非松筠所長。已降旨將蔣攸銛補授。松筠惟當與之實心講求。相助爲理。十二月。兼署江南河道總督。十六年正月。奏報馬港口堵閉合龍。河復故道。並請於南北新隄兩岸各設同知守備把總協辦把總各一員。專駐巡防。增設淮海道駐紮中河。專管桃北中河山安海防。及新設兩廳河務。下部議行。旋調兩廣總督。先是。粵洋患盜。籌議鹽船海陸兼運。至是松筠以洋面肅清。請照舊全由海運。又疏稱立法之嚴。尤貴行法之速。粵東懲辦土匪。因部覆稽遲。有瘐斃獄中倖逃顯戮者。未能觸目警心。請嗣後有殺衆四十人以上或不及四十人而有奪犯毆官各情。俱先行正法梟示。均從之。六月。授協辦大學士兼內大臣。仍留兩廣總督任。八月。疏請改雷瓊鎮陸路總兵爲

水師總兵。粵東西下路海口龍門海安崖州各協營均歸管轄。九月。奏請增設佛岡廳直隸同知及照磨司獄各一。並移設千總一把總二外委四。裁惠州嘉應二府通判各一。復嘉應府爲直隸州。復南雄州爲府。均下部議行。是月。授吏部尚書。命來京供職。賜紫禁城騎馬。十七年正月。充國史館正總裁。五月。管理武英殿御書處事務。六月。賞給御製南苑大閱詩墨刻。上以京城八旗生齒日繁。不敷養贍。疊諭吉林將軍等於吉林等處籌度閒散地畝。酌量移居。至是命松筠前往盛京。敬謹會勘永陵工程。並籌辦移駐宗室房地各事宜。八月。松筠奏。查明西廠自大凌河東岸至禿婆婆店西首。有可耕之地三千頃。可移駐旗人二千餘戶。東廠周圍數百里地多積水。其積水皆自北山柳條邊而來。若自邊牆相地開河。使入川歸海。則可涸出沃壤。又東柳河溝一帶亦多積水。若自北山東由巨流河至鷄鷹河橫開大渠。東水入川歸海。亦可得沃壤數千頃。又奏。續勘彰武臺邊門外養什河迤西一帶牧廠閒地。東西寬三四十里。南北長六七十里。足可移駐。並請於大凌河西廠東界一帶酌墾田數十頃。先行試種。上以東廠柳河溝等處相地開渠。經費不貲。無庸辦理。命盛京將軍於西廠地方即行試墾。九月。奏盛京小東門外東北里許。共建房屋七十所。除見給宗室五十五戶。尚餘住房十五所。請將見在閒散宗室添派十五戶。每戶給田三十六畝。允所請行。是月。命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管理理藩院事務。十月。管理雍和宮咸安宮蒙古學唐古忒學事務。兩江總督百齡奏參。江南河道總督陳鳳翔數月不赴工次。陳鳳翔陳訴。鹽巡道朱爾賡額捏報葦蕩柴束。數目不符。百齡奏報節省帑銀不實。上礪鳳翔職。命松筠偕戶部左侍郎初彭齡馳往查辦。十一月。訊明百齡所奏虛誕。朱爾賡額委辦蕩柴多雜蒲草。名爲增採。實則虛糜。擬礪百齡職。朱爾賡額遣戍。並請罷葦蕩左右兩營歷年額外所增柴斤。疏入。上以松筠據實辦理。毫無瞻徇。公正可嘉。賞貂皮馬褂。十八年正月。授御前大臣。二月。京察議敘。六月。命以協辦大學士。兼任伊犁將軍。九月。授東閣大學士。十一月。以平定滑縣逆匪敘功。賞加太子太保銜。十九年五月。疏言。烏魯木齊從前調派綠營兵擇地墾種。嗣因積糧漸多。撤屯歸伍。其屯地六萬餘畝。招民領種。每戶三十畝。徵糧二石八斗八升九合。覈之屯兵每名二十畝交糧十二石者多寡懸殊。

年復一年。倉儲漸少。於邊地兵食大有關繫。請復兵屯舊制。從之。八月。授武英殿大學士。二十年。以審辦塔什密里克逆回仔牙墩一案。未候命下。將首從均實重辟。嚴旨切責。革去太子太保銜。仍革職留任。二十一年五月。召還京。命在御前大臣上行走。總理諳達處。先是伊犂惠遠城旗屯公田與闢里沁回田。均藉東山闢里沁泉水灌溉。上年阿奇木霍什納扎特等稟請開渠。引霍什河水澆灌闢里沁回田。以闢里沁泉水專灌惠遠城旗屯公田。松筠覈實准行。至是以得水豐餘。兩有裨益。奏聞。七月。管理吏部理藩院事務。鑲藍旗滿洲都統。復充崇文門正監督。八月。復賞穿黃馬褂。九月。管理健銳營事務。賞還太子太保銜。十月。署兩江總督。十一月。上以全唐文頒賜廷臣。松筠與焉。二十二年二月。回京。四月。充殿試讀卷官。六月。奏言。三輔亢旱。請將來年恭謁祖陵典禮暫緩舉行。上諭將松筠革職。實屬罪所應得。姑從寬降謫。革去大學士並各項差使。以二品頂帶補授察哈爾八旗都統。仍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二十三年十月。署綏遠城將軍。時松筠之子吏部侍郎熙昌。殁於湖南差次。上憫松筠年老喪子。召回京調補正白旗漢軍都統。賞還頭品頂帶花翎。復賜紫禁城騎馬。十二月。授禮部尚書。兼管樂部太常寺鴻臚寺事務。二十四年正月。兼署理藩院尚書。三月。上謁東陵西陵。命松筠偕莊親王綵課大學士章煦尚書英和留京辦事。四月。充繙譯會試正考官。六月。調兵部尚書。授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總理行營事務。九月。授盛京將軍。十二月。奏盛京柳河溝一帶地勢低窪。請籌辦開濬允之。二十五年二月。奏原定安置宗室增設官學生五名。歸併盛京宗室官學。查移居營房距宗室官學八里。冬寒夏暑。幼童徒步維艱。請將原設學生五名撤回本營。再增設學生十五名。滿漢教習弓箭教習各一名。即在本營就近訓課操練。得旨所辦甚好。四月。以兵部遺失行印。查係松筠時任兵部尚書且佩帶印鑰。革去盛京將軍。降山海關副都統。復降本旗公中佐領。六月。又以前在盛京將軍任內。審擬溫程毆斃宗室喜受。罪名顛倒。再降本旗驍騎校。八月。宣宗成皇帝御極。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月。授左都御史。十一月。授熱河都統。翰林院侍講學士。十二月。松筠進呈自纂新疆識略十二卷。上賜序刊行。道光元年五月。授兵部尚書。七月。調吏部尚書。充會典館副總裁。授正黃旗漢軍都統。

八月。復充崇文門正監督。調鑲黃旗蒙古都統。復賞戴花翎。賜紫禁城騎馬。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充實錄館正總裁。九月。偕禮部左侍郎康紹鏞赴浙江查辦事件。二年正月。授閱兵大臣。管總理行營大臣事務。署直隸總督。二月。奏請整頓直隸各屬書院。上是之。閏三月。回京。充繙譯會試正考官。六月。理藩院有議覆烏里雅蘇臺將軍奏烏梁海驅逐潛住之哈薩克及科布多商人。私向杜爾伯特交易一摺。松筠索稟刪改。理藩院尚書禧恩劾奏。上著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九卿議罪。尋議革職遣戍。得旨加恩以六部員外郎候補。在上書房繙譯諳達上行走。十一月。授光祿寺卿。十二月。以二品頂帶授左都御史。三年六月。命偕戶部右侍郎穆彰阿赴熱河鞫獄。八月。賞還頭品頂帶。九月。授吉林將軍。四年正月。條奏邊務疲累情形。請復舊規辦理。並請在小綏芬等處屯田以供刨夫糧食。疏下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議奏。尋議上得旨吉林邊務節經立定章程。所議尚形苦累。自應量爲調劑。所有綏芬烏蘇里產瀕山場。住山過冬刨夫。著准其仍復舊規辦理。並令各攬頭舉熟習刨夫。在蘇城蘇子海訥思屯泥滿口等處尋採。按額交上等好蔘。挑賸餘蔘方准售賣。如有蒙混情弊。即著落賠換。重責示懲。其每年留山刨夫。不得過每票人數之半。儻潛居偷漏。從重究治。並著守卡弁兵查驗。勿任黑人夾帶私蔘。以昭嚴密。至松筠奏請在小綏芬雙城子達塌河一帶屯田墾種。以供刨夫糧食。耕種採蔘。本難兼顧。辦給農具。殊形繁費。且道里遼遠。稽察難周。尤恐別滋事端。轉啓奸民窩藏寄頓等弊。著毋庸議。朕因松筠熟悉吉林情形。簡畀將軍重任。乃遇事紛更種種錯謬。不勝將軍之任。吉林將軍著富俊補授。二月。奉諭松筠。著補授左都御史。此係朕眷念舊臣。格外施恩。賞給差使。松筠務慎守職任。毋得妄行紛更。致干咎戾。四月。充考試繙譯正考官。七月。授正黃旗漢軍都統。因目昏陳請開缺。溫諭慰留。派考試鄂羅斯學。十一月。復賜紫禁城騎馬。十二月。充八旗值年大臣。五年正月。稽查內七倉。五月。稽查右翼幼官學。六月。充蒙古繙譯考試官。八月。署兵部尚書。九月。署烏里雅蘇臺將軍。十月。伊犁將軍慶祥奏。鄂羅斯在哈薩克遊牧地方蓋房種地。請敕下理藩院檄詢。上詢之松筠。松筠奏哈薩克素稱強悍。或曾侵占鄂羅斯地。今從索還不能不予。而以無據之詞懸將軍奏請。實未可定。若理藩院行文查問。鄂

羅斯直以索還侵占爲言。轉難查辦。從前哈薩克襲封汗爵。鄂羅斯即有哈薩克早經投順彼國之語。溯查乾隆三十五年。土爾扈特明背鄂羅斯前來投順。後鄂羅斯行文索討。經高宗純皇帝諭旨斥駁。今以無甚關要之事。行文令其遵奉。儻彼以土爾扈特爲言。或以哈薩克投順彼國爲詞。徒生枝節。有傷體制。況哈薩克非國家用兵平定者。緣乾隆二十二年平定伊犁之後。哈薩克貢馬入覲。因封汗爵。藉以羈縻。其或向鄂羅斯投順。亦應置之不問。查哈薩克遊牧地方與鄂羅斯毗連之處。理藩院並無圖志。惟有聽諭哈薩克以天朝定例。外藩之地無圖志者例不辦理。上嘉其熟悉邊情。飭慶祥詳酌辦理。六年二月。署兵部尚書。五月授禮部尚書。兼管太常寺鴻臚寺事。六月。偕戶部左侍郎王鼎赴山西查辦事件。松筠於山西途次。聞喀什噶爾軍報。疏陳熟悉新疆情形。自請前往宣撫。溫旨嘉勉。未允行。八月。命校勘清文聖訓。九月。充武會試監射大臣。十二月。充經筵講官。七年二月。充總諳達。七月。充玉牒館副總裁。八年二月。署熱河都統。六月。充蒙古繙譯考試官。七月。八月。仍署熱河都統。授閱兵大臣。疏請挑浚承德府屬早河工程。應歸都統專摺奏報。毋庸由直隸藩司報銷。以免稽遲。又都統衙門請復舊制。揀派協領佐領各一員幫辦刑名事務。十月。奏承德府屬一州五縣。前經直隸總督那彥成奏准以漢員對調。查漢員與蒙古言語不通。艱於聽斷。應循舊制專用旗員。俱得旨俞允。九年正月。署吏部尚書。三月。署兵部尚書。偕工部右侍郎白鎔往直隸覆鞫新城縣營弁朋謀陷害白勤一案。平反定讞。原審官議讞有差。四月。復署直隸總督。六月。調兵部尚書。命赴科布多鞫獄。十年。命偕吏部右侍郎保昌赴陝西查訊巡撫徐炘被控各款。鞫實請將徐炘下部嚴議。途次。又聞回疆軍報。密陳剿辦事宜。十一年二月。奏言。喀什噶爾換防官兵宜裁撤。免累回衆。葉爾羌玉山宜弛禁。聽回衆採販沾潤。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宜改設於阿克蘇適中之地。喀什噶爾宜改設正副辦事大臣二員。令阿奇木郡王伊薩克爲幫辦。與正副大臣聯名奏事。喀什噶爾一帶卡倫。宜添設侍衞領滿兵輪駐。無令綠營官兵駐守。易致逃避。回疆駐紮大臣。均不得攜眷。免傳回婦應役。英吉沙爾無庸專駐大臣。可設三品阿奇木伯克。每事就近呈報喀什噶爾。至安集延回衆。貿易爲生。所販氈絨染色。無不用茶配製。宜因其

所利而利之。永弛茶禁。又安集延貿易之商回。逮在浩罕西南。來至喀什噶爾迢遙辛苦。宜免其納稅。以示招徠。

疏下。揚威將軍長麟查辦。是月。松筠八十生辰。賜耆齡錫袖扁額。御書福壽字各一。並文綺服物有差。七月。署理藩院尚書。管理三庫事務。九月。充蒙古繙譯正考官。授鑲白旗漢軍都統。十月。授內大臣。十一月。因前赴科布多。囑直隸道員徐寶第代購備賞什物。及奉旨回奏。又未將囑買在先發價在後據實聲明。命革去內大臣。以三品頂帶休致。十二年六月。浩罕伯克邁瑪底里遣使進表。松筠前曾奏及浩罕通商邊境即可綏靖。上思其言。賞還頭品頂帶。署正黃旗漢軍副都統。七月。達爾漢茂明安土默特三旗爭地。命往歸化城查辦。八月。松筠督同副都統惠顯副盟長公喇特那巴拉等逐處履勘查明。自克舊堆記東北一帶直至哈達瑪勒河山後。係達爾漢所屬。山前係土默特遊牧。有乾隆二十年圖記。茂明安爭土默特之沙拉哈達地方屬實。自克鄂博東至哈達瑪勒河。山前係土默特遊牧。山後係達爾漢遊牧。有乾隆二十八年圖記。達爾漢爭土默特山前地方屬實。松筠按照原圖堆記履勘。曉諭茂明安扎薩克及達爾漢貝勒。皆折服松筠。又奏言。自哈達瑪勒河東至託蘇圖山。係四子部落郡王伊什登遊牧。南接土默特遊牧。北係達爾漢遊牧。三旗地界應一律查勘。又南係延壽寺喇嘛遊牧。亦宜添設堆記鄂博。各清界址。永杜爭端。從之。十二月。授理藩院左侍郎。十三年四月。調工部左侍郎。五月。授正藍旗蒙古都統。六月。授閱兵大臣。八月。派考試滿蒙中書。九月。署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十月。充左翼監督。十四年。命以都統銜休致。十五年卒。年八十有二。遺疏入。上以其歷事三朝。恪恭匪懈。著加恩晉贈太子太保銜。照尚書例賜卹。所有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賜祭葬。予謚文清。入祀伊犁名宦祠。

顏檢

顏檢。字惺南。廣東連平州人。父希深。官兵部左侍郎。乾隆四十二年拔貢。朝考一等。以六部七品小京官用。籤分禮部。拔貢用京官自是始。四十三年。丁母憂。四十五年。丁父憂。四十八年服闋。五十四年。升主事。五十五年。遷員

外郎。五十七年。升郎中。五十八年。授江西吉安府知府。五十九年。擢雲南鹽法道。嘉慶二年正月。調迤南道。四月。剿辦威遠猓匪。帶領兵練擒獲猓首扎杜。上嘉其功。賞加按察使銜。十二月。升江西按察使。四年。升河南布政使。尋調直隸布政使。五年。護直隸總督。疏言。通永道所屬楊村通判駐劄處所。距天津近。而距通州遠。請改歸天津道管轄。下部議行。六年三月。疏請復旗租原額。以紓民力。諭曰。直隸省回贖旗地租銀。因地方官經理不善。以致拖欠。至十三萬餘兩。節經前任督臣胡季堂奏請調劑。迄無善策。而汪承沛復有將官地變價之請。事涉紛更。尤爲非體。著加恩全行減免。其餘額徵租銀。年清年款。毋許仍前延玩。六年四月。擢河南巡撫。先是。檢弟顏樾由舉人大挑一等。王大臣避嫌扣除。上以顏檢居官公慎。其弟顏樾加恩仍作爲一等。九月。奏增豫省武職荊子關添設副將一員。都司一員。千總把總各一員。外委額外外委各二員。盧氏縣汛添設守備把總各一員。朱陽關添設千總一員。新野汛添設遊擊一員。千總額外外委各一員。彰德營添設參將一員。千總把總外委額外外委各一員。內黃汛添設外委一員。內黃縣之楚旺地方。係河南通省兌漕重地。添設千總一員。從之。七年二月。違例奏補羅山息縣知縣。部議降一級留任。上以檢平日辦事尚好。改罰俸。四月。署直隸總督。九月。擢直隸總督。旋實授。並加兵部尚書銜。八年三月。奏改直隸涿州管河吏目爲北岸三工巡檢。霸州管河吏目爲北岸大工巡檢。滄州減河吏目爲滄州風化店減河巡檢。專管河務。從之。六月。請將元城大名南樂清豐四縣捕務。責成大名府同知管理。改爲兼河捕盜同知。長垣開州東明三州縣捕務。仍歸大名府通判管理。兼管通屬鹽務。得旨允行。七月。以永定河三汛安瀾。賞加太子少保銜。是月。直隸各州縣蝗害稼。檢奏三河昌黎樂亭三縣並無蝗蝻。其餘如遵化豐潤玉田灤州盧龍遷安臨榆等州縣。間有飛蝗過境。俱在空際飛揚。並未傷及禾稼。諭曰。飛蝗過境之處。道里縣長。豈有久飛不停之理。既經停歇。斷不能忍飢待斃。又焉有不傷禾稼之理。總由地方官規避處分。非以有報無。即以不傷禾稼之語諱匿具詳。視爲故套。顏檢自不可飾辭陳奏。而地方官誑報積習。實不可信。朕聞三河一帶。蝗蝻不但飛集田疇。即大路旁亦紛紛停落。而豐潤竟有填積車轍者。此皆過往官員目擊之語。顏檢不可聽屬

員稟報。遂以爲實。仍當詳細訪查。期於秋收無歉。儻該督不認真查辦。經朕查出。恐不能當此重咎也。八月。奏請將大城等各州縣旗租。全行豁免。下部議行。旋經顏檢於差次面奏此項旗租。業已額發贍黃。與民糧一體全行豁免。此係加惠黎元之事。所有大城河閒新河甯晉隆平新安安州七州縣及宛平文安二縣應徵七年各項旗租。著加恩全行豁免。至該督於奏請時。如欲將旗租與民糧一律請豁。則當聲明從無全免之例。懇求破格施恩。方爲正辦。何得含糊聲敘。以致辦理歧誤。著交部議處。是月。以查辦水利工程。請酌加鹽價。爲興修之用。上命大學士九卿會議。尋議駁。九月。奏請緩徵文安大城雄縣安州新安河閒青縣靜海隆平新河等州縣新舊錢糧。允之。九年二月。京察屆期。上以顏檢辦理地方一切事宜。黽勉協恭。下部議敘。尋奏蝗不成災。上曰。景星慶雲。前史所稱。朕皆不以爲瑞。必果係時和歲稔。家給人足。方爲有象太平。豈可稍有粉飾。著顏檢迅派委員。分投查勘。務期撲捕淨盡。如有傷殘禾稼收成稍減之處。即據實查奏。候朕加恩。毋得仍前諱飾。致干咎戾。尋奏陳實在情形。七月。東鹿縣民王洪中獄上。諭以不親加審理。致是非顛倒案。交部嚴加議處。尋議革職。上改爲革職留任。五月。奏劾易州知州陳溪虧空纍纍。並自請嚴議。部議降四級調用。因本有革職留任之案。無級可降。應行革任。施恩著賞給主事銜。在吉地工程處效力。仍帶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六月。以永定河隄工蟄陷傳諭刻即馳赴永定河北岸隄工。隨同那彥寶辦理堵築事宜。勉贖前愆。如查有應行賠修工段。即著落顏檢等賠修。是月以直隸省上年情實人犯刑部由緩決改情實者十四條。得旨辦理謬妄。革去主事職銜。仍在工次效力。十一年七月。賞給五品頂帶。發往江南差遣委用。先是。直隸省官吏句通侵吞帑項。歷有年所。事覺。顏檢著革去頂帶。著鐵保派員押送來京。聽候部議。尋議革職。上以革職不足蔽辜。發往烏魯木齊效力贖罪。十三年三月。命釋回。令其自備資斧。前往南河工次差遣委用。十四年六月。命以主事充西倉監督。十月。調大通橋監督。十五年二月。調戶部主事。三月。授湖南岳常澧道。五月。授雲南按察使。十六年六月。授貴州巡撫。具摺謝恩。得旨。潔清立身。效之長處。剛方御下。汝未能及。所以被人欺侮。今世小人多於君子。一味厚道。斷乎不可。勉力振作爲要。十七年正月。奏

謝濆賞福字。得旨貴州民情。不似從前淳樸。有習西洋教者。有販賣人口者。汝不嚴究。又似先時懦弱情形矣。若再犯國法。朕斷不輕恕。慎之勉之。二月。給事中何學林奏劾貴州傳習天主教。各鄉聚集數十人及數百人不等。省城之北門外尤甚。又思州府等處。有拐匪各據巢穴。誘拐婦女。地方官俱不嚴行查辦。上諭嚴密查拏。御史王開雲奏陳。黔省近年略賣人口之風甚熾。命來京候旨。先是。灤州民董懷信等。傳習邪教。事覺。吏部議上歷任總督等官處分。上以顏檢在總督任內最久。並曾任藩司。其咎較重。降二級。以京員用。八月。復以直隸涿州知州徐用書交代含混。經侍郎景安等查明奏參。諭於到京後。以六部郎中降補。十八年。補工部郎中。十九年六月。授山東鹽運使。七月。命以三品頂帶爲浙江巡撫。十二月。以杭嘉湖三府旱。疏請豁除蠲緩。允之。是月。奏請開濬西湖。以爲杭州之西湖。聚南北諸山七十二泉之水。瀦而爲湖。仁和錢塘等州縣及嘉湖二郡田畝。均藉此湖灌溉。且許村西路黃灣等場商人。掣運鹽斤。賴以浮送。實爲浙省緊要水利。從之。二十年五月。以顏檢於地方竊盜案件。仍縱惡養奸。因循怠玩。不能實力整頓。著議革職。回籍家居。閉門思過。二十四年。逢萬壽入都祝嘏。奉旨以六部員外郎即用。二十五年七月。補刑部員外郎。十二月。擢福建巡撫。道光元年。疏陳編查白底漁船。以靖盜源。其略以爲奸弊必有由起。防察須究其源。閩省下游各郡。民多操檝爲生。舊例凡商漁置造船隻。由地方官取結給牌出入。各汛口一體挂驗。又復烙號書篷。將船戶姓名。懸於目睫。如有在洋作奸犯科情事。人皆一望瞭然。立法未嘗不周。無如狡猾之徒。行爲詭祕。常有私置船隻。或向人轉租私賣。假冒原主名姓。混越出口。陽託採捕爲名。實則隱圖劫掠。大爲商旅之害。查各澳船隻出洋貿易者。惟有白底船。即大漁船一項。每屆春冬。駛往浙洋捕鱘釣鱶。其初原無爲盜情形。若漁汛愆期。無利可獲。往往乘間伺劫。舊例烙號書篷。易於塗滅。仍屬有名無實。惟有編立甲牌。以十船爲一甲。責令該澳甲族房長。取具連環保結。一船爲匪。九船連坐。嗣後飭領本籍牌照。不准於鄰縣請照。亦不准將船租賣別縣民人。以杜假冒。庶守分者不敢妄爲。玩法者知所儆懼。得旨所辦甚善。務在實力實心。地方文武員弁。認真稽查。奉行毋懈。如有疏防玩縱情弊。爾督撫等。即據實奏參。勿稍徇隱。以靖海疆。勉之。

二年正月。復擢直隸總督。先是。直隸藩司屠之申奏直隸差務殷繁。議請於每地一畝。攤徵差銀一分。以均徭役上命俟顏檢到任後妥議具奏。尋奏稱減差均役之說。實不可行。其略曰。自古有治人無治法。立政貴持大體。無事紛更。守土重在得人。自臻治理。見惟有嚴飭該管道府。各就地方情形。並向來辦理舊制。隨時斟酌。妥爲布置。一有差務。即嚴察該州縣等。如有能體卹民艱。公平允協之員。據實保舉。其有聽信書役。任意浮派苛累者。立即指名糾參。不得稍從寬縱。上以所論極是。諭曰。賦徭之制。東南則賦重役輕。西北則賦輕役重。立法至爲深厚。若如該藩司所奏。是役重而賦並重。其意何居。嗣後直隸辦理差務。著顏檢嚴飭該管道府。仍遵舊章。各就地方情形斟酌妥辦。七月奏請賑濟霸州等二十一州縣被水災民。得旨如所請行。八月。疏陳永定河水勢驟漲。南六工東西壩。共走失十三丈。未克如期合龍。懇請寬限。上諭以予限二十日。毋許再有遲誤。其督辦無方之處。著交部議處。尋議降一級留任。九月。大壩合龍。得旨該督督率廳弁晝夜趲辦。慎重進占。於十三日啓除土埂。開放河水。建瓴而下。大溜掣動。暢流下注。即時挂纜合龍。全河復歸故道。覽奏欣慰。十月。奏緝獲在逃十年習教之逸犯宿景連等。按律懲治。上嘉之。三年二月。請將大城縣續淹七十村莊。加賞一月口糧。得旨允行。四月。上以顏檢年近七旬。恐精力不逮。有失整頓。命來京另候簡用。是月。署工部左侍郎。六月。調署禮部左侍郎。九月。授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十二月。調倉場侍郎。四年七月。以失察舊太倉監督吉升保等得贓。部議降二級調用。上加恩改爲降三級留任。十二月。授漕運總督。五年。以河淤漕滯。下部嚴議。尋議降三級調用。諭恩改爲降二級。以三品銜休。致尋疏稱察看幫船鹽運情形。恐致遲誤。請援照成案截留存貯籌辦。上以其游移遷就。降爲五品銜休致。十年。以戶部假照案發覺。顏檢失察。被議降六品銜。十一年入都祝嘏。賞還五品頂帶。十三年卒。

初彭齡

初彭齡。字紹祖。山東萊陽人。乾隆三十六年。巡幸山東。召試。欽賜舉人。四十五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四十

六年散館。授編修。五十年。大考二等。五十四年。授江南道監察御史。五十六年五月。遷兵科給事中。五十七年。充廣東鄉試正考官。五十八年三月。轉吏科掌印給事中。四月。遷光祿寺少卿。五月。提督湖北學政。六十年。差滿回京。嘉慶元年四月。轉通政司參議。二年二月。遷太僕寺少卿。九月。轉通政司副使。十月。遷光祿寺卿。十二月。遷通政使司通政使。三年。提督福建學政。四年。擢兵部右侍郎。仍留學政任。三月。轉左侍郎。召回京。夏。授雲南巡撫。十月。上以前任總督富綱請罷官鹽改歸民運民銷。命彭齡會議以聞。十一月。奏滇省鹽務官爲辦運。日久弊生。應如富綱議。但原奏尚有未盡妥協之處。宜酌加變通。一原議奏銷時。如有未完。將井員參處。此因各井定有歲額而言。今擬不分井口。聽民販運。須俟試行二三年後。再行咨部定額。缺額者開參。溢額者議敘。一原議設立引紙。以防偷漏。查引紙例由部頒滇省距京萬里。往返需時。請由鹽道刊發。一原議行銷地面。各就近井配發。但各井衰旺不同。各屬行銷多寡亦難懸擬。應令商販於領照後。逐近聽其所之。不至擡價居奇。一原議酌借竈戶薪本。今改令竈戶自煎自賣。鹽之價。即可爲煎鹽之資。應毋庸接濟。下部議行。十二月。以兵部侍郎江蘭前任雲南巡撫時。於抱母恩耕二鹽井被水成災。匿不陳奏。致井口淤塞。鹽課墮銷。劾罷之。六年三月。以親老乞改京職。上允其請。調貴州巡撫伊桑阿代之。七月。途次劾伊桑阿在貴州巡撫任內。驕奢乖戾。苛派屬員。又剿辦石峴苗匪。飾詞冒功。褫伊桑阿職。命雲貴總督琅玕新授雲南巡撫孫曰秉勘問得實。寘諸法。八月。回京。署吏部右侍郎。旋署兵部右侍郎。九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補刑部右侍郎。七年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七月。轉左侍郎。九月。署貴州巡撫。旋調署雲南巡撫。八年六月。調工部右侍郎。十二月。調戶部右侍郎。署吏部右侍郎。九年。以誤聽前任湖北巡撫高杞言。誣劾湖廣總督吳熊光受賄營私。又將召對時。面奉諭旨。向高杞傳述。廷臣請照漏洩機密重事律擬斬。上以初彭齡所洩漏者。尚非重大情事。若遽照前律擬斬。設遇有漏洩軍國重務者。其罪何以加乎。初彭齡本應革職。發往新疆。姑念其見有老親。著革職。加恩令其在家養親。閉門思過。十年十一月。加恩補授右庶子。十二月。壁光祿寺卿。充實錄館總校官。十一年二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時廿肅已革正寧縣知縣徐振鵬。

受賄故出人罪。陝甘總督倭什布。擬以遣戍。振鵬遣弟振鶴來京翻控。命彭齡同工部侍郎英和往讞。坐振鵬誣枷示。先是。倭什布以山西大同等府向食蒙古鹽。嗣因商人馬君選獲罪。經理乏人。移咨阿拉善王瑪哈巴拉速行邊派。疏聞。諭曰。向來晉省池鹽。由商行運。蒙古鹽斤入口。本有例禁。嗣經奏明分定地界行銷。迨將東河鹽課改歸地丁。聽民間自行販運。遂無一定口岸。蒙古鹽斤。因此侵越內地。此時蒙古鹽斤。內地存積不多。又因查拏馬君選之後。並未撈鹽發運。正是極好機會。與其令阿拉善侵占。何如令淮北越境暢銷。必當趁此時熟籌妥辦。從前晉省鹽斤所以改由民運者。皆由地方官於食商一事。辦理不公。商民畏累。以致鹽課支絀。是以定議課歸地丁。聽民販運。本非經久無弊之法。見派英和初彭齡赴甘省查辦事件。路經晉省。令與司興會商妥議奏明。候旨施行。五月。彭齡等議奏河東鹽務。仍請招商領運。又蒙古吉蘭泰鹽池。產鹽豐旺。蒙古人等。性拙耽逸。不能坐運。自馬君選獲罪。嚴禁內地民人出口。鹽池漸成廢棄。請一併招商運辦。上可其奏。命偕倭什布及山西巡撫同興陝西巡撫方維甸籌議章程以聞。旋奏瑪哈巴拉請獻吉蘭泰鹽池歸公。上允之。七月。奏言河東鹽務。前以賤價定爲常額。故商人易致賠累。嗣後請照每年收鹽豐歉。成本重輕。隨時定價。不立限制。並准舊商再保新商口岸。暢滯不一者。均勻分配。至吉蘭泰撈鹽坐商。必須熟習地利。應在甘肅就近募充。其運商則於山西殷實之戶募充。三省所屬各州縣。或食口鹽。或食潞鹽。劃清地界。河東鹽政仍令山西巡撫兼管。添設磴口運判一。吉蘭泰及磴口鹽大使各一。河口鎮批驗大使一。下大學士九卿議行。九月。授安徽巡撫。十二年二月。覆訊兩江總督鐵保審定壽州民張倫等猝中烘板蛇毒身死一案。實係武舉張大有與胞弟大勳妻胡氏通姦。因妒姦辱斃族姪倫。及雇工李廣堂父子寘於法。並究出蘇州府知府周鍔等。受賄捏飾。降革治罪有差。上以初彭齡悉心推鞫。得獄平反。交部議敘。五月。丁父憂。十四年五月。授貴州巡撫。以父喪未除。且母老疏辭。上允之。八月。服闋。命署山西巡撫。旋授刑部右侍郎。十一月。實授山西巡撫。十二月。調陝西巡撫。十五年二月。山西河東道劉大觀。以彭齡在巡撫任內。任性乖張。列款揭參。命戶部尚書托津刑部左侍郎穆克登額往按之。飭彭齡回晉聽勘。尋訊明彭齡

審辦臨晉縣假鞘案。因前任巡撫金應琦查看號簿。怒斥其非。試用知縣陶榮淦。以受賕事覺。畏罪自盡。彭齡並未奏明。又於署知府朱錫庚辦事乖謬。知情徇隱。均屬不合。餘坐誣。交部嚴加議處。尋議革職。命以四品京堂降補。六月。以盛京吉林寧古塔所進蔴枝。違禁攙雜秕蔴。命偕戶部左侍郎英和赴盛京查辦。尋訊明局員協領扎布扎那等。得贓弊混。及縱容奸商私種秕蔴。依律問擬。九月。回京。十月。補鴻臚寺卿。十一月。遷順天府府尹。會南河高堰山盱兩廳隄壩潰決。上以近年來鉅工林立。費用浩繁。一遇大汛。即有蟄塌淤墊之事。恐承辦工員。偷減浮冒。命偕戶部尚書托津馳赴工次。徹底清查。十六年二月。奏查明銀米出入。尚無虛捏。惟支領後。不能如式辦理。致舊工未竣。新工復生。歷任河督。亦未能經理得宜。均難辭咎。請將辦理草率之廳營各官四十八員。悉予褫職。仍留工效力。其歷任河督。分別交部察議。議處。從之。七月。遷工部右侍郎。九月。署浙江巡撫。十一月。轉左侍郎。五月。調戶部左侍郎。十月。命查勘山盱隄埝情形。奏言洪澤湖全局。能令暢出敵黃。則爲刷沙之利澤。啓壩旁洩。則爲泛濫之狂瀾。應責成督臣河臣。於冬春之際。竭力疏通清口。蓄清敵黃。俾無倒灌。上是其議。十二月。署江南河道總督。十八年正月。奏高郵寶應等處地勢窪下。爲上游水潦奔滙之區。從前河道屢經疏濬。今歲久淤塞。請分別官辦民辦商辦。籌款興修。允之。三月回京。九月。調倉場侍郎。十九年六月。擢兵部尚書。命署江蘇巡撫。查辦虧空。八月。疏陳清查密奏之弊。略言各省虧空。原應隨時懲辦。乃各督撫因積弊已深。往往密摺陳奏。僅使分限完繳。始則屬官藐法。任意侵欺。繼則上司市恩。設法掩蓋。是以清查爲續虧出路。以密奏爲緩辦良圖。應行飭禁。上是之。十一月。奏參百齡。奉上諭。初彭齡秉性褊急。素以糾彈爲能。經朕屢加訓誡。以嫉惡過嚴。本屬爲公。然輕於舉發。不察虛實。久之爲人窺測。即有造爲蜚語之辭。賺令排擊者。在己方以爲持正。而不知適爲人所用。藉以快其私忿。此次所參百齡張師誠各款。如果屬實。試思伊等當得何罪。乃率以無據浮詞。飛章入奏。殊屬輕躁。部議降二級調用。因伊任內有革職留任之案。議以革任。初彭齡尚不至廢棄。著加恩照所降之級。以內閣學士來京候補。先是。彭齡赴廣西隨帶司員茅豫。及署江蘇巡撫。仍請帶往佐理。上以向無此例。授豫知府。在江蘇候補。

至是奏豫兩耳重聽。代爲乞假。上以豫係江省候補人員。因病乞假。應由督撫題奏。彭齡侵占事權。殊屬專擅。交部嚴加議處。部臣如前議。命以翰林院侍讀侍講降補。二十年三月。百齡奏參彭齡在江蘇巡撫任內。沈湎於酒。稟案率委茅豫畫諾。並文致陳桂生罪名。又將百齡前奏查辦虧空章程。批回原摺。私行拆閱。見有不敢昧良辜恩之語。謂百齡等將其參斥。遂臚款將百齡等糾參。至茅豫並未耳聾。徇私捏報。上諭革職。令在家閉門思過。二十一年六月。起爲工部主事。充寶源局監督。十一月丁母憂。二十三年。呈請入籍順天。二十四年二月。服闋。十月。上六旬萬壽。加恩以六部員外郎用。二十五年。選刑部員外郎。道光元年正月。賞禮部侍郎銜。旋署左侍郎。七月。補右侍郎。八月。擢兵部尚書。十二月。調工部尚書。二年。充殿試讀卷官。三年八月。萬壽聖節。賜十五老臣宴。繪圖於萬壽山玉瀾堂。彭齡與焉。御製詩有宣猷昔日知耿介。善善惡惡刻無遑之句。並賞珍物。四年。以年老休致。賞食半俸。五年卒。

姚文田

姚文田。字秋農。浙江歸安人。乾隆五十九年。上幸淀津。文田由舉人召試一等一名。授內閣中書。尋充軍機章京。嘉慶四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五年。充廣東鄉試正考官。六年六月。充福建鄉試正考官。八月。命提督廣東學政。九年。任滿回京。十一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二年七月。充山東鄉試正考官。十月。丁父憂。十五年正月。服闋。五月。遷右春坊右中允。復充日講起居注官。八月。命提督河南學政。十六年五月。遷侍講。九月。轉侍讀。十二月。以豫省生員有詭充領催甲長者。藉以交通官吏。欺壓閭里。奏請敕下撫臣。通飭所屬。嚴行禁止。上如所請行。十七年。擢右庶子。十八年二月。遷國子監祭酒。召回京。十月。入直南書房。十一月。疏言。臣竊惟堯舜三代之所以爲治。本非有他道也。無過敎養二端而已。蓋爲斯民廣衣食之源。則各保其身家。而自不致有爲惡之意。爲斯民正趨向之路。則各知有長上。而自不敢干左道之誅。臣竊見近日州縣。苟有案牘。不廢催科。數多者。即大吏皆稱其賢。又

其次者。惟取應對便捷。行走輕利。至於教養一事。則上下官吏。從未聞有措意者也。南方之民。患在賦重。北方之民。患在徭多。一遇差徭至前。即里正胥徒。僉派四出。假如官需車馬過十輛。即使備有損換。亦不過再加數輛。然胥吏藉此浮挐。得錢買放。常不至數十輛不止。及其既派之後。當官非不例給口糧。然皆百十年來舊定章程。食物價值。今昔懸殊。本已不給於用。又經家人胥吏。層層剋扣。則其入手更少。不得不自備芻糧。逐日祗候。或遇乘用之人。不加矜恤。且並其車輛馬騾而困敝之。夫此馬騾車輛。皆小民所恃以爲養生之具也。一困敝則其具坐失矣。故官吏之斂怨於民。未有如差徭之甚者也。然在州縣。亦有不得不然者。何也。督撫遇應辦事件。不過下行兩司。兩司又轉行府州。府州又各行其所屬之州縣而已。至於州縣無可更諉。事事必須措辦。其自一遞送。一履勘。下至薪芻油燭之細。無一不需錢應用。所入廉俸。即盡支領。亦不敷延請幕友。況又多方減扣。則每日經費。更何所出。故錢糧不能不額外加增。差徭不能不民間攤派。如遇歉收之歲。該員循例報荒。則徵收必須停止。日費無出。而公事亦皆束手。故非至民力殫竭。無可再徵之時。必不肯輕言歲歉。彼非皆殘忍性成。實勢有所不得已也。然小民偶有偏災。即加撫恤。則根本未傷。而元氣易復。乃至十室九空之日。始爲議及災荒。雖復蠲賑疊施。其何及乎。此又因官貧以致民困之大槩情形也。臣嘗再四熟思。求一善術而不可得。得其策之下者。則惟有省事一法。即如各省大吏。無非皇上歷試信任之人。其平日之才具優絀。與素行賢否。無不久在聖明洞鑒之中。既已畀以一省事權。苟非舉措有乖。似可無輕言更調。臣竊見嘉慶四年以後。皇上澄敍官方。勸懲並至。近日督撫藩臬。實無不人知自愛。然於迎新送舊之時。如衙署之整理。館舍之儲備。無論其本管上司。即例以賓主情誼。亦必不能盡廢。及其既履任後。通省官員。紛紛晉謁。事又必不可已。在該大吏一無誅求。自以爲秋毫不擾。而不知其耗費固已多矣。且此於吏治固亦無裨也。蓋大吏當抵任之初。諸務尚未周悉。所聽者。屬吏之稟白。書役之指撝而已。迨其莅事稍久。然後人才之賢否以明。風俗之澆淳以辨。方將稍有設施。而瓜代者已至。則一無展布而去耳。亦有更事未深之人。纔一莅事。動議更張。以此博撫作之名。不知地方情形。多未諳悉。見爲極利。而他弊已

隨其後。後雖自知。悔亦無及。故不如久於其任。次第圖之。之爲得計也。其他苟無害於變通者。隨事詳思。可省則省。務俾官有餘力。然後可賚以養民之政。至所謂養民者。不外孟子省刑薄斂。深耕易耨數語。於其田疇之當闢者闢之陂堰之當復者復之。使災祲不至屢告。即閭閻漸有蓋藏。由是廉恥可興。而教化可行矣。抑臣更有念者。自古圖治之要。惟以任人爲本。故有官階屢遷而不改其職任者。近日科條頗似過於繁密。假如某縣得一循吏。民情愛戴方殷。忽有四參被議之案。不能不立時罷斥。其接替者。或又不得人。則善政旋廢矣。又如地稱難理。非得其人。不能勝任。然其才之優者。或皆各有處分。所合例者。人僅中下。亦不能不俾之受事。是爲例議所格。而吏治皆不得人。似亦宜稍爲變計也。奏入報聞。尋遷詹事。充文淵閣直閣事。十九年正月。疏言。臣竊見皇上自御極以來。躬理萬幾。旰宵靡閒。凡庶政庶獄。無一不審愼周詳。務求至當。惟恐一夫不得其所。孜孜求治之心。雖堯舜復生。必無以加於此。然自嘉慶四年以至去冬十餘年中。無歲不有災祲之書。無歲不下蠲賑之詔。去歲畿南秦豫數省薦饑。致有奸民乘機倡擾。皇上引咎責躬。疊頒諭旨。愛民之誠。流於肺腑。實爲天下臣民所共頂戴者。乃愆陽猶積。雪澤未霑。東南河流。迄今爲患。以勤恤民隱如皇上。而人事尚如此者何也。蓋天以德爲生。以刑爲殺。其在周易。坎爲水爲律。歲之不入。水之告災。以類言之。皆刑獄太繁之象。茲屆皇上恩祺普錫。民物更新。正宜式遵休和。以光盛治。臣伏思承平既久。戶口日滋。天地所生。不足以贍其用。於是不肖之心生。而奸詐之事起。將欲禁其奸詐。而徒恃刑法以齊之。其源不清。其流必不能制也。書言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唐虞之世。未嘗廢刑。然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何以聽其輕縱如是。大抵下之於上。不患其不畏。而患其不愛。任刑之世。無過使民畏而已。老子有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夫民至於不畏死。則又何法以理之乎。漢文帝時。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奸者。民愛故也。秦人專尚法律。其勤至於衡石程書。而一夫夜呼。亂者四起。由於但使民畏故也。奸邪之人。詐僞無所不至。彼見獄詞可以聳聽。則多牽引其所不快者以陷害之。胥吏惟利是圖。明知所牽引之人。未必皆有連也。而藉勢埜索。可以肥其奸橐。則又多方株連以困阨之。假如衣食粗足之家。一經官訟連染。雖

立見昭雪。而資產已蕩然矣。國家設官。大小相維。各有專司。親民之職。在於州縣。大吏惟聽其成而已。自數年來。開上控之端。於是刁民得逞其奸。督撫兩司。又畏其有內控之舉。不得不遇案親提。彼所訐控。不過一人。而牽涉者常至十數。農氓廢耕。商賈廢業。中道奔波。受吏胥之折辱。甚至瘐死而道斃者。殆不可一言罄也。彼雖處原告之人。以極刑於被誣者。抑又何補。推國家慎刑之意。亦曰恐有冤抑耳。然一案未結。而事外之被累者相繼。如從前馬譚氏一案。至今正兇未定指名。而無辜致斃者已數十人矣。是一冤未雪。而含冤者且數十人也。周禮有宥過之條。王制有疑獄之議。今一案至而立求定讞。則其承問之官。必刑撻橫加。以期得實。愚民不勝其苦。且誣服以緩須臾之死。其中冤抑。正復多人。如此而欲其感召天和。豈可得乎。頃者。林清搆逆。渠魁悉擒。然搜捕四出。至今未已。小人或意圖見長。或因以爲利。必不能無殃及無辜之事。昨奉明旨。嚴禁妄拏。仰見皇上如天之仁。無不覆被。臣愚以爲事案愈多。則紛擾愈衆。莠民易逞其機謀。而良善惟增其苦累。應令各省大小官吏。凡遇案牘可以早結者。酌其便宜。即時速結。無多株引。以擾閭閻。庶官民上下相愛。暴亂不作。而休和可致矣。所謂養民之政。不能有外於農桑本務。臣請以大江以南言之。田畝丈尺之窄隘。既不如中原之廣。歲輸賦稅之繁重。又不如北地之輕。然每歲漕儲正供。以東南一方之民力。而京畿億萬生靈。皆於是仰給者。無他。人盡力也。兗州以北。古稱沃衍之地。河南一省。皆昔殷周畿內。燕趙之間。亦夙稱富國。今則小民自翻犁播種之後。一無設施。惟束手以待雨澤之至。水至則蚶皆淹。水去又乾涸立見。地成曠土。人盡惰民。安得不窮困而爲盜賊哉。不知久長之計者。輒目此事爲迂闊。不思歲一歉收。則必先以緩徵。稍甚則加以蠲貸。又其甚者。不得不截漕發粟。以賑恤之。誠令合數十年而總計其所以耗國家之帑藏者。何可算也。且比年運河屢淤。東南之漕。實亦未可深恃。若非早爲之圖。脫有意外之虞。又將何以處此。臣見歷來州縣之保薦。必首列勸課農桑。其實盡屬虛談。從無過問。又大吏奏報糧價。有市價每石昂至四五千。而僅報二兩內外者。其於收成。則又虛加分數。相習成風。常不以實。似宜飭令痛蠲積習。亟圖裕民。但使董勸有方。行之一方而收利獨饒。則不俟號令。自然爭起而相效。數年之後。田野皆闢。

水旱有資。豈必盡資官帑。然後善政爲可行哉。總之。民之犯刑。由於不知率教。其不率教。則又由於衣食缺乏而廉恥不興。其次第實如此。故養民爲首務也。奏入。諭曰。姚文田奏請急農桑。緩刑獄。國家政在養民。農桑者。天下之大本。朕親耕。后親蠶。躬行爲天下先。誠以民生所亟。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布帛菽粟。其事至恆。而所關至鉅。定例考覈吏治。首列勸課農桑。所以責望牧令者。莫要於此。古者物土之宜。耕九餘三。歲有豐歉。民無凍餒。近者膏腴之產。多以蒔菸。倉廩所儲。兼以釀酒。地利未盡。禁令復弛。地方偶值偏災。雖蠲賑頻施。民猶不免飢寒。本務不修。無怪乎閭閻之貧且病也。著通諭直省各督撫。各飭所屬府州縣官。務知朝廷重農貴粟之意。以勸課農桑爲亟。境內沃壤。悉令樹植嘉穀。有勤於南畝者。勞之相之。其糜穀病農者。抑之懲之。地產日豐。蓋藏饒裕。衣食足而廉恥興。富教之政。其庶幾乎。至除莠可以安良。刑者不得已而用之。若訟獄繁興。株累者衆。其妨農者甚大。著閻刑官員。遇有應訊案牘。務速爲剖判曲直。嚴懲誣枉。不得拖累無辜。以恤民生。而厚民俗。其各實力奉行。勿怠。閏二月。選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衡。五月。教習庶吉士。二十年。擢兵部右侍郎。二十一年四月。調禮部右侍郎。六月。調戶部右侍郎。二十二年三月。充會試副考官。尋轉左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二十四年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九月。命提督江蘇學政。道光元年。大臣有陳漕務欲禁浮收。不如明予八折。於民便者。文田疏言。竊惟東南之大務有二。曰河。曰漕。比年海口深通南河。目前光景甚安穩。惟漕務法久弊生。雖經督撫大臣。數年以來。悉心調劑。總未臻實效。小民仰沐我聖祖神宗。生成豢養。屆今百八十年。愚賤具有天良。豈有不樂輸將之理。誠以東南之財賦。甲於天下。而賦額如江蘇之蘇州松江。浙江之嘉興湖州。其糧重尤甲於天下。竟有一縣額徵多於他處一省者。乾隆三十年以前。並無所謂浮收之事。是時無物不賤。官民皆裕。其後生齒愈繁。而用度日絀。於是諸弊漸生。然猶不過就斛面浮取而已。未幾有折扣之舉。始於每石不過折耗數升。繼乃至五折六折不等。小民終歲勤動。自納賦外。竟至不敷養贍。勢不能不與官吏相抗。官吏所以制民之術。其道有三。一曰抗糧。一曰包完。一曰挪交醜米。賦額既極繁重。民間拖欠。亦勢所必有。大約只係零星小戶及貧苦之家。其墳墓住居。皆須

照例輸納。又有因災緩徵。新舊並積。因而拖欠者。是誠有之。至如其家或有數十百畝之產。既自食其田之所入。而竟置官賦於不問。寧爲事之所絕無。今之所謂抗糧者。如業戶應完百石。彼既如數運倉。並外多齎一二十石不等。以備折收書吏等。先以淋尖踢脚灑散。多方糜耗。是其數已不敷。再以折扣計算。如唯作七折。便須再加三四十石。業戶心既不甘。必至爭執不肯再交。亦有因書吏刁賴。仍將原米運回者。州縣即以前二項指爲抗欠。此其由也。包完之名。謂寡弱之戶。其力不能與官抗。則轉交強有力者。代爲輸納。可以不至喫虧。然官吏果甚公平。此等業戶。又何庸託人代納。可不煩言而自破者。民間終歲作苦。皆以完糧爲一年要事。如運米石進倉。其一家男婦老幼。無不進城守待。一遇陰雨溼露。猶將百計保護。恐致米色受傷。如官吏刻期斛收。即歸家酬神祭先。以爲今歲可以安樂過去。故謂其特以醜米掻交。殆非人情。惟年歲有不齊。則米色不能畫一。亦間有之耳。然官吏非執此三者。則不能制人。故生監則詳請暫革。齊民則輒先拘禁。待有補交。然後以悔悟請釋。已竟成一定不移之辦法。臣自去歲至蘇。所聞金壇吳江等縣則已釀成事端。其他將就了結者。殆尚不乏。不知踊躍輸將者。實皆良民。而非莠民。此小民不能上達之實情也。然在州縣亦有不能不如此者。近年諸物昂貴。所得廉俸公項。即能支領。亦不敷用。州縣自開倉至兌運日止。其修整倉廒。蘆席竹木板片繩索油燭百需。及幕友家人書役。出納巡防。一應傭飯工食。費已不貲。加以運丁需索津貼。日甚一日。至其署中公用。自延請幕友而外。無論大小公事。一到即須出錢料理。又如辦一徒罪之犯。自初詳至結案。約須費至百數十金。案愈大則費愈多。復有遞解人犯。運送餉鞘。事事皆須費用。若將借用民力。嚴行禁止。謹厚者奉身而退。其貪戀者。非向詞訟事案生發不可。而吏治更不可問矣。伊等熟思他弊一破。勢必獲咎愈重。不如淳收。尚爲上下皆知。故甘受民怨而不惜。雖地方有瘠沃。才具有能否。其借此以肥身家者。亦不能謂其必無。要之不得已而爲此。蓋亦不少。臣見近日言事者。動稱不肖州縣。竊思州縣亦人耳。何至一行作吏。便至行同苟賤。此又州縣不能上達之實情也。州縣受掊克之名。而運丁陰受其益。故每言及運丁。無不切齒。然其中亦有不能棄然者。運船終歲行走。日用必較家居倍增。從前運道梁

通。督漕諸臣。只求重運。如期到通。一切並不苛察。各丁於開運時。多帶南物至通售賣。復易北貨沿途銷售。即水手人等。攜帶梨棗蔬菜之類。亦爲歸幫時餬口之需。乾隆五十年後。黃河屢經倒灌。未免運道受害。於是漕臣等。慮其船重難行。不能不嚴禁多帶貨物。又如從前商力充裕。運船於回空過淮時。往往私帶鹽斤。衆意以每年只不過一次。不甚窮搜。近因商力亦絀。未免算及瑣屑。而各丁之出息盡矣。丁力既已日困。加以運道之淺。反增添夫撥淺各費。且所過緊要閘壩。牽挽動需數百人。使用小有節省。幫船即慮受傷。道路既長。期限復迫。此項鉅費。非出之州縣。更無所出。此又運丁不能上達之實情也。數年前。因津貼日增。於是定例每船只准給銀三百兩。然運丁實不濟用。則重船斷不能開。重船遲久不開。則州縣必獲重戾。故仍不免私自增給。是所謂三百兩者。乃虛名耳。頃又以浮收過甚。嚴禁收漕。不得過八折。然州縣入不敷出。則強者不敢與較。弱者仍肆朘削。是所謂八折者。亦虛名耳。然民間執詞抗官。官必設法鉗制。而事端因以滋生。皆出於民心之所不服。若將此不靖之民。盡法懲處。則既困浮收。復陷法網。人心恐愈不平。若一味姑容隱忍。則小民開犯上之風。將致不必收漕。而亦目無官長。其於紀綱法度。所關實爲匪細。奏入。上命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議奏。議上。諭曰。前據姚文田奏漕務法久弊生。小民苦州縣之浮收。州縣患旗丁之勒索。而旗丁又因沿途需費浩繁。勢必多索津貼。恐前所定津貼。旗丁每船銀三百兩。及見在嚴禁州縣收漕。不得過八折之法。亦屬虛名。請籌議兼全善術等語。當降旨命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議奏。今據奏運丁之疲乏。屢經籌議津貼。毋庸再議。惟州縣浮收。積習難返。致累閭閻。必任法而兼任人。方能遵行無弊。著各該督撫及漕運總督倉場侍郎。通飭所屬。杜絕浮收勒折。以清其源。裁革陋規。以遏其流。儻有不肖州縣陽奉陰違。立即參辦。或運丁勒索州縣。沿途衙門勒索旗丁。一併從嚴究治。務使官民旗丁均免擾累。以肅漕政。二年。任滿回京。上以戶部堂官在內廷行走者較多。命文田回署辦事。不必在南書房行走。三年。充經筵講官。四年七月。擢左都御史。五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六年。署工部尚書。七年七月。擢禮部尚書。十一月卒。予謚文僖。有易原。春秋月日表。說文聲系。說文攷異。鑒雅堂文集。

高杞

高杞。高佳氏。滿洲鑲黃旗人。祖高斌。官大學士。杞由監生考取內閣中書。乾隆三十七年。充軍機章京。四十一年。政捐通判。分發山西。五十年。以從堂兄伊桑阿巡撫山西。迴避調赴陝西。五十二年。上以原任大學士高斌。宣力年久。伊之子孫。皆經獲罪。見在並無服官者。著將伊孫候補通判高杞調取來京。以內務府郎中補用。以示朕眷注舊臣之意。尋補都虞司郎中。調戶部銀庫郎中。五十四年。授山西道監察御史。五十六年。命巡視北城。五十七年正月。京察一等。閏四月。轉兵科給事中。七月。命巡視西城。八月。授湖北襄陽府知府。五十九年。調武昌府。六十年二月。湖南苗匪石三保滋事。隨總督畢沅赴常德等處。辦理糧餉軍火。閏二月。升荊宜施道。嘉慶元年正月。湖北教匪聶人傑等滋事。隨畢沅馳至枝江等處剿之。二月。教匪楊起元等陷當陽縣。高杞偕原任副將黃瑞。帶兵先進。與豫省官兵合剿。三月。墮其東門。匪衆由城缺衝出。逆僧心愿率賊二百餘撲營。高杞督兵以大礮斃之。餘匪燼焉。七月。擢按察使。尋以克復當陽。賞瑪尚阿巴圖魯名號。二年。升福建布政使。命俟軍務完竣。再赴新任。三年四月。白號張漢潮股匪二萬餘。竄至襄陽一帶。官兵僅二千。高杞與總督景安先據白雲山山梁。於左右山溝設伏。賊至敗之。其別股由山溝抄至。復與景安分路迎截。轉戰二日。殺賊二千餘名。尋擢湖北巡撫。白雲山剿敗賊匪。由武堰鎮東北逃逸。高杞復偕景安連敗之於九宮山。烏蛇嶺。石門老虎溝等處。五月。賊竄至宜城。圍攻縣治。高杞等帶兵猝至。擊斃多名。賊復由新店麗陽一路往攻荊門州。高杞遣將倍道赴援。解其圍。賊匪竄踞當陽之積山寺。將奔荊郡。圖掠沙市。適副都統銜額勒登保荊州將軍興肇帶兵馳至。夾擊。大敗之。又於南漳縣及穀城之章村棚。疊次斃賊五千餘。生擒九百餘名。襄陽下游一帶。俱就廓清。高杞即駐劄襄陽。六月。奏稱荊州距城十五里之沙市鎮。爲川楚水陸通衢。賊屢窺伺。當飭道府激勸商民。於南面水次。排列擋木。東西北三面。築立土堡。堡外濬壕。足資捍衛。此外緊要市鎮。亦飭倣照辦理。報聞。八月。蒲圻縣洋泉團教匪王添萬等滋事。高杞馳往

剿之。立奪其卡。尋奏報擒斬賊首王添萬。餘匪搜捕淨盡。上嘉賚之。下部優敘。是月。川省通江竄匪擾陝省。將由石泉江岸東奔楚境。高杞馳防巴東邊界。十月。張漢潮股匪經副都統衡明亮與鄂等剿敗。由川竄至巴東。明亮等從開縣抄道追躡。高杞與總兵王凱領兵合剿。賊大敗。仍竄回川境。諭以仍當督率鎮將。實力防範。探蹤截剿。四年九月。荊門潛江等處被水。諭曰。川匪距楚尚遠。見在荊門等處。被有水災。是巡撫應辦之事。高杞著即馳往撫卹。辦竣後即回武昌。不必又至巴東軍營也。九月。以前調盛京官兵。將次入境。赴襄陽辦理軍需。嗣與河南巡撫吳熊光會商。楚省見無竄匪。新調官兵。應由南陽改道入陝。高杞將豫備軍需各項。改交南陽就近支放。所調馬匹。亦統行解豫。五年正月。秦賊匪經大兵痛剿。到處狂奔。復被闌入楚境。並據道員伊精阿稟報。德楞泰統領大兵已至陝西鎮坪地方。自即來楚會剿。軍需甚關緊要。藩庫無項可支。請敕部撥銀八十萬兩。以濟急需。諭曰。德楞泰經額勒登保奏稱。業於正月二十日行抵襄城。會剿甘省大股賊匪。而高杞於二十一日摺內猶率據道員稟報。遽爾入奏。不知楚省督撫所謂確探信息者何事。可見伊等全在夢中。尚望其能認真辦賊匪耶。著即傳旨申飭。至奏請酌撥餉銀一節。該督撫等當賊匪未經闌入境內之時。於防堵漫不經心。及一聞賊匪竄入邊界之信。並不思如何剿辦。輒以撥發餉銀奏請。豈餉銀一撥。賊匪即可辦畢耶。但伊等既稱存項無多。朕若不酌加撥給。伊等轉以軍需不能充裕。藉口難辦。著即於部庫內撥銀四十萬兩。解往楚省備用。二月。授刑部右侍郎。五月。兼鑲紅旗漢軍副都統。八月。調戶部左侍郎。十一月。調鑲白旗滿洲副都統。六年三月。充會試知貢舉。六月。永定河水漫溢。命督辦盧溝橋西岸決口工程。並偕兵部右侍郎那彥寶等經理賑濟。七月。召回京。偕工部右侍郎莫瞻菉查勘護城河及旱河等處工程。奏請於戶工二局豫領制錢二萬串。趕緊挑濬。諭曰。局錢經費有常。一切工程豈能概行取給。莫瞻菉係工部右侍郎。錢局是其專管。高杞雖未管錢局。但見任戶部左侍郎。於本部局錢多寡。亦應知悉。乃率爲此請。殊屬不曉事體。命於內務府廣儲司撥銀一萬兩。交高杞等趕緊興工。嗣因戶部奏稱。七月搭放兵餉錢文六成。見在局中存錢較少。請於八月搭放三成。九月以後。搭放一成。上以高杞亦復剋銜

具奏。命軍機大臣詢問。既知局錢不敷。何以前奏請發錢文二萬串之多。高杞尋偕莫瞻菉自請交部嚴議。諭曰。伊二人於本管務部。漫不經心。其所請多發錢文。不過自圖省便之計。若人人自圖省便。則那彥寶見辦河工。請銀一百萬兩。亦當奏請俱發錢文。有是理耶。似此再添數百卯。仍屬不敷支給。而添卯一事。詢之戶部堂官。僉以爲難行。昨大學士等議覆。御史汪鏞條奏請添卯鑄錢一摺。亦均議駁。高杞莫瞻菉均係與議之人。是竟如御史游光繹所奏。挨次畫題。又安道此堂官爲乎。戶工二部。職任較繁。高杞莫瞻菉。憒憒乃爾。豈能勝任。高杞著調兵部左侍郎。莫瞻菉調補禮部左侍郎。所請嚴議之處。著加恩改爲交部議處。尋議罰俸一年。九月。署工部左侍郎。十一月。命偕莫瞻菉疏濬通惠河下游。及大通橋至通州一帶運道。七年。授湖南巡撫。八年。以吏治因循廢弛。交部察議。尋議降一級調用。上加恩賞給副都統銜。爲喀什噶爾幫辦大臣。二月。調烏魯木齊領隊大臣。五月。湖南巡撫阿林保奏稱湖南清查案內。應追虧缺變賠倉穀五十萬九千六十餘石。已買補穀三萬一千九百七十餘石。未買穀四十七萬七千餘石。經督臣吳熊光奏明。各按時價追銀。自行買補。嗣經前撫臣高杞以時價長落靡常。照六錢五分例價追銀。仍於有穀之家。按糧均買。查州縣私虧倉穀。非因公動用可比。自應按照市價著追。令該州縣自行買補。若祇照例價追交。復照例價派買。在民間約計賠銀不下二十萬兩。民力實有不支。應請照督臣原奏辦理。並酌定價每石追銀一兩。交見任官買補還倉。毋許派累百姓。上命軍機大臣會同祖之望議奏。如所請行。上以高杞違例。令百姓賠補官虧。交部嚴加議處。尋議革職。先是。戶部右侍郎初彭齡奏參吳熊光。得受沔陽州知州秦泰銀一萬兩。及每年收受匣費銀六萬兩。又將貨物密送回家。交伊親家李世望營運三款。高杞有應行質審之處。命陝甘陝西山西各督撫查明。高杞不拘行至何處。即派委道府大員。解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七月。由陝西遞至京師。先是。高杞由湖南巡撫來京。上詢以吳熊光操守何如。高杞奏稱。熊光實屬廉潔。願以身家相保。旋經初彭齡奏參。上究問彭齡此語。得之何人。以高杞對。復召見高杞詰詢。奏稱收受秦泰銀兩。係湖北通判魏耀所言。命湖北巡撫全保查奏。尋以吳熊光實無貪鄙情事。而魏耀向高杞所言。亦堅不承認。其

匣費一項。久經裁革。吳熊光概無劣蹟覆奏。並將魏耀解京。與高杞對質。耀以泰泰魄送一節。係高杞先問。隨口迎合。實無影響。所有匣費及李世望營運二款。訊未得實。高杞旋供稱彭齡將密奏事。及面奉諭旨。向其一一傳述。上襯彭齡項帶。與高杞下軍機大臣滿漢尚書定擬。尋擬高杞發往新疆效力贖罪。十二年。賞三等侍衞。爲葉爾羌辦事大臣。十四年。因病解任。十五年三月。命以員外郎用。七月。補景陵禮部員外郎。十一月。授熱河道。十六年。擢浙江巡撫。十七年。給事中陸言。疏稱浙江溫台處三府。麥豆收成無望。糧價日增。民食拮据。上命高杞迅速查辦。適高杞奏報全省二麥漸次結實。雜蔬茂盛。民情歡悅。糧價尚非昂貴。傳旨申飭。十八年三月。授刑部左侍郎。六月。兼總管內務府大臣。七月。命署河南巡撫。八月。授熱河都統。九月。河南滑縣教匪滋事。城陷。直隸長垣山東曹縣。均有教匪竄擾。高杞行抵直隸臨洛關。聞信即馳赴大名一帶。札調正定弁兵。督率搜捕。上是之。並諭速赴豫。接署河南巡撫印務。所有豫省查拏防堵。俱責成高杞悉心經理。尋奏賊匪攻圍濬縣。前經官兵殲斃數千名。餘皆竄向李家道口滑縣等處。連日仍來窺伺。督同總兵色克通阿等殲斃三百餘名。生擒著名賊目蔡成功徐夢林及餘匪五十餘名。奪獲贓馬器械甚夥。並搜出冊檔四本。得旨嘉獎。下部議敘。又奏賊匪約二萬餘人。附近村莊。尚多潛匿。豫省兵力單弱。不敷剿辦。上命陝甘總督那彥成爲欽差大臣。率西安官兵赴滑濬一帶。相機進剿。十月。高杞奏言。賊匪既退之後。復聚集八千餘人。潛分三股。蜂擁撲營。督同參將張拱辰首先迎敵。斃賊六七百人。其攻劫糧臺之賊。亦經糧員帶領兵役。奮勇擊退。上嘉之。十一月。大兵攻克李家道口賊巢。上以高杞等督率調度。俱屬奮勉。先行下部議敘。十二月。克復滑城。事平。賞頭等輕車都尉世職。先是。關中歉收。南山木廂匪徒滋事。諭令高杞一俟滑城攻克。即帶領西安滿兵。並酌帶陝甘兵一二千名。迅速前往。交與長齡剿辦。是月。高杞馳抵陝省。奏懇留陝幫同長齡剿辦。上諭毋庸前往。惟甘肅地方緊要。省城不可無大員彈壓。著即馳赴蘭州。署陝甘總督印務。辦理地方事宜。十九年正月。調烏魯木齊都統。仍署陝甘總督。十月。奏稱甘省嘉慶二十年應支兵米估撥不敷。請撥銀五十五萬七千餘兩。照數採買。下部覈議。經戶部查明甘省倉貯數目。足敷支放。得旨

舍見存之糧不用。轉請動項採買。竟似從前按例冒賑。甚屬可惡。下部議罰俸一年。十一月。赴都統任。稱廢員奇玖管理鐵廠出力請援例酌減三年。上以高杞摺內未將廢員在戍若干年方准奏請之例。先行敍明。矇混具奏。殊屬取巧邀譽。下部議降二級調用。二十二年三月。因甘肅已革知州沈仁澍。盜賣倉穀。侵蝕運腳。經欽差工部尚書英和刑部侍郎帥承瀛查訊。係高杞任內批准之事。交部議處。尋議革職。從之。二十四年。值六旬萬壽。加恩以六部員外郎用。二十五年二月。補兵部員外郎。十一月。以前署工部侍郎。派員承修奉先殿。供奉孝淑睿皇后神龕。甫屆二十年。即有酗朽之處。下部議處。尋議降三級調用。上加恩改爲降五級留任。道光二年。以年老休致。六年卒。

梁章鉅

梁章鉅。字閎中。又字茝林。福建長樂人。嘉慶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四年散館。改禮部主事。二十三年四月。充軍機章京。九月。以失察禮部頒發科場條例文字譌誤。降一級留任。道光元年二月補官。十月。遷員外郎。二年二月。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閏三月。授湖北荆州府知府。三年。擢江蘇淮海道。五年。擢山東按察使。六年二月。上諭兩江總督琦善。以河道總督責任綦重。前召見按察使梁章鉅。明白安詳。曾任淮海道三年。於河工能否虛衷辦理妥協。著據實察看覆奏。旋奏稱章鉅循分自守。於河工機要。無所建白。不敢保其必能勝任。十二月。調江西按察使。尋遷江蘇布政使。八年。濱吳松江工竣。兩江總督蔣攸銛保奏。下部議敍。九年十月。護理巡撫。十一月。偕總督蔣攸銛奏請濬安東縣民便一帆兩河。修復寶應縣通湖閘。十年。請挑武進縣孟瀆。得勝澡港三河。十二年四月。復護理巡撫。時英吉利船大小各一。約百餘人。由浙洋駛至江蘇羊山洋面。章鉅以閩諭令妥速驅逐。斷不容任其停泊滋事。又奏江蘇各屬被水。揚州府境酌動鹽義倉穀。散濟災區。米價驟昂。兵丁月餉不敷分別請借銀米。並借給淮安衛丁民田籽種。上元等六縣。毗連災區。委收歉薄。請將新賦舊欠展緩。均如所請。六月。因

病陳請開缺。十五年病痊。授甘肅布政使。十六年正月。調直隸布政使。四月。擢廣西巡撫。十七年給事中陳功奏驛站積弊。稱上屆越南貢使入關。每站用夫至五千名。並有搭差搭貢各名目。附載者利其便安。私帶者資其津貼。沿途不勝擾累。上命章鉅於本年使臣入關之時。酌定護送各官應用人夫數目妥送。嚴查不得稍有浮冒。十八年十月。奏廣西寶桂局設立鼓鑄。舊以錢一千作銀一兩。搭放兵餉。今銀七錢。易錢一千。每兩虧銀三錢。養贍備操之用。不免支絀。若錢價愈賤。不但兵食有妨。即民間完納錢糧。以錢易銀。虧折不少。請暫停鼓鑄。以裕民食。平市價。奏入。從之。十一月。奏廣西鴉片。來自廣東。全在梧州潯州兩關口。查拏認真。潯州自飭查後。獲犯已多。而梧州甚屬寥寥。率以寬限日期爲請。辦理實屬遲緩。知府劉錫方請旨摘去頂帶。仍責令拏獲大起煙販自贖。十九年二月。以查拏鴉片煙見獲成數。及辦理情形入奏。並請獎拏煙出力之文武各員。允之。先是。御史郭柏蔭奏廣西等省。番舶不通之處。本地民人弘種罌粟。熬煉成土。國計民生。兩受其害。章鉅遵旨覆奏。廣西煙販本稀。第與雲南貴州交界。向有栽種罌粟。刮漿熬煙之事。先已嚴飭偏禁。隨地鏟除。蒭民不無側目。而良民無不歡欣。究之良多莠少。似此轉機不難。期之一年。必當奏效。四月。拏獲栽種罌粟匪犯。請將從前未經確查之道府各員議處。並自請失察之咎。部議章鉅鐫級留任。有旨寬免。八月。奏言。奸民惟利是視。難免將來復種罌粟。必須議立查禁章程。罌粟一年可種兩次。每屆冬初。先由道府頒發嚴禁告示。令各府廳州縣仿照保甲。戶給門牌。註明並無栽種煎熬販賣之人。取具十家連環保結。責保鄰墟長。隨時稽察。如十家內有違例私種。或租與客民栽種。首告給獎。知情不首併究。該管官親往巡查。或委員抽查。總結申報。不實嚴參。得旨實力奉行。除弊務盡。二十年三月。諭曰。有人奏廣西湖南兩省有傳習邪教。煉丹運氣。其傳授之書。則有性命圭旨甦妄註大學愚民被誘者不少。廣西之平樂柳州。傳習尤衆。地方官每因別無逆蹟。總未深究根由。恐傳染日深。易致滋蔓。著梁章鉅飭屬查明起意者。立予嚴懲。悔過者寬其既往。尋奏稱訪得道士韓禮文等。傳習大乘教。聽從湖南人雷雨田等。拜師念經。審明定擬。報聞。十一月。奏煙案人犯衆多。先行咨請解配。以免擁擠。允之。又請展鴉片治罪限期。得旨令出惟行。

斷不爲莠言所惑。所請不准行。二十一年正月。遵旨覆奏。給事中朱成烈所稱。安南軋船。實利海防。英人見即膽落。前林則徐在任。曾經仿製。是船制廣東已得其詳。英所恃船堅礮利。惟能仰擊平擊。不能近擊俯擊。軋船專擊船底。可備火攻之策。上命靖逆將軍奕山等訪察製造。三月。奏英人擾廣東。梧州與之接壤。難保不竄入西境。請出省防堵。以安民心。閏三月。調江蘇巡撫。八月。英人擾浙洋。復陷定海。上以江蘇寶山上海等處緊要。命偕提督陳化成度地勢。籌布置。十月。諭章鉅嚴防進口商船。以杜漢奸。因奏言上海各船。有南洋北洋之分。北洋沙船有印照查驗。南洋閩粵各船。歸行戶專管。不能混行出入。仍於查驗後放行。以安商旅。得旨英人詭計多端。往往賄買漢奸。爲其所用。務須嚴飭員弁。詳細盤查驗放。以杜奸蹤。英人連陷鎮海寧波。特簡將軍奕經。赴浙防剿。諭章鉅籌畫建設糧臺之所。章鉅建議於蘇州設立總局。已奉旨准行。旋因偕奕經及浙江巡撫劉韻珂奏請於蘇州杭州各立總局。再設分局支應。復下章鉅等悉心酌議。嗣偕奕經等會奏。蘇州省垣應設糧臺總局。得旨見在大兵進剿。必須籌畫兩省地勢情形。方爲妥善。所有軍裝器械。必待浙省行取。未免緩不濟急。著照所議。浙省設前路糧臺。蘇省設後路糧臺。以後應用各物。仍由兩局分辦。至江蘇製辦一切。將來軍需告竣。仍歸浙省一併覈銷。以免牽混而昭劃一。十一月。奏緩徵各屬被水地漕釐課。撥錢賑濟。又偕總督牛鑑奏賑恤江寧省城被水民戶。又言。泰州分局屬鹽場被淹。請緩徵。均如所請。十二月。自陳患病乞罷。允之。二十九年卒。有經塵夏小正通釋。論語孟子三國志旁證。清書錄。稗謂錄。金石書畫題跋。浪跡叢談等共七十餘種

劉衡

劉衡。江西南豐人。副貢生。充正白旗官學教習。期滿以知縣用。嘉慶十八年。分發廣東。歷署四會博羅等縣事。補新興縣知縣。父憂服闋。選四川墊江縣知縣。署梁山縣。旋調巴縣。衡爲人明察敏事。習文法。然持大體。通達下情。其治愛民如子。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除弊。誠信動人。故所居見愛。去見思。學務經世。經史百氏無不通。尤嗜

尋繹律義。始以知縣候銓。家居時。其祖編修焯。父歲貢生斯禧。謂令最親民。亦易厲民。日夜與衡究論古循吏爲民實政。初之粵。奉檄巡河。廉知巡河兵役素通盜。日夜坐臥船中。與卒役同勞苦。俾不得逞其奸。河盜斂戢。所部肅然。四會爲粵瘠邑。盜賊往往白晝掠人。官不能治。反鉏繫亡家。盜滋熾。衡乃仿古寓兵於農之制。團練壯丁。連村自保。盜不敢近。尋奉命調捕太平軍。得其籍。臚載人多。遠近駭動。亟焚之。以安反側。祇擒治其渠。衆乃定。博羅城中故設徵糧店戶數家。鄉又設十站。民苦繇重。衡至即撤之。邑多自戕案。里豪蠹役雜持之害滋甚。衡察實。立釋誣濫。嚴懲主使者。親歷各鄉。多方開導。自是民知自愛。及官蜀。一以治粵之法治之。塾江俗輕生如博羅。衡先事以言曉譬。民知徒死無益。終其任。靡自戕者。獲囚匪初犯者曰。飢寒迫爾。乃給貲。使置擔具以謀生爲約。再犯不宥。匪聞。咸感泣改行。梁山與塾江皆隸忠州。衡調梁山時。塾人訴於州及大府曰。願還我劉公。梁山民亦哀大府曰。乞暫假劉公。梁處萬山中。距水道遠。歲苦旱。衡相地修築塘堰。延亙數十里。以時蓄洩。至今利賴之。倡捐置田建屋養孤貧。歲得穀數百石。全活無算。布政使陸言下其法。令各州縣照行。巴縣爲重慶首邑。五方輻輳。訟獄繁多。號稱難治。倚食縣署者白役至七千餘人。自衡莅事。役無所得食。散爲民。存百餘人。備使令而已。值歲歉。衡建議謂。濟荒之法。聚不如散。命各歸各保。以便賑恤。是年。雖饑不害。衡初受任時積牘數千。洎卸篆。僅遺某舉人請咨一案移交後令而已。嘗道過塾江。塾人喜其還。壺漿道迎。歡聲雷動。已而知赴他任。感泣如失慈母。其得民心如此。衡以律例命意忠厚。非聖人不能作。故本之爲治。以求達其愛民之心。知愛民先在去其病民者。故恆寓寬於嚴。每謂官民阻隔。皆緣門丁書吏表裏爲奸。故所至不用門丁。惟以官須自作四字爲宗旨。設長几於堂。左右分吏戶禮兵刑工爲六橛。房吏呈案。則各就左几之橛庋之。而擊磬以爲號。衡聞磬自取入。立即核辦。旋發出。置於右几。亦如之。吏以次承領。一不經家丁之手。故壅蔽悉除。有訴訟者。輒坐堂皇受牘。親書牒令。原告交里正轉擿。所訟之人。兩造俱到。一訊即結。無瀆者。嘗懸鉦署前。民有急難。許擊之。以聞。即爲審理。非重獄不遣句攝隸。即出牒必注役之姓名齒貌於籤。又令互相保結。設連坐之法。蠹役無所施其技。有事於鄉省。僕從輿馬工食自

給。俾無擾及閭閻。有兄弟爭財者。反覆勸導。動以天性。卒至感悟交讓。衡性素嚴重。然每臨訟。輒靄威。俾得通其情。抉不過十。惟於豪猾。則痛懲不稍假借。嘗延訪士大夫周知地方利害。次第舉革。同城武營。極與和衷。時周其乏。俾緩急可以相倚。創立城鄉義學。公餘輒親督課程。考其勤惰。而勖其志行。其爲治大要。以恤貧保富。正人心端士習爲主。總督戴錫三巡川東。旁邑民訴寃者。皆曰乞付劉青天決之。語達天聽。七年。擢縣州直隸州知州。引見。蒙召對。訓以公勤二字。八年。遷保寧府知府。九年。調成都府。每語人曰。牧令爲親民之官。隨事可盡吾心。太守漸遠民。安靜率屬而已。不如爲州縣之得一意民事也。然所在屬吏。化之無厲民者。十年。陞河南開歸陳許道。所屬聞衡名。轉相儆戒。是冬。使者閱河防。江南河北皆以料垛不實。多罷黜。惟河南廳汛免。未幾。得疲疾。巡撫楊國楨疏爲陳情。而狀其治蜀政蹟。請優之。以風有位。奏入。賞假兩月調理。外臣四品以下無此例。蓋特恩也。久之未愈。遂乞歸。二十一年卒。卒後數年。四川塾江梁山巴縣及廣東博羅縣均請入祀名宦祠。先後得旨允行。同治五年。四川學政楊秉璋復疏陳衡歷官循績並遺書以聞。衡所著治譜外。又有六九軒算書五種。論者謂其申明古義。曲暢旁通。有裨後學。又著有小學書。爲時所稱。

曹振鏞

曹振鏞。字儷生。又字懌嘉。安徽歙縣人。父文埴。官戶部尚書。振鏞乾隆四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五十二年散館。授編修。五十六年二月。大考翰詹。列三等。授侍講。十月。充日講起居注官。五十七年六月。充浙江鄉試副考官。九月。任河南學政。嘉慶元年二月。轉侍讀。四月。升右春坊右庶子。十一月。升侍講學士。十二月。轉侍讀學士。三年二月。大考翰詹。振鏞列二等。遷詹事府少詹事。六月。充湖北鄉試正考官。八月。任廣東學政。九月。升詹事。十二月。丁父憂。五年。特予曹文埴卹典。賜謚文敏。振鏞入謝。上以文埴之母年九十有四。賜人蔘緞匹。命振鏞齎回。以資顧養。六年。服闋。七年五月。補通政使司通政使。八年九月。充實錄館副總裁官。命專司勘辦稿本。十二月。遷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尋充經筵講官。文淵閣直閣事。九年二月。上幸翰林院分韻賦詩。振鏞與焉。賜絹箋墨有差。時值京察。上以振鏞恭纂實錄稿本。尚爲詳慎。下部議敘。尋以恭進實錄內擅寫之處譌繕一字。部議降一級調用。上從寬改爲降三級留任。六月。署吏部右侍郎。七月。遷工部右侍郎。八月。任江西學政。十年二月。偕巡撫秦承恩疏言。萬載縣士棚兩籍考試。請於原額十二名外加額四名。不分士棚籍。合考取進。從之。十一年六月。調吏部右侍郎。十月。遷工部尚書。十二年三月。充實錄館正總裁官。四月。聖訓實錄告成。予議敘。振鏞辭免。恩加太子少保銜。九月。命恭送高宗純皇帝實錄。前往盛京尊藏禮成。加二級。十二月。充文穎館正總裁官。十三年三月。署吏部尚書。尋署戶部尚書。四月。充殿試讀卷官。六月。署刑部尚書。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十四年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五月。管理戶部三庫事務。七月。調戶部尚書。十二月。以失察工部書吏舞弊。冒領三庫銀兩。部議降二級調用。上加恩改爲降三級留任。十五年五月。充會典館副總裁官。十月。充順天武鄉試正考官。十六年三月。充會試正考官。四月。授翰林院掌院學士。充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十八年八月。復署吏部尚書。九月。調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尋擢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十二月。賜紫禁城騎馬。賞平定滑城功。以振鏞職任綸扉。晉太子太保銜。充文淵閣領閣事。十九年正月。命稽察欽奉上諭事件處。閏二月。命續纂河工方略一書。振鏞總司其事。是月。纂輯全唐文完竣。賞加二級。五月。充國史館正總裁官。七月。上謁東陵。命留京辦事。九月。充會典館正總裁官。十月。振鏞六十生辰。御書綸閣延暉額并服物賜之。二十年三月。上謁東陵。命留京辦事。先是。工部司員福海保送一等。尋任雁平道。緣事革職。將歷次濫保各堂官。均交部議處。尋議降二級調用。上改爲留任。七月。上秋獮木蘭。命留京辦事。二十一年正月。京察。上以振鏞總理工部兼管三庫事務。均屬妥協。交部議敘。二月。上謁東陵。命留京辦事。七月。上秋獮木蘭。復命留京辦事。二十二年三月。充會試正考官。七月。上秋獮木蘭。命留京辦事。二十三年三月。上謁西陵。命留京辦事。五月。以纂輯明鑑體制背謬。振鏞等不知豫行。請旨部議降調。上加恩改爲降三級留任。七月。上詣盛京恭謁祖陵。命留京辦事。是月。工部續估東嶽廟工程浮開銀兩。上以工部各堂官。

既於書吏舞弊毫無覺察又失察司員得贓平昔互相推諉怠玩因循將振鏞等交部議處尋議降調上改爲降三級留任二十四年七月上秋獮木蘭命留京辦事九月復管理三庫事務十一月命振鏞偕尚書穆克登額查估正陽門應修工程振鏞疏稱大樓等處尚屬穩固時屆寒凍難以施工明歲南北向亦屬不宜請暫緩興修上以所奏甚是從之二十五年三月上謁東陵命留京辦事是月兵部遺失行印命振鏞等鞫訊以日久未能審出實據降二品頂帶尋會審得實復其頂帶七月上秋獮木蘭命留京辦事九月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充實錄館監修總裁官道光元年三月仁宗睿皇帝奉安禮成振鏞恭題神主晉太子太傅銜加隨帶二級五月授爲武英殿大學士賜第於內城三轉橋二年正月京察交部議敍二月承辦壇廟工程司員得受官匠銀兩復囑託看冊司員朦混銷算上以該堂官漫不經心將振鏞等交部嚴議尋議褫職上加恩改爲降四級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四月充殿試讀卷官十二月振鏞等奏見察各處工程較多請嗣後分別輕重情形酌辦不得同時並舉以重工料而節糜費從之三年正月諭曰朕於本年元旦御殿受賀閱惠單數左右近臣允宜特加恩澤大學士曹振鏞失察承修工程司員降四級留任著加恩寬免二月上臨雍視學振鏞充直講三月充會試正考官八月上幸萬壽山玉瀾堂錫宴十五老臣時振鏞年齒居末恩命入宴畫像四年四月仁宗睿皇帝實錄告成賞戴花翎子恩沐候選員外郎遇缺即補子恩濟特賜舉人一體會試七月充上書房總師傅十月振鏞七十生辰御書調元篇祜額秉鈞日贊資良弼杖國時康引大年聯句幷服物賜之五年正月京察交部議敍六年四月充殿試讀卷官十二月入直南書房七年回疆克復四城上諭晉加太子太師八年正月回疆奏報生擒首逆張格爾加太傅銜賞用紫韁仍著照軍功例交部議敍四月賜圖像紫光閣九年元旦上親書御製振鏞像贊賜之三月充會試正考官八月隨駕詣盛京恭謁祖陵大禮慶成賞加二級十年十二月御書同德資良弼單心贊治樞聯對賜之十一年正月京察上命交部議敍五月振鏞子戶部郎中恩沐病歿上傳諭慰之並以恩沐原得一品廕生予其次子恩濟承廕八月上五旬萬壽慶辰加恩廷臣振鏞得賞戴雙眼花翎十二年充殿試讀卷官十三年充會

試正考官。十四年正月。賜紫禁城內乘轎。時屆京察。交部議敘。三月。上謁西陵。命留京辦事。十月。振鏞八十生辰。上諭伊孫曹紹樾著加恩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御書頒袖耆英額。紫閣圖勳嘉輔弼。玉瀾錫慶介期頤聯對幷服物賜之。十二月。因感冒請假。十五年正月卒。賜諡文正。祀賢良祠。

程祖洛

程祖洛。安徽歙縣人。嘉慶四年進士。以主事用。籤分刑部。十二年補官。十三年。升員外郎。十四年十月。升郎中。十二月。以承辦秋審黃冊黏貼錯誤。部議降三級留任。奉旨實降一級留部。以員外郎補用。旋補官。十五年。充湖南鄉試正考官。十六年。升郎中。十八年正月。京察一等。以道府用。六月俸滿。截取記名。以繁缺知府用。十九年。充會試同考官。二十年。選甘肅平涼府知府。刑部堂官。以祖洛總辦秋審。並承審逆案。奏請留部。上諭所有程祖洛京察截取記名以道府用之處。俱著註銷。仍著留刑部郎中任辦理部務。二十一年。充廣西鄉試正考官。二十四年。升內閣侍讀學士。旋授江西按察使。二十五年。擢湖南布政使。道光元年。調山東布政使。二年五月。擢陝西巡撫。七月。調河南巡撫。御史程裔采奏河南教匪朱麻子等由新蔡竄入安徽阜陽縣。上以皖豫毗連。地方餘匪。易於潛匿。命祖洛及兩江總督孫玉庭安徽巡撫孫爾準按名掩捕。九月。祖洛奏朱麻子就獲。並獲夥黨四十餘名。按律定擬。並言皖豫兩省匪黨。不止二百餘人。若不搜捕淨盡。稍留餘孽。復恐煽結滋事。即今辦法。不在急治見獲之犯。而在窮究未獲之人。上嘉之。十二月。籌議緝捕經費。奏言。豫省內黃考城一帶。與直隸山東邊界毗連。爲盜賊出沒之所。又南汝光及陳州各屬與安徽之阜陽縣暨湖北之襄陽等縣犬牙相錯。向多紅鬍捻匪。地方官遇有盜案。非不懸賞勒緝。而用項繁多。勢不能從優給賞。往往兵役購綫獲盜。得賞不償所費。難期鼓勵。議於司庫扣存歲料市平銀兩及入官地租項下動撥銀五萬兩交各典生息。每歲可得息銀六千兩。以二千五百兩解交司庫。歸還原本。以三千五百兩作爲緝捕經費。從之。又勘明安陽縣之馮宿村漫水情形。疏言。漳河北徙舊河。高

於平地。斷難復令南趨。馮宿村口門之水。由北入衞。已成河形。議請毋庸將漫口堵築。即就新河暈爲疏濬。以輕水患。上命大學士戴均元赴豫會勘妥議。並命祖洛於漳水經流之處周歷履勘。三年正月。偕戴均元奏勘明見在形勢與上年冬令不同。請仍挑築舊河復歸故道。如所議行。十月。偕戴均元奏報勘辦安陽縣樊馬坊漫水。略言治水之道。合則爲患。分則安流。自乾隆五十九年。漳水南徙合洹以來。衞水爲所頂阻。每致潰溢。今河勢既分。萬不可使之再合。合則並力爲患。議於田市地方就高灘挑挖引溝。使北岸漫水放入南岸正河。再於田家營環水各村莊編列柴壩。以護民居。至樊馬坊上下距洹河甚近。擬添築土堰一道。其南岸衝刷溝槽。建梁土壩以禦之。俾水各分流。而漫溢之患可冀輕減。十一月。以定擬秋審失入。部議降一級調用。上加恩改爲降二級留任。是年。上臨雍。頒賞王大臣臨雍御論。幸萬壽山。賞御製宴十五老臣詩墨刻。又賜欽定大清會典養正書屋全集。祖洛皆與焉。四年二月。奏田市積水消涸。露出地形。北面漫水。與南首溝工隔斷。不能引歸正河。惟田市以上之龍家莊水勢。北高於南。議即就涸出窪形之處。節節抽溝。相機勘辦。近南漫水。不能全行掣消。而消涸一分。即收一分之效。又奏龍家莊抽溝啓放之後。水勢暢順。而北面之水。仍未見消。又加詳度。惟內黃縣之馬家窪水面。北高於南。距正河亦祇一二百丈。議於此處再挑引溝。以消漫水。五月。奏馬家窪新挑溝口暢順。已將漫水全行掣歸正河。復請於田家營添築大柴壩。使溜勢盡走南流。並言三十年來。漳水挾洹奪衞。爲患滋深。此時漳洹分流。縱遇盛漲。較之從前漳洹衞三河合併爲患之勢。不啻霄壤。後此相機利導。似易爲力。先後疏入。俱如所請行。七月。奏准汝寧光州二屬。尋常遣軍流徒各犯。就近由該管道審轉。以免稽延。其人命案內罪應斬絞及一切由死罪減爲軍流之犯。均照舊解司勘轉。以昭慎重而符定制。九月。以歸德府屬之永城縣。汝寧府光州所屬之新蔡縣息縣。界連山東江蘇安徽。向多盜匪。奏請以歸德府通判移駐永城縣之薛家湖集。於新息接壤之黃湖店添設新息分防通判一員。永城營添設守備一員。山城集經制外委一員。又奏裕州屬之小史店南陽縣之賒旗店皆易藏奸。應各於本營派撥弁兵設立專汛。均從之。十一月。奏豫省東南歸德府屬之虞城夏邑永城等縣。地勢低

渫。西北開封府等屬。夏秋被水。多匯注於此。向賴虞城縣之橫河惠民溝。夏邑縣之巴清河。永城縣之減水溝。分之宣洩。南有申公隄一道。東水歸槽。經江蘇碭山縣蕭縣以達洪湖。爲豫省東南洩水要道。迭經黃水漫溢。各溝河全行淤塞。致虞夏永三縣並江蘇蕭碭二縣之濱河村莊。連歲被淹。農田失業。請分別撥項。即時挑濬。上以事關兩省水利民生。命實心經理。以收實效。是年。江南高堰湖隄漫口。命尚書文孚等馳往勘辦。並降旨動撥帑銀酌留漕米。十二月祖洛奏豫省附近大河各州縣計可撥米十萬石。並委員預購稭麻三百萬斤。籌撥庫銀約計四十萬兩。上以其盡心國事。不分畛域。嘉之。初。皖豫撫臣以懲創捻匪奏准豫省之南汝光陳。皖省之潁州等屬。遇有兇徒結夥在三人以上持兇器傷人之犯。除實犯死罪外。其餘不分首從。發極邊煙瘴充軍。如十人以上無論曾否傷人。發新疆給官兵爲奴。纂輯爲例。嗣經刑部修改。南陽等屬鬬毆至三人十人以上。必須豫謀結夥逞兇者。方照例分別嚴擬。若釁起一時。僅止爭毆。仍各按其本罪定擬。不得牽引舊例。亦著爲令。五年。祖洛以南陽等屬匪徒結捻。一人倡劫。黨衆不呼而集。其豫謀逞兇。早在結捻之時。不待臨時商約。新例以是否豫謀。分別罪名輕重辦理。諸多窒礙。疏請敕下刑部。改復舊例。刪去豫謀等字。俾外吏得以覈實辦理。並酌議匪徒拒捕。暨捕人治罪各條。下部議行。六年正月。奏歸德府前明刑部侍郎呂坤忠言讜論。正色立朝。其平居講學。不語精微。不談高遠。惟以躬行實踐爲本。在明季最爲醇正。應請從祀文廟。下禮部議行。七年十月。請寬免南汝光陳等屬失察匪徒處分。疏言。匪徒擾害閭閻。至獲犯後究出舊案。追溯從前失察處分。恐瞻顧同官。多所迴護。請遵照嘉慶年間聖諭實力翦除。不復咎其既往。俾承緝各官無所瞻顧。以期有犯必獲。有獲必懲。得旨允行。旋丁母憂回籍。九年。服闋。十年閏四月。署工部左侍郎。六月。授湖南巡撫。十二年二月。擢閩浙總督。四月。奏審明唆訟擾害糾衆拒捕之武進縣已革生員莊午可。依律處斬。並聲明此案牽涉人犯衆多。先因莊午可行蹤詭祕。購綫緝拏。迨至莊午可就獲。各綫目均散歸農。恐伊等報復私怨。妄自誣拏。業經嚴飭府縣掣銷差票。曉諭居民。暫行停緝餘黨。以免擾累。上是之。先是。有人奏浙江紹興已革庫書潘鳴皋徐燮堂等詐贓營私。及在籍臬司李澐干與公事各

款。命祖洛會同浙江學政何凌漢按其事。九月。祖洛偕何凌漢奏審明分別定擬。李漋訊無交結情事。惟在外聽曲宴飲。出入衙門。有玷官箴。請旨褫職。十月。上以浙省鹽務日敝。庫款虛懸。命祖洛於赴閩時路經浙江。體察情形。奏明覈辦。尋奏請援照前浙江撫臣帥承瀛清釐鹽務成案。辛卯秋冬壬辰春夏四季正引。并綱統銷。以紓商力而裕庫款。並嚴定裁汰浮費章程。下部議行。是月。臺灣府閩粵莊民因事起釁。奸民張丙陳辦等乘機糾衆戕知府呂志恆知縣邵用之。官兵禦賊於斗六門。縣丞方振聲千總馬步衢等死之。上命祖洛確探情形酌辦。旋命署福州將軍瑚松額爲欽差大臣督兵渡臺剿辦。而以後路糧餉軍火等事專責祖洛。尋兼署福州將軍。十三年正月。首逆張丙陳辦詹通陳連等就獲。奏聞。尋遵旨赴臺妥籌善後事宜。三月。上命祖洛查辦。應參應獎之員。尋偕瑚松額奏審明戰守無方之都司周進龍革職遣戍。守備陳福隴外委黃廷鳳等均革職。七月。偕瑚松額奏臺灣逆匪蕩平。將張丙陳辦詹通陳連四犯解京。見在官兵陸續凱撤。各莊仍復舊業。全臺安堵。上以祖洛等迅速蔵功。降旨嘉獎。賞戴花翎。仍下部優敘。又奏福建金門廈門一帶沿海奸民私造小船。一名白底船。一名草烏船。藏有礮位軍械。沿海伺劫。並有闌入粵浙洋面之事。上責祖洛及福建水師提督陳化成等實力堵擊。八月。奏請將臺灣北路左營改爲嘉義營。添設參將駐紮嘉義。歸臺灣鎮總兵統轄。其原設北路營都司改爲斗六門營都司。移駐斗六門。歸嘉義營參將兼轄。原設斗六門汛守備。移駐嘉義。作爲嘉義營參將中軍守備。專管兵馬錢糧。其北路協副將。專管北路左右二營。又臺灣鎮標原設左中右三營遊擊。道光七年改右營遊擊爲北路右營遊擊。歸北路協副將兼轄。而以鎮標右營事務歸左營兼管。今議仍設鎮標右營遊擊。俾資調遣。如所請行。十二月。以浙江溫州鎮總兵李恩元捕務廢弛。奏請革職留緝。上是之。又劾福建海壇鎮總兵萬超諸事不能振作。請旨革職。枷號示懲。先是。有人奏汀州等府書差滋事。擾害閭閻。上以祖洛新任閩督。無所用其迴護。命悉心訪察。十四年六月。祖洛遵旨查覆。因奏陳閩省吏治民風。略言：「吏民莫先於懲蠹。懲蠹無他術。惟在就事據實懲辦。不可以私心迴護。不可以瞻顧處分而曲縱奸惡。閩省吏旣無子惠之政。又務寬大之名。其始也實因官之庸劣。歡

成頑梗之風。至於今日。則又因民之講張。遂有疲難之勢。官曰民刁。民曰吏虐。互相傳播。漸失其真。此牽旨飭查各款中之實有其事。而與原奏略有異同。必應設法整頓者也。已往者無可追求。以後當隨時查察。就案懲辦。總之閩省大弊。在於官不執法。幕不守法。因而愚民犯法。書役弄法。訟棍玩法。必得將不肯執法之官嚴懲一二。使有所儆。各知治其犯法弄法玩法之人。則法立令行。而閭閻庶可安枕矣。得旨七月。奏浙省二十餘年來海洋安謐。久已文恬武嬉。上年沿海地方。多有失事。獲犯至二百餘名。承審府縣。化劫爲搶。以首盜爲被脅。致令武職藉口情緝。請將知縣陳文治交部嚴議。嗣後如有似此不肯認真讞獄者。即隨時參革。不敢瞻顧嫌怨。上嘉勉之。十二月。偕福建巡撫魏元烺奏捐廉倡辦義倉以資糴濟。略言閩省內地各郡。濱海多斥鹵之區。負山鮮膏腴之壤。產穀不敷民食。必須妥籌備糴之資。臣捐廉銀三萬兩於省城內修建義倉。買穀二萬石以爲之倡。示諭紳民有願捐者。各聽量力出輸。以期接濟。得旨嘉獎。十五年三月。奏撥赴臺灣換防弁兵。申明定例。概用水師營哨船渡載。不准勒坐商船。以杜擾累。而資習練。如所議行。十月。奏修建沿海最要塞城礮臺。綜覈閩海大勢。當以漳州府屬之南澳銅山爲藩籬。泉州府屬之廈門。金門爲門戶。福州府興化府所屬之海壇爲省城。右翼扼要。閩安爲省會咽喉。福寧府屬之銅山爲後戶。巡緝守禦。全資塞城礮臺。確勘形勢。分別緩急。其最要者共四十四處。估需工料銀兩。已經官民捐辦。毋庸動項。得旨迅速興辦。十六年。丁父憂回籍。十八年。服闋。以舊疾未痊。奏懇賞假調理。允之。二十九年卒。晉贈太子太保銜。照總督例賜卹。尋賜祭葬如例。予謚簡敬。

溫承惠

溫承惠。山西太谷人。乾隆四十二年拔貢。朝考一等。以六部七品小京官用。籤分吏部。拔貢用京官。自是始。四十五年。以失察書吏舞弊。部議降調。捐復留部。五十二年正月。補主事。九月。遷員外郎。五十四年四月。遷郎中。十一月。授陝西督糧道。五十五年。丁母憂。五十八年。服闋。補陝西延榆綏道。嘉慶二年二月。川陝楚三省軍興。巡撫秦

承恩奏派承惠於興漢一路團練防堵。三月丁父憂。奏留軍營。九月加按察使銜。賞戴花翎。十月仍攝延榆道事。會川楚竄匪犯平利安康。承惠多方遏截。屢有斬獲。得旨嘉獎。下部優敘。方賊之擾平利城東也。承惠恐其北竄。馳往布置。適山水暴漲。承惠墜水。遇救得免。仍馳赴險隘扼之。賊不能北。遂獲捷。奏入。上特廑念。降旨垂詢焉。四年。服闋。諭以按察使銜。補授延榆綏道。五年正月。擢按察使。承惠奏言。賊擾陝境。已歷數年。各路軍營兵數。嚴之原額。不及十分之五。賊東西奔竄。牽綴官兵。官運糧餉。往往不及。領兵大員不得不駐兵待餉。賊得乘間逸逸。請益兵以資剿捕。至川楚陝三省邊境綿長。派兵分守各卡。斷無如許兵力。莫如聚歸一處。扼適中之地。探賊所至。即取道邀擊。如此以逸待勞。聲勢連絡。賊既不能深入。自可痛加剿除。其領兵大臣。請飭各分省帶兵。以專責成。至索倫吉林兵最爲得力。數年來進山。馬力多疲。請飭鄰省協撥健馬。豫備更替乘騎。疏入。命經略大臣額勒登保等籌酌具奏。二月。有川匪竄入安康。承惠馳往迎擊。擒賊數百。獲賊首王金柱。巡撫台布上其功。上深嘉之。賊逼洵陽。承惠由漢江東下。聞安康亦有賊擾。即馳往南北岸。分布迎截。復擊其半渡。賊奔潰。乃夜赴洵陽。先後獲擒數百。救出難民。撥倉糧散給。民心大定。得旨褒獎。下部優敘。四月。楚匪竄近平利。承惠於黃花河等處擊斃數百人。生擒數十人。六月升布政使。時川匪屢入陝。窺楚。承惠禦止。數有斬獲。六年六月。敘修築堡寨。暨捐購兵勇衣履功。承惠與焉。二月。偕總兵喜明敗賊於平利。八月。隨巡撫陸有仁籌運糧餉。捐廉置官兵衣履。上嘉之。十二月。大功底定。下部優敘。八年。調河南布政使。九年。衡工大壩合龍。下部議敘。十年。擢江西巡撫。以先年倡修伊洛舊渠。廣溉田畝。並捐買渠田。下部議敘。十一年二月。調福建巡撫。會臺灣軍興。三月。承惠抵五虎門。臺灣賊已退。先是。承惠奏請撥江西米石。以備軍糈。至是遂請停撥。四月。抵廈門。將前所檄調軍裝糧餉。悉行文停止。上韙之。五月。兼署閩浙總督。請添設大同安梭船六十隻。以資緝捕。奉旨俞允。時各海口水米禁嚴。賊復竄入鹿耳門。承惠飛移提督李長庚會剿。調各將弁分帶兵船。檄總兵許松年統率至海壇竿塘一帶。扼要截剿。具疏以聞。六月。奏言。濱海姦民通盜接濟。於泉州興化漳州福州福寧各屬口岸。分派員弁巡查。三沙爲盜首蔡牽生長之區。舊

派兵三百名防守。尙形單弱。另委大員添兵駐劄防範。以專責成。上深然之。十一月。命以兵部侍郎銜。調晉直隸總督。十二年五月。以陵寢禁地紅椿界內盜砍樹株。承惠未請處分。命傳旨申飭。下部議處。尋議降調。上改爲降二級留任。七月。請濬豐潤玉田二縣黑龍河。從之。是月。上閱古北口官兵行陣整齊。技藝嫻熟。以承惠訓練有方。實授直隸總督。加兵部尙書銜。承惠旋請開溫榆河上游濬運河故道。以復漕船抵壩舊規。從之。時淀陽河運鹽道淤塞。十三年。承惠請濬耿家莊等處。從之。四月。千里長隄各工竣。命戶部尙書德瑛兵部尙書劉權之勘驗如式。上甚嘉之。上以永定河發源於晉省渾源州。遇汛期加長。應速行知下游。豫爲防範。是否可仿用皮混沌。由水程馳報。抑由驛馳報。命與山西巡撫成齡會商覆奏。尋奏永定河上游晉省以大同爲總匯之區。直省以懷來爲會歸之所。晉省河道寬窄淺深不一。且多沙灘亂石。不能循軌順溜。迨入直境。更有崇崖峭壁。一線中流。山徑灤洄。時伏時見。如仿用皮混沌。環山觸石。勢有難行。仍以由驛馳報爲便。擬於大同設立誌樁。一遇水長。即由驛飛報直隸。足數遞送文報。十六年二月。奏永定河南北兩岸。自上年異漲。急需疏培。另請於歲修項下添銀八千兩。購料存工修防。將來不得援以爲例。七月。奏玉田雙城河淤塞。請借帑興修。從之。十七年正月。上以歲除得雪。普錫春祺。加太子少保銜。尋奏永定河下口近多險工。請加培隄岸。挑濬引河。及接築草土壩等工。從之。先是。鉅鹿縣民孫維儉以倡立大乘教伏誅。是年五月。復獲散會首劉幗名等。諭曰。上年溫承惠將爲首之孫維儉問擬絞決。從犯發遣九十餘名。其餘散會首一千六百餘名。存記姓名免究。本屬寬縱。所謂水懦民玩。轉令易於犯法。現在劉幗名等。仍圖興教。描摹御寶。私雕木戳。必須嚴加懲創。若再從輕。該督不能當此重咎。會欒州民董懷信等。傳習金丹八卦教。事覺。獲入教名冊。乾隆年間。有二千二百餘人。嘉慶年間。有二千九百餘人。承惠言人數衆多。擬將董懷信及分管卦宮各要犯。按名拏辦。其僅止入教之犯。請免查拏。諭曰。自乾隆三十八年至今始破案。四十年來。一味因循姑息。實堪痛恨。今董懷信等首犯。俱經拏獲。務須從嚴懲辦。其分管卦宮緊要之人。俱當按名查獲重懲。不可又存姑息。既登仕版。當以國事爲重。豈可存婦寺之見。吏部議上。總督失察處分。上以承惠在任。

已閱數年。惟此案經伊查辦。始行破案。改降一級留任。六月。刑部審訊孫維儉案內。有被誣之王肇興控直隸承審官刑逼教供。分別定擬。上以承惠辦理此案。本失之柔懦。復被屬員朦蔽。致案情屈抑。命革太子少保銜。拔去花翎。禮黃馬褂。部議革職。特予革留。八年無過。方准開復。時建昌營添設新營募兵二百名。領餉後散去者八十名。以承惠辦理未協。虛糜糧餉。下部議處。九月。河南滑縣天理會教匪滋事。直隸長垣縣境毗連蠢動。上命承惠爲欽差大臣。賞還花翎。偕古北口提督馬瑜往剿。時東明縣城亦被圍。命飛飭護軍統領富蘭帶兵趕赴堵剿。承惠因陳直隸各縣守禦暨檄各路防堵諸策。奏入報聞。又奏籌備兵糈。懇借通倉小米五萬石。從之。尋疏言。兵力單薄。不敷進剿。請少寬時日。俾得厚集兵力。一舉掃除。諭調吉林黑龍江兵各一千赴軍營協剿。十月。師次滑縣留固村。殲擒二百二十餘名。西至梁莊惡虎寨新寨三處。與馬瑜富蘭分剿。斬級百餘。賊聚南湖北湖。復與馬瑜等合兵並進。殲五百餘名。餘匪南竄。時賊屯滑縣城內及桃源集道口三處。道口爲河南糧運大道。其西有運河。賊設伏河西各村。會楊遇春至。與承惠合兵擊之。賊敗。潰死者無算。殲賊六七百名。生擒七十餘名。進至道口。賊來拒。復敗之。賊還走。堅守不出。上命陝甘總督那彥成爲欽差大臣總統軍務。以承惠爲參贊。尋以林清傳教已閱八年之久。承惠既未能先事訪拏。復不自請處分。祇論門禁不嚴。官兵皆應治罪。及帶兵赴剿。沿途逗遛。至十月始抵滑縣。接仗二次。未獲大勝。賊匪仍四出滋擾。而屢次奏報。尙以兵力未厚。不便進兵爲辭。命褫職。拔去花翎。賞五品職銜。責令辦理那彥成一路軍營糧餉。十九年正月。命以六部員外郎用。七月。河南睢工堵築大壩。命隨刑部侍郎那彥寶赴工效力。十一月。補刑部員外郎。二十年二月。大工合龍。奏請議敘。諭以郎中用。三月。補郎中。七月。永定河下口移歸南岸故道。命隨禮部尙書戴均元往勘。留工次襄理。二十一年。充戶部寶泉局監督。二十三年二月。授山東按察使。十二月。巡撫和舜武奏承惠到任後。審結積案五千四百餘起。諭交部議敘。二十四年八月。巡撫程國仁劾承惠自以曾任督撫大員。日益橫恣。事多窒礙。委令查辦隄工。負氣推諉。命革職回籍。九月。山東臬司童槐劾承惠在任冗積案牘。濫禁無辜。復令罪人充捕役擾民。謫戍伊犁。會河溢武陟。罰措銀數萬

助工需。二十五年。授湖北布政使。道光元年二月。諭曰。溫承惠年力就衰。著以六部郎中用。九月。補戶部郎中。因疾乞假回籍。十二年卒。子啓鵬。內閣侍讀學士。啓封。刑部郎中。孫中彥。內閣中書。

賀長齡

賀長齡。湖南善化縣人。嘉慶十三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四年散館。授編修。十五年。充廣西鄉試副考官。十七年。大考二等。二十一年。放山西學政。二十四年十二月。充文淵閣校理。尋記名以御史用。二十五年十一月。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二月。升詹事府左春坊左贊善。道光元年。授江西南昌府知府。二年。陞山東兗沂曹濟道。四年四月。署山東按察史。閏七月。授廣西按察使。九月。調江蘇按察使。五年。陞江蘇布政使。六年。調山東布政使。七年閏五月。署山東巡撫。六月。兩江總督蔣攸銛奏來年新漕。仍行海運。上命沿海各督撫籌議。長齡旋查明應行各章程具奏。一在途各商船。應催令回南受兌。一最要島嶼。令該管將弁親督彈壓。一陸路委員應行酌減。一收入津口船數日期。應歸直隸奏報。一收島船隻。應相風催令開行。上韙其言。七月。御史吳敬恆奏衍聖公官屬濫冒。請嚴示限制。上命長齡確查具奏。尋查明奏言。嗣後保舉廟員三代年貌一併咨部。俾無捏混。恭遇覃恩。惟咨部題補者得邀封典。此外槩不准行。仍令衍聖公隨時覆查。不得以身家不清之人濫充。從之。八月。奏拏獲假充王府差官之棍徒克昇額。在東阿縣請託嚇詐。請解京交部審辦。九月。奏臨清州揭獲逆帖一紙。上命密查寫帖及張貼之人。嚴拏究辦。隨訪獲形迹可疑之臨清州人徐慶龍具奏。上命將起意情由根究明確。旋奏審明徐慶龍委係妄冀要功。並無商謀滋事情節。命再覆加嚴鞫。按律定擬。十月。調江寧布政使。因母年老。奏請量移近省。得旨所奏著不准行。十年十一月。請開缺回籍養親。旋丁母憂。十三年。服闋。尋患病。十五年。病痊。授福建布政使。十六年。調直隸布政使。旋陞貴州巡撫。三月入覲。九月。疏劾興義府知府谷善禾人地不宜。定番州知州明玉精力衰頹。請分別改簡勒休。又平越州知州羅文寶延案不結。請革職。得旨所參是。均允之。十月。請將在部候補知府

孔繼尹發往黔省差委。上以此端斷不可開。所請著不准行。並下部察議。十七年三月。會同雲貴總督伊里布奏請將石阡府改爲直隸廳。所屬龍泉縣撥歸思南府管轄。思南本係簡缺。所轄婺川安化印江三縣。號稱難治。見將龍泉撥歸。應將思南府改簡爲繁。都匀府原係繁缺。見在民苗馴服。所屬易治。請改繁爲簡。又銅仁府屬平頭司吏目係屬閒員。請裁汰。定番州羅斛州判係苗疆要缺。命盜詞訟。近益繁多。請將羅斛改設知縣。部議以平頭司吏目無專辦公事。准裁。至石阡府羅斛州判均仍其舊。九月。奏湖北漢局存積白鉛六百餘萬斤。足供數年銷售。請暫停辦運。以紓廠力。又奏黔省歲運京鉛四起。自己亥爲始。歸併兩運。以節經費。允之。十一月。奏拏獲龍泉縣傳授報恩會匪犯曹得成呂相桂等。審擬發遣如律。十八年七月。以奏夾帶小錢弊端。輕聽新選銅仁府知府周作楫之言。率行入奏。得旨周作楫著交部議處。賀長齡輕聽屬員。亦屬冒昧。交部察議。十二月。遵義府屬仁懷縣民人穆繼賢糾衆滋事。與四川綦江縣接壤。因句結川省匪徒數百人。欲赴川劫掠。仁懷縣知縣王鼎彝往捕。綦江外委章泗明亦來查辦。章泗明遇賊倉猝被害。長齡偵知匪等於附近村莊裹脅愈多。恐該處兵單。漸致蔓延。即檄調弁兵圍拏。隨殲斃賊黨十五名。拏獲頭目謝世昌等五名。又續獲賊匪二十餘人。會同雲貴總督伊里布次第奏入。上命所獲人犯。即就地正法。被脅之人既肯自首。自應免罪。有捉獲首犯來獻者。亦不過貸其一死。該督等所奏。籲請加恩之處。斷不可行。並著咨會四川認真防堵。旋會奏提督榮玉材與貴西道周廷授調兵分路進攻。該處山口路狹。匪等壘石樹柵。一時不能摧破。俟續調各路兵齊。竭力進剿。隨調到各營弁兵。出隊前進。殪賊匪二百餘人。焚其巢。燒斃之賊不計其數。生擒三十餘名。又獲男婦百餘人。合計拏獲首夥各犯千餘名。奏入。得旨嘉獎。十九年正月。奏查禁郎岱普安清鎮各廳私種罌粟。得旨嚴飭地方官認真查訪。立予拔棄。又奏續獲開館販煙各犯。起獲煙土等件。以聞。三月。保奏降調知府周作楫留黔補用。下部議。鐫級。四月。奏拏獲天主教何枚等犯。議罪如律。又奏部選思南府知府谷善禾才難治劇。請酌量另補。六月。奏訪獲吸食鴉片煙之大定府經歷陳培玉。請發往新疆效力贖罪。得旨所辦好。七月。會奏貴平營都司馬鳴珂剋扣兵餉。吸食鴉片。並侵蝕銷

造火藥銀兩。請革職嚴審。八月。奏鎮寧州訓導蔣紹周提詞妄傳查詢廣順州吏目丁申。難保無挾制索詐情事請革職審辦。十二月。奏黔省不通舟楫。民間絕少蓋藏。見於無義倉處添辦。先於省城糧儲道倉籌備實貯。永寧羅斛等州報捐倉穀各一千二三百石。其大定等處報捐倉穀二萬餘石。一俟實數貯倉。即續行奏報。二十年二月。奏黔省土瘠民貧。女紅不勤。謀衣更艱於謀食。見督同司道教民栽種木棉。以冀漸知紡織。玉屏縣栽種桑樹二萬餘株。知縣王存成在署設局。教以養蠶取絲。婺川縣知縣陸文衡設局購木棉五百斤。教人紡織。民間能養蠶者百數十戶。能紡織者百數十人。庶漸推漸廣。三月。奏請都勻府八寨廳設立義學。並加增學額。下部議行。經禮部奏稱。向例添設學額。督撫與學政會銜。此次該學政並未列銜。上命長齡明白專摺回奏。六月。奏稱繕摺時學政王慶雲出省考試。是以未及會銜。得旨賀長齡著交部議處。又奏舉人饒懷清護庇吸食鴉片人犯。致犯脫逃。請革去舉人嚴審。旋審明具奏。得旨賀長齡所辦甚好。一律查緝。不准疏懈。二十一年八月。審辦糾衆結盟匪徒汪擺片等四十一人如律。十一月。奏挾嫌誣訐之學正熊文錦。請從重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先是。御史花誦春奏飭邊疆認真訓練。上命各督撫妥議。十二月。長齡議稱黔省形勢。四鎮分設四隅。撫提兩標居中。控制布置。最爲得宜。貴東與古州鎮同城。其鎮遠鎮亦該道所轄。貴西與威遠鎮同城。其安義鎮亦該道所轄。唯糧道不兼兵備。請將糧道兼兵備道銜。所轄貴陽石阡等營。責令稽查。統於年內給報一次。奏聞。下部議行。二十二年三月。戶部奏請敕力求撙節。上命各督撫分別緩急通盤籌度。長齡議請將黔省通事土弁苗弁苗兵衝僻各路驛夫六項。裁汰每年撙節銀一萬八百七十餘兩。並請將撫臣學政司道額支養廉銀每年捐出二成銀五千六百八十兩。州縣養廉銀每年捐出一成銀四千八百三十六兩。俟經費充裕。再爲復額。疏入。如所請行。十二月。奏黔省辦運黑鉛酌停三年。尚有盈餘。請敕部議。以節經費。尋經部臣議停四年。從之。又奏言。貴州省城貯有爾山威遠子母等銅礮。平時並不操演。嗣後請定爲每年冬操演放一次。多年鏽壞者。改鑄擡礮。以資利用。得旨著依議行。至黔省跬步。皆山所製擡礮。自以輕捷便利爲要。儻過於笨重。運用不能得力。即致有名無實。二十三年五月。奏永

寧州撤任知州。當呢雅杭阿公事未能明練。得旨嚴實辦理。尋奏言。察看該員才具短絀。不知愧奮。請以州同降補。二十四年三月。奏黔省安置各省流人及新疆攻發人犯。見有三千餘名。恐地方官約束難周。加以苗民錯處。釁隙易生。請將改發黔省者。仍發新疆安插。奉旨下部議奏。旋經刑部議上。復奉旨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妥議。敕下伊犁將軍辦理。八月。奏黔省擡礮製齊。而火箭尤佐擡礮所不及。數月以來。製造均已如法。眼同試放。皆輕便適用。得旨所造不爲無用。其善練之。十月。奏遵義府屬稅口十九處。子口十四處。近年以來。山徑紛歧。稽查匪易。擬將青坑稅口移於茅苔村。其蘭坪等處子口一併裁汰。庶走私可絕。稅課自充。二十五年正月。會奏黔省下游鎮遠黎平都匀三府及古州廳所屬苗俗桀驁。以盜爲生。州縣差役緝捕難周。擬於古州鎮遠兩鎮兵內挑選或十名或五名。酌量地方衝僻。令其專拏盜賊。另挑數名作爲餘額。遇缺即補。無事仍就本營操演。不使曠廢。責成既專。緝捕自倍臻周密。得旨均下部議行。四月。陛雲貴總督。請入覲。旋因病賞假調理。六月。諭令毋庸來京。即赴新任。俟三年屆期。再行奏請。七月。奏請將黎平營參將張肇泰朗洞營參將存住二員。帶往滇省飭伍練兵。報可。八月。兼署雲南巡撫。十月。永昌府回匪糾衆肆掠。先將滋擾情形奏入。諭長齡慎密籌辦。又命激勵將士迅即兜剿。勿任滋蔓。續奏稱回匪於保山縣猛庭寨聚集。聲言報復。見飭迤西道羅天池提臣王一鳳相機督辦。尋奏言。回匪千餘人由枯柯河大田壩等處衝突營盤。已飛咨提臣張必祿添調官兵。親往堵禦。十一月。又奏回匪偪近永昌郡。先經迤西道羅天池將城中內應回民。殲除淨盡。匪等撲繞金雞村營盤。經騰越鎮中軍遊擊朱曰恭帶兵迎敵。將放槍之賊擊斃。張必祿等分路進攻。轟斃匪犯數十名。匪等棄柵逃走。查明回寨。並無匪徒藏匿。見將未到官兵截回歸伍。有旨嘉之。二十六年五月。奏永昌逃散回匪。經外來奸回煽惑。糾衆復出。提督張必祿總兵音德布等奮勇迎擊。將賊首殲斃。七月。奏漢回搆隙情形。得旨著賀長齡督率所屬嚴禁外來游匪。以絕搆煽。儻再有滋事。唯賀長齡是問。凜之。八月。奏軍犯王芝異奮勇效誠。請援回疆遣勇成例。將其釋回。上命著嚴行申飭。交部議處。經部議褫職。上加恩改爲革職留任。又諭賀長齡著降補河南布政使。十二月抵任。二十七年二月。

患病回籍。旋因雲南回匪又滋擾。上諭賀長齡著革職。二十八年故。

牛鑑

牛鑑。甘肅武威人。嘉慶十九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四年。散館。授編修。旋充國史館協修。道光二年。充山東鄉試副考官。三年丁母憂。六年。服闋。七年。轉山東道監察御史。尋轉掌廣西道。八年。充湖南鄉試副考官。九年。轉掌京畿道。奏言。各省鄉試房官例。以實缺科甲人員充補。不無遷就。請嗣後遴選房官。如實缺人員不敷。准以候補正途人員充補。允之。十年。陞吏科給事中。十一年二月。轉掌刑科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五月。授雲南糧儲道。十三年。擢山東按察使。十四年。陞順天府府尹。十五年。遷陝西布政使。十七年。乞病歸。十八年。起爲江蘇布政使。十九年。署江蘇巡撫。旋陞河南巡撫。以御史焦友麟奏請廣數教化。整頓風俗。酌派教職襄辦。鑑偕學政錢福昌等遵旨會議。略言教官職在司鐸。與民不相聯屬。仍請申明定例。專飭州縣勸諭鄉民。二十一年。黃河漫口。倒灌省城。勢甚岌岌。鑑以未能事先豫防。部議降三級調用。上加恩改爲革職留任。時鑑力衛省城。於城外開溝洩水。並捐賑撫輯災民。買糧食。備船隻。先於附近村聚分段布置。疏入。諭曰。省城固爲緊要。亦不可顧此失彼。著牛鑑多集人夫料物。設法分疏溜水。搶護隄工缺口。見在正河趨往何處。一併查明具奏。尋奏黃水已成河形。分爲兩股。一繞省城西南。一由東南而行。均注歸德陳州入江南境。旋以正河業經斷流。護隄缺口。勢難搶築。鑑議專衛省城。興築水壩。以資抵禦。時河道總督文沖以省城卑溼。奏請另擇善地。早爲遷徙。上命大學士王鼎兵部右侍郎慧成前往河南查勘。嗣城西北隅。醬於水衝。塌百餘丈。奇險疊出。竭力搶護。城賴以完。尋鑑奏省城被水。所以幸保無虞者。實紳民協助。相與維繫之故。若一聞遷徙。衆心渙散。孤城誰與保守。實有萬難議遷之勢。疏入。命即詳查具奏。嗣偕王鼎等會議省城可守不可遷。決口可堵不可漫。見在水勢緩。民情靜謐。諭曰。水勢日平。西壩裏頭著督飭工員迅速籌辦。九月。擢兩江總督。時英人入寇。擾及浙江。鑑以江浙毗連。奏請防海。十一月。英

人將犯上海。鑑率官兵前往迎剿。奏言吳淞寶山海口。爲江南第一要隘。該處沿海兩岸。築有土塘。向設防兵守禦。擬於兩岸適中地方屯紮大營。以防英人乘間滋擾。時上海縣口日久封閉。鑑以商船守候多時。奏請開港。得旨俞允。二十二年四月。以疏防火藥被焚。傷斃防護員弁。革職留任。時英船多艘駛至乍浦洋面。上命鑑等督率文武。認真防範。並於海口加築土塘。尋乍浦失守。鑑檄官兵於吳淞扼要設伏。英艘泊金山筏館墩外洋。對墩開礮。遂向東南駛去。旋又折回。寶山提督陳化成據塘轟擊。沈其三艘。英人以大礮轟裂土塘。化成死之。寶山遂陷。奏入。命專駐上海督辦防剿福山等處。時黃家灣小洋山等處。均有英船駛泊。鑑督兵嚴備。上命加意防範。會英人三桅火輪等船。停泊吳淞口外。開放大礮。鑑飭備戰船搭排口岸。設伏礮臺。伺其駛近。以連環大礮擊之。英船遁。未幾。竟入吳淞登岸襲上海。越日。仍退至泊船所。總兵尤渤擊敗之。轟燬數艘。餘船駛赴北路。六月。復至吳淞。分泊崇明劉河等處。鑑赴京口布置揚子江一帶水師。併力巡防。上命廣州將軍耆英留於江蘇。會同牛鑑等商辦防剿事宜。英人尋入江口至福山。進迫圌山關。鑑退保江寧。英兵突至焦山。上以省城尤爲喫緊。命鑑等酌移城內。擇要設防。嗣以英人聲言不願得罪中國。鑑即設法撫綏。得旨。耆英已抵省垣。著與副都統伊里布牛鑑公同熟商。如果就我範圍。即可籌定大局。鑑以見雖議撫。一時軍務未竣。奏請撥銅鑄礮。籌備軍餉。英人正在要求各款。聞調兵防剿。遂換旗安礮。勢將復戰。士民號呼籲求。鑑與耆英等始允所請。諭曰。覽奏不勝憤恨。隨念江南數百萬生靈。一經開礮。安危難保。既經該大臣等權宜應允。朕亦以民命爲重。先交洋錢六百萬元。香港准其賃借。廈門寧波上海等處亦可准其貿易。旋以法蘭西領事則濟勒勸和。鑑等派員接見。並親往英船妥爲招撫。八月。議定和約。刻款陳奏。上命牛鑑與耆英向該英人反覆開導。應添註約內者。必須明白簡當。力杜後患。嗣奏英人已就馴服。其船陸續退出。九月。奏言議和條約。英人與內地民人交涉訟獄。只准官爲追取。不能代償。並於廣州五處通商。不准干預他處。彼覆文業已遵照。至法蘭西此次前來屢向該領嗎哩遜詢問。據云不過察看此事。委無別情。見在英船全駛草鞋峽一帶。江面肅清。謹備黃紙。恭候鈐用御寶捧赴粵東添註和約之內。疏入。上以

牛鑑防禦不力。著即革職拏問。由耆英派員解京。交刑部治罪。尋又諭曰。已革兩江總督牛鑑。身任封圻。不能固守吳淞海口。又不能嚴防長江。以致寶山等縣及鎮江府城相繼失陷。犯及省垣。實屬防堵不密。貽誤機宜。著照例定爲斬監候。秋後處決。二十四年。得旨釋放。發交河南巡撫鄂順安差委。旋以中牟金門漫口在工襄事。二十五年正月。合龍。賞七品頂帶。四月。以辦理捐輸出力。命回京以六部主事用。尋請回籍。設措賠項。咸豐三年五月。詔赴河南交巡撫陸應穀差委。八月。賞五品頂帶。署河南按察使。十一月。命交卸按察使馳赴陳州等處與已革兩廣總督徐廣縉剿捕捻匪。四年正月。亳州失陷。二月。賊竄潁上蒙城。四月。捻首沈項以千餘人肆擾陳州。五月。剿賊至安徽之阜陽。鑑屢戰獲勝。斃賊甚夥。河南巡撫英桂上其功。加按察使銜。閏七月。光州固始不靖。上以陳州軍務稍緩。令移兵往剿。十一月。命往正陽關扼守要隘。十二月。偕副將希拉布等圍攻安徽廬舒等處。五年六月。霍邱捻首師小糾衆進踞三河尖。鑑撥隊剿捕。斃匪甚多。八月。因患病請回籍調理。允之。六年。以勸捐出力。賞二品頂帶。八年卒。

李星沅

李星沅。字子湘。別號石梧。湖南湘陰人。道光十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三年四月。散館。授編修。七月。大考二等。賞文綺。十四年。充四川鄉試正考官。十五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閏六月。提督廣東學政。十八年二月。授陝西漢中府知府。六月。陞河南糧鹽道。二十年四月。擢陝西按察使。十二月。調四川按察使。二十一年五月。調江蘇按察使。十二月。陞江西布政使。旋調江蘇布政使。二十二年。九月。陞陝西巡撫。十一月。續纂大清一統志告成。星沅以前充國史館纂修。下部議敘。二十三年。以撫標增兵。原設員弁不敷管束。請將西安鎮標所裁經制外委。酌留三員。添設撫標中左右三營各一員。額外外委酌留四員。添設中左兩營各一員。右營二員。下部議行。二十四年四月。議覆改鑄當五當十普爾錢。礙難行使。疏言。陝省概以制錢交易。有自回疆攜歸普爾錢者。或遂傳爲珍

異。蓋商民所不習見也。以不習見之錢。遽令試行。其信從必不堅。而流轉必不速。雖明立章程。究恐陽奉陰違。終無實濟。又奏言。查當十錢。如以制錢七八文爲之。庶作僞者無所謀利。然私鑄雖可少戢。政鑄又覺徒勞。若專主惜費。意存苟簡。勢必奸僞叢生。此鑄之難也。川楚河南相接壤。若大錢止行於陝。則貿易窮於所往。甚至豫鄂物價。如唐代虛勢之弊。小民日謀升合。恐較多嫌少。致起爭端。此銷之難也。大錢之行。官庫必兼收放。陝省若照回疆交官之例。以當五錢二百二十文。當十錢一百十文。各作制錢一串。抵紋銀一兩。錢盈則銀絀。正支撥解。諸非所宜。此例價折收之難也。若照市價收放。各屬隨時長落。上司無從考覈。即定以大錢若干作銀一兩。亦不能與市價侔。勢必銀價賤時。納者不肯納。貴時。領者不肯領。此市價折收之難也。至搭放各項兵餉爲鉅款。兵丁月領幾何。驟令按成折給。錢雖重而用輕。生計頓絀。此又搭放之難也。報聞。二十五年正月。調江蘇巡撫。四月。署陝甘總督。十二月。抵江蘇巡撫任。二十六年八月。陞雲貴總督。十二月。兼署雲南巡撫。二十七年二月。議覆銀錢並用章程。奏言。滇省跬步皆山。不通舟楫。商賈用銀而不用錢。自乾隆年間。額定錢價。不至大有長落。至放給兵餉。實因營汛區分。運費繁重。未能搭放錢文。應請仍循其舊。允之。時緬寧回匪滋事。上以漢回積怨。報復無已。此次緬寧之擾。與永昌前案有無牽涉。並從前各員有無辦理不善之處。命確查覆奏。三月。奏言。雲州回匪與緬匪句結拒捕。雖訊與永昌前案未據供有牽涉。而姓名間或相同。安知非上屆逃出之犯。且永昌之變。地西道羅天池倉卒掩捕。未能區分良莠。以致衆回寒心。大局遂多蹉跌。即提督張必祿之帶兵主撫。總督賀長齡之准匪投誠。皆羅天池爲厲之階。應請褫羅天池職。永不敘用。至賀長齡辦理回案。未審受病之源。即蹈欲速之戒。慮事終失於疏。即如張富馬效靑。始而投誠。繼而被脅。固非初念所及。究無先見之明。羅天池搜殺過多。自應從嚴參辦。僅請撤銷議敘。曷足以昭平允。賀長齡先已降調。至是奪職。時緬寧首匪被剿亡走。復潛結雲州回馬登霄海連升等。劫囚作亂。迤西大震。星沅檄諸將迅擊。而縱開散諸回之被脅者。遂殲滅首惡。餘匪漸就蕭清。捷聞。上嘉其調度有方。加太子太保銜。並賞戴花翎。旋調兩江總督。八月。奏請飭禁糧船回空。夾帶廣私。從之。九月。奏江蘇漕務疲

因情形。請將常鎮徐揚等府仍由河運。蘇松太漕白糧。撥由海運。下軍機大臣等議行。尋議奏海運章程。又奏派武職押送。及籌辦沿途防護情形。均允行。尋命仍舊制。兼管河務。十月。奏改蘇州府總捕同知。爲衝繁難要缺。由外揀調無錫縣知縣爲衝繁中缺。歸部銓選。下部議行。十一月以淮南引鹽仍請減運。奏籌整理章程。疏言。近年引鹽壅積。課項支絀。揆厥所由。官畏難而商畏累。成本增而行銷滯。茲當丁未開綱伊始。先以內清場私。外截鄰私爲急。其行船夾帶爲害最鉅。委員查獲。均即提省審辦。他如慎出納以重庫儲。提緩課以備撥解。竪懸引則綱額悉清。刪繁文則商本暗減。配運殘引。可漸疏通。提售新鹽。可免停積。裁糜費以寬竈戶。餘鹽禁捏報以防船戶盜賣。謹擬章程八條具奏。以期稗益庫運。疏入。上嘉勉之。均下部議行。時以蘇松二府交界之章練塘鎮。逼近泖湖。澱山湖。尤爲盜賊淵藪。星沅奏請移設縣丞守備各一員。添撥兵丁緝捕。並多備木筏。以利巡行。又佘山一帶。有盜船伺劫。經參將劉長清等擊沈其二。星沅復會鄰省一體兜捕。並請整頓水師。另議章程以聞。尋偕江蘇巡撫陸建瀛奏籌外海水師事宜。一磨勵人才。一變通營巡。一覈實會哨。一扼要堵緝。一配兵足數。杜沿海之接濟。禁下海之私船。編查保甲。藉清句結而免窩藏。下部議行。又奏請添造水師戰船。並捐造船隻。捐雇水勇之紳富等。請照捐米成案獎敘。均允之。七月。俄羅斯國商船駛入上海。意圖貿易。星沅以該國向在陸路通商。上海非應到之地。因妥爲開導。飭令依限駛回。奏入。上嘉獎之。九月。兼署河道總督。是年。淮揚一帶。被災較廣。災民入浙者多。諭令妥爲安插。分別截留收養。毋任流離。又以糧價日增。奏請招徠商販米船。並本省出境採買者。所過各關。均暫行免稅。允之。時戶部以連年緡緩。度支漸絀。言者因條上清查錢糧積欠。漕米改徵折色。入銀京師。於奉天陝豫採買各事宜。命下直省督撫妥議。十二月。星沅奏言。如錢糧積欠一條。非清查不能截數。非抽查不能見真誠。得欽使巡行。立可破除徇隱。惟清查重在彌補。江蘇州縣。向多墊銀完漕。而以漕尾作抵。此外官虧役欠。待追待變之款。非盡實在現銀。節經撫臣會同飭辦。必先分別有著無著。見官本省外省。由藩司覈實催追。提銀報撥。若欽使周歷外郡。既恐顧此失彼。復慮暮四朝三。追逋而外。恐益差徭。此積欠可藉抽查。而抽查宜有利無弊也。

如漕糧折色一條。原有成例。惟州縣本折兼收。原爲幫費之用。銀錢完無定數。各視地方情形。裒多益寡。若榜示定價折收。則必通省一律。全數徵銀。銀價日昂。遞年分成加展。尚屬豫爲計及。至天庾之儲。最爲緊要。奉天河南陝西各省。雖循案採買。然年景糧價腳運不等。招商海運更難懸定數目。似應於來年試辦。能否津市雲集。共得若干。京倉支放有餘。外省再定成數。折銀解部。此漕糧可收折色。而折色宜有利無弊也。經王大臣等議覆。諭曰。積欠一節。見經定限八箇月。令各督撫等飭屬造冊。自應依限查覈。將實虧數目。設法彌補。南漕改折一層。該督果能因地制宜。酌量輕重。以爲變通。何須通省一律。定爲科則。即準米折銀。以百萬石爲率。係約略之詞。亦在該督權衡緩急施行。不得概以難辦爲詞。旋又奏言。造報積欠一節。即應同撫臣飭司督屬。依限趕辦。至南糧改折。臣所見爲難辦者。惟恐州縣開浮勒之端。吏胥長訛索之漸。謹再披瀝言之。查戶部則例。漕米改折。江蘇稗米每石折銀一兩。粟米每石折銀七錢五分。照此折收。官民稱便。惟南方糧賤。北方糧貴。加以水陸運腳。非例價能買。勢且議增。而例有明文。迴非州縣通融辦法。若就州縣折色。分輕重等差。無論各州縣情形不同。即一州一縣中。亦各不同。且不能舍戶部定例。轉執州縣勒價爲憑。多則徵收不前。少則採買不足。此國計之難也。至以額漕應折米若干。註明糧冊糧票。畸零細碎。開載愈煩。且如折銀完漕。按照市價。而銀價時有長落。年景時有豐歉。小民正愁穀賤銀貴。以有易無。輾轉虧折。此民生之難也。州縣藉有幫需。不免私收折色。亦皆制錢洋錢。隨便抵算。今如明示折收。又未通行定價。州縣將假公濟私。徵收愈重。視幫需爲盈餘。藉火耗以加費。況運費能減不能裁。勢非折而又折不止。此防州縣浮勒之難也。吏胥爲害已久。江漕科則最重。糧書句串詐混亦最重。若復兼收折色。聽其參差不齊。更可高下其手。多一名色。多一利孔。脂膏朘削。究惟編氓任之。此防吏胥訛索之難也。疏入。上韙之。議遂寢。二十九年。因病奏請開缺。回籍調理。從之。三十年四月來京。叩謁宣宗成皇帝梓宮。復以母老多病。陳請歸養。得旨俞允。十一月。廣西洪秀全等起事。欽差大臣林則徐卒於潮州差次。上特授星沅欽差大臣。馳往剿辦。十二月。抵廣西駐柳州。奏調雲南遊擊呂飛鵬都司李廷楷施嘉祥貴州遊擊任大貴等。前赴軍營。咸豐元年

正月。請於廣西省城設立米局。就近收捐。以備兵餉。照江蘇捐米成案。隨時給獎。二月。以廣西被賊蹂躪。請將本年新賦。一併緩徵。俱允之。時桂平縣敵衆經提督向榮督兵分路堵截。星沅檄貴州鎮遠鎮總兵秦定三雲南臨元鎮總兵李能臣率滇黔官兵迎擊跟追。敵復進武宣縣。向榮偕巡撫周天爵。各率兵勇進攻。星沅以武宣爲省城東南門戶。添派官兵。扼要堵截。復調秦定三所帶黔兵。與向榮會攻。敵復據東鄉。兩次進攻不克。賀縣敵衆復由廣東開建縣等處攻入。星沅飭巡道鎮將會同東省文武合攻。初星沅以事權不一。奏請特簡總統將軍督辦。上飭之。嗣命大學士賽尚阿總兵達洪阿都統巴清德前往湖南防堵。並諭星沅等不得各持意見。致失事機。又諭星沅督率將士。激勵紳民。協力殲捕。不得以特派有人。稍存觀望。四月。凌十八股匪由廣東石城犯鬱林州。星沅檄李能臣偕按察使楊彤如等。分路進攻。殲擒殆盡。先是。星沅舊疾復作。以武宣軍營諸將不協。猶力疾馳抵武宣督辦。至是病勢日劇。奏將欽差大臣關防。暫交周天爵監護。旋卒於軍。遺疏言。賊不能平。謂之不忠。養不能終。謂之不孝。殁後祇殮常服。以彰臣咎。予謚文恭。有芋香館集。

卓樫

卓樫。四川華陽人。道光二十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一年。散館。授編修。三十年。充會試同考官。旋因秉恬爲正考官。命迴避無庸入闈。咸豐元年。充文淵閣校理。二年五月。大考二等。記名遇缺題奏。並賜文綺。六月。充日講起居注官。十月。以恭修宣宗成皇帝實錄。將次告成。議敘。遇有應升之缺。開列陞用。三年三月。奏京城錢鋪關閉甚多。有礙民生財用情形。請飭步軍統領及巡城御使諭令各安生業。其有藉端關歇阬人乘機搶奪者。分別科罪。旨如所請。四月。京察一等。覆帶引見。記名以道府用。七月。奏請留京供職。允之。八月。遷右春坊右贊善。十一月。疏請變通捐例以廣招徠。一另開報效捐例照舊餉二卯再減數成。一選補之法。准歷各項舊班。一捐輸之員。毀其銀數多寡。准捐免試俸及捐升銜封典。以至加級紀錄。一體減成照辦。下部議行。十二月。捐備軍餉。下部議

敍。四年二月。超升右庶子。五月。遷大理寺少卿。七月。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九月。稽察中書科事務。十月。升兵部右侍郎。十一月。調吏部右侍郎。五年四月。充考試試差閱卷大臣。十一月。丁父憂。六年。宣宗成皇帝實錄全書告成。七年四月。國史館恭輯宣宗成皇帝本紀告成。檮均以前充纂修總纂官。先後各加二級。八月卒。

卓秉恬

卓秉恬。字靜遠。號海帆。四川華陽人。嘉慶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年散館。授檢討。十一年。以恭繕高宗純皇帝實錄聖訓尊藏本。命王大臣總校並九卿翰詹官分司校勘。秉恬與焉。十二年。充陝甘鄉試副考官。十八年。轉山東道監察御史。以直省編查保甲吏役藉端索詐。奏請敕下京外各地方官親自編查。並明示條約。毋任胥吏里長索詐斂錢。允之。十九年閏二月。奏河南南陽府屬辦賑未善。饑民載道。又以四川東北境連年歉收。米價騰貴。應設法撫綏。均得旨著河南巡撫。四川總督悉心飭屬經理。五月。以各案積壓不辦。奏陳二條。一嚴捕強竊以懲兇橫。一速結訟獄以省拖累。上善之。八月。疏言。上年軍營保舉人員頗多冒濫。如山東曹州府知府金湘係廣興案內被革發遣之員。山左有名善奔競。乃奏請捐復。留陝補用。直隸順德府知府趙對墀。少年紈袴。因需索屬員被革。亦奏請捐復。查從前劉辦三省邪教。務將所犯情節詳細聲敍。蓋於棄瑕錄用之中。示以慎重名器之意。茲金湘趙對墀獲咎悉屬營私。即予以自新。酌量錄用。已屬格外施仁。何得遽請捐復。仍膺方面之任。應請嗣後封疆大吏保舉人員。其聲名素好事屬因公者。准照例捐復。如因私罪降革聲名較劣之員。概不得濫行瀆請。庶於格外矜全之中。仍寓綜覈名實之意。上韙之。九月。奏言近日盜風未熄。總由捕役與盜賊因緣爲姦。捕役藉盜賊爲漁利之資。盜賊仗捕役爲護身之計。或賓夜竊取。或攔路劫掠。富戶不敢報。貧民不敢控。恐官不爲理。或轉坐以誣告。盜賊積恨。又將茶毒。甚至不肖捕廳。非惟不能緝拏。而且因以爲利。捕役取財於盜。捕廳取財於役。公然議定數目。按月收受。謂之月規。若直隸之大名。繪州。河南之衞輝。陳州。山東之曹州。東昌。武定。江蘇之徐州

比比皆是。於吏治民生大有關繫。計惟封疆大吏嚴飭所屬實力稽察。如捕廳捕役有扶同豢盜實跡。加等懲處。得旨允行。旋陞吏科給事中。巡視山東濟寧漕務。十二月。奏言微山湖水。向來接濟韓莊入閘及江蘇邳州一帶運河。上年湖水短絀。不敷挹注。江境多方疏導。始克濟運。本年雖蓄水寬裕。兩省仍當不分畛域。加意撙節。再邳州各閘事宜。僅以一主簿兼管。恐照料不周。應請於河清河定河成等閘派員幫同管理。下所司議行。二十年四月。以督趲南糧出山東境。較上三年迅速。下部議敘。先是。經省閘河以疏通泉源爲濟運第一要務。秉恬屢勘泰安兗州各屬泉源。督署泉河廳通判劉執桓搜出新泉數十處。至是東平泰安萊蕪泗水蒙陰新泰滕縣等七州縣。復偕劉執桓繪圖分等申報新泉可經久者四十三處。委員覆勘相符。取名勒石。奏請咨由巡撫彙冊咨部。允之。十一月。巡視中城。二十一年三月。以緝獲私硝私鹽各犯。加一級。四月。轉工科掌印給事中。九月。以查獲私刻時憲書各犯。下部議敘。十一月。陞鴻臚寺少卿。二十四年。擢順天府府丞。稽察東四旗覺羅學。二十五年。奏川陝楚三省老林情形。疏言。查由陝西之略陽鳳縣迤邐而東。經寶雞鄠縣盩厔寧陝孝義鎮安山陽洵陽至湖北之鄖西高山深谷。統謂之南山老林。由陝西之寧羌褒城迤邐而東。經四川之南江通江巴州太平大寧開縣奉節巫山。陝西之紫陽安康平利至湖北之竹山竹谿房縣興山保康千巒萬壑。統謂之巴山老林。其地遠闊而磽瘠。偪糧極微。江廣黔楚川陝無業之民。給地主錢數千。即可租種數溝數嶺。僑寓其中。歲薄不收則徙去。謂之棚民。所聚既多。良莠莫辨。遇旱潦時。傭作無資。一二姦民爲之倡。蟻附蠭起。該州縣以地方遼闊。莫可追捕。互相隱諱。迨釀成大案。即以疏防參劾。事已無濟。且事連三省大吏。咨商往返。州縣奉文辦理。恆在數月之後。與其即一隅而專謀之。何如合三省而共議之。擬於扼要之地專設大員。控制見在陝西之陝安道四川之川東道湖北之安襄鄖荊道。未嘗不分轄其地。而任分則事難專一。界分則官得推諉。應請勅下三省督撫確勘情形。變通辦理。經四川總督蔣攸銛陝西巡撫朱勳湖北巡撫毓岱會議。奏將三省邊境之同知通判知縣佐雜並守備千總改駐添設。以資防察。得旨允行。道光四年三月。調奉天府府丞。兼提督學政。五月。丁父憂。六年。服闋。十年。授太僕

寺少卿。十一年。稽察右翼宗學。十二年六月。畿甸亢旱。奏請平糶以濟民食。七月。五城設廠平糶。命秉恬分司其事。九月。陞大理寺少卿。疏言。宗學按月考課。而與考者寥寥。推原其故。一則年既及歲。雖能文而例應出學。一則無所獎勵。縱應考而僅列虛名。應請照各省書院章程每月定期考課。責令總管副管知會在學及不在學而願考之宗室屆期齊集。由查學人員出題面試。會同閱卷。分別等第。出榜示知。其連考三次優等者。記名存檔。俟本學總管副管缺出挨次補用俾宗室人員倍加鼓勵。雖國家所尤重者清語騎射。然澤以詩書。亦能變化氣質。於嘉惠宗潢之至意。更無微不周矣。經宗人府議專就左右兩翼在學各生按期月課。有連次取列優等者。記名存檔。俟有本學副管缺出。與照例揀選之宗室人員一體選補。允之。十三年二月。都城外定福莊等處分設煮賑六廠。秉恬奉命稽察龐各莊賑務。三月。擢太僕寺卿。七月。遷太常寺卿。九月。陞宗人府府丞。十四年七月。以陝西已革鹽知事銜生員徐登元京控安康縣知縣王以銘侵帑冒賑各款。命偕刑部左侍郎恩特亨額赴陝查辦。尋訊明徐登元多係挾嫌誣控。惟王以銘辦賑報銷前後不符。城隄各工有失。察鄉約苛派之事。奏請分別治罪。從之。十二月。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充文淵閣直閣事。十五年閏六月。充江南鄉試正考官。九月。陞禮部右侍郎。十六年三月。兼署吏部右侍郎。轉禮部左侍郎。七月。調吏部左侍郎。九月。充武會試正考官。十七年正月。署兵部尚書。八月。提督浙江學政。十二月。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召回京。十八年三月。復署兵部尚書。五月。陞兵部尚書。八月。署兼管順天府府尹事務。九月。命即兼理。先是。兵部以各省督撫提鎮大員有統轄官兵之責。挑選兵丁作爲親隨。未經定有額數。遵旨議奏總督提督親隨准照將軍例挑兵丁十名。巡撫總兵照副都統例挑兵丁六名。上命軍機大臣會同兵部再行妥議。至是秉恬偕大學士潘世恩等奏言。督撫職任纂繁。有查閱營伍巡視地方之責。若照原議額數。恐不敷用。應請於臨時准其酌量添派。以供差遣。事畢仍即歸伍。從之。十一月。賜紫禁城騎馬。十九年二月。以堂弟卓秉愔於宛平縣民焦開碌等請借公項挖煤案內指官撞騙。秉恬坐失於約束。下部議處。五月以申嚴鴉片煙例禁。偕王大臣等議奏吸食窩販及栽誣罪名。並員弁徇縱處分共三十九條。得旨允行。七

月。命查三庫。二十年正月。充經筵講官。二月。調戶部尚書。兼署兵部尚書。二十一年三月。上謁東陵。命留京辦事。閏三月。調吏部尚書。授協辦大學士。二十二年四月。秉恬六十生辰。御書福壽字及文綺等珍物賜之。七月。命查三庫。二十三年四月。以兩江總督壽英奏籌江防海防事宜二十八條。遴旨偕軍機大臣各部臣會議。略言據奏防守各條。似已確有把握。惟將士能否用命。全恃平日恩威。見敵如何決機。尤在臨時措置。如果隨機應變。協力同心。則自海入江。層層門戶。不難制其死命。至慎選文武。以安兵民消弭。積匪以清萌孽。尤爲善後第一要務。應即責成該督等隨地隨時認真辦理。如所議行。九月。充順天武鄉試監臨。嗣以戶部庫虧案發。秉恬坐查查庫失察。奪職留任。並分別銀數勒限罰賠。十二月。將應賠銀兩限內完繳。得旨開復。二十四年三月。奏改順天府寧河縣爲衝繁難沿海要缺。在外揀調永清縣爲簡缺。歸部銓選。下部議行。十二月。授大學士。二十五年正月。充經筵直講。授體仁閣大學士。七月。管理兵部事務。十月。御史張修育因覃恩賞各省耆民絹棉米肉。奏請改給頂帶。上命大學士及軍機大臣會議。尋議言據奏此項每至層層剝削。與其虛糜帑項。徒便侵吞。何若恩賜銜名。彌彰寵異。應如所請。並分別年歲以示限制。允之。二十六年。充玉牒館副總裁。二十七年五月。以殿試傳臚捧榜遲誤奪俸一年。二十八年。罷管理兵部事務。二十九年二月。管理戶部三庫事務。五月。偕府尹陸應穀奏查勘順天府屬礦廠。請嚴行封禁。如所請行。三十年三月。署管理戶部事務。充會試正考官。六月。充國史館總裁。授武英殿大學士。咸豐元年。復管理兵部事務。自道光十五年至是年。歷充殿試讀卷官五次。朝考閱卷大臣四次。大考翰詹庶吉士散館閱卷大臣各一次。考試漢教習漢中書閱卷大臣各一次。考試試差閱卷大臣二次。順天鄉試覆試會試覆試閱卷大臣各四次。二年正月。復罷管理兵部事務。七月。以前題定郡王載銓息肩圖。經給事中袁甲三奏劾。奪俸半年。自道光二十年四月至是年八月。恭遇上謁陵。秉恬皆奉命留京辦事凡八次。九月。管理工部事務。三年。以捐備軍餉賞戴花翎。四年。稽察欽奉上諭事件處。五年卒。贈太子太保銜。賞給陀羅經被。

姚元之

姚元之。字伯昂。號薌青。安徽桐城人。嘉慶十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二年。高宗純皇帝實錄告成。元之以纂修議敘。命毋庸散館。即授編修。十三年。充陝甘鄉試正考官。十四年五月。命在南書房行走。給事中花杰奏。考取南書房四人。姚元之爲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戴衢亨侍郎英和門生。文字雖優。鑽營尤甚。得旨。姚元之試卷本佳。並非英和戴衢亨力薦。花杰任意詆訐。著交部嚴議。旋以南齋事簡。元之仍撤回館。十月。上五旬萬壽。元之獻詩。賞緞疋及筆硯諸物。十七年二月。大考一等。陞侍講。五月。恭刊高宗純皇帝聖訓。於廟號有誤。元之時充武英殿提調。未經覆覈。上以元之到館未久。降爲編修。仍罰俸二年。十九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五月。提督河南學政。二十年三月。奏請嚴禁坊刻類典等書。諭曰。士子研經稽古。於五經三傳。自應徧讀全書。融鑄淹貫。發爲文章。方足以覘學識。乃近多鈔錄類書。剿襲摭拾。冀圖詭遇。不可不嚴行飭禁。該學政隨時查禁。責令銷燬外。歲科考拔生童。有仍將此等類聯鈔錄者。即擯棄不錄。以正文風而端士習。七月。諭將吏治官常。匪徒打搶一切情形。據實密奏。尋奏查匪徒肆劫。多係河南與安徽湖北邊界之人。名曰捻子手。平日與良民無異。及互相讎殺。各以黨從。經撫臣節次拏辦。猖獗之風稍息。至陳州汝州同在一省。而南北鹽運迥殊。私梟過境時。土匪從中把持。合則護送之。不合則搶奪之。此又匪徒滋事之情形也。報聞。二十三年。丁父憂。二十五年。服闋。道光二年。充咸安宮總裁。三年。充文淵閣校理。四年六月。仁宗睿皇帝實錄告成。元之以纂修議敘。得旨以應陞之缺陞用。八月。陞右春坊右中允。充日講起居注官。尋大考二等。轉左春坊左中允。十二月。陞司經局洗馬。六年三月。陞翰林侍講。十月。轉侍讀。七年。遷右春坊右庶子。尋陞翰林院侍講學士。十年。轉侍讀學士。十一年二月。陞詹事府詹事。六月。稽察左翼宗學。十二月。充文淵閣直閣事。十二年二月。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七月。署兵部左侍郎。十三年正月。陞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仍兼署兵部左侍郎。二月。疏請整頓臺灣營務。諭曰。國家養兵衞民。所以戢奸

禁暴。如該侍郎所奏。窩偪聚賭。械鬬殺人。不服管束。俾後成何事體。甚至營中操演。有受屬替代之弊。則是我兵竟作壁上觀。而此輩無籍遊民。性本獷悍。而又習之以戰鬬。假之以兇器。豈不相率而爲盜耶。著程祖洛實力稽察。毋稍姑息。三月。調刑郡右侍郎。四月。坐疏防官犯李相清越獄。降四級留任。六月。兵部書吏假發驗票案發。元之以前署左侍郎。坐失察降一級留任。七月。充大考翰詹閱卷大臣。十月。轉左侍郎。十四年八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九月。吏部文選司賄選道員案發。刑部承審司員祖護同年。案懸多日。經給事中富新奏劾。元之坐派員疏忽奪俸。十一月。調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十五年四月。轉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閏六月。充江西鄉試正考官。八月。調刑部右侍郎。十二月。刑部堂印被竊。革職留任。尋以人印並獲。改降三級留任。十六年三月。兩江總督陶澍等奏籌約束糧船水手章程。元之偕大學士長齡等。遵旨列款議覆。一嚴查藏匿兇器。一嚴定頭舵保結。一嚴寘兇徒重典。一嚴治游幫匪類。一酌寬地方處分。一沿途派兵防緝。允之。四月。充朝考閱卷大臣。十七年八月。署戶部左侍郎。旋署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十二月。提督浙江學政。十八年閏四月。轉刑部左侍郎。仍留學政任。五月。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二月。以前任江西巡撫裕泰所參丁憂知府張寅各款。按問不實。跡近挾私。奏請查辦。經新任巡撫錢寶琛遵旨查明奏覆。裕泰並無挾私情弊。部議元之降二級調用。二十一年三月。以英人未靖。疏陳廣東形勢。並請豫爲之防。乘機而戰。命交靖逆將軍奕山等悉心籌畫。以聞。閏三月。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二十二年。續纂大清一統志告成。元之以前充國史館提調。下部議敘。二十三年。京察屆期。上以元之精力漸衰。原品休致。咸豐二年卒。有竹葉亭雜詩稿。

徐廣縉

徐廣縉。河南鹿邑人。祖籍安徽。嘉慶二十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年。散館。授編修。四年。大考二等記名。遇缺題奏。六年。充會試同考官。七年。記名以御史用。十年。補山東道監察御史。尋轉掌湖廣道監察御史。奏劾

兵馬司吏目單貞善。通同攬捐。私賣假照。請飭嚴訊。尋論罪如律。十一年三月。奏請將禮工兩部事務較繁。司分選缺主事照吏戶兵三部額設題缺之例。酌改一二題缺。遇有缺出。准將本衙門行走多年合例人員。挨次題補。下部議行。五月。充廣西鄉試正考官。十三年二月。截取引見。記名以繁缺知府用。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四月。授陝西榆林府知府。十六年。擢安徽徽寧池太廣道。以祖籍迴避。調補江西督糧道。二十年九月。陞福建按察使。十二月。擢順天府府尹。二十一年。遷四川布政使。尋命暫署順天府府尹。二十二年。丁母憂。二十五年。服闋。授江寧布政使。二十六年。擢雲南巡撫。尋調廣東巡撫。二十七年。捐廉銀一萬兩。解赴河南備賑。下部優敘。二十八年。擢兩廣總督。並授欽差大臣。接辦洋務。二十九年。英人屢申入城之請。廣緒奏英人屢請入城。臣與其再三申辯。昨接據呅酋照覆。已屬無可置辭。復據香港探事稟報。呅酋本欲定進城之議。嗣因探明省城官民齊心保衛。防禦森嚴。加以衆紳士公啓勸導。深知衆怒難犯。遂爾畏葸中止。見有英示張貼公司行。布告各國。商人罷議進城。大家安心貿易。自因各國前曾交存貨物。各有損失。責其賠償。勢將內潰。是以急張此示。以安撫衆洋商之心。並據委辦洋務之在籍候選道許祥光候補郎中伍崇曜來署面稟。英人舉動。無論大小事件。總以新聞紙爲確據。不但本國取信。永以爲憑。抑且各國通知。不能更議。今英人將新聞紙偏告各國。罷議進城。仍求照舊通商。是其計已決。無可疑慮。臣查英人之所繫戀者。惟在貿易。則所以鈐制之者。亦惟在貿易。英人驕縱。頻年從未稍受裁抑。今既力窮。而思所變計。自當乘勢而予以轉關。當囑委辦洋務之紳士等。密令衆商。與之申明約束。既不進城。自可通商。何時反覆。即行停止。於羈縻之中。仍寓裁制之意。奏入。奉硃批。所辦可嘉之至。朕心深慰。如此棘手之事。卿不動聲色。使彼自屈。較之軍功。尤堪嘉尚。又疏曰。昨據呅酋照覆。見經議定。以後再不辯論進城之事。見在貿易如常。中外均頗安靜。臣竊以進城之議。萬不可行。有不待今日始知者。溯查二十五年官員議許進城。尚無定期。即有焚燒廣州府衙署之事。二十六年二月。有英人四名。溷入靖海門。即被毆殿。瓦石交下。將其逐出。六月。又有英人數名。溷入太平門。被狀元坊通街鋪民。將其趕回。八月。復有黑鬼英人兩名。溷入太平門內壕畔街。被民人

數百逐至高第街。痛加捶楚。身受重傷。逃至廣州協[illegible]館。毆者愈衆。雖經署內之兵。齊出勸阻。兩黑人乘閒而[illegible]旋即因傷身死。英人亦啞忍緯言。自經此懲創之後。始不敢溷行入城。衆怒難犯。該英人豈尙不知。所以屢次要求者。無非挾制地方官。倡勒百姓。迨至衆畔親離。文武皆成孤立。伊等始可長驅直入。廣東既得。則江浙柔脆之地。更可爲所欲爲。將來得隴望蜀。正不獨廣東可爲寒心也。再查二十七年。噠酋揚帆徑入省河。已據全勝之勢。如可進城。何必又以兩年爲期。況甫經定議。何以旋即駛回。實因裙帶路匪徒。躍躍欲動。香港一日數驚。是以星夜速回。保其巢穴。今則該處匪徒。與英人結怨更深。伺隙倍密。噠酋瞻前顧後。既怵於官民保衛之嚴。復苦於匪徒牽制之衆。此所以知難而退。不敢輕出香港一步也。且英人之稱公使。妄擬中國官制。其實爲衆商公舉。不過如內地鹽當店司事之流。不但不能統轄英商。且須仰其資助。即如二十七年。噠酋無故駛入省後。遂至生意冷淡。其商人怨之甚深。上訴國王。將其撤回。代以噠翰。今噠酋復議進城。以至華商停貿。洋商怨咨。深恐其商人復爲故轍之循。則噠酋即其前車之鑒。臣備文照會。宣布皇仁。外國商人一體保護。感洋商之心。正所以寒噠酋之膽。是以照會未來。彼示先出。罷議進城。止求通商。其急於安撫彼商。惟恐內瀆者。歷歷如繪。即連年以來。英人反覆無常。總不敢遽行決裂者。亦職此之由也。徐廣縉加恩賞給子爵。准其世襲。並賞戴雙眼花翎。以昭優眷。時新寧陽山英德各縣匪徒滋事。廣縉飭屬陸續擒獲。事平。敍員弁功。並劾副將馬玉麟辦理洋務。諸多粉飾。各陞降有差。三十年二月。奏請建修虎門廣海新舊各城寨及礮臺。並改造巡洋拖罟船五十隻。如所議行。時英人有駛往天津之說。諭令徐廣縉查覆。旋疏言英人桀驁性成。臣上年激勸商民。互相保衛。力阻進城。未嘗不慮其出沒他處。藉圖挾制。惟念良民憤激。士匪狙伺。彼時儻有游移。必至禍且不測。況夷情狡黠。若慮其駛往他處。極力攔阻。則彼轉謂示之以弱。勢必要挾愈甚。檢查前數年舊案。英人動輒藉事生波。稍不遂其所欲。即以駛往天津爲詞。肆情狂吠。深爲憤懣。臣忝膺疆寄。固不得以外人目前綏靖。遽忘警備之心。更不敢因沿海分任籌維。稍萌畛域之見。惟有設法羈縻。相機妥辦。以期仰副聖主懷遠綏疆之至意。疏入報聞。七月。廣西上思州匪徒李士達等

作亂。廣緒督飭員弁勦擊。首逆就擒。九月。上以廣西賊氛甚熾。命廣緒馳往勦辦。尋諭令侯林則徐到後會籌周妥。再回廣東專辦該省遊匪。十月。遵旨查覆廣西致亂緣由。以巡撫鄭祖琛慈柔粉飾。釀成巨患。奏聞。十一月。督勦南韶一帶匪徒。疊敗之於翁源縣境及佛岡廳之二度水地方。復諭鄉團誘擒廣西匪首蘇三。轟斃匪首陶安仁。毀其巢。咸豐元年三月。派員進擊靈山縣土匪。平之。四月。廣西逆匪竄擾兩粵交界。上命廣緒會勦。尋命廣東副都統烏蘭泰前往廣西幫辦軍務。並諭令廣緒選兵募勇。交烏蘭泰調遣。六月。廣西賀縣股匪竄至廣寧高要等縣。廣緒派兵攻卻之。七月。上命廣緒專辦廣東勦捕事宜。至廣西交涉事件。著與賽尚阿互相知會。閏八月。廣緒出駐高州時。股匪陵十八陳二吳三及何茗科等。竄踞羅鏡圩及信宜縣。廣緒分兵擊敗陵陳二匪。殲除吳三一股。何茗科敗竄廣西。調派遊擊劉開泰等。擒之於貴縣。復飭署雷瓊道江國霖瓊州鎮總兵吳元猷會勦儋州。擒斬戕官首犯劉汝楷。並移軍圍攻廉州匪徒顏品瑤。敗之。初陵逆與金田洪秀全聯爲死黨。自竄踞羅鏡圩以來。負嵎拒守。至是經廣緒環攻獲勝。並擒匪黨顏品喜顏三於新鋪。其勢遂蹙。廣西梧州毘連羅鏡。匪船乘機肆擾。廣緒分軍勦辦。艇匪亦漸次斂迹。復捐廉銀一萬兩。備廣西軍需。下部優敘。四月。命馳往廣西。會同賽尚阿辦理軍務。並諭令飭文武於交界處所嚴防竄賊。五月。賊首李士青等屯踞廉州大寺地方。廣緒飭官軍馳擊。陣斬悍黨張幟榮。賊遁。我軍跟蹤追勦。李士青等就擒。餘匪搜捕殆盡。乘勝進攻羅鏡圩。擒陵逆斬之。捷聞。賞加太子太保銜。尋命馳抵梧州。接辦廣東軍務。時洪秀全大股竄入湖南道州。嘉禾桂陽郴州先後被陷。上以廣東羅鏡及廣西艇匪。均已殲除淨盡。著徐廣緒統帶將弁兵勇。迅速馳赴湖南衡州。會同勦辦。九月。授欽差大臣。署理湖廣總督。並諭將賽尚阿所帶文武各員察看。酌量分別留去。十月。廣緒至衡州。時敵攻長沙甚急。巡撫駱秉章及知府江忠源等。力保危城。屢挫其鋒。圍始解。下攻岳州。上諭革職。旋改爲革職留任。十二月。敵陷漢陽。尋陷武昌。事聞。革去兩廣總督。拔去雙眼花翎。仍以欽差大臣署湖廣總督。尋諭革去署任。即行入覲。由張亮基派員解交刑部治罪。三年二月。奉旨將廣緒原籍家產及任所資財一併查抄備抵。三月。入覲解到京。交刑部審訊。尋得旨

著照部議按律定爲斬監候。秋後處決。五月。諭徐廣縉發往河南。交陸應穀差遣委用。責令帶罪自效。八月。廣縉帶兵至歸德。捻匪漸次解散。得旨嘉獎。又諭令廣縉暫留歸德。以資防勦。四年。捻匪糾合太平軍竄陷廬州。命廣縉酌帶兵勇越境掩捕。上又以歸陳光固與皖楚交界各處。爲捻匪出沒之區。並諭令督飭各屬練勇。認真堵截。旋因肝鬱氣逆。委頓難支。賞假調理。五年。大學士卓秉恬奏請調赴東河。以供差遣。八年六月。欽差大臣勝保奏請飭赴軍營幫同勦辦。得旨賞給五品頂帶。在營隨同辦事。八月。諭曰。勝保奏留兵勦匪。請派員督率等語。徐廣縉著賞四品卿銜。留於懷鳳。暫行統帶勝保所留官兵。隨同袁甲三辦理勦辦事宜。十月。以病勢增劇。勝保代請賞假。得旨准其在潁州一帶就醫。病痊後仍著飭赴軍營。毋許逗遛。尋卒。

訥爾經額

訥爾經額。費莫氏。滿洲正白旗人。嘉慶八年。繙譯進士。以主事用。補妃園寢禮部主事。十四年。調工部主事。十九年。遷員外郎。二十四年。陞製造庫郎中。道光元年。授山東兗沂曹濟道。二年六月。陞湖南按察使。九月。以前在道員任內。防汛出力。下部議敘。三年正月。丁父憂。百日孝滿。署山東按察使。九月。署布政使。五年四月。服闋。實授。六月。署巡撫。六年。攉漕運總督。七年。奏陳糧船夾帶私鹽。停泊逗遛。不服搜查。請先禁私囤。以清弊源。允之。八年四月。以全漕渡河完竣。辦理妥速。下部議敘。十二月。以江淮徐揚海州等屬。安慶池太廬鳳潁泗等府州。均有成災之區。糧值驟昂。請緩買旗丁行月口糧等米。以恤丁力。均從之。九年。授山東巡撫。十年。奏查明山東四女寺支河爲漳衛二水出路。河身淤墊。壩座亦俱蟄塌。應分別究修。又請濬東平州境內十清安流龍拱各河道。均如所請行。十一年四月。疏陳東省鹺務官引滯銷。總由私梟充斥。沂州府屬尤甚。今議變通章程。於莒州日照沂水蒙陰蘭山郯城等處。召募殷商。並委熟諳之員。於各要隘稽察。用杜私漏。五月。以濟寧曲阜二州縣。並臨濟衛各屯莊。被蝗歉收。請分別緩徵。均允之。十二年四月。江南江淮等屬水災。民食拮据。請碾運倉穀。以恤鄰省。下部議行。五

月。英吉利船由江蘇駛入山東洋面。訥爾經額疏言。英船歷經閩浙江蘇曉諭驅逐。尚敢乘風到東。居心詭詐。此時應先斷其北駛之路。嚴禁沿海居民。毋許私相交易。一俟南風稍息。即令水師將備驅出東境。又奏英船駛入內地。必先由閩粵經過。請敕下兩廣閩浙各督臣籌議。俾免再行闖入。上韙之。八月。擢湖廣總督。十月。奏勘明湖北漢川等州縣水淹歉收。請分別蠲緩錢漕。賑恤災黎。允之。十二月。以湖北襄陽府老龍石隄。爲全郡保障。奏請籌款修理。十三年正月。奏修潛江縣護城隄工。均報聞。三月。奏言。湖北寶武局每年鼓鑄錢文。採辦滇銅。有需時日。請改買商銅。以濟滇運不及。如所請行。五月。遵旨覆議湖南猺地善後章程。一准贖頂當山場田土。以復猺業。一偏查猺境流寓民人。以杜擾害。一嚴禁巧占樹木。以保山利。一勸種木棉。以便服用。一嚴束匪猺。使知儆畏。一勸設義倉義塾。以備接濟而資教化。上納之。十四年二月。以湖北省武昌漢陽被水歉收。米價增昂。請借地丁銀。派員分往湖南四川採辦米石。減價平糶。如所請行。四月。御史朱逵吉奏湖北連年被水。請疏通支河。以資宣洩。上命訥爾經額查勘興修。六月。奏湖北沔陽天門境內有跳支河一道。又通順支河一道。在漢陽縣所轄之純口地方。係達江隘口。應俟秋後水涸。確估興挑。允之。先是。貴州興義等府苗疆多有湖廣流民潛往租種山田。上以愚民惟利是圖。日久必滋爭奪。命訥爾經額偕巡撫吳榮光會議章程。至是遵議四條。一嚴查流民來路。以清其源。一嚴禁流民去路。以遏其流。一嚴禁流民潛入租種。一嚴禁湖面土棍漁戶。句引滋事。十六年二月。奏定雇募糧船水手章程。應責成旗丁將本籍安分之人。開明姓名年貌籍貫。由運弁糧道驗充。再仿照保甲之法。將十船編爲一甲。連環互結。各給腰牌。以便隨時稽察。至出境之後。責成幫弁總運約束巡查。並令旗丁按日查點人數。或某人上岸。必知去向。或某人溜入。必究來歷。有無事故。申報衞弁總運。儻有滋事。由弁員稟明糧道。送地方官懲辦。下部議行。時新寧縣逆匪藍正樽聚衆滋事。經官軍先後擒獲多犯。而首逆未獲。八月。訥爾經額自請嚴議。命革職留任。十七年。京察屆期。降補湖南巡撫。時廣西會匪滋事。訥爾經額以湖南永州桂陽等處。與廣西接壤。爲匪徒出沒之區。奏酌定團練章程。得旨允行。方武岡逆匪之滋事也。首犯藍正樽在逃。有訛傳被鄉勇毆斃者。

訥爾經額率據入奏。上以所奏不實。交湖廣總督林則徐嚴審。奏入。上以種種疑竇。欲蓋彌彰。褫訥爾經額職。旋
賞二等侍衛。充駐藏幫辦大臣。十八年。賞頭等侍衛。充西寧辦事大臣。二十年二月。擢熱河都統。六月。授陝甘總
督。八月。署直隸總督。旋實授。二十一年正月。奏英吉利船在山海關秦皇島海洋游駛。命訥爾經額駐紮天津。加
意偵察。又以山海關至天津一帶海口防堵。均關緊要。各處海口。更恐英人出我不意。登岸滋擾。命密爲布置。毋
稍疏虞。二月。上謁西陵。命訥爾經額隨扈。旋疏陳防海情形。略言。英人所恃。惟船與礮。其船不畏風浪而畏礁淺。
濱海各城外有淺灘十數里。便不能駛近。得旨著沿海各省督撫酌量妥辦。三月。以海防需費浩繁。請撥河南山
西等省銀五十萬兩。下部議行。時英船復駛至福建廈門。七月。命訥爾經額馳赴天津。嚴加堵禦。九月。奏籌辦防
堵事宜。請用掘穽設伏之策。詔如所請。十一月。奏南路海口防兵。見歸併祁口狼坨子齊家莊三處。又天津城內
議添新兵一千名。得旨。英兵登陸。斷不能奔馳百餘里。直犯府城。是該處不必多設兵弁。不若就河面寬窄形勢。
擇要設伏。或誘之深入。或扼其歸路。使之首尾不能相顧。必致潰散。二十二年正月。增設山海關新兵一千名。請
將駐防閒散挑補二成入伍。從之。九月。以防堵認真。賞太子太保銜。十一月。請於大沽海口設立海防同知。天津
河捕通判。移駐蘆臺。作爲撫民通判。下部議行。二十三年正月。京察屆期。上以訥爾經額辦理一切。諸臻妥善。下
部議敘。七月。遵議疏陳屯田之法。直隸礙難舉行。至水利之說。歷經試墾水田。屢興屢廢。由南北異宜。民多未便。
上是之。尋以永定河漫溢。降一級留任。二十四年五月。直省南運河關繫漕運民田。請籌款捐修。允之。六月。奏請
變通東陵後山巡防章程。添設撥汛。編查保甲。禁武弁之濫刑。申巡查之舊制。下所司議行。二十八年正月。議奏
江蘇蘇松太二府一州。漕白糧米。改由海運。酌定章程五條。下部議行。六月。兼署長蘆鹽政。咸豐元年。奏勘明天
津府靜海縣屬西鄉泊水。以引河爲去路。請照嘉慶年間舊章。導水入子牙正河。上韙之。又以御史文光奏長蘆
懸岸鹽額。請照河南山東改歸官辦。遵旨偕山東巡撫李僡鹽政崇綸覆奏。直隸懸岸無人肯認者。皆由私充引
滯所致。若使梟販斂跡。官引暢銷。從前之民販。未始不可經久。即日後之認商。亦可不招自至。下部議行。二年正

月。命以直隸總督協辦大學士。九月。擢文淵閣大學士。仍留直隸總督任。三年二月。請於河南交界地方舉行保甲。聯莊團練。積穀修城等事。五月。太平軍陷河南歸德府。寧陵睢州蘭儀相繼失守。上以直隸大名與河南接壤。命訥爾經額扼要截勦。堵其北竄之路。前撲汴梁。敵衆復由鄭州汜水一帶竄擾。訥爾經額飭署河北鎮總兵花里雅遜布帶兵由長垣前赴延津渡口扼防。署正定鎮總兵雙祿由磁州前赴安陽以南黃河北岸堵勦。時敵渠李開芳由汜水渡河。陷溫縣。遂撲懷慶。訥爾經額檄大名鎮總兵董占元。署參將烏爾棍額帶兵截擊。請調盛京步隊吉林馬隊駐臨洛關。是月。命爲欽差大臣。河南河北各路官兵。統歸節制。尋攻勦懷慶。斃敵千餘。擒丞相吉文元。七月。用地雷轟燬其柵。懷慶解圍。時敵竄山西垣曲曲沃等縣。訥爾經額飭官兵繞山路進勦。尋敵由潞城竄入直隸臨洛關。訥爾經額退至廣平府。嚴旨切責。尋革職。命偕新任直隸總督桂良辦理防勦事務。旋敵竄擾巖疆。訥爾經額仍株守廣平。上以其統轄全省。貽誤事機。降旨逮問。尋議斬監候。上免其勾決。遣戍軍臺。六年。釋回。交桂良差委。旋賞六品頂帶。七年二月。命赴慕陵常川住班。閏五月。命以四品京堂候補。九月卒。

湯金釗

湯金釗。字敦甫。一字勖茲。浙江蕭山人。嘉慶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六年。散館。授編修。十二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十三年三月。高宗純皇帝實錄聖訓告成。金釗以歷充協修編修總纂。議敘遇有應陞之缺。開列在前。四月。命在上書房行走。閏五月。丁母憂。十五年。服闋。充文穎館總纂。十六年五月。遷侍講。十二月。提督湖南學政。時前任學政徐松被參賣書漁利等款。經欽差工部左侍郎初彭齡審明得贓屬實。十七年三月。金釗偕巡撫賡厚遵旨察封徐松任所資財。並將各書籍詳細磨對。實無自作詩文。亦無違悖字跡。奏入報聞。九月。偕賡厚奏請添設永順府保靖縣苗童學額一名。下部議行。十八年。遷國子監祭酒。十九年五月。陞詹事府詹事。六月。署文淵閣直閣事。充日講起居注官。稽察右翼宗學。十二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二十一年四月。復命在上書房行

走。閏六月，充江南鄉試正考官。旋授江蘇學政。九月，奏報到任，奉硃批江蘇士子不患無才，但須培德，勿把持公務，勿華而不實，經學爲本，詞藻次之，勉力訓誨，務得真才，以佐國政。金釗即敬謹闡揚，通諭各屬俾鄉僻士子，共見共聞。咸喻聖諭二十二年三月，陞禮部右侍郎，仍留學政任。四月，江陰縣有會匪煽惑鄉愚，以修善獲福爲說，金釗著福善辨，刊行曉諭，簡明透澈，可警癡愚。二十四年回京，仍在上書房行走。二十五年九月，調吏部右侍郎。十二月，充經筵講官。時吏部尚書英和，以各省府州縣養廉不敷辦公，取給陋規，日益加增，奏請查明分別應存應革，定以限制。命下各督撫體察情形議奏。兩江總督孫玉庭四川總督蔣攸銛禮部尚書汪廷珍山西學政陳官俊先後奏寢其事。金釗疏言：陋規皆出於民，地方官未敢公然苛索者，恐上知之而治以罪也。今若明定章程，即爲例所應得，勢必明目張膽，求多於額例之外，雖有嚴旨，不能禁矣。況名目碎雜，各處不同，逐一清查，難得真確，易滋紛擾。無論不當明立章程，亦不能妥立章程也。吏治貴在得人，得其人，雖取於民，而民愛戴之，不害其爲清。非其人，雖不取於民，而民嫉讐之，何論其爲清。有治人無治法，惟在各督撫舉錯公明，而非區區立法所能限制。奏入，上說。交部議敘。道光元年二月，兼署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五月，復兼署戶部右侍郎。時兩江總督孫玉庭條陳漕務，議請八折徵收。江蘇學政姚文田，御史王家相俱奏寢之。金釗遵旨偕軍機大臣及戶部會籌奏覆。復疏言：康熙年間奉有永不加賦之明詔。是培養國脈。我大清億萬載無窮之至計也。前漕臣蔣兆奎議加徵耗米一斗。督臣費淳議每石加增公費六分。均經戶部以事類加賦，奏駁在案。今慮其浮收，定爲八折徵收名爲限制甚嚴，而實不足以限之。蓋前此絲毫不准浮收，而浮收過甚者，且到處皆然。況准其略爲浮收，則不肖者益無顧忌，勢必至昌言於衆，以爲功令不禁浮收，而浮收過甚者，必多於前矣。此雖告之以收逾參，然前此逾額者，何嘗不干嚴辦，而浮收者不聞爲之減少，獨於新定之額，恪遵而不敢踰也。臣[redacted]不敢必也。在督撫奏定八折之後，不慮控告浮收，在州縣收逾八折，縱有發覺，皆藉爲例取，而巧脫其罪，其[redacted]祿誠屬至便。特限制仍同虛設，徒爲盛朝開加賦之端。臣竊惜之。奏入，上復命江浙督撫妥議。尋議覆所言不[redacted]虞屬實

而八折兌收之議遂寢。六月。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八月。以吏部事務較繁。命不必在上書房行走。十一月。復兼署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先是。江蘇銅山縣北河渠。乾隆二十年開濬。計長七十餘里。以疏運河。嘉慶年間。因減洩黃水。漸致沙淤。每遇歲潦。北鄉苦之。金釗差旋。道經銅山。詢知被潦原委。並以知縣高攀桂有重濬之議。奏請下兩江總督孫玉庭等議行。二年正月。充國史館副總裁。三月。充會試副考官。調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閏三月。兼署吏部右侍郎。時戶部議令京倉。以放代盤。經倉場侍郎莫晉奏參盤查易滋紛擾。金釗既遵旨於戶部。公摺畫稟奏覆。復單銜疏言。倉儲不宜清查。戶部摺內所稱。以放代盤之說。實未見盤查之利。不敢扶同。稱爲良法美意。惟前議覆時。隨同畫稟。未能先事獨抒己見。應請議處。上以倉儲如何不宜清查之處。亦未切實陳明。命再明白回奏。尋奏言。不盤查則不虧短。若盤查而不認真。即新舊牽混。若認真盤查。即難保無虧缺。疏入。上以其首鼠兩端。殊失協恭和衷之義。降二級留任。旋於次年元旦。恩予開復。九月。充武鄉試正考官。三年二月。上釋奠於文廟。命偕吏部尚書盧蔭溥等充分獻官。七月。兼署吏部右侍郎。旋丁父憂。六年正月。服闋。署禮部右侍郎。三月。充會試副考官。六月。署倉場侍郎。七月。兼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復命在上書房行走。授隱志郡王讀。旋授戶部左侍郎。十二月。大興縣民陸有章等呈請於宛平等五州縣開宋銀礦。戶部奏上。以附近易州風水所關。戶部率行具奏。將尚書英和等下部分別嚴議。議處金釗降二級留任。七年六月。以通州民佃王文弼等向都察院遞封章。控告協辦大學士英和家人張天成等。增租擾累。偕大學士托津曹振鏞等。遵旨集訊屬實。奏將兩造分別治罪如律。英和坐徇隱奪任。並下部嚴議。七月。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十月。陞禮部尚書。十二月。充經筵講官。八年八月。以回疆底定。揚威將軍大學士公長齡等凱旋。賜宴。金釗與焉。九年六月。命充上書房總師傅。八月。上詣盛京謁祖陵。命留京辦事。十年六月。戶部假照案發。命偕兵部尚書那清安等。會同戶部。將嘉慶二十一年以後庫收小票。暨每日江南道磨對原冊查覈。尋查出捐冊內有冊內無名。稟內寘入者。有冊內有名。稟內無名者。有單名改作雙名者。並塗改總數各情弊。先後奏交刑部歸案審辦。九月。仁宗睿皇帝聖德神功碑

告成。命金釗祭告昌陵。旋調吏部尚書。十月。兼署戶部尚書。以前在戶部任內失察假照六百二十一名。降四級留任。十一年正月。充經筵講官。二月。署翰林院掌院學士。五月。命降補兵部右侍郎。十二年。署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旋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十三年正月。調戶部左侍郎。三月。充會試知貢舉。四月。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十月。陞工部尚書。十四年二月。兼署吏部尚書。尋實授。旋充國史館副總裁。三月。上謁西陵。命留京辦事。九月。候選道淡春臺向吏部司員謀缺賄託案發。金釗坐失察降四級留任。十五年三月。兼署工部尚書。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十六年五月。署陝西巡撫。尋以葭州等九州縣被霜雹歉收。奏請分別蠲緩。允之。十七年正月。京察屆期。上以金釗品學醇正。奉使公明。下部議敘。三月。署翰林院掌院學士。上奉皇太后幸孝陵山。命留京辦事。十八年閏四月。充教習庶吉士。五月。命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偕軍機大臣大學士穆彰阿等議覆兩江總督陶澍等。預籌積儲一摺。疏言。據原奏籌備天庾積儲。總宜設法辦理。請嗣後遇江南各省大熟之年。糧價平減。即酌量採買。委員由海運解其米本等項。即於災緩截留案內。查覈融辦。應如所請。惟米價尤須查明。嗣後應令該督等察看情形。遇年豐穀賤。可以採買。即飭查市穀糧價。以制錢合照紋銀時價估報。並估定上海運至天津。由津運通腳價。詳悉奏明。請旨由戶部撥銀辦理。至節年災緩等款。雖非新賦。屆限既應帶徵帶解。即係正供應有之項。未便聽其融辦。允之。八月。兼署吏部尚書。九月。實授。五年五月。偕宗人府宗令肅親王敬敏奏議鴉片煙吸食興販及官員失察。胥役賄縱。商船窩藏。關津偷漏。棍徒冒充。官人蠹民栽贓誣陷各罪名三十九條。得旨允行。八月。命查三庫兼署戶部尚書。二十年正月。理藩院收存西藏商上喇嘛銀兩案發。遵旨偕定郡王載銓等鞫實。奏將尚書宗室奕紀奪職遣戍。自嘉慶十九年至是年。歷充會試覆試閱卷大臣三次。殿試讀卷官四次。朝考閱卷大臣五次。庶吉士散館閱卷大臣。考試學正學錄閱卷大臣各二次。拔貢朝考閱卷大臣。考試試差閱卷大臣。考試欽教習閱卷大臣各一次。委查各案。切實公明。不避嫌怨。帝深許焉。自十九年至是年八月。三次釋奠於文廟。命金釗行禮。十月。上謁西陵。命留京辦事。二十一年。復署翰林院掌院學士。二十二年。授光祿寺卿。具摺陳謝。即以

貧老籲請開缺。並聲明家無住屋。仍寓京中。得旨俞允。賞二品頂戴。二十三年。戶部銀庫虧短案發。金釗前經查庫奪職。並勒限罰賠。嗣於限內如數完繳。得旨開復。二十九年。孝和睿皇后陞遐。上居苫次。金釗具摺請安。賞頭品頂帶。咸豐元年。以捐備軍餉下部優敘。四年。以鄉試中式。年屆周甲。加恩賞太子太保銜。頒給御書扁額。准其於明年乙卯正科。就近在順天府重與鹿鳴筵宴。六年卒。予謚文端。金釗立品端方。學問醇正。由翰林洊擢正卿。入贊綸扉。疊司文柄。供職恪勤。宣宗文宗兩朝。並倚重之。著有寸心知室存稿。

吳棫

吳棫。廣東順德人。嘉慶六年舉人。以方略館謄錄議敘。選山東蒙陰縣知縣。蒙陰故瘠邑。聞者色沮。棫笑曰。我輩志不在溫飽。甫得官。即計肥瘠耶。遂之官。至則令鄉舉齒德士爲公正。給戳記俾防盜。除夕漏下。忽有距城四十里某公正以巨盜縣歸來告者。棫立督捕役馳詣盜所。倉皇就縛。嚴訊不吐實。威以極刑。作鼾聲。蓋邪教林清餘黨也。乃訊盜婦。知爲他縣劇賊。比移查而盜斃獄中矣。縣當孔道。額設驛馬。每年以舊馬瘠者易新馬。馬未到。則以民馬換。民每苦驛卒浮索。多以疲弊應之。往往誤差。民累官亦累。棫革除之。復諭民種茶樹。除糧催。皆有實惠。鄰邑蝗發。獨不入蒙境。民以爲德化所感。旋調濰縣。縣濱海。圖利者欲上議開港招商。棫思濰與海通。時防賊擾。更開他港。恐後患甚鉅。拒不允。邑多水患。淩河修隄。其患頓息。再調禹城。禹城歲漕六千餘石。用漕車六百餘輛外復創薊車名。百姓苦添派。棫下車即裁革之。邑故有官價。棫一按市估平給。聽訟鞫囚。尤不敢率斷。某縣嘗有劫案被獲者。棫與審焉。刑未加。賊已吐實。獄成。棫獨不畫諾曰。贓少而不實。不成信讞。上官不悅。適河東解盜至。贓犯全獲。乃喜曰。吳令真老吏也。擢任膠州知州。年饑穀貴。棫勸捐雜糧。菽一糝五稷秣各二撓。和爲半價分糶。復平糶倉穀萬餘石。磽磽而價愈騰。適得豆餅濟飢策。截留豆餅百六十萬斤。數五萬人一月食。於是城鄉分廠出糶。糧價頓平。以所得餅值歸商。民弗飢而商力亦弗耗。嗣後膠州饑。踵法行之。民無餒者。郎中某巨富卒無子。

妻陳氏擇族子爲嗣。遂族舉人某私結郎中族叔。強以己子入繼。陳訟於官。梯令立賢而親者爲嗣。嚴誡其族紳曰。陳氏母子有他故。惟某舉人與族叔某是問。氏母子卒無恙。再擢濟寧直隸州知州。州有李澍者。最富。上官欲彌補鹽餉。牒州取澍充鹽商。梯以逼勒充商。必致破家。自爲稿申覆。力陳勒充之弊。懇請永禁。大吏悟。據情轉奏。李得免。以千金爲梯壽。梯力卻之。去任再餽。仍弗受。梯凡涖任。必與差役約。因犯罪重輕爲賞錢多少。差票限日收繳。藉票毒民者。革役反坐。命盜案須詣勘者。夫馬自辦。署明於牘尾。故相驗無供應之累。任某縣時。有犯逸爲鄰省所獲。姓名籍貫案由皆符合。既認狀。鄰省置諸法。移山東飭縣銷案。梯以道遠。慮有賄囑認案者。存未銷。數月後。果於縣境緝獲本犯。縣有莊丁某得罪主人。變姓名逃匿。其母疑子與莊主女姦。爲莊主所殺。因以殺子沒屍控莊主。女數欲自盡。梯訪無確據。因思女不到案。則案不結。脫到案畏羞自盡。污人名節。且殺人非慎憲之道。乃入莊諭懸千金賞購莊丁。不數日獲之。事遂得白。梯在禹城時。布政使朱桂楨以薦於巡撫。巡撫方以浮言擬撤梯任。屬朱瞷之。朱至濰縣。縣民莫不嗟歎以官之去濰爲恨。遂極力保全之。嗣卒。年八十三。

史秉直

史秉直。江蘇陽湖人。道光三年進士。以知縣籤分甘肅。四年。署伏羌縣。有斃於路者。驗得傷。而殺人無主名。秉直乃微服夜訪。聞酒肆人私語曰。甲乙偕行。乙死而甲不見。何也。因前叩甲名。遣役獲之。訊實。置諸法。秋荒。民大飢。雜木皮泥粉以爲食。然例有災非時不得報。秉直毅然請平糶。民困以蘇。六年。補崇信縣。地瘠民貧。又適進討張格爾。秉直籌餉協濟。不以纖屑累民。七年。調渭源。爲大軍往來孔道。秉直供張車馬。井井有條。事治而民不擾。朱家山有狼患。傷幼孩。秉直禱山神曰。如儆有司之失職。不應遺禍於閭閻。如儆小民之無良。何獨降災於童稚。自是患頓息。土司趙姓有田萬頃。恃衆抗租。役至輒毆辱之。秉直單騎入山。集年老者諭之曰。爾等何事爲土司爭勝。不知自爲計乎。無論糾衆千重典。即結訟頻年。亦受害不少矣。我知非爾衆本意。特爲一二桀黠者指使。欲止

而不能耳。老者皆首肯。至於涕泣。乃曰。今速完租負。我當代呈上官不爾責。否則家破身危。所負仍不能免。衆驩然從命。不三日。租額悉償。旋丁父憂歸。會西疆凱撤。敘辦理軍需功。詔俟服闋後歸部即選。九年。授河南西華縣。兼攝扶溝。村民家夜火。人盡死。惟少婦存。言以呼救免。秉直勘火自外入。推得挾仇縱火狀。遂抵罪。邑與鄰城界清水河。不肯獨濬。雨集則皆沮洳。不可耕。秉直約鄰城共舉其事。而躬董督之。市月而水患平。乃勒碑示法。後來西華。糧折徵錢。值銀價昂。解不及額。士民請益。秉直笑曰。吾將以清白貽子孫。爾等意誠厚。然非所願也。十八年。調鹿邑縣。境有李原廠。國初以匿地畝責倍賦。遂成故事。秉直代籲款解司。有富五通捻匪黨羽千計。前令不敢問。秉直獲而懲之。邑界安徽潁亳爲盜淵藪。秉直督役毀其巢。匪鄰以星術惑衆。布旗帖謀不軌。秉直密緝獲九人。以勞晉同知。二十一年。祥汎河決。鹿邑全境被災。秉直急赴安平集時家口各地。星夜築隄。復乞賑銀十九萬給災戶。時工程繁興。大府派鹿邑麻糝四十八萬斤。秉直謂邑既被災。麻又非土產。乃捐廉採買以濟工。嗣奉檄調辦大工正料廠。河督林則徐倚如左右手。尋因鹿邑災重。檄回辦賑。於是倡捐設廠。活災民八千餘人。二十二年。蕭縣捻匪縱紅等倡亂。橫行十數州縣。秉直隨方抗禦。匪不敢入。二十四年。調署祥符。旋以隄工勞獎同知直隸州知州。二十五年。補汝州。直隸魯山捐職葉世升買胡姓田靳值三之二。訟十餘年不得申。秉直至。葉逸去。屬人請獻金執贄。秉直曰。有此多金。何不以清田價耶。旋訪獲科罪。二十六年卒。入祀名宦祠。

王肇謙

王肇謙。直隸深澤人。道光十四年舉人。歲補通志二十六年。以捐輸河工議敘。選授福建海澄縣知縣。閩浙總督王懿德等疏及行略縣負山濱海。俗刁悍喜鬬。所屬馬口鄉民樂釁互相掠。肇謙親往理諭。爲陳利害。積釁頓解。縣重金購巨盜許蟠。置於法。羣盜斂跡。富紳某爭產累訟。男婦數十人環睨堂下。肇謙援引古義以譬喻之。謂骨肉未可乖。財產無足重。廉恥不可不存。更反而自責。衆赧然汗下。謂今日始知禮義。訟以是止。邑民李順發負楊

茄佳金。一日詣楊索金。楊遂留之。順發兄以攜弟劫財訴於夷館。夷人稜譎。欲嚴究。衆情洶洶。肇謙爲請於長官。謂茄佳無罪。不必治。夷人驕心不可長。事遂寢。總督劉韻珂謂可任艱鉅。檄入讞局。以明決稱。於冤獄多平反。有營弁二以緝匪被誣繫獄。肇謙得其情。破械出之。闔縣上篋村故盜數。嘗奉檄往捕。單騎就道。至則寓敗寺中。日出與其父老語開陳大義。衆皆聳聽。久之。乃乘間言曰。若知我來何事。活若一鄉耳。衆惶然問故。肇謙曰。若列銃拒太守。大府怒。議屠之。尙不知耶。衆環跪乞命。肇謙曰。某某皆大盜。速縛之來。限三日繳齊保甲冊。吾保若無事也。衆聽命。立以盜獻。人咸稱爲能。三十年。以承審洋盜陳雙喜案出力。以同知直隸州陞用。是冬。往漳泉查辦太平軍。閱兩月。渠魁就獲。黨與解散。咸豐元年。赴某府按事。知府某素貪墨。託某令齎重金以請。肇謙婉言謝卻之。二年。廈門洋人因賃屋與民齟齬。勢張甚。奉總督王懿德檄往。按交涉例。據理剖決。兩無所徇。洋人帖服。五月。署上杭縣知縣。邑多搢紳甲族。干以私者拒之。因公建言者納之。行略時太平軍踞江寧。福建敵林俊等應之。墨陷漳州。永春大田諸郡縣。肇謙建碉卡儲餉粟製器械簡丁壯爲堅壁清野計。上杭賴以無虞。三年六月。霪雨爲災。且賊且治軍。復率勇二千。越境剿松源縣敵。擒斬七十餘人。十月。調赴漳州辦勦撫事。民詣府乞留不得。乃爲建生祠。四年。陞永春直隸州知州。林俊屯城南山。肇謙慰撫城內大姓。募鄉兵二萬擊破之。並擒土匪邱獅辜八等。九月。署漳州府知府。漳浦古竹社蔡全爲亂。踞石堡中。提鎮兵攻之。弗克。肇謙設方略。約內應。縱火焚堡。生擒全。奏入。硃批有該府所辦。甚爲妥速之褒。遂以知府即補。並戴花翎。府俗獷悍難治。肇謙謂民不奉法。由吏不稱職。愛立六條以課僚屬。一曰清案牘。二曰勤催科。三曰懲械鬬。四曰嚴緝捕。五曰表義行。六曰振文教。能奉行者優簉。違者罷之。政餘劃俸葬朱子祠。行略及題本在漳三歲。人稱漳南一柱。十一月。署延建邵道。順昌土匪跳梁。令生員張承需率鄉兵搜破賊巢。獲匪酋春太等四百七十人。七年二月。調赴廈門。署興泉永道。未行。而太平軍石達開自江西攻入杉關。陷光澤邵武。肇謙作絕命書遺其親。詞甚忠切。嗣按察使趙炯川解建寧圍。移軍向邵武。肇謙亦督軍至。十三戰皆捷。賞加道銜。八月。以勞卒。歲輔通志。贈光祿寺卿銜。蔭一子入監讀書。祀鄉賢。及上杭

名宦祀。見存略及題本

葉名琛

葉名琛。字崑臣。湖北漢陽人。道光十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六年。散館。授編修。十八年。授陝西漢中府遺缺知府。尋補興安府知府。十九年。陞山西雁平道。二十年。調江西鹽法道。二十一年。署按察使。旋擢雲南按察使。二十二年四月。江西巡撫裕泰。以名琛在江省防堵。捐資出力請獎。下部優敘。十月。陞湖南布政使。二十三年三月。調江寧布政使。因迴避祖籍。調甘肅布政使。十二月。丁母憂。二十六年。服闋。授廣東布政使。旋命暫署順天府府尹。充武鄉試校射大臣。以武舉弓石力不符。下部議處。二十七年抵廣東布政使任。尋護理巡撫。二十八年四月。湖北解到傳教洋人李若瑟囉沅勒納巴囉三名。名琛會同署兩廣總督徐廣縉。申列條約。奏交各國領事嚴加約束。勿任復至內地。報聞。時湖南會匪教匪四起。名琛委員拏獲董言台等二十八名。又續獲蒙其渙等二十七名。訊知爲白蓮教餘黨。復密飭員弁。將在逃餘犯。購綫偵捕。六月。擢巡撫。十月。捐助湖北賑濟。下部優敘。尋英人欲入內地。廣東省城戒嚴。二十九年三月。名琛疏言。臣等通盤籌畫。內城外城共十六門。按門添兵。內河外海共三十六礮臺。按臺配兵。並飛飭水師兵丁。隨時調遣。臣等查英人本稱狡詐。舉動尤爲叵測。若不慎始慎終。何以固藩籬而安枕席。自當設法嚴防。不致疏虞。又疏言。竊查英人之欲進城。其包藏禍心。實有不堪設想者。明知入城一事。萬民不願。何以百計要求。原欲使官與民強爲逼勒。致民與官頓起離畔之心。該英人從此收買人心。庶幾唾手可得。幸而廣東之士農工商。無不同仇共憤。是以該英人不敢與民爲難。但思與官爲難也。領事文翰。總因二十七年定約甚堅。曉瀆不已。若不立爲阻之。令其覬破機關。則得隴望蜀。伊于胡底。而匪徒專盼許其進城。得以乘機煽惑。焚燒洋樓。劫搶洋貨。姦人並起。省城香港。勢必同歸於盡。不獨有乖守土之義。更何得爲柔遠之謀。總之。該英人入城如果得失參半。不妨暫示姑容。無如有害無利。斷難隱忍坐視。疏入。上深然之。四月。偕餘

廣紳陳奏。略曰。查文翰有定欲進城之議。嗣因省城官民齊心保衛。防禦森嚴。加以衆紳公啓勸導。深知衆怒難犯。遂爾中止。嗣英人徧告各國。罷議進城。仍求照舊通商。臣等查英人所繫戀者惟貿易。則所以鈐制之者亦惟貿易。英人頻年驕縱。從未稍受裁抑。今既力窮而思所變計。自當乘勢而予以轉關。當囑委辦洋務之紳士等。密令衆商。與之申明約束。既不進城。自可通商。何時反覆。即行停止。於羈縻之中。仍寓裁制之意。仍飭水陸一體嚴防。城廂保衛如前慎密。總使無隙可乘。庶幾有威可畏。疏入。硃諭所辦可嘉之至。朕心甚慰。如此棘手之事。卿不動聲色。使彼自屈。較之軍功。尤堪嘉尚。嗣因英人不敢入城。偕徐廣縉疏言。接據文翰照覆。見經議定。以後再不辯論進城之事。見在貿易如常。中外均頗安靜。臣等備文照會。宣布皇仁。外國商人。一體保護。感洋商之心。正所以塞文翰之謄。臣等仍當督飭文武。安民綏外。靜以制動。奏入。諭曰。洋務之興。將十年矣。沿海擾累。糜餉勞師。近年雖略臻靜謐。而馭之之法。不得其平。流弊愈出。朕深恐沿海居民蹂躪之處。故一切隱忍待之。蓋小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昨因英人復伸粵東入城之請。督臣徐廣縉等。連次奏報。辦理悉合機宜。本日由驛馳奏。該處商民深明大義。捐資禦侮。紳士實力勖勵。入城之議已寢。英人照舊通商。中外綏靖。不折一兵。不發一矢。該督撫安民綏外。處處皆抉根源。令英人馴服。無絲毫勉強。可以歷久相安。朕嘉悅之忱。難以盡述。允宜懋賞。以奬殊勳。葉名琛著加恩賞給男爵。准其世襲。尋得旨。以一等男爵世襲。閏四月。復奏夷情略曰。伏查洋人居心叵測。其在本國縱有夙嫌。而在內地。則恐傷其類。又未嘗不狠猲爲奸。何敢開門揖盜。致墮詭謀。伏讀溫諭。以見在城內居民。恨之切骨。惟恐其不受創。該督等所稱轉圜之處。似不出於民而出於商。竊惟廣東之商。多係土著。其外省來此貿易者。並無多人。商與民固不能分而爲二也。儻該英人竟敢豕突狼貪。原不難制其死命。惟可已則已。各留轉圜地步。然尤在平日修明武備。固結民心。使操縱之權。胥由內地。庶外人漸息鴟張。有備乃可無患。則用威正不如養威也。五月。奏保襄辦夷務文武員弁及紳士等。奬敘有差。先是。陽山英德等縣匪徒聚衆戕官。名琛咨署提督祥麟。並檄調鎮將等帶兵進剿。六月。以首犯就擒。下部優敘。七月。給事中曹履泰以英人馴服。奏請籌議善後事

宜。名琛疏言。英人三次潛混入城。均大受懲創。見值保衛森嚴。更不敢輕爲嘗試。惟稽察之道。固貴隨時而操縱之權。總求在我。則武備實爲第一要也。九月。派員購運洋米赴浙拯荒。三十年正月。復密陳夷情曰。臣訪知美法各領事見約文翰。同致書於英吉利王。以自罷議進城。貿易漸旺。可見不尋嫌隙。利益顯然。是夷心通商。衆國僉同。尤當恪遵恩訓。固結民心。以安民爲綏遠。庶靖內而捍外。三月。署欽差大臣兩廣總督。五月。奏洋匪搶劫。疊次剿捕。殲擒一千數百名。洋面肅清。六月。又奏言。英人恃其火輪船肆擾海外。及各國靜與相持。遂廢然而返。此次文翰駛往上海。明知其假巡查爲名。別有覬覦。俟其回港。如有商辦之件。必當恪遵指授。相機妥辦。不慮其狡焉思逞也。七月。廣西遊匪竄入廣東。名琛檄員弁追捕。擒首犯李士奎。十月。兼署廣東陸路提督。復奏廉州擒獲匪黨。並英德剿辦情形。又檄官兵夾攻翁源匪徒。十一月。復飭文武攻捕南韶一帶土匪。均擊敗之。時上以福建學政黃贊湯安徽布政使蔣文慶漕運總督周天爵前後疏奏。豫籌海防外。命各督撫體察布置。名琛疏言。羈縻外人之術。在使彼之理屈而我之理伸。惟是事期有備。原在得人。欲求體用兼賅者。殊難其選。祇可因材器使。至於漢奸多係沿海遊民。當隨時查禁懲辦。若省城爲華洋雜處。全在控馭得宜。即上年英人復請入城。城內外聚有萬之衆。無不志切同仇。是團練具有成規。無事則相安。有事則相衛也。即洋人偶生妄念。竟以必不能行之事。先爲嘗試。而在我有貞固不搖之勢。彼亦廢然思返。若祇一味遷就。則得寸思尺。伊于胡底。蓋防外首在固民。所謂積至數十年。不敢遽逞者。直窺我封疆之臣優劣何如耳。十二月。奏言。南海等六縣沙地坍漲靡定。未能一律成熟。請仍照歲額徵輸。以紓民力。又賊聚連平州屬九連山一帶。檄員弁分道擊之。擒斬四百餘人。咸豐元年二月。以廉州平塘行鹽辦課。舊商斥革。新商未充。致巡丁歇業。流而爲盜。請招商試辦。以顧引餉而清盜源。如所請行。四月。奏剿英德匪徒。先後拏獲二千餘名。首要各犯。無一漏網。地方肅清。得旨嘉獎。下部優敘。又剿欽州土匪。斬俘百餘名。焚其巢。五月。奏廣寧賊匪分股竄回。飭官兵擊敗之。時劉八股匪竄合浦之竹根坡。復退據東館墟。凌十八會匪聚化州之平定墟。復據清湖墟。名琛以聞。命撥東廣西兩省合力痛剿。七月。南海縣暨東莞縣士子藉

口義倉經費及抗糧兩案。倡議罷考。名琛先訪主謀者。礱其衣頂。其餘安分諸生。請准其一體鄉試。時廣寧鞫匪全股殄滅。儋州土匪劉文楷復句結黎人滋擾。官兵日久無功。奏劾總兵黃慶元等。畏縮貽誤。請革職拏問。允之。八月。進剿會匪凌十八於羅鏡。連破數墟。賊大潰。閏八月。廣西南寧太平一帶巨匪顏品瑤伏誅。飭提督陶煜文等分途剿擊餘匪。九月。何名科等股匪滋擾信義縣境。官兵進攻。敗之於劉坡。餘匪悉遁。何名科竄廣西。名琛復派遊擊劉開泰等。越境窮追。擒何名科斬之。十月。逆匪凌十八陳二吳三等分爲三股。竄據羅鏡。檄陞任高廉道宗元醇等輪流進攻。並探知吳三陳二與凌十八有隙。率黨潛逃。官軍豫設伏兵。將陳凌兩股截回羅鏡。吳三直奔八字嶺。官兵前後夾擊。將吳逆全股殲滅。奏入。上嘉其功。賞加太子少保銜。又奏儋州匪徒首夥全獲。士黎肅清。十二月。奏勦新鋪逆匪顏品喜顏三等。二年五月。奏勦那練賊首李士青等。均擒之斬於軍前。嗣以徐廣縉赴廣西辦理軍務。命接辦羅鏡勦捕事宜。名琛行抵羅定。旋奏籌辦情形。上韙之。七月。擒斬羅鏡首逆全股蕩平。捷聞。加恩賞加總督銜。仍交部從優議敘。尋署兩廣總督。時辦理羅鏡善後事竣。正擬凱旋。探知湖南道州逆匪逼近廣東交界。隨調兵勇防堵。並星夜回省。控制一切。九月。奏曲江匪徒擾及仁化樂昌乳源等縣。經提督崑壽等帶兵圍勦。上命名琛馳赴南韶一帶。督兵殲除。十二月。又奏西路各匪藏匿曲江縣之羅坑山。崑壽等帶兵進攻。焚其巢。餘匪竄逸。其南竄之匪。經署守備涂得照等截殺。其北竄者與江西接壤。經南贛道周玉衡等馳勦。上命不分畛域。一體搜捕。旋擢兩廣總督。三年二月。勦辦東西兩路並江西交界各匪。疊獲勝仗。殲擒一千餘名。旋以續捐軍餉。下部優敘。五月。奏勦擒長寧匪徒多名。其江西交界股匪。復派守備任士魁等各處圍勦。大挫賊鋒。七月。奏江西龍南賊匪擾入連平州境。經崑壽派兵合擊。漸就殄滅。嗣以惠州府屬龍川縣及東江一帶匪徒糾衆戕官。調潮州鎮總兵壽山督兵進勦。四年四月。遊匪闌入博羅縣城。飭署惠州府知府陶澂等擊退之。五月。奏賊攻潮陽惠州。協副將膺保等力戰死之。六月。賊陷高明。檄官兵前後夾擊。斬賊目杜錦剛。七月。新江白土匪徒陷肇慶。調將弁督兵擊之。賊復陷鶴山及開平縣。均派兵進攻。復其城。又清遠匪徒陷廣寧。復檄兵圍勦克之。破其

巢。閏七月。廣州土匪肆擾。漸逼省城。偕將軍穆特恩等。督同文武戰守兼籌。九月。勦辦省城北路股匪。七戰皆捷。破佛嶺市賊營。暨毗連二十餘里之賊巢。悉行焚燬。十月。省城西北兩路賊匪據橋頭市石井等處。遣廉州營遊擊曾廷相等敗之。賊從北路突出。官兵分道擊之。沈其船。殲除過半。番禺境內匪徒。竊舟分竄。圖闖駛省河。調員弁堵擊。賊遁還。十一月。附省各匪。糾黨萬餘人。仍屯石門各鄉。經官兵合擊。大小二十餘戰。賊大潰。殲斃無算。水陸解圍。時近省之賊蠭起。分股據佛山鎮。陷龍門。從化東莞陽山河源增城封川各縣城韶州府。賊陷海豐開建各縣。復圍府城。潮州府賊破惠來。竄歸善。擾陸豐肇慶。餘賊據府城。陷德慶州。名琛分檄員弁。各路擊勦。將府州縣城先後克復。擒斬甚衆。五年五月。奏廣東軍務未竣。請將乙卯科文武鄉試。展至咸豐六年補行。從之。八月。奏廣東匪首梁培友竄廣西。撲潯州。復遣將弁帶船勇馳勦。是時英領圖北上。名琛遣旨回省。辦理各情節。因奏探知英領包玲美領麥連已先後回港。終未提及天津之事。時值附省各口。匪船猖獗。該領事隱生窺伺。每親看接仗。復暗濟逆匪礮藥。臣察其詭計。隨時偵探。以備不虞。近復密購該領事鈔出各條。不勝髮指。如華洋相爭一款。總由洋人欺壓民人難堪。以致激於公憤。該夷遂謂地方官審斷不公。勢必欲官與民相爲離間。從此得任所欲爲。又聞欲免欠稅一款。洋商出口進口貨。無可稽漏者頗多。至四年。由該領事官代理。能否按數交納。尚未可知。至於釐減。尤於各稅務大有關繫。法人所重惟天主教。查自道光二十六年。准其在五口傳教。從此內地會匪。相習成風。一經查拏。多稱教內之人。連年倡亂。即由廣西上帝會而起。上帝會。乃天主教之別名。凡有各省會匪教匪捻匪。如響斯應。此兵釁所由起也。臣惟當恪遵訓諭。堅持定約。斷不敢稍存遷就。尤不得偶疏防範。九月。奏擒斬洋匪李亞快等二百人。又奏克復韶州府屬樂昌乳源仁化等縣。尋命以兩廣總督協辦大學士。十月。因勦捕惠州餘匪。被匪鈔襲。劾福建臺灣鎮總兵呂大陞等。下部議處。旋兼署廣東巡撫。時賊擾新會縣境。勦獲數千名。地方以安。又賊陷豐順。飭官軍紳練等擊之。俘斬二千二百餘人。十二月。擢體仁閣大學士。仍留總督任。六年二月。奏高州廉州兩府地方肅清。晁辦善後事宜。三月。以糧募紅單船。赴江南助勦。需費較繁。率屬倡捐銀兩。下部

聚獎。四月。奏捕獲澳門洋匪。搜擒英德餘匪。及會辦[illegible]南交界各股匪。七月。奏援勦江西竄賊。克復零都上猶縣城。贛州府城解圍。又奏堵勦廣西溆州土匪。擒斬一萬四千餘人。又奏賊陷和平。經崑壽督兵由河源一路進勦。復其城。七年四月。奏廣西佃匪據橫州各境。擾及廣東廣州之合浦等處。遣高廉道蔡徵藩等督兵越境進勦。先後攻破匪巢六十餘處。擒斬渠魁。餘匪悉平。五月。奏援勦江西南贛匪徒於樓梯嶺及潭口等處。克之。又奏江西信豐竄匪。擾及南雄交界。飭官軍奮擊敗之。並援勦信豐。立解城圍。閏五月。以率屬捐備軍餉。論戶部查覈獎敘。九月。奏肇慶府城據賊。經廣東按察使沈棣輝及高要縣知縣黃慶謨等。先後進攻。擒斬首夥賊匪三萬有奇。克復郡城。十月。奏廣西股匪陷南寧府城。復敗竄橫州及靈山各境。皆飭兵勇奮擊。復其城。十二月。奏江西敗匪竄入廣東境。經官兵水陸圍勦。擒斬四千六百有奇。賊遂退。尋以英人要求無厭。名琛未即應。又未設備。英人因突入省垣。紿名琛入洋船。開駛而去。經將軍穆克德訥巡撫柏貴等連銜馳奏。諭曰。葉名琛以欽差大臣。辦理洋務。如果該領事非理妄求。不能允准。自當設法開導。一面會同將軍巡撫等。妥爲撫馭。乃該領事兩次投遞將軍督撫副都統等照會。該督並不會商辦理。即照會中情節。亦祕不宣示。遷延日久。以致英人忿激。突入省城。實屬剛愎自用。辦理乖謬。大負委任。葉名琛著即革職。九年。英人歸其尸。據云。在五印度城內。不食死。署廣東巡撫舉承昭。上其事。報聞。

潘世恩

潘世恩。字槐堂。號芝軒。江蘇吳縣人。乾隆五十八年。一甲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撰。嘉慶三年三月。大考一等。陞侍讀。十月。擢左春坊左庶子。署日講起居注官。四年正月。遷翰林院侍講學士。三月。充會試同考官。轉侍讀學士。咸安宮總裁。五月。陞詹事府少詹事。充日講起居注官。六月。陞詹事。八月。提督雲南學政。十月。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仍留學政任。具摺陳謝。硃批少年得進崇階。又係鼎甲。宜愛惜聲名。切勿恣志。前程遠大。莫貪小利。秉

此寸忱。以匡朝政。勉之慎之。六年。擢禮部左侍郎。仍留學政任。七年回京。歷署兵部左右侍郎。尋調兵部右侍郎。兼署戶部左侍郎。八年四月。以續行纂辦四庫全書。命偕禮部尚書紀昀等經理。七月。充教習庶吉士。八月。以兵部題本內擡寫錯誤。部議褫職。上加恩改爲留任。九年正月。上御重華宮茶宴。世恩恭和御製詩章。賞如意荷包等件。旋署戶部左侍郎。二月。上幸翰林院賜宴聯句。世恩恭和御製詩章。頒御製味餘書室全集及諸珍綺賜之。五月。充考試試差閱卷大臣。六月。轉兵部左侍郎。仍兼署戶部左侍郎。七月。充浙江鄉試正考官。尋調戶部左侍郎。提督浙江學政。接印奏謝。硃批實心勉力。整頓士習。汝係大員。不應緘默。兩浙吏治民風洋匪情形。俱應隨時密奏。十一年五月。調吏部右侍郎。六月。轉左侍郎。俱留學政任。十二年回京。署戶部右侍郎。九月。充教習庶吉士。十一月。充續辦四庫全書總裁。文穎館總裁。十三年三月。署翰林院掌院學士。殿試讀卷官。朝考閱卷官。考試試差閱卷大臣。六月。署刑部左侍郎。七月。署戶部右侍郎。八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十二月。復署戶部右侍郎。十四年二月。以文穎館全書告成。賞加二級。三月。署刑部右侍郎。四月。充朝考閱卷官。五月。命查三庫。閏七月。署戶部右侍郎。十五年六月。復署戶部右侍郎。八月。提督江西學政。十七年。召來京。擢工部尚書。十八年九月。調戶部尚書。仍署工部尚書。旋署吏部尚書。十二月。充經筵講官。十九年二月。署武英殿總裁。旋以全唐文纂刊告成。三月。復署吏部尚書。四月。充庶吉士散館閱卷大臣。五月。充國史館總裁。復署武英殿總裁。六月。丁母憂。二十一年。服闋。未回京。即以父年老具摺告養。諭曰。潘世恩奏請終養。又因伊子中式舉人。具摺謝恩。伊係一品大員。自應親身來京。具摺陳謝。即因伊父年逾七旬。欲求終養。於到京召見時。據實陳情。朕必俯允所請。今伊摺內祇云體察伊父精神。迥不如前。並非疾病沈篤。刻不可離。潘世恩來京往返。不過月餘。反懌於跋涉。輕率陳情。殊乖人臣之義。著降爲侍郎。准其終養。俟養親事畢來京。以侍郎補用。道光四年。丁父憂。七年四月。服闋。五月。署工部左侍郎。尋授吏部左侍郎。充國史館副總裁。十月。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八年四月。充考試試差閱卷大臣。七月。以回疆蕩平。獻俘禮成。並與凱旋筵宴。八月。署吏部尚書。九月。署翰林院掌院學士。十月。充武會試正考官。署禮部尚書。經

筵講官。九年四月。充殿試讀卷官。朝考閱卷官。復署翰林院掌院學士。十月。復署禮部尚書。十一月。賜紫禁城騎馬。十二月。充經筵講官。十年九月。陞工部尚書。仍兼署左都御史。十一年四月。充考試試差閱卷大臣。五月。轉吏部尚書。十二年正月。兼署工部尚書。二月。復署翰林院掌院學士。三月。充會試正考官。四月。充考試試差閱卷大臣。八月。兼署工部尚書。十月。充教習庶吉士。十三年四月。超授體仁閣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充國史館正總裁。五月。調管兵部事務。朝考閱卷官。六月。充教習庶吉士。七月。大考翰詹閱卷大臣。命查三庫。十二月。充文淵閣領閣事。十四年正月。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賜第圓明園。四月。充考試試差閱卷大臣。十五年正月。充翰林院掌院學士。上諭事件處。充經筵日講起居注官。二月。授東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四月。充殿試讀卷官。朝考閱卷官。考試試差閱卷大臣。七月。復改管戶部事務。十六年正月。充上書房總師傅。三月。充會試正考官。四月。偕大學士公長齡等議覆鴻臚寺卿黃爵滋條陳漕河積弊。一嚴查匪徒混冒糧船水手滋擾。並申嚴運官州縣處分。一嚴查幫丁需索陋規貽誤限期。一嚴查沿河員弁怠玩誤工。標兵廢弛闕額。一嚴查河廳劣幕把持浮估冒開工項。一嚴查沿河匿報漫蕩屯留匪類。得旨允行。五月。充朝考閱卷官。九月。圓明園不戒於火。世恩以迅赴救熄。加三級。十七年正月。賞太子太保銜。京察屆期。上以世恩克勤克敬。不愧贊襄。下部議敘。四月。充考試試差閱卷大臣。十八年四月。充殿試讀卷官。朝考閱卷官。五月。晉武英殿大學士。十二月。七十生辰。御書熙載延祺額。及珍綺等件賜之。並加恩賞戴花翎。上復手賜玉管花翎。十九年二月。上謁東陵。命留京辦事。四月。充考試試差閱卷大臣。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二十年正月。京察屆期。下部議敘。時兩廣總督林則徐等議覆御史駱秉章條陳洋務。並奏舊章程五條。上命軍機大臣議奏。世恩等疏言。招徠之道。得其情而後可以服其心。而制馭之方。峻其防而後可以祛其弊。未有內治不嚴。而能使外夷畏威奉法者也。該督等所議定章程五條。或爲變通舊例。或循守成規。通商所以裕民。貴興利而除弊。撫近即以柔遠。在因時而制宜。應如所請行之。以實持之以恆。則夷情悅服。而海防肅清矣。允之。三月。充會試正考官。四月。充考試試差閱卷大臣。二十三年正月。京察屆期。下部議敘。二月。諭

曰。大學士潘世恩年逾七旬。嗣後朕御門辦事。著加恩免其入班。其該管衙門應行帶領引見之日。亦著免其帶領。以示朕體恤耆臣至意。四月。戶部銀庫虧空案發。世恩以前查庫。部議褫職。上加恩改爲留任。尋以罰賠銀兩全繳。恩予開復。八月。賜紫禁城乘轎。十月。以子曾瑋應順天鄉試有被控屬託謄錄之事。世恩坐管教不嚴。降三級留任。二十四年二月。偕戶部尚書敬徵等奏請查墾甘肅新疆等處地畝。以裕邊儲。疏言。甘肅口內口外。地處邊陲。兵食所需。爲費甚鉅。近年以來。疊據伊犁將軍奏報開墾荒地四十三萬畝有奇。按戶陞科。已著成效。其甘肅各州縣及烏魯木齊所屬曠土必多。儻能籌畫水利。勸墾陞科日久。儲蓄充盈。以本地之利供本處之用。即可減調餉銀。更可節省採買。並以額徵所餘津貼八旗支款。實爲經久有益之舉。應請敕下陝甘總督烏魯木齊都統體察情形。遴委妥員隨時勘辦。如所請行。是月。上謁東陵。命留京辦事。先是。編修李汝嶠經世恩奏保入直上書房。四月。考試試差。以懷挾奪職治罪。世恩坐保舉不愼。鐫級留任。充殿試讀卷官。五月。充教習庶吉士。二十五年十二月。召見於養心殿。上階失足傷脣齒。上命嗣後進內時。賜內監二人扶掖。二十六年正月。京察屆期。上以世恩精勤襄贊。一德一心。下部議敘。三月。賞穿黃馬褂。二十七年三月。充會試正考官。二十八年正月。加太傅銜。並賞用紫繅。十二月。八十生辰。御書壽字。額聯及珍綺等件賜之。二十九年正月。京察屆期。上命從優議敘。二月。以奏保編修童福承入值上書房。經給事中陳壇以童福承品行不端劾奏。下部議處。部議降三級調用。上加恩改爲降四級留任。自四月至五月。因病三次請假。三十年三月。應上登極求賢。詔保舉在任在籍人員。首以告病在籍前任雲貴總督林則徐歷任封疆。有體有用。所居民樂。所去民思。奏請徵召來京。以備簡用。並保前任福建臺灣道姚瑩等。六月。復以病久未痊。具摺乞休。上諭潘世恩著准其開缺。以大學士致仕。加恩賞食全俸。用示朕篤念耆臣恩禮頒輔之至意。咸豐二年壬子科鄉試。世恩以乾隆壬子科舉人例。重與鹿鳴筵宴。經順天府府尹奏。上准其就近在順天府重與鹿鳴筵宴。伊子太常寺博士潘曾瑋。並著加恩以六部員外郎用。後加恩其孫僖祖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四年卒。賜祭葬如例。予謚文恭。入祀賢良祠。

錢德承

錢德承。浙江山陰人。由監生捐從九品。道光五年。分發湖北試用。歷任漢川麻城巡檢。以捕盜功陞縣丞。十九年。補石首縣丞。二十三年。改發江蘇。二十四年。攝吳縣丞。二十六年。補上元縣丞。葺先賢祠墓。修義塚。有暴棺不葬者。出俸錢掩埋之。復捐修屋三楹。歲收租以資善舉。禁書役毋得苛索。一切陋規悉罷之。二十八年。權知高淳縣事。縣境地分七鄉。附城者四。其三鄉遠且阻湖。德承下車。先清附城四鄉宿案。即詣三鄉。假廟宇判決。兩月盡結。邑患蝗。德承令寅午二時捕之。旬餘蝗盡。二十九年。以整理鹽政功陞知縣。咸豐二年。補金匱縣知縣。三年。調署青浦。青浦當周立春亂後。民輒目所惡爲餘黨。德承下令捕黨惡十三人。誣告者以其罪罪之。時上海猶爲賊踞。距浦不百里。邑民被脅者多。德承以鄉團法箝束之。令自歸免罪。並教以聯絡應接之術。於是民情固而匪勢日衰。大吏以軍儲孔亟。議開徵。浦民環署泣訴。德承善言遣之。已而檄下令徵錢漕十之四。乃具牘力爭。謂官可去。事不可辦。卒得請。四年。復金匱任。有鹽梟械鬬。久未成讞。德承一訊而結。金匱紳士完漕。恆減民戶數倍。德承令紳民畫一。諸不便者。百計撼之。不爲動。上海克復。敍防堵續賞戴藍翎。加同知銜。六年。丁母憂去官。旋以常州府屬團練得力。保以同知直隸州用。並留辦常州軍務。十年。奉文回籍。補行守制。同治元年。攝元和縣事。尋調崇明。崇明濱海。民鮮由禮。德承採節義可風者旌奬之。遇貧乏無告者撫卹之。復廣置義阡。掩骼埋胔。行不數月。風氣丕變。邑故爲海賊逋逃藪。黃六郎者。劇盜也。黨羽實繁。德承以計捕誅之。餘黨乃散。邑素健訟。德承定傳審之法。禁胥役需索。道里遠近給以資。久之民以見官爲恥。故事。邑田環海。恆有漲沙。三年一均。有餘則以儻賦之不足。官斯土者。多取以自給。德承舉所得五千緡。悉以濟軍。巡撫李鴻章上其治狀。得旨以知府用。二年。署松江府知府。時蘇省兵民交鬨。德承與統兵官力解之。免民軍中樵蘇之供。兵民以安。松江漕賦最重。亂乎方議規復。德承偏勘屬邑。酌定科則。陳請均漕減賦者數四。松蘇漕額。視前得減十之三。乃刊勒成書。俾爲定法。府屬廬洲。久未

走賦。民糾結爭訟。德承冒烈日履度之。感熱咯血不少休息。嘗飲水。味鹹。意海塘必有傾壞者。察之。海寧塘果圮。即日補葺。沿海田畝得以無患。又修鰲宮。建試院。續纂府志若干卷。皆精心規畫。力爲其難。三年。調常州時。府城初復。窮民無所歸。德承於城南北設粥廠二。日再食之。其去城遠而鄰於就食者。計口授以錢。冬則製棉衣衣之。域鄉安然無凍餒者。於是禁遊勇。招商賈。勸耕織。濬水道。百廢並舉。手扎下屬吏累千百言。雖疾弗少懈。其奉行不力者。聞於上官黜之。撫梟兩署燬於賊。修復工費當七萬金。德承任其事。費減半。五年。兼督海運事。六年。權蘇州府。吳中風尚奢靡。肆市往往男女雜坐。德承錄大清會典。並節鈔律例揭於市。嚴加禁止。風氣頓改。江北州縣訟獄積滯。德承定發審新章。並令各屬增設月報。弊遂除。七年。海運事竣。保以道員用。旋署鎮江府事。郡治華洋雜居。勇匪混迹。六七豪等處會鹽梟約期爲變。德承出不意掩之。獲犯數人。事即定。先是。府城設有留養所普仁堂育嬰堂恤嫠會。各有廬舍田畝。兵燹後漸多侵沒。德承詳加清釐。得田一萬一千餘畝。房舍數十楹。手訂章程。概復舊觀。鎮俗多溺女。懸爲厲禁。并增育嬰堂以收養之。距城遠者。由近鄉寄以資。郡濱大江。多風濤患。德承令救生船時出拯濟。並開江口淤河以資停泊。行旅賴之。八年。以前督海運出力。加三品銜。旋署江寧府事。初德承之宰高淳也。以地處江之下游。民圩易決。乃預令典肆儲絮。並市蒲包藏之庫。秋大雨。湖漲。德承巡視各圩。或以蒲包實土填之。或塞以絮。圩皆得全。時永豐圩將潰。馳往救之。至則水與隄平。風雨狂急。德承令健者五百人負絮背水坐於隄。隄內下木樁。實以土。自巳迄申。風雨不已。負絮者戰慄無人色。德承溫語撫循。戒毋動。而自往來雨中。水流面如注。督迫工作。蔵事乃歸。及守江寧。又值大雨爲災。山水下注。江流暴漲。仲上元江寧沿江各圩。房舍半沒。德承冒雨周視。力爲捍禦。擇高阜棲止流民。又於近省之虎賁倉設廠收養。上元七里洲圩。民貧不能自修。德承籌資三千餘緡興築之。江寧每屆隆冬。有散棉衣之舉。水災而後。德承假款豫爲購製。並勸集五千餘緡。以羨餘爲掩埋棺木之用。又設當牛局。官爲收牧。來春聽其贖歸。九年。西捻肅清。錄功換花翎。是年冬。再莅鎮江。尤加意水利。郡城河北水關至甘露港出江南水關至新宜橋達運河。計長一千四百丈有奇。自乾隆中開濬歷

百數十年。日就淤塞。德承集資修之。河流乃暢。十年二月以病去官。卒於籍。祀松江青浦名宦祠。

穆彰阿

穆彰阿。郭佳氏。滿洲鑲藍旗人。嘉慶十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三年。散館。授檢討。十四年三月。陞右春坊右贊善。五月。遷翰林院侍講。十五年五月。充日講起居注官。六月。充浙江鄉試副考官。十六年。轉侍讀。十七年。大考二等。陞詹事府少詹事。十八年二月。陞詹事。十二月。遷通政使司通政使。十九年五月。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六月。以直隸通州一帶河淤滯漕。命偕光祿寺少卿吳邦慶前往督率通永道等。剋期挑濬。八月。兼鑲紅旗蒙古副都統。九月。稽查中書科事務。十月。陞禮部右侍郎。調鑲紅旗滿洲副都統。十一月。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命偕工部右侍郎鮑桂星。前赴通州查驗西倉米石。十二月。署刑部左侍郎。二十年四月。署理藩院右侍郎。十月。署刑部右侍郎。命協纂續編石渠寶笈。十二月。刑部一日進立決本二十二件。堂司各官。俱坐因循積壓。下部嚴議。穆彰阿降三品京堂候補。二十一年二月。補光祿寺卿。五月。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十月。充玉牒館副總裁。十一月。兼正紅旗蒙古副都統。二十二年三月。陞兵部右侍郎。七月。署正黃旗蒙古副都統。兼署正黃旗護軍統領。八月。調正白旗滿洲副都統。二十三年五月。調刑部右侍郎。充武英殿總裁。七月。歷署吏部左右侍郎。鑲紅旗滿洲副都統。正白旗護軍統領右翼總兵。九月。調兵部右侍郎。十月。調工部左侍郎。兼右翼總兵。二十四年四月。署翰林院掌院學士。五月。管理光祿寺事務。十一月。署刑部右侍郎。十二月。署鑲黃旗滿洲副都統。尋調正紅旗蒙古副都統。二十五年三月。調左翼總兵。正藍旗滿洲副都統。十二月。命恭辦昌陵工程。道光元年三月。充總管內務府大臣。賞戴花翎。並以昌陵奉安禮成加三級。七月。調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署右翼前鋒統領。稽查三庫。二年正月。管理會同四譯館事務。六月。充江南鄉試正考官。三年三月。充會試副考官。四月。轉左侍郎。七月。管理上駟院事務。九月。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四年二月。陞理藩院尚書。仍署左都御史。並署鑲紅旗

漢軍都統。閏七月。命恭辦寶華峪萬年吉地工程。十二月。兼鑲紅旗蒙古都統。六年十二月。陞工部尚書。七年正月。兼步軍統領。五月。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罷步軍統領。七月。調鑲白旗漢軍都統。充崇文門監督。九月。疏陳海運章程八條。一見行海運。各州縣津貼既從減省。其徵收民間漕糧。不得藉口加折浮徵。一米數既多。雇用民船剝運。由江省按照市價計日給費。毋任胥役刁難剋扣。一雇募沙船水手人等。由江省查明。或於運腳內撥出若干。或於到津收買餘米內。每石劃出若干。作爲水手賞項。或諭該商等加給身工。務令一律踴躍。一兌米時按船全數給與耗米。到津收米時。除有事故。以耗米抵補外。若無故短少。即嚴追懲辦。一縴夫由江省按每石津貼縴費若干。給沙船自行雇募。若土棍把持。即訪拏嚴懲。船多時剝運不及。應分剝載往北倉暫卸。陸續起運。一民船既可少雇。國費自不多糜。沙船起卸時。由經紀眼同斛交剝船。即責令經紀等承運承交。一剝船運腳。由直督飭屬覈給。如有攙和盜賣短少等弊。官剝民剝。一體治罪。仍按數賠補。一沙船起米完竣。必俟土壓載。方能出口。由直督飭屬豫撥官地俟取。毋任土棍指阻。上韙其言。下所司議行。十二月。署步軍統領。八年正月。以逆回張格爾就擒奏捷。賞太子少保銜。充軍機大臣。並下部照軍功議敘。罷總管內務府大臣。四月。命在南書房行走。八月。恭送玉牒尊藏盛京。並以明年東巡。謁祖陵。命查閱各處行宮橋道。九月。以寶華峪地宮浸水。由地平工程辦理不善。穆彰阿前接辦時。不能指出。部議革職。上念其在工僅止一年。改爲革職留任。仍分賠工程銀兩。九年三月。充翰林院掌院學士。尋兼經筵日講起居注官。並署步軍統領。八月。隨駕詣盛京謁祖陵。十年三月。署鑲黃旗漢軍都統。四月。署總管內務府大臣。五月至十一月。兩署步軍統領。七月。署兵部尚書。十一年六月。管理戶部三庫事務。七月。署正白旗滿洲都統。以江南河湖漫溢。命偕工部尚書朱士彥等前往查辦。甫抵清江浦。即遵旨回京。八月。調兵部尚書鑲白旗滿洲都統。十二月。仍調工部尚書。十二年三月。充會試副考官。九月。以江南桃源廳姦民陳端等偷挖官隄。龍窩汛十三堡。河溢。命赴南河偕兩江總督陶澍查辦。嗣首犯未獲。先將廳汛員弁革從犯鞫訊。奏請治罪。十月。御史瞿溶奏劾湖北巡撫楊懌曾等十款。命穆彰阿赴湖北查辦。其南河歷案及查勘工

程。交朱士彥及戶部左侍郎敬徵等辦理。十一月。授協辦大臣。先是。瞿溶接據假名湖北巳革知縣左章晒列款控
書。率行奏劾。適穆彰阿以提訊左章晒。堅不承認入奏。諭傳瞿溶詢悉前由。至是偕湖廣總督納爾經額遵旨嚴
訊。並將瞿溶交出原書款單。與左章晒所書屢歷。供詞覈對。字跡不符。遂以左章晒實未列款訐訴奏覆。上命納
爾經額將匿名揭帖之人。密緝嚴辦。又以翰林院侍講學士蔣立鏞奏。參湖北孝感黃陂等縣劫案纍出。並江漢
歲修隄工遷延各款。諭交穆彰阿查辦。十三年正月。偕訥爾經額查覆。略言荊州隄工已於上年臘月水涸。興修
工竣。孝感黃陂等縣。自去秋捻匪竄擾。業經營縣搜獲多名。提省訊辦奏結。見在尚無諱盜不報被控案據。奏入
即回京。道經河南。復遵旨查明各州縣並無以豐報歉挪補虧款情事。俱報聞。五月。調戶部尚書。十四年七月。充
閱兵大臣。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十一月。調吏部尚書。尋命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兼署工部尚書。自嘉慶
二十三年至是年。四充經筵講官。十五年正月。充文淵閣領閣事。二月。署步軍統領。三月。充會試正考官。九月。以
恭辦龍泉峪工竣。賞用紫繅。並太子太保銜。十六年正月。充上書房總師傅。罷尚書房行走。六月。署步軍統領。七
月。充國史館總裁。充武英殿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兼署吏部尚書。稽察欽奉上諭事件處。十月。仍命在南書房
行走。十一月。署正黃旗領侍衛內大臣。調鑲黃旗滿洲都統。十七年三月。署直隸總督。七月。充玉牒館督催總裁
崇文門監督。十八年三月。充會試正考官。五月。晉文華殿大學士。八月。丁母憂。十一月。管理三庫事務。十九年四
月。署鑲白旗滿洲都統。五月。偕宗人府宗令肅親王敬敏等議奏鴉片煙吸食興販。並官員失察。胥役賄縱。商船
窩藏。關津偷漏。棍徒冒充官人。姦民栽贓誣陷各罪名。共三十九條。如所議行。六月。四川總督寶興以川省賦輕
近年夷匪不靖。軍需浩繁。援案奏請按糧捐貼。穆彰阿偕軍機大臣大學士潘世恩等。遵旨議覆。略言軍偕藉資
民力。不可率以爲常。與其按畝加課。爲補救之方。曷若借帑生息。爲經久之計。請於各省秋撥應報項下。借撥一
百萬兩。以三十餘萬兩爲防兵經費。其六十餘萬兩。或發商生息。或置田收租。所獲息銀。以四萬兩爲常年經費。
其三萬餘兩。按年提存司庫。歸還原借款項。允之。二十年正月。管理理藩院事務。七月。署正黃旗滿洲都統。二十

一年。時年纔六十。適英吉利船滋擾浙江。各海口戒嚴。二十二年正月。命赴天津偕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籌辦防堵事宜。十一月。英人就撫。訥爾經額奏籌天津善後章程。禦外八條。清內七條。經費一條。偕軍機大臣大學士潘世恩等遵旨議奏。應如所請。允之。是年九月。署戶部尚書。二十三年四月。戶部銀庫虧空案發。穆彰阿以前充管庫查庫大臣。褫職留任。次年。以罰賠銀兩全繳。恩予開復。先是。英人疊次犯順。欽差大臣耆英由廣州將軍調任兩江總督。先後辦理防剿。均奏請議撫。至是。耆英仍以欽差大臣馳往廣東籌辦通商章程。尋奏稱粵海關原定稅則。議增稅銀之貨五十六種。議減六十四種。並原例未載新增十三種。其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亦按新定稅則。一體開關。七月。穆彰阿議從其請。閏七月。耆英疏陳整頓稅務九條。穆彰阿復奏請敕各省遵辦。均從之。初。福建臺灣鎮總兵達洪阿臺灣道姚瑩以英人疊次窺伺臺灣。飭員弁計誘。沈其舟。奮力斬馘。奏獲優敘。至是英人就撫。訴稱前數次在臺洋遭風遇害。達洪阿等。係朦奏邀功。命閩浙總督怡良渡臺查辦。亦如英人所訴。入奏。上褫達洪阿姚瑩職。命穆彰阿等會同審訊。八月。穆彰阿等訊擬奏上。上以達洪阿等在臺有年。尚有微勞足錄。業經革職。著毋庸議。先是。耆英奏陳意大利亞通商章程四條。意大利亞僦居澳門。輸稅地租。遇有修造。請領牌照。立法具有深意。未可聽其任便修造。所稱澳門土稅。不必定以擔數。是否指販貨之多寡。抑論收稅之輕重。令耆英查明聲覆。二十四年正月。耆英奏各國領事皆文移往來。獨意大利亞仍照舊章事。轉望礙各國興造。議定三巴門圍牆爲界。不妨寬其禁令。若仍領牌照。彼將有詞侵軼。恐不成事體。至限定擔數。杜弊適以滋弊。不如寬其限制。就販貨之多寡。驗明抽稅。猶可冀日有起色。穆彰阿奏從其議。二月。署步軍統領。正白旗滿洲都統。是月。上謁東陵。命留京辦事。二十五年三月。充會試正考官。八月。充崇文門監督。二十六年九月。充步軍統領。十月。充玉牒館督催總裁。二十八年二月。上謁西陵。命留京辦事。二十九年二月。以奏保翰林院編修童福承入直上書房。經給事中陳壇以童福承品行不端劾奏。上以穆彰阿於師傅重選。粗率不慎。罷上書房總師傅。並降四級留任。十一月。復充上書房總師傅。自道光十一年至是年。七領京察。穆彰阿均下部議敘。三十年正月。文宗即位。二月。充

實錄館監修總裁。自嘉慶十九年十月至是年四月。[illegible]會試覆試閱卷大臣。教習庶吉士各七次。朝考閱卷大臣考試試差閱卷大臣各六次。庶吉士散館閱卷大臣五次。殿試讀卷官。武殿試讀卷官。大考翰詹閱卷大臣。拔貢朝考閱卷大臣各一次。十月。殊筆罪穆彰阿耆英曰。任賢去邪。誠人君之首務也。去邪不斷。則任賢不專。方今天下因循廢墮。可謂極矣。吏治日壞。人心日澆。是朕之過。然獻替可否。匡朕不逮。則二三大臣之職也。穆彰阿身任大學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難其慎。同德同心。乃保位貪榮。妨賢病國。小忠小信。陰柔以售其奸。僞學僞才。揣摩以逢主意。從前夷務之興。穆彰阿傾排異己。深堪痛恨。如達洪阿姚瑩之盡忠盡力。有礙於己。必欲陷之。耆英之無恥喪良。同惡相濟。盡力全之。似此固寵竊權者。不可枚舉。我皇考大公至正。惟知以誠心待人。穆彰阿得以肆行無忌。若使聖明早燭其奸。則必立寘重典。斷不姑容。穆彰阿恃恩益縱。始終不悛。自本年正月。朕親政之初。遇事模棱。緘口不言。迨數月後。則漸施其伎倆。如英船至天津。伊猶欲引耆英爲腹心。以遂其謀。欲使天下羣黎。復遭荼毒。其心陰險。實不可問。潘世恩等保林則徐。伊屢言林則徐柔弱病軀。不堪錄用。及朕派林則徐馳往粵西。剿辦土匪。穆彰阿又屢言。林則徐未知能去否。僞言熒惑。使朕不知外事。其罪實在於此。至若耆英之自外生成。畏葸無能。殊堪詫異。伊前在廣東時。惟抑民以奉外。罔顧國家。如進城之說。非明驗乎。上乖天道。下逆人情。幾至變生不測。賴我皇考洞悉其僞。速令來京。然不即予罷斥。亦必有待也。今年耆英於召對時。數言及英人如何可畏。如何必應事周旋。欺朕不知其奸。欲常保祿位。是其喪盡天良。愈辯愈彰。直同狂吠。尤不足惜。穆彰阿暗而難知。耆英顯而易見。然貽害國家。厥罪惟均。若不立申國法。何以肅綱紀而正人心。又何以使朕不負皇考付託之重歟。第念穆彰阿係三朝舊臣。若一旦寘之重法。朕心實有不忍。著從寬革職。永不敍用。至伊二人行私罔上。乃天下所共見者。朕不爲已甚。姑不深問。辦理此事。朕熟思審處。計之久矣。實不得已之苦衷。爾諸臣其共諒之。嗣後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務當激發天良。公忠體國。倖平素因循取巧之積習。一旦悚然改悔。毋畏難。毋苟安。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諸大端者。直陳勿隱。毋得仍顧師生之誼。援引之恩。守正不阿。靖恭爾位。朕實有厚望焉。

布告中外。咸知朕意。咸豐三年。捐備軍餉。賞五品頂帶。六年故。

桂超萬

桂超萬。安徽貴池人。道光十三年進士。發直隸以知縣即用。親老告近。改江蘇。十四年。署陽湖縣知縣。以潔清自矢。懲訟師禁革地方宿弊。攝事凡月餘。巡撫林則徐見其日記。謂之曰。在任四十日。便行出許多善政。判語可入資治新書。洵能以經術爲治術者。丹徒有趙姓婦王氏。以貞聞。氏觸姑怒。錐刺徧體。因服鴆死。超萬捕主謀道士。治如律。爲之請旌。又陳防盜事宜。略言。選勇敢士僞爲商旅。密巡水面。或盛石盈箱爲之謀。或泊舟孤岸爲之誘。盜至。捕獲不難。追蹤巢穴亦易。並藉以勵兵訓士。十五年。補荊溪縣。未赴。丁本生父憂。十六年。服闋。循例仍赴直隸補樂城縣。樂城患盜。超萬以窩盜家多在交界處。比知照會緝。輒聞風遁。乃與鄰縣約。不分畛域追捕。又清保甲。懸賞格。令城鄉客店設循環簿。稽察行旅。大道更鋪。立傳籤護送之法。城市村鎮。各設更牌巡邏防守。盜無漏網。以農隙集民夫濬洨河金水河城河。並通溝洫。平道途。以息水潦之患。役法例計田畝分派。樂城衿戶多不應。而專責之民。超萬令衿戶照在官人役。祇優免三十畝。凡樹畜修井糞田。益種薯芋備荒歉。均詳示以法。捐俸資興復龍岡書院。四鄉設義塾。勸各村推廣。嚴立規條督課之。有習天主教三世者。從容諭以孝弟忠信之道。立悔悟改行。其折獄。創硃墨印墨供法。詳審得情。案無留牘。如攝事陽湖時。二十一年。調萬全縣。旋署豐潤縣。時英吉利犯順。各海口戒嚴。豐潤有潤河等兩口。超萬甫下車。即馳往設備。募鄉勇使習技藝演營陣。親督訓練。由是團練稱最。又募得漁人打鴨槍數十桿以備水戰。後太平軍李開芳等竄天津。用打鴨槍伏水次狙擊之。敗敵本超萬法也。會上命各督撫保舉賢員。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疏薦超萬持躬廉謹。盡心民事。惠政及人。輿情愛戴。特旨擢北運河務關同知。二十二年。奉檄赴灤州。樂亭豐潤各海口勸勇建營。不吝犒賞。不受饋遺。嗣撤防回任。以同知無管轄地方責。愛集生童課經義。多所成就。飭屬於河河補植柳株。以固隄岸。二十三年。檄赴張家口勘估壩工。

適宣化府知府缺。遂以超萬代理。旋得旨授江蘇揚州府知府。揚州俗習浮靡。超萬首以勤儉爲訓。嚴示禁令。自是胥吏咸布衣。倡修郡城暨江都甘泉二縣學宮。二十五年。調蘇州府。蘇郡田賦重。大戶包漕弊百出。糧艘幫費日增。民重困。華亭縣歲終無納漕者。超萬爲減幫費均賦戶之議。先薄懲其豪猾者。乃出新章。寬舊惡。予限十日。無敢後。尋奏定通行昭文縣有聚衆拒捕案。超萬奉檄會營往辦。馳諭散脅從。擒首罪寘之法。又糧艘佃戶萬餘。與懼罪水手歃血謀亂。超萬宣律例通諭之。得以無事。又以水陸交衝多盜患。定巡緝章程。得請爲通行式。二十七年。舉大計卓異。二十八年。署蘇松常鎮太糧儲道。值歲歉。禾傷於霧。多白穗。上官嚴檄徵全漕。超萬摘禾穗力爭。乃解。首郡事繁。承鞫省控諸案。皆委員訊理。恆致積壓。超萬必親訊。無留滯。攝道篆數月。案復積。回任後。窮源清釐。至歲除猶聽斷弗輟。二十九年。擢福建汀漳龍道。三十年乞病歸。咸豐三年。太平軍陷安慶。超萬治鄉團依險戰守。迨九年。敵衆大至。勢不敵。皖境蹂躪日甚。不得已避居閩。同治元年。福建巡撫徐宗幹以超萬年雖篤老。精神強健。敦樸誠實。歷任皆著循聲。奏請起用。得旨俞允。二年二月。署福建糧儲道。尋權按察使。手治官書。不假幕吏。積勞成疾。猶伏案治事。無間晝夜。八月。卒於官。時年八十。著有宦遊紀略六卷。惇裕堂古文四卷。養浩齋詩稿九卷。續稿五卷。

李元度

李元度。湖南平江人。道光二十三年舉人。大挑二等。選黔陽縣教諭。咸豐三年。曾國藩調理營務。四年。以克復湘潭功。保知縣。加內閣中書銜。從攻半壁山。奪田家鎮敵巢。保同知。賞戴花翎。是冬。曾國藩率水師入鄱陽湖。爲湖口敵所阻。別股由小池口襲官軍。而大風復壞戰艦數十事。急不可支。元度彊披國藩渡江。五年正月。入南昌。整水陸各軍。曾國藩遣元度會攻湖口。翼王石達開北王韋昌輝挾全力來爭。元度力戰卻之。獲其帥譚友盛袁蕃邦。八月。遂復湖口。六年二月。敵分竄進賢等縣。元度率水陸諸軍大小五十餘戰。復進賢縣城。進扼貴溪。以固浙

東饟道。十一月。因宜黃崇仁失守。以知縣降補。七年二月。敵糾合三萬。自安仁來犯。大戰於鷹潭。斬首數千級。賞還花翎。給同知銜。九月。以力解貴溪城圍。復原官。加知府銜。八年正月。捐陞道員。二月。湖北巡撫胡林翼疏調援浙。七月。以分兵解衢州圍。記名遇有江西道員缺出。請旨簡放。旋移防玉山。會敵大至。守卒僅七百。元度列陣堵剿。礮傷左頰。不少動。敵砌壘與城齊。架礮轟擊。堅守兩晝夜。詗知敵穴城。令小西門至北門每二丈穴一洞。橫出城根下。選壯士持短兵晝夜蹲伏。眠食悉更代。衆莫喻其意。元度曉之曰。敵穴城。必橫長十餘丈。我先伏隧以待其至。是隧十丈。而與吾值者五。賊至接以短兵。可立斃也。隧穿及洞。伏兵殪二敵。隧隘爲尸所壅。餘敵不能出。灌以水銻焉。敵知術敗。西竄德興。尋福建浦城大股敵北竄廣豐。元度派兵力卻之。時曾國藩奉旨援浙。疏陳元度獲勝情形。謂能以孤軍支持東路。力保兩城。有裨大局。得旨加按察使銜。賞色爾固楞巴圖魯勇號。九月。命以浙江道員缺出。請旨簡放。十年閏三月。敕元度赴浙江。交巡撫王有齡差委。六月。授溫處道。會曾國藩移駐祁門。疏調元度會剿。改元度徽寧池太廣道。八月。至祁門。時侍王李世賢陷寧國。守將周天受戰死。元度至徽州未十日。徽城繼陷。革職拏問。十一年十二月。杭州將軍瑞昌。浙江巡撫王有齡合疏調元度援浙。詔如所請。其應得失守罪名。仍著曾國藩查辦。時元度已回籍募勇。名曰安越軍。三月。忠王李秀成擾江西湖北。元度駐軍瀏陽。以保湘境。五月。敵逼湖北省城。總督官文巡撫胡林翼檄元度進剿。元度報稱連復通城崇陽蒲圻通山。自駐崇陽。以七營留通山。分軍進克義寧。官文據以入奏。命賞還按察使原銜。元度又稱克江西新昌奉新瑞州等城。再加布政使銜。九月。元度始入浙江。李世賢糾衆撲江山。瞰衢州。元度率九營。會左宗棠分兵肅清江山常山。同治元年正月。授浙江鹽運使。兼署布政使。二月。擢按察使。以道梗均未抵任。三月。兩江總督曾國藩疏劾元度獲咎後擅自回籍。在義寧瑞州並無打仗克城之事。又節節逗遛。援浙不力。有旨即行革職。免其治罪。仍交左宗棠差遣委用。十一月。浙江省城陷。以御史劉慶論劾。諭左宗棠查辦。尋疏言。杭州失陷。非元度逗遛所致。惟元度由平江通城尾敵而來。並未與敵接仗。敵去後。輒飾報勝仗。克復城池。迨經曾國藩奏劾落職。後悻悻求去。逼索欠餉。失人至

體。得旨下部議罪。發往軍臺效力。旋以前功免其發遣。五年。貴州逆苗及黃號白號等匪構亂。躪蹂思南石阡思州遵義銅仁五府。巡撫張亮基疏調元度入黔。時敵已擾及湖南沅州。而老巢在荊竹園大小坪居其前。白號敵踞秦家寨。黃號敵踞覺林寺。四月。元度率十二營以往。六月。攻大坪破之。小坪敵乞降。元度以大小坪河道上通石阡。由兩江口入牂牁江。遂造戰船。創立水師。扼江面以拊荊竹園之背。又立貴新營以處降衆。分軍剿平大園子廣家山馬鞍營三寨。命賞還原銜頂戴。九月。荊竹園敵竄石阡。元度破之於石灰坡。連克鐃欽頂等六寨。六年四月。白號敵安雷鉢以五十一寨降。覃德徵以二十寨降。五月。敵攻尖山坪。以千餘人犯三道水。以三千人犯棗子坪及大頂寨。元度分兵夾擊。敵敗走入園。時癘疫流行。弁兵病亡相繼。巡撫劉崐以頓兵日久。奏劾元度。降三品頂戴。十一月。克官塘。十二月。克八寶營。七年正月。克荊竹園老巢。斬其首蕭桂盛等。乘勝平羅家巖。賞復原官並頂翎。嗣分軍進薄秦家寨。燬高固巖。安家坨班鳩頂七星關各壘。擒秦崽崽正法。先後克三十六寨。招降百十一寨。安撫萬八千餘戶。四月。遣將攻覺林寺。克之。誅敵英烈侯田修德。金堡廟二十五寨。牛頭灘五十三寨。悉降。又克偏刀水。敵黔王何繼述伏誅。出難民八千餘人。貴東肅清。旋授雲南按察使。以終養開缺回籍。光緒八年。丁母憂。十年。法越構亂。彭玉麟以兵部尚書督辦廣東海防。延元度贊理營務。乃建議堵塞虎門海口。又定沙基洋行案。遂歸籍終制。十一年六月。授貴州按察使。疏陳籌餉之策十。籌防之策十。其減漕運略曰。唐初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其後兵日多。漕米亦日多。裴耀卿劉晏所講求。半爲養兵計也。宋都汴京。去江淮不遠。勞費尚輕。元行海運。初止四萬石。後至二百餘萬。亦無甚勞費。勞費自明始。永樂九年。會通河成。引黃河以濟運。勞民傷財。幾竭天下之全力。聖朝定鼎北京。仍沿明代舊制。歲漕南米四百萬石。二百四十餘年。帑項之耗於漕與河者。不可以數計。設官既衆。丁役且繁。其給漕費也。非四十金不能運米一石入京倉。視秦之三十鍾。漢之十餘鍾。古今一轍。而米在京城。每石不過值二千餘文。其餘皆成虛擲。況漕之利病在河。河不治則漕不能治。國家經費。以黃運兩河爲漏卮。而又無十年不決之河。故漕與河嘗交受其敝。今黃河北徙。天意既析河與漕爲二。應請敕議改章。除

直隸之通州天津二所山東之濟寧東昌臨清任城德州五衞濮州東平二所。密邇京畿。無處阻隔。照常運米。徑解通倉。計共六十五萬三千二百二十九石。其餘江南江西浙江湖廣歲額三百三十餘萬石。並隨漕耗米。概行折色。照見定折價。每石一兩四錢或酌加數錢。共折銀五六百萬。責成各糧道徵收解部。由倉場總督酌設招商局。奏定時價。陸續採買麥石。仍儲京倉。凡官俸兵食願領銀者。照折價給銀。京東產米。海船多販往南中。聞都城需米。自必源源而來。自糴亦易。其需米者。尙有六十餘萬石以給之。俟十年後。官民交便。則直東漕運可一律改折。於倉儲民食。兩無所損。而裁員弁汰標兵罷運船免丁夫省挑濬所節省者。歲約數百萬。可以充海防經費。造船鑄礮練兵矣。查湖廣江西各漕久經折色。其納米者。惟浙江及江寧四府之百三十餘萬石。江安糧道之十萬石而已。然則因勢而利導之。概行折色。實亦非創舉也。其辦屯田略曰。漕法既改。則兩江兩湖浙江共三十七衞八所。請照湖南三廳屯田章程改衞爲屯。即認耕所受之屯田。屯租照入官地畝勘報。大約每畝收租穀一石折銀五錢。計兩江兩湖浙江各衞所應有田五百萬畝。歲可得銀二百五十萬。其通州武清寶坻香河東安永清六州縣共六千餘頃。每頃收租十石。歲可收麥六萬石。此外山東直隸凡曾給地畝者。均照麥租章程辦理。是改漕法。即以興屯田也。其裁員弁略曰。河運既停。則漕督自可不設。此外凡與總督同城之巡撫。亦皆可省。查總督巡撫。昉自前明。因事設官。事定則罷。中葉始爲定額。國朝因之。然督撫多不並設。如川陝川湖總督所轄。亦時有分合。直隸初設巡撫。後改總督。浙江曾設總督。後改巡撫。甘肅舊有巡撫。後以總督兼之。皆因時制宜之道也。督撫權位相埒。同城者意見每多不協。屬吏亦無所適從。應請敕議將同城之湖北廣東雲南三巡撫裁併。而各以總督兼之。以一事權。其闢臺疆略曰。臺灣在明爲日本所踞。荷蘭奪之。鄭成功又奪之。康熙中始入版圖。其地土產繁盛。可富可強。沈葆楨開闢一府四縣。未竟其功。其實生番之地。可盡闢也。今法人曾踞雞籠。日本狡焉思逞。則臺灣實必爭之地。應請敕議令福建巡撫專駐臺灣。將臺北一律開闢。可爲東南重鎭。其修礮臺略曰。各要隘皆築礮臺矣。而合法者少。惟廣東虎門新造者。衆稱堅固。凡築臺必兼顧上下流。敵船來則迎擊之。過則背擊之。西

法有作饅頭形者。曰圓礮臺。作弧角形者。曰尖礮臺。作磨盤形者。曰旋礮臺。作偃月形者。曰彎礮臺。作之字形者。曰曲折礮臺。礮壘中作隔堆。使敵礮橫擊不得。礮位行列宜疏。礮門宜外小而內大。礮房宜前高而後低。架宜靈活。基宜堅實。頂宜覆釜。前宜交角。上宜挖孔以透煙。旁宜分倉以儲藥。前有垣宜堅厚。後有徑宜紆曲。放礮則宜準算數。勿輕糜子藥。此其大要也。其添公使略曰。通商諸國。既各有使臣駐之。然華人之經商。傭力寄寓外洋者。計呂宋噶羅巴一島約十萬人。美國舊金山及其近埠約十四萬人。越南之西貢河仙及暹羅等處約三十萬人。古巴祕魯各十餘萬人。皆遵用國朝正朔衣冠。而洋人因其勢孤路遠。輒肆欺陵。前者閩中兵船游歷東南洋。客居呂宋之華民。鼓舞歡呼。一處如此。他處可知。應請救議凡華民寄居之地。人多者設公使。少者設領事。遇有欺陵等事。照會該處有司。遵公法以判是非。華人有滋事者。亦照例懲之。更宜就地取才。令其團練壯丁。協同操演。擇其尤者。咨給頂戴。則人爭自奮。更有無形之益也。疏入。命下所司擇要議行。元度既履任。執法無所屈撓。先是。正安胡先科普安胡瑞廷皆由降賊保官充練長。恣睢殺人。以百數計。瑞廷尤殘虐。有司莫敢詰。元度擒治之。論如律。貴筑令以賄脫死囚。仁懷令納役女爲妾而斃役夫婦。元度均從嚴劾。抵綏陽遵義。教民擅殺人。激衆怒。毀教堂。問官庇教。元度謂。無論爲教爲民。殺人者死。勒教士交凶徒。寘之法。十二年。署貴州布政使。清查丁糧將及九成。下部優敘。十三年二月。陞貴州布政使。奮立蠶桑局。議辦清溪縣鐵礦。九月卒。初提督李順。署貴西道于鍾岳綏陽令崇璟先後殉難。及其他宦游死者二十餘家。皆厝柩省外。貧不能歸葬。元度籌資返其喪及子女。而請建十忠祠。以孝順崇璟于鍾岳佟攀梅桂林鹿丕宗石均戴鹿芝石虎臣江炳琳合祀焉。元度在軍幾二十年。未嘗妄殺人。凡縛賊必親鞫。解釋者十嘗七八。各省州縣上控株連待質者。久羈多死。元度在籍議設候審所。貴州巡撫黎培敬以其事入告。得旨通行。平江界湖北江西。爲長沙門戶。元度仿唐府兵法立合防局。有警丁壯咸集。無事則歸農。光緒四年。太平軍將犯長沙。元度率鄉練堵截。擒渠魁數十人。散黨萬餘人。十四年。附祀曾國藩祠。

李文田

李文田。字仲約。號芍農。廣東順德人。咸豐九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十年。充武英殿纂修。同治三年八月。命在南書房行走。十一月。充實錄館纂修。十二月。命署日講起居注官。五年。大考翰詹。命以中允陞用。文宗顯皇帝聖訓實錄告成。詔俟陞補後遇缺題奏。並賞加五品銜。六年二月。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五月。充四川鄉試副考官。七年正月。擢詹事府右春坊右贊善。八年六月。轉左贊善。十月。遷翰林院侍講。九年六月。充浙江鄉試副考官。八月。提督江西學政。十一月。轉侍讀。十年七月。陞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十二月。擢翰林院侍講學士。十二年四月。轉侍讀學士。十二年。補翰林院侍讀學士。奉詔會議籌堵黃運兩河情形。以捐修工程。賞二品封典。十四年。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十五年正月。陞詹事府少詹事。六月。充浙江鄉試正考官。十六年四月。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十一月。擢禮部右侍郎。十七年。提督順天學政。二十年八月。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十二月。署經筵講官領閣事。疏請起用恭親王奕訢。前廣西布政使游智開。詔均如所請。二十一年三月。充會試副考官。歷充庶吉士。散館閱卷大臣。朝考閱卷大臣。殿試讀卷大臣。覆勘鄉試試卷大臣。考試漢廕生閱卷大臣。考試滿漢教習閱卷大臣。考試試差閱卷大臣。考試御史閱卷大臣。拔貢優貢朝考閱卷大臣。勘估工程大臣。承修工程大臣。十月卒。有宗伯詩文集。

沈兆霖

沈兆霖。字朗亭。浙江錢塘人。道光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八年。散館。授編修。十九年二月。大考二等。賜文綺。五月。充雲南鄉試副考官。二十年五月。充四川鄉試正考官。八月。提督陝甘學政。二十五年。陞國子監司業。二十六年七月。陞翰林院侍講。八月。命在上書房行走。授惇郡王讀。二十七年。大考翰詹。奉旨免考試。五月。充日

講起居注官。咸安宮總裁。二十九年四月。陞侍講學士。四月。命在南書房行走。咸豐元年六月。充江西鄉試正考官。旋陞詹事府詹事。十月。充順天武鄉試副考官。十二月。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充文淵閣直閣事。二年正月。稽察中書科事務。二月。充各直省鄉試覆試閱卷大臣。三月。署兵部右侍郎。旋補吏部右侍郎。歷充考試試差散館閱卷大臣。殿試讀卷官。六月。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八月。提督江西學政。三年。太平軍自湖北擾及江西九江。遂撲南昌。六月。兆霖奏請速撥援兵。以保省會。上嘉之。八月。遵旨查明賊匪滋擾情形。並請飭各路團練。保衛城池。略言。江西省垣雖可無虞。賊窺四竄。必擾外府。省兵勢難兼顧。分兵少仍不敷堵截。分兵多則根本空虛。外府團練衆多。若肯齊心協力。何藉分兵。即如撫州各鄉團。不下數萬。皆留保本村。不肯守隘守城。官兵祇三百。已經都司成善帶赴省城。若團練再不出力。賊至何以守禦。其故皆因堅壁清野。舊議祇守本村。並不出戰。不知此次賊匪。與嘉慶年間川楚教匪不同。川楚之匪。劫掠村莊。自以堅守寨堡爲是。今賊專攻省會郡縣城池。若但保本村。置城垣於不問。城既失。鄉勇亦相與解散矣。撫州如此。各府各省亦必皆然。伏乞皇上通飭直省辦團練之紳士。均須於練勇中精選十之二三。聯爲鄉兵。公舉練達有位望之人分統。遇本縣有警。各相救援。不得株守本村。以防土匪爲詞。其外府外縣。仍不得調往戰守。以免擾累。疏入。得旨允行。十二月。因病奏請開缺。五年四月病痊。五月。署吏部左侍郎。命仍在南書房行走。時皖南軍需孔棘。兆霖奏言。皖省在江北者。安慶廬州鳳陽潁州四府。六安滁和泗四州。在江南者。池州太平徽州寧國四府。廣德一州。而安慶以省會居南北之中。故能控制。今則江北之安廬和。江南之池太。皆爲賊踞。皖撫駐營。尚在廬城東北。徽寧廣三屬。距撫臣駐紮之所。中隔池太安廬和五屬之地。文書往返。必經江蘇浙江兩省。動輒月餘。故徽寧廣雖隸安徽。幾爲撫臣號令所不及。事急則向浙江請餉。事平則泄沓如前。不加整頓。官吏之賢否。皖撫不及知。浙撫雖知之而無黜陟之柄。兼之浙省派往兵勇。主客各存意見。不肯協力守禦。本年杭州府知府徐榮戰歿。實由於此。此所以旋收旋失。糜餉殃民而無已也。伏查徽寧二府。地皆可守。山川險固。民亦健奮。徽屬之歙休二縣。殷戶尤多。果能撫馭得宜。與紳民聯爲一氣。賊斷

不敢屢屢窺伺。以臣愚見。莫如於皖南設一大員。使之專轄四府一州。庶足以飭吏治而固民心。權有專屬。令可必行。府縣有所稟承。士民得所歸向。內可度地險以設防。外可奮兵威以協剿。皖撫得以專心於江北。浙撫不至牽制於皖南。疏入。下王大臣吏兵部集議。尋議改池太道爲皖南道。准專摺奏事。如福建臺灣道例。從之。七月。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九月。兼署兵部右侍郎。十月。充順天武鄉試較射大臣。十二月。復充文淵閣直閣事。六年正月。補吏部右侍郎。四月。充會試覆試朝考閱卷大臣。五月。因倡率寶源局監督。捐貲修葺新舊兩局。下部議敘。十月。調補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十一月。調補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十二月。充經筵講官。十年三月。署戶部尚書。四月。歷充宗室會試覆試散館朝考閱卷大臣。殿試讀卷官。七月。英吉利內犯。八月。兆霖奏云。竊英人自八年抵天津後。疊次構釁。歷年辦理。未協彝情。本年七月間。竟由天津內犯。大言恐嚇。要求無已。皇上明降諭旨。歷數數年英人罪狀。大伸天討。中外臣民。同聲稱快。惟英軍雖不滿萬餘。而火器勝於中國。能及遠而有準。然臨陣者果能奮勇直前。毫無畏葸。即有所傷。而以我之衆。乘彼之寡。亦不難於殲滅。惟見在火器難禦之成見。先入爲主。則氣已稍挫。儻毫無把握。輕於一試。設一撓敗。必至不能復振。故臣以爲當今之計。宜以緩攻堅持爲主。先飭直隸總督恆福並督辦民團之焦祐瀛張之萬。以督標之兵。本地之勇。時時擾其海口之船。再飭天津府知府石贊清與焦祐瀛張之萬協辦團練。石贊清膽識兼備。久得民心。團練必能奏效。或殺其酋。或焚其船。使之兼顧海口。不能驟進。即進亦必留勁卒守船。此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僧格林沁八里橋之兵。及瑞麟勝保統帶各隊。須相隔前後一二十里。分作三處紮開。使緊相呼應。以爲掎角之勢。皆宜深溝高壘。勿輕與戰。嚴爲之備。使敵至不能驟拔。若奉調各路之兵。陸續而來。亦飭令分擇要地紮住。俾由通至津。處處能聯絡接應。而深林限隱之處。又多設旌旗鼓角。使之動生疑畏。正兵厚集。其勢持重養威。而以奇兵乘其敝。復以疑兵惑其心。彼種種牽掣。必將徘徊而不敢進。於是密奏奸細。以防其叵測。嚴斷接濟。以絕其餉源。與之相持。一月有餘。而朔風大作。海口將冰。度其所帶之餉。亦將罄盡。自必急圖遁歸矣。昔周亞夫堅壁不戰。人以爲懦。而卒破七國。正此計

也。臣又聞英人所倚爲謀主者。惟巴夏里一人。前此擄去葉名琛。亦係此人之計。餘如額爾金噶囉等。皆不能畫策。今巴夏里就擒。敵已失其所恃。必將設法索回。據國法言之。自應即予誅磔。何煩再計。然敵之勢。本利在速戰。若即行誅戮。恐奮兵深入。其勢益銳。莫若暫且牢固監禁。有照會與彼。即告以英兵前進。先斬此人。使之繫望生還。而不敢銳舉輕進。儻彼詭言放回。此人即便受撫。務祈乾斷獨伸。勿爲浮議所惑。總須令其兵船全數退出海口。悉照八年所定各款。立定和約。一款不增。然後允予加恩釋放。仍不准原船帶回。攻由陸路押解上海交還。方爲穩妥。否則。英人素以和議誘我。一爲所誘。此人釋回。仇我必甚。其設計必更毒於前矣。又奏云。臣思數年辦理洋務諸臣。皆一味遷就。希圖了事。英人不知聖恩寬大。以爲我實懼彼。於是百計要求。得步進步。遂至不可收拾。今既聲罪致討。便當專講守禦之法。勿汲汲於言撫。忽討忽撫。持議兩端。而將士之心不堅。即議撫者。亦無從措手矣。故持久以困之。多方以誤之。爲目前之至計。而撫之一說。勿再夾雜。見在英人暫留不進。必又將以撫誘我。實則懈我軍心。而彼因得以肆其詭詐。臣愚以爲此次辦法。戰宜緩。不可遽求倖勝。撫更宜緩。不必急圖息事。而壁壘如何堅固。聲援如何聯絡。如何先占地勢。使彼不能銳進。如何豫防火器。使彼不能撲營。全在統兵大臣。熟籌而速計之。總之。詔旨既下。英人必且震懾天威。而又獲其謀事之人。祇宜靜以制之。緩以竢之。當有轉機。順其自然之勢。而無懼無迫。弗使辦法有一毫紊亂。則洋務不難大定矣。未幾。又奏言。竊自古馭外之道。皆務懷柔。不矜逐略。誠以勝之不武。不肯疲中國而結怨四夷也。然偶爾犯順。擾及邊陲。撻伐膺懲。亦所不諱。本年三月。俄美英法四國之船。駛至天津。要求多款。皇上聖度如天。專以安民輯兵爲務。疊命大臣前往議撫。所請各條。奉恩允者已十之七八。中惟領事駐京。內江通商兩事。關繫最鉅。駐京則入據腹心。朝政動多牽制。內江則奪我關隘。長江無可設防。議者欲撫事之速成。謂不妨依違應允。再圖日後熟商。不知國家所以威服遠人。首重誠信。與其賣言於異日。不如慎諾於此時。且所許已多。當不至因此二條。遽至決裂。並求明降璽書。將此二條萬難應允之故。反復曉諭。推至誠以宣示。杜非分之干求。彼等誦此皇言。自然信服。必不再以蒙蔽見疑。即使仍前狡詐。竟起爭

端。則釁自彼開。便當儘力殲除。俾知畏懼。雖勝負原難豫定。而權主客之勢。彼單已入重地。審衆寡之數。彼兵不過數千。且彼所長者礮耳。若架屏藤牌。及屢伏屢進。皆避礮之良法。可使衆軍勤加演習。人人有恃無恐。膽氣日壯。然後進而攻其所短。彼短於夜戰。我即潛師以乘之於暗。彼短於技擊。我即疾趨而迫之於近。齊之以軍律。激之以忠義。勵之以重賞。直前而義不反顧。小挫而氣不少衰。如此而勝算在我。當亦無堅不摧矣。且夫兵不厭詐。取其克敵而已。聞此時津人。各懷義憤。中有練勇二千人。皆敢死之士。屢請於官。願效死力。官以恐撓撫局。頻加禁遏。臣愚以爲若竟用兵。則僧格林沁所統各軍。自當進剿。一面密飭譚廷襄陰諭練勇。出其不意。進薄洋船。短兵截擊。奪其船者。全船充賞。事後勇首。給予議敘。各勇仍加賞賚。使英人跋前疐後。四面受敵。雖欲久留。不可得矣。從而議撫。撫亦易矣。若必過爲顧慮。懼啓兵戎。並駐京內江二條。暫時允許。恐其欲無厭。日後朝中之虛實盡知。江路之往來益熟。禍有不可勝言者。彼時之用兵。更難於今十倍。可不爲之遠慮哉。九月。補兵部尚書。時撫議成。上猶駐蹕木蘭。兆霖偕同官奏請回鑾。得旨俟明年再降諭旨。十一月復奏云。竊本年八月。因洋務未定。皇上暫幸熱河。以爲集兵控制之計。在廷諸臣。皆知當時情勢。不得不然。九月中。英法兩國。均已換約。二十七日。聯軍退盡。廷臣合詞奏請回鑾。奉上諭本年天氣漸屆嚴寒。朕擬暫緩回鑾。俟明歲再降諭旨。欽此。又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一月初一日奉上諭。此次外人稱兵犯順。恭親王奕訢等。與之議撫。雖已換約。然兵退後。各國尚有首領駐京者。且親遞國書一節。既未與彼等言明。難保不因朕回鑾。再來饒舌。該王大臣奏請回鑾。係爲鎮定人心起見。然反覆籌思。祇顧目前之虛名。而貽無窮之後患。朕擬本年暫緩回鑾。俟洋務大定。再將回鑾一切事宜辦理。本年回鑾之舉。該王大臣等。不准再行瀆請。等因欽此。臣等跪讀之下。仰見皇上計深慮遠。籌及萬全之至意。惟本年回鑾。何敢多瀆。而統籌國勢。有不忍緘默不言者。謹就臣管見所及。詳悉陳之。夫聖駕之暫幸熱河。與暫緩回鑾。皆因洋務未定起見。臣雖未與聞撫議。而換約時。臣在城內。親見其事。竊謂外兵雖衆而強。其意不過藉以脅和。並無利我疆土之志也。八月二十九日。聯軍入城時。臣遣人往觀。兵約萬人。薄城而上。其氣甚惡。九月十一日。

英國換約自安定門至禮部門外綿亙十餘里步步設營約萬餘人器甲精嚴居民皆閉戶不出如有異志則此二日已可占據都城爲所欲爲矣換約之時臣細窺額爾金等面容皆懷疑懼知外人未必不畏我密謀故嚴爲設備並非別有意計也至十二日法國換約則便覺坦易禮部門外至安定門並無一兵惟禮部門內羅列千餘人自衛而已計開城至退兵共十九日彼軍未傷一人未毀一屋故此次外人內擾我國之虛實固爲外人窺破而外人之虛實亦爲我國窺破夫以萬餘衆入城而仍換約而去全城無恙則彼等之專於牟利並無他圖已可深信其親遞國書一節臣私心揣度亦可姑允所請撫慰數言總期不損國體不拂彼情斷無意外之患竊思外人雖非我族類果能示以誠信尚易羈縻且通商一層本與中國兩有利益所慮者以通商爲名而志在土地人民耳就今日之情勢論之危至於擁兵入城尚不足慮此後豈有再重於此者乎彼處漢奸雖多此時爲彼設計亦祇在要求圖利愚竊以爲外人不足慮也至中外大計則可慮者極多京兵不可用宜如何訓練粵捻久未平宜如何議剿庫藏空虛宜如何豫備南漕不繼宜如何採買其事皆較洋務爲鉅亦較洋務爲難熱河距京不甚遠誠如聖諭與在京無異而皇上不在城內各署事件雖亦照常辦理不至曠誤久之亦恐敷衍具文漸臻疲玩蓋進則無所稟承而退則無所警畏也況京師見聞尚確邸報仍通故城內幸俱安靜疑懼不生若地稍遠則言論嘵雜傳聞失實民志不定甯小必從而生心當京城戒嚴時畿南一帶在在皆有土匪各屬下忙錢糧均遷延不肯即納聞此時尚嚴催罔應若輩皆有業之民尚復藉端觀望若素不安分之徒且將造作謠言乘機煽惑河間土匪其已見者也然此猶密邇畿輔者耳至遠省則聞乘輿未回且謂都城危殆粵捻各匪益輕朝廷濟寧之圍幸即解散僧再肆其鴟張安保河北之不騷動乎此皆臣之所謂可慮者也臣竊數史冊之紀巡幸者惟唐爲多然寇急則暫幸旁郡事定則即還舊京故能人心繫屬轉危爲安誠以神京爲四方所歸極可暫離不可久曠也又金元兩朝皆興於朔漠及其得中國也俱入居於內地夫豈不樂舊都之安習而欲同車書一聲教非居中土不可元以開平府爲上都即今熱河之地每年一幸夏往秋返蓋宅中圖大有國之常經也況見值多事之秋

曠宮闕而弗居。局偏陲而久憩。雖萬幾無曠。庶事咸理。而使綱紀日漸廢弛。人情各懷疑貳。匪徒遂萌北竄之謀。四夷有輕中國之意。甚非計也。見今正屆嚴寒。已奉諭旨暫緩回鑾。臣何敢瀆請。惟求皇上內定於中。俟明歲春融。即啓蹕還京。以慰羣臣之仰望。以釋遠邇之危疑。此事關繫大局安危。其幾甚微。而其理至顯。全在宸衷獨斷。弗爲衆論所遊移。則臣民幸甚。天下幸甚。十二月。調補戶部尚書。十一年十月。命兆霖前赴陝西查辦回亂案件。同治元年正月。命署陝甘總督。剿辦撤回二月。京察屆期。上以兆霖在軍機處行走。實力勤勤。和衷共濟。下部議敘。三月。兆霖統領兵勇。由碾伯進剿。自四月至六月。四路圍攻。先後焚燬回莊二十餘處。斃五千餘匪。回勢窮蹙。悔罪投誠。兆霖察其情詞懇切。委道員楊炳堃過山受降。撤回五千餘人。哀籲求撫。並由番族百戶加具保結。戎循一帶肅清。事聞。上嘉其辦理妥速。並奏善後章程。將西寧道府二缺。變通調補。獎懲辦理。撤回各員。七月。自碾伯縣起程行至平番縣屬之三道嶺溝地方。猝遇雨驟。山水漲發。將兆霖行轎並關防及隨從兵役人等。概行衝沒。該處文武員弁。先後馳救無及。尋獲兆霖遺軀。甘肅布政使恩麟以聞。加恩晉贈太子太保銜。入祀賢良祠。予謚文忠。光緒十五年正月。慈禧太后歸政。以兆霖前充軍機大臣。夙夜在公。襄成郅治。命賜祭一壇。

金福曾

金福曾。浙江秀水人。附生。咸豐九年。隨祖父衍宗溫州教授任所。適太平軍陷處州。福曾與舊團練。城賴以完。後從官軍肅清金華處州等府。浙江巡撫胡興仁保奏。賞戴藍翎。十年。協守獨松關。解杭州圍。並克復臨安。保以訓導選用。江蘇巡撫李鴻章視師上海。見福曾論事公牘。器之。檄至營。隨克蘇州。委辦善後事宜。遣散降虜。撫恤流亡。勞勩漸著。旋報捐教諭。同治三年。以收復蘇州功。保陞知縣。留江蘇補用。四年。從克嘉興常州等處。保以直隸州用。五年。從克湖州等處。加知府銜。並換花翎。是年。太平軍事起。福曾往贊徐州道張樹聲軍務。兼行營糧臺。十二月。敵衆北竄。復隨直隸總督劉長佑駐軍大名防堵。丁憂服闋。到蘇。歷署婁縣南匯吳江等縣知縣。所至興學

校，課農桑，理冤獄，禁溺女，勸墾沙田，開濬河道，善政舉著，民有去思。光緒元年，捐陞知府，歸部選用。四年，河南大旱，吳中紳士謝家福等倡辦義賑，集資親往散放，各省聞而興起，前後得銀四十餘萬。公舉福曾董之，福曾遂挈蘇浙諸紳赴豫，分賑新安澠池洛陽登封嵩縣偃師宜陽孟津汜水陝州靈寶閿鄉各州縣，自冬歷春，躬親其事。新澠被災尤重，福曾創立善堂，舉恤釐收埋等事，以縣當孔道，徭役殷繁，官多浮斂，民以重困，乃置車馬代應諸役，並存款生息，爲久遠計。自是役不及民，而官無廢事。又以兩縣爲澗水所經，可興水利，乃開渠鑿井，購南省犀水之具，以便灌溉。一渠灌田數頃，收穫倍蓰。又以洛陽宜陽舊有廢渠，實通伊洛，可灌田二十萬頃，遂因其遺址濬而深之。先是，飢民乏食，鬻及妻孥，奸儈因以爲利。展轉掠賣，福曾於開封歸德陳州設局收贖，留養有家者資遣之，所贖婦稚，以千百計。時福曾已報捐道員，事竣，河道總督李鶴年河南巡撫涂宗瀛奏請獎敘，奉旨加三品銜。五年，復赴山西分辦虞鄉永濟芮城平陸垣曲沁水陽城石樓蒲永和等縣賑務，活飢民七萬餘口。又於平垣兩縣籌備贏馬代應差徭，如新澠故事，復值疫癘大行，錢米之外，兼施藥餌。又設立種痘局於蒲解二州，以全嬰兒。是時畿輔頻年水旱，晉賑既畢，諸紳稅局而北，福曾議行以工代賑之法，遂開大清河，自文安左各莊至台頭三十里，並濬中亭河培千里隄，使飢民就役受食，即以消文大保霸頻年水患。七年五月，工竣，直隸總督李鴻章奏請存記給獎，並調赴直隸差遣，疏再上，允之。是冬，奉委清丈文大霸靜東淀無糧地畝。福曾謂淀池淤塞，爲清河受病之原，因議清釐葦地，規復堂船舊制，將以疏淤導滯，使水有所歸。八年，疏濬東淀河道，自文安縣台頭以下至天津縣韓家墅以上，舊皆淀池，年久淤墊，蘆根盤結。福曾剋期蔵役，費省工堅，天津縣三河頭隄所以障遏永定河，不使灌注大清河者也，故謂之格淀隄，亦於是年興築。福曾窮究受病之源，施治有法，工竣後，歷經伏秋大汛，淀路疏通，河流順暢。直隸總督張樹聲奏保，以道員分省補用。九年，督修子牙河隄，福曾嘗論子牙河自獻縣臧家橋以下合水愈多，狂瀾益漲，從臧橋至河間縣境百餘里，兩隄夾峙，水勢已不能容，從河間過大城至青縣百餘里，大隄漸逶，而民埝相逼，東縴愈甚，每遇盛漲，民埝一開，大隄即不能保。西淹文安，東注青靜，欲留埝則

礙水道。欲廢埝則拂輿情。欲移隄遠水。則又以成規難改。衆志不齊。乃於王家口開支河。以消盛漲。十年。畿東大水爲災。河隄衝決。福會籌理賑撫。兼辦薊香寶寧等處工程。十一年。復濬饒陽縣境內滹沱河。以清來源。十二年。山東河溢李鴻章。檄福會前往賑濟。行抵齊河。值橫流汎濫。車阻不得進。福會乃改乘小舟。徧歷災區。屢瀕危險。卒賑飢民二十餘萬。嗣即振濟陽等九州縣。十三年。修南運減河。是河發自山東恩縣四女寺。至德州九龍廟入南津。經直隸之吳橋寧津南皮鹽山慶雲。山東之樂陵海豐。直至埕子口入海。福會酌度地勢。於四女寺壩基子東減河身內移進三十丈。別築新基。又在壩之北引水南入新開門。略作紆回之勢。以避溜衝。並規復減水閘舊制。啓閉以時。酌修埽段。用資保護。自上年冬。福會即周行風雪中。遇疾幾殆。仍力疾舉勘而返。及期興工。往來上下游。躬親督率。五月。工竣。由是分流通暢。盛漲疏消。埕子口進海一帶。可通舟楫矣。工竣。部議加二級。七月。署永定河道。適南岸七工西小隄漫溢成口。福會籌築旱占水占壩埽。晝夜搶鑲。艱苦萬狀。兩閱月合龍。隄外水涸。地復可耕。李鴻章上其功。得旨加二品銜。十四年五月。再署永定河道。七月。水勢盛漲。盧溝汛南岸三號石隄及南二工北上汛大隄均溢。奉旨革職留任。福會剋期搶堵。河流仍歸故道。旋開復原官。時房山縣山水暴發。淹注田舍。山中煤道橋梁均壞。福會捐集巨款。修復如舊。十五年。山東復災。鴻章再檄福會往。福會親振濟南青州武定各府屬。又以齊東各縣頻年沈浸。議遷民於大隄之外。款不足用。迺赴蘇滬各處。多方籌畫。事賴以舉。旋因病乞假回籍。時浙江大水。巡撫崧駿奏請會同辦理賑務。福會施粥平糶。因地爲用。仍持以工代賑之議。於是海寧備塘杭州長安鎮以上塘河。嘉湖各屬經流支港。凡淤淺壅塞。皆次第疏瀹。會廷議濬復餘杭縣南湖敕崧駿勘估興工。崧駿復奏令福會督同在事員紳經理。十七年七月。功竣。是年。順直東水災。亦見告。福會時已臥病。猶力疾籌捐銀二十餘萬兩。十八年閏六月。卒於浙江平湖縣差次。十九年。直隸總督李鴻章會同浙江巡撫崧駿山東巡撫福潤合詞奏稱。福會歷辦工賑。十有餘年。無日不在勞身焦思之中。尤非他人一時一事之勞勳可比。其規畫各端。成效昭著。疊經各省專案奏陳。四蒙特旨嘉獎。功能治行。卓然可傳。懇敕部照各省辦理河務積勞病故

人員例議叙。得旨俞允。嗣贈內閣學士銜。

翁心存

翁心存。字二銘。號藝庵。江蘇常熟人。道光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散館。授編修。四年。大考二等。命記名。遇缺題奏。旋擢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五年。充福建鄉試正考官。提督廣東學政。六年。轉左中允。九年任滿。命在上書房行走。授惠郡王讀。十年八月。充日講起居注官。九月。遷翰林院侍講。十一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十二年。充四川鄉試正考官。提督江西學政。十三年正月。補右春坊右庶子。三月。轉左庶子。四月。擢國子監祭酒。均留學政任。十四年任滿。十五年。充浙江鄉試正考官。尋授奉天府府丞兼學政。十六年。補大理寺少卿。十七年。命在上書房行走。授六阿哥讀。十八年。以母老乞養回籍。二十五年。丁母憂。二十七年。服闋。二十九年七月。命仍在上書房行走。授八阿哥讀。復授國子監祭酒。十二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旋授工部左侍郎。兼署錢法堂事務。三十年正月。宣宗成皇帝陞遐。充恭理喪儀大臣。二月。充實錄館副總裁。調補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八月。江蘇巡撫傅繩勳奏請將蘇松二府太倉一州漕糧改徵折色。下部覈議。心存等以爲蘇松太三屬額徵米一百十四萬餘石。一旦盡改折色。恐京倉不敷支放。尤慮不肖州縣。借折色之名。抑勒倍取。是便民而適以厲民。具疏議駁。命兩江總督陸建瀛等按照所指各情節。悉心體察。事遂寢。咸豐元年八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閏八月。兼署吏部右侍郎。十二月。陞工部尚書。充經筵講官。二年三月。宣宗成皇帝梓宮奉安慕陵。禮成。賞加四級。四月。充新貢士覆試閱卷大臣。殿試讀卷官。命恭勘宣宗成皇帝實錄稾本。五月。充大考翰詹閱卷大臣。七月。充經筵直講實錄館總裁。八月。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疏請嚴緝海淀劫案。九月。充武會試正考官。十月。充武殿試讀卷官。是月。疏陳各省教匪。恐與粵逆聲勢相通。請飭直隸山東河南各督撫。認真訪查。務使根株淨絕。三年正月。與廷臣宴。二月。太平軍陷江寧。疏陳時務。一速合剿以挫賊鋒。賊若南竄蘇杭。則財賦之區。皆被蹂躪。若盤踞江寧。

南北分擾。則咽喉阻塞。爲患尤甚。亟應乘賊計未定之時。飭向榮相機渡江。陳金綬進扼浦口。以上海舟師溯流衝其前。以江忠源鄧紹良之兵掩其後。多備火攻。焚其舟艦。一漆重兵以守江淮。賊若北竄。其途有二。西路自江浦犯盧鳳。東路由瓜儀趨淮揚。應飭大兵進扼滁和。而運河高寶諸湖舟楫。宜盡拘藏。防賊偷渡。通州等處。素稱產米之區。鹽場在焉。應飭併力守禦。防賊窺伺。一清捻匪。以防滋蔓。兗豫潁鳳之間。捻匪四起。最爲腹心之患。急宜分兵殲壓。可撫則撫。應剿則剿。以次翦除。毋令合成大股。一艱浮冒以收實用。軍興以來。部撥軍需二千五百餘萬兩。防剿一無得力。徒藉寇兵而齎盜糧。宜嚴定章程。以杜侵冒。一恤災黎以甦民困。自粵西以逮江左。殘破州縣。宜飭各督撫慎選牧令。拊循彫瘵。招集流亡。築堡繕城。防賊再至。一籌糧石以實倉儲。京東州縣產米最多。奉天高粱尤夥。請暫停開採灤斤。以船規燒鍋兩項津貼。購買糧石。搭放俸餉。藉裕民食。一整紀綱以維根本。京師者。四方之本也。近來免商捐。停鋪稅。綸音甫沛。廛肆歡騰。可見爲政之道。在審民情而示以鎮靜。不必妄議紛更。庶根本固而紀綱立。四方之觀聽不淆矣。至畿輔開礦之舉。流弊滋多。宜亟行停止。疏入。上多採納。三月。命偕大學士裕誠。尚書柏葰。會同戶部速議籌餉。心存等議上六條。並請推廣捐輸。每省捐銀至三十萬兩者。加文武鄉試定額一名。每府廳州縣捐銀至一萬兩者。加文武學定額一名。詔如所議行。是月。疏薦湖北按察使江忠源。請畀統帥重任。從之。四月。充新貢士覆試朝考閱卷大臣。五月。命赴通州覆查海運米石。調補刑部尚書。復調工部尚書。命兼管順天府府尹事務。疏陳賊氛偪近。急籌防剿事宜。一扼河而守。最爲目前要務。應飭河北鎮道。分段防遏。所有防河船隻。拘泊北岸。毋以資賊。一直隸大順廣一帶。宜速調重兵防守。以壯聲威。一河南山西陝西各要隘。應飭各督撫併力堵截。杜賊西竄之路。洛陽尤爲險要。更宜嚴防。一前調察哈爾土默特蒙古馬隊官兵在熱河綏遠城分駐。應密飭整頓軍裝器械。飛速進口。內衛京畿。外護山東山西兩省。一京師九門內外。應飭嚴緝奸宄。以防竊發。一海運米石及通倉存糧。宜運入城內。各倉存儲。一逆賊負固江寧。分踞揚鎮。而潛向西北肆擾。應嚴飭琦善等剋期收復揚州。鄧紹良等進復鎮江。然後以江北之師。肅清淮徐。江南之師。會剿江寧。並請飭

江西湖北各督撫。繕完江防。爲補牢之計。七月。充考試學正學錄閱卷大臣。是月。疏陳順天府防守事宜。八月。命查勘京師內外城牆。先是。順天府屬各營隸直隸總督管轄。心存以軍務殷繁。奏請將所屬弁兵。暫准管調。以資防衛。允之。九月。太平軍竄天津。參贊大臣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督兵駐王慶坨。命於順天府設立糧臺。籌備乾糒數萬斤。贏駝千餘匹。車數百輛。源源接濟。毋少延緩。心存先後奏請撥內帑銀三十二萬兩。京倉米二千六百石。以給軍食。並偕部臣奏添製鑪鍋帳房鉛丸火藥。詔皆從之。復疏陳京城防守事宜。請於編查保甲之中。行按戶抽丁之法。命妥議章程具奏。尋偕大學士賈楨尚書朱鳳標奏守城章程六條。悉如所請行。十二月。疏言。軍營搭放票鈔。諸多窒礙。鈔幣之法。施行當有次第。此時寶鈔甫經頒發。並未試用。勢難驟用之軍營。請飭戶部再議。諭曰。官票寶鈔。原以濟銀錢之不足。順天爲首善之區。尤宜倡率遵辦。該兼尹等謂須先由地方試行有驗。方可行使。是先存一試行無驗之心。爲此阻撓之說。是何居心。所有應行次第施行之處。著妥速籌商。俾無阻滯。先是。給事中賈世行奏通州捕役。句結土匪搶奪。命刑部侍郎文瑞提訊。至是訊明捕役王玉忠搶奪得財。論罪如律。並奏心存等。僅據通永道初稟稱爲已革捕役。實屬回護屬員。下部嚴議。尋議革職。四年二月。特旨起用。授吏部左侍郎。三月。命覆查北新倉攙和米石。調補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五月。充武英殿總裁。六月。請停鑄當千當五百大錢。允之。九月。擢兵部尚書。十一月。調吏部尚書。充教習庶吉士。十二月。充經筵講官。五年三月。上謁西陵。命留京辦事。五月。命管理戶部三庫事務。六月。署吏部左侍郎沈兆霖請暫設皖南巡撫。心存等會議。請以皖南徽寧池太廣兵備道改爲皖南兵備道。專轄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廣德五屬。仿臺灣道例。加按察使銜。添設總兵一員。統轄五營。得旨允行。七月。命偕王大臣恭理孝靜康慈皇后喪儀。十一月。梓宮奉移慕東陵。禮成。賞加一級。六年正月。充國史館總裁。賜御製詩。六月。疏陳吳中形勢。略曰。江南之蘇松常三府。太倉一州。與浙江之杭嘉湖三府。壤地相連。久爲賊所窺伺。今寧國先陷。偪近宜興。向榮退守丹陽。溧水句容。相繼失守。賊船若至宜興。則已越東壩而南。直竄蘇州。路徑尤捷。故防蘇州西南。必先防東壩宜興。應敕向榮嚴扼丹陽。而亟抽精兵。令張

國樑等統之。駐紮宜興。控扼東壩。別簡水師分駐太湖。庶蘇常兩郡。可保無事。又近有按畝捐輸之說。既失政體。又竭民財。請查明停止。上嘉納之。十月。充翰林院掌院學士。十一月。宣宗成皇帝實錄聖訓告成。以心存悉心纂輯。賜禮部筵宴。鞍馬銀幣。並賞其孫曾源舉人。命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尋調補戶部尚書。十二月。命辦慕東陵工程。七年二月。充經筵直講考試御史閱卷大臣。四月。孝靜康慈皇后梓宮奉安禮成。賞加三級。八月。充考試謄錄閱卷大臣。八年四月。充上書房總師傅。是時天津戒嚴。疏請聖駕還宮。以定衆志。並疏稱和議難成。請速進剿。略言京師重地。不可令外國領事駐紮。長江之形勢不可失。綏芬之邊地不可捐。兵費不可再償。耶穌教不可遠播。上韙其言。七月。湖北巡撫胡林翼奏通除漕務中飽之弊。命部臣議奏。心存等奏言。湖北漕務積弊已久。詳覈所擬改折新章。實爲民間減省錢一百四十餘萬千爲國帑增籌銀四十餘萬兩。節省銀三十一萬兩。於釐剔弊竇之中。寓裕餉便民之意。應悉如所請。惟漕運舊制。不容盡廢。應於停運之年。豫爲籌及。以期推行無弊。並定章程五條。一漕糧折色。按各州縣歷年浮收實數。分別覈減。明定折價。一漕折銀兩及幫船兌費。准其提充軍餉。一滿漢各營兵糧。應領本色者。以每石九錢支給。應領折色者。以每石七錢支給。一漕南水腳等項。一律節省歸公。一上下衙門。一切陋規。概行裁革。疏入。從之。九月。補授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旋命爲體仁閣大學士。九年二月。充覆試舉人閱卷大臣。三月。充覆試宗室貢士閱卷大臣。命偕王大臣挑選侍衛。五月。命教習庶吉士。具疏請開缺。允之。十年三月。怡親王載垣等。會鞫戶部官票所司員。有兌換寶鈔情弊。命戶部堂官明白迴奏。心存以並未議准覆奏。而載垣等嚴訊司員忠麟王熙震稱。記曾回過。尚書翁心存侍郎杜翰命再明白迴奏。心存奏言。各部院公事。非一二人所能專政。斷無立談數語。更改舊章之理。下載垣等再訊。旋載垣等奏。雖無確據。仍請將心存等革去頂帶。聽候傳訊。上諭俟補官日。革職留任。五月。載垣等奏宇商濫支經費。請飭明白迴奏。心存覆奏。原給經費實在不敷。當時物價銀價。騰踊倍前。是以添給。上諭革職留任。是年七月。聖駕將幸熱河。具疏切諫。十一年七月。文宗升遐。十月。梓宮自熱河還京。心存偕在京諸臣迎謁穆宗御極。十一月。疏陳衰老不堪任使。特旨開

復革職留任處分。以大學士銜管理工部事務。心存復異疏辭。上不許。命仍管理工部事務。毋庸帶領引見人員。並免派一切差使。以示體恤。尋疏舉人材以供任使。十二月。疏請力保通泰。規復蘇常。略曰。東南之民。嚮義甚堅。各郡縣陷後。流亡渡江之人。日夜思招徠義勇。克復鄉里。特以無人提倡。不克有爲。請敕曾國藩擇一素能辦賊之員。馳赴通泰一帶。收拾將散之人心。激勵方興之義旅。進則直搗蘇常。退可力保下河數百里沃壤。至上海一隅。賦稅所出。宜取江海關無窮之利。以供曾國藩有用之兵。上嘉納之。同治元年二月。奉兩宮皇太后懿旨。以前因皇帝沖齡亟宜典學。曾經降旨令議政王等保舉師傅。嗣經該大臣等各舉所知。臚列以聞。當皇帝養正之年。自應及時就學。以裕聖功。見諭欽天監選擇吉期。於二月十二日皇帝在弘德殿入學讀書。翰林院編修李鴻藻。前蒙文宗顯皇帝派令授讀。茲復特簡禮部尚書前任大學士祁寯藻。管理工部事務前任大學士翁心存。工部尚書倭仁。均屬老成端謹。學問優長。堪膺師傅之任。均著在弘德殿授讀。六月。充拔貢朝考覆試閱卷大臣。七月。充實錄館監修總裁。九月。以梓宮奉移禮成。賞加二級。十月。頒賞宣宗成皇帝聖訓。十一月。寢疾。先是。心存子同書以前撫安徽。緣事逮繫。至是特命暫釋。出侍湯藥。是月心存卒。上諭加恩晉贈太保。入祀賢良祠。予謚文端。

馬新貽

馬新貽。字穀三。山東荷澤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以知縣分發安徽即用。咸豐二年。補建平縣知縣。尋署合肥縣知縣。五年三月。官軍圍攻廬州。盤踞焦湖敵衆來援。新貽擊走之。旋敗之於盛家橋三河鎮。敘功以知州陞用。先換頂帶。九月。復敘柘皋節次剿匪功。開缺以直隸州知州補用。十一月。廬州復。賞戴花翎。六年十一月。以巡撫福濟保奏命記名。遇有安徽知府缺出。請旨簡放。十二月。補安慶府知府。七年七月。調廬州府。十月。捻衆糾合太平軍竄陷桃鎮。分擾上中派河。新貽擊之。敗敵舒城。捷入。命交軍機處記名。以道員用。八年。署按察使。敵攻廬州。新貽督練勇出城迎擊。敵間道入城。新貽軍潰。遺失印信。事聞。得旨著革職留任。九年。丁母憂。巡撫翁同書奏請暫

留署任。報可。十年。欽差大臣袁甲三奏新貽督練助剿。著有微勞。請開復革職留任處分。十一年二月。翁同書復奏新貽聲名出衆。請開廬州府知府缺。以道員候補。均從之。三月。丁父憂。袁甲三奏新貽辦理營務。屢次親自督隊。熟諳戎機。調和將士。訓練兵勇。實屬軍營中不可多得之員。已檄令穿孝百日後。仍來營當差。以資臂助。報聞。尋按本籍辦團。同治元年。赴安徽軍營。隨大軍復廬州。追剿竄敵。大捷於壽州之吳山廟。賞加按察使銜。尋署布政使。時叛練苗沛霖作亂。新貽隨署巡撫唐訓方防守蒙城臨淮等處。疊著戰功。二年三月。擢按察使。九月。遷布政使。三年。陞浙江巡撫。新貽奏言。浙省甫經底定。百度維新。所有海塘工程。農田水利。及整飭海濱水師。懲治台屬豪惡各事宜。均關緊急。前經督臣左宗棠護理撫臣蔣益澧。辦有端緒。自當遵奉諭旨。妥籌辦理。實力踵行。得旨嘉獎。四年五月。奏請裁減各府浮收錢漕。詔如所請。並著馬新貽明白曉示。勒石永禁浮收。至漕糧概完本色。有願完折色者。按照市價收納。悉聽民便。其杭屬之新城於潛等縣。向收折色。官爲辦運。仍舊辦理。儻有不肖州縣。敢蹈從前勒折浮收積習。即著嚴參治罪。至紳士等恃勢把持。仍前包攬短交。著一併從嚴參辦。時紹興蕭山嚴州等郡縣。均被水災。上命新貽派員查勘。速籌撫恤。尋奏請將應徵本年新舊錢糧。分別蠲緩。九月奏言。台州府屬民情強悍。聚衆械鬬等案。層見疊出。地方官因吏議綦嚴。不免瞻顧消弭之弊。擬請嗣後台州府屬各員。遇此等案。如有知情故縱。及諱匿不報者。仍照例參處。如僅止失於覺察。准其寬免處分。認真搜捕。至仇殺謀殺致斃多命之案。照尋常命案開參准免扣。限四箇月查參革職留緝處分。得旨下部議行。初浙江象山寧海交界之南田。地方數百里。四面環海。山木叢茂。國初以來。永爲禁地。自太平軍入浙後。有匪犯邱財青等。盤據其中。出洋肆劫。並分築石壘。圖抗官軍。新貽飭官軍圍攻。生擒邱財青於陣。賊遂平。十一月。黃巖鎮總兵剛安泰管帶巡船出洋緝捕。艇匪突至。衆寡不敵。安泰遇害。新貽檄副將張其光等馳擊。擒斬首逆等五十餘名。事聞。上以新貽未能先事預防。下部議處。五年二月。疏陳海塘工程。未能迅速集事各情形。諭曰。海塘爲民命所關。著馬新貽督同司道。嚴飭各廳弁。設法籌款。多購物料。將土塘埽工認真保護。未堵決口。趕緊修築。七月奏言。台州府屬臨海縣

所轄之北岸。黃巖縣所轄之岐田烏巖。寧海縣所轄之海遊亭傍等處。地居山僻。俗悍民強。請將三縣縣丞移改分防。藉資安戢。下部議行。初。新貽以嘉興湖州兩府。界連蘇省。時有槍匪。聚衆擄劫。爲閭閻害。奏請親赴嘉湖巡視。至是會同江蘇巡撫郭柏蔭。調派員弁。將首犯及悍黨數十名。一併拏獲。槍匪悉平。尋擢閩浙總督。七年七月。調補兩江總督。八月。命充辦理通商事務大臣。十一月。宿遷商民呈訴。水旱兩關擾累。蔣壩商民又呈訴淮關差役需索。新貽奏言。蔣壩地屬安徽之盱眙。本爲鳳陽關轄境。淮關遠隔洪湖。不應設爲子口。惟查舊例。乾隆十八年。始爲淮關差役。在蔣壩專查黃豆等六則。此外無論何項貨物。淮關巡役。概不得過問。當令淮關監督申明舊例。嚴禁需索。至宿遷旱關。係同治元年添設。試行之初。每年尚徵銀千餘兩。近則不過數百兩。既非舊例。爲數又微。應請裁撤。照舊例專收水關。以順輿情。從之。十二月。幅匪高歸等在山東江蘇交界處。糾衆占踞民圩。肆行劫掠。新貽派員擒獲首逆正法。九年七月。新貽赴箭道閱兵。事竣回署。突遇人刺傷脇肋。次日卒。兇犯被獲。訊據稱。河南人張汶祥。而行刺緣由。供詞閃爍。江寧將軍魁玉奏入。上命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趕緊嚴訊。務得確情。盡法懲辦。尋賞加太子太保銜。照總督例賜卹。並入祀賢良祠。八月。安徽巡撫英翰臚陳新貽功績。奏請予謚建祠。並將事蹟宣付史館。又諭據給事中王書瑞奏言張汶祥供詞閃爍。恐事關行刺。或其中有牽制窒礙之處。難以縷晰推詳。請旨添派親信大臣。澈底根究。上復命漕運總督張之萬會同江寧將軍署兩江總督魁玉嚴訊。十月。張之萬等奏言。審明張汶祥曾從髮逆。復通海盜。因馬新貽前在浙撫任內。剿辦南田海盜。戮伊夥盜甚多。又因伊妻羅氏。爲吳炳燮誘逃。曾於馬新貽閱邊至寧波時。攔輿呈控。未准審理。該犯心懷忿恨。適在逃海盜龍啓雲等指使張汶祥爲同夥報仇。即爲自己洩恨。張汶祥被激允許。旋至新市鎮私開小押。適當馬新貽出示禁止之時。遂本利俱虧。追念前仇。殺機愈決。同治七八等年。屢至杭州江寧。欲乘隙行刺。未能下手。於七月二十六日。隨衆混進督署。突出行兇。再三質訊。矢口不移。供無另有主使各情等語入奏。並請比照大逆問擬。諭曰。馬新貽以總督重臣。突遇此變。案情重大。張汶祥所供各情。恐尚有不實不盡。若遽照所擬即正典刑。不足以成信讞。前已有

旨令曾國藩抵任後會同嚴訊務得實情著再派鄭敦謹馳驛前往江寧會同曾國藩將全案人證詳細研鞫究出實在情形從嚴懲辦十年二月欽差大臣刑部尚書鄭敦謹等以覆審兇犯行刺緣由並無另有主使之人驗明兇器亦並無毒藥請仍照原擬罪名比照謀反叛逆淩遲處死並摘心致祭該故督等語奏入諭曰張汶祥以漏網髮逆復通浙江南田海盜等匪竟敢乘閒刺害總督大員實屬罪大惡極既據鄭敦謹等審訊確實著即將張汶祥淩遲處死並於馬新貽柩前摘心致祭以彰國法而慰忠魂逆子張長幅著照所擬按律懲辦又諭加恩照陣亡例賜卹並於江寧省城建立專祠三月兩江總督曾國藩奏稱新貽以縣令洊陞安徽布政使當其駐軍安慶每遇商榷政事沈幾內斷言必中理厥後每莅一任從不輕事更張而卒能遇事變通其在總督任內於用人行政籌餉練兵反覆推究晝夜孜孜徧訪官紳士民僉無閒言茲因山東紳士劉毓敏等呈稱新貽於丁憂回籍時適值南捻北竄新貽辦團築圩不避艱險卒能卻退悍賊菏澤獲安洵屬有功桑梓懇請代奏惟其於山東菏澤縣建立專祠七月浙江巡撫楊昌濬疏言新貽在浙江巡撫任內正值地方新復加意撫綏辦理善後事宜諸臻妥協並將海塘工程督修完固民賴以安茲據紳士陸齊壽等呈懇代奏請於浙江沿塘處所建立專祠並允之尋賜卹如例予謚端敏賞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襲次完時以恩騎尉世襲罔替子毓楨襲

桂良

桂良瓜爾佳氏滿洲正紅旗人父玉德閩浙總督嘉慶十三年桂良由貢生捐納主事分禮部十五年捐陞員外郎十九年補官二十四年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尋授四川順慶府知府道光二年調成都府三年陞建昌道七年陞河南按察使九年擢四川布政使十年調廣東布政使十二年調江西布政使十四年二月護理巡撫四月以省城糧穀稀少請撥借各屬見存倉穀運省平糶並以南昌等縣被水較重請援照成案增糶減價以裕民食奏入允之七月陞河南巡撫奏言豫省駐防閒散人丁生齒日繁多寡互異請照例均齊以資裒益庶遇有拔

甲缺出。挑補不至偏枯。從之。十五年。會勘原武分溜支河。請先期籌款購備稭石。十六年。又奏勘北岸原陽兩汛支河情形。請趕辦土石兩工。籌防大汛。又以武涉縣沁隄殘缺卑薄。亟應修築。均如所請行。十八年三月。奏籌議查挐私硝章程。一嚴辦私販。一稽察偷漏。一嚴緝偷越。一杜絕包庇。得旨議行。八月。奏查明河南汲縣潞州屯地方。有墳塔廟碑。實爲邪教祖庭。並將搨出碑文。恭呈御覽。諭曰。汲縣知縣劉銘本。既赴廟目覩情形。並不查辦。著革職挐問。該府知府耿省修。亦不據實揭參。著一併解任嚴訊。其無生老母塑像。及廟碑。即派員全行拆毀。並著桂良於查閱營伍時。親至該處查驗。即將墳墓平毀。飭屬嚴禁軍民人等。毋許再聽信邪說。煽惑人心。九月。遵議錢票章程。查明河南各府廳州縣。開設錢鋪。均係見錢交易。雖有用錢票之時。既經持票取錢。無不立付。實與見錢無異。惟立法不厭周詳。應請照京師錢鋪之例。同行五家聯保。儻有侵蝕潛逃。照例辦理。俾奸商知儆。流弊永絕。從之。十月。奏勘明豫省黃河兩岸隄堰。宜加幫加高。或加築子堰。或補築舊壩。或添築壩戗。土格。請由藩庫撥款。次第興工。如所請行。十九年三月。擢湖廣總督。尋奏言查河南地方。無生老母廟。共有三十九處。均係建自前明。見已拆毀。並將前案人犯。從嚴懲辦。諭曰。河南習教重案。屢經查辦。何以尚有餘孽。膽敢重修祠宇。此皆從前不能認真查毀所致。嗣後境內如有此等淫祠。立即拆毀。毋稍徇隱。六月。調閩浙總督。十二月。調雲貴總督。二十年。兼署雲南巡撫。遵議滇省各屬捕盜事宜。一盜案初起。嚴移鄰封協捕。一盜竊之案。宜嚴懲牌保。一城鄉居民。宜守望相助。一審鞫盜案。無令苦累事主。奏入。允之。二十二年。奏整飭稽察營伍章程。略曰。迤南迤西二道。皆兼兵備之衝。本有講武之責。所有迤南迤西各標鎮協營官兵。應責成該二道就近稽察。其提督兼轄之武定州一營。亦應委迤西迤南道稽察。迤東道本不兼兵備之衝。應改爲兵備道。將迤東地方各鎮協營官兵。責成該道就近稽察。如此明定章程。逐層稽察。庶於營務邊防。益昭周密。下部議行。二十四年。奏言。漢民佃種夷田。相沿已久。未便紛更滋擾。請將各戶應納土司田租。查明造冊立案。照數交收。以杜釁端。從之。二十五年正月。奏黔省下游鎮遠黎平都匀三府。及古州一廳。山多險峻。苗俗桀驁。以盜爲生。州縣差役無多。緝捕不能得力。擬於鎮遠古州

各營兵百名內。酌量挑選勇健者或十名五名。專拏盜賊。以佐差役所不及。仍不准州縣差役。藉詞委卸。庶責成既專。緝捕益增周密。盜風可息。上韙其議。四月。入覲。諭曰。連日召見雲貴總督桂良。年甫六旬。精力大邁於前。難勝兩省總督之任。著留京當差。旋署鑲黃旗蒙古都統。兵部尚書。授正白旗漢軍都統。管理正黃旗新舊營房。十一月。調熱河都統。二十九年六月。授鑲紅旗漢軍都統。兼署正白旗漢軍都統。八月。管理右翼幼官學。三十年七月。充崇文門副監督。十二月。充隨圍都統。咸豐元年正月。調鑲白旗滿洲都統。二月。命考驗八旗軍政。四月。署正藍旗滿洲都統。八月。署吏部尚書。尋授福州將軍。二年四月。授兵部尚書。命來京供職。七月。授正藍旗漢軍都統。十一月。以在福州將軍任內。捐備軍餉銀一萬兩。賞戴花翎。三年二月。充右翼監督。三月。奏言。京師爲根本重地。各門稽查。尤宜周密。而廣渠右安兩門。均有稅務。恐匪徒乘閒潛入。應請每門由八旗添派佐領防禦等。章京一二員。帶領八旗兵丁二三十名。白晝嚴密稽查。夜間即在各門住宿。並請飭各旗副都統隨時稽覈。如有奸匪混入。即從嚴懲辦。從之。三月。管理新舊營房。奏請修補城上堆撥。得旨議行。尋署正紅旗漢軍都統。五月。太平軍攻河南。陷歸德。上以直隸大名與河南接壤。命總督訥爾經額扼要防剿。復命桂良馳赴直隸省城駐紮。爲後路聲援。先是。上聞直隸望都縣並唐縣地方。均有匪徒肆擾。諭桂良查明具奏。並嚴飭帶兵員弁。會同地方官趕緊捕獲。毋令蔓延。至是奏此案賊匪因拒捕挾嫌起釁。竄至唐縣地方。已派員拏獲多名。時逆匪已竄入平陽。復擾洪洞縣境。又由洪洞東竄。九月。奏賊竄臨洺關。並擾隆平柏鄉等縣。得旨直隸總督著桂良補授。務即悉心籌畫。與勝保調派將弁兵勇。迅速剿截。盡殄賊氛。賊尋陷隆平柏鄉二縣。擾及趙州。並圖分股東竄。上命桂良扼要堵截。賊旋竄臺城。勢剽甚。十月。又賊竄天津。尋以天津獨流。疊獲勝仗。大兵雲集。奏請飭京外各官一律捐輸。以助軍餉。又請撥天津鹽運兩庫及道庫銀兩。以資接濟。均從之。十二月。上以土匪搶奪貽害地方。與賊無異。諭督飭所屬文武員弁。實力嚴拏。盡法懲治。至靜海東南一帶各村鎮。辦理連莊。聲勢甚爲聯絡。著該督分飭所屬。勸諭各鄉團。嚴緝奸宄。俾地方漸就肅清。四年正月。奏言。獨流村賊匪全數竄回靜海。靜海之匪。亦燒毀城內房屋。向西

南各村逃竄。已嚴飭各地方文武設法抵禦。二月。請飭署提督張殿元帶兵在武邑縣防堵。並飭副將達年於要隘處相機設防。以資保障。得旨。此摺著鈔給僧格林沁等閱看。四月。擒獲逆犯高剛頭。置於法。又奏言江浙米船。八成載米。二成載貨。其所載之米。值銀八百兩。准免貨二百兩之稅。得旨。應如是辦理。又奏直隸省城鼓鑄大錢。應須銅斤。請飭江蘇巡撫先將道光九年代購洋銅二十七萬斤。委員解直。以資鼓鑄。復請於雲南委員蔡得樞領運銅斤項下。借銅十萬斤。以資接濟。從之。七月。奏英吉利等國兵船到津。八月。奏英美二國使臣。欲求赴京呈訴。尋諭曰。吉爾杭阿奏英美法三國使臣。欲同赴天津。變通成約。該撫反復開導。不能阻止。已密諭文謙雙銳。如果該船駛至。即一面速奏。一面知會桂良。妥商開導之法。此時守城要緊。該督不必遽赴天津。當此畿輔未靖。不可稍涉張皇。致生事端。並著隨時密派委員。赴津查探情形。據實馳奏。五年五月。奏請籌撥官兵火藥器械。聽候調遣。勿使臨時貽誤。從之。六月。山東巡撫崇恩奏山東洋面。屢有盜艇闌入。窺伺漕糧。並有火輪船二隻。恐彼等聲東擊西。盛京直隸沿海一帶地方。必須亟籌防剿。得旨。天津口岸一帶。最關緊要。此時海運漕船。甫經報竣。該處爲商賈輻輳之區。尤應加意防備。著桂良督飭天津道。嚴密防範。七月。奏撥大名等鎮官兵一千五百名。交大名鎮總兵統帶。會同大名道駐紮黃河北岸。蘭河渡口一帶防守。九月。東河蘭陽汛黃水漫溢。延及直隸開州東明長垣各州縣。桂良請將直隸繳回寶鈔二萬五千串發給備賑。並請截留山東濟東前幫米麥豆三項。共一萬二千三百餘石。以資接濟。均從之。尋命以直隸總督協辦大學士。十月。上念直隸各州縣被水情形。命桂良飭令該地方官出示勸導。乘水落歸槽之際。即令紳耆人等。估工集料。剋期興築。俟工竣後。所有出力出貲官紳。均著該督分別保奏。六年三月。以籌備糧儲。率屬倡捐。酌擬章程六條入奏。六月。永定河正隄漫溢。壩身蟄陷。請親往勘辦。得旨。該督見已往工查辦。著即飭該員弁趕緊盤築裹頭。毋令續有刷塌。其被淹各村莊。即查明撫恤。七月。永定河北岸漫溢。各汛隄埽。計虧缺二十餘丈。請趕緊堵築。十月。奏壩工一律完竣。十二月。遵議嚴懲逃兵章程。略言隨征官兵潰散。除情有可原者貸其一死。儻無故潛逃。及聞警先遁。照原例斬立決。加以梟示。其發遣爲奴

者。枷號示衆兩月。再行發往。從之。尋擢大學士。命來京。授正藍旗蒙古都統。七年正月。授東閣大學士。三月。命管理刑部事務。署正藍旗滿洲都統。四月。孝靜康慈皇后梓宮。永遠奉安禮成。賞加一級。五月。調正白旗滿洲都統。八年四月。命馳赴天津海口查辦事件。六月。秦洋船退出海口。請將天津出力員弁紳商酌給獎敘。從之。六月。命馳驛前往江蘇。會同何桂清妥議通商稅則事宜。九月。授文華殿大學士。補內大臣。九年六月。回京。諭曰。本日據桂良奏。將美國使臣華若翰照會該大臣公文呈閱。見其詞氣甚屬恭敬。出於至誠。所有該國使臣齎來國書。即派桂良接收。至換約一節。本應回至上海互換。朕念其航海遠來。准將和約用寶發交恆福。即在北塘海口與該國使臣互換。自換之後。永遠和好通商。以示朕懷柔遠人。敦信崇義至意。七月。署經筵講官。尋以上三旬萬壽。賞加太子太保銜。七月。復授欽差大臣。赴天津辦理事宜。八月。與美使面議一切。尋派留京大臣。十一月。以辦理各國事宜妥協。交部優敘。十二月。命督辦各國通商事務。十一年三月。署鑲藍旗蒙古都統。稽察欽奉上諭事件處。七月。穆宗即位。十月。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管理欽天監算學事務。充實錄館監修總裁。同治元年正月。京察屆期。上以桂良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實力勤勳。和衷共濟。下部優敘。六月卒。加恩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予謚文端。

倭仁

倭仁。字艮齋。烏齊格里氏。蒙古正紅旗人。河南駐防。道光九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二年。散館。授編修。十三年二月。陞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七月。陞翰林院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八月。轉侍讀。九月。陞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十一月。轉左庶子。十二月。陞翰林院侍講學士。十四年。署文淵閣直閣事。十五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閏六月。轉侍讀學士。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十六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十七年。充福建鄉試正考官。十八年。充文淵閣直閣事。二十二年。擢詹事府詹事。二十四年四月。稽察右翼覺羅學。八月。陞大理寺卿。二十五年五月。丁憂。二十六年。充考試漢御史閱卷大臣。二十七年二月。充各省舉人覆試閱卷大臣。九月。充武殿試讀卷官。二十九

年七月丁憂。三十年二月。應詔陳言。略曰。行政莫先於用人。用人莫先於嚴辨君子小人。夫君子小人藏於心術者難知。發乎事蹟者易見。大抵君子訥拙。小人佞巧。君子澹定。小人躁競。君子愛惜人才。小人排擠異類。君子圖遠大。以國家元氣爲先。小人計目前。以聚斂刻薄爲務。剛正不撓。無所阿嚮者君子也。依違兩可。伺候人主喜怒。以相趨避者小人也。諫諍匡弼。爲朝廷補闕拾遺者君子也。還就逢迎導人主遂非長傲者小人也。進憂危之議。悚動人主之警心者君子也。動言氣數。不畏天變。以滋長人君之逸志者小人也。公私邪正。相反如此。皇上天亶聰明。勤學念典。孰賢孰否。自難逃聖明洞鑒之中。第恐以一人之心思。而揣摩者衆。一人之耳目。而混淆者多。幾微莫辨。情僞滋紛。愛憎稍涉偏私。取舍必至失當。此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大禹所以致歎也。今欲求所以知人。豈有他術哉。本皇上好學之心。勤求不怠。使聖志益明。聖德益固而已。宋臣程顥云。古之人君。必有誦訓箴諫之臣。惟命老成賢儒。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摩治體。以廣聽聞。我朝康熙年間。熊賜履上聖祖仁皇帝疏。謂大學衍義一書。爲萬世有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伏願延訪真儒。講求研究。務盡其理。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蹟。實體諸身。默會諸衷。以爲敷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習。必端其選。綴衣虎賁。亦擇其人。非聖之書。屏而勿讀。無益之事。戒而不爲。內而深宮燕處之間。外而大庭廣衆之際。微而起居言動之恆。凡所以維持此身者無不備。防閑此心者無不周。則君志清明。君身強固矣。二臣所言。皆人君修養身心之要。用人行政之原也。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講筵。惟君德成就而後輔弼得人。輔弼得人而後天下治。然則開講幄以贊宸修。致治要圖。莫切於此。疏入。上稱其辨君子小人之分。言甚切直。諭嗣後大小臣工。有所見聞。剴切直陳。宜以倭仁爲法。三月。禮部侍郎曾國藩奏陳用人三策。上復憶倭仁言。手諭同亥嘉焉。十一月。賞副都統銜。充葉爾羌幫辦大臣。時大理寺少卿田兩公。以倭仁用違其才。奏陳用人宜慎。諭曰。倭仁以三品卿。給予副都統職銜。爲葉爾羌幫辦大臣。邊疆要任。令其歷歷諳練。並非投閒置散。而該少卿以爲用違其才。若如所奏。則外任皆爲左遷。而新疆換班者。尤爲擯斥。豈識國家文武兼資。內外並重之微意乎。

咸豐二年五月。疏言。我皇上踐祚以來。敬以飭躬。寬以御衆。求賢納諫。勤政愛民。聖德咸孚。固宜治臻美備矣。乃中外之玩愒如故。人才之委靡依然。寰海望治之心。猶未能暢然滿志者何哉。或曰。積重難返也。輔弼乏人也。固也。而非本原之論也。志不期於遠大。政以苟且而自安。意不極於肫誠。事以虛浮而鮮效。則欲洽當今之極弊而轉移一世之人心。亦在朝廷而已矣。願皇上立必爲堯舜之志。始於思。辨於學。發端甚微。而爲效固甚鉅也。皇上端居淵默之時。深察密省。事事與唐虞互證。危微辨與。執中允與。知人哲。安民惠與。必有欿然不自足。而皇然不自安者。由是因愧生奮。因奮生厲。必期如放勳重華而後已。君志既定。然後擇同德之臣。講求治道。切劘身心。由窮理修身。以至於治平天下。此其機操之聖心而有餘。即推之四海而無不足。所謂志定而天下之治成也。承艱鉅之任。值多事之秋。使非困心衡慮以激發大有爲之氣。其何以宏濟艱難哉。後世人君。往往恥聞己過。臣下唯諾成風。吁咈都俞。不可復覩。以唐太宗從諫如轉圜。猶積怒於魏徵。蓋克己之難也。舜命禹曰。予違汝弼。汝毋面從。夫舜豈尚有違道之舉。禹亦何至如讒諂面諛者流。顧兢兢焉。惟恐有違。且恐禹面從者。誠以人心至危。修省密故惕厲深。而求助於臣工者益切。於是禹以儆戒。益以怠荒戒。皐陶以逸欲戒。惟朝廷樂聞直諫。故羣僚咸進讜言。不然。羣臣方緘口之不遑。亦孰肯以不入耳之言。干雷霆之怒哉。伏讀高宗純皇帝諭旨。爾九卿中能實難於君者何人。陳善閉邪者何事。高宗純皇帝之心。即虞帝取人爲善之心也。皇上以法祖德者法堯舜。則智亦大矣。理財爲今日急務。節用尤理財要圖。前禮部議覆通政使羅惇衍崇儉禁奢一摺。刊刻簡明禮儀。頒示遵行。奉旨允准。誠正德厚生之本計也。抑更有進者。政貴實不貴文。民從好不從令。以文告之虛辭。輓奢華之積習。科條雖設。誰其聽之。伏願皇上以身作則。力行儉約。爲天下先。申諭廷臣。將一歲度支出入之數。通盤籌畫。自宮府內外。大小衙門。凡可裁者。概行裁省。勿狃虛文。勿沿故套。勿避嫌怨。勿長繁難。務量入以爲出。勿因出而輕入。服色器用。既已明示限制。必須全行禁止。有犯必懲。使朝野臣民。共曉然於恐懼修身。以實不以文之意。天下有不率從者哉。至若人情嗜利。廉恥道喪。宜杜言利之門。奬潔清之士。若夫無人之患。更甚於無財。尤宜講明正學。與賢

育德。以儲楨榦。此皆政教大端。所當及時修舉者。惟聖心明斷。不疑斯庶績可次第而理。奏入。諭曰。倭仁奏敬陳治本一摺。意在責難陳善。其言尚無不合。惟朕特授倭仁爲葉爾羌幫辦大臣。原使其歷歷邊疆。俾資練習。今覩所奏。仍係統論治道。並未及邊陲情形。豈忽近圖遠。轉以職守爲無關輕重耶。嗣後總宜留心邊務。實力講求。於任內應辦事件。毋稍疏忽。如有地方要務。切實敷陳。朕亦可覘其學識。毋得徒託空言。致負委任。十二月。候補道何桂珍上言。時勢危難。請特用緩急可倚之人。以固人心。而維邦本。倭仁秉性忠貞。見理明決。處危疑而不懼。臨利害而不搖。生平言行。一一不負所學。若投以艱鉅。必能盡言竭力。死生以之。上未從其請。四年正月。京師舉行團練。戶部右侍郎王茂蔭等。奏請令倭仁會同籌辦。上以軍務非倭仁所長。寢其議。二月。命以翰林院侍講候補。在上書房行走。八月。授惇郡王讀。五年二月。補侍講。九月。陞侍講學士。六年二月。遷光祿寺卿。八月。擢盛京禮部侍郎。管理宗室覺羅學事務。十月。管理威遠堡六邊門事務。十一月。監收盛京官倉穀石。七年二月。協理內務府大臣事務。八月。署奉天府尹。充盛京牛馬稅監督。十一月。調盛京戶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府尹事務。八年八月。署盛京副都統。十月。補鑲白旗蒙古都統。十一年二月。命偕玉明承修福陵昭陵各工。十月。穆宗毅皇帝御極。頒詔中外。命充朝鮮正使。諭俟頒詔事竣。迅即來京。聽候簡用。尋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同治元年正月。擢工部尚書。二月。奉兩宮皇太后懿旨。前因皇帝沖齡。亟宜典學。茲復特簡工部尚書倭仁老成端謹。學問優長。堪膺師傅之任。著授皇帝讀。尋充翰林院掌院學士。倭仁將前所輯古帝王事蹟及古今臣工奏議有裨治道者。重加精擇。附以按辭爲兩帙。進呈。得旨。賜名啓心金鑑。並陳設弘德殿以資講肄。三月。充會試正考官。五月。充教習庶吉士。六月。命覆閱各直省拔貢覆試卷。七月。以工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八月。文宗顯皇帝暨孝德顯皇后梓宮奉移山陵。上擬奉兩宮皇太后躬親遠送。倭仁與諸王大臣等。援引古禮。籲懇停止遠行。詔勉如所請。時豫省官民。情形日蹙。倭仁臚陳入告。略曰。河南自咸豐三年以後。粵捻各匪。焚掠殆徧。蓋藏一空。爲州縣者。賊來則倉皇束手。賊去則泄沓自如。積習相沿。誅求無厭。至稍稱完善之區。則錢漕之浮收日增。雜派之訛索愈甚。捐輸不已。雖數十畝

之地戶皆勒之。抽釐不已。雖百餘千之本錢亦及之。書役乾沒。劣紳侵蝕。名爲軍餉。實爲中飽。官慮民團聚衆相抗。阻抑之於平日。及被賊擾害。官不能衞民。民乃自行團練。官亦無可如何。其間良莠不齊。或恃衆滋事。則罪盡歸之民。誅之戮之。而不問官之失。故州縣官以民爲魚肉。以上官爲護符。上下相蒙。侵漁無已。哀哀小民。何以堪此。其不變而爲盜賊。幾希矣。竊謂朝廷不能盡擇州縣。而必須慎擇督撫大吏。嘉慶間。姚祖同爲河南巡撫。盡裁陋規。絲毫不取。每出則自備麪餅。供應全無。州縣貪劣者。參劾不貸。司道以下。皆爲斂戢。民間思慕至今。誠擇如姚祖同者以爲巡撫。革除苞苴。無取於屬員。則屬員無可挾以爲恣睢之計。由是黜陟必當。查察必嚴。錢漕之浮收。去其太甚。雜派之繁苛。澈底一清。果有忠君愛國之真心。必有調劑中和之善術。孔子言道國之要曰。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告齊梁之君曰。行仁政。薄稅斂。聖賢豈故爲此迂論哉。良以此爲根本之計。切要之圖。足以撥亂而反正。外此補苴張皇。總屬苟且。顧目前而忘遠慮。務小利而釀大害。如大學所謂以利爲利。菑害並至者。不可不深思也。顧河南今日官場之錮習。祇曰民刁詐。不曰官貪庸。祇狃於愚民之抗官。而不思民所以抗官與官所以致抗之由。牽聯膠固。牢不可破。惟在朝廷認定本計。認真釐剔。嚴飭撫臣。實力振刷。絕瞻徇迴護之私。因循含混之弊。州縣之清廉愛民。能去雜派。減浮收者。破格優賞。否則立予嚴罰。大吏察州縣。朝廷察大吏。實力實心。各輓積習。勿虛應故事。勿徒行文告。庶幾民困可蘇。民心自固。寇亂之源。由是可弭矣。閏八月。擢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旋授文淵閣大學士。九月。充武會試監射大臣。十月。充武鄉試監射大臣。時御史裘德俊有體察牧令之奏。倭仁因奏言。州縣之貪廉。視督撫爲轉移。今吏治日壞。非大吏實心愛民。潔己率屬。無以輓積習而奠民生。新授廣東巡撫黃贊湯。性情浮靡。操守平常。前任奉天學政。聲名狼籍。此次入覲來京。攜帶厚資。廣行餽送。其居官可知。其用意更可知矣。夫朝廷用人。不拘一格。才如可任。自不妨舍短取長。惟以貪鄙之行。奢侈之性。而濟之以巧詐之心。則其所謂才。不過欺飾彌縫而已。而謂其有幹濟之略。恐不能也。廣東較他省稍爲完善。京師賴以接濟。安民察吏。理財。均關緊要。以黃贊湯爲之。未見其可。得旨解贊湯任。十二月。充經筵講官。二年四月。充殿試

讀卷官。朝考閱卷大臣。五月。充考試滿御史閱卷大臣。六月。江寧克復。紅旗奏捷。上以倭仁在弘德殿授讀。加二級。紀錄二次。八月。充崇文門正監督。四年四月。充朝考閱卷大臣。八月。充考試國子監助教閱卷大臣。九月。充武會試監射大臣。旋署鑲白旗漢軍都統。五年六月。充稽察壇廟大臣。九月。充玉牒館督催總裁。考試漢御史閱卷大臣。六年正月。同文館招考天文算學。由滿漢正途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考試錄取。延聘西人在館教習。二月。倭仁奏請罷不許。十二月。充文淵閣領閣事。七年六月。充國史館總裁。八年六月。武英殿不戒於火。倭仁偕弘德殿行走翰林院侍讀學士徐桐國子監祭酒翁同龢奏請勤修聖德。以弭災變。略曰。伏思武英殿爲收藏欽定諸書之所。列朝聖訓。於此刊刻。深嚴重地。規制崇閎。一旦煨燼。實爲異常災變。謹按魏青龍中。崇華殿災。高堂隆對以爲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火從高起。宋天聖中玉清昭應宮災。蘇舜欽上疏。亦以此爲言。自古占驗之書。凡遇宮禁火災。皆以臺榭宮室爲誡。今者隴西未靖。民困未蘇。黃河甫經合龍。北河又復漫決。八旗生計日蹙。部款帑項不支。此誠民窮財盡之時也。比年以來。土木之工未盡止息。天安神武門樓。均加修飾。宮廷之內。屢有興作。災變之來。未必不由於此。自今以後。皇上正宜刻勵修身。躬行節儉。一切大小工程。概行停止。傳辦之物。並予罷除。並請敕諭廷臣。直言政事得失。庶災變可弭。四方蒙福。奏入。上嘉納之。九年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九月。管理國子監事務。十年三月。授文華殿大學士。尋卒。晉贈太保。予謚文端。

徐台英

徐台英。廣東南海人。道光二十一年進士。以知縣用。籤分湖南。二十三年。補華容縣。華容俗好訟。台英謂訟獄糾纏。由於上下不通。若官日坐堂上與胥吏相見。則閣者不能積留。日與紳士耆老往來。則胥吏不能壅隔。因與民約傳即到案。到即審。審即結。差役需索者。痛懲之。又念士爲四民首。勤接見諸生。勉勵之。一日。閱呈詞不類訟師筆。鞫之。果諸生也。拘之至。課以詩文。文工而詩劣。諭之曰。詩本性情。汝性情卑鄙。宜詩之劣如此也。吾念汝初犯。

姑宥汝。汝其改行。其人感泣去。沱江書院久廢。台英按月立課之。每云陸清獻作令日與諸生講學。吾雖不曉講學。若教人作文。由作文而誘之讀書立品。是吾心也。華容地濱江湖。有圻田塊田山田之分。山田苦旱。塊圻苦潦。瀕湖之地。旱少潦多。塊圻例得請蠲請緩。而田無底冊。影射恆多。屆徵收則書差代墊。官給空票。凡花戶姓名糧石多少。任其自注。差指爲欠者。拘而索之。所徵銀米。官不知其數。漕米有保戶包納。歷任皆以爲便。挾制浮收無過問者。自道光十一年後。帶徵銀欠十六萬。米欠萬餘石。官民交病。台英知其弊。既屢任。清田列底冊注花戶糧數姓名住址。立碑塊上。使冊不能改。應緩應徵者。可親行勘驗。而影射之弊絕。並申明糧隨業轉之例。使買賣即時過割。而飛灑之弊絕。收漕期至。縣分設四局。俾升合小戶。就近輸局。民免保戶之加收。多輸正供。而包納之弊絕。華容瀕湖。塊田舊有隄。修隄之費。向派諸隄內田主。日久弊生。有挪塊田作圻田冀免隄費者。有賣田留稅派費貽累者。有賣稅留田派費不至者。而催收隄費之值事。半屬抗費之人。一人抗則相率效尤。隄費不充。一塊潰決。他塊皆藉希豁免。凡借帑修隄者。久無所償。亦相率亡匿。台英迺先爲丈量。以田均費。其低窪者許減派。不許匿畝。人戶俱絕。歸宗祠管業承費。而罪巨族之抗法者。一年之間。隄工皆固。逋賦盡輸。旋調補耒陽。耒陽錢糧皆櫃書里差收解。所入倍於官。刁健之戶。酌量輕收。僻遠良善之家。則多方扣折。至鬻田宅完糧不足。有楊大鵬者。因民忿以除害爲名。欲揭竿釀亂。事平後。檄台英辦善後事宜。議者以里差悉糧戶姓名住址。欲仍循舊章用里差。台英曰。里差不可不革也。收糧之籍。里差雖能。紊亂之至。櫃書則掌催收過割者。欲稽花戶。有櫃書終不患無藉手處。遂盡革里差。時收糧未有定章。巡撫陸費瑔偕衡州府知府高人鑑親詣耒陽諭台英。命鄉紳舉甲長以代里差。仍守包收包解議。台英以甲長之害與里差同。上書布政使萬貢珍詳爲剖晰。貢珍頗然之。而重違巡撫意。台英因集鄉紳問之曰。巡撫命汝等舉甲長已舉齊否。曰。無人願充。猶未也。台英曰。我知之矣。甲長所慮。不知花戶住址耳。爾等所慮。恐甲長包收耳。吾今當併戶於村。村若干戶。戶若干人。人若干糧。田在某處。人居某村。分村立冊。以各村糧數合一鄉。以四鄉糧數合一縣。各村納糧者就近投櫃。糧入串出。胥吏不得預。甲長亦祇管

催科。無從前包解包收之害。此可行否。衆皆拜曰諾。台曰。隱匿何由核。衆曰。取冊磨對。有漏補入可耳。曰。虛糧何由塾。曰。虛糧無幾。如有之。按畝勻攤可耳。議遂決。數月而清冊成。錢糧大定。大鵬之亂。誘脅者多仇家紛紛告訐。大吏欲概置諸法。台英保未陽民不生事。出諭禁告訐。一縣獲安。先是。前任有革職去者。存漕規二千餘兩。應歸知府高人鑑。人鑑懼爲所挾。存未陽庫中。未受亦未辭也。台英以之作公帑。人鑑銜之。會台英丁艱。遂以虧空雜項揭參革職。駱秉章巡撫湖南。知台英冤。爲補苴清款。開復原官。同治元年。奉旨起用。分發浙江。交閩浙總督左宗棠差遣。宗棠爲捐陞同知。委署台州府知府。未赴任卒。

許乃普

許乃普。字季鴻。一字經崖。號滇生。浙江錢塘人。嘉慶十九年由拔貢生朝考。以七品小京官用。分刑部。廿一年。丁父憂。二十四年。服闋。二十五年正月。充軍機章京。五月。以一甲二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道光二年。充河南鄉試副考官。三年二月。命在南書房行走。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尋因仁宗睿皇帝實錄聖訓告成。遇缺陞用。四年。大考二等記名。遇缺題奏。並賜文綺。旋擢詹事府司經局洗馬。五年六月。充湖北鄉試正考官。旋提督貴州學政。十一月。陞翰林院侍講。仍留學政任。七年。偕雲貴總督阮元等。奏請添設郎岱廳學。酌定文武學額。及貢廩增額缺。下部議行。八年。任滿回京。命仍在南書房行走。九年。轉侍讀。時上以南書房事簡人多。命乃普暫回原衙門。十一年。充山東鄉試正考官。十二年七月。仍命在南書房行走。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九月。以京察一等覆帶引見。記名以道府用。十三年。大考二等。陞侍講學士。旋提督江西學政。十六年。遷詹事府少詹事。仍留學政任。十七年。任滿回京。命仍在南書房行走。旋陞詹事。十八年二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四月。署兵部右侍郎。五月。授刑部右侍郎。命毋庸入直南書房。十九年正月。署經筵講官。三月。調吏部左侍郎。並署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二十年正月。充經筵講官。三月。兼署戶部左侍郎。十一月。調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二十一年閏三月。陞

兵部尚書。二十二年。偕兵部尚書裕誠等會議。裁撤伊犁鎮總兵缺。移置天津。並酌裁官弁兵丁。從之。先是。戶部銀庫查有虧短情弊。歷任管庫查庫王大臣。均議褫職。乃普蒙恩改爲革職留任。其虧短銀兩。仍令罰賠。二十三年閏七月。以完繳罰賠銀兩。開復革職留任處分。八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二十四年三月。兼署工部尚書。二十五年正月。充經筵直講。三月。充會試副考官。十二月。補太常寺少卿。二十七年。擢光祿寺卿。二十九年。浙江大水。捐銀備賑。下部優敘。三十年三月。命仍在南書房行走。文宗御極。求詔直言。乃普條陳五事。一方今先務。莫急於正君心。培聖德。伏惟列祖列宗聖訓。心法治法。先後同符。顧列朝各自爲書。卷帙宏富。一時不易檢尋。請敕下館臣。合列朝聖訓。依類分門。排日進呈。如當今之文治武功。河防漕運。鹽政錢法。海防邊防等。均應奉典謨訓誥爲宗主。而後辨羣言之是非。察人心之邪正。審事幾之利弊。定刑賞之權衡。紛至沓來。不淆定鑑。如宋臣蘇軾所慮。求治太急。聽言太廣。臣知其必無此弊矣。一伏讀恩詔。各直省保舉孝廉方正。誠盛典也。顧地方官非仕優而學者。斷不暇留意人才。其耳目不能不寄之儒學。自教官開捐納之途。末學小生。比比而是。此輩品學既不能自信。安能以品學衡人。應請敕下各直省學政。將增附捐納之教官。嚴加考覈。或會同撫臣扃試。非文理較優。即令開缺候補。儒學得人。則所舉庶幾可恃。其有曾任京外官。引退家居。果能敦睦宗族。約束子弟。身先齊民。首完國課。遇有地方義舉。不吝解推。鄉評具在。尤不難綜覈而知。應請一體敦遣來京引見。恭候欽定。庶不虛此盛典。一刑部有所謂服制案者。罪人致死。胞伯叔及胞兄之案。夾籤聲明。並非有心干犯。即得援照入冊。倖逃顯戮。其初由地方有司。瞻於救生不救死之說。並以地方出有逆倫重案爲諱。於是巧爲開脫。豫爲彌縫。避重就輕。相沿成習。而期親尊長之沈冤。覆盆莫昭。於世道人心。關繫甚鉅。應請敕下刑部。應如何斟情酌理。無枉無縱。俾倫常不斁。而刑罰以清。悉心定議。恭候御裁。一各省偶有不靖。綠營弁兵。往往臨陣畏葸。轉恃鄉勇爲捍禦。此皆不嫻火器之故也。若於平時講求攻礮攻槍及鳥槍長技。訓練有素。施放有準。則膽氣自壯。綠營何嘗非勁旅哉。前時頗誨將弁。往往不能燃礮。礮位每爲敵人所奪。嗣經定有水師營弁。引見時先令演礮之議。近來頗能嫻習。其武職到

京。似可於兵部驗看時。兼看火槍。俾該武弁等知火器[illegible]與騎射無準同罰。自當加意練習於平時矣。道光二十年。上諭近山濱海地方。必應存留鳥槍守禦者。報明地方官於槍械上鏨刻姓名。編號立冊存案。見在如甘肅之野番。四川之猓夷。湖南貴州之紅苗。與居民偪近處所。應由地方官示知民人。遵照聖諭存留鳥槍。庶可守望相助。有備無患。一乾隆四十年敕撰醫宗金鑑一書。康濟民生。海內言醫學者。奉爲圭臬。見在內外大小臣工。通知醫學者。未必竟無其人。應請敕下內外大臣。就所知者。隨時保奏。其外省城市山澤有知醫者。由地方官勸諭來京。仿宋時太平惠民和劑局於京師。設立醫學。凡各旗民人等。准令就診。或授以兼太醫院銜。或酌予以登進之階。於仁壽斯民之意。未必無補。得旨下所司議奏。其服制案罪名。復申諭各直省督撫及刑部。務得實情。以昭平允。七月。命恭送宣宗成皇帝梓宮。咸豐二年五月。授內閣兼學士禮部侍郎銜。七月。充山東鄉試正考官。十月。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旋疏陳軍營奏報。類多欺飾。略曰。自廣西軍興以來。不曰賊勢窮蹙。即曰指日蕩平。乃賊匪自永安而桂林。而長沙。而岳州。今歲竄入漢陽。窺伺武昌。至陣亡兵丁練勇。每次奏報。均無確數。顯爲冒銷糧餉地步。應請設立行營御史數員。分駐進兵及防堵處所。遇有功罪不允。賞罰不明。及以少報多。以敗爲勝者。准其由驛單銜馳奏。疏入。得旨令各路統兵大臣。及各督撫力除積習。認真稽察。其朦混掩飾者。據實嚴參。十二月。授兵部右侍郎。三年正月。戶部舉辦在京商賈捐輸。乃普奏言。欲令商賈輸將。必先令富紳倡率。蓋富民與富紳同荷帡幪。而富紳之受恩尤重。其應捐輸一也。商賈志在謀利。尚且誼切同仇。富紳職在奉公。更宜情殷敵愾。其應捐輸二也。商賈之子弟。或僅世其產業。富紳之子弟。莫不志在顯榮。其應捐輸三也。且漢滿富紳。昭昭在人耳目。皇上召見廷臣時。一問可知。不似商賈散處閭閻。必待地方官展轉查報。既恐上下其手。亦且緩不濟急。見今在京王公大臣及文武各員。雖經捐輸在案。但其中久著富名。廣有田園產業者。尚不乏人。若僅照常捐輸。而商賈細民。以銖積寸累之資。令其傾囊助餉。不生怨讟。已屬難能。尚望其輸將踴躍乎。應請旨飭下部臣。先議富紳捐輸。其有子弟家丁開設典當銀號與各行鋪及廣置市房出租者。無論在京在外。皆令據實陳明。捐

輸助餉，爲商賈之倡。從之。尋因安徽軍務緊要，奏言：自九江府城失守，皖省待援方急，且陸路逆匪距宿松甚近，急宜防勦。所有調往河南之黑龍江官兵，素稱勁旅，於陸路尤屬相宜，儻俟行抵河南信陽一帶，再令折赴安徽，不特道途迂遠，時日遷延，即沿路供支，亦多冗費。見在黑龍江二起官兵，甫過都門，其餘八起尚未抵京，應請飭令由山東江南驛路徑赴安徽，較爲直捷，遠可資江省之援，近可固廬州之圍。二月，從上耕藉田，加一級。三月，兼署刑部右侍郎。旋實授。五月，擢工部尚書。復調刑部尚書。疏陳時務略曰：逆匪攻陷州縣，戕開獄縱囚，充牌刀手，應請將距賊較近之各府州縣監犯，除情罪輕者毋庸議外，其強搶重案，及火器殺人在獄緩決者，不必聽候部覆，准其就地即行正法。如由刑部查覆行文，不特時日有稽，且該處距賊遠近，亦難懸揣，應由該督撫隨時隨地酌量緩急，檄各屬妥速辦理，一面正法，一面具奏，斷不可徇於流俗陰功之說，暫延一重囚之命，致荼毒千百人之身家，亦豫除逆黨之一策也。向來河工失事，均令在事人員分別攤賠，原以國家經費有常，此等失事人員，漫不經心，虛糜帑項，若僅照例斥革，不足動其儆畏之心，轉得遂其侵漁之計，嗣後奉命防勦之統兵大臣及督撫司道，如果屢獲勝仗，收復城池，或防勦嚴密，賊匪不能入境，准令開銷經費，其防勦疏懈，致賊竄擾者，照例治罪，仍請解部監追，分成著賠，以前廣西湖南湖北及九江安慶金陵揚州等處失事各員，除已殉難者毋庸議外，其餘皆有防勦之責，或遷延貽誤，或遇賊即逃，皆屬糜帑殃民，罪無可逭，即應援照河工舊章，將用過防勦經費，責令分別罰賠，至如何分成勒限完繳之處，請敕部覈議。恭候聖裁。得旨下部議奏。八月，疏言：舊剿江南賊船，惟廣東之快蟹船最爲便捷，請敕廣東督撫酌調水師官兵，派委鎮將大員，管帶快蟹船，駛入長江助剿。又奏逆匪擾及豫省，防剿緊要情形，先是國子監司業崇福奏請將咸豐四年山西全省錢糧豫先借徵，經軍機大臣等會議，推廣將陝西四川兩省錢糧一律借徵，乃普偕侍郎何彤雲奏言：各省情形不一，應由各該督撫體察情形，除山西被賊各州縣毋庸借徵外，其地瘠民貧之陝西延安榆林綏德興安，四川之寧遠，亦請概不借徵，至畸零小戶數畝，或數十畝，僅資餬口，仍令照常完納，庶不至重困民力。又奏言：時值嚴寒，兵丁尤當撫恤，聞通永鎮步兵四

百名去賊最近。而大半尚衣單衣。兼以行營地方食物本貴。無錢者往往攫取。以致市販裹足。兵丁轉不免飢寒。應如何撫恤之處。請敕帶兵大員。酌量辦理。時江寧踞賊。分股北竄。由山東高唐至直隸獨流鎮。官軍攻剿兩月未克。乃普奏言。獨流街市。形如摺扇。北爲扇軸。南爲扇面。其東西則扇之兩旁也。東西面均有高隄。難以得手。北面地勢甚狹。亦難用兵。須從南面進攻。且獨流地勢甚高。街中有樓。登樓眺望。我軍動息。賊皆知之。似須乘夜進兵。攻其不備。十二月奏言。江南糜餉老師。皆由琦善等意見不和。舒興阿自陝赴皖。行走遲延。需索地方。若與江忠源會剿。不獨難以和衷。且恐因之掣肘。又奏餉需艱難。軍務一日不蔵。即經費一日不斂。惟在糧臺各員。力求覈實。尤在帶兵大帥。剋日奏功。是月。充實錄館總裁。四年正月。充經筵講官。二月。刑部主事王式言承審命案。聽受請託。失入絞罪。上命裕誠等會審。乃普以式言係門生。奏請迴避。上不許。復有旨諭刑部。將實情審出。寬其失察之罪。若故意開脫。必當加等治罪。嗣經裕誠等審出式言家人受賄確供。上責乃普迴護門生。處處爲開脫地步。命降補內閣學士。毋庸在南書房行走。四月。授禮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六月。命偕吏部尚書柏葰謹勘昌陵工程。九月。調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十月。調吏部左侍郎。旋擢都察院左都御史。五年。稽察戶部三庫。六年三月。充會試副考官。十一月。陞工部尚書。七年。命恭送孝靜康慈皇后神牌還位。八年四月。命偕吏部尚書周祖培等辦理五城團防。五月。以浙江軍務緊急。奏請飭前任兵部侍郎曾國藩由楚赴浙。與周天受等圍剿。八月。恭送玉冊玉寶赴盛京。下部議敘。旋命偕刑部尚書趙光等。勘估萬年吉地。十二月。奏言。捻匪疊次北擾。由河南之歸德陳州。竄至杞縣。遂陷周家口。旋擾山東曹單一帶。宜令大員統帶重兵。屯於皖豫交界地方。障河南以安東直。兼衞京師。又奏河南汝光一帶。與皖楚毗連。捻匪粵匪。常存窺伺。邱聯恩見駐光州。所帶兵勇。爲數無多。應請添派精兵。歸其管帶。以張掎角之勢。又保奏遊擊滕家勝。聯絡鄉團。聲勢極壯。可備干城之選。九年五月。調吏部尚書。八月。命覆覈朝審。十年正月。充經筵講官。二月。上以三旬慶辰。加恩在廷耆臣。賞乃普太子太保銜。旋奏參辦理安徽軍務。左副都御史張芾藉口防堵。從未進剿。致賊疊陷徽寧所屬各縣。徑撲杭州。請明正張芾之

罪。並將周天受不能扼截援應之罪。查明是否張芾調度無方。一併嚴議。四月。以前任工部堂官時。失察司員收受商人錢文。下部議處。六月。因浙江軍務危急。偕都察院左都御史沈兆霖等。奏保在籍紳士前任漕運總督邵燦。前任左副都御史王履謙等。辦理浙江團練。又奏保杭州駐防協領傑純文。舉人成勝堪勝帶練防剿。詔如所請。九月。因病陳請開缺。允之。乃普自道光二年至咸豐九年。充殿試讀卷官三次。武殿試讀卷官一次。新貢士朝考閱卷大臣五次。並歷充鄉試覆試會試覆試宗室鄉試會試考試漢教習庶吉士散館考試試差大考翰詹考試學正學錄閱卷大臣。同治五年卒。予謚文恪。有堪喜齋集。

趙光

趙光。字蓉舫。雲南昆明人。嘉慶廿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年。散館。授編修。三年。丁母憂。六年。丁父憂。八年。服闋。十二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六月。充陝西鄉試副考官。十一月。授江南道監察御史。十三年正月。抽查漕糧。四月。奏言。本年東省漕糧到橋。節次查出潮溼攙雜粟米一萬五千餘石。此次爲數無多。已覺辦理掣肘。若南糧跟接轉運。即照例掣量。尙且日不暇給。再有潮溼攙雜。殊屬滯礙難行。查漕糧積弊。不在沿帮而在外河。糧剝乃致弊之源。沿帮非作弊之所。故外河查驗。石壩抽查。爲杜弊切要關鍵。與其到橋探驗舊辦。諸致稽延。曷若在壩嚴查轉運。自無蒙混。應請旨飭下倉場侍郎。嚴飭坐糧廳務於外河認真查驗。其分駐石壩。尤須逐細抽查。遇有弊端。立即從重嚴懲。庶足專責成而杜弊混。又奏漕務積弊。莫甚於南漕之折色。北漕之剝船。請嚴禁漕糧折色。並妥立剝船章程。均如所請行。九月。轉掌廣西道監察御史。十四年二月。以通州沿河一帶。有奸商開設錢號。豫備雜物攙和漕米。並句結船戶。偷買偷賣。囤積回漕等弊。奏請嚴懲。疏入。下所司議行。三月。遷戶科給事中。四月。稽察舊太倉。六月。充江南鄉試副考官。八月。提督河南學政。十七年。遷光祿寺少卿。仍留學政任。十八年七月。陞大理寺少卿。十二月。陞光祿寺卿。十九年三月。稽察右翼覺羅學。十月。遷太常寺卿。二十年三月。充會試知

貢舉。累遷大理寺卿。通政使司通政使。六月。充江西鄉試正考官。二十一年。充考試漢中書閣卷大臣。二十二年八月。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二月。以接纂大清一統志全書告成。下部議敘。二十三年五月。充考試試差閣卷大臣。九月。充鄉試覆試閣卷大臣。十二月。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稽察中書科事務。二十四年四月。歷充會試覆試閣卷大臣。朝考閣卷大臣。六月。署兵部左侍郎。九月。充知武舉。十二月。充文淵閣直閣事。二十五年。以兵部堂官違例派署掌印。未能查明更正。光降三級留任。尋授兵部右侍郎。充朝考閣卷大臣。二十六年二月。署刑部左侍郎。八月。提督浙江學政。二十七年。轉左侍郎。二十八年。調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均留學政任。二十九年。調兵部右侍郎。三十年三月。奏陳時務四條。略言安民必先察吏。州縣爲親民之官。以天下之大。分治於一千三百餘州縣。秩分雖卑。責任綦重。近來積習相沿。風氣日壞。加以捐例屢開。仕途益雜。罔識民事之艱難。但較缺分之肥瘠。幕友家丁。招搖滋事。書差胥吏。又復從中舞弊。聯絡把持。賄囑情託。無所不至。委靡者怠玩因循。不知振作。貪酷者恣睢暴戾。惟事誅求。錢糧則任意侵虧。詞訟則株連積壓。及至衆怨沸騰。輿情不洽。上司或有風聞。遇事參劾。輒敢挾嫌抵制。攻訐多端。大吏慮其噬臍。姑容不問。不特各州縣毫無顧忌。即佐雜末吏。亦且相率效尤。應請旨飭令各直省督撫司道。振作精神。力除積習。廉能者據實保舉。惡劣者立即參黜。勸懲一秉大公。毋得瞻徇容隱。庶僚屬各知儆畏。官方肅而民氣和矣。國家歲糜糧餉。養育兵丁。將以收實用也。近日營伍廢弛。將師性耽安逸。養尊處優。備弁徒效趨承。行私媚上。以營卒爲廝役。操演盡屬虛文。以空名冒錢糧。剋扣且以肥己。兵驕將惰。習氣已深。加以軍裝器械。敝壞不修。火礮槍練習不熟。陸路兵丁。弓馬技藝。尚有可觀。沿海水師兵弁。於海洋風色沙綫。多不諳習。出洋會哨。奉行故事。以致盜劫頻聞。洋面不靖。聞從前英人滋事。水師不俟英船攏近。輒先施放槍礮。至英船漸近。則槍礮熱炸。火藥已罄。遂至束手無策。又聞兵心退縮。往往未見賊蹤。聞風解散。因而兵器礮臺。轉資賊用。且軍行臺無紀律。沿途恃衆需索。擾害地方。動輒鼓譟喧譁。竟有本管將官。叩頭哀乞而後前行者。軍令不振。一至於此。夫練兵必先練將。剿來水陸將弁。求其材藝出衆。忠勇有餘。緩急足恃。如昔

年之總督楊遇春。已不可得。卽如近年之提督尤渤。竇振彪。亦屬寥寥。設有急需將帥之際。何以收指臂之效。然則肅軍政以勵士卒。儲將才。固今日之急務也。應請飭令各直省將軍督撫提鎭。整飭營務。革除陋習。秉公甄拔。鼓勵人才。務使有勇知方。毋得因循疲玩。庶武備修而可收實效矣。詰奸除暴。以安良善。弭盜之方。莫如保甲。近來盜風愈熾。直隸山東陸路行旅。往來多被搶劫。兩湖三江。連年水災。盜賊日衆。至如河南之捻匪。四川之嗝匪。廣東之土匪。貴州之苗匪。雲南之回匪。又皆肆意橫行。目無法紀。且到處均有邪教。會匪各立名目。煽誘鄉愚。脅從既衆。蹂躪尤多。地方文武。恐滋事端。苟且因循。惟務姑息。書差既蒙賊縱容。兵弁復得規徇隱。州縣之勤幹者。有時查訪嚴拏。則差役通風。武弁解體。奪犯戕官。往往釀成巨案。其愚懦者。平時既不以緝捕爲務。至報劫頻聞。恐干嚴詰。輒復諱盜爲竊。避重就輕。以至匪徒益無忌憚。若不急爲整頓。則盜賊肆行。奸匪交接。其禍害有不可勝言者。應請敕令各直省督撫。嚴飭地方文武各官。認眞緝捕。奉行保甲。著有成效者。據實獎勵。疲玩廢弛。不知振作者。撤參重處。毋許稍爲迴護。庶捕務勤而盜賊斂迹矣。直省倉庫錢糧。各有定額。州縣官如果儘數徵解。前後交代清楚。何至虧空盈千累萬之多。其所以致虧空之由。厥有數端。或紈袴初登仕版。習尙奢華。或庸愚委任親隨。開銷浮濫。或負累已深。以官項償其私債。或交遊太廣。以正款供其應酬。及至寅支卯糧。東挪西掩。有漕者藉口於幫丁之需索。解庫者歸咎於糧價之增昂。夫州縣之賠累。原屬有因。然使平素果能潔己奉公。量入爲出。卽受累亦不致過多。乃不善於經理。以致剜肉補瘡。焦頭爛額。道府卽或查知。往往礙於情面。轉爲曲意彌縫。後任慮招衆怨。而不敢發。上司恐興大獄。而不敢參。卽使查鈔。終歸無著。是以州縣交代。有歷數任而未算結者。有合數十州縣而未盤查者。前者欽差大臣。會同各督撫清查整理。嚴定章程。虧短各案。已分別攤賠。第恐舊虧未完。新虧已續。若不實力整頓。其弊伊於胡底。至杜虧空之法。惟以清理交代爲要。應請敕令各直省督撫督同司道各官。於所屬新舊交代之際。詳細查明。交代未清者。不得委署陞補。實有虧挪者。卽行從嚴參辦。庶州縣慎重錢糧。款項不致虛懸。而徵解皆歸實用矣。疏入。上優詔嘉納焉。四月。充會試覆試閱卷大臣。咸豐元年正月。偕

署正藍旗蒙古都統明訓承修福陵工程。時盛京有盜伐山陵樹株之事。命光與明訓就近提訊。尋將知情故縱之總管全喜等鞫實。治如律。八月。轉左侍郎。二年二月。充各省鄉試補行覆試閱卷大臣。六月。署吏部右侍郎。八月。署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九月。歷充順天鄉試覆試閱卷大臣。知武舉。三年三月。充會試知貢舉。四月。命赴順天府各屬查勘礦山。旋擬定開採章程奏聞。下所司議行。十一月。充實錄館副總裁。十二月。擢工部尚書。以捐備軍餉。下部議敘。四年正月。充經筵講官。二月。充實錄館總裁。尋管理戶部三庫事務。五月。調刑部尚書。六年二月。充各省鄉試補行覆試閱卷大臣。九月。充武會試正考官。十月。以宣宗成皇帝實錄聖訓告成。加三級。八年四月。命偕吏部尚書周祖培等辦理五城團防事宜。九月。署工部尚書。九年三月。充會試副考官。五月。充教習庶吉士。九月。充大考翰詹閱卷大臣。十一月。以刑部司員辦案草率。未能查出。罰俸二年。十年正月。以辦理秋審情實錯誤。及京察大典薦舉不實。先後鐫級留任。三月。署兵部尚書。閏三月。歷充會試覆試閱卷大臣。各省鄉試補行覆試閱卷大臣。十一年九月。偕大學士賈楨周祖培戶部尚書沈兆霖奏政權請操之自上。並皇太后召見臣工禮節。及一切辦事章程。十月。充武會試正考官。署戶部尚書。同治二年。以雲南回匪滋擾。奏請將昆明等處殉難紳民旌卹。允之。三年。署吏部尚書。四年卒。予謚文恪。

劉秉琳

劉秉琳。湖北黃安人。咸豐二年進士。以知縣籤分直隸。時太平軍北竄。秉琳奉檄解餉防營。冒險速達。大吏壯其膽。委署大城縣事。持躬清苦。約胥役。恤孤寡。摘豪猾。小民稱之。五年。補寶坻縣。悉去邑中雜派。及權酤贏餘者。僧親王駐兵天津。有索倫兵伐民墓木。縱馬蹴田禾。詭誣村民縶其馬。翼長索村民甚急。秉琳聞之。單騎赴營。陳於翼長。時敵礮過頂上。秉琳屹不動。民始得直。兵亦自是不敢肆。縣境患蝗。秉琳飭民自捕。而己與紳富集資購之。得蝗二十餘車。於是有蝗之田。皆得藉錢以代賑。而捕蝗不由地役。亦不至踐民田。九年。調補宛平。革票規。禁私

押。除差役之需索煤窯者。十年。英人至京師。大吏檄秉琳赴營議犒具。秉琳納刀鞘中。慮以非禮相加。義當不受辱。遂往與抗。論無少屈。犒皆具如議。敍勞加運同銜。以直隸州知州陞用。十一年。引疾歸。同治元年。因密保調取引見。以原官往直隸會剿太平軍。總督劉長佑檄令襄治軍書。擢知府。三年。署任邱縣。境多盜。秉琳募勇緝捕。獲渠魁鄭大毛寘之法。縣有驛傳車。向由里民折錢歸役。役以車應名曰班車。民苦其科派。秉琳爲籌款招雇。民累永息。五年。補深州知州。七年。張總愚至。人謂秉琳眷屬可出避。秉琳曰。吾家人皆食祿者。義可去哉。遂授兵登陴嬰城。四十餘日。鄉民及鄰境聞者。咸挈孥入保。至十餘萬人。城守益固。敵七圍之。皆不破。秉琳數上書統帥。言賊入滹沱河套。勢已蹙。宜兜圍急擊。緩將偷渡東竄。卒如其言。事平。賞戴花翎。補缺後以道員用。寇亂既定。乃清學田之被占者。取其歲入。設塾以課子弟。時鹽梟之禁甚嚴。凡爲梟所脅者。秉琳必詳陳請釋。又念衡冀地多斥鹵。民以鹽爲恆產。課與地糧埒。水旱無從報災。非漉鹽出販。無以應正供。因陳請設法官銷。以杜私販。民服其允。九年。補正定府知府。滹沱河爲災。秉琳查有存儲兵米若干石。請於上以米爲販。並築曹馬口迴水斜角三隄。水不齧城。民用安集。郡接壤山西平定州之固關。守關武弁頗苛斂。煤鐵商販以加稅故。委物塞關道。將聚衆以控。秉琳奉檄往。曉諭解散。除其重征。正定鎮總兵獲盜三人。併劫贓送府。將定讞。秉琳以其輸服易。疑之。更詳鞫。始廉得其情。乃營兵以負博起釁。刑逼三人。誣以爲盜。其所劫贓。悉博場富家子物。兵挾來以飾僞者。亟釋三人而重懲其兵。光緒元年。簡授天津河間道。所轄南運河爲重寄。因規險要培隄埝。請增歲搶修已減額銀。河兵口糧既足。於是無偷工減料者。又補築文霸中亭河北隄水有所洩。涸腴田千餘頃。歲穫雜糧十萬石。時方旱。飢民流集於津郡。秉琳設粥廠十餘所。分居男婦。給以衣食。事必躬親。災黎得活者甚衆。嘗太息曰。哺飢衣寒。救荒末策也。本計當於河渠書農桑譜中求之。津俗尚械鬬。擒其魁。繩以法。暴民皆斂戢。四年。以海運功晉二品銜。旋引病乞歸。八年卒。常論兩漢吏治最盛。但潁川近名渤海。近術我所願者。其召父杜母乎。故每選一官。民多攀轅臥轍以送云。

肅順

肅順。鑲藍旗人。鄭親王烏爾恭阿第六子也。由廕封宗室。於道光十六年授三等輔國將軍。委散秩大臣。十九年。充前引大臣。二十四年。命在乾清門行走。二十八年。署鑾儀衞鑾儀使。二十九年。授奉宸苑卿。三十年。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咸豐二年。以捐助軍需。下部優敘。三年正月。授正黃旗蒙古副都統。二月。授鑾儀衞鑾儀使。九月。署正紅旗護軍統領。充對引大臣。稽察內七倉。十二月。復以捐助軍需。下部優敘。旋充考試筆帖式閱卷大臣。四年三月。授御前侍衞。四月。正署紅旗滿洲副都統。陞工部左侍郎。閏七月。調正藍旗滿洲副都統。十月。調禮部左侍郎。十二月。署鑲白旗護軍統領。五年正月。以揀選正藍旗雲騎尉遺缺。呈進襲官家譜錯誤。降二級留任。二月。管理嚮導處事務。充左翼監督。四月。授左翼前鋒統領。五月。以籌辦巡防。下部議敘。十月。護送孝德顯皇后梓宮禮成。賞戴花翎。十一月。以勘慕陵工程。並送孝靜康慈皇后梓宮奉移暫安禮成。加一級。尋調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十二月。調正白旗滿洲副都統。六年。署都察院左都御史。七年正月。實授。尋署正白旗蒙古都統。四月。歷署正紅旗漢軍都統。兵部尚書。七月。授正白旗漢軍都統。八月。陞理藩院尚書。十月。充大考繙譯翰詹閱卷大臣。十一月。賜紫禁城騎馬。十二月。充經筵講官。八年二月。歷充查城大臣。崇文門副監督。時順貞門不戒於火。肅順以撲救出力。加一級。四月。署工部尚書。五月。前大學士耆英。在天津督辦洋務。私自回京。下王大臣議罪。議以絞監候。肅順輒單銜奏請正法。上以肅順所奏。亦未爲是。令耆英自盡。五月。授內大臣。七月。充經筵講官。九月。調禮部尚書。管理理藩院事務。十月。充武鄉試監射大臣。十二月。調戶部尚書。九年二月。充考試繙譯助教閱卷大臣。以各卷字畫未工。奏請另試。並請初次各員不准與考。允之。四月。署正白旗領侍衞內大臣。七月。充考試繙譯助教閱卷大臣。八月。以錢局鼓鑪減卯。致鐵錢壅滯。交部議處。九月。充繙譯鄉試正考官。十月。充稽察溝渠河道大臣。命在御前大臣上學習行走。先是。戶部奏定設立乾字官號四處。與五字字官號。經管收發兵餉等款。嗣

派員覈對寶鈔處五宇欠款。與官錢總局所立存臺不符。肅順奏請查辦。至是復奏參清結五宇官號。司員朦混辦臺。將官款化爲私欠。請將司員臺斐音王正誼李守愚榮溥吳廷溥李壽蓉鳳山賈銘愼等褫職。商人張兆麟等革職嚴訊。一時司員商戶等。被鈔沒者數十家。並請嚴究失察之戶部各堂官。肅順自以未經畫臺獨邀免議焉。旋充後扈大臣。十一月。管理三庫事務。充考試筆帖式閱卷大臣。十二月。充八旗值年大臣。十年正月。授御前大臣。充經筵直講。閏三月。署領侍衞內大臣。旋奏參官票所官吏交通。請褫關防員外郎景雯等職。並查鈔各官吏家產備抵。四月。命修理戶部衙署。先是。戶部不戒於火。延燒北檔房司務廳俸餉處八旗司。肅順疑人役縱火。逮書吏王載錫等五人。下部嚴訊。並奏參司務廳掌印員外郎舒度等。解任候質。均從之。五月。充總管內務府大臣。七月。管理上駟院署鑲紅旗漢軍都統。尋調鑲黃旗漢軍都統。八月。扈駕幸木蘭。十二月。命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十一年六月。佩帶內務府印鑰。七月。署領侍衞內大臣。是月。文宗升遐。穆宗即位。命恭理喪儀。初。文宗顯皇帝感患暑瀉疾。大漸。召見載垣端華肅順諸人。承寫硃諭。立皇太子。及上即位。肅順遂以贊襄政務自居。事多專擅。御史董元醇奏請皇太后垂簾聽政。肅順梗其議。並屢阻回鑾。及交結太監杜雙奎袁添喜。諸不法事。九月。上回京。諭曰。上年海疆不靖。京師戒嚴。總由在事王大臣等。籌畫乖方所致。載垣等復不能盡心國事。徒以誘獲英國使臣塞責。以致失信於各國。淀園被擾。我皇考巡幸熱河。聖心萬不得已之苦衷也。嗣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將各國應辦事宜。妥爲經理。都城內外。靜謐如常。皇考屢詔王大臣議擬回鑾之旨。而載垣端華肅順朋比爲奸。總以外國情形反覆。力排衆論。皇考宵旰焦勞。更兼感受口外嚴寒。聖體違和。竟於本年七月十七日。龍馭上賓。朕呼天搶地。五內如焚。回思肅順等蒙蔽欺罔之罪。實天下人民所痛恨者也。朕御極之初。即欲重治其罪。惟思伊等係顧命之臣。故暫行寬免。以觀後效。孰意八月十一日。朕召對載垣肅順等八人。適有御史董元醇一摺。內稱請皇太后權理國政。又請於親王中簡派一二人。令其輔弼。於大臣中簡派一二人。充朕師傅。以上三端。深合朕意。雖我朝向無皇太后垂簾之儀。但朕尚皇考大行皇帝付託之重。惟以國計民生爲念。豈能拘守

常儀。特面諭載垣等。著照所請。傳旨該王大臣等。奏對時。嘵嘵置辯。已無人臣之禮。擬旨時又陽奉陰違。擅自改寫。作爲朕旨頒行。是誠何心。載垣等。每以不敢擅專爲詞。此非專擅之實蹟乎。總因朕在沖齡。皇太后不能深悉國事。伊等任意欺蒙。能盡欺天下乎。伊等辜負皇考深恩。朕若再事姑容。何以仰對在天之靈。又何以服天下公論。載垣端華肅順著即解任。景壽穆蔭匡源焦祐瀛。著即退出軍機處。派恭親王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將伊等應得罪名。分別輕重。按例秉公具奏。至應如何垂簾之儀。一併會議具奏。尋命睿親王仁壽醇郡王將肅順拏問。交宗人府議罪。諭曰。前因載垣端華肅順等三人。種種跋扈不臣。朕於熱河行宮。命醇郡王繕就諭旨。將載垣等三人解任。茲於本日特旨召見恭親王奕訢。帶同大學士桂良周祖培。軍機大臣戶部侍郎文祥。乃載垣等肆言不應。召見外臣。擅行擱阻。其肆無忌憚。何所底止。前旨僅與革職。實不足以蔽辜。著恭親王奕訢桂良周祖培文祥。即行傳旨。將載垣端華肅順革去爵職。拏問。交宗人府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嚴行議罪。肅順奉到諭旨。咆哮不服。並沿途私帶眷屬。事聞。諭曰。前因肅順跋扈不臣。招權納賄。種種悖逆。當經降旨將肅順革職。派睿親王仁壽醇郡王。即將該員拏交宗人府議罪。乃該革員於接奉諭旨之後。咆哮狂肆。目無君上。悖逆情形。實堪髮指。且該革員恭送梓宮。由熱河回京。輒敢私帶眷屬行走。尤法紀所不容。所有肅順家產。除熱河私寓。令春佑嚴密查鈔外。其在京家產。著即派熙拉布前往查鈔。毋令稍有隱匿。是月。王大臣等議上。諭曰。宗人府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定擬載垣等罪名。請將載垣端華肅順。照大逆律。淩遲處死一摺。載垣等朋比爲奸。專擅跋扈。種種情形。均經明降諭旨。示知中外。載垣端華肅順於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即以贊襄政務王大臣自居。實則我皇考彌留之際。但面諭載垣等立朕爲皇太子。並無令其贊襄政務之諭。伊等乃造作贊襄名目。諸事並不請旨。擅自主持。即兩宮皇太后面諭之事。亦敢違阻不行。御史董元醇。條奏皇太后垂簾事宜。載垣非獨擅政諭旨。並於召對時有伊等贊襄朕躬。安能聽命於皇太后。伊等請皇太后看摺。亦係餘炙之語。當面咆哮。目無君上。情形不一而足。且每言親王等。不可召見。意存離間。此載垣端華肅順之罪狀也。肅順擅坐御位。

進內廷。出入自由。目無法紀。擅用行宮內御用器物。於傳收應用物件。抗違不遵。並自請分見兩宮。皇太后召對。詞氣之間。互有抑揚。意在搆釁。此又肅順之罪狀也。一切罪狀。均經毋后皇太后聖母皇太后面諭議政王軍機大臣。逐款開列。傳知會議王大臣等知悉。茲據王大臣等。按律擬罪。將載垣端華肅順竣遲處死。當即召見諸王大臣。詢以載垣等罪名。有無一綫可原。僉稱載垣端華肅順跋扈不臣。均屬罪大惡極。於國法無可寬宥。並無異詞。朕念載垣等誼屬宗支。身罹重罪。均應棄市。能無下淚。且載垣等。前後一切情形。顯屬欲危社稷。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非獨欺陵朕躬。爲有罪也。在伊等自恃係顧命大臣。縱作惡多端。定邀寬宥。豈知贊襄政務。皇考並無此諭。若不重治其罪。何以仰副皇考付託之心。亦何以飭法紀而示萬世。即照該王大臣所擬。均即竣遲處死。亦屬情真罪當。惟國家本有議親議貴之條。尚可量從末減。姑於萬無可貸之中。免其肆市。載垣端華著加恩賜令自盡。即派肅親王華豐刑部尚書綿森。迅即前往宗人府空室。傳旨令其自盡。此爲國體起見。非有私於載垣端華也。至肅順悖逆狂謬。較載垣等尤甚。本應竣遲處死。以伸國法。而快人心。惟朕心究有所未忍。著加恩改爲斬立決。即著睿親王仁壽刑部右侍郎載齡。前往監視行刑。以爲大逆不道者戒。肅順遂棄市。

羅惇衍

羅惇衍。字星齋。號椒生。廣東順德人。道光十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六年。散館。授編修。十七年。提督四川學政。尋召對。上以惇衍年少。恐於事務未能周悉。命仍留京供職。二十年五月。充四川鄉試副考官。十二月。充文淵閣校理。二十三年三月。大考一等。陞翰林院侍講。六月。充日講起居注官。閏七月。充山東鄉試正考官。十一月。轉侍讀。二十四年。擢侍講學士。二十五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五月。遷通政使司副使。九月。陞太僕寺卿。二十六年。提督安徽學政。二十九年六月。以衙署被水。冊籍散失。自請議處。上加恩寬免。九月。遷通政使司通政使。三十年三月。陳端本善俗疏。略言古帝王立綱陳紀。根源實在一心。檢攝此心。莫先於居敬窮理。居敬窮理。莫先於勤

省察。勤省察。莫先於觀覽載籍。聖祖仁皇帝御纂性理精義一書。其總論爲學之方。立志之要。由存養省察。致知力行。以及人倫性命。皆有程途可按。階級可循。至於論君道用人。田賦學校。禮樂兵政等類。尤足以端主極而肅官方。惟在皇上萬幾之餘。講習討論。身體力行之耳。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所載臣工奏摺。凡二百二十三人。皆恭錄批簽。使其知所陳之得失。明見萬里。自古所無。皇上於披幾之暇。並將此書。日閱一二事。凡督撫所奏。有能深謀遠慮。措置得宜者。固蒙褒答。若不實不盡。及飾詐懷私者。亦一一爲之指示周詳。庶大吏皆知所警戒。他若御纂資政要覽。庭訓格言諸書。皆本心法治法。而一以貫之。伏願皇上本法祖之意。以修己推而知人安民。皆得其道。天下有不蕩平正直者哉。又請諭令部院大臣。各舉所知。以備京卿及講讀之任。無論京外及家居之員。皆得臚列其平日實行。登諸薦牘。又請敕直省督撫。提鎮學政。皆得犯顏直諫。指陳天下利病。無所忌諱。即藩臬中有能披瀝肝膽。暢所欲言者。亦許自行密封。令督撫代爲呈遞。疏入。上嘉其愛君之誠。並飭諭中外大臣。實力奉行。咸豐元年。奏請崇儉禁奢。略言。嘉慶以前。物力豐阜。人知儉靡爲無益。故好尚正而異物不能遷。今則汰侈是從。遇有婚嫁喪葬等事。動輒費千餘金。或數百金。無者多方稱貸以取辦。問其度日之費。往往朝不謀夕。豈不昏愚可憫。又京外各官。尋常宴會。動至一席費五六金。外官款宴上司。竟有一日而費百金者。此類靡耗。不一而足。三十年中。日甚一日。乃至婢妾幼稚。亦復被華采而飾珠玉。豈惟暴殄。尤屬僭踰。又其甚者。患婚嫁之費而至於溺女不舉。是不慈也。因窀窆之費而至停棺不葬。是不孝也。不慈不孝。豈非人心風俗之大害乎。查道光八年。曾照會典刊刻簡明規條。有司未能奉行。故凡典禮之切於日用倫常者。皆無率循不越。應請飭下禮部。就會典通禮二書。撮其簡約常行者。以爲條教之式。俾海內臣庶。皆可家喻戶曉。必期革奢而返儉。是誠今日救時之急務也。從之。五月。充福建鄉試正考官。二年三月。充會試知貢舉。八月。署吏部右侍郎。十一月。日食。惇衍以順治元年至乾隆五十年。日食四十八。有逾九分者。止七次。而本年幾於食既。正值冬至。以前爲剝盡純陰之候。又值望日月食。與尋常災異不同。請飭廷臣修省。上嘉納之。尋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三年二月。陞刑部左侍郎。四月。惇衍

奏豐工決口後。小民流離失所。江蘇之清河宿遷邳州。山東之滕縣魚臺嘉祥等處。所在民多餓莩。屍骸徧野。請飭兩河總督江蘇巡撫。分飭地方官督同紳士耆老。廣置義塚殮埋。並被賊滋擾地方。慘遭屠戮。亦請飭屬掩骼。得旨允行。又奏閩粵商賈運米至津。請豫定價值。以廣招徠。並請將各省援例報捐。均歸併捐輸覈算。援照山西等省。酌加學額中額。下部議行。時太平軍方盛。長江一帶。盡爲所據。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失利於石鎮。惇衍奏南方大股賊匪。以水路爲巢穴。必思所以禦之之法。然後可直擣中堅。請飭曾國藩再練楚勇數千。就近由湖南移紮武昌。爲江忠源聲援。以杜賊匪窺伺荆襄之意。又賊竄江西。界連廣東。請飭掌工科給事中蘇廷魁在籍召募粵勇。進援江西。安徽與河南接壤。河南與湖北接壤。勢均扼要。請命幫辦安徽軍務袁甲三。就近回河南原省。勸諭捐輸。以防捻匪。並會同已革兩廣總督徐廣縉辦理召募事宜。仍令袁甲三往來堵剿於鳳潁之間。以遏賊北竄。並將蘇廷魁袁甲三兩員。上請溫諭褒勉。或賞加卿銜。令其便宜從事。報聞。六月。充考試漢教習閱卷大臣。九月。充磨勘默寫武經大臣。尋命隨同惠親王辦理巡防事宜。十一月。調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命赴通州會同戶部左侍郎全慶等清查通濟庫款。旋充實錄館副總裁。又以戶部奏收京城房租。惇衍奏請停止。允之。五年四月。山東在平馮官屯踞匪薛平。直境肅清。惇衍以巡防宣力。下部優敘。七月。丁父憂回籍。七年。英人背約。陷廣東省城。並劫總督葉名琛以去。命偕在籍太常寺卿龍元僖給事中蘇廷魁。集團剿辦。八年。惇衍等稜紮花縣。密籌布置。十年。英事議和。十一年。命來京聽候簡用。旋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同治元年。以廣東巡撫耆齡御史華祝三等。先後疏劾兩廣總督勞崇光。任用非人。調度乖方各款。命偕廣州將軍穆克德納密查。三月。惇衍等查實奏覆。勞崇光下部嚴議。七月到京。旋陞戶部尚書。八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閏八月。疏請京外一體薦舉人才。略言。皇上求賢若渴。半載有餘。應詔者甚屬寥寥。即有登諸薦牘者。或由他省督撫保舉。必待本省給咨。始能赴部。非所以示虛懷延攬之道也。且但令封疆大吏保舉。而未及京卿。恐馴致外重內輕。不可不防其漸。內閣六部九卿等官。皆皇上簡用重臣。素所親信。必俾其各舉所知。紛來衆正盈廷。然後可反危爲安。轉亂爲治。請不必限以時

日。拘以人數。但有操守廉潔。才猷卓越者。即許隨時舉劾特保。儻所薦之人。將來或犯有貪污劣迹。必惟舉主是問。奏入。上是之。又奏庫銀支絀。支放不敷。各省欠款纍纍。請擇其稍爲完善之區。嚴定數目。趕緊解京。以杜推諉。並明定摸視京餉處分。儻任意遲延。即從嚴參辦。如所請行。旋因安徽巡撫李續宜丁憂回籍。皖省軍情緊要。請諭令赴任視事。從之。十月。奏近畿米糧短絀。請飭下各省督撫勸諭商民。自行採買。由海運津。聽其銷售。並加恩普免稅課。無論產米及齎赴處所。一律無庸捐釐。下部議行。十二月。充經筵講官。二年三月。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三年正月。請疆吏加意倉儲。倉穀非賑飢不能出糶。無論官倉民倉。未動之穀。不得變價提用。至倉穀已缺。紳民捐資彌補者。尤應加意保全。下所司議行。二月。命查東陵西陵工程。八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四年四月。署翰林院掌院學士。十一月。奏請慰留四川總督駱秉章。略言。駱秉章德威昭著。遠邇畏懷。其能用賢也。則左宗棠黃倬劉蓉朱孫詒等。咸出幕中。其能滅賊也。則以石達開之驍悍兇狡。不動聲色。殲剿無餘。及飛章告捷。復不鋪張揚厲。以自伐其功。偉量虛懷。尤非當世豪傑所及。況湘勇之駐川者不少。該督恩澤被楚實深。雖因經費支絀。不能給餉。湘勇毫無怨言。在他人名望稍輕者。豈能鎮壓。若該督堅持前議。以疾爲解。請仍降恩旨。或再給假。或即起復。以順輿情。而洽士論。儻萬不能留。該省軍務未竣。勝任愉快者。頗難其人。或前任江西巡撫沈葆楨。可令墨絰從戎。至大江南北善後事宜。有曾國藩提綱挈領。則湖南巡撫李瀚章。廣西按察使嚴樹森。才猷卓著。均可擢遷斯土。江蘇巡撫李鴻章。密圖本籍。恕譴頗滋。宜令統帶淮勇。追擒捻匪。至署理廣東巡撫郭嵩燾。在任數年。自知才力不逮。始行疏辭。自與京職相宜。惇衍又以州縣各官。安設刑械。私立班館等弊。例有明禁。近來獲犯到案。往往肆意酷虐。請飭嚴禁。允之。五年。奏言。軍興以來。勞績與捐輸競進。流品稍雜。自非大吏加意提倡。抑奔競。進敦厚。擇保一二員。破格陞用。以勵其餘。未易使膏澤下於民也。守令宜取忠信之長。慈惠之師。不以苛刻辯捷爲能。猾敝之區。尤宜認真撫字。勸農興學。俾民食漸足。士習漸純。凡好惰好奢好訟好鬬諸弊。皆因地制宜。悉使改革。守令得人。胥由大吏鼓舞而振興之耳。請旨飭下直省督撫府尹。於州縣中擇其循聲卓著者。出具切實考語。

送部引見。察其材具。以備簡用。如所請行。六年。兼署工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七年正月。充武英殿總裁。二月。命赴天津查驗海運漕米。尋丁母憂回籍。十三年卒。予謚文恪。

丁壽昌

丁壽昌。安徽合肥人。咸豐三年。太平軍擾安徽。壽昌集勇築寨自保。旋從安徽巡撫福濟剿敵廬州。敍勞以典史選用。並賞戴藍翎。九年。隨官軍克復六安州。擢縣丞。十一年。攻克巢縣含山和州及銅城閘雍家鎮裕溪口西梁山各要隘。陞知縣。同治元年。署江蘇巡撫李鴻章督師援上海。檄壽昌帶維勇剿敵。克奉賢柘林南滙川沙金山等城。晉同知。換戴花翎。二年。解常熟昭文圍。並克復福山太倉鎮洋崑山新陽吳江震澤。以知府留江蘇補用。十一月。隨道員潘鼎新克復乍浦。尋攝乍浦同知。乍浦降衆數千。皆悍黠。鴻章聞其將爲亂。飭壽昌遣之。壽昌與衆期令於某日繳軍械易新者。至期爭繳。壽昌悉收之。乃各給資使歸業。衆莫敢譁。又收復海鹽。並攻毀海鹽十三里之嶼城敵壘三年。隨官軍克復嘉興府城。斬廖發受。疥陞道員。駐軍湖州南潯鎮。六月。官軍攻湖州。壽昌直擣中堅。填河。拔椿破其兩壘。遂克晟舍。加按察使銜。並賞給二品封典。十一月。移駐松江府之塘橋。攻練洋槍。兼辦洋務。六年。直隸提督劉銘傳檄壽昌領隊剿敵。敗敵於黃安紫屏鋪。追至陡山。又敗之鄧州。敵遂南竄。分擾沭陽海州宿遷。時霖雨。平地水數尺。東路之敵任化邦越水西渡沭河。壽昌追之。解衣率將弁徒涉。比達河岸。舟楫皆爲敵掠。乃伐木造橋。頃刻立成。軍既濟。窮追及之。一戰而捷。十月。敵東竄。躡擊於安邱濰縣之交。又追之贛榆城下。斬任化邦於陣。得旨。遇有江蘇道員缺出。請旨簡放。加布政使銜。十一月。擊敵濰縣。擒李芸牛卸孜等於陣。七年。劉傳銘因病乞假。壽昌代統其軍。值張總愚擾河北。壽昌渡黃河防守東省長牆。敵攻之急。壽昌隨方抗禦。自周家店至七級阿城。布置嚴密。敵未能撲。總愚勢窮蹙。他竄。銘傳亦病愈回營。壽昌合諸君馳剿。飢則於馬上咽餅餌。歷八晝夜。及之高唐州。陶家橋殲焉。先是。壽昌以剿捻功賞給西林巴圖魯名號。至是復以按察使記名。遇

缺題奏。八年。直隸總督曾國藩奏請壽昌赴直隸分缺候補。學馬步全軍。兼駐紮保定之八營。會天津民教構釁。國藩奏以壽昌署天津道。旋補實。以承辦海運漕糧。賞給一品封典。十三年。丁父憂。御史李桂林奏言。壽昌潔己愛民。清廉自矢。茲任以來。興水利。練兵勇。辦海防。籌賑濟。立學校。諸惠政。次第舉行。今以丁憂開缺。合郡士民。如失所依。乞破格留用。以稗地方。奏入。上命俟百日孝滿後。准其留直隸差遣委用。是時。太常寺少卿周瑞清御史游百川先後奏言。持服終制。禮之常經。臣下奪情。原屬萬不得已之舉。如因天津係畿南重地。壽昌留津。乃爲破格之舉。則請明降諭旨。嗣後不得援以爲例。得旨俞允。壽昌固請歸葬終制。由總督李鴻章代陳。情詞懇切。優詔許之。光緒二年。寄諭安徽巡撫裕祿。促壽昌北上。壽昌泣辭固辭。乞裕祿奏懇終制。三年。服闋。奉特旨調赴天津總理營務。兼充海防翼長。四年。署津海關道。嗣以轉運山西賑糧。飢民全活甚衆。下部優敘。六月。補直隸按察使。五年。署布政使。十月。回按察使任。六年五月卒。壽昌以太平軍之亂。投筆從戎。迭著戰功。其遣散降衆。收撫捻黨。均能恩威並用。約束嚴明。署天津道時。值民教不和。事機棘手。壽昌操縱緩急。措置裕如。天津頻年患水。設法籌賑。全活甚多。光緒初年。直隸旱荒。晉豫尤甚。壽昌統籌兼顧。不分畛域。其在臬司任時。適有清豐縣民謝光玉叩閽一案。上命壽昌提訊。先是。捻匪竄清豐。光玉之祖及父避地弗及。賊至其家。勒供酒食。賊去後。同里有隙者。誣以通寇。糾衆殺其家十餘人。光玉時僅九歲。逃匿獲免。及成立。申訴大吏。以案鉅年遠。事無左證。懸不能給。壽昌細心推鞫。盡得其情。沈冤昭雪。聞者稱快。又以直隸刑案甲天下。督所屬清理。通除延宕之習。歷數月而積案一空。卒後。李鴻章爲之懇恩優卹。奏入。上諭從優賜卹。並命於天津府城建立專祠。以彰勞勳。尋賜卹如例。贈太常寺卿銜。

王仁堪

王仁堪。福建閩縣人。祖慶雲。工部尚書。仁堪於同治十三年。由舉人考取內閣中書。光緒三年。一甲一名進士。授

翰林院修撰。五年。俄羅斯更定條約。索我伊犂。要求無厭。使臣崇厚專畫諾。未奉旨遽回京。仁堪偕修撰曹鴻勛等疏劾之。六年。提督山西學政。十一年。充貴州鄉試副考官。十三年。命在上書房行走。十四年。充江南鄉試副考官。十一月。太和門災。上有遇災修省之諭。仁堪復偕修撰曹鴻勛等上疏曰。天人感應之理。著於聖經。備於諸史。明示警戒。斷非無因。非有實政應天。必不能弭此災異。自琉球滅。越南失。緬甸亡。日謀朝鮮。以侗我東。英擾衞藏。以窺我西。法擴商務。覬覦滇粵。俄增戰艦。現造鐵路。自彼得羅堡直達琿春。逼我東三省。羽翼盡翦。將及腹心。外患浸深。財力窮盡。天下臣民。深望朝廷亟後懲前。厲精圖治。乃仰窺朝政。若以爲已治已安。臣下希風。相率粉飾洽具。紀綱廢弛。中外愉嬉。泄泄悠悠。成爲錮習。自去冬河決不塞。蕩析流亡。不啻億萬。今年江淮苦旱。每縣飢民。率數十萬。夏秋之間。京師地震。大風拔木。近畿山傾水溢。摧壓漂沒。斃人無算。盛京大水被災者十三廳州縣。南中紳民。繪圖募賑。慘不忍聞。今又值太和門之災。官吏奔走。悚動震駭。臣等備員禁近。目擊涕零。中夜傍徨。不能自默。因陳時政數端。其請罷土木語尤直切。略曰。本年二月初一日。奉諭旨擬修頤和園。以備慈輿臨幸。大慶祝嘏之所。此誠我皇上不匱之孝思也。臣等謂孝以養志。爲大皇太后愛民之心。率土普天。同深欽仰。故庀材鳩工之費。指明不動正款。夫出之帑庫。則有正款雜款之分。至朝廷責之督撫。督撫取之釐徵。竭蹶以應。雖非地丁之正供。仍是小民之膏血。在計臣可執未動正款之說以告朝廷。在朝廷何能執不動正款之說以謝天下。臣等以爲頤和園雖極壯麗。在皇太后所處。不過一室之閒。所覽不過一山一水之勝。若因此而民生愈蹙。皇太后雖日居勝地。未必不戚然不歡也。況值非常之災。罷不急之務。非惟聖慈所必許。抑亦臣民所同諒。伏願聖明。將此項工程停止。自今以往。垂念政治。力節游觀。庶恭儉爲心。而孝思亦大矣。十五年正月。大婚禮成。奉懿旨賞加五品銜。並因恭辦大婚事宜。保以應陞之缺儘先陞用。五月。充廣東鄉試副考官。十二月。充會典館繪圖處幫總纂官。十六年十月。改總纂官。以十四年京察一等。授江蘇鎮江府知府。十七年三月。莅任不十日。而有丹陽教堂之案起。於邑人刨見孩尸。仁堪驗得孩尸七十餘具。請兩江總督劉坤一專疏入告。其略曰。既名爲天主堂。即不應有

死孩骨。即曰兼育嬰局。更不應無活嬰兒。且教堂兼辦育嬰。雖各省間有此案。而徧查歷年條約傳教條下。並無准外國人在中國育嬰之約。該教士等既於約外兼辦育嬰。復不遵光緒十五年兩廣總督奏行章程。使地方官得司稽察。禍由自召。請於結案之時。曲貸愚民之罪。以安衆心。別給撫卹之資。以謝彼族。庶不致積憤日甚。爲禍愈深。坤一迂之。嗣獲犯卒擬罪。軍徒有差。案既結。外人屢移書督撫保護教堂。仁堪請奏定保護律例。言和約保護教堂。祇言從嚴懲辦。并無若何懲辦明文。故每出一役。使臣任意要挾。動增條款。宜明定保護之律。將焚毀教堂作何賠償。殺教士作何論抵。以及口角鬬毆等事。定明律法。人心既平。訛言自息。時洋人梅生。交通匪首李鴻爲購軍火事覺。郡民洶懼。仁堪親出巡防。達旦不寐。以安民心。又以英領事坐梅生罪。僅監禁九月。復上書總理大臣論之。詞極剴切。有洋人忻愛珩者。持簿籍來謁。稱欲捐建中外義學。並列沿途地方官衙名捐款。仁堪詰之。並無游歷護照。乃商之關道。咨送該國領事查辦。並請兩江總督照會各國總領事。令公議章程。凡洋人無護照。即屬流氓。儻私至各處爲非。經地方官查出。應按照中國律法科罪。庶足清游匪。全邦交。太平湖者。當四郡五縣之交。荏苒數也。仁堪創鄉團。設局員。以鎮攝之。又建荷花蕩船隘。商賈無風濤患。郡爲商埠。奸人誘拐民子女。窟穴其中。悉捕鞫置之法。又狡黠朋比擾市廛者。建悔過所禁錮之。駐防旗兵。多倚勢爲虐。密達當事。拘最無賴懲之。商民以安。城中有善堂五。曰育嬰。曰恤嫠。曰普仁。曰救生。曰留養。積久弊生。則易轍而更張之。仁堪嘗謂民爲邦本。親民之官。當知民之利病。乃巡行鄉里。無險阻窮僻。皆躬到。慨然以設渠塘備荒自任。念官款無可請。又不欲擾民。乃馳書乞諸親舊。復捐廉以益之。商富聞而感愧。咸踴躍輸將。得錢三萬餘緡。十八年春。率邑人度地高下。開塘二千三百有奇。溝渠閘壩以百計。積數十日。因勞得疾。猶強起視事。會蝗生。督捕於野。病幾殆。伏枕絮絮作捕蝗議。日召丹徒縣知縣王芝蘭於署。口授方略。在野則以手書教之。是年秋。丹徒丹陽大稔。陳災狀。蒙恩旨截漕濟賑。又勸紳商捐助。於是清查戶口。分別大小極貧次貧。放賑日。嚴察司事。無敢疏濫者。全活二十餘萬人。民有售牛者。假官錢使芻牧之。名曰牛振。益用工振法擇丁壯治水道。所開濬河渠。若太平港沙腰河練湖越瀆

蕭河香草簡瀆之屬。凡二十有五。自餘支溝別渠二百三十有奇。皆引大江及運河水。使深入以溉民田。又整塘四千六百以蓄高源之水。東西百餘里。水利畢舉。地高不宜禾豆者。爲購桑榆松柏諸種。給民栽植。又買荒山十餘頃以儲種足材木之用。金壇溧陽。亦量發倉穀振之。取溧陽絲捐款修縣城。濬金壇薛埠舊閘。灌田數萬畝。皆以工代賑。十九年。續舉丹徒丹陽春賑。一如前法。餘銀四萬兩。發商生息。爲積穀貯。以備不虞。收丹徒民所借牛振錢。仿社倉法立社錢。按區分儲生息。爲民間修溝洫廣義塾之用。使城董掌收。區董司發。互相箝制。以遏弊源。先是。郡之西鄉。僻陋不知書。仁堪立榛思文社教之。郡城無學舍。於府署前建南濂學舍。爲藏修地。又清寶晉書院膏火積弊。悉復舊章。七月。調蘇州府。仁堪積前後勞。至蘇即病。猶力疾入發審局清結積案。冬防夜。出巡感寒卒。耗至。鎮江士民皆欷歔流涕。乃列仁堪政績呈督撫。二十年三月。總督劉坤一巡撫奎俊據以上聞。謂仁堪以愷悌之心。行仁義之政。其治獄平法。似于定國。發奸摘伏。似趙廣漢。講求水利。似召信臣。恤災黎。則富弼之於青州也。興文教。則文翁之於巴蜀也。以實心行實政。視民事如家事。卓然有古循吏風焉。

王文韶

王文韶。字夔石。一字廣慮。浙江仁和人。咸豐二年。進士。以主事用。籤掣戶部。五年。以海運全完。奏保儘先補用。七年。以捐銅局辦理捐輸認真奏保。俟補缺後。以本部員外郎遇缺即補。先換頂戴。是年。學習期滿。奏留。八年。丁父憂。十年。服滿。十一年三月。補福建司主事。六月。陞四川司員外郎。同治二年。補陝西司郎中。三年二月。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又以在工出力。奏保專以道員用。六月。授湖北安襄鄖荊道。七月。戶部奏邊保出力司員。加鹽運使銜。時粵捻各軍。始由楚入豫。會蔣凝學軍。道出襄陽。潰散八營。大局震動。文韶籌餉數十萬。收集潰亡。兼籌防堵。境賴以安。踰年。調署漢黃德道。又值捻衆南下。武漢戒嚴。文韶先事預防。得無患。六年二月。左宗棠督剿回逆。檄辦西征後路糧臺。疏薦於朝。有才長心細。器識閎通。素爲中外信服之語。同時湖廣總督李鴻章。亦薦文韶守

大心細。爲中外難得之員。十月。擢湖北按察使。十一月。署布政使。八年二月。調署湖南布政使。尋卽補授。十年十月。署湖南巡撫。十一月。奏陳湘省地方軍務大概情形。略謂湖南近日情形。惟援黔防境兩大端。最爲當務之急。自軍興以來。應募之卒。湘勇居多。厥後遣撤歸鄉。既不安於耕農。又素習於戰鬬。遊手徼逐。浸生事端。以故年來會匪充斥。伏莽徧地。宵小竊發。幾於無歲無之。上年湘潭道州。本年益陽龍陽之事。其尤甚者也。臣於藩司本任內。隨同前撫臣劉崐。極力設法補救。通飭所屬地方官。清釐保甲。整飭團練。以冀隱戢亂萌。各屬士紳。又多以久歷戎行。忠義激發。兼以利害切身之故。同心協力。各衛其鄉。半年以來。漸著成效。雖區區小補。不敢謂此後遂可無虞。而第能思患預防。卽偶有蠢動。當不致成燎原之勢。從容消弭。事在平時。此地方防務情形。尙可仰紓聖慮。至援黔之師。數年以來。罄全湘之所有。以濟軍需。積欠餉銀。已有二百餘萬兩。目前各營之餉。每月僅能發二十日。藩糧兩庫。除例支各項外。其可撥濟軍需之款。本自無多。釐金鹽稅。亦止有此數。以出較入。遠不相當。雖屢蒙朝廷垂念。酌撥各省協餉。亦以支應爲難。未能一律照解。是故爲湘省計。則積困之力。誠不能支。惟有自全以弭患。而爲援黔計。則久累之功。自難遽棄。要在竭力以圖成。事有兩妨。勢宜兼顧。本年奉有減援增防諭旨。亟思酌量變通。總以欠餉過多。一時尙難措置。臣雖暫時攝篆。斷不敢玩惕苟安。亦不敢操切僨事。俟會商督臣。通盤籌畫。總期黔事有益。而湘力可支。竭盡愚忱。而未敢遽以自必也。蓋其時剿捻軍務緊急。黔苗乘隙滋事。桂東郡縣。悉遭陷沒。湘黔驛道梗塞。兇鋒所指。擾及楚邊。沅靖晃三府州廳。時被踩躪。迭經前撫臣李瀚章劉崐籌議大舉援防。戮力六七年之久。雖迭克桂東城邑。湘邊仍復騷然。軍威迄不能振。自文韶署任以後。乃專任臬司席寶田。統兵進剿。苦戰猛攻。始將貴州之施秉施洞台拱九股。河凱里麻哈黃平雷公山黃茅轎頂山各城隘。次第收復。湘境得以無警。黔境驛道。亦漸疏暢。時桂東苗亂尙未平定也。文韶益極力籌餉。屢促諸軍破賊。於是丹江南猛。報德諸寨。先後削平。悍苗俘斬幾半。十一年。軍務方甚得手。席寶田患病不能督戰。文韶以臨敵易將。非兵家所宜。遂令席寶田所部各將。蘇元春龔繼昌唐本友謝蘭階戈鑑分領其衆。仍以席寶田調護之。將帥和衷。軍心益

圍。苗疆有烏鴉坡者。岡巒縣亙二十里。最爲險要。逆苗張秀眉知勢已衰。糾其黨楊大六等。麕集其處。連砦數十。全黔叛苗。盡萃其中。文韶遙策羣苗。鋌走絕地。勢將窮蹙。飛檄諸將。奮力會戰。羣酋見長圍已合。率黨死戰。我軍頗有傷亡。而士氣彌厲。襲破其卡。燒苗棚以千計。苗亦自焚其棚。退踞牙塘。尋奪其險。苗釋械乞撫。大萬餘人。又破張秀眉楊大六所踞各砦。殘苗聚保烏堡。冷水溝。計將北走。黔軍遏之。湘軍馳至。截賊爲兩。陣斬數千人。降萬人。並獲首要九。大白揭首於竿。苗匪乞降者二萬餘人。鏖戰十七日。烏鴉坡二十里。苗砦悉平。搜斬嚴大五於雷公坪。擒江老拉。詢知首逆張秀眉。猶伏烏東山。復往搜之。與楊大六均各就擒。並獲全大五於白水洞。檻送長沙。誅之。其他苗敘各酋。或俘或斬。無一脫者。黔境肅清。湘境四腳牛寨苗蠢動。亦經芟定。飛章奏報。並陳苗疆善後事宜。奉旨嘉納。留勇三十餘營。駐紮黔湘接壤。以資鎮攝。至今桂東迄無苗患。而湘之沅靖晃三府州廳。與黔犬牙相錯之區。居者得安耕鑿。西路各縣。無饋送之勞。實賴文韶決策援黔之功。貴州巡撫曾璧光疏報全黔勘定。極稱文韶派師援剿。尤能殫心竭慮。不遺餘力。十一年五月。補授湖南巡撫。是年以前巡撫駱秉章張亮基潘鐸。功德在民。奏准在省城建立三臣合祠。又奏請大閱。奉旨即著王文韶逐一查閱。十二年。奏遵照部議酌定收標世職。應支全俸半俸額數。自本年起。以四百人暫爲定額。照章給發。報部核銷。庶於撙節餉項之中。寓體恤忠裔之意。又奏遵查殉難故員。毋庸予謚。並詳議與謚不宜太濫。以重名器。又奏請變通外官回避章程。祖孫父子一條。不論官階大小。概令其子孫回避祖父。以重倫紀。均從之。十三年。奏湘漕試辦採買。請留漕項銀兩。以資轉運。下部議行。光緒元年七月。寶慶府新化縣屬匪徒滋事。文韶檄總兵謝晉鈞會同地方官前往剿辦。匪首李澍暨鄒序仁等。先後擒獲。訊明正法。解散脅從。其衡永等屬匪首李炳榮等。亦均剿斬。地方一律安謐。二年。奏請開復前湖南巡撫劉崐降一級處分。略謂該前撫在湘五年。正當撫鄰防境。諸務棘手之時。即如援黔之役。告成於同治十一年三月。該前撫去任不及半年。臣任事未久。非急切所能就理。諸凡規畫。皆該前撫歷年心力積累而成。又奏保記名提督龔繼昌王永章韓殿甲。遇缺題奏。總兵廖長明陳海鵬五員。堪勝專閫之任。三年十月。命來京

陛見。文韶自署布政使到湘。至是凡九年。軍事旁午。內治亦復縝密。如增廣貢院號舍。以庇多士。籌加書院膏獎。以勵寒畯。親選各校高才。以課實學。創設候審所恤無告。堂棲流所。以矜罪犯。字窮民。銷盜蹟。湘人至今頌之。四年二月。署理兵部侍郎。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時各省災荒。天久旱。兩宮御素膳。宮中日夜祈禱。上明諭引咎自責。並飭大小臣工。恐懼修省。翰林院侍講張佩綸編修何金壽先後上疏。指陳闕失。請訓責樞臣兩宮。以咎在宮廷。不欲歸過於下。文韶乃隨恭親王等。以奉職無狀。罪有應得。力請懲處。奉旨交該衙門嚴議。尋議革職。加恩改爲革職留任。四月。補禮部左侍郎。乞假兩月。迎母就養。七月。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十月。賞紫禁城騎馬。五年正月。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旋以京察。開復革職留任處分。是月。調補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仍兼署兵部左侍郎。六年正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詳議籌邊之策。分邊防籌餉儲才三大端。列爲八條。曰西路邊防。曰北路邊防。曰東路邊防。曰北洋海防。曰南洋海防。曰綜核餉需。曰節流籌餉。曰廣儲人才。戶部奏籌備餉需事宜十條。曰嚴催各省墾荒。曰捐收兩淮票本。曰通核關稅銀兩。曰整頓各項釐金。曰嚴查州縣交代。曰嚴核各項奏銷。曰專提減成養廉銀兩。曰催提減平銀兩。曰停止不急工程。曰核實顏綟兩庫折價。皆文韶籌議定稿次第奉旨施行。七月。以辦事遲延。交該衙門議處。部議以降二級留任。公罪例准抵銷。奉旨准其抵銷。八年正月。署理戶部尚書。六月。仍以戶部左侍郎兼署禮部右侍郎。八月。兼署吏部右侍郎。十四年二月。授湖南巡撫。湘人讙呼。謂將重來福我也。七月抵任。即整理文武鄉試諸務。十五年六月。擢雲貴總督。十月。奏交卸湖南巡撫印篆。並片陳南洲水患。略謂洞庭湖爲湖南北兩省水利之樞紐。自荊江南岸藕池潰口。江水橫決。挾泥沙而南。淤積西湖一帶。漸以成洲。見合龍陽華容安鄉三縣轄境計之。廣袤幾二百里。名曰南洲。貧窮私墾。豪強爭占。五方雜處。訟獄日滋。此皆近年情形。臣初次撫湘時。尚不至此。然此猶患之顯著者。惟洲地愈積愈寬。則湖面愈占愈狹。容水之區日偪。必致橫溢四出。湖北則荊江大隄受其害。湖南則濱湖州縣被其災。蓋湖中之水。既漸變而爲田。則湖外之田。將胥變而爲水。此必然之勢也。臣上年到任後。察悉情形。以爲湖南之大患。無有過於此者。明知已成

之洲。萬不能再事剗除。俾復全湖之舊。然救弊補偏。亦正岌岌不可終日。滿擬今年秋後水落。遴選講求水利。實心任事之員。周歷重湖。詳加查勘。或培隄以禦汛漲。或開支渠以導衆流。或將荒洲裁灣取直。以引溜而刷沙。總期於辰沅資澧諸江水。入湖之口。不致壅遏不通。激成泛濫之勢。並申明定例。嚴禁私築隄垸。私墾官荒。凡有淤洲。苟無礙於水。亦祇准官爲招佃。不准民間指請升科。即有昔爲湖業。今成陸地之處。亦祇准豁除漁課。不得藉水占地。仍於南洲地方。添設水師一營。常川駐紮巡防。無令寇盜因以爲窟。致蹈宋楊么明陳友諒故轍。此皆臣私憂竊計。爲亟思設法補救者。惜匆匆受代。未及見諸施行。惟念臣兩任湘撫。湘人安臣之教令。有過尋常。臣既無德於湘人。而並此地方利害所關。亦未及早措置。冀弭巨患於方來。此尤夙夜抆心。而不能自已者也。擬將詳情告知新任撫臣。隨時奏辦。謹以附陳。十六年正月。抵雲貴任。二月。疏陳地方情形。略謂滇省地處極邊。實爲西南一大都會。咸豐丙辰以後。漢回構釁。亂民乘勢蜂起。通省蹂躪殆徧。兵連禍結者二十餘年。仰仗天威。疆臣效命。用能殲除羣寇。次第盪平。論勘定之功。前督臣岑毓英實居其首。迨軍務漸定。地方政事諸待修舉。則劉長佑之老成坐鎮。其功自不可沒。而見任撫臣譚鈞培。懋懇堅凝。實事求是。二三年來。政觀尤速。臣未入境以前。采聽風聞。默揣時局。謂地方肅清未久。一切政務。恐未能以承平行省相繩。及至身入局中。綜觀大略。舉凡兵事吏事。防務鹽務。俱有範圍。有非臣始願所及者。惟迤西界連緬甸。迤南壤接越南。大局變遷。勢成逼處。交涉之事。日益糾紛。地方文武。尚未能諳悉洋情。少見多怪。深恐措置失宜。此固圜疆封疆之方。所亟宜講求者也。滇民生計。向來視銅廠爲盛衰。軍興以後。銅政廢弛。民生日困。見經前撫臣唐炯督辦礦務。創設公司。招集商股。整理舊廠。開闢新場。上年冬間。雲南之巧家。貴州之威寧兩廠。已報成堂。成堂者。廠中諺語。謂礦務已成局面也。閩成堂之礦。足供數十百年采取。可以用之不盡。此後起運京銅。必可較前順手。裨國計而益民生。此事自關運會。臣忝任地方。遇有應行會商之處。亦不敢以督辦有人。稍涉推諉。此雲南之大概情形也。黔省素稱瘠壤。物產不豐。省城以西曰上游。省城以東曰下游。臣自湘入黔。先經下游各屬。竊見城市蕭條。閭閻困苦。兵火餘燼。如在目前。驅車所至。

惻然傷之。及抵上游。則城鄉氣象。漸入佳境。雞犬桑麻。自安耕鑿。較之下游。迥不相同。惟通省地方州縣。大半以賠累爲苦。以竭蹶補苴之況。任刑名錢穀之煩。遇事因循。在所不免。過省時。撫臣潘霨與臣議論及之。謂數年來。著意整頓者。亦即在此。蓋官民交困。爲黔省第一通病也。潘霨創辦鐵礦一事。意在因自然之利。開不竭之源。購置機器。水陸運載。建局設廠。大費經營。議者或以時絀舉贏。力小任重爲嫌。而臣竊服其任事之勇。見在工程將竣。三四月間。即可開爐鑄鐵。但期礦產豐旺。銷路暢行。姑無論公中之利益何如。而自開采以及傭工轉運。窮民之食力於此者。殆不可以數計。下游一帶。必有起色。此貴州之大概情形也。總之滇黔兩省。被兵已久。受害過深。民間彫敝情形。非一時所能驟復。臣意主休養生息。實鑒爲邊徼遺黎。重謀生聚。非敢好持迂論。以鎮靜掩其衰庸也。時法越之事初定。越南游勇。侵擾內地。沿邊夷匪土司。與附近省會之教匪。句結營弁。一時並起。連陷富民祿勸兩城。衆心驚惶。文韶剿撫兼施。獲斬叛將。旬日而定。四月。雲南鎮康州土族刀老五句結外匪。殺斃土知州刀鬧錦。圖盤踞土城。文韶飭永昌府知府鄒馨蘭。督同官紳。調集團勇。馳往剿辦。擒獲賊首。陣斬匪黨多名。土城克復。五月。猛喇游匪滋擾。竄至金子河那窩寨。踞險抗拒。即檄總兵何秀林督師進攻。克復那窩寨。乘勝擊破金子河敵巢。民賴以安。十七年六月。貴州獨山州屬峯洞墨寨等處。匪首陸老鑽莫金保等。聚衆行劫。分遣夥黨混入州城。約期內應。拏獲訊明正法。復陣斬陸老鑽。生擒匪黨吳隴幅等。地方得以無事。十八年。雲南鎮邊地方。新附猓夷。聚衆滋事。拒捕戕官。檄飭署理迤南道劉春霖。督同文武員弁。分路進兵。將東生富角閉官等佛房。及東生等各家口營逆巢。次第攻克。生擒夷酋漢奸悍賊多名。殲斃無算。招降二千餘衆。拔出被脅難民五百餘家。戕官首惡。均經擒獲正法。邊境遂安。二十年正月。孝欽顯皇后六旬萬壽慶典。賞戴花翎。並交部優敘。七月。里山里夷頭目丁洪潰等。句結匪徒。妖言惑衆。附近夷寨。多被脅從。文韶調軍剿捕。夷目就誅。掃蕩匪巢。一律平靖。先是。雲南防務。自英法兼并緬越後。西南兩面。慎密爲難。文韶撫恤諸路土司。令自爲守。英法勘界議起。與出使英法日比四國大臣薛福成往復咨商援據輿圖。索還界地。弭患尤在無形。是年。日本與朝鮮有事。我軍援朝鮮者。陸

軍屢卻。海軍繼潰。沿海各省戒嚴。而天津爲京畿門戶。尤關重要。九月。特召來京陛見。十二月。派充幫辦北洋事務大臣。二十一年正月。署理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文韶料簡軍儲。嚴定賞罰。督飭各營將士。講求戰守機宜。亘細兼籌。昕夕罔懈。洎和議既定。舉辦善後事宜。而遣散各軍。尤爲繁重。時山海關內外防軍共四五百營。酌留湘淮豫軍。各三十營。督飭營務處。分別水陸兩途。悉數遣撤。拊循周至。軍無怨言。七月。調補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二十二年正月。疏陳統籌北洋海防。略謂北洋海防。以天津爲諸軍根本之地。以大沽北塘爲內戶。金旅威海爲外戶。而山海關營口等處。分扼水陸要衝。相爲掎角。環海三千餘里。在在均關緊要。上年和議甫定。遼南未歸。大局未能遽定。見當金旅接收。調募各軍陸續遣撤移防。諸有頭緒亟宜及時整頓布置。以重防務。查北洋沿海防軍。前由督辦軍務處奏准。除原有守口各軍外。議留湘淮豫三軍。共九十營。分地屯守。見聶士成所統淮軍三十營。分紮蘆灣一帶。吳宏洛等軍分紮北塘大沽一帶。新城盛軍舊壘。則有袁世凱新建一軍填紮。湘軍陳湜所統馬步二十營。與淮軍賈起勝等軍。分紮山海關一帶。宋慶所統毅軍三十營。自金旅接收後。分部移屯。兵力尚單。布置粗爲縝密。但使操防認真。一兵有一兵之用。緩急庶爲可恃。天津機器製造各局。爲軍火所自出。機器局鑄鋼一廠。見擬試造快礮。大沽船塢亦擬造單管快礮。製造局擬添新式槍。此外器械之應添購修理者。均經臣督飭各局。隨時籌辦。此則簡勵戎行。蒐討軍實。最爲目前切要之圖也。旅順各局廠臺庫。規模以船塢爲最鉅。而各礮臺次之。該船塢專爲修理鐵艦而設。見塢局廠庫各房屋。毀損尚不甚多。惟各廠機器。合計僅存十之一二。非購配安設。不能工作。應照原定章程。大加收束。量設工役。派員經理。以便南北洋各兵船。在此操巡。得以隨時赴旅修整。其原設之械局醫院及滬澳船隻指泊員役等項。勢所必需。亦應酌量舉辦。俾無廢事。至旅順大連灣。本北洋外戶。威海見駐俄兵。南北對峙。形勢最關重要。設防未可稍疏。今查旅順東西兩岸。礮臺十一座。大連灣礮臺六座。各臺身被毀甚多。其藥庫兵房。均遭拆毀。各臺原設大小鋼礮七十餘尊。全數毀失。估修約需銀二十萬兩。爲數無多。惟添置各項礮位。總非銀二百萬兩不辦。款項過鉅。擬先擇要興修。變通舊式。分年籌辦。以各臺之形

勢。定礮位之大小多寡。至省亦在百萬以外。前經臣奏准將漠河金廠報效銀十萬兩。存備旅順善後之用。不敷尙鉅。仍不能不仰給於部撥。見任東海關道李興銳。於北洋防務。素所究心。擬卽派委兼辦旅順大連灣善後事宜。勘令渡海。將旅大局礮臺庫。應修應緩各節。詳細覆勘。擬具章程。約估用款。卽行專案奏辦。此則旅順大連灣等處。陽工宜緩。修防宜亟。所應分別辦理者也。至海防之利鈍。總視水師之強弱。水師任戰。陸軍任守。奇正互用。應變不窮。各國海軍。每一枝必鐵艦二三艘。快船六七艘。雷艇十餘艘。佐以練運探報各船。力大勢盛。始可角逐爭鋒。北洋經營二十餘年。甫獲成軍。經此挫失。見僅康濟一練船。飛霆飛鷹兩獵艇。新增建靖練船。修改尙未告成。欲復前規。一鐵艦需款二三百萬。一快船需款百餘萬。加以各項船艇。粗具規模。亦非二三千萬不可。取諸庫帑。則羅掘已窮。多借洋款。則負累愈重。且練兵簡器。取精用宏。事同草創。非一時所可能遽就。計惟有整頓水師武備各學堂。簡選訓習。以儲將才。嚴飭各練船。認真操巡。以嫻兵備。俟財力稍裕。漸次擴充。此則北洋海軍雖宜亟辦。而限於物力。所應爲之以漸者也。疏入。下所司知之。六月。坐代奏布政使王廉請託事。降三級調用。加恩改爲降三級留任。十一月。疏陳籌修旅順大連灣礮臺。略謂旅順爲北洋外戶。左顧遼瀋。右衞津沽。大連灣扼其吭。金州撫其背。大連灣之防不固。則旅順不能守。金州之防不固。則大連灣不能守。旅順金州不守。則北洋全局震動。往歲之役。其前車也。旅順原有礮臺。密於防前而疏於防後。敵從大連灣入旅順。遂成孤注。大連灣原有礮臺。亦專顧防海。而未及防陸。故敵從金州登岸。大連灣遂不能支。前督臣李鴻章。經營布置。垂二十年。徒以經費支絀。擇要先修。未能處處嚴密。一旦挫衂。盡棄前功。至今日而重整海防。不修復各處礮臺。則不能固北洋之防。僅修復舊有礮臺。而不彌其罅隙。則復蹈從前覆轍。仍不足以固北洋之防。本年正月間。臣於統籌北洋海防摺內。略陳大概。嗣有德國克虜伯礮廠委員克馳馬格魯森礮廠總辦年彌。持出使大臣許景澄信函。先後來津。願往各海口察看形勢。經臣商令前往旅順等處。詳細查勘。各陳所見。詳略雖異。而主於水陸兼顧之義則同。年彌並繪具圖說。於舊有各礮臺。分別去留。酌定修改。又於從前布置未密之處。添建陸路礮臺。以防後路。計旅順海口

東西兩岸。擬修礮臺十八座。東北西北西南三面。添修礮臺二十座。四圍環繞。聯絡一氣。無論水陸皆可守禦。大連灣金州之交。擬修礮臺十三座。其黃山和尚島徐家山等處礮臺九座。專禦水師。上下南關嶺等處礮臺四座。兼防陸路。其防海而擊敵船也。則由二十八生二十四生等項快裝大礮。其防陸路及護濠牆也。則用十二生十生半暨五十七密里各項快放小礮。均皆量敵遠近。因地制宜。合計旅大兩處各臺。共需安設大小礮位二百三四十尊。連電光燈鋼甲礮架等項。共約估需價銀三百五十萬兩上下。此乃因鉅款難籌。極力從省計算。如財力稍充。尚需添建大鐵甲旋轉礮臺及鐵甲望臺數處。方可益臻鞏固。見聞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先後定購穹甲魚雷等船。一二年內即可陸續來華。船臺相輔而行。水師既已逐漸經營。礮臺亦應及早布置。惟是建造礮臺。要義不外擊敵與防敵。擊兩端。擊敵則期命中及遠。防敵擊則宜堅築深藏。擇地而施。非深明測算之學者。不能得其竅竅。旅大各臺。雖經年籌等擇定基址。查明大概情形。其地勢之高下廣狹。地質之土石鬆堅。以及礮臺如何建置。仍須逐細測量。始能興工。建臺購礮。須同時並籌。建臺需費約數十萬金。俟定議後。核估請撥。其購礮一項。業經年籌等一再考核。無可再省。擬請敕部於籌備購船經費之外。先行酌撥銀三百萬兩。由臣與各礮廠核實訂購。務節虛糜。而歸實用。下部妥議。二十三年正月京察。開復降三級留任處分。直隸防務交涉。胥關重要。一切新政。尤爲全國命脈所繫。文韶繼前總督李鴻章之後。凡李鴻章舉辦未成之事。皆次第成之。如奏勘吉林三姓金礦。謂妥議開辦章程。即爲實邊裕餉通商之計。奏開磁州煤礦。謂該處爲蘆漢鐵路必經之地。鐵路告成。即資其煤以爲用。而該處煤鐵各礦。亦可逐漸擴充。又奏墾天津新農鎮一帶營田五萬餘畝。以興民利。減免望都縣糧賦。玉田縣差徭。以恤民艱。究永定河淤塞。治潮白河故道。築溫榆河各壩。並設水利總局。以除患興利。免南商米稅。以濟民食。鑄北洋銀圓。以維圜法。皆奉旨施行。京漢鐵路爲南北第一幹線。運兵濟餉。關係民生國計甚巨。時議紛紜。遷延日久。特派文韶議辦。會商湖廣總督張之洞。往反討論。決定借款興築。遂以成功。又奏設北洋大學。鐵路學堂。育才館。俄文館。西學水師各學堂。上海南洋公學。以造就各種應用之才。二十四年五月。再奉命在軍

機大臣上行走。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補授戶部尚書。二十五年十一月。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十二月。充經筵講官。二十六年二月。德宗景皇帝三旬萬壽慶典。以年逾七旬。賞加太子少保銜。五月。充國史館副總裁。是年夏。拳匪肇釁。首禍諸臣。惑於邪說。文韶力持正論。再三上陳。深中其忌。七月。事亟。聞尚書徐用儀立山將罹於禍。亟擬申救。已不及。事後始知首禍者。幷欲陷文韶。太后知其無他。置不問。時內外交訌。軍機入直。僅文韶一人。而宮禁森嚴。聲息隔絕。猝聞兩宮西狩。遂攜軍機印鑰。徒步追隨。崎嶇三日。抵懷來縣。兩宮駐驆。聞文韶至。立命入對。相持而泣。太后曰。此後國家。惟汝是賴。隨扈由晉入秦。召對日數起。事無鉅細。罔不疇咨。凡東南保守之約。聯軍議和之款。皆參贊謀謨。密承乾斷。統籌全局。轉危爲安。十月。授體仁閣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二十七年五月。充國史館正總裁。六月。改各國事務衙門爲外務部。授外務部會辦大臣。九月。命署理全權大臣。先行回京。會辦東三省中俄條約及和約未盡事宜。十月。以大局漸定。回京有期。文韶協力同心。不避艱險。賞戴雙眼花翎。十二月。命稽察欽奉上諭事件處。又派督辦路礦總局。轉文淵閣大學士。二十九年二月。署翰林院掌院學士。五月。晉武英殿大學士。閏五月。加恩免帶領引見。九月。開去外務部會辦大臣。管理戶部事務。充文淵閣領閣事。三十四年正月。以鄉舉重逢。賞加太子太保銜。十二月卒。追贈太保。予謚文勤。宣統三年二月。湖南巡撫楊文鼎。以文韶功德在民。奏請於湖南省城。建立專祠。春秋官爲致祭。從之。有宣南奏議。湘撫奏議。滇督奏議。直督奏議各若干卷。

文祥

文祥。瓜爾佳氏。盛京正紅旗滿洲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以主事用分工部。二十九年。補官。咸豐四年。陞員外郎。五年五月。以巡防出力。加知府銜。賞戴花翎。六月。驗收海運漕糧。敘功加道銜。十月。陞郎中。十一月。以襄辦孝靜康慈皇后喪儀。賞三品頂戴。六年。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因親老乞留京供職。七年二月。授太僕寺少卿。十二

月。擢詹事府詹事。八年正月。充日講起居注官。三月。署刑部左侍郎。尋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四月。署鑲黃旗漢軍副都統。五月。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六月。補禮部右侍郎。七月。充署經筵講官。八月。署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十月。恭送仁宗睿皇帝聖容宣宗成皇帝實錄聖訓。詣盛京供奉尊藏。下部議敘。尋賜紫禁城騎馬。十二月。調吏部右侍郎。九年二月。授鑲紅旗蒙古副都統。充前引大臣。三月。充會試知貢舉。八月。復署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十月。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調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尋調鑲藍旗滿洲副都統。十一月。調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十年正月。上三旬萬壽。賞加一級。三月。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充對引大臣。五月。充朝考閱卷大臣。授左翼總兵。時英法二國犯順。入天津海口。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退駐通州。七月。上降親統六師殊諭。適僧格林沁密疏請幸木蘭。命王大臣會議。文祥以通州地異澶淵。人無寇準。非萬全之道。木蘭又無險可扼。我能至。彼亦能至。與大學士賈楨等力持不可。文祥復獨請召對再三籲留。退偕軍機大臣吏部左侍郎匡源署吏部右侍郎杜翰具疏極言利害。請罷木蘭之議。盡撤所調車馬。並請上特降諭旨。宣示中外。八月。上幸木蘭。留署步軍統領。九月。圓明園火。士匪肆擾。命署圓明園八旗包衣三旗印鑰。調兵嚴捕。仍隨恭親王辦撫局。文祥慮事繁難兼。顧辭步軍統領。允之。洋兵退。疏請定期回鑾。以安人心。十月。署正藍旗護軍統領。通商條約既定。上以文祥出入敵營。備歷艱險。於洋人非分之求。侃侃直言。折之以理。使心服。下部優敘。十二月。偕恭親王等通籌洋務全局。奏言洋人之強悍。蹟於嘉慶年間。迨江寧換約。蹐張彌甚。至本年直入京城。要挾狂悖。夷禍之烈極矣。論者。引歷代夷患為前車之鑒。專意用剿。然揆時度勢。各國以英為強悍。俄為叵測。而法美從而陰附之。竊謂大沽未敗以前。其時可剿而亦可撫。大沽既敗而後。其勢能撫而不能剿。至洋人入城。戰守一無足恃。則剿亦害。撫亦害。就兩者輕重論之。不得不權宜以救目前之急。自換約以後。洋人退回天津。紛紛南駛。而所請尚執條約為據。是洋人並不利我土地人民。猶可以信義籠絡。馴服其性。似與前代之事稍異。方今捻熾於北。髮熾於南。餉竭兵疲。洋人乘我虛弱。而為其所制。如不勝其忿而與之為讎。則有旦夕之變。

若忘其爲害而全不設備。則貽子孫之憂。古人有言。以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實事。洵篤論也。今日之勢。髮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國壤地相接。有蠶食上國之志。肘腋之憂也。英國志在通商。暴虐無人理。不爲限制。則無以自立。肢體之患也。故滅髮捻爲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惟有隱消其驁疾之氣。而未可遽張以撻發之威。儻天心悔禍。賊匪漸平。則以皇上之聖明。臣等竭其顓蒙之力。必能有所補救。若就目前之計。按照條約。不使稍有侵越。外效信睦而隱示羈縻。數年間即偶有要求。尙不遽爲大害。因擬善後章程六條。一京師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王大臣領之。軍機大臣兼領其事。選章京滿漢各八人輪直。俟軍務定。各國事簡。仍歸軍機處辦理。以符舊制。一分設南北口岸大臣。牛莊天津登州三口。暫設辦理通商大臣。駐天津。五口欽差大臣舊隸兩江總督。新增內江閩廣口岸。事益繁。曾國藩方在軍。仍暫令薛煥署理。駐上海。吉林黑龍江邊境俄人越界侵占。久匿不報。令將軍等履勘以聞。一天津關稅以三口通商大臣主之。牛莊仍歸山海關監督。聽通商大臣統轄。新立通州口岸。應派員專理。鎮江九江漢口瓊州潮州臺灣淡水諸口岸。由各督撫會上海欽差大臣遴員司其事。俄國新議行貨之庫倫喀什噶爾張家口並舊通商之恰克圖塔爾巴哈台等處。定約爲烏蘇里綏芬河各所不納稅。請下伊犁將軍各大臣監督悉心榷課。覈實備用。並以洋稅扣歸二成。請酌給官吏辦公經費。一各省辦理外國事件。將軍督撫互相知照。以免歧誤。一廣東上海各擇通外國語言文字者二人來京。仿俄羅斯館教習。例選八旗子弟年十三四以下者學習兩年後。考其勤惰。有成者優獎。一各海口內外商情。並外國新聞紙。按月咨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備覈。均如所議行。復密疏請練八旗兵丁。略言制敵在乎自強。自強必先練兵。比者撫局雖成。而國威未振。宜亟圖振興。使彼順則可以相安。逆則可以有備。況髮捻交乘。尤宜速圖剿辦。內患能除。外侮自絕。請籌款添置火器營槍礮。給八旗丁演習。選閒散餘丁。別立營伍。專習技藝纏槍。並請敕僧格林沁舉知兵將弁一人來京。督率訓練。上韙之。遂立神機營。文祥又奏言自辦理撫局以來。於外省軍情。見聞漸少。而深維大局。憂心如焚。竊謂今之患。外有四夷。內有髮捻。兵疲餉竭。在在爲難。然洋人桀驁。竭力撫綏。尙不至遽有變局。而髮逆蹂躪東南數

省。僅恃有淮揚一綫之隔。捻匪則出沒三省間。蔓延徐宿。近更擾及山東金鄉魚臺一帶。僧格林沁軍有羊山集之挫。比雖小勝。然匪蹤飄忽。直隸一帶空虛。僧格林沁兵行後路。尙形單薄。勝保所部。多未經行陣。撫局既定。而未敢遽撤者。一以彈壓土匪。一以防東省之匪闌入直境。藉此爲僧格林沁後路策應也。夫僧格林沁與士卒同甘苦。並能調度一切機宜。然其勢亦孤立無援。勝保勇敢有餘。而審愼不足。且同爲統兵大臣。未肯相下。是僧格林沁軍必得夏將勁卒贊助援應。方無意外之失。夏將一時難得。竊憶前任副都統富明阿西寧鎭總兵成明從軍江北。素號得力。因養傷回旗。如病痊請特旨錄用。或發僧格林沁軍營領隊擊賊。或留京師訓練旗兵。並請命各統兵大臣選帶隊得力者保奏存記。酌量調遣。用資禦侮。再湖南巡撫駱秉章近因石逆回竄。暫緩赴川。而川省賊勢益張。文武皆不知兵。伏思前任雲貴總督張亮基謀略素優。以病開缺。恐因滇事棘手。託詞引退。若移之川省。或能展其才猷。且川省安。滇省亦易就理。又前任江西九江道沈葆楨湖北候補知縣劉蓉均才堪大用。請敕胡林翼察其能任何任。奏懇破格錄用。上嘉納焉。十一年二月。授右翼前鋒統領。三月。署鑲黃旗滿洲都統。尋充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七月。充崇文門副監督。文宗駕崩。穆宗卽位。文祥請解樞務。命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十月。偕王大臣等奏請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並議章程禮節。尋充實錄館副總裁。十二月。充經筵講官。管理神機營事務。同治元年正月。遷都察院左都御史。正白旗蒙古都統。二月。管理國子監事務。三月。署工部尙書。管理火藥局。命恭理喪儀。四月。充總管內務府大臣。五月。署鑲白旗滿洲都統。六月。署兵部尙書。充拔貢朝考閱卷大臣。七月。管理衙門處事務。閏八月。授工部尙書。兼署兵部尙書。九月。恭送文宗顯皇帝孝德顯皇后梓宮奉移山陵禮成。賞加三級。二年四月。充朝考閱卷大臣。十二月。管理理藩院事務。初江蘇浙江省城克復。上屢欲加恩樞臣。均再三辭。上重違其意。三年六月。江寧復。敵就殄。七月。捷至。諭樞臣同心輔治。宜予優獎。文祥仍固辭。上鑒其誠。賞太子太保銜。姪凱肇員外郎。尋署正黃旗漢軍都統。十月。充閱兵大臣。四年三月。署戶部尙書。四月。辭總管內務府大臣。允之。六月。調鑲白旗滿洲都統。八月。馬賊入直隸喜峰口竄遵化薊州。命文祥統神機營兵馳赴東陵

防護。並督諸軍追剿。賊竄灤陽。經鐵門關遁。乃留兵屯遵化。墾安邊隘。因疏陳地方參賊釀患。請除積弊。清盜源。又奏言馬賊巢穴。多在口外。如奉天之昌圖廳八面城熱河之八溝哈達等處。五方雜處。回民爲多。出則搶掠。歸而聚博。入冬彌甚。宜懸重賞購眼綫。伏口外偵聽。調兵掩捕。庶淨絕根株。一勞永逸。旋回京。九月。上謁東陵。命留京辦事。文宗顯皇帝孝德顯皇后梓宮永遠奉安定陵禮成。賞加二級。子熙聯員外郎。十月。以督率神機營操練有方。下部議敘。尋以老母多病。請回旗迎養。賞假三月。頒賜內府人參六兩。俾齎歸。因令統神機營出關剿馬賊。時賊分擾關外。伏莽應之。勢甚熾。文祥行至山海關。以所部兵力單。增調直隸步隊五百。洋槍隊一千。並請敕東三盟蒙古王公等由北夾擊。十一月。賊入朝陽縣軍。夜進抵錦州。賊東竄。敗之北井子。十二月。諜知賊劫奉天獄。約期攻城。兼程馳至。賊退踞城東南肆掠。並圍撫順。檄總兵劉景芳率騎夜擊破之。賊悉出邊。於是吉林告警。文祥遣軍赴援。五年正月。解長春廳圍。追賊及於昌圖朝陽坡。二月。軍分三路進。賊悉衆抗。士勇爭奮。十數戰皆大捷。擒斬賊目王洪義等。馘三千餘級。擒三百餘名。尋調吏部尚書。四月。賊首馬傻子勢蹙乞降。磔之。解其黨。留兵餉。授將軍都興阿俾清餘孽。遂請蠲奉天地丁銀米停鋪捐。五月。回京。仍管理火藥局。充崇文門監督。十二月。文宗顯皇帝實錄聖訓慶成。賞文綺鞍馬。加三級。子熙洽員外郎。六年八月。署翰林院掌院學士。九月。文祥五十生辰。御書宣猷篤祜扁額。福壽字並諸珍物賜之。七年三月。充會試副考官。閏四月。署神機營印鈐。七月。以太平天國平。加軍功二級。十一月。纂修剿平粵捻方略。充總裁。八年。因病。三疏請假。十一月。請開缺。予假二月。十二月。丁母憂。回旗穿孝。上嘉文祥母教子有方。賜祭一壇。九年四月。百日服滿。因病乞假。予兩月。並給人蔘五兩。六月。續假一月。會天津民教滋事。文祥力疾回京。九月。以病未痊。請開緊要差使。得旨。毋庸管理理藩院。國子監嚮導處。並開對引大臣閣兵大臣。十年。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十一年四月。稽察欽奉上諭事件處。六月。授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充武英殿總裁。七月。授體仁閣大學士。八月。方略告成。賞加二級。九月。大婚禮成。加恩在紫禁城內乘二人肩輿。十二月。充文淵閣領閣事。十二年。以明年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后四旬萬壽。並上親政後初屆元旦。

特恩優敘。十三年。因病請開缺。賞假凡六次。六月。日本窺臺灣。文祥強出籌戰守。因上疏曰。方今時事可慮者甚多。而以圖自強禦外患爲亟。當和議之成。無人不爲自強之言。十餘年來迄無成效。其故由於鄙棄洋務者。託空言而無實際。狃於和局者。又相安無事。而恐啟猜嫌。即或悉心講求防務。復阻於財賦不足。而莫可施展。今變端已形。事機益迫。若再不措意。一旦大敵當前。將何所恃。伏願敕下戶部內務府寬籌餉需。裁減浮用。停不急之工作。謀至急之海防。俾部臣疆臣皆得專力圖維。至自強之道。首在虛懷納諫。以求政治之得失。勿以將順之言爲可喜。勿以直遂之言爲可憎。皇上憂勤惕厲。斯內外臣工振刷精神。不敢蹈玩泄之積習。否則狃以爲安。不思變計。恐中外解體。人心動搖。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上嘉納之。日本事平。偕恭親王等策海防六事。一練兵。二簡器。三造船。四籌餉。五用人。六持久。請敕中外大臣僉議。如所請行。文祥復疏言。臺灣一事。以備虛力絀。將就完結。心殊鬱憤。更不能不思患豫防。前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籌海防。遠謀持久。尙待從容會議。而目前尤以防日本爲尤亟。日本與閩浙一葦可杭。倭人習慣食言。難保必無後患。且彼國近以改舊制。失人心。叛藩亂民。一或崩潰。則我濱海各口。岌岌堪虞。明季之倭患可鑒矣。今臺灣一役。彼理曲而勉就範圍。儻他日強詞尋隙。別啟釁端。或陰與西洋各國合謀。雖欲委曲遷就。勢亦不能。夫日本東洋一小國耳。略習西洋兵法。購二鐵甲船。竟公然爲中國難。而沿海疆臣。僉以倉卒無備。不便決裂。若不及今亟求整頓。一旦變生。必更棘手。請敕沈葆楨等悉心籌商。酌留在臺兵勇布置全臺事宜。以善其後。南北洋通商大臣。迅速籌款購鐵甲船水礮臺及軍械。勿以倭兵已退。稍涉鬆懈。允之。十二月。授武英殿大學士。光緒元年三月。復請開缺。諭開鑲白旗滿洲都統。毋庸管理工部神機營。以大學士在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俟病痊入直。九月。上躬送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梓宮暫安山陵。文祥留京辦事。諭日午散直。毋庸直宿。並佩正黃旗滿洲都統印鈐。文祥在軍機大臣任五屆京察。均下部議敘。十二月。復以病請解樞務。上不許。疊予假調理。二年五月卒。遺疏入。上以文祥外交內治。無不盡心籌畫。實爲殷肱心膂之臣。著賞給陀羅經被。並晉贈太傅。照大學士例賜卹。入祀賢良祠。賞給騎都尉世職。即令伊子

熙治於百日孝滿後承襲。尋賜祭葬如例。予謚文忠。

尹耕雲

尹耕雲。江蘇桃源人。道光三十年進士。改禮部主事。累遷郎中。咸豐三年。太平軍北犯。上命惠親王綿愉爲奉命大將軍。僧格林沁參贊軍務。王檄耕雲入幕府。耕雲上書論京師形勢及巡防利弊。卓卓五千言。八年。補湖廣道監察御史。署戶科給事中。時前大學士訥爾經額以四品京堂起用。耕雲首劾之。靖授曾國藩爲欽差大臣。以援湖北。疏言。湖北武漢二府。地踞上游。自古南北用兵。皆出死力爭之。咸豐三年。武漢再失。前兵部侍郎曾國藩忠義奮發。簡練鄉兵。重復武漢。乘勢東下。圍攻九江。克復在於旦暮。五年。敵復由北岸上避實擊虛。督臣堂風奔潰。武漢旋爲敵有。非克之易而守之難也。蓋黃梅廣濟。興國大冶。居省垣肘腋。敵蹂躪黃。則武漢危如累卵。故欲擾金陵。必先經營武漢。今羅澤南胡林翼等先後濟師。崎嶇數載。僅收殘局。而敵用其故志。窺伺楚北。分擾廣濟黃岡。逼近省垣。撫臣胡林翼兵勇數千。衆寡懸絕。江路綿遠。首尾不及兼顧。萬一蹉跌。封疆豈復堪問。曾國藩忠勇樸誠。用以急難。斷不敢辭。惟用人而不盡其用。與不用同。曾國藩比在江西。應請授爲欽差大臣。統兵赴援湖北。必能事半功倍。又疏言。定遠失守。全淮震動。上自懷遠。下自五河。沿淮處處可度。西北達宿徐而趨曹兗。東北近睢泗而趨兗沂。順洪湖東下。又達清淮而趨青齊。太平軍將爲北竄之計。河淮並無勁旅。恃山東爲屏蔽。而金嘉魚單鄉費蘭蒙諸邑無不爲敵蹂躪。撫臣幸其不據城邑。敵退捏報勝仗。百姓流離怨讟。欲其保衛京輔難矣。況敵合勢北來。翁同書隔在敵後。傅振邦偏在西路。不能斷南北之衝。山東勢如破竹。可爲寒心。我朝所定官制。各直省承流宣化。責成布政使。若督撫原以寄將帥之任。今概謂軍旅未學。請別簡大臣帶兵堵剿。此省之兵。調之他省。此任之官。移之別任。兵皆客兵。官皆客官。平日恣睢偃蹇。臨事畏葸張皇。故臣以爲任將帥不如任督撫。請於洪湖多募水師。集礮船溯流而上。直達五河臨淮。使敵不得由鳳陽以下逕渡。其懷遠上下百餘里。夾岸皆敵。

宜飭傳振邦全軍移紮固守。使其不得長驅而北。再於淮徐曹兗適中之地。調撥馬隊三千。與德楞額合爲一軍。益以青德駐防馬隊。派重臣在彼駐紮。敵竄何路。即由何路截擊。再合各路之兵追剿。然後步步進偪。以收復皖北。庶山東得以堅固屏翰矣。時京師米貴。耕雲究極事理。疏籌本計四條。曰平糶。曰采買。曰賙恤。曰蓄積。又請改河營爲操防。略言。黃河改道下游。已成平陸。無工可修。淮運各廳。亦以河運未復。閘壩隄身久不葺治。大小文員。無所事事。應請將河督及黃河各廳。悉行裁撤。酌留數員。以司啟閉。其官弁兵勇。一律改歸操防。汰其老弱。加以訓練。即行歲撥之銀爲饟。復簡大員專司統帶。於邳宿扼要地方。分屯南北兩營。以爲門戶。會廷議改設淮揚鎮河工兵弁均歸陸路操防。耕雲慮總兵材不勝任。上五難三便四利疏略曰。淮揚各武弁。本爲修防。戰陣非其長技。故他營僅止選兵。而淮揚鎮則先選選兵之官。偏裨有人。主將乃能出號施令。其難一。凡提鎮所轄。某處駐某官。某官管兵多少。星羅棋布。若網在綱。淮揚鎮汛地北至山東河南。南至瓜洲江口。其中何爲門戶。何爲藩籬。兵少則單。兵多則擾。從前河工二十餘營。緣隄而居。今既改爲操防。不得仍前散漫。故淮陽不僅選兵。尤須選屯兵之地。川原險易。臆度無憑。其難二。河工習爲欺罔。由來久矣。近因堵禦賊氛。舍兵募勇。惟是兵有檔冊可查。多寡不能捏報。勇無丁口可計。出入任其冒銷。假令此次練兵。仍如從前。粉飾錮蔽。久而發覺無由。其難三。至於槍礮刀矛衣甲鍋帳。本無舊存之件。安免製造之煩。監製非人。弊端百出。語云。兵不銛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至用時始悔器械之劣。亦已晚矣。其難四。兵民雜處。易啟爭端。鎮標駐紮清江。其地甫經兵燹。使不堅明約束。則人人存一畏兵之心。人人遂無復業之日。不獨哀鴻嗸嗸。轉徙可傷。而市井爲墟。營制何能孤立。其難五。知此五難。可言三便。按籌而稽。其人具在。祇須汰其老弱。不必別事招徠。其便一。淮揚鎮之饟。原係南河應領經費。此時練有用之兵。而不費他籌之饟。其便二。淮揚人士著。出門咫尺。已近疆場。目習旌旗。耳熟鉦鼓。驅以出戰。罷即歸家。其便三。及至訓練既精。則其功效尤著。豐沛之師。進圖蒙亳。淮海之衆。俯控江湖。傅振邦李若珠之兵。可以斷滅。則省征調之利也。出高寶之西。則壻天來而窺浦六。道通泰之左。則襲江靖以震蘇常。彼備多而力分。我逸

攻而近取則圖規復之利也。果其戰守兼資。烽烟稍息。[illegible]一帶。本有營田。但使經理有人。不至與民田相擾。僅以籽種。教之耕耘。收穫既豐。饟糈可節。則興屯之利也。剿賊以來。征調半天下。一旦事竣。遣散爲難。或有變出非常。受禍必在淮泗。得此重鎮。足懾狼心。則善後之利也。宜令袁甲三曾國藩各舉所知。奏請簡放。庶智勇足期勝任。而訓練得以有成矣。先後疏凡數十上。皆關軍國大計。上嘉納焉。會洋兵北犯。津沽告警。耕雲剴切陳詞。封章疊進。最後與御史陸秉樞合詞。會圍防大臣名進疏。奉命與軍機王大臣九卿科道會議。時鄭親王端華專政。惡耕雲戇直。厲色詰難。耕雲抗辨數百言不少屈。嗣巡視北城。清積牘以千計。津事亟。京師戒嚴。耕雲叛立水火會。以兵法部勒編察保甲。奸宄無所容。旋以科場失察。鐫級去官。十年。上將幸木蘭。肅順實主其謀。耕雲以書抵之。危言悚論。慷慨數千言。亦竟不能輓救。大學士文祥時提督九門。見耕雲於東城相持而哭。因爲創置留守事宜數十則。湖北巡撫胡林翼以耕雲胸有權略。疏請起用。會副都御史毛昶熙爲團練大臣。奏調耕雲襄辦河南軍務。值太平軍交訌。饟匱兵單。其勢岌岌。耕雲入治軍書。出援桴鼓。從容展布。轉危爲安。同治元年。耕雲以步卒五千人隸僧格林沁部下。從攻金樓寨之敵。與總兵圖塔納議用古人距闉法。近寨爲營。掘地爲道。敵始困。僧格林沁毛昶熙親至督戰。命耕雲駐前敵。會黑夜大風。敵隊來襲。耕雲覺之。自以手槍轟擊衆兵。繼發大礮。敵驚遁。遂乘勢會諸軍合長圍平之。復偕提督張曜攻張岡捻寨。血戰數十日。斬獲其首酋廣玉蕭文信等。敍功命以道員記名簡放。並賞戴花翎。三年。署河南河陝汝道。時陝回方熾。征調絡繹。民苦供億。將軍多隆阿西征。購糧陝州。斗斛倍市肆。鬻闔盧三屬責賠小麥數百萬斤。追呼迫切。耕雲言於巡撫。咨免之。撤退楚師過境。橫恣不法。耕雲捕其尤者。斬以徇。餘皆斂戢。又以境多刀匪出沒。且偪回熠。緩急無以應。請得節制河陝兵。饟需不繼。自爲籌給。兵益感奮。時張總愚北竄。畿甸震驚。耕雲從巡撫李鶴年進軍磁州。建策築長圍斷敵歸路。敵果窮蹙就滅。六年。署鹽法水利糧務道。佐巡撫經理善後事。既辦治。則濬惠濟河。消省城積潦。瘠農田水災。武陟沁河漫溢。奉檄堵決口。三月蔵事。費省而工固。敍勞加布政使銜。十三年。補河陝汝道。故事河陝民歲出車馬。供支差徭。漫無稽考。吏

胥因緣爲奸。所用金錢。按糧畝攤派。幾亞常賦。鄉民莫可申訴。耕雲飭州縣嚴定章程。凡遇差至。置籍申報。月計歲會。無可容奸。歲省不可勝計。光緒三年。大旱。耕雲以救荒七事上大府。尋卒。

立山 聯元

立山。字豫甫。土默特氏。內務府蒙古正黃旗人。咸豐八年。由官學生獎奉宸苑筆帖式。同治元年。補官。九年。京察一等。旋陞八品苑丞。十一年。辦大婚典禮事竣。賞加委護軍參領銜。俟陞六品苑丞後。以員外郎儘先陞用。十二年。擢六品庫掌。光緒元年。遷員外郎。十一月。以觀德殿供差。奏獎賞加護軍參領銜。遇有應陞之缺。儘先陞用。二年。國史館議敘。賞加武備院卿銜。三年。署本苑郎中。五年。命管理蘇州織造。六年四月。擢郎中。八月。詔仍接管織造。先後凡歷四任。尋以丁憂回京。百日孝滿。仍回織造任。九年。還京供職。十四年。承修南海工程完竣。奉懿旨賞給二品頂戴花翎。以三院卿候補。十五年。兼管南苑郎中事務。自二年至是五更京察。皆列一等。四蒙記名。十七年二月。擢奉宸苑卿。十一月。命在總管內務府大臣上行走。旋授總管內務府大臣。兼管奉宸苑事務。復授正白旗漢軍副都統。十八年正月。充右翼監督。三月。遷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十九年。調鑲白旗滿洲副都統。二十年。孝欽顯皇后六旬萬壽。正月。奉旨賞加太子少保銜。尋轉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二十六年三月。遷戶部尚書。時義和團起。以仇教爲名。宗親大臣多惑之者。立山頗議其失。當事者滋不悅。由是搆陷。輩語曰上聞。立山遂獲罪下獄。於七月十七日棄市。及事平。上知其冤。開復原官。宣統元年三月。予謚忠貞。十月。順天府兼尹陸潤庠府尹凌福彭。據八旗順天紳商公呈疏。請在京師宣武門外捐建專祠。合祀立山聯元。允之。聯元。崔佳氏。滿洲鑲紅旗包衣人。同治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年。散館。授檢討。十二年六月。充協辦院事。七月。遷侍講。十一月。充功臣館纂修。十二月。充文淵閣校理。十三年。充國史館協修。光緒元年。大考三等。以中允降補。二年三月。補右春坊右中允。七月。充奏辦院事。兼功臣館提調。五年二月。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三月。擢侍講。六年。補國史

館纂修。八年二月。京察一等。復以道府記名。三月。授安徽安慶府遺缺知府。補太平府知府。十二年。安徽巡撫吳元炳以聯元明決爽直。調署安慶府知府。尋回本任。十三年二月。復調署安慶。六月。兩江總督曾國荃疏薦聯元慈祥愷悌。寬則得衆。請調補安慶府知府。詔從之。十七年。大計卓異。引見。奉旨回任候陞。二十年。署安廬滁和道。二十一年。授廣東惠潮嘉道。二十四年正月。遷安徽按察使。十月。入京陛見。奉旨著開缺。以三品京堂候補。並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二十六年三月。補太常寺卿。四月。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值義拳之變。爲人構陷。七月。與尚書立山同時棄市。追諡文直。

朱靖甸

朱靖甸。河南安陽人。咸豐九年進士。以知縣即用。分發直隸海運。敍功獎同知直隸州。旋補正定縣知縣。同治二年。以地糧額征全完。加運同銜。調清苑縣。十一年。權灤州。擢深州直隸州知州。光緒六年。以卓異薦。九年。授保定遺缺知府。署保定府。尋補授。在任十餘年。兩舉卓異。十五年。籌辦豫賑。加三品銜。二十年。權清河道。旋授湖南岳常澧道。先後捐貲助賑。議敍花翎。加二品頂戴。二十一年。擢直隸按察使。陛署布政使。是年十月。卒於官。其治正定也。值山東馬賊宋景詩等北竄。靖甸方就道。聞賊已薄城。旦暮且陷。人或尼之。慨然曰。吾奉檄視事。與城存亡。分也。將焉避。兼程進。以夜至縣。遲明巡城。守陴者驚問。則縣官也。衆心大定。於是具守備。徧樹幟堞間。賊知有備。遁去。前知縣鄒灝創練士勇。靖甸復勒以兵法。旌旗改色。總督劉長佑追賊及境。歎曰。賊蹤飄忽。兵苦不及。使團練皆若此。大可輔兵力之不逮。是宜褒之。以勸能者。靖甸辭曰。此非某功。鄒前令力也。僅舉首事者四人以應。正定西北七十里。有地孤懸。鄰境奸人。穴地作室。爲博場。伺隙竊掠。渠魁爲同知署役。捕至則逸。捕去復聚。靖甸廉得之。思掩其不備。一日出城。策馬疾驅。果獲十餘人。治其罪。內逃軍某巨慝也。由是縣境獲安。宰清苑。日究心水利。府河源出滿城一畝泉。地勢建瓴。水苦直瀉。前總督方觀承濬泉建閘。居民利之。道光後舊閘漸廢。民截水灌

田。泥壅泉枯。下流益淺。重載商艘。又每於船尾攔河作壩。河身愈高。阻滯愈甚。靖甸勸商衆集資。先決下游淺阻。然後從事衆源。事未及行。以丁憂去官。於是益考求河流衰旺之故。自城西靈雨寺至一畝泉。往返履勘。悉得要領。服闋。總督曾國藩知靖甸賢。語清河道以治河事委之。乃次第疏濬諸泉源於舊設五閘外。上游添鑿子營齊村響閘石閘三。下游添蓮花橋新橋扇馬廟清河村石閘四。手定啟閉章程。節節停蓄。水以不匱。溉運交利。清苑爲保定附郭。咸同間三輔席太平餘業。官民習爲侈靡。知縣率終日奔走。伺上官顏色。轉無暇治民事。靖甸則日坐堂皇。獄至。剖決如流。未嘗壅滯。安州南北隄。同治間霪雨爲災。河水潰防。屢修屢決。靖甸偕知州丁文俊協謀修葺。採士人議。以葦泥砌隄根。葦長而隄益固。隄成。斥壤悉變上腴。闢水田四千餘頃。歲出稻。值錢二百餘萬緡。民大悅。立生祠祀焉。其署灤州也。馬賊日肆劫掠。州境大擾。賊巢窟關外。得利輒逸。鮮有弋獲。靖甸懸重金置堂上。書賊魁名。選幹捕告之曰。能致若輩者賞。此否且重罰。未旬日。皆就擒。悉寘諸法。蓋靖甸精於治盜。其所設方略。爲使民自衛。以輔官力之不及者有三。一曰團練局。通衢大鎮。稅往來騾馬。即以其錢募勇察奸究。一曰青苗會。俾村民據高阜。更番守禾稼。兼護商旅。一曰冬令支更。村人集粟熟。食餉更夫。有警則鳴鑼立集。不至者罰。獲賊者賞。在深州八年。以此法屢獲巨盜。所下青苗示州人。至刋爲碑碣。誌弗諼焉。深州城南。歲以春大會。數百里市騾馬者咸集。董其事者。例賂官千金。或以騾獻。靖甸悉禁絕之。因事赴鄉。豫戒里正。毋治候館。至則宿學舍。招父老歡談。凡土地種植之宜稼穡。收斂之豐嗇。津津然如老農也。而盜賊祕跡。胥役弊竇。亦藉以覺察無遺。靖甸嘗謂親民之官。必宮民一氣。能於親字做得切。則好官也。深州向有積穀倉。歲久廢弛。布政使任道鎔議復舊規。下各屬銳意興行。舊例建倉廒城內。以胥吏司之。抑勒之費。且倍蓰所出。靖甸下令曰。無貧富。畝捐一升。而儲穀於本村富戶。慮富者有時貧且侵蝕也。設鄉長。月頭稽查。慮互相諉也。飭交替時驗視。鄉長以里正爲之。月頭者。月以一人職村事。其十一人助之。皆歲易者也。穀不出鄉。無一錢費。咸以爲便。而月竣事。故光緒四五年。深州旱蝗。八年地震。皆恃積穀爲賑。撫民無流亡者。其他規復義學。廣植蠶桑。民皆利之。先是。曾國藩總督直隸時。頒清

訟事宜十條。有所謂議獄者。兩司首府以時率局員至總督所。相與討論。當時上下惕厲。積案一清。靖匋知保定府覓發審局事。遂仿議獄遺意一案。至先閱卷宗。兀坐繙視。疑則繞室走。思其窾要。既閱。以屬委員訊得情或否。復相與考覈證明之。時都察院奏各省京控案。不以時結。獨直督奏交咨交各件無留牘。咸靖匋力也。後陞任按察使及權布政使。孜孜以甄錄人才爲急務。到官。即諭屬吏不得妄有乞請。及持書札關說。終日見寅僚。訪政治得失。唯恐弗及。服官幾四十年。無一隴一椽之產。歿後。餘財僅足治喪。其果毅樸誠。卓然有古循吏風。

李鴻藻

李鴻藻。字蘭孫。直隸高陽人。咸豐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散館。授編修。四年九月。充功臣館纂修。以分錄貞觀政要。賞文綺荷囊。五年四月。命在上書房行走。七月。充山西鄉試副考官。十二月。丁本生父憂。七年二月。服闋。命仍在上書房行走。七月。提督河南學政。十年。上命大臣擇保儒臣堪膺授讀之任者。大學士彭蘊章以鴻藻應。得旨來京供職。仍在上書房行走。十一年三月。特詔充大阿哥師傅。穆宗登極。同治元年。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李鴻藻及禮部尚書前大學士祁𡎴藻大學士翁心存工部尚書倭仁。均著在弘德殿授讀。京察引見。詔遇有應陞缺出。開列在前。充日講起居注官。三月。治平寶鑑書成。賞文綺。五月。擢侍講。十一月。轉侍讀。十二月。授國子監祭酒。二年十月。鴻藻以上釋服逾期。與祁𡎴藻倭仁上疏。略曰。皇上沖齡御極。智慧漸開。當此釋服之初。吉禮舉行。聖心之敬肆於此分。風會之轉移於此始。玩好之漸可慮也。嗜好之端一開。不惟有以分誦讀之心。而海內之仰窺意旨者。且將從風而靡。安危治亂之機。其端甚微。而所關至鉅。可無慎乎。伏願皇上恪遵慈訓。時時以憂勤惕厲爲心。事事以逸樂便安爲戒。屏玩好以節嗜欲。慎游觀以定心志。省興作以惜物力。凡內廷服御。一切用項。稍涉浮靡。概從裁減。雖向例所有。亦不妨量爲撙節。如是。則外物之紛華。不接於耳目。詩書之啟迪。益斂夫心思。將見聖德日新。聖學日固。而去奢崇儉之風。亦不令而行矣。疏入。上優詔褒答。命將原摺交弘德

殿。以資省覽。三年九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十月。署戶部左侍郎。四年十一月。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仍兼弘德殿行走。鴻藻疏辭。上不許。尋署戶部右侍郎。五年二月。擢禮部右侍郎。仍兼署戶部右侍郎。三月。調補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旋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六月丁母憂。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戶部右侍郎李鴻藻之母姚。援雍正乾隆年間。大臣孫嘉淦朱軾稽曾筠蔣炳于敏中等。皆奉特旨在任守制。或開缺辦事。入直內廷。及近今曾國藩胡林翼閻敬銘。奪情起用例。李鴻藻著開戶部右侍郎缺。守孝百日後。即起弘德殿授讀。仍在軍機處行走。凡遇朝會。不必與列。鴻藻仍遵陳呈由吏部具疏以聞。復奉懿旨。李鴻藻著照雍正年間。世宗憲皇帝諭旨。二十七月內。不穿朝服。不與朝會筵宴。遇有祭祀典禮。咸集之處。均毋庸與列。鴻藻復具疏呈由吏部代奏。略曰。先王制禮。原準人情。喪紀之設。非徒以名義具文。範圍後世。蓋以人子之心。必如是而後即安。鴻藻雖不才。親喪自致之念。豈獨無之。伏念鴻藻。前以翰林院編修。在河南學政任內。被先帝特達之知。召還京師。畀以傳儲重任者。蓋以鴻藻恪慎自將。尚能謹守禮法也。若親喪未終。而出入禁闥。則先已違禮忍情。負罪名教。鴻藻一人何足惜。然不亦有傷先帝知人之明乎。今皇上富於春秋。典學正關緊要。使以不祥之身。而日侍經帷。冒不韙之名。而虛言啟沃。在臣心則無以自安。於聖學則何所裨益。見在弘德殿行走諸臣。如倭仁徐桐翁同龢等。皆能守道竭誠。盡心輔道。此時雖鴻藻一人暫離左右。似於緝熙進德。尚不相妨。至若趨直樞廷。則是三年之喪。儼然從政。尤令鴻藻進退失據。踧踖無以自容。鴻藻夙夜憂思。欲堅持己見。則似朝廷委曲矜恤。而臣子冥不知恩。欲勉承詔命。則疚心實甚。而終身無以自處。煎灼昏迷。惟有號泣。伏惟天地高厚。哀而憐之。會倭仁等亦代爲陳請。不許。十月。鴻藻復疏陳病勢。復奉懿旨。李鴻藻著加恩賞假調理。於病痊時。照常入直。至是鴻藻遵旨勉起。七年二月。捻匪竄擾畿疆。邪州饒陽。相繼被陷。鴻藻以各路諸軍統計不下十萬。未聞痛加剿洗。由於帶兵之員。事權不一。未免互相觀望。疏請特派親王爲大將軍。坐鎮京師。以固北路。左宗棠李鴻章爲參贊大臣。分紮保定河間。東西兩路。各率所部兵勇。相機剿辦。陳國瑞爲幫辦軍務。專統一軍。爲遊擊之師。策應各路。直隸

總督官文專顧省城。籌備諸軍餉需。以資接濟。丁寶楨[illegible]直東交界。防賊東竄。李鶴年駐紮直豫交界。防賊南竄。直晉交界。由左宗棠等分撥勁旅。扼要駐紮。並請敕下各該大臣。和衷商辦。迅奏膚功。奏入。上遂命各路統兵大臣。均歸恭親王節制。十月。服闋。命仍在弘德殿軍機大臣上行走。並署禮部左侍郎。八年六月。補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仍兼署禮部左侍郎。十年七月。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八月。授工部尚書。九月。上大婚禮成。賞加太子少保銜。懿旨以上親政伊始。仍當不忘古訓。命鴻藻照常入直。盡心講貫。十三年三月。充會試副考官。十二月。穆宗毅皇帝升遐。命鴻藻恭理喪儀。光緒元年二月。充實錄館總裁。二年。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三年九月。丁本生母憂。六年正月。服闋。命仍在軍機大臣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尋署吏部尚書。七年正月。授兵部尚書。六月。命以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八年。調吏部尚書。時四裔多故。俄約議改。幾致失和。法人復於越南生釁。輔佐諸臣。屢爲言者論劾。十年三月。懿旨以鴻藻辦事竭蹶。開去一切差使。降二級調用。十一年二月。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八月。署吏部左侍郎。十一月。授吏部右侍郎。十三年九月。授禮部尚書。時河決鄭州。上命鴻藻馳驛前往。會同侍郎薛允升詳查見辦大工情形。十二月。命督辦河南鄭州大工事宜。會同河道總督李鶴年。河南巡撫倪文蔚迅籌堵築。先是。李鶴年倪文蔚議於西壩興工。鴻藻至。仍之。十四年正月。續興東壩工。鴻藻以料少時促。變通原估辦法。爲併工省料之計。大河水勢變遷。奇險疊生。皆力爲守固。會伏秋汛至。西壩捆箱船失事。阻礙進占。七月。疏請停緩大工。俟秋汛稍平接辦。上以鴻藻督率無方。革職留任。降爲三品頂戴。襄[illegible]河[illegible]總督李鶴年職。命鴻藻暫行署理。八月回京。十月。禮部具奏典禮。於籤改宣示日期。並未照繕。部議鴻藻[illegible]四級調用。懿旨改爲革職留任。鴻藻原有革職留任處分。例應革職加恩寬免。十一月。皇上大婚。鴻藻充大[illegible]使。十五年正月。禮成。奉懿旨開復革職留任處分。三月。充會試正考官。五月。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十八年[illegible]兼署刑部尚書。以二十年恭逢慈禧皇太后六旬萬壽。命鴻藻總辦慶典。十九年正月。鴻藻年七十。賜壽頒[illegible]筆福壽字及諸珍物。八月。兼署刑部尚書。二十年正月。以慶典成。懿旨賞戴雙眼花翎。並下部優敘。三月。充會[illegible]考官。

八月。署刑部尚書。日本與朝鮮搆釁。邊事告警。命鴻藻商辦軍務。十月。授軍機大臣。二十一年六月。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二十二年七月。因病乞假。十月。命以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尋調吏部尚書。命免帶領引見。歷蒙賞賜珍物。御筆扁額字畫。歷充經筵講官。武英殿總裁。玉牒館副總裁。會典館副總裁。管理三庫事務大臣。教習庶吉士。會試知貢舉。順天鄉試各直省鄉試覆試會試覆試閱卷。殿試讀卷。朝考閱卷。考試試差閱卷。考試漢廕生閱卷。大臣五次。京察。均特旨交部議敘。廿三年三月。因病乞假。疾篤。賞給藥餌。命御醫往視。七月卒。鴻藻秉性忠誠。體貌清腴。似先帝。眷顧之隆。爲廷臣最。遺疏入。予謚文正。晉贈太子太傅。照大學士例賜卹。入祀賢良祠。

李瀚章

李瀚章。字筱荃。安徽合肥人。父文安。刑部郎中。瀚章道光二十九年拔貢。朝考一等。以知縣籤分湖南。咸豐元年。署永定縣知縣。二年。署益陽縣知縣。未行。太平軍攻長沙。巡撫駱秉章屬守南門天心閣。地道再裂。瀚章率兵力禦。城得完。圍解。始赴任。獎六品銜。三年。調署善化縣知縣。時侍郎曾國藩。在籍練湘軍。檄瀚章總理糧臺。四年。湘軍克湖北崇陽。舊進兵牌洲對岸之新灘口。新灘口。要地也。湖汊紛歧。綿亙千里。其間如蔡店繫馬口。陳儒山各地。敵壘林立。瀚章率水師駐新灘口。扼其衝。使不敢自內河駛小舟以襲營。後敘功。奉旨免補本班。以直隸州知州留湖南補用。五年四月。湘軍轉戰江皖。瀚章移駐江西省城。總理後路糧臺。五月。丁父憂。曾國藩奏請仍留辦糧臺。十一月。克義寧州。保知府。並賞戴花翎。六年。曾國藩以禮去官。湘軍糧臺。歸併江西省局。瀚章亦回籍終制。安徽巡撫福濟奏留辦理團防捐務。七年。服闋。八年。曾國藩檄調瀚章回江西。總覈糧臺報銷。九年。克景德鎮及浮梁縣城。奉旨免補本班。以道員仍留湖南。儘先補用。湘軍入江後。兵數日增。餉需尤迫。江西入款錢漕。外惟釐稅。曾國藩商之巡撫毓科。仿湖南章程。設局經收。專充湘軍之餉。十年五月。奏以瀚章廉正樸誠。吏事精覈。會辦江西釐稅事。並改歸江西。以道員遇缺請簡。從之。七月。署江西吉南贛寧道。旋命襄辦江西團練。同治元年五月。

曾國藩派充襄辦廣東釐務。十二月。調補廣東督糧道。二年。擢廣東按察使。三年。擢布政使。四年二月。擢湖南巡撫。是時太平軍餘衆聚福建之漳州。李世賢汪海洋分股由上杭圖攻贛南。窺伺兩湖。貴州教苗各匪。陰結太平軍侵軼楚界。而霆軍奉調赴川。道出鄂省。降卒潰叛。亦竄及湖湘。於是湖南之與他省接壤者。所在告警。瀚章急飭前江蘇按察使陳士杰。營郴州。防閩敵。在籍雲南按察使趙煥。聯營岳州。防叛卒。閩敵聞引去。叛卒上犯江西。不得逞。折入湖南攸縣。竄陷安仁興寧。副將張義貴擊走之。陳士杰等。率軍會剿。疊戰於小艮田。百丈嶺。斬獲無算。先是。瀚章飭總兵周洪印。剿辦苗教各匪。敗之晃州沅州。九月。賊圍貴州銅仁。及所屬涼傘雹洞。周洪印越境追剿。解其圍。五年正月。奏言。黔省下游。羣盜如毛。苗教各匪。時伺楚邊。已嚴飭周洪印逕取寨頭苗巢。爲節節進擣之計。第懸軍深入。非得黔省知兵大員駐紮會辦。難以成功。請飭新任貴州布政使兆琛暫緩赴任。專辦貴東軍務。與楚軍共圖進取。許之。二月。寨頭苗匪敗歸。而銅仁教匪由黃瓜巖出擾。謀踞壩開溪。瀚章檄周洪印督隊截擊。已革按察使李元度繼之。四月。師進銅仁。教匪大股竄沙壩場。別賊謀由松桃伺隙入楚。周洪印先於亢金盤陀寺設伏以待。賊偵知不敢前。未幾。清江臺拱苗匪。又相繼蠭動。瀚章以苗教兩匪。恆互爲犄角。以牽制官軍。使不能兼顧。乃飭李元度由銅仁剿思南石阡教匪。兆琛周洪印由思州天柱剿清江臺拱苗匪。復增募水陸新勇。設舢板戰船。扼守江路。使江內外賊巢聲援隔絕。然後會合諸軍。一敗之荆竹園。再破之於頗洞。其闌入晃州及鳳凰廳者。亦望旗反奔。自是賊不敢復窺楚境。六年正月。調江蘇巡撫。並署湖廣總督。五月。捻匪任柱賴汶洸自鄂之棗陽入豫。瀚章飭總兵宋國永等追擊。破之。分軍駐防黃安麻城隨州。扼賊回竄。因令各州縣修立寨堡。力行堅壁清野之法。六月。捻竄山東登萊。弟鴻章爲欽差大臣。劍黃運圈圖之諭。瀚章先後遣提督譚仁芳劉維楨唐仁廉赴濟寧助剿。七月。捻匪張總愚盤旋渭北。蓄意東趨。荆紫關爲河南腹地門戶。豫軍力單。命鄂省舊兵代守。瀚章即日令提督姜玉順往。賊遂改道他竄。十二月。調浙江巡撫。賞頭品頂戴。七年。籌議浙省新漕海運。擬定規則十四條。奏請施行。江蘇諸府半食浙鹽。兵後商販涸敝。無本包運。權由官銷。八年。瀚章議復其舊。招徠引

商。先試銷六萬六千引。並暫免州縣督銷考成。十二月。調署湖廣總督。九年。偕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覆奏整頓長江水師。汰老弱。勤操巡。以肅軍律。會天津民教滋事。法挾兵力爲要索計。勢張甚。詔嚴江海之防。瀚章檄調水陸各軍。分布要隘。日夜爲備。八月。授湖廣總督。湖北宣恩之哥弟會楊竹客爲亂。延及湖南湘潭。各糾悍黨。揭竿鳳凰山。十年四月。遂陷益陽龍陽。瀚章亟令所部。四出收捕。獲爲首者。置之法。隨嚴檄各縣。舉行保甲。亂始定。十一年五月。楚軍平定苗疆。以瀚章和衷共濟。克竟全功。予優敘。十二年。奏免湖北行銷川鹽之陸課。及湖南澧州行銷川鹽之鄰稅。商民便之。八月。湖南臨湘巨匪傅春琳叛。嘯聚數千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瀚章飭提督劉維楨平之。十三年五月。復剿平鄖西會匪。九月。兼署湖北巡撫。十一月。詔江西湖北湖南自明年始。悉運本色漕糧。瀚章懼陳湖北漕糧。驟難改徵本色。擬就漕折撥款。購米三萬石。由輪運津。並請開辦海運。時總理衙門會籌海防六策。命各督撫詳議切實辦法。瀚章酌參酌原議。切實敷陳。一練兵。二簡器。三造船。四籌餉。五用人。六持久。奏入。命會議施行。先是。英國繙譯馬加里由緬甸歸雲南。中途被戕。案久懸。光緒元年五月。命瀚章往按。旋調四川總督。二年三月。偕前侍郎薛煥臚呈全案。請旨飭下總理衙門。會同刑部擬定罪名。然後退與英使互相妥議。則不惟英使少一藉口之端。即總理衙門亦多一轉身之地。上如所請。命總理衙門議奏。九月。調湖廣總督。川淮鹽引。歷年分銷楚鄂。兩江總督沈葆楨欲全數規復淮引。瀚章謂沈葆楨所奏包認餉銀章程。困運商。病場商。誤國計。蹙民生。未臻妥善。必欲規復全引。亦應俟數年後。量度事勢。再行籌辦。三年九月。疏上。允之。四年。侍郎袁保恆又請加川鹽釐稅。抵還豫賑借款。瀚章以川稅甲於他引。若更非分抑勒。既病商。亦病民。況以豫省借款。取償川鄂。亦非情理之平。至湘省加征。尤多窒礙難行。上命均無庸議。鄂濱大江與湘豫陝皖相毗連。會匪出沒其間。時或爲患。故始肆亂於湖北之天門。繼又勾結刀痞周火星。滋擾於河南鄧州。瀚章遣將協剿。皆定之。御史李廷簫疏言。近來各省州縣。往往誅求百姓。不遂所欲。輒誣指爲抗拒。率請派營彈壓。以致民怨日甚一日。匪徒裹脅亦日甚一日。請飭各大吏嚴行申禁。十月。瀚章因奏言。治貴求於無弊。而患當慮其未然。倘各省懍邊嚴諭。稍有誤

會。轉致因噎廢食。互相諱匿。事發而州縣不敢請兵。稟到而督撫不敢派隊。徘徊觀望。貽患養癰。徒隳將士之心。而長奸徒之志。從前粵逆之亂。即因初起時。辦理因循。剿至不可收拾。足爲殷鑒。可否責成各督撫查照原奏。嚴申誥誡。然遇土匪竊發。地方官仍當星速稟報。督撫亦立即調營往剿。不得稍涉拘泥。庶保良善。藉杜亂萌。上建之。武昌縣屬之樊口。外江內湖。延袤八百餘里。同治中。紳民有建築隄壩之請。前任督撫暨瀚章。先後查勘。以不合地利。節次斥駁。嗣御史李廷簫奏樊口隄捆。關係農田民命。特命尚書彭玉麟履視。亦以建築爲然。乃命瀚章速籌修築。瀚章奏查樊口地界。數千年來。從無議建隄壩之事。蓋設隄防禦。祇有順水直隄。不聞阻水橫壩。通籌全局。其害實大。是以歷任督撫。嚴禁於先。臣復力持於後。茲蒙諭旨。飭臣速辦。已轉飭司道。秉公妥議。嚴立規條。重懲需索。至黃柏山隄。向係民捐民辦。自當飭令興修。詔如議行。厥後黃柏大隄於五年八月工竣。自樊口至黃柏山。長約四十五里。基址堅厚。盛漲時距隄頂尚一丈餘。利賴至今。六年。俄人窺琿春。湖南提督鮑超及提督劉維楨。統軍北上。以衛畿輔。瀚章爲籌糧餉軍械。事定。霆軍裁撤十三營。還至鄂。瀚章善遣之。無一譁者。八年。丁母憂。十年。服闋。九月。授漕運總督。十一月。賞加兵部尚書銜。十五年七月。調兩廣總督。粵故患盜。南海番禺順德尤大肆剽掠。往往白日公行。瀚章知水師提督方耀。夙有幹濟才。委以三路緝捕事宜。甫視事。即誅破姦猾。殄其支黨。未及數月。盜風大戢。粵東各局多宂濫。瀚章細心釐定。僅留海防善後十一局。餘皆裁革。歲節糜費以數萬計。四月。兼署廣東巡撫。二十年正月。慈禧皇太后六旬萬壽。賞加太子少保銜。八月。日本謀預朝鮮亂事。邊釁猝開。諭令密備海防。瀚章因巡閱各礮臺。整飭營伍。以固省會。旋緝獲私與敵通。代爲招兵之奸匪。悉論如律。九月。議息借商款助餉。瀚章以借款之舉。所取信於民者。惟在歸還有準。收放無弊二端。廣東將來還款。以海關洋務爲首。稅務司經紀洋稅。又多識略。商民素所推重。若令始終其事。籤字蓋印。則出入一手。尤易取信。而更胥弊竇。公式繁文。皆可刪除。奏入。命派員與粵海關稅務司。商定章程。訂立合同票式。咨由總理衙門轉遞。二十一年三月。因病奏懇開缺回籍調理。允之。二十五年卒。謚勤恪。

李宗羲

李宗羲。字禹亭。四川開縣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以知縣即用。分安徽。三十年四月。署英山縣知縣。八月。補婺源縣知縣。十二月。調太平縣知縣。咸豐三年。廣西洪秀全率衆陷安慶。旋踞江寧。宗羲奉調隨軍。協理糧餉。旋赴廬州大營。兼管軍裝製造。五年。官軍解柘皋圍。保陞同知。十月。克廬州府。賞戴花翎。七年。以剿辦來安棚匪出力。晉知府。八年。侍郎曾國藩以楚軍進規安徽潛太舒桐。調充營務處。九年。署安慶府知府。以疾去官。同治元年。河南巡撫嚴樹森疏薦宗羲。孝行純篤。歷著循畝。得旨敕部調取引見。未至而樹森調撫湖北。又疏調宗羲。得旨交嚴樹森差遣委用。三年。兩江總督曾國藩檄赴江南。管江北釐金總局。嚴剔諸弊。裁定沿江釐捐科則。十一月。曾國藩續保克復江寧籌餉各員。宗羲以道員歸兩江補用。四年。又以宗羲嚴正明慎。能持大體。特保之。旋署兩淮鹽運使。三月。陞安徽按察使。曾國藩奏請暫留鹽運使任。允之。八月。擢江寧布政使。五年。清水潭決。溜高郵等七州縣。宗羲設法籌款。工賑並行。又詳定招墾荒田。酌緩升科限制章程。及江寧七屬民衞丁漕。酌定折徵等次。分上下兩忙徵收。八年四月。入覲。五月。授山西巡撫。尋諭曰。晉省沿河要隘。近接陝疆。甘回未平。河防仍須籌辦。務臻嚴密。該省吏治民生。及籌防籌餉各事宜。務當斟酌盡善。宗羲奏言。山西急務。首在河防。見督同署按察使李慶翔等。分段駐守。並查看河堡情形。請添募勇丁。交提督宋慶就近節制。允之。十一月。陝回乘河冰來犯。宗羲檄各營堵擊。三戰皆捷。自是賊數由延川韓城竄出。均擊卻之。九年七月。丁繼母憂。十一年。服闋。十二年正月。授兩江總督。敕即馳赴新任。並辦理通商事務。宗羲疏辭。上優詔褒勉。時日本尋釁。宗羲購備軍火。築烏龍山礮臺十有六。江陰十有五。都天廟六。象山十有一。焦山八。下關四。又建吳淞口礮臺。江陰北岸瀏闔沙。烏龍山北岸沙洲圩。一律添築。成掎角之勢。九月。宗羲疏陳外侮內患。天時人事。皆有可慮。請省營繕。減服御。不以爲泮奐優游之日。而以爲臥薪嘗膽之時。十三年五月。疏言。星變屢見。外患方熾。上年御史沈淮奏請停止園工。臣亦冒貢愚忱。言

不足采。工仍未停。茲復鰓鰓過慮。有不能已於言者。時屆通之艱難。度支之短絀。特一端耳。今洋人近在肘腋之間。圓明園距京城數十里。既無堅城管鑰之固。復少大枝護衛之兵。頻年以來。每遇民教爭鬬之案。洋人要求不遂。動挾兵船。兵船所指。先以天津。天津朝警。則海淀夕驚。此事勢之必然者。燕居無戒備之虞。而西山爲逋逃之藪。島人有反側之心。皇上奉皇太后於此。此臣所萬分不安者也。如蒙皇上乾綱立斷。速諭停工。天下臣民。知皇上有臥薪嘗膽之思。必共振敵愾同仇之氣。加以磨厲。積以歲年。不患不斬月氏之頭。而繫樓蘭之頸也。異日百姓阜康。四夷賓服。靈臺經始。不日可成。奚必亟亟以圖其艱哉。昔漢文帝惜露臺百金之費。而南越稱臣。宋仁宗罷玉清舊址之苑。而西夏款塞。蓋未有內政修明。而外侮不潛戢者也。周公之輔成王也。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蓋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苟不以敬畏爲心。其英睿之君。必萌驕肆之念。苟無正人在側。因事進規。則小人務爲諂邪。以竊祿位。近日大學士文祥之引疾。侍郎桂清之外調。道路頗有惜詞。臣竊謂老成憂國者。宜留之左右。以輔成聖德。忠直敢諫者。宜導之使言。以恢張聖聽。疏入。上皆留覽。會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條陳六事。曰練兵。曰簡器。曰造船。曰籌餉。曰用人。曰持久。上寄諭各疆臣詳議以聞。宗羲奏言。用人尤萬事之根本。第就海防言之。則以求將才爲最要。宋臣楊萬里有言。相不厭舊。將不厭新。蓋言用兵忌暮氣。宜年壯氣銳。素有遠志。未建大功之人。至宿將勳臣。老而益壯。帝心簡在。任用自有權衡。固無俟臣下之論列也。自古有海防無海戰。今日練兵。仍以水陸兼練爲主。先就水師言之。戰艦不及輪船。輪船又不及鐵甲船。而船之得力與否。仍視乎駕馭之人。今之戰艦。即不能一時更換。似應就弁兵中挑赴輪船學習。仍歸水師提督節制。則事權一而經費省。更招集沿海熟習沙綫。能耐勞苦之人。參用西法。庶可漸收實效。然沿海之地廣。勢不能徧設輪船。敵乘無備處。舍舟登陸。則我船礮皆無所用。夫外人涉重洋而來。志在登陸。非在海中。中國惡其來者。惡其登陸。非惡其在海中。則陸軍宜急講矣。練陸兵之法。查同治十年。曾國藩奏稱沿海之奉天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七省。共練陸兵九萬。沿江之安徽江西湖北共練陸兵三萬。合成十二萬。以陸兵爲禦敵之資。以輪船爲調兵之用。海

道雖極遼遠。血脈皆可貫通。今誠踵其議而力行之。各省分定數目。各專責成。貴精不貴多。宜聚不宜散。從前缺額之兵。不必再補。見在已募之勇。更加精練。練兵尤須練藝。選兵必須選將。是在平時之實力講求矣。西洋火器日新月異。疊出不窮。今日之所謂巧。即後日之所謂拙。論中國自強之策。決非專恃火器所能制勝。然而風會所趨。有不能不相隨轉移者。近日各國之礮。其後開門者。首推德國之克鹿卜。英國則首推烏理治洋槍則以美國林明登爲最。臣陸續購買。迄未運到。夫欲自強。而必倚西人以爲強。亦必不可恃矣。見在上海機器局。已能如式製造。惟火器不難於用。而難於不用。有事之時。日日試演。尚可經久。無事閣置。立形鏽壞。以後購造槍礮。應發交該管員弁操演之後。時時磨洗。不許鏽壞。違者罪之。是亦珍惜巨帑之要義。臣聞自古覘國勢者。在人材之盛衰。不在財用之贏絀。在政事之得失。不在兵力之強弱。未聞以器械爲重輕也。且西人之所以強者。其心志和而齊。其法制簡而嚴。其取人必課實用。其任事者無欺誑侵漁之習。其選兵甚精。故臨陣勇敢而不畏死。不察其所以強。而徒效其器械。豈足恃哉。自福建創設機器局。上海繼之。江寧天津又繼之。皆由槍礮而推及輪船。當輪船初成之時。已有橫絕四海之勢。及西洋各國鐵甲船出。而輪船爲之減色。近日英國復創蚊子小鐵船。輕數百磅巨礮。狙擊鐵甲船三里之外。而鐵甲船又爲之減色。臣愚以爲造船仍以兵輪爲主。如大沽吳淞直東閩廣等口。各駐鐵甲一二隻。蚊子船三四隻。佐以兵輪。安配重大擊遠之礮。與礮臺相輔。屹成重鎮。以戢戎心。惟泰西各國。輪船以百數十計。鐵甲船以數十計。大礮以千計。小礮以數千計。即使中國歲籌巨款。多方製造。亦必不能如彼之多且精。且即使百方搜括。船礮皆可相敵。仍不能禁其不登岸。據臣愚見。船礮不可不辦。亦當量力徐圖。稍蓄財力。以練陸防之兵。以備有事之用。而仍汲汲以修政事。造人材爲本。使各國嚮風慕義。或外侮可以稍紓。近年勸捐收釐津貼。無法不備。民力竭矣。於此而欲開源。竊恐無源可開。今之言理財者。或謂煤山鐵山。乃中國自然之大利。若一一開採。不獨造船造礮。取之裕如。且可以致富。可以自強。見在磁州業已奏明試辦。而湖南福建江西山西等省。已成之煤廠鐵廠。擴而行之。果能有效。何必捨近求遠。取給外國。爲目前權宜之計。惟有暫將各口洋

稅。通提六成。專供海防之用。五年爲限。當可集事。若夫節流之法。非甚高難行也。其效亦非難致也。自古能節用者。國必富。謀聚斂者。國未有不貧。蓋利端一開。則上下交征。人主之後心必生。貪吏之盜心愈熾。而所入轉不敵所出。竊謂欲求節用。必自朝廷始。誠能罷土木之工。省傳辦之費。減宮中之用。則一歲所省。何啻百萬。各省督撫悉心籌畫。盡裁不急之費。而於州縣之錢漕。關局之稅釐。實力稽察。勿使乾沒。則一歲所增。何啻百萬。請敕下戶部。統籌全局。分別出款入款界限。於綜覈各項之外。指定籌防專款。應用若干。俾中外上下。曉然於經費之有限。財用之有制。力求撙節。不必言利。而度支可裕矣。以上四條。皆就原奏推廣言之。要必得人而後可以言持久。臣周諮博採。覺事之可行者尙有三端。查沿海各島。大都土瘠產薄。惟臺灣一島。形勢雄勝。與福州廈門相掎角。東南俯瞰嘎囉巴呂宋。西南遙制越南暹羅緬甸新嘉坡。北過日本之路。東阻泰西之往來。實爲中國第一門戶。此日人所以垂涎也。且其地產蓄富。有山木可採以成舟航。有煤鐵可開以資製造。其客民多漳泉潮嘉剛猛耐苦之人。足備水師之選。乘此倭事初定。番民感激國恩之時。如得幹略大員。假以便宜。俾之輯和民番。兼用西人機器。以取煤鐵山木之利。遲之數年。該處自可開製造之局。自練防海之師。爲沿海各省聲援。絕東西各國窺伺。此中國防海之要略。事之可行者一也。海外新嘉坡檳榔嶼舊金山新金山各埠頭。均有閩廣人在彼貿易。每處不下數萬人。此皆世沐聖恩。榮懷故土。中國人至。款接甚殷。其爲領首之人。必有幹濟之才。足以提倡全埠。如從泰西原請派領事出洋之議。物色人才。不論官階文武大小。有能任此事者。給以虛銜。令前往各埠。結納首領。婉轉勸導。發其同仇之念。示以加秩之榮。由各省督撫奏給職官。派爲練首。令其團練壯丁。隨時操演。約計經費有限。而獲益無窮。事之可行者二也。西洋各國。考諸地球。參諸天度。皆距中國數萬里。即電報極迅。而兵船之來。究須六七十日。見在通商各口。洋人星羅棋布。中國情事。無一不偵察周知。而彼都情形。中國皆未深悉。自斌椿志剛孫家穀出使後。至今無續往之人。竊謂通商各國。宜選有才略而明大體者。隨時遣使。設有交涉之件。可辯論者與之辯論。可豫防者密爲設防。且於彼國有用之人才。新造之精器。均可隨時探訪。以爲招致購買之地。事之可

行者三也。十二月。因病乞罷。得旨准其開缺。安心調理。光緒元年回籍。四年。命查四川東鄉讞獄。宗羲以袁廷蛟聚衆算糧。始則因官紳通同浮收。繼則因知縣孫定揚冒昧請兵。其後提督李有恆妄殺平民千百餘人等情。據實入告。遂平反。六年。召入都。以疾未愈。疏請暫緩起程。允之。十年閏五月卒。十一年。兵部尚書彭玉麟奏言。宗羲由知縣洊擢封圻。所在著聲。請舉其卓卓者言之。署兩淮鹽運使時。淮南鹽艘亂後。政道泰興。河淺難運。宗羲於瓜洲之東。別濬新河一千五百餘丈。沿河築壩。壩內濬塘曰新河塘。於是舊河可屯小船。沿江可建倉棧。外江停泊鹽艘。永無風濤之險。至今商民賴之。爲江寧藩司時。大難初平。宗羲創招墾法。以安殘黎。圖籍無存。請無論民衛丁漕。按各縣科則。酌中折徵錢文。以應正供。助軍需。民皆以爲便。清水潭決口。籌款辦工賑。活三十餘萬人。淮軍剿捻北行。督辦後路糧臺。歲給餉需四百餘萬。大功以成。巡撫山西時。回逆方熾。晉省屏蔽畿疆。關鑿綦重。宗羲添募勇丁五千。擇要扼紮。冰橋凝結時。回匪三次搶渡。均力擊卻之。及總督兩江。以其俗尚華靡。黜浮崇實。力矯澆風。講求海防。廣置船礮。以蘇松門戶。吳淞爲最要。長江關鍵。江陰爲最先。鎮江之焦山象山。江寧之烏龍山。均爲長江險要之區。酌於各處創建礮臺。至今遂爲重鎮。爲行政之可稱者如此。黃河石莊戶決口。山東大吏以防範諉諸下游。宗羲言自古宣防之方。不外審地形。順水性。未有上游決口不堵。而下游能防範者。力疏爭之。卒如其議。而河患以塞。洋人以吳淞漲沙曉瀆。總署議行挑浚。宗羲上書。極言不可。逐層辯論。實關海防形勢。水利大局。事得不行。其遇事之有執如此。宗羲內行純篤。已故豫撫嚴樹森曾以其孝行特薦於朝。從事軍中。每遇保薦輒辭不與。大府以介之推目之。嘗以卓薦分發湖北。差遣委用。宗羲力請回皖。不能得。大吏委令代理荊州府事。力辭之。時兵燹之餘。鄂粗完善。皖則糜爛已極。或謂既政官湖北。即任荊州何害。宗羲則謂先以皖員乞病。不仕則已。仕則必仍歸皖。不得曰鄂安而皖危。鄂肥而皖瘠也。荊州雖善地。於心能安乎。其制行之不苟如此。臣考之輿論。實所見聞。略得其真。竊謂宗羲節概。置之古名臣中。殆可無愧。請將宗羲歷官政績事實。宣付史館立傳。詔如所請。

毛昶熙

毛昶熙。字煦初。河南武陟人。父樹棠。戶部右侍郎。昶熙道光二十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十年。散館。授檢討。咸豐五年六月。充實錄館協修。十月。記名以御史用。六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六月。補江南道監察御史。七月。疏陳軍務吏治急宜整頓。略言。粵匪滋擾以來。沿江郡縣。疊遭荼毒。晉豫兩省。上年聯莊抗官。致煩兵力。直隸亦有聚衆劫獄事。宜令各督撫。嗣後鄉省有警。各簡精銳。出境會剿。不得專言防堵。江南踞匪。偪近丹陽。窺伺蘇常。蘇常產米之區。海運所資。又爲閩浙門戶。宜令湖北安徽江西。乘時進擊。規復城池。彼分兵來援。則丹陽之賊自弱。官軍必可獲勝。不援則上游以次肅清。合兵東下。聚殲之機在此時矣。夫平巳熾之寇在用兵。而弭未萌之患在飭吏。吏治日壞。多由捐復太易。其囊橐充裕者。皆素日朘削於閭閻。其稱貸多方者。亦異日取償於百姓。竊思歷年籌餉例。所收捐復一項。有裨於捐務者甚小。而有害於吏治者甚大。宜令部臣分別妥議。除情有可原者。仍准加成捐復。儻情節較重。不得援近日辦過成案。濫行奏請。夫劣員不可寬容。而賢員亦宜特擢。見值需人孔亟。與其求未經試驗之才。不如用已著賢能之吏。年來各省州縣中。或堅守城池。或認真團練。或安輯難民。或嚴捕土匪。各該上司隨時請獎。無不恩施立沛。但才有大小。不能強同。賞功止論見在之勳。用人必求異日之效。宜令各督撫於已著成效之員。察其才可大用。出具切實考語。專摺保舉。以備簡用。原保大臣。視所舉當否。並予功過。庶真才日出。軍務地方。皆收得人之效也。奏入。上採行之。尋掌山西道監察御史。七年十二月。授工科給事中。八年八月。充順天鄉試內簾監試官。九月。授順天府府丞。九年。以順天科場案降三級留任。十年五月。賞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銜。督辦河南團練。比至。疏陳豫省全局布置情形。籌畫經費。酌定條規十二則。添築堡寨。以扼要隘。講求險要。以便堵禦。慎擇首事。以資統率。分選團丁。以備訓練。攤捐練費。以備公用。互爲救援。以資聯絡。申明號令。以一衆志。嚴定約束。以禁頑暴。公賞罰以示勸懲。嚴奸宄以防內應。旌忠義以作民氣。而終之以實力奉行。上

嘉予之。七月。疏陳調練兵勇。百姓苦累。宜令裁撤。八月。又言捻匪竄擾陳州等處。民勇毫不得力。亟宜改辦鄉團。撫臣堅執成見。不肯遵旨辦理。恐誤大局。至撫臣謂抽丁調防。百姓所出。不過抵正供十之二三。以商邱一縣論。約計已七萬兩。而該縣地丁不及五萬。豈得謂民力可支。樂於從事。上乃敕巡撫慶廉全裁民勇。勛以和衷商辦。毋得偏執己見。十月。命祁熙督辦剿匪事宜。時軍駐歸德亳州。捻衆犯鹿邑。擾練勇擊走之。其大股分路肆掠。官軍九戰皆捷。敵遁。另股竄西北者。檄副將成景等馳剿於寧陵。十一年正月。疏言。逆捻近日出竄。騎輒逾萬。官軍馬隊過單。步隊無以制賊。且皖豫交界無險阻。兵法平原曠野利騎戰。今豫境團練。修築寨堡。辦有成效。應每寨責令寨長保選壯丁一名。馬一匹。投效來營。按馬勇發給口糧。事竣各回原寨。歸陳兩屬。約可得馬隊三四百名。上嘉其妥協。命推廣設法。務期多多益善。俾成大隊。嗣另股竄捻西偪省城。圍通許。祁熙擬軍援之。立解城圍。以未能豫爲堵禦。自請議處。坐降三級留任。二月。敵陷唐縣。劾成景等褫職。又言內患外侮。同時並起。軍令不一。將士無所適從。非與撫臣會合一處。不足專事權而一號令。於是上命巡撫嚴樹森。督辦河南剿匪事宜。祁熙副之。仍督辦團練。三月。克唐縣。署光州知州張席珍敗捻首趙幗良等於臨河集。遊擊王天保敗陳大煖等於汝陽之萬家圩。均擒斬無算。五月。以誤用逃犯李占標招募滋事。上責祁熙任用非人。下部議降三級調用。暫免開缺。時大河以南各府州縣團練一律報齊。因疏陳濠寨碉樓礮臺練勇之數。操演徵調章程。及會同官軍堵剿屢勝。報聞。七月。飭所部討叛練苗沛霖勝之。睢州杞縣鹿邑永城西平各團練。亦疊獲捻首。拔堡寨八月。嚴樹森疏稱。祁熙簡練士卒。督率將弁。先後數十戰。悉合機宜。克復被踞各圩。屢獲大捷。請將兩次處分。悉予開復。從之。十月。陞順天府府尹。仍留河南督辦團練。時亳東大股捻衆撲歸德。祁熙督鄉團助兵截擊。斬馘甚多。遁去。十一月。授太僕寺卿。十二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仍督辦河南團練。先是祁熙以文宗顯皇帝升遐。籲請叩謁梓宮。兼得面陳機要。上念中州防剿喫重。未允其請。命以軍事密疏入告。尋又敕祁熙會同嚴樹森刻期合各軍會擣亳捻老巢。至是疏上。制捻要策。略言。年來剿捻未得要領者。其誤有二。一在專言防堵。潁徐歸陳。平原千

里。無險可扼。該逆出巢。往往數路同發。而一路又分多股。官軍分堵。則兵單力絀。合堵則遏一路而各路竄。遏一股而各股竄。猶之院無牆垣。奈何尙襲守門遏盜之說乎。一在無成算而輕戰。賊之出竄。衆數倍於我。馬則十倍遏之。我無必勝之術。僥倖一戰。如上年野豬崗之敗。良將勁兵。大半陷沒。賊燄愈張。見雖逮招近募。訓練講求。借將於楚。招勇於湘。不遺餘力。然而元氣未復也。至於會合各路兵力。直擣老巢。實爲平賊要著。皖捻雖以張落刑爲盟主。而劉狗蘇天才姜太林王懷義宋喜沅諸大股。各統其衆。陳宋潁壽淮徐方數百里。無處非賊巢。各路統兵大員。即能次第掃除。勢難刻期淨盡。若繞過小捻各巢。徑擣大捻老巢。舍近攻遠。恐遠賊堅守堡寨於前。近賊斷我餉道於後。不出十日。官軍自潰。此會擣老巢之舉。恐難以刻期集事也。然捻匪與粵匪情形不同。粵匪蟻屯蟻聚。其勢合。捻匪散處各圩。其勢分。其出竄也。必先裝旗糾約各圩匪目。及外股捻首。議定人馬之數。約期會齊。然後分竄。常十餘日始得出也。其竄山東者。每會於保安山龍山等處。竄汴梁者。在小奈集大寺集等處。竄陳州者。在南十字河張信溜等處。地皆偪近亳州。是亳州者。賊之吭也。計莫若擇重臣素有威望者。統步隊二三萬。東三省馬隊數千。駐屯亳州城內。用伍員多方誤楚之法。分所部爲數起。此歸彼出。此出彼歸。循環衝突於各捻賊圩之間。遇邊馬則殲之。遇輜重則焚之。使亳捻各股大匪。無從勾結。即本股諸圩。亦聲息不通。惴惴焉日防官兵之至。自不能裝旗出竄。四出打糧。俟其飢困。然後以重兵次第圍剿。賊無外援。必易得手。大股既平。小股膽落。兼用招撫。立可解散。不必盡煩兵力矣。夫防賊於既出之後。何如遏賊於未出之先。剿賊於既聚之餘。何如蹙賊於難聚之勢。而又無勞師襲遠之危。輕進損威之失。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是也。查見在統兵大員。威望素著。爲各捻畏懼者。無如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上年甫屯濟寧。亳東捻匪。已多薙髮潛逃者。今趙浩然數萬之衆。已爲僧格林沁殲盡。果乘此統軍進駐亳城。必能制賊死命。其山東本省土匪。有勝保駐兵濮范。距曹單甚近。自可就近剿辦。以專責成。至徐宿土著。本少大捻。其由該處竄擾山東者。亦亳捻居多。亳捻勢蹙。可以無虞。即間有零星土匪。可責成田在田吳棠與勝保。前後扼截。以固北路。如僧營屯亳。臣所部雖止五千。尙稱驍勁。亦當策勵各營。

會合剿截。至亳營軍餉。無論直東各省所解。悉由歸德經過。臣必派隊隨時護送。不令少有阻滯。以誤軍機。又附片言。今日大計以衛畿輔。固根本。爲第一要務。然豫東者。畿輔之門戶也。亳州者。豫東之賊源也。亳州之賊不除。則豫東之匪難絕。即畿輔之地不安。重兵駐豫未必能兼顧東省。駐東亦未能兼顧豫防。惟亳爲各捻匯處之區。即北方阨要之地。扼亳州正所以靖豫東。靖豫東正所以衛畿輔。拔本塞源。較隨處補苴。大有把握。且蒙亳百姓。皆有天良。祇以偪處賊巢。距官軍太遠。呼訴無門。不得不苟全性命。非盡甘心爲逆也。況其間良民堡寨。與賊圩錯處。雖受荼毒。不肯從逆者。今尚不少。若官軍聲勢一振。剿撫兼施。不但忠義良民。同心殺賊。即附賊堡寨。亦羣相就撫。輔助官兵。彼久經兵革之地。人習戰爭。附賊則爲悍賊。反正即爲勁兵。奪賊燄而益軍威。計無便於此者。前勝保袁甲三剿捻。累獲大勝。皆由屯駐亳州。扼其要害。並賴關保德楞額馬隊之力。是以所向有功。前事不遠。可以印證。奏入。上韙之。時粵捻各軍合擾安徽潁州。命昶熙妥籌歸陳邊防。並撥所部出境會剿。昶熙兵僅五千。且無馬隊。力殊不及。同治元年正月。疏陳捻氛環偪。豫境苗黨。兇燄日張。請調前湖北宜昌鎮總兵李續燾等。募精壯六千來豫。以厚兵力。如所請行。上又敕西安將軍托明阿選西安馬隊一千。赴河南聽候調遣。二月。亳捻劉大老淵等。糾集大股。疾趨豫境。昶熙先期進省。與巡撫鄭元善會商軍務。聞警馳還。至杞縣。敵已圍杞上。以昶熙軍在歸德。未能豫籌堵遏。任其闌入。詔切責之。會僧格林沁軍自山東來。敗之於許岡。昶熙貽書請入助城守。以其遠來飢疲。厚饋糗芻。兵氣愈振。隨飭部將與僧營合力堵剿。克所占民圩。斬馘逾萬。餘衆由通許遁。昶熙豫檄各路團勇助剿。截殺無算。捷聞。有旨令昶熙速還歸德。扼其歸路。三月。回軍宋郡。時金樓教匪楊玉驄與五雙樓迤南各寨。脣齒相結。屢攻未下。四月。會同僧營合剿。乃拔王家樓。五月。克金樓圩。盡殲其衆。七月。補禮部右侍郎。仍命督團剿賊。歸僧格林沁節制。閏八月。轉左侍郎。時歸德屬境蕭清。而另股西竄。捻衆受創於陝西商南縣境。折奔內鄉鄧州。偪近南陽。鄭元善統兵出省。昶熙回駐省城。布置防禦。十月。督兵汝寧。剿陳大濤竄股。尋各兵團克正陽。次第收復各寨圩。二年正月。誅其首張鳳林張龍林。四月。克邢集及尚店巢。陳大濤竄入湖北境。汝寧緑

州各屬踞敵。大半殲除。五月。調吏部右侍郎。六月。克張家寨。七月。亳捻爲陳州各營扼擊四竄。歸德又戒嚴。督辦兵趙鴻舉等。馳往防剿。遊擊呂振河敗之於商邱虞城。進扼亳州盧廟。昶熙屯鹿邑。既而盡平亳北敵寨。十一月。諭曰。毛昶熙所部勇丁。原以助兵力之不足。此時兵力足敷應用。著即散遣歸農。該侍郎即回京供職。適陳大濬勾結苗逆餘黨。羣趨汝南。陷正陽信陽新蔡息縣各民寨。昶熙方拔隊南征。乃命俟匪股剿除。再行回京。三年正月。轉左侍郎。二月。進屯息縣。凡八閱月。巨捻趙幗夏徐文田等十餘名。次第伏誅。盡復所踞各寨。十一月。僧格林沁敗陳大濬及巨捻張總愚於光山。敵西竄。偪南陽。昶熙馳商僧格林沁。調張曜一軍。回駐唐縣。飭知府湯聘珍等營。馳扼宛南。四年二月。敵自西平潛犯汝郡。昶熙扼守郡城。敵退。仍率所部還歸德。四月。僧格林沁追捻於山東曹州。遇伏被害。詔以昶熙未能督兵截剿。令賊逸颺。遺害鄰疆。致重臣戰歿。下部嚴議。尋議降三級調用。加恩改革職留任。命回京供職。五年九月。兼署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十二月。充經筵講官。六年。充順天武鄉試正考官。尋調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兼署吏部左侍郎。七年正月。充國史館副總裁。三月。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署工部尚書。七月。疏陳軍務漸平。宜益思寅畏。因條上四事略言。功成而喜者。常人之同情。功成而懼者。聖主之深慮。古昔帝王。躬享承平。猶且兢兢業業。不自暇逸。況今日巨寇甫平。兵革未息。滇黔秦隴。烽火驚心。皖豫直東。瘡痍滿目。戡亂安民。一一尚煩宸慮。敬肆之機。間不容髮。萬一大捷之餘。偶忘乾惕。則患機之萌。恐有伏於今日者。臣職司獻納。謹陳管見。一勤聖學。皇上春秋鼎盛。典學日新。薄海內外。共切瞻仰。但恐親師講學。爲時無多。還宮之後。左右近習。或以功業日盛。間進諛詞。意氣漸盈。懋修或懈。昔宋莊獻太后臨朝。仁宗聽內侍之言。欲觀先朝寶玩。莊獻太后爲言祖宗創業之艱。詞氣嚴厲。左右皆爲汗下。臣亦伏願皇太后於皇上還宮之餘。殷殷以時事艱難。宜遵祖宗成憲。遜志尚學。勤加啓迪。俾與經史師傅之言。互爲感發。至於近侍之人。尤宜擇年紀老成。稍有識見者服事起居。將見養正之功。日臻堅定。一崇儉節。今寇亂雖漸次蕩平。而流離之民。尚未歸農。荒蕪之田。尚未盡墾。非力加撙節。不足以廣儲積而備緩急。臣前管三庫事務。見內務府借撥部庫銀兩。逐年加增。與

道光咸豐年間不符。曾經奏請擡節在案。竊恐中原底定。踵事增華。財源未開。財流不節。度支告匱。爲患匪輕。伏願皇太后皇上崇尚節儉。爲天下先。一切不急之務。可罷則罷之。可緩則緩之。庶國用可充。而風俗亦漸轉移矣。一飭吏治。弊捻之禍。雖由奸民倡亂。實由不肖州縣。習氣太深。任用胥差。魚肉百姓。正供之外。百計誅求。私派私罰。自營囊橐。以致民氣不伸。釀成巨患。用兵以來。此風尤甚。即如釐金一項。原爲接濟餉需。而奉行不善。百弊叢生。一縣之中。重疊抽收。一卡之中。多人勒索。病商病民。莫此爲甚。其餘弊政。不可枚舉。推原其故。總由封疆大吏。以地方多事。喜用精明強幹之員。而不求愷悌循良之吏。不知所用俗吏。惟欲見長於上司。其武健嚴酷也。似乎有才。其聚斂榷算也。似乎盡職。而斯民元氣。剝削愈甚。其弊遂至於此。今東南初定。畿輔甫清。兵燹遺黎。不堪再擾。應令各省督撫。慎選良吏。撫綏斯民。休養生息。以復富庶之舊。一固根本。陝西回逆土匪。麕聚於北山一帶。見聞大軍克捷。得勝之師。必將整旆西征。萬一竄而思竄。俟大兵雲集之後。或由晉省撲河。或由草地北擾。宣大畿輔。又形喫緊。將就近派兵耶。則直隸兵力本單。恐難得力。將調回各軍耶。則往而復返。又成尾追之勢。此不可不熟慮者也。爲今之計。莫如揀派久經行陣武職之大員。自率所部。駐紮近京一帶。以壯聲威。直隸提督劉銘傳。謀勇兼優。威望久著。其所部勇丁。亦皆素嫻紀律。應令該提督迅回本任。並帶所部萬人。留直駐守。並令將直隸綠營兵丁。實力訓練。悉成勁旅。庶陝匪膽寒。不敢蹁躚北擾之心。而征西諸將。亦可專意進剿。疏入。上嘉其剴切敷陳。有裨治道。優詔答之。八年六月。補工部尚書。十月。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九年五月。天津民教搆釁。六月。命偕直隸總督曾國藩議其事。七月。命暫署三口通商大臣。八月回京。請裁三口通商大臣。改歸直隸總督兼理。詔從之。十年正月。兼署吏部尚書。三月。充會試副考官。十一年。調補吏部尚書。十二年二月。上謁東陵。命留京辦事。八月。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九月。管理戶部三庫事務。十三年三月。兼署禮部尚書。四月。充翰林院掌院學士。署教習庶吉士。光緒元年二月。充實錄館總裁。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九月。上啓鑾躬送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梓宮。命留京辦事。二年。充署戶部尚書。三年三月。充會試副考官。五月。兼署禮部尚書。九月。充武英殿總裁。

四年三月。復兼署禮部尚書。五月。丁母憂。五年。穆宗實錄。聖訓慶成。賞加二級。六年。服滿。命仍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七年。充翰林院掌院學士。八年正月。補兵部尚書。祖熙自同治四年以來。順天及直省鄉試覆試閱卷大臣六次。優貢生拔貢生朝考閱卷大臣進士朝考閱卷大臣各三次。會試覆試閱卷大臣。殿試讀卷官考試試差閱卷大臣。考試漢御史閱卷大臣各二次。考試漢中書漢教習漢廕生孝廉方正閱卷大臣各一次。二月卒。追贈太子少保。予謚文達。

吳棠

吳棠。字仲宣。安徽盱眙人。道光十五年舉人。二十四年。大挑一等。以知縣用。分南河。二十九年。補江蘇桃源縣知縣。咸豐元年。調清河縣知縣。二年。山東捻衆竄邳州。棠時署知州。帶勇擊破之高唐溝。三年三月。以豐工出力。經江南河道總督楊以增奏保。以同知直隸州知州陞用。六月。丁母憂。時太平軍陷揚州。將由高寶北竄。命開缺治喪百日後。仍留署清河知縣。四年。太常寺少卿王茂蔭疏薦人材。稱棠捕盜認真。士民稱頌。上命楊以增察看。以增稱棠實心任事。始終不懈。得旨免補知縣。以同知直隸州即補。並賞戴花翎。六年。丁父憂。仍留江蘇省辦事。七年。敍剿辦棚匪功。以知府留江蘇補用。又以剿捕徐宿捻股出力。命俟補缺後。以道員陞用。八年。擊退臨淮捻衆。復六安來安等城。特旨免補知府。以道員遇缺即補。十年。捻黨東擾邳銅宿虞。棠會合太原鎮總兵田在田等軍。攻毀其壘。尋補淮徐道。命幫辦江北團練事宜。棠與田在田督各軍疊破敵。十一年。以籌餉勸捐。賞加按察使銜。時沂州蘭山敵。由臺莊回竄徐州。東路之敵亦回竄欄杆山等處。棠飭副將胡元昌等夾擊。敗之。另股由奶奶山潰竄。棠派兵堵剿。連獲大捷。復派兵追擊劉平於侯孟山。破其寨。皖匪趙克元等擾滩口一帶民圩。復結蒙亳捻股數萬圍宿州。總兵張得勝等赴援。爲所困。棠督軍馳援。解其圍。尋擢江寧布政使。兼署漕運總督。督辦江北糧臺。並命統轄江北鎮道以下文武各官。同治元年。徐州捻衆竄沭陽。趨阜寧山陽。棠派總兵龔耀倫等會鄉團疊

勝之。餘衆潰擾淮關。復擊卻之。捻首李成等圍安東。棠檄軍進擊。圍乃解。二月。提督李世忠等軍攻克浦六。進軍九伏洲。請撥礮船駐守。上命吳棠會同江寧將軍都興阿。酌撥兵船駐浦口。以資堵剿。旋漁溝捻衆竄踞衆興集睢寧。捻首魏坤等。擾高資。意圖糾合東竄。棠分軍命剿。皆敗之。復飭軍夾擊鹽河敵。陣斬無算。時淮揚海道缺裁撤。棠遵議將淮揚道所轄揚屬地方事務。歸兩淮運使管理。其河務及淮海兩屬公事。統歸徐州道兼轄。下部議行。尋衆與敗敵遁泗州。棠慮其回竄。督飭淮安縣屬築圩扼之。擊捻首李加英等於宿遷。斬太平軍王鳳等。並奏言竄捻不下數萬。清淮防兵及所調各軍無多。衆寡已屬不敵。且礮船利於水而不利於陸。步隊宜於扼守而不宜於野戰。請調撥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所統馬隊赴淮援應。允之。四月。捻首韓老萬糾黨至桃源。棠派副將黃國瑞等敗之於新河隄。復檄總兵黃開榜襲耀倫水陸截剿。衆潰遁。時田在田被劾。上命偕僧格林沁按款詳查。尋得實覆奏。褫田在田職。六月。清江南北兩岸圩工竣。棠繪圖以進。諭曰。清江扼南北之衝。其地向無城郭。實不足以資戰守。經吳棠相度地勢。築建圩牆。挑成濠塹。僅四閱月。鉅工告成。足見該署督辦事認真。甚屬可嘉。七月。棠復署漕運總督。派兵進剿曹八集。擒捻首李麻子誅之。復派遊擊張祖雲等。剿洞裏莊等處踞賊。斬匪首何中元。悍目王春玉等。擊走邳州竄捻。並飭總兵黃開榜等進剿貓兒窩以南殷捻。焚賊柵。副將姚廣武等又追敗之宿遷。運河以南肅清。閏八月。江陰等處敵圖北竄。江防戒嚴。棠檄水陸各軍。嚴江防以遏之。時江蘇安徽山東河南四省邊界。捻黨蔓延。此剿後竄。徐州府爲四省交衝。光祿寺卿潘祖蔭請設四界鎮道。以專責成。棠遵旨議覆。略言捻匪起於蒙亳。擾及江皖東豫。出沒之區。四通八達。即使四界添設鎮道。仍不過兼顧一隅。徒更舊章。無裨全局。須俟大兵剿辦地方肅清。再議隨地制宜。上從之。七月。棠派參將吳鳳柱等赴邳州。擊退山東幅匪。又派都司趙元宗等。殲捻首卜黑小股匪於半截樓。十二月。蘭山幅匪麕聚鄉城縣之徐家圩。棠檄黃國瑞督兵兜擊。擒匪首劉曾孫艮。並捻黨李友輝田虎等。又密飭黃開榜等。夜襲鍾陽集。克之。捻首夏廣興等。悉就擒。先是。御史丁紹周奏陳江北釐捐積弊。諭吳棠照部定章程。嚴禁濫[illegible]。二年正月。復經將軍富明阿疏劾。上以吳棠辦理遷延。

嚴飭之。棠尋奏參委員嚴巍等。請摘去頂戴。並奏言軍興以來。費用繁鉅。抽釐助餉。實萬不得已之舉。惟查各釐卡均設於水陸要隘。商賈往來之區。離縣治遠近不一。地方官公事殷繁。斷不能躬親駐局。勢必委之胥吏。家丁。蠹蝕侵漁。流弊滋甚。其釐捐設立處所。陸路固有繞越之處。水路亦多港汊。必須擇要分卡。以杜旁趨。均係明定章程。一處收捐。一處驗放。並無一局一卡。而徵至數次者。捐項既難多裁。惟嚴飭各局抽釐委員。廉謹者留。貪冒者去。務期釐剔鋤習。以資實用。均如所請行。時幅匪盤踞長城。棠令黃國瑞督軍進攻。敗援敵趙開元蘇克功等。乘夜火攻敵壘。敵驚潰。斬頭目數十名。擒匪首劉兆清等戮之。遂克長城。捷入。得旨嘉獎。棠復飭黃開榜潘順等。水路並進。連克孫疃一帶壘三月。實授漕運總督。檄黃國瑞等進剿山東幅匪孫化青。陣斬之。旋擒斬悍目孫化祥。擊退大股援衆。遂克中村及費縣境之轉箇山。蘭山之黃牛山各寨。陣斬匪首邱兆林於洛等。沂州肅清。尋疏陳淮揚鎮營制事宜十條。下部議行。四月。邊旨覆陳沿江畝捐。並辦理圩工。疏言。畝捐一項。即在糧臺收款之例。局外未悉底蘊。以爲到處有捐。捐名不一。但見進款之鉅。而不知出款之多。但見徵收之繁。似覺漫無稽考。而不知各分各款。均已隨時達部。以致視爲利藪。上達宸聰。第待哺方殷。未能因噎廢食。見飭隨時接續造報。以備稽覈而釋羣疑。至市河十字河。係山陽鹽城兩縣所轄。淤墊日甚。該縣官紳稟請挑土築圩。公議按畝捐貲出夫。其中受災之區。貧乏各戶。均免派夫。並無派捐偪脅情事。疏入。報聞。時太平軍圍天長。棠檄黃開榜擊退之。五月。檄黃國瑞等攻山東教匪於白蓮池。斬其首劉雙印劉錦春。毀其巢。而練總苗沛霖復糾衆叛。棠檄總兵姚廣武擊退之。六月。苗逆陷壽州。窺蒙城。棠復飭姚廣武黃開榜水陸等軍攻懷遠。以掣賊勢。八月。逆匪築壘於宋家灘。官軍礮船爲所困。棠以苗逆猖獗。由未能四面制賊。疏言。欲拯臨淮之急。必須一軍由宿蒙直擣懷遠北路。則苗逆急於回顧。臨淮要地。或可保全。且將來削平苗逆之策。尤必數道進兵。方可制賊死命。十月。苗逆攻蒙城。棠派兵進剿。斬逆首劉報櫃等五人。蒙城圍解。十一月。密陳皖北隱患。略言淮北鹽務疲敝。悉由李世忠把持盤剝所致。其勇隊在懷壽一帶。盤踞六年之久。焚掠之慘。甚於盜賊。苗平而淮北糧安。李存而淮南仍困。請早爲辦理。上是

之。命僧格林沁等會商籌辦。三年。以剿辦清淮徐宿各匪功。賞頭品頂戴。仍交部議敘。尋署江蘇巡撫。偕兩江總督曾國藩等疏言。見在江省又安。一切應規復舊制。請仍設淮揚道員缺。下部議行。四年二月。調署兩廣總督。棠奏賊股竄擾江境。鹽阜旣陽一帶。防務最要。請收回署兩江總督成命。專辦清淮防剿。上嘉其體國文忠。不避難就易。仍暫留漕運總督任。五月。捻黨北竄河南。巡撫吳昌壽奏請添兵渡河。嚴防北岸。命棠檄催水師。迅赴濟寧策應。棠奏江湖水師。不便入黃。請就黃河船隻。添置礮位。配以濱黃兵弁熟悉地形者。入黃駕駛。庶於軍事有濟。如所請行。初棠議採辦米石。試行河運。八月。米船全數抵通。下部議敘。旋署兩江總督。時捻首張總愚竄擾河南許汝南陽。圍陳州。上以匪賊裹脅數萬。非數省兵力四面兜剿不可。命棠飭清淮防兵。會合兜剿。尋奏清河存留兵勇七千餘人。先因捻逆竄擾徐州睢宿。桃源相距甚近。路路需防。儻步隊調出擊賊。一時有警。即難回顧。今於無可抽撥之中。派出參將吳鳳柱等馬隊赴徐。隨同曾國藩所部會剿。遊擊唐高憑等。各帶步勇。分紮宿邳。扼守運河兩岸。又檄漕河標兵防守清桃。以顧東路。嗣官軍擊敵獲勝。敵西趨歸德。遂檄吳鳳柱馬隊回駐宿遷。並飭水路各軍隨時豫防。五年七月。江北湖河盛漲。清水潭地南隄決。下部議處。八月。調補閩浙總督。六年十二月。調四川總督。七年十一月。檄道員唐炯。率川兵剿貴州龍井苗匪。復麻哈州城。攻白沙關打鐵坡寨。皆破之。又飭道員張文玉等軍。克黃平州城。十二月。派提督周達武等。敗之於甕落赤碧磯等處。大小夷部。詣營求撫。遂克西昌。八年正月。周達武等屢勝於叶牛壩。苗匪次第投誠。建南肅清。捷聞。得旨嘉獎。四月。唐炯等攻拔觀音山玉麟山苗寨。復清平縣城。六月。飭道員劉嶽曙等攻七星橋壘。克之。斬其首馬天啓。回酋馬天順等乞降。古城羊街等百餘村寨均就撫。尋甸全境肅清。先是。雲貴總督劉嶽昭疏劾棠眷屬抵川時。役夫三千餘名。僕從需索門包。屬員致送規禮。荒謬貪汚。物議沸騰等款。諭令兩江總督李鴻章馳往確查。十月。李鴻章覆奏。以上各款。均無其事。並言川省官場習氣。頗尚鑽營。吳棠履任後。遇事整頓。以致貪官猾吏。造言騰謗。應毋庸議。九年十月。棠飭總兵劉寶國等。會擒軍攻回匪。斬逆首劉應貴於陣。擒其大將擊李亭賓等誅之。克永北廳城。十年。署成都將軍。捐建書

院令八旗子弟學習清文。十一年二月。奏川省地方遼闊。戶口繁多。上年夏旱秋潦。收成歉薄。糧價驟昂。饑民嗷嗷待哺。請於釐金捐輸項下。撥銀二十萬兩。以資賑濟。從之。七月。貴州下游肅清。逆首李宰廣及其黨歐保降等。皆伏誅。十二年。雲南肅清。十三年三月。貴州軍務事竣。棠以協濟餉需。先後下部優敘。六月。灌縣山匪作亂。棠檄提督李有恆等。馳往督剿。斬匪首余其灉等。川西平。八月。奏言。民生之休戚。視吏治爲轉移。欲收其效於臨民之後。尤宜正其身於筮仕之初。見因部章新班遇缺兩項人員。遇有缺出。即可超補。是以川省需次人員。多方設措。相率報捐。紛至沓來。爲他省所未見。該員等家非素封。捐項均由重利借貸而來。其中即有可用之才。私債纍纍。索逋者日向追呼。欲望其履潔懷清。豈易得乎。一經到任。夙累既重。心有所分。官債雖清。民生必困。舉劾之權。雖操之疆吏。第此等驟膺民社之員。鮮諳治體。即隨時撤換。另委賢員。而地方受累已深。故考察人才。必視其進身之始。而講求吏治。尤當慎於序補之先。請敕部另議變通章程。將報捐發川之新班。遇缺先及。新班遇缺兩項州縣人員。暫行停止。俾試用甄別年滿。歷練較久人員。得有序補之期。實於地方吏治有益。疏下部議。十一月。以病奏請開缺。得旨賞假兩月。光緒元年七月。飭提督李有恆等剿敍永廳股匪。克其巢。復以雷波廳蠻匪作亂。派提督胡國珍等剿平之。十二月。復疏請開缺。允之。二年卒。照總督例賜卹。予謚勤惠。有望三益齋存稿。三年。漕運總督文彬奏言。棠以大挑知縣。分發南河。歷任清河桃源邳州等處。諮訪利病。訓誨愚蒙。循循然如父兄之詔子弟。不事操切。而民自化。及其誅鋤強暴。則又執法極嚴。不稍姑息。一時治行稱最。輿論翕然。咸豐三年。粵寇陷金陵。竄揚州。淮浦震驚。土匪蠭動。棠時在清河縣任。地無城郭。手無兵柄。徒以忠義號召。士民創設團練。不數月間。會者數萬人。聲威大振。伏莽潛消。乃騰檄遠近。相爲固守。聲言大兵百餘萬。指日即到。以安人心。賊遂徘徊瓜揚。不敢前進。文宗顯皇帝降旨垂詢。有知縣吳棠。團練鄉勇。深得民心之諭。尋丁母憂去職。百姓流涕相送。途爲之塞。起復後。歷任徐州府道。捻匪以蒙亳爲老巢。出入必經徐宿。一歲數至。所過成墟。棠約各屬士民。堅壁清野。隨地築圩。選人民輸重於內。選壯丁守之。田禾垂熟。則以隊伍遊徼於外。俾農民收穫入圩。不爲賊有。徐民始知生聚

之樂。黨以道員兼司兵餉。精心擘畫。一錢一粟。分散必均。士卒感其至誠。雖不獲飽而戰則必力。故所向有功。嘗剿賊汴塘。與卒伍同臥起者數月。致患溼疾。終身不瘳。咸豐十一年。奉命署漕運總督。衙署向在淮城。清江。又甫經兵燹。民物彫殘。人皆視爲危地。黨以該處爲南北咽喉。關繫甚重。受篆次日。即率師駐之。捻匪屢次驟攻。均經擊敗。黨於運河兩岸。建城以爲縣治。人有所恃。流亡漸復。其時粵寇未平。捻氛尤熾。深慮合併爲患。黨扼守要衝。頻年苦戰。內保裏下河完善之區。外靖徐淮海三府州之地。前督臣曾國藩得以專力圖南。不爲捻匪牽制。黨實有贊助之功。同治四年。購米雇船。創行試運。江北河運漕糧。遂從此始。清江舊有書院。爲賊所燬。黨於軍旅之暇。籌款興復。俾諸生講學其中。資以膏火。人知向學。文教日興。綜計黨莅仕以來。自州縣以至漕督。未離江北地方。與淮徐士民。患難相共。十有餘載。衆情依戀。宜申報爨。仰懇將黨事蹟宣付史館。並於清淮徐州各建專祠。以彰忠藎。而慰輿情。允之。

沈桂芬

沈桂芬。字經笙。順天宛平人。祖籍江蘇。道光二十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十年。散館。授編修。咸豐元年。充浙江鄉試副考官。二年五月。大考一等。擢庶子。尋補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七月。署日講起居注官。八月。提督陝甘學政。三年。陞翰林院侍講學士。五年五月。轉侍讀學士。十二月。任滿回京。署文淵閣直閣事。六年三月。充日講起居注官。九月。遷詹事府少詹事。七年三月。稽察右翼宗學。內閣協同批本。八月。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八年丁父憂。十一年。服闋。三月。補原官。六月。充廣東鄉試正考官。十月。陞禮部左侍郎。同治元年。調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二年二月。充實錄館副總裁。三月。充會試副考官。十月。署山西巡撫。三年正月。率屬倡捐京倉米石。有旨獎敘。七月。補山西巡撫。九月。上籌費墾屯。疏略言京師旗民。生齒繁庶。不農不商。除仰食錢糧外。無生生之策。以今日安插旗人上策。無如移屯邊方。中策則聽往各省。其聽往各省之法。無論馬甲養育閑散願赴各廳州

縣謀生者。照商籍軍籍例編爲旗籍。戶婚田土命盜案件。地方官主之。生子隨時呈報。年終督撫彙咨部旗。並於以旗籍應文武童鄉會試。綠營戰守馬糧及各營將弁。准一體考拔。降革休致官弁及舉貢生監與各省駐防願徙者。均聽之。至移屯邊方之法。請簡派大員爲屯田大臣。於奉天吉林及獨石口外之紅城子。開平張家口外之興和新平等處。肯年富俊孫嘉淦所勘定舊地。步計可開若干頃。造建房屋城堡。添製農具牛種軍裝器械。酌立成規。宅中駐紮旗戶願移屯者。戶部發治裝銀三十兩。沿途官給車馬。到屯後每戶給房四間。農具牛種皆備。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刑罰教養。屯田大臣主之。十年陞科。徵收之糧。運於口內。而積銀於屯所。即以屯糧所糶爲次年京旗移屯及屯所各項之用。由是旗人一遷徙之勞。永可豐衣足食。而旗民恤矣。軍興以後。調遣旗兵。不聞得力。若移屯口外。耕牧營生。加以訓練。可復國初驍健之風。十數年後。環邊之地。綿亙不絕。北懾強鄰。南衛京師。而邊防實矣。軍務既竣。八旗兵餉應照舊章加發八成。竊謂蘇八旗一時之窮困。其惠小。貽八旗無窮之贍養。其利長。當未減之時。而忽議減。其勢逆而難行。迨已減之後。而量爲增。其勢順而易節。請於定復八成兵餉之年。暫給六成。酌留二成。歲可省銀百餘萬兩。治裝銀與房屋種具每戶以八十兩計之。歲可移屯數千戶。俟屯田升科後。京旗兵餉仍復八成之舊。則目前經費無庸另籌。日後正供。永無不足。而國用紓矣。疏入。詔所司會議。諭曰。旗人聽往各省之法。道光年間曾經籌辦有案。見在量爲推廣。以裕生計。所籌尙屬周妥。卽著八旗都統逐節出示曉諭。俾衆咸知。沈桂芬摺內所稱籌費移屯一節。見在該處情形如何。有無可闢地畝。著各該將軍都統督撫等認真籌畫。務須變通盡利。因時制宜。不准畏難苟安。一奏塞責。俟查勘確實。卽行迅速具奏。四年正月。上以桂芬籌解甘肅軍餉無誤師行。下部優敘。是時洋藥弛禁。民間栽種罌粟。趨利若鶩。漸占沃壤。晉省山多地少。民食本已不敷。至是米糧更缺。市價日踊。桂芬刋發條約。飭屬嚴禁。二月。疏陳見辦情形。上嘉之。並敕各直省督撫通行所屬一律嚴禁。著爲令。四月。疏陳練兵事宜。略言晉省大同太原兩鎭。及省標兩營額設馬步兵丁二萬一千五百餘名。徵調防堵均不得力。當此西陲多事。宜整軍經武。裁弱募強。臣標添設精兵千名。已明定章程。遴委文員

會同營員分練合操。行之半年。羼弱漸除。隨將左右兩營額設各兵。隨同操演。每日應練各兵。人給練費二分。技藝嫻熟者酌增。劣者責革。又從太原鎮標暨平陽營存城兵丁練起。裁募賞罰。一如省章。蒲潞兩協。亦陸續舉辦。如有成效。再擬推廣北路。六月。又疏言大同殺虎兩處要區。營伍尤宜整頓。見委員前往將大同鎮標及殺虎協見存各兵。會同營員按日簡校訓練。總期精益求精。咸成節制可用之師。以固邊圉。均報聞。是月。以母疾疏請解任省親。得旨賞假二月。旋丁母憂。六年。服闋。補禮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七年三月。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遷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七月。調吏部左侍郎。十月。賜紫禁城騎馬。十一月。充方略館總裁。八年六月。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十月。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上行走。九年。遷兵部尚書。十一年六月。充國史館總裁。九月。穆宗毅皇帝大婚禮成。加太子少保銜。十二年。以桂芬勤勞素著。賞御書勤宣贊畫扁額。十三年四月。管理國子監事務。十一月。奉慈安端裕康慶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后懿旨。皇帝天花之喜。沈桂芬著賞戴雙眼花翎。十二月。穆宗毅皇帝龍馭上賓。桂芬自請撤銷翎枝。允之。光緒元年。命桂芬以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先是。國子監額設肄業生四十名。戶部例發銀六千兩。屢次折減。膏火僅存其名。桂芬奏請加額二十名。其例發銀兩。請仍按庫平發給。從之。二年。充玉牒館總裁。三年五月。充教習庶吉士。九月。充實錄館總裁。四年二月。回疆肅清。捷入。上以軍機王大臣同心翊贊。共矢公忠。交部優敘。四月。編修何金壽奏兩澤愆期。請訓責。樞臣諭交部嚴加議處。桂芬坐革職。特旨改爲革職留任。五月。充翰林院掌院學士。五年正月。考續。有旨褒獎。開復革職留任處分。三月。恭題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神主。賞加太子太保銜。五月。疏言。國子監衙門每年領戶部銀六千兩。爲各生膏火獎賞及津貼官學生用度。此外春秋丁祭及辦公各費。尚需一千八百餘兩。向賴京外收捐貢監照費爲津貼。今年大捐既停。照費僅存涓滴。無裨於用。而部庫支絀。勢難請益。查江海各關監督。均有捐解京師。願學堂義塾粥廠銀兩之案。見經函商各監督酌籌監費。共集有二千四百兩之數。擬照願學堂成案。每年各關批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彙收。國子監於六月十二月兩次各支領銀九百兩。所餘六百兩。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另款存儲監中。

遇有要需。再行擡節動用。似於造士辦公。均有裨益。報聞。桂芬自卿貳洊躋揆席。疊荷恩賞。御書福壽龍虎字。及珍物十一次。充會試覆試閱卷大臣六次。鄉試覆試閱卷大臣七次。殿試讀卷官拔貢覆試閱卷大臣各二次。進士朝考庶吉士散館閱卷大臣各三次。考試漢教習漢廕生漢御史閱卷大臣武會試較射武會試覆試大臣各一次。六年十二月。以疾請假。尋卒。遺疏入。贈太子太傅。照大學士例賜卹。入祀賢良祠。尋賜祭葬。予謚文定。

沈葆楨

沈葆楨。字幼丹。福建侯官人。原籍浙江。道光廿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十年。散館。授編修。咸豐元年。充武英殿纂修。二年五月。大考二等。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三年。記名以御史用。四年五月。補江南道監察御史。十二月。記名以知府用。五年六月。掌貴州道監察御史。十二月。授江西九江府知府。六年六月。調署廣信。時太平軍楊輔清。連陷貴溪弋陽。偪攻廣信。城兵闔營先潰。葆楨籌餉河口。夫人林氏。誓以身殉。旋與諸將計曰。此去玉山九十里。浙將饒廷選駐軍二千人。饒公吾父舊部。或可乞援。夫人固林則徐女也。于是刺指血爲書。曰。將軍漳江戰績。噴噴人口。里曲婦孺。莫不知海內有饒公矣。此將軍以援師得名於天下者也。此間太守聞吉安失守之信。預備城守。偕廉侍郎往湖口籌餉招募。但爲勢已迫。招募恐無及。縱倉卒得募而反。驅市人而戰之。尤所難也。頃來探報。知昨日貴溪失守。人心惶惶。吏民鋪戶。遷徙一空。署中僮僕。紛紛告去。守死之義。不足以責此輩。只得聽之。氏則倚劍與井爲命而已。太守明早歸郡。夫婦二人。荷國厚恩。不得藉手以報。徒死負咎。將軍聞之。能無心惻乎。將軍以浙軍駐玉山。固浙防也。廣信爲玉山屏蔽。賊得廣信。乘勝以抵玉山。雖孫吳不能與謀。賁育不能爲守。衢嚴一帶。恐不可問。全廣信即以保玉山。不待智者辨之。浙大吏不能以越境咎將軍也。先宮保文忠公。奉詔出師。中道賚志。至今痛心。今得死此。爲厲殺賊。在天之靈。實式憑之。鄉閭士民。不喻此心。以輿來迎。赴封禁山避賊。指劍與井示之。皆泣而去。太守明晨必歸。歸後再當專牘奉聞。得拔隊確音。執爨以犒前部。敢對使載拜。爲七邑

生靈請命。昔誰陽嬰城。許遠亦以不朽。太守忠肝鐵石。固將軍所不吝與同傳者也。否則賀蘭之師。千秋同恨。惟將軍擇利而行之。刺血成書。願聞明命。饒接書。立率師往援。廣信圍遂解。九月。工部右侍郎江西學政廉兆綸。督辦軍務。兵部右侍郎曾國藩。先後疏稱。葆楨力守空城。定志誓死。從容設措。悉合機宜。得旨嘉獎。命以道員儘先補用。七年。擢廣饒九南道。八年三月。沙溪敵回竄廣信。聲走之。八月。曾國藩請以葆楨兼筦糧臺。九年三月。剿平弋陽土匪。六月。賞加按察使銜。九月。請開缺回籍養親。巡撫耆齡奏入。詔可。十年六月。授吉南贛寧道。七月。復申前請。仍許之。十一年四月。命偕地方官辦理本籍團練。十月。以葆楨前在廣信府任。規畫有方。輿情愛戴。敕迅赴曾國藩軍營。聽候委用。復敕曾國藩查看。才具如能勝重任。不必拘守常格。迅速保奏。十二月。擢江西巡撫。諭以見在江西辦理善後。正需才德兼備之員。著即赴任。葆楨奉詔感泣。疏言。前在廣信。以有饒廷選七戰皆捷。轉危爲安。後在廣饒九南道任。以兩江督臣曾國藩密籌援應。俾搘危機。凡此因人成事。藉免愆尤。乃蒙溫諭有加。無已。且以烏烏之私。上勞眷注。臣何人斯。恩遇至此。臣今許國以身。義無旁顧。又何敢因晨昏之戀。負高厚之恩。得旨嘉許。同治元年二月。命兼辦廣信糧臺。三月。疏言。衢州被圍。玉山接濟之米石。軍火。皆爲賊阻。其股匪游弋。圖乘左宗棠東下。窺伺信防。斷我後路。必廣信衢州一帶。先無意外之虞。再由金嚴規取杭州。方無糧絕援阻之患。又言廣郡地方。逆匪垂涎已久。急宜未雨綢繆。擬仿堅壁清野法。令士民憑險築寨。即倡捐擇要興修。均報聞。時賊欲由江山圖犯廣信。葆楨以左宗棠後路關繫匪輕。請令曾國藩調兵豫防。請馳至廣信。嚴籌布置。七月。上練兵五便疏。又請增募勇丁。以資戰守。詔皆加勉。十一月。皖逆西趨豫章。命葆楨飭各軍分紮緊要。併力防剿。曾國藩左宗棠撥兵援應。二年三月。檄宦軍截擊休寧竄衆。勝之。時徽州三面皆敵。葆楨調軍分駐休寧祁門。四月。破黃文金於小路口。衆竄建德。潛糾黨合攻祁門。復偕湘軍大破之。尋又偕浙軍克黟縣。毀曹門林河浮橋。焚其巢。六月。上以江南各軍。分道進攻。敵勢窮蹙。必竄江西。敕葆楨督飭將士。務殲醜類。以圖規復金陵。七月。敵由太平石埭建德擾江西。督軍進剿。敵遁。江境肅清。復以敗敵入湘境。飭參將韓進春馳至贛州擊之。九月。因病請假。十

月。御史華祝三疏言。風聞葆楨以協餉用人。與曾國藩意見不合。恐礙大局。諭以此後沈葆楨。於曾國藩軍營。協餉。苟可設法。必當竭力籌措。並著該撫即行銷假任事。曾國藩於沈葆楨曾經甄劾。而來投效者。亦當留意汰斥。勿開倖進之門。彼此函商。共歸一是。以古人廉頗藺相如寇恂賈復爲法。同心共事。無貽朝廷南顧之憂。葆楨尋以西路有警。力疾視事。疏陳布置情形。得旨西路布置甚爲周密。具見以國事爲重。忠藎可嘉。所稱隨時參酌。以民力補兵數之闕。以吏治爲軍政之根。洵能洞中窾要。著即振刷精神。力圖整頓。務令治效蒸蒸日上。三年二月。敵分股內竄。一由玉山趨廣信。一由開化窺婺源。聞婺源有備。遂由白沙關攻德興。官軍分路馳擊。斬馘六千有奇。餘衆遁回玉山。旋竄弋陽貴溪南境。葆楨自請嚴議。上加恩寬免。命實力剿辦。毋使蔓延。三月。疏言。曾國藩前請將江西通省釐金。均撥皖餉。今事勢與前不同。請仍歸本省。藉固軍心。上以皖軍關繫全局。詔江西分提一半。餘仍接濟國藩軍。時竄踞南豐之敵。築壘死守。別股擾及新城。官軍累戰皆捷。又一股分陷金谿。圖犯建昌。葆楨檄各營分道躡剿。四月。克新城。進圖南豐。上念南豐久未下。以提督楊岳斌督辦皖南江西軍務。前浙江按察使劉典佐之。命葆楨俟該提督到後。會商剿辦機宜。五月。敵突攻撫州。擊走之。又疊陷宜黃崇仁。蔓延豐城新淦夾江各縣。敕葆楨妥籌防剿。毋令偪近省垣。六月。汪海洋陳炳文踞陳坊湖坊及火田畈一帶。葆楨飭總兵王開琳先攻湖坊。敵逸入火田畈。迅擊之。斃悍目無數。毀壘八。總兵孫昌國敗之於張家橋。道員王德榜等平貴溪盛洞源及小港壘。七月。破崇仁敵卡。時浙省肅清。黃文金擁洪秀全子福瑱奔竄昌化績溪。黃文英亦竄涇縣祁門。欲假道徽池擾江西。爲入粵計。敕葆楨實力防堵。毋令一賊入境。又以南韶一帶。賊氛甚熾。諭飭寧贛防兵。越境會剿。九月。葆楨飭席寶田以精毅軍追福瑱。疾趨五晝夜至石城。大破之。擒洪仁玕洪仁政黃文英等。搜獲福瑱於石城荒谷中。皆伏誅。十月。捷聞。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並賞給頭品頂戴。十一月。葆楨推功諸將。拜疏籲辭。又以父母衰病。請懇歸養。優詔留之。時福建漳龍各屬。敵勢大張。敕撥勁旅助剿。有力保桑梓。即所以上慰椿萱之諭。葆楨即分飭諸將。扼要嚴防。四年二月。以親疾請假歸省。許之。尋疏稱邊防喫緊。暫緩回闕。上嘉其能視國如

家。三月。丁母憂。得旨賞假百日。俟假滿改爲署理江西巡撫。即行赴任。葆楨籲懇終制。有旨俯從。嗣閩浙總督左宗棠創舉船政。六年。調督陝甘。疏稱船政非葆楨無可屬者。於是命總理福建船政。八月。疏陳船隘及學堂採料募勇情形。略言馬尾一區。上抵省垣南臺水程四十里。下抵五虎門海口水程八十里有奇。自五虎門而上。黃埔壺江雙龜金牌館頭亭頭閩安。皆形勢之區。而金牌爲最要。自閩安而上。洋嶼羅星塔烏龍江林浦皆形勢之區。而羅星塔爲最要。馬尾地隸閩縣。踞羅星塔之上流。三江交匯。中間港汊旁通。長樂福清連江等縣。重山環抱。層層鎖鑰。當候潮盛漲。海門以上。島嶼皆浮。潮歸而後。洲堵礁沙。縈迴畢露。所以數十年來。外國輪船夾板。常泊海口。非土人及久住河岸之洋人引港。不能自達省城。道光末年。大吏籌備海防。但載石鑿舟。以塞林浦上流。竟割重重天險而棄之。至今海濱士人。猶共以爲非策也。船隘在馬尾山麓。地曰中岐。但就一方地勢而言。大江在前。迤南而下。羣峯西拱。狀若匡牀。中閒坦處。舊本邨田。去年購買歸官。始圈爲船隘。窪者平之。低者壘之。慮田土之積弱難勝也。沿隘密釘木樁以固之。慮海潮溪汛之不時驟至也。沿隘各增五尺以防之。隘外三面。環以深濠。既藉通運載之船。亦可瀉積淤之水。隘內濱江者爲船槽。若鐵廠輪廠機器廠斲木棧房。皆參列其後。隘外之東。迤北爲臣及辦事各員紳公所。外列外國匠房三十間。其左爲法國學堂。又左爲英國學堂。江濱則煤廠在焉。山麓則中國匠房在焉。循麓再上山之左肋。可以眺遠。飭前駐楚軍五百人。因地築壘。不特可攬船廠全局。沿江上下數十里。風帆沙鳥。如在目前。稍下。則監督日意格所居也。在臣公所右者。有外國醫生寓樓。匠首寓樓。其與日意格山樓對峙者。則副監督德克碑之屋也。一切土木。計日課工。屈指可數。此船隘內外之大概情形也。船政根本。在於學堂。因就馬尾甄別法學藝童。隨及英學藝童。既因其勤惰。分別陞降。復定章程。每日常課外。令讀聖諭廣訓孝經。兼習論策。以明義理。其續招入局者。擇其文理明通。尤擇其資質純厚者。以待敍補。以中國之心思。通外國之技巧可也。以外國之習氣。變中國之性情不可也。且浮澆險薄之子。必無持久之功。他日於天文算學等事。安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謹始慎微之方。所以不能不講也。採辦一節。似易實難。官場習氣。以浮冒搪塞爲能。船

政之興。尤視爲利藪。用商賈。有時擾累之弊。甚於官司。爲官司。有時侵漁之端。甚於商賈。馴至劣幕奸胥。交通兩儈。鬼蜮叢生。是以民間置貨。尚有精良。一屬公家。便多贋鼎。又聞向來外國船材煤炭。多運自緬甸暹羅。見雖遣員先於近處採幹搜巖。他日恐仍不免取材荒裔。重洋遼遠。更防不勝防。任非其人。糜費雖多。仍歸無用。擬乘此發令之初。明罰敕法。以警其餘。人心畏法。而後弊竇可除。良材畢至也。至船廠之興。固須收羅工匠。輪船下水。則舵工水手。缺一不行。非徒習慣風濤。尤須熟精槍礮。蓋國家之創造輪船。譬諸千金買駿。儻衝鋒陷陣。不持寸鐵。雖有千里之馬。安足成功。見在洋匠尚未至閩。船成尚需時日。擬先調閩中舊撤礮船十隻。派練水勇二三百名。未成船以前。藉以巡緝近洋。成船以後。即可擐甲登舟。駕輕就熟。此臣近日考校學堂。分飭採辦。及招募水勇之情形也。報聞。九年。丁父憂。十一年。內閣學士宋晉。疏請暫停製造。上下其章於葆楨。酌議具奏。尋密疏言。自強之道。與好大喜功不同。即使中國礮船。遠勝西國。我皇上斷不肯勞師異域。爲漢武唐宗之所爲。至自固藩籬。爲民禦災捍患。非惟聲勢所不容已。抑亦覆幬所不可遺。查宋晉原奏。稱此次輪船。如謂以之制夷。則早經議和。不必爲此猜嫌之舉。果如所言。則道光年間已議和矣。此數十年列聖所宵旰焦勞者何事。天下臣民所痛心疾首不忍言者何事。耗數千萬金於無底之壑。公私交困者何事。夫恣其要狹。爲抱薪救火之計者非也。激於義憤。爲孤注一擲之計者亦非也。所恃者。未雨綢繆。有莫敢侮予之一日耳。若以此爲猜嫌。有礙和議。是必盡撤藩籬。並水路各營去之而後可也。原奏稱用之外洋交鋒。斷不能如各國輪船之利。名爲遠謀。實同虛耗。夫以數年草創伊始之船。比諸百數十年孜孜汲汲。精益求精之船。是誠不待較量。可懸揣而斷其不逮。然亦思彼之擅是利者。果安坐而得之耶。抑亦苦心孤詣。不勝糜費而得之也。且各國輪船。亦有利有不利。其創之也。各有後先。其成之也。互相師法。久於其道。熟能生巧。則利。鹵莽從事。淺嘗輒止。則不利。加意講求。兢兢惟恐失之。則利。恃其精巧。疏於防範。則不利。此中人事居其半。天事亦居其半。即如廠中新造之萬年清。伏波。輪機。購諸外國者也。安瀾輪機。成諸本廠者也。萬年清船工屢作屢改。伏波安瀾。漸少更張。而試諸海邦。則伏波穩於萬年清。安瀾穩於伏波。前者

生。後者熟也。勇猛精進則爲速謀。因循苟且則爲虛耗。豈但輪船一事然哉。原奏稱捕盜已有師船。運糧不若沙船。前年浙江成案。師船出則洋盜悍然戕官。輪船出則洋盜弭首就縛。前年運米成案。沙船自滬達津以月計。輪船自滬達津以日計。此其利鈍贏絀。尙待辯而明哉。至謂成造船隻。撥給殷商收其租價。以備修理。不知兵船與商船迥別。商船務高其頂。廣其艙。以受客貨。兵船則避槍礮。壓風濤。斂之惟恐不密。以兵船畀之商人。卽不索其租。彼亦不以爲利也。船政洋料。購自香港。木料購自暹羅。此皆與洋人交接。不居奇則幸耳。不受我擾也。當設廠之始。地本水田。所需木樁。不可勝數。省城木價爲之驟昂。且丈尺不敷。因而委員赴上游採辦。嗣木商聞風自至。卽時停止。臺灣曾委員採辦樟木。嗣後洋人踵行。亦於前年停止。惟雞籠之煤炭。無日不需辦運。亦源源不絕。然價值水脚。均照民間一體通行。公平交易。從無派諸官。累諸民者。當左宗棠之議立船政也。中國無一人曾身歷其事者。不得不問之洋匠。其約自鐵廠開工之日起。立限五年。成船一十六號。估價三百萬。惟中外員匠有生熟巧拙之殊。銅鐵木料。有貴賤之異。零星物件。外國取諸市肆而皆足。中國非一一本廠自造。卽購諸重洋。然所估之數。不甚相遠。以結款四十萬爲購器募匠。買地建廠之需。則昔之所估。與今之所費。相去懸絕。專就建廠而論。一椽未立。一瓦未覆。第購民田。釘木樁。培山土。地基甫固。而所費已不貲矣。蓋洋匠所見者。外國已成之廠。而不知當日經營締造之艱難。所以臣任事時。卽有應辦工程。應發款項。多從前未經議及之奏也。原議鑄鐵爲一廠。打鐵爲一廠。模子爲一廠。水缸兼鑄銅爲一廠。輪機兼合攏爲一廠。合共五廠。後增拉鐵搥鐵鐘表帆纜火甎舢板六廠。又立打鐵輪機分廠。共添八廠。添廠則添機器。添匠徒。並添公費。原議學堂兩所。藝童六十名。後添繪事院。駕駛學堂。管輪學堂。藝圃四所。藝童徒共三百餘名。均係不容已之需。懷遵我皇上勉爲其難。毋得瞻前顧後之旨。不追繩其原估之疏漏。而務責其全局之必成。所有添設緣由。均經奏明在案。各廠工九年夏間甫畢。拉鐵搥鐵兩廠。十年秋間始畢。此微臣辦理不善。工遲費鉅之實在情形也。夫辦理不善。臣百喙難辭。然不當以承辦者之乖方。疑創議者之失策。儻因是而廢之。機器所置甚鉅。發賣無承售之人。存儲有看守之費。積日朽蠹。卒亦

歸於無用。輪船無一歲不修者。數歲則一大修。且須撤換機器。工停而船無可修。則廠廢而船隨之俱廢。然猶曰舉已費者棄之耳。驟籌七八十萬金。遣散不做工之洋人。清還不適用之物價。海關釐局。未必具此巨款。更挪解部之款。協餉之款。以應此急需。是省費而費逾迫也。然猶曰一勞永逸耳。外人之垂涎船廠。非一日矣。我朝棄則彼夕取。始也以借用爲言。無辭以卻之也。繼必於他處故啓釁端。勒賠兵費。而以此爲抵。枝節橫生。有非意料所及者。且當日左宗棠與洋匠堅明約束。各國周知。今無故而廢之。一則謂中國辦事。毫無把握。益啓其輕視之心。一則謂中國帑項不支。益張其要求之燄。此臣所以反覆再三。竊以爲不特不能即時裁撤。即五年後亦無可停。所當與我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永垂不朽者也。臣志廣術疏。拙於居積。或滋糜費。夏獻綸精覈遠過於臣。接辦以來。無日不兢兢以撙節爲念。然用款之鉅猶昔。非不痛減。此減而彼旋增。臣交卸時。尚有存款。儲材尤富。今則截長補短。銀垂盡。料亦垂盡。海關五萬。按月解給。且恐萬萬不敷。欲求減省。或在五年限滿。洋匠遣散後乎。禦侮有道。循已成之法而益精之耳。洋人來中國教習。未必皆上上之技。去年曾國藩有募幼童赴英國學藝之舉。閩中欲踵而行之。以艱於籌費而止。擬限滿後。選通曉製造駕駛之藝童。輔以年少技優之工匠。移洋人薪水爲之經費。以中國已成之技。求外國益精之學。較諸平地爲山者。又事半功倍矣。西法雖千頭萬緒。要權輿於算學。中法與西法。派雖別而源則同。臣嘗會同前督臣英桂。有請設算學科之奏。部臣因無人可以閎卷議駁。然聞京師同文館教習李善蘭。通西學者也。前任山西河東道楊寶臣。通中學者也。儻廢無用之武科。以勵必需之算學。導之先路。十數年後。人才蒸蒸日上。無求於西人矣。然而外侮之來。何能待我。但就已成之船礮。訓練精熟。未嘗不可轉弱爲強否則。士卒不習。雖極精之船礮。亦塊然一物耳。前蒙特簡福建水師提督李成謀爲輪船統領。俾常川訓練。惟是訓練不能無費。該提督素性廉介。必不思藉潤乎其中。而缺瘠家貧。力不足以賠墊。臣旋即丁憂交卸。未及奏請。應懇敕下督撫臣。按月籌餉五百金。爲該提督出洋操費。但凡閩局之船。無論留於福建及分撥外省者。統領均須逐時校閱其高下。其藥彈等項。則撥歸何省之船。由何省應付。毋令缺乏。縱事變猝發。不至倉皇

無措矣。至餐船經費。原不在造船所估之中。若慮兵船過多。費無從出。則閒造商船。未嘗不可。亦不患領者之無人。但兵船爲禦侮之資。不容因惜費而過少耳。上嘉納之。尋服闋。仍接辦船政。十三年。日本國尋釁琉球。窺我臺灣。泊兵船於廈門。四月。上命葆楨渡臺巡視。兼辦各國通商事務。葆楨具疏。會同閩浙總督李鶴年等言。會議洋務者。非一味畏葸。祇圖有日置身事外。不恤貽患將來。即一味高談。謂義憤快心。不妨孤注之一擲。於國家深遠之計。均無當焉。臣謹以管見所及陳之。一曰聯外交。倭奴狡譎非常。其稱兵也。西人斥其非。彼則以商諸中國。業經見許。對中國據理詰之。則互相推諉。閃爍其詞。西人雖疑其奸。終無從遽發其覆。臣等擬將疊次洋船遭風各案。摘要照會各國領事。其不候照覆。即舉兵入境。並與生番開仗各情形。亦分次照會。公評曲直。日本舉動。西人纖悉必知之。如其怵於公論。斂兵而退上也。否則。輾轉時日。我得集備設防。其鬼蜮端倪。亦可隨時探悉。一曰儲利器。議者咸謂日本迥非西洋之比。然有明中葉全盛之時。萃俞咸譚劉之將才。竭蘇浙閩粵之兵力。狼噬豕突。數十年而後定。不可謂非勁敵。其陸戰雖西人亦憚之。臺灣與之鄰壤。形勝扼要。物產富饒。彼既利欲熏心。未必甘爲理屈。而所以敢於鴟張者。則又窺中國器械之未精。兼恃美國暗中之資助。其已抵臺南各船。均非中國新船之敵。而該國尚有鐵甲船二號。雖非完璧。而以摧尋常輪船。則綽綽有餘。彼有而我無之。水師氣爲之奪。則兩號鐵甲船。不容不購也。海疆守口之利。莫若水雷。中國雖能自製。而力量單薄。不足以破巨艦。則水雷不能不購也。陸路之利。莫如洋槍。操演則宜用前膛。臨敵莫便於後膛。閩局雖有之。而不足於用。添募陸師。則各種洋槍並其合膛之子。不能不多購也。水路之利。在輪船巨礮。船無煤炭。與無船同。礮無子藥。與無礮同。則洋煤洋火藥合膛之開花彈。以及火龍火箭之類。不能不多購也。明知所費不貲。必有議其不量力者。然備則或可不用。不備則必啓戎心。乘兵釁未開之時。尚可爲牖戶綢繆之計。遲則無及矣。一曰儲人材。閩省陸勇寥寥。因臺北查辦匪徒。已調兩營東渡。其分防馬尾廈門。及上游三營。均不可動。水師除輪船外。亦無可量移者。若待弁兵厚集。誠恐稽期。見在福星長勝海東雲三船。已在臺灣。楊武在臺。歸統子藥。又即日赴臺。靖遠在廈門。振威經臣鶴年派令齎

摺赴滬。浙江之伏波。山東之飛雲。天津之萬年清濟安瀾。保均調而未歸。聞廣東之安瀾。即日可到。到時當飭其裝足子藥煤炭。臣葆楨即乘之東行。並咨調提臣羅大春。即日赴臺。與臣葆楨及鎮道會籌一切。此時消除萌孽。須得折衝樽俎之才。查有籍隸廣東之前署臺灣道黎兆棠。膽識兼偉。洞悉洋情。威惠在臺。民懷吏畏。臣葆楨謹飛函赴粵。調之前來。並以共事日久。深相倚仗之吏部主事梁鳴謙等諸文士。隨臣葆楨東渡。以期集思廣益。毋失機宜。一曰通消息。臺洋之險。甲諸海疆。從前文報恆累月不通。有輪船後。乃按月可達。然至颶風大作時。雖輪船亦爲所阻。欲消息常通。斷不可無電綫。計由福州陸路至廈門。由廈門水路至臺灣。水路之費較多。陸路之費較省。合之不及造一輪船之資。瞬息可通。事至不虞倉卒矣。疏入。均從之。時臺地額兵多不可用。葆楨赴臺後。倭兵登岸設營。社番伺隙待動。葆楨據理責之。曉諭諸社。宣布皇仁。番族悉遵約束。倭人氣奪。隨修城垣。築礮壘。練營勇。備器械。不先開釁端。而無一不爲可戰計。衆心益安。倭人亦如約撤兵。遂籌善後。十二月。與幫辦臺灣事宜福建布政使潘霨。疏請福建巡撫移駐臺灣北路。增設府縣。略言洋務稍鬆。即善後不容稍緩。惟臺地之所謂善後。即臺地之所謂創始也。善後難。以創始爲善後則尤難。臣等襄爲海防孔亟。一面撫番。一面開路。以絕彼族覬覦之心。以消目前肘腋之患。固未遑爲經久之謀。數月以來。南北諸路。縋幽鑿險。斬棘披荆。雖各著成效。卑南奇萊各處。雖分列軍屯。祇有端倪。尚無綱紀。臺地延袤千有餘里。官吏所治。祇濱海平原三分之一。餘即番社耳。國家並育番黎。但令薄輸土貢。永禁侵陵。意至厚也。而奸民積匪。久已越界潛蹤。驅番占地。而成窟穴。則有官未開而民先開者。入山既深。人迹罕到。野番穴處。涵育孳生。則有番已開而民未開者。疊獻外包。平埔中擴。鹿豕遊嵐。草木蒙茸。地廣番稀。棄而弗處。則有民未開而番亦未開者。是但言開山。而山之不同已若此。生番種類數十。大概有三。牡丹等社。恃其悍暴。劫殺爲生。睯不畏死。若是者曰兇番。卑南埔裏一帶。居近漢民。略通人性。若是者曰良番。臺北阿史等社。雕題黥面。向不外通。屯聚無常。種落難悉。獵人如獸。雖社番亦懼之。若是者曰王字兇番。是但言撫番。而番之不同又若此。夫務開山而不先撫番。則開山無從下手。欲撫番而不先開山。則撫番仍屬空談。

今欲開山。則曰屯兵衞。曰刋林木。曰焚草萊。曰通水道。曰定壤則。曰招墾戶。曰給牛種。曰立村堡。曰設隘碉。曰致工商。曰設官吏。曰建城郭。曰設郵驛。曰置廨署。此數者。孰非開山之後。必須遞辦者。今欲撫番。則曰選土目。曰查番戶。曰定番業。曰通語言。曰禁仇殺。曰教耕稼。曰修道途。曰給茶鹽。曰易冠服。曰設番學。曰變風俗。此數者。又孰非撫番之時。必須並行者。雖然。此第言後山耳。其繁重已若此。山前之入版圖也。百有餘年。一切規制。何嘗具備。就目前之積弊而論。班兵之惰窳也。蠱役之盤踞也。土匪之橫恣也。民俗之惛淫也。海防陸守之俱虛也。械鬬紮厝之疊見也。學術之不明。庠序以容豪猾。禁令之不守。煙賭以爲夔殘。官斯土者。非無振作有爲。正己率屬之員。始苦於事權之牽制。繼苦於毀譽之溷淆。救過不遑。計功何自。使不力加整頓。一洗浮澆。但以目下山前之規模。推而爲他日山後之風氣。雖多一新闢之區。適多一藏奸之藪。臣等竊以爲未可也。嘗綜前後山之幅員計。可建郡者三。可建縣者有十數。固非一府所能轄。欲別建一省。又苦器局之未成。而閩省向需臺米。接濟臺餉。由省城轉輸。彼此相依。不能離而爲二。環海口岸。處處宜防。洋族教堂。漸漸分布。居民向有漳籍泉籍粵籍之分。番族又有生番熟番屯番之異。氣類既殊。撫馭匪易。況以創始之事。爲善後之謀。徒靜鎮之非宜。欲循例而無自。使臣持節可暫而不可常。欲責效於崇朝。兵民有五日京兆之見。儻逾時而久駐。文武有兩姑爲婦之難。臣等再四思維。宜仿江蘇巡撫分駐蘇州之例。移福建巡撫駐臺。而後一舉而數善備。何以言之。鎮道雖有專責。事必稟承督撫而行。重洋遠隔。文報稽延。率意徑行。又嫌專擅。若駐巡撫。則有事可以立斷。其便一。鎮治兵道治民。本兩相輔也。轉兩相妨。職分不相統攝。意見不免參差。上各有所疑。下各有所恃。不賢者以爲推卸地步。其賢者亦時時存形迹於其間。駐巡撫則統屬文武。權歸一尊。鎮道不敢不各修所職。其便二。鎮道有節制文武之責。而無遴選文武之權。文官之貪廉。武弁之勇怯。督撫所聞。與鎮道所見。時或互異。駐臺則不時採訪。而耳目能周。黜陟可以立定。其便三。城社之巨姦。民間之冤抑。見聞親切。法令易行。公道速伸。人心帖服。其便四。臺民煙癮本多。臺兵爲甚。海疆營制久壞。臺兵爲尤甚。以弁兵由督撫提鎮抽取而來。各有恃其本帥之見。鎮將設法羈縻。祇求其不生意外

之事。是以比戶窩賭。如賈之於市。農之於田。有巡撫則考察無所瞻徇。訓練乃有實際。其便五。福建地瘠民窮。縣率多虧累。恆視臺地爲調劑之區。不肖者骫法取盈。往往不免。有巡撫以臨之。貪黷之風。得以漸戢。其便六。向來臺員不得志於鎮道。及其內渡。每造蜚語中傷之。鎮道或時爲所挾。有巡撫則此技悉窮。其便七。臺民游惰可惡。而戇直實可憐。所以常聞蠢動者。始由官以吏役爲爪牙。吏役以民爲魚肉。繼則民以官爲仇讎。詞訟不清。而械鬬紮厝之端起。奸宄得志。而豎旗聚衆之勢成。有巡撫則能豫拔亂本而塞禍源。其便八。況開地伊始。地勢殊異。成法難拘。可以因心裁酌。其便九。新建郡邑。驛立營堡。無地不需人才。丞倅將領。可以隨時札調。其便十。設官分職。有宜經久者。有屬權宜者。隨事增革。不至廩食之虛糜。其便十有一。開煤鍊鐵。有第資民力者。有宜參用洋機者。就近察勘。可以擇地而興利。其便十有二。夫以臺地向稱饒沃。久爲異族所垂涎。今雖外患暫平。旁人仍眈眈虎視。未雨綢繆之計。正在斯時。而山前山後。其當變革者。當創建者。非十數年不可成功。而化番爲民。尤非漸漬優柔。不能渾然無間。與其苟且倉皇。徒滋流弊。不如先得一主持大局者。事事以綱舉目張。爲我國家億萬年之計。況年來洋務日密。偏重在於東南。臺灣海外孤縣。七省以爲門戶。其關繫非輕。欲固地險。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先修吏治。營政而整頓吏治。營政之權。操之督撫。總督兼轄浙江。移駐不如巡撫之便。臣等明知地屬封疆。事關更制。非部民屬吏所應越陳。而夙夜深思。爲臺民計。爲閩省計。爲沿海籌防計。有不得不出於此者。上悉如所請。十二月。臺事粗定。乃內渡。未幾。獅頭社兇番狙殺遊擊王開俊。光緒元年正月。又東渡討平之。故例禁內地民人偷渡。臺民私入番者治罪。葆楨奏准。盡弛舊禁。以廣招徠。四月。授兩江總督。兼辦理通商事務大臣。二年。疏陳江寧府城屬彫敝狀。請酌減上元五縣本年漕糧。下部議行。十二月。以病乞休。自此至四年二月。凡四請。均賞假慰留之。四月。請停武科。詔以其率改舊章。不准行。十一月。舊疾增劇。尋卒。葆楨秉性沈毅。練達老成。任兩江總督。於地方利弊。認真整頓。任事實心。不避勞怨。上悼惜之。追贈太子太保銜。入祀賢良祠。並准其在江南省城及立功各省分。建立專祠。以彰忠藎。尋賜祭葬。予謚文肅。六年。閩浙總督何璟疏言。葆楨生長福州。夙爲人望。文章經

濟。冠冕一時。當船政開辦之初。成萬年清等輪船二十餘艘。俾海壖收利涉之效。嗣復開山撫番。居民至今感之。請於福建省城建立專祠。葆楨妻林氏。雲貴總督林則徐女也。當楊輔清擾廣信。時葆楨出籌餉於河口。林氏聞警。以死自誓。刺血作書。乞援於饒廷選。略謂夫婦受國厚恩。徒死負咎。因爲七邑生靈請命。喻以駐軍玉山。若廣信失事。則衢嚴之屏蔽盡撤。援廣信正以固浙防。又引睢陽嬰城。許遠亦以不朽爲勗。而望其不爲賀蘭進明。廷選得書馳援。葆楨亦歸。城虛無人。供億胥缺。林氏躬執汲爨。以犒將士。獲保郡城。曾國藩奏稱其深明大義。光緒十年六月。江西巡撫潘霨以其書稿呈進。疏請附祀葆楨廣信專祠。上許之。十二年。詔圖葆楨像於紫光閣。

丁寶楨

丁寶楨。字雅璜。貴州平遠州人。咸豐三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請假歸。丁母憂。四年。遵義教匪楊隆喜犯平遠。寶楨募勇擊走之。進剿普定狆夷。破水塘各巢。又敗賊定番州。擒首逆吳鳳祥等。敘功賞加五品銜。並賞戴花翎。六年。服闋。會苗教蠭起。巡撫蔣霨遠奏留寶楨協防省城。得旨免其散館。授編修。尋馳解平越州圍。破甕安土匪。賈復保等。八年。記名以知府用。十年。授湖南岳州府知府。同治元年正月。調長沙府。十一月。特旨署理陝西按察使。未履任。二年正月。授山東按察使。命募軍隨剿捻衆。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令剿辦東昌賊宋景詩。旋劾寶楨擅議招撫。下部議擬降三級調用。上改革職留任。三年。遷布政使。四年。僧格林沁戰歿曹州。以所轄境內。未能加意協助。下部議。議上。得旨加恩降四品頂戴。留任如故。五年。給事中孫楫御史朱鎮劾寶楨貽誤各款。敕督辦三省軍務大學士曾國藩查覆。略言。寶楨帶兵剿賊。俱奉僧格林沁劄委而行。原參各節。多係傳聞失據。其截賊臨城時所部。亦無逕擄重情。功多過少。官民尚無閒言。疏入。諭免置議。旋以保守省城功。賞二品頂戴。十一月。命暫署山東巡撫。出東平督防。六年二月。陞授山東巡撫。寶楨以制捻非馬隊不利。而綠營馬兵既難得力。招募馬勇。絕不可用。東三省營兵。又與勇不相聯絡。疏請挑募東三省壯丁三千。赴山東訓練剿賊。上以所籌洞中緊要。

如所請行。山東鹽岸疲弊。寶楨奏請改歸官辦先課後鹽。運至河南。設局派員經理。於藩司鹽道兩庫。借銀五萬兩。限二年歸還。下部議行。三月。挑濬沈口河。宣洩東西兩岸積水。涸出民田二十餘里。增築河牆五月。捻衆由河南入鄆城。鉅野攻沈口。而分股從濰河海神廟偷渡。河牆不守。上以寶楨籌策無方。下部嚴議。褫失守地段總兵王心安職。斬都司朱萬美以徇。先是。湖廣總督李鴻章奉命督師剿捻。建議於膠萊河及運河築牆遏賊。盧諸海隅。以淮軍山東軍南北分段。認守賊之隙牆西竄也。嚴旨責李鴻章與淮軍統領山東布政使潘鼎新。均交部議處。寶楨在防守禦未能嚴密扼截。致賊鮑颺厥咎尤重。褫職留任。並摘去頂戴。十二月。賴汶洸就擒。復寶楨職。賞頭品頂戴。七年。張總愚自河南北趨定州。近畿戒嚴。寶楨聞警。即馳至東昌。調集各軍。挑精卒八千。馬隊千人。率已革總兵王心安副將莫組紳齎五日糧。倍道北援。上以寶楨一軍北上迅速。奮勇可嘉。疊諭褒奬。敵以北軍大集。遂南陷饒陽。寶楨亟遣王心安等回擊。敗之魏家村。復饒陽城。敗之棗園。又遣莫組紳追至肅寧。旋敗之荏平海豐。七月。張總愚敗死。捻衆蕩平。賞太子少保銜。十二月入覲。仍回任。八年。太監得海奉慈禧皇太后命出山東採辦御衣。寶楨飭屬嚴拏。獲之泰安。就地正法。並隨從太監人役等。斬絞如律。九年。法蘭西以教案啓釁。寶楨密請於山東各海口酌定兵數。分別布置。並練兵駐德州等處。備緩急。上韙之。十年。疏請整飭水師。提關稅銀十萬。購礮船。練兵分防榮城縣石島海口及登州府天橋海口。並分守各礮臺。十月。以病乞罷。賞假三月。毋庸開缺。時鄆城侯家村河決注運。運道被阻。州縣多淹。河東河道總督喬松年。請俟次年興工。上以水涸堵築易爲力。命速塞之。十二月。寶楨力疾奏請。自往督工。上深嘉其獨任艱鉅。十一年二月。決口合。交部從優議敘。先是。河決銅瓦廂。穿運入大清河。至是寶楨偕署河東道總督文彬。疏請堵合銅瓦廂決口。復淮徐故道。疏下廷臣會議。十二年九月。疏請開缺回籍修墓。得旨賞假一年。毋庸開缺。濒行疏言。銅瓦廂決口情形。在東省自宜先塞。張家支門防黃大局。宜先就石莊戶施工。其築隄界連直隸。計二百七八十里。此次河水東趨。東省受害甚深。運道關繫亦重。不得不亟圖辦理。凡應行事宜。自當悉心覈議。籌定全局。俟後任查照興辦。不致誤時。並繪圖具說以上。十三年

十月回任。石莊戶決口猶未舉辦。河水奪溜南趨。山東江蘇安徽水患延數百里。自濟寧至宿遷。運河南北兩岸。長隄衝刷殆盡。上方詔直隸兩江山東及漕河各督撫會議奏辦。寶楨至即奏言。臣方回任。非不知河務之難。儘可俟各督撫臣委員查明。在同覈議會奏。時已交春。勢難舉辦。即可卸責。竊見目前水勢泛溢。民生既遭沈淪。運道亦同廢棄。祇以今春事機一誤。功倍大而費倍增。再不及時籌辦。明歲伏秋汛臨。淮徐以下。何堪設想。而災區之蠲緩。窮黎之賑濟。度支所損尤多。請敕下部臣籌撥實款百五十萬。迅速解東。以應急需。奏上。即率道員潘駿文赴勘石莊戶情形。復奏言。石莊戶口水勢寬深。勢已無從著手。由石莊下行十餘里。南爲荷澤之賈莊。北爲開州之藍口。水勢稍束。然口門尙寬二百六十丈。兩厓水深七八尺。中間深一丈五六尺。請即以此作壩基。從賈莊堵合正溜。由藍口分溜。引歸舊河。則由張家支門王老戶下注。東南漫水皆可斷流。然後並籌上下游兩岸隄工。疏入。上是之。敕戶部照所請款數。即行指撥。毋誤要需。先是。日本因通商搆釁。頗以兵船窺伺福建臺灣。命下沿海各督撫會籌。寶楨在賈莊工次。密疏大要。請精練水師各技。經營船政機器各局。購船則鐵甲宜防海口。戰宜兼用輪船舢板。籌餉宜就釐金。照各州縣錢糧正雜之例。不容弊混。舍此而別求掘煤開礦。即使獲利。亦多隱患。至海疆有事。則利於持守而不利於輕戰。戰勝。彼不過損一二船而止。不勝。則我損實多。又以蒙古黑龍江人樸而可靠。請幷吉林奉天四省。精練四萬人以防北邊。報聞。光緒元年三月。賈莊口合。上嘉寶楨力膺艱鉅。督率有方。予優敍。十一月。遵旨籌辦海防。疏言。山東宜防要害三。一於煙臺之通神岡入蜡廟。及之罘山東莊各築圩設礮。一於威海衛劉公島。及島口兩面。各築礮臺。並於海外密布水雷。開一門留島。北口門爲我師出入。一於登州城北彈子渦山頂。及城南沙埂。並長山島西。各築沙土礮臺。並於省城外濼口。創設製造機器局。上悉如所請。二年八月。擢四川總督。十二月。入覲。賜紫禁城騎馬。三年三月。歷陳川省敗壞情形。請裁總督司道節壽陋規。撤各州縣夫馬局。清理積案。劃清交代虧挪。嚴拏囤匪鹽梟。整飭邊務。操練兵勇。並以四川歲有按糧捐輸八十餘萬。病民爲最。將徐圖蠲除。得旨嘉勉。七月。以四川行鹽濮兩邊鹽岸廢弛。鹽引積滯至八萬七千餘張。緩徵積欠。

百三十六萬六千餘兩。請改爲官運商銷。於瀘州置總局井竈。分置廠局。鹽岸分置岸局。廠局就井竈市鹽授之岸局。岸局受而售之商人。凡黔邊額引。及近邊各屬計引悉令鹽道稽交總局。並清釐從前各積引。以次帶銷。又帶行近邊之永寧瀘州納溪綦江合江涪州江津南川各計引。及酉陽秀山黔江彭水各邊引。以杜侵越。又以貴州徵榷有礙運銷。請旨敕禁。貴州鹽釐各局卡。由四川歲濟銀如其權數。奏定章程十五條。派候補道唐炯督辦。於藩庫鹽庫川東道夔州府各關釐稅借銀五十萬兩舉辦。限八年歸還。疏上。得旨下部議行。灌縣都江堰舊制用竹籠盛石子作人字隄。歲費千金。寶楨議改易巨石。籌費九萬。派署成縣龍茂道丁士彬及署灌縣知縣陸葆德興辦。又奏請於四川省城。創設機器局。製造槍礮火藥。上皆報可。復請舉辦滇岸官運。并帶行近滇邊之宜賓南溪屏山慶符長寧高珙筠連興文江安馬邊雷波各計引。仍帶銷滇岸歷年積引。下部議行。署理四川總督。六年。以新疆平定。錄籌餉功。予優敘。出使臣崇厚之獲咎也。寶楨奏請出使俄國自效。並請於直隸東三省選募精壯五六千人駐直東交界。歲需餉銀約三十萬。即就官運鹽局撥濟。得旨覽奏慮遠思深。於此事辦理一切情形。極爲透澈。所請前往與俄人辯論一層。與朝廷意旨正相符合。見已有旨令曾紀澤前往。東北邊防亦漸布置。川省一切事宜。正資整頓。該督惟當悉心經理。以副委任。會有旨保舉人才。寶楨薦四川建昌道唐炯。文武兼資。山東濟東道薛福辰。精廉強正。山東候補道張蔭桓。爲守兼優。足備任使。是年。裏塘土司所屬查汝野番叛附贍對。圍攻土司。寶楨遣員剿撫。事定爲勘界立碑。杜藏番侵越。又剿戢邊廳雷波廳夷匪。平之。七年。以官運鹽務處查明歷年遺失無著。水陸殘引三十一萬八千八百十三道。疏請造冊咨部註銷。又請豁免歷年積欠。屢追無引之羨。截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三兩。允之。四月。復授四川總督。十一月。撥解官運鹽務徵收釐稅銀三十萬兩。交北洋大臣充購船防海用。先是。寶楨以川省年豐。飭屬勸辦積穀備荒。百石取一。至是報存積穀一百七十三萬餘石。又以川北米少。爲撥鹽釐買儲倉穀二萬七千六百餘石。十年。法蘭西稱兵越南。雲南巡撫唐炯出關督師。擅自回省。致山西等處相繼失守。嚴旨革職解京。交刑部治罪。十月。皇太后五旬萬壽。慶旨嘉寶楨轉餉援兵。共擴忠

愛。予優敘。尋屆京察。上以寶楨久膺封疆。任事實心。交部議敘。十一年。英吉利遣使馬科蕾來議。印度西藏通商事。出使大臣曾紀澤謂宜先與藏番議定。目前即不遽許通商。亦當准其遊歷。令無阻閡。上命寶楨覆覈。疏言西藏戾很。勢難理諭。若臣遽派員往說。該番不從。勢難姑容。必將生釁。未與洋人通商。先與喇嘛搆禍。似覺不合。臣已馳書駐藏大臣先爲開說。然後委員入藏。又言英人此舉。決非注意西藏。殆借以通四川大道耳。夫通商本有重慶之約。特因輪船不能上駛。故別出此計。以求遂其欲。但藏路一開。則四川之全境失。四川失。則中國之藩籬破。臣年來製器練兵。縱不敢全操勝算。而勝負之數。差可自主。惟有竭盡心力。以冀上報朝廷。他非所計也。既而藏番堅持不可。遊歷之議不行。而英吉利尋併緬甸。復命寶楨密籌熟計。先事圖維。寶楨請於川藏接界之巴塘。駐防二千人。於裏塘駐防千餘人。豫籌三四月米糧。資令前往。因奏言。數年前俄羅斯曾遣官赴藏遊歷。擬從新疆哈密由川前往。嗣亦慮有阻閡。遲遲未進。見聞政由新疆。取道和闐。可徑達後藏。並募纏頭回民爲導。似此無怪英人畏彼通其後路。故欲與藏通商也。以西藏一隅。而兩大並爭。其間籌辦。亦殊不易。臣初到川。曾請嘗准廓爾喀循例入貢。實以西藏爲全蜀藩籬。廓爾喀又西藏屏蔽。用示羈縻。去年。廓國商民爲前藏喇嘛番衆所劫。廓酋噶箕謂非前次展覲。蒙大皇帝厚恩。難與唐古忒罷兵。又去年法國越南事劇。廓酋曾越藏呈訴。自請助攻法人。是其感恩嚮義。確有明徵。當此英俄窺藏。事機緊要。懇恩准予該番嘉獎。益堅其內嚮之心。不但邊域增一障蔽。兼使異族少一援助。川藏全局。均有裨益。奏入。報聞。九月。以病乞罷。上慰留之。十二月。再疏陳請。諭曰。該督滋川有年。辦事認真。成效卓著。朝廷倚畀方深。豈可遽萌退志。著再賞假兩月。安心調理。毋庸開缺。十二年三月。寶楨力疾銷假。四月卒。遺疏言。外洋和約。萬不足恃。止可以安爲攘。不宜重外輕內。皇上春秋鼎盛。指日親政。應請舉行日講。以裕聖功。帝道之隆。要在近賢人君子。遠宦官宮妾。勿以財用不足。而進言利之臣。勿以時局多艱。而行苟且之政。固結民心。即所以深培國脈。疏入。追贈太子太保銜。入祀賢良祠。予謚文誠。嗣山東巡撫陳士杰奏陳寶楨勳績。請於山東建立專祠。又雲貴總督岑毓英等請於貴州省城建立專祠。均允之。

余聯沅

余聯沅。字撝珊。湖北孝感人。同治七年。由內閣中書充軍機章京。光緒二年。校勘方略。陞侍讀。三年。以一甲第二名進士授編修。充國史館協修。七年。前在軍機處校勘列聖聖訓敍績賞五品銜。十年。充功臣館纂修。十四年。補河南道監察御史。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十五年正月。恭遇皇太后歸政。特恩奉懿旨賞隨帶一級。二月。充會典館協修。六月。稽察南新倉事務。聯沅奏陳宗人府起居注主事升途沈滯。請飭部設法變通。得旨。下部議行。嗣復疏陳各部堂官。日久玩生。有不常川進署者。或數月而一至。或一年而數至。於公事必多隔閡。職守未免叢脞。殊非慎重部務之道。請旨申明舊章。嚴切訓飭。另片陳科場槍冒舞弊。請旨敕下部臣於科場年分。申明舊例。嚴定章程。或於入場時。實力稽察。毋許冒混。或於歸號時。即行封鎖。毋使攙越。並令監臨試官。認真防範。毋博寬厚之名而存姑息之見。務期除積弊而拔真才。疏入。上均從之。時湖北大水。聯沅復奏請飭開倉發賑。得旨。如所請。聯沅又以錢糧蠲緩。州縣積弊相沿。請飭各督撫認真稽查。剴切曉諭。允之。十六年。充會試同考官。六月。御史歷俸期滿。詔記名以繁缺知府用。七月。直隸河決。聯沅以近畿災重。辦賑銀米不敷。亟請再撥庫款。並發給粳秈米石。變通賑捐章程。購辦南米運京。奉諭下部議行。九月。轉掌四川道監察御史。兼巡視東城事務。十二月。京察一等。十八年。充會典館纂修。巡視北城。時俄羅斯侵占新疆西境帕米爾。聯沅疏請嚴固東三省邊防。略謂俄人經營西伯利亞海參崴鐵路。知其發難必在東三省。不獨陵寢重地。且屏蔽京師。爲全國存亡所繫。籌餉增兵。保東三省即以存中國。屢疏力爭。嗣又劾山西巡撫阿克達春在安徽布政使任內。劣蹟昭著。列款糾參。十九年三月。擢禮科給事中。七月。俸滿截取有旨記名以繁缺道員用。十二月。京察一等。二十年五月。轉吏科給事中。劾署寶坻縣知縣張肇鑣性情狡猾。玩視民瘼。並稱寶坻被災甚重。請飭妥籌春賑。設法宣洩涵洞。上從之。時中日失和。聯沅密陳請以南洋海軍襲日本之不備。九月。署山西道事務。二十一年。充會試磨勘官。九月。巡視北城。十月。補福建

鹽法道。二十四年。署福建按察使。二十五年四月。署福建布政使。閩江上游有灘曰關刀嘴。湍駛旋險。商船患之。士人惑於風水。不敢治。聯沅委員督工鑿碎之。川平陸夷。行旅稱便。日本議闢租界於廈門。民情不靖。聯沅極力調劑。卒弭隱患。五月。調江蘇蘇松太兵備道。七月。以淮徐海賑捐案獎敘。賞戴花翎。十二月。以福建辦理洋務出力。賞二品頂戴。時北方義和拳變起。上海兵艦麕集。華洋商民震動。亂氓乘間思逞。聯沅捐廉募勇。嚴密巡防。復隨同兩江總督劉坤一。與各國領事議約互保。爰成保障。東南各省。轉危爲安。二十六年八月。遷江西按察使。九月。擢湖南布政使。聯沅輸鉅款助賑陝西。有旨嘉獎。賞給頭品頂戴。十二月。命署理浙江巡撫。適浙省教案糾纏。索償巨萬。意大利兵船復乘和局未定。游弋三門灣象山港等處。意存窺伺。聯沅力主鎮靜。卒平大患。辦理衢州教案。廉得良民被誣情實。多從省釋。二十七年四月。詔回湖南布政使任。八月。以疾亟奏請開缺。上如所請。十一月卒。兩江總督劉坤一以聞。疏言。據蘇浙紳士三品銜候補四品京堂龍元濟等二十六員聯名稟稱。該前署撫余聯沅。歷署福建按察使布政使。皆有政聲。迨調蘇松太道。善政尤多。其最著者。光緒二十六年夏間。北方拳匪肇釁。全局震驚。上海爲通商總埠。各國戰艦洋兵雲集。謠諑紛起。防務戒嚴。寓滬紳商。日謀避地。惶懼萬分。兼之外來游匪。句結土棍。時思乘亂起事。內奸外侮。勢將一發燎原。安危之機。間不容髮。該前署撫多方戒備。嚴密巡防。復奉委與各國領事定議互保。東南各省。得以安全。關繫大局。實非淺鮮。一面捐廉募勇。晝夜分巡。外保教堂。內靖游匪。迨至皖鄂票匪。遁逃上海租界。出沒靡常。則又多方設法。擒治巨魁。無稍枉縱。卒使上海安堵如常。從容接濟西北。方事之殷。該前署撫日則奔走於炎風烈日之中。夜則自治官書。每接警電。輒憂憤涕泣。或數夕不寢。或一夕數興。自夏徂秋。迄無寧晷。旋署理浙江巡撫。先將全省教案議結。各領事主教。鑒其公忠。故償卹銀兩。視各省爲少。並於衢州教案內。省釋無辜株累者數十人。嚴飭各屬整飭緝務。擊獲台州巨匪吳王葵。訊明懲辦。浙東盜風。藉以稍息。其在道任。捐廉銀八千兩爲龍門書院經費。嘉惠士林。在浙創辦各屬義塚。先後捐棉晉賑。爲數巨萬。又捐印度賑救濟會。皆勿稍吝惜。生平儉以自處。而勇於爲善。大致如此。至該前署撫爲御史時。首劾

康祖詒即康有爲。非聖無法。心術不正。尤爲獨有先見。善於辨奸。紳等感循遺愛。未忍沒其勞勤。公懇奏卹。惟予上海地方。捐建專祠。生平政績。宣付史館立傳。以彰忠藎。等情。稟請具奏前來。臣查該前署撫臣余聯沅。沈毅明決。忠愛性成。既據該紳等臚陳政績。合詞籲請奏卹。未敢壅於上聞。疏入。得旨。著照巡撫例賜卹。並准其捐建專祠。旋賜卹如例。

金國琛

金國琛。江蘇江陰人。附貢生。咸豐五年。太平軍竄擾江西。國琛杖策謁統軍羅澤南。澤南深加器異。委以營務。每出戰。部伍嚴整。雖倉猝犯之。屹然不亂。軍興以來。湘勇創自曾國藩。統之者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而國琛襄贊其間。爲羣帥所倚任。是年。隨羅澤南克復江西之弋陽廣信。保以縣丞選用。嗣克義寧州。賞戴藍翎。六年。隨克湖北武昌黃州興國大冶瑞昌。保陞知縣。七年。李續賓接統湘軍。以國琛謀勇兼優。使總理營務。是時。九江敵首林啓榮與湖口縣梅家洲僞城首尾援應。國琛率師會襲湖口。克之。進復彭澤及小姑洑泰坪關等處。援敵衆至。擊退之。論功保同知直隸州知州。並賞換花翎。八年四月。隨克九江府。即率師入皖。攻太湖潛山桐城舒城。未幾。三河變起。李續賓殉難。將士死者甚衆。國琛至黃州與續宜招集散亡。勞徠撫慰。激厲軍心。重申紀律。閱月。軍勢復振。九年夏。石達開攻湖南寶慶。水陸諸軍赴援。與敵相持。湘軍至。布置甫定。國琛從山背襲之。各營繼進。遂毀田家渡壘卡。城圍立解。又敗敵於賀家坳。斬擒甚多。逐之出粵西邊境。由是勳名日著。奏入。奉旨以知府遇缺即選。並賞加道銜。陳玉成以安慶爲巢穴。曾國荃諸軍圍之久。勢在必救。冬間。勾結捻衆十餘萬。自廬州等處分道上犯。圍鮑超軍於小池驛。救兵皆失利。皖鄂震動。國琛素悉皖北險要地勢。繪圖于湖北巡撫胡林翼。請出敵不意。間道赴援。時歲暮大雪。國琛統十四營。自潛山疾趨天堂鎮。攀援險阻。依山而行。閱十日乃出高橫嶺仰天庵。從萬山深處。俯視敵營。敵驟見旗幟大驚。十年正月。敵衆緣崖上撲官軍。國琛初堅持不戰。忽奮擊。大破之。生擒其

首藍承宣。復與山外各軍夾擊。又大敗之。遂克太湖潛山。胡林翼奏稱非鮑軍之堅忍。不能久持。非國琛出奇致勝之師。亦不能轉危爲安。請免選知府以道員用。從之。時敵攻杭州急。國琛上書胡林翼略言。浙省被圍。勢甚岌岌。吳越爲東南全局關鍵。非擣虛不能制勝。非出奇不能圖功。夫逆黨兇悍者。不過此數。彼注意於浙。池太蕪湖一帶。勢必空虛。若分一枝勁旅取道南岸。輔以水師。循江直擣。則各路之守賊。金陵之老巢。未有不震而驚者。竄浙之賊。勢必回顧此擣虛之兵也。由華陽鎮至京口水程不及千里。由京口至錢塘六百餘里。若再分一枝勁旅轉以民船。多帶行糧軍火。而以水師護之。江流奔駛。乘風利不泊之勢。不出四五日可達京口。由京口改乘小舟。不過七日夜可達錢塘。水陸並進。較之僅由陸路馳援。遲速有閒。且兵出浙之上游。蘇松嘉湖可以保全。此出奇之兵也。果若是風行雷厲。大軍自天上飛來。賊之氣燄已先爲我奪。將皖中竄賊。有畏首畏尾之慮。金陵渠魁。有入穴傾巢之患。庶江浙可以輓回。而大局不致危墜。不然。江浙事壞。而賊勢益張。將挾其全利以分擾南北。其禍患不僅爲東南憂。且爲天下憂。豈獨大江南北。處處宜防。鄂之藩籬。節節宜固哉。或曰。征皖之師。數僅四萬有奇。合則厚而分則單。若分兩枝以救江浙。則力有不逮似也。獨不思賊有巨股以竄江浙。皖北之賊。數月內必以堅守爲得計。我師進薄堅城。將有頓兵之勢。迨至江浙糜爛。由是而江右而閩而粵。四出蹂躪。補救爲難。將有不堪設想者。無論征皖之師。未必能遽下堅城。即懷桐舒廬漸次恢復。而得殘破之皖北。與失完善之江浙。其輕重不待智者而知。況海運所關。財賦所出。爲天下安危轉移之機。而顧可不先其所急耶。胡林翼深韙其言。部署諸將已定。旋中止。十一年二月。敵由皖入鄂。連陷郡縣。國琛以官軍自下進剿。敵必直趨武漢。因建議請以大軍渡江。爲迎頭截擊之舉。遂以戈船載勇七千人南渡。逕趨武昌。既抵省城。復北渡。擊敵於灄口楊店。獲勝進攻孝感。敵守禦甚固。國琛乘夜督水陸夾擊。克之。再擊德安。敵負嵎死守。國琛添築礮臺。開挖地道。久不能下。七月。分軍擇要設伏。誘敵出城。截其歸路。我軍奮擊。遂復其城。追至隨州。擒斬幾及萬人。先後以克復孝感功。加按察使銜。以克復德安功。交軍機處記名簡放。並加布政使銜。九月。補授湖北安襄鄖荊道。仍兼統勇營。襄樊爲鄂省門戶。太

平軍時來窺伺。國琛於樊城建立土城。以資防守。嗣因太平軍西竄秦中。上以陝西軍務。亟須得人整頓。以保關陝重地。洊月中七奉諭旨。敕國琛帶兵赴陝。經湖北督撫以敵竄鄖西防務喫緊奏留。同治元年七月。太平軍馬融和由鄖糾衆五六萬圍攻南陽。國琛率十二營星夜前進。敵知援軍將至。上施雲梯。下挖地道。以圖必克。郡城內外。消息不通。國琛分兩路進軍。以馬隊直擣中堅。鏖戰三時。敵始敗退。越日。乘勝追剿。敵衆大奔。圍遂解。南陽官民。莫不感泣。官文奏稱宛郡爲南北關鍵。設有疏虞。不特秦豫有肘腋之憂。楚邊亦無安枕之日。南北隔絕。大局不堪設想。國琛此役。厥功甚偉。得旨優敘。旋因鄂撫嚴樹森劾國琛赴調遲延。遂以同知降補。後張之萬奏調赴豫。毛鴻賓奏調赴粵。皆以傷病舉發辭。遂請假赴湘調養。二年秋。曾國藩奏調赴皖接統義從等營。防剿皖南太平軍。賊由浙江入皖。延擾徽郡。國琛截擊於豹嶺佛嶺黃備口。復要截於小溪。剿除殆盡。以功開復原官。十月。補授甘肅肇秦階道。四年。皖南撤防。國琛因母老請開缺終養。雲貴總督劉嶽昭奏調赴滇。以母病力辭。八年。丁母憂。九年冬。湖南巡撫劉崐奏調赴湘。嗣因籌餉出力。部議復還布政使銜。光緒元年。補授廣東督糧道。督辦釐務。剔除弊端。句稽精密。三年。署廣東按察使。四年。奉旨補授。國琛於署內設立積案局。勘覈州縣詞訟。有賭案盜犯。皆親往密拏。五年四月。辦理秋審。悉心勘覈。事竣。將遵旨陛見。六月。因勞傷復發。卒。年五十八。有兩廣總督劉坤一奏聞。奉旨賜卹如例。國琛居家孝友。任卹鄉閭。嘗倡建西郊書院及試館。開濬江陰之丁桃利三大支河。以興城水利。鄉人至今利賴之。

胡家玉

胡家玉。江西新建人。道光二十一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二十三年。提督貴州學政。二十七年。散館。以主事用。分刑部。咸豐二年。補官。三年。請假省親。旋丁母憂。時太平軍方張。省垣設局勸捐礮船經費。家玉在事出力。五年。巡撫陳啓邁疏請獎敘。以員外郎用。六年。服闋。七年閏五月。充軍機章京。八月。丁父憂。八年。巡撫耆齡以興城水利。鄉人至今利賴之。

以家玉勸捐出力。請以郎中用。允之。十年。服闋。十一年三月。補員外郎。五月。充湖南鄉試副考官。嗣因湖南停止鄉試。命馳驛回京。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九月。陞郎中。同治元年。以方略館辦理冊檔出力。加四品銜。二年九月。俸滿截取引見。命開缺以四五品京堂候補。十一月。授鴻臚寺少卿。三年。以黃河北徙。疏請撥固本京餉築隄束水。保衛農田。詔下所司覈議。以內地未靖。庫帑不足。寢之。三月。陞通政使司副使。四月。擢光祿寺卿。五月。充四川鄉試正考官。七月。陞太常寺卿。九月。以江寧克復。賞戴花翎。尋奉密諭。偕副考官給事中張晉祺馳赴湖南查辦巡撫惲世臨陞任巡撫毛鴻賓被參各事。十月。陞大理寺卿。四年正月。偕張晉祺覆奏查辦情形。惲世臨等降級有差。四月。回京。仍充軍機章京。五年三月。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七月。陞兵部左侍郎。八月。會議直隸添練六軍事。家玉以直隸練軍多年不效。請練京旗兵萬五千人。因密疏具陳略曰。直隸總督請設七軍。辦理三年。迄無成效。豈改爲六軍。遂成勁旅。即使加餉添操。漸有起色。而挑兵十數標。勢渙而情散。駐兵六七處。屯分而力單。是有拱衛之名而無其實。與其練京外之兵以輔京師。何如練京內之兵以實京師。京內旗綠各營額兵十五萬有奇。自漕運不通。錢糧折減。疲困日甚。設有緩急。何以禦之。擬仿神機營法。挑選驍騎營護軍營巡捕營兵各五千。共一萬五千人。分作三軍。以一千人爲洋槍隊。一千人爲馬隊。三千人爲步隊。名曰神武營。擇城外空閒地而訓練之。與神機營互相策應。疏上。格不行。九月。湖北巡撫曾國荃疏劾湖廣總督官文有餽送家玉程儀銀兩一款。欽派尚書縣森侍郎譚廷襄查辦。家玉以不知遠嫌。下部議處。得旨革職留任。毋庸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六年十月。命會同大學士賈楨管理五城練勇局務。十一月。捐賑米四百石。詔寬免革職留任處分。十二月。兼署刑部左侍郎。七年。河決滎澤。家玉疏請濬雲梯關入海故道。擬令直隸等省留防勇營分段挑掘。使舊河一律深通。然後引上游決口之水擊流東行。尋以役大費鉅。不果行。九年。兼署吏部右侍郎。十年五月。調補吏部左侍郎。九月。兼署兵部右侍郎。充稽查京通十七倉大臣。十月。賜紫禁城騎馬。十二月。家玉以時局艱難。宜籌輓救條陳四事。略曰。自古言理財者。不外開源節流。而論節流。於今日則莫大於覈勇數。汰勇營。

苟且補苴。非開源而似開源。又莫要於一捐納。謹釐稅。局費年間粵匪鴟張。徵兵募勇。需餉甚鉅。於是就地抽釐。勇自外募。餉自外籌。部臣皆不暇過問。今髮捻蕩平。難保營官哨官不虛張勇數。以少報多。花名既不可憑。報銷從何稽覈。應令造冊報部。嚴懲抗違。至各省留防之勇。多者數萬。最少數亦近萬。誠部庫一大漏卮。請飭各督撫體察情形。陸續裁汰。籌餉事例不得已而爲之。自黔捐皖捐減價出售。較戶部捐銅局約少一半。陝捐甘捐復踵行之。然收雖減成。而報部仍未嘗稍減。每百萬約短收三四十萬。勢必由報銷局多列款目。浮開用費以彌縫之。殊非核實辦公之道。請飭下軍務省分督撫將勸捐員弁迅速撤回。統歸藩司收捐上兌。每月將捐數報部。聽候部撥。釐金病民。甚於加賦。商賈操奇計贏。抽一分釐金。即增一分市價。名爲徵商。實則取之於民。軍務未平。勢難驟議停止。惟有請旨飭下各督撫罷苛細之徵。輕漏報之罰。毋藉善後之名。而嘗不急之務。以上四者。皆理財急務。而最要關鍵。尤在嚴覈營勇。戶部周知天下勇數。然後綜計天下地丁錢糧漕折關稅洋稅歲入若干萬。捐款釐金約計又若干萬。除提充部庫外。各路征勇各省防勇各藩庫留支歲出共若干萬。通盤計數。不足則請將各處征勇防勇大加裁汰。總期歲入之數。有餘於歲出之數而後已。疏入。上韙其言。十一年八月。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二月。充經筵講官。十二年四月。疏請裁江西省地丁加徵銀兩。先是。九年十月。家玉奏江西錢糧新章。於定例每兩徵銀一兩。隨徵耗銀一錢外。加徵銀四錢。以江西額徵銀一百八十餘萬。每兩加四錢計之。每年實浮收七十餘萬金。有違永不加賦成憲。請敕江西巡撫飭屬停止。至是應詔陳言。復申前請。上未俯允。五月。疏請酌覈保舉。疏通正途。詔下部議行。七月。江西巡撫劉坤一覆奏。請仍加徵丁漕分成提解司道兩庫。以抵捐攤之款。分給道府州縣。以抵漕規節壽禮月費各陋規。有旨著照所議辦理。仍隨時認真稽察。儻有絲毫浮收。即行從嚴參辦。家玉反覆較論。引據祖訓部章。瀝陳其弊。得旨交部妥議。尋議照舊收錢每兩著加二百文。允之。八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十月。劉坤一奏江西漕丁改章。家玉曾致書信干預。又本籍有未完錢糧。命交部議處。並令劉坤一據實具奏。部議家玉書信。雖爲公事起見。究屬不合。坐降二級留任。十二月。以舉人徐景春試卷磨勘。斥革降二

級調用。嗣劉坤一覆奏。家玉及弟姪田畝。歷年應完錢糧。實有未經被災辦緩仍未完納者。會給事中邊寶泉疏言。家玉累次未完漕糧。劉坤一豈漫無覺察。何以事歷多年。概置不問。家玉既有干預原籍諸事之信。何以不立時奏聞。迨家玉奏陳江西加徵違制。互相牴牾。始藉端報復。係屬挾私攻訐。於是家玉及劉坤一均下部議處。請分別革職革任。得旨胡家玉著加恩改爲降五級調用。旋允部議以五品京堂候補。光緒五年九月。補通政使司參議。十二月。以海防緊要。疏陳管見。一北洋宜設外洋水師。北洋大臣駐紮天津。爲京師切近屏藩。天津向無水師。大沽葛沽有礮臺而無戰艦。株守一隅。畢竟可慮。擬請添設外洋水師提督一員。總兵二員。挑選輪船十餘隻。分配弁兵二三千。往來於南北兩洋。令其熟習海濤沙綫。展輪停輪裝礮放礮諸法。有戰船有戰將有戰兵。較之口舌爭勝。奚啻倍蓰。如慮軍餉支絀。擬請移緩就急。於天津水勇淮軍兩項內選謀勇兼備之將。年力精壯之勇。以成北洋水師一軍。即以南省歲饋之餉贍之。無慮餉需不繼。一南洋宜設外洋水師。江南海口上達數省。防務亦不可鬆。內河雖有水師。而快蟹艇船非槳不行。非風不駛。捕盜尚虞不足。安能禦侮。海氛方熾。擬請移緩就急。改長江水師提督瓜洲岳州兩總兵爲外洋水師提鎮。南洋洋面較寬。所用輪船應較北洋多三四隻。所配水軍亦應多撥千百人。一切弁兵書識。即於該提鎮所管營汛內挑選。一轉移間。於海防甚有裨益。一福建船廠宜造鐵甲輪船。洋人製造軍械。愈出愈奇。今復有鐵甲輪船。礮子不能轟入。橫行海上。所向無前。是造鐵甲船爲今日當務之急。福建船廠已造成鐵脅船矣。而鐵脅終不及鐵甲。請節船政大臣嗣後專造鐵甲輪船。逐年增添。分撥南北洋水師配駕。以壯軍威。而備攻剿。疏入。上韙之。未幾議設海軍焉。六年六月。疏請疏濬江西全省河道。又奏河南漕糧。宜徵本色。均下所司議行。七月。因病陳請開缺。允之。家玉自陞任侍郎。充舉人覆試閱卷大臣五次。考試孝廉方正進士覆試朝考拔貢朝考庶吉士散館考試試差考試漢廕生閱卷大臣各一次。先後恩賞福字如意荷包文綺珍玩宮扇四次。十二年卒。

李文誥

奕譞。宣宗第七子。文宗即位。封爲醇郡王。咸豐九年三月。分府。命仍在內廷行走。穆宗即位。諭免宴見叩拜奏事書名。迭授都統御前大臣。領侍衞內大臣。管神機營。同治三年。加親王銜。四年。兩太后命弘德殿行走。稽察課程。十一年。進封醇親王。十二年。穆宗親政。罷弘德殿行走。德宗即位。王奏兩太后言。臣侍從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昊天不弔。龍馭上賓。仰瞻遺容。五內崩裂。忽蒙懿旨下降。擇定嗣皇帝。倉猝昏迷。罔知所措。觸犯舊有肝疾。委頓成廢。惟有哀懇矜全。許乞骸骨。爲天地容一廬糜爵位之人。爲宣宗成皇帝當一庸鈍無才之子。兩太后下王大臣集議。以王奏誠懇。請罷一切職任。但令照料菩陀峪陵工。從之。命王爵世襲。王疏辭。不許。光緒二年。上在毓慶宮入學。命王照料。五年。賜食親王雙俸。十年。奕訢罷軍機大臣。以禮親王世鐸代之。太后命遇有重要事件與王商辦。時法蘭西侵越南方。定約罷兵。王議建海軍。十一年九月。設海軍衙門。命王總理節制沿海水師。以奕劻大學士總督李鴻章都統善慶侍郎曾紀澤爲佐。定議練海軍自北洋始。責鴻章專司其事。十二年三月。賜王與福晉杏黃轎。王疏辭。不許。鴻章經畫海防。於旅順開船塢。築礮臺。爲海軍收泊地。北洋有大小戰艦凡五。輔以蚊船雷艇。復購艦英德。漸次成軍。五月。太后命王巡閱北洋。善慶從王會鴻章。自大沽出海至旅順。歷威海煙臺。集戰艦合操。偽視礮臺船塢。及新被水師學堂。十餘日畢事。王還京。奏獎諸將吏及所聘客將。請太后御書牓懸大沽海神廟。太后命於明年歸政。王疏言。皇帝肯逾志學。諸王大臣籲懇訓政。乞體念時艱。俯允所請。俟及二旬。親理庶務。至列聖宮廷規制。遠邁前代。將來大婚後。一切典禮咸賴訓教。臣愚以爲諸事當先請懿旨。再於皇帝前奏聞。俾皇帝專心大政。承聖母之歡顏。免宮闈之劇務。此則非如臣生深宮者不敢知。亦不敢言也。太后命毋庸議。十三年正月上親政。四月。太后諭預備皇帝大婚。當力行節儉。命王稽察。十四年九月。王奏太平湖賜第爲皇帝發祥地。世宗以潛邸升爲宮殿。高宗諭子孫有自藩邸紹承大統者。應用其例。太后從之。別賜第。發帑十萬葺治。十五年正月。大婚禮成。賜金桃皮鞘戎服刀。增護衞。葺治邸第未竟。復發帑六萬。並進封諸子載灃鎮國公。載洵輔國公。載濤賜頭品頂帶孔雀翎。二月。河道總督吳大澂密奏引高宗御批通鑑輯覽。略謂宋英宗崇奉濮王。明世

宗崇奉興王。其時議者。欲改稱伯叔。實人情所不安。當定本生名號。加以徽稱。且言在臣子出爲人後例。得以本身封典。貶封本生父母。況貴爲天子。天子所生之父母。必有尊崇之典。請飭廷臣議醇親王稱號禮節。特旨宣示。上即位。逾年。王密奏臣見歷代繼承大統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備載史書。其中有適得至當者焉。宋孝宗不改子偁秀王之封是也。有大亂之道焉。宋英宗之濮議。明世宗之議禮是也。張瑰桂蕞之儒。無足論矣。忠如韓琦。乃與司馬光議論牴牾。其故何歟。蓋非常之事出。立論者勢必紛沓擾攘。乃心王室不無其人。而以此爲梯榮之具。追其主以不得不視。爲莊論者正復不少。皇清受天之命。列聖相承。十朝一胍。詎穆宗毅皇帝春秋正盛。遽棄臣民。皇太后以宗廟社稷爲重。特命皇帝入承大統。復推恩及臣。以親王世襲罔替。溥叨異數。感懼難名。原不須更生過慮。惟思此時垂簾聽政。簡用賢良。廷議既屬。執中邪說。自必潛匿。倘將來親政後。或有草茅新進。趨六年拜相捷徑。以危言故事聳動宸聰。不幸稍一夷猶。則朝廷滋多事矣。仰懇皇太后將臣此摺留之宮中。俟皇帝親政。宣示廷臣世賞之由。及臣寅畏本意。千秋萬載。勿再更張。如有以治平嘉靖之說進者。務目之爲奸邪小人。立加屏斥。果蒙慈命嚴切。皇帝敢不欽遵。不但臣名節得以保全。而關乎君子小人消長之機者。實爲至大且要。太后如王言。留疏宮中。大澈疏入。諭曰。皇帝入承大統。醇親王奕譞謙卑謹慎。翼翼小心。十餘年來。殫竭心力。恪恭盡職。每優加異數。皆涕泣懇辭。前賜杏黃轎。至今不敢乘坐。其秉心忠赤。嚴畏殊常。非徒深宮知之最深。實天下臣民所共諒。光緒元年正月初八日。王即有豫杜妄論一奏。請俟親政宣示。俾千秋萬載。勿再更張。自古純臣居心。何以過此。當歸政伊始。吳大澂果有此奏。特明白曉諭。並將王原奏發鈔。俾中外咸知。賢王心事。從此可以共白。闢名希寵之徒。更何所容其覬覦乎。十六年正月。以上二十萬壽。增護軍十五。藍白甲五十。授載濤二等鎮國將軍。十一月。王疾作。上親詣視疾。丁亥。王薨。年五十一。太后臨奠。上詣邸成服。定稱號曰皇帝本生考。稱本生考。遵高宗御批。仍原封。從王志也。諡曰賢。配享太廟。下廷臣議。上持服期年縞素。翼朝十一日。初祭大祭。奉移前一日。親詣行禮。御青長袍褂。摘纓期年。內御便殿用素服。葬以王。祭以天子。立廟班諱。十八年。葬京師西山妙高峯。宣

統皇帝卽位。定稱號曰皇帝本生祖考。子七。德宗其第二子也。載洸初封不入八分輔國公。進鎭國公。載灃封醇親王。宣統皇帝卽位。命爲監國攝政王。載洵出爲瑞郡王。奕誴後。載濤出爲鍾郡王。奕詥後。宣統間載洵爲海軍部大臣。載濤爲軍諮府大臣。主軍政。三年十月。並罷。十二月。遜位。

徐桐

徐桐。字蔭軒。正藍旗漢軍人。父澤醇。禮部尙書。桐道光三十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咸豐二年。授編修。三年十一月。充武英殿纂修。八年七月。充文淵閣校理。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旋丁父憂。九年。因磨勘中卷有修改可疑處。部議革職。十年二月。丁母憂。十一月。奉旨賞檢討。充實錄館協修。同治元年五月。充實錄館纂修。七月。命在尙書房行走。十一月。充功臣館纂修。二年正月。充實錄館漢總纂。命授鍾郡王讀。三年五月。懿旨命桐與瑞常寶鋆載齡李棠階單懋謙。每日一人。輪班進講治平寶鑑。八月。文宗實錄纂修過半。甄敍以應補之缺開列在前。四年二月。奉懿旨在弘德殿行走。三月。陞翰林院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戶部右侍郎李鴻藻丁母憂。穆宗典學方殷。懿旨令李鴻藻守孝百日後。卽赴弘德殿授讀。仍在軍機處行走。凡遇朝會不必與列。桐與倭仁翁同龢合奏。請准鴻藻終制。以維禮教而示矜全。五年。實錄告成。賞四品銜。遇缺題奏。六年。陞侍講學士。穆宗每日黎明御弘德殿。講讀不踰二時。膳後。滿漢功課一時可畢。桐與倭仁等奏以爲一日之中。晷刻方長。宜兼習政事。現在召對內外諸臣。皇上御殿入座。嗣後擬於召對軍機之時。並請皇上入座。從之。桐以宋臣眞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可備隨時進講。因詳加釐定爲十六卷。名大學衍義體要。七年八月。旋轉侍讀學士。八年六月二十日夜。武英殿災。書籍版片。焚燬殆盡。桐與倭仁等奏。伏思武英殿爲收藏欽定諸書之所。列朝聖訓。於此刊刻。深嚴重地。規制崇閎。一旦煨燼。實爲異常災變。謹按魏青龍中崇華殿災。高堂隆對。以爲人君荷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火從高殿起。宋天聖中玉清昭應宮災。蘇舜欽上疏。亦以此爲言。蓋自古占驗之書。凡遇宮禁火災。皆以臺榭宮室爲

誠。今者隴西未靖。民困未蘇。黃河甫經合龍。北河又復漫決。八旗生計日蹙。部庫帑項不支。此民窮財盡之時也。比年以來。土木之工未盡止息。宮廷之內。屢有興作。災變之來。未必不由於此。臣等以爲自今以後。皇上正宜刻勵修省。躬行節儉。凡一切大小工程。概行停止。傳辦諸物。並予罷除。並請敕諭廷臣。直言政事得失。庶災變可弭。四方蒙福。九年六月。擢太常寺卿。八月。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年七月。陞內閣學士。九月。補禮部右侍郎。十一年九月。穆宗大婚禮成。賞頭品頂戴。十二年正月。穆宗親政。懿旨命照常入直弘德殿。是時髮捻既平。中原底定。桐獨念洋人久居腹地。十餘年來。百計覊縻。以無事爲福。而和局終不可恃。願專意修攘爲自強計。上簡才能。結民心。裕度支。修邊備四策。八月。署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十二月。署工部左侍郎。十三年十二月。穆宗升遐。開去弘德殿差使。光緒元年。充實錄館副總裁。專司勘辦。八月。充順天恩科鄉試副考官。九月。隨扈穆宗梓宮。奉移山陵。桐以恭辦喪禮。賞加二級。二年四月。轉吏部右侍郎。八月。署戶部左侍郎。單管三庫。三年二月。署禮部左侍郎。九月。補都察院左都御史。十月。賞紫禁城騎馬。四年五月。補禮部尚書。十一月。兼署吏部尚書。五年二月。管理三庫事務。三月。署都察院左都御史。吏部主事吳可讀以死建言。請豫定大統之歸。懿旨飭廷臣會議。桐與翁同龢潘祖蔭合疏。言宜申明列聖不建儲之彝訓。將來治膺大寶之元良。即爲穆宗聖子。繹諸前諭則合。準諸家法則符。使薄海內外咸曉。然於聖意之所在。則詒謀久遠。億萬世無疆之業。實基於此。十一月。穆宗實錄告成。以桐辦理稿本始終其事。晏慎周詳。命加太子少保銜。孫培荃賞給舉人。准一體會試。十二月。與議崇厚所訂俄約章程。摘其不可許者。曰伊喀各城定界。曰新疆內外蒙古通商。曰運貨直至漢口。曰行船直至伯都訥。凡四條。六年。迭充閱卷大臣。教習庶吉士。朝議徇俄人之請。寬減崇厚罪名。桐奏揆度機要。責在樞廷。折衝俎豆。責在總署。講信修睦。責在使臣。儻崇厚之赦立見轉圜。一切就我範圍。是爲有益於國。則寬其既往。足示法外之仁。若釁端仍不能弭。是徒失刑政之大權。則崇厚之罪。更無可逭。仍當推原禍始。立置典刑。又俄人陰狡。變態萬端。以和爲戰。是其長技。兵船已來海外。而我師逍遙河上。何以禦之。近年南北洋養兵製器。費帑實多。練軍之效。非於事

時倭虛聲。正以有事時覘實用。應請嚴敕南北洋大臣加意防維。設有疏虞。惟該大臣是問。又惟用人之道。先辨忠奸。欲辨忠奸。必嚴心迹。苟無忠愛之忱。必不能收幹濟之效。奸臣狡詐。往往自託於孤忠。其才智又足以紊亂是非。搖惑觀聽。辨之不早。將受其欺。貽患將來。後悔何及。比年中外所稱練習洋務者。曰崇厚。曰丁日昌。今崇厚誤國矣。丁日昌傾險小人。其藉洋務以自固。與崇厚同。而才足濟奸。智足飾詐。尤逾崇厚十倍。折衝禦侮。皆非所宜。前兩江總督李宗羲。山西巡撫曾國荃。皆素膺簡畀大臣。其於中外交涉。必能慎持大體。決不肯以鹵莽僨事。總之今日人才。以秉忠持正智深勇沈者爲上。其居心樸實。才堪器使者次之。若僅以機權靈警之輩。祇能通曉各國語言文字者許爲邊才。而責其艱難重大之事。未有不負委任者。又陳西北邊才。左宗棠屹若長城。但其年已衰。儻接替不得其人。所關非細。楊昌濬堪坐鎮而不足以決戎機。劉錦棠可爲偏裨而不足以膺統帥。得旨。報聞。七月。承修慧安和碩公主園寢工程。十月。同禮親王等。送穆宗聖容實錄聖訓並冊寶玉牒赴盛京供奉尊藏。交部議敘。是月。奏臣此次于役瀋陽。大典慶成。循途遄返。於經行山川阨塞地方。民生情形。留心諮訪。竊以奉天一省。雄據東方。形如龍首。論大義則爲我朝之根本。論形勝則與京國爲輔車。土地肥饒。物產充牣。俄日兩國。垂涎已久。易啓戎心。即使大局粗安。亦不能不慮久遠。奉省海口沒溝沿以外。其口岸水深。洋船可泊者。如寧遠釣魚臺錦縣崔家屯蓋平連雲島復州長興島寧海牟頭窪旅順口金州青泥窪等處。不一而足。將軍岐元。廉潔自守。鎮靜有餘。於軍旅素未嫻習。瀋陽防守空虛。惟宋慶一軍略資保障。牟頭窪旅順口雖有防兵。亦不足恃。可否敕李鴻章會同岐元。通盤籌畫。所有奉省海防。統歸該督及將軍節制調遣。略收實效。至瀋陽省城附近陵寢。應挑選西丹三四千人。酌加口分。以曾經戰陣之副都統參領爲統率。隨時訓練。專顧省防。以免海口防軍有跋前疐後之慮。各州縣地方遼闊。沿邊一帶。富慎選守令。勸辦鄉團。整飭屯戍。蒙民雜處地方。務期聯絡自衛。田廬以輔兵力。不逮。語皆切實。先是在奉天時。差務未竣。赴將軍岐元公讌。經盛京副都統富陞奏參。奉旨議處。尋部議上加恩改爲降三級留任。八年二月。充翰林院學士。五月。會議吉林新巡吉伯阿道缺裁撤刑司部員。從之。八月。

充順天鄉試正考官。旋管理八旗官學。時官學廢弛久。桐釐定章程。多所裨益。九年正月。充國史館正總裁。三月。充會試正考官。法越兵事起。廷議和戰久不決。桐陳管見一摺。意在主戰。時論韙之。十年正月。赴奉天查辦事件。三月。調補吏部尚書。五月。回京。審明奉天命盜各案。並請嚴懲革員佛寶。允之。是月兼署兵部尚書。九月。奉旨充上書房總師傅。十一年十二月。因吏部註冊錯誤。又齋戒期內呈遞刑名處分摺件。察議罰俸四箇月。奉旨准其抵銷。十二年。編修林王擅離職守。桐覆查請旨嚴懲。從之。十四年。充武鄉試正考官。十五年正月。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充會典館正總裁。德宗大婚禮成。奉懿旨加太子太保銜。因議覆御史屠仁守處分。明白回奏。徇庇欺朦。交都察院議處。應革職。加恩改爲革職留任。三月。署工部尚書。五月。承修正陽門石路工程。七月。署戶部尚書。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十六年二月。德宗謁陵。命留京辦事。十月。承修各倉工程。十七年。賞勸善要言一部。十九年三月。山西飢。募捐米二萬石賑之。九月。奉旨覆查科場舞弊事。據實具奏。得旨。允行。編修丁惟禔充陝西考官。以營賄事。經御史林紹年奏參。桐覆查得實。革惟禔職。二十年正月。孝欽顯皇后六旬慶辰大典。奉懿旨賞戴雙眼花翎。三月。兼署禮部尚書。御史恩溥奏參右副都御史奕年。把持專擅各款。桐奉旨查明覆奏。下奕年部議。二十一年三月。充會試正考官。五月。署兵部尚書。奏外省鹽務釐局關務閒員甚多。內地腹省並無軍務。藉口彈壓。多招營勇。安置私人。請痛加裁汰。奉旨允行。六月。審明御史鍾德祥受賕事。擬發軍臺效力。詔如所議行。普陀峪萬年吉地明樓方城等工椽望有脫卸。甎石有酥裂。派往恭勘數次。皆敬謹從事。無所遷就。二十二年十月。充玉牒館副總裁。是月。授大學士兼管理吏部事務。十一月。奉旨授體仁閣大學士。二十四年三月。戶部司員陳昌圻因會典館獎敘不優。骫法賄求。奏參革職。從之。十月。賞西苑門內乘坐二人肩輿。二十五年。上諭各省關稅鹽釐等項。積弊太深。令諸臣各抒所見。或酌加推廣。桐奏輪船招商電報礦務局。近年獲利不貲。而贏餘利息。如何酌提歸公。未經議及。有收回利權之名。無裨益公家之實。應責成大理寺少卿盛宣懷督飭在事人等。將收支數目。限期分晰開單。酌定餘利。章程專案。請旨定奪。並著北洋大臣裕祿。將開平礦務。一體辦理。皆如所議施行。七

月。奉懿旨大學士徐桐。年逾八旬。遇有召見出入。加恩准太監扶掖。以示優眷。十二月。上諭大阿哥當典學之劍
嗣後大內在弘德殿讀書。駐蹕西苑。在萬善殿讀書。派徐桐常川照料。二十六年。義和拳匪構亂。兩宮西巡。命留京辦事。七月。各國聯軍入京。自經死。年八十二。和議成。奉旨革職。撤銷卹典。

恩銘

恩銘。于庫里氏。滿洲鑲白旗人。盛京錦州駐防。同治十二年舉人。光緒四年。報捐。以知縣銓選。九年。丁父憂。山東河決。巡撫陳士杰調辦河工。十二年。以勞績保免選本班。以同知不論雙單月選用。尋遵例捐指山東試用。辦理皖省宿州督銷事務。時州境私販及土產硝鹽。侵銷頗多。恩銘示地方官以欲禁私鹽先辦官鹽之法。其弊遂絕。十六年。張村等處漫口合龍。敘績。免補本班。以知府儘先補用。十七年。又以河工搶險出力。保加三品銜。十八年。報捐花翎。署兗州府知府。白茅墳漫口合龍。巡撫張曜上其功。奉旨。免補本班。以道員遇缺題奏。並加二品頂戴。山東黃河下游所恃以不潰者。一綫單隄爲之保障。隄身狹處。寬不及丈。治河者但加高培厚。歲糜鉅帑。任其事者。又往往侵蝕。致富。恩銘整理河防賬務。事必核實。款無虛發。撫臣廉其能。遂以明白河務。留心地方政治。堪備任使之選入告。十九年十二月。奉上諭交軍機處存記。恩銘在東。久患痙疾。因於二十一年政官山西。二十六年夏。拳匪肇亂。由直隸蔓延山西。時恩銘方署山西按察使。勸撫臣飭屬護送教士。解散教民。以遏亂萌。弗聽。七月。聯軍入京。兩宮西幸。巡撫毓賢率師守固關。恩銘兼攝撫藩兩篆。籌邊餉。備供具。昕夕不遑。迨乘輿至太原。而恩銘已以憂勞感發舊疾。疾愈召見。始知兩宮艱險狀。奏對聲淚俱下。十一月。補授歸綏道。先是。口外七廳。殺教士四十餘人。教民二千餘口。二十七年正月。恩銘抵任。教民尚二萬餘口待撫。復值年饑。賑事尤亟。乃請發帑金十萬兩。撥發七廳倉穀。爲勞來安集之計。會洋兵至大同。百姓望風皆逃。恩銘令教士馳往諭阻。並持先所搜獲逃軍與蒙古約燬教堂之檄示之。洋將信其無他變。遂收隊去。歸綏一隅。始得無患。五月。有主教閔清者。自甘肅阿

拉善蒙境三道河教堂奔至。言其處蒙民約期仇殺教民。禍將不測。恩銘乃檄包頭鎮馬隊馳赴三道河。果見蒙衆蠢動。大兵至。皆斂械而散。教士感其義。陳於法使。以恩銘保護教堂。不分畛域。求外務部請獎。恩銘聞之。亟請撫臣岑春煊咨部力辯。冀杜外人干預內政之漸。二十八年三月。調口北道。口北十三廳自拳匪變後。民生凋敝。而教民氛燄日張。時圖報復。恩銘日以調和民教爲務。宣化縣天主堂華教士率衆攜洋槍逼人入教。恩銘延郡城洋教士至署。與反復辯論。定議不許勒逼入教。擅伐平民樹木。於是前之被逼者皆得出教。其附教作惡者。亦交洋教士管束。自此口北民教皆得相安。七月。巡撫岑春煊以恩銘前辦賑務。奏請從優議敘。允之。口北保甲久裁。然每年仍收費千金練勇。冒領馬羣。生息銀九萬餘兩。積弊已久。恩銘皆蠲除之。十二月。擢浙江鹽運使。二十九年五月。奉上諭補授兩淮鹽運使。十一月。擢江蘇按察使。然朝廷以兩淮鹽務有關軍國。恩銘老於吏政。仍命久暑以盡其才。恩銘乃先之以緝私。使私販越卡者咸皆斂迹。又以爲透私皆由煎丁。禁於出場之後。不若防於未出之先。爲之加桶價。恤煎丁。而透私之弊亦絕。兩淮引鹽行銷遂暢。歲增國課至三十萬兩。庚子亂後。朝廷銳意變法。或請於商部。欲改營場爲公司。舉煎鹽運銷各法。飭爲煤煎輪運。有旨下鹽運使議。恩銘疏言。自通商以來。各項貿易。多有公司之目。其中華洋雜處。莫可究詰。鹽務爲中國僅存之專利。外人雖覬覦久無從而入。若以公司爲名。其始不必有洋商。倘他日效尤蜂起。恐將因西法爲干預鹽法之漸。不可不慎之於始。淮南煎鹽以草。更取其灰以淋滷。草取之於本境。煤則仰給於外來。煎鹽以煤。則草無所用。蓄草之地。漸墾爲田。異時煤不足用。或價過昂。將復求草而不得。無草即無鹽。國家千百萬常年大利。將焉取之。輪運轉輸最捷。然夾帶灑賣。百弊叢生。查緝無從。且江濱近海者。必居先而速。處腹地者。必落後而遲。亦非所以示持平也。一再抗論。其事遂寢。又有議開墾者。謂招民領種。繳價納賦。可集鉅款。恩銘具言開墾利雖厚。方之產鹽。歲入千百萬者。得失懸絕。既力陳開墾之不可行。復議於淤灘中擇其滷氣濃厚者。招商增置坨竈。取餘蕩之草。供新坨之煎。歲可增十萬引。並令納地價。交坨租。寓籌款於增竈之中。而商竈亦均受其益。保甲之法久存具文。恩銘遵新法。改設巡警。沿江圩洲

及諸湖。久爲盜窟。時遣驍將。率健兒捕擒之。盜風以息。二十一年七月。兩江總督周馥奏稱恩銘才長心細。理財。綜核精密。於杜絕竄私。清理場垣。及催運籌銷諸事。不避勞怨。實力整理。銷數漸暢。請旨從優議敘。八月。授江寧布政使。十月。陝甘總督升允以山西協餉出力請獎。奉上諭賞給頭品頂戴。三十二年二月。補授安徽巡撫。時皖北洪水爲災。奏開發帑金十萬兩。蠲緩丁漕錢糧。又請開七項常捐。請撥奉天盜捐銀二十萬兩。慮官賑之不逮也。復籌勸募。延義紳放義賑。先後共得數百萬金。設法賑恤。必期民無流亡而後已。省城之東有廣濟圩。綿亙數十里。爲安徽產穀之區。恩銘初抵任時。桃汛方生。加以暴雨。江潮迭至。圩不沒者幾不盈尺。乃派員晝夜巡視。設法搶護。並勸集民夫。協力防守。以故圩得無壞。水既退。復爲籌款歲修。俾無或替。四月。紅蓮會匪倡亂。自江西鄱陽竄入皖南之建德。毀法教堂數處。恩銘發兵馳赴救護。別調隊分防祁門婺源。匪遂遁入時山。又檄兵越境追剿。殲其渠魁。所獲餘匪。分別監禁。皖南匪踪遂絕。朝廷預備立憲。警察一事。尤所注意。恩銘以皖省舊設警務學堂。規模簡陋。乃推本求源。詳定條章。一以教巡官巡弁。一以教巡長巡士。籌畫咸得事宜。湖北民有寄居霍山縣者。與法教堂啓釁。查辦各員。多袒教而壓民。以致民怨未平。五月。聚衆燬堂。匪黨亦乘之而起。恩銘調兵防剿。擊散麻城縣田諸匪。緝其首惡。解放脅從。舉劾地方官之釀禍者數人。事遂平。六月。考察各屬學堂。擇其不能實力任事者劾之。自新政日增。財用日絀。恩銘乃循舊例。清丈各州縣沿江洲地。分等繳價。按年收科。皖江一帶河洲。盡成糧地。又爲之務墾牧。謀樹藝。利源闢而時政因之咸舉。十二月。奏請蠲緩各屬錢糧漕糧。皆奉旨如所請行。朝廷重念刑事。參考東西各國法律。簡派法律大臣。立刑事民事訴訟法。命下各省將軍督撫都統等。體察情形。悉心研究。其中有無扞格之處。即行縷析條分。據實具奏。恩銘以皖北民情強悍。賴有舊法。嚴以繩之。行新法適足滋桀驁者之譸張。因擇其不便施行者六條。奏陳之。三十三年五月。革命黨密運軍火。由江浙皖南等處潛入。恩銘偵知之。密加搜捕。黨人試用道徐錫麟。適充巡警處會辦。六月。值巡警學堂畢業。恩銘率司道親往考驗。徐錫麟即於學生整齊行列之際。與黨人皆手執雙槍。相向環擊恩銘。受傷多處。並傷斃巡捕知縣試用府經

歷陸永頤收支委員府經歷顧松等。卽回署。飭營隊嚴防。仍諭令鎭靜以安民心。部署畢。始延醫啓視。除左手右腿腹部三傷外。左右胯骨及下部復有槍傷四五處。皆前後洞穿。惟腹部槍子未出。漸上行攻心。自知傷重不起。因詳具始末。口授其子。繕摺奏上。尋卒。事聞。兩宮震悼。諭靈柩回旗時。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子山西候補道咸麟以道員卽用。尋賜祭葬。予謚忠愍。

剛毅

剛毅。滿洲鑲藍旗人。同治五年。由筆帖式議敍主事。八年。保員外郎。光緒五年。轉補郎中。京察一等引見。奉旨交軍機處記名以道府用。六年。除廣東惠潮嘉道。七年。擢江西按察使。八年。調直隸按察使。旋授廣東布政使。十年。調雲南布政使。十一年。擢山西巡撫。疏陳籌議套外疆金等處屯田事宜。曰疆金卽台吉。地屬河北。外套係伊克昭盟所屬之達拉特杭錦兩旗牧界。河坐落西北。斜向東南。袤長五百餘里。平川廣漠。一望無垠。正北狼山。迤西紅山。卽黃河舊道。由南北行。折而迤南。迤東之處。則東大汆太什拉干烏拉前山。後山峯巒湊接。氣勢迴合。續而不斷。由西而東。漸就收縮。此疆金一帶山勢地向之大略也。套外地勢。西南高而東北低。溯查康熙以前。河行北道。並無水利。自改行南道。蒙古始令素與交易之商。租種分佃。卽就黃水衝刷低窪處所。因利乘便。修成渠道。西則疆金。計共五渠。東則土人名爲後套。計共三渠。中間支渠曲折。蜿蜒不可枚數。而餘水仍可退至河之舊道。由東北折向西南。繞過烏拉前山之西山嘴。歸入南河。土本膏腴。渠又順利。麥穀粱秫。種無不宜。以故山陝直隸無業之民。從前承佃到此。均能自立生業。此套外一帶水利土宜之大略也。達拉旗牧界內台吉波羅搭拉地方。道光八年。曾奉諭旨。准其租給商種五年。抵還債項。嗣後奉部文而承種者有之。由台吉而私放者有之。由各廟喇嘛公放者有之。開墾甚多。至同治初年。廿回逼擾寧夏。疆金附近各商。分立仁義禮智信五社。辦理團練。以資安輯。迨後防剿各軍。駐紮防堵。或設臺轉輸。各商分辦運糧。製荒本業。渠道旋壞。不復疏濬。止存一二巨商。不忍棄

業，力耕自給，而土人所稱後套地方商人。其時尚復不少。迨光緒二年。馬賊蹂躪。不特躔金之僻東西陲者。牛[illegible]商號。不過數家。即後套左右。亦不過二百餘家。該處土本紅壚。利於澆灌。現在紅柳及織機草枸杞樹等。茂然成林。聞咸豐年間。達旗歲收租銀不下十萬。近歲所收租錢不及三千串文。此拉特旗套外地界。今昔衰旺懸殊之大略也。今若於該處議設屯政。則險要藉以扼。地利藉以復。蒙旗藉以贍。誠如原奏所云。於時局不無裨益等情。伏念躔金一帶。誠能及時籌議屯政。無事則固吾邊圉。全爲逋逃淵藪。有事則防敵伺隙。便於控制事機。策誠至善。第該旗牧地經歷。奉旨准其租種抵債。以及養育閑散備辦公費等項。與他處蒙古無著閑田不同。臣閱伍至薩拉齊之包頭。伊克昭正盟長固山貝子札那吉爾迪來見。據稱該盟達拉特等旗。聞有是議。率皆懽忻鼓舞。冀開屯後。上可急公。下可沾利。惟是目前議屯先務。其要約有三端。一曰分段。套外西則躔金和永牛壩上下。東則後套沙忽廟左右。均屬適中之地。於此分爲三段。撥兵一千。躔金正紮三百。二道壩渠以西分紮二百。湖爾廟正紮三百。西山嘴南哈木爾臺少北分紮二百。且耕且練。西可以聯絡甘涼隴秦之聲氣。東可以聯絡佘太之馬營。每兵一名。給田五十畝。計需田五百頃。並給牛種。先就易開之渠。督兵挑修。通暢以後。兵農兩便。兵則耕種自食。由營官經理。其餘地畝。悉由蒙古商人按照向規辦理。以仍其舊。惟兵屯地段。如西山嘴哈木爾臺少北等。須就近借撥烏拉特地。其餘各就近借撥杭錦達拉特地。以資分撥。一曰修渠。套外渠道。達拉特杭錦二旗爲最多。此外則烏拉特中旗界內大余太昭有山水一道。向來引水澆地。寬窄不過二十里。兩旗界內西山嘴南有珊瑚灣河道。無庸另開大渠。止須於灣之東北建築一壩。多開支渠。則烏拉前山之前。全歸澆灌。西口界內有烏拉河渠一道。係藉黃河北流舊道之口引水澆地。曩係商人自開。各旗領租。若開商屯。應將躔金後套各渠官爲修濬。通其利各處。舊商界內支渠。仍責成各商修理，務臻一律順暢。以利引澆。如此則商既易於招徠。蒙又多獲租價。將來或再於尋常租值外。酌加商人二成交官。名曰地糧。以資公費。其租多寡。仍由蒙商自行定價。不准抑勒。一曰設官。套外地方。連烏拉特三旗牧界合算。東西袤延七八百里。南北斜寬二百里至三百六七十里不等。蒙地界

址。商民不能深悉。向年租種者。往往此招彼逐。致啓爭端。今既議開屯墾。該處距薩圖甚遠。勢難兼顧。擬另設文武官各一員駐紮疆金。專理兵屯商屯事務。其設官經費。即取給於地糧二成。免耗公帑。遇有屯兵滋事。即會同營員辦理。如商欠租暨蒙人逐佃。官爲分別訊理。免致構釁。以上三端。不過撮其大綱。至屯墾詳細事宜。必俟奉准開辦時再行條議具奏。但事屬創始。需用浩繁。庫乏積儲。經費無出。則籌款難。開辦必自兵屯始。口外地方遼闊。現練軍駐紮要隘。無可抽調。則撥兵難。該處係達拉特杭錦烏拉特等旗牧地。必須籌商畫一。方可通融屯墾。則借地難。計惟有裁撤樹軍。另行挑練屯軍。樹軍歲需餉銀八萬四千餘兩。臣現咨照大同鎮總兵張樹屏。查照遣撤湘軍章程。厚給資糧。分起護送回籍。計歲省銀八萬四千餘兩。擬仿練章於大同鎮屬額兵內。挑兵千名。作爲屯軍。歲需薪糧及加練軍餉乾銀二萬八千餘兩。尚餘銀五萬六千餘兩。即作屯費。尚可無庸別籌。如將來屯務得手。屯餉等項。均有所出。即將節省樹軍全餉。報部備撥。若夫應借蒙部地段及招商納租辦法。應請旨飭下伊克昭正盟長並烏蘭察布盟長轉行達拉特杭錦二旗暨烏拉特等三旗。遵照妥議。或先試辦三年。如有明效。即行相地審宜。斟酌損益。著爲定章。無失寓兵於農之意。疏入。得旨。下部議行。十二年五月。巡閱大同鎮屬營伍。六月霪雨爲災。省城傍西汾河潰溢。衝灌城垣。疏陳設法堵救賑撫情形。得旨。覽奏均悉。即著分屬確切查勘。妥爲撫恤。以拯災黎。一面趕緊堵截新溜。挑濬舊河。務使水歸故道。毋任再行漫溢。十四年。調江蘇巡撫。時江蘇各屬迭遭水患。疏言。蘇州松江太倉等州縣。居浙下流。古稱澤國。偶值霪潦。便不免泛濫爲災。故治三吳者。不患旱而患水。考古之三江。皆在今江蘇境內。吳淞一江。獨當婁江東江之中。經崑山嘉定青浦上海四縣入海。爲浙江之尾閭。倘得疏通。則水勢暢銷。偶有偏災。自不爲患。惟此江袤延三百餘里。節經前撫臣擇要挑浚。苦於需費不貲。未舉全功。俾蘇州松江太倉及浙江之杭州嘉興湖州六府州民。普沾利益。現值春賑方亟。積困未甦。擬俟將來冬令水涸之時。由臣察看情形。再圖大加挑挖。俾東南之民。共享水利。不被水害。臣查得寶山縣境內。蘊藻河一道。俗又稱蘊草濱。間於劉河吳淞江之中。分洩上游之水以入海。僅就寶山縣一邑水利言之。則蘊藻濱爲該

邑之幹河。就通省全局水利言之。則蘊藻濱仍爲吳淞之支河。自吳淞海口直達嘉定。蜿蜒三十餘里。向係商民往來孔道。農田宜洩要區。年久失修。深者僅通舟楫。其淤塞尤甚之處。不啻漸成平陸。並經嘉定商民。於該河迤西唐家橋地方。建築大隄。名爲攔截渾潮。實則壅遏水脈。此蘊草濱日就淤淺之實在情形也。臣稽諸志書。詢諸耆老。僉謂河身即形淺涸。易於程功。河道不甚寬廣。亦易於舊欵。此處挑挖深通。然後由支泝幹。吳淞江即可逐漸疏濬。當此水潦告災之後。民閒待食方殷。擬用以工代賑之法。招集民夫。趁東作未興。趕緊開濬。並函商督臣。調撥狼山鎮總兵唐德慶所部。駐紮吳淞防營各勇丁。一面抽撥臣標防營。前往通力合作。以冀妥速竣事。其中一切挑浚之法。非臣親往指授。恐難悉協。臣擬乘坐小舟。前赴該處。督率營縣。詳加查辦。飭令興工。得旨下部議行。十七年八月。疏言。江蘇鎮江等屬各教案。分別辦理議結。得旨仍著嚴拏逸匪。務獲究辦。十一月。以應解甘肅新餉。壅數批解。奉上諭著賞加頭品頂戴。十八年。調廣東巡撫。奏臚舉人材籲懇簡用。查有知府周蓮惠榮知縣諸可寶沈佺四員。雖無奇才異能。均屬言行如一。肫篤不渝。堪期遠大之用。得旨如所請行。二十年正月。特旨召來京祝嘏。十月。補授軍機大臣。署禮部右侍郎。賞紫禁城內騎馬。十一月。補禮部右侍郎。十二月。轉補禮部左侍郎。充方略館總裁。二十一年。調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充滿洲繙譯副考官。二十二年四月。擢工部尚書。七月。充崇文門監督。九月。充會典館正總裁。二十三年。調刑部尚書。二十四年。補正紅旗蒙古都統。調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賞西苑門騎馬。充經筵講官。充繙譯閣卷官。是年三月。疏請裁汰冗員薪水。暨各員雜支以重款項。奉上諭各省設立辦公局所。多立名目。任意開銷。迭經諭令認真裁汰。迄無一省核實遵辦。實屬積習相仍。不知振作。著各督撫責成藩臬兩司。將各局逕行裁撤。應辦各事。歸併藩臬兩司辦理。以節糜費。毋得濫派濫支。又以積穀爲備荒要政。各省常平社倉。民閒義倉。必應勸辦。疏陳每處每年積數千石。三年數逾萬石。詳細辦法。奉旨飭各直省如所議行。又疏請飭各省舉行保甲。嚴裁空糧。奉旨各省保甲。原爲弭盜而設。特奉行日久。不免虛應故事。至勇營空糧。實爲近來惡習。既據該尚書歷陳弊竇。更應實力稽察。嚴行整頓。著各督撫一面飭屬嚴辦保

甲。聯絡漁團。一面將各營勇數。認真整頓。不得視爲具文。閏三月。以神機火器等營操演各項陣法。技藝嫻熟。步伐整齊。特旨賞加一級。二十五年二月。補內大臣。四月。欽差赴江南查辦專件。七月。回京。條陳籌餉事宜及整頓釐金關稅鹽務裁併局所各辦法。大要在剔除中飽。杜絕虛糜。並請酌提各海關盈餘。嚴核各省釐金比較。以及疏通壓綱。籌增引數。以維鹺政。又奏查辦江蘇清賦事宜一疏。均奉旨如所議行。但閩此次所到各省。多有收受陋規之事。二十六年五月。命統帶義和拳民。縱庇拳匪。以致京城失陷。兩宮西幸西安。緣剛毅不學無術。實啓此釁。旋即病故。九月。奉上諭前協辦大學士剛毅。派往查辦拳匪。回京覆奏。語多縱庇。本應從重嚴懲。現已病故。免其置議。

孫詒經

孫詒經。字子授。浙江錢塘人。咸豐十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是年。太平軍陷杭州。乞假歸。奉父至甬上。同治元年正月。參寧紹台道張景渠軍。聯絡紳耆。部署卒伍。攻鎮海。拔之。進攻寧波府城。民團不期而至者十餘萬。四月克之。遂分兵下奉化慈谿餘姚三縣。二年正月。下紹興府城。浙東肅清。四月。散館。授檢討。九月。充國史館協修。旋補纂修。十一月。論前克寧紹功。閩浙總督左宗棠。彙案請獎。奉旨以應陞之缺。開列在前。三年八月。充本衙門撰文。命在南書房行走。四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閏五月。擢國子監司業。五年三月。文宗顯皇帝永遠奉安。隨扈加一級。六月。奏請將盜案改歸成例。其略云。弭災首在恤刑。治獄務求平法。查律載強盜已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康熙五十四年。奉聖祖仁皇帝諭。大學士會同三法司。將造意爲首及殺傷人者正法。餘俱減等發遣。雍正五年。世宗憲皇帝復命九卿分別法無可貸。情有可原纂入例冊。歷久遵行。咸豐五年。刑部以盜風日熾。議奏。凡遇盜劫之案。仍依本律不分首從皆斬。並聲明俟盜風稍息。奏明仍復舊制等因各在案。夫政依本律。嚴懲搶劫。爲近年盜案多也。顧自咸豐五年以迄於今。行之已十餘年。而盜案不見少。可見弭盜之法。不在用法之嚴矣。臣

伏思明火搶劫。顯干法紀。概予駢誅。原不爲過。迺列聖寬大之詔。必分別首從者。非稍存姑息也。蓋以盜劫之事。非首不行。民誠知畏法。則嚴首盜之罪。使無敢造意爲盜者。又安得有從。且爲從而入室搜贓。則與首盜同科。爲從而僅把風接贓。則有發遣之罪。又何嘗不仁至義盡也。夫爲民立法。惟其平而已。法盡於此。而民猶不知畏。則當思民所以不畏法之故。而徒欲峻法以懲之。其究也。不足戢奸究之萌。而徒傷忠厚之意。臣竊聞刑部盜案。往往有無知小民。迫於飢寒。被誘入夥。實無凶惡情狀者。案情敗露。首惡在逃。此輩均罹法網。該堂司官。研訊確情。未嘗不存哀矜惻怛之意。徒以格於定例。不敢重輕。惟有籲懇救下刑部。遇有尋常盜劫之案。仍分別法無可貸。情有可原。改歸成例。以復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法外施仁舊制。至情有可原中。應如何酌量變通。以杜避就。並請敕下刑部妥議具奏。下部議行。四月丁父憂。八年七月服闋。命仍在南書房行走。九年二月。仍補國子監司業。六月。充陝西鄉試副考官。十年三月。擢翰林院侍講。五月。充日講起居注官。七月。充教習庶吉士。十一年二月。復充國史館纂修。八月。以校閱方略詳慎。賞加一級。又以穆宗毅皇帝大婚禮成。奉旨以應陞之缺。開列在前。十二年二月。京察一等。加一級。光緒元年五月。大考一等第四名。奉旨以詹事陞用。先換頂戴。六月。奏云。講求吏治。先在大吏深知屬吏之賢否。今保舉之多。捐納之廣。品流稍雜。人數實繁。旅見衙參。何從精覈。擬請敕下各直省督撫藩臬。每日於知府以下。至州縣各員。按班接見十人或八人。分爲兩班。或隨舉一事。或隨引一案。反覆討論。並將日行公事。命擬批四五件。則其人之德性才具。已可略知梗概。互相印證。則進退自有權衡。而庸材不敢存倖進之心矣。至於民心之向背。視乎州縣之賢良。莫大乎爲民興利除弊。擬請敕下各督撫通飭州縣。將地方實在利弊情形。詳細稟報。何者有便於民。應如何辦理。何者不便於民。應如何裁革。縷晰條分。稟商核辦。該督撫謹將皇太后皇上休養元氣。愛惜百姓之意。明白宣示。並許該處老成碩彥。凡有本地應興之利。應除之弊。隨時具呈州縣官。以備採納。至如何興教化。清獄訟。防盜賊。懲吏胥。飭各州縣認真講求。毋得視爲具文。該管道府。本有考覈之責。諭令隨時訪察各州縣。果能實心實力與否。如有意存袒護不肖州縣。被劾道府。一併議處。至州縣之

賢者。尤必以久於其任爲貴。各省州縣缺。肥瘠不同。其瘠者賠累太重。每太息於廉吏之不可爲。查從前撫臣董教增。曾奏准酌提優缺州縣之羨餘。以補苦缺之不足。擬請敕下各督撫。妥爲籌畫。則調劑之說毋庸。而缺之瘠者。亦得盡心民事。該督撫於州縣之賢者。隨時入告。以慰朝廷埜治之殷。其不賢者。必深味乎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之義。參劾從嚴。毋得姑息不肖。以貽癰貽患。如此則吏治清而民心無不悅服矣。九月。穆宗毅皇帝奉移隆福寺暫安。隨扈加一級。二年三月。補詹事府詹事。並充咸安宮總裁。閏五月。充福建鄉試正考官。八月。提督福建學政。九月。頒賞穆宗毅皇帝御製詩文集一部。四年二月。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十二月。遷工部左侍郎。均留學政任。五年七月。代辦己卯科福建鄉試監臨。接辦繙譯場。舊例繙譯於十人取中一名。是科投卷止九名。爲禮部所糾。下部議。罰俸三月。六年二月。命仍在南書房行走。七月。奏云。聖朝如天之量。與外國和好數十年。無不曲予優容。以示中外一家之意。乃近以俄羅斯國要約過甚。深恐包藏禍心。構釁中國。日來外間傳聞不一。人人有意外之慮。不識朝廷如何布置。有恃無恐。臣料俄國既動兵船。不能無端而罷。如欲議和。則不特去年所議十八條難於改易。勢必重索兵費而後已。即隱忍遷就。數衍目前。而我既不能自強。彼更藐視益甚。將來貪婪無厭。何所求而不得。如欲議戰。則洋人兵艘之利。火器之精。列陣而出。有進無退。非謀萬全。斷不可輕於嘗試。見在海防之策。天津山海關等處。皇上必已密授方略。臣愚以爲近京地方。尤宜嚴調勁旅。扼要駐紮。方爲嚴密。惟倉卒招募不習之兵。未必可用。查長江水師。從前本是陸軍。久歷行陣。膽氣較壯。目前先其所急。擬請敕下統帶長江水師臣彭玉麟長江提督臣李成謀。迅將水師挑選精銳萬人。帶赴京畿。改作陸軍。以爲居中策應之用。其口糧仍由沿江各省按月起解。毋庸另撥餉項。彭玉麟等。紀律素嚴。身經百戰。必能將士效命。緩急可恃。夫咸豐庚申北塘之變。亦以兵力全在海口。近畿毫無準備。以至敢於內犯。前車之鑒。可無寒心。抑臣更有請者。直隸督臣李鴻章所部兵勇尚多。自足以資抵禦。山海關見調何人扼守。所調兵勇不知若干人。臣深慮俄羅斯避實就虛。即從東路海口竄入山海關。非得重兵兩萬。不易防守。請敕調著名宿將。厚集兵力。俾資守禦。而壯聲威。八月。調刑

部左侍郎。七年四月。調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尋提督順天學政。時大學士左宗棠請修畿輔水利。下大臣會議舉辦。五月。疏薦侍講學士張之洞。侍講張佩綸助之。其略云。昔人言水聚之則爲害。散之則爲利。棄之則爲害。因之則爲利。自宋臣何承矩。元臣托克托郭守敬處集。明臣徐貞明邱濬袁黃汪應蛟左光斗輩。極言北直水利。根本要圖。辦理皆有成效。國朝如怡賢親王李光地陸隴其朱軾胡寶瑔柴潮生藍鼎元諸臣。亦各指陳剴切。鑿鑿可行。今以數百年未竟之功。大學士左宗棠毅然創議興修。千載一時。在此一舉。惟河道遠近異勢。今昔異形。辦理稍有未宜。不但徒勞。且滋浮議。臣伏念王大臣等。政務殷繁。勢不能周歷履勘。必得博通之士。又直隸本籍之人。親往督辦。諮諏相度。方能將直隸全局之水源委清濁。分合強弱。條分縷晰。瞭如指掌。而下手之先後緩急。乃可次第以收其效。竊見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之洞。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器識閎遠。才具明通。又皆直隸本籍之人。於桑梓之邦。興無窮之利。必能慎重周詳。不遺餘力。可否敕下親詣履勘。聯絡各處公正紳耆。悉心籌畫。隨時函商王大臣等。督飭興修。當可收指臂之助。查雍正三年。世宗憲皇帝命怡賢親王偕大學士朱軾。查修直隸水利。王欲得善治河者。朱軾以翰林院編修陳儀對。王延見。訪以治河所宜先。儀指畫精詳。厥後一切施行。頗著明效。蓋陳儀乃順天文安人。以土著通才。籌萬年至計。故較之借材異地。尤爲裨益。見在時事多艱。經費日絀。誠使水無還利。一勞永逸。西北之粟米日增。東南之歲漕可減。數年以後。北米充溢。不必專藉轉輸。則歲漕一百十餘萬石。半可折徵。而漕務一切經費。亦可節省其半。裕國便民。莫大於是。抑臣更有進者。明徐貞明領墾田使。先詣永平。募南人爲倡。墾田至三萬九千餘畝。又徧歷諸河。將大爲修治。而閭人勳戚之占閒田者。爭爲蜚語。流入禁中。得御史王之棟一疏。竟爲所撓。千古惜之。我皇太后皇上聖明洞鑒。無微不照。王大臣等。公忠體國。慮遠謀深。定無宵小浮言。巧於簧鼓。第恐非常之原。黎民所懼。試辦之初。不免物議沸騰。怨其不便。惟冀聖聰獨斷。堅定不移。萬世幸甚。九年六月。轉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仍留學政任。十年閏五月。疏薦內閣侍讀學士鄧承修。左庶子盛昱。鯁直敢言。講求經世之學。福建臺灣兵備道劉璈。安徽廬州府知府黃雲。勤政愛民。實事求是。武強

縣學教諭潘恩增。品詣篤誠。介然不苟。上韙之。承修等四員。並奉旨交軍機處存記。而予恩增內閣中書銜。十一年八月。任滿回京。命仍在南書房行走。兼署禮部左侍郎。十月。充順天武鄉試副考官。十二月。命在毓慶宮行走。十二年二月。署吏部右侍郎。十月。賜紫禁城內騎馬。十二月。山東巡撫張曜以黃河工程。領部庫銀一百萬兩。銀庫書吏史恩濤有索費銀一萬兩之事。因斥革交坊。先令繳還費銀。再行請旨懲辦。御史王賡榮張炳琳劉綸襲吳兆泰交章彈劾。謂辦理輕縱。得旨著明白回奏。越日奏云。戶部銀庫應放山東河工欵項銀一百萬兩。前月據山東撫臣張曜派員請領。臣當即飭司趕緊開放。眼同委員等在庫門前給發。並無短少。忽風聞銀庫書吏史恩濤有需索費銀一萬兩之事。又聞該吏雖索鉅欵。委員等並未允給。以臣嚴催趕放。該吏無從阻擱。因即放出等情。臣偏處密查。毫無實據。然臣素性嫉惡。既有所聞。斷不容蠹吏倖逃法網。因特傳該吏至戶部堂上。面加嚴訊。立即斥革。而該吏堅不承認。無憑覈辦。遂一面交坊嚴押候審。一面先誘令繳銀一萬兩。俟繳足後。據欵請旨懲辦。臣之用意。以爲索贓無據。而繳欵有據。必俟鉅欵繳出。則該吏之貪婪不問可知。此臣辦理該吏之原委也。原奏張曜函屬追問一節。查該省頭批銀兩。於前月十二日甫經放出。計該委員餉鞘行程。至早亦十五站始到山東。臣於二十九日。當堂詰問。函書不能如此之速。其同官籌商一節。臣惟恐洩漏。致該吏逸颺。是以不與一人提及。戶部同官。實未會同商度。臣辦理此案。係在大廷廣衆之中。堂上堂下。共見共聞。實爲整頓積弊起見。見在尚未辦結。何得遽謂委曲遷就。希圖了事。除將該吏等押送刑部嚴訊外。謹繕奏具陳。十三年正月。奉諭曰。前因御史王賡榮等奏參戶部銀庫書吏史恩濤侵扣鉅帑等情。當交刑部嚴訊。並敕令孫詒經明白回奏。嗣經刑部傳訊。該部書吏等。恃無贓證。堅不吐實。復飭山東巡撫張曜訊取該委員等確供。交部覈辦。茲據刑部奏稱。書吏等索詐一事。訊無實據。照被參各節。酌量完結等語。已革書吏史恩濤。此案雖無需索使費確據。惟以一書吏。屢被言官參奏。平日車馬衣服。奢侈踰度。其爲遇事招搖。聲名狼籍。已可概見。必應嚴加懲辦。以儆將來。史恩濤著照部議杖一百。徒三年。餘依議。戶部左侍郎孫詒經。將史恩濤斥革交坊。意在嚴懲蠹吏。惟未經查出實據。輒誘令

繳銀辦理。殊爲失當。孫詒經著交部議處。二月。諭曰。史部奏遵議處分一摺。戶部左侍郎孫詒經。應得罰俸一處分。著不准抵銷。又諭曰。戶部左侍郎孫詒經著毋庸在毓慶宮行走。十五年八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十月。以浙江水災。奏請賑撫。其略云。浙江本財賦之區。自軍興以來。民間元氣未復。戶鮮蓋藏。本年七月間。大雨滂沱。連宵達旦。各屬同遭水患。杭嘉湖三府。災情最重。寧波紹興及玉環廳等處。情形輕重不等。其時將屆秋收。農民工本業經用罄。專待新稼登場。爲仰事俯畜之計。一旦盡付洪流。困苦顛連。萬無生理。撫臣崧駿奏稱三十年來未有之奇災。係屬實在情形。見經欽奉恩綸。諭令委速辦賑。闔省士民。同深欽感。惟災區太廣。雖經撫臣飭司酌撥銀穀。動放倉米。而數十萬災民。待哺嗷嗷。實有杯水車薪之慮。且杭嘉湖等府。均有客民滋生事端。臣籍隸杭州。疊接鄉人函電。縷述災黎困苦情形。慘不忍言。自非得有鉅欵。不足以資補救。伏惟皇上軫念斯民。有加無已。本年夏間山東災歉。欽奉恩旨。准由藩庫撥銀五萬兩。並由部撥銀十萬兩。復截留南漕十萬石。今浙江災區甚廣。可否仰懇天恩。賞撥重帑。交撫臣崧駿體察各屬災情輕重。酌量分給。並遴派公正官紳。覈實散放。俾飢民餬口有資。不致流離失所。詔如所請行。詒經自入直南書房。歲蒙頒賞福壽字龍虎字珍玩文綺等件。自任侍郎。充新貢士覆試閱卷大臣四次。各直省鄉試覆試順天鄉試覆試閱卷大臣。貢士試卷覆勘大臣。殿試讀卷官各二次。武殿試讀卷官一次。朝考閱卷大臣庶吉士散館閱卷大臣各三次。考試漢陵生漢謄錄。翰林院孔目。宗室舉人。宗室進士。覆試考試試差閱卷大臣各二次。覆覈朝審大臣三次。屢持文柄。所甄錄一以清真雅正爲宗。深病末學骫骳之習。務擴斥之。論學以踐履爲先。博覽爲後。亦不持漢宋門戶之見。在戶部十年。於設銀行。開鐵路。斷斷持異議。或合辭。或獨疏。尤舉朝所難言。他所條列。亦以樸誠答知遇。多所裨助。十六年十一月卒。

袁昶

袁昶。字爽秋。浙江桐廬人。光緒二年進士。以主事用。分戶部。先以舉人捐內閣中書。歷充方略館國史館校對官。

九年。考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漢章京。十一年春。隨同吏部尚書錫珍鴻臚寺少卿鄧承修馳赴天津。議法越和約。十二年。以總署期滿保奬。俟補主事後。以本部員外郎。無論題選咨留。遇缺即補。十三年。充會典館纂修。十四年三月。又以總署期滿保奬。免補主事。仍以本部員外郎。無論題選咨留。遇缺即補。加四品銜。六月。補員外郎。十五年。記名以御史用。十六年。又以總署保奬記名。以海關道員用。俟得道員後。加一級。十八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是年。又以總署保奬。以本部郎中遇缺即補。並俟得道員後。加二品銜。十二年。授安徽徽寧池太廣道。昶蒞任。嚴約條屬。痛抑胥吏。詳詢民俗疾苦。商旅利弊。多所興革。頒蠶桑之法於所屬州縣。捐廉俸四千餘兩。廣中江書院齋舍。延聘院長。甄取秀士。分課經史義理。掌故時務格致。創建尊經閣。購書數萬卷。二十年。中日失和。長江戒警。各國兵艦游弋皖江上下。盜匪間起。出沒不常。昶力籌防警。月捐百金爲倡。募勇一營。保衛教堂商埠。並介稅務司商英領事。令英艦碇泊江中。犒以羊酒。款以溫語。輪艦兵弁。悉就約束。是年。報效軍需八千餘兩。賞戴花翎。二十一年。清釐關稅案內。裁汰常關外銷公費等欵。歲萬八千餘兩。悉數報部。新關出口。以穀米爲大宗。方中日構釁時。米禁甚厲。事平。英商輓英公使據約請開禁。昶乃條陳大吏。謂如遵約即開。因民利而利之。足補江寧釐稅。特定專條。責成商董。於商船運米出口時。兼完金陵釐捐。每石銀一錢。可完餉需。公家歲裁米釐當數十萬兩。輪船運米納釐。實始此。稅司領事。頗有違言。昶反覆開諭。謂本關自取商民。以裕餉源。與彼此販運通商者迥異。且恃此補助公益。不者難議弛禁。卒如議行。蕪湖西南圩堤。濱江巨障也。歲有衝決。昶捐貲五千餘兩。委吏督修。自關亭至魯港。延袤十二里。塞決培圮。隄防以固。更穿築新纔隄三百七十丈。砥以石橋。翼以砌埠。兩岸築斜坡以殺水勢。中設陡門涵洞。復拆修尚塘埠犂頭埠各處陡門。以備水潦啓閉。先後凡用夫六萬七千五百餘。費木石萬計。他料物稱是。逾年始竣。自是內湖外江。圩垸所周。田廬數萬頃。蓄洩有資。旱潦得無患。二十四年四月。擢陝西按察使。五月。擢江寧布政使。先是。朝廷以外侮日亟。特諭各疆臣通飭地方官籌議練兵整餉諸方法。核擬具奏。昶修列時政二萬餘言。由安徽巡撫奏上之。略謂今日時局。百孔千瘡。外侮交乘。內憂方大。聖主宵旰焦勞

於上。大臣困心衡慮於下。中外情形。固已無微勿燭矣。試先以外交情形言之。諸國乘中夏之弊。有覬覦神州。蠶食之志。然揣其大勢。俄與我自西北至東北。壤地相錯。其禍紓而大。德聯日耳曼諸小邦。其幅員不過中國兩省。通國盡人爲兵。皆陸隊。其水艦不數遠調。自大將毛奇死。謀臣畢士麻克退。用事者貪利無遠識。其重兵扼法境。不遑其他。餉力亦斷斷不繼。今雖突據膠灣。其禍急而小。議者動言英倚印度爲外府。其實不然。印督駐噶理噶達。兩年一換防。權太重也。印度部侍郎司員。輒十年不易。以資熟手。俾稔民情也。養兵費計二千餘萬。入不敷出。北結阿富汗克什彌爾爲外屏。資以軍火。使北扞強俄。俄撤馬兒罕總督。駸駸有占帕米爾踰阿母河南牧痕都路之志。英之立國。形勢散漫。鞭長不便控制。三島孤懸於西。人稠地狹。新金山雪梨三省。隔於南漠。印度僅據孟加臘錫蘭二處。餘皆羈縻而已。而籌餉之源。全仰經營中國商埔爲外府。江海二十四關之商務。英居十之六七。各國與中國僅各居十之二。英兵艦水師最多。然餉重而兵驕。久無戰事。氣老而鋒鈍。英人以中國之商埔爲命脈。初志在保中國以保商務。中日之役。英覘日勢驟強。而聯日亦以保商務故也。今聞英有願借貸中國洋債一百兆鎊之說。中朝似可乘機與之密訂聯盟。立緩急互相保護之約。借債以固邦交。現即欲通滇緬瀘州鐵路。其意祇在通商。決無逆取人國之大志。而俄地人民壯佼。將弁堅忍。人人欲去寒就暖。南下牧馬。有囊括幷吞之勢。故兩大利病之機。不可不審。而締交之衝轡。應即與之爲張弛。此外交之綱要也。日言甘而寡信。然與爲同文之國。近迫脣輔。亦不得不屈己忍耐。示以大信。法志在拓越南滇桂商務而止。於腹省大局當無礙。美雖與我訂有互援之約。而兢兢自守。養兵太少。去我又遠。緩急未可恃也。獨俄人扼我三陲。布置漸密。席卷勢成。最爲鉅患。造船咸鏡道之鹿屯島西水羅城。我琿春八旗。久無出海漁採之口。買呼蘭之糧以實海蘭之泡。挖金粗魯海以斷額爾古訥河之口。彼雖未造吉江兩省鐵路。而我固已坐困矣。俄又聯結車臣土謝圖二汗部。買地建房。種植稞麥。淘空肯特山克魯倫河一帶金礦。竊嘗細詢總稅司赫德。中國金沙出洋之數。歲約值銀三千萬。而蒙部北境及東西悉畢爾所出礦金。居十之八九。俄官給票坐收其稅。出入蒙境。蒙部反仰其餘潤以爲衣食。俄運漢

口磚茶。年九百萬箱。由天津張家口入。草地賒賣與內六盟外四盟。而取其畜產牛馬。轉販於包頭巴里坤一帶。蒙人貪餌。爲其所愚弄。俄又信用黃教。以誘服之。晉甘茶商在恰克圖張家口綏遠城等處者。盡皆閉歇。伊塔烏科一帶所有晉商甘商引地。均被俄茶倒灌浸銷。以致折閱大困。所有載土貨。只准一直回國。不准沿途售賣之條約。久成廢棄。烏科庫倫之將軍參贊。束手坐視。莫可誰何。然則我列聖所撫綏臣屬。蟬延婚媾。不侵不畔之蒙喀四十八部。將折入異域。而爲朝鮮坎巨提之續。金源因失北部。南遷汴梁。而遂亡其國。可爲殷鑒。故曰。俄之禍紓而大也。蓋合羣國於通商之區其患小。而一國獨通商之區其害大。形勢然也。同治末。督世曾國藩李鴻章等。咸議畫嘉峪關爲守。英人且爲安集延逆酋帕夏代乞朝貢。爲通商附庸之國。故大學士文祥諍之曰。今之邊防與明九邊大異。國家恃蒙古喀爾喀部爲外屏。無新疆則蒙古攜貳。是無外屏也。故新疆不可以不力爭。疆臣左宗棠奏畫進取之策。意見相同。廟算既定。膚功遂奏。故知立國形勢。惡可不深維至計哉。今俄人誘脅哈薩克布魯特回部。以擾我天山之北。土爾扈特厄魯特諸黃教之部落。又準行回黃兩教以爲之餌。西北噬臍之患。非一日矣。然以目前論。海戰之患促。陸戰之患紓。俄大國也。守其先比達王之教。驟無起釁端之理。又感我聖祖兵拔雅克薩。呴育不殺之舊恩。列朝開庫倫尼布楚市場之大惠。目前尚可情曉理諭。粗得相安。宜及此時。請敕四省大吏烏科伊塔將軍大臣。經營晉陝隍隴。次及安西南北路。天山南北路。而建陪都於關中。備西巡狩行在之所。預練蒙古烏梁海厄魯特土爾扈特及駐防之錫伯索倫馬步隊。以樹控制蒙哈。鞏固外屏之形勢。則立國之本。百倍於遼。庶不至爲亡金之續矣。又請敕東三省將軍練鄂倫春達呼爾黑斤諸部兵。痛改奉吉奢華風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爲儉約。返國初眞樸之俗。乃能作勇敢之氣。則海口雖割於俄。我尚可以守險自立。據松花嫩尼鴨綠三江。林木蕃茂。貂貉部落之地。國險而民固。猶不失如汴宋之畫鄭州兩淮。而限戎馬之足。可保百年粗安無事也。目前物力兵力。不能議戰。要不可不議守。玉帛接於境外。通好聘問。覘國之行人。妙選通才。是爲示暇之閒著。請求邊防。就地練兵。以屏衛圻疆。無事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如無事時鎮靜。是爲示整之要著。此外交之

大略也。若夫海防之事。自銘盛兩軍喪師而海軍熸。自丁汝昌林泰曾劉步蟾辱國而海軍全沒。今祇有南洋之開濟南琛南瑞寰泰保民等六艘。不足以守一隅。遑議戰乎。中國徒恃名法爲治。漢至唐用名法。尚有實際。故夷狄尚不得乘虛入踞中國。宋至明專用名法。空論多而實際少。故金元倔起之勢。皇朝節制之師。得乘其敝。而屋其社。我朝八旗初制。文武不分途。京外不分途。人皆兵。官皆將。故人才盛而國勢強。以之勝前明重文輕武。重京輕外。積習自弱之國而有餘。然承平日久。文墨吏用事。大小相牽制。中外相維繫。習爲謹蕙。雷同相依。文法繁密。朱出墨入。百吏救過不暇。吏胥又因緣爲奸。議者謂治民之官少。而治官之官太多。防弊之意多。而同心協謀以致富強之臣轉少。用文吏則銓部覈其資勞。拔將弁則兵部司其准駁。理財用則度支扼其吭喉。舉天下文武豪傑之精神才力。盡消磨於文法之中。於是相率爲鄉愿。呴呴蹈規矩。謹守三尺法。曰吾循資坐得陞擢。不求有功。第求無過。而天下之人才靡矣。求將才邊才日稀矣。金田洪楊之亂。其始一小民耳。猶窮天下之力。僅而克之。況歐美俄日諸國。本與我爲敵。彼用簡而直之法。以善馭其民。上下一心。我用繁而曲之法。上下之氣隔閡。人人渙散。以彼鯨吞蠶食之心。十五使館翕集京師。俄肘腋之地。揣摩稔熟。有不乘敝而攻吾之短者哉。故日遼之戰。海軍全熸。國勢驟削。從此藩籬全抉。沿海之禍。不僅膠州一役而止。此挈缾之士若知者也。尋厥顛危之由。蓋繇宋金元明以迄我朝。革命不革政。率以用文法太密而弱。歐美俄日因利乘便。皆以用文法疏闊而強。且我太宗文皇帝。營遼瀋服蒙古察漠之日。八旗五大臣十大臣議事之制。何嘗不以疏節闊目取天下乎。俄人占帕米爾之役。我使許景澄諍之外部。外部云。此事我邊將撇拉納福主之。不能遙制。俄之專任閫外。不拘文法可知。若我之邊將如此。則久以跋扈不臣。朝詰而夕斥之矣。試易地觀之。成敗之數可知也。嘉道之間。文法愈密。養兵愈多。而國益不競。其時實由諸臣習爲忌諱。京外雷同。是非相蔽。羣邪朋比於下。大君孤立於上。而致庚子至癸丑間。禍遂起於兩粵。蔓延流毒。垂四十年。咸同之際。擢用忠清鯁直者。分任中外大臣。捐棄文法。事從權制。芟夷大難。遂致廓清。其效可覩已。即以外交之機宜論。聖祖諭圖理琛以使邊。召見俄商以通市。擢用降將林興珠。面試以滾

牌滾被之術。雅克薩之役。用林爲前鋒。世宗召見俄使於太和殿。度時勢以爲衡鑾。方略具在。何嘗如後來之因循文法。坐失事機乎。伊籐博文於光緒十一年。立兩國均不派兵駐朝鮮。如派兵必互相知照之約三條。而北洋總督遺棄志超。時未及理會前約。日人遂以背約責言。借端尋釁。然牙山之衄。日僅索兵費三百萬。尙易隱忍蔵事。平壤之衄。驟漲至千萬。其時猶可議媾。我軍黔驢之技。敵人猶未盡見其破綻也。而二三新進躁妄之徒。爭獻景延廣橫磨之策。大臣從容雅步。惑於蜩螗之論。無一人爲廟堂陳蜂蠆之有毒。淮軍之積弊。萬不可恃者。嗟乎。中國非亡於外夷。乃亡於名法耳。夫敵國外患。爲殷憂啓聖之資。苟百官六職。疆場之吏。惟賢才是任。毋拘以文法。既得其人。籌餉練兵之政。邊備海防之要。自可次第就理。然則外患乃皮膜之病耳。固以自治爲之根本。爲之樞紐哉。竊謂朝廷既圖發憤自強。國恥足以興。物恥足以振。宜因時立業。據勢爲資。進固上規周宣漢光之中興。次亦俯視章武建炎之事業。不當拘守常格。坐困繩墨。以爲當議政制之事六。官人之事九。理財之事十四。練兵之事四。交鄰之事六。其餘次第節目。當損益舊章。因時制宜。庶可日起有功。作海內更新之氣。所謂政制之事六。一訓練八旗人才。一裁汰冗員。一地方官參用紳士。一督撫委署道州縣。吏部權宜勿定限制。一取才官人。宜隨器授任。毋求全備。一捐納宜速停。官人之事九。一大臣宜畀歷中外之任。週知事變。以贊機宜。一疆臣宜假以節制專斷之權。廣樹形勢。以資拱衛。一求吏治莞榷之才。以釐內政。一求邊才將才。以扞牧圉。一求堪任風憲之才。以樹朝廷耳目。一求專使絕域之才。以通知四國之情。一以書院學堂培養人才。一以課吏局考察庶僚。一申明賞罰。隨方舉劾。理財之事十四。一詳考國初以財用奇絀而興。近日以財用多入而弱。故國本之盛衰。繫乎政之奢儉。不關財之盈絀。一權理財之名實。取之農不若取之商。一清理屯田。一折南漕。一開官銀行。一嚴查官輪兵輪。稽稅杜漏。一加重川鹽課。一禁金銀制錢流出外洋。一議官設公司。行內河小火輪。一議官運場竈鹽。仍予子店商銷。亦如公司法。一電綫局納稅。一密鈔著名貪黷之吏。一行印花稅。一借洋債。練兵之事四。一將才在平日教養始成。兼須糜以恩信。一兵陣宜變法。一劣弁舊勇不可用。一槍械宜各營一律。交鄰之事六。一出使大臣

當重其選。一西才中可用。一覲見各使之外。或予隨時召見。一西國有大典禮。不妨遴派親郡王貝勒往聘。以昭鄭重。一自開口岸無甚流弊。一潤色敎典以招徠之。得旨。著軍機大臣會同各國事務大臣議奏。尋復奏袁昶條陳內請籌八旗生計。出使日記。申明定章。請權理財之名實。清理屯田。嚴查官輸兵輸。稽稅杜漏。加重川鹽課禁。金銀制錢流出外洋各節。均諭飭京外各大臣議行。八月。調補直隸布政使。旋賞給三品京堂。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二十五年二月。補光祿寺卿。六月。轉太常寺卿。會詔下六部九卿會議籌餉理財之法。昶條陳整頓釐金六事。曰請敕愼用賢員。以祛積弊。曰綜核比較。以重權課。曰各省物產衰旺不同。當隨地制宜。考察整頓。曰外銷公費款項。不妨臚列報部。仍請敕部臣勿掣疆吏之肘。曰常關弊習尤深。亦可照此辦理。曰酌復坐賈落地捐。以抵制洋票漏卮。並應量百貨輕重。定簡章。擇正紳巨商辦理。一律懲勸。酌減行釐。以示招徠。曰定劣員司巡侵漁之罰。宜寬商去苛。省官益精。並敍次歷年比較大數上之。而極言釐金爲用兵以來萬不得已之舉。明病商。暗病民。又片舉廉能之員可主關榷者程儀洛王秉忠朱采樊增祥湯壽潛勞乃宣朱之榛童祥熊文悌凡九員。謂使權道府兼治稅釐。必有可觀。二十六年五月。拳匪事起。兩宮嘗召見王貝勒大學士六部九卿。昶皆與焉。草疏略謂義和團不可信。公使館不可攻。會欲上。而爲首禍諸臣所陷。七月初三日。與許景澄同棄市。是年十二月。奉旨開復原官。二十七年。詔錄用子嗣。宣統元年三月。賜謚忠節。是年。浙江巡撫請建徐用儀許景澄袁昶三忠祠於本籍。祠成。又請列入祀典。二年兩江總督奏已故太常寺卿前安徽徽寧池太廣道袁昶。功德在民。請於蕪湖建立專祠。均從之。

張之萬

張之萬。字子青。直隸南皮人。道光二十七年。一甲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撰。二十九年。充湖北副考官。咸豐元年。充河南正考官。二年。大考二等。八月。充河南學政。三年。太平軍北犯。豫捻乘機並起。破歸德。踰睢州。近偪開封。省

垣戒嚴。之萬條上防剿事宜及地方錢穀差徭諸積弊。先後凡十餘疏。多允行。嗣以捐輸軍餉。下部優敘。六年。充日講起居注官。七年。命在上書房行走。八年。命授鍾郡王讀。九年三月。陞侍讀。充會試同考官。九月。大考二等記名。遇缺題奏。並賞大卷緞袍料。十年。擢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會試同考官。十一年。擢詹事府詹事。兼署工部左侍郎。十二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同治元年。陞禮部右侍郎。仍兼署工部左侍郎。先是。南書房上書房翰林奉懿旨編輯歷代帝王政治。及前世垂簾事跡可爲法戒者。三月。之萬偕太常寺卿許彭壽等彙纂成書。錫名治平寶鑑。寶賚珍物。六月。轉吏部左侍郎。九月。御史劉毓楠奏劾河南州縣苛派擅殺。命之萬往按。得實。巡撫鄭元善及知縣任桂副將楊飛熊等以次降革。十一月。卽命之萬署理河南巡撫。甫視事。疏請釐定折漕。言軍興以來。湖北變通漕折。國與民俱得其利。河南收漕州縣。大抵折徵銀錢。每石約銀四兩。請令各州縣以三兩三錢解交司庫。餘仍留爲本縣公費。司庫設局津通。以二兩一石驛米上倉。再以一兩爲河南軍餉。可支通省二三月軍食。所餘三錢。留爲通省辦公之費。有餘仍歸軍餉。疏入。有旨嘉其直陳漕弊。不避嫌怨。飭部施行。時張落刑往來擾犯渦河南北。而臨漳內黃。土寇四出響應。苗沛霖所練團丁。復形反側。之萬遣總兵李世玉楊長春余際昌等督兵攻剿。兼以計控馭苗練。十二月。陳大喜竄踞淮南蕭王寨。踰陡灣渡淮西走。犯南陽。之萬親赴汝州督師。令總兵張曜余際昌先攻張鳳林老巢。以分其勢。張鳳林震慴乞降。之萬偵其詐。飭諸軍嚴陣以待。擒張鳳林斬之。二年正月。補授河南巡撫。御史呂序程奏請飭河南各州縣徵收地丁。每銀一兩改徵制錢三千。藉充軍餉。之萬覆奏。豫省地丁錢糧。完銀完錢。各處不一。雖數之多寡。小有不同。然往往皆不及三千。今若一律加收。恐民心驚惶。疑爲加賦。反致分擾。遂寢其議。是時。陳大喜竄安徽阜陽。與皖敵相連結。其黨鮑金湖遂由岳城趨楊莊偪雷堰。戴廳華蕭汶信亦乘間入張岡。南與土扶橋敵巢互爲聲援。勢張甚。西路新撫各寨。見賊氛方盛。皆存觀望。張曜乃率所部。併力規取荒坡。以防竄逸。余際昌會同總兵趙鴻舉等連營環堵。以斷西南各敵勾結之路。鎮撫新附及未叛各寨。二月。陳大喜復糾黨踞楊寨牽制官軍。之萬飛檄余際昌等敗敵於土扶橋。追奔至光山縣南之岡

雀園。同時總兵陳祿與趙鴻舉亦敗敵於張岡。克楊寨。敵勢稍戢。四月。苗沛霖叛。皖豫大震。適總兵余際昌遇伏陣亡。敵燄益熾。又踞土扶橋及方家寨萬安店與張岡犄角。張曜先奉檄進軍歸陳。至是之萬飛調張曜馳赴張岡。與團練大臣毛昶熙所遣各軍合圍張岡。連戰皆勝。援敵敗散。分竄皖楚。張鳳舞窮蹙乞降。斬於陣。遂拔張岡。汝南全境肅清。之萬分遣諸將東赴歸陳。南防光固。爲防苗剿捻之計。而自駐許州。居中策應。七月。回省。兼顧省防。八月。亳敵乘虛由臨潁竄許州。陷大莊保全兩寨。上以之萬不知緩急。徑回省垣。致該匪乘虛奔竄。深入腹地。降二級留任。十月。張總愚爲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所敗。西南走魯山南。召入鄧州。直西竄浙川廳。窺陝西。而藍大順由山陽商州走西坪。將與張總愚合。朝廷以其地爲三省險塞。山嶺叢沓。又逼近武關。爲西安將軍多隆阿大營轉運之路。而張藍皆巨寇悍酋。頻詔之萬加意嚴防。之萬遣湘勇四營。會張曜往攻。連敗總愚於重陽店。乘勝進西坪。藍大順亦敗。仍走陝西。二敵由此破散。十二月。之萬進軍汝州。防剿皖楚竄敵。三年四月。由汝州移營南陽。克汝南敵巢。戮趙幗良等。四年正月。敵犯開封。之萬回省擊走之。三月。敵竄山東曹州。之萬飭張曜等軍出境會剿。四月。署理河東河道總督。五月。僧格林沁戰歿曹州。上以之萬督剿不力。部議降三級調用。詔降爲三品頂戴。革職留署任。八月。河南巡撫吳昌壽領軍赴許州。省城空虛。敵遂偪近陳留爲掩襲計。之萬督飭防河將弁分道設防。別選精銳二百擇要扼守。敵不得逞。九月。賞還二品頂戴。補授河道總督。之萬視工驗料。事必躬親。著治河芻言。時工程與軍事並急。之萬勵精籌防。民得安堵。五年八月。調補漕運總督。十月。敵闌入徐州。蓄志南犯。之萬以裹下河爲江淮財賦所出。而清淮爲裹下河門戶。洪澤湖成子河六塘河皆清淮要地。部署諸將。步步設防。又調浙軍洋槍隊三千人分布各處。與清淮礮船相輔。十二月。敵突過六塘河。踞鹽河兩岸。謀竄越運河與西路敵張總愚合。之萬檄記名總兵姚廣武張從龍水陸各軍擊敗之。生擒賴汶洸。餘敵俘斬略盡。捷入。賞頭品頂戴。並賞戴花翎。七年閏四月。復親赴台莊督諸將與直豫皖各軍進討西路敵軍。七月。張總愚伏誅。東南大定。迺疏陳江北善後事宜。九年。調江蘇巡撫。十年。偕署兩江總督曾國藩會議海運漕白二糧章程十二條。均見施行。

九月。補授閩浙總督。十月。以母年逾八旬。奏請開缺回籍養親。上以情詞懇切。許之。光緒八年正月。諭令來京陛見。二月。授兵部尚書。賜紫禁城內騎馬。十二月。充經筵講官。九年正月。調補刑部尚書。三月。充會試副考官。十年三月。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兼署吏部尚書。九月。充上書房總師傅。十一年正月。奉懿旨刑部尚書張之萬贊襄樞廷。小心謹慎。辦理庶務。悉臻妥協。著交該衙門從優議敘。十一月。以刑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十二年三月。實穿黃馬褂。四月。充教習庶吉士。十月。充會典館正總裁。十四年。充方略館總裁。十五年正月。補授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皇上大婚禮成。懿旨賞加太子太保銜。二月。授體仁閣大學士。十六年。遵故父張玉冊母張孟氏遺命捐助畿輔賑銀一千兩。賞給樂善好施扁額。准予建坊。十七年正月。奉懿旨大學士張之萬翊贊樞廷。公忠共矢。襄理庶務。深合機宜。著交該衙門從優議敘。十一月。賜西苑門內乘坐二人肩輿。十八年八月。管理吏部事務。九月。授東閣大學士。十二月。以二十年恭逢慈禧太后六旬萬壽。奉旨著張之萬總辦慶典。二十年正月。奉懿旨賞戴雙眼花翎。並賞用紫韁。十月。諭張之萬年逾八旬。著毋庸在軍機大臣上行走。用示體恤。十二月。以捐金贍族。賞給御書扁額。二十二年。因病屢請開缺。九月。諭張之萬著以大學士致仕。加恩賞食全俸。二十三年五月卒。遺疏入。賞給陀羅經被。晉贈太保。照大學士例賜卹。入祀賢良祠。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尋賜祭葬。予謚文達。

張樹聲

張樹聲。字振軒。安徽合肥人。咸豐三年。太平軍竄皖北。樹聲由廩生倡練鄉團助剿。疊有斬獲。累功洊保同知。同治元年。兩江總督曾國藩檄令守蕪湖。旋調赴無爲州。防剿出力。以知府留於江蘇補用。二年六月。剿敵江陰。與遊擊周盛波攻毀麥市橋敵營。捷入。命以道員仍留江蘇。請旨簡放。並賞戴花翎。九月。隨官軍進規無錫金匱。擊敵於芙蓉山。敵分股襲官軍後路。樹聲麾隊迎擊。破大潰。奪戰艦器械無數。江蘇巡撫李鴻章上其功。賞卓勇巴圖魯名號。時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賢率黨十餘萬來援。樹聲會周盛波軍。分路奮擊。大敗之。十一月。克無錫金

匱縣城。李鴻章奏稱樹聲謀勇兼裕。功績甚偉。賞三品頂戴。樹聲乘勝率十二營趨常州。連破白家橋三里橋。拔附城石壘多座。三年正月。敗之於西石橋。復敗丹陽援衆。適華市楊舍敵爲官軍所敗。將他竄。樹聲遏三河。斷浮橋。擒斬甚夥。三月。連毀常州城外壘。四月克之。七月。復湖州府城。上以樹聲堅忍百戰。積功甚多。賞二品頂戴。以按察使遇缺題奏。四年五月。署江蘇徐海道。十一月。授直隸按察使。六年。捻衆由河南之南陽竄洧川尉氏中牟等縣。敕樹聲馳赴直隸大名。督辦防務。七年。以防剿出力。下部優敍。八年三月。調補山西按察使。直隸總督曾國藩奏暫留樹聲。清理積案。九月。兼署直隸布政使。九年。授山西布政使。尋護理山西巡撫。十年。授漕運總督。十一年七月。署理江蘇巡撫。十月。署兩江總督。兼辦理通商事務大臣。十一月。奏江南北歉收情形。請分別蠲緩上元等屬錢漕。詔如所請。十二年正月。授江蘇巡撫。十三年六月。奏請以江蘇太倉州先儒陸世儀崇祀文廟。敕下部議行。光緒五年正月。授貴州巡撫。閏三月。調廣西巡撫。先是。總兵李揚才在廣東靈山等處。糾集匪徒。肆擾越南。詔褫李揚才職。命督撫臣派兵馳截。洎樹聲之任。仍命會剿。十月平之。十一月。授兩廣總督。時苗匪王幺糾黨竄擾西林縣界。武宣縣積匪黃老受等。亦圖撲縣城。樹聲檄討。悉平之。八年二月。署理直隸總督。兼署辦理通商事務大臣。四月。以擅調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幫辦北洋水師事宜。經侍講學士陳寶琛劾論。命交部議處。七月。交卸通商篆務。先是。六月。朝鮮內亂。燬日本使館。上命樹聲派軍援剿。時日本兵艦連檣至。日使花房義質以五百人駐王京。與朝鮮議約。百端要挾。樹聲檄提督丁汝昌等。會同提督吳長慶率師疾馳至。日使不虞大軍之突入也。遂成約尋盟而退。於是吳長慶等。宵攻亂黨。悉殲其渠。亂遂定。八月奏入。上嘉樹聲相機調度。督率有方。賞加太子少保銜。九年正月。署北洋通商大臣。六月。命回兩廣總督任。十年三月。駐防越南官軍。爲法人所敗。北寧失守。樹聲自請嚴議。上以樹聲職任兼圻。咎有應得。但屬鞭長莫及。加恩改爲交部議處。四月。復因病請開去總督。專治軍事。允之。十月卒。總督張之洞等稱。樹聲忠偉誠懇。識量過人。平時治事。纖悉縝密。若拘謹已甚。遇大利害。當機立斷。無稍回惑。即如朝鮮之役。非樹聲赴機神速。其不爲越南前事者僅矣。時事方艱。一時封疆舊臣。如樹

聲文武兼資。通達中外機要者。已不多有。不獨臣等痛失同志之助。尤不能不爲國家惜此人也。尋予謚靖達。十一年大學士李鴻章奏言。樹聲前在江蘇剿賊。大小數百戰。疊克名城。嗣官直隸。政績卓著。請於立功地方。一體建立專祠。尋復奏言。廬州合郡紳士江蘇題補道吳毓芳等三十人稟稱。咸豐三年以後。粵逆竄擾皖北。廬郡一帶。土匪蠭起。內外交訌。幾至不可收拾。經張樹聲與其弟原任廣西右江鎮總兵張樹珊。毀家紓難。倡辦鄉團。擒治土寇。復率練勇出境剿賊。疊克含山六安英山霍山潛山太湖無爲等州縣。太湖一役。以五百人陷陣。破逆酋陳玉成數萬之衆。嗣桐城官軍潰退。廬郡失守。粵賊到處裹脅焚殺。捻逆龔張孫苗諸大股。往來肆擾。張樹聲嚴申禁令。不准鄉民從賊。先平肥西匪寨。繼敗捻酋張落刑於官亭。就周公山下堅築堡寨。阻河爲險。陳玉成又率悍賊兩次圍攻。皆設計敗之。遠近穩負來歸之民。咸知其制寇有方。相依爲命。力行堅壁清野之法。張樹聲與諸團長。聯絡援應。如劉銘傳周盛波周盛傳唐定奎等。皆同時築堡禦賊。百數十里間。寨壘相望。耕戰相資。屹立賊藪中六七年。南仇粵逆。北拒捻氛。大小數百戰。斬馘無數。厥後練成淮軍。剿平粵捻。實由此立其基。張樹聲以一諸生倡率忠義。支拄艱危。罕有其匹。迄今父老追思。往往隕涕。惟原籍合肥縣祀典尚缺。請一體建立專祠。以資報享。疏入。均得旨允之。

張仁黼

張仁黼。原名世恩。河南固始人。光緒二年進士。改庶吉士。三年。授職編修。十年。法越事起。奉旨交廷議。仁黼與編修朱一新等。奏請嚴海防以杜狡謀。略謂能戰然後能和。道光年間。撫議未成。海防先弛。遺患至今。前鑒不遠。今宜示以朝廷主戰不主和之意。嚴申軍律。以肅戎行。敵亦安能持久。是在當事者之堅忍耳。至李鴻章所奏內外上下臥薪嘗膽之言。實爲救時要論。願臨事則每思自奮。事後又徒託空談。當茲時勢艱難。一誤豈堪再誤。此其道在求諸實事。其端必始自宮廷。是年。命在上書房行走。旋命授傳倫總伺讀。十一年。京察一等。以道府用。尋授

督湖北學政。訓士以格致誠正之學。捐資恭刊列聖訓勗士子文。及呂氏四禮翼。陸氏松陽講義。陳氏明辨錄。使
氏爲學大指諸書。並廣購朱子小學近思錄。以飭士林。整飭經心等書院。獎勤懲惰。嚴嗜好之禁。其有嗜好者。以
時抽查。屢戒不悛者。重懲之。士風爲之一振。十四年任滿。仍直上書房。十五年正月。德宗大婚禮成。賞六品銜。二
月。命授載濟讀。十二月。充文淵閣校理。十八年。補國子監司業。遷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轉左中允。晉司經局洗
馬。尋署日講起居注官。補翰林院侍講。二十年。大考翰詹。列二等。孝欽皇太后六旬萬壽。賞加四品銜。是年。日本
藉端朝鮮。與我開釁。軍數失利。朝臣多劾軍機大臣禮親王孫毓汶等。朋比誤國。仁黼與侍郎李文田等。合疏請
旨起用恭親王管樞務。略謂宋哲宗朝。宣仁皇太后起用司馬光爲相。遼夏之主。不敢生邊釁。今恭親王之賢。不
知於司馬光何如。而親貴則過之。我皇太后之聖明。尤非宣仁所能及。恭親王鄭鉅重膺。綱紀整肅。軍務當有起
色。未幾。恭親王召入軍機。又疏請派吳鳳柱速帶馬隊馳援旅順。有旅順失則大局壞。徒守山海關無益之言。又
疏請停止點景。移作軍費。二十一年。轉侍讀。二十二年。擢鴻臚寺卿。二十三年。充四川正考官。二十四年。除奉天
府府丞兼學政。丁父憂。未之任。二十六年。拳匪事起。奉命在籍督辦團練。服闋。召赴行在。時財政支絀。當事議加
丁口稅。召對力陳不可。事遂寢。二十七年。授順天府府尹。請收回成命。召對時。奏稱府尹職守。今昔異宜。昔重持
正。今重外交。臣不習洋務。倘舉措失當。恐誤大局。請飭李鴻章舉通曉外交人員請簡。遂改授左副都御史。扈蹕
回京。署兵部右侍郎。二十九年。河南因徵糧改章。致孟縣武陟等處民變。仁黼以桑梓之邦。見閭較確。五月。乃上
疏瀝陳豫民艱苦情形。懇請弭患。以全大局。略謂河南居天下之中。民風素稱樸厚。平時交納錢糧。供應差役。無
不奉公惟謹。即如鐵漢鐵路所經之地。洋工程司來往屢勘。從未聞聚衆滋事。上貽朝廷之憂。誠使撫輯得宜。斷
不至變生意外。乃近聞河南因改銀完錢。激成民變之事。謹就豫省現辦實在情形。與夫利害之關係。事勢之流
極。縷析陳之。查河南省一百零七州縣廳。以現錢完糧者。俗謂之錢莊。其中有四十五州縣以現銀完糧者。俗謂
之銀莊。其銀莊地方。斗畝較窄。漕折較重。當日定制。斟酌地方情形。參差之中。具有精意。二百年來。一律遵行。相

安無事。歷任河南巡撫藩司。考核丁漕者。頗不乏人。亦從無輕議改章之舉。現任河南布政使延祉。上年曾以隨糧捐輸。飭屬辦理。經前任巡撫錫良批斥。責其冒昧操切。事遂中止。現調任撫臣張人駿。初到任時。以添營籌餉。與之商酌。延祉稍易前說。另立各詞。張人駿未及深察。據以入奏。查豫省現時銀價。每兩換制錢一千文之譜。原奏所稱每丁地銀一兩。改完制錢二千四百文。名之曰改。其實已較原額加一倍矣。暗中復加至二千八九百文不等。而又官吏胥役。層層婪索。更在此數之外。直不啻於原額之外。再加倍半。且兩倍矣。蓽屋窮簷。何以堪此。是豈朝廷恤民之本意哉。今年二月間。孟縣百姓。紛紛攜農器至縣署求減。知縣孫壽彭。不善辦理。遂至激成變端。武陟溫縣原武濟源四縣繼之。河以南亦蠢蠢欲動。適聞鐵路工程司電告。盛宣懷有九段路線。經過數州縣。近日大見擾亂。聲言與鐵路爲難。其作亂實情。因匱糧而起等語。臣聞信徬徨。伏思養兵所以衞民。非爲殃民之具。練兵所以定亂。非爲召亂之端。今民未亂而因兵以困民。迨亂既作。用兵以平亂。利害相權。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且亂之至。恐未有底止也。現時甫經開辦。亂端已萌者數州縣矣。上忙屆期。官吏催比。設四十餘州縣。蚩蚩愚衆。徒以不堪誅求之故。同時接踵。剔夏者貧不聊生。宛轉於追呼之下。桀驁者鋌而走險。弄兵於潢池之中。萬一有匪徒煽惑其間。愚民無知。遷怒外人。甚至毀鐵路。拆公司。戕教士。焚教堂。皆意中必有之事。工程司之電。其明證也。即曰兵力可恃。我能剿平。而內有餉項。外有賠償。核計所費。奚止倍蓰。得不償失。有斷然者。設或勢成燎原。我兵未能即時平亂。外人藉口代剿。添兵占地。別生枝節。又將何以應付。懲前毖後。熟思審處。國家何取歲增三四十萬之款。而因此釀成巨患。致壞大局乎。臣上年奉命治團。曾與延祉共事。見其智慮精核。辦事亦能持平。不知此事何以偶未深思。固執成見至此。又聞張人駿見銀莊改錢以來。屢召亂釁。頗有悔心。惟既誤信於前。又係原奏之人。未便再三瀆請。臣默審事機。關係至重。用敢呼籲於君父之前。仰懇飭將豫省錢糧。仍照向章辦理。河南幸甚。大局幸甚。得旨。此案前經張人駿奏請援照山東隨糧捐輸章程辦理。是以照准。若如所奏各節。改章加徵。民情不順。難保官吏不從中索擾。著張人駿據實查明。不得以陳奏在前。稍涉回護。應如何禁革變通之處。

當體察情形。妥爲辦理。總期籌款而不擾民。毋致別滋事端。於是張人駿奏地丁仍照舊章征收。民賴以安。六月。充江西正考官。三十年。因推恩得廕一子。是年。上以巡警爲方今要政。現辦工巡局。尙有條理。亟應實力推行。政五城練勇爲巡捕。均按內城辦理。命仁黼會同左都御史壽耆尙書那桐通盤籌畫。認真舉辦。以專責成。三十一年五月。上以日俄兩國。在華盛頓議和。中國應如何因應。將來接收東三省。應如何善後辦法。令各衙門悉心籌畫。各抒所見。密奏。仁黼屬稿。與尙書長庚等合疏。略謂日俄開釁。戰地乃在中國。我以勢力不敵。守局外中立之例。然所謂局外者。對戰國言之。爲外局也。今則兩國言和。而直接開議。若仍置我於局外。則可慮甚矣。既已言和。必相競利。利在兩國。害在中國矣。中國利害迫切。而株守中立。無從與聞。將來兩國議定。出片紙以要我。無一非損我益彼之舉。拒之則登時生釁。許之則實有難堪。彼時處置之難。必更百倍於今日。臣等聞兩國開議。爲期甚迫。因應之機。斷不可緩。況此事舉動。關係全球。聞各國之派員明暗偵察。暨各自爲謀者。不知幾經縝密詳審。即兩國始戰終和。於各國議論之向背。交際之疏密。及一舉一動之機局。派員分駐各國考察者。亦復不少。今我處萬分危急之時。坐待分爭。聽客所爲。事機一失。終難輓救。臣等愚以爲宜速選派老成熟於交涉之大員。前往美都。會同駐美使臣商度。與日俄兩國討論參訂。似較事後爭論。易於爲力。目前雖兩國直接。將必各有與我討論之時。如有大員前往密爲窺察。設法維持。預爲續議抵制之地。並密諭出使日俄兩大臣。隨時偵探兩政府之宗旨。及各國駐使。密察各政府討論兩國議和之政策。而尤注重於駐美使臣之應付。其最要者。或酌派得力人員。分赴各國。考察各項政治。爲將來辦理善後之地。因應之方。莫急於此。至善後一切事宜。容妥商續陳。先後多見施行。十二月。補兵部右侍郎。調學部左侍郎。三十二年。署工部右侍郎。旋卽補授。復調補法部右侍郎。三十三年四月。補大理院正卿。五月。奏請欽派部院大臣。會訂法律。略云。今東西各國。莫不號稱法治。環球法律派別之不同。蓋分四大法系。實以中國法系爲最古。謂之支那法系。其文明東漸西被。而印度法系生焉。由此播乎歐洲。爲羅馬法系。是爲私法之始。更進爲日耳曼法系。此法系復分新舊。是爲公法之始。歐美諸大國。皆屬此二法系。日

本法律。本屬支那法系。而今則取法於德法諸國。其國勢乃日益強。夫禮昭大信。法順人情。此心此理。原可放諸四海而準。我朝列祖列宗。制作美備。大經大法。超越前古。今更取東西法律合諸一冶。於上年有修訂法律之命。將見支那法系。曼衍爲印度羅馬日耳曼新舊諸法系者。復令歸於一大法系之中。而成聖朝之法治。固不僅包含德法。甄陶英美而已。臣今竊有請者。一國之法律。將以維持治安。擴張主權。所以垂諸久遠。推行無弊者。其爲主要者有一。而成之者有三。一組織立法樞機也。東西各國。三權分立。其立法一權。莫不寄諸議院。故能順乎民情。合乎公理。而裁可之權。仍在君主。既採輿論之公。亦無專斷之弊。特中國政體不同。遽難倣行其法。然可稍取其意。彼公諸議院者。我則公諸羣臣。近來各部院堂官。皆參預政務。臣愚以爲修訂法律。以之頒布中外。垂則萬世。若僅委諸一二人之手。天下臣民。或謂朝廷有輕視法律之意。殊非所以鄭重立法之道也。擬請欽派各部院堂官。一律參預修訂法律事務。而以法部大理院專司其事。並選通曉中外法律人員。充纂修協修各官。均係兼差。不作額缺。另議辦事章程。如此。則有議院之長。而無專斷之弊。此臣所謂主要者一也。一明訂法律宗旨也。國之所與立者惟民。一國之民。必各有其特性。立法者未有拂人之性者也。西國法學家亦多主性法之說。故一國之法律。必合乎一國之民情風俗。如日本刑法。本沿用我之唐律。今雖屢經改正。其輕重仍多近乎中律。而民法五篇。除物權債權財產三編。採用西國私法之規定外。其親族相續二編。皆從本國舊俗。況中國文教。素甲全球。數千年來禮陶樂淑。人人皆知尊君親上。人倫道德之觀念。最爲發達。是乃我之國粹。中國法系。即以此特聞。立法者。必以保存國粹爲重。而後參以各國之法。補其不足。此則以支那法系爲主。而輔之以羅馬日耳曼諸法系之宗旨也。一講明法律性質也。中國法律。惟刑法一種。而戶婚田土事項。亦列入刑法之中。是刑法與民法不分。每爲外人所指摘。故修訂法律。必以研究法律性質之區別爲第一義。而區別之要有四。一國內法與國際法之別。二成文法與不成文法之別。三公法與私法之別。四主法與助法之別。蓋此四者。不外乎國與國。國與人。人與人三種關繫。國與國之關繫。屬乎國際公法。不在修訂法律範圍之內。如國與人之關繫。則屬乎公法。人與人之

關繫。則屬乎私法。公法如刑法及訴訟法。是其刑事之涉乎外國人者。則爲國際刑法。私法如民法商法。是其民事之涉乎外國人者。則爲國際私法。此二者。皆於各法之總則中定之。是爲關乎撤去領事裁判權之根本。而修訂法律之最要者。則在主法與助法之別。蓋主法爲體。助法爲用。如刑法及民法爲主法。而刑事訴訟法及民事訴訟法爲助法是也。有主法而無助法。則徒法不足自行。主法雖精。而助法未臻完善。其行之也。猶不能無弊。此則法律性質之不可不辨者也。一編纂法律成典也。法律之學。首重統系。故欲修訂法律。必宜研究編纂之法。而法典之不可不備者。如現今審判分立。而法院編制法寂寂無聞。此所以司法與審判權限。紛議久之而後能定也。又如近者修律大臣等所訂之民刑訴訟法。本甚簡略。而窒礙難行者。已復不少。且民事訴訟法。當以民法爲依據。今既未修訂民法。則民事訴訟法將何所適從。未免先後倒置。至民法爲刑措之原。小民爭端。多起於商物細故。於此而得其平。則爭端可息。不致釀爲刑事。現今各國皆注重民法。謂民法之範圍愈大。則刑法之範圍愈小。良有以也。他如商律。雖有端倪。然法人之制。殊未能備。而海商之法。更待補葺。凡民法商法。修訂之始。皆當廣爲調查。各省民情風俗。所習爲故常。而於法律不相違悖。且爲法律所許者。即前條所謂不成文法。用爲根據。加以制裁。而後能便民。此則編纂法典之要義也。以上三條。臣所謂成之有三者是也。凡此諸端。固爲修訂法律之要術。然尤在造就法律人材。務期司法之官。無不通曉法律。則治法治人。二者相因爲用。夫然後可收修訂法律之效。總之。法律學理精深。修訂造端閎大。非聚羣臣之討論。庶僚之蒐輯。斷不足以成一代之法典。又云。立法之要。規模不可不閎。推行必宜有漸。臣聞日本變法之初。調查編訂。閱十五年之久。而後施行。其施行也。先其淺近。徐爲試驗。稍滋弊端。立即改正。審慎遲迴。逐漸推廣。迄乎今日。乃能蔚然成一代之規。我中國調查未久。商榷未精。匆遽施行。齟齬棼糾。其收效尚未可知。而困難甚於曩曩。朝廷明鑒萬里。固已燭照靡遺。夫法律之所宜修訂者。本欲撤去領事裁判權也。然而內審諸己。國勢兵力之富強若何。人民教育之程度若何。內外文武人材之擔任若何。如其尚待培養。則雖法律精允。足與列強同符。而欲各國領事裁判權。遂一一撤去。不待智者而知其未

易言矣。臣愚以爲今日之修訂法律。誠不可緩。而實行之期。則斷不宜急。但使大其規模。寬以歲月。務求精詳允備。釐然肯當於人心。然後擇其易曉易從者。試行一二端。以漸推而廣。即遲之十年二十年。亦不爲晚。否則。於民俗習慣。未甚愜諧。而貿然頒行。將不惟齟齬棼糾而已。誠恐外國之屬人主義。其勢力日益擴張。而內國之屬地主義。其處理愈形轇轕。或遇地方有司。奉行不善。因之釀患階厲。外人且將藉口干涉。其爲隱患。何可勝言。是不得不深慮而熟籌者也。得旨。所有修訂法律。著法部大理院會同詳核具奏。欽奉多循其說議行。七月。調補吏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三十四年二月。因母老請假歸省。假滿病。請開缺。旋丁母憂哀毀。卒於家。仁和龍歷充考試提督衙門筆帖式。驗看月官朝審監修東西四牌樓。估修崇聖祠。磨勘試卷閱卷。讀卷揀選官缺。從耕耤田。覆核朝審。抖晾實錄。釐定官制大臣各差。其兩充鄉試正考官。取士根於義理。而大旨歸於通達。敘江西鄉試錄進呈。略曰。明臣呂坤之言曰。識義理易。識時勢難。識時猶易。識勢殊難。識義理迂儒獨能之。識時與勢。斷非通儒不能。國家之於科舉。誠欲得通才而任使之也。夫義理者。道之涂轍。時勢者。道之權衡也。君子之學於道。亦期能行而已。行於獨而不關於衆。謂之通才。江西古理學文章之淵藪。第恐耆碩凋謝。荒江蔀屋。株守一隅。不知瀛海廣大。廓而無用。而一二穎特者。又或根器不深。非囂則誕耳。朝廷方以通才望天下士。顧以浮薄應之。世變何賴焉。程子曰。治天下以培養人才爲本。人才者。天下之光氣也。育之學校。所以厚其蓄。拔之科目。所以達其施。臣等竊本斯義。悉心抉擇。或有二三通才。出乎其間。上應君國之求。下持風教之敝。其奏保經濟特科人員孫葆田等十餘人。與校閱經濟特科試卷。均守此義。九月。遺疏入。賜卹如例。

陳啓泰

陳啓泰。湖南長沙人。同治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年。散館。授編修。充國史館協修。十三年。充會試同考官。光緒元年。充陝西副考官。二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三年。記名以御史用。六年。充會試同考官。七年九月。補山西

道監察御史。十一月。奏參雲貴總督劉長佑漕運總督周恆祺。皆嗜於洋煙。性耽安逸。又言吏部尚書萬青藜。
法營私。均請立予罷斥。未幾。長佑恆祺皆乞病去。青藜亦休致。八年。河南有王樹汶。臨刑呼冤一案。啓泰奏請秉
公研鞫。以重人命。已而鶴年仍照原擬定案。上命解部覆訊。王樹汶果非真犯。承審各員。皆降革有差。七月。御史
胡隆洵請將盜案分別首從辦理。刑部議。欲復舊例。應將就地正法章程。先行停止。而疆臣皆言其不便。八年二
月。啓泰奏言。遷就新章。流弊甚大。一案既出。但憑州縣稟報。督撫即批飭正法。則其中以假作真。移甲就乙。及改
輕爲重情弊。皆所不免。蓋地方盜案。登時就獲者少。參限屆滿。躧緝無期。往往別取平民。妄拏充數。或前案人名。
竄入後起。或尋常案犯。陷以重情。捏賊教供。刑逼誣服。州縣但以考成爲念。上司各懷瞻徇之私。委員會訊者。不
過一公稟銷差。道府覆訊者。不過一空詳塞責。案情既結。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覆盆之枉。昭雪無從。部
臣所稱各省就地正法案件。每歲不下數千百人。其中法無可宥者。固所必有。情有可原者。亦難保其必無。實爲
洞燭情弊之言。若不亟思變計。恐殘殺習爲故常。怨憤激成事變。弭亂不足。召亂有餘也。夫刑罰世輕世重。原無
一成不易之條。從前髮捻未平。匪徒蠭起。自不妨權用重典。以儆凶頑。今海內晏然。幾二十年矣。百姓粗安。元氣
未復。休養生息。正在斯時。即間有奸宄之徒。恃強藐法。官吏認真緝捕。自足綏靖地方。而辦理章程。尚與軍興時
漫無區別。當亦聖主好生之德。早爲垂念及之者也。應請斷自宸衷。飭令仍照舊例解勘。分別題奏。以重刑憲。無
使地方官吏。久擅生殺之柄。朝廷寬大之恩。庶漸被於無窮矣。上命刑部咨行各省詳議。而各省以盜多爲詞。卒
不能盡革。又言吏治之不振。實由冗員之太多。吏部奏定考試章程。其不列等者。勒令回籍。可爲沙汰之一助。然
不過百中之一二。仍於大局無裨。應請飭下各省督撫。認真考試。年終年滿甄別。尤當破除面情。實力裁汰。不可
但以佐雜教職等員塞責。庶官方可以澄敍矣。湖南鳳凰廳猺苗石老華江華縣土猺盤成豪。前後滋事。撫臣李
明墀奏保文武員弁冒濫。啓泰請將保案撤銷。略言。此兩案皆由地方官激成。以愚民土著爲賊巢。以屠戮無辜
爲剿辦。天日在上。夫復誰欺。並臚列著名貪劣各員。請旨一併查辦。又以孝廉方正一科。即古者鄉舉里選遺意。

固不必專以文藝見長。要必名實相符。方足以備召用之選。近日保送太濫。汚濁下流。及紈袴乳臭之子。不學無行。輒以鑽營賄賂得之。以故分發各省。旋以貪墨卑鄙論劾者。甚不乏人。藏垢納汚。朝廷又安用特設是科爲耶。請飭部仿照拔貢等項朝考之例。議定年限試期。並酌准每省保送額數。嚴定去留。不得一概錄進。而尤必申明保舉連坐之法。以彰儆戒。七月。啓泰條陳興利除弊事宜。略曰。爲政之道。在用人。尤貴理財。欲強兵必先富國。蓋國之有財。如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之有田。燈無膏則熄。魚無水則斃。農無田則飢。自然之理也。而拘儒不達。介介而爭。率以言利爲病。不知各國通商以來。島船夷廛。徧布會要。得尺得寸。抵隙蹈瑕。無微不至。無孔不入。我中國已成漏卮。坐視不可。補苴不能。更數十年後。元氣日以耗。民生日以蹙。國用日以竭。而始敝敝然求理財之術。不已晚乎。且中國非無財也。無盡之藏。不事經營。終等棄地之貨。已決之防。不爲輓救。幾同竭澤之漁。源既未開。流復不節。弊且日滋。致令自治之計。以匱乏而中阻。大利所在。以牽制而不行。此臣所爲憂憤籌思而不能自已者也。一重稅洋藥。夫洋藥之蠹中國久矣。即每歲進口收稅徵之。則民間消耗之數可知。況偷越之貨。幾與報數相埒。暗漏尤爲不少。今不思設法禁止吸食。而但以不種罌粟爲長策。是益其薪而助之燄也。近日朝鮮與美英訂約。獨嚴鴉片之禁。尙能自固藩籬。中國美巴新約。亦禁彼此不得販賣。將來英國換約。能否轅回此局。雖難預料。然朝鮮猶能拒之。中國豈可不思自立。況有美巴新約可據。杜絕當自不難。至補救目前。惟有重徵釐稅一法。既可稍懲頹風。亦以藉充國帑。查通商善後條約第五款。原有洋藥如何徵稅。聽憑中國辦理之條。洋人自不得阻撓其事。上年左宗棠議加每箱銀八十兩。尙未明見施行。然臣愚尤以爲太少。內地釐金。似亦可加倍抽收。價貴則吸食自少。銷滯則販賣亦稀。實爲釜底抽薪之計。即勢難禁絕。歲可驟增千餘萬餉需。於財政亦不爲無益。一收買絲茶。通商出口貨物。以絲茶爲大宗。洋商狡詐百端。每歲新貨到岸之時。始則餌以厚值。迨閩風者踵至。即把持包攬。勒掯多方。貨愈積而愈多。價愈抑而愈賤。華商業此折閱甚多。元氣大傷。甚非中國之福。計每年出口進口銀數。中國惟恃絲茶兩項。稍敵外洋百貨三分之一。而洋藥數千萬兩之數不與焉。並此而不能設法攏

持。將成坐困之勢。臣愚以爲宜設立絲茶公局。招商集股。資本不足。借供帑項。絲茶歸局收買。棄售外洋。入價一定之章。出價酌數分之息。務使商人得沾餘潤。免墮洋商詭計之中。則華人生利。消耗無虞。公局子母兼權。亦可坐收利益。但此事得人斯理。應請南北洋大臣籌議開辦。嚴定規條。選派廉能素著之員。妥爲經理。以杜弊混。一廣織呢布。民間布帛之用。比於菽粟。通商以來。各國呢布。充滿寰中。上至縉紳。下至齊民。罔不購用。歲計糜費。中國金錢。難以數計。外洋獨擅其利。豈容久作袖手之觀。聞漢口上海等處商人。屢議興辦織布公司。以需款過多。因而中止。應請飭下通商各省督撫。籌開公局。招商借帑。廣織呢布。以濟民用。而收利權。其有自願辦機器開織者聽之。總期愈推愈廣。庶錢刀不至暗漏於外洋。一擴充礦務。天生五材。民並用之。礦硐之開。利源尤鉅。從前雲南礦廠最盛。兵燹以後。置未經理。各省礦坑。亦久經封閉。新疆開闢以來。未曾發洩。礦苗尤旺。坐視此自然之利。棄同泥沙。殊爲可惜。近年李鴻章奏開開平煤礦。平原長樂等銅礦。亦相繼興辦。取多用廣。成效燦然。應請各省推廣行之。商辦官辦。各視所宜。明定章程。總期有利無弊。庶幾天地無盡之利。皆國家歲入之需矣。一改運官鹽。兩淮鹽務。甲於天下。然利歸於商。徒使禺筴起家。豪貲競逐。司農仰屋。帑項仍虛。丁寶楨將川鹽變通辦理。改商歸官。任怨任勞。卒著成效。今以兩淮而論。道光十一年。前督臣陶澍於淮北酌運官鹽。或暢岸商鹽有缺。或滯岸票鹽不到。即委員載運濟售。是官運曾試行於淮北。今年左宗棠奏請收復引地。委員前赴湖北荊州監利運鹽。漸入試銷。是官運又將行於淮南。祇以商人請領票張。並不循例驗貲。墾簽配發。繳捐數目。亦未據實奏明。以致奸猾之徒。包攬射利。物議頗多。辦理殊未盡善。臣愚謂宜趁此事機。將新增之引。一律改歸官運。撤還各商捐項。令將引票繳銷。以杜奸計。而肅鹺政。且免川淮交訌。鄂省官吏。久戀腥羶。臺諫諸臣。利其賄潤。左宗棠力主復淮之計。授奸商居奇之柄。何如籌國帑不竭之源。丁寶楨庇護川商。利在公家。自不敢任其充斥浸灌。是官運行。而借岸自復。餉項自增。應請妥議章程。垂諸久遠。果能實力奉行。釐課而外。歲入當不下數百萬。若再推廣行之。所增尤鉅。一酌裁制兵。綠營兵將。碁布星羅。養兵之需。歲幾二千萬。山澤之儒。常有養兵不如養士之歎。然使無

事能資彈壓。有事可期捍禦。國家原不宜吝惜此款。乃自髮捻跳梁。莫不棄甲倒戈。聞風驚潰。遂使中原糜爛。江左逋逃。今事平之後。猶復久仍舊制。虛糜鉅項。莫此爲尤。各省練軍雖稍變通辦理。而額既未裁。餉仍未減。應請量裁塘汛。並沙汰都守以下各弁。就原定兵額。酌留四五成。以裨實用。而免虛耗。一清釐關稅。國家正供。田賦而外。關稅實爲大宗。任其事者。莫不垂橐而往。稱載而歸。如果涓滴歸公。歲入奚止十倍。臣愚以爲各海關暨稅務較重之處。宜簡派廉潔剛正。破除情面之大員監收一年。或本省督撫廉潔著聞者。亦可令其兼辦。則歷任弊端。可期水落石出。然酌加解額。以裕帑需。皇上原有務存寬大。不追既往之諭。自無所容其瞻顧。積弊一清。入款自充足矣。一慎重庫儲。財用盈縮。恆視有無侵冒爲衡。官吏不能弊絕風清。而欲項款之無虛糜。未之有也。內府淨銷。已成積重。戶部銀庫銅局。暨派辦處司員書吏。又皆通同舞弊。勒索侵漁。報銷之案。尤駭聽聞。外職京員。朋分夥竊。動輒百萬或數十萬。夫此私家中飽之物。何一非天府帑藏之需。疆吏以之行賄。劣員據爲利藪。朝綱國計。大有所關。理應立法稽查。廓清積弊。戶部派辦處各目。似可議裁。嗣後各省報銷案到部。臨期酌派一二廉幹司員核辦。並不准本司官吏與聞。以杜染指。如所派不得其人。贓款發覺。即將堂官照私罪議處。庶可稍示懲儆。各處工程。浮冒亦重。節省銀兩。仍當提出歸公。應請飭下內務府戶工二部。暨管庫大臣。嚴定章程。以禁貪鬻。而重庫款。以上各節。或未經議及。或議而未行。或行而未盡。若決然爲之。府庫何患不充。財用何患不足。更有事屬創舉。人懷疑慮。處今日之勢。不能不亟籌試辦者。則修鐵路是也。通商各國。莫不有鐵甲船而兵強。有火輪車而國富。中國相形見絀。宜其環而相侮。莫可如何。夫知己知彼。與師其長技而制之。皆兵家上策。鐵路若成。徵調轉輸。貨運文報之捷。在在均收實用。先辦清江至京一路。逐漸推廣。利賴無窮。清江一路既開。則江淮轉漕之費。無事開支。且鐵路告成。河工亦緩。並可裁撤河漕兩督。及所屬廳員弁兵數千人。歲費尤省。彼持異議者。無非以需款太鉅。值此餉項支絀。興舉爲難。若臣所陳各節可行。何憂此款難集。並不必籌借洋款。致滋盤剝之虞。且鐵路之興。更可以商輪船之窮。尤爲有益無損。果能利數開而餉源裕。餉源裕而兵力強。必能裨益聖朝。誅鋤強敵。乃謹

日熾於東。法擾於南。兩地邊藩。悲生旄葛。此外四方萬國。不眈眈虎視。伺便乘虛。我朝以神武定天下。兵威之盛。曠古無儔。今頗靡然不振者。良由度支竭蹶。遠略難勤。如其奮發有爲。原不難震懾殊俗。上嘉納之。下所司議行。劉長佑報銷雲南軍需不實。賄軍機章京周瑞清及部員書吏贓款十餘萬。啓泰劾之。得實。皆獲罪。又以浙江台匪未平。調任撫臣任道鎔。未嫻軍事。恐誤地方。請特簡知兵大臣撫浙。以弭隱患。詔以劉秉璋代之。九年正月。啓泰奏言。錢制歷代變更。大抵輕則窳惡難行。重則盜鑄尤甚。國朝制錢最爲精當。然至今民間不足以資流轉者。銷燬與私鑄之爲害烈也。自鈔票當五百當百之法。時行時止。民多擾累。不得已而改鑄當十大錢。抵值既多。私造愈衆。加以奸牙狡獪。賣空買空。市價陡漲陡落。不獨官錢周轉不及。即借私錢補救。亦有時而俱窮。於是以銀易錢者。往往空持片紙。錢商所入實銀。所出空票。貪饕既饜。動即關閉。數千百萬之楮幣。立即滯行。數千百萬之民家。頃刻凍餒。京師根本之地。小民困憊如此。可爲寒心。今議改復鑄錢。所費既多。銅亦不給。且旋鑄旋燬。官費難平爲繼。計惟改鑄銀錢。自一錢二錢三錢五錢至一兩。區爲五等。面鐫年號。背鐫分兩輕重。有一定之程。交易便奇零之用。則民間行使。不必專恃銅錢。即無慮空存廢紙。似尙爲窮變通久之一法。通商以來。海禁大弛。舊鑄之錢。奸民多私販出洋。各口青銅紫銅作房。洋商復重價收買。以致直省均苦錢荒。自可頒給銀模。准其一律開鑄。重準庫平。並鑄出某省字樣。撥解支放。各省通行。即杜奸宄挖補低潮。又免夷胥扣減成數。取攜便利。銖兩分明。加色壓平爭擾諸弊。均不禁自戢。且外國貨易中國之銀。攙和夾雜。鎔鑄洋錢。使用幾徧天下。而又能操縱其洋價之低昂。以爲出入盤剝。商民漏卮無算。徒以內地銅錢短絀。藉洋蚨轉運。暗耗亦無可如何。若我國仿鑄相敵。以後各關徵稅。無論洋商華商。概令輸納中國銀錢。則價值必一時騰踊。番餅不得暢行。或可懲艾於萬一。但錢之式樣宜精。分量宜準。方可行之無滯。歷久不磨。督辦之官。必須勤能精密。潔己奉公。然後承辦之胥役工匠。無所施其弊混。尤爲治事之本。二月。奏請酌復錢糧舊章。又以漢陽永興械鬭。由州縣官釀成。請飭督撫嚴切示禁。以遏亂萌。允之。三月。轉掌廣東道事務。尋掌河南道事務。法人進據南定。窺逼富春。越南都城。勢將爲其所

併。啓泰奏言。西人志在經商。惟利是視。一意進取。計不反顧。勢之所積。斷非口舌所能轅回。越南文弱之邦。法兵不過數百。橫行境內。卽已畏之如虎。中朝保護藩屬。不能不助其聲勢。派隊出關。然法人翻覆性成。我兵進止無定。事同兒戲。奔命不遑。縱推字小之隆恩。殊失經邊之要道。爲今之計。頓兵境外。曠日持久。勞師糜餉。有損無益。下策也。糾合泰西各國。立約通商。借各國以保越南。借越南以保邊境。俾他族互相牽制。中國得以息肩。中策也。若調集滇粵水陸各軍。三道並進。諭令越南國王。將未失境土。悉聽中國區處。另爲越王籌一居止。俾奉其祀。如其首鼠兩端。始終抗命。卽因而取之。越南土地與中國毗連。內附天朝。方免淪爲異域。夫乘弱攻昧。既爲用武之常經。而畫界保疆。又絕外人之窺伺。一勞永逸。操縱自如。最上之策。無逾於此。惟用兵之道。擇將爲先。徐延旭熟習邊情。究心形勢。可當廣西一路。唐炯陞任滇藩。旋師以後。氣卽中餒。若令獨當雲南一路。難免僨事。不如令岑毓英帶兵出境。毓英勇於任事。又素爲外人所憚。必能有功。但後路亦在得人。斷非杜瑞聯所能勝任。楊岳斌勳望素著。可否飭令赴滇督辦一切。劉銘傳頗具將才。海道進兵。似可責其獨當一面。李鴻章駐劉欽州。三省軍務。悉歸調度。必能因時制宜。相機進取。若僅身駐滬濱。爲苟且自全之計。鞭長莫及。挾制在人。不數月間。越南將爲法人所有。滇粵邊事。愈形棘手矣。若但畏難苟安。勢必爲虎傅翼。應請飭令內外臣工。各據所見。以備採擇。並令在事諸臣。堅持定見。勿畏艱鉅。勿持兩端。建明臣張沐之殊勳。規漢代日南之舊治。又言講求吏治。當自整飭學校始。一酌留學額。一澄敍教官。一核實書院。一慎簡學政。均得旨允行。時台匪黃金滿投誠。啓泰慮其反覆。請飭浙撫無遽招納。法人屢申和議。啓泰言夷情叵測。請飭諸將無遽退兵。已而法人果翻前議。十二月。授山西大同府知府。大計卓異。十六年。調直隸大名府。十七年。議敍道員。在任候選。尋以東明黃河兩屆安瀾。攷候選爲候補。並賞戴花翎。十八年。加二品銜。二十一年四月。調補保定府知府。大計卓異。二十三年十月。補授雲南迤東道。署雲南布政使。二十五年正月。丁內艱。服闋。二十八年正月。回迤東道任。九月。調補直隸通永道。署直隸按察使。三十一年八月。授安徽按察使。三十二年八月。擢江蘇布政使。九月。兼署提學使。三十三年八月。署江蘇巡撫。十一

月。實授。三十四年五月。奏請設立存古堂。爲保存國粹。造就通材之計。七月。改編蘇省飛划水師巡防隊。畫一營制。嚴定餉章。軍務積習。爲之一除。宣統元年五月。卒於任。

陳崇砥

陳崇砥。福建侯官人。道光二十五年舉人。咸豐三年。大挑知縣。籤分直隸。八年。署東光縣知縣。適海口有警。大吏檄沿河州縣捐辦礮臺木植。崇砥以東光初罹兵難。民力不勝。自出俸餘採買。士民聞之。相率輦木至堂下。酬以值不受。兩月。得千五百株。如數報解。九年。調署赤城。是年冬。補獻縣知縣。縣經兵燹。馬賊充斥。劫獄搶犯。城中一夕數驚。崇砥擇健役購線緝捕。渠魁多就擒。命城鄉練團。選正紳爲之長。具資糧器械。立團十六。合丁壯千五百人。每月每村三班輪值。值五百人。行之期年。邑亦有備。瀛渤間地多平曠。每值夏秋。賊伏田禾中爲劫奪。崇砥令於集鎮要害。掘塹築垣。添設屯鋪。以爲守禦。鐘相望。柝相聞。由是盜賊不得入。捻敵張錫珠犯近畿。距獻五里。崇砥先期調練勇入守。開門納逃亡婦女。集紳民誓於神。復出俸增餉。衆皆感泣。願以死效。敵知有備。遂東遁。方敵之西竄也。日馳數百里。民之避地河間者。守令閉門不納。且飛書崇砥。令拆臧家橋。橋爲寧津吳橋阜城東光景州五邑入都通衢。崇砥得書。力阻之。謂正宜安集難民。遙爲聲勢。豈可夷險塞阻。更示以弱。方今滹沱水生。五路羽書日數十至。此橋拆。文報不通。且委棄鄉百姓於敵。非計也。知府悟。議乃寢。敵果無所掠而逸。縣有天主堂。其黨徐博里嘗干以事。崇砥斥之曰。教事爾自主之。民間獄訟有國典。爾無包庇。以累和好。博里氣沮。禮部尚書祁寯藻奏舉循吏。以崇砥名上。擢保定府清軍同知。同治四年。署定州知州。五年。辦軍需局務。西捻平。賞戴花翎。八年。直隸總督曾國藩檄崇砥辦水利。崇砥以保定府河港汊分歧。淤淺難稽。請令沿河汛官編字分段。循隄安廂。每月水長落分別開報。并添置夫役器具。淤塞者隨時淘汰。以河勢不能均平。商舶打壩。致爲河累。議設壩船。遣河兵視守。酌給閘板椿木繩索。遇淺搭橋。以便行旅。復以沿河鹽務爲大。請蠲緝撥款。備運送鹽船諸費。所論皆

切要。九月。署大名府知府。大名亂後。民多築寨堡自衛。崇祺恐易藏奸。飭屬查明所轄團寨。開具里數及寨長姓名。繪圖帖說。官自履勘。收存軍械。擇公正紳耆經理。聚衆抗差之風以息。畿南久苦旱。河南巡撫錢鼎銘邀崇祺襄賑事。崇祺乃議擇災重之區。郡抽以邑。邑抽以村。村抽以戶。戶抽以口。地在十畝外者不賑。極貧者大口給制錢千。小口半之。壯者不給。始委員編查保甲。繼造應賑細冊。復查無異。則告以貸。每十戶立借領一保結一。每戶給貸票一。注村居姓名丁口錢數。十戶揭一榜。散錢之日。先期設局。令出驗貸票。加戳記。然後赴賑所驗領。事畢奏請蠲貸。民皆欣悅。南樂鄉民以差徭聚衆抗官。令飛章告變。崇祺輕騎往諭曰。爾等反乎。皆曰不敢。惟苦徭重耳。崇祺曰。徭當輸否。皆無辭。乃曲陳利害。平其輕重。曰。是吾民當不犯上。衆歡然。即日輸納。無敢後。有副將某駐兵獻縣某村。兵不戢。衆疑其僞爲官軍者。移團掩殺。戕副將。既而知誤。恐逮。不敢散。縣令出捕。則大譁。抗大吏。以崇祺舊有聲於獻。檄往治。衆喜曰。好官來矣。崇祺召團長曰。國法戕官。干重典。況又拒捕。與逆何異。事已至此。惟舉首禍者。吾當爲若解。衆感泣。縛爲首數人以獻。崇祺請免脅從者。遂無事。屬當他調。士民將赴省乞留。直隸總督李鴻章寓書崇祺曰。執事多善政。百廢俱舉。惜以特簡有人。不得借寇。望將治績告新守。俾吾民留去後思也。七月。回本任。十二月。署順德府。十一年。補授河間府。河間詞訟甲通省。崇祺申清訟之令。刻期審結。所屬有疑獄。皆代裁決。東光爲崇祺舊治。有來訴者。或不鞫而服。期年案清。人謂五十年所僅見者。河間當滹沱下游。水潦爲災。崇祺請以本年賑項築古洋河隄。自獻縣至肅寧六十餘里。於蔡家橋以上作隄。以防支流。迤西開溝六千餘丈。以資宣洩。於馮家村至高旦口買地疏濬。造橋建閘。防子牙河暴漲。由是古洋河通流。高下之地皆大稔。采古今捕蝗成法。刊爲治蝗書。尤善治獄。東明人郝延齡女先許字周敬止之子。周以子殤辭婚。郝復受周慶雲聘。後慶雲家中落。婚書又失。欲娶女。郝不可。而以女送敬止家。聲言守節。敬止拒之。郝乃詭稱敬止子被擄未死。遂涉訟。崇祺判曰。敬止以子殤辭婚。女與周恩義已絕。慶雲婚書雖失。有媒妁可證。不得以貧寒萌他念。命慶雲刻日與郝女成禮。延齡父子並爲生員。如予覈革。令其女愈難自安。且失兩姓好。宜薄懲示警。獄遂定。長垣人薛玉成。

其父爲聘李姓女爲養媳。年十四未成婚。玉成屢挑女。女拒之。後竟殺女。鞫者以夫毆妻至死。律定讞。大吏檄崇砥親訊。知女曾納段姓聘。段子爲賊擄。女至薛家。猶不忘段。薛之父母欲子成婚。以絕女望。屢挑阻。至於被殺。崇砥謂女不許聘。則父母凍餒而心未忘段。抵死不悔。以待之。旌之宜也。薛子以父母命而得妻。照前律亦宜也。必以君子之道責村農小兒女。則過矣。時韙其議。積年重案。平反得雪多類此。光緒元年。卒於任。

曾紀鳳

曾紀鳳。湖南邵陽人。附生。以軍功歷保知縣。同治元年。太平軍石達開竄踞四川。敍州府之雙龍場李福獻陷高縣。紀鳳以營官隨臬司劉嶽昭馳援。十月。抵黃縣之黃水口。敵據橋力拒。官軍奪橋而進。直逼城下。敵出西門迎戰。紀鳳揮軍直前。北門復出敵數千。官軍乘勢奪門入。敵棄城遁。遂復高縣。餘敵回竄羅家坳。將與弔黃樓敵合。紀鳳等率隊截擊。而弔黃樓之敵已列陣出。官軍緣山直前。立破弔黃樓敵巢。進至對山。敵憑高崖反拒。且以數千人出官軍後。紀鳳等由羅家坳越山併力衝擊。敵潰竄沙溪。十一月。官軍將攻雙龍場。取道丁水寨筆架山。敵分數千人抗拒。紀鳳涉水先進。斬馘數百。各營繼至。敵驚潰。奪其卡二。十二月。又擊走巡司場滇敵。新場敵亦剿除殆盡。石達開知官軍漸逼。乃於雙龍場增設三十餘營。而橫江敵壘亦復林立。其黨郭集益有離心。紀鳳遣人爲間。揮軍繼進。連破二十餘卡。燬西岸敵巢及張窩之壘。疾撲雙龍場。破其二十餘營。郭集益率衆內應。敵棄巢狂奔。乘勢燬捧印村敵壘。石達開率餘黨奔燕子灘。渡橫河。半渡擊之。敵遁滇境。三年四月。隨雲南藩司劉嶽昭剿朱大亡。復正安州。四年十月。進規綏陽。破天台山敵巢。陣斬敵朱元帥。擊走上坪洪江四面山等處之敵。遂圍綏城。明年二月。克之。降其首吳元彪。紀鳳積功遞保知府。十年。苗沛霖羽黨踞貴州麻哈州。敵巢林立。紀鳳會總兵鄧千勝潛師薄城下。敵據關迎敵。官軍奮攻。立克之。生擒其首楊阿保。餘黨各寨悉剿平之。以功晉道員留貴州補用。十一年。紀鳳會各軍剿貴州各路太平軍。破甕東富駙楓香同千四寨。十一月。由下司渡河。攻銅鼓諸寨。

復順流趨擺仰。破其木城。斃敵千餘人。十二月。敵元帥吳阿賽等犯馬鞍山。總兵宇文秀礮之。餘黨復竄擺仰。紀鳳渡河擊敗之。餘衆遁去。下游驛路疏通。奉旨賞勑勇巴圖魯名號。並加按察使銜。時鎌廠山有匿敵阿馬。紀鳳令參將劉金貴擒之。貴州巡撫曾璧光奏紀鳳總理川黔各軍營務。平定苗疆功最。加二品頂戴。十二年十月。古州苗四出。裹脅清江八寨。清平都江苗皆響應。紀鳳率碉兵會清平黃平防軍。取道凱里。由開懷平塞進剿。擒其首顧講清等。力保丹江廳城。撫夷苗百數十寨。全省肅清。璧光再上其功。賞穿黃馬褂。光緒元年。補授貴州貴西道。四年。署按察使。六年。大計保薦卓異。七年。調署糧儲道。兼充營務處。旋補按察使。署布政使。十一年。真除。十三年。調雲南布政使。以剿猓黑及木憂寨夷匪功。賞頭品頂戴。石屏地震。傷亡者衆。紀鳳極力賑卹。民以全活。猓黑張登發就擒。紀鳳請改土歸流。地方以安。紀鳳又以文學爲政事之本。擴充書院。增膏火。設同通以下月課。吏治大興。十五年。以母疾乞終養。旋丁憂。十七年。病卒。

翁同龢

翁同龢。字叔平。晚號瓶庵居士。江蘇常熟人。大學士心存之子。咸豐六年。一甲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撰。六月。充實錄館協修。十二月。實錄告成。命俟散館後。遇有陞缺。開列在前。八年。充陝甘鄉試副考官。旋提督陝甘學政。同治元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六月。陞右春坊右贊善。七月。充山西鄉試正考官。十月。充日講起居注官。尋丁父憂歸。四年二月。服闋回京。三月。補原官。六月。轉左贊善。陞右中允。十一月。命在弘德殿行走。五年。陞翰林院侍講。六年。遷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七年。晉國子監祭酒。九年。陞太僕寺卿。十年。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因母病。疏請開缺。予假慰留。十二月。丁母許氏憂。賜祭一壇。賞銀二千兩治喪。同龢歷充實錄館纂修總纂。國史館纂修。武英殿纂修。必勤必恪。事皆盡職。屢得優敘。十一年。穆宗毅皇帝大婚禮成。賞頭品頂戴。十三年服闋。命仍在弘德殿行走。補內閣學士。同龢居講席。每以憂勤惕厲。啟沃帝心。當八年六月。武英殿之火也。同龢錄康熙八年嘉慶

二年遇災修省聖訓進御。復以歷代名臣奏議因火災上言者。於講案前剴切敷陳。因疏言變不虛生。遇災而懼。乃千聖之格言。祖宗之心法。不可不身體而力行。宜停不急之工。惜無名之費。開直臣忠諫之路。杜小人倖進之門。答天誡。修實政者。庶幾在是。上覽奏動容。遂有停工程。罷浮費。求直言之諭。光緒元年八月。署刑部右侍郎。十二月。欽奉懿旨。皇帝沖齡踐祚。亟宜乘時典學。日就月將。以裕養正之初。而端出治之本。著欽天監於明年四月內。選擇吉期。皇帝在毓慶宮入學讀書。著派署侍郎內閣學士翁同龢侍郎夏同善授皇帝讀。其朝夕納誨。盡心講貫。用收啟沃之效。同龢疏辭。又奉懿旨。皇帝典學之初。端資養正。朝廷以翁同龢。曾在弘德殿行走有年。特命與夏同善在毓慶宮授讀。翁同龢夏同善惟當盡心納誨。用副簡任之意。其各懍遵前旨。毋許固辭。二年。遷戶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四年。晉都察院左都御史。賜紫禁城騎馬。抽查漕糧。御史英震被同官糾劾。同龢以曾將英震保列一等。自請議處。經吏部議以降一級留任。五年正月。遷刑部尚書。四月。調工部。六年。充典會試副考官。七年正月。管理國子監事務。九月。孝貞顯皇后梓宮奉安。賞太子少保銜。八年。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同龢以軍機處總攬機事。現置毓慶宮。若兼任要差。恐滋貽誤。疏請收回成命。上知同龢深。諭以當體念時艱。力圖報稱。不允所請。九年。充教習庶吉士。同龢長於政事文學。自是屢任是差。十年。越南事起。法人構釁。朝廷念國家元氣未充。時艱日鉅。內外事務。叢脞堪虞。而軍機處爲內外用人行政之樞紐。不能辭咎。嚴旨切責。將軍機王大臣等。悉予斥退。同龢甫直樞廷。適當多事。亦以無所建白。退出軍機處。仍在毓慶宮行走。十一年八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十一月。調戶部尚書。十二年二月。德宗景皇帝恭奉孝欽顯皇后。祔謁東陵。派同龢留京辦事。十月。充會典館副總裁。十三年正月。同龢以上年六月。曾奉諭旨。令醇親王會同軍機大臣戶部工部籌議錢法。期復舊制。同龢時掌戶部。再三審慎。機器製造。工本過鉅。京局開爐。尤恐市井滋疑。不如令湖北等省。搭解制錢。運津備用爲善。疏入。懿旨責以不能仰體朝廷裕國便民之意。飾詞延宕。下部嚴議。應奪職。特旨加恩改革職留任。尋開復處分。任職如故。十四年。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十五年。德宗景皇帝大婚禮成。賞戴花翎。七月。予假修墓。以同龢日侍講帷。

深資啟沃。事竣命馳驛回京。十八年三月。充會試正考官。六月。充會典館正總裁。十九年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十二月。充國史館副總裁。二十年中日事棘。朝廷意主用兵。命同龢恭親王等。商辦軍務。再授軍機大臣。二十一年。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二十二年。充方略館總裁。二十三年。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同龢痛於甲午之役。知非變法不足以圖存。破格求賢。冀匡時變。因力薦康有爲通曉時事才可大用。及變法事起。奉硃諭協辦大學士翁同龢。近來辦事多不允協。以致衆論不服。屢經有人參奏。且每於召對時諮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詞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斷難勝樞機之任。本應查明究辦。予以重懲。姑念其在毓慶宮行走有年。不忍遽加嚴譴。翁同龢著即開缺回籍。以示保全。十月。又奉硃諭翁同龢授讀以來。輔導無方。往往巧藉事端。刺探朕意。至甲午年中東之役。信口傚陳。任意慫恿。辦理諸務。種種乖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陳變法。濫保匪人。已屬罪無可逭。其餘陳奏重大事件。恫喝要挾。無所不至。事後追維。深堪痛恨。前令其開缺回籍。實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革職。永不敍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時太后聽政。前後詔書。皆非帝意。同龢罷斥以後。閉門思過。念及時艱。輒復流涕。三十年五月。卒於家。身後蕭然。吳中士民見其忠清。同深嗟惜。同龢詩文典重。綽有法度。工書。出顏平原而能自出機杼者。亦精繪事。宣統元年。郡紳合詞。以同龢前後三十餘年。再爲師傅。兩預機衡。追思講畫之勞。宜在矜全之列。兩江總督端方。據情入告。請准開復原官。允之。

倪文蔚

倪文蔚。字豹臣。安徽望江人。咸豐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散館。以主事用。籤分刑部。十一年。河南巡撫嚴樹森駐師陳州。辟文蔚襄辦營務。時叛練苗沛霖覬覦汴梁。欲與汝捻合爲一氣。分黨王金奎苗金開由潁西竄入沈邱。突踞荆寨。官軍乘其築壘未定。夾擊破之。敵趨項城。嚴樹森令文蔚率剛銳驍果等營馳援。與參將劉鳳岐都司李永祿力解城圍。陣斬其軍師李鶴鳴等。戡千餘級。敵潰走。沈項一帶肅清。敍功加郎中銜。賞戴花翎。

同治元年。嚴樹森爲湖北巡撫。疏調文蔚隨營帶兵。命赴湖北差遣委用。六年。丁祖母憂。七年。敵平。湖廣總督李鴻章以文蔚在營出力。請量予超擢。得旨。刑部候補主事。倪文蔚。始終兵事。未進一階。頗爲廉讓可風。著加恩以該部郎中即補。十年二月。補官。九月。捐免歷俸截取。以知府用。十一年。授湖北荆州府知府。興修萬城大隄。光緒四年。以河南旱災。捐銀二千兩助賑。河南巡撫涂宗瀛奏。獎以道員用。六年四月。擢河南開歸陳許道。八月。擢廣東按察使。七年閏七月。擢廣西布政使。八年正月。陛巡撫。先是。關外匪首陸之平句結股匪屢擾邊界。稔惡二十餘年。文蔚屢任。即派兵追剿擒斬之。又誅鬱林州匪首吳晚。大破其大竹根老巢。招撫覃思娣李亞生等。九年九月。調廣東巡撫。頒行疏劾廣西按察使國英恍惚舛謬。不勝監司之任。詔開國英缺。十二月。以山東黃水爲災。倡捐賑銀。十年閏五月。籌助湖北賑捐出力。均交部議敘。尋以內閣學士周德潤疏劾文蔚在廣西濫保廣東知府鄒覲皋。上諭交部議處。尋議降二級調用。上加恩改革職留任。八月。法蘭西構釁。越南沿海戒嚴。上聞文蔚等會銜示諭沿海居民。措辭失當。傳旨申飭。十二年四月。召來京。時文蔚已得疾。請開缺回籍就醫。允之。命俟病痊後。仍遵前旨來京陛見。十三年正月。起病入覲。五月。授河南巡撫。八月。河決鄭州。文蔚以兼管河務。疏於防範。自請交部議處。得旨寬免。命妥籌賑撫。會同河道總督成孚。將搶護堵築事宜趕緊籌辦。是月。慈禧皇太后軫念災民。頒發內帑。交文蔚查明黃水經過被災地方。覈實散放。九月。搶築東西壩裏頭工竣。疏請籌款購料。以便盤築壩基。得旨。先由部庫撥銀一百萬兩。仍著戶部撥款接濟。該撫身任地方。亦屬責無旁貸。前因甫經到任。從寬免其議處。務當激發天良。同心協力。速蔵要工。時黃沁兩河先後被淹。災區甚廣。文蔚飭屬勸募助賑。先捐廉銀爲倡。以鄭州倉卒興工。土夫索價居奇。因招集災民。設立工賑營。令總兵董明禮等分統之。奏調前山西布政使紹誠。前山東按察使潘駿文令赴工分司兩壩堵築。又調湖北道員陳建侯直隸州知州何嗣焜綜覈款項。辦理工賑。詔皆允之。先後命刑部左侍郎薛允升禮部尚書李鴻藻前往河南。將見辦大工情形查奏。又起前河南巡撫李鶴年署理河東河道總督。十二月。命李鴻藻督辦大工。會同文蔚迅籌堵合。十四年正月。大壩開工。三月。疏言

鄭州自去冬興工。時日迫促。工程浩大。明知其棘手。而不能不力任其難。如近壩沙灘。取土寫遠。一難也。日計不足。必兼夜工。燈燭之光。不能及遠。二難也。水集下游州縣。稭料由周家口水路運工。以輔路運之不及。逆流上駛。牽輓無路。三難也。前與李鴻藻李鶴年會商用西洋鐵路土車以速運土。用電氣燈以速夜工。用小輪船泝江入淮。拖帶料船以速運料。見在購備鐵路電燈運至工次安設。運土迅速。較之土夫推送。難易不啻倍蓰。電燈照耀。有如白日。可以晝夜趲工。惟淮泗等河。經黃流奔注。溜勢趨向無定。深淺靡常。試行小輪船時虞阻隔。見令多集民船。轆轤運送。尙能源源接濟。六月。東壩共成二百四十七丈。西壩共成三百五十八丈。七月。連挑水壩。共成占六百餘丈。挑引河二千九百餘丈。功在垂成。卒以伏秋大汛驟至。金門東溜太急。突陷數占。而民間舊儲稭料已罄。新秫未收。暫議停工固守。上責李鶴年日久無功。褫職遣戍。文蔚革職留任。摘去頂戴。李鴻藻回京。八月。御史劉綸襄燕起烈劾文蔚糜餉誤工等款。上令署河道總督吳大澂查奏。尋言文蔚以辦料委之州縣。係援照祥工成案辦理。該撫目擊河工待用情形。催趲未免過急。書差擾累。並無確據。在工人員薪水。亦係照案支銷。得旨免議。文蔚乃與吳大澂力持保守舊占之策。俟秋汛稍平。竭力接築。次第開放引河。以分水勢。十二月合龍。上嘉文蔚督飭在工員弁認真襄辦。使大工剋期告成。不負委任。開復革職留任處分。賞還頂戴。仍交部優敘。十六年正月。兼署河道總督。三月。交卸署任。即赴南陽校閱營伍。五月。疾作回省。六月卒。布政使廖壽豐代遞遺疏。照巡撫例賜卹。上諭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尋賜祭葬。文蔚學問淹雅。治今文尙書即禹貢說。兩疆勉齋詩文集。

崇綺

崇綺。阿魯特氏。滿洲鑲黃旗人。原隸蒙古正藍旗。父大學士賽尙阿。崇綺由廩生挑取謄錄。捐輸軍餉。獎八品筆帖式。旋充玉牒館謄錄。道光二十八年。玉牒告成。議敘工部主事。二十九年舉人。三十年。充實錄館校對。旋充詳校。咸豐二年。宣宗成皇帝實錄慶成。議敘補缺。後與現任主事計資陞擢。三年。賽尙阿因辦理廣西軍務獲譴。崇

綺亦革職。四年。太平軍陷江寧。分股北竄。京師告警。巡防王大臣調崇綺充督練旗兵處文案。五年。事平。獎六部筆帖式。並開復舉人。准其一體會試。七年。籤分兵部學習。九年。補七品筆帖式。十年。英人北犯天津。崇綺以隨辦巡防功獎主事。復因辦理內城團防。賞加五品銜。同治元年。丁母憂。二年。辦理議功所事務。保以本部主事遇缺即補。三年七月。江寧報捷。保俟補缺後。以本部員外郎遇缺即補。十月。寧夏將軍都興阿以崇綺知軍事。奏調赴營差遣。兵部復疏請留部。四年。調充步軍統領衙門兼辦司員。四月。一甲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撰。六年。充庶常館提調。九年三月。擢侍講。七月。充河南鄉試正考官。十二月。充文淵閣校理。十年五月。充教習庶吉士。九月。充功臣館總纂。十月。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一年六月。冊立孝哲毅皇后推恩所生。封三等承恩公。在委散秩大臣上行走。九月。以內閣學士候補。十一月。命攝入鑲黃旗滿洲。十二年五月。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七月。充順天鄉試監臨。十一月。補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十三年八月。調吏部右侍郎。光緒元年三月。丁父憂。八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二年正月。兼署戶部左侍郎。三月。充會試副考官。四月。署正黃旗漢軍副都統。五月。補鑲黃旗漢軍副都統。九月。署鑲紅旗護軍統領。三年八月。管理鑲藍旗滿洲新舊營房。充專操大臣。時河南連年苦旱。大吏相率諱飾。吏治廢弛。先後爲御史所劾。命崇綺偕侍郎邵亨豫按其事。覆陳藩司劉齊銜貽害地方。巡撫李慶翱玩視民瘼。均下部議處。四年五月。兼署刑部左侍郎。八月。吉林駐防侍衛倭興額家爲盜劫。其母誤指盜爲居民傳洵魁。導官兵往捕。而其族人齊廣貞與傳洵魁有夙怨。乘閒栽贓。地方官吏知之。抑置不問。倭興額遂以釋犯被誣。控於都察院。命崇綺偕侍郎馮譽驥往讞之。十月。卽命崇綺暫署吉林將軍。專治傳洵魁之獄。崇綺以犯供狡展。請將案犯監禁待質。而是時倭興額復控於都察院。與崇綺所稱情節各異。上責其草率。未成信讞。命戶部左侍郎志和奉天府府尹恩福覆覈。志和等以齊廣貞栽贓確有明證。倭興阿捏供刁狡入告。崇綺迺以前次審理未詳。自請議處。詔加恩寬免。十二月。轉吏部左侍郎。五年。授熱河都統。御史孔憲彝疏陳崇綺忠鯁亮直。亟宜留以自輔。儻使效用邊陲。未免可惜。請收回外補成命。置之左右。以資啟沃。七年。調盛京將軍。奉天東界朝鮮。西

南瀕海。通商以後。交涉尤繁。崇綺飭吏治。實營伍。幷嚴定邊民交易之限。八年。法人謀踞越南。邊警日聞。崇綺復添練步隊。分防海口。以資鎮巡。九年。以病請開缺。允之。十年。因在將軍任內捐廉添購洋槍。下部優敘。九月。病痊。授戶部尚書。十月。內閣學士周德潤疏劾安徽釐稅弊深。鳳潁六泗道任蘭生盤踞利津。營私肥己。詔崇綺偕內閣學士廖壽恆前往查覈。廉其實。請將任蘭生議處。並以安徽關局動支之費。及外銷各款數甚巨。請敕安徽巡撫覈實籌計。詔均如所請行。十一年九月。充武英殿總裁。十一月。調吏部尚書。歷充各省駐防繙譯鄉試會試覆試庶吉士散館貢士朝考拔貢朝考考試漢蔭生考試漢御史閱卷大臣。十二年二月。復因病乞休。允之。十六年。以病難就痊。懇開去公爵。另行承襲本旗都統以聞。得旨准其另行承襲。二十五年。特命崇綺充弘德殿師傅。授溥儁讀。旋命管理禮部事務。賜西苑門內乘坐二人肩輿。二十六年正月。署翰林院掌院學士。是年。皇上三旬萬壽。賞戴花翎。三月。命照尚書例給俸。授正紅旗漢軍都統。六月。授戶部尚書。七月。拳匪變起。聯軍入京師。上奉慈禧太后西幸。命充留京辦事大臣。崇綺偕大學士榮祿退守保定。八月。殉節於保定蓮池書院。事聞。綺持躬端正。學問優長。同治年間由翰林院修撰洊歷侍讀。屢掌文衡。朕御極以來。深加倚畀。特擢正卿。旋任盛京將軍轉吏部尚書。於管理地方及辦理部務。均能不避勞怨。悉心供職。嗣以引疾家居。上年冬召見。該尚書精神甚爲矍鑠。特命在弘德殿行走。用資輔導。旋命管理禮部改戶部尚書。近復派充留京辦事大臣。上以崇綺殉能舍生取義。大節無虧。著照尚書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尋賜祭葬。予謚文節。入祀昭忠祠。

崇實

崇實。完顏氏。滿洲鑲黃旗人。父麟慶。南河河道總督。崇實。道光三十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咸豐二年四月。散館。授編修。六月。陞詹事府左贊善。七月。充文淵閣校理。以捐備軍餉賞戴花翎。十月。奏辦院事。三年二月。充日講起居注官。疏請整頓京師營制。如所請行。三月。陞侍講學士。四月。以續捐軍餉。賞加詹事府詹事銜。八月。奏言。國

家財賦。漕鹽其大端也。今湖南江西江南皖被兵燹。萬一江西之賊。由廣信入浙江。又加以大水漲溢。來年漕米從何而出。大江不靖。商船阻隔。來年鹽務從何辦起。可慮者一。直隸爲天下根本。與山西毗連。其各要隘更宜加倍防堵。疆臣延緩粉飾。習以爲常。稍有疏失。貽誤非輕。可慮者二。陝西據天下形勝。而東北與晉爲脣齒。今逆匪肆擾山西。儻渡河勾結刀匪。擾及關中。則西阻甘肅。南連巴蜀。燎原之勢。撲滅無期。可慮者三。山東爲直隸屏藩。與淮徐接壤。捻匪教匪。雜處其間。豐沛滕沂一帶。連年河患。嗷飢號寒者。不絕於途。乘間搶掠者。相屬於道。非有卓識偉望之臣。綏定而鎮撫之。此等無業窮民。豈能束手待斃。可慮者四。夫多一日兵。則多一日餉。奕經慧成等成師以出。已數月矣。而未見一賊。米糧支放。糜費無窮。與其置之無用之地。何如借爲進剿之資。揆諸今日內外情形。即令賊匪已平。而瘡痍之省。凋敝之郡。已壞之河道。重整之鹽漕。鄉勇遣散之難。師旅歸伍之費。驚馭稍失其宜。後患即多不測。矧賊勢方張。而頓兵曠日。萬一遷延既久。兵餉不繼。更將何以應之。可慮者五。爲今日計。北軍果振聲威。南氛不難殄滅。惟見在西路之賊。飄忽靡常。乘虛即竄。雖有勝保等竭力追剿。而難於兜擊。尤在各鄰省大吏不分畛域。合力進剿。迅殄西竄之賊。即可併力以靖江南。惟求我皇上舉祖宗以來軍法。踴躍用命者。雖微弁不惜重賞。以作士氣。欺罔昧良者。雖大臣刻即顯戮。以服人心。所謂戰勝於朝廷也。疏入。留中。次日。崇實入直。上御養心殿西臺召見。垂詢家世。溫諭久之。十二月。遷通政使司通政使。因各省州縣失守。兼轄之上司各官處分部議過遲。請明示賞罰。速定去留。以專職守。上韙之。又疏陳變通鈔法。下部議行。四年二月。擢[redacted]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四月。授鑲藍旗蒙古副都統。五月。署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七月。以四川學政[redacted]奏參總督裕瑞收受陋規。並於鄭懷江謀逆一案辦理錯誤。命偕工部右侍郎載齡馳往查辦。尋查明[redacted]褫裕瑞職。時太平軍滋事。命辦理川省防剿事宜。五年四月。補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七月。因家人[redacted]向刑部堂官辯論。下部議處。降三級調用。又以迴奏失實。再降一級調用。八年。補太僕寺少卿。九年三月。遷[redacted]府詹事。充日講起居注官。十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旋授駐藏辦事大臣。途次奉旨。馳赴四川查辦[redacted]十年正月。

補鑲黃旗漢軍副都統。七月。查明給事中李培祜奏參四川總督曾望顏並知府翁祖烈訐告望顏各款。據實入奏。上硃望顏暨祖烈職。崇實旋署理四川總督。滇太平軍李短搭藍大順等竄擾川督。提督占泰擁兵冒功。賊勢愈熾。崇實疏劾其罪。並請特簡重臣總督軍務。嚴明賞罰。以勵軍心。詔撤占泰任。交崇實嚴訊。命湖南巡撫駱秉章督辦四川軍務。時藍大順竄踞崇慶州之元通場。省城戒嚴。崇實檄軍克之。藍大順又竄牛腹渡。與李短搭合。崇實遣兵兩路夾擊。敵分其黨。竄仁壽青神眉州各境。提督郭相忠等連戰殲之。近省肅清。並飭官軍會合黔兵剿平貴州敵衆。邊境以安。十一年二月。馬邊敵何老長暨彭縣敵朱二九等先後倡亂。均剿平之。六月。攻克牛腹渡敵巢。崇實因粵滇二敵紛竄川疆。亟須厚積兵力。疏言。四川據東南上游。爲西北關鍵。滇匪雖屢經痛剿。而裹脅甚易。未能遽滅。本省營務廢弛已久。雖極力整頓。無如歷任日淺。難期驟效。駱秉章威望素著。川楚各軍。聞而奮興。近因湖北江西賊氛未靖。駱秉章移援蜀諸軍。分往助剿。自率所部千人。駐紮重慶。不即馳赴上游。誠恐軍心漸懈。賊膽日張。竊計江西有左宗棠一軍。足能制敵。劉嶽昭所部已赴下游。兵力更厚。自可保全。駱秉章宜督率所部馳赴川省上游。相機兜剿。數月間定可蔵事。彼時再遣得勝之師。規豐東南。蜀疆既靖。餉項易籌。不獨於鄂皖各省均有裨益。即京餉亦可源源接濟。事機所在。遲速輕重。一轉移間。所關匪細。又疏言。自滇匪擾蜀。皇上特簡駱秉章率師督辦。自維才識多有不逮。百計圖維。豫儲款項。以待楚師之至。並屢籲天恩。請畀駱秉章重權。自駱秉章抵順慶以後。所有各營徵調。無不先事咨商。不自專主。臣與駱秉章素未謀面。而同肩鉅任。即不得稍有異同。成都將軍福濟未入川境。於川省兵單餉絀情形。概未深悉。見據咨催餉銀數萬。臣款難籌。轉疑臣故爲掣肘。川北剿匪機宜。已統歸駱秉章調度。若福濟頡頏其間。以督兵大臣自任。號令紛歧。不惟軍心無所適從。將士之狡獪者。轉得觀望其間。互相推諉。趨利就便。患不勝言。是福濟不必以進剿川北爲急。惟宜扼要駐紮。嚴防陝南。以期有備無患。臣亦惟開誠相待。力顧大局。凡有裨益於軍務者。不敢立異矯同。凡無益於軍務者。亦不敢勉強附和。奏入。上授駱秉章四川總督。辦軍務。授崇實成都將軍。接辦川陝防堵事宜。時藍大順竄擾綿州。崇

十餘萬。崇實與秉章合兵進剿。連破敵營數十。綿州圍解。遁回敵入川陷會理。圖結滇太平軍。遣軍擊敗之。同治元年正月。黔藍大順於丹棱。五月。以貴州官民擅殺教民。御史華祝三疏參署巡撫田興恕各款。命崇實派員前往確查。尋查實。論如律。十月。諭嗣後關涉教民事件。責成崇實委辦。因言近來各國教士。無論有無官爵。輒與各省大吏抗衡。地方大吏。以和約內有厚待保護字樣。遂不與之較論尊卑。凡以屬在遠人。自當仰體皇上懷柔之至意。至中國從習彼教。本係齊民。竟亦自居顯貴。遂至道路側目。誹謗橫生。滋事之由。多係乎此。請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悉心會議。分別中外習教等威。以昭定制。庶爭端永息。而物議亦平。上韙之。四年八月。兼署總督。十一月。克松潘廳城。黔匪首歐里哇等。餘黨悉平。十二月。平瞻對逆匪。時雲貴兩省敵勢猖獗。圖竄川疆。崇實分兵嚴防各隘。並遣軍越境助剿。疊克綏陽鎮雄各城。五年九月。以參革人員每於開復後仍發原省。有礙官常。疏請飭部明定章程。以示限制。從之。十二月。又兼署總督。六年。以京師開設同文館。疏言。天文算法。學有專門。請飭各省選舉。以備錄用。不必專取正途人員入館肄習。報聞。七年。分遣知府唐炯道員蹇闇總兵劉鶴齡諸軍。敗黔敵於水源溝。降其衆數萬。斃其首張王閏四月。進克偏刀水敵巢。時越猺之敵踞普雄山。築城抗拒。夷酋勒烏立茲煽惑羣夷。攻城擄掠。崇實飭提督周達武攻克普雄石城。斃敵無算。乘勝連毀夷堡。生擒勒烏立茲。餘黨就撫。旋遣唐炯等剿貴州甕安敵。擒其王何雙福。斬敵首王超凡於陣。拔其城。八月。川師攻佝大坪。克之。擒敵首劉儀順秦崽崽。敵無脫者。捷入。優詔褒勉。以調度有方。下部優敘。十一月。檄道員唐炯進剿貴州叛苗。克麻哈城。十二月。復黃平。又遣周達武等剿平竹黑大木桿叛夷。八年四月。復貴州清平。六月。攻克雲南尋甸。降回酋馬天順。九年八月。飭道員鄧錡等軍進夷苗匪各碉寨。九月。會滇軍攻克永北廳城。九年。命赴貴州查辦事件。十年六月。入覲。授鑲白旗蒙古都統。九月。充武會試監射大臣。十一年。賜紫禁城騎馬。十二年四月。署理熱河都統。十月。熱河東邊匪徒滋事。崇實飭官軍剿平之。十二月回京。補刑部尚書。充經筵講官。十三年三月。充會試副考官。先後以雲南貴州肅清。論功優敘。五月。以羅文峪防禦訥勒和善控山海關協領和盛阿紮壞營務各款。命崇實前往查辦。鞫

實。論如律。光緒元年正月。命偕內閣學士岐元查辦奉天事件。旋署盛京將軍。疏劾府尹恭鏜等各款。褫職遞籍。遣戍有差。六月。查明吉林將軍奕榕等被參各款。請分別治罪。復疏言。奉省各廳州縣。向分滿漢請補。惟調署不拘此例。以致歷年任意紛更。臣與岐元等悉心會商。與其遷就委署。不如量才委用。請嗣後各廳州縣缺。仿照熱河之例。不拘滿漢。一律請補。州縣各官。均加理事同知通判銜。以便旗民事件統歸經理。下部議行。先是。逆匪宗三好等勾結匪高希珍盤踞大東溝等處。築寨抗拒。崇實飭官軍水陸進攻。塌穴擒渠。復遣兵平定廟兒溝通溝等處。邊外肅清。七月。以奉省積弊太深。具疏言興利不難。難於除弊。弊之習於下者易除。而弊之倡於上者難除。故整飭官常。必由大吏始。伏查奉省將軍之設。迄於地方各員。國初至今。屢有增易。在朝廷因時制宜。原無歷久不變之法。惟是陪都重地。根本所關。若使建置規模。下同各省。殊不足以重維繫而示尊崇。目下習染所趨。未便再拘成格。惟有仍存五部之名。以隆體制。兼仿督撫之例。以一事權。救弊補偏。大綱已立。然後籌經費。以資辦公。則賄賂之風可息。專責任以防推諉。則盜賊之源可清。謹將見擬章程條分縷晰陳之。一事權。宜變通也。奉省積弊。由於旗民不和。而推其本原。實緣大吏之先存意見。將軍於地方各官。向不兼轄。遇有會辦公件。呼應往往不靈。溯其建置之初。原與五部隱相兼攝。故至今公牘半多會銜。厥後將軍威望漸輕。而五部權力遂重。其中兼尹歸於戶部。與將軍更易抗衡。旗民兩途。各不相下。雖有會稿。等於虛文。夫將軍鎮守地方。如何慎重。即朝廷飭議所在。無不首專責成。今則畛域各分。何以統持全局。且既督辦軍務。於兵刑糧餉皆當並籌。而將軍向仿京員。印信亦存公署。每辦一事。經手多人。往復兼鈐。斷難機密。擬請旨將盛京將軍一缺改爲管理兵刑。兩部兼管。奉天府府尹事務。即仿各省總督體例。加兵部尚書銜。另頒總督奉天旗民地方軍務關防一顆。並加兼理糧餉字樣。以便管帶金銀庫印鑰。且可稽覈戶部出入。其餘公事悉仍其舊。如此則旗民文武全歸統轄。機密重件亦易防閑。即糧餉兵刑。悉有總理之責。而三陵內務府。原係本職所司。惟永陵離省較遠。今既添設副都統。則責有專歸。其餘各部事務。皆令與將軍和衷商辦。此維持通省之苦衷。實挈領提綱之先務也。一府尹事權宜變通也。察

吏安民。府尹最重。本與兼尹相助爲理。惟兼尹關屬戶部。而旗民交涉之獄。又須由刑部會辦定案。近年民多於旗。轇轕最甚。府尹雖設有讞局。審斷每不得自專。往往一事而上制於戶部之兼尹。旁牽於刑部之會訊。稽留往復。清理良難。各州縣申詳此等案情。亦遂紛而無主。甚至包苴爭納。徑竇互開。多一兼管衙門。即多一需索地步。此弊之在上者也。健訟成風。意存拖累。原告方控於府尹。被告又控於刑部。而部中司員。復不遵守定章。任意收呈。隨處提案。問官亦有偏袒。胥吏因而作奸。審結無期。互傳不到。其中命盜重案。竟使待質囹圄。多至一二十年。微論瘐死紛紛。無從呼訴。而挾仇索賄。被害尤深。至於會驗屍傷。每以索費久稽。動輒數月。此弊之在民者也。擬請旨將奉天府府尹一缺。加二品銜。以右副都御史行巡撫事。旗民各務。悉歸專理。便與將軍相承一氣。不致兩歧。通省紀綱。斯爲樞紐。一五部事機宜變通也。奉天及吉林兩省餉需匯於戶部。其任非輕。不宜再兼府尹。反增枝節。而三陵典禮。大內工程。禮工兩部。各有專司。皆於民間無涉。至將軍雖管理兵刑。而該部堂官責無旁貸。五部侍郎應仍其舊。無須移動。俾免紛更。夫刑部之弊。前已略陳。相應請旨。申明定例。亦如京中刑部體制。嗣後惟旗民交涉罪在犯徒以上者。方准該部按律定擬。其餘一概不得干預。該司官等如再有違例收呈提案及相驗逾限等事。徑由將軍指名嚴參。以杜侵官而紓民困。至兵部僅管驛丁。事原簡易。惟文書任意私鈔。漏洩太多。一言未上而通國皆知。一令未頒而浮議先起。甚且機密釘封。往往破損。此外尋常公牘。積壓遺失。不可勝言。竊思陳奏機宜。軍尹兩處多於各部。今以將軍管理。即可一律整齊。更擬請旨將地方通同州縣各員兼理驛務。所有向設驛丁。准其會同兵部所派之驛站監督。隨時稽察。沿途逐站。皆得其人。文報攸關。亟宜並議。一奉天府治中一缺宜變通也。奉省大吏太多。而下僚大少。未免足輕首重。是以政令不齊。查兼尹府尹以次。少承上啟下之員。爲之關捩。僅有承德縣知縣聯屬之際。太覺不倫。治中究係京員。外官勢不相洽。而通省清查虧空督辦案情。須有專司。方資表率。擬於奉省中添設首道一缺。名曰奉天驛巡道。關省驛站及新設捕盜營之同通州縣悉隸其下。俾得稽巡。惟增修衙署。招募胥役。繁費殊多。猝無所出。擬即將治中一缺加一道銜。兼行首道事務。另頒奉天

驛巡道關防一顆。餘仍其舊。事權既不參差。體制較爲完備。查治中本係漢缺。向歸捐選。嗣後應將正途出身人員改爲請旨簡放。以昭鄭重。一旗民地方各官宜變通也。旗民交涉之案。各州縣必與城守尉等官會同辦理。查其列銜之處。稟將軍則尉縣並書。稟府尹則有縣無尉。同一公牘。任意紛歧。遂至守尉目中。幾無府尹。營私挾詐。何所不爲。且於地方尤有數弊。旗界同居。非親即友。官中公事。但論私情。其弊一。會辦各異。未能和衷。彼此留難。案久懸擱。其弊二。命盜重件。遇有旗人。則借強宗爲護身之符。託本管爲說情之地。抗拒容隱。不服查拏。其弊三。捕盜不力。州縣官處分甚嚴。而城守尉佐領等官。尤有專責。乃盡委罪於驍騎校及領催微末諸員。指名搪塞。劫掠橫行。致無忌憚。其弊四。上分其肥。下受其毒。曲直無從申理。州縣亦遂因循。是以前次請照熱河定例。將地方通同以下。全加理事等銜片奏在案。今更擬請旨。嗣後奉省地方一切案件。無論旗民。專歸同通州縣等官管理。其旗界大小各員。祇准經理旗租。緝捕盜賊。此外不得絲毫干預。其緝捕處自城守尉以至佐領。必與州縣等官一律輕重。不得以屬弁隨時塞責。而本地旗民尤須再申定例。不許做本界武職。如此劃清限制。自無包庇牽掣之處矣。至各處城守尉本係宗室專缺。官階同於府道。責任亦遂不輕。嗣後請旨簡放時。擬擇宗室中諳練政事之員。方能稱職。如其才力不勝。應由將軍隨時甄別。方不至貽誤地方。其餘民界各官。陞途太隘。雖有京察計典。奉省均屬具文。是以吏治毫無振作。擬併請將奉省道府同通州縣。由吏部推廣陞途。力加鼓勵。庶幾有所激勸。百廢可興。是根本儲才之急務也。一各大吏養廉宜變通也。奉省賄賂公行。已非一日。原情而論。出於貪黷者猶少。迫於窮困者實多。查將軍養廉雖名八成。而官票每兩折銀祇以二錢五分入算。此外一成停止。一成實折。計廉額二千兩。實數僅五百餘金。推之府尹府丞。又當四成遞折。實數不過二百餘金矣。借此從公。萬難敷衍。不得已設爲名目。取給下僚。有節壽之賀儀。有月費之攤款。自兼尹刑部迄於府尹府丞。凡涉詞訟之官。地方無不餽送。變本加厲。習爲故常。甚至民間訛傳。委缺必酬。到任必謝。而營求囑託。又無論矣。即有潔清自好之員。迫於時勢。亦姑擇受一二。不敢矯異鳴高。夫上官既資於下僚。下僚必斂於百姓。追呼掊克。激成事端。是以官習爲不廉。

而極之於縱役分贓。民亦習爲不廉。而極之於殺人放火。又章罔顧。教化不興。此漏規相沿。實奉省第一之大弊也。竊思興廉不難。道宜善養。若以竭蹶辦公之力。復有衣食內顧之憂。不惟隄塞人材。亦覺有傷政體。擬請旨嗣後奉省各大吏養廉。與其遞折但立虛名。不如另減歸於實濟。將軍既照總督例。即以至少省分計之。養廉當一萬八千金。府尹既照巡撫例。養廉至少當一萬二千金。然值此時艱。必須力求撙節。因覈各處用度。將軍養廉至少非實銀八千兩不可。府尹養廉至少非實銀六千兩不可。而府尹內有幕脩。外有役食。六千之數。仍慮難敷。查各地方官向有攤派之款。細加分別。凡涉私規。悉行汰去。尚留公用三四千金。即令其匯解府尹衙門。以補公用之不足。府丞既兼學政。亦係外官。今既裁撤陋規。其養廉非實銀二千。亦難有濟。以上各款。可否即由海關道徵收盈餘及新增盈餘兩項下按年支解。作正開銷。並懇天恩格外俯恤。所有奉省督撫學政養廉。均給實銀。外餘各副都統五部養廉俸原額本少。皆准八成實放。不必疊爲折扣。而將軍兼轄事繁。支用尤鉅。雖議養廉八千。仍恐不敷所用。另有津貼公費之籌。亦知國用未充。可減則減。豈容別生枝節。徒事虛糜。惟關外情形迥殊。各省既欲力除積弊。便當籌及通盤。況乎宅鎬留豐。自古不嫌優異。力培根本。分所當然。外省養廉。豈容並論。在裕項所支無幾。而大局所全已多。苟且補苴。何敢遷就。自經此次議定章程後。凡奉省向來各大吏一切全分半分陋規。概行禁革。若蹈前轍。立予嚴懲。在小民可稍免苛求。而墨吏亦無所藉口。清源正本。莫切於斯。一倉差規費宜變通也。奉省各旗草豆。由折色以至實徵。最不畫一。數則任意增減。田則任人歸併。宗室未完之款。或償取於平民。富紳應納之糧。反強派之貧戶。浮收包攬。百弊叢生。而正供之外。尚有盈餘。謂之倉差規費。每年收租。例由將軍專派督催協領一員。由部分派正副監督司官二員。其奉派之員。每納規費於本管上司。始而每人不過三四千金。繼則五六千金。近來增至八九千金。本屬私供。遂無定數。往往承辦各員。借貸墊賠。致招物議。甚或藉此訛索。其患仍受於民。見將旗租草豆章程。改爲一律。無論宗室平民。上中下戶。酌一適中之數。按畝交收。以此貧民同聲感戴。所不便者。惟包糧之土棍及不法之豪強耳。如此力加覈減。仍有盈餘。約在一萬五六千金。竊思此項雖

非正供。尙於地方無礙。必欲概行裁撤。未免竭澤而漁。與其任作私規。茫無限制。不如改充公費。免再株求。惟五部向係輪派。司員計必遞推。三年始受規費一次。任有久暫。事亦不均。擬於盈餘中先提一萬金作爲五部侍郎公費。每歲各分二千。以資貼補。而派員督辦。仍循舊章。餘數千金。卽充軍署公費。所取有定。較覺光明。既化私而爲官。卽非損下而益上。或亦因利乘便之一端也。疏入。命軍機大臣九卿會議。議上。諭曰。奉天爲陪京重地。從前積弊已深。此次變通章程。崇實等務宜實力奉行。所有陋規。悉數革除。地方文武各員。並著該署將軍等隨時稽察。嚴實勸懲。其餘未盡事宜。仍隨時酌度奏明辦理。先是。奉省宗室覺羅各項旗人。往往寄庇賊匪。緝捕官弁懼誣。不敢搜拏。以致賊匪愈熾。至是崇實疏請嚴懲窩主。允之。又先後拏獲盜匪郭振戴發等。均寘諸法。二年五月。查明署將軍穆圖善等被參各款。請分別議處。閏五月。特參蒙古賓圖郡王祖庇盜匪密勒僧格一犯。業經拏獲。供認在熱河朝陽縣劫獄戕兵等情不諱。而猶在賓圖王旗台吉充當副關差使。該王尙敢移文咨取。聲稱官兵驅擾蒙古地面。妄拏無辜。顚倒是非。意存挾制。其平日之袒護包庇。不問可知。且所獲犯阿來桂程廣學等數十案。無不在該王旗當差。陽託巡緝之名。肆行劫掠之事。是直以該王爲護符。貽害地方。莫此爲甚。應請將該王下部議處。允之。又請裁奉省日捐。均如所請行。旋以變通吏治。前奏有未盡事宜。復請詳定章程。下部議行。時匪首林方耿舉等肆擾西北邊境。哈拉套玫等處。築壘負嵎。崇實遣提督左寶貴統兵進攻。前後七十餘戰。擒首要各犯七十餘名。十月。因病請假。並疏言奉省全局。辦理年餘。雖具有規模。尙須妥爲區畫。計自東溝以至通溝。綿亙千有餘里。歷年旗民錯處。墾種日多。剿之不易。驅之不能。因時制宜。祇有就地陞科設官分治之一法。擬添設三廳州縣。劃界分疆。以資治理。改練旗綠各軍。設汛分防。酌定營制。當此諸務蝟集。思慮稍有未周。辦理卽虞遺漏。疏上。賞假兩月。尋以病勢日增。懇請開缺。是月卒。遺疏入。上命追贈太子少保銜。照尙書例賜卹。尋賜祭葬。予謚文勤。十二月。署盛京將軍宗室岐元等奏奉省紳民。呈稱崇實功德在民。請與原任將軍都興阿大學士文祥共建一祠。以寖忠藎。允之。

許庚身

許庚身。字星叔。浙江仁和人。咸豐二年舉人。考取內閣中書。五年。補中書。七年。恭修宣宗成皇帝本紀告成。賞侍讀銜。尋以玉牒告成。甄敘。命遇有本衙門陞途。酌量補用。八年。記名軍機章京。九年三月。覆纂一臣工列傳。奬以侍讀陞用。十年。補軍機章京。同治元年。成進士。旋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保奬加四品銜。九月。補內閣侍讀。二年五月。記名以御史用。八月。充方略館纂修。三年五月。署方略館提調。充福建鄉試副考官。七月。江寧克復。紅旗報捷。上命議政王軍機大臣奬敘滿漢章京。庚身得奬。以六部郎中不論班次遇缺即選。並賞戴花翎。十月。補刑部湖廣司郎中。四年。充會試同考官。五年七月。補鴻臚寺少卿。復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保奬。加三品銜。旋丁母憂。八年。服闋。仍在軍機章京額外行走。五月。充方略館幫提調兼總纂。六月。仍補軍機章京。九年三月。補方略館提調兼總纂。九月。仍補鴻臚寺少卿。十月。繕進春秋屬辭。十年。補內閣侍讀學士。十一年。纂輯剿平太平天國方略告成。得旨以三品京堂候補。十二年。補光祿寺卿。六月。充貴州鄉試正考官。八月。充江西學政。光緒元年。以校勘剿平太平天國方略。賞加二品頂戴。三年回京。仍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四年。補太常寺卿。五年二月。署禮部左侍郎。四月。陞大理寺卿。七年四月。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二月。擢禮部右侍郎。八年二月。轉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六月。充江南鄉試正考官。九月。調刑部右侍郎。九年十一月。禮部奏許庚身克承先志。捐置義田二千餘頃。義莊一所。養贍宗族。古誼可風。恩賞扁額一方。十年三月。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尋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八月。命補軍機大臣。十月。恭逢慈禧太后五旬萬壽慶典。奉懿旨賞給頭品頂戴。尋賜紫禁城騎馬。十一年七月。管理戶部三庫事務。十二月。署兵部尚書。十三年九月。調補吏部左侍郎。仍兼署兵部尚書。十四年七月。補兵部尚書。八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十二月。充方略館總裁。十五年八月。署吏部尚書。十六年正月。皇上二旬萬壽。上以許庚身夙夜在公。忠勤懋著。詔交部優敘。二月。充會典館總裁。十七年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

官。賞勸善要言書。十一月。賞西苑門騎馬。十八年十二月。以二十年恭逢慈禧太后六旬萬壽。奉旨著庚身總辦慶典。歷充殿試讀卷官貢士覆試朝考拔貢優貢朝考考試試差漢廕生閱卷大臣凡二十次。十九年十二月卒。還疏入。兵部尚書許庚身忠勤恪慎。練達老成。由內閣中書充補軍機章京。蒙穆宗毅皇帝特達之知。擢陞卿寺。朕御極後簡任侍郎。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兼總理各國事務。補授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銜。疊掌文衡。夙夜靖共。深資倚畀。近因偶患微痾。賞假調理。方冀醫治就痊。長承恩眷。遽聞溘逝。軫惜良深。上諭賞給陀羅經被。晉贈太子太保銜。照尚書例賜卹。葬賜祭葬。予謚恭慎。

許振禕

許振禕。江西奉新人。咸豐三年。由拔貢生捐內閣中書。時侍郎曾國藩治軍湘中。辟置幕府。襄軍事。四年。水師爲太平軍所乘。困於江西南康。國藩竄從四散。獨振禕留左右不去。常一夕治官書八十通。國藩益重之。六年。撫州吉安相繼陷。振禕與內閣中書鄧輔綸募鄉兵剿敵於進賢東鄉等縣。大捷。八年。從曾國荃復吉安。獎以同知。遇缺即選。九年。中式江西鄉試舉人。仍隨大軍。十一年。克安慶。賞戴花翎。同治二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四年。散館。授編修。充國史館協修。六年。以捐輸獎五品頂戴。仍賞戴花翎。八年。充貴州副考官。九年。復因捐輸換五品銜。十年。充陝甘學政。時河州降回復叛。肅州西寧甘涼諸郡縣所在蹂躪。試久廢。振禕奏言。甘肅爲西陲要地。華戎雜處。民氣囂動。近日漢回仇殺。釀成大亂。究因讀書識理者少。故始爲風俗之憂。終遺疆場之患。必有文教以銷其強悍。有儒生以爲之倡率。而後皇仁可洽。反側自安。遂按試各郡所至。宣布朝廷德意。餐宿俱入回堡。示以無猜。多錄降人子弟入學。回衆大服。抵武威道。遇敵白彥虎。嚴陣以伺。從者股慄。振禕呵禁之。按轡徐行。敵相顧不敢犯。陝甘總督左宗棠疏稱軍興以來。學臣不入甘肅者十餘稔。許振禕不避艱險。以次按試。多方激勵。漢回雖迎。垂拜馬首。計補行八次歲科試。入學者近萬人。轉移風化。邊氓長治久安之效基此矣。詔嘉許之。關隴被兵

久。士鮮知經術。振禕建昧經書院於涇陽。購置書籍。敦勵生徒。縣是人知向學。又苦甘肅之鄉試於陝者。地遠千里。迺會同陝甘總督奏請兩省分闈。及各設學政。得旨允行。陝甘分闈自此始。十三年。任滿乞終養歸。旋丁父憂。光緒二年。服闋回京。充教習庶吉士。國史館纂修。武英殿纂修。起居注協修。功臣館纂修。本衙門撰文。文淵閣校理。八年。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八月。授河南彰衛懷道。沁河發源山西沁州。流入河南境。經河內武陟縣地以達黃河。每遇盛漲。水勢湍悍。幾與黃埧歲修費向歛自兩邑民戶。恆六七萬緡。不足。請庫帑益之。振禕至。倡捐五百金。設局復借款。發交紳士試辦一年。即以一年實用之數定爲歲修常款。吏不便謀。厄所爲。適小虹橋等處疊出大險。人咸惴恐。謂此舉若敗。不惟賠償鉅款。且不能自全。振禕仍請奏罷兩縣苛歛。年由司庫發銀二萬四千兩。官督紳辦。著爲例。河南巡撫鹿傳霖據以奏聞。允之。黃沁廳民堰故民修者。頻年黃沁交囓。湍深土薄。久將不支。振禕以大禍後民不堪再擾。乃輸己財建兩壩舊堰。民困大蘇。初河北各郡。皆有差徭。歷爲民病。而以安陽爲最重。按畝攤收。每畝上則地。向派錢千。胥吏經收。守令但以不誤差。則不究詰。振禕廉得其情。首發輕徭議。羣起梗阻。勢將止。而振禕毅然不爲所撓。創設車馬局。以紳經理之。民納糧時。銀一兩祇別輸錢六百。歲減可二十餘萬貫。其他州縣之有差徭者。遞減有差。九年十月。以河工安瀾。賞二品頂戴。十年。署河南按察使。十一年六月。補授。七月。署河南布政使。先是。河南軍需交代。積壓或數十年。甚至卷冊有散佚無稽者。事聞於朝。爰有清釐之命。顧日久無所成。護理河南巡撫孫鳳翔檄振禕清查。既受代。與吏胥約。除骫骳故習。不兩月而事竣。十月。以河工搶險。下部優敘。十二年正月。入覲。六月。擢江寧布政使。十三年。河決鄭州。倡義集款十二萬往賑之。全活無算。時黃流南趨。勢奪江淮而下。振禕以裏河地處低窪。淮海爲產鹽之區。場竈林立。東南財賦所關。設有疏虞。不獨膏腴盡失。如數百萬生靈何。乃與兩江總督曾國荃亟籌保障之策。先擇要所浚道築防。以時蓄洩。故次年春水盛漲。淮海得保無虞。十二月。以前署河南布政使籌協餉功。賞頭品頂戴。十四年。徐州諸屬災。振禕力籌賑濟。又假公帑貸民耕種。俾無誤農事。而自捐款鉅萬。代爲之償。十六年二月。擢河東河道總督。是時。竭天下財力經營

鄭州。而河事窳敝。一如昔日。會言者指陳河工積弊。上令振禕查議。振禕奏請改章。以爲言官條陳河工重在保險。先保險而後籌減費。人所共知也。先減費而後任保險。人所不敢言也。此事固非改章不能行。實非河臣身任其事。亦不能行。請先臚弊端。後明辦法。其一曰把持之弊。各署皆有幕友河工。獨曰庫儲。其於例案。茫然不解。獨鈔撮部中報銷之冊以爲祕本。在河督署中者。則以險工恐嚇。使之不敢輕議更張。而於奏報無工處所。亦必故作張皇鋪排。以爲見好受謝地步。在河道署中者。則以力請添款。暗阻發款爲務。其在各廳署中者。則以節省工料。勸留銀錢爲務。此弊不除。各官皆爲蒙蔽。而河臣受累尤深。擬請改章。以後河臣一概不延用庫儲。其二曰轇轕之弊。各廳歲辦稭料磚石。本係領款所購。而於交卸時復將餘存列入交代。且於道庫陸續扣領。故有已故廳員。其子孫仍支領一二十年者。因之有料亦不辦工。留積異日家私。其實稭料早化灰塵。甎石亦歸烏有。紙上鑿空。坐收厚利。此弊不除。政體何存。擬請改章於霜清後查取各廳所存稭料甎石。概行充公。不准再立交代名目。以斷葛藤。其三曰失算之弊。大凡稭料。早買則價廉。後買則價貴。甎石先辦則有濟。後辦則無及。同一支放。早可供急變之需。遲則有貽誤之患。查河工款項名目糾紛。有所謂額款者。有所謂奏添節省防險者。有所謂另案甎工埽工土工石工者。其實皆取之司庫。分別各名。以便報銷。而弊端即由此出。約計每年報銷六十餘萬兩。而司庫必陸續撥給。或遲之又久而後撥給。有事不能爲先時之備。無事究可便中飽之私。此弊不除。無從覈實。擬請改章。每年請款即以六十萬兩爲率。尋常搶險。不必加添。而將各種名目概加刪除。特名曰歲修額款六十萬兩而已。其四曰忙亂之弊。河臣以公事責之兩道。兩道以公事責之七廳。七廳以公事責之外工。問其底蘊。半未深悉。遇有險工。加倍張皇。即求添款。計較已定。先請河道。次請河督。至則人工紛紜。無從稽覈。用料無料。用石無石。臨時採辦。輒稱借墊。河臣但主添款了事。不思歲領之款所辦何事。何至有工即爾竭蹶。謂爲無弊。其誰信之。此弊不除。則奏報幾無實語。擬請改章。河臣宜以身率羣屬先事預防。庶不淆混。四弊既明。然非另設河防一局。究竟不能更易舊轍。擬請歲支司庫銀六十萬兩。其四十萬兩概歸七廳赴司支領。另提十二萬兩設一河防局。

專管先時籌備。臨時策應。隨時稽察。每估有工程。其款由司庫徑領到工銀錢。不許入局。疏上。從之。先是。振禕已河北道時。欽差大臣孫毓汶烏拉布查辦河工。振禕即進以政事之說。幾爲通工所不容。及是迺得行其志。十七年。加築滎澤大壩。九堡十堡。建築楊橋順河長埝。十八年。加築廣武山石壩。建築胡家屯來童寨各石壩。河以大治。十九年。因連年督辦河防。諸臻妥協。予優敘。十一月。命振禕會同李鴻章查勘永定河工。振禕既周視固安。東察天津尾閭。復折西出居庸關及懷來。審河上流。知河首受焉邑定周諸川東於軍都高峰。怒行數百里。挾勢出峽。鬱極難制。其下游宣之直沽者。又五河盛漲所會。洩不以時。隄庫沙壩。勢必中決。決且難治。乃以保近險灤中洪築減壩。治下游請。如其議。二十一年。詔舉人才。振禕疏言。國家圖治。莫若上法祖宗。下培民命。孔子之策。治衞不外富教。孟子之論。王道特重農桑。非如今之測量機器格致製造火輪鐵路掘礦求財操術之奇。古來未有而富強之效。茫如捕風。就使偶效一二。亦非祖宗所取。而民生日蹙。民力日窮。其不乘機思亂者。乃深感列聖累朝寬徭薄賦之恩。與皇上積年仁民愛物之誠耳。宋臣司馬光云。天地生財。祇有此數。利不在民則在官。掖覽此語。爲之惕然。利在民。此國家之所以長治而久安也。利在官。此國家之所以深憂而隱患也。與其謀利。不如節用。與其好奇。不如務實。從古四夷之亂。皆乘中國元氣之虛而起。試觀前史。各朝開創初年。兵不求多。賦不加取。自然平一海內。蠻方致貢。契丹西夏。欺一積弱之趙宋而不能。安石蔡京。壞一全盛之兩京而甚易。皇上可思其故也。曩年曾國藩胡林翼諸臣。皆非別有過高之論。任用出奇之人。惟以實心爲本。愛民爲務。間之洋學則不能舉其詞。問之軍器亦未嘗購諸外。卒能削平羣盜。光輔中朝。至不得已而取用釐金。借資民力。終以一時權宜。大奪民利。中心歉然。思欲軍務稍平。即奏停止。此前事之可取鑒者也。今天下攘臂鳴冤。實繁有徒。非西學不得謂人才。非變法不得謂作用。又有假飾理學。侈談經濟。實則結黨干時。希弋顯位。今更治日壞。將才日少。人才之頹靡如此。則保者之冒濫可知。且於國脈民命。安危所繫。未曾加意。此臣之私心所大懼也。尋乞病歸。諭賞假一月。毋庸開缺。十二月。調廣東巡撫。振禕以粵地多沙田。田不載於冊。官使吏稽。吏得金輒爲匿其數。否則虛造盜報以相

傾陷。又或強豪兼并。莫能誰何。因奏定章程。分畝清丈。俾無無田之稅。亦無無稅之田。利歸於國。而民不病。粵東闔姓爲歷年積弊。振禕亦奏請革除之。二十四年五月。粵西太平軍事起。其首李立亭黨號萬人。未一月。連陷鬱林陸川北流興業容縣諸城。侵軼廉防。廣州戒嚴。振禕亟籌備禦。增募五營。檄提督劉永福統之。粵民賴以無恐。七月。諭裁廣東雲南湖北三省巡撫缺。召振禕內用。旋乞假修墓。諭賞假兩月。二十五年二月卒。江西巡撫松壽代遞遺疏。並奏言振禕學有本源。持躬廉謹。所至敭建書院。以振興文教爲己任。力除積弊。與吏民相更始。巡撫廣東。務持大體。皆實事求是。見諸施行。雖歸田未久。而江省人士述其遺言軼事。莫不欷歔感嘆。其平日推重於鄉邦。已可概見。綜覈振禕生平。立身行政。始終無間。家居臥病。猶以時局艱難。國恩未報爲深疚。其忠愛之忱。發於天性者然也。二十六年四月。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鹿傳霖臚陳振禕服官各省政績。請附祀故大學士曾國藩專祠。二十九年七月。河南巡撫張人駿亦請以振禕附祀豫省故大學士曾國藩專祠。詔均如所請行。

趙舒翹

趙舒翹。字展如。陝西長安人。同治十三年進士。以主事用。分刑部。光緒六年。補漢提牢。著提牢備考二卷。七年。補直隸司主事。八年。陞員外郎。時河南王樹汶獄。疆吏多迴護。詔交刑部審訊。舒翹反覆詰駁。卒盡得其情。案獲平反。脫王樹汶於死。初審大吏皆得罪。九年。補湖廣司郎中。舒翹官刑部。久博學習舊事。凡釐訂例案。解析疑難。多由其撰擬。如議定宗室婦女犯罪所坐夫男。應照例折罰錢糧。凡調姦圖姦拒捕殺傷親屬。應照強姦拒捕例減等。議廣西土官犯罪家口。不應遷徙別省。議共謀爲盜。臨時不行分贓。罪罰不宜照前加重。又誘脅上盜不能照情有可原例。概從輕減。議定婦女犯軍流徒罪。實發爲奴者二十二條。實發而不爲奴者九條。爲奴而不實發者一條。議復永遠枷號舊章。變通軍流章程。及新疆流犯屯田辦法之類。皆見施行。其引經史以斷獄。則於議命案婦女離異。及議服制圖二篇。尤所致意。議命案婦女離異篇略曰。潘汰之父。被杜氏之父毆死。則杜氏乃仇人

之女。潘廣碌之死。杜氏雖不知情。實由杜氏而起。則杜氏亦潘汰之仇。以仇人之女爲妻不可。以仇爲妻更不可。春秋公羊傳曰。仇讐不交婚姻。穀梁傳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夫魯忘仇爲齊主婚。春秋猶非之。而況自爲妻乎。文姜孫齊。春秋削其姜氏。左氏曰。絕不爲親。禮也。毋尚可絕。又何有於其妻乎。漢時梁人有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孔季彥議以非司寇而擅殺夫。因父仇殺母。尚以擅論。又何有於離異其妻乎。唐律戶婚篇云。諸凡義絕者離之。長孫無忌等疏義。謂若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姊妹自相殺。皆爲義絕。唐律集秦漢以來法書大成。斟酌最爲盡善。明言應離。更屬可則。又考之隋史。煬帝女南陽公主適宇文士及。士及之兄化及行逆。公主爲尼。士及請見不許。公主曰。我與君仇家。今所以不手刃君者。謀逆之日。察君不與知耳。呵令速去。夫女子有從夫之義。尚可以仇而絕夫。而謂夫不可以絕妻。其義安在。宋元豐中。壽州民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坐其妻。刑曹駁之曰。毆妻父母。即是義絕。況是謀殺。不當坐其妻。又莆田民楊訟其子婦不孝。官爲逮問。則婦之父爲人毆死。楊亦與焉。坐獄未竟。遇赦免。婦仍在家攝守。陳振孫謂兩下相殺。義絕之大。初問楊罪時。合勒其婦休離。不離即是違法。縱有相犯。並同凡人。此婦不合收坐。斯二案。皆義絕之事明。邱濬載入大學衍義補。其按語謂生身之恩重於仇儷之義。女子受命於父。而後有夫。因夫而有舅姑。異姓所以相合者義也。義既絕矣。恩從而亡。名儒之論。足爲世教。正可與此對觀。然猶異代事也。國朝道光十一年。山東兩令。約爲婚姻。尚未迎娶。後因事壻父戕女父死。女不忍事仇。自經死。詔旌其孝。當時議者。咸謂女即不死。其義已絕。後有此比。宜請斷離。由是推之。則潘汰之不應以杜氏爲妻也明甚。十一年。以俸滿截取繁缺知府。十二年。授安徽鳳陽府知府。時值皖北水災。捐廉銀二千兩助賑。奏入。賞戴花翎。河決鄭州。上命諸臣集議。舒翹上議。略曰。黃河濁悍。自古難治。在大禹亦不過分九河以殺其勢。多以地與水而已。今則輓回故道之說。已不能行。所恃者。僅繕隄堵合。增卑培薄。與悍流爭地之一法。第河自孟津以下。經萬里折回而怒放。挾百川灌注而奔騰。無高山之障。無大澤之蓄。區區大清河一線。安能容其衝溢震蕩。而不潰決四出也哉。將欲治之。亦惟循水漸北之勢。分流以殺。多以水與

地而已。九河故道。雖不可尋。而徒駭馬頰鉤盤尙有舊迹。如能得熟地形而善治水者。相地開引。俾勢分力減。庶望安流。不然。則當徐觀其勢。俟下流路暢。因其自然而施以利導。加以隄防。亦行所無事之一道也。十五年。大計保薦卓異。擢浙江溫處道。十九年。授浙江按察使。尋遷布政使。二十年。授江蘇巡撫。先是。海防戒嚴。前撫臣欲爲外靖內計。招募湘軍四營。又招集私販鹽梟爲海靖三營。然真正梟匪。實未應募。徒集游怠莠民。虛糜餉項而已。舒翹察知無益。即時撤遣。只留湘軍二營。分駐要地。以防緝梟匪。蘇省地濱太湖。爲梟匪淵藪。營弁多其黨羽。互爲勾結援引。統領營官。亦受其賄遺恫挾。遂勢成養癰。吳江震澤。港汊紛歧。匪艇便於出沒。盜匪尤夥。舒翹遣飛划營。管帶許國祥等。嚴密剿捕。獲匪首葉萬春等就戮之。羣盜震懾。匪燄漸息。舒翹乃爲善後之法。建議謂松郡沿海數縣窮民。以板曬鹽爲生。每年產鹽不下七八千萬觔。商收僅三分之一。如不礙官引之零星小販。必寬之。其不畏官法之大梟梟匪。必剿之。不用通梟之統帶。亦不招梟匪爲營弁。無事則飭勇梭巡。不懈弛其氣。有事即立時拏捕。不張大其詞。由是兵與匪涇渭既分。而蘇省鹽捕積弊。逐漸祛除矣。二十一年。與日人改訂新約。諭令舒翹先事圖維。舒翹以近來各關常遷就於條約之外。爲周旋彌縫之妙訣。遂使洋務日益棘手。因先致函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略謂留民生計。係固本先務。保全釐金。尤屬目前要圖。釐金能保。必生意尙在。華商保民之計。即寓乎其中。然上海開局。各商皆係與洋人通熟。初多賠折。近始稍有利益。要必自行經理。常與洋商通融。方能獲利。若動公款以爲本。成敗利鈍。責諸紳商。其公正者既不肯任事。其任事者往往假公爲私。明華暗洋。種種弊竇。防不勝防。故欲設機器局。惟有因民所利而利之一法。廣爲招徠。令民股自辦。凡繅絲紗及一切製造。洋人所能者。我商民悉准仿行。官但爲之維持保護斯可矣。至新約允日人在內地購買貨件。及在通商口岸任便從事。既未能以力爭。亦何能以智勝。惟有與之平情商訂細約。庶可保全釐金。貨物由行交易給照出運。仍查照舊章。由關給單。鄭重而出。則奸商串通詭託之弊少矣。至於輪船駛入各口。裝運貨物。應令照華商小輪新章。一律完捐。如有奸商挂洋旗請單購貨。須赴產地。一時既難孚集。加以關道鄭重給單。奸商自當知難而止。得此節圍。

纂入行船章程。其所以保全鑿金者實多。總之。定章嚴密。尤賴奉行之不稍出入也。又謂與洋人定議。過於高堅。則必至決裂。貽朝廷憂。若塞責求其速了。則必至失體。招彼族侮。故必與之剛柔相參。方可集事。時朝廷矜慎庶獄。以舒翹久歷西曹。精法律。二十三年。召入爲刑部左侍郎。旋兼署禮部左侍郎。二十四年八月。命會同王文韶督辦礦務鐵路總局。旋擢刑部尚書。二十五年八月。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十一月。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免其稽查保甲事務。旋兼管順天府府尹事務。二十六年。拳匪肇亂。方事初起。艮溙等處糾集數千人。五月。奉命查辦。舒翹至。悉解散之。七月。聯軍入京師。扈蹕幸長安。旋因議和。外人欲重罪諸臣。閏八月初二日。奉旨此次中外開釁。變出非常。推其致禍之由。實非朝廷本意。皆因諸王大臣等。縱庇拳匪。啓釁友邦。以致貽憂宗社。乘輿播遷。朕固不能不引咎自責。而諸王大臣等。無端肇禍。亦亟應分別重輕。加以懲處。刑部尚書趙舒翹。著交都察院吏部議處。以示懲儆。朕受祖宗付託之重。總期保全大局。不能兼顧其他。諸王大臣等。謀國不臧。各由自取。當亦天下臣民所共諒也。吏議舒翹應革職留任。然外人究未知舒翹之不袒拳匪。猶以爲懲處尚輕也。十二月二十五日。復有旨。京師自五月以來。拳匪倡亂。開釁友邦。現經奕劻李鴻章與各國使臣議和大綱。草約業已畫押。追思肇禍之始。實由諸王大臣等信邪縱匪。上危宗社。下禍黎元。自問當得何罪。前者兩降諭旨。尚覺法輕情重。不足蔽辜。應再分別等差。加以懲處。革職留任刑部尚書趙舒翹。平日尚無忌疾外交之意。其查辦拳匪。亦無庇縱之詞。惟究屬草率貽誤。著加恩革職。定爲斬監候罪名。先在陝西省監禁。朕懲辦禍首諸人。並無輕縱。即天下臣民。亦曉然於此案關繫重大也。尋賜自盡。

廖壽恆

廖壽恆。字仲山。江蘇嘉定人。同治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七年。散館。授職編修。九年。提督湖南學政。十三年。充國史館纂修。光緒元年五月。大考二等。奉旨以洗馬陞用。尋授司經局洗馬。充廣西鄉試正考官。二年十月。擢

翰林院侍講。十二月。充文淵閣校理。三年九月。恭纂穆宗毅皇帝實錄。全書過半。壽恆曾充纂修。詔遇有應陞之缺。開列在前。並賞加隨帶三級。四年二月。以旱災連歲。春雨愆期。兩宮下詔修省。壽恆上疏曰。臣維應天以實不以文。今日事勢。正如身有痼疾。飲食起居。無異平時。藐視之以爲無恙也。不知元氣久虧。一遇外邪。誠恐不支。同治初年。賊氛偏地。府庫空虛。朝廷勵精圖治。擢任賢才。實事求是。一洗因循陋習。卒成奠定之功。自是以後。政事務爲寬大。而臣工不知仰體上意。遂相率爲具文。一若晏然無事者然。昔也大吏少瞻徇之情。猶能綜覈名實。今則取巧徇私。粉飾之積習如初也。昔也州縣修廉潔之名。猶能講求民事。今則復多貪縱。疲玩之積習如初也。吏治壞則民情鬱。所謂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而災氣爲之生也。夫此上下相蒙者。皆以爲天下已治。勢可苟安耳。豈知外人之窺伺其旁者。方將幸我之怠。而乘我之隙。此臣所謂痼疾也。近雖新疆恢復。而強鄰密邇。以後措置。方靡聖慮。臣聞皇太后皇上於紅旗報捷之時。以近畿荒旱。命廷臣勿遽如意。此其憂勤惕厲之忱。凡有血氣。莫不感涕。且我皇上已下詔罪己矣。亦罰樞臣矣。有諫必納。有言必從。臣復何言。所願皇上與廷臣。持以實心。審敬怠。明是非。覈功罪。信賞罰。重申有名無實之戒。上下交儆。勿仍爲具文。庶幾人心振而天變弭矣。旋以內務府襆陳。用款含混失實。疏請嚴飭。以爲疲玩因循者戒。五年正月。提督河南學政。二月。擢侍講學士。八月。命留學政任。十二月。穆宗毅皇帝實錄慶成。復命以應陞之缺開列在前。七年二月。轉侍讀學士。六月。遷詹事府詹事。十月。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八年。以疏察生員欠考案。下部議處。九年。法兵占據越南安定。壽恆上疏曰。自咸豐十年換約以來。我中國之待外人。亦可謂誠信相孚。懷柔備至矣。而外人動輒以事要挾。難厭所求。各國惟利是圖。一意專營商務。法蘭西則以傳教爲事。蔓延幾半天下。今乃思開闢商務。而偏取徑於越南。夫越南。我朝屬國也。歲時貢獻。恭順有加。內與粵滇依爲脣齒。萬無棄而不顧之理。顧方今而談兵事。船隻無多。戰具未備。一言輕發。患在目前。誠不可以孟浪嘗試。而越南使臣。待命於津。法國兵船。且將游弋於外。然則鼷其深入。而靡所底止乎。越南可讓。凡係屬國皆可讓。屬國可讓。邊境之地。亦將可讓。夫固不能不早爲之計矣。臣愚以爲此時有必

戰之勢。而後有必和之局。議者謂當今辦理洋務。宜專北洋大臣李鴻章一人。或云當催之來北籌防。以固根本。或云當命之駐粵。統兵以圖進取。或云當遣其居中調度。以爲可北可南之計。臣竊謂李鴻章威望最隆。不容輕褻。且與各國使臣朝夕謀面。固結邦交。一旦言兵。雖李鴻章操縱有權。不難出奇制勝。而情勢究不免有窒礙之處。況驟改駐紮之地。風聲徧布。勢必決裂。又慮一發難收。北洋勁旅。非他人所能指揮。而別求經略三省之重臣。尤非伉直樸誠。久經戰陣之員。不能勝此鉅任。爲今之計。求其機勢便捷。進退自如。莫若飭李鴻章仍回北洋大臣本任。整頓防軍。並兼署直隸總督。坐鎮津門。以衛畿輔。見署直隸督臣張樹聲。忠勇深沈。將才夙裕。上年朝鮮之役。先聲奪人。外人頗爲懾服。如令回兩廣總督本任。節制兩廣雲南三省。相機調遣。進兵越南。以伸保護屬國之義。該督臣辦事精密。諒能動合機宜。當此時局艱難。亦斷不敢意存諉卸。法人逆料中國之決無戰志。故敢狡焉思逞。苟聞宿將南來。兵機難測。亦必不肯恃強蠢動。致敗各國和好之謀。知己知彼。勢固如此。矧我中國之進兵保護屬國。條約昭彰。並非與法人搆難。儻在彼有轉圜之意。一切儘可緩商。若必欲併吞越南。是兵端自彼而開。不得謂我不修鄰好。以此詰責法人。亦當俯首無辭。且兩督臣各回本任。事屬循例。可不啓外國之疑。而進戰退守。能發能收。又非另生枝節。致將來或有罅隙可指。此善棊者所以貴藏活著也。六月。稽察中書科事務。九月。法越和議成。壽恆以洋務機會可乘。復奏請先發制人。以杜後患。略謂臣風聞法使到津。稱越南和議已成。以分界撤兵等事要求於北洋大臣李鴻章。李鴻章不允。法使即擬來京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辯論。議者謂越南已去。事無可言。法使此來。祇宜還就。臣以爲此不足慮。法使之所欲者。皆我之所必不與者也。何也。據越南而去我屬國之名分。逐黑旗而撤我邊省之藩籬。通紅江而奪我滇江之大利。此皆患在眉睫。顯而易見。當局諸臣。孰不知之。而顧肯委蛇隱忍。聽其得寸進尺。以壞我全局哉。是則法使之來。直可置之不答。或屏之弗見。然而先機已失。不可不圖輓回。時事所乘。不能不謀結束。日復一日。將越棠又蹈中山之轍。何以尊國體。何以懾蠻夷。且我不保越。法且竊笑於我。我不逐劉。法且遷怒於我。何能相安於無事。爲今之計。直宜以欺陵屬國之罪。布告各國。

折以公法。責令將所立條約。全行改削。河內南定。一律讓還。然後緩議法越通商之約。況彼國於香港澳門等處。屢次招募華人充當勇丁。結以種種違背之條。何辭可辯。見聞津粵各海防。早已飭備嚴陣以待。軍容政觀。臣謂仍須選派知兵大員。酌帶兵輪船數艘。馳赴越都。以觀動靜。無論爲戰爲和。有此勁旅一枝。法人必倉皇失措。一面飛檄廣西防軍。援助劉永福。刻期進赴河內。法人雖悍。斷不能四路屯兵。比闖其國。政出多門。實無鬬志。即欲興戎搆怨。不特苦糗糧之告罄。亦且畏德國之乘虛。該使臣勢已窮蹙。無可自恃。乃以孤注之謀。來此嘗試。與其舌敝脣焦。啓彼族難填之欲壑。孰若名正言順。斷後來無數之葛藤。聲威振則辭氣強。即法人自覺靦顏。未肯遽爲哀乞。而各國顧全商本。亦必力解兵爭。待其遵約而來。然後一言可定。謂因此而兵連禍結。竟無已時。又事理所必無者也。苟不得已而思其次。則河內一省。爲越南之精華。實爲粵滇之屏蔽。法人所力據。即中國所必爭。儻任其久踞此都。則東由海陽以達廣東北境。北寧以窺廣西。西犯山西以直趨雲南。三省邊防。從何布置。及今越議未定。惟有籌餉數十萬金。專責劉永福添兵製械。迅拔河城。以扼敵衝。而固門戶。河城既下。北圻乃安。並聞充鶴東西。土田肥沃。此後不勞轉餉。徐圖以墾爲防。保越國之舊都。亦可以留越君之權勢。蓋我不與法搆兵。劉永福不能不爲越守土。況近來暗助黑旗。有戰必捷。法人早已深知。掩耳毀鐘。徒煩饒舌。聲言保護。彼將奈何。劉永福忿懣填胸。苟奉詔書。無不以一當百。該敵被創之餘。勢必屈求於我。畫界而守。或可言和。如此。則粵滇之邊患稍紓。而法越之兵端可戢。伏惟聖明採擇。越南幸甚。天下幸甚。尋以根本至計。首在宸躬。復上疏曰。臣聞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所謂有慶者。蓋德業輝光。神明強固。足以作四方之覲。而緜萬民之原。薄海內外。莫不引領焉。伏維皇上御極。九載於茲。仰承慈訓。力勵時艱。未明求衣。日不暇食。聖經古史。以次貫通。講學之勤。崇德之懋。無逾於此。更何庸臣之鰓鰓過慮者。然而盈廷贊襄之際。有師保可以匡維。深居燕息之時。非外臣所能調護。竊慮皇躬暇豫。自有陶情適性之常。而近侍之妄爲揣摩者。或任意以迎合。恐日久遂不自覺。臣愚以爲崇德之要。典學爲先。而慎選近侍。尤不可緩。昔宋臣程頤上疏曰。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在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

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養氣質。薰陶德性。其論經筵曰。請於左右服侍內臣。並選年四五十已上。厚重小心之人。不使佞辟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程顥有言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夫欲之未萌。何從窺測。要在平日目所見。耳所聞。跬步所不離者。不至隱導所欲。而後能力杜其萌也。我皇上春秋日富。轉瞬舉行大婚。親裁大政。萬世之基。繫於一人。知慮益開。綱紀獨攬。危微之漸。敬肆之幾。間不容髮。殆有不可不深長思者。周書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先儒謂陪僕媵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知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隱隱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三復斯言。誠可警惕。朝廷家法相承。整飭宮寺。律令從嚴。杜漸防微。一洗前代弊政。伏讀高宗純皇帝聖訓有曰。總管等保舉首領。務擇其行走勤慎。爲人誠實。已過三十年者。方准保舉。煌煌聖訓。允宜遵守。臣擬請皇太后皇上御前服役之太監。慎加選擇。務取厚重樸實之人。其有年紀太輕。性情浮動者。一概屏勿使近。飭下總管敬謹遵行。並請懿旨。時加訓飭。凡一切淺俗委瑣之言。勿許達於宸聽。大抵便佞之徒。鮮知體要。老成之輩。較識艱難。其中閱歷年久者。於列聖宮中遺範。尚能稱述。前關隨事隨時。亦可獲知往行。蓋至灑掃之役。亦守禮章。晏侠之時。不踰繩度。庶幾深宮居息。無往非崇德之端。或可補毓慶宮課程所不備。皇上冲齡踐阼。一日之間。勤勞過半。祇此數時。以爲游息。必須於寢膳之常度。備求攝養。但使左右得人。於聖躬實不無裨益。所謂氣體移養。常必由之者。其謂此歟。抑臣更有請者。凡宮廷土木之工。內府傳辦之件。事屬尋常。卻最易導引侈念。外間傳聞。多係無稽。臣知皇太后崇儉黜奢。時以民生爲念。即偶有飭辦者。亦皆御用所必需。力求撙節。無可議擬。第念皇上瞻依間視。一惟懿訓是遵。目染耳濡。動關德性。臣總願皇太后燕翼貽謀。隨時用意。所以薰陶成就者。無微弗周。如是。則慈闈教育。更勝於典樂命夔。聖主守身。何必以達孝讓武。德業日益輝光。神明日益強固。根本之計。立乎不敗。臣民之望。慰於無窮。而時勢艱難。不足言矣。十年三月。署刑部左侍郎。閏五月。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旋往天津。會同李鴻章等商議法國詳細條約。十一年二月。命偕尚書崇綺查辦安徽鳳陽關宿弊。六月。充江西鄉試正考官。

十二月。遷兵部右侍郎。十三年正月。轉左侍郎。十五年二月。調禮部右侍郎。三月。充會試副考官。八月。署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十六年閏二月。兼署兵部右侍郎。三月。轉左侍郎。十二月。調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十七年八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十八年。調吏部右侍郎。二十年。孝欽顯皇后六旬萬壽。正月。賞加太子少保銜。十二月。兼署戶部左侍郎。二十一年三月。兼署禮部右侍郎。五月。以閱卷失察下部察議。六月。調倉場侍郎。二十三年七月。遷左都御史。命在軍機太臣上學習行走。仍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八月。署兵部尚書。九月。擢刑部尚書。兼署兵部尚書。二十四年閏三月。充會典館副總裁。六月。壽恆年屆六旬。恩賚有加。八月。調禮部尚書。十二月。充經筵講官。先後屢充殿選官。缺大臣考試御史漢陰生筆帖式舉人覆試貢士覆試庶吉士散館閱卷大臣。殿試讀卷大臣。朝考閱卷大臣。二十六年。以病開缺回籍。二十九年八月卒。

綿宜

綿宜。鑲白旗人。咸豐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散館。改禮部主事。五年十月。補官。六年三月。陞左春坊左中允。五月。補翰林院侍講。九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十月。轉侍讀。十年正月。陞詹事府右庶子。閏三月。遷翰林院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九月。陞詹事府詹事。十月。以京師盜案疊出。官役緝捕不力。奏請敕下地方官嚴緝。從之。十二月。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同治元年正月。署正藍旗滿洲副都統。五月。充湖南鄉試正考官。十一月。署兵部左侍郎。二年正月。陞禮部右侍郎。二月。補正紅旗蒙古副都統。十月。調正藍旗滿洲副都統。十一月。充冊封壽禧公主正使。三年正月。署正黃旗護軍統領。五月。署正黃旗蒙古副都統。七月。署左翼前鋒統領。八月。充順天鄉試監臨。十二月。署正白旗滿洲副都統。四年五月。調補鑲藍旗滿洲副都統。十月。充右翼監督。五年二月。充西陵歲修工程大臣。八月。派覆驗朝審。七年八月。署刑部右侍郎。十二月。兼署戶部左侍郎。管理三庫事務。八年八月。調盛京兵部侍郎。管理威遠堡等六關口事務。十一年二月。疏陳治盜事宜。一曰清盜源。一曰除賊首。上

曰整兵力。一曰嚴門禁。詔下將軍都興阿議行。六月。以[illegible]良老病。乞假回京。允之。七月。調補禮部右侍郎。九月。充管理三庫大臣。十二年閏六月。盛京馬賊復熾。再疏陳整兵募勇禁賭聚糧四策。得旨允行。十三年四月。補正黃旗蒙古副都統。八月。署正白旗護軍統領。十月。管理新舊營房事務。光緒元年正月。再署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二月。充專操大臣。十二月。充管理溝渠河道大臣。值年大臣。二年六月。再充左翼監督。十月。轉補禮部左侍郎。十一月。授鑲白旗總族長。三年。兼署兵部右侍郎。四年。復調補盛京兵部侍郎。五年。管理稜居宗室事務。六年十一月。以盛京恭收玉牒暨尊藏穆宗毅皇帝實錄聖訓典禮未終。輒赴府尹署公讌。綿宜任意戲謔。副都統富陞奏劾之。詔革職。十二年五月。起用。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十月。充玉牒館副總裁。十二月。遷理藩院右侍郎。十三年三月。充宗人府族長。十二月。調兵部右侍郎。兼授鑲紅旗漢軍副都統。十四年三月。調補盛京戶部侍郎。二十年九月。因病乞假回旗。二十一年二月。奏請開缺。許之。九月。病瘥。二十二年。授理藩院左侍郎。二十三年十月。賜紫禁城騎馬。十一月。復充左翼監督。二十四年正月卒。遺疏入。尋賜祭葬。撫卹如例。

劉坤一

劉坤一。字峴莊。湖南新寧人。咸豐五年。太平軍攻湖南坤一以廩生領團練。從官軍克復茶陵郴桂宜章等城。敍功。以教諭遇缺即選。六年。從道員劉長佑軍援江西。時臨袁撫建各郡。皆爲敵據。楚軍既克萍鄉。敵連營蘆溪宣風鎮來拒。四月。劉長佑令坤一進戰。皆破之。五月。偪袁州而軍。城敵出戰。爲坤一所敗。湖南巡撫駱秉章奏保。以知縣歸部即選。並賞加同知銜。時袁州敵勢尙盛。相持久不下。坤一密招降侍衞李能通。能通在敵中負重名。於是降者相繼。守將何益發夜開西門以納之。坤一督楚勇先入。據遂復袁州。奉旨以直隸州知州即選。並賞戴花翎。七年。從克臨江府城。奉旨以知府選用。賞加道銜。八年。劉長佑以病歸。駱秉章飭坤一暫領其衆。偕道員蕭啓江渡贛而東。規撫州。克崇仁。敗援敵於龍骨渡。啓江在上頓渡。爲城敵所困。坤一率衆往援。大破之。敵棄城遁。復

撫州。建昌府亦同時克復。江西肅清。奉旨以道員歸部即選。九年。石達開黨衆數十萬。由福建邊攻湖南。坤一奉檄回援。連解永州新寧之圍。賞加鹽運使銜。敵入廣西。坤一從劉長佑躡之。二月。復柳州。賞加按察使銜。劉長佑擢撫廣西。乃飭坤一統率全師。剿辦柳州餘敵。兼扼達開入湘之路。十一年三月。柳州悉平。賞加布政使銜。進規潯州。七月。拔其城。命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按察使缺出題奏。並賞給父母一品封典。石達開將由粵黔之交。回竄川楚。坤一扼之於融縣。敵死爭不得過。坤一乘其惰。渡港掩之。敵大潰。達開遁入黔。九月。授廣東按察使。同治元年八月。擢廣西布政使。敕赴潯州。接辦軍事。渠帥黃鼎鳳自道光末據貴縣。咸豐間。累出攻破郡縣。戕守令。官軍屢議剿撫。不能下。在廣西羣敵中。最爲狡悍。坤一節節掃蕩。駐師登龍橋。當是時黃鼎鳳老巢在平天寨。四面皆山。壁立萬仞。立重柵。以巨礮守之。其婦女財物。皆在覃塘墟。距平天十餘里。爲掎角。高牆深濠。以抗官軍。坤一陽爲欲撫黃鼎鳳也者。撤軍回貴縣。建醮祀陣亡將士。各路將佐咸會祭。鐃鼓聲聞遠近。乃部署諸將。潛師夜起。襲覃塘據之。遂圍平天官軍。以其間拔龍岩。復橫州。黃鼎鳳勢益蹙。三年四月。坤一遂擒黃鼎鳳。與其黨皆伏誅。潯州平。賞給碩勇巴圖魯名號。並下部優敘。四年正月。搜剿思恩南寧各屬土匪。三月。復永淳縣城。五月。擢江西巡撫。旋因洩漏寄諭。部議革職留任。是時太平軍汪海洋。敗遁粵之連平州。復謀趨閩邊。上攻江西。坤一飭按察使席寶田。越境會剿。並令提督黃少春赴長寧扼其竄路。五年。席寶田率軍入粵。累戰皆捷。會閩浙總督左宗棠軍殪汪海洋於嘉應州。餘黨殲焉。捷奏入。以坤一調度有方。賞給頭品頂戴。旋擊散崇安齋匪。清江西各屬伏莽六年。湖北捻匪由蘄水竄廣濟黃梅間。蔓延數百里。恣意焚掠。距九江瑞昌僅隔一江。難民紛紛東渡。坤一亟調水師出江堵擊。敵退。因奏撥庫帑賑難民。且資遣回籍。未幾。湖南瀏陽教匪勞崇萬載。坤一飭兵團剿。平之。九年八月。天津教案起。坤一遵旨密籌沿江防務。十一年正月。奉新縣匪徒謀逆。闖入靖安縣城。討平之。十三年正月。江西紳士都察院左都御史胡家玉。積欠漕糧。又屢貽坤一書。干預地方事。坤一不以聞。爲給事中邊寶泉所劾。部議降三級調用。加恩改爲革職留任。並降三品頂戴。尋奉恩旨開復。十二月。命署兩江總督。兼署通商大臣。光緒

元年八月。擢兩廣總督。廣東號富穰。庫儲實空。出入恆虛不抵。議者請加鹽釐及洋藥稅。坤一以粵鹽困於私梟。驟議加釐。則官引愈滯。於是添雇輪船嚴緝私販。又恐鹽梟鋌險。乃援康雍間成案。官籌成本。收買餘鹽。發商領運。官民交便。廣東洋藥釐省城與外埠輕重不同。坤一始令各口。悉一律抽收。無加稅之名。而歲增巨萬。廣東吏治久疲。坤一以整飭之道。在於久任。飭藩司查令實缺人員。各還本任。不得輕調。有應調看更動者。悉遵部章。不逾十分之一。粵素多盜。賭風尤甚。坤一以賭爲盜源。一切嚴禁。各州縣水陸緝捕。各營分定地段。以專責成。以故盜發輒獲。二年八月。兼管粵海關監督。五年正月。兼署廣東巡撫。十一月。調補兩江總督。兼通商大臣。六年正月。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飭籌議海防。坤一請由粵省自造蚊子輪船。用守各口。可以操縱自如。從之。三月。俄人交還伊犂。藉端要挾。命將防務悉心經理。以備不虞。坤一奏曰。我朝定鼎以後。與俄從未交兵。俄爲封豕長蛇久矣。志圖鷹食。力強爲我勁敵。地廣與我毗連。必須策出萬全。不可輕於一試。陝甘有左宗棠及劉錦棠。直隸山西有李鴻章曾國荃。自足支拄。惟東三省係我朝龍興之地。向爲俄人垂涎。如有侵軼之虞。未審左宗棠李鴻章等。能否兼顧。及三省境內有無久經戰陣之宿將勁旅。緩急可恃以自固。此則大局之亟宜綢繆者。夫兵之強弱。視將之勇怯。亦視將者能否識拔真才。臣愚以爲現在西北沿邊將軍督撫。宜用親歷戎行。膽識並茂之員。以期折衝禦侮。儒臣不諳武備。資望無濟時艱。誠恐貽誤於萬一也。至西北既須戒嚴。則東南不可復生波折。日本於琉球之事。似須設法彌縫。毋使乘間蹈瑕。與俄合而謀我。前福建巡撫丁日昌。謂宜責日本不能字小之義。以示大公。而激衆怒。而於滅我藩服。不必苦爭。俾易轉圜。所言亦未始無見。日本終爲我患。今人每飯不忘。第目前不可遽啓釁端。以免受其牽制。英法德美諸國。雖於東南各口。棋布星羅。祇求傳教通商。別無覬覦之意。即遇事不免刁狡。亦在地方官撫馭有方。臣與諸國交涉多年。頗能知其委曲。目前決不至有決裂。上貽宵旰之憂。況英德等國。與俄猜忌日深。必不願俄逞志於我。其應如何援爲聲援。以伺俄人之後。使之不敢併力東向。廟謨廣運。自已神而明之。疏入報聞。十二年。丁繼母憂。十六年。仍授兩江總督。兼通商大臣。十七年。命幫辦海軍事務。十八

年。修築鎮江都天廟金山寺焦象兩山礮臺。竣工。坤一親往勘視。二十年正月。孝欽顯皇后六旬萬壽。懿旨賞戴雙眼花翎。七月。署江寧將軍。日本謀預朝鮮亂事。敗盟內犯。提督葉志超等軍。潰於平壤。於是九連城鳳凰城金州旅順悉陷。命坤一爲欽差大臣。所有關內外防剿各軍。均歸節制。坤一疏辭。上諭劉坤一奏籲懇收回成命一摺。見值軍務緊要。統帥需人。劉坤一從前帶兵多年。威望素著。是以特授爲欽差大臣。該督惟當仰體朝廷眷注之意。盡心辦理。用副委任。毋事固辭。各營將弁。如有不遵調遣。不受約束者。即按照軍法從事。以一事權。廿一年。和議成。命回兩江總督任。二十三年正月。京察下部議敘。二十五年二月。安徽渦陽土匪滋事。坤一飭三省會剿。平之。五月。奏於江寧省城設立練將學堂。遵旨改練洋操。二十六年。德宗三旬萬壽。賞加太子少保銜。拳匪倡亂。東南震驚。坤一會同各督撫。與各國領事訂約。允爲保護。並嚴禁謠傳煽惑。人心賴以救定。時德宗奉孝欽顯皇后駐蹕西安。論者有遷都之議。坤一力陳其弊。籲請迴鑾。上諾之。二十七年。上以欲求振作。當議更張。詔中外大臣各據所見。坤一偕湖廣總督張之洞三疏奏請變法。一育才興學之大端。宜參考古今。會通文武者四。曰設文武學堂。曰酌改文科。曰停罷武試。曰獎勵遊學。一中法之必應整頓變通者十二。曰崇節儉。曰破常格。曰停捐納。曰課官重祿。曰去書吏。曰考差役。曰卹刑獄。曰改選法。曰籌八旗生計。曰裁屯衞。曰裁綠營。曰簡文法。一西法之必應兼采並用者十一。曰廣派遊歷。曰練外國操。曰廣軍實。曰修農政。曰勸工藝。曰定鑛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曰用銀圓。曰行印花稅。曰推行郵政。曰官收洋藥。曰多譯東西各國書。以上諸條。所需經費不少。此次賠款極鉅。籌措艱難。論者必以度支困絀爲詞。謂諸事方求節省。豈宜更增用費。遂不免顧惜遲疑。臣等之愚。竊以爲不可。今若竭海內之力。百計搜括。但供每年賠款。以冀無事。則外國必將視我中國皆苟安無志之人。士無奮心。民無固志。各國之輕我侮我。更將得步進步。不待賠款還清。而中國已不能立國矣。竊謂節用之與自強兩義。自當並行。不宜偏廢。疏上。命政務處覈議施行。十月。迴鑾。奉孝欽顯皇后懿旨。見在時局漸定。回京有期。劉坤一等共保東南疆土。盡心籌畫。卓著勤勞。自應同膺懋賞。兩江總督劉坤一。著賞加太子太保銜。二十八年九月卒。追封

等男爵。晉贈太傅。予謚忠誠。入祀京師賢良祠。並於江寧省城湖南原籍。及立功省分。建立專祠。十一月。張之洞奏。坤一起家軍旅。擢任封圻。垂四十年。居官廉靜寬厚。不求赫赫之名。而身際艱危。維持大局。毅然擔當。從不稍事推諉。忠愛之忱。老而彌篤。每論及時事。敬念聖恩未嘗不撫膺流涕。近年以來。臣與之共事。深知其忠定明決。能斷大事。有古名臣風。尋賜祭葬。

劉恩溥

劉恩溥。直隸吳橋人。同治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七年散館。授職編修。十二年九月。記名以御史用。光緒元年。大考翰詹列二等。賞大卷紬袍料一疋。二年五月。充教習庶吉士。六月。充江西鄉試副考官。十二月。差竣回京。三年六月。補浙江道監察御史。七月。恩溥奏參捕蝗不力各牧令。又以雨澤愆期。苗稼枯槁。糧米昂貴。飢民聚爲盜賊。直隸武強縣有砍刀會匪千餘名。在景州阜城武邑棗強衡水饒陽一帶肆行搶劫。地方官形同聾聵。霸州通州固安等處。亦均有明火拒捕路劫之案。地方官規避處分。偪令事主改盜爲竊。請旨速敕查拏。以靖奸宄。上可其奏。是年直隸保定以西河間以南旱蝗相乘。災區甚廣。恩溥乃就當日時勢能舉辦者。酌擬數條上之。一曰借款平糴。於津省庫款中借動二三十萬。購糧分撥災區。源源平糴。至麥熟爲止。一曰分地勸貸。略仿朱子社倉之法。每州縣設公倉數處。勸諭紳富出穀存儲貸於貧民。俟秋收後。令加息償交公倉。一曰井工代賑。廣興井工。勸富民出貲倡辦。以養窮民。而得沃壤。又以山西荒旱。由於廣種罌粟。穀產漸少。奏請禁種罌粟。詔令巡撫會國荃認真查察。一律禁止。九月。以恭纂穆宗毅皇帝實錄全書過半。經監修總裁等奏請獎敘。奉上諭御史劉恩溥作爲歷俸期滿。並賞戴花翎。四年二月。恩溥奏陝西至甘肅各站州縣支應經過大吏差使所費。動輒數百金。皆係攤派貧民。約加正賦數倍。疏入。上立詔該督撫嚴飭各州縣嗣後支應。不得攤派民間。經過該驛站大員。亦須約束家人。不准濫索供應。又以陝西省至臨潼五十里間。水失故道。奏請疏治灞滻。俾達渭河。並以工代賑。得旨

著該撫查核辦理。先是。上以北方各省旱災頻仍。民食缺乏。詔令興辦水利事務。恩傳乃奏請濬直隸河道。以爲水利爲救荒之本。而興工代賑。亦荒政之一端。直隸南路。嗷鴻徧野。賑不勝賑。所以存活之者。莫如興工代賑。先治滹沱。其辦法有三。一闢冶河以分滹沱水勢。一塞攻道以復滹沱故道。一治子牙河黑龍港河以疏滹沱下游。又慮費不易集。奏請於新淮鹽斤加價二文。提作商捐。以爲直隸水利經費。京師向設粥廠。收養貧民。外來就食者日多一日。領粥之人太廣。每日竟不得一飽。其桀驁者。甚至沿街搶奪。恩傳以爲其事可惡。其情可憫。若不速籌安插。早爲懲創。釁穀之下。白晝即有戒心。請旨敕下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擇寬大廟宇。或閉關之鋪面房間。分撥收養。上令各該衙門會議具奏。恩傳又以種植罌粟。山西受害最深。近聞直隸山東奉天吉林一帶。皆有栽種罌粟之處。若不及早剷除。恐相率效尤。再蹈山西覆轍。奏請敕令各該督撫將軍嚴加查察。又以甘霖未沛。奏請速將米糧釐稅。概予裁撤。以期早逕和甘。是年。丁父憂。開缺守制。六年。服滿。七月。補授河南道監察御史。未幾。丁母憂。服滿。八年。復補河南道監察御史。恩傳以各省武職人員。請免騎射取巧者多。奏請敕部妥議章程。嚴懲取巧。下兵部議奏。又以滿漢文武大員以及翰詹科道。其中多有漸染嗜好之人。奏請除錮習以肅官方。如有吸食洋藥者。勒限三箇月概令禁斷。奉旨嚴行申儆。嗣後文武大小各員。如有吸食鴉片者。務當痛自湔洗。倘再陽奉陰違。一經發覺。定即嚴行懲辦。九年正月。恩傳赴午門前查班。是日坐班人員無一到者。及時享太廟。恩傳往收職名。投遞者僅數條。陪祀者四人。恩傳因奏近來陪祀坐班各員。曠誤甚多。請敕整頓。恩傳又以翰林院爲儲才淵藪。近來翰詹坊缺。異常疏通。奏請特頒諭旨。大考翰詹。以拔真才。而資治理。又以荒政經費支絀。請敕各省酌提釐金解部。專作備荒經費。下部議奏。五月。轉貴州道監察御史。是時。法人占據越南。有窺我滇越意思。恩傳奏言。法人之志。非僅在越南已也。雲南鑛苗極旺。法人垂涎已久。借保護越南爲名。而實爲侵併雲南起見。中國即不與法爭越南。法亦豈非中國之患哉。越南爲中國藩屬。歷年久遠。其地與粵西之鎮南關滇南之迤化江接壤。法國遠隔重洋。土宇與越南並不相接。安得收其租賦。而即有其土地。李鴻章現駐上海。似須邀英美各

國據公法以與之爭。即法人不見從。而我義正詞嚴。各國亦斷不能曲中而直法。如該國罔有悛心。則是法人背公法。棄好尋釁。並非兵端自我而開。師直爲壯。一鼓而前。自有仁者無敵之效。且中國製造輪船。購買槍礮。不惜數十百萬之重貲者。凡以爲攻戰計也。請敕下諸大臣密籌速計。思患預防。勿鄙爲喜事之談。勿視爲不急之務。勿自餒其志氣而長凶燄於燎原。勿甘蹈於因循而示外洋以孱弱。再近來雲南有戕殺教首一案。若法人以保護傳教爲名。移兵入滇。其格外要挾可想。今此案甫起。適值法兵被困於劉永福。不暇兼顧。倘乘此時機。聲罪致討。法必乞和。將來辦理此案。決其萬不棘手。時東省頻遭水患。待賑孔急。上命游百川陳士杰迅速籌賑。恩溥以爲該撫等接奉恩旨。不過酌提款項。杯水車薪。何濟於事。請敕下戶部本年有津貼京官一議。各省允解十餘萬金。各京官近來法廉交勵。急公慕義者甚多。若將此項津貼。儘數捐出作東省賑項。由部撥墊匯交該撫認真撫恤。似亦救急之一策也。陝西巡撫馮譽驥不能屏絕餽送。不知約束家丁。信昵同知張兆鎔知縣汪鳳澧等招搖聲氣。恩溥上疏劾之。八月。法使脫利古乘兵船來京。聲言將以大隊兵船至廣東尋釁。恫喝要求。詭計叵測。恩溥於是有法人恫喝請速賜宸斷之疏。其言曰。法人自被劉永福痛殲。計不能逞。遂有遣公使來京恫喝譯署之事。譯署向來因循遷就。早已爲其窺破。若再蹈覆轍。使法人紅江通商。則萬不能保滇粵。使劉軍讓出保勝。則萬不能固藩籬。中國一意遷就。不但法人得步。要挾無厭。恐他國亦將羣起而侮我矣。伏望密敕兩廣總督將粵東之西江及虎門蕉門崖門螺州門虎跳門凡可入粵之路。密爲布置。并敕南洋大臣將鎮江狼山各要隘。添撥兵船。嚴爲設防。使不能遽入長江。更敕北洋大臣將威海崆峒各島凡法艦可以寄頓輜重之處。一律屯兵。斷其登州府各島之接濟。責成李鴻章布置嚴密。團練津勇。於要衝濬鑿地道。藏伏精銳。該督自然天良激發。振刷精神。而譯署諸大臣亦當膽氣稍壯。不至受其恫喝。一意恐嚇我皇太后也。國威之振。在此一舉。疏入。上嘉納焉。自黃河北徙。南河漕督裁併。所留廳汛無幾。東河以關係運道。仍循其舊。恩溥奏請將閒款冗員酌定去留。以裨實用。又奏侍郎游百川所議防河疏堵分三策。必須數百萬金。方能蔵事。至工成之後。修防各費。尚未議及。若仍由民

修。則民力已竭。若全由官辦。則庫款不敷。且亦僅顧目前。能否永不潰決。仍無把握。臣聞美國美西士比河與中國黃河略同。美人創用列陣圖之法。奮勉赴功。永除河患。欲求一勞永逸之法。可否敕令出使之員。向該國子細探尋。以備採擇。或僱用西人籌辦。庶幾數千年巨患。一旦掃除而廓清之。尋又以畿南連年水患。由於減河堙塞。致運河之水不能分消。請敕令直隸總督會同山東巡撫修濬兩處減河。以拯民患。又恐山東德州奸民阻撓。乞敕該督撫通籌全局。勿聽阻撓。致貽畿南巨患。並請遇運河水漲時。敕令德州居民實力修防。或撥兵勇協同修理。期無害於直隸各縣。爲上策。是時。京東永平各州縣水患甚大。未見奏聞。恩溥奏請敕查。以蘇民命。並劾直督李鴻章不請賑恤。玩視民瘼。請明頒諭旨。將該督酌予懲處。又劾李鴻章暮氣漸增。貽誤大局。凡事苟且敷衍。一意見好屬吏。辦理海防將二十年。糜費數千百萬。半係調劑私人。經略三省。雖未奉有明諭。中外業已皆知。乃竟抗不前往。以固守北洋爲辭。而北洋則仍無把握。始以金革勿避奪情而使署總督。繼以署理總督而轉巧避金革。國家安用此重臣爲耶。臣不忍坐視其貽誤。請另簡賢能。加意整頓。庶地方軍務。均有裨益。是年中秋節前。內務府向戶部借銀十五萬兩。恩溥以爲方今部庫存款。入不敷出。各省水患成災。進款所虧甚多。此而不思撙節。何所恃而不恐耶。查內務府每年入款。約在百萬兩外。應得平餘可八九萬兩。除堂司各官養廉。不得過三萬六千之數。餘盡歸公存儲。以備要需。自光緒二年至今。約計不下三十餘萬兩。此項原可動用。何以竟向戶部借撥。現在各處賑款及修理城垣圍牆各工程。皆無所出。似可稍緩就急。聽候撥用。應請敕令內務府大臣先行赴庫盤查。再將歸奏案暨此項銷案詳加核對。庶免隱匿欺侵之弊。以昭核實。恩溥又以已故大學士載齡前官戶部時。倚任劣員收受司官餽遺等情。不宜崇祀賢良。於是有大典不得濫邀之疏。十年四月。法人攻陷北寧。又犯興化。與我開釁。時有法水師總兵福祿諾遣稅務司德璀琳持函來請從中講解。事聞。詔命李鴻章通盤籌畫。復令朝臣悉心妥議。恩溥與給事中孔憲穀等密陳管見。言和局不可恃者十端。未敢勉強附和。但恐李鴻章爲彼所誤。朝廷復爲李鴻章所誤。我乃決欲不戰。彼非決欲求和。彼雖明爲求和。仍將終歸於戰。李鴻章即欲言和。亦

必確有把握。乃可入告。豈可游移兩可。處處自占地步。詢問李鴻章是否確有把握。再行酌辦。越數日。恩復以前疏有未盡之意。且細繹李鴻章原奏。覺議和之流弊無窮。恐竟有損國體貽後患。於是臚陳議和之流弊五條。一宜保全劉永福。法人所最畏忌者劉永福。知非用間不能散劉團。於是以議和爲名。議成即率越南教民進攻劉團。若劉永福退入滇越境內。法人向我索取。不與之。則和議甫成。又將決裂。與之。則自壞萬里長城。再求如劉永福之效力行間。不可多得矣。一兵費不宜允付。中國庫餉支絀。商民困窮。皆由開辦洋務。而洋務之最耗財力者兵費。若用之於訓練兵勇。製造槍礮。可以化弱爲強。何必拱手與人。致損國體。一雲南不宜通商。通商則雲南之人。化爲教民者十之九。倘有民教不和。則法人以保護教民爲名。率兵而來。又施其越南之故智。曾紀澤不宜撤回。法人與曾紀澤切齒最深。倘召回內地。則適墮法人術中。以後駐法公使。皆以曾紀澤爲前車之鑒。必將甘爲法人鷹犬。一越南不宜盡付法人。若將越南讓法。則中國得一強鄰。其患尚小。所可懼者。英俄日本皆知中國無能爲役。自安弱小。將見暹羅緬甸廓爾喀高麗等國。即陸續爲其吞併耳。再從前太平軍猖獗。李鴻章運謀決策。卒建殊勳。今則身家念重。忽變而爲保全爵祿之思。國體之是否有傷。後患之未來方大。概不慮及。仰懇嚴救李鴻章整軍經武。實力講求。作一必戰之勢。予一可和之機。操縱在我。庶朝廷不爲法人所挾制矣。無何。中法所訂簡明條約。法使藉口法文與漢文不符。尋法兵又攻撲我軍於粵恩溥上疏以爲法人甫經議和。旋即稱兵。誠屬普天同憤之事。此時整旅出師。固其宜也。惟我軍向未接仗。猝遇大敵。恐致駭懼遁逃。謹就管見。詳細臚陳。一嚴紀律。華兵之在越南潰遁。即因軍律不嚴。請敕諭各路統兵大員。嚴禁騷擾。有犯必懲。勿徒以空文誥誡了事。如遇敵人敗北。委棄輜重。一概不准拾取。以防中彼奸謀。至兵丁之吸食洋煙者。及早遣撤。勿令濫竽糜餉。以致失事。一勤訓練。現在洋人所用之開花礮田雞礮等類。最利攻堅。以向來未經戰陣之人。驟遇奇險。鮮有不潰逃者。應請敕諭帶兵大員。凡紮營處所。皆宜逐日訓練。以練膽爲第一要義。但使礮火至前。有深溝高壘以蔽之。並不驚駭潰敗。俟洋兵前進。我軍或用伏出奇。或偏師分擣。殺一名即少一名。其子藥亦萬萬不能接濟。我

軍有不打勝仗者。無是理也。一明賞罰。洋人餉糈優厚。我軍所食錢糧相形太少。現在各項支絀。萬不能添放多餉。惟有於各兵勇剴切曉諭。凡有殺黑鬼一名者。賞銀數百兩。殺其兵弁頭目者。倍之。打勝仗一次。犒賞銀數千兩。兵勇見利則不貪生。此鼓勵之善法。其臨陣退後。立斬以徇。雖將弁亦不稍寬貸。賞罰明則兵勇悅服。惟在統領之存心公正無偏徇而已。一示體恤。每一接仗。必有陣亡之人。洋人之死於陣前者。皆拚命搶去。受傷者皆舁回調治。我軍向來統將陣亡。尚有奮力搶回者。至兵勇則委棄不顧。誠使統兵大員加意拊循。同甘共苦。各兵勇自有固結莫解之勢。現在盛暑遄征。尤宜多備藥餌。優加犒賞。立功者。立予拔擢。陣亡者。立予請卹。受傷者。趕爲調治。按期發餉。毫無短少。譁潰之虞。自可免矣。六月。法使照會總署有請和意。頗多要挾。恩溥上疏劾李鴻章師心自用。貽誤大局。略謂法人向我議和時。諭李鴻章通盤籌畫。李鴻章膺斯重任。自當博訪周咨。不貽後患。乃甫經換約。法人頓食前言。仍行葽索。李鴻章之有意欺飾。顯而易見。劉永福奮力殺賊。中國統兵大員。對之愧死無地。李鴻章一味獻媚洋人。不思保護劉軍。謂中國之於劉永福也。不必過問。且恨其阻撓和局。是天良喪盡。毫無人心。已可概見。此次如將兵費索去。法人必與劉永福爲難。劉軍如勢不能支。退至近關處所。中國不令之入關。不但寒天下忠義之心。且與歷次保護劉永福之諭旨。自相矛盾。請嚴敕李鴻章。於不索兵費保護劉永福二條。妥議奏明辦理。越日。恩溥復疏陳管見。謂法人前次約內第三條明言不索兵費。甫經數月。頓食前言。賴宸謨堅定。法人亦知中國萬不肯遽付重款。乃以撫恤傷亡爲名。其名目較兵費爲正。其銀數較兵費爲輕。在中國撫馭遠人。未始非羈縻之法。惟臣子細籌思。流弊滋大。一此次開仗。中與法之兵。互有傷亡。法人索中國撫恤。不知中國撫恤。可能向法人索要否。不能。是中國兵勇之命不值一錢。誰復肯效命於行間。此不可付者一也。一中國敗。則必要兵費。中國勝。則又要撫卹。是無論勝負。中國皆須耗此巨款。此例一開。若中國與他國開仗。幸而獲勝。他人必援照法人索要撫卹。中國之貧。何以補救。此不可付者二也。一中國若允其撫卹之請。從此可以無事。即隱忍予之。猶可保境息民。惟法人變詐百出。倘既得撫之後。即憑藉此款與我爲難。借寇兵而齎盜糧。莫此爲甚。此

不可付者三也。一中國口岸太多。防不勝防之故。以舉國未能廣爲購買所致。若以此數百萬金撫卹之費。作造船鑄礮練兵養勇之需。豈不大妙。何必博慷慨之名。蹈困窮之實。此不可付者四也。以上四條。務望敕令在事諸大臣堅持定見。嚴詞拒絕。大局幸甚。是時法人要索賠款。中國在事諸大臣有主張息民保境以允之者。恩溥又上疏曰。法人違約稱兵。藉詞需索。普天之下。凡有人心者。無不痛恨切齒。但不允賠款。非口舌所能爲功。苟欲長治久安。固吾疆圉自宜迅速進兵。痛加攻剿。方爲此時第一要義。或謂法人船堅礮利。所向無前。中國萬難與之抗衡。不如持重待時。冀收後效。不知我軍長於陸戰。但令法兵登岸。即可以殲除粵捻之法。攻打法人。俟其窮蹙求和。我仍大度包容。不與較論。各國聞之。自然畏威懷德。或謂攻打洋人。與削平粵捻迥異。粵捻平後。腹地廓清。便可無事。法人則喪師敗績。必圖大舉。不如稍予卹費。可以保境息民。不知法自拿破侖第三被俘之後。未敢再向德人興拜賜之師。何獨於中國無畏懼意。且該國兵餉過重。若真以四萬人來。無論餉無所出。即煤米淡水子藥等項。亦不能源源接濟。祇須持至三四月。必暗倩他國轉圜求和矣。或謂兵釁既開。中國餉源。不能籌此巨款。不如酌予賠費。不知開仗則無此巨款。何以賠費。又有此重貲。借債之說。臣向不謂然。然當此危急之時。與其以千萬金拱手而授之。何如借千萬金奮力而剿之。俟兵事平定。由各海關加息陸續歸還。似亦可行。事已岌岌。不可再事遲疑。仰懇密敕各路。迅速進兵。同時大舉。洵爲萬全勝算。上以和戰兩端。均未可輕易從事。詔在廷諸臣熟權利害。會議具奏。恩溥與給事中孔憲彝等疏稱和戰二字。自有一是。均須操之於己。倘人曰戰則調兵。人曰和則償款。將戰無已時。和無已時。而償款亦無已時。如此而事克成者。未之有也。計惟有戰而已。因言可戰者十端上之。恩溥又另疏具奏云。昨臣閱看法人照會。有以雞籠作押款。分作十期還清等語。查法人自同治初年與越構釁。責償軍費。逼令越南以三省租賦。署券十年。加息抵之。至償租期滿。竟敗前盟。現在計取雞籠爲質。欲分作十期還清。是又以愚越人之故智愚我中國。此等詭計。萬不可從。目前之利害。償費則害輕。開仗則害重。然開仗未必即敗。亦未必終於不勝。面子之害似重。骨子之害實輕。計後日之利害。各國效尤。中國不能支持。償費之

害。重於開仗。兩相比較。直是有利無害。並不得以輕重論。然則無論爲兵費爲撫卹。均不可付也明矣。至兵餉各事宜。目下諸大臣藉口餉糈支絀。不思進兵迅速。先發制人。但期美國調停。法人轉圜。數衍了事。所謂轉圜者。仍是賠償卹費。牢不可破之成見也。河工雖係民命所關。較之軍務。尚可從緩。京餉雖係固本急需。然部庫尚不至遽形拮据。可否將此二項先行借作軍需之用。近閩省分如浙江江西安徽。其一切進款。半留本省。半供閩軍。所需各項解款。均暫停解。將來將應解京餉數目。或可劃清作抵。萬壽慶典暨內務傳辦各件。費亦不貲。皇太后以儉德爲天下先。可否將此項借作兵餉。京外官員廉俸津貼。各省局員薪水。均請暫發一半。其一半借作兵餉。事平後再行一一籌補。總之。進兵之要。同於拯溺救焚。若遲延不決。靜俟轉圜。或俟其前來攻打。方與一戰。恐所失者。不止一雞籠矣。須早行封禁海口。方是正辦。不得仍令該兵船游弋。致中詭計。當是時。法人恣意要求。美國出爲調停。又復不允。勢不能不以兵戎相見。七月初二日。恩溥乃上先發制人之計。其疏曰。法人凌夷我藩屬。騷擾我邊疆。百計要求。多方恫喝。豈真欲與中國爭勝負哉。不過欲得重貲歸耳。臣聞法國在東京所用兵費。照議院核准之數。溢出三百六十餘萬。議院遂有此後不得再加之語。是其庫款空匱。餉源不繼之一證也。東京之船。悉赴中國。留守之兵。患症者多。兵力亦弱。兵心渙散。各兵官十分震恐。雞籠之役。又爲劉銘傳所敗。是其兵力不強之又一證也。現在中國不允賠償。已成騎虎難下之勢。必將鋌而走險。爲困獸猶鬬之思。取馬尾取廈門取澎湖據地爲質。皆屬意中之事。中國礮臺。修造多不堅固。礮臺攻破。口岸失陷。皆不足慮。但使誘之登岸。出奇攻擊。法人萬不能支。即使一再兵敗。仍當再接再厲。不肯少挫。況又未必即敗耶。彼時窮蹙求和。我縱之使去。自不敢妄生覬覦。越南告警以來。若使以援高麗之法迅速進兵。萬無今日之慮。臣請用釜底抽薪之法。速令岑毓英潘鼎新等督飭各軍分路進擣越南。爲之牽制。法人聞之。必將回軍自救。俟其軍退。截擊其尾。即不得勝。法人亦必心膽俱寒。如此辦理。此事方有歸宿。不然。法人攻我礮臺。據地爲質。業已明明失和。而我又懼失和局。處處爲萬國公法束縛。非示人以弱何哉。大沽海口。應請敕令李鴻章迅速進駐。調度一切。如法艦到時。一有開仗消息。務使

先發制之。是爲至要。先是六月十五。法兵占我臺北基隆礮臺。經劉銘傳擊退。至是月初三。法人又自馬尾攻
我兵商各船。我軍亦陣斃法兵官。詔令中外合力攻擊。恩溥於是疏陳法船在中國洋面者。本不甚多。長門馬尾
各處。又陸續擊壞其六七隻。現雖負嵎抗拒。已成外強中乾之勢。請敕沿海督撫暨各統兵大臣。凡所轄境內有
法船停泊之處。立即開礮轟擊。不必拘定公法。從容照會。以至坐失機宜。將法兵擊敗後。南北兩洋。即可將我兵
船移駛閩洋。內外夾擊。以厚兵力。倘稽延時日。法人必增調兵船。雇用阿匪黑人。驅令越南叛民。接踵來華。彼時
再行剿辦。便不如此時之得機得勢也。現在法船之在中國者。不過十餘隻。若乘其援應未到之先。各處攻擊。大
約開仗數次。便可殲除淨盡。至雲南一軍。由保勝而進。以扼其吭。廣西一軍。由諒山而進。以拊其背。我軍掎之。劉
軍角之。法人在彼。兵力單薄。聚而殲之。實意中事。惟數月以來。法人於越地情形較熟。山深箐密。恐多埋伏。須廣
設間諜。勤加偵探。厚賂土人。使作嚮導。方不至墮其奸謀。如水路有需用船隻之處。不妨俟南北解嚴後。調鐵甲
數隻。以資得力。更請敕令廣西巡撫徐延旭。令知中國勞師糜餉。係爲興滅繼絕起見。非有所利於該國。如順
化都城爲我收復。即敕令劉永福照吳長慶駐高麗之例。鎮撫彈壓。訓練操防。以固屏藩。法人如肯就我範圍。不
再要挾。則西貢地方。令其照舊通商。所有從前已立各約。一概廢卻。倘負固不服。調兵船來越與我開仗。我軍當
銳氣方張之始。盡力與之相持。法人師老餉絀。萬萬不能得力。即使再向中國聲言報復。彼時我軍又已訓練數
月。防務十倍講求。先封口岸。來船便擊。法人雖悍。有何懼哉。再嚴斷接濟。令法船窮蹙。方有解嚴之日。聞上海漢
奸。竟有甘充文案。私售軍糧等事。奸商接濟法人食物。請敕令南洋大臣密派將弁。在要隘處搜拏。若出力弁兵。
拏獲該軍食物者。即將該弁破格獎敘。以資觀感。恩溥又以法人侵擾閩江。若閩督布置有方。乃臻完善。因上疏
劾總督何璟。略謂用兵之道。以籌畫方略爲第一要義。備豫於平日。始能應變於臨時。若既渴而掘井。則已晚矣。
何璟自任閩督。十載有餘。防務一切。何難從容布置。乃諸多貽誤。基隆新築礮臺。一經轟擊。即刻坍倒。若非劉銘
傳一鼓作氣。迅速攻克。大局將不可問。似此承修草率之員。亟宜查明嚴懲。今者賊近省垣。或招募上幹等處之

勇。藉壯聲威。或於距城十餘里外。旱路潛宅地道。安放地雷。或將近省河口旱爲封堵。或激勵兵勇。爲張佩綸後路援應。皆應辦之事。願一概不加講求。日惟念佛。冀保身家。此等恇怯無能之員。忝任封圻。恐無裨益。似不如於劉銘傳張佩綸二員中簡任一人。暫權閩篆。劉銘傳力守臺灣。距省太遠。張佩綸駐紮甚近。可否即令暫攝。以重事權。使其妥籌調集兵勇。力固省垣。伏望聖明採擇。以觀成效。再用兵不如用勇。隔省調兵。臨時恐難得力。請敕各省預行募勇訓練。以備援應。北洋地方遼闊。法人必調師船滋擾。請飭各口岸帶兵大員預將各口封堵。見有法船。即開礮擊之。如礮臺業被攻陷。其守營者。必早宅地洞以避開花礮彈。如法人停礮上岸。我軍即出痛擊之利。在偏師分擾。不宜大隊相戰。或東西衝突。截斷其輜重。或聲東擊西。日夜以後膛礮轟擊之。使法人不遑寢食。各口岸俱如此辦理。方操萬全勝算。未幾。法人肆擾臺疆。雞籠失陷。詔令南北洋撥船援應。各疆臣遷延觀望。恩傅上疏。以爲劉銘傳望援心切。自不待言。查天津上海廣東兵輪。尚可湊足二十餘隻。與其以固守汛地爲詞。強分畛域。不若令南北洋各派得力將弁。統帶師船。多攜軍火。速赴雞籠淡水各口。由左宗棠楊昌濬等節制調遣。併力合剿。與劉銘傳內外合攻。似可收夾擊之效。即使船礮俱遜法人。而我多方牽制。亦可稍斷其接濟。現在節近封河。法人決不撲犯北洋各兵輪坐耗餉糈。何妨放至上海。飭調廣東及吳淞諸兵輪。一齊駛至臺灣口岸。相機剿辦。迅圖克復。庶臺灣可保無虞矣。十一年。恩溥授吏科給事中。十二年。遷工科掌印給事中。十五年三月。充會試內場監試官。五月。恩傅以山東之兗沂曹濟。江蘇之豐沛蕭碭。河南之汝正新息。安徽之潁亳壽州。均係盜賊淵藪。其有成羣結夥。著名巨匪。爲州縣官所不易捕拏者。自應佐以兵力。然非予以獎勵。則誰肯出力以攖賊鋒。奏請嗣後經營員弁獲訊實者。照軍營章程保加陞銜。以示鼓勵。上下吏部議奏。十八年七月。補內閣侍讀學士。十一月。擢鴻臚寺卿。二十年。充四川鄉試正考官。二十一年。以陳奏事件摺內繕寫錯誤。部議罰俸。二十二年三月。授通政使司副使。充稽查右翼宗學。九月。補太僕寺卿。二十三年正月。奉上諭。此次京察。引見三品以下京堂。太僕寺卿劉恩傅著照舊供職。六月。命充江南鄉試副考官。以中式試卷有書寫卦畫篆體者。部議罰俸一年

四年正月。充會試知貢舉。三月。重修會典全書過半。得加二品頂戴。七月。擢倉場侍郎。二十五年十一月。恩溥奏全漕告竣。十二月。奉旨交部議敘。三十一年。以北新倉不戒於火。燒燬現儲白糧之麗字等三廠。恩溥等均下部議處。三十二年正月。奉上諭劉恩溥著開缺。另候簡用。三十四年三月卒。上諭照侍郎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

薛煥

薛煥。字覲堂。四川興文人。道光二十四年舉人。報捐知縣。二十九年。選授江蘇金山縣知縣。會新陽水災。橡署新陽縣視賑。事訖。乃赴本任。咸豐元年四月。以漕船兌開遲延。褫職留任。尋以趲兌無誤。有旨開復。八月。以疏防盜案。復褫職。嗣於限內獲犯。復原官。仍留江蘇補用。三年。報捐知府。指省江蘇。四年正月。巡撫許乃釗檄帶川勇千五百人剿太平軍於上海。三月。敵劫上海北營。煥隨布政使吉爾杭阿堵禦甚嚴。敵不能入。兩江總督怡良等上其功。得旨記名。遇有江蘇知府缺出。開單請簡。是月。授松江府知府。適奉賢民抗糧。勢將爲變。煥馳至。逮治一二人。餘皆帖服。五年。調蘇州府知府。嗣以官軍克上海。煥截擊餘敵出力。六年正月。賞戴花翎。旋捐鹽運使銜。時廣東潮州等處莠民。以投充壯勇爲名。散處蘇州城外。持械爲盜。士民苦之。八月。煥偵知匪蹤集閶門外摘子地方。相聚飲博。密約營弁紳士率兵分路掩擊。擒首從一百九十餘人。誅之。境內以安。事聞。命以道員記名。遇缺請旨簡放。七年五月。擢蘇松糧儲道。六月。調蘇松太道。八年。遷按察使。未履任。適英吉利美利堅兩國船自廣東駛至上海。欲求通商。又約同法蘭西船由上海駛赴天津。煥飭知彼等蹤跡。先後稟經兩江總督何桂清等飛章入告。九年三月。御史蔣志章疏保煥有膽略。任上海道時。洋人畏服。請特召來京交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相時委用。未幾。洋船爲僧格林沁擊敗。六月。入覲。八月。以辦理上海善後事竣。下部議敘。十一月。擢江寧布政使。十年二月。賞加巡撫銜。幫辦海口通商事宜。三月。太平軍竄偪常州。煥復馳回常州防堵。閏三月。調江蘇布政使。旋署欽差

大臣關防辦理五口通商事宜。又署兩江總督。五月。陞江蘇巡撫。仍署兩江總督。時太平軍連陷蘇常太倉各州府縣。六月。復陷松江府青浦縣。煥下部議處。旋檄候補道張景渠等會民團克松江。得旨嘉獎。先是。嘉定縣太平軍棄城去。至是。復失平望鎮爲江浙要道。亦既克又陷。金壇縣被圍急。煥與總兵馮子材援之。嘉定距上海六十餘里。中間南翔真茹二鎮爲陸路衝要。敵築牆於南翔西南兩路。招集敵衆圖竄上海。煥飭知縣劉郇膏集團分布真茹及江橋鎮。又調兵分屯羅店月浦。固寶山門戶。並檄蘇州府知府吳雲等環攻青浦。署常州府知府周沐潤規復江陰。水師各船。扼守江南。防賊北渡。太倉州毗連嘉定。飭遊擊富安等守之。適青浦官軍失利。松江復陷。七月。賊犯上海。環攻七晝夜。煥與上海道吳煦等分門固守。敵解圍去。隨飭參將陳汝霖復松江。南翔鎮踞敵經野雞墩。民團殲除殆盡。乘勝進攻嘉定青浦。疏入。賞頭品頂戴。又劾馮子材遷延誤軍事。坐革職。暫留軍營聽候查辦。是月。命辦理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及內江三口潮州瓊州臺灣淡水各口通商事務。十二月。疏請按照通商稅則。令外商自運米赴津。官爲採買。按時定價。不必豫給價銀採辦。下所司議行。十一年正月。以捐輸軍餉。下部優敘。三月。浙江賊氛大熾。擾及松江邊境。嘉定青浦游敵復出肆擾。煥與提督曾秉忠一面堵禦嘉定青浦之敵。派兵扼守金山。並收集浙省潰兵。協堵金山衛城一帶。五月。曾秉忠等剿敵金山。勝之。六月。青浦踞敵出撲大營。檄參將李恆嵩設伏抵禦。擒馘甚多。七月。疏請設立籌餉總局。以候補鹽運使金安清總辦南北兩臺籌餉事務。並請將貽誤軍需之福建司道議處。皆從之。九月。御史楊榮緒等劾煥貪劣各款。上命兩江總督曾國藩查奏。尋奏言薛煥任蘇州府頗著循聲。上海道任內辦理關稅及外國事宜亦臻妥協。洎擢巡撫。駐師上海。每月糜餉二十餘萬。不能專辦一路之賊。江蘇所存地方。惟鎮江揚州尚據形勝。未嘗親至兩郡。又不能多濟餉項以聯聲援。上年奏請禁用廣勇。而所信任之曾秉忠馮日坤等所部。半係廣勇。曾秉忠之勇劫掠洋船。馮日坤之勇在金山圍殺紳團多人。自蘇常失陷。人民萃於上海。人浮於事。每有差委。率由營求而得。或並於無可差委之中。曲糜位置之法。上海既繁盛。蘇州之書籍字畫自賊中販鬻而出者。煥設書畫局購買名蹟。諭旨所詢株守上海。

鎗莫展。官吏奔競。娛情古玩。與臣所聞。大略相同。至擯斥稱辦理通商以來。廣通賄賂等語。風聞薛煥九年。臬司進京。途次有失銀之案。在京有餽遺之情。此外別無所聞。至薛煥偷安一隅。物議繁滋。蘇省財賦之區。賊氛正熾。恐不能勝此重任。報聞。是冬。敵陷奉賢南匯川沙倡近寶山及吳淞口。煥與曾秉忠所部四萬人分防要隘。難當大敵。咨請曾國藩派委副將滕嗣林赴湖南募精銳萬餘。嗣林僅以七百人歸曾國藩奏派。道員曾國荃赴滬助剿。未能速至。煥竭蹶布置。而自浙江杭嘉湖相繼失陷後。敵氛愈不可制。兩省紳士。多僦居上海。羣請暫借英法兩國駐滬外兵助剿。適敵自奉賢等處直犯上海。英法文武協力抵禦。同治元年正月。煥具疏以聞。有旨嘉獎。賊犯松江。美國人華爾及其副總領白齊文率隊迎擊。敗之。二月。隨同官軍剿平天馬山辰山高橋蕭塘等處敵壘。煥又檄李恆嵩會同外兵解泗涇圍。三月。華爾會英法俄三國兵攻破王家寺敵營。上海西路肅清。是月。上命道員李鴻章署江蘇巡撫。煥以頭品頂戴充辦理通商事務大臣。先是。有言煥增兵糜餉。及借兵外國爲非者。四月。煥疏言自咸豐十年上海解圍之後。日與司道計議。欲保城池。先在扼防要隘。是以爲松江而設塘橋泗涇廣富林諸營。爲上海而設七寶真茹野雞墩諸營。爲寶山而環城設營。年來大小數百戰。而賊不能直薄城下者。未嘗不賴堵截之師。此增兵之萬不容已者也。自蘇浙有借兵助剿之說。遂謂洋人爲可恃。不知洋人之向背。視我之強弱爲轉移。兵力不厚。則爲彼所輕。有欲借其力而不能者。至管帶兵勇。實乏將材。惟有於獎勉之中。時示警戒之意。使其努力自強。以冀外國之兵。樂爲相助。抑臣更有鰓鰓過計者。華爾本吳煦等雇募教習兵勇。若練成勁旅。歸我調遣。何嘗不善。乃自五戰五勝以來。隱然有不受羈勒之意。且每戰必求重賞。谿壑亦未易盈。吳煦等猶以爲長城可倚。竊謂駕馭外國之人。似應操縱在我。惟有默爲裁制。以化其桀驁之氣。庶可得其用而不受其害。是月。授全權大臣。辦理比利時國通商事務。十二月。命煥來京。另候簡用。二年四月。署禮部左侍郎。在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行走。五月。授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三年。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通政使司通政使。王拯劾煥貪邪各款。略言煥任江蘇巡撫時。經人疊次糾參。以外任之不勝。又豈朝班之可玷。臣亦知總理衙門

事務。非該員所能爲政。朝廷不得已而以該員廁於其間。俾與各國虛與委蛇。第以該員委瑣齷齪。儼然高位。未免爲中國恥辱。甚或啓外邦輕侮之心。就令人材難得。或有微長。固當酌量裁抑。以示區別。四月。煥劾王拯吸食洋煙。上以薛煥奏參王拯吸食鴉片煙。請加懲處等語。顯係意存報復。有爲而爲。非因公論。列者可比。此風斷不可長。薛煥著實降五級調用。以爲逞私攻訐者戒。並著仍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以觀後效。尋以內閣侍讀學士補用。五年五月。請假回籍省親。十二月。籲請終養。七年。丁父憂。九年。丁母憂。十一年。服闋。光緒元年。命偕湖廣總督李鴻章赴滇查辦洋人馬嘉理被戕一案。尋劾辦理不善之騰越廳同知吳啓亮等以弭釁端。允之。事竣回籍。六年卒。

載瀚

載瀚。惇親王奕誴子。出爲瑞郡王奕誌後。初襲貝勒。光緒二十年。封端郡王。循故事宜。仍舊號。更曰端者。述旨誤。遂因之。載瀚福晉。承恩公桂祥女。太后姪也。二十五年。上承太后命。以載瀚子溥儁入爲穆宗後。號大阿哥。命在弘德殿讀書。傳言將下詔禪位。大學士榮祿慶親王奕劻以各國公使有異同。諫止。二十六年。義和拳起。載瀚信以爲義。民亂遂熾。五月。命充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義和拳擊殺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及德國使臣克林德。復圍攻東交民巷使館。八月。各國聯軍逼京師。上侍太后出狩。載瀚及溥儁皆從。命載瀚爲軍機大臣。旋罷。各國議和。目載瀚爲首禍。奪爵戍新疆。二十七年回鑾。次開封。諭載瀚縱義和拳獲罪宗廟。其子溥儁。不宜復膺儲位。廢大阿哥名號。賜公銜俾歸宗。

譚鍾麟

譚鍾麟。字文卿。湖南茶陵州人。咸豐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九年。散館。授職編修。是年秋。大考翰詹列二等。

賞袍料一匹。十年。充會試同考官。鍾麟請留館。未與考。以誤數也。同治元年。充湖北鄉試副考官。二年五月。名以御史用。十一月。補江南道監察御史。時天下多事。言官率毛舉細故。鍾麟以爲御史當效忠補闕。深維國家利便。令可施行。若但計陰私立朋黨。非朝廷重諫官意也。乃疏請申明定例。非廉明伉直有節操者。勿得保送御史。違者坐其長官。下部議。如所請。三年。截取奉旨記名。以繁缺知府用。四年春。恭親王奕訢被嚴旨罷議政。下其事內閣。令王公以下詳議具奏。罪且不測。鍾麟獨與吏科給事中廣誠等聯名上奏曰。三月初九日。內閣奉旨交下惇親王及編修蔡壽祺具奏摺件。著王公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會議。又於十四日。奉旨發下醇郡王等各摺。著一併詳議具奏等因。欽此。仰見皇太后皇上審愼周諮之至意。臣等恭閱惇親王醇郡王等所奏。均係爲大局起見。恭親王自議政以來。夙夜在公。尙無遺誤。屢荷優詔獎其賢勞。在聖恩非私於一人。此天下臣民所共信。至於召對之時。言語不檢。誠不得爲無罪。一經天威震疊。當必愧悔交集。補救不遑。臣等伏念海內多事之秋。全賴上下一心。共資康濟。而於懿親爲尤甚。若廟堂之上。先啟猜嫌。根本之間。未能和協。駭中外之觀聽。增宵旰之憂勞。於大局實有關繫。臣等忝居諫職。未敢緘默不言。至用舍之權。操之自上。非臣下所敢妄議。疏入。上奉懿旨以廣誠等摺內各語。持論固屬重大。於朝廷辦理此事苦心。尙未領會。因復降旨宣示百僚。以毫無猜嫌之意。命恭親王仍在內廷行走。並仍管理各國事務衙門。十二月。授杭州府遺缺知府。五年到省。時浙江當大兵之後。百廢待舉。巡撫馬新貽重鍾麟名。即奏補杭州府知府。下車以恤流亡。理獄訟。清賦稅爲務。六年二月。以前在國史館纂辦大臣年表。賞加道銜。是冬。署杭嘉湖道。督海塘工。濬長安河。皆稱利賴。馬新貽密保其才可大用。七年。擢河南按察使。八年三月。母憂去官。十年。服闋入都。陝甘總督左宗棠疏請飭赴甘肅。既得請。未行。授陝西布政使。十一年正月。護理巡撫事。鍾麟故嘗遊陝。知其民情。取所疾苦更易之。初漢回積不相能。至是值回亂。衆禁回民出城。窮餓者無以營生計。鍾麟弛其禁令。漢民不得相讐。遇訴訟。戒屬吏毋有所袒。回衆感泣。誓不犯法。旋還布政使任。時左宗棠方督師甘肅。設糧臺於陝西。各省協甘軍餉。亦皆道陝。鍾麟乃設局行鈔。徵發立應。悉無留誤。更

以餘暇興學。立書局。濬鄭白渠。教民種桑。蠶織大興。光緒元年。擢陝西巡撫。先以籌餉功。賞頭品頂戴。左宗棠復奏言。數年來百姓綏靖。糧餉不匱。臣得一意軍事。無兼顧憂。皆鍾麟力。奉旨賞戴花翎。三年。陝西大旱。先是鍾麟依社倉法督州縣積穀。至數萬石。乃盡發以賑。選任幹吏。不假手胥役。嚴禁令十條。嚴治囤戶及侵漁者。富平知縣劉志同高陵知縣陳衍昌辦賑欺飾。鍾麟奏革訊治。斬胥吏以徇。官民震懾。時晉豫皆旱饑。兩宮爲之旰食。發內帑糴沿江粟以賑之。猶不能全濟。陝獨晏然。論者以晉豫陝災同。而有司請發獨異。疑陝諱災。朝廷乃以鍾麟前後奏宣示。且有寶惠及民之諭焉。五年春。因病請開缺。奉旨賞假兩月。勿庸開缺。並勉以時事艱難。當力圖報稱。未可遽萌退志。八月。調浙江巡撫。加兵部尚書銜。浙江自兵燹後。田業失主。多爲豪強兼并。號荒產匿不納租。有司按閱。率不得要領。鍾麟遣官按籍稽徵。曉以禍福。遂各還其初。錢塘縣吏何秉仁浮收漕糧。計贓盈萬。逮斬之。知縣陳國香亦坐遣戍。盡革墊完透息諸弊。民情大歡。踴躍輸納。增運十餘萬石。於鹽則查減驪版。召商集貲承運。又更定釐稅。於貨物首所過局。計遠近並征。聽其所之。不再留難。商民稱便。築礮臺。修海塘。重建文瀾閣庋藏高宗所賜四庫書。開局延文儒校刊羣籍。治聞一時。七年八月。遷陝甘總督。甘省邊遠貧瘠。屯軍歲餉數百萬。皆仰給他省。至不以時。鍾麟奏奬諸布政使運解迅速者。自是饋餉相屬。新疆既平。創設巡撫。歲以甘餉三之二濟之。時其緩急。不令缺乏。西域道遠。輓傳相望。州縣輒斂民車。費時失業。最爲害。鍾麟乃立官車局以供轉運。民不知役。舊商人承運花馬池鹽貪利。昂其直。私販因以充斥。商困稅絀。乃罷舊商。定就場徵課法。稅增什二。鹽直反大減。盡罷諸苛細捐及芻豆徵累民者。民困以蘇。又以久遭兵燹。士多失學。於蘭州建求古書院。甘州建河西精舍。選高才生講肄其中。十年。法越事起。鍾麟奏請自率精兵五千人入衛。有詔止之。乃以提督雷正綰自代。餉械自給。不別請部款。迄於罷兵。十三年。河決。鄭州工久不就。鍾麟籌解六十萬金助塞河及賑災民。奉旨優敘。督甘九年。庫儲至百餘萬兩。州縣積穀數百萬石。十倍初至時。初鍾麟至甘。肅即患目疾。前後四請解任。均賞假慰留。賜珍藥。十四年。益劇。至不能視。自陳乞開缺。兩奏上。詔嘉鍾麟病勢日劇。萬難任事。情詞迫切。未便拂其所

請。譚鍾麟著准其開缺回籍。安心調理。一俟就愈。即行來京陛見。家居兩載。目復明。十七年二月。奉詔入都。恩賜紫禁城內騎馬。四月。詔以尚書銜。補吏部左侍郎。八月。兼署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十八年三月。署工部尚書。五月。授閩浙總督。二十年。恭逢孝欽顯皇后六旬萬壽。正月。懿旨賞加太子少保銜。七月。兼署福州將軍。十月。調四川總督。未行。二十一年四月。調兩廣總督。粵素多盜。賭風尤甚。奸猾之徒。懼爲吏所持。則公請以博進贏餘助軍餉。歲輸三十萬金。所謂四成報效者也。鍾麟至任。以賭爲盜源。不禁賭則盜終不可止。而官徵賭款。尤傷政體。乃奏罷賭餉。盡封禁諸賭館。尤嚴官吏賭請之罰。又闈姓商。歲輸公家亦數十萬金。闈姓商者。鄉會試方入闈時。取與試士子姓爲覆。聽人射之。謂之卜榜。花得多者勝。贏利鉅萬。闈商六年一更易。爭欲承充。則競納賄。自總督以下。多寡有差。鍾麟惡之。將議禁。而闈餉所從來尤久。關於部款。猝未可革。鍾麟乃令輸貲百六十萬者充之。自總督以下不得更索一錢。示定期限。逾期不如數。以所輸沒入官。羣不便者造蜚語。百端不爲動。久之。中外言籌餉者。稍稍及賭捐。欲弛禁。朝廷下總督議。鍾麟覆奏曰。禁賭以來。議者紛紛。至謂賭爲粵民生計。禁終不止。費出於賭。取之無傷。臣愚竊所不解。夫上之於民。猶父兄之於子弟。爲父兄者。必無恃子弟博以自奉之理。況國家歲得不過數十萬金。而小民傾家蕩產者。何止百數十萬。民之不利。國何利焉。臣非不知賭禁雖嚴。未必遽絕。然上無所利。則聚賭之匪人。受賄之官吏。無可藉口。尚不敢肆意橫行。一旦弛禁。人民既無忌憚。不肖官吏復因而牟利。上下交征。亂可立待。雖有百萬。將焉取之。至如所言禁賭則生計日窮。一省之民恃賭爲生計。中外古今。安有是理。若謂盜風之熾。由於禁賭。言尤不經。閩因賭而窩盜。賭輸而爲盜者矣。不聞賭可弭盜也。無識之徒。罔顧利害。飾辭聳聽。所言萬不可信。所請斷不可行。奏上。上深韙之。然言者猶不止。鍾麟復疏爭之。事乃寢。廣東交涉日繁。鍾麟不得行其志。乃以病求去。疏五上。二十五年十一月。命來京陛見。旋賞假兩月。回籍就醫。明年萬壽。覃恩賞戴雙眼花翎。四月入覲。復自陳。始命開缺留京當差。七月。乘輿西幸。鍾麟以衰疾不能從。乃乞歸。三十一年卒。遺疏入。上諭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賜卹如例。尋賜祭葬。予謚文勤。

邊寶泉

邊寶泉。字瑞明。漢軍鑲紅旗人。同治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四年。散館。授職編修。五年。大考四等。六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七年十一月。命記名御史。十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十一年二月。授浙江道監察御史。七月。上禁言祥瑞。奏云。竊惟貢諛獻媚。端必有所由開。而杜漸防微。機貴嚴於先見。祥瑞之說。盛世不言。即豐年爲瑞一語。亦謂年穀順成。民安其業。以是爲瑞焉耳。未聞有水旱頻仍。民生凋敝之餘。而猶復陳嘉祥談瑞應者也。自漢迄宋。臣下競言祥瑞。其始倡之者一二人。其弊至於一草一木。爭獻無已。佞逸上心。愚惑天下。莫此爲甚。臣恭閱邸鈔。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請苑縣暨廣平府等屬。呈報麥秀兩岐。並進呈麥樣。以爲靈異。中外傳述。物議紛紛。考之宋太祖乾德四年。澶州濮陽縣麥秀兩岐者四十畝。徽宗政和二年。蔡州麥一莖兩岐至七八岐。近約十餘畝。遠或連野。一代如此。他代更不可枚舉。臣少居鄉里。每見麥非甚歉。雙岐往往有之。推原其故。或地力有餘。或得氣偏厚。皆足以致之。物理之常。何異之有。即以瑞應言之。漢章帝時。大臣以嘉穀芝草諸瑞。改元章和。當時何敞據經義面折宋由袁安。由安懼不敢答。至元馬端臨纂文獻通考。乃舉歷代祥瑞。統謂之物異。夫祥且謂之異。今以恆有無異之物而以爲祥。可乎。上年直隸水災之大。爲數十年所未有。畿輔東南。幾成澤國。至不獲已而集捐外省。發粟京倉。議賑議蠲。勤勞宸慮。迄今田廬沒於水中者。所在多有。就今年二麥豐收。猶不足補上年之歉。況收成多者不過五六分。近聞永定河南經蕆工。北岸又行潰決。順天南路州縣暨保定天津各屬各河。亦多漫溢。秋稼並傷。間有被蝗之處。雙岐之祥。抑又何取。大抵逢迎諛諂。乃庸劣州縣之故習。遇事揣摩。希圖見好上官。而紳衿之無行者。因而藉端貢媚。摭拾微物。妄事揄揚。弊實由此。現值邊省軍務未竣。民困未蘇。該督臣身膺重寄。名望素隆。當敬體皇太后皇上宵旰之憂勤。效何敞之公忠。懲宋由袁安之導媚。如果地方收成豐稔。屆時奏報。即所以仰慰宸廑。而於此等庸劣官紳。宜明曉以物理之常。不足爲異。以絕其迎合之私。豈可佞爲嘉祥。

據以入告。原摺亦稱豈矜瑞應。明知之而故蹈之。抑又[illegible]。至於漁陽舊事。乃其時民殷物阜。百姓樂張堪之爲政而歌之。直隸災患頻仍。小民流離可憫。乃竟飾爲瑞應。上瀆宸聽。而又援據古人。以爲比例。陽爲歸美於朝廷。陰實自譽其政績。竊恐此端一開。地方官相率效尤。務爲粉飾。流弊有不可勝言者。查同治元年。殿廷考試翰林院庶吉士。嚴辰曲意頌揚。當奉旨嚴飭。中外同欽。夫嚴辰草茅一新進耳。且明降諭旨。以戒將來。況督撫大吏。倡言祥瑞。於治道人心。關繫尤鉅。相應請旨訓飭。庶各省有所儆惕。不致長浮夸而荒實政。天下幸甚。是時李鴻章又有永定河合龍請獎工員勞績之奏。奏上而河復決。寶泉奏言。永定河甫經蕆工。旋即潰決。被災處所。又復不少。若仍優予獎敍。恐不足以服衆論。且無以示勸將來。可否請旨飭查。並將該督臣此次保案撤銷之處。出自聖裁。諭曰。國家愛養黎元。惟期年穀順成。從不侈言符瑞。李鴻章前以麥秀兩岐入奏。雖不至意存粉飾。第恐各該地方官藉此導諛貢媚。殊於吏治民風。大有關係。嗣後各該督撫。務當勤恤民隱。於水旱情形。隨時察查。力求補救。不得率以瑞應嘉祥。鋪張入告。用副朝廷痌瘝在抱之意。近聞永定河北岸隄工潰決。順天南路及保定天津所屬州縣。均有水患。兼有被蝗之處。著李鴻章迅速查明永定河決口及各州縣被災情形。究竟若何。據實具奏。前據李鴻章奏保永定河合龍出力人員摺內。聲稱全河兩岸。隄埝均已培補堅厚。何以復又潰決。在工各員。所司何事。著李鴻章查明參奏。並著該部將此次保案。即行撤銷。十月。奉旨記名以繁缺知府用。十二月。擢戶科給事中。十二年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十三年正月。疏劾江西巡撫劉坤一。先是左都御史胡家玉。疏陳江西丁漕諸弊。下坤一查覆。坤一因奏言胡家玉有欠糧未完。私致信函事。寶泉奏言。劉坤一久任江西漕糧。情弊本所悉知。於胡家玉累次未完之款。豈竟漫無覺察。何以事歷多年。概置不問。直至互相抵牾。始行糾參。至謂該撫自抵任後。接胡家玉干預原籍諸事之信。不一而足。又何以不立時奏陳。是劉坤一之用心。專務營私利己。此次參劾胡家玉。全爲藉端報復。箝制人口。並非爲國家正供朝廷法紀起見。向使胡家玉無加耗浮收之奏。即有罪甚於此者。該撫亦必隱忍不言可知。且劉坤一果能廉潔率屬。自能仰邀聖明洞鑒。今乃妄自誇耀於君父之前。竊

恐此端一開。相率效尤。更啟天下輕量朝廷之漸。相應請旨懲劉坤一以欺罔攻訐之罪。以肅紀綱而戒將來。疏入。得旨。賣坤一下部議處。光緒元年。浙江餘杭縣民婦葛畢氏殺其夫。誣指舉人楊乃武因奸同謀。定讞論死。欽派浙江學政胡瑞瀾覆訊。與原讞同。十月。寶泉奏言。此案傳聞異辭。已非一日。外間議論。僉謂胡瑞瀾與撫臣楊昌濬平日相好。其辦理此案。外示嚴厲。中存偏袒。於案中緊要關鍵。並未虛公研訊。勢必仍照原定罪名擬結。今胡瑞瀾所奏。果與前次傳聞無異。是物議必非無因。近來外省已經辦成之案。雖經京控而發交原省查辦平反者。百不得一。久已相習成風。且胡瑞瀾以學政辦理同省重案。所派承審之人。不過府州縣官。與欽派大臣隨帶司員者不同。外吏之升沈。操之督撫。仰承意旨。視爲故常。一旦特發公論。以疑難大案。引爲己責。而致親臨上司。干失入之重咎。雖愚者不肯爲此。而胡瑞瀾素本文臣。從未辦理刑名事件。其受人牽制。不能平反。本在意計之中。伏思朝廷慎重人命。凡關罪名出入。不憚再四研求。可否特降諭旨。將全案人證卷宗。提交刑部詳細研訊。如胡瑞瀾所奏果是。不過稽遲楊乃武數月之死。而既經刑部覆審。自足以伸國法而破羣疑。倘有不實不盡之處。立與平反。庶嗣後各省承辦重案。不敢再蹈瞻徇迴護之習。於吏治民生。均有裨益。後二年。竟如寶泉議。案由刑部提訊得實。出楊乃武於死。楊昌濬胡瑞瀾皆得罪。二年六月。充江南鄉試副考官。三年二月。俸滿截取記名以繁缺道員用。三月。充會試內簾監試官。六月。授陝西督糧道。五年閏三月。擢陝西按察使。七月。署布政使。六年正月。補江西布政使。是時俄爭我伊犂。議約未定。東三省將設防。翰林院編修壽耆奏言。寶泉樸誠諳練。可任吉林等省將軍以資鎮撫。九年十月。陛陝西巡撫。十年正月。陛見。四月到官。陝西糧故以本色收放。戶部尚書閻敬銘議改收折色。寶泉奏陳不可。略言收放本色久矣。誠不能無弊。然止宜除其積弊。不得因噎廢食。且穀數有定。而穀價無定。今改折色。所收必議減。民始樂從。所放必加多。兵始足用。入不敷出。一時強爲彌補。久之將何所取償。且丁丑大饑。終賴道倉多所全活。是其已事。今並此而無之。恐饑饉洊臻。益無可恃。上韙其議。命依舊例行焉。十月。以籌解西征協餉賞頭品頂戴。十二年二月。調河南巡撫。十三年。因病請開缺。不許。五月。疏再上。允之。十月。以

前在任時。洛陽縣知縣王道隆濫刑斃命。未即行參奏。[illegible]察議。二十年十月。起授閩浙總督。二十一年三月。在任閩鹽欠課。積至七八十萬。歷任報部皆資挪掩。寶泉盡發其覆。有停釐補課之奏。八月。兼署福州將軍。船政舊設大臣。後以總督兼轄。寶泉特疏請復故。且條上造船購料延教習籌經費四事。御史陳璧奏劾山東布政使張國正。任福建按察使時事。寶泉被命確查。十一月。覆奏言事皆不實。報聞。二十三年。又遵旨查布政使黃毓恩參案。六月。覆奏言毓恩馭下太寬。於門丁婪索。毫無鈐束。請下部議處。從之。二十四年三月。奏言閩省制錢缺乏。試鑄銀圓。發商行用。遵照部咨。整用福建省造字樣。並嚴禁私鑄。以維圜法。所有本銀及匠工局用。由承辦局員在籍浙江候補知府孫葆瑨自行籌給。報聞。福建參將廉凱爲給事中張仲炘所劾。下寶泉查辦。六月。覆奏言廉凱任聽家丁革兵。需索科派。又剋扣伙夫餉銀。撥作別用。雖未入己。究屬任性妄爲。應請革職。從之。寶泉又自請議處。上加恩寬免焉。九月卒。遺疏入。諭追贈太子少保銜。尋賜祭葬。予謚口口。

懷塔布

懷塔布。葉赫那拉氏。滿洲正藍旗人。父大學士瑞麟。懷塔布以廕生用主事。分刑部。咸豐三年六月。補官。四年十一月。晉員外郎。九年。捐輸軍餉。獎知府。同治五年。復以捐輸。賞戴花翎。十三年。丁父憂。恩旨俟服闋後以四品京堂候補。光緒三年。補太常寺少卿。五年。補通政使司副使。六年。補太僕寺卿。八年。調太常寺卿。九年正月。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二月。補泰寧鎮總兵。兼總管內務府大臣。十四年。遷盛京禮部侍郎。十七年。授左都御史。十九年四月。兼署刑部尚書。五月。管理戶部三庫事務。七月。充崇文門正監督。八月。署刑部尚書。九月。補工部尚書。管理漕渠河道事務。十二月。充經筵講官。二十年。兼署左都御史。時戶部收存湖南京餉。間雜黑鉛。懷塔布疏陳其弊。請嗣後各省委解京餉。務當釐定章程。以重庫儲。詔如所請行。十一月。補總管內務府大臣。二十一年正月。以御史鍾德祥奏劾上駟院卿增潤等領發五圈馬匹銀兩賄託剋扣。命懷塔布查覈。得實。分別降黜有差。十月。賜

紫禁城內騎馬。二十二年三月。署管上駟院印鈐。四月。調禮部尚書。八月。署正藍旗蒙古都統。十月。充玉牒館副總裁。二十四年。命大小臣工皆得上書言事。七月。禮部主事王照條陳時事。懷塔布久之乃代奏。上責其故違抑格。即行革職。八月。復補左都御史。並補授總管內務府大臣。十月。賜紫禁城內騎馬。十一月。奉懿旨加恩在西苑門內騎馬。並乘坐船隻拖牀。旋管理咸安宮事務。十二月。賞還花翎。二十六年八月。授理藩院尚書。鑲紅旗滿洲都統。管理圓明園八旗包衣三旗官兵。並鳥槍營事務。九月。兼署禮部尚書。十一月卒。贈太子少保銜。照尚書例賜卹。尋賜祭葬。予謚恪勤。

江春霖

江春霖。字杏村。福建莆田人。光緒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二十九年。轉御史。首論都御史陸寶忠干烟禁。不宜爲臺長。劾親貴及樞臣疆臣。章凡數十上。德宗季葉。袁世凱出督畿輔。入贊樞廷。權勢傾一時。春霖獨論列十二事。謂洪範有言。臣之有作威作福。其害於爾家。凶於爾國。左氏傳云。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今世凱所爲。其心即使無他。其跡要難共諒。歷攷史冊所載。權臣大者貽憂君國。小者禍及身家。竊竊神器之徒。姑置勿論。即功在社稷。如霍光李德裕張居正。亦以權寵太盛。傾覆相尋。今不獨爲國家計宜加裁抑。即欲使世凱子孫長守富貴。亦不可無善處之法。嗣是糾彈世凱。及慶親王奕劻父子。連上八疏。皆不報。然朝貴頗嚴憚之。宣統改元。醇親王載灃既攝政。其弟載洵載濤分長軍諮海軍。頗用事。春霖謂古者鄭寵共叔失教旋譏。漢驕厲王。不容終病。載在史冊。爲萬世戒。二王性成英敏。休戚相關。料不至蹈覆轍。而慎終於始。要宜杜漸防微。又謂景皇帝以神器付之皇上。冲齡踐阼。軍國重事。監國攝政王主之。治同其樂。亂同其憂。國之不保。家於何寄。篇末又言。監國歲未及週。物議沸騰。至於此極。臣不禁爲祖宗三百年國祚。效賈生痛哭流涕。長太息矣。明年。又劾江西巡撫馮汝騤謾欺狀。效宋臣包拯七上彈章。未復。是非不明。請將前後章奏。明詔宣示。敕部平讞。語至懇

直。被訶責。復劾奕劻老奸竊位。多引匪人。非特簡忠良。不足以贊大猷。挽危局。詞連尚書徐世昌侍郎楊士琦沈雲沛總督陳夔龍張人駿巡撫寶棻恩壽等十數人。朝旨再責之。令回原衙門行走。春霖遂稱疾歸。越八年卒。

陸元鼎

陸元鼎。字春江。浙江仁和縣人。同治十三年進士。以知縣即用。籤分山西。因親老告近。改江蘇。光緒元年。恩科。二年。正科。迭充江南鄉試內簾襄校官。尋署山陽縣知縣。縣多拐販婦女案。城外水關一帶。夜間往往聞哭聲。有因而致斃者。道路或漬血痕。居民患苦。又有巨匪二。黨羽密布。句蠹役。通消息。官莫能捕。元鼎密訪窩所。既確。一日。託言謁漕運總督。選壯役自從。天未明。破扉入匪宅。匪驚起。抽刀拒捕。左右叱奪之。遂就獲。搜出婦女十數口。審實置法。嚴捕餘黨。匪患頓息。俗好訟。革文士之業刀筆者。創捐設射陽書院。以誘進之。亟修倉廠。儲穀備荒。庶政以次畢舉。民利賴之。六年。補江寧縣知縣。丁父憂。八年。以河運出力彙保。服滿。以知縣仍留江蘇補用。十年。服闋。仍補江寧縣缺。時南門外有敕建古剎。西人指索爲教堂。洋務局員遽許之。士民大譁。元鼎執條約力爭。得不釀禍。卒以前諾易城西隙地予之。案始定。尋調署上海縣事。上海通商要區。交涉尤劇。適有法蘭西商人斃華民沈姓一案。驗係內傷。領事官堅謂無傷痕不承。元鼎謂洋製時辰表墜地。綱條斷。玻璃面未損。此何以異。領事官理屈。惟請緩期會讞。遷延至易任而後結。時江南北焚燬教堂之案十數所。差員四出。無一議結者。元鼎被檄至如皋。查知焚燬者二處。教士詭稱本國已專使來華。兵輪亦旋至。元鼎多方辯詰。以銀四千兩議結。自是各州縣援照辦理。教案以息。又署泰州知州。城河久淤墊。半成平陸。稍旱輒苦無水。不戒於火。取水北門三里外。遠不濟急。捐廉議開濬。有市屋占礙故道者拔之。雖巨室不稍瞻顧。下河斜豐港隄。綿亙六十里。廳久不修。西來之水不可禦。坐是屢無豐年。因就舊址加增高廣各一丈。基倍之。全隄蕆事。按察使方規畫水利。請檄東臺縣接修范公隄而止。泰州仍協助十有一里。從此水患絕。田穀常倍收。尋復署上元縣事。回任江寧縣。百姓歡呼。倍相愛慕。元鼎

實心任事。不務赫赫之名。所在民悅。去皆爲生祠以祀。累擢卓異。兩江總督劉坤一以元鼎學識湛深。操持堅定。歷任煩劇。所至有聲。足膺方面之任。疏薦於朝。先是。辦理蘇皖賑捐出力。以直隸州知州在任候補。嗣捐陞道員。二十年。奉旨以道員發往江蘇補用。二十一年。補廣東惠潮嘉道。隨調補江蘇蘇松糧儲道。二十四年。擢江蘇按察使。入覲。奏對稱旨。語及甲午之戰。我槍口與子彈多不合。兩宮命軍機飭各省留意改造。並謂不必說由陸元鼎陳奏。致與督撫有意見。二十五年四月。受任。正江陰縣美國教堂被燬。縣令訪爲首者訊實。擬絞罪解省。美領事官突自滬至蘇稱冤。云已由駐京使臣商允。前來會審。元鼎告以關道有會審章程。臬司無此例。乃云不會審可觀審。元鼎答以既不會審。即不便觀審。又云。總署電來。將若何。答以慎守國家刑章。官可辭。法不可枉。獄遂定。尋署布政使。十一月。有旨暫行護理江蘇巡撫。二十六年。補授江蘇布政使。二十七年。巡撫聶緝槼奏稱上年辦防之際。籌捐殊難措手。幸賴蘇州藩司陸元鼎。督率府縣。剴切勸導。集款至五十餘萬。毫無苛派勒捐。非陸元鼎勤政愛民。輿情悅服。曷克至此。奉旨賞給頭品頂戴。二十九年。擢漕運總督。先是。元鼎爲山陽縣知縣。政聲達鄰邑。至是淮海居民。咸欣欣喜色相告。是歲。夏秋水盛平隄。親行周勘。分道搶護。堅守各壩。險而復夷。又以清淮一帶。制錢缺乏。公私交困。疏請試鑄銅圓。三十年四月。調署湖南巡撫。時元鼎方病假。以廣西匪勢正熾。電傳諭旨。令迅速赴任。力疾起程。受事。奏定以防爲防。不如以助勦爲防之策。增募營勇。改留提督劉光才防守。扼西路之要。貴州永從縣大年河匪蹤已過清州。飭道員黃忠浩與衡永郴道莊賡良。疾馳赴黔邊協禦。賡良既攻取龍賈峒。忠浩先擊敗同樂悍股。提督張慶雲分兵相繼。出境剿賊。餉械悉由湘運赴。廣西四十八峒匪勢張甚。得湘軍之助。旋以敉平。兩廣總督岑春煊。廣西巡撫李經羲。均稱其不分畛域。有胡林翼駱秉章之風。最後雲南布政使劉春霖調補湖南布政使所帶滇軍。有旨分留湘省。元鼎知不可恃。電請收回成命。而劉軍違字後營果叛於黔境。若非先時奏止。則受禍益烈。醴陵縣密拏會匪。起有印信刀旗票布。供稱革命不諱。連及東洋留學生。九月。起事等語。元鼎立斬爲首二名。留一名備質。他無株連。人心大定。裁汰冗官之旨下。以湘省漕經改折。各衞所屯墾。

復由縣經徵。糧儲道缺事既簡。奏請裁撤。教職佐貳。宣詰守防。均有職守。俸廉既微。可仍其舊。均從之。十一月。調署江蘇巡撫。旋即補授。蘇省患鹽梟。太湖港汊紛歧。與浙錯壤。尤爲逋逃淵藪。元鼎宦蘇久。諳熟情事。至即增造師船。與浙撫會商剿辦。擒斬首要。復嚴賭禁。以清其源。匪會自此漸戢。徵兵議起。以吳地風氣柔脆。應徵者多不安分之人。惟淮徐之民。較可精選。不應畫分區域。力爲陳奏。格於部議。後此逃亡相繼。事端滋多。蘇省前鑄當五錢。公私擾雜。民以爲苦。飭廣設局所。一併收回。毋剔私鑄。市肆稱便。官民所立學堂大小八百餘所。調查規畫。就近親詣考校。並援撫湘時。奏設出洋遊學預備科之例。於蘇省開游學預備科。至察核吏事。振卹災黎。修治塘圩諸大端。凡關民瘼。勤求之心。無敢或懈。三十二年。京察開缺。另候簡用。三十三年。特召來京。適滬杭甬鐵路蘇浙人不認借用外債之約。召見。首問及此。奏稱民情忠愛。上保主權。並無煽惑。臣不敢稍有欺飾。反覆陳對。至移晷刻。兩宮動容。諭以即飭外部與英人磋商。於是有部借部還之改議。諭令協理開辦資政院事務。以三品京堂候補。三十四年。因病奏請開去差使。再請始允回籍。宣統元年。學部奏充浙江學務公所議長。二年。病卒於家。事聞。賜卹如例。

陸潤庠

陸潤庠。字鳳石。江蘇元和人。父懋修。精醫。潤庠。同治十三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光緒初。屢典試事。湖南陝西皆再至。入直南書房。洊擢侍讀。出督山東學政。父憂。服闋。再遷祭酒。典試江西。以母疾乞養歸。二十四年。起補祭酒。擢內閣學士。署工部侍郎。兩宮西巡。奔赴行在。授禮部侍郎。充經筵講官。擢左都御史。管理醫局。典順天鄉試。充會試副總裁。署工部尚書。三十二年。充釐訂官制大臣。已而工部裁省。以尚書兼領順天府尹事。明年。授吏部尚書。參預政務大臣。謂捐例開。仕途雜。膺民社者。或不通曉文義。因訂道府以下考試章程。試不及格者。停其分發。設仕學館教習之。潤庠爲陸贄後。嘗奏進文集。參以時事。大意謂成規未可墨守。而新法亦須斟酌行之。若不

研求國內歷史以爲變通。必至窒礙難行。且有變本加厲之害。宣統元年。協辦大學士由體仁閣轉東閣大學士。充弼德院院長。皇帝典學。充毓慶宮授讀。兼顧問大臣。疏陳曲阜篤生聖人之地。今新建曲阜學堂。必須闡明經術。提倡正學。若雜聘外人。異言異服。喧賓奪主。將來聖教澌滅。亦朝廷之憂。又陳釐訂官制。宜保存臺諫一職。說者謂既有國會。不須復有言官。豈知議員職在立法。言官職在擊邪。議院開會不過三月。臺諫則隨時可以陳言。行政裁判。係定斷於事後。言官則舉發於事前。朝廷欲開通耳目。則諫院不可裁。諸臣欲鞏固君權。則亦不可言裁。即使他時國會成立。亦宜使該院獨立。勿爲邪說所淆。又言游學諸生。於實業等事學成而歸者。寥寥可數。而又用非所學。其最多者。惟法政一科。法政各國歧異。悉就其本國人情風俗以爲制。今諸生根柢未深。於前古聖賢經傳。曾未誦習。道德風尙。概未聞知。襲人皮毛。妄言政革。甚且包藏禍心。倡民權革命之說。判國家與君主爲兩途。布其黨徒。潛爲謀主。各部院大臣以爲朝廷銳意變法。非重用學生不足以稱上旨。遂乃邪說詖行。徧播中外。久之必致根本動搖。民生塗炭。又疏陳財用枯竭。請酌停新政。謂今日之害。先由於督撫無權。漸而至於朝廷無權。庫儲之困難。寇賊之充斥。猶其顯而易見者也。鎭兵之設也。所用皆未經歷練之學生。韜略則紙上空談。作用則徒取形式。甚至持不擊同胞之謬說。一旦有事。督撫非但不能調遣。甚且反戈相向。其不可用明矣。則莫如停辦鎭兵。仍取巡防隊而整理之。審判之立也。所授皆未曾聽訟之法官。黑白混淆。是非倒置。舊時諳諫之老吏。督撫不得用之。散遣州縣捕役。以緝盜賣之巡警。巡警無能也。且不過省會及通商口岸有巡警。豈能分布鄉閭。將來必至徧地皆盜。人民無可控訴。則莫如停辦審判。仍以聽斷緝捕歸之州縣。諮議局之設也。所舉皆不諳掌故之議員。逞臆狂談。箝制當道。督撫莫能禁之。於是借籌款之名。魚肉鄉里。竊自治之號。私樹黨援。上年資政院開議。竟至戟手漫罵。藐視朝廷。以辦給爲通才。以橫議爲輿論。蜩螗沸羹。莫可究詰。則莫如停辦國會。仍以言事責之諫院。學堂之設也。所聘皆未通經史之教員。其沿用教科書。僅足啓發顓蒙。廢五經而不讀。禍直等於秦焚。暑假星期。毫無拘束。彼血氣未定者。豈不結黨爲非。又[illegible]學費百倍於前。致使貧寒聰穎之士。流進身無路。則莫

如停辦中小學堂。仍用經策取士。疏上。多不報。時建設[illegible]。內閣宰輔。擁虛名而已。武昌兵變。官軍既克漢陽。武昌旦夕下。而新內閣又成立。總理大臣袁世凱讓修和息戰禍。取隆裕太后懿旨。須示天下。改建國體。於是遜位詔下矣。潤庠以老賜辭授讀差。奉懿旨仍照料毓慶宮。給月俸如故。授太保。越二年。病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謚文端。潤庠性和易。接物無厓岸。雖貴。服用如爲諸生時。遇變憂鬱內結於胸。而外不露。及病篤。竟日危坐。瞑目不言亦不食。數日而逝。

曹鴻勛

曹鴻勛山東濰縣人。由同治十二年拔貢。朝考一等。籤分刑部七品小京官。光緒二年。一甲一名進士。授職修撰。五年五月。奉旨充湖南副考官。十一月。差竣。覆命。七年七月。提督湖南學政。湘人素講根柢學。而邊僻各府。往往謬於舊習。拘守章句。鴻勛輶軒所至。拔其尤者。令入省書院肄習。以資觀摩。由是諸生聞見大開。邊僻風氣爲之一變。十一年九月。差竣。請假回籍省親。十二年五月。假滿到京供職。十三年。命在上書房行走。並奉旨授載潤讀。十四年二月。京察一等。十五年正月。賞加五品銜。六月。奉命充陝西正考官。尋改充江南副考官。十二月。差竣。到京覆命。十六年。充教習庶吉士。十七年五月。以母憂回里。十九年九月。服闋到京。命仍在上書房行走。二十年正月。以孝欽顯皇后六旬慶辰。賞加四品銜。是年京察一等。覆帶引見。得旨著交軍機處記名以道員用。三月。命以原衔充署日講起居注官。旋奉旨授詹事府右春坊右贊善。三月。大考二等第五十名。十一月。充補武英殿纂修。二十一年八月。轉左春坊左贊善。二十二年正月。簡授雲南鹽鈔府知府。七月。雲貴總督兼署雲南巡撫崧蕃奏補永昌府知府。二十三年正月。到任。永昌居滇省極邊。華夷雜處。素稱難治。鴻勛下車後。平反巨案數起。人服其明斷。且以時遊歷鄉曲。詢悉閭閻疾苦。凡有益於民生者。無不以身任之。大吏知其賢。調補雲南府知府。二十四年九月。抵任。越歲簡授雲南迤東道。旋署糧儲道。二十七年三月。得旨。雲南按察使著曹鴻勛補授。時滇省上控

巨案。動輒累年不結。鴻勛抵任未及兩月。斷結巨案十餘起。由是大吏益倚重之。二十九年。擢貴州布政使。四月。命暫署貴州巡撫。時值廣西游匪不靖。奉旨兜剿。南丹土州地方。廣袤二百餘里。遊匪恆恃爲根據地。鴻勛選將誓師。人皆思奮。匪徒聞風星散不戰。而南丹肯平。三十一年正月十三日。調補湖南布政使。是月二十一日。拜陝西巡撫之命。三十三年八月。得旨。曹鴻勛著來京另候簡用。是年十一月。到京召見一次。旋奉上諭。著曹鴻勛協理開辦資政院事務。宣統二年九月。病卒。遺疏入。奉旨照巡撫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

馮煦

馮煦。字夢華。江蘇金壇人。光緒十二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疊上疏代奏。請圖自強。敦大本。行實政。德宗嘉納。典湖南鄉試。稱得士。二十一年。以京察一等。授安徽鳳陽知府。鳳屬連年水潦。煦單騎按部。逐一屢勘。以被災之重輕。定給振之多寡。人霑實惠。並屢平反疑獄。總督劉坤一以心存利濟。政切先勞。疏保兩攝鳳潁六泗道。二十七年。遷山西按察使。調四川廣安州。有聚衆謀毀學堂者。獲四人。擬照土匪例正法。煦白大府。請按而後誅。以去就爭。至免冠抵几不得請不止。旋署布政使。復調安徽。兼署提學使。三十三年。擢巡撫。時國是日非。海內外黨人昌言革命。巡撫恩銘被刺。衆情惶惑。煦繼任。處以鎮靜。治其獄。不株連一人。主散勇從。示寬大。人心始安。復疏言。今者黨禍已亟。民生不聊。中外大臣。不思引咎自責。合力圖強。乃粉飾因循。苟安旦夕。貽悞將來。大局阽危。日甚一日。挽救之方。唯以覈名實明賞罰爲第一義。而其要則在民爲邦本一言。有尊主庇民之臣。用之勿疑。有誤國殃民之臣。刑之毋赦。政府能使天下自治。則天下莫能亂。政府能使天下舉安。則天下莫能危。根本大計。實係於此。疏入。大臣權倖多忌嫉之。明年。遂罷。宣統二年。江皖大水復起。爲查振大臣。出入災區。規定辦法。施及豫東。未一年。凡振三十九州縣。放款至三百餘萬。後復立義振會。連年水旱。兼有兵災。遠而推至京直魯豫湘浙。無歲不

災。無災不振。蓋自涖官訖致仕逮於耄老。與荒政相終。[illegible]稱善人。聞國變。痛哭失聲。越十有五年卒。年八十五。煦居官廉而好施。平素講學。以有恥爲的。重躬行實踐。文章爾雅。晚境至鬻文自給云。

戴鴻慈

戴鴻慈。字少懷。廣東南海人。光緒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明年。授編修。五年。督學山東。尋丁父憂。法越事起。海疆戒嚴。在籍倡辦團練。十年冬。起復。十一年。督學雲南。十七年。充雲南鄉試正考官。十九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二十年。大考一等。擢庶子。充日講起居注官。方略成書。特獎以應陞之缺。開列在前。并賞加四品銜。時日韓啟釁。平壤一役。我軍受鉅創。鴻慈奏言。行軍之道。以一事權濟餉運爲先。平壤之挫。僉謂事權不專。餉運不繼所致。北洋大臣李鴻章。以直隸總督。總統師干。一切應敵機宜。是其專責。應請敕李鴻章進紮山海關。就近調度。并調李秉衡幫辦直隸總督事宜。刻日抽帶精勇數營。馳赴天津駐紮。辦理軍需。一面催魏光燾迅速起程。直抵奉天。會同宋慶諸軍進剿。如此則前敵後路。均各得人。庶能維大局而圖進取。不報。尋以東事日亟。金州鳳凰城大連灣岫巖州復州等處。相繼淪陷。有旨命戶部左侍郎張蔭桓湖南巡撫邵友濂使日本議和。鴻慈奏言。能戰然後能和。爲古今之篤論。現在日餤方張。要求狂悖。其陰懷叵測者。在擁挾朝鮮獨立。其顯肆逼索者。則在割地賠款兩端。以土地言之。微特奉天根本重地。在所必爭。即沿海各省要區。皆我列祖積功累勞。艱難勘定。百姓食毛踐土。久隸版圖。豈有一旦予人之理。此宜拒絕者也。至兵費一說。雖外人所經見。然庚申之役。烽燧內侵。補還烟費。多不過八百萬兩。若過索鉅款。帑藏之歲入幾何。以有限之金錢。填無窮之谿壑。質地質關諸約。由此而興。日後練兵置械之資。更將安出。此宜詳審者也。若夫多方之要脅。無理之誅求。狼子野心。非能逆料。倘使臣識力不定。墮彼術中。從之則貽害安窮。不從則轉圜乏術。凡此皆未和之先。所宜長慮卻顧者也。定約之後。例須息兵。而日性狡詐。或脅我以撤防先退。而反覆靡常。或藉口於償款未完。而釁端又起。況未經懲創。本有輕我之心。遂其誅求。益逞

無厭之欲。且法則覬覦開化矣。英則窺伺騰越矣。俄則蠢動琿春矣。以日蕞爾小邦。尙不敢校。將援利益均霑之例。羣起爲難。試問主和諸臣。果何以善其後乎。萬里徵兵。不爲一戰。遣散之卒。即爲伏戎。內外交訌。噬臍何及。此既和之後。所宜長慮卻顧者也。又奏兵事以一將權爲先。將權以兼地方爲要。劉坤一既特簡爲欽差大臣。節制關內外各軍。自當殫竭血誠。力肩艱鉅。但思內則督辦軍務大臣。外則北洋大臣。皆有節制全軍之權。直隸總督。奉天將軍。亦均節制一路。劉坤一參伍其間。無地方糧餉之權。兵事雖有節制之名。而疆吏未易和衷。客軍多非素習。仰承俯注。左絀右支。賢者無以盡其才。不賢藉以卸其責。守外者以統帥有人相諉。主兵者以疆臣掣肘爲慮。前劉坤一奏懇收回成命。蓋亦知此中難處。未敢輕言節制也。朝廷既倚劉坤一辦事。即爲全局利害所關。似當深察事宜。善爲措置。俾得盡其籌策。而責其成功。擬請飭令李鴻章專管直隸總督。以劉坤一兼署北洋大臣。或令裕祿專管盛京將軍。以劉坤一兼署奉天總督。如此兼有地方之責。一切調兵轉餉。尤易指揮。再湖北巡撫吳大澂。現統營數過多。該撫臣未歷戎行。才望較淺。若撥歸劉坤一統帶。以吳大澂爲參贊。應更得力否則。就中先撥湘軍三十營。即爲欽差大臣專管轄之兵。便可及時布置。大抵今日用兵之要。必使奉直兩省。兵事餉事。流通一氣。又復節制分明。覈功罪爲進退。察事勢爲變通。審形勝爲控扼。勿以款議瞻顧。弛戰備而誤戎機。目前爲禦日之謀。即異日爲保疆之策。疏入。奉旨留覽。是年十二月。日兵竄擾山東。陷榮城縣。明年正月。連陷威海衞。據劉公島。覆我北洋海軍。京畿震動。鴻慈奏言。日人蓄志凶狡。其奉省山東等處。當是牽掣之師。而攻臺擾南。亦祇恫喝之計。必將專注直境。乘虛而入。查直隸沿海兵力。本非甚厚。北塘至樂亭數百里。皆關緊要。現調回聶軍協防。加以游擊之師。尙覺有備無患。惟滄州岐口一路。僅有梅東益馬步三營。未免太單。曾聞日人在此量水。其擇瑕而蹈。實在意中。設由此登岸。繞而北趨。津通諸軍隔絕而不能救。不過五日。可抵京師。專恃南苑一軍。當其前敵。滄州離海百二十里。控運用水陸之衝。一爲敵侵。運道梗塞。關係甚重。自滄而進。則固安當其隘。畿南屏蔽。惟恃固安應請敕下督辦軍務王大臣。酌量緩急遠近。於外魏光燾吳鳳柱徐邦道各營中。速調回兩軍。分駐滄

固。或於關內先行抽調一軍。駐紮岐口。即以南苑一軍。防固安。與駐守武清之軍。相爲掎角。聞警策應。俟關外各營趕到。再行勻撥。仍催調南省得力勇營。兼程北上。以爲後勁。庶布置稍密。不至爲敵所乘。又奏自威海既失。津沽之屏蔽盡撤。李鴻章節節僨事。以奉旨查問。敗壞海軍之丁汝昌。始終袒護。稱其得力。又謂作霧洋人。非丁汝昌不能駕馭。現聞日陷威海。丁汝昌不發一礮。所謂得力者何在。丁汝昌駕定遠戰艦潛逃。作霧之法。並未施演。所稱駕馭洋人者又何在。李鴻章極力爲丁汝昌迴護。不恤抗違詔旨。以遂其私。而丁汝昌全置李鴻章於不顧。李鴻章尚有何說以自解乎。竊惟李鴻章貽誤大局之罪。已貸無可貸。朝廷曲全李鴻章之意。亦加無可加。倘復任其玩兵養寇。坐誤軍機。李鴻章一人不足惜。如畿疆何。如天下何。伏願明發諭旨。特予嚴懲。並責成將丁汝昌速行挐解。以肅軍令。而儆效尤。若國家追念前勞。猶欲保全終始。亦應早解事權。俾接替得人。危局尚可補救。不報。尋有旨命李鴻章赴日本議和。以王文韶爲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是年四月。和議成。鴻慈條奏善後十二策。一審敵情以固邦交。二增陪都以資拱衛。三設軍屯以實邊儲。四築鐵路以省漕運。五開煤鐵以收利權。六稅菸酒以佐度支。七行抽練以簡軍實。八廣鑄造以精器械。九簡使材以備折衝。十重牧令以資治理。十一召對羣僚以勵交修。十二變通考試以求實用。七月。遷侍講學士。先是。廣東巡撫馬丕瑤銳意禁賭。並查辦豪紳控案甚厲。奸人銜之。謀去馬丕瑤。鴻慈奏言。廣東大吏禁賭認真。致滋羣謗。浮言搖惑。恐爲所撓。請飭疆臣堅持定見。以清治源。而收成效。又以革黨潛謀起事。香港保安輪船截獲軍械一案。事變已形。因奏請飭疆臣嚴緝首領。以弭亂萌。並移會水師提臣鄭紹忠於省城。外添紮安勇。附近各鄉佛山等處。一律舉辦團練。以資鎮壓。又奏近聞革黨暗運軍火。欲由澳門徑襲粵垣。現粵省裁撤安勇。多招楚軍。聞楚軍人地生疏。緝捕本難得力。且兵無紀律。民有怨言。又與土勇積不相能。一有緩急。恐不可恃。請飭疆臣勿存成見。先事預防。均有旨下廣東督撫臣。妥慎籌辦。十月。充咸安宮總裁。二十三年。督學福建。二十四年。轉侍讀學士。二十五年。遷少詹事。以報效昭信股票。賞戴花翎。二十六年。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是年冬。學政報滿。乞假回籍修墓。尋擢刑部左侍郎。明年假滿。赴西安

行在。上敬陳治本疏條舉八事。一矢憂危以習勤儉。二審號令以維國柄。三容直言以伸士氣。四節財用以恤民窮。五改捐例以清治道。六設考課以育人材。七存科目以繫士心。八平民教以弭禍患。又奏請建兩都。分六鎮。謂宜建西京於長安。建南京於江陵。擇近支親賢。分駐其地。裁西安荆州兩將軍。即建邸於軍署。無事則輯人民。完城郭。以固屏藩。有事則扼險要。備巡幸以資緩急。俟蘆漢鐵路告成。分一支由河南入陝西。一支由武昌達江陵。而居中控馭之處。則以襄陽爲重。應改現時提督行臺爲湖廣總督移駐之所。提督還駐穀城。使上通關隴。下接湖湘。藉壯聲援。互爲掎角。無封建之名。而隱收其利。則邦本可安矣。夫唐因藩鎮而亂。終以賴藩鎮而存。宋撤藩鎮而安。究以廢藩鎮而弱。今我國家固重任疆臣矣。然救時之策。似宜稍爲變更。擬請畫盛京吉林黑龍江爲一鎮。改盛京將軍爲三省總督經略大臣。仍駐奉天。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爲一鎮。改直隸總督爲四省總督北洋經略大臣。駐紮天津。藩司兼護巡撫。仍駐保定。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爲一鎮。改兩江總督爲五省總督南洋經略大臣。仍駐江寧。閩浙總督改爲福建巡撫。駐福州。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爲一鎮。裁雲貴總督。改兩廣總督爲四省總督經略大臣。仍駐廣州。湖南湖北四川爲一鎮。改湖廣總督爲三省總督經略大臣。移駐襄陽。四川總督改爲四川巡撫。甘肅陝西新疆爲一鎮。改陝甘總督爲三省總督。仍駐蘭州。甘肅藩司兼護巡撫。以上六鎮。簡忠實勤幹。知兵大臣任之。專責以治兵。不紛以吏事。務令久於其任。昇以重權。巡撫以下。均歸節制。並許辟置幕僚。其沿海之榆關登州崇明定海澎湖廈門南澳虎門瓊州等處地方提鎮。聽該大臣自擇才能。奏請委任。以爲之輔。既無督撫同城阻撓推諉之慮。又無統兵客將孤懸零寄之嫌。綏靖軍民。繕完守備。每省練兵二萬。一鎮即有數萬精兵。聲氣聯絡。首尾照應。得藩鎮之意。而無其害。則邦基可固矣。疏入。奉旨留覽。是年冬。隨扈還京。二十八年。轉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充考試試差閱卷大臣。考試漢御史閱卷大臣。江南鄉試正考官。先是。庚子之役。與各國議和。賠款至四百五十兆。並以保護傳教。載入條約。至是。各省教案益劇。鴻慈奏言。國家懲悖後患。無非欲民教相安。而教案之考成既嚴。教民之氣燄愈盛。自咸以來。鬧教之案。層見迭出。懲辦愈厲。怨毒愈深。民間

未開。往往有鋌而走險之事。應請援乾隆八年成案。復設宣諭化導使。即以各省學政兼充。道府以下。凡有關於宣諭化導者。聽其節制。並請敕下外務部。將外國來華傳教原始通商以來所辦教案。及此次議和保教賠款條約。皇上諭旨。臣下奏章。外國照會。勒爲一書。頒發各省刊布。使臣按臨所至。試事既畢。傳集紳士商民。反覆開導。務使窮鄉僻壤。戴髮含齒之倫。憬然領悟。而朝廷憂勤惕厲。萬不得已之苦衷。亦可昭然若揭於天下。又開民智者。莫切於報紙。近年我國報館之設。所在多有。然海隅租界。放言高論。往往鼓吹邪說。淆亂人心。欲遏亂萌。非朝廷自設報務不可。擬請在翰林院創立報局。擇編檢中學術純正。議論暢達。通知時事者爲主筆。選輯各報。芟其煩雜。新法美政有必錄。盜賊水旱有必書。並各抒所見。著爲論說。一以宣上德。抒下情爲宗旨。應請飭下政務處會同翰林院妥定章程。以立中國報律之準。各省官報。亦應遵章躋設。庶言論有所範圍。觀聽無虞淆亂。疏入。格部議不行。二十九年。充考試庶吉士散館閱卷大臣。考試試差閱卷大臣。殿試讀卷大臣。朝考閱卷大臣。考試經濟特科閱卷大臣。覆核朝審大臣。三十年。充會試副考官。覆核朝審大臣。時朝廷銳意求治。設會議政務處。遇有奉旨交議事件。令三品京堂以上與議。鴻慈奏言。方今事機孔亟。百端待理。非集思廣益。無以宏濟艱難。惟是候促則事不達。謀寡則慮不周。莫若因會議之制。變通而推廣之。擬請自後內政外交。凡有建革之大。疑難之端。由政務處摘錄事由。標明要領。片行閣部九卿翰林科道。定期會議。速者三日五日。遲者十日。尤繁重者十五日。各抒所見。別紙錄陳。並令傳知屬官。咸得論列。呈堂代遞。屆期由政務處大臣。開誠布公。周咨前席。務使詞無不盡。理得所安。然後舍短從長。詳實覆奏。循是行之。有四利焉。一曰收羣策。謀於猝。不若謀於豫。詢於獨。不若詢於同。惟寬予以時日之期。隱予以講求之助。則有智而遲者。以潛研而自出。謀野則獲者。經採納而愈宏。利一也。一曰勵人才。習於冗散。休戚若不相關。引與參謀。智能皆思自效。人人有欲據之建白。即人人有勇赴之事功。是於詢考之中。默寓激揚之用。利二也。一曰折敵謀。東西各國。首重民情。百官者。國民之標準也。師其合羣之意。以爲抵制之方。彼非理之侵。既可挾衆志以抗拒。不情之請。亦可援公論以磋商。利三也。一曰息羣謗。自來局外之身。恆

不諒爲中之苦。捕風捉影。謠諑繁興。皆緣本末未明。傳聞多誤。以故游談成於市虎。積忌甚於杯弓。譌言莫懲。豈國之福。勢難禁止。利在疏通。門戶洞開。翕訾自息。斯操觚者無所施其橫議。秉鈞者不至敗於流言。利四也。疏入。下政務處採擇施行。三十一年。有旨命五大臣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政治。鴻慈與焉。將發。革命黨人懷炸藥登車狙擊。同行被劍。衆懼懼。鴻慈從容詣宮門。取進止。兩宮慰諭。至泣下。時謠言蠭起。聞者危之。鴻慈謂人臣以身許國。義無反顧。卒行。凡八閱月。歷十五邦。以明年六月歸國。裒其所得。成列國政要百三十三卷。另纂錄歐美政治要義十八章進呈。因奏言各國大勢情形。雖間有不同。而治理則大略相類。觀其政體。美爲合衆而專重民權。德本聯邦而實爲君主。奧匈同盟。仍各用其制度。法義同族。不免偏於集權。惟英人循秩序而大好激進。故其憲法出於自然之發達。行之百年而無弊。反乎此者。有憲法不連合之國。如土耳其埃及則衰弱矣。有憲法不平允之國。如俄羅斯則擾亂無已時矣。種因既殊。結果亦異。故有雖改革而適以召亂者。此政體之不同也。覘其國力。陸軍之強。莫如德。海軍之強。莫如英。國民之富。莫如美。此國力之不同也。窺其政略。則俄法同盟。英日同盟。德奧義同盟。既互相倚助以求國勢之穩固。德法摩洛哥之會議。英俄東亞之協商。其對於中國者。德美海軍之擴張。美法屯軍之增額。又各審利害以爲商業之競爭。蓋列強對峙之中。無有一國孤立可以圖存者。勢使然也。況人民生殖日繁。知識日開。內力亦愈以澎漲。故各國政策。或因殖民而造西伯利亞之鐵路。或因商務而開巴拿馬之運河。或因富國而投資本於世界。均有深意存焉。此政略之不同也。驗其民氣。俄民志偉大而少秩序。其國失之無教。法民好美術而流晏逸。其國失之過奢。德民性倔強而尚勇武。其國失之太驕。美民喜自由而多放任。其國失之複雜。義民尚功利而近貪詐。其國失之困貧。惟英人富於自治自營之精神。有獨立不羈之氣象。人格之高。風俗之厚。爲各國所不及。此民氣之不同也。臣等觀於各國之大勢既如此。又參綜比較。窮其得失之源。實不外君臣一心。上下相維。然後可收舉國一致之益。否則。名實相懸。有可以斷其無效者。約有三端。一曰無開誠之心者國必危。西班牙苛待殖民。致有斐律賓古巴之敗。英鑒於美威

反抗。而於澳洲坎拿大兩域。予人民以自治之權。致有今日之強盛。開誠故也。俄滅波蘭而用嚴法以禁其語言。今揭竿而起。要求權利者。即波蘭人也。又於興學練兵。皆以專制爲目的。今滿洲之役。不戰先潰。莫斯科聖彼得堡之暴動。即出於軍人與學生也。防之愈密。而禍即伏於所防之中。患更發於所防之外。不開誠故也。二曰無慮遠之識者。國必弱。俄以交通之不便。而用中央集權。故其地方之自治。日以不整。美以疆域之大。而用地方分權。故其中央與地方之機關。同時進步。治大國與治小國。固不侔也。德以日耳曼法系。趨於地方分權。雖爲君主之國。而人民有參與政治之資格。法以羅馬法系。趨於中央集權。雖爲民主之國。而政務操之官吏之手。人民反無自治之能力。兩相比較。法弱於德。有由來矣。三曰無同化之力者。國必擾。美以共和政體。重視人民權利。雖人種繁雜。而同化力甚強。故能上下相安於無事。土耳其一國之中。分十數種族。語言宗教。各不相同。又無統一之機關。致有今日之衰弱。俄則種族尤雜。不下百數。語言亦分四十餘種。其政府又多歧視之意見。致有今日之紛亂。奧匈兩國。雖同戴一君主。而兩族之容貌俗尙。語言情性迥殊。故時起事端。將來恐不免分離之患。蓋法制不一。畛域不化。顯然標其名爲兩種族之國。未有能享平和臻富強者矣。此考察各國所得之實在情形也。竊維學問以相摩而益善。國勢以相競而益強。中國地處亞東。又爲數千年文化之古國。不免挾尊己卑人之見。未嘗取世界列國之變遷而比較之。甲午以前。南北洋海陸各軍。製造各廠。同時而興。聲勢一振。倒之各省。差占優勝矣。然未嘗取列國之情狀而比較之也。故比較對於內。則滿盈自阻之心日長。比較對於外。則爭存進取之志益堅。然則謀國者。亦善用其比較而已。又奏臣等曠觀世界大勢。深察中國近情。非定國是無以安大計。國是之要。約有六事。一曰舉國臣民。立於同等法制之下。以破除一切畛域。二曰國事採決於公論。三曰集中外之所長。以謀國家與人民之安全發達。四曰明宮府之體制。五曰定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六曰公布國用及諸政務。以上六事。擬請明降諭旨。宣示天下。以定國是。約於十五年或二十年頒布憲法。召集國會。實行一切立憲制度。又奏實行立憲。既請明定期限。則此十數年間。苟不先籌預備。轉瞬屆期。必至茫無所措。今欲廓清積弊。明定責成。必先從官

制入手。擬請參酌中外。統籌大局。改定全國官制。爲立憲之預備。均奉俞旨採納。至是立憲政體。乃確定而不疑。而憲政之措施。亦始有條理之可循。而無冥行擿埴之患矣。先是。鴻慈奉使在途。已擢禮部尚書。使還。充纂訂官制大臣。玉牒館副總裁。轉法部尚書。充參預政務大臣。賞紫禁城內騎馬。充經筵講官。時法部初改。併寄創於因。端緒紛賾。又與大理院權限轇轕。往復論辨。苦難分晰。鴻慈悉心規畫。首以申明權責爲入手辦法。凡司法官吏之進退。刑罰判決之執行。廳局轄地之區分。司法警察之調度。悉隸法部。其直省刑事稿件。由各省分達部院。經大理院覆判後。咨部核定。若有情罪未符。仍咨回大理院。自行駁正。蓋以法部專任司法。大理院專掌審判。各有主持。而事權乃不至淆亂。其次釐訂職掌。刑部向設十七司。至是改併八司。曰審錄。曰制勘。曰編置。曰宥恤。曰舉敍。曰典獄。曰都事。曰會計。八司之上。設承政參議兩廳。廳設參事各二員。以資襄理。京外各級審判廳。次第舉辦。又採英美改良監獄之制於京師。籌辦模範監獄。先後奏奉俞允行。三十三年。充舉貢考職閱卷大臣。明年四月。疾作。賞假調理。逾月未瘳。乞解職。溫旨慰留。十月。兩宮升遐。力疾銷假視事。宣統元年四月。賞一等第三寶星。充報聘俄國專使大臣。禮成返國。奏言此次奏使。道經東三省地方。目擊日俄二國之經營。拓地殖民。實有狡焉思啟之慮。非急籌抵制。無以固邊圉。非振興實業。無以圖富強。東省財力竭蹶。工商稀少。惟因其已然之迹。而擴其自然之利。切要之圖。厥有二端。一曰墾植。查三省墾務業已次第開闢。由各屬官荒。推及蒙旗。均經先後開放。顧墾務至今。迄無起色者。則以放荒者。祇計荒價之多寡。而不問墾植之興衰。攬荒者。祇知壟斷以居奇。而不恤領戶之觀望。墾務隳壞。職此之由。欲圖整理。宜取泰西小農地大農地之法。變通而並行之。曷言小農地。就本地蒙民編列戶籍。計口授地。貸其籽種。給其資糧。寬其賦稅。免其徭役。無追呼之擾。而有耕鑿之安。墾榛莽之區。而爲沃饒之壤。數年之間。成效可覩。此變小農地之說也。曷言大農地。直省大資本家。鳩集股本。組織移民開墾公司。劃給大段生荒。徙民往墾。官任保護。明示十年之後。始議升科。其運載移民之輪船火車。特別免價。或酌給半價。有能糾集大公司。辦有成效者。破格奏獎。如是。則移民日衆。墾地日多。較之舊時巨戶攬荒。祇圖轉售牟利。轉

售無人。終成蕪曠。其利害得失。相去懸絕。此變通大農之說也。由前之說。足以裕蒙。由後之說。足以實邊。地多一人之移殖。即多一人之捍禦。將來墾務既盛。可仿古屯田之法。寓兵於農。移民即以集兵。力田即以供餉。是又可操其券也。一曰森林。山虞林衡。載在周禮。林麓之政。古昔所重。近日東西各國。林業皆設專官。誠以材木之用。利至溥也。臣此次赴俄。自入西伯利亞始綫以後。森林綿亙數千里。彌望無際。其中以樺木松柏爲多。俄車伐薪以代煤。軌道兩旁。積薪如墉。備沿路接濟之用。此外若墊路。若造車。及一切停車之驛場。僑民之廬舍。皆就地取材。用之不竭。而我滿洲里以內之境。林木頓疏。以原隰之廣。幅幀之長。而令濯濯童山。繁植無望。凡有製造。轉資洋木。利源外溢。所失尤多。誠宜及時振興林業。設森林局。遴選賢員。認真督理。其入手辦法。應先周歷履勘。察其地利。辨其土宜。其不宜於穀麥者。即劃爲籌辦森林區域。並繪圖帖說。咨會各直省督撫。明定獎格。勸諭紳商。興辦林業公司。凡一切保護之責。經營之方。皆嚴立規則。以資遵守。循此辦理。可爲邊境闢一大利源。十年以後。材木不可勝用矣。凡此兩端。若果辦理得人。實事求是。立疆圉富強之本。即以杜鄰邦窺伺之謀。國計邊防。所關非細。將來財力稍裕。興學以迪蒙智。開礦以闢利源。廣鐵路以利交通。籌兵屯以資捍衛。又當權其緩急後先之序。以爲措施次第之準耳。得旨下東三省督撫農工商部郵傳部籌議施行。是年八月。以尚書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十一月。擢協辦大學士。賞穿帶素貂褂。二年正月卒。賞加太子少保銜。入祀賢良祠。謚文誠。

陸鍾琦

陸鍾琦。字申甫。宛平人。幼嗜學。與盛昱以學行相砥礪。年十九。補縣學生。同治十二年。以拔貢生授教諭。選撫寧。光緒十一年。舉於鄉。十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二十九年。外簡江蘇督糧道。三十四年。擢江西按察使。調湖南。再移江蘇。宣統元年。晉布政使。三年。擢山西巡撫。八月。武昌變起。山西相繼響應。九月八日殉焉。鍾琦篤志向學。嘗自言生平得力。在官撫寧教諭十二年。日與諸士人讀書講道。教學相長。出其門者。率以苦行著稱。而性

尤廉介。無一事自苟。值縣大水。李秉衡方令撫寧。請振濟飢民。總督橡林宗岱來監放。鍾琦副之。宗岱謀吞噬。以利誘鍾琦。繼挾以威。鍾琦不爲動。單騎走山村。親爲平劑之。活者無算。及官翰林。管理八旗官學。殷殷教誨。一如在撫寧時。其官江蘇糧道也。革除陋規殆盡。倉場侍郎桂春。爲其戚假二百金不應。桂春欲中以法不得。及升湘臬。囊篋蕭然。至不能成行。嘗以臬司爲一省人命所關。日究法律諸書。清釐積案。有乾隆時未結株連至數百人者。於是與僚屬約定功過賞罰。嚴禁私鬬。懲訟徒。杜請託。暮年。宿牘一清。調蘇臬。凡遇疑獄。輒坐堂皇自訊。不假屬吏手。一日。遇一命案。甫訊數語。囚俯首承招。已盡供矣。鍾琦反復閱原牘曰。此死囚也。而認供之易若此。非情也。乃更提訊。告之曰。汝知汝罪乎。囚應曰知之。徒罪耳。鍾琦曰。誰告汝者。此死罪也。囚乃大哭曰。此案實非我。役以錢百緡買我承。曰。罪不過徒刑一年耳。今若此。奈何。鍾琦提解役訊之。得實。事遂雪。其矜慎民命類若此。在蘇藩除無名陋規。屬吏無敢以私進者。其撫山西。甫二十二日。部署未定。難作。鍾琦出坐大堂死焉。次子光熙。跪死於其側。妻唐氏。亦同附殉。殷受殫傷。或曰吞金死也。事聞。上震悼。予謚文烈。子光熙。予謚文節。初。鍾琦與同年王懿榮熙元寶豐及李秉衡王廷相友善。光緒庚子之亂。五人者皆先後殉節死。鍾琦聞之大哭。夜奔馬櫪自經。家人救之出。次日。入廚取刀自殺。復遇救不死。後聞兩宮已出狩。始免於難。及至山西。見亂事急。乃召其三子敬熙告之曰。大事不可爲矣。省垣旦夕恐難保。脫有不測。余惟以死殉國耳。汝曹讀書。宜明大義。屆時勿害我。倘效婦人之仁。我亦斷無生理。不過換一地。使我不得死所耳。脫一旦有變。吾公服坐堂上。飲彈而死。斯爲幸耳。若變兵不加殘。吾惟有自縊之一途。吾體胖且年老。繫繩尚須汝曹。脫不如命。非吾子也。又曰。生死之關。父子不相強。聽汝自爲之。但吾孫不可同盡。以斬吾宗。汝其記之。敬熙知其父意決。入內見其母。乞速回京師。母曰。汝父殉國。吾惟從之而已。他非所知也。敬熙以事棘遽回京。商之其兄光熙。光熙聞之。馳抵晉。遂同死焉。僕人李慶雲。河間人。幼役其家三十九年。鍾琦出大堂。慶雲侍左右。揮之不去。曰。願相隨地下以報豢養之恩。言畢。挺身出。遂遇害。時又有幕友徐光弼者。字仲明。臨榆人。光緒十四年舉人。官蘇知縣。精英文算學。鍾琦一見奇其才。延之幕中。凡有

年。變起兵闖入其中。手搏之。受創百餘。體無完膚。事定。送醫院治之。三月始能起。逾年回里。傷發而卒。光熙原名惠熙。字亮臣。幼聰穎。年十二。已讀畢十三經。稍長。專精三禮之學。光緒二十九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初。光熙從宗室盛昱學十二年。精研朝廷掌故。盛昱歿。改從桐城吳汝綸受古文義法。考入北京大學。求經世之用。不喜寫摺卷。及成進士。覆試。殿試。朝考書法皆不工。且多塗改。殿試列三甲。而覆試朝考卷分大學士徐世昌見之。激賞其文。歎爲奇才。均拔置一等。拆卷知爲光熙。乃大喜曰。爲國家得一俊士矣。光熙講性命之學。重實行。慨念國勢之不振。遂東游日本。學武備七年。盡得其長。及回國。願施之於用。京內外達官交章薦之。授侍講。身死而難作。論者悲之。光熙性至孝。庚子之變。年甫二十三。作帶銘以紀其事。帶者。即鍾琦庚子自縊之帶也。次年。鍾琦患危疾。光熙侍湯藥。歷二十三晝夜。未嘗解衣臥。潛割左股肉和藥進之。病獲痊。人無知之者。死事年僅三十四云。

沈曾植

沈曾植。字子培。浙江嘉興人。光緒六年。進士。用刑部主事。事親孝。母多疾。醫藥必親嘗。終歲未嘗解衣安臥。遂通醫。遷員外郎。擢郎中。居刑曹十八年。專研古今律令書。由大明律宋律統唐律上溯漢魏。於是有漢律輯補。晉書刑法志補之作。曾植爲學。兼綜漢宋。而尤深於史學。掌故。後專治遼金元三史。及西北輿地。南洋貿遷沿革。尋充總理衙門章京。中日和議成。曾植請自借英款創辦東三省鐵路。時俄之韋特西比利亞鐵路尚未建議也。不果行。母憂歸。兩湖總督張之洞聘主兩湖書院講席。拳亂啓釁。曾植與盛宣懷等密商保護長江之策。力疾走江鄂。決大計於劉坤一張之洞。而以李鴻章主其成。所謂畫保東南約也。旋還京。調外交部。出授江西廣信知府。曾植爲政。知民情僞。而持之以忠恕。故事治而民親。歷署督糧道。鹽法道。擢安徽提學使。赴日本考察學務。三十二年。署布政使。尋護巡撫。值江鄂皖三省軍會操太湖。而適遭國卹。舉情悒悒。民一日數驚。城外礮馬兵又譁變。曾植

聞之。登城守禦。檄協統余大鴻馳入江防楚材兵艦。轟燬東門外礮兵壁壘。黃鳳岐奪回菱湖嘴火藥局。一日而亂定。曾植在皖五年。重治人而尙禮。治政無鉅細。皆以身作則。其任學使。廣教育。設存古學堂。又興實業。創造紙諸廠。會外人要我訂約開銅官山鑛。曾植嚴拒之。未幾。貝子戴振出皖境。當道令藩庫支巨款供張。曾植不允。遂與當道忤。宣統二年。移病歸。遜位詔下。痛哭不能止。丁巳復辟。授學部尙書。事變歸。臥病海上。壬戌冬卒。年七十三。著有海日樓文詩集。

容閎

容閎。字純甫。廣東澳門人。八歲。入瑪禮孫學校。英國傳教士瑪禮孫所設者也。道光丙午。隨勃朗赴美。入孟松學校究英算文法心理生理諸科。後入耶路大學。以傭工代學貲。咸豐甲寅畢業。回國卽以教育後進爲己任。時太平軍連下江漢州郡。英人復陷廣州與粵人啓釁。全國騷然。閎至香港。任高等審判廳譯員。兼治法律。習第一種律師。旋任上海海關繙譯。以國人無總稅務司望。憤而退。爲英商公司書記。己未。派查全國產茶地域。時蘇常悉入太平軍手。道路多梗。乃走浙湖。繞江西。至紹興收絲而返。庚申。赴金陵。遇秦日昌於丹陽。得謁干王洪仁玕。仁玕。秀全姪也。閎因陳七事。曰整飭軍備。成節制之師。一也。設武備學校。教成有識軍官。二也。建海軍學校。以綜水師。三也。延攬人材。咨詢於府。四也。創設銀行。釐訂度量衡制。五也。頒學校定則。以耶穌聖經爲主課。六也。廣設實業學校。收天然之利。七也。仁玕居外久。習知歐洲列國情狀。深善閎議。授義字四等爵。閎辭不受。贈護照乃藏以出。故閎得溯洄而上。至太平產茶地。載綠茶六萬五千箱回滬。未幾。受九江茶葉經理聘。同治癸亥。自營商業。時第一礮艦統帶張世貴。以督帥曾國藩意。自安徽馳函召閎。閎疑有不測。會李善蘭亦以書來。九月。謁國藩於軍中。詢以當世之務。陳叛辦機器廠議。國藩喜。畀以全權。就上海高昌廟覓地建築。與徐壽華蘅芳同計功。卽所謂江南製造局也。閎受命赴滬。隨美機械工程師哈司金至美國非支波克城樸得南公司。購訂機器。期以半年。適

南北戰爭起。以曾入美籍。投效美軍。至乙丑春。載機器數百紐約而東。繞好望角。直趨上海。至則金陵已下。國藩頓兵徐州。調度諸軍。爲進剿捻黨之計。閎積勞得五品實官。以同知候補江蘇。丁卯。李鴻章平定捻黨。國藩任兩江總督。親閱製造局工程。閎復以須設兵工學校。造就工程師爲言。並又條陳計畫四章。一組織合貲汽船公司。純用華股。不入外人。二選派穎秀青年出洋留學。爲國儲才。三設法開採礦產。以盡地利。四禁教會干涉人民詞訟。限制外力侵入。由日昌齎京。既而天津教案起。毀天主教醫院及教堂。殺斃法國男女僧侶多人。朝命國藩丁日昌毛昶熙調停。閎隨日昌爲譯員。偕至津。周旋其間。頗多贊畫。又規教育四事。曰出洋學生額數。曰設立預備學校。曰籌定留學經費。曰酌定留學年限。國藩日昌並深然之。至是。奏選各省子弟赴美留學。閎與陳蘭彬同爲監督。陳固頑舊。非閎儔也。甲戌。鴻章命閎就哈特福德之克林街。造中國留學事務所。課堂齋舍俱備。旋返津。會秘魯專使欲招募華工。懇懇述優遇狀。閎直破其奸。與秘使爭辯。鴻章即派閎赴秘調查。閎盡得其虐待狀。附影片二十四紙報鴻章。華工受笞被烙。傷痕斑斑。可見也。秘使大慚。光緒乙亥。蘭彬擢任駐美公使。閎以副使兼留學生監督。翌年。蘭彬薦吳子登繼任。子登性情怪僻。頑舊亦如蘭彬。至美。即陳閎縱容不職。鴻章詰閎。因以閎爲專任公使。會美國施行華工禁約。蘭彬子登乘機請解散留學事務所。撤回留學生。辛巳。令百二十名留學生回國。閎有廻護學生嫌。絕不能爲之言。甲申。中日啓釁。閎上書張之洞。略謂我國兵單。宜亟向英倫商借千五百萬元。購已成鐵甲艦三四艘。雇用外兵五千。由太平洋抄襲日本後。使首尾不相顧。則日在朝鮮之兵力。必以分而弱。我國乘此報隙。急練新軍。海陸並進。以敵日本。更由政府派員。將臺灣全島。抵押歐西各國。借款四萬萬美金。以爲海陸軍繼續戰爭軍費。之洞稱善。惟時張李失和。李又深得慈禧太后寵。故卒成和議。而閎志卒不行。癸未。劉坤一督江南。任閎爲交涉員。丙申。說政府設立國家銀行。戶部尚書翁同龢侍郎張蔭桓。並力贊之。尋爲當路所阻不果。復擬閎築鐵路。由天津直達鎮江五百英里。繞山東。過黃河。復以德人抗議而止。亡何。政變起。康有爲梁啓超皆走海外。閎亦以隱匿黨人。故避居上海租界。創中國強學會。選爲第一任會長。旋遷香港。辛丑。游歷臺

灣。日本總督兒玉子爵。即日俄戰爭時大山大將之參謀長也。談頃問前歲對日主戰條陳。爲誰氏之計。閔怃慨自承。兒玉轉敬爲。越年。返香港。以著述自娛。旋卒。年八十有五。所譯著有哥爾頓氏地文學。派森氏契約論。美國訂正之銀行法律。西學東漸記二十二章。

張勳

張勳。字少軒。江西奉新人。少孤貧廢學。既冠。會法蘭西襲越南。中外戰事起。走投廣西軍。以功累保守備。尋去而東抵奉天。預防務復去而入關。前後爲岑春煊袁世凱徐世昌趙爾巽所倚任。咸使領一軍爲裨將。用才勇自見。所歷獨屯遼邊爲最久。勞亦最著。既簡授建昌鎮總兵。以兩宮由行在反蹕。諭留宿衞。繼擢雲南提督。政甘肅。皆不赴。宣統庚戌。奉命出統長江防軍。明年辛亥七月。調補江南提督。八月。武昌難作。四方風動。勳請往援。未允。方與總督將軍籌防守。有某統制者。號新黨。結豪紳猾吏。朋譟總督策獨立。總督憤拒。與相持。勳後至。帕首佩兩槍。驟舉其一。向諸人叱曰。敢有異議者。視以賊。當誅。衆倉皇避去。翌日。某統制果率軍獨立。勳與戰於雨花臺。大破之。兵盡潰。而巡撫程德全復據蘇州。合諸路兵來攻。時勳城守兵僅千人耳。糧械且絕。遂轉戰退屯徐州。完所部及所增募軍。勢復盛。旋授江蘇巡撫。署兩江總督南洋大臣。加世襲二等輕車都尉。其冬。帝遜位。世凱爲總統。留勳授爲都統。領武衞前軍。即後稱定武軍者。移兗州。勳殊怏怏。以志圖復國。思得藉手。遂隱忍就職。凡所假陸軍上將。定武上將軍。江北鎮撫使。長江巡閱使。江蘇都督。安徽督軍。皆受而不避。兗州士習新說者。伐孔林樹木。攘取廟藏彝器。公聞大怒。衞以兵。世凱議收衍聖公祭田及迫兩宮移蹕頤和園。又力爭止之。無何。解都督任。還鎮徐州。初勳居兗州時。頗與寓青島某宗室通密問。爲世凱所偵察。濟南至斷軌道爲備。及居徐州。更糾諸鎮謀聲討。江南軍帥馮國璋入客某言。首應和。復猶豫不決。語洩。世凱因益忌勳。而懾其威望。不敢發。務曲意羈縻之。遣使饋問不絕。世凱既稱帝不遂。發憤死。明年四月。諸鎮帥復不懌於後總統。集徐州滋盟。而以復辟之說進。推勳

爲盟主。勳出望外。遂定要約。提步卒三千入都。五月。復辟成。授內閣議政大臣。兼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當是時。段祺瑞在天津。宿將挾李長泰所部起馬廠。須盟二三鎭帥。竟反戈相應。合兵五萬餘攻京師。勳所分兵戰天壇者。終以耗敗。於是聚而圍攻勳南河沿所居宅。宅外阻溝水。禁垣蔽之。惟餘士卒六七百人。發槍輒命中。殺斃無算。自昧爽至日昃。猶苦戰不屈。知其事者。無不爲之驚歎。緦有德意志人四馳汽車突入挾勳去。勳筋暴皆裂。顏頰赤。方揮刀指前。呼殺不絕口。及車行反顧。宅已被彈藥盡燬矣。移閉荷蘭公使館中。久之去。居天津寓廬。日讀通鑑。作擘窠書以自遣。癸亥八月初二日。微疾。薨。年七十。清室予諡忠武。勳性抗爽而沈毅。器幹魁梧。威重寡言笑。擁兵數十年。待士卒恩誼洽而有制。士卒馴若子弟。遭易法制。挺挺不徇斷髮令。世凱使人諷諭。指棺自矢。世凱爲氣奪。即所部數萬人。亦無一斷髮者。世所指爲辮子軍者也。一日。世凱命使勞問。臨別使詰勳傳何語報袁公。勳曰。袁公之知不能負。朝廷之恩不能忘。袁公不負朝廷。張某何忍負袁公。如是而已。復辟戰時。盡納家屬妻妾子女別室。不聽避。有相知外人以爲請。公自慙負國。誓骨肉俱殉。堅不許。外人涕泣去。及事亟。外人破戶先劫之出。而勳不知也。其臨變整暇。剛果無所回移類如此。

勞乃宣

勞乃宣。字玉初。浙江桐鄉人。同治十年。進士。以知縣分直隸。查淶水禮王府圈地。力請減租。蘇民困。光緒五年。初任臨榆。日晨起坐堂皇。治官書。啓重門。民有呼籲者。立親訊之。使閽者不能隔吏役。吏役不能隔人民。居官二十餘年。皆如之。曾國荃督師山海關。檄司文案。歷南皮等縣。畿輔州縣。遇道差。咸科於民。有定額。而官取其贏。乃宣任蠡縣。值謁陵事竣。贏支應錢千餘緡。儲庫備公用。任完縣。購書萬餘卷。庋經閣。任吳橋。創里塾。農事畢。令民入塾。授以弟子規小學內篇聖諭廣訓諸書。歲盡始罷。先是。寧津奸民陳二糾黨爲州郡害。士人稱曰黑團。勢甚熾。嘗至南皮劫殺。乃宣會防營捕。擒陳二及其黨數人。磔於市。黑團遂絕。二十五年。義和拳起山東。蔓延於直

東各境。乃宣爲義和拳教門源流考。張示曉諭。且申請奏頒禁止。不能行。景州有節小廷者。匪首也。號能降神。乃宣飭役捕治。縱士民環觀。既受笞。號呼不能作神狀。梟示之。匪乃不敢入境。明年。拳黨入京。乃宣知大亂將作。適調吏部稽勳司主事。遂請急南歸。浙撫任道鎔延主浙江大學堂。尋入江督李興銳幕。端方周馥繼任。咸禮重之。周馥從乃宣議。設簡字學堂於金陵。初寧河王照造官話字母。乃宣增其母韻聲。號爲合聲簡字譜。俾江浙語音相近處皆可通。三十四年。召入都。以四品京堂候補。充憲政編查館參議。政務處提調。宣統元年。詔撰經史講義。輪日進呈。疏請造就保姆輔養聖德。二年。欽選資政院碩學通儒議員。法律館奏進新刑律。乃宣摘其妨於父子之倫。長幼之序。男女之別者數條。提議修正之。授江寧提學使。三年。召爲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兼學部副大臣。遜位議定。乞休去。隱居滹水。時士大夫多流寓青島。德人尉禮賢立尊孔文社。延乃宣主社事。著共和正解。丁巳復辟。授法部尚書。乃宣時居曲阜。以衰老辭。卒年七十有九。乃宣誦服儒先。踐履不苟。而於古今政治。四裔情勢。靡弗洞達。世目爲通儒。著有遺安錄。古籌算考。釋約章纂要。詩文稿。

張謇

張謇。字季直。咸豐三年。生於江蘇海門常樂鎮。累世力農。至父潤之。始稍讀書。生五子。以謇聰穎使入學。年十六。應州試。列百名外。同邑范生年十五。竟得第二。里人譏之。其師曰。孺子復何望。有千人與試。取九百九十九人。不取者定爲汝矣。季直大恚憤。遍寫九百九十九五字。以自惕厲。睡則以兩竹竿夾髮辮。轉側即醒。醒而誦讀。如此六閱月。應院試。得列前茅。常薄華貴子弟。學無專長。而好以盛氣陵人也。謇三世不顯著。謂之冷籍。故例入試須由族人作保。託籍如皋。既中式。保者要脅。不堪其苦。乃請改回原籍。累訟五年。幾傾其家。嘗大風雨。黑夜匍匐。又日走百三十里以避訟者。年二十四。至江寧。讀書惜陰書院。提督吳長慶。聞其名。延入幕。既而朝鮮內訌。長慶奉命速征。謇以幕府從。多用其策。鮮亂以平。及回國。家居養親。力學甘貧。大府交辟。皆辭不就。鄉里事業。如減捐說。

舉平糴。加增學額。提倡蠶桑。籌備團練。無不竭其力以赴之。年四十二。以鼎甲第一名及第。居京師。一日途見皇太后回鑾。值大風雨。老耄大臣。跪迎於途。積水沒脛。伏悚不敢仰視。謇乃歎曰。是非志士之所爲也。決棄仕途。謀振興實業。以救孱國。甲午馬關條約成。許日人在內地開設工廠。謇見其鄉棉花。常由日人低價購去。紡織紗布。轉賣於我。今又得在國內設廠經營。利吾國賤價之原料。低廉之工錢。瀝血肥虎。失計孰甚。因說兩江總督劉坤一於蘇州通州自設紗廠。蘇州廠由陸潤庠主理。通州廠由謇主理。各創公司。集資提倡。謇奔走南京湖北通州上海間。謁官紳富戶。冀得鉅資。而世多鄙倍。往往譏嘲相加。即有所得。或不足數日之需。每於黃浦灘頭。搔首自歎。更爲長歌分貽廠中諸人。以慰其心。而己則賣文鬻字以償逋旅主人。至光緒二十五年。大生紗廠漸有起色。於是更爲工人蓋居室。開學校。設醫院公園。而油廠。磚廠。鐵廠。絲廠。輪船公司諸事業。亦次第成立。其通海墾牧公司。則創於庚子聯軍入京後。廣植棉花。以供紗廠之用。場地瀕海。潮汐湧決。民苦昏墊。謇先招人夫數千人。日夜趕築長堤。一月而成。不久復爲風浪所衝。深夜披衣。躬自搶救。狂風暴潮。幾以身殉。其後缺口既堵。廣地才得墾植焉。由是一力經營。先後十年。田園人家。蔚成新村。乃設學校以教其子弟。謇辦實業。其志酌盈劑虛。尤在設學校。建設地方自治事業。故二十餘年中。關於教育者。有小學。師範學校。國文專修科。銀行專修科。商船學校。中學。農業。醫學各專門學校。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南通大學。繡工傳習所。測繪養成所。伶工學社。教養公積社。盲啞學校。氣象臺。博物院。圖書館。關於地方自治者。辦新村。興水利。開闢商埠。提倡地方自衛。以及文化事業。慈善事業。無不畢舉。光緒二十九年。遊日本歸。又成立江浙漁業公司及商船學校。鹽業公司。鍊鋼廠。辛亥革命。南京政府成立。推爲實業部長。兼任兩淮鹽政總理。時主張抵押漢冶萍公司於日本。憤而辭職。後又任農商部長。兼全國水利總裁。十一年。又任江蘇新運河督辦。兼任工廠與銀行等總理。均有成績。爲世慕效。年七十四卒。

政治　財務

宋犖

宋犖。字牧仲。號漫堂。又號西陂。河南商邱人。大學士宋權之子。順治四年。犖年十四。應詔以大臣子列侍衞。逾歲考試。注銓通判。康熙三年。授湖廣黃州通判。八年。丁母憂。十六年。補理藩院判。十七年。遷刑部員外郎。出榷贛關。還遷本部郎中。二十二年。授直隸通永道。二十六年二月。擢山東按察司。十月。遷江蘇布政使。司庫虧銀三十六萬六千餘兩。犖揭報督撫。察劾前布政使劉鼎章欽文二人分追完補。二十七年二月。犖以錢局銅斤。舊係各關採買。每斤定價一錢。康熙二十三年。令湖廣江西安徽江蘇動支蘆課購買。每斤定價六分五釐。江蘇非產銅之地。越江西湖廣各關購買。每斤至一錢六七分。較定價昂貴過半。牒請巡撫田雯奏停採買。部議不准。得旨再議。仍照各關每斤一錢例行。四月。擢江西巡撫。六月。行至彭澤。聞江西撫鎮標兵赴湖廣會勦叛賊夏逢龍。次九江。以乏餉譁。犖檄發湖口縣庫銀一千兩。委道員齎給行月軍糧。衆兵乃前進。犖至南昌甫數日。有首告舊裁督標兵李美玉袁大相散布號紙。煽誘三千餘人。謀刼倉庫。連合夏逢龍者。犖遣遊擊趙永吉擒至鞫實。即斬以徇衆。疏言。擒獲叛犯李美玉袁大相。謀刼倉庫。合夥湖廣供吐確鑿。即押赴市曹正法。以慰人心。以安反側。其煽誘多人。未經指實。應免深究。事下所司知之。十月。疏言。江西每年採買竹木。紫竹取給於饒州。貓竹通派於閣省。檀楠木。輸解於南康九江。名雖官捐。其實累民。請嗣後動支正帑。並嚴禁借端指勒等弊。又報寧州宜春等十二州縣。夏末徂秋。亢陽不雨。兼之蝗螣爲虐。委令各府確勘輕重分數。請蠲十分之二三。十二月。疏言。各省在監罪囚。俱有支給口糧之例。雖起解囚徒。向無額設錢糧。伏讀康熙二十六年恩詔。凡解部及遞解外省各犯。按程給與口糧。仰見聖慈矜惻。無微不周。江右路當孔道。解部及遞解各犯。絡繹不絕。應給何項糧米。尚未有部文。請照囚糧之例。亦在常平倉內支給。按日行五十里爲一程。每犯一名日給米一升。其道里遠者。逐程加給。二十八年四月。疏言。近奉諭旨。藩庫於年終奏銷時。巡撫躬自察盤。如有虧空。立行糾參。法嚴且密。誠萬世可遵也。惟是糧驛二

道。各有經收支放。既不在藩庫之內。爲巡撫察盤所不[illegible]各府庫內亦有收貯錢糧。似應一併清釐。請於每年奏銷及離任之日。二道責成藩司察盤。知府責成道員察盤。可永杜侵挪虧空之弊。三十年三月。疏言。近來在外漢軍文武官員解任裁缺者。並其家口。概催歸旗。既立限期。復令取經過州縣印結。逐程遞送。點驗家口。竟與罪犯相似。所當區別定例。凡因贓私黜革及侵挪錢糧解部比追者。仍逐程遞送取結。其丁憂降調裁缺候補等員。免其遞送取結。止給到京定限咨文。自知違限處分。不敢後期。益感戴皇仁體恤矣。諸疏並下部議行。三十一年六月。調江蘇巡撫。三十五年七月。疏報蘇松所屬沿海地。因六月朔遇颶風驟雨。潮水泛溢。田舍被淹。俱經地方撫綏。勸諭補種。惟崇明縣田蕩被淹。勘確成災。九月疏報。江寧府屬之六合上元句容。松江府屬之上海。鎮江府屬之丹徒。七月內山水陡發。秋禾俱淹。請照例蠲免。並動支貯穀賑恤飢民。又疏報淮揚徐三屬二十州縣及三衛濱河之地。值秋雨連綿。黃淮交漲。田地俱沈水底。其被災十分田畝額賦請破格全蠲。并移江寧倉米十萬石。鎮江截留漕米九萬五千餘石。鳳陽倉麥六萬六千餘石散賑。事並得旨允行。舉在任三逢巡幸。疊蒙寵錫。先是。請豁吳縣太湖旁坍地一千七十餘畝。額糧一百八十石。銀一百七十兩有奇。戶部議湖旁坍沒數逾十頃。似有虛捏。駁令詳察。至是復以積年沈水額賦難徵。覆請得旨允豁除。五月。疏言。蘇松常鎮四府州縣。有本任經徵錢糧完及九分以上。因接徵前任舊欠不完。概行降調者。請改爲降留。部議不准。命九卿等再議。准留任一年催徵。如仍不完。乃調用。十一月。內陞吏部尚書。四十七年閏三月。以衰老乞罷。上曰。宋犖才品優長。前者巡撫江西。敬慎持己。加意愛民。在任十有四年。地方相安無事。簡秉銓衡。正資料理。覽奏以衰老求罷。情詞懇切。著以原官致仕。瀕行賜詩有云。久任封疆事。蘇臺滓點塵。五十三年三月。赴京祝聖壽。詔加太子少師。賜詩有世家耆德自天全之句。九月。卒於家。年八十。著有西陂類稿。筠廊偶筆。滄浪小志。漫堂墨品。怪石贊。縣津山人詩集。犖以耳孺目染而得畫法。畫水墨蘭竹。疎逸絕倫。賜祭葬如例。

湯右曾

湯右曾。字西厓。浙江仁和人。康熙二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三十五年。充貴州鄉試正考官。三十九年四月。揀選編修檢討爲科道。右曾與焉。遂授刑科給事中。十二月。雨廣總督石琳奏。瓊州生黎出犯寶亭營。傷害兵丁。由文武各員婪索起釁。上命侍郎凱音布學士邵希穆往勘。右曾因疏言。臣閱揭帖。有瓊州文武官遣人往黎崗採取花梨沈香。滋擾起釁。多款。總督石琳。巡撫蕭永藻。提督殷化行平時毫不覺察。恣其貪毒。且黎人拒鬬事起於上年十二月。遲至一載。始行題報。其扶同掩飾。希圖欺隱可知。若不嚴加處分。恐效尤貽誤。疏入。得旨令石琳蕭永藻殷化行回奏。各自引罪。下部察議降級有差。四十年正月。右曾疏言。臣昔在翰林曾充三館纂修官。而在政治典訓館爲最久。伏見皇上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盛德大業。備具此書。內外大小臣工。咸有天語丁寧。提撕警覺。以至國家禮樂兵刑典章制度。下及民間日用飲食纖悉周詳。請敕刊頒行天下。四十一年三月。轉戶科掌印給事中。九月。疏言。伏讀上諭。制錢鑄小以來。私鑄仍不止。令九卿確議。欲使錢法流通。便民剔弊也。旬日聚議。大抵謂應改鑄大錢。其舊鑄小錢。二年之後。概行銷燬。臣以爲改鑄大錢。誠宜仰遵聖諭。若銷燬小錢。民間必致驚擾。大戶貯錢多者。其苦無論矣。小戶或一二千文以爲資本。上養父母。下畜妻子。甚至肩挑負販之人。不過四五百文。終年衣食其中。一旦廢置不用。則貧乏失所。即謂暫許行使一二年。始行禁斷。民間知二年之後。此錢不用。誰肯行使。既不行使。失業必多。至謂官照定價收作廢銅。則錢價貴而銅價賤。貴者忽變而爲賤。貧民已恐苦累。又況收受之際。吏胥指勒。奸弊叢生。今戶工二部現存制錢八十四萬串有奇。若銷燬則工料耗折甚多。二年中鑄出新錢。不過一百萬串有奇。豈能遍及各省。新錢無多。而舊錢已燬。奸民乘間圖利。恐私鑄愈繁。錢法愈壞。是乃萬萬不可者。古者患錢重則改輕。而仍不廢重。爲子權母而行。患錢輕則改重。而亦不廢輕。爲母權子而行。今宜仿此遺意。令新鑄重錢。每串作銀一兩。而舊鑄輕錢。每串作銀七錢。並聽行使。積至歲月既久。大錢流通。

小錢自不行矣。疏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照康熙二十[illegible]年定例。每文重一錢四分如右曾所請。並行弗禁。四十二年。充會試副考官。四十四年。提督河南學政。四十七年九月。河南巡撫汪灝疏述。右曾在任三年。至公至明。杜絕請託。無論生童正案。從不染指分毫。即告頂遊學。亦未嘗稍存苟且。至於數教則寬嚴相濟。取士則盡拔孤寒。其清勤自勵之衷。真能以皇上之誥誡爲心。疏下部知之。會吏科以內陞外轉屆期。請詔予右曾內陞。尋疏言。歲科兩試。遍歷各郡。陝州與葉縣舊爲中學。各取進十二名。今戶口額賦。倍於舊爲大學之信陽州。內鄉縣請改爲大學。取進十五名。疏下部議從之。四十八年。陞奉天府丞。四十九年。遷光祿寺卿。五十年。累轉太常寺卿通政使。五十一年四月。授翰林院掌院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五十二年四月。充經筵講官。五月。擢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先後教習壬辰癸巳乙未戊戌辛丑五科庶吉士。六十年六月。諭九卿等曰。湯右曾在九卿會議處頗多言。所薦之人亦過多。著解退吏部侍郎。其學問尚優。可專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十月疾劇。遣太醫診視。六十一年正月卒。年六十有七。所著有懷清堂集。

方維甸

方維甸。字南耦。號葆巖。安徽桐城人。父觀承。官至直隸總督。乾隆四十一年二月。上巡幸山東。維甸以貢生在良鄉接駕。加恩照裘曰修予行簡之例。授爲內閣中書。並准其一體會試。六月。補內閣中書。充軍機章京。四十六年。成進士。授吏部主事。四十九年五月。隨參贊大臣福康安赴石峰堡軍營。十一月。升員外郎。五十年。授坐糧廳。五十二年。推升郎中。隨將軍福康安赴臺灣軍營。十二月。遷福建道御史。五十四年。充廣西鄉試正考官。尋擢禮科給事中。五十五年。授光祿寺少卿。五十六年。隨將軍福康安征廓爾喀。五十七年四月。轉太常寺少卿。九月。以隨營辦理。毫無舛誤。且自進兵以來。衝風冒雨。步行涉險。經福康安保奏。賞三品卿銜。十一月。遷通政司副使。五十八年十一月。授光祿寺卿。五十九年三月。派稽察左翼覺羅學。四月。轉太常寺卿。八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六十

年三月。充會試知貢舉。四月。授長蘆鹽政。嘉慶元年三月。上諭西陵。維甸隨營當差。恩予議敘。九月。奏請長蘆鹽課。緩至明歲奏銷後。分三年帶徵。經部議駁。上加恩緩至明年奏銷後。分二年帶徵。是月。長蘆商范光正赴部。以商總楊秉鉞欺隱窩價呈控。欽派刑部左侍郎張若渟工部左侍郎成德前往提審。尋以楊秉鉞起意謀產。估價多寡懸殊。運司阿林保率據估值詳報。維甸即據詳具奏。奉旨革職。交張若渟成德秉公嚴審定擬具奏。尋擬維甸發往軍臺。上以所辦殊屬含混。著令來京。一併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另行審擬。上諭寬免。賞給員外郎。仍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十二月。補刑部員外郎。四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六月。升郎中。八月。授內閣侍讀學士。隨工部尚書那彥成赴陝西督辦軍務。五年閏四月。授山東按察使。六年二月。山東巡撫惠齡咨稱楊震德因瘋砍死楊五案。情跡不實。定擬錯誤。經部題駁。上以讞案係維甸專責。殊屬疎忽。嚴飭之。仍交部議處。尋議以降一級調用。奉旨銷去。加一級。免其降調。十月。擢河南布政使。時楚省邪匪未淨。恐其竄越江北。維甸督率豫省兵勇六千餘名。駐劄江岸。分段設卡防守。上嘉之。七年九月。奏大功告蔵。裁撤鄉勇。最爲要務。須在裁撤官兵之前。若陝西南山餘匪殄盡。豫省西路防兵。可以酌移。則以兵易勇。江岸鄉勇口糧亦可節省。上是之。八年五月。調陝西布政使。八月。擢陝西巡撫。南山零匪竄景峪。維甸奏南山地方遼闊。林深箐密。最易藏奸。不特四散零匪。急須搜捕。即從前隨營長夫。落後鄉勇。流落南山內。匪徒句結。乘機搶掠。尤須弭患未萌。諭維甸督率各員搜緝。十月。以分派各員鼓勵寨勇。逐路嚴搜。並以臬司朱勳時往稽查。董率具奏。上嘉之。尋將各路軍營糧餉。及刪減塘站。裁撤鄉勇。有業無業。派充壯丁雜役各事宜。先後奏聞。十二月。奏酌籌攤捐各款。請司庫內賞借銀四萬兩。作爲另款支用。即於司庫養廉內。每年捐銀一萬兩歸款。十年正月。奏請將定遠廳所屬簡池壩巡檢。移駐黎壩城內。姚家壩巡檢。移駐漁渡壩城內。皆得旨允行。五月。奏請陝西漢中府。改爲要缺。甘肅平涼府。改爲中缺。下部議行。六月。奏川陝邊界。前令提鎮帶兵會哨原因。山內餘孽。或有未淨。須示軍威。見在地方寧謐。所有提鎮會哨。應請停止。仍令固原提督。於每年十月到陝巡查山內邊界。並閱營伍一次。陝安鎮總兵。每年二月巡查邊界營汛一次。從之。特

寧陝鎮新募兵丁。因停止米折。藉詞滋事。維甸接據稟報。與將軍札爾杭阿密派滿營兵一千。軍標兵一千。標兵五百。預備調遣。並咨會各營。分投堵截。又令總兵楊芳帶兵回陝。奏入。上是之。命偕固原提督楊遇春。進山督率辦理。尋偕楊遇春奏。賊兵三四百人。由孫家梁竄向甘家碥西南。即四畝地。華陽西江口各營汛。及寧陝鎮屬內。均有新兵。若竄往句結。復裹客民。賊數恐致增多。臣等一面帶兵進剿。即順道彈壓新兵。安撫客民。惟思見調之兵。撫標兵見仗甚少。且乏帶兵得力大員。已飛咨總兵楊芳。除昨調固原兵二百名外。再挑二千三百名。並飛咨河州鎮總兵游雲棟。帶兵一千五百名來陝。又延綏鎮總兵張鳳打仗奮勇。亦擬咨調前來。得旨所辦俱是。上復令德楞泰同札克塔爾帶領侍衞章京數員馳往督辦。尋奏西江口新兵亦在江口營起事滋擾。與賊匪響應。已有數十人擾至八里關大道。又賊匪潛分一股。竄至洋縣東北。攻擾其西。城外復來有數十人放箭爬城而上。又稱漢中新兵。已經調出。見在城守空虛。當即飛飭遊擊馬得等。帶領軍標兵一千名。馳赴漢中。以防該匪竄出。又稱楊芳途中聞該匪竄擾。各營輕騎先由斜峪關入山。一路安撫新兵前進。八月。賊匪竄向兩河等處。有趨石泉縣之勢。維甸令總兵王兆蔓由漢江順流而下。抄赴賊前。擊退之。先是。維甸於叛匪滋事。明飭地方官勸諭寨民人等。將寨趕緊修理。以衞身家。九月。逆匪攻撲焦家堡。永固等寨。寨民均能自爲守禦。且擊斃賊匪多名。奏入。上深許之。尋命回省辦理糧餉軍火。及彈壓地方事宜。維甸奏籌辦糧運情形。并請本省所調官兵。照防剿兵舊例。一體支給鹽菜口糧。上如所請行。十月。欽差大臣德楞泰率官兵剿擊賊匪。賊首蒲大芳王文龍等縛獻甯陝營起事首逆陳達順陳先倫。江口營首逆向貴乞降。維甸奏賊匪乞降後。設令仍歸原伍。聚處南山。復留後患。請於大兵未撤之時。明白曉諭。全收器械。資遣回籍。交本處地方官管束。上以無此辦法飭之。尋諭曰。方維甸此奏必係聞軍營有此謬論。不以爲然。恐其計出於此。是以預爲密奏。傳旨申飭者。非申飭該撫所奏之不當。實欲使德楞泰於奉諭之後。自知慚沮也。德楞泰請將投出民人三千八百餘人。給資回籍。並擬將隨同滋事各營兵蒲大芳等二百二十四名。遴選將弁。分投管帶。暫歸原營約束操防。上以所辦錯謬。命會同方維甸將叛賊嚴訊

定擬具奏。十一月。偕德楞泰奏降賊業已歸伍。若按名拘喚。又致驚恐。或生反側。請緩以時日。相機辦理。上以德楞泰畏難因循。既已錯誤於前。又思遷就於後。實出情理之外。命將叛匪傳集宣諭。恩施貸其一死。仍律以發遣之罪。尋偕總督全保奏請將降賊二百二十餘名。與各處未動新兵三百餘名。以新疆換防爲詞。分起調出到戍。後新兵照例屯防。其餘降賊分給各回城爲奴。諭曰。國家明罰敕法。措正施行。不值於此等頑愚。馭之以術。莫若徑行加恩。即令分赴新疆各回城。充當戍兵。不准換回。以示屏諸遠方之意。十二月。疏言善後事宜。一山內匪徒賭博。應密派兵役嚴拏懲治。一南山漢南一帶游匪。派員清查。倣照保甲之法。分別土著客民。將姓名田產。男女屋工。詢明造冊。填給門牌。賣令鄉約牌頭稽查。一甯陝廳城右係高山。難於守禦。應擇地方另建。留壩廳城。土性夾沙。秋雨淋塌。地勢偪窄。請另擇形勢改建甎城。洋縣舊築土城。土性不堅。請改用灰土包築。一撫恤難民。請將軍務餘糧。撥歸常平倉存貯。就近查被賊地方。有地之戶。借給一月籽糧。無地極貧之戶。賞給一月口糧。一甯陝孝義留壩定遠四廳。鎮安鳳縣二縣。各該處山境瘠薄。民俗刁悍。均須明幹之員。方能勝任。請改照邊俸之例。以示勸懲。一陝安兵備道。請照例節制營員。以符體制。奏入。下部議行。時因河東鹽務復歸商運。阿拉善吉蘭泰鹽池。亦歸公招商承辦。上命侍郎英和。內閣學士初彭齡。偕維甸陝甘總督倭什布。山西巡撫同興會議。尋經英和初彭齡同興議。以陝西之府谷神木葭州綏德吳堡清澗延川宜川等八州縣。俱改食吉蘭泰池鹽。十二年二月。維甸奏稱。府谷神木葭州三處。向食鄂爾多斯鹽。若改食吉蘭泰池鹽。禁止鄂爾多斯蒙古鹽。辦理多有窒礙。請免其改食吉蘭泰池鹽。又疏陳鹽務事宜。一陝省鹽道。自改課歸丁後。移駐鳳翔。今鹽課復歸商辦。請仍駐省城。以便經理。印信改鑄。管理陝西鹽法分巡鳳邠兼管水利道字樣。一陝省漢中延安鄜州等屬地方。及清澗一縣所領鹽引。請由山西巡撫照各該處應領額數。於領引之便。一併咨部領回。移交陝西巡撫衙門轉發鹽法道封發各州縣。及土商領引行運。所有額銷鹽引。仍舊以二年一次。俱由鹽大使截角。統歸鹽法道委員解交。由山西巡撫呈繳。至額解西安藩司鹽課。統由地方官徵收解交藩庫。彙請奏銷。榆林綏德吳堡米脂等縣。向食土鹽。

州縣發給小票。請將小票裁撤。一併由山西巡撫咨部轉移交陝西巡撫轉發。以歸畫一。而除積弊。一西鄉分出之定遠廳民向食西鄉之鹽。應令各該商分設子店售賣。一酌撥興安引張。以濟民食。請將邠州淳化三水三處。每年行銷河東引領額內。准照鳳課例。改食花馬小池鹽。仍認銷河東引。一千道撥入興安各府屬。照例均勻代銷。仍照河東規例辦課。一南山內山徑叢雜。小民背負銷售。行走道路。應聽民便。嗣後以官店發票爲憑。但有發票。即准銷售。則南山肩負貧民。藉資生計。不致去而爲匪。而小民亦無食淡之虞。皆下部議行。八月。奏綏德吳堡二州縣向食三眼泉土鹽。清澗延川宜川三縣向食定邊花馬大池鹽。民情相安已久。請無庸改食吉蘭泰池鹽。下部議行。十二月。奏寶陝局鑄錢低銅不敷。請照嘉慶七年奏明之例。高銅與鉛各半配鑄。從之。十三年二月。偕山西巡撫成甯奏。酌改陝境鹽務事宜。隨時察看情形。尚有應酌籌之處。查鳳翔府屬一州七縣。向食靈州花馬小池鹽。行銷河東引張。各按丁糧攤納課銀。名曰鳳課。迨河東課歸地丁後。多有民販潞鹽。運至彼處行銷。嘉慶十一年。復商案內。將該府各州縣改銷潞鹽。招商辦運。奏准遵辦在案。今商民交稱不便。實有難於經久之勢。請將鳳翔八州縣仍食靈州花馬小池鹽。引領銷河東之引。攤納課銀。無庸設商經理。漢中延安鄜州各屬並清澗縣。應領引張。原不在河東額引數內。應仍歸陝省請領內。惟土商領引之處。遠涉未免苦累。請俱由漢中府榆綏道領繳。其興安府屬引鹽。雖有不敷。但山路險遠。試行之始。商力亦須體恤。前所議於邠州各處原領河東額引。撥出一千道歸入興安行銷者。請暫緩改撥。榆林綏德吳堡米脂等處土鹽小票。改領引張。令延榆綏道請領散給。榆林永樂鹽鍋衝刷短缺課鹽。向令轉賣鄂爾多斯鹽。請將鋪戶姓名及所發司帖。隨時報部。又邠州及淳化三水二縣。自改食靈鹽後。民情稱便。惟該處地瘠民貧。無人認充土商。應照長武之例。民運民銷。按煙戶納課。無庸設立土商。下部議行。尋偕西安將軍德楞泰等。奏請將甯陝總兵移駐漢中。裁汰漢中協副將一缺。華陽營參將一缺。甯陝營城守營都司一缺。東江口華陽守備二缺。把總七缺。經制外委三缺。各營千總四缺。額外外委三缺。命軍機大臣會同兵部議行。九月。偕陝甘總督長麟奏請移駐山內雜職。甯陝同知前經奏准移駐甯

陝新城。仍設巡檢留駐舊治。惟甯陝廳本有監獄。向係巡檢兼管司獄。今留駐舊治。作爲甯陝舊城巡檢。應將四畝地巡檢移駐甯陝新城。改爲甯陝廳巡檢。兼管司獄。仍爲要缺。在外揀調。又留壩廳爲棧道扼要之地。北至鳳縣一百九十里。山路崎嶇。相距太遠。運餉解犯。照料難周。廳屬之南星地方。在鳳縣留壩之間。地處適中。請將青羊驛丞。兼管巡檢。移駐南星。改爲南星巡檢。仍歸部選。下部議行。十二月。奏酌籌漢中鹽務事宜。查南鄭等九州縣。額引二萬五千道。每年交課三千七百五十兩。設有土商抽鹽辦課。而各州縣內洋縣西鄉鹽法。於康熙年間議定。由各里攤捐課銀。並不抽鹽。此漢中向來辦理章程也。嗣復設立土商抽鹽辦課。漢中本無殷實大商。並不持引運鹽。皆係小販到境抽錢抽鹽。謂之抽鹽辦課。俟庫項交足。即將官引截角繳毀。謂之定截引角。捎勒多收之弊。在所不免。且小販皆係無業貧民。貨本甚微。獲利有限。土商坐分其利。人情甚不帖服。漢中一府。請照洋縣西鄉章程。一律攤納。並請照鳳縣之例。裁去土商。永杜捎勒之弊。下部議行。十四年正月。奏前年甯陝新兵滋事。洋縣被擾尤重。懇將緩徵錢糧。加恩蠲免二月。奏山內乏食貧民。懇賞給一月口糧。均從之。七月。授閩浙總督。九月。遵旨馳赴廈門。查辦臺灣械鬬案件。十一月。奏洋盜朱漬。經官兵礮斃。伊弟朱渥悔罪投首。船隻礮械。全數呈繳。其夥衆三千餘人。請查照舊例。分別遣散回籍安插。其情願隨同緝捕者。挑出精壯者百五十餘人。分派兵船。隨同出洋緝捕。得旨允行。時臺灣嘉義彰化縣械鬬。已息復熾。上命維甸渡臺督率辦理。十五年正月。拏獲械鬬首犯林聰等。並從犯一百餘名。分別定議具奏。四月。奏臺灣屯務廢弛。請通行查勘。體恤番丁。以資調遣。見在經過各社。體訪番情。甚屬艱苦。其原設屯丁四千名。亦不足數。皆由各屯未墾之地。每被奸民社丁人等。串通欺詐。誘令典賣。越界霸占。應徵屯租。原係州縣收發。前署臺灣府楊紹裘等。議令屯弁自行徵收。散給各丁。不復官爲經理。以致刁民抗欠甚多。而屯弁又從而侵蝕。屯丁苦累益甚。見派員查勘。分別清釐。請照舊定章程辦理。尋偕福建提督許文謨奏請申明班兵舊例籌議章程。一臺灣澎湖等處戍兵稽查。換班限期。以免曠誤。一班兵應嚴實點驗。按期派渡。一臺灣班滿兵丁。應分由鹿耳門鹿仔港兩口內渡。毋許逗留。一換班來往兵丁。供支口糧。

定限制。如班兵登舟後。實因風汛不順。又候半月者。准一次。或班期已滿。新兵未到。又候一月者。仍准借支。餘概不准借。一遵例操演。具冊呈報。以資考覈。一各營房見飭勘估興修。竣後兵丁照例歸住營房。以便約束。一禁止坐扣班兵糧餉。以杜影射。一兵丁曠缺日期。覈實查報。除渡洋漂失。不知存亡者。仍暫留錢糧養贍眷族俟查無下落。始行開除。其餘遇有事故。及脫逃革伍等。即日具報停支。以杜侵蝕。一調派兵丁緝捕彈壓。請酌給口糧。於臺灣生息銀兩內支給。其擡運軍裝夫價。應由鎮道府廳縣捐給。一營員到臺。應行試看。以定去留。疏入。上命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尋議調兵派丁擡運軍裝夫價。一體由官支給。在生息項下動用。餘皆如所請行。五月。偕許文謨奏臺灣各營汛地。酌議歸併。以便操防。查臺灣南北各陸路。額設戍兵一萬二千三百八十九名。除存營存城外。各營分派汛兵四千三百五十八名。爲數原已不少。特因地方遼闊。負山臨海。從前分派太多。每處不過數名。而緊要地方。轉形單弱。且分汛兵丁。零星安設。散處各方。難以調集操演。茲據總兵武隆阿酌量情形。妥議裁併。臣等查近山險要。及數縣交界之處。路徑叢雜。姦宄易於潛藏。近海支港。可通小船之處。多有奸民私渡。販運禁物。其習俗獷猂。煙戶繁盛。村莊民情。尤多浮競。此等緊要地方。或本未設汛。或原設塘汛。兵數太少。不足以資防禦。應請於偏僻零星各汛內。裁撤弁兵。增添移併。將通德哈子蘭要路。及查緝私礦要口。裁撥增設。其昔僻今衝。安塘不均之處。亦應酌改。照所請行。又疏陳約束械鬬章程。臺灣民俗大抵好爭。不但漳泉粵三處互相仇怨。即同籍之人。亦以各縣自相仇怨。習染錮蔽。猝難化導。惟有酌定章程。申明約束。遇事嚴懲於初起。平時防患於未萌。法在必行。或可漸移惡習。臣查臺灣匪徒最多。如賭匪會匪等。素以搶竊爲事。間有械鬬。不遵約束。自來到處攻莊肆掠。鬬案之所以蔓延者。皆由於此。即林爽文陳周全蔡牽等滋事。亦皆句結此等匪徒爲羽翼。欲求地方寧謐。必先嚴緝匪徒。請責成臺灣文武官員。隨地隨時。嚴緝查拏。解送鎮道訊辦。即應問流遣之犯。亦由該鎮道定擬彙案具奏。庶辦理迅速。人知警畏。惟是鎮市村莊。各有本保隸役。嘉義一縣隸役。又全係漳人。緝捕人犯。多由伊等故縱。互相黨護。應飭行各廳縣隸役。聽官僉差。不許擅自分保。不許同籍盤踞。總董等無論職

員生監。悉聽廳縣調遣。儻有怠玩。稟請革究。如敢包庇抗違。卽照故縱罪人之例。一體治罪。並令每莊各僉約長大姓。並設族長官給戳記管束。本莊本族。如有私弊。照總董例。一體懲治。各莊之事。仍不許盡由總董指使。以杜把持。至各籍民人。同莊雜處。每多猜忌。同籍各莊之中。偶間一異籍。村莊衆寡不敵。易致欺淩。應令地方官查明此等村莊。責成總董約長族長等。約束莊民。毋許滋事。並出保護甘結。一有釁端。將總董一併懲治。遇有爭論難平之事。稟知地方官。秉公伸理曲直。以平其心。儻敢藉端糾鬬。卽使糾聚人少。旋卽解散。尚未殺傷。亦將爲首之人。立拏究辦。如此豫立禁約。偶犯必懲。自可咸知忌憚。設或兇狡之徒。昏不畏法。仍敢恃衆械鬬。臣請於起初之時。速令該鎭整兵前往。不聽曉諭。卽係亂民。竟當相機剿捕。大加懲創。一處震懼。他處皆可息爭。較之彈壓往來。旋止旋鬬。似易於懾服。再查地方官失察會匪。例應降調。失察械鬬。若非全獲。亦應降調失察例參疎防。但臺灣惡習已經數十載。會名約有四五種。搶奪匪夥。不下數十名。械鬬黨與。更不可以數計。竇非他省可比。見在府縣。更易新任。莅事未久。勢不能驟挽刁風。立時全獲。若據竇報出。盡力查拏。尚不免於吏議。似不足杜因循之弊。適以啟諱飾之端。請嗣後如能查出稟報。嚴緝查拏。卽案犯未能全獲。免其失察處分。儻不稟辦。卽照諱盜例革職。庶使地方官咸知欺飾罪重。失察過輕。竭力認真。無所瞻顧。又奏臺灣噶瑪蘭地方。田土膏腴。米價較賤。民番流寓日多。見查戶口漳人四萬二千五百餘丁。粵人一百四十餘丁。又有生熟各番。雜處其中。以強淩弱。勢所不免。必須官爲經理。方可粗安無事。其未墾荒坡。尤須查明地界。劃分公平。以杜爭端。七月。奏洋匪小仁幫相率乞投。各將船隻礮械全行交出。計首夥一千三百名。大小礮一百六十餘門。鳥槍器械等七百餘件。九月。至熱河陛見。以母老情形陳奏。諭准其開缺回籍省親。十八年七月丁母憂。十月。上以直豫東三省交界之處。匪徒聚衆滋事謀逆。調兵剿捕。正當軍需吃緊之時。且此時首逆林清。輒敢豫蓄逆謀。突入禁城。尤爲從來未有之事。刻下首逆雖已伏誅。逆黨尚多。而近畿一帶。習教與謀之夥匪潛伏未剿者不少。直隸地方緊要。總督一缺。簡用甚難其人。朕再四思維。方維甸堪以勝任。該督此時雖未服闋。第觀有軍旅之事。古人墨絰從戎。義有

權宜。所有直隸總督著方維甸署理。在任守制。該督接此旨。即馳赴保定接印任事。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維甸接奉諭旨。遵即起程。旋那彥成奏報連獲勝仗。已將道口桃源二處屯聚之賊巢戮淨盡。見已圍攻滑城。指日即可收復。因命那彥成爲直隸總督。諭方維甸途間接奉此旨。轉程回籍守制。二十年六月卒。晉贈太子少保。謚勤襄。

陶澍

陶澍。字子霖。號雲汀。湖南安化人。嘉慶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年。散館。授職編修。十五年。充四川鄉試副考官。十八年。記名。以御史用。十九年三月。補江南道監察御史。充會試同考官。十月。奏劾吏部重籤之弊於掣籤既定之後。將續到人員重爲設籤。令其補掣。如掣得第一名。即插入初掣第一名後。謂之重一籤。既開濫倖之門。必啟賄託之漸。請將重掣名目概行停止。上甚是之。十一月。命巡視中城。十二月。奏言。各省州縣錮弊日深。皆由該管上司不能正己率屬。如勒接交代。多攤捐款。預備賞號。派辦供給。壓蔫幕友。濫送長隨。委員需索。提省羈留。諸弊。督撫藩臬中雖賢者或亦不免。以致不肖之州縣。既有所挾。恃以無恐。而循良之州縣。又有所牽掣而不能。應請悉予裁革。庶吏治日有起色。從之。二十年正月。奏教習之設。原以教育八旗子弟。非祇爲應試人員增一出身之路。向由禮部奏請欽派大臣糊名局試。秉公甄錄。所以重訓課而嚴弊混。法至善也。後改於鄉會試落卷內挑取。遂致辦理參錯。多有格礙。請復考試教習舊例。庶於國家教習八旗之典。方爲有名有實。下大學士軍機大臣等議行。三月。調陝西道監察御史。四月。遷戶科給事中。九月。命巡視淮安漕務。二十一年二月。奏陳鎮江運河事宜。一練湖宜濬治。一甘露港宜挑深。一閘座宜整理。一積土宜起除。疏入。下兩江總督查辦。八月。轉吏科掌印給事中。二十三年四月。俸滿記名。以道員用。十月。巡視東城。二十四年。授四川川東道。二十五年。遷山西按察使。道光元年八月。調福建按察使。十月。擢安徽布政使。三年正月。授巡撫。二月。上命澍逐細確查安徽省倉庫虧虛

事並籌定章程。覈實辦理。三月。覆奏從前歷次清查。僅以州縣開報入冊之數定案。不實不盡。因思州縣虧缺。藩司衙門俱有檔案可稽。隨將各州縣欠解正雜錢糧並應捐未解各款。分析開出。以司庫之檔案。覈州縣之冊報。虛實立見。計自嘉慶二十五年以前共虧銀十三萬餘兩。米穀麥豆一萬餘石。察其致虧之由。多係因公賠累。以及衝途歉區。入不敷出。輾轉挪墊成虧。尚非侵盜入己。懇請暫緩治罪。勒限著追。竊以追補舊欠。必先杜絕新虧。杜絕之法。亦惟嚴交代提存庫減捐款禁流攤數端。尤以有犯必懲。俾後來不致效尤。惟有極力整刷。務使從前之宿累全清。此後之章程悉定。並酌議追補章程十條以聞。均從之。五年二月。奏洪澤一湖。必藉淮源旺盛。方資收蓄敵黃。自應多方導引。以助其勢。勘明各處情形。壽州境之城西湖。鳳臺縣境之蕩岡湖。鳳陽縣境之花源湖。均可抽溝入淮。又懷遠縣新漲沙洲。爲上游各州縣之患。必須再開引河數道。除城西蕩岡兩湖係該民人自辦外。其花源湖及新漲沙洲。請動用閒款。剋期興辦。又以淮水紆回。一交伏汛。每汪洋一片。橫溢民田。祇有築隄束水。俾清流暢入湖心。既可蓄以敵黃。而兩岸民田即可藉隄保衛。但經費浩大。無從籌措。應責成地方官隨時督勸百姓設法辦理。自可漸蓄成效。上曰云云。四月。奏安徽自分省以來。未有志書。於掌故難免闕漏。請設局纂修。上允其請。五月。調江蘇巡撫。旋奏安徽勸設義倉章程十二條。得旨所議州縣中每鄉每村公設一倉。秋後聽民捐輸。歲歉酌量散給。出納悉由民間經手。不假官吏。防侵蝕以禁騷擾。矜貧寡而杜爭端。各條。著即移交新任巡撫照議辦理。先是洪澤湖決口。運道艱阻。協辦大學士英和請暫雇海船以分滯運。酌折漕額以資治河。上命漪悉心妥議。六月。覆奏海運之法。自元逮明。行之有效。止以閱時既久。章程難復。然全漕由海運則不可。而商船未嘗不可分載。至折漕一事。以江蘇一省言之。額漕幾及二百萬。如以百萬折色約計。應折銀二三百萬。平時一百數十萬之地丁。猶以催徵不前。矧於數月之內。頓加逾倍之徵。民閒以米易銀。遽難出糶。勢必穀賤傷農。至停運治河。京師萬方輻輳。漕米而外。需用甚多。若南方之貨物不至。北方之粟豆難銷。物情殊多未便。是折漕與停運均不可行。大抵專辦海運則恐商船不足。專辦河運又恐清水難恃。來歲當以海河並運。可期無誤。諭曰。停運折

漕。竟無庸置議。海運一事。著俟薄司賀長齡赴海口查勘情形。即將一切章程妥議具奏。十一月。疏陳海運事宜。一驗米。應責成糧道會同蘇松太道監兌。一赴津交米。應分別委員前往。一交米委員以到天津爲竣事。無須再至通倉。一協濟天津通倉銀兩。由蘇省籌款解交。一押運宜遴委武職大員。得旨允行。六年二月。澍至上海督辦海運。趕緊斛兌。隨兌隨開。奏言。海運水程自吳淞口出十洲。東向大洋至佘山。北向鐵槎山歷成山。西轉之罘島。稍北抵天津。總計水程四千餘里。春夏之時。東南風多。行走尤爲順利。並繪圖貼說以進。又奏。漕米經由大海。應由水師營汛帶兵防護。以重巡防。而昭整肅。又奏載米沙船。酌給船戶耗米。到津兌交額糧後合計。餘賸不下十萬餘石。請照糧船餘米之例。就近官爲收買。四月。奏蘇省海運應將歷年緩帶米石隨同新漕搭運赴津。惟本年起運。全漕米數甚多。民鮮蓋藏。請留備本省糶買。以濟民食。即以糶出之項。抵補天津收買沙船耗米之價。一轉移間。於太倉無損毫末。而民食得以充裕。均如所請行。六月。初運商船回棹。澍復至上海督辦。次運通計裝載正耗各米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石。前後用船一千五百六十二隻。掃數解交完竣。因奏言。海運創始。人情觀望。商船既慮壓屋。復懼難交。畏縮避匿。其難一也。河運弁丁數千。沿途照料。尚不免風火沈失。今以新定章程責之素不相習之委員。保無疏損。其難二也。各州縣米赴上海。同時雇撥。船隻難敷。其難三也。黃浦水次。既恐停船待米。又恐米到船稀。盤量稍稽。即誤風汛。其難四也。海運用費。初無成式。籌畫稍疏。官民藉口。其難五也。商船赴津。風利東南。回帆又宜西北。萬一停阻。有妨二運。其難六也。茲幸商情感奮。民廛安堵。自開兌以至蔵事。諸極順利。見在督飭放行。約計六月下旬即可全抵天津。上嘉之。並著賞戴花翎。七月。奏本年夏閒雨水過多。洪湖啟放較早。附近州縣悉被水淹。見就災民棲止之區。隨查隨賑。俟水退人歸。再行按戶辦理。九月。奏江北被水災民。就食南來。見在籌辦撫卹。擬擇棲止。以資安集。設籤冊以便稽查。散口糧以資養贍。別男女以重廉恥。施醫藥以拯疾病。給棉衣以禦寒冷。禁販賣以杜拐掠。設巡卡以防匪類。俟上游各壩堵合。田廬涸出。該民人即可遷歸原籍。自謀生業。俾免流移。得旨正深廑注。覽奏精詳周妥。朕心稍慰。十一月。奏江蘇漕務。閭閻每苦浮收。而各州縣用度浩

繁。不能不藉資津貼。抗玩者即因此挾制以爲控端。在顓頊之州縣。未必諒百姓之苦。在顓愚之百姓。亦未必悉州縣之難。互相詬病。而皆不爲無因。惟有一種病官病民。大爲漕害。革除不可不亟者。包漕衿棍。橫索陋規。稍不遂意。非逞兇鬧倉。即連名揑控。人數最多之處。生監或至三四百名。漕規竟有二三萬兩。既藉控爲抗。以遂其包攬之私。尤仗訟分肥。以長其白規之數。必應力轅頹風。使衿棍無可挾持。庶陋規可革。費用自省。而閭閻可期蘇息。上甚是之。七年二月。奏徒陽漕船。前因西風潮弱。致有淺阻。臣親詣勘視。督同道府擇要爬疏。惟西閘門外至江口一帶無可攔蓄。一遇潮退。江水頓落。船不能出。擬用沙囊堵塞。潮至則啟。復設活水板閘。潮來時。啟一板而各板皆鬆。抽卸即易。蓄送亦靈。雖小汛期內。亦得挨次放船。本年漕運爲河務一大轉機。惟有竭力督催。俾得及早渡黃。以全大局。奏入。報聞。時學政辛從益條陳漕務積弊。詔澍查辦。並將收漕章程酌中定制。五月。覆奏。前言刁徒橫索。陋規日添。勢必取償鄉曲之淳良。爲補短牽長之計。以致浮者愈浮。苦者愈苦。乃此閒受弊之實在情形。而學臣以爲官吏婪索。是其常態。縱無此等生監。而小民之被苛徵亦不能少減。殊不思陋規即出於浮收。欲減浮收。先裁陋規。實一定之理。若料有司之不減。而謂陋規可存而不論。已非釜底抽薪之計。況整飭士習。首嚴義利之辨。以主持教化者而爲此論。似非所以訓士也。正恐刁生劣監。恃以無恐。則陋規終難盡革。而小民之累無窮。甚或釀成事端。則所傷實多。轉非所以保全善類。夫徇衆沽名。其勢順而易。力轅頹風。其勢逆而難。斷不敢畏難避怨。致令刁風日長。民困難蘇。又奏收漕一節。嘉慶年間。屢有八折完漕之議。迄未能行。蓋年歲之豐歉難齊。地方之繁簡亦異。情形不能一例。此時酌定收數。原爲津貼而設。萬一不肖官吏。久且視爲定額。而更有所加。則作法於涼。已非整頓之初意。且刁徒訐告。其意不在浮收而在需索。即使定爲加二。亦無難以加五加六。揑詞妄控。惟有力加整頓。既不使不肖官吏浮勒病民。亦不容衿棍把持藉端訐告。似不必另議章程。轉虞窒礙。上韙其言。九年二月。安徽省通志書成。上以此書由陶澍創修。下部議敘。十年六月。以假照案內要犯任松宇劉東昇即迅就獲。加太子少保銜。尋兼署兩江總督。八月。實授。仍兼署巡撫。十月。以淮鹺疲敝已極。纔陳積弊情形。並請

刪減浮費。停緩攤補。命戶部尚書王鼎侍郎寶興同往查辦。十二月。查明運庫墊占虧缺各項會奏略言。兩淮正雜錢糧。本係按綱徵收。而外支各款。則係按年支用。如能一綱之鹽。年額年銷。則運庫解支。自可年清年款。無如口岸滯銷以後。正課則統引分攤。而雜款必須按年支發。數十年來庫款之套搭挪墊。致虧銀數千萬之多。皆由於此。惟有將前項積欠暫緩攤帶。自道光十一年辛卯開綱日起截清前積。以斷葛藤。庶可從新整理。漸復舊規。又言淮綱全局。詳加綜覈。力求課歸場竈之法。大要有三。而皆有窒礙之處。一由竈丁起科。竈丁皆濱海貧民。若令先納課而後賣鹽。則力有未逮。抑令先賣鹽而後納課。設遇歉產之日。勢必課宕丁逃。且場鹽每斤向賣制錢一二文三四文不等。今加入課銀六釐。是課重本輕。仍難免透私之弊。此竈丁起科之難行也。一由垣商納課。招徠殷商。令其認課包納。竈鹽悉歸該商經理。寓散於整。較爲扼要。惟竈戶以己業而聽命商人。情必不願。況商人惟利是視。秤收則勒以重斤。借貸則要以重息。竈戶狃於售私。職此之故。竈不樂以鹽歸。垣商亦必無貲完課。此垣商納課之難行也。一由場官收稅。就各場產鹽引額。攤定課額。官爲經理。似覺覈實。無如每場應徵銀數十萬兩。鹽場微員。豈能任此巨帑。況試行之初。額難懸定。若聽其儘收儘解。難保不匿報侵欺。兼之場署多在海濱。無城郭營汛防衛。徵解亦恐有疏虞。此場官收稅之難行也。至於就井抽稅。滇省雖有成效。但兩淮場地延袤八百里。非若滇省一井一官即能查察。未易倣照辦理。即使先爲試辦。而清竈僉商政官變法。非一二年規模不能粗定。且商販通行。又必南侵閩浙。北侵蘆潞。若不統各省鹺務通盤籌畫。實不免此盈彼絀之虞。況此一二年中課額未可長懸。場鹽未可停捆。各岸食鹽。更未可久缺。伏思淮鹽定制。逐層防範。原屬至周至密。惟有將舊章大加釐剔。使射利者無可藉端。欠課者無可藉口。似較課歸場竈之法。確有舊轍可循。謹擬定章程十五條。一裁減浮費。一刪減窩價。一刪減繁文。一慎重出納。一裁選商總。一酌覈帶銷。一積欠宜緩。一宜恤竈丁。一實給船價。一嚴究淹消。一疏濬運道。一添置岸店。一亟散輪規。一整飭紀綱。一淮北另籌。其餘未盡事宜。應隨時覈辦。十一年正月。澍疏言。鹺務章程甫立。節目尚多。如減價敵私諸條。皆商情所不樂。謗口所易騰。一時未必帖然。自應從實委

辦。一有瞻玩。即追革究治。方足以資整頓。惟見在商人力能辦運者。不過二三十家。新商僉募。俞需時日。本年新鹽即截清界限。於春月開綱而行抵楚西各岸。已在夏秋之際。明歲奏銷。勢不能如期完竣。不得不預行陳明。得旨明歲奏銷。准其稍寬時日。屆期奏明辦理。澍又言。兩淮商情疲敝。若責令照額捆鹽。自行賠補拋耗。勢必仍圖夾帶隱占新綱。應請每引捆鹽。酌爲加數。以五百斤出場。除額鹽三百六十四斤。仍照案賞加鹽二十斤。並例給暑月滷耗十六斤。作爲常年拋灑。其餘一百斤。照依新綱科則帶完前綱正課。此外如再有顆粒私增。定即嚴提重懲。庶隱私可絕。而國課自裕。下部議行。又以本任總督。養廉已極優厚。所有鹽政養廉五千兩。應行恭繳。至鹽政衙門浮費較多。計前後裁減每歲費用銀十六萬餘兩。其外支浮費。及運司衙門濫支各項。應飭查明一併刪減。許之。三月。以兩淮候補各班人數過多。差遣既難偏及。優劣亦無從周知。查定例運判知事試用五年。運判准改捐知縣。知事准改補巡檢。典史請量爲變通。如試用未滿五年。均准改捐改補。下部議行。五月。奏江浙漕船。半入運河。而洪澤湖水驟漲。不得不急籌分洩。因簽樁搭橋。設關加縴。節節輓渡。各船順流渡黃。全漕完竣。洪湖水勢。旋即漸次消落。上嘉其所辦甚合機宜。六月。以江淮並漲。各屬多被淹浸。災民嗷依堰阜。棲食全無。自應設法拯濟。請以銀易錢米。隨查隨給。以濟然眉。八月。疏陳拯濟章程十二條。一倡率勸捐以賙貧乏。一資送流民以免羈留。一收養老病以免流徙。一勸收幼孩以免遺棄。一勸諭業戶以養佃農。一瘞塾屍棺以免暴露。一多設糴廠以平市價。一變通煮賑以資熱食。一捐給絮襖以禦冬寒。一勸施籽種以備種植。一禁止燒鍋以裕穀食。一收牧牛隻以備春耕。得旨所奏俱已詳備。覽奏稍慰。務須實心實力。詳愼擇人辦理。時廷臣等請課歸場竈。或請就場收稅。或請倣照王守仁贛關立場收稅。或請撤商歸竈徵其課稅。詔澍籌議。澍以兩淮鹽課甚重。鹽在場竈每斤僅值制錢一二文。一經收稅。則價隨課長。爭其利者必多。比戶皆私。課稅因而更絀。至於設廠抽稅。則道路四通八達。安必處處有隘可守。繞越漏私更甚。若淮鹽任其所之。他省已受其害。鹽法紛更愈甚。關係愈大。利權不操於上。必移於下。恐豪強之徒。得據爲利。其患有甚於私梟。惟有認真督辦。儻能得有起色。則成法即無庸另議更

張。萬一無可輓回。再請另行籌辦。疏入。允之。又奏淮北綱鹽。宮督商辦。滯岸無鹽濟售。請照山東浙江票引兼行法。於海州所屬中正板浦臨興三場。分設行店。聽民投買運售。擇各場要隘處。設稅局。給照票。凡無票及越境者。以私論。如所請行。十二年八月。御史鮑文淳奏兩淮鹽務自辛卯開綱至今。尚有三分之二未完。若輾轉占礙稽延。帑項出入。憑何筦算。且招徠商人。未見樂趨。或辦理仍未盡善。詔澍查奏。尋覆言。萬難措手之時。思復舊規。而力單任重。實難得有把握。蓋積重之由。不自今始。溯查國初淮綱正課。原祇九十餘萬。至嘉慶二十年後。正雜內外支款。竟需八百餘萬。嗣是課額多懸。轉輸無力。或數年始行一綱之引。或統引而全綱不行。商疲課絀。百弊叢生。奏銷不前。則謬爲報效以緩正課。支用無出。則擅動庫款以應雜需。且批解則貼色貼息。彌縫則公補公攤。庫款既竭。典質遂及於根窩。私質無憑。虛僞遂流爲印本。其尤貽患後來者。借本認息。本罄息存。以數十年後之膏血。挩而用之於數十年之前。而四千餘萬之舊項已空。一千餘萬之欠款仍在。毋怪乎昔枵而猶能揮霍。今斂而彌形枯窘也。亟圖整頓。實已不遺餘力。無如舊商早已消乏。新商尚多觀望。辦理實形竭蹶。惟有敦飭運司。就近體察。如有可以鼓舞商情之處。設法籌辦。又總因革。除陋規。刪減浮費。以致物情多怨。商情隔絕。請仍放鹽政一員。專司課項。及轉運招徠各務。上諭陶澍著傳旨嚴行申飭。九月。桃南廳屬奸民偷挖官隄。掣動大溜。澍以兼轄河工。未能先事預防。自請議處。部議降三級調用。上加恩改爲降四級留任。十月。因桃南挖隄放水龍窩汛決口。工部尚書朱士彥奏見在全黃入湖。下河危險。請從桃北另開新河。使漕船從南岸東下。漫河牽輓。至桃北以上入運。命澍會同戶部侍郎敬徵南河總督張井履勘籌議。澍等奏查朱士彥所奏改河之事。道遠費重。且由蕭工輓歸正河。舊河底反高新河一丈五寸。水性就下。必致兩岸皆成倒灌。河身依舊淤高。於漕運大有關礙。請毋庸置議。十三年二月。奏准北票鹽。業經試行有效。應請推廣辦理。請將安徽省之壽州。河南省之信陽等十一州縣。一律改行票鹽。仍令將安徽省向由江運之桐城等八州縣及高郵湖運之天長一縣留商認辦。以固淮南藩籬。再票鹽指地販運。原以保固商岸。今商運既不足額票。販各口岸自應量予變通。如所指之地鹽壅銷滯。准其於

出卡之後。就所在地方呈明轉運他岸售賣。至海州引鹽出場。向由鷹游門灌河口轉尖入黃行走。擇要設卡盤驗。俾內外河均有水可運。各岸可無缺鹽之患。又奏請將海州營錢家集都司一員把總外委各一員額外二員馬步兵一百四十名。移駐洪澤湖之老子山等處。作爲內河水師營以資防禦。均下部議行。八月。奏准南加帶己庚殘引。因各省連年水患。未能帶銷。占礙正綱。應請停止。所有商鹽每包五百斤出場解捆。正鹽四百斤之外。其餘百斤循照割引成例配割。本綱正引。按照科則正雜錢糧全數完納。命試辦一年。果能有盈無絀。再准其遞年倣照辦理。時漕督貴慶奏沿途派委漕弁搜查。回空私鹽。有礙遄行。請將漕弁撤回。並江廣道遠丁苦。請於例帶食鹽外加增買帶。過揚州時納課給照。准其售賣。御奏若遽請將漕弁撤退。則幫丁舵水等放膽買鹽。其停泊上載。必不止如委員搜查之片刻。而楚西等省之冬春銷市。必盡爲糧私所占。明縱偷漏。既有害於鹺綱。欲速反遲。尤有誤於漕運。況糧船水手。素稱桀驁。加以順帶官鹽。必有梟匪出資附和。其害不可勝言。以官事而論。長蘆課絀有藉詞。兩淮鹽壅無去路。以實情而論。所銷盡長蘆之私鹽。所缺盡兩淮之官課。乘之淮南二十場之鹽無從銷售。數十萬竈丁生計有妨。請仍照成案搜查。於漕運鹽務地方均有裨益。上甚是之。十月。御史許球奏回空軍船請帶蘆鹽。見仍堵截搜查。伊等有利未獲。而轉觸科條。全虧資本。總督一味濟之以猛。是貴慶籌議恤丁。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殊不足折服幫丁之心。江廣軍船人數衆多。萬一另起釁端。必致貽誤歸次。命御查辦。尋覆言歷來軍船帶私。無不以搜查延誤新漕爲詞。迭經奏明。如敢藉詞挾制。或棄船星散。即嚴拏究辦。若如該御史以水手與風客販私有別。慮其搜查時資本均歸烏有。是未知所貨之資。即風客之資。所虧之本。即風客之本。鹽爲官物。在平民不能縱任販私。況糧船水手律有專條。何得謂旗丁水手販私。與風客究有區別。今祇搜起其鹽。趲行而過。是正因漕務而濟以寬。似不得謂一味以猛。且漕船私帶。未始非前途玩縱所致。今若因查鹽而慮其啟釁。則盜賊豈無飢寒之可憫。梟徒亦有拒捕之堪慮。又將何以折服之。上納之。十四年正月。計典甄敘。上以陶御辦事實心。鹺務日有起色。下部議敘。十月。報霜降。安瀾。下部議敘。十二月。御史許球以兩淮鹽

務辦理支飾情形入奏。諭曰。該督如有天良。即當實力疏通盤籌畫。儻稍混飾彌縫。毫無實效。帑課攸關。豈容因循貽誤。朕惟執法從事。斷不稍爲寬貸。尋奏言。癸巳綱收銀二百七萬六千餘兩。比較辛卯綱實多收銀十四萬三千餘兩。比較壬辰綱僅少收銀五萬三千餘兩。見在未運各引。多至一綱有餘。此係舊綱未竣。並非本綱應運之引。兼值頻年災歉。商人之成本既增。各岸之疏銷未暢。甲午新引。見已開綱。飭運司趕緊設法辦理。因思裁革浮費。爲衆怨所歸。復以議駁太戇。難免藉端報復。浮言所至。商情觀望。應辦事宜。不免阻滯。然亦不敢避嫌避怨。十五年入覲。賜御書印心石屋扁額。澍以鹺務已有起色。奏請復設鹽政。以專責成。上未允行。十七年。因河庫道李湘茝註考不實。下部議處。議降二級調用。上加恩改爲降四級留任。十八年二月。奏淮北引餉原額止二十九萬餘引。自改行票鹽。按年約行四十萬引。內外節存。經費溢課。爲數尚多。應請嗣後淮北奏銷。仍按原額造報。此外票鹽溢課及經費餘存。並每引酌量加徵雜課。共可得銀三十餘萬兩。以資協貼。許之。十九年正月奏請將淮南戊戌綱懸引提出二十二萬道歸於淮北行銷。所有懸引課銀。按數抵補足額。下部議行。二月。因病陳請開缺。六月卒。澍遇事奮發。義形於色。而胸懷洞無城府。待人表裏如一。凡所舉拔。皆有名於時。生平嗜風雅。留心文獻。于地形水利尤究心。嘗登塗山以望淮。登虞山以望海。登雲臺山以覽淮海形勢。隱然以一身爲江淮保障。晉贈太子太保銜。照尚書例賜卹。入祀賢良祠。尋賜祭葬。謚文毅。著印心石屋文集。陶桓公年譜。淵明集輯注。靖節年譜。蜀輶日記。

曾燠

曾燠。字庶蕃。號賓谷。江西南城人。乾隆四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四十九年。散館。改戶部主事。五十一年。丁父憂。五十三年服闋。補官充軍機章京。五十五年。遷員外郎。五十七年京察一等。授兩淮鹽運使。嘉慶十年。以失察楚省漢口岸擡價病民。部議降三級留任。上以漢口距淮稍遠。咎有可原。准其抵銷。十二年。升湖南按察使。十四年

正月。調湖北按察使。十二月。遷廣東布政使。十五年。洋盜烏石太等被擒。餘黨悉降。燠在事有功。交部議敘。二十年。擢貴州巡撫。奏言黔俗苗猓雜處。不知禮義。謹於聖諭廣訓各條後。附以解說。刊發城鄉民戶。廣爲化導。又奏屯軍。自乾隆二年按戶授田。護衞苗疆。最爲良法。日久曠廢。軍田有與苗田界址不明者。悉行劃撥。擬定章程。一稽察倉貯。以免纏虧。一移居屯堡。隨時編入冊籍。一衞弁應酌定考察舉劾之法。以示勸懲。一各衞小旗散軍出缺。歸應員驗放。以昭覈實。一屯軍原授田畝。應換給新照。以杜隱混。一各軍新墾畸零地土。請免升科。以示體卹。又奏近黔之湖南芷江縣六里地方。民人請改歸黔省管轄。以免遺誤。均奉旨准行。二十一年。以母老乞養歸。尋因廣東藩司任內失察所屬交代逾限。部議降三級調用。上加恩改爲補官日。降三級留任。二十四年。丁母憂。道光二年服闋。閏三月。授兩淮鹽政。仍准用二品頂帶。五月。奏請兩淮運庫臣前任運司時。於嘉慶十一年清查一次。維時庫貯無虧。繆轕之款亦少。迄今已閱十六年。且節年滯銷。商本竭蹶。輾轉撥墊。紛如亂絲。請以臣到任之日扣起溯查。至前次清查冊止。覈明懸欠各款若干。未運積引若干。造具清冊。依原定年限。按綱分別帶徵。嚴催各商請運。庶殘積漸清。庫款得歸實貯。上是之。八月。奏淮北行鹽章程。向係三引併爲一包。嘉慶二十五年。改作兩引併包。商力益疲。請仍復舊章。又請將新鹽兩引。灑帶殘鹽一引。合爲一包。督各商搭運。以廣行銷。上俱允行。三年。奏清查各款完竣。並立定章程。下戶部議奏。五年。奏棄覈淮南北綱食各岸銷鹽總數。六年三月。以引鹽加斤。奏請展限。先是。淮鹽每引例重三百六十四斤。因商力拮据。奏准每引加鹽十斤。以三年爲限。至辛巳綱止。燠以竈產未豐。再請展至丁亥綱爲止。從之。四月召回京。上以曾燠在鹽政四年有餘。未能設法整飭。著五品京堂候補。以示薄懲。七年。引病乞歸。奉旨不准給假。十一年卒。著有賞兩茅屋集。又輯江西詩徵。駢體正宗等書。

花沙納

花沙納。烏米氏。蒙古正黃旗人。道光十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三年四月散館。授編修。七月。充日講起居

注官。八月陞侍講。十一月轉侍讀。十四年。遷右春坊右庶子。十五年。充雲南鄉試正考官。十六年。擢國子監祭酒。二十三年閏七月。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八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九月。遷通政使司通政使。十一月。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二十四年二月。擢盛京刑部侍郎。尋調禮部右侍郎。七月。署右翼總兵。八月。命覆覈朝審以擬緩絞犯閣四情節未協。疏言向來直省秋審人犯。由各督撫分別情實緩決。刑部覆加覈議。其改緩爲實改實爲緩者。例有處分。惟朝審人犯。但由刑部分別情實緩決。不加覆議。立法尚未周備。嗣後覆覈朝審有部議未協。應奏明請旨。以昭慎重。如所議行。尋授鑲紅旗漢軍副都統。十月。調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四月。兼正黃旗滿洲副都統。二十六年二月。署正藍旗滿洲副都統。三月。署鑲黃旗護軍統領。十月。疏言東南各省歲額漕四百餘萬石。近來徵收未能足額。本年抵通米數較全漕短一百萬石。亟宜早爲籌畫。擬請撥銀三十萬兩。存天津道庫。照本年收買商米之案。飭下兩江總督江蘇巡撫估計提存銀兩。委勸各商採辦稗米由海運津。官爲收買。並照成案給與執照。所過關津。免其納稅。如所請行。十一月。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匪徒影射流民。請分別懲辦。花沙納以匪徒假捏。固應懲辦。而實在災黎。仍以撫綏爲要。偶有偏災。尤當覈實稽察。勿令一夫失所。閩浙總督劉韻珂奏臺灣生番輸誠內附。獻納各社輿圖。歸官開墾。花沙納奏番情果否悅服。地勢有無險阻。尚須周歷詳勘。通盤籌畫。既不可拂遠人向慕之誠。尤不可疏內地防維之計。上韙之。二十七年正月。福州將軍壁昌奏招商運米赴津。上命花沙納前往督地方官收買運通。三月。疏陳積儲期於經久。杜弊即以卹商。天津掣驗米色。僅收十分之四。若挑選過甚。該商等所餘之米。無從出售。於招商捐米事宜。皆有窒礙。見將黑色之米一百八石。駁斥不收。應找價銀當堂給發。不敢以不願全局之事。上煩聖心。亦不敢以不堪食用之米。濫行收買。上嘉納之。八月。授左翼總兵。十月。倉場侍郎德誠等奏見放商米與原樣不符。命花沙納前往查驗。尋奏存倉商米。甫及一年。何至黴暗如此之速。且添堆浮面與原封米樣不符。顯有影射於前掩飾於後情弊。請將花戶人等交刑部嚴辦。二十八年二月。調吏部左侍郎。十二月。疏參南營參

將鄧朝棨不勝繁劇。請以遊擊降補。從之。三十年二月。管右翼宮學。三月。充會試副考官。擢都察院左都御史。七月。授鑲藍旗漢軍都統。九月。充武會試監射大臣。十月。署正白旗漢軍都統。十一月。署正藍旗蒙古都統。賜紫禁城騎馬。咸豐元年二月。署鑲白旗漢軍都統。五月。署鑲藍旗蒙古都統。八月。署理藩院尚書。正藍旗滿洲都統。閏八月。充點驗軍器大臣。署鑲紅旗滿洲都統。充稽察七倉大臣。十二月。充經筵講官。二年正月。署鑲黃旗蒙古都統。步軍統領。三月。署正紅旗蒙古都統。五月。署翰林院掌院學士。七月。署鑲紅旗蒙古都統。九月。奏請停捐納舉人生員成議。酌行鈔法。略言捐例之開。本屬弊政。自西漢作俑於鼂錯。歷代多踵行之。若舉人生員則自有科目以來。無人議及。今乃並此捐之胥天下而出於利途。貽人口實。駭人聽聞。況舉人一虛名耳。無廉俸。無官階。報效五千金。博此虛名。以之捐京外官。何求不得。何必出此重貲。自廟於非官非士之列。至文武生員。捐者尤少。爲今之計。莫如酌行鈔法。惟查前代行鈔皆不能無弊。蓋鈔用紙質。易於作僞。弊一。朝令夕改。民不信從。弊二。官項不收。自相矛盾。弊三。禁銀禁銅。抑勒滋擾。弊四。積年添造。壅滯難行。弊五。不議更換。昏爛輒廢。弊六。謹擬造鈔之法。一鈔質以綾爲之。連用二印。誌書跡於其中。則真僞易辨。一鈔式織成按千字文編號。以免溷淆。一鈔綾用正黃色印。花用上等硃砂印。板用精銅鑄就。一銀鈔數目。自一兩五兩十兩至五十兩分四等。每張計費銀五錢。一寶鈔之費。一千七百張。共需銀八百五十兩。即可當萬金使用。一鈔分四等。鈔式則一。一鈔皆準銀。較準錢爲簡便。一鈔銀擬造滿一萬萬兩爲止。一造鈔除五六十年後奏請更換外。或大工大役估計所需。必須添造。工竣停止。一法律宜嚴治僞造者。寬待誤收者。一造鈔伊始。先將行鈔條例頒示天下。將來帑項極充。毋庸再用。准其抵交入庫。其行鈔之法。一請銀錢與鈔併用。一請設督理鈔局官。一外省用項。由鈔局會同戶部酌給銀半鈔半。或搭放寶鈔二成。以次遞增半鈔而止。一順天則發府尹。盛京則發戶部。西北關外等處。則發將軍。一內自京城外至各省督撫州縣鄉市各錢店一律暢行。不准阻撓。一民間交易銀鈔。聽其自便。惟交官銀兩。必須銀鈔各半。一鈔宜上下通行。凡完糧納稅捐項。統用銀鈔各半。一凡以鈔完糧納官者。概免傾鎔火耗。一實鈔既行。不必禁銀禁

銅。徒滋紛擾。一行鈔五年後。內外官廨俸及兵餉各請量支。初時全給以鈔。久則銀鈔兼支。一凡商民積欠及災區緩徵帶徵各款。未盡豁除者。鈔行概從蠲免。一各省庫虧許將存庫之鈔搭解。扣銀留庫。陸續補完。一庫虧既補。各免攤賠。自後互相糾察。咸與維新。於吏治大有關繫。一捐例本不得已而開。行鈔則捐例可以永閉。關繫尤爲匪輕。其換鈔之法。一鈔法之關鍵在未議行。先議換民間昏暗之鈔。惟其完糧納稅。由州縣作爲正項陸續收解。一換一新鈔。必須繳一舊鈔。解部銷燬。以報偷抽之弊。一換給新鈔。必按字號發給。不至散漫無稽。一換鈔惟京城以內許赴局呈換。外省則不令赴公門驗換。免致吏役需索。一換鈔俱照原數。以便覆對。一鈔式俱照從前。惟簡明條例另換。至行鈔之利。更有可詳言者。天下貨利皆有盡。一金抵一金之用。惟鈔之利無盡。造十萬則十萬。造百萬則百萬。秉造化之錘鑪。利一。利權收之於上。布之於下。尊朝廷之體統。利二。金銀不便攜帶。盜賊能望氣測塵。鈔則可納諸懷袖。利三。民間錢票會票。每苦錢店關歇。鈔則永遠通行。利四。鈔有一定銀數。無成色高下之分。商賈不得任意低昂。利五。洋錢行入內地。閩廣江浙。貪其便用。行鈔則不禁自廢。利六。度支既裕。則蠲逋賦加俸祿增工食。免官吏困迫之虞。利七。財用既足。則興水利務開墾。厚積儲。利八。庫帑常盈。則添海防增兵餉減關稅。利九。捐例永閉。清仕途之壅積。可以澄敍官方。利十。攤款悉除。免州縣之分賠。可以成就廉吏。利十一。水旱偏災。河工軍需。不假捐輸。可杜抑勒。利十二。用度常充。凡河漕鹽務積弊之當釐剔。邊境衝途城池之當修濬。可次第舉及。利十三。穀賤傷農之時。出鈔收買。則市價常均。倉儲益裕。私鹽充斥之區。出鈔收積。則化私爲官。化梟爲良。凡物貨壅滯。皆得以此酌盈劑虛。利十四。獨操天下之利權。無所復事於聚斂。一切予民皆可從厚。取民皆可從薄。而尤莫要於急停捐納。舉人生員成議。俾目前不致坐失士心。於政體大有裨益。疏入。下部議行。十月。以捐備軍餉。命交軍機處存記。十一月。圜丘大祀。花沙納以前引禮節嫻熟。賞戴花翎。三年正月。授步軍統領。二月。會議行鈔章程。略云理財之道。固貴相時濟用。尤宜慎始慮終。請定簡明章程。於京師先爲行用。俟流通各省。一律遵辦。不必襲用鈔名。即稱爲票。使商民日用相安。如所議行。五月。太平軍竄擾河南。逼近畿輔。上以京師爲根

本重地。防範稽察。尤關緊要。命花沙納專辦京城各旗營巡防事宜。九月。陞工部尚書。十二月。以疊次捐備軍餉。下部優敘。四年正月。署翰林院掌院學士。八月。充崇文門監督。十月。調吏部尚書。充實錄館總裁。五年四月。以山東馮官屯李開芳等蕩平。北路肅清。下部優敘。八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十月。充武闈監射大臣。六年正月。充經筵講官。三月。署正白旗滿洲都統。兼署戶部尚書。七年。宣宗成皇帝實錄告成。加二級。八年四月。命偕大學士桂良馳赴天津海口查辦事件。六月。復命攜帶欽差關防。前赴江蘇會同巡撫何桂清妥商稅則事宜。旋以英船退出天津海口。奏獎天津官紳各員。從之。十二月。授內大臣。九年六月回京。自道光二十四年至是年。歷充宗室舉人覆試順天鄉試覆試各省舉人覆試閱卷大臣。考試漢教習謄錄學正學錄中書閱卷大臣。殿試讀卷官。拔貢朝考進士朝考閱卷大臣。庶吉士散館考試試差閱卷大臣。大考翰詹閱卷大臣。十二月卒。遺疏入。予謚文定。

王慶雲

王慶雲。字雁汀。福建閩縣人。道光九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二年散館。授編修。十四年。充廣西鄉試正考官。十七年。提督貴州學政。二十六年。充文淵閣校理。二十七年五月。大考一等。陞侍講學士。旋充日講起居注官。七月。轉侍讀學士。九月。充武會試副考官。二十九年。遷通政使司副使。三十年。文宗顯皇帝御極。疏陳時務四條。一曰通言路。一曰省例案。一曰寬民力。一曰重國計。其重國計一條。略言今正供歲額四千四五百萬。歲出在四千萬以下。而道光二十一二年。實徵止三千八百餘萬。邇來實徵止二千八百萬。夫旱潦事之偶然。而歲歲輸流。請緩鹽課歲額七百四十餘萬。實徵常不及五百萬。生齒日繁。而銷鹽日絀。南河之費。嘉慶時止一百餘萬。邇來遞增至三百五六十萬。入少出多。置之不問。思爲一切苟且之計。何如取自有之財。詳悉講求。地丁何以歲歲請緩。鹽課何以處處絀銷。河工何以年年報險。必得弊之所在而革除之。戶部政務繁重。滿漢尚書侍郎須時時入署。乃可共濟而責成功。奏入。上韙之。時命中外大臣保舉人才。禮部侍郎曾國藩以慶雲應詔。三月。擢詹事府詹事。

復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二月。稽察右翼覺羅學。充文淵閣直閣事。旋署順天府府尹。咸豐元年五月。陞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仍署府尹。尋偕直隸總督訥爾經額議覆內務府奏令莊頭增租。佃戶勒限退地。實關繫畿輔民生疾苦。恭錄乾隆二十八年停設莊頭。嘉慶五年。戶部奏禁增租奪佃例案。請敕內務府詳查原租。不得任意取盈。從之。七月。充順天鄉試監臨。尋偕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祁寯藻等會奏江寧蘇州安徽三藩司例應入撥各款。延未造報。自道光三年起至本年八月止。共有一千五十九款。共銀九百三十六萬。亟應予限分別清釐。請旨嚴飭遵辦。以裕經費。允行。又奏陳節流各款。一嚴覈各省上下兩忙分別藩司功過。一各省存賸款項按年抵撥。一外省驛站留支賸款提存司庫。一嚴查外任交代以杜新虧。一甲米復放本色以節庫支。一緝疋庫見存物料分別應抵應停。一裁馬改步以務軍實。皆取國家自有之財而理之。果能實力奉行。積久自收成效。下所司議行。十月。充武會試較射大臣。十二月。命偕江蘇布政使聯英馳往山西會同巡撫兆那蘇圖查辦事件。二年正月。奏言河東商累。一在鹽本貴。一在浮費鉅。一在運腳重。從前鹽每石價三五十兩。見貴至百三四十兩。河東鹽行三省例規。幾及歲課之半。官吏罔恤商艱。且陸運腳費。定價不容加增。相率攙沙短秤。民食愈艱。商民交困。今欲輕鹽本。必先定池價。革浮費。必先行票法。減運腳。必先分口岸。將緝私之法分寓其中。大要在留商政票。先課後鹽。鹽池滷氣濃厚。總數歲額。值貴不在缺產而在走私。見擬定價。不許居奇售私。官爲懲辦。覈減錠票銷價。總期成本減輕。則價平而商鹽足。例規永遠示禁。每票徵辦公銀七分。不准需索分毫。將陝引並本省引與河南會與鎮設三路口岸。各行各票。鹽到口岸。然後發販銷售。商人自運。亦聽其便。攙沙短秤者嚴究。統計鹽價規例。運腳歲可裁省銀七十餘萬兩。儘有贏餘。不至紛紛告退。閒有歇業者。運商歸併。坐商頂充。二者無人。運商按籤勻辦。不准再有舉商流弊。並附陳新章十四條。下部議行。三月。兼署戶部右侍郎。先是。閩浙總督季芝昌等奏閩鹺疲累。仍懇展緩勻代額課。六月。慶雲偕祁寯藻等疏言。閩鹽引何以積。銷何以滯。私鹽充斥爲之也。緝私力則銷暢。奚憚加斤。閩鹽本何以重。利何以輕。浮費繁重爲之也。浮費裁則本輕。何至虧折。至稱全綱受病。由准鹽價賤。江

販絕迹。致光建滯銷。非暫停匀代。不能輓救。不知運途近則本輕價輕。遠則本重價重。淮鹽之賤。實由浮費大裁。若較運途。則自淮達江至建昌等屬。向之千里者。今不能減而九百里。閩省無論行票與否。計本腳價。浮費盡裁。光建接壤江西。仍愈淮南之鞭長莫及。安見江販之不復行。若變通既無從措手。額課漸見短虧。奚藉整頓虛名。轉損實用。且稱停匀代課六萬餘兩。派認續倒課二萬餘兩。不思五年之後。匀代起徵。倒課仍納。前停者四萬五千。後徵者八萬九千。朝三暮四。誠恐無此辦法。原奏所稱窒礙四條。均各省變通成法。應請敕下該督等痛湔積習。另籌良法。如所議行。七月。充順天鄉試監臨。八月。偕祁寯藻等奏言。江南賦甲他省。全在認真稽覈。凡應徵應緩。界畫不至侵欺。乃該省錮習。每將災熟錢糧。遞年牽混。巧避處分。致正供日絀。查江南額徵共五百二十九萬。道光十六年查豁前欠五百六十三萬。約計十年蠲免一年之額。二十六年查豁二十年以前民欠一千一十萬。約計十年已蠲兩年。及本年查豁該省三十年以前未完一千三百八十六萬。是十年租賦。幾至蠲免。三年偏災。原難豫定。而約計十年。比較今昔。原不懸殊。蠲緩年多一年。無怪度支日困一日。該省歷年報災。將上年熟田未完。混入次年緩徵。有初參而無二參。年年遞緩。一遇覃恩。全數蠲免。趨避愈巧。短絀愈多。況熟田民無不完之理。即偶有蒂欠。何至豁免數百鉅萬。侵挪情弊。顯然。請敕下該督撫所有熟田未完。不准混入次年緩徵。如所請行。是月。充實錄館副總裁。十月。充武鄉試較射大臣。三年正月。偕祁寯藻等議覆季芝昌閩鹽課短商疲疏言。該督等但稱辦理之難。而未籌補救之法。應令該督撫切實講求。或再於就場徵課按包抽稅二條。擇一可行之策。另議具奏。該督前奏光建受病。因於淮鹽減價。江販絕迹。見據署湖廣總督張亮基奏報逆匪滋擾。淮鹽不到。請借粵引濟楚。經部覈准在案。九江防剿吃緊。淮鹽未到。正可仿照借銷。以閩鹺補淮額。二月。又議覆江西巡撫張芾請撥粵鹽濟銷疏言。江西借撥粵鹽之案。前明江西總制陳南金南贛巡撫王守仁因兵餉不敷。將粵鹽設廠抽稅佐軍。所謂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者。法至善也。今該撫請撥粵鹽濟銷。即師其意。自宜速籌遵辦。四月。又疏陳滇黔銅本鉛本除抵扣外。歲各不敷一百十萬兩上下。尙需協撥。而地居遙遠。餉鞘經過各省。因兵差截

留。協撥不前。擬令於提鎮駐紮重兵之處。鼓鑄制錢。附近次添鑄大錢。船運四川兩湖易銀。楚蜀以所易大錢搭餉。滇黔以易回銀兩配支。惟民間交納地丁稅課。以便流通。又奏言。新疆南北兩路駐兵四萬。歲需經費百三四十萬。戡定垂及百年。爲數萬萬。勢有不能不變通者。軍興數載。舊款維艱。再事因循。後難爲繼。防兵之費。不費於防所。費於沿邊。防兵之疲。不疲於無能。疲於不久。擬自本年爲始。停調陝省官兵換防。其喀什噶爾等八城設防。即由伊犂烏魯木齊綠營酌撥。惟於滿營通融調撥。一律定爲五年更換。可節省經費數十萬。五月。又奏粵賊滋事以來。徵調兵逾十萬。轉戰時歷三年。其中有從征者。有遣撤者。有戰歿病故潰逃者。兵已缺而餉猶存。請敕各督撫查明存營出省兵數。各路帶兵大臣查明在營兵數奏報。由部臣磨對乘除。可知缺額。六月。又議覆張亮基以湖廣借銷鄰引官鹽價貴。請飭四川兩廣覈實刪減。疏言。借運鄰鹽。權宜補救。本重價貴。由於外費浮冒。應令川廣大加裁汰。兩湖接運腳費。亦令撙節支銷。又奏官鹽價昂。由官吏巧立名色冒銷。以致末大於本。即使覈減。亦僅足敵私。於淮課絲毫無補。曷若化私爲官。立廠抽稅。凡川粵鹽斤到楚。許民販鬻。不必官運。祇須扼要設關。或稅本色。或納折色。十取一二。稅後給照放行。由各該省權宜辦理。併飭川粵督撫。招販運赴鄰封。減半完課。外費不得派攤。以輕成本。又議覆江西巡撫張芾奏招販給照。借運浙鹽閩鹽。疏言。淮鹽中梗。課款無著。應如所請試辦。至買鹽銷鹽。照內注定某縣。恐有守候居奇之弊。不若買鹽但注省分。銷鹽但注府分。應令妥籌咨覆。該省既銷鄰省有課之鹽。復完本岸無引之課。誠恐本重。難以敵私。私販即行闌入。擬令設廠抽稅。又議覆兩江總督怡良奏淮綱奏銷俟軍務告竣。疏言。淮引口岸。雖間有賊氛。而場產仍舊。莫若設廠抽稅。淮綱弊在課重法繁。抽稅輕則漏稅少。而化私爲官。立法簡則犯法少。而化梟爲良。請敕該督責成運司移駐通泰適中之地。迅即籌辦。均允行。七月。充順天鄉試監臨。十月。充武鄉試較射大臣。十一月。疏請將山東河南河道歸兩巡撫管理河防。裁東河河督。南河河庫道缺。並兩河廳員盡行裁汰。責成營員經理修防。南河歲工不得過百萬。東河不得過七八十萬。並請裁漕督缺。將盤掣儹運事宜。歸河南總督兼管。其僉弁造船派單兌運各事宜。改歸有漕巡撫糧道

分任。淮安改設專鎮。管轄漕標弁兵。彈壓水手。命下王大臣等議奏。是月。授陝西巡撫。十二月。捐助軍餉。下部優敘。四年二月。太平軍竄擾河南。陝西潼關朝邑韓城郃陽等處戒嚴。慶雲督兵防禦。並勸諭紳民製軍械。修村堡。挑濠壘。募勇設防。尋奏請將紳民捐項。照籌餉例獎敘。允之。四月。奏前赴潼關會同提督豐紳將軍扎拉芬相機防堵。略言潼關背河面山。風稱天險。風陵渡爲水路咽喉。金陡關爲陸路鎖鑰。與潼關掎角。擬撥兵分駐設礮防守。並於潼關西四十里之盤頭鎮添卡駐兵。使聲勢相接。請調甘肅兵千名。以補防兵之缺。得旨嘉獎。由潼關赴商南親勘隘口。五月奏言。潼關迤南過山。即雒南縣境。雒南南與商州東南與商南接壤。寸步皆山。惟正東之雞頭關。東出箭桿嶺。與河南盧氏縣山路可通。東北百二十里之盧靈關界隸盧氏靈寶兩縣。西入商雒。北走潼關。皆有閒道。盧靈見已駐兵防守。復於雞頭關設卡。飭紳民練勇防守。以爲潼關屏蔽。商南南接楚疆。東連豫境。縣南要隘曰梳洗樓。曰新廟。其總口在青山。縣東要隘曰界牌。曰黑漆河。其總口在富水關。擬於梳洗樓專立一營。於青山富水關結兩大營以備堵剿。報聞。尋又奏遵飭豐紳帶兵二千前往襄陽。略言襄樊水陸交會。必須厚集兵力。則宛鄧自安。而商雒亦資其屏蔽。並以武昌失陷。請將湖北省垣暫移襄陽。至襄陽應需軍餉。陝省恐獨力難支。應由山西四川督撫協力籌濟。襄樊保全大局。又疏陳關中豐稔。請停倉糧出易。並查道倉存糧十二萬。見值防堵吃緊。暫行存留。以備緩急。又奏請各路糧臺銀糧兼支。略言行軍首重芻糧。未有專恃錢銀以充軍食者。近例征兵不支粟米。月支銀四兩五錢。令其自行買食。糧臺有銀錢而無糧草。昔之軍餉一萬。今增四五萬之數。行營買食價昂。今之兵丁領到百錢。不敵三二十錢之用。皆自不支粟米始。以各省無從設措之銀。供各路不可限量之餉。仰食數千里外。萬一餉匱。立形渙散。請敕各糧臺仿照舊例。銀糧兼支。或動項採買。或就地捐輸。或碾動鄰省倉穀協濟。務使兵食足。斯兵心固。兵心固。斯兵氣揚。則餉不虛糜。人皆自奮矣。上嘉納焉。下軍機大臣等議行。十月。以湖北襄河太平軍盡滅。襄陽解嚴。奏請裁減潼關防兵。留兵一千。由扎拉芬督操。俟直隸連鎮山東高唐等處肅清。再遣歸伍。允之。十二月。奏陝省太平軍投誠法行兇之案。擬將軍流罪名加等。定擬徒犯。毋庸解

配。以大鍊鎖繫亘石五年。杖罪鎖繫三年。限滿自新。族鄰保釋。務消磨頑梗之氣。庶匪徒斂迹。以安善良。又奏陝省行銷河東引鹽。改爲官運官銷。仍見窒礙。擬將陝課照乾隆年間攤徵舊案。以咸豐五年爲始。隨同地丁開徵。不准外加絲毫。下部議行。旋調山西巡撫。五年三月。因山西省城防務稍懸。奏請裁撤練勇。酌留兩鎮兵防守。並撤遼州和順防兵。以節糜費。旨如所請。又奏潞鹽行銷山陝河南。陝課改歸地丁攤徵。患在鹽多。晉省苦於價貴。擬將陝引勻銷晉省三百七十引。以輕成本。晉引則就地遠近。公平定價。飭各屬暢滯。許其通融領運。惟河南官運已覺暢行。擬兼行民運。以廣招徠。並附陳章程十四條。下部議行。六月。以陽城縣匪徒趙連城抗糧拒官。飭冀寧道瑞昌太原鎮總兵瑞格擒之。並獲李聚泰王法圃等。均治如律。九月。奏晉省私鹽。惟吉蘭泰花馬池鹽侵灌最甚。查照嘉慶十七年禁止水運。以杜來源。請將汾州通判移駐磧口鎮。量移營汛。酌添河快巡船。並准審理詞訟。責令彈壓巡緝。從之。六年二月。奏山西州縣間有刑仵代驗生傷者。役賤人微。難保不輕重任情。殊非慎重人命之道。請飭部添議州縣輒令刑仵代驗生傷處分專條。下部議行。著爲令。五月。奏陝課攤入地丁。復形窒礙。請仿照河南招販兼行民運。略言陝省課歸地丁。輸納不前。惟有仿照河南會興鎮章程。於河東河西擇地設立總局。委員稽查過河截角後。各家自招民販隨處散銷。毋許留難需索。在陝不分引地。不定例價。與布帛菽粟同爲流通。運無定人。自不能擡價。銷無定地。自無可居奇。允行。又奏言軍興以來。各軍營以銀出納。官兵以銀易錢買糧。果使歲豐銀足。何便如之。今用兵省分。賦稅不全。仰給鄰省完善之區。正供不足。佐以捐輸。皆非久計。民之政。更不可行之多事之秋。本年安徽亢旱。江寧飛蝗。當此穀貴錢荒。以銀易錢。以錢易糧。損折大半。兵飢得銀可飽。恐此後得銀亦不可飽。況銀且不可常繼。非兼籌並運。何以濟兵食而安軍心。若由州縣碾穀解餉。兼運制錢。舟楫可通。宜無不便。運錢運米。雖似迂談。而兵丁得米得錢。均霑實惠。如所請行。十一月。晉省前明三邊烽火達於太原。郡縣率民築堡自衛。一縣十餘堡至百數十堡。星羅棋布。爲他省所無。今惟雲朔堡寨相連。省南各屬則多殘缺。不知無事時之堡寨。即有事時之堅壁。早爲繕完。事半功倍。且晉俗有足一堡

一寨。必有社廟。社廟必有規約。董以紳耆。猶有三老嗇夫助官爲治之意。擬告諭各屬勸修堡寨。定社規。責成紳耆董率。立義學。化導少壯遊惰。合祭賽以聯其情。相守望以齊其力。小村附入大村。大里帶管小里。零戶貧糧。寄頓堡寨。有事則聚守。無事則散居。寓堅壁清野之法於無形。衞民之計。無便於此。上韙之。又以河南南陽一帶。向多捻匪。復值上年旱蝗民飢。請諭該省發倉賑。俾飢民不爲土匪勾煽。以救災弭患。嗣捻匪游勇。竄擾南陽府。陷內鄉。圍淅川。延及魯山縣。界連山西。慶雲密陳邊防機宜。省南沿邊略分三路。東路以潞澤營參將總巡。澤州都司爲之副。西路以蒲州副將總巡。運城都司爲之副。中路平垣營遊擊駐茅津渡。北巡風門口。南巡會興鎮。使聲勢聯絡。報聞。七年六月。陞四川總督。八月入覲。十二月。貴州思南府太平軍起。府城失守。慶雲檄候補直隸州知州李漸鴻副將鄒鸞章防守酉秀。堵扼龔灘。請飭駐兵貴州鎮遠之川北鎮總兵蔣玉龍繞出思南之北。規復郡城。聯絡酉秀邊境。八年正月。奏貴州桐梓之敵窺伺川境。請撤回調赴湖北之雲南宜威州兵。交重慶鎮總兵阜陞管帶。會同重慶府知府李莊防堵綦江南川一帶。其酉秀防務。責成李漸鴻鄒鸞章各就兵力所及。移會鄰圍。以剿爲防。勿使逼處窺伺。又奏川省向多嗝匪。盜劫案甲他省。見飭各屬行保甲。禁包庇。勒限查拏逸犯。半載以來。擒斬徐捷沅等九十一名。盜風漸戢。四月。奏酉陽州毗連黔楚苗疆。省垣鞭長莫及。前署知州淩樹棠因楚氛不靖。捐設屯田。仿照湖南鳳凰廳成案。於城鄉要隘。分設屯兵。計丁授田。農隙操演。其常操者給月餉。揀弁管帶。建營房。置械械。寓兵於農。分布城鄉。與營汛分駐操防。屯弁兵丁歸川東道統轄。免其徵調境外。川省幅員遼闊。沿邊州縣如有能仿照舉行者。均請量予獎敘。七月。奏川省差役。每於奉票緝案傳證起贓。輒糾多人持械搜掠。名曰埽通。甚有教賊誣扳。因而埽通者。其迹與強盜無殊。其情較強盜更重。擬請從嚴照強盜定律。凡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同行助惡之犯。照強盜新章問擬情節。重者加梟。兵丁有犯。照差役擬斷。均下部議行。九月。以太平軍滋擾。漸近綦南。派防兵出境剿復層巒山。攻克各洞。進攻飛梯巖敵巢。救出難民婦女數百。會酉秀防兵。亦豫約黔兵出境夾擊。酉秀兵先遇敵。敗之。窮追四十餘里。至胡家坪敵勢窮蹙。而黔兵迄未來會。李漸鴻淩樹棠

遇伏陣亡。慶雲檄綿州知州毛震壽往援。攻克胡家坪酌與擒胡二黑靳之。九年正月。奏川省驛站夫馬不敷。借資民力。請禁仲送土司之員弁刁難需索。出師帶兵官縱容所部行兇者。以軍法從事。允行。二月。兼署成都將軍。四月。調兩廣總督。因病乞假一月。九月。行抵湖北漢陽府。以病劇奏請開缺。允之。又奏言。宋臣韓琦范仲淹同上禦戎四策。以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實事。臣思能戰而後守可固。能守而後和可久。防備之具。弛之甚易。張之甚難。上嘉其老謀成算。諭令病痊。即行來京。十一年七月。以捐輸京餉。下部優敘。十月。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命即來京供職。十二月。疏陳病體未痊。未能即時就道。旋擢工部尚書。同治元年正月。奏言洋煙流毒甚烈。官員士子武弁兵丁所關尤重。請旨嚴禁。犯者予限一年戒革。上嘉其切中窾要。如所議行。三月卒。遺疏入。尋賜祭葬。予謚文勤。三年入祀山西名宦祠。

彭蘊章

彭蘊章。江蘇長洲人。由舉人捐內閣中書。道光十二年。充軍機章京。十五年。成進士。以主事用。分工部。仍留軍機處行走。十八年。補官。二十年六月。陞員外郎。十二月。陞郎中。二十二年五月。授鴻臚寺少卿。十月。轉光祿寺少卿。二十三年四月。陞順天府府丞。十月。充武闈校射大臣。二十四年。授通政使司副使。二十五年三月。擢宗人府府丞。十一月。稽察右翼宗學。二十六年八月。提督福建學政。十二月。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留學政任。二十八年五月。奏請裁減漕船幫費。略言漕船開兌之初。衞官即向旗丁需索。近來爲數愈增。又沿途委員催趲有費。至淮安漕運衙門查驗有費。抵通州倉場經紀花戶有費。欲減旗丁幫費。宜探本窮源。節其出項。又請設立官夫。覈定夫價。每船過三牐。定以夫價若干。毋許勒索州縣辦漕。應令有漕督撫察其潔己愛民者。每歲酌保一二員。辦理不善者。劾一二員。其各省運漕官及通州坐糧廳。如能潔己剔弊。亦准漕運總督倉場侍郎保奏。不稱職者劾罷。疏入。下部議行。八月。擢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仍留學政任。二十九年。以捐備本籍賑銀。下部優敘。三十

年回京。尋兼署刑部右侍郎。充考試漢教習閱卷大臣。武殿試讀卷官。咸豐元年五月。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十二月。遵旨嚴察私鑄。奏言。本月十四日召見時。蒙發下小錢。背有寶源局字樣。跪看之下。實係私鑄。當即面交監督扎克丹等赴局詳查。據覆稱抽查兩局庫存錢文。皆無此項小錢。至兩局匠役人數衆多。易起弊端。臣等不敢以查驗無蹤。信其必無私鑄。惟有嚴飭該監督等。隨時稽察。有犯必懲。得旨報聞。二年正月。京察屆期。上以疏章自參樞務以來。克盡厥職。加一級。是月。命理孝和睿皇后喪儀。四月。充會試覆試閱卷大臣。十一月。兼署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三年三月。孝和睿皇后奉安禮成議敘。加四級。尋兼署吏部左侍郎。八月。以河南懷慶解圖軍功。加一級。十二月。復以歷次捐輸軍餉議敘。隨帶加五級。調兵部左侍郎。四年二月。充實錄館總裁。三月。調禮部左侍郎。五月。陞工部尚書。十一月。會議閩浙總督王懿德等奏。請寬民間銅器之禁。應以五斤以上。不准打造私藏。五斤以下。仍准民間照常使用。又議伊犁將軍宗室奕山等奏。支發各款。或全發見銀。或減成給領。或折錢支放。所議雖與部定章程未能盡合。惟伊犁爲西路極邊地方。不惟與京城各別。亦與甘肅口內不同。變通覈減。自當因地制宜。未便拘泥部章。勉強比合。又議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英秀奏請。暫裁兵額。覈其所奏。不但體恤蒙古官兵。兼可撙節常年經費。其節省銀兩。應令該大臣於撥調經費時。聲明扣除。以昭覈實。議入。均如所請。五年二月。會議葉爾羌參贊大臣常清奏裁新疆防兵。略曰。葉爾羌滿洲換防兵較多。其由內地派往者。裝銀車價。費於口外數倍。故旗營不如綠營之省。口內又不如口外之省。今既將葉爾羌滿洲防兵裁撤。則烏魯木齊各旗營歸伍之兵。可代綠營差遣。綠營即可多派防兵。抵內地調派。以節糜費。應請敕下烏魯木齊都統。於綠營內照撤回旗兵之數。添派兵二百五十名。赴葉爾羌等城換防。咨明內地照數少派。如此轉移。於經費尤可節省。均如所議。四月。充考試試差閱卷大臣。復以山東馮官屯蕩平軍功。加三級。時閩粵等省商民。交易多用洋錢。福建巡撫呂佺孫因奏請改鑄。仿照洋錢式樣鑄造。瘟章等以內地之錢。仿照外夷式樣。有乖體制。議寢之。五月。直隸總督桂良。奏查明直隸用鈔情形。瘟章等會議改票用鈔收銀買鈔之法。行之近省。於京餉既有裨益。行之遠省。

於民力亦可寬紓。該督既以驟行爲難。自不妨寬以時日。逐漸轉移。至官票一項。戶部概行頒發。則度支可無虞之慮。不停搭收。則閭閻自無疑畏之生。議入。上韙之。六月。署吏部左侍郎沈兆霖奏請暫設巡撫專辦皖南軍務。諭令軍機大臣大學士會同該部妥議具奏。蘊章等奏言。安徽一省。介居大江南北。自粵賊占踞江面。巡撫督兵廬州。與江以南之徽寧池太廣四府一州。文報多阻。故福濟曾有鞭長莫及之奏。賴浙江巡撫派兵協守。撥餉協濟。有急則飛咨向榮。同選弁兵。前往救援。今該侍郎以浙江兼顧難周。請暫設皖南巡撫。誠爲救時之策。惟立法貴乎因時。而於事必求有濟。以保守地方而論。則在官員之能否。而不在階級之崇卑。以攻剿賊匪而論。則不在文職之增多。而在武弁之得力。若添設巡撫。則疆域既分。難保不互相推諉。臣等公同商酌。皖南原有徽寧池太廣兵備道一員。擬請暫改爲皖南道。專轄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廣德五屬。仿臺灣道例。加給按察使銜。以資督率。再請添設皖南總兵一員。統轄徽州寧國池州蕪采廣德五營。以資鎮守。如所議行。八月。署陝西巡撫宗室載齡奏請黃金定價抵銀行使。蘊章等遵擬試行章程十二條。一定成色。一平價值。一交官之項。宜分別覈辦。一收納地丁。宜於串票內添註數目。一解部之款。宜與白銀並解。一協撥餉銀。宜搭解黃金。一各省放款。宜視所收之數。酌量搭用。一部庫放項。宜隨時酌辦。一出納均平。一收放黃金。宜就見銀款內分搭。一官銀錢號。宜令各省一體開設。藉資兌換。一產金省分。宜令試行開採。從之。十二月。命以工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充經筵講官。六年三月。充會試正考官。四月。充會試覆試及朝考閱卷大臣。十月。充玉牒館總裁。十一月。宣宗成皇帝實錄聖訓告成。賞加二級。補授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派閱考試南書房翰林卷。命爲文淵閣大學士。十二月。命稽察欽奉上諭事件處。充文淵閣領閣事。七年正月。管理工部三庫事務。二月。命恭填宣宗成皇帝實錄內廟諱。文宗顯皇帝御名。充上書房總師傅。閏五月。戶工兩局試鑄鐵錢。蘊章等遵議章程。請以工部寶源局應鑄鐵制錢。即在鐵錢局西北廠內添鑪鼓鑄。分交戶工兩局管理。一切稽察督率事宜。請即由工部錢法堂侍郎辦理。以專責成。允之。八年正月。京察屆期。並以玉牒告成。兩邀議敘。四月。充考試試差閱卷大臣。七月。命督修萬年吉地工程。先是。京師糧

價昂貴。旗民生計維艱。蘊章奏請酌撥庫款。採買米石。允之。至是復請將京旗兵米酌增。略言自改用大錢後。城中糧價昂貴。民不聊生。疊荷皇恩加展賑濟。自五月以來又加米折。每石京錢一千。然民生疾苦。未見轉機。每思拯救之方。幾於束手無策。臣近知旗人應得之米。年來分成折錢。見在兵丁所領。止有實米二成。其餘折色。則以米之高下。定價之多寡。多者每石京錢四千。少者止京錢兩千。自入夏以來。京師大米一石市價。至京錢三十千。旗人持此一石之折價。多則買米一斗有餘。少則不過數升。民生之蹙。其患不獨在無銀。而並在無米。伏見本年海運總數。多於上年。似可將兵米酌量加增。而減其折色。又查各旗營養育兵。以及鰥寡孤獨小甲米石。八旗約計不過四萬餘名。每名歲支米一石六斗。此項人等。最爲孤苦。擬請推廣皇仁。全行給放米石。毋庸折色。儻部臣覈計。或慮米石不敷。則自前年以來。有提存部庫。採買米石銀十萬八千兩。近存四川解京穀價銀二十二萬六千兩。山東解京漕米銀六萬兩。山西米價銀三萬兩。陝西四萬九千餘兩。共銀四十七萬餘兩。堪以採買米石。加放兵米。又有河南停運採米。節省運腳銀二萬兩。堪爲買米轉運之費。實無須另籌款項。伏乞皇上飭下戶部。迅籌加增米石。覈減折色。稍補餉銀之不足。並計通倉米石。何項短缺。則採買何項。以資搭放。實於旗兵生計。大有裨益。得旨下部議行。十二月。御史王得固奏請於河南歸德府。添設總兵一員。蘊章等議稱歸德爲豫東門戶。向設參將一員。營伍本屬單薄。應將歸德營改爲歸德鎮。設總兵一員。駐紮府城。設立左右兩營。添設遊擊都司各一員。中軍守備二員。千總四員。把總八員。如所議行。九年四月。充庶吉士散館閱卷大臣。五月。充朝考閱卷大臣。旋充國史館總裁。八月。命於管理處所。俱免其帶領引見。九月。充考試翰詹閱卷大臣。二月三月。歷充順天鄉試覆試會試覆試庶吉士散館閱卷大臣。十一月。密陳時務六條。報聞。十一年三月。署兵部尚書。派查三庫。九月。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十月。充武會試校射大臣。同治元年十一月卒。予謚文敬。

閻敬銘

閻敬銘。字丹初。陝西朝邑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七年。散館。以主事用。分戶部。咸豐四年四月。補官。九月。丁本生母憂。五年。服闋。六年。補原官。九年。署湖北巡撫胡林翼。聞敬銘在部嚴整。不可干以私。爲吏胥所畏。因奏調赴鄂委用。十年正月。官軍復安徽太湖。敬銘與有功。以員外郎即補。三月。總辦湖北前敵後路糧臺。兼理營務。五月。胡林翼疏薦賢才。言敬銘綜覈名實。居心正大。十月。與道員邢高魁。帶隊赴蘄廣交界之靈東鄉剿辦土匪。擒逆首何致祥等。陞郎中。賞戴花翎。十一年二月。以扼剿安徽懷桐援敵出力。詔以四品京堂候補。先換頂戴。三月。胡翼林奏稱。敬銘公正廉明。實心任事。爲湖北通省僅見之才。自接辦糧臺以來。刪浮費。覈名實。歲可節省錢十餘萬緡。然無位無權。僅能於製造工作。節其流。不能督率府廳州縣。以開其源。可否以湖北兩司簡用之處。出自聖明採擇。若異日蒙特恩賞。給閻敬銘頂戴。署理巡撫。臣敢保其理財用人。必無欺僞。湖北歲籌餉項。實已不薄。接辦得人。尚可不盡歸於府廳州縣之中飽。則於國計誠有裨益。四月。命以按察使候補。七月。署按察使。九月。實授。同治元年六月。巡撫嚴樹森奏言。敬銘綜覈精密。守堪礪俗。才可救時。其於刑律則準情酌理。於糈臺則弊絕風清。前撫臣胡林翼。薦其堪以大任。實爲湖北第一賢能。惟杜弊嚴。斯小人怨。植節峻。則同官猜。流俗之譏評。究無損於清望。能使久於湖北。綜握用人理財之大綱。則胡林翼已成之規。不致頹廢。未竟之志。必可踵行。八月。署布政使。九月。丁本生父憂。總督官文奏請留辦糧臺。詔賞假百日。回山西臨晉縣寄寓治喪。假滿後仍回湖北專辦糧臺事務。十月。命署山東鹽運使。越日。詔賞給二品頂戴。署山東巡撫。諭曰。山東見當捻幅棍教。各匪紛乘。地方極關緊要。軍務吏治。整頓需人。閻敬銘前任鄂省監司。辦理諸務。均能認真妥協。今朝廷破格用才。不得已而奪情起用者。係爲地方急須擇人而理。該署撫膺特達之知。自必能矢金革無避之義。移孝作忠。感激馳驅。以圖報效。著即由寄居臨晉地方。即行馳赴新任。毋庸拘守百日孝滿之期。尋山西巡撫英桂奏。敬銘瀝陳哀悃。呈請終制。上不允。復諭英桂催令星速赴任。毋任遲誤。二年四月。抵任。時教匪入新泰。幅匪犯鄒縣曲阜。降衆竄陽穀聊城。敬銘檄曹州鎮總兵保德直隸提督恆齡等。探蹤截剿。並飭沿途州縣。嚴密防堵。而自督

軍進規淄川。敵踞淄城久。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攻之未下。敬銘抵淄。奏言東省兵勇驕縱。不諳紀律。僧格林沁與臣力求整頓。將尤不得力。刻難姑容之勇隊。先行遣撤。報聞。五月。已革參將宋景詩引降衆屯東昌舊米市街。反迹漸著。敬銘調按察使丁寶楨。改赴東昌。相機進剿。六月。淄川克復。上命敬銘暫駐淄城。妥爲經理。各營勇隊。分別遣留。以節糜費。七月。宋景詩股匪回竄莘境。分屯清平之運河二十里鋪官窯口戴家灣等處。敬銘先後遣都司楊通康副將范正坦等。一赴堂邑助剿。一赴清博河干禦之。既丁寶楨克王家海。敬銘再檄道員林士琦履勘運河。分軍防魏家灣土橋李海務及陽穀七級鎮等處。令之曰。有一匪潛渡者。殺無赦。並檄千總張祖榮礮船入張秋運河上下巡徼。而自由淄移軍東昌。駐博平。八月。官軍克甘官屯。敵遁直隸開州。餘衆入莘之延家營。遣保德等進剿。焚其巢。九月。宋渠率餘黨由直隸東光竄入陵縣平原高唐清平等境。並分股過河。回竄堂邑。敬銘檄楊通廉等往清平迎剿。保德由朝觀一路回擊。敵復竄開州。其散匿步衆。上諭敬銘督飭保德丁寶楨等分投搜捕。毋留餘孽。因病賞假二十日。在營調理。十月。擒其目劉厚德張逢海於陽穀。程敬書於館陶。自八月至是。計搜捕黨羽三千數百名。置於法。宋渠日久稽誅。仍命敬銘嚴督所屬搜拏務獲。敬銘以地方漸次肅清。籲請回籍終制。上不允。有旨令敬銘將可撤之勇。委員率赴蒙城。交都統富明阿助剿。敬銘奏請酌留丁寶楨等營。分紮東昌屬境。都司馬春嶠一營。駐紮武定。守備郭大勝一營。駐紮德州平原等境。來往梭巡。所留東治六營。扼要設防。並於綠營選練兵馬一營。以備防剿。詔如所請。十一月。服闋。補山東巡撫。諭曰。捻匪李大個孜。在僧格林沁安徽軍營投誠。惟項盤等股仍前負固。東省與徐宿毗連。著閻敬銘飭各軍慎密防維。毋令闌入。於是敬銘遣副將陳錫周扼馬叟集。遊擊王心安扼韓莊隘。守備郭大勝扼臺兒莊。旋回省奏言。抽調營兵。改練騎隊。爲有備無患之資。報聞。先是十月。上諭敬銘切實講求訓練。毋得徒託空言。虛糜餉項。其餘勇丁。均全行遣散。至是奏言。東省綠營廢弛已久。又兼歷年積欠俸餉。既無良將。遂成疲兵。若驟加整頓。撤勇用兵。先須募兵足額。籌給俸餉。而訓練需時。不得不留勇以待。勇糧兵糧。同時並發。司庫難以兼辦。若先行撤勇。恐兗屬教匪。餘黨滋多。沂蒙鄉費之間。

受撫幅匪。或懷蠢動。東直交界降衆。雖懾威反正。革面去[illegible]革心。即濟武屬縣鹽梟。亦時藉兵威彈治。此暫時[illegible]能撤勇之實情也。臣非敢於事平之後。擁兵糜餉。亦非敢意存成見。袒勇輕兵。實因東省事變頻仍。奸民多半土著。譬如新病初起。肌膚之疥瘙甫定。臟腑之癥結未除。盪滌需時。濩苓宜備。有非他省情形可比。他省祇期能富。即可自強。東省必先自強。乃可致富。何則。戈鋋不動。斯農畝。不廢耕耘。強梁盡除。則良懦自輸賦稅。近年以來。窮鄉僻壤。或偶有奸民嘯聚。兵符午發。士馬夕臨。兵不血刃。而鄉民里甲。即已縛獻兇渠。不特丁漕較曩歲旺收。且匪類知官司有備。不敢造謀發難。保全民命尤多。此一時不能撤勇之小效也。故臣不敢爲節嗇帑項之浮詞。作粉飾太平之下策。敢爲我皇太后皇上陳之。又奏言兵之能強。端恃將領。將領之材。固由性生。性生之賢。亦資汲引。如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倡率鄉里。樂育人材。王鑫李續賓李續宜彭玉麟楊岳斌蔣益澧諸臣。誠有將材。實賴推輓。使朝廷知其可用。日加拔擢。自然頑廉懦立。志士奮興。故楚勇之名遂著。即多隆阿亦賴胡林翼同官日久。所聞於林翼者。皆忠君事上之言。輕財重士之誼。行軍用兵之窾。信賞必罰之宜。多隆阿質性忠良。天資高朗。遂成名將。學成於所習。信不誣也。前者僧格林沁奏稱。不可盡用南勇。啓輕視朝廷之漸。誠爲老謀碩畫。且自古名將。北人爲多。臣北人也。恥不習兵。才慚定亂。因在軍多歷年所。見諸軍之成敗利鈍。胸中必往復求其所以然之故。深知紛冗雜湊之軍。不求將而先湊兵。則有兵與無兵等。有將與無將同。今北方雖所在募勇。直是匪徒烏合。不知尊君親上。殺敵致果之方。帶勇者功利熏心。貪婪欺飾。以之爲將則兵譁。以之辦團則民亂。謬種流傳。後患滋大。病在不考其技能。不察其志趣。謂弁兵即可出戰。鎮協即可領兵。無怪乎臨陣倉惶。將逃勇潰。爲賊所笑。故欲強北方之兵。必先儲北方之將。當今之時。北人智勇俱備。馬步兼長者。莫多隆阿若矣。其部下曹克忠石清吉。皆有將材。皆爲北產。安見在楚將之下哉。應請旨密飭多隆阿。多募北方將士。教之戰陣。厲以忠純。擇其忠勇樸質者。疏請補授北方及各省提鎮參遊。即令蒞任練兵。則萬一有警。綠營均成勁旅。何必再募勇丁。臣竊謂事莫有急於此者。如其不然。徒恃武科技勇之材。行伍資俸遷轉。終蹈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之覆轍。數十年後。

偶有撻伐。仍慨然於用兵不如用勇也。晚矣。且南勇規模猶在。訓練易成。又致詡於北勇誠不如南勇也。亦屈矣。疏上。詔如所請行。十二月。濟陽田屯團長王汶訓聚衆圍城抗漕。遣參將志昌等掩擊之。尋獲王汶訓等於直隸新城。東省團練恃強抗官。積勢已久。敬銘自署任後。通檄郡縣。探其稔惡素著者。嚴緝正法。由是始知有官。團亦馴擾。三年正月。奏請將沂兗曹濟四府所屬畝捐。概行停止。從之。四月。請變通捐例。以重名器。疏曰。捐例之開。藉以籌備京外餉糈。原爲朝廷萬不得已之政。而日久弊滋。不但無補兵糈。抑且暗虧國計。外省自道府以至佐雜。皆准捐納丞佐雜職。尚無民社之責。道則巡查數郡。府則表率一方。州縣一官。則寄以地方百姓。城池府庫。錢糧征收。責任尤重。自古未有不慎選牧令而能治天下者也。即以納資階進。亦不可視之太輕。今計由俊秀捐納州縣。至指省分發。不過千金。即捐免保舉一層。專收實銀。亦僅增數百金耳。持千餘金之本。儼然爲數萬生靈託命之官。其意只計及州縣之有錢糧。未必計及地方之有百姓。以臣所見收納錢糧而論。山東一省。大縣五六萬兩。小縣亦萬餘兩不等。彼以官爲貿易者廁於其間。略一侵吞。已逾原捐之數。即令嚴查重究。參革查鈔。而所侵之項。已歸無著。國家所賴者。惟正款之錢糧捐數。不過補助於萬一。若如此明效輸將。暗虧帑項。通盤籌計。是得於捐輸者少。而失於帑課者多。仰懇皇上飭將道府州縣四項官職。仍按籌餉定例減二成章程。呈繳實銀。均在京銅局報捐。不得以鈔票見錢繞算。庶可救弊補偏。而於京餉亦大有裨益。五月。陳山東吏治情形。時捻衆偪東境。御史王師曾奏請飭帶兵提臣傅振邦總辦登萊青沂四府團練。上命敬銘體察情形具奏。尋奏言。斂鄉里之財以爲餉。集耕種之民以爲兵。於事有害無益。即傅振邦亦言本籍之人。不宜再辦團練。臣惟有嚴督地方官。力行堅壁清野之實。無再附會團練禦賊之名。以輓頹風而弭後患。事遂罷。四年三月。賊騎至曹荷鄆鉅各州縣郡。敬銘檄曹州鎮總兵保德等引兵會剿。敵北奔。旋折而南。復檄沂州府知府文彬蘭山縣知縣長慶。募勇分防莒蘭蒙沂要隘。四月。赴東昌。督軍僧格林沁追敵至曹州。殺於陣。敬銘疏陳。不能率師救援。請重治臣罪。以彰臣咎。上以敬銘曾先事陳奏。有親王忠奮勇敢。兵凶戰危之言。只褫降旨誡僧格林沁穩慎進攻。詔免議。時羣敵數萬。益

旋曹荷鄆鉅濮范間。另股趨張秋南。將犯省城。敬銘督遊擊王正起軍。回省守禦。以黃河水僅尺餘。水師舢板不能鼓棹。乃增設礮划數十。派遊擊周森藻率之。敵折而東。閏五月。赴齊河。與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商辦礮船。遂進駐兗州治兵。飭知府惠慶等率所部赴金魚曹單鄆荷濮范。凡敵至處。搜捕餘匪。飭總兵楊飛熊扼濟寧冉堌集。遊擊王心安扼荷澤皇鎮集沙土集。既擊敵均勝。九月。敵由單寨江蘇豐沛。麕聚歡口。敬銘度其將由魚沛湖濱回奔滕嶧。乃檄楊飛熊由金鄉間道趨滕。賊果入湖濱。鄭家集楊飛熊扼運以待之。敵竄徐州。十二月。編設騎隊。練習洋槍。五年正月。以薦舉賢能失察。降爲三品頂戴留任。二月。賊狂竄入鉅野。王心安等迎擊失利。敬銘方患病請假。仍力疾至東平視師。三月。調楊飛熊等軍。回扼運河。賊尋撲運兗沂曹濟道。文彬督勇團乘夜渡河掩之。斬馘甚夥。敵見防軍密。遂引去。四月。敬銘赴濟寧。與欽差大臣曾國藩商軍事。遂同建分段扼守運河之議。五月。增設四板礮船。教練洋槍隊。又偕曾國藩建分段扼守黃河之議。八月。敵大股由曹荷趨鉅野金鄉。並分股潛竄運西。敬銘調知府王成謙及王正起等。分赴鉅鄆遮擊。而自與道員潘駿文知府龔易圖露宿河隄。分段巡守。歷四晝夜。敵連失利。始西遁。王成謙等亦戰捷。九月。肥城黃崖教匪張積中謀亂。抗不受撫。敬銘令按察使潘鼎新兼顧河防。抽防運各軍。親赴肥城圍剿。十日克之。捷奏。賞還二品頂戴。旋因病賞假一月。十一月奏請開缺。復賞假三月。六年二月。再疏請。允之。十月召來京。以疾辭。八年。補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仍以疾辭。光緒三年。命稽查山西賑務。四年三月。偕巡撫曾國荃疏請申明栽種罌粟舊禁。八年正月。擢戶部尚書。疏辭。上不允。五月到任。九年正月。署兵部尚書。十一月。以餉款艱難。疏陳新疆南北兩路屯田事宜。請旨飭下新疆各路統兵大臣。速議章程。刻期一律興辦。詔可。十年二月。敬銘慮屯田抵餉。每年不過節省數十萬金。若不裁勇。終虞難繼。因復統籌全局。疏陳三事。一曰定額餉。略言甘肅新疆自回逆搆亂。攻剿之師。另撥月餉。額餉久已停解。今西路漸就肅清。應照左宗棠奏案。每年調撥的款三百數十萬金。合之本處歲入留抵之款。已在四百萬兩上下。嗣後不准再向商借。亦不得率請部儲。一曰定兵額。略言全疆兵勇。數逾五萬。較成平額兵四萬之數。已多一萬有奇。力分

於將多。財匱於兵衆。臣等竊以爲新疆既改設州縣。時勢變遷。烏魯木齊巴里坤古城。庫爾喀喇烏蘇等處。自遭回亂。旗丁所存無多。宜歸併伊犁。即以伊犁將軍專轄旗兵。如內地駐防之例。應令劉錦棠等通盤籌畫。就額餉數目。酌留兵勇。應併者速併。應裁者速裁。合南北路滿蒙漢兵勇總。不復逾舊額四萬之數。見在防營無事口分。尙給行糧。若有事之時加餉。則款愈難籌。不加則何以示勸。臣等擬仿成法。量爲變通。暫以二萬人爲勇。改行糧爲坐糧。出征外域。始照行糧支給。再於客勇之願留關外者。選精壯萬數千人。規復制兵。照土勇章程支給。其駐防及臺站卡倫各項官兵口分。有較土勇少者。無庸議增。以節餉項。一曰一事權。略言調撥額餉。今議彙總發給。必須得人總會其成。俾各營章程畫一。解到之款。專歸一處。分撥各軍各路。差員儘可裁撤。以裕兵食。敬銘又以督辦新疆軍務大臣劉錦棠奏稱。西餉支絀。請旨飭部通籌全局。務使勇有確數。餉有的款。爲經久之計。因詳籌未盡事宜。復疏言。臣部前奏請留兵勇四萬。計應裁去一萬餘人。論者必以散勇無業爲慮。豈知正供有限。斷不能舉天下無業之輩。咸仰給於度支。況勇營半係空名。多非實數。總在該大臣確查勇數。覈實歸併。自無棄人。即勇無浮冒。遣散亦不爲無法。夫汰弱留強。合全疆滿蒙漢兵勇。以四萬人爲額。不准將弁空名冒領。則有確數矣。舊餉悉停。新定額餉。以三百數十萬兩爲斷。俾各省關專顧新餉。則有的款矣。詔下劉錦棠等按照該部所奏各節。切實籌商。務就左宗棠原議三百數十萬之餉。量入爲出。撙節開支。以期經久。而昭覈實。議定後速行具奏。三月。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四月。遵議烏魯木齊都統恭鏜奏請。規復烏垣舊制。額設員弁經費。敬銘疏言。烏魯木齊各項官員。實難規復舊制。新疆改建郡縣。左宗棠原有請設督撫之議。應請飭下督辦大臣劉錦棠等。將烏魯木齊等處都統大臣。應否裁撤。及一切事宜。應如何辦理之處。悉心妥籌。奏明辦理。詔可。又遵議御史程鼎芬奏。嗣後遇有災緩之年。州縣概於勘報日起。照例停征。疏定章程五條。五月。命以戶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六月。奏請停止各省都統等官來京路費。時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錫綸奏請飭部墊還俄商積欠。詔下戶部墊撥銀十二萬兩。敬銘疏言。臣部無代各省清償欠款之例。今錫綸私向俄人定議。許俄人向臣部

及總理衙門索償。實屬冒昧。應請旨將錫綸嚴加議處。以昭炯戒。至部庫關繫根本。畿輔密邇津門。見辦海防。實難輕予外撥。查山西河南安徽陝西等省。均有欠解塔城軍餉。擬每省各提撥積欠銀三萬兩。陝西安徽道路較遠。擬令山西河南代兩省先行各墊撥三萬兩。以免貽誤。詔如所請。十二月。遵議籌餉。偕軍機大臣等疏陳開源節流各十二條。均得旨次第施行。十一年六月。遵議御史劉恩溥奏請清釐民欠。疏定章程十條。十一月。補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十二月。授東閣大學士。十二年四月。查明八旗浮支庫銀。奏定章程十條。五月至八月。因病屢請開缺。賞假者四。十月。充會典館正總裁。時朝議整頓錢法。擬先令直隸江蘇各督撫。添購機器。製造制錢。十一月。敬銘奏言。機器製造錢文。工本過鉅。京局開鑪。恐滋市廛疑慮。請於濱臨江海各省。應解京餉內酌易制錢。解在天津備用。慈禧皇太后以其不能仰體朝廷裕國便民之意。飾詞延宕。交部嚴議。尋議加恩改爲革職留任。敬銘自任戶部尚書後。凡議覆陝西甘肅關內外。伊犂烏魯木齊古城。收支軍餉俸餉及防勇口糧雜支章程。與各省製造善後等局經費。有裁減者。有刪除者。有歸併者。有酌定額數者。有停止部墊者。有復額餉而符舊制者。無不力求撙節。以裕餉源。或各省藩司督催交代不力。委解餉項遲延。均請旨議處。以爲通同徇隱者戒。十三年十二月。開復革職留任處分。自十月至十四年三月。因病屢請開缺。賞假者三。七月。復疏請。詔准其開缺。十八年卒。贈追太子少保銜。照大學士例賜卹。予諡文介。

靈桂

靈桂。正藍旗人。道光十八年。二甲一名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四月。散館。授編修。六月。遷國子監司業。二十三年四月。擢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二月。轉侍讀學士。二十四年正月。充文淵閣直閣事。二月。充隨圍大臣。六月。授光祿寺卿。九月。稽察宗學。十二月。授通政使司通政使。二十六年二月。署正紅旗滿洲副都統。六月。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七月。充順天鄉試監臨。十二月。上御門聽政。靈桂侍班遲誤。罰俸二年。二十七年

正月。充會試知貢舉。四月。擢盛京兵部侍郎。九月。以鳳凰城邊柵與舊制圖柵里數不符。偕盛京將軍奕湘往勘定界。尋疏言。鳳凰城迤南地近海濱。爲邊門極南之區。南有窟窿山。北有長子山。東有光土山。西有柞木山。四山之中。半爲陷甸。半爲熟田。查舊存印冊所載窟窿山至長子山南山脊子二十五里。指甸子爲邊。今由長子山直量至窟窿山計十五里許。由長子山斜量向柞木山轉至窟窿山計十七里許。復由長子山斜量向光土山轉至窟窿山計十八里許。均與二十五里之數不符。或係當年約略註載。未曾按里行繩。自未便拘執。應即該處地勢。斟酌其宜。若長子山直至窟窿山爲界。則中間陷甸。原係泥水低窪。可寬可狹。不無形勢變遷。以致基址無憑取直。若以長子山斜至柞木山迤東轉至窟窿山爲界。則該處尚有升科之地數千餘畝。居民一百餘戶。查其屋宇樹株。俱非近時物。與其仍以甸子爲邊。易於牽混。未若以就近之光土山西陂下爲邊界。則形勢昭然。且與鳳凰邊門一帶指山爲邊界者亦相符合。如此酌定。庶界限一清。而邊禁可期嚴肅。上深韙之。二十八年二月。充威遠堡查邊大臣。並管理威遠堡等六關口事務。七月。兼署盛京刑部侍郎。十二月。調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二十九年正月。授正紅旗蒙古副都統。三月。兼署刑部左侍郎。充正白旗族長。七月。充順天鄉試監臨。八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三十年二月。恭辦昌西陵工程。四月。轉左侍郎。七月。授總管內務府大臣。管理暢春園。咸豐元年正月。充前引大臣。管理火藥局事務。四月。充盤查戶部三庫大臣。署清漪園印鑰。七月。上命靈桂恭辦昌西陵工程。旋因怠惰偷安。著靈桂毋庸辦理陵工。並革去工部左侍郎。總管內務府大臣。仍留正紅旗蒙古副都統。令伊痛改前非。盡除委靡之習。仍可再邀恩眷也。二年二月。兼署鑲白旗護軍統領。十二月。以捐備軍餉。得旨交軍機處存記。三年十月。兼署正藍旗漢軍副都統。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兼署正白旗護軍統領。調鑲藍旗滿洲副都統。十一月。署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因續捐餉銀。得旨獎勵。十二月。充文淵閣直閣事。四年正月。會陳籌款採銅加鑄議。略言寶泉局鼓鑄需銅三十餘萬斤。上年因局銅短絀。奏准將歷年積存鉛三百五十萬餘斤。令鑪匠在局煎鍊。計可得清銅十二萬斤。杵銅四十八萬斤。又局存低銅一百萬斤。可鍊得淨銅五六十萬斤。

又天字庫刨獲盈餘八成銅十二萬九千餘斤。低銅四萬九千餘斤。黃字庫盤獲盈餘碎銅六萬五千斤。十成銅一萬斤。共刨獲局庫銅二十五萬四千餘斤。請一併歸入正項。統計煎鍊所獲並盤出盈餘銅斤。共一百萬餘斤。約數三四月鼓鑄之用。惟煎鍊尙需時日。而銅運難期接濟。擬於卯錢正額外。設法籌款採銅加鑄。即新刨獲局庫餘銅撥出十萬斤配搭。局存鉛錫發給四廠六十鑪。仍按正月分卯錢分兩。以五萬銅鑄當五十大錢。以五萬銅鑄當十大錢。共抵制錢五萬餘串。除去銅鉛錫價本及工料錢外。可多制錢一萬五千餘串。所有應餘銅本。擬請陸續歸款。此時無庸全扣。多得錢文。亦請無庸解部。按照市價分別成色在局收買。商銅仍將局存鉛錫按成配搭。分發各鑪。自二月起再照新章分兩一律鼓鑄。鑄出之錢。除扣還鉛錫價本外。餘盡數買銅。周而復始。如所請行。六月。兼署正黃旗漢軍副都統。七月。署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五年二月。兼署正白旗護軍統領。七月。補進文職六班。十一月。稽察中書科事務。七年閏五月。署刑部左侍郎。十月。調理藩院右侍郎。十二月。兼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八年五月。充稽察壇廟大臣。補進武職六班。六月。調刑部左侍郎。八月。充崇文門副監督。十一月。察哈爾牛羊羣委固山達鞏克濟爾噶勒等呈控總管副總管更改舊章。把持營私。牽涉歷任都統家人。並京城通事書吏人等得贓各款。副都統慶昀提訊。供詞前後不符。請交部訊辦。上命靈桂馳驛前往察哈爾確勘。旋訊得總管扎克都爾副總管格呢瑪給副都統家人銀兩屬實。均論如律。九年三月。復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五月。以誤戴無纓冠入紫禁城革職留任。尋賞三品頂戴。八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十一月。因刑部承審司員於革商馬錫祿等欠繳官項奏明嚴追之案。辦理草率。未能先事查出。奪俸二年。十年三月。上三旬慶辰。賞還二品頂戴。尋以濫保郎中慶綱京察一等。降二級調用。得旨改降二級留任。尋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復因會勘秋審失入。降一級留任。是月。充會試知貢舉。閏三月。以題名錄呈進遲誤。下部議處。十一年。兼署鑲藍旗護軍統領。同治元年八月。署管理戶部三庫事務。十一月。充左翼監督。二年三月。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補進武職六班。八月。兼署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正白旗蒙古副都統。十二月。充實錄館副總裁。三年

四月。兼署鑲白旗護軍統領。七月。以江寧克復。賞加一級。復兼署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八月。兼署鑲黃旗護軍統領。十月。兼署鑲白旗蒙古副都統。十一月。充稽察內七倉大臣。四年閏五月。員外郎喀呢音布呈控陵寢司員冒領工項。並該管大臣及司員等勒索書吏錢文等款。命靈桂按其事。尋訊明書吏魏成泰侵蝕官項。員子載華奉恩輔國公恩弼泰寧鎮總兵麟翔及司官定昌等索賄皆實。洽罪降革有差。先是。熱河都統麒慶劾已革台吉伯和濟雅私放護衞。念誦黑經。勒派馬匹。請旨將公銜撤銷。並飭理藩院議罪。至是伯和濟雅叔祖母胡氏呈控麒慶聽受請託。被罪寃抑。八月。命靈桂往鞫之。伯和濟雅翻控皆虛。論如律。十一月。充國史館副總裁。五年八月。兼署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十二月。授正藍旗蒙古都統。嗣以文宗顯皇帝實錄聖訓慶成。賞加三級。旋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六年正月。充專操大臣。二月。充管理新舊營房大臣。三月。署工部尚書。十月。賜紫禁城騎馬。七年二月。兼署鑲白旗蒙古都統。八月。署禮部尚書。八年八月。兼署鑲藍旗漢軍都統。十二月。充經筵講官。九年正月。署兵部尚書。八月。署刑部尚書。十年正月。充崇文門正監督。二月。授理藩院尚書。十一年六月。兼署禮部尚書。七月。調禮部尚書。十二年。兼署鑲白旗蒙古都統。十三年四月。兼署鑲白旗滿洲都統。十月。充八旗值年大臣。十二月。奉皇太后懿旨恭理穆宗毅皇帝喪儀。光緒元年二月。兼署刑部尚書。充實錄館總裁。九月。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梓宮奉移山陵。饗殿禮成。賞加三級。二年閏五月。兼署鑲藍旗漢軍都統。七月。兼署鑲紅旗滿洲都統。九月。兼署正黃旗蒙古都統。充玉牒館副總裁。三年正月。兼署戶部尚書。二月。兼署正黃旗蒙古都統。七月。兼署鑲藍旗漢軍都統。四年正月。兼署正紅旗滿洲都統。三月。管理理藩院事務。五月。調吏部尚書。八月。兼署鑲紅旗蒙古都統。十月。兼署禮部尚書。十一月。兼署正紅旗滿洲都統。五年三月。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梓宮永遠奉安禮成。賞加二級。七月。充崇文門正監督。九月。充繙譯鄉試正考官。十一月。以恭修穆宗毅皇帝實錄聖訓慶成。賞加太子少保銜。六年九月。管理光祿寺事務。十一月。命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十二月。補進內大臣班。七年三月。命恭理孝貞顯皇后喪儀。六月。兼署正藍旗漢軍都統。閏七月。充穆毅朝審大臣。九月。稽察欽奉上諭

事件處。嗣以孝貞顯皇后梓宮永遠奉安。隨入地宮。賞加二級。尋管理戶部三庫事務。十月。擢大學士。十一月。授體仁閣大學士。十二月。充文淵閣領閣事。九年。充武英殿總裁。十年三月。充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五月。管理吏部事務。八月。充覆覈朝審大臣。十月。授武英殿大學士。靈桂自道光二十八年以來。充順天及各直省鄉試覆試閱卷大臣九次。會試閱卷大臣拔貢生朝考閱卷大臣考試漢廕生閱卷大臣各三次。進士朝考閱卷大臣考試試差閱卷大臣考試漢御史閱卷大臣各二次。殿試讀卷官繙譯會試覆試外省繙譯鄉試並覆試閱卷大臣考國子監學正學錄閱卷大臣各一次。十一年卒。贈太保。照大學士例賜卹。入祀賢良祠。尋賜祭葬。予謚文恭。

錢江

錢江。字東平。浙江長興人。少時讀書。穎悟冠其曹。稍長。習帖括。曰。此徒以困英雄耳。因不肯竟學。涉獵卜筮術數。尤好兵家言。旁究輿地。於扼塞險阻之處。反覆致意焉。屢試不第。納貲爲監生。南遊廣東。適侯官林則徐督粵。議禁煙。旋英人肇釁。則徐以罪去。心大憤。集衆明倫堂。倡議拒敵。燬英民館。及朝議更變。易剿爲款。以江煽動愚民。梗沮大局。革監生。欲坐以法。知縣梁星源捕之。遣戍新疆。抵戍所。將軍以下。皆折節與交。亦時興窮愁哀怨之感。嘗賦詩以見志云。大荒落日旆悠悠。獨坐窮廬動九愁。一曲關山千里月。五更風雨萬家秋。窮邊羈旅悲蘇武。市井功名哭馬周。卻憶故園金粉地。蒼茫荆棘滿南州。伊犁河水繞孤城。直送黃流接帝京。天馬奇才呈御廄。胡笳新曲雜邊聲。九霄露湛團花帳。萬騎風高細柳營。寄語守邊諸將帥。承平武備要修明。遇赦歸。遊京師。以才辯動公卿間。未幾。乘薄笨車南下。浮沈江浙。發奮讀書。旋應北闈試。不第。一聞太平軍陷湘岳。下武昌。投袂起曰。此吾錐囊中脫穎而出時也。乃叩見天王洪秀全。上書論天下大勢曰。伏以天王起事之初。斧髮易服。欲變中國二百餘年索虜之俗。志謀遠大。創業非常。其不以武昌爲止足之境明矣。今日之舉。有進無退。區區武昌。守亦亡。不守

亦亡。與其坐而待亡。孰若進而冀其不亡。不乘此時爲破釜沈舟之計。長驅北上。徒苟且目前。誠無謂也。金陵建業。古帝王建都之所。鳳泗汴梁。真聖人龍起之方。江謂宜先取江寧。以裕軍餉。繼取汴梁。以爲掎角。終取濟南。以圖進取。扼魯之運河。可以坐困通倉之食。截南北之郵傳。可以牽制勤王之師。所過則秋毫無犯。所至則招納賢能。而民有不完髮易服。簞食壺漿之迎者。江未之信也。南京不下。則江東不得渡。豐沛不陷。則青兗不得進。山東不搖。則燕京不得戒嚴。糧漕困於內。人心離於外。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正此時也。今日之事。勢成騎虎。萬一頹憒。轉致蹉跎。成敗之機。間不容髮。我軍遠離鄉井。志切從龍。聞進。同心同力。躍躍爭先。聞退。則畏首畏尾。存亡莫保。戎衣兩截。捨命沖陷。渡湖而後。無復有南還之望者。皆欲立功名。享富貴。誓九死以垂勳。不願一生以伏莽也。誠因時而勵之。羣策羣力。一可當百。萬戰何敢辭。時哉不可失。席前之箸。江願借而籌之。馬上之策。江願指而先之也。俟南京底定後。招集流氓。秣厲兵馬。扼衆南堵。揮軍北上。左出則趨江北以進戰。急則可調淮陽之軍以繼之。右出則握河海以拒敵。急則可調閩歸之軍以應之。南陽汝寧。則發一軍以突其西。略取河內州縣。乘勝入晉。直抵燕冀。無反旆。杭嘉金衢。則發一軍以沖其東。促我沿海舟師。相機定浙。伺間窺閩。無輕舉。兵不止於一路。計必出於萬全。內固江南之根本。外安新造之人民。修我政理。安我規模。則西而秦蜀。南而豫粵。可傳檄而定。此千古一時也。布置調度。此其大略。欲成基業。願勿他圖。夫草茅崛起。締造艱難。必先有包括宇宙之心。而後有旋乾轉坤之力。知民之爲貴。得民則興。知賢之爲貴。得賢而治。如漢高祖之寬洪大度。如明太祖之夙夜精勤。一旦天人合應。順時而動。事機之來。無可言喻。否則眷戀武昌。預懷得寸則寸之思。偏隅自足。因循歲月。疆域不增。糧竭衆危。四面受敵。大勢已去。不能復振。噬臍之悔。誠有非吾屬之所忍言者矣。天王乃順流而下。攻取金陵。時梁星源方居南京。江見即殺之。乃以江爲軍司馬。幫理軍民事務。時向榮紮江南大營於孝陵衛。太平軍屢爲所挫。皆退入城。諸將憤甚。欲決死戰。江止之曰。彼銳氣方張。一時難與爭鋒。不若調齊各軍。堅守瓜浦。一面傳檄諸路。以援贛鄂閩浙。我軍糗糧充足。清軍輸運維艱。我養精蓄銳。以逸待勞。俟秋高氣爽。然後決戰。則清兵可盡

機也。天王以爲然。後江南大營果大敗。未幾。天京內鬨。諸王自相殘。翼王石達開知朝事不可爲。欲舉兵入蜀。注勸慰之。復致書勸以朝廷爲重。勿因小忿而敗大局。并說其繞道武昌。以圖汴梁。謂川省道路遠遠。如人之肢爪。得之亦不足以制滿人之死命。達開不能用。時太平天國乙榮（太平改卯爲榮）五年四月十三日也。達開既去。江不久亦離軍淮揚。時江淮間戰事方劇。朝命御史雷以誠辦糧臺。開府邵伯埭。江懷刺往謁。抵掌而談。雷大奇之。辟爲幕府。時江北屯兵數萬。需餉甚急。各省協款不至。江創二策。一曰勸捐軍餉。疏請空白部照千餘紙。隨時隨地。皆可勸募。即行填給。與以前報捐數載。奏獎不聞者。迥然不同。於是商富巨室。踴躍輸將。不旬日間。遂得餉十餘萬。一曰抽釐法。於商賈所得利。出入一錢。官取其釐。分別城市大小。居者立局。行者設卡。所取甚廉。商賈不病。而所入甚鉅。於是各省仿行。餉糈始裕。自是江上諸帥。率倚以誠爲長城。而以誠則視江爲仲父。使與同幕五人。赴下河督勸捐納。不從者脅之以兵。時人畏之。目爲五虎。積官至監司。自恃功大。玩視同寮。以誠亦陰不能平。一日會飲行營。與持論不合。以誠怒。江擲盃起曰。即不然。能殺我耶。以誠大憤。拍案曰。即殺汝。敢有何言。立叱左右牽出斬之。有鹽知事張翌國者。素爲江所輕慢。至是得以誠令。掣劍而行。殘酒未終。江頭已獻於麾下矣。以誠乃恣肆跋扈。將謀不軌入秦。其奏略曰。臣前日路過清江浦地方。訪有已革浙江監生錢江。前在廣東因案奉旨發往新疆。嗣蒙恩赦回籍。尚復不知斂迹。遨遊各省。上而名公巨卿。下而狂夫畸士。多有與之交接者。臣聞之深爲詫異。何至以一釋回遣犯。遽爾名震如此。細加訪察。或言其才略可用。或言其狂悖無知。臣即其前事論之。決其必非端人。當此敵氛擾攘之時。難保其不造謠生事。淆亂人心。正擬設法訪拏拘禁。而該革監忽自來行轅報效。但求有功。不計小過。觀其筆下。尚屬敏捷。臣正乏書記。即令管理筆墨事件。且以爲借此羈留在營。免其在外生事。并可時加查察。乃兩旬有餘。聽其言則狂誕不經。觀其行則跋扈恣肆。傳人廣坐之中。輒自稱命繫於天。又謂。識時務者爲俊傑。並有時不可爲等語。復敢亂陳圖讖。親筆書出。且建議欲令壯勇。換真白帽。狂妄悖逆。莫此爲甚。當即飭令拏下。嚴加訊問。俯首無辭。揣其平日行逕。交接賢豪。所以養其望。招延勇士。所以收其威。其爲蓄

意謀逆。匪伊朝夕。豈尙容一日留於宇宙間乎。臣本擬將該犯解交刑部。請旨明正典刑。誠恐現當匪徒滋擾之時。草澤或有伏莽。難保無匪黨與之通謀者。倘或塗中稍有疏虞。轉非所以昭慎重而杜後患。當即按照軍法。於行營地方。立與斬梟。其親筆所書讖語。理合附摺存覽。臣爲消患未萌起見。謹附片具奏。所云親書讖語爲滿地紅櫻子。須防白帽來。若要此河開。必須劉基才。所謂紅櫻子。當指太平軍之紅巾而言。劉基則江自況也。

政治　教育

武訓

武訓。本名武七。山東堂縣人。人以其勵志苦行。可爲世訓。乃以訓名之。訓三歲父宗禹歿。隨母崔氏求食。每得食。必先奉母。七歲母又歿。日持缺盎。盛淖糜。哀號行乞。自恨不識字。嘗隨羣兒挾書往村塾就學。羣兒頗厭辱之。訓大憤。誓必積貲教人。晝行乞。夜績麻。或爲人磨米麥。得一錢。必謹守之。與餅餌。食其殘。市其全者。由是積漸夥。日負以行。力或不勝。思收贏利。乃爲黠者所紿。願訓志益堅。行益苦。行乞績麻磨米麥。不少休。數歲。積錢六千。一日踵富人某門。長跪求見。問其故。曰。丐者有求於貴人也。貴人許我。乃敢言。富人疑其強索。拒之。訓曰。非乞錢也。丐所蓄曩爲人所紿。今所積。將貯諸貴人。得倍其息。以償吾所爲。乃所願也。聞者復慫恿之。富人諾其請。訓拜謝去。自此乞錢盈千。輒持往。閱廿餘年。子母相權。數且盈萬。訓大喜。語人曰。今可以行吾志矣。即於柳林。置地設義塾焉。初就學者無多。乃僦古廟爲學堂。招窶人子來學。聘邑之文學士爲主講。歲奉修脯有加。或不就。則長跪涕泣。必得請乃已。釋菜日。治盛饌餉師。以邑之有聞望者陪讌焉。或卻不往。則又長跪涕泣。必得請乃已。人多審其愿。而憐其意焉。所給每多於往日。而訓悉寄於富家。以權子母。嗣之館陶縣。見僧人了證。在楊二莊設塾。助錢三百千。以贊其成。至臨清州。又於城之史巷。出貲建塾。州人感其義。名曰武訓義塾。訓積銖累寸。設學三州縣。校舍經

費皆備。倩知教育者董理之。每朔望。前往省視。遇教師之勤者。必跪而拜謝。學生有輟業嬉戲者。又必跪以喜告之。以故教師莫不畏敬。學生皆相戒勿敢怠。甫十餘年。塾中子弟掇高第者日衆。而訓儆衣惡食。行乞如故。學生相約環跪其前。乞無自苦。而訓汨如也。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以病歿。年五十有九。訓形短肥。未嘗甘一飯費一錢。或勸其娶。輒愀然曰。有妻有子。耗吾財矣。竟終身不娶。既歿。魯撫張曜。臚陳事蹟。請付史館以傳之。

張百熙

張百熙。字冶秋。湖南長沙人。同治十三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緒二年。散館。授編修。五年。充山東鄉試副考官。七年。命提督山東學政。九年。丁父憂。十四年。充四川鄉試正考官。十五年。命直南書房。二十年。孝欽顯皇后六旬萬壽。正月。賞加五品銜。並戴花翎。二月。京察覆帶。奉旨交軍機處記名。以道府用。四月。大考翰詹。列二等。得旨以侍講陞用。二十一年五月。授侍講。十二月。轉侍讀。旋充文淵閣校理。是年。朝鮮東學黨之亂。日本藉端與我開釁。百熙以備員禁近。親見宵旰焦勞。屢陳兵事。集師接濟之法。固本扞衛之方。捐助軍輸之策。拘治奸細之律。疏先後十餘上。多蒙采納。及海陸軍連挫於日。百熙復上奏。謂北洋大臣李鴻章。壹意以戰事爲非。並不督飭諸軍。實力進剿。致使倭人逐日布置。逐段增兵。而我後路絕無準備。軍械不足。糧餉不繼。即勇敢善戰如左寶貴聶士成等。亦頓兵韓境。進退失據。近聞海軍兵輪。俱爲敵人擊敗。我軍退保安州之後。如再有挫衄。則東三省岌岌可危。應請飭得力重兵。嚴陣以守。且必將領得人。而後兵可得力。因薦宿將前福建水師提督彭楚漢等。又片劾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以宗支筦樞務。數年以來。納賄招權。無所顧忌。亦無所補救。倭人肇釁之初。了無措置。及我皇上命伸天討。禮親王等又一切諉之北洋大臣。若無與己事。貽誤兵機。大取挫衄。伏願皇上察以日月之聰明。斷以雷霆之奮迅。天下幸甚。時點景工作猶未停。百熙因奏言。臣恭讀八月上諭。欽奉懿旨。本年十月慶辰典禮。著仍在宮中舉行。其頤和園受賀事宜。即行停辦。仰見皇太后俯恤外藩。預防內患。高深之德。至仁極明。乃承辦

諸臣。不仰體聖懷。仍復於西直門內外。張皇其事。推諸臣之心。不過謂敵人擾及邊陲。輦轂近地。目前無事耳。豈知夫羊之族。詭計百出。外省及天津等處。拏獲雜髮改裝。身藏軍火之奸細。亦已不少。況景物繁盛之會。中外四大洲二十三省。士民夾道縱觀。所有點景設壇。大率蓆棚木架。地段較廣。防範難周。脫有不虞。變生呼吸。一夫竊發。奸宄乘之。倉猝之際。何堪設想。皇太后聖明在上。必將以紅旗報捷爲樂。不以點綴景物爲娛。即我皇上尊親聖孝。亦必以宗社安全爲大。請飭點景諸臣。懍遵懿旨停辦。以成皇太后仁明之盛擧。俾息謠傳而靖地方。疏入稱旨。百熙以外患日亟。請修復聖武。大興邊屯。生自然之利。輔鐵路兵械所不足。又偕翰林院侍講學士陸寶忠等。聯名劾樞臣孫毓汶等。朋比誤國十大罪二十一年。威海失守。旅順戒嚴。百熙奏山東防務喫緊。宜迅速擇要布置。四月。日本與我議和。百熙奏和議條約。傳聞駭聽。請飭下王公貝勒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公同會議。又以日本要挾過甚。宜維後患。急籌戰備。以輓危局。迨和議已定。百熙復請急圖自強。以收後效。臚陳管見十四條。又言通商條約。弊混滋多。中國利權。宜防損失。請飭通商全權大臣。將日本臣民入口以後商務。及中國自有之商務。劃斷明晰。詳慎訂議。所言皆切中時弊。旋與侍郎李文田等。合詞請旨起用恭親王。俾管樞務。以爲倭人開釁。據我外藩。內而軍機大臣。外而北洋大臣。辦理乖方。以致牙山平壤之役。無所策應。固由李鴻章意不欲戰。貽誤事機。亦軍機大臣等。無有宏識遠略。如當日恭親王之綜理樞務者也。臣維恭親王懿親重望。執政有年。平定髮捻。苗回諸匪。才猷恢豁。度越禮親王世鐸等遠甚。昔宋哲宗朝。宣仁皇后起用司馬光爲相。遼夏之主。至敕其邊吏。毋生事開釁。今恭親王之賢。不知於司馬光何如。而親貴則過之。我皇太后之聖明。尤非宣仁所及。恭親王艱鉅重膺。益當感激奮興。力圖報稱。薄海人心。邊疆士氣。必因此立加振刷。不獨朝廷綱紀足資整飭。即軍務當有起色。外患可冀敉平矣。未幾。遂命恭親王復入軍機。二十二年。充日講起居注官。旋擢國子監祭酒。二十三年六月。充江西鄉試正考官。八月。命提督廣東學政。十月。還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十一月。奉諭張百熙仍留學政任。旋特派稽察中書科事務。蓋異數也。百熙在粵倡設時敏學堂。嚴杜閩姓之弊。士論翕服。二十四年三月。

重修會典全書過半。百熙以會充總纂。奉旨從優議敘。六月。遵議改變武科章程。百熙奏上十二條曰。編圖籍。飭軍省。開製造。須定式。設學堂。延教習。籌經費。嚴限制。考輿地。習測繪。勤操練。定考試。九月。以澄保康有爲等。部議革職。加恩改爲革職留任。十二月。開復處分。二十六年七月。補禮部右侍郎。九月。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命回京供職。十二月。派充頭等專使大臣。百熙馳赴行在。二十七年七月。覆命。得旨仍在南書房行走。時亂事初定。兩宮下詔求言。首抗疏陳大計五大端。曰增政官制。曰整理財政。曰變通科舉。曰廣建學堂。曰創立報館。略謂我朝設官。大半沿前明數百年舊制。及通商以後。事多創辦。而官位不增。惟設一總理衙門以綜理之。遂使商務學務及一切新法。悉隸外部。各國無此例也。任官之法。莫善於一事分任諸人。莫不善於一人普任各事。如京員尚侍諸職。今日習禮者。明日使之知兵。外吏藩臬等員。此處掌刑者。他處責以治賦。弊不可勝言也。其實中國庶官久任。與夫專門分治諸法。本極精詳。徒以展轉變通。致防弊之意太多。任人之意轉少。今欲因時制宜。特加釐定。應請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正名外部。不分滿漢。設尚書侍郎各一人。專辦外交各事。至內外一切商務。宜專設商部。以總其成。更須參考西書。酌體中國商情。定爲商律。又宜由商部詳立名目。分門頒發格式。簿令關卡及州縣地方各官。隨時填報。年終由部彙齊。編爲商部歲計總冊。用資考覈。各省舊有之商務局。應改爲商務衙門。設實任官。使上隸於本部。其無商務局者。亦照此辦理。一切商務利弊申訴等事。悉令赴本衙門呈控。至學校一門。尤關緊要。今日禮部所司。僅稽覈成案。例行文書而已。若議京師暨各省廣設學堂。則於詳定章程。廣籌經費。暨編輯教科新書等事。均非設立專部。不足以事創舉而得真才。應請增設學部。如商部例。所有商部學部設官位數。亦擬照外部例。設尚書侍郎各一人。至農政切於民生。亦爲當務之急。擬請推廣各省農政局。歸戶部總理。無庸並設農部。以免同時並舉之煩。財政則議加進口稅。整頓釐法。推廣銀行。講求礦務。通行鈔票。由部鼓鑄銀圓。變通科舉。則請用張之洞分場考試之法。廣建學堂。則議創設小學中學大學。及資遣遊學生出洋習專門之業。創立報館。則議開辦官報。編定報律。分設譯書等局。且謂今日國勢如斯。欲濟時艱。振全局。又不僅在條目。而在本原區

畫既定。諸事待行。其本尤在上下一心。內外一心。滿漢一心。庶幾無事則一德以圖自強。有事則同力以禦外侮。又奏修改商約。慮失利權。宜籌抵制補救之法。曰洋關進口稅。宜示區別。曰無益民生貨物。宜議重徵。曰進口食物無稅。宜限制。曰鐵路礦產。宜准令中外合辦。曰養遊民。宜廣興工藝。曰機器製造貨物廠。宜定詳章。曰通商稅。我宜有自主之權。曰內地商埠。宜由我管轄。曰我國商貨出洋。宜一體優待。又以富強之基。不外理財教士用人練兵四大綱。而積習相仍。弊端叢出。擬請嚴刑峻法以治之。吏治隳壞。內患方深。擬嚴旨責成疆吏以振之。兼引祖宗故事。請將輔佐不職。遺誤大局之樞臣。泄沓偷安。罔上行私之疆吏。喪師失地之將領。病民蠹國之監司牧令。明申憲典。肅清市朝。以慰天下之望。是年四月。迴鑾有期。特派百熙與桂春景澧陳夔龍修理蹕路。六月。遷工部尚書。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七月。調補刑部尚書。百熙回京後。奏裁向來工程。節省陋規。計省帑金近百萬。又以臺綱久弛。分別舉劾。九月。遵議變通翰林院規制。奏言一省之士。多者萬餘。拔其尤者爲舉人。會試之士。一省數百。拔其尤者數十人。數人爲貢士。貢士之中。拔其尤者爲翰林。擇之可謂精矣。而舉世以不達時務輕之。沿江沿海之人。日與外人相習。其所學乃能爲國家之用。夫取之而不用。是取非其道也。用之非所取。是不得已而用之也。欲救其弊。莫如使取與用出於一。欲取與用出於一。莫如使今日已取之士。盡習有用之學。經世之學。不過二端。曰政曰藝。擬請旨將翰林院官制。酌量變通。改掌院學士爲尚書以領其事。廢詹事府。以詹事少詹事爲侍郎。陞講讀學士爲三品庶子。以下併爲侍讀侍講等官。令學士以下。各視性之所近。分研實學。以備時用。人才之興。必有超出學堂之上者。是月。有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學術之諭。百熙請將京師大學堂。改隸國子監。正名大學。以一學術而育真才。推論前年於國學之外。又設大學。意見多歧。人才不出之弊。請旨將國子監定名大學。簡放管學大臣。由政務處王大臣會同管學大臣。並集京外通人。酌采中西有用之學。妥定劃一章程。俾生徒得以時肄習。又請改總理衙門附設之同文館。隸於大學。派員辦理。提調事宜。十月。調吏部尚書。十二月。派充管學大臣。經筵講官。命妥訂學堂章程。隨時具奏。二十八年正月。奏陳籌辦大學堂大概。豫定通國辦法宗旨。先開豫備速

成兩科。豫科爲入大學正科之豫備。速成科則分仕學師範兩館。仕學館造就已登仕版者。以應目前創辦新政之需。師範館則爲中學堂教習之用。兼添設講舍。附設編譯書局。廣購書籍圖器。籌撥的款。言之甚備。又奏設醫學實業館譯書館宗室覺羅學堂。吏部書吏。歷世盤互。舞文巧法。爲吏道之蠹。百熙奏整頓吏部事務凡六事。首裁書吏。責成司員用士人繕寫稿件。除苛例之不便者數十條。皆奉旨如所請行。三月。隨扈謁東陵。賞穿黃馬褂。七月。奏進所擬各級學堂章程。參酌古今中外之制。分級分科。限年畢業。大旨務歸於實用。明詔獎其周備。頒行各省。令各督撫實力奉行。百熙又以教習乏材。資遣高等生四十餘人。分赴東西洋肄習專門。以爲各省倡。各省之派官費留學生自此始。二十九年正月。上命刑部尚書榮慶會同百熙管理大學堂事宜。二月。上謁西陵。命與慶親王奕劻等分日輪班。在內值宿。五月。以殿試判刻題紙錯誤。交部照例議處。七月。兼署禮部尚書。九月。充政務處大臣。旋改管學大臣爲學務大臣。奏設教習進士館。三十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八月。奏遣新進士出洋遊學。三十一年四月。改授戶部尚書。十一月。奏請先設法政科文學科格致科工科。以備大學豫科學生及各省高等學生畢業後之陞入。並勘廣安門外瓦窯及德勝門外官地各一區。均合建造大學堂之用。奉旨議行。是月。詔立學部。百熙乃銷學務差。十二月。兼管順天府府尹事務。三十二年四月。百熙年六十。孝欽顯皇后賜御書匾時耆德扁額。德宗景皇帝賜御書平均錫福扁額。及諸珍物。五月。舉劾順天州縣。請旨嘉獎降革有差。百熙歷充考試漢廕生考試試差。考試各省優生。各省駐防繙譯舉人覆試新貢士覆試新貢士朝考閱卷大臣。新貢士殿試讀卷大臣。先是。朝命鎮國公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查政治。銳意變法。至是先後歸。百熙以變法宜先統籌全局。若支節而爲之。則先後均於寡效。因上疏論官制及地方自治兩事。謂非速定官制。則提綱挈領。無以集政權於中央。非速興地方。則至纖極微。無以被精神於通國。蓋官制者。政治之機關。而地方者。國家之分體。誠使內外官制定。而地方制度興。則諸事易行。而萬端可理也。因考歷代成法之精密及外國成績之顯效。以備採擇。七月。命與載澤等充編纂官制大臣。九月。改定官制之詔下。特設郵傳部。綜轄鐵路航業郵政電報四項。百熙調補郵傳

部尚書。郵傳創辦伊始。經緯萬端。百熙及侍郎唐紹儀意見不合。十一月。均奉旨嚴行申飭。十二月。因病請假。三十三年正月病篤。二月卒。追贈太子少保銜。予謚文達。

陸寶忠

陸寶忠。江蘇太倉州人。光緒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散館。授職編修。十一年。提督湖南學政。十五年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十七年九月。命在南書房行走。十九年八月。復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二十年。孝欽顯皇后六旬萬壽。正月。奉懿旨賞加五品銜。並戴花翎。二月。京察一等。覆帶記名以道府用。四月。大考一等。奉旨以侍講學士陞用。八月。補侍講學士。二十一年五月。充日講起居注官。七月。轉侍讀學士。二十二年七月。授詹事府少詹事。十一月。遷詹事。十二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二十三年。充山東鄉試正考官。尋命提督浙江學政。寶忠以母老固辭。允之。尋丁母憂。二十五年。服闋。有旨仍在南書房行走。二十六年閏八月。授兵部右侍郎。九月。提督順天學政。時朝廷方銳意變法。寶忠疏請整頓大學堂。多設蒙小學堂。並宜爲八旗設學以開風氣。又請裁撤武科。廣設武備學堂。事旋施行。二十八年。順天鄉試借闈河南。寶忠以學政充監臨。二十九年。仍留順天學政任。七月。復充鄉試監臨。三十一年。寶忠以學校漸興。請設立文部。自京師大學堂譯學館以下。各省學堂皆屬文部管理。由部編纂則例。以便遵行。因上疏曰。學堂獎勵之法。原定章程。或予以舉人進士。或以翰林主事中書知州知縣州同等官分別錄用。蓋官職驟難更改。而學堂初立。宜有激勸。開辦之始。勢不得不然。然其中名實不符。諸多窒礙。仍與從前科舉所學非所用。同一弊端。國家廣立學堂。令通國無不學之人。原所以濬民智而圖自強。勢不能盡納之於官祿之途。若照原定章程。數十年後。天下學人。皆授以官。而官又不能各盡其用。則於實際有何裨益。竊以爲凡學堂畢業。宜嚴科級。予以學士博士名號。而毋庸授以官職。至內外各衙門員缺。應查照各國隨時考選用人之法。各據其所習本科由何項卒業。即考選該項官職。使天下曉然於朝廷精神所屬。所用必於其所

學。以學茂名高爲美。不以能薄官顯爲榮。卽不驟改定制。而學堂人士亦不貴官位而賤職事。此獎勵宜變通者一也。與學教員爲重。今師範學堂已立。然猶緩不濟急。各省宜廣設師範傳習所。由學政撥派教習分赴各屬傳習師範。無論生監。皆可自備膳費入所肄業。畢業給以文憑。俾充蒙小學堂教習。如蒙學教科書目及教授規則通行刋發後。凡鄉曲鄉學之士。能購取自行研習熟諳教法。卽未入所傳習。亦准其呈明學政考驗合格。一體給予文憑。充當教習。此師資宜廣儲者一也。日本學制。凡師範生曾經任職十五年或年六十以上並無過誤自願乞退者。國家給以全俸或半俸以贍之。今宜略倣其意辦理。凡曾充當師範十五年並無過誤自願乞退者。卽分別授以教授教諭學正訓導等官。此項學官。卽可派充管理學堂。此教員宜優禮者一也。各國學堂。皆以國文爲重。前次奉定章程小學堂本以國文爲初學基礎。自中學堂以上。必肄習洋文。第小學堂畢業學生。中文程度甚淺。若入中學堂以後。漢文不再深求。大學堂雖設有經學文學專科。勢必無人及格。環球文字。以中國爲最難最雅。雖質性文采甚高者。亦非十餘年不能優。十三經周秦諸子史漢說文。卽以文論。淵雅樸茂。實爲國粹。近日爭習各國語言文字。風氣趨重。避難就易。數十年後。恐文字盡成鄙儕一路。現在各省中學堂每偏重洋文。漢文遂不復力求進步。應責成學政切實查考各學堂教習所注積分表。凡國文及洋文不得偏重。其課目鐘點。應恪遵定例。不得任意加減。此國文宜兼重者一也。東西各國學制。學生鮮在學堂寄宿者。亦無不繳納學費者。至於獎賞津貼。尤所未聞。現京師各學堂歲費十餘萬金不等。而學生不過三四百人。如是而欲廣建學堂以待全國求學之人。其何能給。竊謂中小學堂以上。均應酌定學費膳費。儘可格外從輕。然必照章繳納。其功課程度能達最優等合於日本所謂特待生資格者。准破格免收學費。於體恤之中。仍寓鼓勵之意。中學堂高等學堂畢業生品學兼優。以次陞送高等學堂大學堂。因實在無力繳費不能陞學者。則由地方官貸費。貸費生畢業之後。仍須將所貸之費分期償納。中學堂收費稍輕。不得援此爲例。此學費宜籌議者一也。從前科舉之士。不辨菽麥。違論實業。故倖得一衿。而屢試不第。則終身廢棄。分利之人日益多。生利之人日益少。上下交受其困。今擬於各州縣小

學堂以上多設實業學堂。如商學農學工學蠶學林業漁業之類。務使通國學人於實業占其多數。其程度高者。自可漸次陞選。否則於陞選之外。人人亦皆能自養。中國下等工商。或略認之無。便營執業。或一丁不識。而自爲生理。此即工商寖敗游民充斥之由。各鄉鎮蒙學堂以上。並宜多設尋常實業學堂。其平民無力或學生資質魯鈍不能入小學者。皆令入此等學堂。卒業後。即能自求生計。雖無恆產。亦不至游手無歸。此實業宜注重者一也。欲求教育普及。官立學堂勢有不逮。則莫如獎勵公立。凡地方紳富有能獨力捐辦及鳩貲倡辦學堂。遵照文部教科書及教法專書辦理。著有成效者。由地方官稟知學政派員查驗。分別奏請獎給虛銜封典。學生卒業之後。准其一體考選。按級陞送。其私家學塾。或由有力之家各自延師訓其子弟。或由各師招集生徒自成私塾。今若概令歸入學堂。學堂既不勝容。而人情亦或不便。若能遵照定章。改良教法。則不妨聽其並存。但各塾教員。須得有師範文憑。方能充當。以期一律。蒙學最關緊要。凡七歲以上不入學者。罪其父兄家長。除編入則例外。應請並飭修訂法律大臣將此條增入新定法律。飭各省切實查辦。幼稚園與家庭教育相聯絡。各省府廳州縣宜令多爲籌建。國民資格實基於此。此宜推廣者一也。他若地方官辦理學堂之勤惰。宜歸學政會同督撫考察三年。甄別以設蒙學堂之多寡爲殿最。各學堂積分表冊。平日宜由學員審注。若至學期。經主考者試驗不符。教員應有處分。若至畢業。經文部學政考驗不符。主考者應有處分。以上各節。似可備文部編纂遵行。若夫教科書籍及教授詳法。關繫綦要。現在各州縣蒙小學堂需用教科書甚急。直隸湖北。雖各有編輯成書。呈學務大臣審定。然篇簡無多。不敷教授。各省坊刻。希圖射利。所出之書。體例多不完善。宜飭部臣多選精通學務之員。擴充編書辦法。先從蒙學下手。並通飭海內學人及出洋明達之士。分編各科學廳淺教科書。經呈文部鑒定。予以版權。俾得專利。或由國家購回其版權。刊發各省。廣爲排印。各省有現行各種教科書及編勘善本。亦可由學政選擇彙送文部審定。並應由文部先行刊布各教科書目。詳列提要。以期傳布迅捷。至教授通法。在奏定章程太略。尤應迅速繙譯東西各國中小學堂教授法專書。參以中國現在情形。由文部酌核審定。一併通行各省。偏發州縣遵辦。境

在高等及中小學堂並應嚴行甄別。以齊學級。從前學堂創辦伊始。務廣招徠。年歲材質不盡合格。由高等以及小學堂名稱雖別。學生程度無甚差殊。查定章蒙小學堂爲普通學。至中學堂則漸入專門。凡文科理科法律政治以及各種科學皆基於此。今府治皆立中學堂。邊郡士風僻陋。勉強招集。但求形似。應即切實考察各中小學堂學生。由學政隨時派員查驗。如中學堂學生不合格者。即令退入小學堂。小學堂不合格者。即令退入初級小學堂。其各省高等學堂。由學政自行考察。有不合格者。各按其學級程度所至。退入各該籍中小學堂補習。現在高等學堂合格之人極少。應即暫改爲初級師範或高等預備科。俟各府中學堂學生或高等預備生實在畢業再行舉辦高等學堂。以符名實。京師大學堂已經奏請暫改習師範及大學預備科。應請即行通飭各省一律遵照辦理。不得濫混科級。迨三年之後。大學堂改建落成。分別專科教授。各省學堂亦必實有成效。然後由學政奏請簡員會同考察咨送。應於編訂則例內。責成學政隨時認真清理各學堂學級。以便陞選。庶不致再有參差矣。

十二月。授都察院左都御史。三十二年正月。署禮部尚書。九月。釐定官制。改都察院左都御史爲都御史。仍以寶忠補授。十月。賜紫禁城內騎馬。三十三年正月。充國史館副總裁。御史趙啓霖因言事革職。寶忠恐言路阻塞。疏請留臺。上不允。而明詔宣示凡有言責諸臣。務各殫誠獻替。盡言無隱。五月又言。近日督撫奏調言官與祖制不合。應請申明舊章。維持綱紀。特詔允行。六月。復請嚴禁黨援。廣開言路。得旨俞允。九月。嚴旨敕京外大小臣工戒除煙毒。寶忠請開缺。得旨慰留。十月。疏請改都察院爲國議會。以立下議院基礎。而符立憲政體。得旨交會議政務處議奏。尋覆奏都察院係獨立衙門。不可輕議更張。三十三年九月。上以降旨禁烟。寶忠積習未除。嚴敕迅速戒斷。三十四年正月。陳明戒煙淨盡。奉旨仍照舊供職。四月。因病疏請開缺。詔許之。尋卒。遺疏入。上諭賞給陀羅經被。照都御史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尋賜祭葬。予謚文慎。

葉成忠

葉成忠。字澄衷。浙江鎮海人。世業農。幼孤貧。不得常就學。事母孝。有遠志。年十六。聞鄉人賈滬者。每獲厚利歸。嘆曰。男兒不能立名建業。日逡巡於隴畮間。寧非自誤耶。鄉人奇其志。招與語。大悅。挈至滬。習木肆業。勤慎周至。善記不忘。主人故悍暴。好詈罵。輒登騷不已。成忠忿然去。嫻駕駛術。租小舟一。往來浦江間。日販果子藥酒食物兜售行客。博微利。久之。資漸厚。物品亦漸備。一日。江中停泊外國兵艦。戎裝軍官。自市上來。呼渡急。既登艦。匆匆鼓輪出口。成忠檢艙位。得皮囊。知軍官物。收藏之。越數日。兵艦還泊舊所。成忠攜囊。登艦送還之。軍官感其誠。甚愛敬焉。因語之曰。兵艦重地。不許小販駐足。汝誠實。惟一人販賣勿禁。予以證明書。曰執此。不論兵艦商號。任所之。不受欺陵矣。成忠大悅。再謝而返。未幾。復有英法兵艦數艘。新擾京津間。自北洋隆隆至。出所得大塊白鎞。不諳使用法。適成忠載果酒食物過其前。爭出貿易。每塊作銀二圓。遂獲巨利。聲譽始稍稍聞。會有西商某。運五金雜件。至滬上。設亙肆。選經理而難其人。成忠久與西人習。通普通英語。西商見其誠信。畀以全權。成忠亦以時機既至。開南北老順記。遠賈廣儲。動與時會。不數年。大昌其業。中外交推焉。吸集日厚。行銷亦日廣。通商各埠。商肆殆徧。不獨五金事業之權利在其掌握。即他行之土貨洋貨。欲銷行內外各埠者。價值高下。無不視成忠爲轉移。成忠尤樂善好施予。晉豫齊燕淮徐遼瀋水旱告災。首捐鉅貲爲之倡。屢蒙傳旨嘉獎。光緒己亥。購地虹口。獨慨解巨款。創設澄衷學堂。初與武進劉太史樹屏善。是秋。成忠疾。劉往省視。良久。忽輾側歎曰。吾擁貲數十萬。不能得身後名。與鄉者之貧無以異。將奈何。劉曰。欲求盛名。莫如興學。成忠曰。需金幾何。劉姑應之曰。十萬金可矣。成忠意未定。徐曰。容思之。劉以其志不屬。興辭而出。行纔數十武。成忠急遣人邀之返。曰。吾志既決。幸爲吾署券。以成此舉。遂捐道契二十五畝爲校址。以銀六萬兩供建築。十四萬兩作基金。九月興辦。名曰澄衷學堂。所以志也。十月卒。年六十。

楊斯盛

楊斯盛字錦春。蘇之川沙青墩人。少貧。習圬。輾轉入上海縣境。時爲人解紛難。爲儕輩所推服。年三十餘。漸有所蓄。光緒辛卯壬辰間。江海北關建榷署。懸最新西洋圖式。招人承攬。羣匠怯愕不敢前。斯盛獨應召。工成。大受西人稱賞。以是業日盛。累金三十萬。即購牛眠地。親奮而營曾祖祖若父三世窀穸。更覓一曠土。墓族之貧無後者二十七喪。並建祠宇。置祠田。歲以所入租貲賙貧困。有族弟斯茂。生而瘖。爲授室置產。俾資以生。斯盛常自恨不多識字。斥私財三之二。建義塾於墓祠。復助川沙兩等小學開辦費。歲甲辰。設廣明小學於上海公共租界。明年。增設廣明師範講習所。又明年。在六里橋建浦東中學。及附屬兩等小學。捐金十數萬。築校舍。開校之日。揭勤樸二字爲校訓。聘黃炎培爲校長。時捕黨人急。炎培以圖革命。繫青浦縣獄。越兩日。美教士力保之出。事聞。大吏嚴飭窮治。而炎培已渡江。匿斯盛所矣。下令大索。皆爲斯盛危。斯盛慷慨無所顧慮。炎培居其家。餘兩年。事漸已。乃出爲廣明師範校長。至是。主持浦東中學。斯盛復撥十萬金。爲浦東中學基金。更築石路。自南碼頭至艾家墳。計二百八十餘丈。亡何。學使唐景崇涖滬視學。亟奏於朝。部飭查取行歷。斯盛啞然笑曰。吾興學。爲彌憾也。而市獎乎。謝不應。乙巳秋。濱海大風。漂溺甚衆。首捐銀三千爲之倡。并募之同業。得三萬圓。悉付經董。修海塘。以工代賑。而己不居名。其高潔類如此。浦東故近江。洋商屢以重價購浦東沿岸地。駸駸欲入腹境。各董議築路以限制之。遂倡設路政局。抽渡捐。充築路費。輿論大譁。聚衆數千。毀局所及董事居。官爲督兵彈壓。民洶洶欲與抗。斯盛老且病。力疾登高阜。喻衆使散。乃罷渡捐。而自出巨金。兼募集同業資。築洋涇至陸家渡路十餘里。不擾一民。界線大定。嚴家橋垂圮。更新之。橋身純用三合土。以鋼鐵爲骨幹。既任經費六千元。復日往督工。不一月。遽以勞卒。時光緒戊申四月三十日也。年五十有八。羣匠之修橋者。悉承遺教。不半載而成。當時實爲中國新發明之建築焉。

張之洞

張之洞。字香濤。又字孝達。又字香巖。號壺公。又號無競居士。直隸南皮人。同治二年。一甲三名進士。授職編修。五

年。大考二等。六年。充浙江鄉試副考官。旋命提督湖北學政。十一年。以襄辦大婚典禮。賞加侍讀銜。十二年。充四川鄉試副考官。旋授學政四川。地處西陲。寇氛甫靖。士未知學。之洞會商前總督吳棠。奏設尊經書院。擇郡邑之秀者。肄業其中。聘名儒督課之。一切章程。手自訂定。著輶軒語。刻書目答問。示蜀士以讀書之法。光緒二年。奏陳川省試場積弊。因上整頓八策。請敕部核議。十二月。充文淵閣校理。五年。晉國子司業。五月。以四川東鄉重案定擬未協。因以請旨核議入奏。並極陳川省賦斂太重。民力困竭。且以此案起於苛斂誣叛。力請誅署東鄉知縣孫定揚。七月。以星變地震。奏請修省。以弭災變。而陳其要曰。納直言。肅臣職。厚民生。謹河防。八月。擢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九月。晉司經局洗馬。十二月。崇厚與俄擅訂新約。諭飭廷臣集議。之洞奏言。崇厚與俄所訂新約十八條。其中最謬妄者。爲陸路通商。由嘉峪關西安漢中直達漢口。因陳不可許者十事。且謂必改此議。不能無事。不改此議。不可爲國。遂陳改易四要道。曰計決。曰氣盛。曰理長。曰謀定。又奏厭俄之策。宜先備後講。備之法三。曰練兵。曰籌餉。曰用人。講之法三。曰責以義。折以約。怵以勢。是月。以國史館畫一臣工列傳。保加四品銜。六年二月。授翰林院侍講。五月。轉侍讀。又奏上經權二策。其守正之策曰。請正崇厚之罪。必誅無赦。以存國體。通變之策曰。欲釋崇厚。必加南北洋以嚴譴。責令戴罪修防。訓誡樞臣。飭使實心捍患。赦此罰彼。以示不測。六月。陞授右春坊右庶子。七月。充日講起居注官。先是。朝廷已降嚴旨。將崇厚革職治罪。而以侍郎曾紀澤爲出使俄國大臣。之洞因奏改約各節。其關係極要之條。宜令曾紀澤堅持定見。期於必行。商務中如陝楚通商。穿行三省。流弊太多。設萬不能改。宜於兩難之中。曲圖轉救。松花江行船。參考公法證之。咸豐八年。議約所指。亦專係夾於兩國之間一段江流而言。以上二條。擬請發交曾紀澤。七月。又奏議約迫促。謹擬上補救之策。以免始終貽誤。一責使臣以覊縻。一條約應駁改處。宜全數達知彼國。一辯駁宜先重後輕。一先詰俄人無故遽發兵船。商令撤回。一責他國使臣以調停。一最要數事。宜百計轉回。以顧國體。一約如不改。惟有誅崇厚。以存國權。八月。轉左庶子。又奏稱俄船將近。俄使將來。海警日迫。請急籌戰備。因條列切近急務曰。急速徵兵。並急速籌給的餉。軍火。曰。鮑超之兵。宜速調。輪

船迎取。曰各輪船宜調齊停泊北洋。曰烟臺必宜有良將重兵。曰大孤山泉水。急宜斷絕。曰天津內河。事急時宜斷船路。劉銘傳宜特召備用。曰京師根本。宜速調知兵大臣。曰籌巨餉。必借洋款。又片陳曾國荃督辦山海關外防務。宜明降諭旨。以一事權。彭玉麟亦宜特頒明旨。將江海防務。飭令督辦。八月。以俄使將來。懿旨令廷臣通盤籌畫。顧全大局之洞上言痛陳前此七失。仍請急籌邊備。蓋即前先備後講之意。而片陳講法。謂原約最重數端。無論如何設法抽換。要以改動爲期。備法則催知兵重臣以備戰。詰俄發兵。以杜兵費。速購軍火。調水師將吏。並用現有之將。九月。以布策東來。曾紀澤數之使回。重與訂議。之洞恐議約不慎。以致全局受虧。乃奏陳補救之策。謂宜敕曾紀澤埽除前文。從宜另議。注意重務。專力籌商。而以西漢通商一節爲尤緊要。伊犂全境不能爭。當與婉商。酌分南境。爲中國留一通南八城之路。免致棄伊犂孤城爲絕地。設領事一條。則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兩處。宜力阻松花江行船。可從緩另議。十二月。因案奏請裁抑闇宦。七年二月。陞侍講學士。三月。以急務不可再緩。宜速集重臣籌議入奏。一禦日豫防事宜。除北洋較緩外。南洋以江防爲最重。福建以臺灣爲最衝。南洋大臣是否勝任。臺灣將吏是否得人。江防情形。請敕彭玉麟確察詳籌。覆奏。山東烟臺防務。請敕李鴻章節制兼顧。一禦俄持久事宜。除西路現有重兵宿將外。三姓琿春從此不能罷戍。俄船窺伺朝鮮。則吉林之防重。張家口漸成俄商熟路。自宜開屯置鎮。則庫倫張家口之防亦重。六月。擢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以星變示儆。奏請修政弭災。因陳修政之要。曰用人。曰言路。曰武備。曰禁衛。閏七月。星象復有變異。之洞應詔陳言。以封疆重寄。虛懸未定爲可憂。因請定疆臣以安邊圉。十一月。授山西巡撫。八年四月。以越南日蹙。滇防漸急。奏請籌兵遣使。以先發爲豫防。因條上十六事。曰成算。法人狡謀已遂。情勢已彰。徒遣密使偵探。無益。徒在法京辯論亦無益。惟有遣使帶兵赴援保護。上可令退出越京。次可代定條約。越患既紓。滇防自固。曰發兵。雲南兩廣設防。勞費無已。待根蒂已固。路徑已通。雖有防軍無益。故今日斷宜迅速發兵。曰正名。保護屬國。保護商人。爲外國通例。我兵之出。可以此明告諸邦。曰審勢。敵之注意滇急而粵緩。我之下手。滇緩而粵急。非從兩粵進兵。批亢搗虛。則滇防徒爲糜費。曰量

力。閩粵人不畏洋兵。而習於海戰。粵西軍兩入越境。兵氣頗壯。地利亦熟。滇雖鄰越。道路回遠。聲息較阻。兵亦較弱。須及早措置訓練。曰取道粵西陸師出龍州鎮南關。粵東水師出廉州海。皆會於越東京。若調集兵輪一二十艘。益以粵省所購辦及所自製。再量募艇船商船。不患濟師缺乏。戰船之用。則宜聽使臣斟酌。曰擇使。請揀忠正明幹大臣二員。出使越南。辦理護商議約事宜。任重道遠。必須正副二使。相輔相濟。大臣如黎兆棠可備選擇。曰選將。總兵方曜可統粵船。貝錦泉可統閩船。皆聽使臣調度。布政使徐延旭可統援軍出關。唐炯可統援軍臨邊布置。宜假以事權。責成滇粵督撫。勿掣其肘。曰籌餉。援餉取給於閩粵兩海關四成洋稅。廣西庫儲可支半年餘。由廣東接濟。滇餉可取給四川。曰議約。我師入越。詰問法使兵官。責以公法。示以戰意。乃爲居閒調處。則法越立約。必有限制。有礙於我之條約。自不能萌。並宜與法越定議。中國常以一軍駐越港口。護越護商。曰相機。我師在越。然後曾紀澤在法京得以行其說。駐法駐越。使臣互相關會操縱。相機爲之。法人必可就範。曰刻期。所論諸臣及戰艦兵勇。皆在沿海。自中樞定議。分投調撥部署。速行兩月。可集廣州。再二十日可達越京。粵西防軍。待徐延旭整飭調度後。水師十日亦可會於越京。唐炯成軍出蒙自。後粵西軍。一月亦可到防。奮迅赴機。於越事猶可輓救。曰廣益。大局須自內定。其調將吏遣間諜等事。除飭李鴻章及南北洋大臣滇粵沿海督撫籌議外。如黎兆棠並可令抒所見。隨時條議。曰定局。大要此事一切迅速。必須秋間始有端倪。似可令李鴻章先行赴粵。詳酌條約。布置久計。曰兼籌。曰事觀望不決。勢同騎虎。越事既定。然後催問球案。則可迎刃而解。曰持久。廣東爲洋舶來華第一重門戶。越事既須經營。則粵防愈要。當年曾國藩建議南洋大臣本擬駐粵。擬請增設。而以兩廣總督兼之。不惟經略南交。兼可先得各國要領。免以增兵置師。致啟各國猜疑。六月。奏陳晉省治理刓敝。現籌次第整飭。擬請將未墾荒地。寬限起征。並豁除累糧。裁減差徭。禁種罌粟。裁革公費餽送。十年三月。詔來京陛見。四月。命署兩廣總督。時中法戰事亟。有旨飭令酌撥師船往援閩防。又令豫爲籌畫酌辦法越事宜。之洞因奏牽敵以圖越爲上策。現飭唐景崧募勇出關。與劉永福合力掎角。七月。實授兩廣總督。尋以保薦徐延旭降一級留任。五月。之洞

奏言。法人肇釁以來。歷考各處戰事。宜不免受制於敵。以水師之無人。槍礮之不具。故方今急務。首在儲人材。查泰西各國。莫不各有水陸師學堂。茲擬就粵省博學館。設立一所。慎選生徒。延聘外洋教習。並令募到通曉火器水雷輪機駕駛臺壘工程之洋弁。講求水陸戰法。並繙譯西國兵書。測繪地圖諸學。製造火藥電線諸技藝。分門講求。並選將弁。亦入其中。博習討論。以備將材之用。次制器。外洋恃以爲戰者四。爭勝外國恃鐵艦。水陸攻守恃快槍巨礮。設守海口恃水雷。鐵艦費鉅工遲。穹甲衝快諸船。亦事體重大。機算精微。未便率爾施工。要當另籌辦法。各種槍礮。乃水陸所急需。近左宗棠疏請閩船廠兼設鑄礮廠。心韙其論。擬請閩廠造礮彈。及隨礮各件附焉。粵廠造槍。造雷。造藥。槍彈雷艇及隨槍各件附焉。次開地。外洋富強。全恃煤鐵。富甲四洲。擬訪求外國鑛師。或搜求地塲。或化分鑛質。或烹煎成器。各專其責。查福建穆源古田安溪等處。皆產善鐵。兼饒煤炭。廣東惠州清遠等處。所產亦佳。近已於省城設立鑛務局。招商試辦。六月。以撥軍餉有功。賞花翎。十月。奏遵旨籌議海防。大治水師。通籌全局。切實核計。分條臚陳。曰分地。中國洋面北起吉林南訖欽州。治海軍宜分四大枝。北洋爲一枝。旅順烟臺琿春屬焉。南洋爲一枝。浙江屬焉。閩洋爲一枝。臺灣屬焉。粵洋爲一枝。瓊州屬焉。每枝設統領一員。左右翼分統各一員。轄於統領。聽洋面督撫調遣節制。而皆隸於京師。以總理衙門爲之總領。曰購船。粵洋海軍一枝。擬配水帶鐵甲三艘。鐵甲魚雷船六艘。每一鐵甲巨艦。配兩鐵甲魚雷爲一隊。統領左右翼。各領一隊。合爲一軍。至南北閩洋。應由各疆臣自行酌辦。曰計費。上項所稱水帶鐵甲鐵甲雷船一軍。以四百萬兩爲率。四營共需一千六百萬兩。曰籌款。大舉巨款。非枝枝節節所能辦。擬於洋藥稅釐。提出五年收數之半。爲造船專款。曰定銀。洋例貨價議妥。先付三分或五分之一。此項定銀。擬請由戶部墊撥八十萬兩。飭由出使大臣。於該國銀行暫借八十萬兩。餘由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限數勸捐。以足其數。曰養船。自定議造船二年後。各船陸續來華。即須籌養船費。擬請五年後。即將提半藥釐。仍四分之以充將卒師匠及修船等費。曰修船。巨艦兩年必須一修。故製船必先製澳。粵省黃埔澳淺窄。當徐圖擴充。各省有無可作大船澳之所。請分飭疆臣豫籌備用。曰練將。擬選派員弁

生徒。出洋練習。一途隸出使大臣。分發各國學堂。水陸營務。礮臺船廠。分科練習。一途駕坐練船。周歷華洋各海口。先中後外。藉以周知諸邦口岸形勢。戰船規制。練習風濤。駕駛練船。即爲學堂。兼可講習諸藝。曰船廠。閩廠規模已備。滬廠亦略有憑藉。粵省本無船廠。春間試造淺水兵輪。俟告成察看利病何如。設法籌款。酌造藝熟工精。再當定議大舉。曰礮臺。粵東省防虎門內外。新造各臺。略有規模。其間參差不齊。闕略未備。惟有隨時量力修改。增補其五門要隘。現已另籌辦法。至瓊廉海口。爲南洋第一重門戶。急須堅臺巨礮。惟工費太鉅。當專疏奏陳。各省海口。應由疆臣自行酌度。曰槍械。粵省籌設槍雷各局。俟奉俞旨。即擬開辦。其城內機器局。城西增步軍火局。現正重加整頓。擬將城局併歸增步。以就水運。且便督察。十二年正月。奏廣東蒸民爲害地方。約有三類。曰盜劫。曰拜會。曰械鬬。擬請由統兵大員。酌帶營勇前往歷來滋事地方。督同該管文武。分別查辦。澈底清釐。以清內患。三月。會同護理廣西巡撫李秉衡。邊籌邊防事宜。略謂廣西邊隘。以鎮南關爲最要。而關之中後。關之左右。均須設防。擬分中東西三路。所有各隘。均宜分兵屯駐。而以防軍十二營專防鎮南。中路四營。分防東路。六營分防西路。全桂大勢。注重邊防。並擬將廣西提督由柳州移駐龍州。柳州擬添設柳慶總兵。龍州開關通商。重兵所萃。擬設太平歸順兵備道。總轄全邊。駐紮龍州。四月。奏廉州處廣東極西南隅之地。自北海通商。華洋紛錯。其郡已爲要衝。越事既繁。廉屬爲外洋入華北岸水陸第一道門戶。高州鎮總兵駐防北海。不能兼顧。擬請於廉州特設總兵。名曰北海鎮。水路總兵駐紮廉州陽江鎮。事務較簡。請裁省併入高州亦改爲水陸總兵。廉州設有重鎮。則專力籌防。高州鎮屬地緊湊。則便於調度。請敕部速議。五月。舊金山華民被匪虐害。倫敦報載。粵督電奏。謂將報復之洞疏辨其誤。因請飭鄭藻如暫行留美。會同張蔭桓經理各案。議定善後章程。並力請飭下總理衙門。照會美署。使電催該國。並飭鄭藻如張蔭桓力請外部。務請將焚殺搶逐各案。應抵者議抵。應償者追償。應緝者速緝。應卸者給卸。迅速澈底嚴辦。並請美總統特頒明文惋惜。不得以約償十餘萬。監禁七八人含糊率了。六月。兼署廣東巡撫。十四年。舉行察典。以之洞盡心民事。綏緝巖疆。殫竭蠡忱。不辭勞瘁。有旨交部議敘。十五年三月。調補湖

廣總督。之洞前奏籌辦鐵路。由蘆溝橋直達漢口。擬分頭試辦。南自漢口至信陽。北自蘆溝至正定。餘再次第接辦。經海軍衙門奏如所請。有旨命會同李鴻章海軍衙門妥籌開辦。之洞因奏籌辦鐵路。其最要以不外耗爲本。計利便爲末。積款采鐵練鐵教工爲先。勘路開工爲後。何謂外耗。借洋款。用洋鐵。必致坐受盤剝。何以積款。擬酌減新海防捐例。每年約得二百萬金。再於洋藥稅釐。年撥一百萬金。由戶部提存備用。一面急求採鐵練鐵之方。鐵則取之晉鄂粵三省。一面派員經出洋學生一二十人。赴鐵路各國。專習此藝。俟兩年學成回華。指授工匠。輾轉傳習。則可無需洋匠多人。如此定期開工修路。兩端並舉。一氣呵成。海署所擬南北並舉之法。最爲扼要。北路直隸總督任之。南路湖廣總督任之。兼令河南巡撫會同辦理。十月。奏瓊州孤懸海中。逼近越南。關鍵中外。現於海口城西五里之秀英山。修築礮臺七座。十里之西場山。修築礮臺三座。海口城後之大英山。修築礮臺五座。該處海岸平衍。敵用舢板小船。伺便登岸。更難防遏。計惟沿海堅築礮臺。方有可恃。又擬於濱海一帶。西自西場起。東自牛始舊礮臺止。築一堅厚長隄。開修礮路。通行礮車。以擊沿灘入口敵船。礮臺遠攻。礮車近擊。交相爲濟。廉州北海一口。去越甚近。且接近九頭山。爲海盜窟宅。瓊防而外。廉爲最亟。現擬於冠頭嶺天馬嶺石龜尾諸山。擇要居高築礮臺五座。其平沙一帶。擬練礮車五隊。以備敵人近岸往來。馳驟攻擊之用。又奏法人擬於越南開築鐵路。由海寧以連諒山。復由文淵至平而關外之白欖村。狡謀避險。深懷叵測。未可稍弛戒備。現與提臣蘇元春會商。須於平而關擇要增置礮臺四處。以備防守。鎮南關中路一帶。亦應酌增數臺。以臻完密。十一月。抵兩湖任。十六年閏二月。以創辦織布。兩廣總督李鴻章奏陳廣東礙難設局。請移至鄂。之洞因奏擬將粵省所借山西善後局銀二十萬兩。移鄂充用。並陳擇地建造廠局。十一月。奏陳廣東練鐵機器。改運至鄂。經臣擇於漢陽大別山下。定立廠基。督員興建。一面修築大冶運道。開採鐵鑛。一面籌辦運煤采煤各事宜。十七年。以籌解甘肅新餉敘勞。賞頭品頂戴。十九年。兼署湖北巡撫。二十一年。命署兩江總督。二十四年。變通科舉。擬上隨場去取之法。請將從前三場先後之序互易。第一場試中國史事。國朝政治論五道。二場試時務策五道。專問五洲各國之政。專門

之藝。三場試四書義二篇。五經義一篇。首場按中額十倍錄取。二場三倍。頭場取者。始准試次場。每場發榜一次。三場完畢。如額取中。歲科考生童。以此例推之。先試經古。專以史論時務策命題。正場四書五經義各一篇。是年。刊布所著勸學篇。以示天下學者。二十六年二月。兼署湖北提督。五月。團匪變起。各國兵艦駛至大沽。力索礮臺。遂開戰釁。之洞與兩江總督劉坤一。電飭蘇松太道余聯沅。與各國駐滬領事。議東南保護約款九條。七月。聯軍入京師。兩宮西幸。李鴻章奉命爲全權大臣。之洞亦被會商辦理之命。八月。駐蹕太原。之洞電商李鴻章。以款局須速開議。遲恐生變。並陳目前四要義。十一月。之洞電奏各國使臣所交條款。其第五款專爲製造之材料一句。關係匪輕。查伍使楊使來電皆云。俄美外部所告。祇言暫禁此條。當可商改。又奏條款第七第八第九條。大沽撤礮臺。使館駐護兵。津沽設兵卡。其勢不能不允。宜請敕下全權大臣。於此節務商善法。暫緩回鑾。二十七年八月。會同兩江總督劉坤一。以整頓中法。仿行西法。條列以請。十月。賞加太子少保銜。二十八年六月。以湖北遵旨設立學堂入奏。並臚陳辦法十五條。首師範。次小學。次文普通中學。次武普通中學。次文高等。次武高等。次方言。次農學。次工學。次勤成學堂。次仕學院。次經費。次省外中小學。次蒙學。次設學務處。以資董理。籌辦要旨八條。一以小學爲至要。二日課專加讀經溫經時刻。三教科書宜慎。四學堂規制必宜合法。五文武相資。六教員不遷就。七求實效。八防流弊。六月。命充督辦商務大臣。九月。命署兩江總督。二十九年正月。奏中學小學堂教員。咸取材師範。現於江南創建三江師範學堂。前三年教小學堂之師範生。約分三級。一年速成。二年速成。三年本科。以便陸續派赴各州縣。承充學堂教員。四年。添置高等師範本科。精研教育學理。以教中學堂之師範生。備各屬中學教員之選。並設兩江學務處。以便督催興辦。四月。入京陛見。賜紫禁城西苑門內騎馬。閏二月。命充經濟特科閱卷大臣。尋經管理學務大臣榮慶張百熙奏請派之洞會同商辦京師大學堂事宜。將一切章程。詳加釐定。奉旨允准。十一月。會奏上所訂定章程略云。臣之洞伏查上年大學堂奏定章程。宗旨辦法。實已深得要領。惟草創之際。規程課目。不得不稍從簡略。以徐待考求增補。至各省初辦學堂。管理學務。既難得深通教育之法之人。而學生

率皆取諸原業科舉之士。未經小學陶鎔而來。不自知學生本分。故言論行爲。不免有軼於範圍之外者。此次欽奉諭旨。命臣等將一切章程。會同釐定。期於推行無弊。自應詳細推求。倍加審慎。數月以來。臣等互相討論。虛懷商榷。並博考外國各項學堂課程門目。參酌變通。擇其宜者用之。不相宜者缺之。科目名稱之不可解者改之。其有過涉繁重者減之。每日講功課。少或四五點鐘。多亦不過六點鐘。所授之學。排日輪講。少或四五門。多亦不過六門。皆計日量時以定之。絕不苦人以所難。中人之資。但能循序以求。斷無兼顧不及之慮。至於立學宗旨。無論何等學堂。均以忠孝爲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爲基。俾學生心術。一歸於純正。而後以西學瀹其智識。練其藝能。務期他日成材。各適實用。以仰副國家造就通材。慎防流弊之意。計擬成初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中學堂暨高等學堂章程各一冊。大學堂章程附通儒院章程一冊。原訂蒙學章程所列。爲外國初等小學。茲參酌蒙養院之意。增補其缺。略訂爲蒙養院家庭教育法一冊。辦學首重師範。原訂章程。僅就京城試辦。尙屬簡略。茲另擬初級師範學堂優級師範學堂。并任用教習各章程。此外如京師仕學館。係暫設章程。亦暫仍其舊。譯學館前經奏明開辦。茲將章程課目一併擬呈。進士館與仕學館意相近。課程與各學堂不同。茲亦酌定章程課目。別爲一冊。國民生計。莫要於農工商實業。原章顧未之及。茲另擬初等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附實業補習普通學堂及藝學堂各章程。高等中等農工商實業各學堂暨實業教員講習所章程。實業學堂通則。又以中國禮教政俗。本與各國不同。而少年初學之士。胸無定識。龐雜浮囂。在所不免。此時學堂辦法。規範不容不肅。稽查不容不嚴。茲特訂立條規。申明禁令。編爲各學堂管理通則。並將此時開辦各項學堂設教之宗旨。立法之要義。總括發明。訂爲學務綱要。至學生畢業考試。陞級入學考試。亦經詳定專章。其獎勵錄用之法。比照奏准鼓勵出洋游學生。於獎給出身之外。復請分別錄用章程。亦經詳加斟酌。擬有專章。伏候聖明裁定。將來應即分別照章奏明辦理。又奏科舉阻礙學堂。擬請鄉會試每科遞減中額三分之一。減盡停止。歲科試請於鄉試兩科年限內。分兩歲考。兩科考四次分減。每次減學額四分之一。減盡停止。三十年。兼署湖北巡撫。三十二年正月。京察。諭以謀慮精詳。力任艱鉅。

交部議敍。三十三年五月。奉旨以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六月。補授大學士。仍留總督任。十六日。充補體仁閣大學士。七月。授軍機大臣。八月。命管理學部事務。先是。之洞任湖廣總督時。以各學堂短衣皮鞾。仿效西式。奏請定湖北學堂冠服。並請敕下軍機處。學部將所擬冠服章程。詳加核議。至是奏請通行。須爲定制。十二月。命充經筵講官。三十四年。江蘇巡撫陳啟泰奏粵漢鐵路宜定統一辦法。請遴派廉明大臣督辦路務。六月。命兼充督辦粵漢鐵路大臣。旋以路事入奏。奉諭粵漢鐵路重要。特派張之洞爲督辦大臣。近據奏稱該路事權紛歧。議論淆雜。諸多窒礙。該路交通。大有關係。詎可長此延緩。嗣後該路籌款用人。興利除弊各事宜。悉責成張之洞通籌全局。任勞任怨。嚴定期限。各就三省情形。分別妥訂章程。因時制宜。主持定斷。郵傳部暨湖北湖南廣東各督撫。均須實力協助。不得掣肘。所有各該省原派之總協理。均聽節制。在事官紳商董。儻有營私舞弊。煽惑把持。以致妨害路政各情事。即著據實參辦。尋命之洞兼充督辦鄂境川漢鐵路大臣。十一月。上御極禮成。上皇太后徽號。賞之洞太子太保銜。紫韁。宣統元年二月。充實錄館總裁官。命總司核定進呈講義。閏二月。舉行察典。諭以張之洞等。同心襄贊。共矢慎勤。交部議敍。四月。奉旨免其帶領引見。八月二十一日卒。予謚文襄。晉贈太保。入祀賢良祠。有廣雅堂集。

夏瑞芳

夏瑞芳。字粹方。江蘇青浦人。先世業農。其父母鬻田宅。設小肆於上海董家渡。年十一。隨母至滬。時基督教長老會。設清心堂於滬南。分設小學於各鄉。凡小學生成績優良者。得升入清心堂。習中西言文外。兼教工藝。不取學膳金。瑞芳入小學三年。升入清心堂。復五年。父歿。家益貧。乃入同仁醫院習醫。無所成名。轉入英人所設之文匯報館習排字。旋入字林西報館。捷報館。爲排字領袖。所入稍豐。光緒丁酉。與妻兄鮑咸恩自營印刷業。凡集資四千餘金。僦設商務印書館。翻印印度英文讀本。而以華文註之。名曰華英初階。戊戌而後。倡言維新。學子競譯日

本書。以期啓發國人。瑞芳即親赴日本考查。有所得。輒仿行之。又必丐通人抉擇。再四訂正。而後印行。越三年。拳亂定。復行新政。瑞芳以爲教育宜先小學。因編訂教科書。特設編譯所。延學部侍郎張元濟主其事。更出重貲購嚴復伍光建夏曾佑等之著作。發行辭典小說雜誌教科書外。又訂定教授法參考書。學者便焉。一時上海皆不能與之競。由是印刷益精。營業駸駸日上。瑞芳更欲乘勢廣集資本。設出版公司。謀諸人。無應者。壬寅冬。適日本原亮三郎。本係太郎。攜巨貲來滬。思營印刷出版業。瑞芳遂與訂約合資。改商務爲有限公司。華股日股相半。而用人行政權。悉操國人。業遂益廣。支店徧全國。受傭者三千餘人。自丁酉至癸丑。十七年間。由四千增至百五十萬。日人所占股額。僅存四分之一矣。瑞芳亟欲收歸國人自辦。遂東渡與諸有股者謀。盡數購回。民國三年一月六日。議定立約。十日。登報布之股東。是夕。即遭狙擊於總發行所門前。負重傷死。羣疑陳其美所主使。顧罪人卒不承。先是二次革命。其美據湖州會館。立司令部。瑞芳說西人驅之去。其美恚甚。常思有以報之。瑞芳死。年纔四十有三。瑞芳生平於社會公益。多所盡力。被舉總商會議董。處理悉當。設小學於鄉。教里中子弟。復集資擴充清心堂屋宇。改爲清心中學校。他若愛國女校。尙公小學。孤兒院。亦咸有佽助焉。

政治　外交

譚廷襄

譚廷襄。字竹崖。浙江山陰人。道光十三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五年。散館。以主事用分刑部。二十三年。補官。二十四年二月。陞員外郎。五月。陞郎中。二十六年。記名以繁缺知府用。二十七年二月。授直隸永平府知府。十月。調補保定府知府。廿九年。署通永道。旋實授。三十年。調補清河道。咸豐二年。以幫辦海運出力。並捐備軍餉。下部優敘。三年正月。署直隸按察使。十二月。陞兩淮鹽運使。四年正月。直隸總督桂良奏留籌辦巡防事宜。三月。擢山

東按察使。仍留直隸辦理海運。六月。授順天府府尹。十月。稽察左翼覺羅學。五年二月。命赴天津驗收海運米石。五月。擢刑部左侍郎。仍兼署順天府府尹。九月。充武鄉試監臨。並較射官。六年正月。復偕倉場侍郎阿彥達赴津驗收米石。六月。倡捐海運餘米。下部議敘。尋以驗收海運完竣。賞戴花翎。八月。授陝西巡撫。十二月。署直隸總督。七年正月。湖北襄樊匪徒竄擾毗連陝境。廷襄檄派將弁會同湖北官兵疊破敵壘。進攻竹山縣。克之。是時。各省採買米石。運交京倉。廷襄奏稱陝西至京運道難通。且產稻無多。見擬籌銀解京。由部酌買。允之。旋赴直隸總督任。五月。奏言東明縣城被水衝塌。見擬籌款堵禦。並撫恤居民。如所請行。又以直隸鹽梟充斥。奏請從嚴懲辦。得旨。六月。永定河水漫溢。廷襄奏將防護不力各員懲處。並自請議處。八年三月。實授直隸總督。時天津海口有外國兵船駛入。廷襄遵旨赴天津偕倉場侍郎崇綸密陳海口情形。疏言俄與英法美各國情形雖殊。其心則同一叵測。見時俄人意極迫切。自當因勢利導。剴切曉諭。以冀漸次馴伏諸國。嗣諭廷襄與崇綸一同接見各使。復奏言。臣廷襄抵大沽駐紮。有俄人通事投遞公文。臣等接見該俄使普提雅廷。詞色頗屬恭順。惟求將分界通商二事代爲奏辦。臣等查分界一事。上年業已奉旨惟將從前未曾分界之烏特河一處會同覆勘。其餘以興安嶺爲界。山南爲中國。山陰爲俄國。自有一定疆土。會勘自可分曉。該使又稱黑龍江左界有滿洲人生聚。意欲移於江右。所費約銀十萬兩。該國情願助給。臣等以大皇帝撫馭中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旗人生聚之所。豈能給費遷移。此等不情之請。不敢具奏。該使亦即語塞。又通商一節。該使總以別國通商口岸。須准一體通商。臣等告以伊國通商見有三江口岸。如欲仰乞恩施量爲加增。須俟奏明請旨。尋又偕崇綸等接見美使。奏稱臣等到口以禮接待。當諭以大皇帝以爾在粵不肯幫助英法。深爲嘉許。今與英法同至。究因何故。據云。廣東之事與伊無干。伊與俄國擬向說合。故來請見。又云伊曾有國書於咸豐六年在浙閩呈進代奏。不料原封拆動後。仍復交還。懇請再爲代奏。當即捧書送閩。並稱必求大皇帝躬書賜覆。方見兩國和好。臣等答以國書與公文不同。未便冒昧接收。應俟請旨遵辦等語。至英法兩國應俟俄美兩國評理後方可接見。尋奏言。連日體察。其情不一。英法悖理。俄

美輸情。而其欲饜所求。則彼此並無二致。臣等明知一經交仗。海運立時梗阻。津郡騷然。種種可慮。惟事勢所迫。此等無禮之人。斷不能空言馴伏。聽我指揮。若不據實直陳。則獲咎滋大。伏乞皇上就臣等前奏各款。俯加採擇。先將俄使量予恩施。疏入。上命奕山於黑龍江會同俄國公使秉公勘辦分界事宜。仍諭廷襄將俄使所請五口通商酌量允許。並准美使於五口外閩粵附近處所添二小口。廷襄疏言。臣等接到寄諭。即照覆俄使。彼乃復舉已駁舊說。欲以黑龍江烏蘇里河綏芬河爲界。不肯以興安嶺爲界。反覆無常。情殊可惡。嗣據美使復來接見。臣等將所請各款。已與剴切分剖。語尚近理。其通商口岸一節。臣等尚未肯遽允。增添賠補一條。請以將來稅課扣抵。臣等極言駁斥。旋因英船闖入內河。轟傷兵勇。礮臺被占。廷襄自請治罪。上以其調度無方。命褫職留任。拔去花翎。四月。奏稱英船退回三岔河待撫。並探聞英船內暗帶潮勇。且有步隊。近日又有續到船隻。臣等派員告以欽派大學士桂良等日內即可到津。飭令等候。又附片密陳天津郡城。無一日之水。無隔宿之糧。城外廛肆毗連。河路錯雜。戰守兩難。不得已仍行議撫。但使津郡能羈縻一日。則京師可籌備一日。伏願皇上密飭僧格林沁嚴防陸路北竄。並令各旗整飭勁旅。以備非常。臣與津存亡自誓已久。非敢以言撫爲退縮求生地步。奏入。諭曰。汝節制全省。豈止守一郡耶。若如是自誓。實爲有負委任。如大局何。尋奏言。臣蒙訓詞嚴切。何敢以一死塞責。致誤大局。惟恐外兵一經登岸。立即不可收拾。隨即遣員與之理說。先以不准登岸入城相約。又恐其以購買什物爲由。誘惑愚民。因令團總張錦文等設一公局。經理其事。凡洋船日用。准爲代買。不准與民間交接。所可慮者。津郡向多匪藪。一與廣勇潮勇聯合。爲患匪細。臣令團總等加意整飭。且各門各路皆有兵勇分管地段。聯絡守禦。五月。奏言遵旨嚴密布置。防其北竄。並急籌攻戰。以衛地方。嗣因海口礮臺失守。爲欽差大臣僧格林沁所劾。上責其恇怯無能。命革職來京。聽候查辦。尋遣戍軍臺。九年九月。釋回。賞五品頂戴。赴直隸大順廣一帶幫辦團練事宜。尋以捐輸銀兩。加四品頂戴。十月。賞三品頂戴。署陝西巡撫。十年三月。奏請出糶各屬常平倉穀。以濟軍餉。先是。御史李培祜奏參前任陝西巡撫曾望顏任性妄爲。聲名狼籍等款。上命廷襄查辦。至是覆奏。望顏舉劾屬員。

粗率錯謬。又令伊子干預公事。請下部嚴議。六月。命督辦陝西團練。尋奏西安漢中延榆綏各鎮。向歸陝甘總督統轄。惟總督在甘肅距各鎮甚遠。有鞭長莫及之勢。可否惟令巡撫統率。以便整飭營伍。奏入。諭令俟陝甘總督樂斌到陝妥爲商酌。八月。廷襄遵旨密查天主教。疏言天主教流入中國有年。愚民被惑入教者。所在多有。惟見在洋務未定。若令到處窮搜。轉滋疑惑。惟有密飭地方官於稽察保甲時留心訪察。如有習天主教之人。另冊密記。以便隨後設法開導。或冀漸啓愚蒙。上韙之。又奏籌濟餉需。請酌照京局章程勸捐。以佐經費。下部議行。時外人撫局未定。中外臣工有建言請西巡者。諭令廷襄偕樂斌會議。疏陳三便三難。議旋寢。十二月。偕樂斌奏請將陝西綠營兵額裁馬改步。如所議行。十一年正月。賞二品頂戴。補授山東巡撫。時曹州土匪句結東昌匪黨滋事。四月。帶兵馳赴茌平督剿東昌臨清賊股。連戰勝之。五月。克東昌府河西賊巢。六月。克張秋鎮。八月。復濮州。適捻匪搶渡運河。進偪省城。廷襄督營總烏爾貢扎布率隊繞出城前迎剿。大破之。賊東竄。省城解嚴。九月。命督辦山東團練。請於山湖兩路扼要嚴防。以禦外侮。上可其奏。十一月。御史曹登庸劾廷襄濫保屬員。上命偕格林沁查奏。以委用非人。下部議降三級留任。是時。山東州縣積年虧空至七十一萬有奇。廷襄請飭查清理。得旨允行。同治元年三月。匪首馬傳山竄踞南泉民圍。飭遊擊范正坦等擊破之。六月。以山東軍務稍定。奏請舉行壬戌恩科。並補行辛酉正科鄉試。詔如所請。七月。兼署河東河道總督。八月。以兗州各屬被賊。濟寧各屬被旱被水。請將新舊錢糧分別酌緩。允之。二年。截剿河西竄匪。生擒戕官要犯張圣堂。及匪首楊蓬山等。悉寘之法。三年七月。授刑部右侍郎。十一月來京。四年三月。充會試副考官。六月。署管理戶部三庫事務。十一月。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調補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五年三月。遷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九月。湖北巡撫曾國荃奏參總督官文貪婪欺罔各款。命偕刑部尚書綿森前往查辦。十月。賜紫禁城騎馬。十二月。命撤官文任。以廷襄署理湖廣總督。六年正月。偕錦森查明官文原參各款。覆奏。請下部嚴議。從之。八月。署吏部右侍郎。十一月。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二月。擢刑部尚書。七年三月。兼署吏部尚書。閏四月。充朝考閱卷大臣。八月。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

九月。充武殿試讀卷官。八年三月。復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九年四月。因病請假。旋卒。追贈太子少保銜。賞給陀羅經被。尋賜祭葬。予謚端恪。

李鴻章

李鴻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父文安。刑部郎中。鴻章道光二十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十年。散館。授編修。咸豐二年。大考二等。賞文綺。時太平軍攻陷楚省。江皖震動。三年正月。命隨侍郎呂賢基回籍練鄉勇。五月。禦敵和州之裕溪口。獎六品頂戴藍翎。四年。克含山。加知府銜。賞換花翎。五年五月。丁父憂。仍留營。十月。克廬州。奉旨交軍機處記名。以道府用。六年。克無爲州。賞加按察使銜。七年。論疊次剿匪功。奉旨交軍機處記名。遇有道員缺出。請旨簡放。八年。侍郎曾國藩駐師江西。留襄營務。九年五月。曾國藩檄同候選知府曾國荃。赴景德鎮助剿。立復景德鎮及浮梁縣城。十月。授福建延建邵遺缺道。未赴任。十年。署兩江總督曾國藩。議設淮揚水師。令鴻章統之。十一年。復奏遵籌鎮江援剿之師。以鴻章應。並密陳才可大用。鴻章乃歸募勇。皖省爲太平軍捻衆蹂躪殆徧。惟合肥恃民團苦戰得獨全。鴻章所募者。舊團強半。選擇將領。釐定營制餉章。悉法湘軍。是爲淮軍之始。同治元年二月。敵陷松江太倉諸州郡。直壓上海。戶部主事錢鼎銘等。詣曾國藩軍次乞援。且集銀十八萬兩。租輪船六。泝江迎師。議者亦謂上海爲籌餉膏腴之地。不宜輕棄。而鴻章一軍。節爲敵阻。不得達鎮江。曾國藩乃奏飭鴻章移師上海。三月。超署江蘇巡撫。初蘇松太道吳煦。權江海關稅。時以重資啗英法諸酋。借其兵力爲助。又令美國人華爾募洋兵數千。益以中國應募者。名常勝軍。嘗合松滬官軍英法兵。攻克松江嘉定青浦。鴻章至悉隸焉。四月。常勝軍英法兵會民團復奉賢。方議趨金山衛。適松滬官軍覆於太倉。鴻章撤英法全軍。回援嘉定。敵攻急。英法兵突圍入挾各官豎留防兵遁歸上海。自是不復遣兵助剿。嘉定奉賢再陷。敵勢專注青浦松江。五月。青浦守將華爾棄城走。保松江。敵方厚集於泗涇。距上海遠。中多港汊。謂官軍不能猝進。增壘爲久踞計。於是鴻章駐營

新橋。飭總兵程學啟滕嗣武韓正國領隊先進。而自督師繼之。敵數萬犯新橋。鴻章檄參將郭松林等回援。縱橫合擊。乘勝復攻泗涇。解松江圍。上以鎮江爲南北要衝。疊促鴻章赴鎮。如前議。鴻章密言洋兵不可久恃。滬防必須自強。敵謀以大股擊江寧之圍。臣亦急思馳往鎮江。就近援應。無如陸軍僅有數千。分兩處則均不得力。專一路則尚可自立。軍事以得人心爲本。臣軍到滬後。稍繫士民之望。未便輕動失衆心。容臣將滬事就緒。再議出江。疏入。命緩行。鴻章議先復浦東廳縣。飭所部進南匯之周浦鎮。克南匯。敵自金山衛川沙廳大舉來攻。復破之。遂復川沙奉賢。六月。克金山浦東大定。七月。諸軍會拔青浦。慕王譚紹洸自蘇州糾衆十數萬謀救青浦。不得逞。撲北新涇防營。分擾法華鎮以西。且及上海。鴻章飛調青浦各軍。以半留守。半趨泗涇七寶。繞出賊後。親督上海軍。當其前軍。次虹橋。敵憑河據壘。左右伏以待。鴻章策騎旁馳。疾過之。與援軍遇於北新涇。前後夾擊。敵敗走嘉定。九月。進攻嘉定。克之。譚紹洸乃糾蘇杭敵大股來犯。由崑山太倉北竄。連營於四江口。三江口大河支港。俱設浮橋。將內竄。鴻章檄所部齊集黃渡。三路並進。自晨至暮。身自督戰。諸軍踰濠入。斃黃衣勇目數人。敵大奔。水師循趙屯港。截擊復大潰。追至三江口。殲焉。於是松滬解嚴。捷入。授江蘇巡撫。先是。華爾援浙。戰歿慈谿。代以其副白齊文。十一月。奉調赴江寧。漸懷異志。閉松江城索餉。鴻章與英提督議約十六條。黜白齊文。捕治之。易以英將戈登。裁定三千人。減其冗費。束以紀律。常勝軍始復爲用。常熟守敵駱國忠董正勤舉城降。福山諸海口皆下。忠王李秀成悉衆圍常熟。江陰援敵復竄陷福山。飭水師護常勝軍出海攻福山。不克而還。二年正月。兼署五口通商大臣。奏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是爲鴻章創興洋務之始。常熟圍急。遣諜密諭駱國忠等固守。檄道員潘鼎新提督劉銘傳以三千人乘輪舟趨福山。二月。奪福山石城。常熟軍知援至。亦啓城出擊。俘斬略盡。圍乃解。三月。復太倉州城。四月。復崑山。江蘇爲財賦之區。而賦額之重。爲天下最。蘇松太之浮糧。尤爲蘇省最弊。由沿襲前代官田租額。乾隆中年以後。辦全漕者數十年。自道光三年十三年。兩遇大水後。無歲不荒。無縣不援蠲減曠典。遂爲年例。又有官塾民欠一款。大抵移雜塾正。移緩塾急。移新塾舊。移銀塾米。以官中之錢。完官中之糧。其後或豁免。或

攤賠。同歸無著。鴻章歷陳積弊。請准減定蘇松太糧額。以咸豐中較多之七年爲準。折中定數。每年起運。交倉灣白正耗米一百萬石以下。九十萬石以上。著爲定額。下所司議行。五月。又奏密察敵情地勢。有可慮者三。可幸者三。蘇常杭嘉爲東南財賦最盛之區。逆衆必死守力爭。一可慮。蘇嘉各郡湖河蕩港。千百通聯。我難進而敵易守。二可慮。李秀成爲諸敵冠。多狡謀。去年迄今。圖救江寧。分竄皖江南北。又欲繞竄揚州裏下河。若攻剿過急。則或挈衆來援。或別圖竄踞。三可慮。惟是江皖浙東。各有重兵堵截。提督鮑超等。能再速克江浦。浦口扼斷北敵過江之路。都興阿吳棠果能力堵淮揚。不使敵竄入裏下河。則剿辦較易。可幸者一。李秀成李世賢分踞蘇浙。自見挫官軍。精銳大減。膂腴亦去其半。現惟嘉興陳炳文部敵較多而悍。有蔣益澧扼其前。臣軍綴其後。常州無錫敵援甚廣。深入頗難。但使穩紮穩進。徐圖制敵。可幸者二。臣軍爲數已逾四萬。今擬由崑山進蘇州爲一路。以程學啟所部陸軍當之。由常熟進江陰無錫爲一路。以李鶴章劉銘傳所部陸軍當之。由泖澱進吳江平望太湖爲一路。則李朝斌水師當之。皆欲規取遠勢。以翦蘇州枝葉。而後圖其本根也。又恐杭嘉湖各敵。繞竄浦東。窺撲松滬。復令常鎮道潘鼎新入營扼金山衛。編修劉秉璋七營扼柘溇。副將楊鼎勳五營扼張堰。聯爲一氣。以防內竄。以固全局。報聞。六月。飭程學啓戈登進吳江。連破各隘。敵以城降。七月。允兩江總督曾國藩奏。毋庸改設南洋通商大臣。仍命鴻章兼理。於是鴻章分飭程學啓戈登規蘇州。李鶴章劉銘傳規江陰。潘鼎新劉秉璋規嘉善。以牽制敵勢。而李秀成由蘇州糾集納王郜雲官等水陸十萬。偪大橋角營。李鴻章馳軍四擊。敵稍卻。九月。李秀成復由蘇州無錫溧陽宜興聚衆八九萬泊運河口。自將悍衆踞金匱之后宅。諸敵從望亭后宅屯營互進。李鴻章亦立八營於大橋角。與之持。鴻章以巨敵麕集西路。志在保無錫。援蘇州。乃檄李鶴章劉銘傳堅守後路。抽銳卒翻營猛擊。程學啓戈登由蘇州西北橫出敵後。攻克蠡城黃埭。周盛波亦擊走芙蓉山敵。克雁臺塘頭。郭松林又敗之於安鎮興隆橋。李秀成移居麻塘。李鶴章劉銘傳合擊。大破之。於是蘇錫之敵皆大困。敵陷江南。以江寧蘇杭爲三大窟。而蘇其脊膂。故李秀成百計援蘇州。譚紹洸尤凶狡。誓死守附城。築長城石壘。堅不可拔。程學啓等頓軍河

東。累月不下。十月。鴻章泣蘇視師。益趣攻。程學啓緣南岸。戈登緣北岸。鴻章親督驍健。出炸礮二十餘。毀其長城石壘。郜雲官等密款乞降。鴻章令斬李秀成譚紹洸以獻。李秀成夜遁。郜雲官等刺殺譚紹洸。開齊門迎師。時降衆列名者。郜雲官伍貴文汪安均周文佳范啓發張大洲汪懷武汪有爲八人。其精銳猶逾十萬。分屯闔胥盤齊四門。歃血誓生死。程學啟恐難制。白鴻章誅之。搜斬悍黨二千餘。賞加太子少保銜。並賞穿黃馬褂。十一月。李鴻章等軍克無錫。飭程學啓李朝斌水陸由吳江之平望會師。嘉善守敵陳占榜降。嘉善既定。遂偪嘉興。敵守禦甚備。久乃克之。三年正月。戈登請以常勝軍攻宜興。鴻章令郭松林等水陸各軍合剿。克宜興。並克溧陽。敗金壇劉王襄王之衆。平其附城諸壘。敵勢大蹙。時護王陳坤書踞常州。方合丹陽句容諸敵十數萬。繞出常州城北。擊官軍之背。以無隙可乘。復圖竄入腹地。以緩常州嘉興之圍。循江而東。奄至江陰之南牐及周莊華墅楊舍。犯常熟。所過焚殺。鴻章飛檄郭松林等。棄金壇勿取。疾馳歸援。令楊鼎勳張樹聲選三千人。橫截江陰之焦店。而飭其弟李昭慶由嘉興赴援常熟。敵併集無錫江陰常熟間。圍常熟尤亟。黃翼升督水師自白茅口進。與李昭慶鄭國魁合擊。敵大敗。又擊走顧山陸市之敵。追過福山。常熟圍解。敵退屯江陰之楊舍周莊華墅沙山。圖西竄。三月。鴻章馳赴江陰長涇。察敵勢。檄提督劉士奇總兵王永勝會郭松林軍。由福山荒苑江岸進。自率李鶴章李昭慶黃翼升鄭國魁水陸軍馳抵沙山。連破敵營。追越華墅。分兵邀擊。楊舍敵惶遽夜竄。雲亭劉士奇王永勝設伏雞籠山。敗之。別衆萬餘。夜於三河口設浮橋。雲亭敵至欲渡。而西官軍蹙之。敵爭道。橋斷尸積。水不流。鴻章乃至常州督軍。常州西北通丹陽。西南通金壇鎮江。防軍已克丹陽。提督鮑超克金壇外援盡絕。陳坤書猶率悍黨死拒。鴻章令戈登礮隊攻南門。劉銘傳攻北門。劉士奇王永勝攻東南隅。時久雨忽霽。煙燄反撲。城傾數十丈。鴻章揮軍登城。諸軍接刃直前。陳坤書猶揮敵數千巷戰。盡斬之。擒陳坤書。四月。復常州城。賞騎都尉世職。常勝軍多失律。及攻常州。又畏懦不先登。戈登慙。思歸國。乃撤常勝軍。鴻章疏言。戈登屢立戰功。請優獎以示榮寵。詔如所請行。六月。江寧平。錫封一等伯爵。並賞戴雙眼花翎。尋賜伯號曰肅毅。堵王黃文金擁衆十萬踞湖州。集悍衆於屬舍。鴻

章以蘇湖接壤。防其竄越。令潘鼎新以水陸軍拔長興。進擊晟舍。毀其壘卡。七月。會浙軍攻湖州。劉銘傳亦克德州。追斃敵首黃文金。江浙肅清。四年正月。飭郭松林楊鼎勳率軍航海赴閩。從閩浙總督左宗棠軍。疊克漳州漳浦等城。四月。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戰歿曹州。曾國藩爲欽差大臣。督其軍。鴻章暫署兩江總督。五月。奏遣潘鼎新一軍。由海道赴天津。屏衛畿輔。九月。諭鴻章統率所部各軍赴豫西防剿。兼顧山陝。鴻章歷陳兵勢不能遠分。餉源不能專恃。軍火不能接濟。遂寢前議。五年七月。河漫高郵汛。壑卸清水潭壩。命會同漕運總督吳棠勘修。工成。予優敘。九月。命鴻章馳往徐州。妥籌淮徐以東各路防務。十月。曾國藩因病乞假。鴻章署欽差大臣。節制各軍。專辦剿匪事。捻早時分股爲二。張總愚竄陝西爲西捻。任柱賴汶洸竄山東爲東捻。鴻章甫視事。東捻即南趨金鄉魚臺豐沛諸縣。謀犯清淮。既挫於官軍。反走山東。越河南。竄湖北。鴻章飭劉銘傳劉秉璋周盛波張樹珊等躡剿入鄂。敗之。六年正月。授湖廣總督。二月。敵由湖北竄擾河南。直趨山東。五月。渡運河。濟南戒嚴。淮豫東皖各軍雖屢勝。而敵瞬息千里。不能制。鴻章以督辦軍務。日久疲師。奉旨戴罪立功。迅赴山東會剿。始曾國藩督師時。議於運河東岸沿隄築牆。杜賊竄越。鴻章守其策而注重運西。飭豫軍提督宋慶張曜兩軍。分守山東。東平以上。自靳口至黃河沈家口。周盛波分守。開河至靳口。劉秉璋分守。濟寧至開河。楊鼎勳分守。趙村石佛至南陽湖。李昭慶分守。灘上黃林莊至韓莊八閘。皖軍黃秉鈞等分守。宿遷運河上下游。聲息相通。互爲策應。使敵不得出運。六月。抵濟寧。敵又由濉縣趨竄登萊。鴻章謂敵蹤飄忽。當偪入海隅。以圖聚殲。乃創膠萊河防之策。令劉銘傳潘鼎新於膠萊河南北二百八十餘里。築長牆。會合豫軍東軍。分汛設守。奏言。衡量利害之輕重。與其馳逐終年。流毒江皖東豫楚各省。不如棄一隅以誘之。與其往復運東濟泰充沂青及蘇之淮徐海各地。均受其害。不如專棄登萊以扼之。膠萊河之防不密。則登萊無可扼。運河之守不密。則膠萊仍不足恃。賊已進窺膠東。擬俟運隄與膠萊河防次第布置。即當抽兵進剿。庶滅一賊少一賊。賊智自困。而兵力不疲矣。時任賴諸衆麕集萊陽即墨間。恐膠萊河防斷其竄路。伺隙反撲。隄牆數敗。七月。敵果潛由海神廟撲渡濰河。東軍不及禦。膠萊防潰。下部議處。鴻

章亟飭淮豫各軍嚴扼運防。而令劉銘傳郭松林楊鼎勳三軍。往來躡擊。十月。追至贛榆。降將潘貴升槍斃任柱於陣。賴汶洸竄山東。十一月。劉銘傳等追敗之諸城濰縣膠州。敵窮蹙。遁入海濱洋河瀰河之交。官軍圍擊。賴汶洸率騎數百走而南。十二月。復糾集千餘騎突至沭陽。衝渡六塘河。竄揚州。道員吳毓蘭駐守運河。擊擒之。餘衆悉降。東捻平。賞加一騎都尉世職。七年正月。西捻張總愚由山西吉州踹冰北竄。曆諭鴻章迅飭劉銘傳各軍入援。未至。已分竄直隸東北平鄉雞澤南和諸縣。下部嚴議。兼命鴻章親督所部。自臨清德州。剋日入直。相機剿辦。又以敵蹤闌入衡水定州。奉旨拔去雙眼花翎。褫黃馬褂。革騎都尉世職。鴻章奏言。辦流寇以堅壁清野爲上策。嘉慶間。川楚教匪。賴此成功。即東捻流竄豫東淮北。所至民築圩寨。深溝高壘以禦之。敵往往不得一飽。故其畏圩寨甚於畏兵。河北平原千里。無險可守。民又不知築寨自保。張總愚本極狡獪。遂得肆意蹂躪。無處不流。且自渡黃入晉。沿途擄獲贏馬甚衆。步賊多改爲騎。趨避既捷。肆擾尤易。自古治賊。必以彼此強弱饑飽爲定。衡賊未必強於官軍。但彼騎多而我騎少。自有不相及之勢。彼可隨地擄糧。我須隨地購糧。賊常飽而我常飢。又有不能及之理。今欲絕賊糧。斷賊騎。惟有勸諭直隸山西河北紳民。堅築圩寨。如果十里一寨。賊至無所掠食。兵至轉得買食。賊雖流而其技漸窮。二月。鴻章督軍進德州。敗之安平饒陽。三月。賊竄晉州。渡滹沱河。南入豫。折竄直隸。撲山東東昌。四月。趨在平德平。由德州西奔吳橋東光。偪天津。下部議處。命總統北路軍務。限一月殄滅。鴻章以捻騎久成流寇。非就地圈圍。終不足制其死命。是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及左宗棠。皆以爲言。而直隸地平曠無可圈圍。欲就東海南河形勢。必須先扼西北運河。尤以東北至津沽。西南至東昌。張秋爲鎖鑰。乃飭援津之郭松林潘鼎新兩軍。掘開滄州迤南捷地壩。洩運水入減河。於河東築長牆。斷其竄津之路。東昌運防。則淮軍自城南守至張秋。東皖諸軍自城北守至臨清。並集民團協守。敵自鹽山南竄。撲東昌運河。無可乘。復散走。閏四月。以剿賊逾限。予嚴議。時敵爲官軍所偪。奔突不常。北謀越減河。南謀越運河。以北路軍勢重。銳意南行。迴翔陵縣臨邑間。勞擾在平德平。犯臨清運防。鴻章慮久晴河涸。民團不可恃。且晝夜追奔疲士卒。欲乘黃河伏汛。縮地圈紮。以運

河爲外圈。恩縣夏津高唐之馬頰河。截長補短爲裏圈。號召民團。即馬頰河南聯牆築卡。第餘臨邑南至濟陽濱河百里。冀就西南一隅以制賊。其時官軍大敗敵於德州揚丁莊。又追敗之商河。張總愚率悍黨遁濟陽。沿河北出德州。犯運防上竄。鹽山滄州皆爲官軍扼截。乃轉向博平清平。適黃運暨徒駭交漲。東昌臨清張秋皆河水深不可越。馬頰河亦經黃水漫入。河西北岸長牆縣亙。敵竄地迫狹。勢益困。鴻章增調劉銘傳軍。期會前敵。分屯茌平之桃橋南鎮。至博平東昌。圈敵徒駭黃運之內。而令馬隊於中兜逐。敵無一生者。張總愚投水死。西捻平。賞還雙眼花翎黃馬褂騎都尉世職。開復疊次剿捻不力各降革處分。七月。賞加太子太保銜。以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八月。入覲。賜紫禁城內騎馬。十一月乞歸省。予假一月。八年二月。兼署湖北巡撫。十二月。命赴貴州督辦勦苗軍務。川楚各軍統歸節制。九年二月。甘肅逆回糾合土匪四擾。陝西兵力薄。總督左宗棠駐軍平涼。不克兼顧。命鴻章暫緩入黔。先赴陝西督辦軍務。七月。剿平北山土匪。值天津民人因匪徒迷拐幼孩。牽涉教堂。毆斃法國領事官。法國使臣羅淑亞索犯急。且以兵艦集津沽爲恫喝計。廷議促鴻章移師天津。密籌防衞。八月。調直隸總督。諭偕前任總督曾國藩速定讞。尋奏上。羅淑亞亦無異辭。十月。撤三口通商大臣。以總督兼任。改爲北洋通商事務大臣。十年。日本初請通商。授全權大臣。與定約。十二年正月。偕兩江總督曾國藩。奏選幼童赴美國肄業。又遴游擊卞長勝等。赴德國學習軍械。技藝。五月。授大學士。仍留總督任。六月。授武英殿大學士。閏六月。河道總督喬松年山東巡撫丁寶楨。籌治黃運兩河以通漕。下鴻章議。鴻章覆陳淮徐故道。勢難輒復。借黃濟運。與借衞濟運。及堵合霍橋決口。築隄束水諸策。流弊亦多。河在東雖不亟治。而後患稍輕。河回南即能大治。而後患甚重。近世治河。兼言利運。遂致兩難。卒無善法。不知黃水既不能入運。斷難一治而兩全。爲今之計。似不得不出於河自河。漕自漕。治河之策。不外古人因水所在。增立隄防一語。應令河東總督山東巡撫察度形勢。量築隄埝。俾資周防。而期順軌。議漕政者。皆不以規復河運爲望。然自道光六年。即創辦海運。咸豐以後。無年不由海運。無年不由采買。今日海道暢行。輪舶駢集。轉輸既捷。費用大省。而蘇浙漕糧。現既統行海運。江廣等省。本改漕折。宜由各督撫

酌提本色若干石。運滬解津。不然。指撥漕折。由南省采買運津。或由天津招商采辦亦可。若慮緩急之間。京儲匱乏。應於無事時多籌采運。使數年中得有一年之蓄。則內顧可以無虞。上嘉其所奏詳盡。下部議行。兼諭喬松年丁寶楨勘築隄埝。以資捍禦。十二月。以明年慈禧皇太后四旬萬壽。及上親政後。初屆元日令辰。下部優敘。十三年三月。授全權大臣。與秘魯國議招工事。因定和約專條。十月。慈禧皇太后四旬萬壽。加恩中外大臣有老親年八十以上者。鴻章母未及八十。特賞御書扁額。玉如意。大卷江紬八絲緞袍褂料。十二月。調文華殿大學士。光緒元年。日本與臺灣生番爭。船政大臣沈葆楨治臺事。鴻章飭提督唐定奎率淮軍渡海助剿撫。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奏籌善後海防六策。命詳議以聞。鴻章覆奏如原議。略謂所陳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六條。均救時要務。所未易猝辦者。人才之難得。經費之難籌。畛域之難化。故習之難除。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見。以求實際而已。舍變法與用人。別無下手之方。伏願皇上顧念時勢艱危。節省冗費。講求軍實。造就人才。皆不必拘執常例。而尤以人才爲急要。使天下有志之士。無不明於洋務。庶練兵各事。可期逐漸精強。積誠致行。尤需歲月遲久。乃能有濟。目前固宜力保和局。即將來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開釁。二年。英國使臣威妥瑪因雲南戕殺傳教士馬加里。要求不遂。下旗將歸國。鴻章以全權大臣赴煙臺。邀威妥瑪商辦。威妥瑪堅求嚴辦。適俄德法美日奧六國公使及兵艦齊集煙臺。鴻章故示整暇。往來談讌。並召諸使水師將領大會樂飲。六國協力阻英之請。乃與威妥瑪定優待往來通商事宜。復尋舊盟。三年。議覆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升祔位次。奏言。禮親王等請仿照奉先殿成案。增修龕座。爲折中之論。惟太廟規制有定。國家統緒無窮。醇親王請明降諭旨。曉示天下。自今以往。親盡則祧。並請以後殿東西二楹間。永藏祧主。此則導皇上以大讓。酌廟制以從宜。禮貴因時。讓爲美德。非天子不議禮。應否允行。應秉聖裁。詔並如議。八月。晉豫亢旱。鴻章籌巨款賑濟。時直隸亦患水。永定河居五大河之一。累年漫決。害尤甚。鴻章修復金門閘。及南上北三灰壩。盧溝橋以下二百餘里。改河築隄。緩其溜勢。別濬大清河。導沱河北運河減河。以資宣洩。自是水患少紓。五年。恭題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神主。賞加太子太傅銜。六年七月。始

創海軍。訂造鐵甲諸船於外洋。以管駕需才。奏立北洋水師學堂。電報之設也。鴻章初行於大沽北塘海口礮臺。以通天津。傳達號令。八月。遂設南北洋電線。自天津循運河逾江。抵鎮江而達上海。亙三千里。未幾。各國請於上海建萬國電報公司。暨南北洋海線。於是接辦沿海陸線。過浙閩至粵。道里以倍。後十餘年間。電線徧達各省。巴西通商。以全權大臣定約。十二月。福建巡撫劉銘傳。疏請開行鐵路。鴻章議有九便。事下所司。鴻章於江寧上海有機器製造局之設。於上海有輪船招商局之設。天津舊有機器局。集貲拓充。並開採磁州煤鐵礦。開平煤井。又設上海紡織局。近築津榆鐵路。遠開漠河金礦。以濬中國之利源。杜外人之侵占。先後得旨允行。八年丁母憂。諭俟百日後。以大學士署理直隸總督。鴻章累疏固辭。始允開缺。仍駐天津督練各軍。並署通商大臣。六月。朝鮮內亂。鴻章時在籍。詔赴天津。署總督張樹聲。先飭提督吳長慶率淮軍援朝鮮。定其亂。鴻章因爲朝鮮酌定善後之策。九年六月。命署理直隸總督。兼通商大臣。累疏乞終制。不允。十年八月。服闋。授大學士。直隸總督。兼通商大臣。十月。仍授文華殿大學士。時法越構兵。越之山西北寧皆陷。雲貴總督岑毓英督師行邊。爲越南援。法乃自請講解。鴻章與法總兵福祿諾議訂簡明條款。既竣。而法人伺隙陷越之諒山。薄鎮南關。兵艦駛入南洋。分擾閩浙臺灣。邊事大棘。北洋口岸。南始煙臺。北迄山海關。延袤幾三千里。而奉直接壤之旅順口爲首衝。飭提督宋慶等率軍守之。水師統領提督丁汝昌。以蚊快船表裏依護。副將羅榮光守大沽。提督唐仁廉守北塘。提督曹克忠總兵葉志超守山海關內外。總兵全祖凱守煙臺。重兵聯絡。海疆屹然。十一年正月。朝鮮亂黨突入王宮。戕其執政大臣六人。日本陰助之。駐防提督吳兆有等以兵入護。剿除亂黨。傷及日本兵。日本藉以爲辭。鴻章奉命爲全權大臣。允其撤兵。而所索議處統將撫卹難民。則嚴拒不許。法大敗於諒山。又不獲逞志於閩浙臺灣。復尋成。四月。授全權大臣。與法使巴德納增減前約。法事乃弭。五月。以籌濟滇粵前敵餉需。軍火無缺。下部議敘。西人水陸將士。皆出學堂。鴻章奏仿行之。挑選各防營弁勇。入武備學堂肄業。九月。設海軍衙門。醇親王總其事。命鴻章會同辦理。十二年。以全權大臣。定法國通商滇粵邊界章程。十三年。會訂葡萄牙通商之約。十四年。海軍成。爲船二十有

八艘。檄飭海軍提督丁汝昌。統率全隊。周歷南北印度各海面。練習風濤陣技。歲率爲常。十五年。慈禧皇太后歸政。懿旨賞用紫韁。十七年二月。命偕山東巡撫張曜校閱海軍。十一月。熱河教匪滋事。蔓延平泉朝陽建昌赤峰四州縣。分擾蒙古翁牛特諸旗。遣直隸提督葉志超往剿。旬日平其亂。下部議敘。十九年正月。鴻章年七十。慈禧皇太后及上御書扁額對聯及諸珍物賜之。二十年。慈禧皇太后六旬萬壽。賞戴三眼花翎。五月。朝鮮以東學黨亂來乞師。飭提督葉志超助之。日本亦以重兵至。官軍屢戰不利。日本乘勝內侵。連陷九連城鳳凰城金州岫巖海城蓋平營口大連灣旅順口。復踞威海衛劉公島。奪我兵艦。八月。奉旨拔去三眼花翎。褫黃馬褂。十月。革職留任。摘去頂戴。二十一年正月。賞還翎頂黃馬褂。開復革留處分。授爲全權大臣。往日本議和。時日本恃勝要索。議久不決。會鴻章爲日暴徒狙擊。射中左顴。力疾款議。三月。於馬關會成條款十二。割臺灣以畀之。和議成。鴻章諷示俄使約德法二國。令日本還遼東半島於我。七月。留京入閣辦事。十二月。命充致賀俄國加冕頭等專使大臣。與訂密約。將藉以制日。意至苦也。並往德法英美諸國聘問。各國君相。無不傾心結納。二十二年正月。懿旨召見。惟令扶掖鴻章周歷各國。考察政治。七閱月回京。九月。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十二月。充經筵講官。二十三年。充武英殿總裁。二十四年正月。特恩免帶領引見。五月。稽察欽奉上諭事件處。七月。奉旨毋庸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九月。命往山東查勘黃河工程。二十五年二月。鴻章偕河道總督任道鎔山東巡撫張汝梅疏言。山東黃河自咸豐閒銅瓦廂改道以來。光緒八年。後潰溢屢見。遂普築兩岸大隄。尺寸初不高寬。乃民閒先就河涯築有小埝。隨灣就曲。緊偪黃流。又因河灘淤高。埝自加增。官民相率守埝。大隄日久失修。每遇汛漲。埝決隄亦隨決。此歷年失事病根也。古今言治河者。惟讓地於水。實爲上策。其次則惟有展寬河身。今兩岸大隄相距有五六里。至八九里不等。應即就此兩隄加倍高厚。永爲修守。似不失爲中策。第兩岸之中。先有棄隄守埝之處。小民安土重遷。不肯遠去。非可旦夕議定。暫宜照舊守埝。徐圖更張。至下口入海尾閭。尤關全局。現在水行絲網口入海。去路偏向東南。形勢不順。不能築隄。既無以束水攻沙。故不免下墊上潰。今勘得鐵門關故道。尚有八十餘里。

可通海口。較絲網口韓家垣兩路爲順。工亦較省。然建攔河大壩一座。挑深引河三十餘里。修築兩岸大隄八十餘里。所需工費頗鉅。惟是下口不治。全河皆病。今欲大加整頓。不得不從長計議。覈實勘估。其餘如添修費以固根本。設減壩以洩異漲。以及設堡夫。辦器免。設廳汛等事。雖有先後緩急之分。實爲將來必不可少之舉。大約此項鉅工。五六年可期辦竣。略如從前南河規模。但需南河三四年修費。則一切法制。犁然畢具。而山東無蓄清敵黃之累。收效亦較爲遠大。乃上所籌十策。及比國工程師盧法爾擬具治河新法。以備采擇。又言遷民修隄之舉。繁瑣委曲。斷難剋期告成。而頻年決溢。河底積淤。如再節次決口。不特一切工程。種種棘手。兩岸災民。何忍再罹昏墊。爲今之計。惟有擇要加修兩岸隄埝。疏通海口尾閭。既爲目前救急善策。亦即治標以待治本之要圖。疏入。命軍機大臣等覈議施行。十月。充商務大臣。前往南北洋各埠考覈商務。十一月。署理兩廣總督。二十六年正月。京察。鴻章自同治三年始。十三次京察。並蒙優敘。二月。皇上三旬萬壽。賞穿方龍補服。六月。調補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時值拳匪肇亂。八國聯軍攻奪大沽礮臺。陷天津。七月。入京師。兩宮西幸。命偕慶親王奕劻爲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疊奉電旨以鴻章公忠素著。威望信服。此行爲安危存亡所係。勉爲其難。鴻章聞警。兼程進。先飭提督梅東益等。搜剿直隸各屬拳匪。與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山東巡撫袁世凱。奏請懲治首禍王大臣。各國公使。持十二款要挾。鴻章處以鎮靜。力與辯論。卒定和約。大亂之後。公私蕩然。奏辦善後諸務。畿輔以安。二十七年七月。和議成。詔行新政。設政務處。鴻章充督辦政務處大臣。旋署總理外務部事務。九月卒。予謚文忠。追贈太傅。晉封一等侯爵。入祀賢良祠。原籍及立功省分。著建立專祠。並將生平戰功政績。宣付國史館立傳。十一月。以奕劻等奏准於京師建立專祠。列入祀典。由地方官春秋致祭。漢大臣在京師建立專祠。自鴻章始也。二十八年。護理直隸總督周馥山東巡撫袁世凱江蘇巡撫恩壽浙江巡撫任道鎔。疏陳鴻章勳績。請於山東江蘇浙江各建專祠。允之。

周德潤

周德潤。廣西臨桂人。同治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年散館。授編修。歷充國史館協修纂修總纂。光緒元年。大考三等。充實錄館纂修。三年九月。穆宗毅皇帝實錄全書過半。保奏出力人員。奉旨遇有應陞之缺。開列在前。並加五品銜。五年八月。補授國子監司業。十一月。出使俄國大臣崇厚。違旨定約。德潤上疏。請另遣使臣。並申明法紀。疏入。上韙其言。即日召見。遣使更約。如所議行。十二月。因編纂畫一臣工列傳出力。賞換四品銜。是月。穆宗毅皇帝聖訓實錄慶成。奉旨遇有應陞之缺。開列在前。並加隨帶三級。六年三月。補授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五月。陞司經局洗馬。七月。署日講起居注官。八月。補授翰林院侍講。九月。轉侍讀。七年正月。疏論各直省保舉孝廉方正之弊。擬請敕下各督撫秉公保薦。任缺毋濫。三月。補授右春坊右庶子。七月。補授翰林院侍講學士。八年二月。轉侍讀學士。八月。陞詹事府少詹事。時江西巡撫李文敏貪庸不職。德潤上章劾之。詔議李文敏罪。十二月。充文淵閣直閣事經筵講官。九年正月。補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八月。疏陳刑罰之失。以失入之過。起自承審。而平反之功。專賴審轉。近如浙江葛畢氏。江南三牌樓。河南王樹汶等案。顛倒是非。幾令覆盆無見天之日。擬請通諭各督撫。申明舊例。如有審轉之員。能平反大案者。即登上考。循例保題。庶幾天下以酷吏爲戒。疏上。下部議行。十年正月。大學士左宗棠以疾乞退。已奉諭旨。德潤上言左宗棠不宜去位。請旨責其引退之非。示以致身之義。以資倚任而濟時艱。上嘉納之。復以疆臣徇私濫保上疏。先是。調任廣東巡撫。前廣西撫臣倪文蔚。因官軍在越南擒斬陸之平功。保列廣東試用知府鄒覲皋。德潤疏言。鄒覲皋久在粵東。需次八年二月間。兩廣總督張樹聲委查臨桂西鄉糧案。與關外擒渠。若風馬牛不相及。請敕下吏部。將鄒覲皋保案撤銷。又以倪文蔚才略素短。吏治廢弛。收受梧州懷集賀縣桂平等處季規。肆無忌憚。三次保案。贍徇欺罔。請旨嚴加懲處。上命張樹聲查辦。及覆奏上。德潤聽時日。計道路。上章爭之。謂其覆奏欺誣。尤出情理之外。得旨。張樹聲倪文蔚均交部議處。並敕

銷鄉覲畀保案。是時。法人侵我越南。德潤凡三上章。請力保藩封。速定戰計。奏稱法與中國勢不兩立。有不可和者五。宜用兵者七。大凡禦寇者。禦之室中。不如禦之門外。今越以全境歸法。則白馬關外。我不能暫駐一營。鎮南關外。我不能進紮一步。臥榻之側。虎狼同寢。我之防彼。日引月長。彼之襲我。朝發夕至。其不可和者一。自來諱言兵者。每以踞地爭城爲大患。而以通商傳教爲無傷。若法之於越。始以和餌之。終以兵懾之。有墮其術中而不覺者。儻以待越南者待中國。竊恐通商於滇。今日之蠻耗蒙自。即異日之西貢也。傳教於粵。今日之太平南寧。即他日之河內也。其不可和者二。凡沿海諸省。未嘗不立碼頭。設領事。然他國遠隔重洋。即懸軍深入。亦我逸而彼勞。法國全吞越土。苟瞰我鄰邦。且反客而爲主。其不可和者三。中國招劉永福。雖謂救越實以捍邊。劉永福之出保勝。雖謂扶越實備中國。今一旦窮蹙而去。法必向中國索之。不與。則藉納叛爲詞。與之。則令豪傑解體。其不可和者四。且我兵既退之後。法以條約制越人。兩圻土兵。必有爲其號召者。以重金購壯士。黑旗舊部。必有爲其招募者。以越人攄吾邊。中國反受屬國之害。以華人攻內地。匪黨反爲嚮導之師。其不可和者五。竊謂目前大計。莫先於正屬國之名。責越人之疑貳。將興滅繼絕之義。宣布於天下。使海島諸夷。直我而曲彼。則聲罪致討。不患無詞。其宜用兵者一。乘新喪而用武。越君之降。非本心。用苛政以虐民。越臣之服。非得已。積怨深仇。惟延頸以望中國之救耳。儻整我六師。檄其反正。南北圻之義士。必將倒戈以殺強敵。其宜用兵者二。聞開化以南。其山多瘴。秋暮而瘴始輕。紅江以北。其水多毒。冬來而毒始解。如法人趁此天時。長驅深入。全滇勢必震驚。故不如先發以制之。其宜用兵者三。且法人之勝。亦未足恃也。外有英德之窺伺。國似實而實虛。內有議院之參商。兵雖進而易退。古未有強鄰覬覦。將相不和。而能成功於外者。誠合全力以逐之。其虛憍之師。必膽寒而遁歸巢穴。其宜用兵者四。河內據北圻之形勢。三面臨江。劉團由懷德陸路一面攻之。所以日久無功。如令彭玉麟督師欽廉海口。邊派得力將弁。以輪船扼駐海防。以絕西貢之接濟。並分兵船。薄富良江以截江面之應援。則河城剋期必下。其宜用兵者五。北寧爲廣西門戶。當以勁旅鎮之。山西爲雲南門戶。當以精銳控之。北寧距河內一百十里。山西距河內八

十里。我兵相機夾擊。法將四面受敵。勢必棄城而竄。其宜用兵者六。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闢外間助劉圍。有每月五百金千金之說。何足以集大功。屢奉旨指撥重帑。原以濟一時權宜之用。疆臣何憒憒乎。苟厚其資。使募水師而購利器。則越將爲我前驅。勇氣自當百倍。其宜用兵者七。當斷不斷。其禍立至。安危之機。決於俄頃矣。又言中國所以禦外夷。斷未有介乎戰不戰之間而可以中立者也。法越構兵。朝廷慮遠憂深。不明言禦法。特紆其說爲防邊。不明言救越。特祕其事爲暗助。雖豫留一議和之地。而其可和可戰之機。已微露於言外。惟宸謨微妙。疆吏難窺。終以無所稟承。而罔知設措。勢必有誤於啓釁者。將以戰獲罪。有誤於不啓釁者。將以不戰獲罪。迨大局敗壞。即置疆吏於重辟。亦何補於國家。見值越南降法。劉軍窮蹙。中國若仍依違兩可。徘徊於戰不戰之間。此必危之道也。可危者一。劉軍不敵。必將資以重兵。犒以厚餉。密邇數百里之間。歷時七八月之久。法人盡知之矣。助之而敗。禍不待言。助之而勝。亦必歸曲於我。而逞憤於我。可危者二。法人盡有越境矣。滇軍在山西。粵軍在北寧。法不謂保我境而謂侵彼疆。咨以照會。令我退師。何以答之。轟以大礮。毀我營壘。何以應之。斯時欲戰則未奉明文。不戰則貽羞中國。可危者三。從來馭軍之道。有進尺無退寸。嚴勒諸軍。殺敵致果。不用命者誅。然而潰且敗矣。今不曰必殺敵而曰毋開釁。夫兵亦何樂乎開釁。執冰以遨。寇至則竄耳。雖有萬人。實無一人可以固圉。可危者四。不特兵然也。聞疆臣有將防軍撤回者。有逗留境內。逍遙境外者。其或巧於藉口。以請戰爲名。私意亦欲走耳。可危者五。且法必要我通商於滇。必要我傳教於粵。必挾制我夾攻劉永福。許之則自貽伊戚。拒之則禍不旋踵。籲慮挑釁之端方啓。侵邊之旅已來。可危者六。況法以條約制越人。兩圻士兵必有聽其號召者。以重金購壯士。黑旗舊部必有爲其招募者。從此滇越無安枕之時。倘欲諱言戰耶。可危者七。即曰事尚可爲。而依倚他人。終無了局。虛糜兵餉。何所底止。且堂堂疆吏。奉令而出則易。奉令而入則難。若無成功。不特有損國威。亦且無顏還返。將來此事。作何收束。可危者八。凡此八端。莫從補救。皆欲戰不戰之大害也。又言。今日急務有十大端。一名義宜早定也。查越法和約云。法國明知越國係操自主之權。儻有匪梗並外國侵擾。法國即當幫助。是明謂越南非中國

之屬。而欲假託保護。以自便其蠶食之謀。然則中國欲爭越南。必先存屬國之名。欲存屬國。必先盡保護之實。非彼屬國而彼冒之。則釁端自彼而開矣。一書使宜常通也。向例越南國書。由廣西咨部代奏。此承平無事則然。非所論於危急權宜之際也。近者越臣阮述航海齎書。乞廣東奏遞。該督以格於成例。一再拒之。藩封被難。視同隔膜。何足以示懷柔。擬請敕粵東督撫。如遇越南國書。即行變通代遞。並就近派員慰問。以示體恤。簡書絡繹。使者在道。則越南歸吾保護。不待辨而自明矣。一廣東宜酌調水陸兵勇備用也。自翟國彥任提督以來。營務廢弛已極。所購船隻。祇堪巡洋。不能禦敵。見值事機緊迫。訓練實恐不及。擬請密諭北洋大臣。分撥輪船數號。派赴欽廉海口。相度機宜。如有緩急。即行駛往海陽一帶。以保廣安。而窺南定。如曾國荃駐節欽廉。即檄鄭紹忠莫雲成由陸路取道永安玉山等處。以牽制法人河內之師。則水陸並進。奇正相生。雖鋒刃未交。而我之聲威已壯矣。一雲南之兵宜逐次漸進也。由滇至越。陸路甚遠。雖不必如前督臣岑毓英。揀帶大隊。親駐開化。通盤籌畫。相機策應。轉飭唐炯督率周萬順各部。由蒙自循洮江右岸。往據三岐江要口。飭總兵蔡標等。統領各軍。由馬白關抵安邊。馳駐宣光鎮。兩軍自爲掎角。以扼北圻之咽喉。則河內不戰而自危矣。一廣西宜速籌進取也。廣西至越較近。擘畫更宜周密。道員趙沃總兵黃桂蘭。人僅中材。必得發蹤指示。方可動協機宜。擬請嚴飭藩司徐延旭。迅速馳赴諒山。密偵敵情。熟籌勝算。檄趙沃等穩慎前進。或據市橋江。或紮北寧省。其緩急進止。均聽徐延旭指揮。至於大兵深入。後路亦慮空虛。且恐閒諜隱伏。凡遇祥歸順上思龍州思州一帶。急宜慎選紳耆。籌辦團練。特懸重賞。激勵土兵。以杜窺伺。而資捍禦。可戰可守。而進退不憂失據矣。一宜拊循越將也。劉永福勇略過人。曾殲法將安業。久屯保勝。榷貨養兵。業成林盤踞十州苗地。廣開金礦。餉足兵強。黃佐炎堅守興化。擁兵數千。三人皆越南梟將。誠能就近派員前往。宣布天威。密頒厚賞。使其感而思奮。然後遣劉永福出保勝。據屯鶴關。以扼其險隘。葉成林出十州。攻河仙。以覆其巢穴。黃佐炎出興化。取河內。以撼其本根。則我之黨衆。法之勢孤。有不聞風而遁者哉。一宜羈縻邏羅也。邏羅與西貢爲鄰。法人

欲假道暹羅。開鐵路以通西貢。暹羅不允。遂爲仇敵。暹羅專尊中國。交英人。益製船礮以自強。前明陳用賓約暹羅夾攻緬甸。我朝乾隆年間。曾親暹羅以制緬酋。此皆已然之效。誠能遣一介之使。示以利害。令其興兵。直擣西貢。則法人有南顧之憂。必棄北寧而自救矣。一利權宜收也。臨安箇舊錫廠礦苗甚旺。近有商人開採。由蒙自潛運越南販賣。劉永福駐保勝收稅。法人因而垂涎。意欲通商之後。或以商辦爲詞。或以助工進步。以遂其射利之謀。擬請救催雲南督撫。迅速開辦。其舉事也。用西器而不用西人。其流通也。運內地而不運關外。顯收中國之利權。即隱杜彼族之覬覦。庶不致視眈眈而欲逐逐也。一餉源宜裕也。勞師遠戍。饋餉維艱。當豫籌理財之道。查越南地勢平坦。黍稷豆麻。無土不宜。兼以地廣人稀。隨地皆可開墾。宜創辦屯田。以資兵食。至於海陸之利。燕窩象牙。魚鹽犀角。金珠桂諸貨。所產尤繁。祇以該國嚴禁出口。遂致稅務減色。竊謂宜除其苛政。輕其釐稅。一切貨物。皆開禁出口。於屯鶴關權之。除津貼華兵餉項外。悉歸越南自用。以越之財。守越之土。計無有善於此者。一和約宜慎也。以紅江通商而言。無論劉永福不肯遽退。即聽越南遣撤。恐永福去而北圻亡。而滇粵亦危。此紅江之斷不可通商者也。以南北圻分界而言。廣平關以北歸中國保護。廣平關以南歸法國保護。則邊事尚可爲。然紅江在關北。吾獨據之。法必不願。富春在關南。吾獨委之。越亦不願。此南北圻之斷不可分界者也。竊謂通商當以屯鶴關爲限。屯鶴以南。仍許法人由洱河以行。屯鶴以北。不准法人踰紅江一步。分界當以廣南省爲限。廣南以北。北圻十六省。法人不得駐紮一兵。廣南以南。嘉定六省之外。法人不得私占寸土。如此立約。庶可保十年無事也。以上十條。未必盡利於行。似亦慮遠憂深之計。夫有琉球之覆轍。始有今日越南之事。有越南之覆轍。將爲異日高麗之憂。履霜堅冰。臣實滋懼。疏入。蒙召見。以熟悉邊情。特加倚任。三月。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尋以法人要挾。疏言法人既勒退兵。又索償費。既奪雞籠。又窺閩廠。無理要求。普天同憤。議者欲以與費爲講和。似亦權宜之說。臣竊以爲過矣。國體有傷。即一介亦不可與。何論累萬盈千。縱舍理而論勢。此舉一失。安保異日法不翻案。他國不效尤乎。況與價與卹。不過臺北解嚴耳。其福州及各口之船。依然在華也。於是重議詳約。與言通商。

必欲減於值百抽五。與言分界。必致侵我粵境滇疆。將五條之外。橫生枝節。聽之。則與金又復割地。拒之。則失財並致失和。此自困之道也。臣維自古馭外之策。始以戰而終於和。戰而後和。可保十年無事。能戰由於氣壯。氣壯由於志定。伏願皇上決然定志於上。百折不回。不以小敗小勝爲憂喜。樞臣定志於內。運籌決勝。毋稍遊移。各疆吏及統兵大員。定志於外。敵愾衝鋒。毋稍退縮。上下同心。何戰不克。以伸義憤。以震嚴威。天下幸甚。復以法使議款。事機緊迫。德潤單銜具疏。略曰。法人要挾朝廷。隱忍許和。亦欲計出萬全。暫屈一時。求伸異日耳。故藩封可棄。猶謂非域中也。邊界可分。猶謂非腹地也。商可通而兵可撤。猶謂守約而非背約也。若於五款之外。作無厭之要求。仍欲遷就以保和局。何以爲國乎。謹擇緊要八條。爲皇上敬陳之。一賠費斷不可償。法索二百五十兆佛郎。合中銀三千五百餘萬兩。唐宋歲幣。貽羞史策。有如是之纍纍乎。此等狂吠。何足與爭。然有權宜之說。謂不議賠而議卹。夫賠百而卹十。數且不貲。財者國家養兵之源。財匱而國亦危。況我爲法辱。諸國將羣起而辱我。何以堪乎。似不如直告之曰。索費即不議約。庶不爲法愚也。一小挫斷不可餒。法人孤軍深入。兵家所忌。我逸彼勞。我主彼客。縱有小挫。無關大局。道光舟山之役。咸豐大沽之役。皆師潰而即講和。坐失機宜。前車可鑒。一下詔書以激忠憤。自文宗顯皇帝巡幸木蘭。百姓與夷爲仇。二十餘載矣。雖屢以嚴法相繩。而殺首領。焚夷產者。絡繹不絕。其不共戴天之恨。藏之愈久。則發之愈毒。惜未奉君父一言。以洩其忿耳。今將法人之罪。明諭寰中。則忠臣義士。不煩號召。必羣起與法爲難矣。一懸重賞以勵人心。計法人入寇。多不過三千人。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今下一令曰。焚一兵輪者賞萬金。擒一首領者千金。斬一法兵者十金。出賞資三十萬金。法人無遺種矣。一封海口以杜陰謀。中法見未失和。兵輪處處可入。忽然開礮。何以禦之。勢不如封禁海口。沈舟逕筏。下樁壘石。豫斷入口之途。似覺稍有防範。矧封海口。必停商務。各國恐以兵受累。必出爲調停。此一舉兩得者也。一誘登岸以便數擊。外洋相接。破敵爲難。日久相持。負嵎尤固。惟由船登岸之初。糧糧未運。軍火未齊。礮臺未築。及其不定而攻之。事半功倍。至於林木叢雜。碉堡縱橫。我兵出沒無常。尤能因利乘便。法人竄入平原。處處荊棘耳。一伏內港以燒敵船。船在海面

其勢分。難以計破。船入內港其勢合。易於火攻。蓋路狹既艱於退避。水淺尤阻於前行。火箭噴筒。乘風下手。雖有智勇。亦無所施。所謂以奇爲正者也。一攻北圻以牽敵勢。我撤兵守約。法索款背約。法之無禮。諸國共知。然兵可撤。亦可進。粵兵向北寧。則瓊州之謀必解。滇兵攻山西。則臺灣之患自消。此圍魏救趙之計。攻其所必救耳。疏入。上以德潤單銜具奏。不能和衷。命毋庸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尋以和議將成。隱憂方大。臚列八事。略謂習勤苦以建雄圖。責疆吏以警效尤。清內宄以安腹地。募精銳以實京師。會辦北洋大臣。宜分駐奉天海口。南北洋宜聯絡一氣。滇粵宜籌善後。宜杜中飽以裕餉源。疏入。上嘉納焉。十二月。署禮部左侍郎。十一年七月。命往雲南會同岑毓英張凱嵩辦理中越勘界事宜。至邊與法使論界線。執志乘與爭。更正久沒入越之地三十餘里。險要之地四十里。爭復大賭咒河外苗塘子一帶之地數百里。十三年三月。差竣回京。四月。署工部右侍郎。九月。補刑部右侍郎。十四年八月。提督順天學政。十七年十月。充武闈鄉試正考官。十八年二月。命修太廟工程。五月。命偕刑部尚書貴恆前往東陵查辦事件。九月。管理戶部三庫事務。德潤凡充各省舉人覆試閱卷大臣者四。貢士覆試閱卷大臣。考試試差閱卷大臣。磨勘各直省鄉試試卷大臣。進士朝考閱卷大臣。庶吉士散館閱卷大臣。考試漢廕生閱卷大臣者各一。十月卒。

邵友濂

邵友濂初名維埏。浙江餘姚人。嗣父燦。原任漕運總督。友濂由監生報捐員外郎。籤分工部。同治元年。燦卒。加恩以本部員外郎儘先補用。四年。中乙丑補行辛酉壬戌兩科鄉試舉人。八年。捐戴花翎。十年十二月。補工部虞衡司員外郎。十三年。以御史記名。八月。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漢章京。充普陀峪萬年吉地工程監督。光緒元年二月。工竣。奏保在任以知府不論雙單月遇缺前先即選。先換頂戴。四年。總署以友濂供差五年期滿。並辦理交涉及出使各事宜。悉臻妥協。奏請撤銷御史。仍留工部員外郎本缺。在衙門當差。未幾。復奏請俟補知府。後以道員

歸候補班前先即補。並請歸道班。後賞加二品銜。十一月。俄國出使大臣吏部侍郎崇厚。以友濂年壯才明。通達治體。奏請開去員外郎缺。以道員充頭等參贊。俟差竣後。仍留總署章京上行走。先後均奉諭旨。五年九月。署理俄國欽差大臣。六年八月。奉寄諭留俄國襄辦通商要件。七年三月。出使俄國大臣曾紀澤。奏派友濂齎送改訂俄約章程地圖等件到京。總署王大臣奏准。仍留總理衙門當差。八年二月。補授江蘇蘇松太道。九年。法越戰事起。法人以越南爲我藩屬。遣兵船進窺臺灣。以牽我師。友濂襄辦臺防。偵敵蹤。備軍械。籌餉需。悉心經畫。會法人以和款我。朝廷顧念邦交。諭友濂隨同全權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荃辦理和約。以議不合。長江戒嚴。有旨著章奇才留上海。會同友濂鎮撫兵民。加意彈壓。並保護各國商民。旋經江督曾國荃以體用兼資。堪膺重寄奏保。十一月。奉會辦援臺各事宜之命。十一年。中法和議成。友濂敘功賞給一品封典。十二年正月。派往香港會商開辦洋藥稅釐。二月。由海道入京。與總理衙門商議一切。六月。補授河南按察使。十三年四月。遷臺灣布政使。十四年。以舉辦清丈地畝出力。賞加頭品頂戴。十五年。以感受溼熱。疾發。請假內渡就醫。六月。補授湖南巡撫。十一月。兼署湖南提督。十二月。丁本生母憂。十七年四月。服闋。補授福建臺灣巡撫。自陞授按察使。至巡撫臺灣。凡三入覲。十九年。以捐立義莊贍族。經禮部奏請賞御書匾額一方。二十年。孝欽顯皇后六旬萬壽慶典。交部從優議敘。九月。調補湖南巡撫。內渡抵滬。疾作。乞假就醫。二十一年四月。以假期已滿。病仍未痊。奏請開缺。二十七年。卒於家。浙江巡撫聶緝槼以聞。諭賜祭葬。

洪鈞

洪鈞。字文卿。江蘇吳縣人。同治七年。一甲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撰。九年。提督湖北學政。十三年。任滿回京。光緒元年。補行散館。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二年。充陝西鄉試正考官。三年。纂穆宗毅皇帝實錄全書過半。得旨洪鈞前充纂修官著遇缺題奏。並賞加四品銜。五年。充功臣館纂修。七月。充山東鄉試正考官。十月。陞侍講。六年二月。轉

侍讀。提督江西學政。三月。陞右春坊右庶子。六月。轉左庶子。陞翰林院侍講學士。七年。轉侍讀學士。八年。奏定經訓書院章程。九月。任滿乞假省墓。得旨賞假三月。九年。回京。三月。陞詹事府詹事。七月。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旋因母老。請開缺終養。十年。丁母憂。十二年。起復。十三年。簡派出使俄德奧和四國大臣。八月。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十六年。陞兵部左侍郎。十月。差旋。奉旨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十八年。因帕米爾與俄分界事。古庶子維夏疏稱帕米爾圖說紛紜。宜求精確。詔下總理衙門議。洪鈞疏稱。自上年帕事起時。臣衙門當即徧查內府輿圖一統志等圖。於帕地山川道里形勢險要皆略焉弗詳。不得不藉英俄兩國之圖。旁參互證。新疆本無精通測繪之員。又以畏懼俄兵。不能前往履勘。該督撫先後寄到兩圖。皆未精確。迨至去冬。北洋大臣李鴻章譯寄英圖數種。出使大臣許景澄搜集英俄法德圖說十餘種。詳稽博考。訂成一圖。益爲賅備。亦於十二月寄到。以覈臣衙門先後歷辦情形。似於疆界方輿。尚無乖謬。而證該庶子所奏。則歧異甚多。請爲我皇上一一陳之。謹案欽定西域圖志。於霍爾干等地則總結之曰。以上屬喀什噶爾。於阿喇楚勒葉什勒庫勒等地。則總結之曰。以上屬喀什噶爾。西境外地。文義顯明。無煩曲解。原奏乃謂其曰境外者。大小和卓木舊境之外也。曰屬者。屬今之喀什噶爾。爲我國家自闢之壤也。穿鑿添砌。求伸己說。似於文義未安。喀什噶爾正北東北。與俄之七河省接壤。正西與費爾干省接壤。帕米爾固在喀城西南也。後藏極西爲阿里。人亦稱爲底藏。自阿里西北。越數小部落。循雪山行。可達挪格爾坎巨提。以至印度之克什米爾。固不待北陟帕地也。設如俄欲躡我喀什噶爾。已不患無路進兵。英欲通我阿里。亦不至尋途乏術。原奏乃謂近時英俄二國侵奪拔達克山安集延。而不能躡我喀什噶爾。通我阿里。由於帕米爾爲全疆隘塞所關。形格勢禁。按其所論。實於邊情地利不符。光緒年間。中俄分界。自科布多塔爾巴哈臺伊犂至喀什噶爾西南之烏仔別里山口而止。雖勘界未循次第。要自東北以迄西南。烏仔別里爲自來圖籍所無。惟西圖有之。原奏謂當日勘界大臣。由俄屬薩馬干而東。實以烏仔別里西口爲界。葉什勒庫勒確爲界內。今以東口爲斷。情勢大乖等語。查各城界約。悉無薩馬干地名。惟浩罕安集延極西阿毋河北有薩馬

爾干。明史作撒馬兒罕。久隸於俄。與我華疆渺不相涉。當日勘界。並非自西而東。不知原奏何以傳訛若此。烏仔別里東西二口之說。尤爲中外所未聞。以沙克都林札布勘分喀界之圖。與俄圖比較。烏仔別里山口所在形勢相符。實是東口。並無所謂西口也。謹以許景澄寄到地圖摹繪黏簽。恭呈御覽。又疏言。帕米爾地名。載籍無徵。惟一見於乾隆年間欽定西域圖志。證以西國輿圖。帕米爾地南北斜亙。蓋皆蔥嶺中間之地。其西爲阿爾楚爾河伊西洱庫爾淖爾。乾隆二十四年。平定新疆南路。窮追回酋至伊西洱庫爾淖爾。三戰三捷。遂藏大功。謹案高宗純皇帝御製碑文曰。伊西洱庫爾淖爾者。我副將軍富德等窮追二酋至拔達克山之界。以是西域圖志。指爲喀什噶爾西境外地。當日喀城邊卡西境之玉斯屯阿喇圖什卡。僅八十里。道光年間。欽定新疆識略。喀城西至烏帕喇特卡一百二十里。與布魯特部落連界。西北至喀浪圭卡一百五十里。未言及帕米爾。迨光緒年間。收復新疆。劉錦堂始增設七卡於舊界之外。十五年。又設蘇滿卡於伊西洱庫爾淖爾北十里。是卡距喀城千六百里。最爲窵遠。僅以布魯特回部人守之。未駐兵也。前年英使來議。中英共分帕米爾地。當以英俄皆屬強鄰。帕米爾接近俄疆。恐啓爭端。未允其請。上年。俄兵闌入帕地。經臣衙門責其稱兵越界。俄即引咎退歸。去年英兵入坎巨提。逐其頭目。意在窺伺帕地。疆撫因派馬隊數旗巡歷帕境。駐於蘇滿。本年春間。俄人遂謂七八年來。中國逐漸拓土。帕地亦有屬俄之處。未經勘界。中國亦不應駐兵臣等公同商酌。竊謂先朝用兵西域之時。陸軍水慄。猶以險遠不列版圖。今俄既有責報之詞。在我當思息爭之計。出使大臣許景澄來書。亦慮懸軍深入。後路難繼。因電疆撫退兵。而仍留蘇滿卡倫。俄復請我盡撤新設各卡。然後勘界。否則俄國亦將進兵據地。駁辨再三。嘵瀆不已。臣等慮其得步進步。堅未允撤。正相持間。愛烏罕之兵突至蘇滿脅擄布回。甚且揚言東犯。查愛烏罕今世通稱阿富汗。爲印度西北大部。素聽英人指麾。必係受其嗾使。據薛福成覆電。已告英廷。嚴飭阿酋釋放布回。賠禮賞卹。英亦應允。乃阿事未平。俄兵又進。據電報傳聞。西隊已與阿人戰於蘇滿。東隊則游弋於朗庫里湖阿克塔什。距我邊界漸近。意殊叵測。臣等先已屢電疆撫。飭令防軍。豫爲戒備。一面責問俄使。並電許景澄詰俄外部。迫令退

兵。竊念先駐蘇滿之師。若不及早撤回。則俄阿戰事。將自我啓之。轉難收束。阿雖占地。而適致俄兵蠻觸相爭。原可不必過問。但其東隊駸駸偪近邊境。亦頗可慮。雖據許景澄電稱。外部以阿占地爲詞。兵難即退。至喀城等地必不越入等語。然亦未可深信。就目前情勢而論。固未可以窮荒絕徼。輕啓兵端。亦不可以彼族虛詞。稍弛邊備。臣等仍當電知許景澄。與俄外部切實辨論。以杜狡謀。並由臣衙門知照新疆撫臣。嚴飭現駐色勒庫爾布隆庫爾各營。愼固邊防。毋挑邊釁。上皆嘉納之。十九年八月卒。有元史譯文證補。

奕山

奕山。鑲藍旗人。由四品宗室。於道光元年。充三等侍衛。四年。陞二等侍衛。在乾清門行走。六年。命發往喀什噶爾軍營差遣。七年。以克復喀什噶爾等處出力。以頭等侍衛陞用。九年。以試綠營技藝中五箭。賞穿黃馬褂。充御前侍衛。十年。命發往伊犂差遣。十一年三月。署察哈爾柰曼領隊大臣。十月。補上駟院卿。十二月。補伊犂領隊大臣。十三年。調塔爾巴哈臺領隊大臣。十五年正月。授鑲藍旗漢軍副都統。旋授伊犂參贊大臣。二月。調鑲黃旗滿洲副都統。四月。補正紅旗護軍統領。十六年。命赴巴爾楚克查開墾事宜。奏言巴爾楚克城之東南。先於道光十二年招集民戶。引用玉河之水。開墾屯田二萬四千餘畝。嗣因玉河水勢靡定。恐日久水向南趨。不特續開屯田。水不足用。即已開之田。亦不能得水。因引渾河水至巴爾楚克城之西南。約長八百餘里。開屯地四千餘畝。此時渾河與玉河相通。水勢既足。該處可開之地。計尚有十餘萬畝。但能招戶漸墾。日久皆成土著。自獲寓兵於農之效。又查喀什噶爾所墾屯地共二萬餘畝。見招民認種。不得於舊立界址外侵占回田。章程尚臻妥善。伏思南疆屯田。已著成效。巴爾楚克一帶曠土。自可盡力開墾。惟該處所招人戶。多係流民。似不足恃。思欲皆成土著。必須廣招番民。庶人戶日增。則土田自闢。屯政易行矣。十七年五月。調正藍旗護軍統領。十月。署伊犂將軍。十一月。以色呼庫勒回衆情形拮据。所有額交貢金折交布匹。及應貢硝斤。奏請豁免。允之。十八年二月。奏裁葉爾羌滿營官

兵二百四十員名。只留三百名以資防守。並盡撤葉爾羌以東各城滿漢官兵。如所請行。四月。授伊犁將軍。閏四月。兼正紅旗漢軍都統。七月。奏請迎母至任。賞銀四百兩。二十年。御史重豫奏新疆歲需官兵俸餉。請在南北兩路每年添鑄錢數萬貫。以資搭放。上命奕山體察情形。奏請覈辦。尋奏言回疆各城。近因銅苗不旺。設法覓採。未能成數。見在銅斤僅敷寶伊局春卯鼓鑄之用。秋卯能否照常鼓鑄。尚須察看情形酌辦。實不能添鑄錢文。如所請行。是年。偕副都統關福辦理額魯特愛曼界內所屬塔什圖舉開墾事宜。共開正渠二萬五千七百四十四丈。計一百四十三里有奇。得地十六萬四千餘畝。奏請安插回子千戶。依舊案設立五品商伯克。六品密拉普伯克。七品明伯克各一員。玉子伯克十員。及愛里巴什溫巴什各項。以資彈壓。又以渠道初開。必須隨時修補。請增設六品密拉普伯克一員。專司水務啓閉之事。每回子一戶。給牛一頭。籽種糧一石。毋庸按年補還。以示體恤。報聞。九月。補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二十一年正月。授御前大臣。時英人犯廣東。攻陷沙角大角礮臺。上命奕山爲靖逆將軍。馳往剿辦。兼命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爲參贊大臣以副之。先是。大學士琦善以欽差之廣東。持撫外議。英領義律索香港爲貿易市埠。並索十九年虎門所燒鴉片煙價。至是聞大兵將集。急欲要盟。復請獻出沙角大角礮臺。並繳還定海以易香港。琦善許之。據以入奏。上震怒。將琦善交部嚴議。諭曰。覽奏曷勝憤懣。不料琦善怯懦無能。一至於此。英人兩次在浙江廣東肆逆。攻占縣城礮臺。傷我鎮將大員。荼毒生靈。侵擾郡邑。大逆不道。覆載難容。無論繳還定海之說。不可憑信。即使真能退地。亦祇復我故土。其被害之官弁。罹難之人民。切齒同仇。神人共憤。若不痛加剿洗。何以伸天討而示國威。著奕山隆文兼程前進。迅即馳赴廣東。整我義師。殲茲醜類。務將首從各犯。及通外漢奸。檻送京師。盡法懲治。時義律以通商之議。已得請於琦善。擅出僞示。曉諭居民。指香港爲英之屬埠。行文照會大鵬營副將。令其撤回內地營汛。事由巡撫怡良奏聞。而琦善猶謂定海收復。撫議可成。續奏香港地勢。及籌辦情形。上益怒。責琦善辜恩誤國。革職逮問。二月十四日。由六百里驛遞。諭曰。英人種種不法。殊堪髮指。前有旨令楊芳先行赴粵會防。並令奕山等兼程前進。計已接奉遵行。該將軍等到粵後。務即

會集各路官兵。一意進剿。不可存一通商之見。更不可因有繳還定海之事。少加寬縱。又將琦善原奏。發交奕山等閱看。敕令確切查明。即使香港並非險要。亦必設法趕緊收回。斷不准給予英人貿易。致滋後患。尋十七日。上聞英人有先事滋擾之謀。復諭曰。英人妄肆鴟張。見聞內地調兵。四出窺伺。朕早料必有滋擾之事。惟香港距內地四百餘里。儻能嚴密防堵。彼兵船亦祇洋面游弋。虛張聲勢。他何能爲。定海退出兵船。諒必歸併香港。恃衆負嵎。盡力抗拒。若兵力單弱。遽行進剿。恐有疏失。本日已降旨飭令阿精阿怡良等。暫時協力防守。俟大兵雲集。再行攻剿。著奕山等兼程前進。到粵後與楊芳會合。統領各省調到兵丁。奮勇直前。殲茲醜類。毋稍觀望。是月。英人破虎門。陷靖遠礮臺。越六日。楊芳抵廣東。美利堅人爲英乞撫。楊芳奏聞。奉旨切責。義律益狡逞。四月。遂以舟師橫亙省河。奕山及隆文皆抵廣東。聞計於林則徐。則徐議先遣洋商。設法羈縻。俾各兵船暫退稍遠。仍將獄德二沙尾大黃窖等處。密運巨石。僱齊人夫。乘夜填塞。一面調撥重兵。兩岸防守。仍於岸上多備沙袋。以爲禦礮之需。然是時各隘口兵勇。早經琦善遣撤。所有前備之木樁石塊。悉被英人陸續起去。復以舢板小船。往來遊弋。官兵計無所施。但令重閉城門。而英舟已銜尾至城下。初泊十三洋行。河南官兵出而禦之。殺傷皆相當。繼以火輪船襲我省西之泥城。副將岱昌及戴罪留營之劉大忠。聞礮聲先遁。官兵大潰。遂燒我師船六十有奇。乘勝回劫十三洋行。旋分股登岸。焚毀民房。火光燭天。進攻四方礮臺。臺據省城之後山。俯瞰全城。城中有閩中新到之水勇。督撫檄令救援。阿精阿不可。四方礮臺遂陷焉。英人踞堙而攻。火彈射入貢院。軍民重足。奕山等驚懼失色。令廣州府知府余保純出見義律。義律索煙價一千二百萬。美利堅人居閒議減。遂以六百萬許之。並給予香港全島。英兵乃退行至蕭關三元里。復肆淫掠。里人皆憤。集百有三鄉之衆。數萬人圍之數重。義律預焉。保純慮敗撫議。亟出城解散鄉民。義律獲免。奕山及隆文先退駐離城六十里之小金山。越二日。英舟方出虎門。撫議遂定。奕山捏詞奏稱。初八日焚擊痛剿。大挫凶鋒。旋奏稱義律窮蹙乞撫。求准照舊通商。出具永不售買鴉片煙土甘結等語。將所付六百萬作爲追交商欠完案。由粵海關及藩運兩庫給之。是役也。上覽奏見英人恭順。遂允所請。未幾。

閩浙總督顏伯燾奏云。粵東辦理洋務。全局攸關。英人初無受撫之情。何以言撫。月內據廣東鈔來英人僞文僞示。及該省督撫節次知照。種種情形。決非效命歸誠之象。奕山等納賄之後。無復亡羊補牢之計。若謂彼以銀去。必不再來。苟且於目前。又思彌縫於異日。計亦左矣。又言楊芳前在江西途次。即有偏師小港。准英人屯集貨物之語。甫經到粵。撫議又起。奕山隆文閱歷未深。猶可諉爲不諳軍務。楊芳老於疆場。坐失事機。罪復奚辭。廣東以虎門爲門戶。琦善弛備撤防。開門揖盜。楊芳初到。並不據實陳奏。仰求聖恩。寬以時日。鑄礮造船。訓兵練勇。俟奕山隆文到日。謀定而與之戰。不可一味膽大粗疏。至於償事。此時奕山若再扶同粉飾。君門萬里。何以釋主上南顧之廑。又片奏云。據探報。廣東四月十五日一摺。已蒙俞允。初八日勝戰。並懇恩旨等因。接閱之下。不勝駭異。四月初八日。廣東業已傾敗。安得復有勝戰。是所奏以痛剿乞撫。欺矇天聽。膽大昧良。如此之甚。臣實無任憂慮憤懣。五月。奕山補都察院左都御史。六月。奏稱海洋陡發颶風。漂沒大小洋船。淹斃洋人不計其數。所築礮頭。坍爲平地。上覽奏欣慰。七月。上以廣東漢奸焚燒民房及僧浦大船。諭奕山嚴拏正法。慎毋姑息養奸。二十二年五月。奏請將靖遠礮臺逃兵郭標等革伍責懲。上責其輕縱。又片奏查拏漢奸事。諭曰。廣東漢奸在在皆有。年餘來僅獲一溫東幅。而蘇亞磐等三犯。又稱赴官投首。可見平日並不認真查拏。不過以此塞責。奕山身任統率。乃陳奏事件。如是不誠不實。迹近欺詐。辦理亦屬錯謬。著交部嚴加議處。尋議革職。得旨革去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左都御史。仍留正紅旗漢軍都統。改爲革職留任。十月諭曰。上年英人滋擾粵省。特命奕山爲靖逆將軍。授以重兵。前往攻剿。乃奕山抵粵。未即入城。遲回觀望。迨英兵圍困省城。又不能奮我兵威。剿除殄滅。及至英船退出省河。占踞香港。事閱年餘。一味因循。束手無策。以致被竄入浙江。肆行滋擾。是其坐失事機。厥咎甚重。著交部治罪。以示懲儆。部議上命革職斬監候。十二月至京。命在宗人府空室圈禁。二十三年八月。得旨釋放。十月。賞二等侍衛。充和闐辦事大臣。二十五年。調伊犂參贊大臣。署伊犂將軍。二十七年。調葉爾羌參贊大臣。時喀什噶爾卡外安集延布魯特糾約本地回衆。屯聚城外。尋釁肆擾。上授布彥泰定西將軍。命奕山爲參贊大臣。襄辦軍務。十月。

奕山奏稱擊賊科科熱依瓦特地方。大破之。得旨嘉其奮勇。賞二等鎮國將軍。並賞戴雙眼花翎。尋復奏賊竄英吉沙爾。官軍進剿。破之蘇噶特布拉克地方。上嘉其事機順利。擢其子三等侍衞載鸞。爲乾清門侍衞。是月。噶什噶爾回亂平。二十八年二月。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三月。調伊犂參贊大臣。旋兼鑲黃旗蒙古副都統。逆回之擾喀什噶爾也。雖至自浩罕。其伯克實不知情。奕山請准浩罕仍舊通商。從之。二十九年正月。授正黃旗護軍統領。三十年八月。以與藉醫惑衆之薛執中往來。降四級留任。十一月。復授伊犂將軍。時俄羅斯遣使至伊犂。請在伊犂塔爾巴哈臺喀什噶爾三處通商。得旨准於伊塔兩處試行。而拒其喀什噶爾之請。咸豐元年。俄人復以喀什噶爾爲請。奕山函詢葉爾羌參贊大臣德齡。德齡回函稱有礙難者三條。四月。奕山奏言。喀什噶爾既有安集延浩罕布魯特克什米爾巴達克山等夷回貿易。俄羅斯國諒必稔知。且安集延即代該國販貨之人。如喀什噶爾之絲布哈喇等物。俱係該國土產。安集延由該國運至喀什噶爾易換布茶紬緞。其有利無利。該國亦必知之甚悉。奴才又訪得俄羅斯國於哈薩克地方。久已收其租稅。用其烏拉。今請於喀什噶爾通商。則路經伊犂西南之哈薩克。接連布魯特。亦必供應烏拉兼收租稅矣。該國之一再懇請者。未必不意在於此。擬俟該國官員到伊犂會請時。遵照理藩院咨內各情。詳爲譬說。反覆開導。再將德齡函內所稱礙難等語。告以窒礙。動以利害。該官員或不至再有嘵瀆。疏入。諭曰。奕山所慮極是。俄羅斯前請三處。添設貿易。其心本屬叵測。因以近邊民人生計爲詞。未便拂其和好。准於伊犂塔爾巴哈臺試行。而喀什噶爾則窒礙之處甚多。斷無准行之理。奕山務將礙難各情。曲爲譬說。以我朝平定新疆。已歷百數十年。該國向於恰克圖通商。歷久相安。何以至今忽有三處通商之請。今三端之中。已允其二。奕山尤宜堅持定見。毋爲恫喝之詞所奪。草率定議。遷就曲從。將來致滋流弊。奕山旋偕前任將軍薩迎阿。與俄使定約。令罷喀什噶爾通商之議。並訂伊塔兩處通商章程。進呈御覽。八月。授鑲白旗漢軍都統。時國子監祭酒勝保疏言。伊犂塔爾巴哈臺兩處通市情形。應仿照恰克圖章程。自十一月開卡。來年二月閉卡。平時即不通往來。其夷商運貨至圈城者。總不得過二百人。事竣即行出卡。不准稽留。上命奕山悉

心籌計。十一月奏言。恰克圖距張家口數十站之遙。地居曠野。並無居民鋪戶。內地客商運貨至彼。與俄羅斯之定期而來。事畢各返者。實由所處之地勢使然也。伊犂塔爾巴哈臺兩處。商民多係世守其業。而貿易亭即附近城池。與恰克圖之商民約時來去者不同。前與俄羅斯議。與該國貿易商貨。每年清明節後入卡。冬至節停止。夷商販運而來。人數貨物。駝載入卡。由卡倫官點驗。及二十駝。始准進卡。分起而來。每月亦祇准兩次。與恰克圖之同時併到者有異。特貨物慮有餘賸。往返維艱。該使臣請於貿易亭附近。自蓋房屋住人存貨。並留官常川照管。與恰克圖之約期而散者又不同。且出入皆有兵護往返。俱有官查斷。不至盈千累萬。來人漫無限制也。伏思撫馭外人之道。以信爲主。通商一切章程。均係與彼使當面議定。該使臣早已回國。今若自我議改。彼必有所藉口。未免轉費周章。疏入。如所請行。二年五月。喀什噶爾地方有卡外賊首鐵完庫里糾黨擾伊闌瓦斯卡倫。燒燬卡房。旋至阿爾胡莊屯聚。奕山派兵剿捕。並飭阿奇木伯克邁瑪特管帶回兵。截賊歸路。賊聞風遁。奏入。諭奕山隨時偵探。加意嚴防。四年。授內大臣。五年九月。命在御前大臣上學習行走。十二月。授黑龍江將軍。六年。在任授御前大臣。時俄羅斯以分界爲名。請將黑龍江松花江左岸及海以內地給與守護。上命奕山暗爲設防。隨機應付。尋俄舟由水路下駛。沿途留船寄存糧石。侵我精奇哩江之地。建房於我霍爾托庫圖勒密布雅里等處。奕山亦有陽撫陰防之奏。七年。俄人請遣使來京。奕山奉上命止之。六月。上以俄羅斯要請通商。並請移屯戶。命奕山設法拒絕。密爲防範。且敕令查明俄人所侵地形。未幾。俄使又以勘界爲請。諭曰。中國與俄羅斯界地。自康熙年間議定以格爾畢齊河與安嶺爲界。成約具在。原無可議。咸豐三年。彼國欲會查界牌。又據奕山等奏稱。惟烏特河一處。從前爲兩國公中之地。未嘗分界。此時普提雅廷來津投文。仍以分界爲詞。如至黑龍江邊界。應如何接待之處。必有成例可循。務須不亢不卑。以符體制。八月。又諭曰。見在俄人復有在黑龍江左精奇哩開墾種菜。松花江右圖勒密添蓋房屋。並有船隻越卡西上之事。其爲圖占地方。欲謀久住。已屬顯然。著奕山等仍遵前諭告。以中國與該國和好有年。不應擅自蓋房占地。見既派有大臣。與爾國使臣分勘界址。不得任意違例。致啓爭端。一

面密禁沿海奸民。私通貿易。斷其接濟。使彼糧食匱絕。必廢然思返。該將軍等毋因海濱地廣。難於稽查。致令奸民句結。自貽後患。八年春。俄人與英吉利法蘭西美利堅合從請撫。舟至天津。英法不俟議定。遽攻海口。毀礮臺。於是俄使之在愛琿城者曰木里裴岳幅。乘間要挾。期必得地而止。奕山遂與畫界。自額爾古勒河口順黑龍江至混同江口左岸之地。盡屬之俄。俄知奕山之昧於地勢也。復索我綏芬河烏蘇里江之地。奕山雖奏稱未許。然已告俄使。謂可比照海口等處辦理矣。諭曰。俄要求黑龍江左岸居住。奕山遽爾允准。已屬權宜。此次無饜之求。著該將軍等妥爲開導。諭以各處準添海口。皆係大皇帝格外天恩。原爲兩國和好多年。是以所請各事。但有可以從權者。無不曲爲允准。此後自應益加和好。方爲正辦。若肆意侵占。擾我參珠貂鼠地方。是有意違背和議。中國斷難再讓。況該國人在三姓地方。攪擾街坊。觸怒軍民。若日久占居。必至積怨成仇。羣起爲難。雖天朝法令森嚴。亦不能以非理之事。強制百姓。彼時有傷交誼。大非彼國之利。如該使聽受開導。不復以綏芬烏蘇里爲請。即可與之議準界址。切實訂定。除所議之外。永不准肆行竄越。如其堅執不遵。即著將該使狡執情形。詳細具奏。當由理藩院行文該國薩那特衙門。與之理論。奕山等亦可行知木里裴岳幅。據理執辦。曉以利害。勿任俄官從中播弄。事關重大。固不宜過於激烈。致起釁端。亦斷不可一味輭弱。總宜詞嚴義正。中其隱微。庶可漸戢驕心。歸於馴服。尋又諭曰。綏芬烏蘇里兩處。既與俄國地界毫不毗連。且係採補參珠之地。當時即應據理拒絕。何以副都統吉拉明阿。輒許木里裴岳幅於冰泮時馳往查明。再立界碑。至所稱原立字約十四條內。尚有三事未妥。均未據奕山奏明。奕山前次遽將黑龍江左岸允許該國。雖係限於時勢。究竟辦理輕率。且以烏蘇里河亦可比照海口等處辦理。致該國肆意要求。著仍遵前旨據理剖辦。毋得遷就了事。自貽後患。是年。大理寺少卿殷兆鏞奏奕山以黑龍江地五千餘里。藉稱間曠。不候諭旨。拱手授人。奕山始既輕諾。繼復爲俄所制。無能設法轉圜。九年。遂奏俄人船隻往來黑龍江已成習慣。若遽行拒絕。恐該國有所藉口。又以綏芬河烏蘇里江地屬吉林。奏請由吉林勘界。先後奉諭旨。責其朦混推諉。五月。諭曰。綏芬烏蘇里河。均屬吉林。並不與俄國接壤。亦並非黑龍江將軍

所轄地方。上年該將軍奕山。輕信副都統吉拉明阿之言。並不與俄國使臣。剖辨明白。實屬辦理不善。咎無可辭。奕山著即革職。暫留本任。仍責令將從前辦理含混之處。辦明定議。又以俄船下駛。奕山未能攔阻。命革去御前大臣。來京當差。未幾。十一年之約。遂因奕山前議。自烏蘇里江口而南踰興凱湖。至綏芬河瑚布圖河口。復沿琿春河達圖們江口。其東界皆以與俄羅斯矣。是年三月。署鑲白旗滿洲都統。九月。署鑲藍旗漢軍都統。十月。授鑲白旗蒙古都統。旋授御前大臣。調補正紅旗蒙古都統。同治元年七月。署鑲黃旗漢軍都統。九月。管理健銳營事務。三年。封一等鎮國將軍。四年三月。充總理行營事務大臣。五月。署正紅旗漢軍都統。七月。署正黃旗蒙古都統。旋充崇文門正監督。十年。授內大臣。旋開御前大臣領侍衞內大臣缺。十三年正月。署鑲白旗滿洲都統。六月。以病開缺。仍留頭等鎮國將軍。賞食全俸。奕山前後奉特旨議敘。優敘共六次。恩賞翎管。搬指。帶鉤。荷包。大緞等件。四次。光緒四年卒。予謚莊簡。

廖壽恆

廖壽恆。字仲山。晚號抑齋。先世居福建永定青谿邨。五世祖冀亨。官吳縣知縣。遂留江蘇。高祖王臣。始注籍嘉定。補縣學生。本生高祖鴻章。乾隆丁巳進士。翰林院檢討。妣氏汪。氏黎。曾祖景。國子監生。妣氏王。祖文錦。嘉慶辛未進士。翰林院編修。衞輝府知府。祀名宦祠。妣氏葉。父惟勳。道光癸巳進士。翰林院編修。貴陽府知府。妣氏秦。氏余。壽恆咸豐十一年。舉順天鄉試。同治二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七年。散館。授編修。光緒元年。大考。擢司經局洗馬。數遷至侍郎。周歷六部。並督倉場。十年。兼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二十三年。遷左都御史。尋進刑部尚書。二十四年。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是年八月。轉禮部尚書。二十六年。以疾解所居官。凡提督學政者再。庚午湖南。己卯河南。兼直省鄉試者三。乙亥廣西。乙酉江西。辛卯順天。總裁會試者一。則己丑也。其他朝殿之試。並數爲讀卷閱卷大臣。查辦事件。則光緒十年。偕尚書公崇綺往安徽。其年復偕尚書席珍往天津。二十年。偕左都御史裕德

往四川。戊戌春秋六十。兩宮賜壽。歲除復頒數德樹聲扁額。壽恆幼穎異。讀書目數行下。與侍郎自相師友。於學無不窺。尤洞於當世之務。其督湘學也。一以端士習。培人才爲己任。凡所甄錄。皆卓犖負時望。湘人稱之。視學中州若典鄉會試。並與湘學同。乙亥畿輔旱。奏近來政事務崇寬大。上下相蒙。皆以爲天下已治已安。豈知外人之睨其旁者。方將幸我之怠。乘我之隙。應請皇上與廷臣持以實心。審敬怠。明是非。嚴功罪。信賞罰。重申有文無實之誡。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國之重臣。去年河間等屬旱災較重。既奏稱籌款糶撫。至詳且悉矣。乃近日災黎紛入都城。扶老攜幼。不免餓殍。於此可知其辦理不善。或爲屬員所矇蔽。一併飭其自省愆尤。力圖補救。蓋九重特達之知。自此奏始矣。甲申法越事棘。黑旗軍劉永福挫法於河內。執張甚。而法使至天津。則云越南和議已成。以分界撤防。要求於北洋大臣。相持未下。壽恆奏謂是役爲外交一大關鍵。一國逞志。各國效尤。遷就其間。後患將不知所極。爲今之計。宜簡知兵大員。酌帶兵艦駛赴越境。以覘動靜。並飛檄廣西防軍。援助黑旗。規復河內。苟不得已而思其次。則河內一省爲越南之精華。實爲滇粵之屏蔽。法人所力據。即中國所必爭。及今越議未成。籌饟數十萬金。專責劉永福。添兵製械。迅拔河城。河城既下。北圻乃安。劉永福義憤填膺。苟奉詔書。假以便宜。定能迅奏膚功。法人被創之餘。終必屈而求我。則滇粵之邊患紓。而法越之兵端亦戢矣。又奏根本至計。首在聖躬。而御前太監所繫尤重。務取厚重朴實之人。年少輕浮。屏勿使近。一切淺俗委瑣之談。均不得上溷宸聰。大抵厚重者威儀必謹。朴實者心術易窺。同此便於指揮。究可汰除惡習。蓋至洒掃之役。亦守禮章。晏佚之時。不踰繩度。庶幾深宮居息。無往非崇德之端。奏入。存毓慶宮。甲午冬。中東之役。榆關內外連營數十里。而各省之勤王者。尚絡繹於途。壽恆方自蜀乘傳歸。沿途見新募之衆。皆市井烏合。漫無紀律。踞跣冰雪中。飢寒僵仆之不暇。豈復能禦敵。十二月。回京覆命。密陳所見情形。請飭各省停止續募。但就防所已到之兵。勤加訓練。以免虛糜巨饟。而仍無補於戰事。並彈劾各將領之不職者。其遇事敢言率類此。而法越一疏。格不獲行。世尤惜之。壽恆自任侍郎後。歷六曹。時或兼攝他部。朱墨填委。百吏不給。而應機立斷。恢恢有餘。蓋十年如一日也。總理衙門。中外之樞也。任

之恆難其人。壽恆規畫越一星終。輕重緩急。審彼己之情而通之。不爲利回威疚。其入樞垣也。爲翁常熟所引。常熟既以翼戴德宗。積與孝欽迕。壽恆亦靖共守常軌。不爲異己所容。常熟一擯。壽恆遂以足疾歸。而國事流失敗壞。益岌岌不可爲矣。壽恆生道光十九年六月十四日。卒光緒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年六十有五。

徐用儀

徐用儀。字吉甫。別字筱雲。浙江海鹽人。由副貢生捐主事。籤掣刑部。咸豐九年。順天鄉試舉人。同治元年。充軍機章京。二年。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三年。補主事。五年。總理衙門請獎加四品銜。七年四月。補員外郎。總理衙門奏保加三品銜。七月。因捻匪蕩平。軍機大臣奏保賞戴花翎。八年。補郎中。充方略館纂修。旋保送御史。奉旨記名。以御史用。九年。充方略館收掌兼纂修官。十年。命開缺。以五品京堂候補。十一年。因平粵匪方略告成。奉旨俟補五品京堂後。以四品京堂候補。十二年。補鴻臚寺少卿。旋丁父憂。十二年。又丁母憂。光緒二年。以校勘方略出力保奬。奉旨俟服闋後免補原缺。以四品京堂候補。五月。服闋。仍充軍機章京。三年。補太僕寺少卿。五年。轉大理寺少卿。嗣遷太常寺少卿。七年。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年。因校勘列聖御製詩文集出力。賞二品頂戴。八年三月。轉大理寺卿。仍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十二月。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九年六月。調署左侍郎。時雲南報銷舞弊案發。司員書吏收受津貼銀兩。失於覺察。部議降級留任。奉旨准其抵銷。十月。調署兵部右侍郎。十年。擢工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奉旨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十一年。兼署兵部左侍郎。十三年。因病奏請開缺。賞假兩月。署刑部左侍郎。十四年。調署刑部右侍郎。十五年。調補兵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仍兼署刑部右侍郎。十六年。調補戶部右侍郎。十八年六月。調補吏部右侍郎。八月。轉左侍郎。十九年。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二十年。皇太后六旬萬壽。奉懿旨賞太子少保銜。命充軍機大臣。是年。以保護朝鮮之役。日本與我失和。廷臣多主戰者。用儀以爲未可輕敵。言官交章劾樞臣孫毓汶徐用儀等。朋比誤國。用儀於是退出軍機及總理各國事務

衙門。二十三年。兼署戶部左侍郎。尋兼署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二十四年八月。孝欽皇后再訓政。復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充會典館副總裁。二十五年五月。遷都察院左都御史。六月。署吏部尚書。十一月。擢兵部尚書。十二月。孝欽皇后以明年爲德宗景皇帝三旬萬壽。凡一品官七十以上。賜蟒服。用儀與焉。二十六年。近畿妖民倡設義和團。以仇教爲名。端郡王載漪等。方以爲忠義也。多方招撫之。用儀獨謂義和團皆匪徒。縱之不利。且啟外釁。以是與端郡王不相能。五月二十六日。召集羣臣決疑定計。端郡王等力主用兵。用儀與立山等均言我兵不足恃。衆強不可敵。拳民不受槍礮之說不足信。宗社爲重。宜乎持重。四次召見。所陳益力。孝欽皇后命用儀與立山等至各國駐京使館。令勿進兵。美國駐使康格許爲調停。當事者益銜之。指爲奸邪。私通洋人。奏請殺之。以謝天下。七月十七日。棄市。時人以其與吏部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皆浙人。稱爲三忠。浙人奏建三忠祠於西湖。列入祀典。用儀居官廉儉。承其先志。倣范氏贍族遺法。捐田一千五百餘畝。立爲義莊。其爲太常寺少卿時。上整頓圜法疏略云。泉貨之流通。關繫閭閻之用。當十大錢。但行京城。已屬權宜之計。比來匪徒盜銷官錢。改鑄私錢。形質薄小。市肆謂之沙板。近者疊奉諭旨。嚴拏私鑄人犯。官司果能實力奉行。此風自可漸戢。沙板私錢。市肆亦已不行。故銀價頓然平減。而物價則昂貴如故。揆厥所由。蓋市井之徒。竊計私錢。終難禁絕。不久仍將行用。銀價貴賤。尚難定局。是以不肯落價耳。恭查乾隆三十四年六月間。欽奉上諭。前因浙江等省。攙用偽薄小錢。傳諭各督撫。實力查禁。在小民彼此交易。錢文原難一一加之搜剔。其錢行鋪戶。乃錢所匯集之處。理應設法查辦。若將所有小錢。竟行勒令交官。致伊等資本有虧。轉恐利計錐刀之徒。巧於藏匿。如照小錢分量折衷定價。按數收買。其法最爲兩便。嗣後凡給價交官之錢。在省城現有鑄局者。莫若即令交到之時。立即令其入爐鎔化等因欽此。嗣經兩江總督高晉奏稱。收買小錢。改鑄制錢。即抵收買價值。又因支發收買錢價。一時鼓鑄不及。以應發銅本銀兩。發給易錢。以爲收買錢本。並稱廢錢質薄渣多。以正卯銅鉛點錫。均勻配鑄。除去折耗。較之專用洋銅。及兼辦滇銅。但有節省等語。今市肆私錢既不行。使鋪戶存積。又不敢私燬。且恐留之民間。逐漸又復

攙用。莫若官爲收買鼓鑄。查咸豐同治年間。戶工兩局。需用銅本。係就地採辦。此時收買私錢。可照廢銅斤兩。酌中定價。曉諭商民。無論多少。准其運送到局。按斤給價。嚴禁書吏抑勒。即以官局現存鑄就之錢。作爲收買價值。不足則由戶部發銀易錢。以爲收買之本。仍於各省應撥銅本項下。提還部庫。所收銅斤。即行加卯鼓鑄官錢。以資周轉。較之採買滇銅。運費既省。而民間得獲銅價。亦不致大虧資本。私錢即經鎔銷。錢法可期整頓。物價亦必自平。應請敕下戶部及錢法堂。通盤籌計。妥議章程辦理。奉旨議行。光緒十年。詔中外大僚。保薦人才。用備時宮工部侍郎。薦舉浙江候補知府陳璚直隸候補知府陳慶滋順天涿州知州查光泰。奉旨俱著送部引見。宣統元年三月。賜謚忠愍。八月。又准於海鹽本籍建立專祠。

許景澄

許景澄。字竹筠。浙江嘉興人。同治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年散館。授編修。光緒元年。大考三等。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三年。記名以御史用。五年。充四川鄉試副考官。六年。詔以侍講陞用。並加二品頂戴。充出使日本國大臣。旋丁父艱。九年。服闋。補侍講。越南事起。景澄疏陳法人謀窺北圻三省。戰事將成。非嚴防不足以阻敵謀。非持久不足以收戰效。目前籌備事宜。一重臺灣之防拒。敵所必爭。一策越師進攻越南分界一節。爲聲援之波瀾。亦終爲歸束之樞紐。一慎購洋槍。專選軍鋒。演習以成勁旅。一選派弁勇。赴德國習鐵艦駕駛。一審戰例以安各國。免激他變。一籌預借洋款。決裂以後。各國守局外之約。借款即有不便。一緩練廣東水師。注重陸軍。省出餘款。備撥關外各營月餉。疏入。上嘉納焉。旋充文淵閣校理。十年。充出使法國德國並義和奧五國大臣。十一年。兼充出使比利時國大臣。時國家創興海軍。前使者於德國訂購鐵甲船。穹甲快船。皆未就。景澄接管勘驗事宜。鈎稽船制利弊。謂增購一艦。勝於舊制者十五。遂輯外國師船表呈進。上疏略言。大沽口宜設鐵甲礮船。膠州灣宜爲海軍屯埠。十三年。轉侍講。旋丁母憂。十六年服闋。充出使俄國德國奧國和國大臣。十七年。擢太僕寺少卿。轉

通政司副使。十八年。授光祿寺卿。十九年。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先是。俄兵遊獵。每涉我國所屬帕米爾之界。景澄爭之俄外部。始已又議定界。堅執舊議。以烏什別里山爲界。從此而南屬中國。從此而西南屬俄國。俄人則欲以薩雷闊勒爲界。相持三載。俄外部乃爲調停之說。帕米耳界未定以前。兩國各不得進兵。以保和好。二十一年。授工部右侍郎。先是。我與日本開戰。及事定。而俄德法三國出而與謀。使日人歸遼東於我。景澄疏言。俄懷自便之心。德挾賣報之意。交涉日繁。勢難兼顧。似宜分派兩使。得旨允行。二十二年。充出使德國大臣。未赴德以前。俄國西伯里亞鐵路欲與海參威接軌。取道黑龍江吉林。朝議拒之。因改爲商辦。設立公司。而使中國亦入股銀五百萬。乃命總辦黑龍江吉林鐵路公司。景澄僅能阻其路南侵。訂約稽查運料之船。勿使漏稅而已。二十三年。至德國甫數月。而俄人租我旅順口大連灣。命充頭等專使赴俄。與駐俄使臣楊儒議訂條約。事竣回國。二十四年。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兼署禮部右侍郎。調補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派充大學堂總教習管學大臣。督辦關內外等鐵路。時意大利索我浙江之三門灣甚力。景澄建言駁之。事乃寢。二十六年。義和拳倡亂。景澄之意主剿。首禍諸臣。遂乘機誣陷。交章彈劾。七月初三日。棄市。事平。上知其冤。與徐用儀袁昶等均開復原官。宣統元年。予謚文肅。浙人奏建三忠祠於原籍。列入祀典。官爲祭祀。著有外國師船圖表。光緒勘定西北邊界。俄文譯漢圖例言。西北邊界地名譯漢考證。奏疏錄存。出使函稿。

曾紀澤

曾紀澤。字劼剛。湖南湘鄉人。父國藩。武英殿大學士。以平洪楊功。封一等毅勇侯。自有傳。紀澤由二品廕生。於同治九年引見。奉旨以員外郎用。籤分戶部。十三年。丁父憂。光緒三年。服滿。襲侯爵。尋奉旨以四五品京堂候補。四年七月。賞戴花翎。充出使英法大臣。十月。補太常寺少卿。五年。遷大理寺少卿。六年正月。以使俄大臣崇厚。議收伊犂。遽許其成。以歸。言者交章論劾。上治崇厚以違訓越權之罪。命紀澤兼充使俄大臣。重與訂約。時俄人藉詞

要挾。且沿海備兵增械。肆其恫喝。紀澤致書總理衙門曰。紀澤承崇厚之後。欲障川流而轅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事之難成。已可逆覩。凡民間交易。立一合同。寫一券據。其受益者。須待受損者先行畫押允許。乃可成事。況兩大國。立一條約。明係中國喫虧。崇厚乃不先行請旨。而遽請俄君畫押。未免過於冒昧。然俄君亦大國之君主也。臨朝簽字。批准條約。本國臣民。遠近鄰友。莫不周知。一旦將已押未行之約廢而不用。從新商議。辱孰甚焉。此難處之一端也。英俄兩大相競。猜疑日滋。中俄交涉事稍不順。俄人則曰此英國所唆耳也。紀澤適以駐英使者。前赴俄都。凡有商議。舉國皆疑。爲有先入之言。此較他人尤難處之一端也。紀澤擬於英紳閒談之際。實探英俄消息。采聽既多。或可觸機策畫。此中求利避損之處。自當格外謹慎。又論俄之占踞伊犂。當時蓋有輕藐吾華之心。不料西北平回之師。遂能如此得手。是以慨然有交還之語。及至我師大功告成。索踐前諾。則藉此以爲要挾地步。卒之還我者不過一隅。而巖險襟帶之區。仍據爲己有。於通商章程。占我無窮利益。又多留鯨隙。以作後圖。其計亦巧矣。俄羅斯爲西洋著名雄霸之國。與戰國嬴秦無異。狡獪多端。上下一致。當時即使他人處此。亦未必遽能勝任。但無崇厚已定之約。則使者於商務界務償款三事。原可徐徐爭論。可者許之。其不可者磨牙掉舌。安排拖宕之局。務求辯勝方休。取舍之權。未嘗不操之在我。今乃欲悉舉前約而更張之。俄人必仍藉兵費以立言。曰五百萬盧布未足以盡償兵費。故於伊犂境內。劃留某處。以土地準折貲財也。又於通商政務。推廣某事。以商販之利。準折貲財也。大約界務稍有更改。則兵費不能不加。商務係俄人所最重事。必不能全行駁改。紀澤雖尚未赴彼都。然不能毫無主見。以自伸其氣。而暢其說。或仍索伊犂全境。而可以酌加兵費。或暫不索兵費。而以伊犂更換東境舊圮某地以難之。皆是立言之法。要之。使者已至。既言舊約之不公不妥。則約章必須如何。乃爲公妥之處。勢必連類談及。斷無含糊中立之理。至於俄人接待情形。誠難逆料。儻竟失和。雖百端將就。終歸無益。戰守之備。在廷者自有嘉謨。紀澤何敢妄議。然竊揣西陲一帶。左宗棠手握重兵。取伊犂猶可得手。海疆各口。南北洋大臣。亦當能先事綢繆。彼或有所顧忌。而不敢遽逞。惟迤北萬餘里。處處毗連。尤以東三省爲重。俄國

鐵路未出歐洲。轉運東方。殊非易易。未必能兩道入寇。而紀澤則甚恐其盡赦犯法亡命之徒。使擾我邊境。擄掠即以充賞。則人自爲戰。而無轉餉之勞。其鋒固未易當也。竊以爲宜即滿洲之士卒。參以近年各軍之營制。得其人而練之。俾成勁旅。以備不虞。似不僅一時邊徼之利。或且爲萬世根本之計。又左宗棠金順於西陲各處。務宜專用恩德。綏懷反側。使其心悅誠服。無論和戰。總以收拾西塞漢回民心爲主也。至兼駐英法。刻下未敢遽卸仔肩者。誠以公使離境。所關極重。若俄人待客疏慢。可藉英法公事。時去時來。則雖駐彼都而不受欺侮。雖離境而不著痕迹。在紀澤不過多幾番跋涉之費。苟利於國。遑恤其他。又論伊犂地圖云。按西域地名。譯言各別。即不難指鹿爲馬。惟憑精本輿圖。畫以界線。尚覺稍有把握。查左宗棠函稱。伊犂大城與阿克蘇南北相望。俄圖則伊犂稍偏於西。紀澤偏查俄英德奧各本輿圖。伊犂皆較阿克蘇偏東一度左右。中國輿圖。則陽湖李氏及鄂刻兩本。均偏東三度有奇。並無伊犂偏西。及或與阿克蘇南北相望之說。喀什噶爾則各圖皆在烏什西南。並無混刻於西之說。未審左宗棠據何圖而云然也。又謂俄圖不若中國之確。緣其不能仿照中法。以南北極出地爲準。而又不明地學準望之法。所以方位時有誤會云云。紀澤意西人繪中國輿圖。略其所詳。而詳其所略。誠所不免。至於方位遠近。山之枝幹。水之曲折。則西人之精詳。實非華圖所及。蓋測北極出地之高下。所以定緯度之南北。而經度不與焉。經度所以分東西。則非晝測日午。夜測中星。而細推其差度。不可得而定也。至其循人行路徑。測其曲折。概以三角法推之。千里萬里。無或差忒。蓋大小總成三角形。同一比例。即所準望之法也。中國測望之法。所憑者僅一指南鍼。不知電極之南北。並非天元之真南北。又不講求里差之理。竊以爲輿地之學。西精於中。不啻倍蓰。奈何執成見以論之。至劉錦棠所繪之圖。其遠近以馬行幾日程估而計之。其方位之不準。可想而知。然藉以譯音。亦可與西圖互相參考。又論俄人以崇厚被譴。引爲大辱。或因此次未遽釋放。疑爲暫緩論決。更不滿意。則使者於此事。尤須委曲措詞。蓋崇厚之被譴。本因違訓越權。中國治違訓越權之臣。並非有意辱俄。俄人不應過問。今因俄君抱歉而減免其罪。彼此喻於不言之表。冀暗中可獲微益。若諄諄然取赦崇厚之事。明以示德於俄。

是自認前此之重治崇厚爲有意辱俄也。似不可也。英法使言。赦崇厚之益。亦有不可盡信者。中國援議貴之典赦崇厚以自保威重則可。因事之棘手。乃赦崇厚以悅俄則似不可。俄人因我之讞崇厚而出怨懟之詞。散謗謗之語則有之。因赦崇厚而遽肯就我範圍。則未必也。七月。至俄。日與外部尚書吉爾斯。前駐華公使布策等。筆舌辯論。凡十數萬言。十閱月而議始定。尋疏陳改訂約章七端。得旨該大臣握要力爭。顧全大體。深爲不負委任。即著照此定約。崇厚之索地也。僅得伊犂之半。而巖險襟帶。屬俄如故。紀澤力爭。乃收回烏宗島山帖克斯川要隘。然後伊犂拱宸諸城。足以自守。且得與喀什噶爾之阿克蘇諸城通行。無阻矣。七年五月。陛宗人府府丞。七月。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先是。逆酋白彥虎竄匿俄境。督辦新疆軍務大臣劉錦棠請索還懲辦。紀澤以西洋公例。於尋常命盜各犯。立有條約者。莫不互相交還。獨於稱兵之逆首。則以公罪目之。謂稱亂者衆。爲之首者。非一人之私。故各國從無交還之事。既而與俄約定。永遠禁錮奏結。八年八月。疏覆索倫營右翼四旗官兵。分設霍爾果斯河西之策集齊齊罕薩瑪爾圖爾根等處。其地畫歸俄境。該官兵等既慮無處棲止。又恐所葬墳墓。被漢回纏回平毀。誠爲可憫。惟中俄約章。經臣隨同總理衙門王大臣。仰稟宸謨。竭力廑爭。久而後定。縱使其中有未盡愜心貴當之處。亦事勢所無可如何。刻下既已互換。頒行。即宜彼此堅守。不生異議。至商議畫還該四旗之地。無論由總理衙門商之駐京公使。或由臣商之俄外部。均屬迹近改約。俄人勢必不允。徒使大體有礙。若由邊界大臣於分界之時。就近婉商。俄官能以他處幅員無多之隙地。或以他項之補償換回四旗之地。則自以收地爲佳。如地界必不可收。猶可商及。將該四旗官兵。遷歸伊犂境內。另行安插。而與俄官約定章程。設法保全兵民墳墓。如此由分界官立言。即使俄人不受商量。尚不致牽涉已換之約章。致俄人之譏議也。十二月。奎滿。得旨再留三年。時法越構釁。紀澤與法人辯爭。始終不撓。又疏籌備禦六策。十年閏五月。閩浙總督左宗棠以紀澤才堪肆應保薦。命交軍機處存記。十月。擢兵部右侍郎。旋與英人議定洋藥稅釐併徵條約。歲增入款二百餘萬兩。十一年六月。命回京供職。九月。奉慈禧皇太后懿旨。創設海軍衙門。命紀澤幫同辦理。十二月。轉兵部左侍郎。十二年十一月。

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十三年正月。調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十四年六月。管理戶部三庫事務。九月。兼署刑部右侍郎。十五年二月。管理同文館事務。八月。兼署吏部左侍郎。十六年卒。賞給太子少保銜。尋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疏言。紀澤自光緒六年。兼使俄國。改換約章。正承崇厚失詞獲咎之後。俄人藉爲要挾之端。約自我廢。勢難轉圜。其時沿海震動。以爲兵事將起。該侍郎受任於危疑之際。力爲其難。竟能廢已定之成約。折無厭之要求。易危爲平。卒歸於好。不惟界務商務。保全實多。而弭兵息民。大局所關。尤非淺鮮。約成之始。優旨褒奬。中外論者。咸謂此舉始中國辦洋務以來所無。即泰西交涉亦未嘗有也。九年。法越事棘。差滿將代。奉旨留任。以與法人辯爭。該侍郎力持正論。法人畏避其鋒。至不敢復與議事。一時海內傳誦。翕然以爲正論之歸。十年冬間。在英議定洋藥稅釐併徵條約。此中國歷年議辦而未行。英人久宕而不願者。該侍郎悉心商辦。克底於成。至今歲增入款二百餘萬兩。且使洋藥釐重價昂。吸食漸少。暗消隱患。其事蹟皆卓卓可傳。而俄法兩役。當時和戰之局。臣始終與聞。其中曲折爲難情形。局外多未深知。惟臣知之最悉。其奏疏函牘。一一具存。艱苦之情。歷歷在目。每一念及。未嘗不失聲歎息。以爲有古名臣之風。該侍郎係二品大員。國史例得有傳。惟事關洋務記述。應請敕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當時案牘。擇要咨送史館。編入傳中。庶足垂諸不朽。該侍郎爲故大學士曾國藩長子。少承家訓。劬志勵學。羣經俱有論述。於小學樂律。尤爲顓家。其餘力兼通泰西文字語言。更屬當代士大夫所罕有。方創設海軍衙門時。該侍郎猶未回京。特奉懿旨幫辦事務。草創之初。一切規制。多所贊畫。閏二月。臣在都會議朝鮮事宜。該侍郎力疾趨公。猶復長慮卻顧。情溢於言。其忠愛之誠。臨危不改。實爲國之藎臣。可否特旨予謚。出自恩施。疏入。謚惠敏。有佩文韻來古編說文重文本部考羣經臆說諸書。

鄧承修

鄧承修。廣東歸善人。咸豐十一年舉人。同治二年。援例捐郎中。簽分刑部。七年。與修玉牒告成。奉旨無論題選咨

留。遇決即補。八年。補刑部四川司郎中。十二年。授浙江道監察御史。疏言。廣東賭風甚熾。每屆鄉試及歲科試期。開場設局。竟有巧立闈姓名目。抽收經費。搜括民利。貽害科場。有乖政體。請革除之。得旨著瑞麟張兆棟即行裁革嚴禁。以肅政體。而杜弊端。是年。京師水旱數見。畿輔成災。承修疏請因災修省。並詔求直言。庶於新政有裨。上嘉納之。十三年。充會試稽察磨勘官。殿試分卷官。考試內閣中書。及八旗教習監試官。前任兩廣總督門丁黃天錫冒番禺縣籍朦捐職官。復令其子黃章俊瞞考。取列優貢。士林譁然。承修劾論之。天錫章俊皆斥革。旋以父病。請假回籍。光緒元年。丁父憂。服闋。補江南道監察御史。即列廣東廣州府知府馮端本招權納賄狀。劾去之。轉掌雲南道監察御史。時恩承童華奉命四川查事。以過境擾累。被疆臣糾陳。下部嚴議。承修疏論恩承等查辦東鄉數年巨案。百姓之奇冤。一旦平反。於奸人斂怨必多。今言者不察。以小民一紙之呈訴。摭以入告。朝廷未加詰問。便蒙罪責。彈疆臣如撼山。參廷臣如拉朽。恐此後使臣習爲畏沮。遇事互相徇隱。疆吏知其易動。妄生揣測。輕量朝廷。必馴至內輕外重之勢。伏乞嗣後差遣使臣。必察其廉介有威望者。然後俾以重任。總以查事得實爲稱職。其間有未能檢束。致被彈劾者。亦須俟其覆命之日。始行究詰。不必令其摧折於查辦之地。以快奸邪。奏入。尋劾奏廣東學政吳寶恕。下部議。降寶恕三級調用。六年七月。奏言俄人定約以來。在朝之臣。因循弛慢。屢失事機。及遇邊奏急來。則舉動倉皇。絕無處置。恐敵人窺我怯懦。將來條約愈多反覆。請調左宗棠入輔。委以軍國大柄。使內修政事。外總兵權。庶朝野上下。有所恃而不恐。逾年。詔左宗棠入贊樞密。實用承修言也。十一月。戶部侍郎長敍與山西布政使葆亭於忌辰日婚嫁讌客。承修疏劾之。二人均奪職。十二月。巡視東城。七年。以俸滿截取引見記名。以繁缺知府用。二月。湖廣總督李瀚章奏准故總兵周有全建祠立傳。承修以其欺罔冒濫。奏請撤銷。從之。六月。彗星見於北方。復請任賢去邪。以固邦本。尋左宗棠因病乞退。上特命爲兩江總督。承修復上疏乞留之。不報。十一月。疏陳湖北財政吏治積弊。並劾督臣李瀚章荒淫貪酷諸狀。上命左宗棠查辦。奪道員楊宗濂等職。瀚章旋亦解任。承修巡城一年。捕獲營房聚賭匪徒糾窩賭營官劾冒功朦保坊官揭發揑飾匿名書信之職官。皆

奉嚴旨懲治。風氣爲之一肅。八年。遷工科給事中。正月。奏陳關稅侵蝕之弊。十餘年來日增月益。迨不可以數計。其見諸奏牘者。如前任兩廣總督劉坤一。署理海關纔數月耳。已溢銀十五萬兩。其實缺之胥吏僕役。又當倍是可知。柯玉棟一閩海關書吏耳。不數年而家貲鉅萬。捐納知府。書吏如此。則正任可知。至津海關密邇京畿。其在人耳目。如餽遺過客。供應上官。歲須數萬金。皆取償於此。則飽入私囊。重載而歸者可知。他如上海登萊蕪湖漢口新關。九江夔州廣東肇慶梧州歸綏道山海關。凡有關稅者。無不侵蝕。綜而計之。不下數百萬。今部臣晝維夜算。欲額外求一錢辦公而不可得。而坐視此數十萬之民脂民膏。悉付之狼吞虎噬而不問。此臣所不可解也。且國家取民。田賦以外。祇有榷稅。然錢糧之分數。即州縣之考成。有侵蝕者。則監追參劾隨之。至於榷稅。則贓私入己。累累數百萬。聞之如不聞。見之猶不見。可乎。不獨此也。因其貨利以結納長官。彌縫要路。既以差而得富。復以富而市官。賄賂日彰。官邪益著。吏治何由不壞。財用何得不竭。乞特派大臣密查確數。據實參奏。並敕下各督撫所屬有關稅者。妥定章程。或於徵收溢額之中。酌留一二。以爲緩急辦公之用。其餘悉數解部。年終開單呈覽。以備稽核。得旨。嚴諭敕查。四月。揭參步軍統領番役妄拏廣東舉人古名猷。有旨嚴詰步軍統領衙門步軍統領覆奏。意存脫卸。承修復諭劾之。命大學士會同刑部按治。八月。以高麗亂黨粗平。琉球之案未結。因上疏曰。近者高麗骨肉相猜。外戚秉政。亂機久伏。逆黨乘之。逐君酖后。橫及日臣。朝廷命將出師。二旬之間。罪人斯得。聖武布昭。遐邇悅服。惟聞日廷議論洶洶。羣疑滿腹。推原其隱。殆以中山之案未結。恐我揚兵域外。爲聲罪致討之師耳。故自拓商分島之請未遂。日使怏怏而去。近聞忽派海軍中將榎本武揚爲駐華公使。聞其人頗習兵事。素爲日廷所倚重。一旦出使。殆將陽作調停。陰覘虛實。和戰之局。轉圜之機。實決於此。夫以中國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物產之富。賢才之秀。甲於地球。朝廷徒以重發難端。習爲偷惰。重以西國甲兵之堅利。器械之精良。製造之工巧。貿易會計之便捷。歐人方挾其長技以淩我。而苟安持祿之輩。遂以爲西盛而中衰。環顧而不敢言戰。即以日本而論。自李唐步趨中法。千餘年於茲矣。一旦舍其舊而新是謀。法秦政之坑焚。效武靈之胡服。幾有雄長亞洲之意。然

其始未敢大猖獗也。臺灣之役。姑爲嘗試。而我曾不聞以一矢加遺。擲金錢數十萬以求一日之無事。此其所以肆然無所復忌也。而泰西各國。因得以窺吾虛實。於是威妥瑪有煙臺之行。巴蘭德有天津之議。俄約紛更。日人乘隙夷琉球爲郡縣。而突戶璣遂下旌回國。恣情要挾。損威毀重。其所由來者漸矣。臣統觀今日時局。日本視中西之強弱以爲向背。各西國又視中東之強弱以爲轉移。一髮千鈞。關繫甚重。臣以爲中西交際。不妨虛與委蛇。示以寬大。而東瀛有事。則宜全力爭之。不宜絲毫遷就。啟列邦以輕量中國之心。且日本非果富且強也。彼之悍然不顧者。徒以中國之重發難端耳。今以高亂之故。朝廷忽遣重兵分道並進。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彼既駭然愕然。失其所恃。不旋踵而遣使。情見勢絀。概可知矣。臣以爲朝廷宜乘此聲威。將高人致亂之由。諸將平定之功。速宣示中外。特派知兵大臣駐紮煙臺。相機調度。厚集南北洋戰艦。示將東渡。分撥出洋梭巡。更番出入。藉以熟探沙綫。飽閱風濤。流覽形勢。爲扼吭拊背之謀。其駐紮高麗之吳長慶水陸各軍。暫緩撤回。以爲掎角。布置既定。然後責以擅滅琉球肆行要挾之罪。料日人必有所憚而不敢發。不惟球案易於轉圜。即泰西各國知吾軍勢既彰。不諱言戰。如法人之蠶食越南。私邀盟約。非口舌所能爭者。可不勞而定矣。又以金幣暗耗。國用日空。宜籌補救之法。略言國家與外人通商十餘年矣。嘗考近年出入之表。輸入者七千萬。輸出者僅五千萬。而洋藥入口。價值至三千餘萬。爲今之計。若能杜絕來源。嚴禁民食。拔本塞源。斯爲上也。其次莫如弛種罌粟之禁。仿屯種之法。以敵其利。疏皆留覽。嗣以雲南報銷案遷延日久。疏請先將被參之王文韶罷斥。使審訊者無所顧忌。易得情實。上不允。惟添派惇親王翁同龢會同查辦。旋因星變河決。陳政令闕失。復疏論之。仍不報。十一月。劾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崇勳素無行檢。上命廣壽閻敬銘查確。褫其職。十二月。極言考場積弊條陳七事。曰慎簡考官。曰嚴懲房薦。曰精核錄遺。曰嚴稽考到。曰整頓謄錄。曰整肅場規。曰嚴行覆試。皆得旨施行。九年。轉戶科掌印給事中。稽察富新倉。二月。奏參前山西布政使方大湜。以來京聽候簡用之員。繞道不前。飾詞託病。違旨任情。請下部懲處。從之。又以廣東守令貪庸乖謬。諱盜殃民。劾罷高州府知府鍾秀茂名縣知縣王之樹。三月。充會試內簾監試官。七年。

已革總兵陳國瑞在戍病故。承修臚陳功績。代乞恩施。詔開復原官。戰績宣付史館。八月。以外患日深。請敕百官廷議以定國是。略曰。法人窺我無能。肆意蠶食。取南定。取河內。長驅入越。朝廷絕無處置。關外之師。逡巡而不敢進者數月。惟越之督臣劉義。以孤軍血戰。幸而勝之。不然。越之北境。已爲法人有矣。昨者。道路傳言。法人襲居順化。阮氏以降。國都以覆。聞劉所將精銳。不過二三千人。久暴露於外。糧盡援絕。其勢不支。越之全境。必折而入於法。越已入法。則因越地用越人開鑛製器。練軍積穀。較歐洲數萬里之調撥。難易迥殊。數年之間。必別開釁端。爲得寸入尺之計。則滇粵之邊防益亟。而禍無既日矣。所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知諸臣果有何法以善其後也。伏見祖宗朝凡有大事。必須廷議以博采羣言。前者俄人踞地要求。疆臣有棄地徐圖之議。賴我皇上聖明。廣集廷議。雖無甚裨補。而盟約卒底於成。今越南之變。迫於俄境而大於琉球。伏乞特詔百官廷議。各陳所見。若言無可采。則決之宸斷。庶浮議息而國是定矣。十一月。以廣東吏治積弊。奏陳八事。一查事委員。宜禁受賄。一流寓土著。宜禁服官。一劣幕盤踞。宜嚴稽核。一貪吏苛罰。宜嚴開脫。一諱匿劫盜。宜援案糾參。一械鬬殺傷。宜嚴處分。一捕拏盜匪。宜禁焚屋。一官員庇賭。宜申禁令。復極論知府劉庄年方功惠知縣盧樂成徐殿蘭胡鑑王序賢通判陳嵩壽暨撫幕沈彬宋華廷諸員贓污酷虐狀。先後得旨詰責。降黜有差。十年二月。法越事亟。邊防兵潰。首劾唐炯徐延旭失律喪師。趙沃黃桂蘭擁衆坐視。宜正軍律。復論沿邊之患。廣西急於雲南。沿海之患。廣東急於他省。宜命張樹聲統軍出駐南寧。彭玉麟總督兩廣。激勵提督方耀總兵鄭紹忠鄧安邦各員。使皆奮勉效命。則邊海防各得其任矣。三月。朝廷以邊事日棘。斥退舊輔。別簡樞臣。復奉懿旨。軍機處要事。會同醇親王商辦。承修疏論國家之用親藩。與大臣異。大臣有過。罷斥之已耳。親藩則國同休戚。有過必裁抑之。曲成之。毋使終於廢棄而後安。恭親王輔政多年。久資倚畀。請皇太后俯念親賢。深維國計。用醇親王之忠誠。以肩其鉅。用恭親王之諳練。以理其煩。於共和夾輔之道。不無裨益。四月。督臣李鴻章電奏法國水師總兵福祿諾令稅務司德璀琳面呈信函。請將越事從中和解。承修聯合臺諫。極言和議難恃。請詰問李鴻章此議能否確有把握。仍嚴諭沿海各督撫力

籌戰守。免墮奸謀。旋偕國子監司業潘衍桐密陳間敵之策。曰法人國事皆出議院。兵餉皆由商貸。越南之役。因添招大富浪夷兵及漆甲黑鬼兵。數爲劉義之軍所挫。傷夷過半。該兵日索賠賞。法人力不暇給。其困敝一也。法總統剛必得乘普法之亂。驟握大權。國人不服。調兵籌餉。動拂商情。若堅持數月。彼內變立起。其困敝二也。法人前據嘉定六省。今又增數省。疆土日闢。備多力分。日虞我師之至。其困敝三也。越南暑溼。秋夏之交。瘴癘驟發。彼軍遠來。卒不服習。死亡必多。其困敝四也。法人數敗之後。以重利餌沿海粵民。使爲前敵。自去年十月。法商人心渙散。餉源匱乏。延不支發。兵士憤極思亂。其困敝五也。有此五敝。宜其和之速且易矣。朝廷若遽許其和。彼得以其暇日。修守戰。製器械。爲後日攻取要求之計。所謂養虎貽患。可爲寒心。聞此次法人所恃以破劉軍者。兩廣沿海邊界客民。客民最爲法人所畏。亦易爲法人所誘。與其去之以資敵。何若用之以攻敵。爲今之計。惟有主緩和之議。以破其狡詐之情。用反間之謀。以斷其招徠之路。雲南昭通鎮總兵何雄輝籍隸廣東。諳熟邊徼要害。與客民言語相通。乞敕何雄輝逕赴兩粵邊界。專招客民數營。或爲外援。或潛往敵營。以爲內應。我軍駐邊界者。復遙爲應援。俟機緣立時舉發。如此則戰固可勝。和亦無傷。誠今日釜底抽薪之奇計也。時邊軍屢挫。朝廷擇將以唐仁廉調署廣西提督。承修謂津海爲畿疆門戶。奏請仍留唐仁廉駐守北塘。以固根本。五月。授內閣侍讀學士。六月。復言西山失守。北寧潰散。法人遂有輕量中國之心。迨見我遣將增兵。軍心稍振。法又以和餌我。朝廷既許之。法仍慮我邊軍未撤。牽掣於西。未遑於東。於是有諒山一役。藉詞背約。而馬建忠李鳳苞赫德諸人。潛結句通。挾制朝廷。恐嚇總署。遽下撤兵之詔。使法人無西顧之憂。遂敢悉其精銳。盡力於東。爲索兵費之舉。今宜電諭張樹聲統率淮軍由東路進逼海防。別令何雄輝招募客民爲奇兵。由欽廉小路進。王德榜統湘軍由中路進攻北寧。而令唐景崧率所部爲前鋒。岑毓英率劉永福出保勝由西路進。部署既定。一有決裂。即諭令疾馳出關。此乃以攻爲守之策。會法人藉口爭釁。攻占鷄籠。樞臣議戰議和。游疑莫決。承修再陳三策。曰法之所長在水戰。我之所長在陸戰。今法人攻據鷄籠。舍舟登陸。實爲棄長用短。且彼所恃。西貢東京之援耳。我若以三路之師。急攻越

南。彼將自救不暇。不出旬日。必將求成於我。然後我以重兵屯越。使彼內有所忌。而後沿海之禍可紓。即沿海之兵可減。此爲上策。其次則分兵爲守。敵來則戰。敵去不追。然備多力分。彼以數千之衆。綴吾十萬之師。曠日持久。利害與吾共之。此中策也。若以餉絀運阻爲慮。不敢言戰。敵人得窺此意。以戰脅我。以和餌我。不折一兵。使我坐輸八十兆之鉅款。彼得藉以經營越南。蠶食滇粵。其禍可勝言哉。是謂下策。是謂無策。七月。補鴻臚寺卿。疏稱近者法人因要挾未遂。率其兵艦直犯馬尾。若舍舟登陸。棄其所長。乘勢進攻福州。我以長門馬尾各路之師。扼其歸路。俟援兵四集。可聚而殲也。竊意法人必不出此。不過揚威海上。調其西貢東京之兵。希圖再舉耳。朝廷前者諭令滇粵進兵以爲牽製。實目前第一要著。但進兵宜速。事機宜一。請特詔唐景崧速爲召募成軍。迅即出關與劉永福併力攻取。軍中事宜。許其專摺陳奏。更獎勵王德榜軍。令同時並舉。爲劉軍掎角。則規復可期矣。八月。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疏辭不許。九月。以征南諸軍將帥不和。多懷顧望。疏請特簡一威望素重之大臣如彭玉麟等。督辦兩省征南軍務。以一事權。復奏保刑部主事楊秀實舉人知縣黃遵憲。均得旨錄用。十一月。疏言聞鷄籠失後。臺灣巡撫劉銘傳知爲李彤恩所誤。愧悔莫追。竟成心疾。章曹諸將。無所稟承。臺防危急。請旨電敕楊岳斌迅速渡臺。察看劉銘傳如精神識略。足鞏全臺。即令其迅復鷄籠。以贖前過。倘病狀屬實。則應先解其兵柄。俾令靜養。冀效將來。一面按問李彤恩挾怨失機罪狀。一面嚴敕曹章各軍。克期進取。不得遲回。致生他變。自法越事起。承修陳說兵事。章凡十三上。皆留覽。多見採納。十二月。左中允樊恭煦因言事降黜。承修疏乞寬免。奉嚴旨切責。下部議處。尋議以降三級調用。加恩改爲革職留任。十一年六月。連疏劾湖南布政使龔易圖貪劣。鑽營。河南開歸陳許道潘仕釗猥鄙刻薄。廣東學政葉大焯嗜利無厭。經彭玉麟張之洞查辦得實。均罷斥。七月。請假回籍省親。詔許之。未出都。復奉命赴南關與法使會勘中越分界事宜。十月。馳抵龍州。時北寧諒山越圍游勇充斥。道路梗阻。法使欲會於北海。從廣東欽州勘起。總署已堅拒之。承修正欲出關察看。奉電諭謂地圖法使所攜。有同異。當以會典通志爲主。或謂諒山在分水嶺東。本宜劃歸粵界。惟此說與新約不符。須費辯論。

若於兩界之間留出隙地若干里作爲甌脫。最屬相宜。而雲貴總督岑毓英則請令法退還北圻數省。於河內海陽通商。兩廣總督張之洞則謂三不要地爲歷朝舊界。宜劃歸中華。時議又謂法兵病餉艱。議院欲棄北圻。宜劃諒山河北隘隸爲我界。諒山河以南。東抵船頭。西抵即甲河以北爲甌脫。更有謂越亂方熾。法力已疲。待其技窮。方易就範。持論不一。上亦以議界必博採衆說。多爭一分。即多得一分之利益。勿輕率從事爲訓。十一月。約法使浦理燮會於文淵。先是。諭旨令廣西巡撫李秉衡會同履勘。法使以其握兵權也。不欲與會。堅卻之。承修電奏力爭。秉衡始得與議。兩粵疆臣欲會議時令馮子材蘇元春兩軍在粵越界地陳兵懾制。詔止之。承修乃單騎出關。與浦使會商。堅欲照約先議改正界限。而彼則力持先勘原界之說。辯論各不相下。浦使多方恫嚇。承修亦言看界而不更正。即斷我頭亦不能從。浦使知不可奪。陽許以文淵保樂海寧三處歸我。旋又悔之。陰乃電告其駐京使臣。以承修違約爭執。勢將罷議。復挾其國外部電大言聳我朝廷。肆其要脅。遂有先勘原界。再商更正之諭。承修復電陳三難二害。略謂附界居民。畏法虐不願改隸者。不下數萬人。若先勘原界。民心驚疑。恐遮道攀轅。因而滋事。難一。游勇近攻。得保樂牧馬以東。千百爲羣。道路梗塞。難二。原界俱在亂山之中。十不存五。懸崖疊巘。毒瘴漸生。加之淋雨。人馬不前。難三。且既勘原界。彼必驅去新界絕無可商。豈惟驅隸。即文淵亦不可得。關門失險。戰守俱難。害一。文淵已失。諒北無寸地屬我。勢必脅我關內通商。邊營盡落後著。揖盜入門。既棄越地。復失粵地。害二。朝廷始終中於法使先入之言。奏入不省。仍電旨催促先勘原界。所爭新界。暫置不論。十二年二月。春深瘴起。承修電述病狀。請暫停議。回龍州醫治。俟秋後再勘。上仍不允。而浦使更堅約速勘。承修再申前請。嚴旨詰責。有旨英治罪成案俱在之語。並下部嚴議。承修乃扶病會勘。至平而關瘴癘更盛。法使亦病。不能前。乃互約停勘。旋奉諭鄧承修前曾給假省親。准其率同隨員暫回廣東。屆期再前往欽州起程。是年冬十月。如約赴欽州。十一月。至那梭。時法使浦理燮因事回國。別遣狄隆海士來會。海士先至海寧。適爲越團游勇所戕。越粵道梗。十二月。狄隆始至芒街。尚未開議。法已先占江平長山等地。盛兵相待。承修親往會議。而狄使因海士之死。疑爲粵人主使。

肅晤面即盛氣相加。肆言怒憤。承修以禮折之。氣稍下。始及界議。法以偏地圍勇。艱於屢勘。請援照雲南辦法。按圖定界。朝廷已許之。於是首議江平黃竹白龍尾各地。法以爲其用兵所得。不肯輕讓。據無稽之圖說。欲劃歸越境。承修以地屬龍門營水師汛內所轄。居民有華無越。中外圖籍炳然。極力辨爭。狄使見我詞理俱直。欲權於白龍尾中畫一綫。左歸華。右歸越。承修以其地爲欽海外戶。我守之則遙控海寧。敵窺我廉郡。必顧其後。若彼居之。則內逼防城。外斷東興思勒。是無欽廉也。即中分一綫。此島形狹而長。既築壘。我將安守。形勢所關。不能遷就。議久未決。乃暫與定約三條。一大段相合。二較圖不合。作爲未定。各請示本國。三撤江平之兵。狄使仍狡辯。乘界議未定。竟以兵力驅江平黃竹居民內徙。呼籲使轅。哀求安置者日凡千百。承修責問狄使。彼答以兵事有地方主持。江黃界已歸駐京使臣與總署面議。不能攙越。反覆詰駁。往來六次。兩無端緒。朝廷恐議久無成。別開邊釁。許駐京法使之請。凡未定之界。歸入後議。不決處所。一并在京商定。乃諭敕承修先自欽西至桂省全界彼此不爭之處。一律作速勘辦。遂與法使即芒街校對圖籍。訂定清約。粵桂詳圖分四段。第一圖起竹山至隘店隘口。而向日所爭論之嘉隆河八莊分矛嶺十萬山三不要諸地。均歸我界。第二圖起平而關至水口關外。第三圖起水口關外至那嶺邑賴之西南。第四圖起邑賴至各達村外止與雲南界接。於十三年二月立約署押。以界圖校竣入告。四月。諭界務將竣。鄧承修准其先回欽州候旨。五月。復諭中法續訂界務商務調約。已派王大臣與法使畫押。其設立界牌事宜。照約由地方官會同駐越法員辦理。鄧承修著即馳驛回京。尋予免部議革職處分。十四年。因病乞解職。疏三上。許之。在籍主講豐湖書院讀書養母。十七年。卒於家。

薛福成

薛福成。字叔耘。一字庸盦。江蘇無錫人。同治六年副貢生。佐兩江總督曾國藩幕府。以勞績歷保選用同知。嗣因剿平西捻。敘功。直隸州知州留直隸補用。並賞加知府銜。光緒元年。赴部引見。道出山東。讀慈安皇太后慈禧皇

太后懿旨。諭令內外大小臣工。竭誠抒悃。共濟時艱。福成應詔陳言。呈請巡撫丁寶楨代奏。治平六策。萬餘言。一肅吏治。二恤民隱。三籌漕運。四練軍實。五裕財用。六養賢才。又陳海防密議十條。一擇交宜審。二儲才宜預。三製器宜精。四造船宜講。五商情宜恤。六茶政宜理。七開礦宜籌。八水師宜練。九鐵甲船宜購。十條約諸書宜頒發。疏入。得旨留中。旋下所司議行。二年。以隨辦洋務出力。總督李鴻章奏請以知府仍留原省補用。三年。丁母憂。四年。出使德國大臣劉錫鴻奏調福成充三等參贊官。以憂辭。五年。總理衙門議以總稅務司赫德總辦南北洋海防。福成上書李鴻章。謂赫德總司江海各關稅務。利柄在其掌握。若復授爲總海防司。則中國兵權餉權。皆入赫德一人之手。且以南北洋大臣之尊。尚且畫分疆界。而赫德獨綜其全。南北洋所派監司大員。僅獲列銜會辦。而赫德獨莞其政。彼將朝建一議。暮陳一策。既藉總理衙門之權。牽制南北洋。復藉南北洋海防之權。牽制總理衙門。數年之後。恐赫德不復如今日之可馭矣。若謂總理衙門已與定議。不能中止。宜告赫德以兵事非可遙制。須令親赴海濱。專司練兵。其總稅務司一職。別舉人代之。赫德貪戀利權。必不肯舍此就彼。其議不罷而罷矣。鴻章以其書達總理衙門。事遂寢。五年。起復。八年六月。朝鮮內變。燬日本使館。署直隸總督張樹聲。聞日兵將出。欲請旨發兵往援。福成建議以爲往反籌商。已五六日。若倭兵先到朝鮮。擄其王而踞其都。又如琉球故事。請發超勇揚威威遠三兵輪。即日東駛。仍續發陸軍前往。樹聲從其議。兵船先倭船半日抵朝鮮之仁川口。陸軍繼進。直入朝鮮都城。睿攻亂黨。盡殲其渠。日兵奪氣。尋盟而退。尋由李鴻章張樹聲上其功。奉旨免補知府。以道員留於直隸。歸候補班前先補用。九年。以胞兄薛福辰官通永道。循例迴避。改掣河南。十年。奉上諭補授浙江寧紹台道。時法人侵越南。與滇桂防軍接仗。福成既受事。海氛益甚。寧波爲浙海要區。防軍大集。巡撫劉秉璋檄福成綜理營務。盡護諸軍。十一年正月。法兵輪數艘。違至官軍開礮縱擊。傷其兵輪。相持四十五日。卒不得逞。十四年。擢湖南按察使。十五年入覲。簡派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旋奉旨開缺。以三品京堂候補。並賞給二品頂戴。十六年。補光祿寺卿。十七年六月。調太常寺卿。八月。轉大理寺卿。十八年正月。英人侵坎巨提回部。總理衙門電致福成。詰英

外部。福成疏言。西洋諸國。日肆東封。俄闢琿春。英守香港。彼族知我中國疆土廣遠。向不計較尺寸。尤不力爭藩屬。於是日本滅琉球。法人取越南。英人翦緬甸。相率效尤。竟無底止。英人經營坎巨提。殆非一日。此次乘釁而動。彼謂聶爾部落。中國必度外置之。臣斷斷與爭。稍出英人意料之外。彼既以立酋爲轉圜。我即可藉保小爲退步。俾各國知兩屬小部。中國尚不肯舍棄。已稍變琉球越緬之前規。於大局不無裨益。上從之。八月。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先是。英人既據緬甸。與雲南接壤。分界久未畫清。福成抵英後。密疏請商辦滇緬界線商務。十九年七月。勘界既定。福成疏言。臣查光緒十一年。英兵進據緬甸之初。前使臣曾紀澤。先與英外部會商。立君存祀。既不可得。英人自以驟闢緬甸全境。喜出望外。是以有允曾紀澤三端之說。界務一端。則稍讓中國展拓邊界。蓋指普洱邊外南掌撣人諸土司。聽中國收爲屬地也。商務二端。則以大金沙江爲公用之江。在八募近處。勘明一地。允中國立埠設關。八募。即中國所謂新街也。當時曾紀澤未深悉滇地情形。持論稍覺游移。又因中外往返。商查之際。未能毅然斷而行之。僅與外部互書節略存卷。旋即交卸回華。次年。英署使歐格訥與總理衙門議立緬約五條。又以三端尚非定局。遂未列入約中。臣自去年奉命。與英外部議界。蓋在歐使立約之後已六七年。查閱使署接管卷內。有曾紀澤議存節略。參贊馬格里又係原議之人。臣屢遣馬格里赴外部重申前說。外部堅不承認。以西洋公法。議在立約之後不可不遵。議在立約以前不能共守爲解。臣思英人併緬之始。深慮緬民不服。及緬屬諸土司起與相抗。萬一中國隱爲掣肘。彼則勞費無窮。故不敢不稍分餘利。以示聯絡。彼之所以驟允三端者。時爲之也。既而英人積年經理。萃其兵力餉力。戡定土寇。復於緬境外之野人山地。稍用兵威脅服。收其全土。磐石之形已成。藩籬之衛亦固。彼之所以忽靳三端者。亦時爲之也。前議三端。既不可恃。則展拓邊界之舉。毫無把握。且查滇邊諸土司。雖或久隸中國。然乾隆以後。往往有私貢緬甸。以圖免擾而固圍者。英人執此爲辭。或指爲兩屬。或分我邊地。殆事勢之所必至。若中國既棄藩屬於前。又蹙邊境於後。非特爲鄰邦所竊笑。亦恐啟遠人之覬覦。臣再四思維。深懼措置不善。有辜皇上倚畀之恩。適值前歲秋冬以後。英兵游弋滇邊。常有數百人以查界爲名。

闌入界內。去來森忽。野番土目。驚聳異常。英兵常駐。則有神護關之昔董。暨鐵壁關之漢董。英人用印度武員之謀。窺偪近界。以致沿邊騷動。風警頻仍。雲貴督 王文韶。慮生釁端。疊經電達總理衙門。臣承總理衙門急電。照會外部。斥其違理。責令退兵。又屢赴外部苦口爭論。英兵稍自撤退。滇邊至今靜謐。臣又查野人山地。縣亙數千里。不在緬甸轄境之內。若照萬國公法。應由中英二國均分其地。曾紀澤嘗有此意。而未申其說。臣復照會外部。請以大金沙江爲界。江東之境。均歸滇屬。明知英人占此形勝。不肯輕棄。然必借此一著。方可力爭上游。振起全局。外部果堅拒不應。兩次停商而臣不顧。數次翻議而臣不顧。外部所稍依允者。印度部復出而撓之。印度部所稍鬆勁者。印度總督復出而梗之。印督至進兵盞達。邊外之昔馬。攻擊野人。以示不願分地之意。臣相機理論。剛柔互用。外部謂此議非出自總理衙門。與雲貴總督。盡係使臣之私意。臣電請總理衙門。向英使歐格訥辨論。力申畫江爲界之議。以昭畫一。外部知我中外同心。合謀堅持不讓。甫稍就我範圍。然猶屢易其說。彼既重視野人山地。不願分割。於是有就滇境東南讓我稍展邊界之說。據稱已與印度商定。於孟定橄欖坡西南邊外讓我一地。曰科干。在南丁河與潞江中間。蓋即孟艮土司舊壤。計七百五十英方里。又自孟卯土司邊外。包括漢龍關在內。作一直線。東抵潞江麻栗壩之對岸止。悉割歸中國。約計英方八百里。又有車里孟連土司轄境甚廣。向隸雲南版圖。近有新設鎮邊一廳。係從孟連屬境分出。英人以兩土司昔嘗入貢於緬。併此一廳爭爲兩屬。今亦願以全權讓我。訂定約章。永不過問。至滇西老界。與野人山地毘連之處。亦允我酌量展出。其駐兵之昔董大寨。雖未肯讓歸中國。願以穆雷江北。見駐英兵之昔馬。歸我。南起坪隴峰。北抵薩伯坪峰。西逾南崋而至新陌。計三百英方里。又自穆雷江以南。既陽江以東。有一地約計七八十英方里。是彼於野人山地。亦稍讓矣。其餘均依滇省原圖界線劃分。刻下界務已竣。商務本不似界務之繁重。商訂條款。計可剋期蔵事矣。福成又以強敵環伺。世變方殷。疏陳勵人材。整武備。濬利源。重使職四事。奉旨留中。又因各省火藥局。屢次失慎。奏請於城外空曠之區建築。以昭慎重。從之。二十年四月差竣。六月抵上海。卒有庸盦全集。

奕劻

奕劻。爲慶僖親王永璘第六子綿性之子。永璘。高宗第十七子。嘉慶初封。和珅誅。沒其宅賜。永璘薨。子綿慜襲。綿慜薨。以儀順郡王綿志子奕綵襲。奕綵以事奪爵。以鎮國公綿悌奉永璘祀。卒。以奕劻爲後。襲輔國將軍。咸豐二年。封貝子。十年。進貝勒。同治十一年。加郡王銜。授御前大臣。光緒十年三月。命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十月。封慶郡王。十一年。會同醇親王辦理海軍事務。十二年。命在內廷行走。十五年。授右宗正。二十年。進親王。二十六年。上侍太后幸太原。命留京。會同大學士李鴻章與各國議和。二十七年。改設外務部。奕劻仍總理部事。子載振加貝子銜。二十九年三月。授軍機大臣。尋命總理財政處練兵處。設商部。以載振爲尚書。三十年。御史蔣式瑆奏奕劻自任軍機。門庭如市。細大不捐。其父子起居飲食。車馬衣服。異常揮霍。風聞上年將私產一百二十萬送往東交民巷英商匯豐銀行存儲。請命查提。命左都御史清銳戶部尚書鹿傳霖按其事。不得實。式瑆斥回原衙門。三十二年。遣載振往奉天吉林按事。三十三年。東三省改設督撫。以直隸候補道段芝貴署黑龍江巡撫。御史趙啓霖奏段芝貴善於迎合。以萬二千金鬻歌妓獻載振。又以十萬金爲奕劻壽。夤緣得官。上爲罷芝貴。而命醇親王載灃大學士孫家鼐按其事。不得實。奪啓霖官。載振疏辭尚書。許之。三十四年十一月。命以親王世襲。載灃以攝政王監國。奕劻領軍機如故。宣統三年四月。軍機處罷。授奕劻內閣總理大臣。八月。武昌兵起。奕劻請於朝。起袁世凱湖廣總督視師。世凱入京師。代爲內閣總理大臣。授奕劻弼德院總裁。十二月。詔遜位。奕劻避居天津。後七年薨。謚曰密。